

001 道德真經解

經名：道德真經解。無名氏解。上、中、下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此書下卷注文與時雍《道德真經全解》下卷完全相同。

道德真經解序

聖人以神藏寂寞，道在杳冥，周流六虛，而莫足以知其然，酬酢萬變，孰敢以窺其跡？則一往一來而以元自虛，一造一化而以真自修，又奚有言以好辯哉？聖人默而思之，輿情至愚，必待引之而後動，群性至昏，必待誨之而後悟，此所以有言載于方冊，垂乎不朽，以爲常善之救矣。洎乎千載，厥道彌遠。先聖之意，昧者不能取；至真之言，愚者不能達。況我老君之書，言

明而理遠，文近而旨幽，若不釋而申義，衆人視之則有如天之遠，而不能炳若丹青矣。是致今因行化得屈塵寰，不免援毫以彰大義，庶幾乎指示而已。

道德真經解卷上

無名氏解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生殺以時，物之道也；德業以脩，人之道也；男女以別，家之道也；法度以明，國之道也。此天下之常道，聖凡之同有者也。若可道之道，應變無滯，與物無方，非耳而聽其希聲，非目而觀其真色，得其微者探神化于寥寥，知其遠者達真筌于不測，動乃應于萬機，靜不流于一曲，則常之道焉能如此？

名可名，非常名。

至真之名不附于形，形則有盛衰之相代；至真之名不寓于數，數則有變窮之相更。是以可名搏之而不得，象之而不似，迎隨而首尾不能見，鑽仰而堅，高莫可及，不隨物而有定，執體而有用，以常無而與道為合，而名自生焉，非常名之可如也。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昔道未判之際，非陰陽之可論，造化之可推。及炁適于清，得之者為天；炁適于濁，得之者為地。天地之兩得，以清為陽，以濁為陰，陽者能造，陰者能化，此萬物所以生也。以無則為道獨而天地得之，此無名所以天地之始；以有則天地為合而萬物生之，此有名所以萬物之母。始則言其炁，母則言其形，炁也，形也，亦道之有無耳。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恍爾而來，自何而來？惚爾而去，自何而去？虛而不停于一物，空而不鑒于一形，此所謂常無也。恍爾而來，來之必有其象；惚爾而去，去之必有其物。虛則神集也，不動而動，空則真蘊也，不化而化，此乃常有也。常無也，守于無為；常有也，脩于有作。無為則妙，有作則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矣。大抵皆可謂之玄

歟？且玄者，道有可觀，猶天之色可視而不知其然。玄之又玄，乃得之又得，而達之尤深者也，故曰衆妙之門，以其能出入于大道故矣。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道散于事，物雜于性，初受之真，人為之偽，始稟之和，舛而為乖，此昔之美者今而為惡，向之善者背而不善，斯美惡之兩途，善不善之不一也。聖人不為有惡而不美已，不為有不善而不善已，亦以達其性耳，非與衆人美惡之相隨，善不善之相分也。苟欲一之，則性均為至矣，又奚有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哉？此聖人之教，所以為此而行焉。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以道治己，以功加人。蓋謂彼無長慮，待聖而後慮；彼無獨見，待

聖而後見。若不示之以教，則柔而自溺，愚而自弱，不能趨聖人之道矣。我乃儲神于淵默，而使彼觀風而動，處思于寂寞，而使彼視化而為。慮事物之煩，有以耗吾之聰明，我則無事；慮言語之多，有以亂吾之真緒，我則不言。自然事濟于下，教立于上，而天下之民不率而率矣，固無反道之弊耳。

萬物作而不辭，

聖人出而萬物出，聖人入而萬物入，聖人者，乃萬物之所睹。是以聖人在上，萬物並作而各遂其宜，無失性之咎。蓋吾無所用其心哉，凡以順物之理而已，以至興衰烏有辭也。設若政事未脩，教化未明，應出而入，應取而與，擾擾天下之心，紛紛萬物之態，如此雖作，未有不辭者也。萬物作而不辭，亦待乎聖人之世。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大道之設，不以物我而有分，高卑而

有間，以心達心，則天下之心我之心也，以形養形，則萬物之形我之形也，又奚有兩其意哉？聖人體道而濟物，屈己以待人，伏吾之巧以救其拙，推吾之能以率其鄙，功乃至于無窮，業乃至于可大，固為不可加焉。聖人慮其滿而有溢，故乃抑之；慮其盈而有虧，故乃損之。大而充塞，不自以為足，妙而莫測，不自以為神，生而不生，為而不為，功而不功，如是則物不能我遷，時不能我徙，而處乎道矣，是以不去。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性本無分，而習以遷之，物本無二，而情所異之。習遷于性，則賢者常為人之所慕；情異于物，則難得者常為人之所求。慕于賢而不及，則反以為爭，求于貨而不足，則反以為

盜。是二者，使民失性而妄知，養情而苟欲，安可以見吾之道哉？莫若使之心之虛也，賢鄙不停于內，而彼我無分；腹之實紛也，華不誘于外而衣食以足；弱其志，以自柔而不好勝于人；強其骨，以自立而不耽利于物。所以天下之民無妄見之知，天下之民亡苟求之欲，則聖人之為，無不治矣。則不尚賢之篇，乃復人之性，反物之情，而根乎道者也。

道沖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

道之舒，可以充乎四極而不以為滿；道之卷，可以隱乎纖芥而不以為微。以體則至虛，物之來者無不應，以用則至變，事之至者無不接。不抗于太高，高恐下者不能及；不即于太卑，卑恐高者不能俯。如此不惟不盈，又至于不久，自非處陰陽之中，曷以能此？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者，陰陽之中，無過不及之義也。

淵兮似萬物之宗。

深而莫測之謂淵，微而莫窮之謂道。道之無，則天地以為始；道之有，則萬物以為母。言其母，則知萬物生乎道者也；言其宗，則知萬物本乎道者也。既為其宗，何云似之？蓋道乃無形，不可以定體言之，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人之處道，閑意馬于空虛，湛性源于寂寞，喜怒藏于無事之鄉，好惡鑠于不思之地，則以淡居己，以靜對物。不顯明于外，則和之而若晦；不獨異于眾，則同之而若愚。如是于道也，弗視而見，弗為而成，而無事物之累哉。設使不挫其銳而專以意，必至于輕動而傷吾之性；不解其紛而專以事，必至于多擾而亂吾之真；不和其光，道必失于炫；不同其塵，名必失于矜。如是於道也，視之不見，為之不成，而常以事物為累哉，學之者可不慎歟？此于四事之後，所以繼之曰湛兮似或存也。道

無定體，若特以存而言之，非道也，故似或耳。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觀道之所來，出于無為，生于清靜，操之則存，捨之則亡，不為強而多，不為懦而寡，則虛無之至，真常之妙，雖天地以我為始，雖萬物以我為宗。兆于莫測，探于莫先，彼象有形也，我則處之于未形之初，彼帝有物也，我則居之于無物之上，如此豈可以子名之，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天地之于萬物，任其理之自然。方其時之生也與之生，以育之而有雨露之滋；方其時之殺也與之殺，以凋之而有雪霜之變。如此必不係于一物，不累于一時，凡以待其理而已。特謂之芻狗者，方其祭祀之時，貢以至誠，而致其欽愛之意，及其禮

畢，棄以無用，若看糞壤，此非厚于初而薄于終，愛于前而惡于後，乃理之然也。聖人之於百姓，又非異此。方其致愛也，如保赤子，其致敬也，若承大祭，則親愛之心莫大于是。及其有不愛者，罰以肆其威而視命如芥，有不可敬者，刑以殺其辜而觀生若閑，此非聖人留情于賞罰也，亦任其理之然而體乎天地耳。若非如此，焉能受萬物而不窮、接萬變而不溺？好其生者，與之生而不匱，欲其善者，與之善而不已，其應無方，其出無盡，乃橐籥之若也，故又繼之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云耳。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聖人動則用道，靜則體道。居靜之時，以道為同，湛兮自養，而不與事交，不與物接，又奚有言之弊也？及其動而用道，無言以應變，則道至于有窮，雖言之可尚，必簡以當理，要以合道，而不務多以為泛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乃其當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虛而能應，其應無窮；妙而莫測，其測無方。且谷者，應萬有而不留于一物。神者，受萬化而不滯于一原。不留于一物，則其虛不至于盈，何虧之有？不滯于一原，其化必不至于窮，何終之有？此谷神所以有不死之兆爾，是謂玄牝者。道之于人，始降于無，終成于有，無者以炁而言，有者以形而喻，玄牝者，乃形之有者也。人身之中以玄牝為生，虛以應我之運，妙而成吾之化，降者由此而升，往者由此而還，則寸炁綿綿，真靈寂寂，而有長生之理焉。然人所以不能生者，非玄牝之愆止，人不能虛且靜矣。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其體至高，濟羣生而不有者，此天之所以長也。其勢博厚，載萬物而不辭者，此地之所以久也。天長也，其覆萬世而不傾；地久也，其載古今而不陷。此非天地固所以長久而不傾陷也，蓋不有其生，自然而長生矣。聖人體乎天地，思慕長生，焉敢有其身也？故抑高而就卑，和光而同物，知雖先也，不敢為人之先而常處其後，身雖聖也，不敢超衆之為而常晦其跡，如此乃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能成其私而同天地之長久矣。自非不自生，烏足語此？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昔道在于上，混然而無，固無殊品，以雜其真。洎離無入有，於性則存善，於五行則生水，而善之與水乃離道近矣，此所以相譬而立焉，故曰上

善若水。善之謂性，忘心而入寂，澄己而利物，蔽爭勝之原，若其固有，亡取與之分，如其自然，求之而後應而不應于妄求，靜之而徐清而不清于非靜，深以自達，明而守晦，以至于濟物之仁，必然之信，任理之治，適變之能，無非水之不相一也。大抵此篇之意，乃上德不德、上士無爭之意也。何且居善地者，必就于下；心善淵者，水深則回；與善仁者，利達萬物；言善信者，外不欺人；政善治者，執柔弱而勝剛強；事善能者，渡舟楫而無不濟；動善時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凡斯數事，若有其善而好勝于物，定以有尤，焉能幾於道也？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道之為物，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無欠以為不足，無贅以為有餘，悉皆虛其中以無滿，空其蘊而受物，又何必持其盈以為其約。苟持其

盈，不如其已，天下之事，來之復去，新之代舊，出沒之繁不可以計窮，利害之雜不可以智筭。若焦心以應無盡之事，窮思以待不齊之物，雖有揣之之巧，銳之之利，亦有時而耗竭矣。仕道者不然，棄塵緒于事物，保真情于不為，則吾之所享，長其保焉。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以道觀物，則道為真，物為假；以德觀物，則德為長，物為短。至人以道養德，以德修道，而常昂于物物之上，以道德為樂者，知物皆為假，而徒役吾之神思耳。此金玉者雖為其寶，以至人觀之，乃寄來之物，奚可珍之？苟或珍之，寧無咎乎？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時不能常行，行之而有止。物不能常興，興之而有廢。況人進退有義，義可從而不可違，去就有命，命可順而不可乖。苟義可退也，違義以進之，必有其害。命可去也，乖命以就

而就之，必有其損。況成敗之相隨，榮辱之相代，猶首尾之相應，禍福之相伏，豈可恃進以終身之榮，而不顧憂患哉？此功成名遂身退，乃天之道也。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人受命已來，保神之後，陰陽具于一身，造化全于四大，其性也得爾沖和，其炁也歸爾真正，又奚有外物之患哉？此乃生之理也。及神逐變遷，慮從物起，嗜慾生于胸中，勞役耽于身內，所得之和變而為乖，所歸之正適以為邪，而神於是為魄之所奪，不能載魄，乃至散亂而不保矣，此死之道也。至人知其如此，忘其物念，灰彼塵心，知神乃我之主，則安而不亂，以至于明，知精乃我之本，則寧而不搖，以至于一，而後吾之神也，洞于靈而不為罔，吾之精也，保于真而為兩，內無魄之所載，外無物之所遷，則道不幾乎息矣。切哈愚者，背陽而向陰，滅神而就

魄，日馳萬變之勞，不守至精之一，及其死也，沉淪陰道，落彼異生，斯蓋魄之所載，而不能抱一以自全故也，痛之痛之。

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

人自保生，以炁養之；人自赴死，以炁損之。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故專炁致柔，以全其真也。且至人之性，習于不動，動則哀樂生焉，至人之性，安于不悖，悖則暴怒起焉。哀樂生而情亂于中，暴怒起而炁作于內，如是而養真者，未之有也。炁何以專而致柔？莫若以志帥之，以神御之，安心于清靜，致意于虛閑，縛五賊于無染之鄉，囚無明于至弱之界，而後炁適于柔，而不動于觸，非嬰兒而何哉？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性有其垢，可以滌之；性有其穢，可以除之。自非清以養己，靜而對物，焉能如此？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治本出于無為，偽常生于有作，況人

離性則失本，役物則喪己。欲愛民于保生，治國于常安，莫若使之安性而不為矣。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萬物出入，以天為門，天之出入，以道為戶。至人者，應天門以出入玄域，遊道戶而升降真界，達時消息，與物盈虛，非妄有所作也，安于無心而已。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燭幽之謂明，見素之謂白，周流無壅之謂四達，如此可謂知知矣。知而不知，乃為至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道有其造，可以生之；道有其化，可以畜之。然道可以生畜萬物，自非達之不可似也。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萬世不弊之謂道，豈非長乎？無為而萬物化，豈非不宰乎？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

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車以有運轉之理而無凝于物，器以有收斂之名而不散于外，室則為所居之常而得安于中，特以言無有之用者。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方其形而上也，以無為用，其用無窮，而罔有新故之敝。方其形而下也，以有為利，其利有盡，而有興廢之咎。此所以於車言無，有車之用，於器言無，有器之用，於室言無，有室之用。若以玄者論之，則運吾之炁者河車，收吾之真者鼎器，宅吾之神者絳室。是三者果如何哉？乃以無為用者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真非不欲保于內，性非不欲復于初，而所以不能者，常被外物以誘之故也。目注于視，吾將以慧觀而見其真色，所以不見者，物之色以盲之。耳注于聽，吾將以定力而聞其真聲，

所以不聞者，物之聲以聾之。口注于味，吾將以至淡而知其真味，所以不知者，物之味以爽之。目至于盲而閉其慧觀，耳至于聾而潰其定力，口至于爽而不能居淡，九邪由此而作，真元因此而喪，乃衆人爾，奚可以語道哉？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七情生于放縱，三毒起于貪求，且性者以心為表，心者以性為裏，性定心澄，無事于逐物，則田獵與難得之貨，奚足為患哉？馳騁田獵，則血炁俱作，敷發于外，而心所以作狂。好難得之貨，則偷合苟容，妄求曲取，而行所以妨。此皆聖人之所不為也，而繼之以為腹不為目者，以明其養內而不養外故也。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

大患者，爲吾有身。

心忠于道而係于物，則喜于榮華而驚于憂患，常以得失為累，而不能以浩浩然矣。且人之居寵而受其祿，得榮于己，以祿居之則顯而不辭，以榮處之則驕而不法，矜誇焉而尊以惡卑，光顯焉而高以恥下，則積金繫馬，寧不為之寵哉，斯奚足以為辱也？一有所失，自以為慊。至人不然，貴不為樂，賤不為憂，受祿萬鍾，食前方丈，吾非有也，簞食瓢飲，蓬居甕室，吾非憂也，得之囂囂，失之囂囂，曾足以驚乎？惟有其寵者，辱莫大焉，非驚而何？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受命于無，成形于有。且形之成于有也，合地水風火之假，生精神炁血之實，居處焉不能免寒暑之所拘，動作焉不能外勞役之所使，以至于飲水食穀以充于內，衣帛服布以禦于外，或過焉為有餘，欠焉為不足，不能無患焉。惟其盜陰陽之真情，

奪造化之正理，喜怒去于胸中，寒暑逃于物外，脫四大之假以無其身，反九變之真而入于道，則吾以是無無以不生，空空而不化，又何有患也？經謂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乃此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道處太素之上而無其色，則色之所色者，雖離婁之明，無所施其視。道處太虛之中而無其聲，則聲之所聲，雖師曠之聰，無所專其聽。道在無名之先而無其象，則象之所象，雖烏獲之力，不能舉其重。此夷所以視之而不見，希所以聽之而不聞，微所以搏之而不得也，此以常者言之。若以能開慧目以觀真色，則視之而可見；啓玄耳以聽希音，則聽之而可聞；施妙力以斡大象，則搏之而可得。常人所以不能者，五色盲于目，五音聾于耳，五事蔽于心故也。

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道無在，道無不在，不可以物名之，

不可以象假之，及其濟天下之用，則萬物而無非道者。且道在物也一，莫得以分之，而聖人所以言夷希微各異者，設以視聽搏之趣爾。要其所以爲異，乃無此之異也，混而爲一爾，豈可以致詰哉？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物之附于陽者，其升以明，附于陰者，其降以晦。升而明者，有性者以趨，降而晦者，有形者以逃，天下之人於是知向背之理。若道則不然，炁狀也上，不爲陽而明，無物也下，不爲陰而晦，其來也不行而至，豈可迎乎？其去也不疾而速，豈可隨乎？欲窮其本也，探上古而不知其始；欲究其末也，御當今而不知其變。及其以玄推之，上有明以爲其皦，則光照于物物，下有晦以爲其昧，則炁出于亭亭，其上之昧者，可

以升而向之，其下之昧者，可以塞而背之，來之者吾有靈以迎其前，去之者吾有神以隨其後，惚兮惚則無物以有物，恍兮恍則不狀而有狀，此非與經固有反，蓋老氏之言微而顯矣。

古之善爲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小人精于物，君子精于道。精于物者以物役之，其巧有盡。精于道者以道養之，其化無窮。是以古之善爲士者，藏于至幽，隱于不測，盡其性以無方，窮其理而不滯，則有言也，言合于道而衆不能曉，有作也，作契于理而衆不能達，以至于搜蹟亡形而我以獨見，驅役有象而我以獨斡，周流六虛而同天莫可學，酬酢萬變而治物無所壅，則吾之微妙玄通，人固以不識也，非我特欲不識而專以異也，我道之深而彼不能識也故矣。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浩浩處道，不以吉凶而有事于思；寂寂守玄，不以憂患而有事于動。

無思也，遇物而後作，臨事而後為，必待可行之時而後行之，可用之世而後用之，又何容心哉？此所以豫若冬涉川也。冬涉川者，逼而後動，不得已也，非所以為未然之見，何非不見于未然也，無心而已。無動也，寂然而退，居幽宇以至于不出，密然而靜，處玄宅而至于不為，斂己焉常恐踰閑以自警，屈身焉以至閉戶而自約，猶若畏四鄰者，乃其此也。畏四鄰者，安其居而不出也，非所以不敢出也，蓋退藏于密而不與物交故矣。是二者，一事于無思，一事于無動，非古之善士，孰能如此？

儼若容，

貌不莊則無威可畏，身不重則無儀可象，況事道者所處玄宅，所履真路，所言則法言，所行則法行，豈可不嚴而勵己，容而畏物哉？則儼若容者，乃其宜也。

渙若冰將釋，

性本空虛，因物而實；性本澄靜，因物而動。且物之所以渙者，陽也。

所以結者，陰也。陽以渙之，則舒舒以自復，優優而自遂，而不與物為之聚散。陰以結之，無者附于有，散者著于實，其形厚者不能薄，其勢小者不能大，此乃有在之理，非無在之意也。何以況之？由水之性，或就下以適東，流川而學海，或升而為雲雨，或導而為江河，源之深，其流乃長，流之長者，其澤必遠，甚以為自得哉。及陰炁凝以為冰，則其源以塞，其流以阻，而不能若水以四達矣。此善為士者，其性之渙所以若冰之將釋也，求其以復初矣。

敦兮其若樸，

文勝質，其質必滅；華勝實，其實不顯。為士之道，不吐英華以妨大素，不尚浮虛以掩大材。凡以守天性之純而求為不雜，收天真之粹而求為不偽，處于厚而不處于薄，居其全而不居其駁，此經乃謂敦兮其若樸也。

曠兮其若谷，

澹足萬物而不以為有，湛無一毫而不以為無。物之來者，應之而不

留；事之至者，容之而不滯。此性之虛然善應，而不以物為心哉，則曠兮所以若谷也。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則知韜以自晦，同其塵則知混而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凡物芸芸，必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出而不反，其出有窮；往而不復，其往必弊。天之所以有春者，生以出也；有秋者，反以復也。生而出以為命，反而復以為性，且曰有生斯有性，何必待復而後見性？曰生者動也，動則紛紛，性莫失焉。所言歸根曰靜者，反其性也。又曰既靜以見性，此却云靜以復命，何也？曰生而有命，則命常因性失而亡，既靜以見性，則命乃復矣，此盡性而後至于命也。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靜乃性之本，有時而動者，以應物也，非我性斯動矣。常乃道之體，遇

物而變者，以應時也，非我道斯變矣。聖人若退藏之際而不為物居，寂默之中而不應時，則其性靜而不動，其道常而不變，此曰復命。曰常者，靜而不出，以得其性也。知常曰明者，虛而自見，以得其道也故矣。反以不知常而應變，則失性違道之事無所不至，非凶而何？乃繼之曰不知常，妄作凶也云耳。

容乃公^⑤，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萬變不齊，羣動不一，以擇之則洪纖而有曲，以分之則高下而有間。聖人欲一之以羣動，齊之以萬變，莫非容也，斯容何以致之？因于知常而已。惟其容也，觸之者寬以無私，應之者一而不二，其平也衡不可以奪，其虛也谷不可以過，由是自容而至于大公矣。既以公之，則可宰制羣生，法令天下，萬務之煩而我可以析之，四海之大而自隱，此者養素于內而善俗者也。今渾兮其若濁，何以異此？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

生？

水之清者，有物以撓之，其清乃濁；人之安者，有物以誘之，其安必動。濁以亂其清，而不能事之以靜，則清因濁滅；動以失安，而不能變之以生，則安因動危，此非所以為善士也。我則不然，以靜為常而靜以徐清，則濁焉為患？以動為變而動以徐生，則安何為守？如此則靜不至于失性，動不至于失道，而無溺于一曲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物之敗者因於自成，事之敝者因于自新，則成敗之相復，新敝之相代，乃固然之理，而人情之所不免也。至于善士守道以自敝，而其敝常新；處事以自敗，而其敗常成新也。萬世不敝，常成也，終身不敗，如此非他致之，出于不盈而已。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生而不有，有時而有者，虛之未極

也。安而不動，有時而動者，靜之未篤也。且道在萬物之上，應萬變而不知其耗，守真一而不知其竭，廓之以宇宙之大，莫見其涯，濟之以羣生之出，莫知其動，空空而至無，湛湛而常寂，則入之多不以為盈，出之衆不以為擾，則虛於是，致之以極，靜於是，守之以篤，而萬物所以並作也。萬物之來，始于無形，終于有象，若虛之不極，則出生者不能無壅，靜之不篤，則還生者不能無窮，而寓我可以歸之，則人之道至此而最矣。人道既最以如何哉？乃通于天而已。人至于通天，可謂至矣，而人物何足以禦之？乃道爾。此經所以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

昔聖人之治，儲思于淵默，恭己于巖廓，無為以待天下之為，無言以應天下之變，鼓舞以神，則號令不知所自

出，教化以身，則政事不知所自行，則民不化而化成，不治而治致，不待率而後應，不待誅而後畏，日用我德，不知德之可懷，日由吾道，不知道之可向，則浩浩自遂其宜，熙熙自獲其所，此乃太上之治，以自然為化，故曰下知有之。逮三皇之後，制度以修，賞罰以出，有愛人之政而如保赤子，有歸民之德而若從流水，以恩撫之則百姓親之如父母，以仁恤之則百姓譽之若天地，斯乃有為之世，以政而治民者也，故人以親而譽之。其次不然，或峻刑嚴法以設威于上，或反道敗德而失政于下，一則畏彼之威而苟免之過以至于恥，一則侮彼之政而亂其常以至于為非，則法雖可畏而成于不畏，德既可侮而不能無侮，此下以愧于親譽，上以慚于知有者，寧可不慎擇歟？

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內有諸己，外不欺物，乃謂之信，則信者，聖人以為將命令宣志意，而達

乎四方者也。苟不足焉，人何信之？聖人乃思之而後言，而言不以為妄，慮之而後語，而語不以為欺，有命焉若卜筮而可孚，有令焉如影響之可應，則信矣。有不足也，其實出于貴言而已。貴則不輕，貴則不賤，不輕以重之而言無亂發，不賤以尊之而言無虛設，惟其如此，功乃至于成，事乃至于遂，而百姓自然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聖人臨事而無意，對物而無心。無意也，則恤愛兼制之務不彰于外，無心也，則謀慮知見之為不起于中，而悉以道為出處，以道為語默故也。及萬緒交起，百態互生，愛惡之情於是而有，與奪之權於是而作，則吾之大道分而為二，而仁義所以行也。性失于多知，聖人以約為守，機生于遠見，聖人以晦為用。知不以約有不及者，則智於是而鑿，見不以晦有不明者，則機於是而巧，是以智慧出于胸中，大偽生于構內，而於吾道必

以遠矣。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無所不通之謂聖，無所不知之謂智。則聖也者，成性以達己，體道而御物，而特以絕者，不敢有其聖，以為衆人之所不及矣。智也者，彰往而見其未然，察來而知其未變，特以謂棄者，不敢有其智，而為衆人之所不知。苟以有聖，則不及者離性以為詐，苟以有智，則不知者捨真以為偽。惟其絕而棄之，則民各任其性矣，其利而百倍焉。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天有五典，人有五常，則父子者乃天之叙也。天叙之始，良知出于自然，良能本于不慮，而孝慈之性固存于父子之間，奚待教以率之？所以父子不親者，有仁義以妨之。何仁者愛人，及其所不愛，義者宜人，及其所不宜，則物爭以愛而不愛者亂，人尚以宜而不宜者悖，孝慈或因此失矣。若絕而棄之，則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⑦。

尚巧必窮好利必爭，盜賊之源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從流者流遠而必涸，圖枝者枝多而必缺。今以捨流而窮源，其源必澄，棄枝而就本，其本必固。所以棄絕三事，而今何屬哉？必以見性而已，故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繼于後也。無塵以染其質之謂素，無華以亂其本之謂樸。少私則不昏惑以著物，寡欲則不盜縱以喪己，斯者若非去亂性之本，何以哉？

道德真經解卷上

①腹之實紛也：「紛」疑下屬，作「腹之實也，紛華不誘于外」。

②若可託天下：「託」疑作「寄」。此句後脫經文「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

③則象之所象：「則象」二字原屬下句，據文意改。

④深不可識：後脫經文「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⑤容乃公：前脫經文「知常容」。

⑥有大僞：後脫經文「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⑦盜賊無有：後脫經文「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道德真經解卷中

無名氏解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學將以窮理，理之不窮，無以盡性；無以盡性，則荒惑憂樂不召而來矣。今以云絕學者，學已至于窮理，其性得矣。性之得也，樂莫大焉，此所以無憂。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處道之真，無分于偽，得性之善，無別于惡。真有所失，則偽從而生焉。善有所遷，惡從而出焉。則真偽之相去，善惡之相離，固不遠矣，在體道者以覺之。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①。

聖人退而居密，隱而守靜，優游從容，以樂于天真，沖和廉正，以掌其天宰，明而燭物，而不與種種分別，高而越世，而不與事事爭鋒，斯乃處

一己之道而不同物也。及常以同俗，和不異衆，言與物交，跡同民患，而吉凶之憂有所不免，此人之所畏，所以不可不畏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見道而不識，由道而不知，六情蔽于靈淵，五賊亂于真宰，此乃衆人耳。彼衆人不知性之失也，逐情而喜，耽物而樂，熙熙以從己之欲，蹙蹙而隨時之態，則自以為樂如享太牢與登春臺者。享太牢以為美，登春臺以為榮，二者之樂，曾可以衆人能之？惟至樂者可以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道之散因于純變而為雜，性之失因于和適而為駁，吐華于外而實必中損，遷真于物而精必中耗，或機巧興于大偽，奸詐出于多途，則吾道彼不得也。我則異此，含和而智慮不萌，守一而真純不散，忘喜怒以塞其情，攻愛惡而無其意，如物象未兆之先，

若嬰兒未孩之始，此非全性體道，孰能若此？惟其全性也，常以自缺，惟其體道也，常以自弱。自缺以為天下之全，自弱以為天下之強，此所以常與俗人異矣。故彼之昭昭者，我則若昏；彼之察察，我則悶悶也。

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虛靜以處己，淵深而待物，此乃道之體也，故澹以若海。普以濟天下，博而散萬物，此乃道之用也，故颺以無止。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

我道也，彼物也，物非道則不生，道無物則為常，我且居道之常而物如何哉？以此明物為我用，我非物役故也。乃衆人皆有以也，我獨頑且鄙者，不能入不能取之理歟？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以言其先則為象之未兆，以言其尊則為帝之未出。天地為大，以道為始，萬物為多，以道為母。母者有生養之道，我今居以久視，不欲生乎？達于修真，不欲養乎？既生且養，捨

道何以？故貴食母也。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道不可學，由性而率，則率性者，固得其道也。道得于我，則我之所養者為真，所施者為德，而德於是得于道，在我之後而人可以修之也。然而道則為無，德則為有，德至而入于道，道優而散于德，則道德之相從，未嘗可相離也。而經以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其理若此。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道之至寂則靜不可以聽，道之至無則虛不可以觀，欲前而迎焉無首之可向，欲後而隨焉無尾之可趨，此大道之體，以居其常也。方將離體而涉于用，不可為無而無其名，不可為無而無其狀，此無中有有，而象物所以出于恍惚之間也。此其體也，乃

謂真無；此之用也，乃謂真有。有象斯有物，有形斯有性。有象物之後，而云有精者，其真有生也，有生非所以生，乃入造化之域，居陰陽之境，真性得以感，則不化而化，正罔得以運，則不生而生，此之為生，其理幽矣。非顯然而著象，昭然而成形，乃真于甚真，信于甚信，而常以窈冥為用。非達道之士，至人之識，莫足議此。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道散于天下，得之微者為精，得之寡者為粗，則天下人物於道不能無遠久高下哉。聖人乃得道之具，受性之全，至于應天下之不一，成一己之無窮，莫不有措哉，亦非以他致之，因其理而已。且天下之性不能俱直，以執我之直而正彼之曲，則直不能無損。天下之物不能俱美，以恃我之盈而不容于衆，則盈不能無虧。物物相代，固有其敝，若以自新，則

敝有時而至；事事相雜，固有其惑，若以徧覽，則惑有時而起。聖人知其此也，順物之理而曲則直矣，卑己之性而窪則盈矣，日新其德而常以自敝，守之以約而不以自惑，而後內而處道，道無不全，外而居政，政無不治，以己之微而待天下之衆，以身之邇而歸四海之遠。自非虛以處己，寬以待人，曷以如此？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一者道之初，天地之始。陰陽未判之前，則吾真無偽，萬物未生之先，則吾性無分。彼我不能以兩適，人物不能以互別，斯乃至純之化，全粹之道，推而天下，豈可不為法也。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天下之明，明于見人，不明于見己，明莫大焉，非明不足以見己，不敢見爾。天下之智，知于是人，不知于是己，智莫大焉，非智不足以是己，不

敢是爾。以至于功加天下而無不被其澤，能出萬民而莫可及其大，自非聖人，其明豈不自見而不能曲以全矣，其智豈不自是而不能枉以直矣。伐其功而盈，至于滿假，則窪何有也。矜其能而新，至于光榮，則敝何有也。如此乃衆人爾，聖人反此，故又繼之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有形者可以理推，有言者可以物使，或事因于人為而後成，或化因于時作而後起，此皆非所以為自然也。惟不可為而為，不可召而至，視之以神而後見，聽之以罔而後聞，無無以受則化自無來，有有以生則變從有出，如是則夫何為哉？體于自然而已。此所以莫可為而為，莫之化而化，非希而何哉？而夷微非不能此，而獨言希者，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故也。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天之所以鼓動群生者，莫大乎風，所以潤澤萬物者，莫大乎雨。風雨者，乃天之所資，物之所賴，而陰陽感會而後有也。陰陽之真情，正而不悖，和而不乖，乃不愆期而至，其來也調，其正也常，又奚有飄驟之異哉？惟其過也，或以飄風，或以驟雨，此陰陽之不常者，曷以終朝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冥于自然，寂于無物，不以名器求，不以形象取，而常在于玄玄之化，窈窳之中者，不道而道，不德而德。惟其離無以執有，捨一而趨二，求道之名以為得道，求德之華以為得德，如是得之，反以為失矣。欲得道而不同德，德而無失，莫非處無無之真界、妙妙之玄鄉，舉止而不離希矣。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③。

人必有性，物必有分，性之偏，無以

全其道，分之過，無以求其有，是故道自性出，性由道入，欲身歸無名，化體自然，必待乎性之沖靜而後可也。如欲立者不跂，欲行者不跨，反以跂而立，跨而行，必知其不能也。形之不完，尚艱于行立，況性之不完，而可立道乎？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灑灑在上而寥以無形，窈窳居中而恍以無象，陰陽隱于一色之內，造化藏於不測之際，則清濁我以未判，天地我以未分，而何以謂之有物哉？及天地生而萬物出，吾道乃散殊于天下，以濟其用。今以謂有物混成者，則老氏欲收天下之散，而復歸于一，以一之萬而終始無窮，往來不匱，而萬世無弊哉，故云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獨立而不改，道所以混而在上以反本，周行而不殆，道所以混而在下以通變，則混成之理，於斯二者見之。

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昔一炁充盈于四極而莫知其邊，一炁寥廓于六虛而莫知其窮，塞乎上而不知其天，徧于下而不知其地，此之果如何哉？聖人分天地之後，生萬物之初，而與之字曰道，強名曰大，則大道之名，聖人所以強之也，非以體而立歟？惟其大也，故能涉天下之用，無所不往，窮四海之物，無所不至。無所不往，所以曰逝。無所不至，所以曰遠。道至于遠，則惡以散殊而遠本，故反以復初，而使終而有始以周行焉，此所以遠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地有至尊而道為最，萬物有成理而道為奧焉，則道也者，廓宇宙以至極，居三才之至上，其大不可以侔焉。自一而為二，兩儀設位，在上者

以高明而至遠，處下者以深厚而無疆，則覆載之功，孰可禦也？其大乃得道之一矣。二儀既設，成位于中，以至尊而統萬有，以至公而奉大道，盡人之倫，處王之道，亦豈為小哉？此王所以亦大也。詳而論之，得道之大者天，得天之大者地，得地之大者王，故下繼之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道則無所法，乃出于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固則重，重則敦本，以寧則靜，靜則復性。及其紜紜天下之理而變由是生，紛紛萬物之情而機由是出。變生則萬態俱來而重者以輕，機出則情偽交至而靜者以躁，浮虛澆薄之患有時而作，吉凶悔吝之兆無所不至。昔日之重以去其本，當時之靜以亂其性，如是非以為善也。君子知重為輕根，故

行不離輜重，知靜為躁君，故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君子輕重躁靜之理，亦以敦本而復性矣。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人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勢為至尊，其位為至高，其重固不可以過也。若以天下對之，以天下為衆，以一身為重，然以萬乘之尊而身對天下，當以天下為輕矣。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以車通諸夏，以步陟諸塗，其行雖至作，所以為善也。聖人體神于至幽，藏妙于不測，一靜焉與道同居，一動焉與道同出，至于有行，豈有轍迹之可觀？乃無而已。有轍則運之有滯，有迹則通之有塞。聖人之行，無滯而常運，無塞而常通，雖至萬世，夫何弊哉？專于道故矣。

善言無瑕謫，

聖人以道處己，以道濟物。當處己之時，寂與神交，冥與意會，熙熙于妙化之中，默默于玄造之內，又何以

言為尚也？及出而濟物，涉于事為，動于心聲，示一言以天下為法，宣一教以萬世為則，破庶民之昏昏，曉天下之曠曠，則言有于不得已也。然而言也，不以多為繁，不以少為弊，多必盡理，滿天下不以為非，少必守法，不及尺編亦以為當，此之為言，豈非善歟？定無瑕謫之咎矣。反以不善之言，出而招辜，動而有悔，妄則生疵，巧而傷仁，非止于無瑕謫也，亦以為害爾。

善計不用籌筭，

窮域中之變，其變無窮；盡天下之數，其數無盡。竭智必至于疲，盡力乃至于耗，雖欲計之，不可筭矣。聖人不然，執一以御萬變，計身以為萬物，一外無數，數至我則以一總之，身外無物，物來我則以身應之，如此則萬變歸于一，萬物體于身，天下之數不下堂而知矣，又奚以籌筭為哉？自非善計，必不能矣。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出而應世，以道為用，引天下之未

能，納天下之未至，則當顯然垂諭，明然立言，開吾之路，使人坦然以登，闢吾之門，俾人趨然以入。及退藏于密，言不與事交，身不與物接，寂然以居，則神不能見其迹，冥然以守，則人莫以知其處，塞于無路，閉于無門，絕于外而固其內，出于物而入于道。無引也，未能者無以待，無納也，未至者無以及，雖非關鍵其門，莫可開而入矣，此所謂善閉也。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衆人之信有時而失，當以約之。聖人之信乃為大矣，以己信結天下之信，將示于來世，垂乎不朽，而使萬姓以一言為據，何可解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聖人體道，道無人物，同欲其生，共惡其死，苟或棄之，則人物何所資也？是以聖人常善于救人與救物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是謂要妙。

人離其性，則善不善之分矣。以善救不善，所以為師，因不善而顯善，所以為資。若以道而言之，師非貴也，資非愛也，貴師則有我，愛資則有人，人我之兩存，則分別之心起，於道為患焉，又非善也。惟其以智為迷，是謂要妙。何以智有知則識見於外，慮藏于中，折有物以為其辨，則真情亦有時而蔽矣。反以如迷，萌于無知，外不顯于有象，內可覺于無物，乃道之妙與。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以陽為雄，以陰為雌，陽則注動，陰則注靜，則知其雄乃為動，雌乃為靜也。至人以虛處己，以寬待人，不恃有以為先，常處卑而自下，資納于物不以為盈，洞達乎心不以為我，體自然之化而不離于固有，歸至純之質而不雜于天真，如此莫不守雌，以安靜為谿而盡性，至于常德不離，其如

嬰兒。嬰兒者，以取舍真而不吐于外，守一而不散于雜。設若知雄好動而不守之以雌，變性于實而不致之以虛，又焉得為嬰兒乎？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

白乃未受於五色，則所染由時，斯色之始也。至人慎之，以守其黑。黑者，色成而不可變也。然不可變，于方則為北，于時則為冬。方至于北則東南自此而起，時至于冬則春夏從此而發，以此見始起于此，終成于此，其勢無窮，變而大通者也，故至人以守之。惟其守此，則物化之而成，事窮之而變，萬民規之以為式，天下體之而為法，其德乃至于無極矣。自非守黑，曷以臻此？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道常惡乎顯以光明，性常致于污而卑晦，道顯而光則慮不能退藏于密，性污而晦則防侈靡以為患。如是則浩以自屈，虛以應人，知榮為害道之

根，我則去之，知辱為成性之本，我則守之，應彼之來而不費吾之有，供彼之去而不竭吾之無，裕以有餘，優以常足，則純而常歸于大樸矣。此之成性，神而明焉。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形而上者謂之道，乃復于樸之時也。形而下者謂之器，乃樸散為器之時也。

故大制不割。

道制於自然，豈有宰割之用乎？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

昔帝王之於天下，優游閑暇，以處于巖廓之中，淵默寂靜，而安于衽席之上，以道治人而衆莫知其有為，以神設化而人莫觀其有作，此所謂無為之世，非有以取之也。若以為之而後成，作之而後就，令然後從，不從者戮之，功然後賞，無功者罰之，不庭者必待乎討之而後來，不化者必待乎誅之而後向，如是非可以樂為也，當不得已而已。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

以天下為有，則萬弊日出，千變叢生，物與為之敵，事與為之患，則焦心勞思，日以求治不可得也。惟其以己忘天下，內以無我，外以無物，無我則風化行于不可見，無物則道義示于莫能知。禮樂治民之術，我將以修身，法度為政之具，我用以飭己，萬態爭出，我有以不求，事物交來，我有以不攬，此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為之理也。至于有為則敗之，有執則失之，凡與物競故也。物有行隨之不齊，行之在前，而隨必至于後。物有噓吹之不一，噓之欲溫，而吹之者已至。若強羸之相續，載隳之相代，此有有而必來者也。力與之較，智與之謀，明與之辨，聰與之察，雖聖亦以為耗焉，吾何容心哉？常無無以待焉。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物有其分，事有其常。越分為甚，甚

而無損，損莫大焉。過常為奢，奢而無約，困莫大焉。泰則出乎二者，斯非有以補于聖人，是以去之。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道有體，道有用。居體之時，寥然而不應務，澹然而不隨世，乃以道自處而樂哉。及道之用，涉于事為，出而應務，則在德為德，在政為政，在教為教，在化為化，以至修明法度，作新典章，皆以道佐人主之事。惟其佐主以道，則服人以德，教民以義，彼不庭也，反以吾仁，彼不化也，復以吾政，又奚以兵強天下哉？如是歸之者如水投源，來之者若子慕父，寧有不還之咎，故繼之曰其事好還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古之聖人所以用兵者，將以輔德而

已，非以樂為也，出于不得已而後用。故黃帝有蚩尤之戰，文王有獵狝之討，凡以非好于用兵而專求勝于人，要以成其治矣。若矜其耀戰之能，伐以誇戰之力，驕以恃戰之功，必見其好勝于用兵，而將以為暴也，非果而勿強之理。果乃求于成治，勿強不以求勝，斯蓋知師之所處而地所傷，大軍之後天失其和，故有凶年。天地猶以有傷，用兵者寧無損乎？斯聖人之一戒耳。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知雄守雌，知雄之為動，而吉凶生焉，故守靜以常安。知白守黑，以黑為北，而終以反始，則無極焉。斯二者，乃道之動靜終始而言也。若以未判之前，真不為物雜，化不為情遷，不以盛衰干吾之宰，不以壯老奪吾之功，萬世不弊，永永無窮，何以此為累也？且物壯則老，乃非道爾，既為非道，宜其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處也。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惓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殺炁傷和，戰心無德，師克其萬，損我之千，況不克而無害乎？此宜以為不祥之器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有道者，以抱一于上，以安民于中。抱一以無為為守，則率吾之性爾，故優乎游乎，而常與道為同焉。安民以制作為用，則演吾之法爾，故因焉革焉，而常與道為幾矣。二者以用兵為不祥，非樂乎此也，苟或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惓為上，何耀吾之威以怯彼之勇，行吾之兵以遏彼之亂。無示于殺人，有功于成道，利一源以歸真，慎三反而圖勝，如此非敢以為美也。苟或美之，是樂殺人，寧以為有道？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真而未散，素而未華，純無偽以雜其潔，固無變以挫其完，此所謂樸也。道之樸常至于無名，道之樸常歸于無象。無名也，以一言而可得，無象也，以一念而可求，此其所以為小。若出而應天下之變，散而充萬象之用，有性者以性得，有形者以形化。天也自此而始，萬物由此而母，廓然居象帝之先，介然在最靈之上，如是孰可以臣之？若王侯守此，萬物將自賓矣。域中四大，而道與王各居一焉，王若能將此樸以御群有，則天下之大，四海之遠，善不勸而遷，惡不罰而去，以至有目者延頸以求觀，有足者跂望而求赴，則被其化者以無外，承其德者以有歸，小大雲集，邇遐影從，豈不為自賓也。於道言莫能臣，此所謂最上也。於萬物言自賓，此所謂最尊也。最上最尊，道固不可以形器求也，故曰樸。求則

得之，捨則失之，應求而來，應捨而去，豈非小歟？此小非直小也，小而大矣，故天下莫能臣，萬物將自賓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大道藏于陰陽，陰陽隱于大道，天地者得道之陰陽，故陽降於下，陰升於上，其炁相合，以成甘露。且道之初，剖而生其一，於五行爲水，在人爲命，而天地於是有生成之理焉。生之者，必以成之，是以甘露者，其化以炁，炁之以化，則形未有不生者。自非陰陽之和以遂其宜，莫足語之。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在物外，其樸無名，樸散物內，以爲形器，而名由是生焉。有名則有實，有實則有數，有數則有新敝之相代，成壞之相續，乃離其樸矣。若不知止，務名以遍求，觀形而博立，役精瘁神而無厭足之心，竭思勞慮而

處憂患之累，豈不爲殆也？知止則不殆矣。

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

人之初生，同得于道，共有其性，日誘月化，時將遷矣。既以道集性，則民之歸也，乃復其本，奚有不從之患？是由川谷之於江海，不待其招而來之。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天下之事，叢然而難別，苟非以知之，則偽者以真。天下之物，混然而難辨，苟非以知之，則似者以是。至于折萬情而歸正，察千變而合宜，愚者不敢僭以爲賢，賢者不見遺而有棄，自非知人，何能如此？此乃謂之智歟？智以知人，己之是非或不足以見，身之善惡或不足以察，將有爲也，不可就而就，將有行也，不可去而去，如是雖智未以爲明也。如明則見己之是非，不昧非以爲是，察己之善惡，不怙惡以爲善，發一言必當于人情，措一事必合于衆意，內無曲

從以求爲阿，外無黨舉以求爲諛，此乃自知者也，又甚于知人，所以謂之明。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孟賁之與嬰兒，兕虎之與蜂蠆，此其爲勝，何足較哉？出于有力而已。是故以大欺小，以衆暴寡，非足以爲奇也。若克己之私，遣己之欲，利足以自敵，害足以自討，此乃勝己者也，自超于勝人，故曰強。

知足者富，

性離乎分，則所貪無厭，道充于己，則所求乃足。是以至人不徇乎利欲之名，罔耽乎浮華之境，外物不能誘吾之真心，虛名不能動吾之高意，真以自養，道以自充，而常足于其內，此之爲富，乃爲大矣。

強行者有志。

騏驥一躍，駑馬十駕。使騏驥之至千里，不以為有志，惟駑馬強力而進，勉步而前，行而不已而能至者，可謂有志矣。不失其所者久，

真不以外奪，性不以情移，乃得其所矣。得其所則樂其固有，安于自然，此所以久。

死而不亡者壽。

有死者必有生，有生者必有死，自離道而至於民物，未嘗有免乎二者也。惟內以存乎真靈，中以保乎真性，不著于物而物固無以遷之，不散于外而外固無以誘之。如此形骸雖腐，而我真全于寂寂，名望既在，而我性存于杳杳，迹雖不見而神常以視，口雖不言而炁常以語，此乃死而不亡者也，其壽為大。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周旋動靜，無所不居，汎應曲當，無所不行。取之左而右不以為妨，取之右而左不以為偏，小不以為遺，大不以為懼，虛不以為欠，盈不以為滿，凡此乃所謂大道也，豈非汎乎？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

吾道混然未判之前，以無無在上，純

純而樸，孰為天地？孰為萬物？莫得以知之。及二儀剖判，陰陽兩分，變通布于四時，生長成于萬物，則吾道散焉。然而昔不以為無，今不以為有，向不以為大，即不以為小。是以萬物生之，我則不辭，其生無窮，功成于衆，我則不居，其功無已。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華實向背，斂藏聚散，未有不由乎此也，豈非主乎？不以為主者，蓋隱藏纖芥不以為無，澹足萬化不以為有故也。

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知主，可名於大。

道之為道，左右前後出入之不能，似以為實；供被廣宇，取之無盡，似以為虛。實也非有意于小，虛也非有意于大，小大之名，非可以拘以取，能小能大，故可言之。道無欲也，至人以欲慮不萌一念而得，故名曰小。道無方也，充塞無外，物莫能離，故名曰大。小止于無欲，有欲則應萬物而無窮，非以為小。大止于不知主，知主與物相對而至于有方，非以

為大。惟其無欲與不知主，乃可名道之小大耳。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入與道同居，出與道同行，其妙也與道同方，其虛也與道同體，如此則聖人與道豈有二也，故能成其大而不自大，乃為大矣。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聖人在下，以道自處，動容周旋，無非道也。聖人在上，出而應帝王之務，顯而為君師之職，身臨四海，俾遐邇以向風，日覽萬機，使群黎而作德，豈非執大道以御世也？今以謂大象者，方將用道以治人。吾無所執，則政教之具有時而虧，法度之柄有時而奪，天下之民無以賴之而往。惟執此大象，則具有所操，柄有所持，凡以治民之事，皆我所秉耳，天下何不往也。言象則貴有所執，故不言大道而言大象。往而不害，

以道御天下，必有德以為政，以仁為化。知厚賦以傷人之財，我則薄稅以裕之；知重役以疲人之力，我則輕徭以寬之。賞將勸善，我則重之以賜，罰將去惡，我亦省之而恤。如此則往者又何有害也？不惟民庶，至于草木各遂其生，鳥獸各獲其養，蠢而昆虫，微而魚鼈，皆得其所矣。此其不害，又何害焉？

安平泰。

安對危，平對側，泰對否，三者為言，皆致治之意。自非聖人之世，往而不害，曷以共格于此？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夫人情可以留，欲可以治，鄭衛之音以悅其情，而聽之必美，有奇珍之味以甘其口，而食之必嘉。苟或遇之，未有不留者哉可？蓋情欲寓于其間故也。此樂與餌，過客所以止也。而道至淡也，以其無味，至寂也，以其不可見，不可聞，此人乃知之者寡

焉。至人非此，得真味以忘其餌，以餌為其假，聽希音以忘其樂，以樂為其邪，是以寥寥乎物上，千百載而不為物之所蔽也。無他哉，屏情塞欲，以見其性，故能如此。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天地有常理，陰陽有正情，寒暑往來之相推，萬物盛衰之相續，以至終而復始，窮而反變，此乃固然之理而可知者也。是以歛張強弱之相伏，廢興與奪之相代，則歛者在先，張乃隨後，而至弱者纔行，強乃應迹而來，廢盡則興，奪極則與，而皆必來矣，而世俗之所共也。聖人處道，出天地之常，權陰陽之正，洞達玄情，垂乎不測，疾徐示于莫可知，遲速生于不可見，欲以迎之而前，忽然在後，思以隨之而後，忽然在前，去焉而反就，生焉而復來，鬼神莫以窺其迹，陰陽無以籠其妙，則聖人之道，固以

盡其變矣。此歛之而張，弱之而強，廢之而興，奪之而與，乃無定理以拘之，此所謂微而明矣。微者，隱幽而察來，知幾而見先，洞達物理，明徹玄情，而有以探于未形矣。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性之虛也，有以納天下之至變；形之無也，有以敵天下之至大。澹足萬物不以為有，充塞四海不以為盈，其樸雖小，而天下莫能臣，萬物歸之，而不為其主，此道之柔弱，孰可勝焉？仕道者寧不卑以自處，和而自弱，不盈以待己，常謙以奉人，有功而不有，有能而不恃，不爭焉而天下以為先，不矜焉而天下以為能，此仕道之柔弱，亦不可勝矣。反以大而屈小，高而辱卑，求為剛強，以勝柔弱，此蓋不知道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魚之為物，伏藏深渺，以潛其形則活其身，至于明露則禍患來矣。聖人體道以御世，存神以化人，達微明之理，以應當時之務，示幾先之權，而

涉事為之緒，變化馳于不可名，利用藏于不可測，民日遷善，不知其然，世日躋治，不見其迹，此蓋利器不示於人，故能如此。苟機露于當時，言宣于民世，告以法度之由，諭以致治之意，非所以為利器也，聖人恥之。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以虛靜為體，以變通為用。其體虛靜，斂至無于冥冥，收大寂于冥冥，則疾徐應對，一于自然，而未嘗有為。其用變通，涉天下而非此不行，合萬變而非此不立，周旋動容，闕此則乖，泛應曲當，無此則亂，以至洪纖短長、高下曲直未有不由乎此也，此無不為矣。無為也，酬酢萬化之上，運乎六合之中，寔有為矣；無不為也，鼓舞以神，不見其跡，動止以化，不知其用，寔無為矣。此道無在無不在之理也。侯王守此以御天下，無言也而命令宣于四海，無動也而教化彰于天下，乃無為而無不為

矣，自非體道何以哉？

化而欲作，吾將鎮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人性受沖和之始，秉純粹之初，天真保于其中，靈源全于其內，則所謂抱樸之時。及逐情而真散，隨景而靈亡，耽嗜慾以適非，樂紛華而捨本，乃離性失樸矣。苟有以救之，則反焉，是猶天下成化之時，其化久成，民將散矣。始于自然，終于有作，醇以生疵，和而適偽，天下之風將以移焉，何以反之？莫非鎮以無名之樸，則真性將復。然而聖人抱樸，必將以處己，非所以救人。至于天下欲作之時，則情偽已生，變態已出，天真將滅，大樸將廢，然後鎮之，豈吾所欲哉？無若靜以自正而求正物焉。大道起自無名，為天地之始，至于用無名之樸，以鎮天下之欲，則道乃終矣。此太上所以著《道經》，而至此為末。

道德真經解卷中

① 不可不畏：後脫經文「荒兮其未央哉」。

② 驟雨不終日：後脫經文「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

③ 跨者不行：後面的經文有脫。

道德真經解卷下

無名氏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而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上德者，天德也。聖人觀天，默與道會，實無所得，故曰不德。以無所得，故德自歸之，是以有德也。下德者，所得之德也。下德執德，故曰不德。執著之者，不名道德，是以無德也。天德之德，德不可至，故無爲而無以爲。所得之德，執著其德，故爲之而有以爲。德降爲仁，若仁則

可爲也，故上德無爲而上仁爲之。

然大仁不仁，雖曰爲之，亦無以爲而幾於上德者焉。義兼於德，而義則可以虧也，故下德爲之而上義亦爲焉。然內以立我，未能忘我，外以制事，未能無事，雖曰上義猶未免於有所執也，故有以爲而類於下德者焉。道降德衰，仁義俱失，以禮交物，實相偽也，故爲而生患。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即此以觀其所失，每下可知已，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忠信之薄也。攘臂而仍之，則亂之首也。然德兼上下而兩言，自仁而降，言上而不言下，則其下者已不足道也。至於以智爲前識，復不言其上，是尤不及於禮矣。窮思極慮，揣而銳之，故曰道之華。苦心勞神，以喪天真，故曰愚之始。不言失禮而後智，則以禮者亂乎德，而智者反乎道也。是以大丈夫處德之厚，不處禮之薄，居道之實，不居智之華，故去彼人道之華，

而取此仙道之實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爲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一者，道也。有一未形，本無所得，渾淪既判，肇自古初，則物得之。天確然闢乎上，以無爲用，故得道而清。地隤然處乎下，以靜爲體，故得道而寧。神杳然藏乎幽，陰陽不測，故得道而靈。谷虛而窪，天道也，以天得道而清，故谷得道而盈。物止而育，地道也，以地得道而寧，故物得道而生。神舍於身，百體之侯王也，神尸諸聖，天下之侯王也，以神得道而靈，故侯王得道以爲天下正。

其致此者，道而已。若天失其清，斯無以覆，將恐裂矣。地失其寧，斯無以載，將恐發矣。神失其靈，斯無以守，將恐歇矣。謂天無以清也，故谷失其盈而將恐竭。謂地無以寧也，故物失其生而將恐滅。謂神失其靈也，故侯王失其正而將恐蹶。且賤歸之則顯其貴，下附之則顯其高，亦猶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海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故貴高者不可失於基本也。是以侯王處一於域中，故自稱以孤寡，食氣於太和，故自稱以不穀。有百體，然後身之侯王以貴；有百姓，然後天下之侯王以尊。侯王得此而擅貴高之稱者，豈非以賤為本故邪？夫致數輿者，近取諸譬也。今以轅軌輪輻而成輿，若立輿於前，數其衆體，用有所拘，不足以得輿也。合轅軌輪輻，然後輿有運載之名；合百姓賤下，然後侯王有貴高之稱。玉者貴也，石者賤也，玉出於石則貴，亦以賤為本。然玉者有質而自貴，侯王得一，

本不自貴，豈欲如玉石然哉？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靜者，地道也。反地道之靜而為動，是陰之感乎陽者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弱者，天道也。由天道之弱而為用，是陽之感乎陰者也，故曰弱者道之用。陽以無為用，陰以有為體，陰陽交感於太空之中而物生焉。萬物由地道而生，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此乃反者道之動歟？然有形者，非天道不足為生，故曰有生於無，此乃弱者道之用歟？是以聖人言：有以無為母，無以虛為母，虛以道為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若能存守玄都，法其自然，則由動之靜，攝用歸體，將復於道矣。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

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上士既已明道也，故信之篤，守之固，有聞必力行之。中士將以進道也，勉而後中，不勉則不中，思而後得，不思則不得，一出焉，一入焉，聞之猶有疑心也，故存亡之間，未之或行。下士直以夷道也，譬猶俚耳不知大聲，譬猶衆心不受高言，及其聞道必有輕鄙之心焉，故與道大反，嗑然而笑之。若道不見笑於下士，其異於俚耳之所聞，衆口之所說幾希，安足以為道哉？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惟蚤夜以存思，定適而默想，勤行乎道，則得矣。進道若退，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於存亡無累，則可矣。夷道若類，且泥形色名聲之可得、耳目鼻口之所嗜，人笑乎道，則過矣。亦知四大之在域中，猶不外於道者乎？上德者，天道也。天道窪則盈，以其窪也，故若谷。大白者，王道也。王道弊則新，以其弊

也，故若辱。廣德以地道言之，用之不弊，而成之若缺，故若不足。建德以大道言之，建之不拔，而修之罔覺，故若偷。以其若谷、若辱、若不足、若偷，則疑於變其質矣。然其為上德、為大白、為廣德、為建德，而真常之質固自若也，此之謂質真若渝。所以質真若渝者何？謂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也。大方載之，德合無疆，故無隅。大器用之，久於其道，故晚成。大音不言，而四時行焉，故希聲也。大象不物，天下往焉，故無形也。此四大之所以大者。夫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帝王之德配天地之道，而無名者，天地之始也。道於之而隱焉，若分四大於域中，皆其顯道而強名之者矣。道本非善貸，由天地帝王體此道以成天下，故善貸之名於是乎立，而曲成之效於是乎著。然其成也且而已，豈有心於勸成而然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易變而為一，一之所以起也，故曰道生一。一者，形變之始，天地有形之最大也，故曰一生二。天地定位，人居乎中，而三才成焉，故曰二生三。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然後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故曰三生萬物。天為陽而肅肅，出乎天，則陰上交乎陽而物負之，地為陰而赫赫，發乎地，則陽下交乎陰而物抱之。陰陽升降，兩者交通，然後冲和之氣以成也，故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一身，貌肖天地，陰陽冲氣皆具其中，其必有至神者典之，亦猶王公之於天下也。於此配域中之大，是為孤寡；於此食太和之氣，是為不穀。世之人與神背馳，反以為惡，而王公獨以此自任，故曰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為稱。陰陽冲和之氣通於萬物，固無所損益也，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則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矣。人之所教，必以天地之正也，我好靜而民自正，是我亦義教之，此謂損之而益。強梁者反此矣，故不得其死，此謂益之而損。聖人觀之，因為戒，故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至柔者，神也。至堅者，形也。真神通於道，能亡能存，惟以神御形，則神能飛形，而形由之以馳騁矣，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故無有，至堅故無間，以形御形，則形有所間，故無間者不可入。以神御形，則神有所通，亦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無有入於無間。夫形之所化者，不言之教也。神之所得者，無為之益也。若能體天地之道，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則造乎形而

與乎神，形神俱妙，與道合真矣。天下尚言教而好有為，故於此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是以身殉名之過也，烏睹所親者在身不在名耶？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以身殉利之過也，烏睹所多者在身不在貨也？然榮辱立而睹所病，貨財聚而睹所爭，彼以顯為是者，知名之為榮，以富為是者，知貨之為利，故見得而忘其形，見利而忘其真。然則得之與亡，其果孰病乎？是其所亡者，乃無名之樸，不貴之軀也，病孰甚於此矣。故甚愛於名而不知止，則其大者必費。大者道之稱，所謂無名之樸是已。多藏其貨而不知足，則其厚者必亡。厚者德之質，所謂不貴之軀是已。唯聖人體廣德之知足，而不自貴其貨，

所以不辱，體上德之知止，而不自尊其名，所以不殆。若是者，可以長久，與天地並焉。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真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大成者，地之德，廣德若不足，故雖成而若缺。大盈者，天之德，上德不自得，故雖盈而若沖。成若為山，其積必壞，非大成也。大成若缺，無時而壞，故其用不弊。盈若積水，其施必竭，非大盈也。大盈若沖，無時而竭，故其用不窮。此二者，天地之用，陰陽是也。天能生之，無時不生，而所生之用不窮，地能化之，無時不化，而所化之用不弊，則以道實行乎其中也。唯通之為三，故舉天地則道可知。若分而言之，則大直若屈者，地道也。地道直而不肆，故若拙。大巧若拙者，常道也。常道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故若拙。大辯若訥者，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善應，

故若訥。然論其宗，天地雖大，不離陰陽，而一陰一陽者，道也，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陰靜陽躁，陽熱陰寒，制陰者陽，故躁可勝寒，制陽者陰，故靜可勝熱。然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其用何窮何弊之有哉？夫道有清有濁，有動有靜，清者濁之源，靜者動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而況於物乎？況於事倫乎？故曰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以道蒞天下者，常使民無知無欲，故人各安其所而不爭，糞其田疇而已。及其下衰世，無以興乎道，則見可欲而不知足。於是有欲得之心，乃始攘奪矯虔，馮陵疆土，而戎馬生於郊也。反觀諸身，即在我之天下，故有道於身，則安其分量，以厚吾寸田之守，失道於身，則馳騁田獵令心發

狂，而方寸之田已失矣。故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皆不安其分量之過也。其已甚則爭奪隨之，若能安其性命之分，還身意所欲，清淨而自守，則取足於身而得矣，夫豈有不足哉？此知足之足，所以常足。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不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天下者，九州山川河海，滋生不絕也。天道者，四時陰陽風雨，變化無窮也。反觀諸身，無不圓成，是以聖人言：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苟解乎此，亦不必出戶窺牖，而天地之道可知見矣。若求道於身外，則愈不足以得道，是其出彌遠而其知彌少也，豈知一身之中萬理咸備，近取諸此，無不充足者乎？是以聖人體地之道，以虛爲身，故不行而知，無俟出戶；體天之道，以無爲心，故不見而名，無俟窺牖；體夫大道，以自然

爲常，故不爲而成，亦無俟進智力於所見所行之時也。

爲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爲學者將以窮理，故日益。爲道者將以盡性，故日損。損之又損，則盡性以至於命者也。理有所窮。性有所盡，猶未免於爲，故言爲學爲道。惟命有所至，則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至於無爲矣。無爲者，寂然不動之時也，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亦有爲矣，故無爲而無不爲。一有所爲，未免有累物之行；一無所爲，未免有絕物之心。聖人於天下何如哉？亦處無爲之事而已。處無爲之事，乃可以取天下。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也。然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及其有事，亦不足以取天下矣。知天下不可以有事取，則要當學其所不學，以至無爲之道。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欲歸初始，反於未生，故無常心。善惡信誕，惟人之所爲，我無容心焉，亦因人之心以爲心而已。百姓行善者，我不知也；百姓行惡者，我不知也。積善，善氣至，我不知其爲善，故善者，吾善之。積惡，惡氣至，我不知其爲不善，故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與不信，亦猶是也。任之自然，吾無容僞於其間，是謂德善德信矣。以如此則齊善否，同信誕而吾心無所偏係，故惻惻爲天下渾其心。百姓常有有心也，以徇聲色之娛，故皆注其耳目，不知收視反聽，守母之道。唯聖人常無心也，懷天下之始，復守天下之母，故皆孩之。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

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萬物出於天地之機曰生，入於陰陽之變曰死。與生死為徒者，未脫乎天地之機，未免乎陰陽之變者也。然萬物出生入死，而獨云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者，何也？此皆民自令耳，非天地毀，鬼神害也，以其有知而形動故也。目睹生之來不能却，死之去不能止，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而動之死地也。夫惟聖人懷微妙，抱質樸而不敢有為，與天下交爭焉，雖有猛獸不能據也，雖有兵刃不能害也。蓋其積德玄通，物莫之能傷者，故無死地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何自而生邪？畜道真和之氣，萬物由而生之，道之所以生也，故曰道生之，德畜之。物何自而形耶？緣天地升降陰陽之勢，萬物由而成之，物之所以形也，故曰物形之，勢成之。以道能生，故物莫不首之，夫是之謂尊道。以德能畜，故物莫能賤之，夫是之謂貴德。唯道與德寓於積陽之上，非期尊貴於物，物自尊貴之，以其自古及今，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道行乎天地之間，而常自然者也。若夫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則天地之所同也，故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

殃，是謂襲常。

一生天地，然後天下有始，故以為天下母。既得天地，為天下母，乃知萬物皆為子也。既知其子，而復守其母，則其子全矣。蓋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自知其所由生。若能知之，而復守天地之道，則終身不殆矣。是以體天地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不知道者，多言有為，以從事於務而失守母之道，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小者天地之樸，柔者道之妙用，唯自知而見天地之道，故曰明。唯自勝而守天道之妙，故曰強。明者合陰陽而言之，光出於明，以無為用，在己則智意是已。聖人去智與故，不由而照之于天，故用其光，復歸其明。光耀於外謂之遺殃，無遺身殃而復歸於明，是謂襲常矣。如此，然後可以為守母之道。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夫山徑之谿，介然用之則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世之人不知大道之妙，而施作有為，所以致茅塞其心。夫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是以有知者畏而不敢施為也。大道甚夷，視之而不見也，民心欲速，是以好逕而終迷於大道。且心為君主之官，故心有所撓則寸田失守，寸田失守則和氣不降，和氣不降則太倉虛矣，故曰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以其如是，則分高下之品，有爭奪之奇，貪五味之爽，故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者有之，資財有餘則總其害之原也。是謂賊道賊身之務，而不知者，尚矜誇己之才能而不可謂盜誇，非道也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

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建者，造始有為者也。唯道建德判，立天地巍巍乎其不拔，此分一氣而為兩儀之時也。抱者，即而不離者也。唯德抱道生，成萬物綿綿乎其不脫，此散一氣而成庶類之時也。物同得於一氣，唯人為最靈，故能之萬物之祖，天地之原。於此建中抱一以為天下，則垂之後世子孫，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不輟矣。是道也，吾原其始，蓋本於修之身而已。道之真既以治身，則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為天下。由一身而及乎天下，則其修彌廣其德彌進矣。修之身者，神雖在身，先隱天地，靜居萬物之始，令意莫在身，此所謂修之身，則其德乃真矣。由此推之，人雖在家，令意莫在家，此所謂修之家，則其德乃餘矣。人雖在鄉，令意莫在鄉，此所謂修之鄉，則其德乃長

矣。人雖在國，令意莫在國，此所謂修之國，則其德乃豐矣。人雖在天下，令意莫在天下，此所謂修之天下，則其德乃普矣。故以身觀身者，內視密眇而觀己之德也。夫一家一鄉一國以至天下之觀者，聖人無容心焉，各以其自觀之，故得自然也。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嗷，和之至。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赤子之性，與道為一，其天守全，其神無隙，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而含德之厚可以比於赤子。若是者，積德玄通，藏於天而物莫之能傷也，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者，德全於地道也。地之氣始於子，赤子骨弱筋柔而能握固者，是純氣之守應於地道也。

未知牡牝之合而峻作，精之至者，德全於常道也。常然之道，其精甚真，赤子未知牡牝之合而時有峻作者，是道之真精應於人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者，德全於天道也。天主聲，以其陰陽之氣和而未分，故終日號而嗑不噉也。知和者，陰陽混而為一，故曰常。知常者，陰陽合而未分，故曰明。赤子之性與天地合，其德不以生為益。反為益生者，動之死地之兆，是謂祥矣。既以生為益，則必以心使氣，是謂堅強之徒也。始於益生，致於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道要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所以言者，以言相然。相然者，意之默識而已，未嘗見於詭詭之言辨也，故

曰知者不言。不知道者，以言相煩，不聞不言，不知所由然，故曰言者不知。唯聖人知天地之道，有大美而不言，故塞其兌，閉其門，塗卻守神而退藏於密。及其出而為天下，於此體天之道，則挫其銳而和其光也，於此體地之道，則解紛而同其塵也。天地之道是謂玄同，玄有赤有黑，故玄同則合乎至一，而與天地相參。天道無親，故不可得而親，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也。地道無欲，故不可得而利，既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也。大道無形，故不可得而貴，既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也。若是者，宜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天下不可治也，故以正治國者，必以奇用兵。蓋正復為奇，則有用兵之患，以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是以聖人以無事取天下。無事則法地而好靜，好靜則法天而無為，無為則法道而無欲，無欲則天下自然歸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治出於有為，而失太上不言之教，故多忌諱之禁，則四民遷業而彌貧。民貧則征求利器，貪污之風生，故國家滋昏。玩好伎巧，難得之貨貴，故奇物滋起。由此利害相攻，法令滋彰，剋核大至，民不聊生，故盜賊多有。奇兵之用緣此而起，此乃以正治國，正之極也。是以聖人無事，則國實民富，故忌諱不生。好靜則天下自正，故利器不作。無為則萬民自化，伎巧何施？無欲則民自歸樸，盜賊何有？此乃以無事取天下也。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

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太上之世，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知有上而不知有政，故為政無處正，自居之悶悶者，有政而不作也。有政不作則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其民亦淳淳而若樸焉。然既立政為正，必有以察為奇，故始於悶悶而終於察察。終於察察，政之極也。其政太察，使民無所措手足，故其民缺缺焉。聖人言但知求福，不知罪嬰，但知養身，不知戮形，禍福倚伏，理之然也，故曰孰知其極，其無正邪？世之人以政為正，不知正之極而奇生，以福為善，不知善之復而妖起，迷迷相傳，于今久矣。是以聖人方如廣德之厚，故不割也，廉如上德之清，故不剝也。直而不申於外，光而返照於內，無正可處，無奇可察，是謂無極之道。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嗇者，斂也，畜也，歸之於德也，以外言之曰斂，以內言之曰畜。斂於外者，至於無欲，故後其身，外其身，所以治人也。畜於內者，至於無知，故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外則無欲，法地之靜而得以盡性，內則無知，體天之用而至於復命。盡性而至於復命，是乃復守其母，故謂之早復焉。早者，日升於甲陽之首也。復守其母，則與天地合其德，是之謂重積德。積德玄通，與道合真，則無不克。與道合真者，難終難窮，故莫知其極。難終難窮者，萬理咸備，故可以有國。有國之母者，道也，不方不圓，與天地並，故可以長久。始於守母，是謂深其根，終於復命，是謂固其蒂。得天地為常而五行不相

克，與大道為一而三光無明冥，是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不可施為也，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自人言之，則大國者乃天中地戶，黃帝之鄉，所以治之亦若此而已。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一心定而王天下，故鬼無所出其靈響，依人而行，何神之有哉？非其鬼不神也，以其不受於邪，邪氣自去，是神亦不傷於人也。非其神不傷於人也，以其聖人處無為之事，而天下化成，使民外則無爭奪攻戰之患，內則無圖為殺怨之心，不犯神之報應，是乃聖人亦不傷人矣。人與鬼神兩不相傷，則神之予矣，貽爾多福而歸德於神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而德歸於人也。德歸於神，故子孫以祭祀不輟；德歸於人，故天

下樂推而不厭。此乃聖人以道蒞天下之效。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水以善下，故江海能為百谷王。大國欲兼畜人，亦以其下流而已，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勛成，是謂天下之交，然必自處以柔靜而後可。牝常以靜勝牡，而牡歸之者，以靜為下也。靜則無事，唯無事可以取天下，而況於國乎？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者，君道也。或下而取者，臣道也。君猶天也，天道下濟而光明，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臣猶地也，地道卑而上行，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至於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勛

成，則兩者各得其所。然宜下流者，唯大國而已，故又曰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道者虛無之淵，人皆見物而不見乎道，則以道為萬物之奧故也。得道之妙則為善，是謂性命之寶。得道之言則為不善，然亦於道有所保焉。市者，衆人之所歸。加者，置諸衆人之上。美言尊行，人之不善於道者，亦足以得衆而人上之。夫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坐而論道者也。有拱璧以先駟馬，則美言尊行得衆而人上之如此。雖如此，亦不如坐進無為之道，得其妙之為愈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性命之寶，求則得之，而生之所保，特

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聖人體天道以行不言之教，故為無為；體常道以處無為之事，故事無事；體地道而樂恬淡之能，故味無味。自其所應者言之，若有為有事有味也。自其所守者言之，則其為者無為，其事者無事，其味者無味而已。世之人不通乎此，故勇動多怨，緣小而至大，緣少而至多，唯有心於事為嗜慾之間也。然大小多少，緣類而報，皆出於自得，天地應之如谷，故曰報怨以德。由此觀之，天下之難事緣作於易而至於難也，天下之大事緣作於細而至於大也，故患生不意，禍生絲微，此之謂歟？是以聖人以天合天，故終不為大；與道

為一，故能成其大。且輕諾多易者，傷輕易於有為也，故寡信而多難矣。聖人行不言之教，故無寡信之行；處無為之事，樂恬淡之能，故無多難之尤；任其自然而不敢為，故終無難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故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安靜未萌，易為持謀，所謂為之於未有也。脆微已作，易為泮散，所謂治之於未亂也。然為之於未有者，能無思慮乎？治之於未亂者，能無智謀乎？故聖人言：謀思危之首，危者將不久，不若戒事物之先而忘其

為，戒事物之始而忘其治之為愈也。夫大生於小，高生於下，遠生於近，理之然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聖人見端而思末，睹旨而知歸，是以無為也，故無敗，無執也，故無失。若夫民之從事，未免於有為有治而不知慎戒，所欲浸長，真和乃盡，故幾成而敗之，豈不然哉？若能慎終如始，反嬰兒守母之道，則無敗事矣。故聖人欲不欲，外無所為，雖難得之貨不足貴也，學不學，內無以為，雖美言尊行不足尚也，以復衆人為治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道無為則自得於內，道無不為則化成於外，是以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

民，將以愚之。明則澆淳而亂，愚則守樸而靜，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而有知也。智者爭之器，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非以其明之耶？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非以其愚之邪？國之賊，則開人者，賊生也。國之福，則開天者，德生也。此兩者，亦楷式可則而像之。能知楷式，然後可以觀於天，故是謂玄德。玄德者，上德也，故深矣遠矣。物無得而偶之者，惟同乎大順而已，故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海以其善下，故取百谷之流而為王矣。王有歸往之義，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聖人體天之道而以

言下之，則處上而人不重，故從之也輕；體地之道而以身後之，則處前而人不害，故利之者博。若此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要其所以然者，亦不過善下而已。唯善下者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物者小，為物所肖者大。夫道包裹天地，充滿六極，洋洋乎大哉，故似不肖。天大地大，肖道而已，故能久。然天地空中之一細物，其於道亦細也，夫是以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者，父道也，造物之主，言天也。二曰儉者，母道也，畜斂之

主，言地也。三曰不敢為天下先者，天地之原也，感而後應，不為物先，言道也。天地道兼而用之，則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三寶無出於此者。凡人皆有是，當在寶而勿失，持之為上。夫天道生之覆之，是所謂慈。雖慈也，然不爭而善勝，是慈故能勇。地道畜之育之，是所謂儉。雖儉也，然德合於無疆，是儉故能廣。唯大道總乎天地之原，雖不敢為天下先，然生化之字待是而立，故能成器長。若夫逆天地而捨大道者，則死矣。夫慈以戰則勝者，以陽戰陰也。以守則固者，抱玄之道也。且以順戰逆，待時而動，則援之而勝矣。不可動則守以順，天時亦衛之而固矣，故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善為士者，懷三寶之道，不以兵強天下而用武也，于以戰人是為善戰，于

以勝敵是為善勝，于以用人是為善。善戰者，待時而後動，雖戰而不怒，體慈之寶也。善勝者，慮勝而後會，雖勝而不爭，體儉之寶也。善用者，智不自慮，而悅以使人，故人樂為之用，體不敢為天下先之寶也。善於此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也。然古之為正，正復為奇，乃有用兵之戒，故曰古之極。孰知其極也夫？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則哀者勝矣。用兵有言者，明其言非我有也，乃用兵者之常言也。吾不敢為主而為客，則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未嘗感人也，應之而已。既不得已，則非踴躍用兵而以樂殺人為事者，是以不敢進寸而退尺，故曰行無行也。攘無臂者，善戰而不怒也。仍無敵者，善勝敵而不爭也。執無兵者，善

用人而為之下也。此乃深得三寶之道者。然三寶非獨論兵而已，奈何古之極，遂至於用兵也。兵乃凶器，不可輕敵，輕敵者，是樂殺人也。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故幾喪吾寶。是以抗兵相加，則哀憐者慈也，以慈為寶，則無輕敵之禍，故勝也。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無思無慮始知道，故易知也。無從無道始得道，故易行也。而天下富貴者侈欲以喪真，貧賤者勞役以傷生，皆喪己於物，失性於俗，故莫能知，莫能行矣。夫言有宗者，明一章之言，其統之有宗也，此之謂易知者歟？事有君者，明一章之事，其主之有君也，此之謂易行者歟？不失其宗與君，何患不能知，不能行哉？故聖人言：子若行吾道，當知上慧原，

智亦不獨生，皆須對因緣。若無行宿本，是謂無知，惡能明太上玄妙之理？此所以不吾知也。有不言而知者，見非於衆，有不學而得者，見異於俗，故知道者稀，足見得見者貴也。是以聖人薄於外而厚於內，不銜鬻於人，懷崑山之玉而莫能知者。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矣。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本無知也，以無思無慮而知道矣，故曰知不知，是謂真知。能知不知之知者，其知尚矣。不知不知之道，而昭然有知者，高談妙論，以究本窮元，其知病矣。唯知知病為病而忘其知者，是以不病也。聖人何其不病也？以其知知病為病，而常若不知矣，是以不病也。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

去彼取此。

怒而威，其威也小；不怒而威，其威也大。聖人不以威屈天下，使民無畏威之容，而有畏德之心，則不怒之威默加乎人，是謂大威至矣。化民使得盡其性，則擴而充之，所居無狹，育而成之，所生無厭，此乃聖人所以體夫天地道者也。體天大威而不怒，體地廣居而不狹，體道生生而不厭。惟上不厭民之所生，則民亦得盡其性而不厭矣，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矣。惟明所以自知而體天地也，不自貴故德矣。惟德所以自愛而法大道也，故去彼自見自貴，而取此天地道者焉。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勇於敢為而以身先天下者，是謂逆天道也，故殺矣。勇於不敢為天下

先者，是謂體天道也，故活矣。然勇於不敢者，於生之利而於俗之害，勇於敢者，於俗之利而於生之害，在世俗觀之不能無疑，故惑之也。若夫天之所惡，孰得而知其故哉？且天道虧盈而益謙，故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以聖人猶難之而不敢為也。夫天之道本無所為，萬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萬物之歸，與之歸而不拒，物之多皆所受命於此，是謂不爭而善勝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固不言而善應也。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固不召而自來也。示人以易知，應物以多變，固坦然而善謀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其以此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得其性，則常樂其生；苟失其性，則死亦何畏哉？雖為苛法以死懼

之，民亦將抵冒而終莫能化也。若使民常畏死，是致民得其性而知生之樂，故重犯法也。有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又孰敢為哉？常有司殺者殺，是謂有德司契也。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無德司徹也。民常不畏死，而以死懼之，豈不謂代大匠斲耶？斲物之大匠者，造物之主也。造物之主者，天道無為也。逆天制物者，有為也，希有不自傷者也。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聖人之治，省刑罰，薄稅斂，知天之天，然後民可得而保也。食稅之多，以其賦重，而不知薄稅斂以養之，故民之所以饑。上之有為，以其政煩，而

不知省刑罰以安之，故民之所以難治。凡人之情，興於富庶，然後有恒心，還於淳樸，然後無他欲。至於饑而難治，則不安其分量，而欲利之愈勤，是以於生太厚而動之死地者有之，故人之所以輕死也。唯得道之人，寸田內守而和氣自降，形精不虧而天守自全。若是者，達生之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是賢於貴生也，異於生生之厚而輕死者矣。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人之生也，骨弱筋柔，其死也，筋骨堅強。草木之生也，甲脆枝柔，其死也，枝葉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理之然也。兵強則不勝，與木強之理共矣。堅強死之徒，故居下。柔弱生之徒，故處上。亦天地之道所宜然。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也。

天之道以中爲至而已，無過與不及也。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不使之有餘，故有餘者損；下者舉之，不使之不足，故不足者補。蓋天道減盈滿，補虛空，毀強盛，益衰弱，人之道則一切反此，損不足以奉有餘。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者，唯天道爲然。聖人體道者也，故爲而不恃，功成不居，未嘗以所長而自見於人，故常無損，此聖人之所以能天。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能攻堅強之物，物莫能勝者，以其有常而無以易之也，故幾於道矣。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何哉？以其益生，以其心使氣，故失柔弱之道也。夫柔弱有常而無以易之者，其唯天地之道乎？唯地之道，受國之垢而不自化，乃化化者也，是謂社稷主，此之謂柔之勝剛者歟？唯天之道，受國之不祥而不自生，乃生生者也，是謂天下王，此之謂弱之勝強者歟？夫正言若反者，受國之垢與不祥也。以正言之，若反者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陽爲德，無爲也。陰爲怨，有爲也。世之人勇動於敢爲，故有怨，加以知慧仁義以和大怨，怨愈多矣。夫若是者，安可以爲善？且知慧外通，仁義多責，故勇動多怨。是以聖人執

天之行，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嘗予於人而不取也，故不責於人，何怨之有？上德無爲而報怨以德，故曰有德司契。下德有爲而以和大怨，故曰無德司徹。天之道，是謂上德者，無親無疏，唯善人無爲者常與之。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九隅八區，寓以小國。況至德之世，地不加闢，民不加聚，能使一國若一家，一家若一身。蓋我好靜而民自正，雖有智者創於前，巧者述於後，民亦無機心之累，故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於是時也，民皆樂生安土，自守其國，是重死而不遠徙也。以不遠徙也，故無川途之險，雖有舟輿無所乘之，無攻戰之患，雖有

甲兵無所陳之。大信不約，何假書契？乃復結繩而用之。故力田而甘其食，躬桑而美其服，懷土而安其居，存生而樂其俗。居相比也，聲相聞也，而不相往來，無欲無求，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之謂至德。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信言者，希言也，其出口也，淡乎其無味，故不美。美言者，貌言也，其於人也，輕諾必寡信，故不信。天道不言而常善應，故善者不辯。和大怨者，安可以為善？故辯者不善。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則將以反說約也，故知者不博。以博溺心，則聞見愈多，不如其約也，故博者不知。夫不美也，不辯也，不博也，所謂在己無居者也。聖人之道在己無居，則運而無所積，故聖人無積，以有積

故不足，無藏故有餘。聖人無積，故能以有餘之道奉天下，天下皆往資焉而不匱，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也。夫聖人之道即天之道是已，惟天之道利而不害，故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且天以美利利天下，何害之有？聖人出為於無為，亦非亂天之經，逆物之情也，又復何爭焉？此《德經》也而言終及於此者，以德兼於道，道兼於天。不明於天，斯不通於聖，故混元以此終焉。古之聖人由道以顯教，因言以見道。道本無形，妙不可測，然不假於言，則道何緣而明？苟言不盡意則直書，辭稱微妙難識，微妙難識，學者莫知其根。

道德真經解卷下

①若拙：疑作「若屈」。

（劉固盛點校）

002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

經名：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
 金寇才質集。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無求備齋影印清蔣元庭刊道藏輯要本（簡稱清刊本）。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序

僕草澤無名之野人也，素不以進取介意。及冠之後，酷嗜恬淡之樂，究丹經卜筮之術。至於晚年，讀古人書，披閱諸子，探蹟聃經之奧，章章有旨，可謂深矣遠矣。因觀諸家解註，言多放誕，互起異端，朱紫殽亂，殆越百家，失其古道本真，良可歎也。獨莊、列、文、庚四子之書，迺老氏門人親授五千言教，各著撰義與相同。其餘諸解，紛

紜肆辯，徒以筆舌為功，虛無為用，了無所執，又豈可與四子同日而語哉。僕昔隨仕嘗遊京都，得參高道。講師略扣玄關，盡為空性之說，不能述道之一二。內省不疚，深其造道而自得，欲以拯世欲之多蔽，悼聖道之不行，又恐膠疑泥惑之流，翻起蜂喧之議，故摭其四子，引其真經，集為一編，計一十卷，以破雷同之說，因目之曰四子古道義。又述經史疏十卷，以相為之表裏。今幸苟完是論，非當恃其臆說，不惟新當時聞見，抑為千古之龜鑑也。請好事君子幸無哂焉，偃息之暇，因援筆而直書之。

時大定十九年己亥歲元日古裏寇才質謹序。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一

古裏寇才質集

道可道章第一

此章《南華經》言：天地無為不言之教者，古之所大也，而三皇之所以共美也。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無為而已矣。古者大道不稱，大辯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後世孰知不言之教、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大道無為，天地不言之大教矣。天常無欲，無為自化，無教言也。

道可道，

《通玄經·道原篇》曰：夫仁義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

非常道。

《洞靈經》曰：後世仁義禮樂人事小成之道，曰可之教，飾辭政敗，非常道也。

名可名，

《通玄經》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偽，不知於道。

夫著於竹帛之書，鏤於金石之言，可傳於人者，非藏書也，故名可名，非常名也。

非常名。

《洞靈真經》曰：後世多誦方書，或學技藝，通說之言曰可言之言，翦巧綺濫，非常言也。

無名，天地之始；

《通玄經》曰：無名則無形，大道無形即靜而無為。大常之道，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此之謂天府大道無教也。

有名，萬物之母。

《通玄經》曰：有名則有形，天地有形即靜而不言。大常之言，不言之言，芒乎大哉，此之謂天府天地無言也。

常無欲，以觀其妙，

《南華經》曰：有天道焉，無為而尊天道也。天地大智，無為閑閑，大道無為，自然之妙也。

常有欲，以觀其徼。

《南華經》曰：有人道焉，有為而卑

人道也。人學小智，有為閑閑，人道有為而徼倖也。《通玄經》曰：有為也，則傷而徼末也。

此兩者，

《通玄經》曰：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為俗學也。《南華經》曰：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同出

《南華經》曰：合異以為同。《通玄經》曰：聖人從事於教，同心而同歸。

而異名，

《南華經》曰：散同以為異。《通玄經》曰：後世五帝三王殊事而異路，五帝異道而覆天下，三王殊事因時而變而異言也。

同謂之玄。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與天同心，與道同體，謂之無為玄妙大道矣。玄之又玄，

《南華經》曰：夫道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衆妙之門。

《通玄經》曰：道者一立而生萬物，故萬事之根皆出道之一門。《南華經》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此章《通玄經》言：聖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無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是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大道無為，天地不言之教。萬物自化，不用小成，美有為言，民惡不善也。

天下

《通玄經》曰：後世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治，上有為也，下亦有為也。

皆知美之為美，

《通玄經·微明篇》曰：後世知學淺於道矣，古不知學淺於道矣。今之知學外於欲矣，古不知學內於性矣。後世孰知知學為不知道，古不知學

為知道乎？故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聰聞，聰聞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明見，明見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辯言，辯言非道，乃學也。斯惡矣。

皆知善之為善，

《南華經·無始》曰：古不知學，深於道矣。今知之學，淺於道矣。弗知內性，知學外欲，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古弗知學，乃知乎道，後世孰知不知之知乃知道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斯不善矣。

《南華經》曰：夫道不可以聰聞，聰聞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明見，明見非道，乃學也。道不可以辯言，辯言非道，乃學也。斯不善矣。

故有無之相生，

《通玄經》曰：人君之道，有無相生也。

難易之相成，

《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捨其易必成，從事於難必敗，故難易相成也。

長短之相形，

《通玄經》曰：古者民童蒙，長短不相形。後世有為，長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傾，

《通玄經》曰：古者民童蒙，高下不相傾，輕重均則衡，不傾無偏覆也。後世高下之相傾。

音聲之相和，

《南華經》曰：大人之教，若聲之於響。《通玄經》曰：如響之應聲，上唱下和也。

前後之相隨。

《南華經》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通玄經》曰：如影之像形，前後相隨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大道之本在於法天，上聖法天。法天者，法天地之道也。虛靜無為，是謂天地。

處無為之事，

《通玄經》曰：古王道者，處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

《通玄經》曰：古王道者，行不言之教。

萬物

《南華經》曰：今計物之為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故曰萬物。

作而不辭，

《南華經》曰：天不產而萬物育，地不產而萬物化。

生而不有，

《通玄經》曰：道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

為而不恃，

《通玄經》曰：道成物也，莫見其所為而萬物成，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

功成不居。

《通玄經》曰：不居者，無為也。無

為則不居，無名無言也。大道無為，不知所為者而功自成。

夫唯不居，

《通玄經》曰：不居者，即處無為不動無言也。

是以不去。

《南華經》曰：道之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

不尚賢章第三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古者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是以太古聖人之治天下，虛心實腹，乃無為也。常使民無知無欲不敢有為，不尚賢貴貨。無為則治也。

不尚賢，

《南華經》曰：上古大道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

使民不爭，

《通玄經·下德篇》曰：後世人之情性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賢即爭

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心亂而氣逆。古者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即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

《通玄經·上義》曰：古者為國之道，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

使民不為盜：

《南華經》曰：古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也。

不見可欲，

《通玄經》曰：古聖不見可欲，心與神靜，乃無欲也。

使心不亂。

《通玄經》曰：後世人君好色，弗使風儀而國家昏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矣，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沖虛經》曰：後世君淫民淫，古聖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是以聖人之治，

《通玄經》曰：為治之本務在無為，是以聖人之治，虛無寂漠，脩自然之

道，淡然無為而天下治。

虛其心，

《通玄經》曰：其聽治也，虛心得道。聖人虚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不足，故能成其賢，奢者不長。

實其腹，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則胸腹充實而嗜欲寡也。

弱其志，

《通玄經》曰：其聽治也，弱志得道。志弱事強，安靜不能不慮而得。

強其骨。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即合於神明無為之道。神明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堅強而不匱，無所不逮。

常使民

《南華經》曰：古者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治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無知無欲，

《南華經》曰：古者同乎無知，其德

不離。同乎無欲，則民素樸。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南華經》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為無為，

《通玄經》曰：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南華經》曰：帝王之務，在於無為。

則無不治矣。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淡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淡然無治而無不治也。

道冲章第四

此章《南華經》言：夫道冲和之氣，和養萬物也。無所不在，是處有之。在螻蟻蠹物，無不養育，何其道下挫其銳邪？在瓦甃土石，無不成就，何其道愈甚散其紛邪？在稊稗草木，無不生成，其道愈下和其光耶？在屎溺糞壤，不揀穢汙，同其塵也。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大象乃誰氏之子，象帝之先天，象道氣也。

道冲

《通玄經》曰：大道陰陽和氣澄清。而用之，

《通玄經·微明篇》曰：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

或不盈。

《通玄經》曰：道者，和氣冲而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南華經》曰：天道冲和之氣生成萬物也，無所不在，是處有之。

挫其銳，

《通玄經》曰：夫道挫其銳者，無暴惡也。

解其紛，

《通玄經》曰：夫道解其紛，無爭亂也。

和其光，

《通玄經》曰：夫道和其光者，無怨逆也。

同其塵，

《通玄經》曰：夫道和其塵，同塵穢也。

湛兮似或存。

《通玄經》曰：天以之清，湛然澄靜。吾不知誰之子，

《南華經》曰：吾不知其誰氏之子。

象帝之先。

《南華經》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形道之子孫而以有形天地子孫，可乎？仲尼曰：可有形先天地生者，皆物邪？物於物者，道非物物。

天地章第五

此章《南華經知北遊篇》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古聖人者，原天地無為之美，達萬物自然之理，是故聖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無為之謂也。不教仁義小成，有為多言之事，以百姓為草狗，隨聖人之風聲自然偃化，天下治也。

天地不仁，

《通玄經·自然篇》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微其內，不以事貴，不須禮而莊，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五行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

不相受，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以萬物為芻狗；

《通玄經》曰：天地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

聖人不仁，

《通玄經》曰：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以百姓為芻狗。

《通玄經》曰：百姓聽上如草從風，其於化也若風之靡草。

天地之間，

《南華經》曰：地籟則衆竅是也。夫籟者，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也。咸其自取，萬物怒號者，其誰使耶？

其猶橐籥乎？

《南華經》曰：人籟則比竹是已。風唯無作，作則萬物鳴號，動而為聲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猶吹人籟比竹管籥之聲乎。

虛而不屈，

《通玄經》曰：上聖法天虛靜無為，治天地之道也。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是謂天地也。

動而愈出。

《沖虛經》曰：唐之治天下，遊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唐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謠言乎？童兒曰：古詩也。

多言數窮，

《通玄經》曰：後世民知書而道衰，知數而德衰，任數者勞而無功，書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偽，不知於道。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沖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書數者。

不如守中。

《通玄經》曰：為教之本在去小成。體道者，佚而不窮，神化無為，天下相應微矣，此所謂天地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後世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大道無為，天地不言之教矣。

谷神章第六

此章《南華經》言：大道無形，有情鬼神帝，生天生地。天得一氣，清虛主其運也，地得一氣，安寧處其用也。故天地谷神不死，是謂陰陽玄牝造化之神。玄牝，陰陽之門戶，是運天地之根。天則綿綿若存，地則用之不勤。道，天地之根也。

谷神不死，

《沖虛經》曰：天地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四時爾，谷神不死。

是謂玄牝。

《沖虛經》曰：大道常生常化，無物不生，無物不化，陰陽爾，是謂玄牝。玄牝之門，

《沖虛經》曰：大道陰陽，疑獨其道不可窮玄牝之門。

是謂天地根。

《沖虛經》曰：天地四時，往復其際不可終，是謂天地根。

綿綿若存，

《沖虛經》曰：綿綿若存。《通玄經》曰：大道至神，綿綿若存，故能天運。《南華經》曰：天其運也。

用之不勤。

《沖虛經》曰：用之不勤。《南華經》曰：地處用也。《通玄經》曰：用之不勤，故能地埽。

天長地久章第七

此章《南華經·則陽篇》言：大道者，氣之大者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天地無私也，故能長久。是以古之聖人將欲禪位，為帝者奉天至公無私，覆載也。天下長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耶？故成其私。

天長地久。

《南華經》曰：天無私覆，無不覆也。地無私載，無不載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通玄經》曰：大道者，氣之大者也。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天地無私也，故能長久。以其不自生，

《南華經》曰：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長焉。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故能長生。

《通玄經》曰：天地無私去也，無私就也，故能長久。

是以聖人

《沖虛經》曰：唐召於舜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南華經》曰：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後其時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先以後為主，聖人法道之退者，所以自後也，後以自安。

而身先，

《通玄經》曰：退則故能先，此天地之所成也，以退取先矣。

外其身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聖人法道之小者，所以自卑也，卑以自衛。

而身存。

《通玄經》曰：小則故能大，此天道之所成也，以亡取存。

非以其無私耶？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與天地相保，公正無私。

故能成其私。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無私德也，其無私德，其無私福。

上善若水章第八

此章《通玄經·道原篇》言：夫水之為道也，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與天地共同，是謂至德。水柔近於道，夫上古聖人法天善道，若水之上善。

上善若水，

《通玄經》曰：天下莫柔弱於水。水善利萬物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上天為雨露，萬物不得生。

又不爭，

《通玄經》曰：水流不爭，疾去而不遲。

處衆人之所惡，

《通玄經》曰：澤及蚊虻而不求報。

故幾於道。

《通玄經》曰：水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水柔近於道。

居善地，

《通玄經》曰：水之為道也，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生。

心善淵，

《通玄經》曰：水廣不可極，深不可測。

與善仁，

《通玄經》曰：水則富贍天下而不既德。

言善信，

《通玄經》曰：夫水有餘補不足，任天下取與。

政善治，

《通玄經》曰：夫水息耗減益，過於不訛。

事善能，

《通玄經》曰：夫水利貫金石，強勝天下。

動善時。

《通玄經》曰：夫水稟受萬物而無先後。

夫唯不爭，

《通玄經》曰：夫水所以能成天地至德者，以其綽約潤達也。

故無尤矣。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百事不得不成，長極無窮，遠淪無涯，大苞羣生，施百姓而無費。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一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二

古裏寇才質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公侯而志驕，用心奢廣，不可長久，驕奢亡國也。《南華經》曰：古聖毀志之勃。富貴驕奢二者，勃志也。不動胸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持而盈之，

《南華經》曰：盈則溢矣，不可自滿也。

不如其已。

《通玄經·微明篇》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銳之，

《南華經》曰：銳則挫矣，不可自驕也。

不可長保。

《通玄經》曰：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沖虛經》曰：揣利害，不如其已。

金玉滿堂，

《通玄經》曰：古者聖王處大滿而不

溢，故能長久。末世滿溢者亡。莫之能守。

《通玄經》曰：處大不溢，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末世不能守之，失天下也。

富貴而驕，

《通玄經》曰：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末世富貴驕奢者亡。

自遺其咎。

《通玄經》曰：富貴不以明自鑑而能無為，非而不亡者寡矣。

功成名遂，

《通玄經》曰：天地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日中則移，月滿則虧，而況於人乎。

身退，天之道。

《通玄經》曰：主驕則恣，恣則極物，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道然也。

載營魄章第十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夫虛靜柔弱平易無為純粹素朴此六者，道之形體也。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慮息心焉。休

則虛靜無為而天下治，無不為也。是故太古神人真人至人聖人道人德人，體之以虛靜柔弱平易無為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神聖。至真之人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

載營魄抱一，

《通玄經》曰：太古神人體道虛靜，曰虛無者，道之舍也。虛者，中無載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君，通於一而萬事畢。《南華經》曰：神人者，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之謂神人。

能無離乎？

《南華經》曰：古之人內直善道無為，其一者與天為徒。今之人外曲禮敬有為，不一者與人為徒。

專氣致柔，

《通玄經》曰：太古聖人體道守柔弱曰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積柔成剛，積弱成強，不積而成，未之有也。《南華經》曰：聖治者，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

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能如嬰兒乎？

《南華經》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無為守其內而不為其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有為為其外而不守其內。

滌除玄覽，

《通玄經》曰：太古至人體道守平易，曰平者，心無累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平易者，道之素也。平易恬淡，此天地之平也。《南華經》曰：至人者用心若鐘，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此之謂至人。

能無疵乎？

《南華經》曰：古之人無為治其內，而不有為治其外。今之人有為治其外，而不無為治其內。

愛民治國，

《通玄經》曰：太古道人體道守無為，曰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

天下王。清靜者，道之鑒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私好不害於公道邪？欲不傷於正德，故常虛而無為，見素抱樸，不與物雜，謂之曰無為。能無為乎？

《通玄經》曰：古之人味道不舍也，今之人舍道不味也。釋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者困。

天門開闔，

《通玄經》曰：太古真人體道守純粹，曰純粹者，道之幹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靜而與陰同閉，動而與陽同開，能至於無淫樂，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此真人遊純粹之道也。《南華經》曰：古者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純粹而不雜，此養神之道也。純粹之道，唯神是守，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

純素謂之真人。能無雌乎？

《通玄經》曰：今上觀真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恥，澆薄不淳。

明白四達，

《通玄經》曰：太古德人體道守素樸，曰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智，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矐子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南華經》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怵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能無知乎？

《通玄經》曰：上古之人明白入素，

無為復樸，大正不險，故民易道，至忠復樸，民無偽匿。今後世之人以聰明為治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生之畜之，

《通玄經》曰：此六守者，先王所以無為守天下，故能為。大道生畜無為之君，是謂玄德。

生而不有，

《南華經》曰：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

《南華經》曰：為而不恃。

長而不宰，

《南華經》曰：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

《通玄經》曰：太古聖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不發號令，移風易俗，其惟心行神化無為也。孰知不言之教，不道之道，芒乎大哉？後世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無為之道也。

三十幅章第十一

此章《南華經·馬蹄篇》言：吾意古之善治天

下者，規矩不然。古者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人民淳樸無工巧焉。後世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而陶匠善治埴木，生其巧偽，此亦後世治天下者，教土木之工，巧偽之過也。古者白玉不毀，孰為珪璋。純樸不殘，孰為犧樽。故殘樸以為器，後世工匠巧作之過也。《洞靈經》曰：古者至治之代，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治國之宗也。後世衰末之代，輿服文巧則流俗炎慕，人不忠潔而恥樸貴華矣。夫恥樸貴華之謂浮浮者，亂國之梯也。故後世五帝創作車室三器，恥樸貴華矣。

三十輻共一轂，

《通玄經》曰：上古為國之道工無淫巧，其車素而不雕，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

《通玄經》曰：後世工為奇巧，車輿極於雕琢，歷歲不成，無益於用，有益於費。

埴埴以為器，

《通玄經》曰：古者為國之道工無淫巧，其器素而不飾。

當其無，有器之用；

《通玄經》曰：後世工為奇巧，器用遂於刻鏤，歷歲不成，無益於費。

鑿戶牖以為室，

《南華經》曰：古者巢居穴處，謂之有巢氏，晝食橡栗，暮栖木上。

當其無，有室之用。

《通玄經》曰：後世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洞靈經》曰：時事不襲奪之以土功，是謂大凶。《沖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土木者。

故有之以為利，

《通玄經》曰：今器有形者，逐事也。逐事者，成器也。故有功以為利，利器喪道也。

無之以為用。

《通玄經》曰：古道無形者，作始也。作始者，樸也。故無名以為用，用樸不器也。

五色章第十二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末世人也孰能得無為哉。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夫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於形也，傷身損性，亦愚癡哉。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顛；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取捨亂心，使性飛揚。羽旄之容，色之末也；鐘鼓之音，樂之末也；口徹為甘，味之末也。此五末者，皆生民損命之大害也。此戒末世王者好聲色禽荒失天下也。

五色令人目盲，

《通玄經·九守篇》曰：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南華經》曰：目觀錦繡彩艷之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五音令人耳聾，

《通玄經》曰：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南華經》曰：耳管鐘鼓管籥

之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五味令人口爽，

《通玄經》曰：三日五味亂口，使口生瘡。《南華經》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五味濁口，使口厲爽。口兼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通玄經》曰：四曰取捨亂心，使性飛揚。馳騁田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衰世之主剝胎焚郊，覆巢毀卵，焚林而畋，竭澤而魚，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沖虛經》曰：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生，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如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通玄經》曰：末世求貨者爭難而為，寶珠玉貴而天下爭。衰世之主

鑿山石，挈金玉，剔虬蜃，消銅鐵，萬物不滋。

是以聖人

《沖虛經》曰：今天下之人皆迷於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通玄經》曰：為正之本，在去聲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不顧後患者，邪氣也。

為腹

《通玄經》曰：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悅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口鼻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不為目，

《通玄經》曰：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鼻香五臭，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

故去彼取此。

《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

起。得於此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寵辱章第十三

此章《南華經》言：古聖去志之勃。名利榮顯二者，勃志也。不動胸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也。唐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寄託天下也。舜以天下讓，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況乎戰國亂世之君，爭名競利，亡身滅國者，榮貴患身也。可以讓王寄託天下，尊生貴身，故能長久。

寵辱若驚，

《沖虛經》曰：名者，實也。身者，實也。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而已。有名則尊榮，名亡則卑辱。尊榮則逸樂，順性者也，卑辱則憂苦，犯性者也。

貴大患若身。

《沖虛經》曰：夫守名而累身，將恤危亡之不殺，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何謂寵辱若驚？

《南華經》曰：榮辱立，然後睹所病，敢不慎乎。

寵為上，

《通玄經·道原篇》曰：富貴有名。

有名者，尊寵也，高賢為上矣。

辱為下，

《通玄經》曰：貧賤無名。無名者，

卑辱也，卑賤任下矣。

得之若驚，

《通玄經》曰：利為福始，利與害同門。

失之若驚，

《通玄經》曰：福為禍先，禍與福同

鄰。

是謂寵辱若驚。

《南華經》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

榮辱之境。

何謂貴大患若身？

《通玄經》曰：今之春秋以為大患

者，利害禍福不可不察也。

吾所以有大患者，

《通玄經》曰：志有所欲，忘其所患。

為吾有身，

《通玄經》曰：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患。

及吾無身，

《通玄經》曰：不求名則無患，不求

利則無害。

吾有何患。

《通玄經》曰：身以全為本，富貴其

寄也。

故貴以身為天下，

《通玄經·上仁篇》曰：古之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名傷身，雖貧賤不以

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

之所由來遠矣，而輕失之，豈不惑於

名利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

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

若可寄天下；

《南華經》曰：大王亶父居邠，狄人

攻之，事之以皮帛犬馬珠玉，皆不

受，狄人之所求土地也。大王亶父

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

居矣，為吾臣與為人臣奚為異？且

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

生矣。

愛以身為天下，

《南華經》曰：古之能尊生者，雖富

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

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故貴以

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

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若可託天下。

《南華經》曰：越人三世殺其君，王

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而越國無君，

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

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王

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

君乎，獨不可以捨我乎？王子搜非

惡為君，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

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所

欲得為君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此章《沖虛經·天瑞篇》言：昔者聖人因陰陽虛無之道，以統天地之有形。夫有形天地者，生於陰陽無形之道，則天地有形從道陰陽無形而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故太易者神之始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天地氣形質具而相離，故曰混沌。混沌者，言天地相混沌而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大道。道無形埒，謂之自然。若能太古造化，天地之始，陰陽混沌，是謂太極。大道之綱紀為八十一章之首焉。

視之不見名曰夷，

《沖虛經》曰：太初者，氣之始也，視之不見。《通玄經》曰：太初有名，視之不見其色，是謂虛無之氣。實出於虛，無色而使天地色焉。

聽之不聞名曰希，

《沖虛經》曰：太易者，神之始也，又曰太極，聽之不聞。《通玄經》曰：太極有名，聽之不聞其聲，是謂陰陽至神。有生於無，無聲而使天地聲焉。

搏之不得名曰微。

《沖虛經》曰：太始者，精之始也，搏之不得。《通玄經》曰：太始有名，搏之不得其形，是謂微妙之狀。形生於微，無形而使天地形焉。

此三者，不可致詰，

《通玄經》曰：大道陰陽，靜而無體無色無聲，所以論道不可言也。道無問，問無應。《南華經》曰：道無問，問無應，不可言也。心困焉不能知，口闕焉不能議。

故混而為一。

《沖虛經》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言天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混沌。《通玄經》曰：天地未形，混而為一。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南華經》曰：夫道無形，在太極之先而道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道不為深。

繩繩不可名，

《通玄經》曰：道至大者無形狀，樸至大者無度量。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

《通玄經》曰：道者，陰陽和氣，所謂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南華經》曰：無有之道，視無狀貌，杳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色，聽之而不聞聲，搏之而不得形，是謂恍惚虛無之道。《通玄經》曰：天道恍惚無際，遠不可止，近無所終，是謂大道之經。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南華經》曰：太清之道，其始無首，其終無尾，無始終也。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南華經》曰：冉求問於孔子曰：未有天地，可知古始之道邪？仲尼曰：可，古道猶今天地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能知古始，

《沖虛經》曰：昔者聖人因陰陽虛無之道，以統天地之有形。天地者，生於陰陽虛無之道。

是謂道紀。

《沖虛經》曰：則天地有形從道陰陽無形而生，故有太易，有太極，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是謂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此章《通玄經·守弱篇》言：古者三皇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虛則正，其盈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則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狹，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武力勇毅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此七者，先王所以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故弊不新成。上古聖人善治天下者，無為之道七守謙也。

古之善為士者，

《通玄經·上仁篇》曰：古之善為天下者，

微妙玄通，

《通玄經》曰：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而無為也，玄通大治而無不為也。

深不可識。

《通玄經》曰：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容。

夫唯不可識，

《通玄經》曰：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

故強為容：

《通玄經》曰：故為天下容。曰：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為天下容。

豫若冬涉川，

《通玄經》曰：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不敢行者，退不敢先，守退讓也。

猶若畏四鄰，

《通玄經》曰：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四傷者，守柔弱不敢矜。

儼若容，

《通玄經》曰：儼兮其若容者，謙欽敬也。謙欽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

渙若冰將釋，

《通玄經》曰：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

敦兮其若樸，

《通玄經》曰：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自虧缺不敢全也。

曠兮其若谷，

《通玄經》曰：曠兮其若谷者，不敢勝盈也。不敢勝盈者，見不足不敢自賢也。

混兮其若濁。

《通玄經》曰：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不敢明清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通玄經》曰：濁以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通玄經》曰：沖以虛之徐盈。

保此道者

《通玄經》曰：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成全，見不足故能賢，處濁辱故新鮮，服此道者不欲盈。

不欲盈。

《通玄經》曰：古者三皇有誠之器名

曰侑卮，其虛則正，其盈則覆。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通玄經》曰：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道無為而無不為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此章《南華經》言：古士不導引而壽，無不空心養神也，無不有道守靜也，此天地之道，聖人無為之德也。故曰：夫恬淡寂寞，虛靜無為，比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聖人休慮息心，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年壽長矣。故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此養神之道也。夫道無為，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彭祖得之於道，上自有虞，下至五霸，凡八百歲矣。太上老君得之於道，五百餘歲，莫知其所終。古聖守靜，延命千歲也。

致虛極，

《通玄經·道原篇》曰：古聖賢治身而賤治人，幾於道矣，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

守靜篤。

《通玄經》曰：守靜篤無為者，守靜也。《沖虛經》曰：莫若虛，莫若靜。

虛靜者，得其居也。

萬物並作，

《通玄經》曰：萬物並作，春生夏長也。

吾以觀其復。

《通玄經》曰：吾以觀其復，秋收冬藏也。

夫物芸芸，

《南華經》曰：春氣發而百草生，萬物芸芸動也。

各復歸其根。

《南華經》曰：正得秋而萬寶成名，復歸其根靜也。

歸根曰靜，

《通玄經》曰：草木之有根，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南華經》曰：草木之倒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病，然靜

可以補病，皆滅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

靜曰復命。

《南華經》曰：今已為物也，欲復歸其根，不以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通玄經》曰：太古真人呼吸陰

陽，而群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

復命曰常，

《通玄經》曰：至伏羲神農軒轅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順而不一。

知常曰明。

《通玄經》曰：五帝唐虞之世，竅領天地，綱紀四時，調和陰陽，于是萬民莫不悚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亂。三王夏殷之世，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

不知常，

《通玄經》曰：施及周室，淳散樸離，道以為文學之偽險，德以為禮樂之行，智巧萌生，祖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天下澆漓。

妄作，凶。

《通玄經》曰：五霸戰國，諸侯背叛，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舉兵為難，攻城濫殺，使陣死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

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也。

知常容，

《通玄經》曰：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

容乃公，

《通玄經》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則捨公就私，背道而任欲，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

公乃王，

《南華經》曰：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

王乃天，

《通玄經》曰：清虛者，天之明也。

天乃道，

《通玄經》曰：清靜者，道之鑒也。《洞靈經》曰：虛者，道之體。靜者，

道之地。

道乃久，

《通玄經》曰：虛靜之道，天長地久。歿身不殆。

《通玄經》曰：養命之本在於虛靜。

《南華經》曰：大無為治於天下，小

無為養於身命。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二

①體道守無為：「道」字原脫，據清刊本加。

②世世稱之曰：「曰」後疑脫「伯樂善治馬」五字。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三

古襄寇才質集

太上章第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後世之道曰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為法。法能殺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夫三王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古道淳樸而無盜心哉。教不可苛，去苛自治。不知一人無為之本，而救之以刑政之末，無以異於鑿渠以止水，抱薪以救火，名之曰益多，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太上，下知有之，

《通玄經·自然篇》曰：太上神化，昔者三皇養化，無制令而民從。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刑措而不用，治之本也。朝廷蕪而無爭訟之迹，田野辟而無兵革之偽，故太上，下知

有之。

其次，親之譽之；

《通玄經》曰：其次五帝有制令也，使不得為非而無賞罰。

其次，畏之侮之。

《通玄經》曰：其次三王主刑賞，平刑而罰暴，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

信不足，

《通玄經》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

有不信。

《洞靈經》曰：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

由其貴言。

《通玄經》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古聖人為能知權，言之必信，期於必當。

功成事遂，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內以修身，

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

百姓謂我自然。

《通玄經》曰：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賢聖之化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大道至德之世，赫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淳樸有忠孝也。及至三王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大道廢而有仁義，六親不和也，然後五霸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刑，智慧出而大偽，國家昏亂也，而民乃始踈跂好智，爭歸巧利，不可禁止也。此亦三王仁義小成，巧智教民生賊詐之過也。三王刑政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仁義，三王之遽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非久常之道也。

大道廢，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為仁，相愛而不知以為義。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故五帝道散而為人德。有仁義；

《通玄經》曰：三王德溢而為仁義，

仁義立而道德廢矣。《南華經》曰：三王之治天下，名曰仁義有為，治之而亂莫甚焉。仁義舉賢則民相賊，不足以厚民，子有殺父也。

智慧出，

《通玄經》曰：五霸道狹，後任禮智。任智者中心亂為，智者則生姦，姦俗，亡國之風也。

有大偽；

《南華經》曰：五霸禮樂徧行，則七國戰兵，天下亂矣。禮樂任智則民相盜，不足以厚民，臣有殺君也。

六親不和，

《南華經》曰：六親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

有孝慈；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孝子不諛其親，子之盛德也，事親則慈孝。

國家昏亂，

《南華經》曰：廷無忠臣，國家昏亂，諸侯之憂也。

有忠臣。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忠臣不諂其君，臣之盛德也，事君則忠貞。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後世之民知書而道衰，知數而德衰，知契券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小巧害正，小能害道，小辯壞治，苛慘傷德。古者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樸，民無偽匿。其作文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治亂之本，智詐萌生，盜賊多有，上多欲則下多詐。以書智生患，以書知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事而民自治。

絕聖棄智，

《南華經》曰：而且悅聖邪？是相助於民藝也。悅智邪？是相於民疵也。故曰絕聖棄智，天下大治。

民利百倍；

《通玄經》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巧偽不知於道，民偽亂矣。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

《南華經》曰：而且悅仁邪？是亂於民德也。悅義邪？是悖於民理也。民復孝慈；

《南華經》曰：攘棄仁義，民反孝慈，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人含其德，則天下僻矣。

絕巧棄利，

《南華經》曰：而且悅禮邪？是相助於民技也。悅樂邪？是相助於民淫也。悅聰邪？是民淫於聲也。悅明邪？是民淫於色也。

盜賊無有。

《南華經》曰：仁義禮樂，舉賢任智，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正晝為盜，日中穴壁，故曰絕巧棄利，大盜乃止。

此三者

《南華經》曰：民智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

不足則偽，智不足則詐，詐偽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責上好巧智也。以為文不足，

《南華經》曰：尚文華，滅質博，學溺於心智，民始惑亂於華誕。無以反其質性，不足以厚民。

故今有所屬。

《通玄經》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人生學，還自賊。各以所好，還自為傷。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捨聖智，廢仁義，外賢能，滅事故，禁姦偽，則賢不肖齊於道矣。

見素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清靜之治者，質真而素樸，虛靜而無為，見素抱樸，不與物雜。

抱樸，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樸，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美。

少私

《南華經》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

寡欲。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漠然無為而民自化，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立太學而教之，此其治之技能也。得道則學，失道而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此其學也。失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者困，以聰明為治者勞心而不明，以巧智為治者苦心而無巧。上多學則下多事，上煩擾則下多亂，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者也，難矣。

絕學無憂。

《通玄經·道原篇》曰：書學者，人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詐偽，不

知於道，故絕學無憂。《南華經》曰：絕學捐書，無憂患矣。

唯之與阿，

《南華經》老子問南榮趯曰：子自楚來乎？《南華經》曰：唯智以之言問乎狂屈，狂屈曰：唉。

相去幾何？

《通玄經》曰：末世九流為學者，握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猶持方柄而內圓鑿，欲得宜適，難矣。

善之與惡，

《通玄經》曰：古之為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

相去何若？

《南華經》曰：古者必先道德，智謀不用，必歸其天，無為而治，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人之所畏，

《通玄經·上仁篇》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

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不可不畏。

《通玄經》曰：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洪之民自攻其後而歸神農氏，故曰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通玄經》曰：末世無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為讎，不可得也，荒兮其未央哉。

衆人熙熙，

《洞靈經》曰：末世人主之用人也，貴耳聞之聰，目見之明，口可道之言，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者，政敗矣。

如享太牢，

《通玄經·積誠篇》曰：脩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學而不厭，所以持身也。

如登春臺。

《洞靈經》曰：末世人君之用人也，貴耳聞之聰，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明，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口可道之

言，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

我獨怕兮

《洞靈經》曰：古者聖王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聰，目不見之明，口不可道之辯，而百姓無為暢然自理矣。

其未兆，

《南華經》曰：學者學其所不學也，至於道矣。

如嬰兒之未孩。

《通玄經》曰：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不言之用者，變乎大哉。

乘乘兮若無所歸。

《通玄經》曰：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事不知所乘，動不知所止，謂之道。

衆人皆有餘，

《通玄經》曰：衆人之學役役，聽而不聰，視而不明，言而不信，行而不治，為而不成。

而我獨若遺。

《通玄經》曰：聖人之道愚芑，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言而信，不行而治，不為而成。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通玄經》曰：下士衆人之學古者，聖人所不為也。

俗人昭昭，

《洞靈經》曰：末世以耳目聰明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人皆攘奮以賣譽。

我獨若昏；

《洞靈經》曰：古之以心慮無為取人者，官少而政清，人皆靜正而勤德。

俗人察察，

《洞靈經》曰：末世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可言之材，吏攘奮以賣譽，則刑之而不畏。嗚呼，人主豈知之哉。

我獨悶悶。

《洞靈經》曰：古者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言之材，吏靜正而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嗚呼，人主豈知之哉。

忽若晦，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心若死灰，晦晦昧昧，無心所謀，乃無為也。

寂兮似無所止。

《通玄經》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惟隨

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

衆人皆有以，

《南華經》老聃曰：人皆取先，堅則毀矣；人皆求福，銳則挫矣。

我獨頑似鄙。

《南華經》老聃曰：我獨取後，受天下之垢；我獨曲全，苟免於咎。

我獨異於人，

《南華經》老聃曰：人皆取實，己獨取虛，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無為而笑巧。

而貴求食於母。

《南華經》曰：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此章《南華經·至樂篇》言：夫道無形而生天地之有形也，芒乎芴乎而無出有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察其道始生而本無生，而本無氣，而本無形。雜乎芒芴虛無之間，虛變而有神，神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是

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故曰窈冥無形，中有精焉，其精甚真，中有四時之信，乃道真精之信也。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舒卷兮，與陰陽俯仰兮。

道之爲物，惟恍惟惚。

《通玄經》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恍恍惚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

《通玄經》曰：惚兮恍兮，不可爲象兮。

恍兮惚，其中有物。

《通玄經》曰：恍兮惚兮，其用不詘兮。

窈兮冥，其中有精，

《通玄經》曰：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

其精甚真，

《通玄經》曰：必得陰陽和氣之精，天地萬物方能生成。

其中有信。

《通玄經》曰：夫道無形，其中有信。

《南華經》曰：夫道有情有信，是相與爲春夏秋冬四時行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通玄經》曰：四時爲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

以閱衆甫。

《通玄經》曰：道者立而生萬物，故萬物之總，皆閱道之一孔；萬事之根，皆出道之一門。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陰陽四時，生成萬物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此章《南華經·天地篇》言：古之畜天下者，一人無欲而天下足，一君無爲而天下化，一主淵靜而百姓定，通於一，萬事畢。是以古之聖人枉曲弊己之能，抱守一君之無爲治天下之法，萬物自化，少則得治，不自矜伐於多能也。

曲則全，

《通玄經》曰：屈者所以求伸也，屈寸以伸尺，君子爲之。

枉則直，

《通玄經》曰：枉者所以求直也，小枉而大直，君子爲之。

窪則盈，

《通玄經》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於江海窪下，以成其廣。服此道者，不欲盈也。

弊則新，

《通玄經》曰：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少則得，

《通玄經》曰：凡古之人事欲少也。所謂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事少者約所守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

多則惑。

《通玄經》曰：凡今之人能欲多也。所謂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措廢置，曲得其宜。能多者，無不治也，所求多者，所得少而不知失，故無道以理之法，雖多足以亂。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古者君通於一則萬事

畢，古能知一則天下無一不知，後世不能知一則天下無一則知。

抱一為天下式。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執一無為，君執一則治，無一則亂。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治，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一之成道也。所守甚約，所治甚廣。

不自見，故明；

《通玄經·自然篇》曰：不自見，故明。

不自是，故彰；

《通玄經》曰：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

《通玄經》曰：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通玄經》曰：不自矜，故長。

夫唯不爭，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無為不爭，故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南華經》曰：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通玄經》曰：古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無為也。智者不以得為事，仁者不以位為惠，可謂無為一矣。

誠全而歸之。

《南華經》曰：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諸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譬猶飄風驟雨不可長久。是以古之聖人執柔弱，不敢飄風暴雨，故能長久。象天無怒，從道為善，天下長久也。

希言自然。

《通玄經》曰：善怒者必多怨，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聖理。

飄風不終朝，

《通玄經》曰：江海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

驟雨不終日。

《沖虛經》曰：夫江海大溢也，不過三日。飄風驟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孰謂此者？天地。

《通玄經》曰：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

天地尚不能久，

《通玄經》曰：飄風暴雨不終日，尚不能久而滅，而況於人乎？

而況於人乎？

《沖虛經》曰：不妄喜怒，賞罰不阿。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去德之累，

喜怒也不動胸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故從事於道，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法天為善，弗為凶怒而成其德，故能長久。

道者同於道，

《南華經》曰：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德者同於德，

《南華經》曰：是下與上同德，下與

上同德則不臣。

失者同於失。

《洞靈經》曰：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己善乎哉？《通玄經》曰：喜怒節則怨不犯也，怒出於不怒，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通玄經》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近，近之則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物而不藏，勝物而不傷。

同於德者，德亦得之；

《通玄經》曰：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積石成山，積水成河，積德成王。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沖虛經》曰：然喜怒豈妄發哉，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也。

信不足，

《洞靈經》曰：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

有不信。

《洞靈經》曰：夫人不相信，由政不平，主不勤明也。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大道以多跛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故此楊朱墨翟師曠離朱，工倕曾史，巧辯聲色，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師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綵，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且夫屬其仁義，雖通如曾史，屬其五聲，雖通如師曠，屬其五色，雖通如離朱；屬其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聰明於道善於德也。吾所謂善者，善道無爲而已矣。且夫失性有五聲色真味，取捨此五事者，皆生民喪命之大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跛聲色，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於道也。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巧辯聲色之惑，而以燻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跛者不立，

《南華經》曰：駢拇枝指旁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出乎性哉，而侈

於德。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跨者不行。

《南華經》曰：附贅懸疣，多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駢之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自見者不明，

《南華經》曰：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自是者不彰，

《南華經》曰：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自伐者無功，

《南華經》曰：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自矜者不長。

《南華經》曰：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

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其於道也曰，

《南華經》曰：故此楊朱墨翟曾史師曠離朱工倕，皆多駢小成聰明聲色巧辯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餘食

《南華經》曰：彼古正道而正性者，不失其性命自然之情，故合於道者，不為多駢而枝，於德者不為旁歧，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合自然之正也。今小成聲色，斷續人之性者也。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聲色之憂悲也。贅行。

《南華經》曰：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古者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藏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藏其德則天下不僻矣。

物或惡之，

《南華經》曰：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小德而以燭亂天下

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故有道者不處。

《南華經》老聃曰：余愧乎道德不行，故不取於小成楊墨之邪說也。是以莊子上不敢為仁義小成之操，而下不敢為楊墨淫僻之行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三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四

古襄寇才質集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此章《沖虛經·天瑞篇》言：道無形埒變而為一氣，一氣九變而成混沌，混沌者，天地形變之始也。故有物混成，陰陽開闢，先天地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道生天地也。

有物混成，

《通玄經·道原篇》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之謂也。

先天地生。

《南華經》曰：夫道無形，生天生地，先天地生者也。

寂兮寥兮，

《通玄經》曰：惟道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

獨立而不改，

《通玄經》曰：陰陽道者，獨自一立而生萬物，自古及今，未嘗變易。

周行而不殆，

《通玄經》曰：天運地帶，四時為紀

綱。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可以為天下母。

《南華經》曰：道之所在，無乎不可。《通玄經》曰：以天為父，以地為母，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吾不知其名，

《通玄經》曰：吾強為之名，字之曰道。

字之曰道，

《洞靈經》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道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形類，布置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

強為之名曰大。

《通玄經·精誠篇》曰：道本無聲，聖人強為之名，以一大為稱。大曰逝，

《南華經》曰：夫道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逝曰遠，遠曰返。

《沖虛經》曰：夫道遠自太古，返至

今日，年數故不可紀，天長地久，不可窮也。

故道大，

《通玄經》曰：大道陰陽者，氣之大者也。位居天外，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包裹天地而無表裏，空洞覆載，周無所核。

天大，

《通玄經》曰：天之有象者，形之大者也。

地大，

《通玄經》曰：地之有形者，形之大者也。

王亦大。

《南華經》曰：莫大於帝王，帝王之德配天地。

域中有四大，

《南華經》曰：又何知天地之足以窮四大之域。

而王居其一焉。

《通玄經》曰：天明日明，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

王法地，

《南華經》曰：莫富於地，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地法天，

《南華經》曰：莫神於天。《通玄經》曰：地承天，萬物形。

天法道，

《通玄經》曰：夫道至神，斡旋天運。《南華經》曰：夫道無形，覆載天地而不為巧。

道法自然。

《通玄經》曰：道者，自然之妙也。《南華經》曰：夫道無形，自本自根，自然之本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公侯而志驕，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為而自輕，躁而多欲，輕躁失本，亡天下也。

重為輕根，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無為而化者，持重而不輕也。持重以制輕，天下皆寧。

靜為躁君。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清靜之德者，閑靜而不躁也。處靜以持躁，天下皆安。君，根本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

《南華經》曰：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所以治國，賢人未嘗過而問勞佚焉。

不離輜重。

《南華經》曰：君子為政，豈敢輕乎。

雖有榮觀，

《通玄經》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

燕處超然。

《通玄經》曰：君子之道，靜則下不擾，下不擾則民不亂。

奈何萬乘之主，

《通玄經》曰：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

而以身輕天下。

《通玄經》曰：萬乘之勢自輕則功名不成。

輕則失臣，

《通玄經》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

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者也。若為而自輕，則失君本。

躁則失君。

《通玄經》曰：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躁而多欲，縱欲失本。

善行章第二十七

此章《南華經》言：帝王之德配天地之無為，此乘天地之道，馳萬物之自治而用人群無為之道也。道德之本在於上立要，在於一人無為而天下治。常為五善無為之要，以救人物，天下皆善，是謂要妙。五善，救民也。

善行無轍跡，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無為，教不下堂而化行四海，不行而自治，行而無跡也。

善言無瑕謫，

《通玄經》曰：後世待言而使命，其於為治難矣。古者不言之命，古聖人所以為師，無一言而大動天下，其惟心行無為也，不言而自往，事而無

傳。

善計不用籌筭，

《通玄經》曰：王通於一而萬事畢，聖人無為無智慮也，不謀而自當，不慮而自得。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通玄經》曰：古者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刑措而不用，不令而自禁。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不施法令，風俗移易，其唯心行道也，不行而自制。《南華經》曰：古者約束不以繩索。後世待繩約而固者，是寢其德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無為，明照天下，執道之要，秉要以救眾。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通玄經》曰：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故人無棄人。《洞靈經》曰：救弊貴於省事。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通玄經》曰：萬物之變不可救也，乘其要而歸之，故物無棄物。《洞靈經》曰：救弊貴於一令。是謂襲明。

《通玄經》曰：道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積微成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

《通玄經》曰：人主者，民之師。

不善人，善人之資。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善用道者，乘人所資以立功，以其所不能託其所能，所治甚衆，所居甚要，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不祥。

不貴其師，

《通玄經》曰：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捨而為非者寡矣。

不愛其資。

《南華經》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也。

雖知大迷，

《通玄經》曰：古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末世雖知小

學，大迷於道。

是謂要妙。

《通玄經》曰：治衆之本在於一要，天下安寧，要在一人。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道惡乎隱而有真偽，皆因後世五帝道隱於小成，以偽其道而不真矣。古者大道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仁義禮樂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則民素樸。素樸而民性淳質而自治矣。及至後世五帝整躓懸贅為仁，踉蹌駢拇為義，而天下始疑惑於書學小成之偽矣。澶漫淫聲為樂，摘僻邪偽為禮，而天下始分離為律曆聲色之器矣。是故後世五帝大道樸散，造書利器為書器也。

知其雄，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雄，造五聲也。《通玄經·下德篇》曰：雷霆之聲可以鍾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聲可聞者，可得調也，調五音矣。

守其雌，為天下谿。

《南華經》曰：古者五聲不亂，孰為

六律？守其雌，為天下谿。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無為，為天下之谿，其德不離。是以至人不見可欲，心與神處，靜而體德，動而理通。

知其白，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白，造五色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別五色矣。

守其黑，為天下式。

《南華經》曰：古者五色不亂，孰為文彩？守其黑，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修自然之道，漠然無為而天下和。

知其榮，

《南華經》曰：五帝知其榮，造律曆也。《通玄經》曰：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量曆數矣。

守其辱，為天下谷。

《南華經》曰：古者白玉不毀，孰為珪璋？守其辱，為天下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無為，為天下谷，其德乃足。不分爭而財足，聖人淳樸而散，淡然無欲而民自樸。

樸散則為器，

《通玄經》曰：及至五帝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南華經》曰：古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情性不離，安用禮樂？後世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五帝之過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

《南華經》曰：狝韋氏得之於道，以挈天地無為；伏犧氏得之於道，以襲氣母之道；神農氏得之於道，以火德王；黃帝得之於道，以登景雲

之天下。

故大制不割。

《南華經》曰：是以一人之斷制天下，譬之猶一覘夫唐虞，知賢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夫唯割也，外乎賢者知之矣。

將欲章第二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天子諸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下，無長久得在時，不在爭，不在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夫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神化廟戰之權。夫好兵者未嘗不敗，爭戰者未嘗不失，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七國兵爭亡天下也。

將欲取天下，

《通玄經》曰：國不欲貪竟得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仁義，則得。而為之兵爭，

《通玄經》曰：夫欲名是有而為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

吾見其不得已。

《通玄經》曰：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以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若無德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吾見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

《洞靈經》曰：天下之神器也，帝王之重位也。

不可為也。

《通玄經》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

為者敗之，

《通玄經》曰：夫好名者未嘗不中，善游者溺，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曰為者敗之也。

執者失之。

《通玄經》曰：夫爭利者未嘗不窮，善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執者失之。

故物

《通玄經》曰：禍福同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或行或隨，

《沖虛經》曰：或長或短。

或煦或吹，

《沖虛經》曰：或美或醜。

或強或羸，

《沖虛經》曰：或怡或厲。

或載或隳。

《沖虛經》曰：或是或非。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得在時不在爭，治在

道不在聖。土凝下不爭高，故安而不

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是

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去甚，

《通玄經》曰：為強之本在於守弱，

是以聖人守柔弗強，故能成其王，天

下長久。

去奢，

《通玄經》曰：節用之本在於去奢，

是以聖人去奢侈也，不敢驕奢，故能

長久。

去泰。

《通玄經》曰：去驕之本在於虛無，

是以聖人去驕泰也，不敢驕溢，故能長久。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此章《通玄經》言：七國人臣舉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於前。兵革之所起，天下大亂，好勇危亡之道也。兵者，凶器。戰者，危事。鳴鐸以身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武勇因強梁死，辯士因智能亡。人有橫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好兵危亡之道也。今七國亂臣好兵鬪戰，天下大亂也。

以道佐人主者，

《通玄經》曰：古者人臣理國家，治

境內，行道德，布德施惠，此為上也。

不以兵強天下，

《通玄經》曰：古者姦邪不生，安樂

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榮，

勇者無所措其威，不用兵強天下。

其事好還。

《通玄經》曰：戰國用兵而自容，邪

人諂而陰謀，遽而驕主而用其^①，亂

人以成其事。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通玄經》曰：七國舉兵為難，路無緩步，田無立苗，荆棘生焉。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通玄經·微明篇》曰：起師十萬，日

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

《通玄經》曰：甲兵之利，不足以恃

強。

不敢以取強。

《通玄經》曰：古者勇於不敢則活。

果而勿矜，

《通玄經》曰：古者守柔弱不敢以自

強，故能矜。

果而勿伐，

《通玄經》曰：勇於一能，未可廣應

於治也。

果而勿驕，

《通玄經》曰：古之勇者不以力為

暴，可謂一於道矣。

果而不得已，

《通玄經》曰：敵來加己，不得已而

用。

是果而勿強。

《通玄經》曰：古兵守柔弱者，生之徒也，天下活矣。

物壯則老，

《沖虛經》孔子謂子路曰：由能勇而不能怯。《通玄經》曰：武勇以強梁死，辯士因智能亡。

是謂不道，

《通玄經》曰：人有橫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兵強不道，不道早已。

不道早已。

《南華經》曰：不恬不愉非道也，非德也，不道早已。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太子惺患之，請莊子說止王之好。莊子見王曰：臣有三劍，唯王所用。王曰：願聞三劍。莊子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也。天子之劍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劍四封之內無不賓服矣；庶人之劍一旦命絕，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謂大王薄之。王乃茫然自失，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

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所處也。論兵有六凶，終非吉事，不可常用也。

夫佳兵者，

《通玄經》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祥之器。

《通玄經》曰：好用兵器，逆之至也。物或惡之，

《通玄經》曰：兵殘天下，萬民騷動，殺戮無罪，民之所讎，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

《通玄經》曰：君子務道德，不重用兵也。

君子居則貴左，

《洞靈經》曰：陽德居左。

用兵則貴右。

《洞靈經》曰：陰刑居右。

兵者不祥之器，

《通玄經》曰：故兵者，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通玄經》曰：兵者，非君子之器，非君子之寶也。

不得已而用之，

《通玄經》曰：用兵有五，二曰應兵，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應兵勝，此天道之所成也。

恬淡爲上。

《通玄經》曰：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恬養智，恬愉無矜而得乎和。

勝而不美，

《通玄經·上仁篇》曰：兵殺傷人，勝而不美。兵莫毒於憍乎心，鎡鋸爲下。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通玄經》曰：戰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相交，是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

《通玄經》曰：春秋舉兵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不可得志於天下。

《通玄經》曰：故爲他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

吉事尚左，

《南華經》曰：夫道有左。左，陽也。凶事尚右。

《南華經》曰：夫道有右。右，陰也。

偏將軍處左，

《南華經》疏云：左陽主生。

上將軍處右。

《南華經》疏云：右陰主殺。

言以喪禮處之。

《通玄經·上仁篇》曰：以喪禮處之。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通玄經》曰：戰敗以悲哀泣之。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行道德者，天祐之，地助之，鬼神輔之，四夷歸之，景星見，祥雲布，黃龍下，甘露降，醴泉出，嘉穀秀，芝草生，連理枝，鳳凰集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海不波湧，河不滿溢，日月星辰不失其度，風雨時順，五穀豐登。此古行道神明感應嘉祥十瑞也。

道常無名，

《通玄經·道原篇》曰：古道無名者，無言也。無言者，作始也。作始者，始作結繩之樸也。

樸雖小，

《通玄經》曰：古人之道，心欲小也，

志欲大也。心欲小者，禁微欲也；

志大者，無不治也。所持甚小，所任

甚大，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小足以治。

天下不敢臣。

《南華經》曰：古者大道至德之世，

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素樸而民性

得自治矣。

侯王若能守，

《南華經》曰：古者帝王以無為為

常。

萬物將自賓。

《南華經》曰：無為而無不為，萬物

自化。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通玄經》曰：陰陽和合，甘雨時降。

民莫之令而自均。

《通玄經》曰：不言之令，古聖人所

以為師。雖無一言，天下萬民化。

始制有名，

《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有名者，有

言也。有言者，遂事也。遂事者，成

書學之器也。

名亦既有。

《通玄經》曰：今人之道智欲圓，行

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智圓者無不

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

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所見大者，

所知小而不知失，故無道以理之法，

雖大足以亂。

夫亦將知止，

《南華經》曰：知止乎？其所不知

至，知止矣。

知止所以不殆。

《南華經》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

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譬道之在天下，

《通玄經》曰：故道之在天下，譬猶

江海不為也。

猶川谷之與江海。

《通玄經》曰：江海不為，能取百川，

不求故能得。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四

①此處疑有脫誤。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五

古襄寇才質集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聖人，毀志之勃。貴富顯嚴名利此六者，勃志也。不動胸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是以古之聖人有知人之智自知之明，有勝人之力自勝之強，有知足之富強行之志。有斯六德也，生有德業不失其所之久，死有而名不亡永傳之壽。故名六德，久壽也，知人者智。

知人者智，

《通玄經》曰：知賢之謂智，智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無亂政。

自知者明。

《通玄經》曰：愛賢之謂仁，敬賢之謂禮。

勝人者有力，

《通玄經·下德篇》曰：勝人者有力，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自勝者強。

《通玄經》曰：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

知足者富。

《通玄經》曰：足用之本在於省儉，不須財而富。

強行者有志。

《通玄經》曰：古者不以賤為危，不醜窮，無人非。

不失其所者久。

《通玄經》曰：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死而不亡者壽。

《通玄經》曰：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名聲傳於後世，何往而不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帝王之德，配天地之富貴，此古聖人乘天地之富貴，馳養萬物而用人羣愛養之道也。經不為大，萬物歸之，故能成其天下之大，遵道養民也。

大道汎兮，

《南華經》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其可左右。

《通玄經》曰：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

萬物恃之

《南華經》曰：夫道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以生而不辭，

《通玄經》曰：夫道者，萬物恃之以生，莫知其德。

功成不名有。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莫知其德。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常無欲，可名於小；

《南華經》曰：刻彫萬物衆形而道不為巧作，不為而自成。

萬物歸之不爲主，可名於大。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化成而不宰。《洞靈經》曰：道者不爲謀府，不爲事官，其功至妙，不爲功主。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以道汎愛，愛下故能成其大。

終不爲大，

《通玄經》曰：古之善爲君者，法於江海。江海愛下，終不爲大，百川歸之，故能成其大。

故能成其大。

《南華經》曰：夫道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上古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爭競之心，此大道之世，至德之隆也。執道安泰，天下太平也。

執大象，

《通玄經》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聖人之道也。古者三皇得道之

統立於中央，無爲爲之而合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

天下往。往而不害，

《通玄經》曰：古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下和平，治之本也。

安平泰。

《南華經》曰：古者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本也。

樂與餌，

《南華經》曰：甘其食，樂其俗。

過客止。

《南華經》曰：安其居。《通玄經》

曰：古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無由相過。

道之出口，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辯言，言而非道也。古道不言而治。

淡乎其無味。

《通玄經》曰：夫道者淡然無欲，漠然無爲，淡兮無味，不慮而得。

視之不足見，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明見，見而非也。任目而明視者，勞心而不

明。待目而照見，其於爲治，難矣。視知其明謂之失道，古者不視而見。聽之不足聞，

《通玄經》曰：夫道不可以聰聞，聞而非也。以耳聽治，苦心而無功。

待耳而聰聽，其於爲治，難矣。聽知所聞謂之失道，古者不聽而聰。

用之不可既。

《通玄經》文子問曰：王者得其百姓歡心，爲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乎其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此章《南華真經·胠篋篇》言：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賊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知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故掎擊緘膝肩鑄之聖智，縱捨斗斛權衡之盜賊，而天下始治矣。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斗斛權衡之器生盜竊也。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南華經》曰：後世雖重聖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竊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南華經》曰：後世聖人生智而大盜起，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而智已^②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事。後世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以竊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南華經》曰：後世聖人若智不死，大盜不止，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是謂微明。

《通玄經·微明篇》曰：道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先敬小微，然後大明。

柔弱勝剛強。

《通玄經》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

以柔，可以剛。柔而能剛，弱而能強，始於柔弱，成於剛強，積柔成剛，積弱成強。

魚不可脫於淵，

《南華經》曰：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苦之，故禽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若泉乾涸，魚相處於陸地，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能救涸，不如相忘於江湖。魚相造乎水，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故曰魚不可脫於淵。

國之利器，

《南華經》曰：後世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之聖智生盜竊也。若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珠玉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賊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後世聖人利器教民之過也。聖人不厭樸，不如相忘於道術。人相造乎道，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不可以示人。

《南華經》曰：絕聖棄智，大盜乃止^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①；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此章《南華經》言：夫一道無為，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是故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無為於道焉。無為為之之謂大，無為言之之謂德，大德而已矣。古者無為自化，天下大治也。

道常無為，

《通玄經》曰：無為者，道之常也。

而無不為。

《通玄經》曰：大道無為，萬物自生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

《南華經》曰：君子臨蒞天下，莫若無為也。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萬物將自化。

《南華經》鴻蒙謂雲將曰：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

化而欲作，

《通玄經》曰：民欲作動者，信令殊也。不誠心於道，令勤於上，不應於下。

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以道鎮之，在上無為，民化如神。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南華經》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不欲以靜，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無為也。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王。

天下將自正。

《通玄經》曰：上反清靜，物將自正。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此章《南華經·智北遊篇》言：上古聖人行不言之教，無為而天下治，故三皇道不可致，五帝德不可至，三王仁可為也，商周義可虧也，五霸禮相偽也，七國兵相亂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失禮而後兵。夫禮者，五常之末，道之華，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通玄經·上德篇》曰：高莫高於天也，天道無為尊高，聖人法之，天下定矣。天道，上德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通玄經》曰：下莫下於地也，人道有為卑下，君子體之，天下亂矣。人道，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通玄經·上仁篇》曰：上古三皇上德無為者，天下歸之。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通玄經》曰：後世五帝下德有為者，四海歸之。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通玄經》曰：三皇上仁者，海內歸之。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通玄經》曰：商周上義者，一國歸

之。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通玄經》曰：五霸上禮者，一鄉歸之。

則攘臂而仍之。

《通玄經》曰：七國無此道德仁義禮五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則攘臂而仍之，天下大亂。

故失道而後德，

《南華經》曰：五帝失道而後用德，德不可至也。

失德而後仁，

《南華經》曰：三王失德而後用仁，仁可為者也。

失仁而後義，

《南華經》曰：商周失仁而後用義，義可虧也。

失義而後禮。

《南華經》曰：五霸失義而後用禮，禮相偽也。

夫禮者，

《通玄經》曰：末世為禮者，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淺行之

則薄得福。夫禮者，實之文也。《南華經》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夫禮者，道之華也。

忠信之薄，

《通玄經》曰：末世修仁義則正一國，修禮樂則正一鄉，德薄者小。

而亂之首。

《通玄經》曰：五霸用禮為兵，主為亂首。《南華經》曰：夫禮者，而亂之首也。

前識者，

《通玄經》曰：古之為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則厚得福，盡行之天下服。

道之華，

《通玄經》曰：古者修道德則正天下，德厚者大也。

而愚之始。

《通玄經》曰：五帝用德道先稱，古雖愚而德有餘。《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其行徐徐，其覺于于。

是以大丈夫，

《通玄經》曰：是以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息，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則內修其本，不外飾其末，道德無為也。

處其厚不處其薄，

《通玄經·上仁篇》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生亂，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仁者必以人道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人事取與論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徧，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驕奢。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人情而附，故薄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

《通玄經》文子問師曰：後世仁義禮何以用兵刑，為薄於道德？老子曰：古者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道德淳厚，不用兵刑也。後世德性失，然後用仁義，仁義澆薄，用兵刑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

《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太古聖人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所以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也，言善運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力也。後世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而失天下也。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古者聖人天下數譽而不益善，至譽無譽，得至道之要也。體天無譽，天下長久也。

昔之得一者：

《沖虛經》曰：道無形埒，一氣九變，復變而為一。一者，天地人物形變之始也。

天得一以清，

《南華經》曰：天無為以之清。

地得一以寧，

《南華經》曰：地無為以之寧。

神得一以靈，

《南華經》曰：夫恬淡寂寞、虛靜無為者，此養神之道也，則憂患不能入，

邪氣不能襲，年壽長矣。昔廣成子得之於道，千二百歲而形容未嘗衰。

谷得一以盈，

《通玄經》曰：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河海之源淵，流而不歇。

萬物得一以生，

《南華經》曰：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洞靈經》曰：古者侯王不貴其儀，不采其譽，可謂有識者也。

其致之，

《南華經》曰：致一則不二。

天無以清將恐裂，

《通玄經》曰：天二氣則成虹，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地無以寧將恐發，

《通玄經》曰：地二氣則洩藏，陰不能常。

神無以靈將恐歇，

《通玄經》曰：人二氣則生病，形勞而不休則歇，神用而不已則滅，神傷

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斃矣。

《南華經》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神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竭則滅矣。

谷無以盈將恐竭，

《通玄經》曰：溝池澇則溢，旱則枯，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通玄經》曰：物之生也，草木英華；物之死也，草木枯槁。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通玄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若高危滿溢，不能長久。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通玄經·符言篇》曰：人有三怨，不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通玄經·道原篇》曰：聖人自謂孤寡不穀，歸其本根。

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通玄經》曰：志弱而事強，託小以包大，聖人法道之損者，所以自賤也。損則大，天下長久，此天道之所成也。

故致數譽無譽，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天下數譽而不加善惡，識所以貴哉，至譽無譽矣。

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通玄經·符言篇》曰：古者無為尸名，不為謀府，不為事任，不為智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名，動於不得。己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故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此章《南華經》言：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

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陰陽交通成和，而萬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盈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夫天地寒暑，乃道陰陽之動用，生化萬物之有無也。

反者道之動，

《通玄經》曰：陰氣勝變為陽，反者道之動也。

弱者道之用。

《通玄經》曰：陽氣勝變為陰，弱者道之用也。

天下之物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有無相生，萬物化也。《沖虛經》曰：萬物生化，出入化機，常生常化。

生於有，

《通玄經》曰：萬物動而與陽同波，萬物生也。《沖虛經》曰：萬物有生，皆出於機而常生也。萬物生者，不得不生。終者，生之必生者也。

有生於無。

《通玄經》曰：萬物靜而與陰同德，

萬物化也。《沖虛經》曰：萬物有化，皆入機而常化也。萬物化者，不得不化。生者，化之必終者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五

- ① 經不為大：「經」疑為「終」。
- ② 聖人而智已死：「而智」二字疑衍。
- ③ 大盜乃止：原本作「大盜乃至」，據清刊本改。
- ④ 小盜不起：「盜」原作「道」，據清刊本改。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六

古襄寇才質集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皆因周學，言隱於文華，故有儒墨之是非，儒墨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周世天下儒墨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術學亂於天下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乎隱於儒學諸子。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諱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夷齊、屈原之所好也。有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孔子、孟軻之所好也。有語大功，立大名，理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兼功并者，伊尹、周公之所好也。有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閑暇者，巢父、許由之所好也。若夫古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閑，無不忘，心清靜也，無不有，道無為也，淡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無為之道，聖人清靜之德，天下大治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通玄經》曰：上古法天無為，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清靜無為是謂天道也。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通玄經》曰：中世尚賢形教，尚賢者，疑惑之原也。中世守德而不懷道，道滅而德興。

下士聞道，大笑之，

《通玄經》曰：下世任臣才學，任臣者，危亡之道也。下世繩繩，唯恐失學。《南華經·秋水篇》言：北海若謂河伯曰：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於學，以笑道無為之少，不似爾河伯自多於水，以笑北海之少乎？夫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井之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夏之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學之教也。今爾出於涇河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何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

江海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方存乎見少，又奚敢以自多。計四海之大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豈足為大乎？計中國之多在海內也，不似稊米之在太倉，豈為多乎？計人物之多在九州也，不似毫毛之在馬體，豈足多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大小各有限矣。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豈不自失乎。

不笑不足以為道。

《南華經》辯士公孫龍問於魏公子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窮衆口之辯，以笑莊子之言，茫然異之。公子牟隱几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坎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

大與，夫子奚不來入觀之？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告蛙吾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於是坎井聞之適適然自驚，規規然自失。觀於莊子極妙之言，爾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坎井之蛙與？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真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往矣。公孫龍口呿而不能合，舌舉而不能下，乃逸而走。建言有之：

《南華經》盜跖謂孔子曰：且吾聞之古者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兵殺之心，此至德之隆，天下太平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唐虞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已來，皆亂人之徒也，豈足貴尚哉？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澆薄不淳，失其古樸，天下為亂矣。

明道若昧，

《南華經》曰：古之士內直道善無為者，與天為徒。今之士外曲禮敬有為者，與人為徒。

進道若退，

《南華經》曰：古之士無為治其內，而不有為治其外。今之士有為治其外，而不無為治其內。

夷道若類，

《南華經》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無為守其內而不為其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有為守其外而不守其內。

上德若谷，

《通玄經》曰：古之士味道不捨也，今之士捨道不味也。釋道而任學者危，棄德而用才者困。

大白若辱，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大白若辱，明白太素，無為復樸。今下世之士，以聰明為治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廣德若不足，

《南華經》曰：上古之士盛德若不足。

《通玄經》曰：上士廣德若不足也。今士不達真道者，雖智統天地，明辯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無益於天下。夫察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治亂之本。

建德若偷，

《通玄經》曰：上古無為者，即無事累。無累之人，即天下為形影相隨無為矣。下世之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學有所志，則大道有所忘。

質直若渝，

《通玄經》曰：今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羞恥不治也。

大方無隅，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道至大者無規矩。後世以仁義禮樂為規矩，而知規矩之所用者能治人。上用規矩者，下亦有規矩之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治矣。

大器晚成，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德至大者無器用，大正不險，故民易導。後世小辯害道，小能喪德。夫通於一學，察於一能，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教治也。

大音希聲，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道至大者無音聲，至終復樸，民無為匿。後世小善破治，小技喪樸。夫辯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教也。

大象無形，

《通玄經》曰：上古之士，樸至大者無形狀，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智故，無好憎，是謂大通。

道隱無名。

《南華經》曰：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狝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其孰能不僻學？唯古至智厚德至人，乃能游道於世而不僻學，順人無為而不失己性，彼教不學於智，承意

於道，不彼於學。《通玄經》曰：幽隱玄默，無為而治，不知所為而功自成者，聖人之道也。

夫唯道，

《通玄經》曰：所謂古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治其內不治其外，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逍遙無為也。天下自化，此真人之遊純粹素道。

善貸且成。

《南華經》老聃謂陽子居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為也，化貸萬物而民弗恃，不有顯名使物自喜，立乎不側而遊於道，無有者也。古者至人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不貸者，無出也，不推於物矣。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此章《通玄經》言：夫道者，原產有始，始於柔弱，成於剛強。欲剛者必以弱守之，積弱成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太古聖人以道鎮之而損冲氣，守柔弗強，以功名自化，故能成

其王。《南華經》曰：古聖毀志之勃，嚴惡二者，勃志也，不動胸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不為^③，故作是章戒王稟道謙和也。

道生一，

《通玄經·九守篇》曰：天地未形，窈窕冥渾而為一，寂然澄清者，道也。道生一，天也，清微為天。

一生二，

《通玄經》曰：一生二，地也，重濁為地。

二生三，

《通玄經》曰：二生三，人也，精氣為人。

三生萬物。

《通玄經》曰：三生萬物，粗氣為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通玄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是以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英。

冲氣以為和。

《通玄經》曰：冲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胎卵生於中央。《南華經》曰：萬物以形相生，九竅者胎生，八

竅者卵生。《冲虛經》曰：冲和氣者為人。

人之所惡，

《通玄經》曰：小人情性，皆好強而惡弱，好剛而惡柔，而不知失。

唯孤寡不穀，

《通玄經·道原篇》曰：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守謙損也。

而王公以為稱。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日損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謙，功德不衰，天道然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

《通玄經·符篇》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益。

益之而損。

《通玄經》曰：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

益。

人之所教，

《南華經》曰：儒曲禮：敬者所教，

謙損也。

我亦教之。

《通玄經》曰：柔弱生之徒也，柔弱為上。

強梁者，不得其死，

《通玄經》曰：末世而志強梁之氣，故不能久，強梁者死。

吾將以為教父。

《通玄經》曰：剛強者，死之徒也，剛強為下。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此章《南華經·天道篇》言：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純粹素樸者，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萬物之本也。明此無為以南面，陶唐為君也；明此無為以北面，虞舜為臣也。聖王以此無為處於君上，帝王天子之德也；老聃以此無為處於臣下，玄聖素王之道也。逸士以此虛靜退居而閑遊江海，山林之士服；士人以此恬淡進為而撫世，則功名名顯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故老聖言：吾是以得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無為有益也。

天下之至柔，

《通玄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馳騁天下之至堅。

《南華經》曰：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夫水之洑也，無為而才自然矣。

無有入於無間，

《通玄經》曰：無有入於無間。《南華經》曰：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出，無本入無竅。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吾是以知

《南華經》曰：老聃無為處於臣下，玄聖素王之道也。

無為之有益。

《通玄經·自然篇》曰：天地之道，無為而備，不求而得，吾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

不言之教，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行不言之

教，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故有不言之教，無為而心成者也。大道不稱，大辯不言。

無為之益，

《南華經》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無為為之謂天，無為言之謂德。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天下希及之。

《通玄經》曰：有益之本在之無益，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玄聖不為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不仁之人而貪富貴名利之惠，反以害其身。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之，許為相，莊周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為乎？子亟去，無汗我。有國者羈，終身不仕，自快無為之道焉。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不受，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

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於名利，豈不悲哉。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名利喪身也。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作是章焉。

名與身孰親？

《南華經》曰：伯夷、叔齊、鮑焦、介子推，此四子者，重名輕死。

身與貨孰多？

《南華經》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糜。此四子之賢是好名利者也，而身不免乎戮。

得與亡孰病？

《南華經》曰：此其伯夷、叔齊、比干、子胥之屬，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是故甚愛必大費，

《通玄經》曰：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格，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武勇因強梁死，辯士因能亡。多藏必厚亡。

《南華經》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剝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桂漆有用，割剝亡身，而不知櫟樹無用之用得終天年。知足不辱，

《南華經》曾子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養志者忘名，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

知止不殆，

《沖虛經》曰：不貪貨，何羨利？不貪貴，何羨名？此之謂順民。《南華經》曰：名利二者，勃志也。不動胸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可以長久。

《通玄經》曰：璧瑗之器，磻磳之功也；鏃鄒斷利，砥礪之力也。狡兔死而獵犬烹，高禽盡而良弓藏，敵國滅而謀臣亡。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惟君。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

也，天德而已矣。是以太古聖人大巧若拙，大辯若訥，體道清靜無爲，爲天下之正，教其用無窮，故能長久，故作是章焉。

大成若缺，

《通玄經》曰：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道至大者無規矩。其用不弊。

《通玄經》曰：清靜者，道之鑒也；清虛者，天之明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大盈若沖，

《通玄經》曰：天正不中鈎，地直不中繩，德至大者無鈎繩。其用不窮。

《通玄經》曰：無為者，道之常也。無為為之之謂天，天德而已矣。

大直若屈，

《南華經》曰：古者天下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

《南華經》曰：古者天下有常然之德，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大巧

若拙。

大辯若訥。

《南華經》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言，

大辯若訥。

躁勝寒，

《通玄經》曰：陽氣勝變為陰，故巧

不可盈。

靜勝熱，

《通玄經》曰：陰氣勝變為陽，故辯

不可極。

清靜天下正。

《通玄經》曰：古聖無為者，守靜也，

守靜能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此章《通玄經·上義篇》言：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時有危亡，平亂為民除害也，以危為寧矣。赤帝為大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顛頊誅之。今七國無道，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則制之以兵革，戎馬生於郊，天下大亂也。

天下有道，

《通玄經·精誠篇》曰：夫古之召遠

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暗行於道者，能有之也。

却走馬以糞。

《通玄經·精誠篇》曰：却走馬以糞，

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

沉。

天下無道，

《通玄經》曰：春秋天下無道，則亂

為兵主。

戎馬生於郊。

《洞靈經》曰：今春秋人主有道者

寡，無道者衆，不可捨本事末，以為

戰也。

罪莫大於可欲，

《通玄經》曰：罪莫大於無道。爭小

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兵，故忿兵敗，此

天之道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通玄經》曰：禍莫大於無德。利人

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兵，故貪兵死，

此天之道也。

咎莫大於欲得。

《通玄經》曰：咎莫大於無德。恃其

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兵，故驕兵滅，此天之道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通玄經》曰：古者養生知足，即罪

不累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人君教不出戶，以知天下之治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脩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於官長，天下治也。後世令出彌遠，天下煩亂，知治彌少者，不脩本身也。是以古之聖人無為，脩本身正，不令而行，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天下自治也。

不出戶，知天下，

《通玄經·精誠篇》曰：古者教不出

戶以知天下治者，此言精誠無為發

於內也。《南華經》曰：古之人無為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不窺牖，見天道。

《通玄經》曰：不窺於牖以見天道，

此言神氣清靜動於天也。

其出彌遠，

《通玄經·九守篇》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者，此言精神有為，不可使外淫也。《南華經》曰：今之人有為治其外，而不治其內。

其知彌少。

《通玄經》曰：精誠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其知彌少。《南華經》曰：今之人有為守其外，而不為其內。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不令之本，在於正身。不行而知，

《通玄經》曰：古聖人脩本，身不令而禁，不施而仁，不行而知。不見而名，

《通玄經》曰：古聖人脩本，身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見而名。

不為而成。

《通玄經》曰：古聖人脩本，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三皇，民結繩而無文，若此之時，天下太平則至治矣，此為道之治也。今遂至使民延頭舉踵而聽學，曰某處有賢者，羸糧而趨學，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故兵馬足跡接連乎諸侯之境，車軌轍結連乎千里之外，天下大亂。此為學之亂，則是上好學知之過也。夫好智之亂天下也，自三王以下者，尚文學是矣。捨夫種種淳樸之民，而悅夫役役勞學之佞，釋夫恬淡無為之道，而悅哼哼華誕之意，哼哼華誕之詞，末學縱橫已亂於天下矣。

為學日益，

《通玄經》曰：周世博學多文，不免於亂。今以小學為教，不得大道清明立聖，專守文法，其於為治難矣。

為道日損。

《南華經》曰：古之為道者日損。

損之又損，

《南華經》曰：損之又損之。

以至於無為。

《南華經》曰：以至於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南華經》曰：無為而無不為，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取天下而無事。省事之本，在道日損。

及其有事，

《通玄經》曰：木生蟲，還自蠹；人生事，還自賊。各以所好，反自為傷。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不足以取天下。

不足以取天下。

《通玄經》曰：位高者事不可煩，事煩難治，不足以取天下。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六

① 告蛙吾之海曰：「吾之海」應在下句「夫」字後。

② 往矣：疑作「子往矣」。

③ 不為：疑作「無不為」。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七

古裏寇才質集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後世懸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有為政刑不守道也。古者聖人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識通其道，雖無一言，天下萬民與之皆化者，求之一人，善信於道，太上神化也。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保民如赤子，天下皆歸矣。

聖人無常心，

《通玄經》曰：古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以遠四海矣。

以百姓心為心。

《通玄經》曰：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

善者吾善之，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不祥，教不下堂而匡天下，民化遷善者，求之一人之已善

也。

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通玄經》曰：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退而自責。

信者吾信之，

《通玄經》曰：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賢聖之化也。古者聖人教不下席而匡天下，民化如神者，求之一人之已信也。

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通玄經》曰：古之君人者，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退而自責。

聖人在天下，

《通玄經》曰：治民之本務在安人。

《南華經》曰：古之君人者，見一人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慄慄，為天下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見天下有害也，憂若有喪。

渾其心，

《通玄經》曰：故樂以天下，憂以天

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

《通玄經》曰：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聖人皆孩之。

《通玄經》曰：上視下如子，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視上如兄。視下如子必王天下，視上如父必正天下，視下如弟即不以難為之死亡。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此章《通玄經》言：今七國君臣出生入死，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與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骨滿野，勝敗兩亡，兵為死地，非善攝生徒也。蓋聞古之善統攝其生徒者，無甲兵之死地，可謂善矣。今七國甲兵為之死地也。

出生入死，

《洞靈經》曰：有人於兵，能生死人。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生之徒十有三，

《通玄經》曰：人有橫死，非命而亡。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夫殺之。

死之徒十有三，

《通玄經》曰：善兵者殺，各以所好，

反自為傷。殺人一萬，自損三千。

人之生，

《洞靈經》曰：人之情性，欲生而惡

死。

動之死地，

《通玄經·上仁篇》曰：兵殺傷人，故

曰死地。

亦十有三。

《沖虛經》曰：兵為死地，而戰死者

大半。

夫何故？

《通玄經·九守》曰：夫七國之民所

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何故也？皆因

兵殺之爾。

以其生生之厚。

《通玄經》曰：故者以其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

《沖虛經》曰：其齊欲攝生，亦不假

禽獸，熊羆虎豹為其幟而智於人也。

陸行不遇兕虎，

《南華經》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入軍不被甲兵。

《南華經》曰：白刃交於前，視死若

生者，烈士之勇也。

兕無所投其角，

《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禽獸

成群，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不傷人

也。

虎無所措其爪，

《南華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同與

禽獸居，是故禽獸可攀援而窺，不害

人也。

兵無所容其刃。

《通玄經》曰：古者姦邪不生，安樂

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

勇者無所措其威。

夫何故？

《通玄經》曰：夫古者強不掩弱，衆

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者，何故也？

皆因太平無兵戰矣。

以其無死地。

《通玄經》曰：古者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天下太平，以其無死地。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此章《南華經》言：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故道長乎性，德乎命。夫道德者，以天地為大爐，造化為大冶，以陰陽為炭，四時為候，陶鑄萬物者也。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金石不得不鳴，為藏道氣也。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刻彫萬物衆形而道不為巧作。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不見其形，是謂之天門。天不產，萬物育，地不長而萬物化，天地無為也，而萬物無不為也。道生萬物也。

道生之，

《通玄經》曰：夫道者，所以相生長

也。不生不長，萬物不能遂長，生之

長之，此之謂大道生萬物也。

德畜之，

《通玄經》曰：夫德者，所以相畜養

也。不畜不養，萬物不能遂成，畜之

養之，此之謂天德養萬物也。

物形之，

《通玄經》：天運四時，雨露時降，生萬物也。

勢成之。

《通玄經》曰：地厚載物，含藏應用，養萬物也。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通玄經》曰：物生者，道也。物長者，德也。道之存生，德之安形，道德者，萬物之父母也。

道之尊，德之貴，

《通玄經》曰：夫道者，民之所尊也。德者，民之所貴也。

夫莫之爵，

《通玄經》曰：天下之所尊爵者，道也。《南華經》曰：道之所在，聖人尊之，物敢不敬乎？

而常自然。

《南華經》曰：天地之道，莫之為而常自然。

故道

《通玄經》曰：天道為文，地道為理，陰陽為紀，四時為使，命之曰道。甘雨以時，五穀蕃植，萬物生成。

生之畜之，

《通玄經》曰：春生萬物。萬物春分而生，生之畜之。

長之育之，

《通玄經》曰：夏長萬物。萬物正夏而長，長之育之。

成之熟之，

《通玄經》曰：秋收萬物。萬物秋分而成，成之熟之。

養之覆之。

《通玄經》曰：冬藏萬物。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養之覆之。《南華經》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生而不有，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生物，而不有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色者，有道色色者。萬物色之所色者，彰顏色矣。而道色於萬物之色者，未嘗顯其顏色，此道無為之職也。

為而不恃，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萬物恃之以為其長物也，不見其所長而萬物成，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聲者，有道聲聲者。萬物聲之所聲者，聞音聲矣。而道聲於萬物之聲者，未嘗發其音聲，此道無為之職也。

長而不宰，

《通玄經》曰：大常之道，化成而不宰，莫知其德，此之謂神明無為之道也。《沖虛經》曰：故萬物有味者，有道味味者。萬物味之所味者，嘗滋味矣。而道味於萬物之味者，未嘗呈其滋味，此道無為之職也。是謂玄德。

《沖虛經》曰：夫道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夫道無知也，無能也，道無為也，而萬物無不知而無不能而無不為也，是謂玄德，無為之職也。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此章《南華經》言：天有六極五行，無為而治，帝王無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離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守道無為而天下治也。

天下有始，

《通玄經·自然篇》曰：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古聖人能知。所以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道為之命，無事與言，乃無為也。

以為天下母。

《通玄經·精誠篇》曰：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重，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

既得其母，

《南華經》曰：天地無為也。

以知其子，

《南華經》曰：而無不為也。

既知其子，

《南華經》：大道無為而無不為。

復守其母，

《南華經》曰：上守無為而物自化。

歿身不殆。

《通玄經》曰：無為之本務去聰明，閉四關，止五情，即與道淪，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及於真道，歿身不殆。

塞其兌，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大道無為，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直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害也。故精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動天下無為，不言而公，不慮而得。

閉其門，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大道無為，耳聰而不以聽，目明而不以視，忘而不為，智而不務，故精存於耳，即其聽聰，存於目，即其視明。動天下無為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

終身不勤。

《通玄經》曰：故閉四關，即終身無

患，四肢九竅不生欲病，是謂真人。

開其兌，

《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有為，開其兌，以口言，以心慮，巧辯矯世俗也。濟其事，

《通玄經》曰：後世小成書學，濟其事，以目視，以耳聽，聰明矯世俗也。終身不救。

《通玄經·上禮篇》曰：末世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人何則不本其心之所以欲，而禁其目之所欲，不原其耳目之所以欲，而防其樂之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塞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見小曰明，

《通玄經》曰：古聖人以道蒞天下守微妙者，見小也。見小故能致其明，是故聰明廣智，守之以愚。先王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

守柔曰強。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以道蒞天下

守柔弱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是故多聞博辯，守之以訥。先王無為守天下，故能長久也。

用其光，

《通玄經·下德篇》曰：後世用其光，是謂重傷。

復歸其明，

《通玄經》曰：後世復歸其明，重傷之人無壽類也。

無遺身殃，

《通玄經》曰：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以老，以喪其天年而已。夫飾其外傷其內，壯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是謂襲常。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智故，無好憎，大通無為，何往而不成。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此章《洞靈經》言：近古已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淫邪者多，敦方退靜者少。姦邪出言惑於忠正，遂使天下之人交相邪淫而不正矣。古者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末世天子奇異，大臣怪僻，則鬼神之神術至。神怒者，非不事神也。淫祀勝，神愈怒。民好邪徑，事鬼神也。天下淫祀，風俗妖邪，破家失業也。

使我

《沖虛經》曰：仁義益衰，民性益薄，此道不行。

介然有知，

《通玄經》曰：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悅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知慕之。

行於大道，

《通玄經》曰：悅道者衆，用道者寡，慕道者多，行道者少。

唯施是畏。

《沖虛經》曰：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大道甚夷，

《通玄經》曰：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

民甚好徑。

《通玄經》曰：民甚好於邪徑，事鬼神也。淫祀勝，神愈怒。

朝甚除，

《洞靈經》曰：為治之本務在安人，若時事不襲，奪之以土功，是謂大凶。《沖虛經》曰：齊魯多機巧，有善土木者。

田甚蕪，

《洞靈經》曰：人捨本事末。古者聖王之所以治人者，先務農人，農人則樸，樸則易用，則邊境安。人農則童，童則少私愛而公法玄。《通玄經》論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帝親耕，后親織，以為天下先。是故耕者不强，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衣食饒裕，姦邪不生。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

倉甚虛，

《洞靈經》曰：農攻食，工攻器，商攻貨，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通玄經》曰：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富，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

服文綵，

《南華經》曰：末世所樂者，美服好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以教民俗，縫衣淺帶，澆薄不淳。

帶利劍，

《南華經》莊子說趙文王好劍曰：臣有三劍，惟王所用。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今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匹夫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已。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厭飲食，

《南華經》曰：末世所樂者，滋味音聲，以惑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財貨有餘，

《南華經》曰：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貪貨而取利。

是謂盜誇，

《南華經》曰：凡此七經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愛意絕體而貪，此不亦惑乎？《沖虛經》曰：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匿焉。

非道也哉。

《通玄經》曰：淳化之本在去華巧。《南華經》曰：智巧奢華，不足以定天下，非道也哉。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此章《通玄經》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家敗國，無道德之故也。若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慎守不失。若

縱欲怠情，不能慎守，其亡無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古之善建者不拔，善守者不失，故子孫祭祀不輟，善守不絕，天下長久也。

善建者不拔，

《通玄經》曰：古之善建者不拔，言建之脩德，無為無好，守謙儉也。《洞靈經》曰：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卜世三十。

善抱者不脫，

《通玄經》曰：古之王者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居高不驕，所以長守貴也。《洞靈經》曰：文王之德，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子孫祭祀不輟。

《通玄經》曰：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其於此矣。

脩之身，其德乃真；

《通玄經·微明篇》曰：士庶有道則全其身，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南華經》曰：古者五官殊職，庶人

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修之家，其德乃餘；

《通玄經》曰：古者大夫有道，不失其家，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南華經》曰：大夫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修之鄉，其德乃長；

《通玄經》曰：古者州郡有道，不失其鄉，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

修之國，其德乃豐；

《通玄經》曰：古者諸侯有道，不失其國，故曰修之國，其德乃豐。《南華經》曰：諸侯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通玄經》曰：古者天子有道，長有天下，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南華經》曰：天子自正自修，治之美也。

故以身觀身，

《南華經》曰：末世五者不修，失莫大焉。庶人不修，失其身也。

以家觀家，

《南華經》曰：大夫不修，失其家也。以鄉觀鄉，

《南華經》曰：州郡不修，失其鄉也。以國觀國，

《南華經》曰：諸侯不修，失其國也。以天下觀天下。

《南華經》曰：天子不修，失其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不失國本在乎善守，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此章《南華經·馬蹄篇》言：上古大道至德之世，其民童蒙若赤子也。其行填填，不知東西，其視顛顛，不知昏明。當是時也，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不害人也，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不傷人也。禽獸不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含德之所致矣。《沖虛經》曰：太古之時，禽獸與人同居，與人並行。五帝三王之時，禽獸始驚散亂矣。逮於末世，禽獸隱伏逃竄，以避其難。《通玄經》曰：及至末世，道衰德薄，人為賊也，禽獸蟲

蛇皆為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上古含德之厚，性比赤子，無利害之心，古樸長壽也。

含德之厚，

《通玄經》曰：古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恬愉無矜而德乎和，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沖虛經》曰：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比於赤子。

《通玄經》曰：古者至德之世，其民童蒙如三月嬰兒不知利害，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矣。《南華經》曰：衛生之經能兒子乎？終日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身槁木之枝。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人灾物害也。

毒蟲不螫，

《通玄經·精誠篇》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蟲蛇無不有其尾毒，藏其螫毒，不蜇人也，含德之所致矣。

猛獸不據，

《通玄經》曰：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

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猛獸無不有其爪牙，走獸之群可係羈而從，不害人也，含德之所致矣。攫鳥不搏。

《通玄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禽鳥無不有其爪距，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不傷人也，含德之所致矣。

骨弱筋柔而握固，

《南華經》曰：兒子終日握而手不掙，同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是至人之德矣。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南華經》曰：兒子動不知所為，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精之至也。《沖虛經》曰：嬰兒之全。

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

《南華經》曰：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噉，和之至。

知和曰常，

《通玄經·下德篇》曰：上古重生，重生輕利，無所害神，有壽歲矣，故曰知和曰常。《沖虛經》曰：上古赤子

嬰孩之性也，炁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

知常曰明，

《通玄經》曰：後世輕生重利，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曰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

《沖虛經》曰：其在童幼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通玄經》曰：益生曰祥。

心使氣曰強。

《沖虛經》曰：其在少壯也，則血氣飄溢，欲慮充焉，物所攻焉，德故衰焉。《通玄經》曰：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

《沖虛經》曰：其在老耄也，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通玄經》曰：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耗以老。

是謂不道，

《通玄經》曰：人有夭死，非命而亡，薄賤其身，病共殺之。非恬愉者無以明德，故人強非道也，非德也，而

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不道早死。不道早死。

《沖虛經》曰：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焉。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此章《南華經》言：古之道德有蔽塞在於諸子是者，九流聞其異端之風而喜悅之，以繩墨自矯，以備世之急，毀古之道德，不與先王同。夫為天下以養民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焉，害民之士者矣。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皆囿域於物，失其道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誇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不為害也。九流塞道，書學繁亂也。

知者不言，

《南華經》曰：古士無為無思無慮，始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南華經》曰：下士有為，因貴言傳

書為形名聲色，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塞其兑，

《通玄經·下德篇》曰：古士塞其兑，其言也訥，大辯若訥。

閉其門，

《通玄經》曰：古士閉其門，默聰明也，大巧若拙。

挫其銳，

《通玄經》曰：古士挫其銳，去健羨也，無兵器矣。

解其紛，

《通玄經》曰：古士解其紛，無爭亂也，天下安靜。

和其光，

《通玄經》曰：古士和其光，無怨逆也。

同其塵，

《通玄經》曰：古士同其塵，無爭怨也。

是謂玄同。

《南華經》顏回曰：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通玄經》曰：萬物玄同，無是無非。故不可得而親，

《南華經》曰：仁義之士貴際，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

不可得而疏；

《南華經》曰：禮教之士敬容，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不可得而利，

《南華經》曰：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通玄經》曰：夫怨者，逆德也。

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

不可得而害；

《南華經》曰：勇敢之士樂殺，兵革之士樂戰。《通玄經》曰：兵者，凶器也。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

不可得而貴，

《南華經》曰：不以貴為安，不恃勢而尊。不榮通，無天怨。

不可得而賤，

《通玄經》曰：不須財而富，不以賤為危。不醜窮，無人非。

故為天下貴。

《南華經》曰：古者毀志之勃。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不動胸中則正，正則虛靜無為，而無不為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七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八

古襄寇才質集

以政治國章第五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春秋五霸，智詐萌生，盜賊滋章，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夫水濁者魚噉，政苛者民亂。上多禁則下多撓，上多求則下交爭，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五霸兵刑生賊亂也。

以政治國，

《通玄經·上禮篇》曰：以政治國，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謂以火應火，以水應水，同莫足以相治，名之曰益多。

以奇用兵，

《通玄經》曰：以奇用兵，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何往而不勝。以無事取天下。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取天下而無事也。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

《通玄經》曰：事繁難治，法苛難行。

天下多忌諱，

《洞靈經》曰：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天下膠戾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忻交通矣。

而民彌貧；

《通玄經》曰：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主者，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故群生遂長，萬物蕃植，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今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多利器，

《通玄經》曰：堅甲利刃，不足以恃強。

國家滋昏；

《通玄經》：人君好勇，使民鬥爭，國家多難，其下必有劫殺之亂矣。

人多技巧，

《通玄經》曰：人多智能，奇物滋起。

奇物滋起；

《南華經》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失焉。且以巧鬥力者太至，則多奇功；刻核太至，下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法令滋章，

《通玄經》曰：治國有理，不在文辯。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盜賊多有。

《通玄經》曰：智詐萌生，盜賊滋章。

故聖人云：

《通玄經》曰：法能殺不孝，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末世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古道淳樸而無盜心哉。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

我無為而民自化，

《通玄經·道原篇》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故上無為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民自富，

《通玄經》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故

上無事而民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

《通玄經》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故

上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樸。

《通玄經》曰：我無欲而民自樸，故

上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此章《南華經·駢拇篇》言：自三王已下者，天下何其仁義規矩鉤繩鬻然，雕琢於人之正性也。且夫三王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刻削其正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淫其正德也。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古者天下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繩索之固，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是其政於辯察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勞而無功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奚足以濟世哉？三王政察民弊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通玄經·上禮篇》曰：鄴水之深十

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

非不厚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焉。

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

廕庇故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通玄經》曰：後世為政，以苛為察，

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

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則大

裂之道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禍兮福所倚，

《通玄經》曰：利與害同門，禍與福

同鄰，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

伏。

福兮禍所伏。

《通玄經》曰：三王明淺，然後任察。

任察者，下取善以事上則蔽。夫察

於刀筆之跡者，不知無為，知亂之

本。為察者則生亂，亂俗，亡國之風

也。

孰知其極？

《通玄經》曰：禍福利害，非古聖人莫之能分，故曰孰知其極。

其無正邪？

《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

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

正復為奇，

《洞靈經》曰：近古是來，天下正直

者寡。政省一則民淳樸，蒼生正，可

化不可刑也。

善復為妖。

《洞靈經》曰：近古是來，天下姦邪

者衆。政煩苛則民姦偽，當責衆人

之邪者，視己正乎哉。

民之迷，其日固久。

《通玄經》曰：後世以小成仁義為規

矩，而知鉤繩規矩之所用者能治人，

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鉤繩不能正

曲直。上用規矩者，下亦有規矩之

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治矣。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水濁者魚噉，政苛者

民亂。上多欲則下多詐，上煩擾則

下不定。不知一人無為之本，而救

之以刑政之末，無以異於鑿渠以止水，抱薪以救火，名之曰益多。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是以聖人事省而治，求寡易贍，所修者，本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四者誠修正道治矣。

方而不割，

《通玄經·道德篇》曰：古者御之以道，方而不割，則民附化。《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方者不以矩，廉而不剝，

《通玄經》曰：古者養之以德，廉而不剝，則民服也。《南華經》曰：古者常然之道，圓者不以規。

直而不肆，

《通玄經》曰：無加以力，直而不肆，則民足儉。《南華經》曰：古者有常然之道，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光而不耀。

《通玄經》曰：無示以賢，光而不耀，則民淳樸。《南華經》曰：古聖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貴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富貴而嗇儉，可謂有德者也。民儉，國久也。

治人事天，

《通玄經》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基厚則城固，民富則國豐。

莫若嗇。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以道蒞天下，嗇儉損缺者，見少也，見少故能成其廣，可以長久。

夫唯嗇，

《通玄經》曰：人君之道，儉以養生。是謂早服。

《通玄經》曰：儉則民不飢。

早服謂之重積德，

《通玄經》曰：積德成王，積石成山，積水成河。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重積德則無不克，

《通玄經》曰：善為政者積其德，積德而民可用也。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去奢守儉，故能長久。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不敢奢驕，守儉故能久。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通玄經》曰：民者，國之根也。儉者，人之本也。

是謂深根固蒂，

《通玄經》曰：人主之有民，猶木之有根。木大者，根深則蒂固。

長生久視之道。

《通玄經》曰：民，根本也。國，枝葉也。根本深壯。枝葉茂勝。

治大國章第六十

此章《南華經》言：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古者聖人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道不傷民，天下和樂，與民和樂也。

治大國，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明白於天地無為之德者，此之謂大宗大本，宗本於道，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故知天樂者，無天怨也。若烹小鮮。

《南華經》曰：聖人所以無為，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民樂。故知民樂者，無人非也。

以道蒞天下，

《南華經》曰：上古聖人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此之謂與天和者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故知天樂者，無物累也。

其鬼不神。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此之謂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民樂。故知民樂者，無鬼責也。非其鬼不神，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與天和者也。其神不傷民，

《通玄經·精誠篇》曰：太上神化，民無言。而神化有言也，則傷民。

非其神不傷民，

《通玄經》曰：無言之神化者，化載無言，不傷有神人之神性者也。

聖人亦不傷民。

《通玄經》曰：民無為而治，有為也則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之道也。

夫兩不相傷，

《通玄經》曰：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傷民也。

故德交歸焉。

《通玄經》曰：古知天樂者，聖人之心，無為以畜養天下，天下和樂也。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此章《通玄經》言：戰國天下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即氣實而志強，大者用兵侵小，小者倨傲凌上，執維堅強，作難結怨，久不為和，天下大亂。故交結國靜，罷兵不爭，天下太平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通玄經》曰：故道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柔弱則勝，仁義則得。

天下之牝。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為天下牝，故能長久。

牝常以靜勝牡，

《通玄經》曰：用兵取勝之道，以治待亂，以靜待動，以牝待牡，不可先動也。

以靜為下。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執雌牝，故能立其雄。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守靜道，拘雌節，柔弱以靜安。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通玄經》曰：以大事小，謂之變人。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通玄經》曰：以小犯大，謂之逆天。

故或下以取，

《通玄經》曰：小弱有道，不爭而得。

或下而取。

《通玄經》曰：強大有道，不戰而克。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沖虛經》曰：小國吾撫之，若賴兵權，滅亡可待。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沖虛經》曰：大國吾事之，是求安之道。

兩者各得其所欲，

《南華經》曰：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

故大者宜為下。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卑謙清淨者，見下也。見下故能致其高，矜者不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此章《南華經》言：古者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必先治內，無為清靜，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後世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之，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勞而無功，不如三皇坐行此無為之道，不勞而自治矣。進道不勞也。

道者，

《通玄經》曰：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命之曰道。

萬物之奧，

《南華經》曰：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善人之寶，

《南華經》曰：且道者，庶物得之者生，為事順之者成。《通玄經》曰：天下莫易於為善，所謂為善者，則靜而無為，適性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為善易也。

不善人之所保。

《南華經》曰：且道者，庶物失之者死，為事逆之者敗。《通玄經》曰：天下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不善者，澆蔽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

美言可以市，

《通玄經》曰：先教以道，次導以德，可以誘善。

尊行可以加人。

《通玄經》曰：簡勸不聽，即加之以

威刑。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通玄經》曰：如此嚴誠，不善何有。人無棄人，物無棄物。

故立天子，

《通玄經》曰：古之立天子者，以立天下之道，反本無為，虛靜自化。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民強掩弱眾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

置三公，

《通玄經》曰：古者一人之明不徧周海內，故置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又立諸侯以教誨之。

雖有拱壁，

《通玄經》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唐瘦癯，舜黎黑，禹胼胝，非欲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思慮不困，於是求贍而不勞者，未之有

也。

以先駟馬，

《通玄經》曰：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自賣，管仲縛束，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四體不勤。於是求贍而不勞者，未之有也。

不如坐進此道。

《通玄經》曰：古者三皇，教不下堂而化行四海，無一言而大動天下，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之已能以神化者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通玄經》曰：古者君臣上操約少之事，下效易為之功，君臣不相厭，行之久遠也。《洞靈經》曰：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欽儉守職，太平立致矣。不日求以得，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無為，能取百川歸之。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坐，天地之道，無為而備，不求而得。

有罪以免耶？

《南華經》曰：古者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則自治矣。

故為天下貴。

《南華經》曰：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此章《南華經》言：應帝王無為之治，有虞氏不及泰氏。泰氏無為，其卧徐徐，無寢夢也，其覺于于，無思慮也。其智清信而不詐也，其德甚真而不偽也，未始其道入於非人。有虞氏有為，其猶滅善仁義以要求人心為善，亦得人心詐偽，而未始仁心出於非人。古者聖人能為無為之道，無事無味不為難也。

為無為，

《通玄經》曰：為無為，事無事也。

《南華經》曰：逍遙無為也。

事無事，

《通玄經》曰：事無事，知不知也。

《南華經》曰：逍遙乎無事之業。

味無味。

《通玄經》曰：古之人味道不捨也，

今之人捨道不味也。

大小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道大以小為成。古聖人法天無為，柔弱微妙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

多少，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多以少為主，道多以少而成。古聖人法天無為，以道蒞天下，損缺其明者，見少也。見少，故能成其美。

報怨以德。

《通玄經》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患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矣。

圖難於其易，

《通玄經》曰：古者以正教化，易而必成，後世以邪教化，難而必敗。

為大於其細。

《通玄經》曰：事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言也。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通玄經》曰：人皆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難成其道矣。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通玄經》曰：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易而不難，小而不大。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行而治，不為而成，是以天心動化精誠為教者，三皇無為也。

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江海。江海無為，無不為大，百川歸之，故能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

《通玄經》曰：言而不信，施而不仁，行而不治，為而不成，是以外貌有為者，五帝三王不精誠於道也。

多易必多難。

《通玄經》曰：後世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人之上也，難矣。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事者難成易敗，言者

難立易廢，是以聖人之所留心於道，明者之所獨見於無為也。

猶難之，故終無難。

《通玄經》曰：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必敗，愚惑之所致。上無為也，下亦無為。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此章《通玄經》言：末世之人邪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偽。不聞道者無以反正，不通德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好於邪，則易易而忘其本，即好於邪。水之性欲清，沙土穢之，人之性欲正，邪言害之。知其己奸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己欲無所用，雖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以為天下笑者，未嘗非己所好也，故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萬物變為塵垢，無所用矣。故曰：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其安易持，

《通玄經》曰：智慮邪正者，禍福之門也。

其未兆易謀，

《通玄經》曰：動靜公私者，利害之

樞機也。

其脆易破，

《通玄經》曰：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

其微易散。

《通玄經》曰：積正成福，積邪成禍。為之於未有，

《通玄經》曰：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大患至，不可不慎也。後人皆知禍發救患，不知慎微使患不生。夫使患不生易，施於救患難。治之於未亂。

《通玄經》曰：道者慎小微，大禍不滋。今人不務慎微使患不生，而務禍成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為法，無方可救。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通玄經》曰：十圍之木始於把，毫末漸長，積小成大。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通玄經》曰：百仞之臺始於下，累土成山，積微成廣。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通玄經》曰：跛驚千里，跬步不休，積近成遠。

為者敗之，

《洞靈經》曰：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汙。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邪甚者，不見正道之可好。末世人夭者，非不為術也，巧術甚，人愈短。《通玄經》曰：夫好事者未嘗不窮，好邪者未嘗不失。各以所好，反自為傷，故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洞靈經》曰：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汙。夫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鬼甚者，不見神明之可好。末世神怒者，非不祀神也，淫祀勝，神愈怒。《通玄經》曰：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怨，為天下笑，未嘗非好欲也，故曰執者失之。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今天下之人邪於神鬼，孰能正之？治在道不在術，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是以聖人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無為，故無敗，

《通玄經》曰：好於淫祀，不顧後禍者，邪氣也，故曰無為故無敗。

無執，故無失。

《通玄經》曰：末世執於鬼神，不顧後患者，邪氣也，故曰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通玄經》曰：禍福之起微而不可見，小人不知禍患之門，動而陷於罪，不慎微好也。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通玄經·符言篇》曰：官敗於失政，孝衰於無終，患生於執為，病在於不慎，故慎終如始，無敗事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聖人見其終始，不可不察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其華侈，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其非禮。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

欲不欲，

《南華經》曰：古人欲者，欲其所不能欲也，至欲於道矣。

不貴難得之貨；

《通玄經》曰：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

學不學，

《南華經》曰：古之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至學於道矣。

復衆人之所過。

《通玄經》曰：古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以輔萬物之自然，

《通玄經》曰：古之聖人者，性合乎道也，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聽而聰，自然之道也。

而不敢為。

《南華經》曰：古者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八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九

古襄寇才質集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上古大道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民樸易治也。

古之善為道者，

《南華經》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非以明民，

《通玄經》曰：至忠復樸，民無偽匿。將以愚之。

《南華經》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則易治矣。

民之難治，

《南華經》曰：今周學智巧文華，不足以定天下，民難治矣。

以其智多。

《南華經》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

天下大亂矣。故桀紂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今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通玄經》曰：是故以智為治者，任一人之才難以持國。為智惠者則生姦，姦俗，亡國之風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通玄經·道原篇》曰：古者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

《南華經》曰：去小智而大智明矣。

亦楷式。

《通玄經》曰：以文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獨任其智，失則多矣。好智窮術也，以智生患。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難矣。知其治之本者，去巧智而已，無為自化。

常知楷式，

《通玄經》曰：今欲學其道，不得清明玄聖，專守文籍，必不能為治矣。

是謂玄德。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唯同乎大和持自然應者為能有治，是謂玄德。

玄德深矣遠矣，

《通玄經·自然篇》曰：上古聖人與天地相保，公正修道，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

《通玄經》曰：其與物反矣。注云：長處不智，故謂反矣。

然後乃至大順。

《南華經》曰：與天地相合，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聖人以道鎮之，退而勿有，法於江海，不為其大，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人之情性，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讓不在爭，是以古之聖人，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於人者先自弱，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德施天下，守

之以讓，先王所以守天下，故能長久，法海讓王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之王者，

《通玄經·自然篇》曰：江海窪下，百川歸之，能成其廣。

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通玄經》曰：江海因下為之，天池即淵德，魚鼈歸焉。故海不讓東流，大之至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辭讓者，見下也。見下，故能致其高，矜者不立。《南華經》曰：昔者堯舜讓而帝之，湯武爭而王之，白公爭而滅之。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通玄經·道德篇》曰：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天下必效其歡愛，莫不推讓。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通玄經》曰：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進其仁義，而無苛氣。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

《通玄經·道原篇》曰：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

處前而人不害。

《通玄經》曰：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也。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通玄經》曰：即天下樂推而不厭，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為天下貴。

以其不爭，

《通玄經·自然篇》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為下也。江海窪下不爭，百川歸之，故莫能與之爭。故道不以雄武立，在天下推己，不在於自取。不爭，故莫能與之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通玄經》曰：常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以其不爭於萬物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夫道者，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日月以之行，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禽以之飛，獸以之走，麟以之遊，鳳以之翔。以卑取尊，以亡取存，以退取先。夫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上古聖人守柔弗強，退而勿有，不敢驕奢，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可以長久，三寶廣大也。

天下皆謂我道大，

《通玄經》曰：我道無為，無所私受也。

似不肖。

《通玄經》曰：我德含愚，而容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無為，處不肖之地，故為天下王。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通玄經》曰：古者聖王聰明智惠，守之以愚，無為而天下治。

我有三寶，

《通玄經》曰：我道有三寶，以卑取

尊，以儉取廣，以退取先。

保而持之。

《通玄經》曰：夫道者，以其保之。

一曰慈，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大以小為本，卑以自衛。

二曰儉，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多以少為始，儉以自固。

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先以後為主，後以自讓。

夫慈，故能勇；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卑者，所以自下也。卑則尊，此天道之所成也。

儉，故能廣；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儉者，所以自少也。儉則廣，此天道之所成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通玄經》曰：上古聖人法道之退者，所以自後也。退則先，此天道之

所成也。

今捨其慈且勇，

《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強而惡弱，而不知失，強梁者亡。

捨其儉且廣，

《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奢而惡儉，而不知失，驕奢者亡。

捨其後且先，

《通玄經》曰：末世人性好先而惡後，而不知失，爭先者喪。

死矣。

《通玄經》曰：勇強之本，務在卑弱；廣用之本，務在儉約；爭先之本，務在謙退。三者既失，國家喪亡。

夫慈，以戰則勝，

《通玄經》曰：故道不以堅強勝，在天下自服，不在於自取，柔弱則勝。以守則固。

《通玄經》曰：末世城高池深，不足以為固。善守者，無與禦。

天將揀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

《洞靈經》曰：道德盛則鬼神助，可謂有德者也。

以慈衛之。

《通玄經》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

善為士者章第六十八

此章《南華經》言：魏武侯謂徐無鬼曰：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君兵如鶴列於麗譙門之間，陣無以徒驥於錙壇之宮，豈為偃兵？古者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不以謀勝人，不以戰勝人。今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和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為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無為之情而不撓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古之善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用賢不爭，天下太平也。

善為士者不武，

《洞靈經》曰：甲兵不足以恃強。

善戰者不怒，

《通玄經》曰：古善用兵者畜其怒，怒畜而威可立也。

善勝敵者不爭，

《通玄經》曰：善戰者無與鬪，乘時

勢，因民欲，而天下服。

善用人者為之下。

《通玄經》：古善用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夫夏后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賢人也，不以小惡妨大美。夫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

是謂不爭之德，

《通玄經》曰：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德者也。

是謂用人之力，

《通玄經》曰：愛賢之謂仁，敬賢之謂禮。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通玄經》曰：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

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兵。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兵。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兵。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兵。持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兵。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之道也。今戰國亂臣賊子用兵輕敵，掩襲不備，先僭致禍也，禍莫大於輕敵。

用兵有言：

《通玄經·上禮》曰：以奇用兵，奇逸為勞，奇飽為飢，奇靜為動，奇治為亂，奇後為先。何往而不勝？後者勝矣。

吾不敢為主

《通玄經》曰：先唱者，窮之路也。

而為客，

《通玄經》曰：後動者，建之源也。

不敢進寸

《通玄經》曰：屈者，所以求伸也。

而退尺。

《通玄經》曰：屈寸以伸尺，君子為之。

是謂行無行，

《通玄經》曰：舉兵以為人者，衆助之；以自為者，衆去之。

攘無臂，

《通玄經》曰：衆之所助，雖弱必強。

仍無敵，

《通玄經》曰：衆之所去，雖大必立。

執無兵。

《通玄經》曰：古者懷制勝利於不戰而罷兵也，諸侯賓伏，此用兵之上也。

禍莫大於輕敵，

《通玄經》曰：武勇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而知勝，不能以智不知其敗。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廣應。

輕敵則幾喪吾寶。

《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觀影而知持後，後動者未嘗失宜。故聖人曰：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後者為上。

故抗兵相加，

《通玄經》曰：聞敵國之君有暴厲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而敵相當欲

交兵接刃，後者勝矣。

哀者勝矣。

《通玄經》曰：所謂後者，聖人守靜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功大靡堅，不能與爭也。後者勝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此章《沖虛經》言：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太宰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太宰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周之人太史老聃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可謂大聖人矣。故老聖曰：吾言大道，無為之化也。

吾言

《南華真經》曰：老聃明白於天地無為簡易之德者，此之謂大宗大本大宗師也。

甚易知，

《通玄經》曰：治大國者，道不可小。

國地廣者，制不可狹。王位高者，事不可煩。治民衆者，教不可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寡難贍，大較易為之智，曲辯難為治。故無益於治，有益為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有益於費者，智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

其易行。

《通玄經》曰：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於一技，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未可廣應於治要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治，無事而化，是以天心動化無為者也。故有道以治之法，事少足以治，無道以治之法，事多足以亂。

天下

《通玄經》曰：末世天下民甚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不能知行也。

莫能知，

《通玄經》曰：末世小學蔽德不能知也。《南華經》曰：古者德固不小識，後世小識傷德，不能知也。莫能行。

《通玄經》曰：末世小善塞道，不能行也。《南華經》曰：古者道固不小行，後世小行傷道，不能行也。言有宗，

《通玄經·微明篇》曰：言有宗，事有君，至言去言。

事有君。

《通玄經·精誠篇》曰：言有宗，事有本，至為去為。

夫唯無知，

《通玄經》曰：末世小學，爭魚者濡，逐獸者趨，淺之人所爭者，末矣，夫唯無知。

是以不我知。

《通玄經》曰：末世小道，失其宗本，技能雖多，濡沫淺涸，不如寡言，害衆著倕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稀，

《沖虛經》曰：西周之人太史老聃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可謂大聖人矣。

則我者貴。

《通玄經》曰：幽隱玄默，無為而治，不知所為而功自成者，聖人也。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唯神化為貴。

是以聖人，

《南華經》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被褐懷玉。

《通玄經》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在淵而岸不枯，道在中而形自治。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此章《南華真經》言：道不欲雜，雜學士多，多則擾，擾則亂，亂則憂患斯起，憂而不能救。其書學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趣私，內外相舉，姦

者在位，賢者隱處。古之道德有蔽塞在於諸子之書是者，儒家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駁雜無治，其言也繁亂不中於用。墨家墨翟、禽滑釐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墨子稱禹道，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勞苦。名家宋鈡、尹文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以為無益於天下。法家彭蒙、田駢、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於死人之理。公孫龍縱橫辯者之徒，能以辯服人口，不能以辯服人之心，皆書學巧智教民偽端，而縱之於僻邪淫，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也。獨在巧智，失則多矣，好智窮術也，以智治國，國之賊。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學，還自亂。上多學，下多事；上多事，下煩亂。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無為自正。今諸子之書邪說姦言，為天下繁亂之蔽也。

知不知，上；

《通玄經·符言篇》曰：古士善用道者，無為自化，終無害也，故曰：知不知，上。

不知知，病。

《通玄經》曰：今士不知道者，有為自亂，福為禍也，故曰：不知知，病。夫唯病病，

《通玄經》曰：下士眾人皆知書學利利，利學為病而不知病病。

是以不病。

《南華經》曰：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有病者能言其病，慎不病乎。

聖人不病，

《南華經》曰：然其病病者，猶不病也。

以其病病，

《南華經》曰：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能除有病之病，而不病矣。

是以不病。

《通玄經》曰：惟古聖人知道病之無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此章《通玄經》言：上古聖人以道鎮靜，守柔弗強，功名自化，故能成其王。人之情性，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德在與不在來，自愛故能成其貴，愛民來王，天下皆歸也。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沖虛經》曰：而欲人尊己，不可得道也。人不尊己，何危辱及之矣。無狹其所居，

《南華經》曰：狝韋氏之圃，黃帝之囿，唐虞之宮，湯武之室，德漸下衰，漸狹其居。

無厭其所生。

《通玄經》曰：治大國者，道不可小。國地廣者，制不可狹。帝王不得人民不能成天下，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沖虛經》曰：法度在身，稽考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

是以聖人，

《沖虛經》曰：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

自知

《通玄經》曰：來民之本，務在自知。當責他人之非者，知己是乎哉。

不自見，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弗強，故能成其王。

自愛

《通玄經》曰：仁莫大於愛人，愛人則無怨刑。

不自貴。

《通玄經》曰：是以聖人自愛，故能成其貴。

故去彼取此。

《通玄經》曰：故去彼取此。天殃不起，得於此者。忘於彼，則咎去福來。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九

① 戰國：原本作「戰兵」，據清刊本改。

② 僻邪淫：疑作「放僻邪淫」。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十

古襄寇才質集

勇於敢則殺章第七十三

此章《通玄經》言：七國用兵，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肆一人之意，忘海內之患，此天倫所取也，民之所讎，天之所誅。故勇於敢則殺，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天網恢恢，而不失也。

勇於敢則殺，

《通玄經·道德篇》曰：末世戰國有利害之心，本有殺意，故勇於敢則殺。

勇於不敢則活。

《沖虛經》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古聖人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殺意也，未若聖人本無其殺意也。夫無其殺意也，未有愛利之心也，遂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不敢殺也。

若然無殺意者，無地而為君，無官以為長，是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不敢則活。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

《通玄經》曰：好勇，危亡之道，武勇以強梁死。

天之所惡，誰知其故？

《沖虛經》曰：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誰知其故？

是以聖人猶難之。

《通玄經》曰：天下莫易於為善，所謂為善者，則靜而無為，故為善易也。天下莫難於為不善，所謂不善者，篡弑矯詐，非人之性，故為不善難也。

天之道，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鬼神之道驕溢不與。

不爭而善勝，

《通玄經》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明召。種黍者不獲穀，樹惡者無報德。

不言而善應，

《通玄經》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不召而自來，

《通玄經》曰：夫天道，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不召而來，不去而往。

縶然而善謀。

《通玄經》曰：天道坦坦，去身不遠。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

天網恢恢，

《洞靈經》曰：禁網疏闊，則易避而難犯。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通玄經》曰：戰國勇敢者，殺戮無罪，民之所讎，天之所誅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此章《南華經》言：五霸驟而語刑名賞罰，安能治人。此有知治之刑具，非知治之要道，可用刑具於天下，不足以用安道於天下矣。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危為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貴，飾智而

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則觸，禽窮則啄，人窮則詐，此之謂也。故五霸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事，下多怨。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無為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清靜自正。故五霸虐刑，自執罪人而殺之也。代有司殺人，希有不傷其手矣。

民常不畏死，

《通玄經》曰：五霸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殺戮不足以禁姦。奈何以死懼之？

《通玄經》曰：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筭楚繁用者，非致遠之節也。

若使人常畏死，

《通玄經》曰：五霸法煩刑峻則民生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求多則得寡，禁多則勝少。

而為奇者，

《通玄經·下德篇》曰：末世之民飾智詐上，犯邪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則觸，禽窮則啄，人窮則詐，此之謂也。

吾得執而殺之，

《通玄經》曰：古善為政者積其德，積德而民可化。今為刑暴者則生亂，亂俗，亡國之風也。

孰敢？

《通玄經》曰：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

常有司殺者殺。

《通玄經》曰：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通玄經·上仁篇》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捨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通玄經》曰：人君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此章《南華經》言：周學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禽亂於上矣；鈎餌網罟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罾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鮮垢同異之變多，則俗亂於辯矣。自古及今，桀紂天下每大亂，罪在於好智。今周學民巧難治也，而作是章焉。

民之饑，

《通玄經》曰：民有飢色，非命夭亡，餓殍而卒。

以其上食稅之多，

《通玄經》曰：且民之為生也，一人

蹠來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以食，或時有水旱災害之患，以奉上求，即人主愍之矣。是以飢。

《通玄經》曰：末世貪夫暴君，涸魚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是以民飢。

民之難治，

《南華經》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其上之有為，

《通玄經》曰：後世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治。上多欲則下多誅，上多事則下多態。以學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難矣。故以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治之本者，去火而已。是以難治。

《通玄經》曰：上有為也，下亦有為也。書學開民偽端，而縱之放僻邪淫，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也，是以難治。人之輕死，

《通玄經》曰：民有輕死，非命而亡，樂得不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

以其求生之厚，

《通玄經》曰：末世暗主，求下不量其積，取民不裁其力，男女不得耕織之業，有旦無暮，君臣相疾，以奉上求，力勤財匱，是以輕死。

是以輕死。

《通玄經》曰：上好取而無量，即下貪財而無讓，民貧苦而紛爭生，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

《南華經》曰：古者上則重生，重生則輕利。後世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責上好貨不貴生也。

是賢於貴生。

《通玄經·九守篇》曰：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此章《通玄經》言：戰國用兵，殫天下之財，贖一人之欲，禍莫深矣。肆一人之欲，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民之所讎，天之所誅。

故兵強則滅，堅強者死之徒也，豈不滅矣。

民之生也柔弱，

《南華經》曰：人之生，和氣聚為生。其死也堅強。

《南華經》曰：人之死，氣之散也，氣散則死。

萬物草木生也柔脆，

《通玄經》曰：物之生也，草木英華。其死也枯槁。

《通玄經》曰：物之死也，草木枯朽。故堅強者，死之徒；

《通玄經·道原篇》曰：堅強者，死之徒也。

柔弱者，生之徒。

《通玄經》曰：柔弱者，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

《通玄經》曰：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守之。積柔成剛，積弱成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故兵強則滅。

木強則共。

《通玄經》曰：木強則折，革強則裂。

強大處下，

《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仰視屋樹，退而目川，樹強木則居低屋，大材則居下。

柔弱處上。

《通玄經》老子曰：樹小條則居高屋，弱材則處上，譬若積薪，小者為上。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此章《通玄經》言：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育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懼於民也，民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後世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古有道之君者，能養鰥寡孤獨，法天濟民也。

天之道，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盈而益寡。其猶張弓乎？

《通玄經》曰：弧弓為射，非絃而不能發；天之為射，無弓必中。

高者抑之，

《通玄經·守弱篇》曰：天之道，而抑高也。

下者舉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而舉下也。

有餘者損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有餘也。

不足者與之。

《通玄經》曰：天之道，補不足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通玄經》曰：天之道，損有餘奉不足；地之道，損高而益下。

人之道則不然，

《通玄經》曰：人君之道則不然，不同天道損益也。

損不足

《通玄經》曰：且民之為耕也，妻子老弱仰之以食，水旱災害，稅斂難輸。

以奉有餘。

《通玄經》曰：人主取民以奉上，求之有餘矣。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

《通玄經》曰：末世貪主暴君，涸魚

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飢寒，孰能奉不足矣。

唯有道者。

《南華經》曰：古者聖人，老弱孤寡為意，皆有所養。

是以聖人

《南華經》曰：古之人其備乎，育萬物，澤及百姓。

為而不恃，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萬物恃之以為，莫知其德。

功成不居，

《通玄經》曰：天地之道，萬物功成不居，莫知其德。

其不欲見賢。

《通玄經》曰：聖人虚心無有也，見不足也。見不足，故能成其賢。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此章《通玄經》言：海不讓潦水，以成其大；山林不讓其枉橈，以成其榮；聖人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若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

民沉溺而不憂者，君非賢主也。守職死難，人臣之職也。末世群臣效誠者稀，不用其身也。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是以古之聖人效法水之柔弱，含垢忍恥，受言納諫。為天下之主者，效水納垢也。

天下柔弱者莫過於水，

《通玄經·道原篇》曰：天下莫柔弱於水。

而攻堅强者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利貫金石，強淪天下。莫之能勝，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行不可得窮極，微不可得把握。其無以易之。

《通玄經》曰：夫水之為道也，擊之無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不可靡散。

故柔勝剛，

《通玄經·上德篇》曰：老子見舌而守柔。齒堅於舌，而先斃之。弱勝強。

《通玄經》曰：積柔成剛，積弱成強。

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天下

《通玄經》曰：末世人之情性，皆好強而惡弱，好剛而惡柔，而不知失，不能柔弱也。

莫不知，

《通玄經》曰：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

莫能行。

《通玄經》曰：諫而不聽，君不明也。

是以聖人

《通玄經》曰：古之善為君者，法於水之柔弱。柔弱微眇，故能成其高，功名自化。

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通玄經》曰：古者聖人使人誹謗於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

正言若反。

《通玄經·上仁篇》曰：後世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求海内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此章《通玄經》言：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末世行有召賊，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已附之。耳流聞千里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此勸戰國和其怨，言罷兵不爭，天下太平，乃為善也。

和大怨，

《通玄經·微明篇》曰：古者和大怨，有德司契，不爭為善也。

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通玄經》曰：戰國無道，作難結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

是以聖人

《南華經》曰：古之聖人其備乎，和天下。

執左契，

《通玄經》曰：陰害物，陽化物。聖人之道，依陽天下和同，依陰天下怨惡。

而不責於人。

《通玄經》曰：其怨大者，其禍深。畜怨而無患者，未嘗有也。

故有德司契，

《通玄經》曰：積德成王，積石成山。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無德司徹。

《通玄經》曰：積怨成亡，積水成河。不積而成，未之有也。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通玄經》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與。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此章《南華經·胠篋篇》言：昔者大道至德之世，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結繩質樸，天下太平則至治矣。

小國寡民，

《通玄經·符言篇》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洞靈經》曰：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為本教也，勸民農地產也。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通玄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其德生而不殺。當此之時，無利害之心，天下太平。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南華經》曰：古者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通玄經》曰：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精，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

正律曆之數，辨男女，明上下，田者讓畔，道不拾遺。

使民復結繩

《南華經》曰：昔者三皇之世，民結繩而用之。

而用之。

《南華經》曰：上古大道至德之世，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治。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

甘其食，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晝拾橡栗，甘其食也，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美其服，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美其服也，故命之曰知生之民。《通玄經》曰：古者其衣煖而無飾。

安其居，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巢居穴處，暮栖木上，安其居也，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通玄經》曰：古者太平，兵馬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革車軌轍不結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

樂其俗。

《南華經》曰：古者樂其俗。《通玄經》曰：古者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樂其民俗。

鄰國相望，

《南華經》曰：古者鄰國相望，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雞犬之音相聞，

《南華經》曰：古者雞犬之音相聞，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民至老死，

《南華經》曰：古者民至老死。《通玄經》曰：古者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得保命而不夭也。

不相往來。

《南華經》曰：古者之民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不相往來，此德之隆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此章《南華真經》言：古之道術有在於無為是者，老聃聞其道風而喜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老聃曰：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無爲也而笑巧，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救文巧蔽也。

信言不美，

《通玄經》曰：古者大道至忠復樸，民無偽匿。

美言不信。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契券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小能破道，苛情傷德。

善者不辯，

《通玄經》曰：古者大正，無爲不險，故民易道。《洞靈經》曰：知而不辯謂之道，道以安人。

辯者不善。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書而道衰，小辯害正。《洞靈經》曰：知而辯之謂之識，以治人。《南華經》曰：且夫辯之必不惠。

知者不博，

《通玄經》曰：古者至治，無事優游，故下不賊。

博者不知

《通玄經》曰：後世之民知數而仁衰，小成害治。《南華經》曰：且夫博之不知。

聖人不積，

《南華經》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無爲，四辟虛靜，於帝王之德者，其物自爲也，昧乎無不靜者矣。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慎所積。

既以與人

《南華經》曰：既以與人已愈有。《通玄經》曰：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已愈有，

《沖虛經》曰：堯治天下，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既以與人

《南華經》曰：既以與人已愈多。

《通玄經》曰：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愈多。已愈多。

《沖虛經》曰：堯喜，問兒童曰：誰教爾爲此謠言乎？兒童曰：古詩也，民皆鼓腹謠。

天之道，

《南華經》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利而不害；

《通玄經》曰：日出於地，萬物蕃息。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

聖人之道，

《南華經》曰：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人之心靜也，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天下靜矣。

爲而不爭。

《通玄經》曰：大人施行有似於道，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

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有真，何往不成。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卷之十

後序

竊聞莊、列、文、庚者，迺老氏之門人高弟也。當比周時，皆親授五千言教，探道德之奧旨，捨四子之外，其孰能與於此哉？今之諸集解，義多浮誕，了無所執，各尚異端，百無一當。尚辭者逞於談辯，遺於體要；玩理者拘於淺近，昧乎指歸。是以大道隱於小成，固閉而不能開，久屈而不能伸，由是天下莫不以空性爲科，邪說爲惑，皆不能反于正道也。今古褻寇志道者，多聞博識，有生知自然之性，自幼及冠，心不掛細務，不以名利爲急，酷嗜恬淡之樂。然而經史不輟，於涉獵諸子之中，僻好道德二篇，閱及舊注，背義者多，故慨然篤志，累日滋久，不捨晝夜，遂成一編之書，以論道德之根本。然猶不肯恃己所長，輒引莊、列、文、庚爲證，庶息天下未達者之謗議也，迺目之曰《四子古道義》十卷。或隨經辯注，或總章定名，纂違義者有一百餘家，譏

改本者近八百餘家。尊上古結繩之化，述聖人體道之規，誚尚怪以遺真，鄙泥空而失治。門目備次，章句有歸。鬼神之說，斥之於無稽；方術之事，屏之於不用。其道之功用，燦然靡所不載，可使後之宗風者，開卷見道而不勞聰明。昔孔子推高老氏之言，故嘗歎之猶龍，以其變化不測，可謂玄德深矣遠矣。驗之於古，考之於今，俾人甚易知，甚易行，爲萬世之龜鑑者，不據是論，余何言哉？於戲聖道之興，信有乎時業，得觀高論，醉眼豁然，如披霧而睹光明，蓋天之未喪斯文也。謹援筆直叙，跋之卷尾，姑以讚先生之用心耶。

時大定二十年庚子歲正月上元日，
鄉貢進士溥源繁時劉諤庭直序。

（劉固盛點校）

003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

經名：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元王守正撰。二十卷（原缺卷一、卷二）。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持而盈之章第九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衍義云：楚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訓篇》云：白公名勝，常封於白，故云白公勝。乃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義中載之已全。

衍義云：《春秋》魯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鈔：鄭人病之，子產寓書。子產名僑，鄭之上卿。寓書，寄書也。以告宣子。范文子之子也。為執政上卿，行晉國事。義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春秋》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賓孟有寵於周景王。王與賓孟說，欲立之。

鈔：王子朝，景王之長子。賓孟亦名孟起，子朝之傅也。賓孟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言異於雞。使犧在己，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衍義云：《易》云：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斯有亢極之悔。

鈔《周易》乾卦之文言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此明上九之義。不知進退存亡得喪，言此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由有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

衍義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則去。

鈔杜天師義曰：日中中月滿滿，暑往即寒來，春榮即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功忘名，退身辭盛，如彼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

衍義云：如漢留侯張良，即子房是也。封萬戶。位列侯，於良足矣。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宣帝時，疏廣字仲翁，兄子受，皆東海蘭陵人。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廣曰：吾聞知止不殆，知足不辱。又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父子遂辭病，上許之，上賜金三十斤，太子賜金五十斤。上疏乞骸骨而歸。此豈非身退天之道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衍義云：以車乘人謂之載。以人登車亦謂之載。

鈔《廣聖義》云：載營魄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也。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運動，故以形為魄，魄屬陰也。以神為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則不致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則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為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即淪九泉而為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守道，而不使之暫離也。

衍義云：屈原《離騷》云：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也。鈔：屈原者，楚三閭大夫也。《離騷》，屈原文籍之篇目也。載營魄者，即運載魂魄而登霞，霞則赤氣騰

而為霞。雲者山川之氣。掩者去也。掩去浮雲，運載魂魄，跨赤霞而飛騰，掩去浮雲而上升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衍義云：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蹶者趨者，是氣，而反動其心。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辭。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曰：志一則動氣。註：一，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能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

衍義云：終日號而嗷不嘍，和之至也。

鈔本經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之文也。蘇註：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嘍，終日號而不嘍者，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衍義云：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天下其德乃普。

鈔碧虛真人纂微云：近取諸身而遠

及天下也。夫脩道於身，少思寡欲，益壽益筭，諸偽咸盡。蘇解：明身既脩，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衍義云：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

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郭象註：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又云衆妙之門也。成法師云：天者自然之謂也。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但見一切萬物皆自此門而生出，故經云衆妙之門也。

衍義云：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

鈔《莊子·庚桑楚篇》之辭。其文已詳。又《易繫》云：闔戶謂之乾，闔戶謂之坤，一闔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衍義云：如鏡之照物。

鈔碧虛：取以為說鏡者鑑也。言鑑之含明本來瑩淨，有時而昏暗，則為塵垢附之也。若拂去塵垢，則一切萬物無不照了。此喻人修道載運魂魄抱一，而不使之離，則一性自明

矣。

衍義云：故治國者，雖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臨，當收眎反聽，塞聰蔽明，使百姓日用而不知。

鈔《廣聖義》云：明白慧照也。慧照之明照，無遠近當息念，忘心猶若無知，或矜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治其國，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令忘功息照，亦猶黠纒塞耳，以閉其聰，冕旒垂目，以杜其明也。此亦收眎反聽，塞聰蔽明之義，百姓日用而不知。前文已具，不復再錄。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

衍義云：《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地。所載明白，不復再具。

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衍義云：古者穴居。

鈔《易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

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卦取大壯。上古者言未造宮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

衍義云：《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

鈔《毛詩·文王之什綿之篇》云：古公亶甫，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者，邠公也。古，言久也。亶，公字也。文王之祖。處於邠，以德化人，歸之者衆，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箋云：諸侯之臣稱公曰君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者。今之瓦窰是也。

衍義云：莊子曰：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

鈔《莊子·外物篇》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為孝敬，今乃爭路，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鬪爭也。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衍義云：《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鈔《易》繫辭文也。《廣聖義》曰：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為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處乎下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

衍義云：五色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象。文章黼黻，別尊卑之飾。

鈔：五色謂青、黃、白、赤、黑。五行：金、木、水、火、土。文章黼黻者，《尚書·益稷篇》云：帝曰舜帝：

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解曰：凡言汝者，皆指當時禹以下群臣而言也。夫衣服之制，不可不辨也。上曰衣，下曰裳，共有一十二章，以別尊卑之飾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繡也音肅，綺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又見之宗廟之彝樽也。

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繡之於絺，以爲裳而已。日月星辰以彰其明也。山以彰其仁也。龍以昭其變也。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刑政粲然備具，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也。昭明齊速可以烹飪者，火也。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以爲斷也，黻則所以爲辯也。聖人藻飾治真，粉澤王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辯也。然後足以成治功，此六物見於裳也。而後世爲錦繡之麗，青黃悅目，逐物外遷，傷精喪明，不能徹視無色之色，非盲而何。此五色之失也。

衍義云：五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聲。金石絲竹以通天地之氣。

鈔：五音者，按漢劉向曰：官者，中也。君之德也。商者，章也。物成章也。角者，甲也。物之發生也。徵者，祉也。物之盛大繁祉也。羽者，聚也。物聚而藏也。《尚書·益稷篇》云：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吾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解曰：六律者，十一月黃鍾，正月太簇，三月姑洗，五月蕤賓，七月夷則，九月無射。六呂者：二月夾鍾，四月中呂，六月林鍾，八月南呂，

十月應鍾，十二月大呂。是六呂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土、木、匏、革。汝禹爲予聽從之，乃造釐服，亦汝顯明之也。云云此五音上失也。

衍義云：五味之設，本以彰五行之和，人乃芻豢悅口，饜飧無厭，濁神穢真。

鈔：五味者，甘、苦、酸、鹹、辛是也。爽，差也。口察味傷當過分，則不能無損，坐令聾盲差爽失味也。

衍義云：芻豢之悅口。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芻者，草也。草食者謂之芻，牛羊是也。豢穀畜曰豢，猪狗之類也。故曰芻豢悅口也。

衍義云：饜飧無厭者。

鈔：貪財曰饜，貪食曰飧，言其貪財貪食之人無厭足也。以上饜飧，皆昏濁其神，穢濁其真，皆失其正味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衍義云：《禮記·王制》云。載之詳。

鈔《周禮》云：春蒐，蒐，擇取不孕者。夏

苗，取不秀實者。秋獮獮者，殺之多。冬狩。狩者，言守取而無所擇也。

衍義云：禽荒無度，若夏太康之畋洛表，而五子咸怨。

鈔：禽荒者，《尚書·五子之歌篇》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五子咸怨，五子乃太康之昆弟五人也。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今取此以爲證解，若不遵法度，馳騁逐境，禽荒無節，暴物傷農，登崖踰險，旬月不反，心神亂發，非狂而何，此田獵之失也。

衍義云：齊哀公之好田獵，而詩人所刺。

鈔《毛詩》卷第五：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難得之貨，今人行妨。

衍義云：明月之寶。

鈔：《通鑑》顯王十四年，齊魏會田于郊，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十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

衍義云：夜光之珠。

鈔：楚王有一夜光之珠。問曰：何處得此珠。答曰：楚臣隋侯出行，見牧牛小兒打一蛇，破傷血流，命將欲死。隋侯憐之救取，向水中洗以藥封之得活。入水而去，却是海龍王之子。後銜七寸珠來報。隋侯侯進與楚王，王夜安殿上見光明，號夜光珠。

衍義云：孟子曰：寶珠玉者，殃必

及身。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尹氏曰：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衍義云：故西旅獻獒，召公作書，以戒周武。

鈔《尚書·旅獒篇》云：西旅獻獒，西戎遠國貢大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太保

作《旅獒》。召公名奭，作太保，以戒武王。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

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不作無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賤，所以治化生民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

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益，但有損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言不侵奪民利，則

四方之人自至也。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言任賢賤物，無有遠近，皆得安寧。故曰：難

得之貨，令人行妨也。

衍義云：林邑獻五色鸚鵡，魏徵上疏以諫太宗。

鈔：貞觀中，林邑國貢白鸚鵡，性辯

慧，尤善應答，屢有苦寒之言。太宗慙之，付其使令還於林藪也。宰相魏徵，鉅鹿人也。時上疏諫之。衍義云：昔齊人有欲金者。鈔《列子說符第八篇》之辭。義中載之，已全。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不為目者，去六情而目不妄視。

鈔《莊子·庚桑楚》云：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疏：榮貴富贍高顯聲名利祿六者，亂情志之具也。

衍義云：言五塵之害性，當忘物以全真。

鈔《玉皇本行經》云：六塵徧染，三業榮纏。六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之塵也。此諸罪輩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塵迷之性，無所明見，遂

為六塵之所徧染。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三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寵辱章第十三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衍義云：子列子窮有飢色。義中載之已詳。楚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

鈔：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然其三仕三已，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

衍義云：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

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魯僖公時人：姓展名獲，字季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謚也。為士師，三黜。人曰：

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獄官。黜三出不去，而辭氣雍容，如此可謂知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投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

自失焉者也。

衍義云：正考父三命循墻而走，則無若驚之心矣。

鈔《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正考父宋潛公之玄孫，弗父何之曾孫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上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偃曲循墻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耶。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謂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衍義云：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不自得也。鈔《莊子·內篇》云：顏回答仲尼之辭。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仲尼蹙曰驚悚貌也：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疏：隳，毀廢也。黜退也。除也。雖復聽屬於耳，明關於目，而德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照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大通，猶大道也。道能生萬物，故謂道為大通也。

衍義云：若孔子之母我。

鈔《論語》卷第五子罕第九。子絕

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晦庵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督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

衍義云：南郭子綦之喪我。

鈔《莊子·齊物論》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偶。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其歡，而嗒然解體，若失其匹配。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

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也吾喪我，汝知之乎。此亦譬吾無身之謂也。言能如此者，向之寵辱大患，何緣及之。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衍義云：若舜時子州支父。

鈔《莊子·讓王篇》：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一名支父。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姓

子，名州，字支伯，懷道之人隱者也。舜知其賢，讓以天下。支伯云：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境幽深，固心憂勞，且以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閑暇總理萬機也。

衍義云：越之王子搜之徒是也。

鈔《莊子·讓王篇》：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南山洞也。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輿。君之玉輦也。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捨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

衍義云：能玄能黃。

鈔《易》曰：天圓上，其色玄，地方下，其色黃。《列子·天瑞篇》云：能官能商，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短能長，政和曰有所知，有

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則無不該也。無不徧也。何所不能哉。玄黃，色也。官商，聲也。陰陽，氣也。柔剛，材也。圓方，器也。短長，形也。變化所為，皆在是矣。

衍義云：在下與瓦礫同寂。

鈔《莊子·智北遊》：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疏：居在郭東，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固不及質。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衍義云：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

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第一》：子列子者，載子於姓上者，首章云：是弟子之所記故也。義中已詳，不復錄之。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衍義云：閑邪存誠。

鈔《周易》乾卦九二爻辭正義云：閑邪存其誠者，言防閑邪惡，當自存其誠實也。

衍義云：若東郭順子正容悟物，使人之意消。

鈔：《莊子·外篇田子方》：正容悟物，使人之意消。西華法師成玄英疏曰：出聞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子正容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全文已於上善若水第八章中載之詳，今不復云。

衍義云：李含光雖處暗室，如對君父。司馬子微激賞之。

鈔：李含光者，《高道傳》第九云：道士李含光者，晉陵人也。年十二，篤好學道，雖處暗室，如對君父。人見之情色外斂。先工篆隸，或稱過其父，一聞之終身不書，後師貞一先

生。司馬子微雲篆寶書，傾囊相付，且曰：真玉清仙客也。今取此二人為證，言其操持敦厚，嚴敬如此，可謂儼若客也。如處暗室，翊聖真君語云：上臨之以天鑒，下察之以地祇，明有刑罰相繼，暗有鬼神相隨，出處語默，善惡自知，惟正可守，心不可欺。

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衍義云：《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鈔《易繫上辭》云：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衍義云：道集虛故也。

鈔《莊子·庚桑楚》云：胸中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

衍義云：致，得也。與《大學》之致知同。

鈔《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晦庵註云：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衍義云：又舉《春秋》楚致晉師之義同。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莊乃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欲單車挑戰，示不欲和，以致晉帥。以此致師，師必成敵，亦猶以靜致道，道必可求也。

衍義云：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也。苟虛不

致於極，靜不至於篤，則莫能致於道。所以貴虛靜之極篤也。

衍義云：萬態雖雜，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謂之天樂。

鈔《莊子·天道篇》云：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西華法師疏云：所以一心定而萬物伏者，祇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運達萬物之情，隨物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衍義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鈔《易》復卦之彖辭也。解云：復者，反本之謂也。言乾元一陽之炁，從此而往，復從此而來，故云來復。言反復其道，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心者，乃乾元一陽之炁，寂然至無之理也。所以乾卦初九潛龍勿用者是也。言陽氣潛藏而在下，即此以見天地之心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

衍義云：《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性之妙也。

鈔《易》繫說卦正義曰：命者，生之極窮理，則盡其極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衍義云：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鈔《論語》第十三云：子曰：南人有

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

夫。晦庵註：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

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

以無恒。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衍義云：孟子曰：苟無恒心，放僻

邪侈，無不為已。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民之為

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

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

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晦庵註：陽虎，陽貨名虎，魯季氏家臣也。

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

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

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天

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之辭云：孔子

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

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四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之有之。其次，親之，譽之。

衍義云：《左傳》曰：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之類。

鈔《春秋》襄公二十四年。穆叔如

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

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

唐氏，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事見昭

二十九年。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

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在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

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

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杜今京兆杜縣。晉

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

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

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

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枋，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衍義云：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鈔《莊子·天地篇》：門無鬼答赤張滿稽云：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下如野鹿。疏：上既無為，下亦純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莊子曰：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蹉跎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鈔《莊子·馬蹄篇》云：及至聖人，蹙蹙用力貌，強行兼愛之貌。蹉跎，矜恃貌，詐立裁非之貌。蹙蹙，蹉跎，皆用心為仁義之貌。

衍義云：堯仁如天，就之者如日。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來者十有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疏：舜避丹朱又不領衆聚，故三度逃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衍義云：康衢之童謠詠堯。

鈔《列子·仲尼篇》云：堯乃微服游

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衍義云：百姓之謳歌舉舜譽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孟子答萬章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南河在冀州之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鈔《春秋》昭公四年。楚子靈王會諸侯于申。會于申邑。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言諸侯不苟從服。禮

以為歸。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註云：六王之事，謂啓有鈞臺之享，湯有景亳之命，武王有孟津之會，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鄭官之朝，穆王塗山之會也。二公之事，謂齊

桓召陵之師，晉文踐土之盟也。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仍國，有緡叛之緡國之君。商紂為黎之蒐，紂蒐於東夷之黎國。蒐，春獵名。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中岳大室也。夷狄叛周。因此叛周。皆所以示諸侯汰也。侈也。諸侯所以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商書有湯誓之文。周有牧野孟津之會。

衍義云：心有孚之謂誠。

鈔《易》中孚卦九五：有孚，攣如無咎。攣如者，繫其信之辭也。處中信以相交之時，居尊位以為攣物之主，信何可捨，故有孚，有孚故得無咎也。

衍義云：言可復之為信。

鈔《論語·學而第一》。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衍義云：齊桓不背曹劌亦云曹沫之盟。

鈔《史記》：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

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齊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若。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之地，盡復與魯矣。

衍義云：晉人不棄伐原之言。

鈔：晉人伐原。文侯將兵士伐原。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

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自降。諸侯自此歸附，如伐原之信也。

衍義云：吳起不虧移轅之賞。

鈔《史記》：吳起，魏將也。欲伐秦，

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轅於市東門。書曰：如有人能移此轅於西門者，即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三日，無人敢移。更書曰：能移者，給土田宅五百畝，黃金百斤。時有一人來移，依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尅。此則不虧移轅之賞也。

衍義云：魏侯不乖虞人之期。

鈔《史記》：魏侯，魏文侯也。虞人，山澤之官也。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欲發，適與羣臣飲酒樂，而天大雨，命駕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將安之。文侯曰：吾不息於禽獸，吾與虞人期，豈可無一會期哉，恐失信，遂冒雨以赴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衍義云：莊子曰：魚相忘乎水，人相忘乎道術。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智慧出，有大偽。

衍義云：莊子曰：去小智而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去小智而大智明。小智自私，大智任物。

衍義云：好行小慧，難矣哉。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小慧，私志也。言不及義，則放僻那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者也。

衍義云：莊子曰：夫馬之真性，在乎齧草飲水翹足而立。

鈔《莊子·馬蹄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具載。

衍義云：太古之時，民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鈔：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疏：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云云含哺而熙，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無別。

王也。亦言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云云含哺而熙，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而無別。

衍義云：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懸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

鈔《莊子·馬蹄篇》。疏：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企慕以慰心靈，於是蹉跎自矜，好知自與，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聖跡之過者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鈔《禮記·禮運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也。又引孝慈者。《論語》：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於親，慈於衆。《爾雅》云：善事父母曰孝。

衍義云：抉目剖心之臣。

鈔《史記·殷本紀》云：子辛無道，天下為之紂。謚法殘義損善曰紂。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王子也。曰：為人

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盜跖篇》云：比干

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此抉眼剖心之臣，蓋為君昏亂而後顯死節忠臣之名。故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衍義云：瞽叟頑而舜稱大孝。

鈔《尚書·堯典》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又不格姦，大孝者。《孟子·萬章章句上》：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衍義云：曾皙嚴而參稱能養。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衍義云：莊子曰：掊擊聖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鈔《莊子·胠篋篇》云：掊擊聖智。疏云：掊，打也。今言掊擊者，亦貶斥仁義絕聖棄智之意，不貴難得之貨，故縱捨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衍義云：去小智則大智明。

鈔《莊子·外物篇》云：小智自私，大智任物。

衍義云：跖之徒問於跖：盜亦有道乎。曰：何適而無有道。

鈔：《莊子·胠篋篇》之文義中已備。衍義云：《莊子》：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闕阿門曰。

鈔《莊子·外物篇》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成法師疏云：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房曲室之闕門義中已詳。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衍義云：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王之辭。註云：遺者，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衍義云：巧，機巧也。謂雕琢刻削

機械肩鑄之類。

鈔《莊子·胠篋篇》云：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肩鑄之不固也。雕刻衆形而不為巧，如衛人之刻棗猴，宋人之琢楮葉。琢者，治玉石也。既琢之而復磨之。《天地篇》云：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

衍義云：珠玉斗斛權衡符璽之類。

鈔《莊子·胠篋篇》云：為之斗斛以量之，十升為斗，五斗四升為斛。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權，秤錘也。衡，秤梁也。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符者，銅魚木契也。璽者，王之玉印也。則並與符璽而竊之。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衍義云：莊子所謂俗學，以求復其

初者。

鈔《莊子·繕性外篇》之辭。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衍義云：《詩》云：夜未央，言更漏尚多也。

鈔《毛詩·小雅·庭燎》：美宣王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衍義云：莊子所謂真君，今之所謂性者也。

鈔《莊子·齊物篇》云：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損益乎其真。此言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

隸，猶不穎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衍義云：猶烏足之根為蟻螯，人血之為野火，朽瓜之為魚，賢女之為石。

鈔《列子·天瑞篇》云：註言生死變化，胡可測度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一炁之變所適萬形，此皆因其所感自然而變者也。《化書》云：鳥足，草名。鄭氏註《爾雅》云：生木中，通名為蠋，所在皆異。衍義云：晉惠帝時，張華為司空，其事甚詳，不復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五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小則得，多則惑。

衍義云：藺相如屈於廉頗是也。

鈔：廉頗、藺相如同仕於趙。頗位在相如之下，因怒曰：吾有功於國，而居相如之下，吾所恥也。途見相如，吾必辱之。相如知其言，常引車以避之。其從者怪而問之曰：相國不畏強秦，而懼廉頗，何也。相如曰：秦所以不敢輕趙者，畏吾與頗將軍而已。吾若與頗將軍相遇，兩虎既鬪，勢不俱全，趙國之危，秦國之利也。吾所以避者，存國耳。豈私於身乎。頗聞之，負荆肉袒而謝焉。此乃彼必懼而自修整，以己之直能正於曲之效也。

衍義云：人有賢才而能支離其德。

鈔《莊子·人間世》云：支離疏者，頤

隱於臍，肩高于項，會撮頭髮也指天，

五管五臟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

繯，足以糊口。鼓箠櫟，著也。播精，

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

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

常疾不受工。上與病者粟，則受三

鍾六石四斗曰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

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支

離其德者，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人

能體此修身，豈不能保其常名哉。

衍義云：《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

鈔《繫辭上》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矣。註：天下之理莫不由於易簡，而天下萬事

之理並得其宜矣。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不足以定天

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

質，博溺心。疏云：博學而濟世，不知質是

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末，博學則

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爲之美也。

衍義云：列子曰：學者以多方喪

鈔：《列子·說符篇》云：心都子

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

喪生。盧註：羊以喻神，守神不失爲道也。一

喪其羊而奔波歧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爲無

喪無得而爲無待也。多方於仁義，亦若是矣。

衍義云：庚桑子曰：萬人操弓，共

射一鵠，鵠無不中。

鈔《列子·清神第一》云：夫一哀一

樂，猶塞正性，況萬物之衆，而能拔

擢以生心神哉。故萬人彎弧以向一

鵠，鵠能無中乎。此言鵠是奸黠之

鳥，故人皆之於射此，喻人心萬端，

情亂心蕩，如彼鵠中靜也。萬物眩

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

衍義云：惟水為幾於道，一西一東，

而物莫不能傷。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告子曰：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

西方則西流。此言水性順下，利物

不爭，而物亦莫之傷也。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

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長。

衍義云：虞舜明四目。

鈔《尚書·舜典》之文。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註：詢，謀也。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於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擁蔽。衍義云：《淮南子》載：趙簡子死，未葬。中牟不助祭，襄子起兵攻之。鈔出《淮南子》。載之已詳，不復錄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衍義云：希者，疏也，少也。《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鈔《易繫辭》之文也。云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六種之辭，唯吉人之辭寡，所以證解希言自然也。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衍義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

鈔《莊子·秋水篇》云：人處天地之間，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歧，曾何足以介懷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失之。信不足，有不信。

衍義云：人以類相從，故虎嘯風生。

鈔《易》乾九五之辭云：雲從龍，風從虎。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景雲生，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故虎嘯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有情感於無情，此明氣同則應也。

衍義云：鶴鳴子和。

鈔《易》上繫辭：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正義云：鳴鶴在幽陰之處，雖鳴在幽陰，其子在遠而和之。以其同類相感召故也。我有好爵者，言我有美好之

爵在身，不自獨有。吾與汝外物其靡散之，謂能散於外物，物亦感我之恩，亦來歸從於我。

衍義云：性殊則肝膽楚越，性分異也。道合則夷夏同人，以類相從，物無違者。猶方諸挹月而水流。

鈔：東海方諸之間，有巨蚌。長尺有二寸，因名方諸。取其殼以柔白，拭之良久，以月照之，以器承之，則得水焉。

衍義云：陽燧照日而火就。

鈔：陽燧者，範金為器，其形如杯，或類鏡焉。以玄繒潔之，以日照之，以艾承之，則得火焉。二者因日月之光，以氣類相感，而生水火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衍義云：跂者舉踵而望。跨者以跨挾物也。

鈔唐杜天師義曰：以足脂躡地謂之跂。暫有延望而希久立，斯為難矣。

延頸舉踵，陳后《長門賦》望幸之詞也。跨挾於物而求久行，亦不可得也。喻人不能推心，信真，懷疑於道，暫具一念，便望有成，難矣哉。

行義云：豈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直匍匐而歸耳。

鈔《莊子·秋水》。西華法師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己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而還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行義云：陽子居南之沛，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於汝為可教，今不可也。以其驕氣愈於往昔也。陽子居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鈔《列子·黃帝篇》云：陽朱，字子居。云睢睢盱盱，何自居處，而誇張

若此。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

行義云：若坎井之蛙，謂東海之鼈曰：吾樂歟。吾出跳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擅一壑之水，而跨時坎井之樂，此亦至矣。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腴已繫拘束矣，於是逡巡告之海曰：坎井之蛙，聞之規規皆驚視自失貌，然自失也。豈非自是者不彰乎。

鈔《莊子·秋水篇》。西華法師疏：坎井猶淺井也。蛙，蛤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甃也。跗，脚踏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巨，隨波遊戲，暫居乎陸，而蛤蟆小蟲，處於小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自得於井中，見巨鼈而不懼云：我出則跳出井欄之上，入則休身乎破甃之崖，游泳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跗沒足，顧瞻軒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遙快樂，無如我者也。

行義云：自伐者，若鄭人緩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父母妻。

鈔《莊子·列禦寇篇》之文。其文已

全，不復重錄。疏：呻吟，詠讀也。裘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緩，於裘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此豈非自伐者無功乎。

行義云：自矜者，若晉史齊王罔起兵討趙王倫，其文詳，不復錄。侈於性則盈。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行義云：莊子曰：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上古不為耆艾。言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

者也。

衍義云：《易》所謂太極者是也。

鈔《易繫辭》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註云：夫有必始於無，故太極生兩儀，太極者，無稱之稱，又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四象者，金木水火是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衍義云：且形影因待，猶言獨化。

鈔《莊子·齊物論》云：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郭註云：若待蛇蚺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以不識者，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云。故衍義取以爲說者，以證獨立而不改也。

衍義云：斂則純精之物，藏乎黍米。

鈔：黍米者，《度人經》之辭。薛幽棲註曰：黍米者，即五穀之首。米即生人之本，言人得經如人命之資，米衍義取此，蓋言道之爲物大則遍乎太虛，小則藏乎黍米。明妙道無不包容不累諸有，何有危殆哉。故曰周行而不殆。

衍義云：周流六虛，應用不窮。

鈔《周易·下繫辭》云：《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蓋言大道一元之氣，周遍流動於六爻之位，乃至天地之內，四方上下之中，而應用不窮，故曰周行而不殆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衍義云：字者表其德。名者定其體。

鈔唐杜天師《廣聖義》云：夫名物者，以其體。字物者，以其德。物生而名立，事之常也。未有無名之物矣。《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是也。以德命爲義，若文王昌、武王發是也。以類命爲象，若孔子有象尼丘山是也。取於物爲假，如伯魚生，有人饋魚，因名曰鯉是也。取於父

爲類，若子同生，與父同日生是也。

衍義云：先天地生，難以言其氏族。

鈔：氏族者，《春秋》隱公八年冬，公子無駭卒，公子羽父請謚於族。公問族於衆仲。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其王父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謂取舊官舊邑爲族也。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即公子展之孫也，故爲展氏。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衍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辭。咸丘蒙曰：孟子弟子也。舜之不臣堯，既得聞命矣。《詩》云：《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普，徧也，率，循也。

衍義云：自地而上，皆屬於天。

鈔：地上屬天者。《列子·天瑞篇》云：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

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炁耳，亡處亡炁。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若論此傳，文廣意深，不能徧舉。且據天積炁而論之，既云終日在天中行止，則知自地之上，皆屬於天也。故云：不必高遠，蒼蒼之謂也。又《莊子·逍遙遊篇》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衍義云：人謂王也。人法地之安靜，故無為而天下功。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也。云：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疏云：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苑生，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六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衍義云：龍蛇蟠屈沉靜，則變化升騰。虎豹威猛躁動，故遭射獵夭虧。

鈔《易下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疏：尺蠖

之蟲初行必屈者，欲求在後之信也。言信必須屈，屈以求信，是相須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者，言靜以求動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身存則變化飛騰可知矣。《莊子·庚桑楚》云：庚桑子曰：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小子來，夫函車之獸，獸大如車。介而離山，則不免乎罔罟之患。其獸極大，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羅網為其患害。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衍義云：榮如南榮之類，行以輕為速，然不可以無輜重。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南榮趯蹴

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此言求學以輕為速，尚果七日之糧，雖有榮觀，豈容離輜重乎。

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衍義云：人君為萬乘之尊，處大寶之位。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云：萬乘之國。註：乘，車數也。萬乘之國，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易下繫辭》云：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正義曰：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位是有國之地，寶是有用之物，若以居盛位能廣濟無疆，故稱大寶也。

衍義云：坐招竄殛，不得事君。

鈔《尚書·舜典》云：流遣之遠出。共工於幽州，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也。為堯水官。幽州在北方，即幽郡之地，莊子說幽都。放放置也，放置之不得他適也。灌兜於崇山，昔帝鳩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

混沌，即灌兜也。爲黨共工於南裔也。竄竄則驅逐禁錮之。三苗於三峽，縉云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饜饕，爲堯諸侯。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近南嶽。三峽，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地。殛極則拘囚困苦之。鯀於羽山。鯀乃禹王之父。治水無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遵堯化，故投諸四裔。

衍義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鈔《易繫辭》云：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幾，謂幾微之事，當須慎密預防禍害。若不密漏泄，禍害交起，是害成也。

衍義云：《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鈔：義文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韓信破齊。義中全備，不復再錄。

善行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筭。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衍義云：猶莊子之所謂卮言。卮言者，酌中之言。

鈔：夫卮言者，《莊子·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夫欲發言，能合乎此，有何瑕謫之過乎。故曰：善言無瑕謫。

衍義云：莊子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

鈔《莊子·齊物論》云：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萬

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為之一矣，且得無以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已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已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此貴於無所適，而復於一之初，與道同體，何假籌筭乎。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也。

衍義云：九竅者，精神之門也。

鈔《莊子·智北遊篇》。莊子曰：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生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此言以不來為來，以不往為往，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無迹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際，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今衍義取為精神之門，可謂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

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衍義云：至于瓦甓稊稗，咸有所施，故曰常善救物。

鈔《莊子·智北遊篇》。東郭子居東郭也。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曰：期而後可。欲令莊子指名所在。莊子曰：在

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

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

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

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

問也，故不及質。此言道雖清高，物

無貴賤，皆遂其性而無棄之也。

衍義云：《淮南子》載公孫龍在趙之時。

鈔：此《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

文。義中已備，不復重序。大抵證

解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之義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衍義云：昔楚將子發好求有伎之士。

鈔《淮南子鴻烈解道應訓篇》之文。

楚將子發，好求伎道之士。義中備載，不須重錄。大抵證解不善人，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衍義云：尋其至理，出自天性，是曰獨化。

鈔：《莊子》形影因待者。《莊子·齊

物論篇》郭象註云：若待蛇蚶蜩翼，

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

以不識者，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

耳。今玄同逸士，取此以為證者，以

證其獨化出自天性，何在貴愛耶。

衍義云：伯樂不能御駑駘為騏驎。

鈔：伯樂者，姓孫，名陽，字伯樂。

秦穆公時人。善治馬者也。駑駘

者，鈍馬也。騏驎者，龍馬也。言伯

樂雖能治馬，亦不能使鈍馬為龍馬

也。

衍義云：良匠不能伐樗櫟為棟梁。

鈔：夫樗者，《莊子·逍遙遊篇》云：

惠子姓惠名施，莊子友人，亦云門人。謂莊

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嗅之則

臭，惡木之類也。其大木擁腫而不中繩

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

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

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

狌乎，卑身而伏，以候傲者。伺傲慢野

鼠而捕之。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

機辟，死於罔罟。亦猶執持聖迹之人，矯情

僞行，以要前利，不避危亡，後必有患也。今夫

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

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

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

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

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

用，安所困苦哉。又引櫟者，《莊子·

人間世》云：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謂

曲道也。崔云道名。見櫟杜樹。其大蔽

牛，絜約束也。之百圍，徑尺謂圍。其高

臨山，十仞七尺曰仞。而後有枝，其可

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

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

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

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

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

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門戶則液漏，津液脂榻不受斤斧者。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今取此以為說者，言師資授受之道，若遇天性能者，可教而成材器也。若無天性，雖教不成，亦如伯樂不能御駑駘為騏驎，良材不能伐樗櫟為棟梁者也。

衍義云：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而得風仙至內外進矣。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云：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斲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問。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子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

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更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忤，屏息良久，不敢復言。若列子與老商氏，真可謂師資相忘者也。今取此證解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之義也。

鈔《莊子·山木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紛紛秩秩，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與羣俱也。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曠，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道流而不明居，德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此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橡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衍義云：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謔屨前馬，二人先馬導也。昆閭、滑骨稽後車，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註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童子得道人也。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在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在。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衍義云：草木之蕃也為榮。

鈔：草木蕃，《周易》坤卦文言之辭云：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

人隱。孔穎達正義云：此一節明六爻辭，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生養萬物，故草木蕃滋。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衍義云：子貢問夫子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

鈔《論語·公冶長第五》之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器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衍義云：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非所謂力取天下也。

鈔《孟子·萬章章句上》之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

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而踐天子位焉。今取此為證，言舜之為君，天與之，民歸之，非力取而為之也。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衍義云：神器者，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也。

鈔大寶之位，《易繫辭》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此言天下之大，有神以主之，豈可以力而取之乎。雖得之，必失之，可不慎歟。

衍義云：《莊子》載天根遊於殷湯，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何問之不豫也。

鈔：《莊子·應帝王篇》。天根姓名也遊於殷湯，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天根，無名，並為姓字。寓言問答也。

殷湯，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內。天根遨遊於山水之間，適遇無名人而問之，意在天下。無名又曰：汝遊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容，而天下治矣。

衍義云：七竅鑿而混沌死。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辭。載之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鞭策威而馬力竭。

鈔《莊子·馬蹄篇》之辭。大道廢，章中已備，不復重錄。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衍義云：故仲尼不為已甚。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註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是以稱之。

衍義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鈔《論語·八佾第三》之辭。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孔子答林放魯人之言也。

衍義云：舜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為泰也。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彭更孟子

之弟子也。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此言聖人於施為之中有三者之過，必為亡敗之禍。故皆去之，謙抑自居，沖虛自守，則與道合。真必無過分之累矣。

①「知其榮」前疑缺一文字。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七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衍義云：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

鈔《孟子·盡心章句下》之文。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註：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

衍義云：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鄒與魯闕，穆公問曰。諂，鬻聲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

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衍義云：楚靈王，齊湣王、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

鈔：楚靈王者，《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大夫。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謂蘧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告其兵使畔楚。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報我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畔矣。曰：若忘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子革。王縊于芋尹申亥氏。靈王至共家而縊死，此豈非殺其身而禍及其子孫乎。《通

鑑》齊湣王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其民必畔，齊可圖也。湣王出走莒。

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殺之。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此非無道，或以殺其身乎。秦始皇正立元年乙卯至二十六年庚辰，平諸侯，滅六國，自號始皇。三十七年秋七月，于沙丘平臺崩。胡亥立，稱二世。三年，丞相趙高恐誅及其身，陰令咸陽令閻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乃立子嬰為秦王。高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灞上。秦王子

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音只《字書》云：車輪之穿為道道旁。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子嬰立四十六日以至國亡身死，此豈非禍其子孫乎。漢武帝征和二年四月，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釐討之。據罷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胡氏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蠶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不亦宜乎。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衍義云：田荒石露，荆棘生焉。鈔：田荒石露者，《莊子·漁父篇》云：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石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幼無序，庶人之憂也。此明大軍之後，農民失業，田土荒廢，荆棘亂生，必有凶年之兆也。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

是果而勿強。

衍義云：自聖人畫卦，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鈔《周易繫辭下》之文。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者，乖也。物乖則爭端興，弧矢之用，所以威乖爭也。此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示其威，初非嗜殺人者也。

衍義云：庚桑子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又曰：有此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至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言善以道佐人主者，當守雌靜，不可以兵強天下。若為敵所侵，不得已而應之，故曰善用也。

鈔此皆《亢倉子·兵道篇》之文也。今取以為證者，言兵雖不可廢，亦不可恃此，戒以兵強於天下。

衍義云：《春秋》曰：殺敵為果。

鈔：《春秋》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帥樂莒司寇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囚以明其生獲。獲樂莒，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

人，馘百人。宋大夫狂狡輅迎也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言易之，而反之，必為戮矣。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前日也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之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盡也。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小雅》義，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也。其羊斟之謂乎。是知殺敵為果，即止敵也。事不得已而用兵，用以止敵，令不為寇，故曰不敢以取強。

衍義云：成湯勝夏而有慙德之言。

鈔《商書·仲虺湯之左相。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地名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此言湯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為口實也。

衍義云：歸亳而有臨淵之懼。

鈔《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俾我一人輯和也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墜隕也于深淵。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其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于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

衍義云：春秋時，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衍義云：道者，長於上古而不為先。鈔《莊子·太宗師篇》之文。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六極六合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此言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有物混成章中載之已詳。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恬淡爲上。

衍義云：若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鈔《舜典》之文。舜帝命皋陶曰：蠻夷猾亂也夏，寇劫人曰寇賊殺人曰賊姦在外曰姦宄在內曰宄，汝作士，理官也。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此舜命皋陶作士，蠻夷戎狄，猾亂中夏，害于良民，汝爲士理治之，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五服，服其罪也。三就，孔氏以為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不免用兵禦敵征伐而已，故曰：有道君子不得已而用之也。

衍義云：尅定禍亂，應敵爲用。得隃曰尅，凶暴及人曰禍，反德肆迷曰亂。鈔：尅定禍亂，乃齊太公姜子牙釣於磻溪，剖魚得玉璜，中有此書名曰《六韜》。一曰文韜，經邦立國不越天常。二曰武韜，尅定禍亂威伏八方。三曰龍韜，變理陰陽不逾時令。

四曰虎韜，善用爪牙羣凶自挫。五曰豹韜，臂時戡難智在權機。六曰犬韜，採聽至微或成奇變。韜者，藏也。兵機權變不可輕以示人，故以韜藏隱晦爲義。

衍義云：非貪土地利財寶也。

鈔：漢宣帝時，韋賢爲丞相。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軍師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則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則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則破。恃國之大，矜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則滅。此五者，非但人事，是以玄同，取以爲證，以證其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上文與《文子·兵道篇》同。

衍義云：楚白公勝作亂，差使屈，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

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再錄。今取玄同以爲說者，言市南宜僚、孫叔敖皆以不道之道、不言之辯而兩家之難自解，可謂不戰而善勝，恬淡而爲上者也。

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衍義云：孟子所謂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王再問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好也，甘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衍義云：《列子》載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勝之。

鈔《莊子·說符篇》之文。義中載之

已詳，不復重錄。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

鈔：尚左、尚右，此《禮記·檀弓篇》之文。義中已詳，不復重錄。今取此以為說者，若有勇士戰勝而獲功，升為上將軍，居右而主殺，故云戰勝則以喪禮處之，不足上也。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衍義云：世之材器，有明可以役其視，有聰可以役其聽，有勇可以役其力，有辯可以役其詞，此諸有名皆無為之所役，惟道樸無名。

鈔《列子·仲尼篇》云：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舞弄彼來者為而欲欺弄於伯豐奚若。其徒曰：所願知聞也。鄧析鄭之辯智之士。謂伯豐子

曰：汝知養養之義乎。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此言有知有才有能為無知無才無能者所使也。何足貴哉。是故懷抱道樸之人，不彰名譽，不顯才能，昏昏默默，逍遙於世，而無敢使之者。凡人見之者，不假言說，目擊而道存，自然賓服而從化矣。故經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衍義云：不假威武勸賞物，不知其

然而自賓矣。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答景春景姓春名，魏國人也。之辭。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此言侯王若能以道自守，萬物自知賓服，何用威武哉。

衍義云：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鈔《莊子·逍遙遊篇》之文。云：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註：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若辯黑白。

鈔《莊子·外篇天運篇》：莊子曰：夫鵠又作鶴。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此言黑白得之自然。不在浴而白黔而黑也。

衍義云：智者，察人之邪正。

鈔《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此言人之邪正，觀其眸子即可見也。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則精神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以此察之，則人之邪正善惡，不可得而匿矣。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衍義云：如別妍醜。

鈔《九幽讖》第五卷中云：報應因緣，如影逐形，譬如淨鏡照人，媿妍自別。善惡之業，理亦如然。

衍義云：而不能見其睫。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目毛也。之間。

衍義云：復以自知。

鈔《周易繫辭》云：復以自知，言既能反復求諸己，則自知得失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衍義云：常勝之道。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

衍義云：羿善射，稟盪舟，皆以力勝人者也。

鈔《論語·憲問第十四》。南宮适問於孔子曰：即南容也。羿善射，稟盪舟，俱不得其死焉。羿是有窮氏之

國君也，最善於射，篡夏后太康之位而自立，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春秋傳》言稟乃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殺。羿與稟，皆古之多力強暴之人，終不得其死。二人恃其有力不特不能勝人，又不能自勝，此老氏之所戒人也。

衍義云：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鈔《中庸》第十章。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衽，席也，籍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衍義云：夫子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鈔《中庸》第十章云：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強貌。《詩》曰：矯矯武夫是也。倚，偏著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所以抑其血

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衍義云：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曾子居衛，

緼袍謂麻緼為絮，語云衣敝緼袍也。無表，

顏色種噲種噲剝雜也。手足胼胝。以麻

緼袍絮，復無表裏，種噲剝雜，每自力作，故生胼

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

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

根後決也。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

友。歌商頌響韻叶，宮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

氣清虛。又譜金石，風調高素，超絕人倫，故不與

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

衍義云：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

居卑，胡不仕乎。

鈔《莊子·讓王篇》之辭。義中已詳，

不復重錄。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衍義云：恒久也。象稱：君子以立

不易方，不失其所也。

鈔《周易恒卦象辭》象曰：恒者，久

也。剛上而柔下。剛尊柔卑得其柔也。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君

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

衍義云：列子之不化。

鈔《列子·天瑞篇》弟子告列子之辭。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因

物生，不為物化，故能生於衆生，化於羣化者也。

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

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衍義云：莊子之不死。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已外生

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

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

而後能不死不生。夫能同然不崇朝

而遠徹，忘先後之遠接，斯見獨者

也。

衍義云：釋氏之不滅。

鈔《傳燈錄》。惠能大師對內侍薛簡

云：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

亦無滅，昭然此處契長生矣。此言

人生天地間，若安其素分，委任天

和，乘化而來，任化而往，是則君子

察人所履之行，則知壽夭，況於修至

道冷元和，而不能長生乎。

衍義云：夫身如蝸甲蛇蛻，寓之而

已矣。

鈔《莊子·齊物篇》之辭。罔兩問於

影。影曰：吾待蛇蚺蛇腹下齧齧不可以

行者也。蜩翼耶。若待蛇蚺蜩翼，則

無特操之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

無待，而不獨化於玄冥矣。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衍義云：夫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

鈔《文子·符言篇》云：老子曰：夫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上乎無上，下乎

無下，能高能深，能上能下。平乎準，直乎

繩，非衡而平，無所不夷，非繩而直，無處不正。

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

方而無方。包裹天地而無表裏，其大無

外，其細無內。洞同覆蓋而無所破，大圓

無涯，大通無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

其坐無慮，寢而不夢，是故玄同。取

以為證，以道大無方汎兮，其可左右

也。

衍義云：大道無乎不在，或左或右，皆逢其原。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體道之士，反求諸己，而自得之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衍義云：無母何恃。

鈔《毛詩·小雅蓼莪篇》之文。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此言萬物恃道以生，亦猶人之恃母而生成也。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不為主，可名於大。

衍義云：復小而辯於物。

鈔《周易繫辭第八》之文。云：復小而辯於物。此言復卦於初細微小之時，即能辯物之吉凶，不遠速復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衍義云：舜有羶行，百姓悅之。三徙成都，至鄧之墟，來之者十萬家。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再錄。

衍義云：大王居邠，狄人侵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滕文公問：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滕君之辭，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國安民豐，欣樂太平。

鈔《靈寶無量度人經》上卷之文。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此言有道之君，民皆歸之，而無害舉，皆欣欣然，各得安平之樂也。

衍義云：平則無險陂之患。

鈔《易繫辭》之文。易曰：無平不陂，陂者傾也。

樂與餌，過客止。

衍義云：《莊子》載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鈔《莊子·天運篇》之辭。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是和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大湖之洞庭也。怠，退怠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稍悟音旨，故懼心退怠。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聽不見，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蕩蕩平易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茫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衍義云：齊人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袖也，輯和也，履，貿貿交易之貌，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眉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終不食而死。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孟子

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朱晦庵註，豆，木器也。噉，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乞丐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饑餓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言此與不受嗟來之食，其義頗同，故引此以爲證者，謂饑餓之爲人害深矣，見食而不食，寧就死而不悔，是惡禮之不足而不食也，是則過客，亦有不爲餌止者矣。

衍義云：莊子曰：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久處。

鈔《莊子·天運篇》云：蘧廬，逆旅傳舍也。不可久停。以仁博愛，以義裁非，何異假借塗路，寄託止宿耶。不可以久交，體道化人，人歸於道，淡然長久，豈可散乎。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衍義云：列子曰：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常有。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錄。此言無為之用與道合，

真豈有盡耶。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衍義云：聖人之玄奧，莫妙於權實。

鈔唐杜天師義曰：聖人設教，分權實二門，上士利根，了通實教。中下之士，須示權門。權門變通，其法甚廣，依經所判，略具四門。第一將欲歛之，必固張之者，攝其心也。第二將欲弱之，必固強之者，攝其性也。第三將欲廢之，必固興之者，攝其欲也。第四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者，攝其貪也。夫心廉則道契，心侈則過生，因侈獲過，自思復其廉矣。此歛歛其心之權也。性弱則德全，性強則禍起，因強起禍，自思復其弱矣。此伏性挫強之權也。寡欲則行清，多欲則神濁，欲深濁極，自思復其清矣。此廢欲清神之權也。不貪則儉

約，極貪則殃身，因貪獲殃，自思復其儉矣。此修儉奪貪之權也。皆先極其侈心，使自困於貪欲，然後反性修道也。乍聞者以爲非無為自化之旨，然性有利鈍之別，悟有漸頓之殊，頓悟者不假於從權，漸化者須資於善誘，乃有權實之別。爾權道教人合歸於大義，故云貴於合義也。小人輕弄權，道因以詐欺，故不可以輕示於非道之人耳。《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用權之難也。

衍義云：此聖人所以履霜，而知堅冰之至。

鈔《周易坤卦》之辭。初六：履霜，堅冰至。此言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

衍義云：勾踐欲弊吳，而勸之伐齊。

鈔《史記》云：孔子在衛，聞齊國田常欲為亂，告諸弟子曰：吾不忍父母之邦而受敵。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誰為使。子貢請使。夫子

許之。遂如齊，說田常請緩師，吾請救於吳，今救魯而伐齊，子因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霸業盛矣。吳王乃遣子貢之越。子貢曰：今者吳說吾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勾踐頓首曰：孤常不料力，而與吳難，受困會稽，痛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今大夫幸告以利害。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疲弊，此則報吳王之時也。越王勾踐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遂自發國內之兵以伐齊，敗之。子貢遂北見晉君。今承其弊，吳晉遂遇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吳王歸，與越戰，滅焉。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若能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衍義云：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

鈔《淮南子·主術訓》之文也。《鴻烈解》曰：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子而餌之者。按《史記·齊世家》云：初，齊桓公之夫人三皆無子。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氏之女，子姓。生公子雍。雍丞有寵於恭姬，《周禮》掌食之官，有內雍、外雍，此人為雍官名丞，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無虧。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子豎刁何如。對曰：自

官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此謂易牙烹其子而要桓公也。虞君好寶，而晉獻公以璧馬釣之者，按《春秋》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假道。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長。公曰：官之奇存焉。官之奇，虞忠臣也。對曰：官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虞君許之，且請先伐虢。喜以厚賂而欲求媚。官之奇諫，不聽。遂起軍滅下陽。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公：虞虢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豈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弗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

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并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公姬，獻公女也。送女曰媵，以屈辱之。此謂晉獻公以璧馬而釣虞君也。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者，按《史記·秦本紀》云：秦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弧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羣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遂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七年，秦用由

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謂秦穆公以女樂誘胡王也。故玄同引此以明歛張與奪之權也若此。

衍義云：莊子稱徐無鬼見魏武侯，先相狗馬，然後勞君之神形，而結以政治，斯乃知者歛張之權也。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徐無鬼姓徐字無鬼，魏之隱士也。因女商見魏武侯，女商，姓女名商，魏之幸臣也。武侯，文侯之子，畢萬八世孫也。武侯勞之曰：先

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于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焉。君將黜嗜慾，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已，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

下馬有成材，若卹驚悚。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弋，金版六韜，《周書》篇名也。又云文武虎豹龍犬，是謂呂望六韜也。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之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魁魁之逕，踉位其空，聞其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效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效吾君之側乎。言此者以武侯素好犬馬，凡欲規諫，必先投其機，然後以正理言之則必喜矣。此亦歛張與奪之權也。故玄同取以為說云。

柔弱勝剛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衍義云：猶魚之不可脫於淵，魚脫於淵則獲。

鈔《莊子·庚桑楚篇》云：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其斯之謂歟。

衍義云：此之謂獨化。

鈔《莊子·在宥篇》云：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此言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為主，不謂至尊至貴也。《大宗師篇》云：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為物境所遷，故云獨化。

衍義云：《易》曰：巽以行權。

鈔《易繫辭》曰：巽以行權者，順也。言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順時制變，不可以行權也。

衍義云：於魚得計。

鈔《莊子·徐無鬼篇》之文。云：是

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疏：不慕羊肉之人，故蟻棄知也。不為羶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遣仁義合乎至道，不傷濡沫相忘於江湖，故於魚得計，此斥虞舜羶行故給斯言也。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九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衍義云：道以無為為常。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又云：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

衍義云：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

鈔《莊子·胠篋篇》之辭。此乃盜跖答其徒之言。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

以無德。

衍義云：支離所為，百姓日用而不知。

鈔：支離所為者，謂其德支折離散，不彰其用，不顯其名之義也。《莊子·人間世篇》云：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項，會撮謂頭髮也指天，五管在上，五管，五臟也。兩髀為脅。挫鍼治解，縫衣洗浣，足以糊口，鼓筴操耒也。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工。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石四斗曰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養其身，終其天年，何況支離其德者乎。若能保其常名者，如此，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易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上德不以德為德，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衍義云：禮者，履也，謂可履而行之也。辯上下定貴賤。

鈔辯上下者，《易履卦大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者是也。

衍義云：玉帛交馳，威儀相答。

鈔《魯語·陽貨篇》云：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記·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夫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法謂之儀。夫玉帛者，禮之物，以表其意者也。鍾鼓者，樂之器，以導其和者也。是知言敬中和者，禮樂之本也。鍾鼓者，禮樂之末也。故曰：玉帛交馳，威儀相答，擊踞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故云：末焉，其或交馳相答而莫之應，則至攘臂而仍之也。衍義云：擊踞曲拳。

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顏回曰：擊踞曲拳者，人臣之禮也。擊，又手也。踞，跪膝也。曲拳，折腰

也。

衍義云：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以禮為翼者。

鈔《禮記·樂記篇》之文。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傷，節則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暗則有鬼神。又曰：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者，此《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既云大禮與天地同節，又以此為翼而行於世，則惡有攘臂之亂哉。

衍義云：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

鈔《禮記篇》之文。此言禮以辯上下別親疏。攘者，攘除衣袂以出臂，而相仍引，施報之禮。行於彼而彼不應，則怒而相仍引也。

衍義云：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國為暴骨，則攘臂而仍之。

鈔《春秋》：宣公十二年，楚文公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楚子曰：非爾所知也。武王克商，作頌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以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今我一戰而使晉楚之民暴骨于野，是不能禁暴矣。

衍義云：春秋時，楚宣王朝諸侯，義中備載。又云：至德之世，實而不知以為忠。

鈔《莊子·天地篇》之辭。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及，以至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

鈔：晉司馬昭之時三年，樵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莊老，而尚奇任俠，與陳留阮籍、兄子阮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

康箕踞而鍛，不為之禮。會將去。

嵇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鍾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舉嵇康自代。與濤書曰：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司馬昭聞而怒之。康與

東平呂安親善，鍾會因譖安，康有盛名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教，宜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舉此為證，正所謂蕩而忘反，以至國破身亡，正謂此也。《南史·宋紀》謝靈運，陳郡陽夏人。秘書郎謝琰之子。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

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遂移疾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扎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論曰：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

美，景懋、景先以節美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續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衍義云：舉本經云：道生一於物為精，元氣也。元氣為道之子。

鈔：一者乃道之子，沖和之妙氣也。作陰陽之本，為萬物之母，古今不二，終始無窮。一之為言，其大矣哉。一者，元氣也。能陰能陽，而不屬於陰陽，升玉京金闕，而不為清。處瓦甍茅薜，而不為濁。乾元以之而資始，坤元以之而資生，制御有為則真宰出焉。

衍義云：謂之真君，制御形軀，謂之

真宰。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如是皆有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也。

衍義云：侯王五等之爵。王者萬乘之君。

鈔：王者，四海之尊。侯者，五等之二。固設五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以佐王者也。萬乘之君，君者，王也，天子也。天子提封百萬賦，六十四萬井，出戎馬百萬匹，兵車萬乘，故云萬乘之主。

衍義云：故能永有天下，無思不服。

鈔：無思不服者，此《毛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鎬京武王建都辟雍，行禮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言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由四方而來觀者，皆感武王之德化，中心無不歸服者也。又云：皇王烝哉者，皇，大也，烝，君也。

世美武王德化大而能君者也。今引此以證言萬國歡心而歸服者，亦由得一而正之所致也。故云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衍義云：《列子》載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云：杞國有人，殷湯封夏後于杞，周又封之，今在陳留雍丘縣，今杞州地是也。衍義中載之已備，不復重錄。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衍義云：稱孤者，如《左傳》：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

鈔：《春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奉承以來，弗敢失隕墜也，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恭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

授，於今四王矣。謂恭、康、郊、敖、靈王也。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遑，況能懷思君德。言有康王大喪多不暇，楚靈無信所以不終也。

衍義云：稱寡人者，即先君以寡人為賢之例。

鈔：《春秋》隱公三年，宋宣公捨其子與夷，立其弟穆公。穆公有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之，曰：先君捨與夷而立寡人，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歿後，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

衍義云：稱不穀者，若不穀惡其無成德之例是也。

鈔：《春秋》成公十一年，秦晉有令狐之會。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晉厲公、秦桓公也。秦背晉盟，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詰秦伯曰：楚人惡君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皇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

晉出入，余惟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以宣之，以懲不一。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衍義云：《易復卦》曰：剛反，動而以順行。

鈔《易經復卦象》曰：復，亨，剛反。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王弼註：入則為反，出則剛長，故無疾。疾猶病也，朋為陽也，故云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也。

衍義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鈔《周易繫辭》之文。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哉。

衍義云：仰觀于天，俯察乎地。

鈔《易繫辭》之文。註：故能彌論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衍義云：五行有水，反流全一，而動善時。

鈔《列子·黃帝篇》之文。已全具於《道經·內道沖章第四篇》中，意已全，今不再錄大槩。反流全一者，反流則與道合，淵靜則能全一。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動則時若。故云反流全一，而動善時也。

弱者道之用。

衍義云：指我亦勝我，踏我亦勝我，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蚘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踏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唯我能也。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指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腳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

衍義云：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則水之託於太虛，可謂弱矣。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者，波流縈回之貌也。

衍義云：列子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此言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衍義云：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鈔《論語·子罕第九》之文。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范氏註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衍義云：如《論語》之可以語上語下者也。鈔《論語·雍也第六》之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言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

衍義云：若子夏出見於紛華盛美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是已。

鈔《史記·禮書》所載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人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衍義云：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鈔《莊子》盜跖與孔子所說之文。盜

跖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八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

衍義云：亦猶章甫致賤於越人。

鈔《莊子·逍遙遊篇》云：宋人以章甫爲貨。章甫，鄒魯之冠也。越人者，百越之人也。其舊俗斷髮文身，不尚冠冕，則章甫非彼所好也。故云猶章甫致賤於越人。

衍義云：和璞見遺於楚國。

鈔：和璞者，姓卞名和，楚國人也。居荆山之下。荆山在楚地，出美玉。卞和得玉璞獻於楚王。王怒，遂刖卞和左足。楚王崩，武王立。又進。武王曰：昔誑先君，又刖卞和右足。和抱玉泣於荆山。武王崩，成王立。和將玉進之。成王使人琢之，果是美玉也。玉價無估也。

衍義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

鈔《莊子》曰：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矣。此文在《秋水篇》，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道者，束於教也。此言下士不識道之微妙也。而大笑之，使下士不笑不足以見真常之道也。

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

衍義云：如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

鈔《論語·述而第七》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註：述者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辭，我，親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

衍義云：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

鈔《史記·列傳》：周幽王時，孔子適周，嚴事老子而問禮。老子曰：子

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矣。

衍義云：莊子曰：不得已而後起。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物先，不為禍始，感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

衍義云：漢陰丈人子子然以真為己任，而別乎世俗。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五十畝曰畦。鑿遂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搯用力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蕩，其名為槩。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衍義云：與物同波，而和其光。

鈔《莊子·庚桑楚》之文。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斯順之也而亦波，是衛生之經也。此言物波亦波，和光混迹，同其波流，至人無心，合於玄道也。

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衍義云：若九鼎瑚璉。

鈔：九鼎者，大鼎也。《黃帝內傳》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即今之湖城南，號曰荆山。瑚璉，《魯語·公冶長篇》之文。子貢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記曰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祭祀之器，取以貴也。故曰：大器晚成。

衍義云：莊子曰：美成在久。
鈔《莊子·人間世篇》之文。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仲尼。仲尼告之。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可改，可不懼歟。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衍義云：渾淪一氣，未相離散。渾淪者一也。一者太極也。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

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曰：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衍義云：天地氤氳，萬物化生。
鈔《周易繫辭》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絪縕相附著之義，言天地無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精醇。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衍義云：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也。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肅肅陰氣，赫赫陽氣，言二交泰也。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衍義云：大人虛其靈府，則純白來并。

鈔：夫心者，乃神靈之府也。故云：靈府虛室，生白之謂也。

衍義云：君子不動心，則浩然之氣可養。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之文。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云：四十而不惑，亦孟子不動心之謂。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公孫丑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衍義云：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鈔《左傳》、《春秋》之文。已於昔之

得一章中載之，不復再錄。
衍義云：天道虧盈而益謙。

鈔《周易謙卦彖辭》：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衍義云：卑以自牧。

鈔《周易謙卦》初六爻辭也。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此言謙謙君子，常以謙卑而自養其福也。

衍義云：饜饜富貴。

鈔：饜饜者，縉云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饜饜。貪財曰饜，貪食曰饜，此言貪財求利以為富貴，豈不知聖人有言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衍義云：《書》曰：滿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之文。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衍義云：強秦以專制而滅。

鈔《廣聖義》云：昔秦吞七國，一統九州，力盛強兵，天下莫敵。至於土崩瓦解，曾不踰時，扶蘇死於長城，子嬰降於軹道，立四十六日，項羽至斬之，祚滅身亡。以此觀之，豈非專制而滅乎。

衍義云：大漢以和順而昌。

鈔：大漢高祖劉邦，彭城豐沛人也。推賢用能，與項羽力戰而取天下。德制強楚，仁及生靈，智士為之謀，

賢士為之轉，用三傑而成帝業，約三章而安疲民，有長者大度之美，傳祚兩漢二十四帝四百餘年，豈非和順而昌乎。內引三傑者，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連百萬之師，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吾不如蕭何。此三人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也。三章者，秦二世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安堵如故。

衍義云：子路好勇，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焉。

鈔：子路好勇，不得其死。此《論語·公冶長第五》之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路聞而喜，以夫子之與己，而不知其實意，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羿，善射者。羿乃有窮氏之國君，力能善射。奡，盪舟者。有勇力，陸地能行舟，已於三十三章中載之，不復

再錄。此三子者，皆恃勇力以取勝於人，而俱不得其善終，是皆失其柔弱之義也。故老君以此垂戒耳。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衍義云：水之洄洑流注。

鈔洄洑流注者，《列子·黃帝篇》九潘注云：有洄激流止之異，已於《道經》道沖章第四載之，不復重錄。

無有，入於無間。

衍義云：透金貫石。

鈔《列子·周穆王篇》之文。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石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

衍義云：周流乎太虛，上際下蟠。

鈔《莊子·刻意篇》之文。云：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而厚地，上際逮乎玄天，四維上

下，無所不極。

衍義云：若《列子》載趙襄子率徒十萬。

鈔《列子·黃帝篇》云，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衍義云：聖人觀天道之自然。

鈔《黃帝陰符經》。神仙抱一，演道章上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衍義云：正容悟物，故不言而其教行。

鈔《莊子·田子方篇》云：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耶。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耶。子方曰：有。子之師孰耶。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

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

衍義云：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則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

鈔《文子·精神篇》云：老君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函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其所以為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也，難矣。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乎言者也。

《淮南鴻烈解主術訓篇》云：註雖暗乎，獄理訟能得入之情，故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大宰，晉國無亂政，有貴乎見者也。《淮南鴻烈解主術訓篇》云：雖瞽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之所以為師。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也。衍義引此，以證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豈虛言哉。

衍義云：言九流百氏，希有能及無為之教者。

鈔：九流者，《漢志》云：諸子十家，可觀者九家耳。九家者：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雜家，九農家。兵家百氏者，六經正吏之外，自為述作。自周以來，立理著書，凡百餘人，皆稱曰子。子者，男子之通稱也。不敢侔於六經，皆目之為子，為論，為記，為書，或以姓氏為稱，或以因時表號，則有鬻子、曾子、晏子、孟子、管子、孫卿子、魯連子、列子、莊子、庚桑子、王孫子、尹文子、公孫尼子、呂氏春秋、鄧析子、鬼谷子、陸賈、晁錯、賈誼、桓譚、崔寔、周生烈、魏朗、任嘏、裴玄、蘇彥、傅玄、唐滂、秦菁、阮武、商君、陸雲、弁子、符朗、孫武、汜勝之是也。或自立別號者，子思子、太公金匱、淮南子、鹽鐵論、說苑、新序、論衡、潛夫論、風俗通、文子、申鑒、昌言、典論、篤論、中論、萬機論、忠經、意林、道言錄、歲時記、耆舊記、法訓五教、菟菟典語、默記、正書、正論、物理論、韓子、人物

志、成敗志、通論、正部志、緯通語、國語、越絕書、抱朴子、世要新論、析言幽求、長樂子、家語、太玄經、方言、法言、志林、搜神記、博物志、義訓、山海經、水經、大荒記、十洲記、拾遺錄、本草、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周髀、竹譜、孫子兵法、司馬兵法、孫子算經、黃石公記、相貝經、萬畢術是也。或採玄經奧義，或採儒術禮書，或宗律曆天文，或附陰陽象緯，或拘以名法，或約以機權，各盡所長，互陳其旨，然有或為或作，乍弛乍張，各滯一隅，罕能通貫，以茲量較，難以及之於無為之道焉。惟體道之君，上德之主，志無所慮，神無所思，動若無形，寂若無有，與道相得，曠然大通，可以繼躅玄元矣。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衍義云：身為實而名為賓。名者實

之賓。捨實取賓，是謂倒置。

鈔《列子·楊朱篇》云：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其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衍義云：若鮑焦、子推之徒，守名累實者也。

鈔：鮑焦者，《莊子·盜跖篇》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不臣天子，不交諸侯。子貢過之，謂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土，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因抱木而立枯焉。

介子推者，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昔晉文公重耳幼時，遭後母麗姬之難，麗姬之子曰宜舊，麗姬欲立宜舊而廢重耳，故數譖於獻公，公信其言，重耳所以出奔他國。

在路困乏，子推乃自割其股肉以食文公。後重耳還國，立爲文公，封其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于營門，怒而逃去。公後悔，追子推於介山，亦云綿山。子推隱避不出，公因縱火焚其山，庶幾走出，火至不避，乃抱樹而燔死。今取二子徒守其名累其實者也。

衍義云：富者苦身疾作，貴者夜以繼日，思慮營營。

鈔《莊子·至樂篇》云：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能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由是論之，夫富貴者，貪名徇利，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今取以證解身與貨孰多之義也。

衍義云：烈士之所殉者，名也。貪

夫之所殉者，貨也。

鈔《莊子·駢拇篇》云：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實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衍義云：伯夷死於首陽之下。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伯夷死於首陽之下，已於天下皆知章第二詳悉具載，不復再錄。

衍義云：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鈔《莊子·駢拇篇》之文。盜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徒卒九千，常為巨盜，故以盜為名。東陵者，山名也。又云：即太山也。在濟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衍義云，蒙莊固辭於楚相，寧為曳尾之龜。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莊子釣於濮水，楚王楚威王也使大夫二人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

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矣。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衍義云：天師不就大夫，願學軒轅之道。

鈔《張氏家傳》云：天師姓張名道陵，字輔漢，留侯六代孫也。性沉默好古，博極經史，兼明星氣圖緯之學，賑人之急，不擇親戚，名動朝野。漢章帝下詔召為諫議大夫，不就。喟然謂弟子曰：人上壽百歲，瞬息間爾。父母妻子雖至愛，豈能長保哉。且吾身尚非，吾有況其外之貴富耶。吾聞上世軒轅喬松得道，登天遊於無窮，此吾師也。吾將棄世絕累而學之，請與爾等自此決矣。於是羣弟子愴然辭歸，獨王長請從。天師憐其志，及留侍，遂入潛衡至嵩陽，授《黃帝九鼎丹經》於神人，已而訪西城山，築壇朝真，以鍊九丹。永壽二年九月九日，太上遣雲輿迎之。

於雲臺峰，白日升天，時年一百二十三歲。天寶七年，封天師。僖宗中和四年，又封三清扶教大法師。宋朝封三天輔元大法師，靜應真君。

衍義云：如《莊子》載：原憲居魯環堵之室。

鈔《莊子·讓王篇》：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奢華。義中載之全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北史》載：魏明太后幸絹藏。

鈔《北史》：魏明太后臨幸絹藏。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二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衍義云：唐堯有成功而自視缺然，乃為五帝之盛。

鈔《論語·泰伯第八》云：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自視缺然，此《莊子·逍遙遊篇》云：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衍義云：孔子集大成而不居其聖，是為萬世之師。

鈔《孟子·萬章章句下》云：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條理者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之也。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不居其聖者，此《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曰：然則夫子既聖矣。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衍義云：柳下惠以直道事人，三黜而不去。鈔《論語·微子第十八》。柳下惠為士師，魯之賢大夫也，名展禽。士師，獄官也。出，逐也。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矣。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衍義云：雕刻衆形，而不為巧。

鈔：大巧者，莊子所謂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豈有楮葉者而為巧乎。

衍義云：《列子》載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

鈔《列子·說符篇》之文。義中已詳。

衍義云：若梓慶削木為鐻。梓慶，魯大匠也。梓，官名。慶即其名也。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義中已全。

衍義云：不飾小說。

鈔：小說者流，蓋出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以造也。其書十五家，百十三篇。

衍義云：故夫子謂予欲無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衍義云：出衣絺綌。

鈔《論語·鄉黨第十篇》之文。當暑

絺綌，單衫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必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衍義云：致荷校之凶。

鈔《易下繫辭》之文。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荷校滅耳凶。

衍義云：若齊人之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

鈔《列子·說符篇》之文。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此言嗜欲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

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蓋有意所欲而形有所忘，可不慎歟。

衍義云：《春秋》魯桓公十年。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周末知襄子請地於韓康子。

鈔《春秋》所載，義中已全，不必重書。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衍義云：昔漢嚴君平與蜀郡富人羅冲相善。

鈔：此文義中載之已全，不必重錄。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衍義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求之。

鈔《孟子·盡心章句上》云：孟子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

不具於性分之内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晦庵註：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衍義云：揚子曰：人心其神矣乎。

鈔《揚子法言·問神篇》之文云：神在所潛而已矣。潛心即是天神天明，陰陽變化，天之神也。日月運行，天之明也。照知四方。天之神明，可以濁幽冥光四方。天精天粹，乾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萬物作類，覆育萬物，各成其類。人心其神矣乎。在天地為神，在人為心，心乎通乎神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衍義云：雨暘時若。

鈔《尚書·洪範篇》之文。云：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此言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衍義云：星宿錯度。

鈔：《廣聖義》云：帝王之理也，法

天之覆，法地之載，曆象日月，敬授人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順天之道也。星宿錯度，乃《靈寶度人經》云：星宿錯度，日月失昏，亦當修齋行香誦經。

衍義云：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鈔《周易乾卦九五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言在天時之先而行事，則天道亦順應而不肯違也，在天時之後而行事，則奉順於天道而不敢逆者也。今人君能如是者，不假窺牖瞻望而天道自明矣。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衍義云：堯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舜之明於人倫，察於庶物。可謂知天下矣。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烈風雷雨，舜之弗迷。可謂見天道矣。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鈔《史記·本紀》云：堯，謚法曰：翼善傳

聖曰堯。放勳徐廣曰號陶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老，令舜攝天子位，政薦之於天。堯避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三年之喪畢。舜踐天子位。又引舜明于人倫，察於庶物，此是《孟子·離婁章句下》云。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惟天為大。是《魯論·泰伯篇》之文。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烈風雷雨，舜之弗迷者。此《舜典》之文。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誠信充矣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此是《論語·衛靈公第十五篇》之文。子曰：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當食而思天下之饑，當衣而思天下之寒者。此乃《孟子·離婁章句上》云：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是以如是其急也。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者。此乃《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梁惠王之辭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此皆以身觀身，以家觀家，至於以天下觀天下之道也。夫如是，則又何待出戶而後知天下者哉。此言堯舜之君，能法天地無為自然之道，以化於天下，而天下如草從風，偃自然而化之也。故曰：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者，以此。

衍義云：《春秋》鄭莊公之伐大叔段。

鈔《春秋》。義中已詳，不必重錄。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衍義云：如垂首、刺股、映雪、聚螢之類。

鈔：垂首者，《楚國先賢傳》云：孫敬，字文寶。恒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懸之梁上。後為巨儒。帝徵不就。刺股者，《史記》云：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師鬼谷先生，遊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切皆笑之。秦聞之而自慚，乃閉室不出。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後說趙，趙用之。遂佩六國相印，縱橫天下矣。映雪者，昔孫康家貧，苦學無錢沽油，常映雪讀書。後至御史大夫。聚螢者，宋車胤，字武子，亦家貧苦學。夜以絳紗囊盛數十螢火蟲，照書而讀之。其勤學如此，亦成大儒矣。夫為學者，莫不初則日學以知道，修功而補過，終則悟理而忘

言，遣功而去執，以見聞為修學之漸，損功行以為悟道之門。是數子者，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勞心苦志，博學溺心，則必至於終矣。

衍義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鈔《尚書·說命下》之辭云：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此言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于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

衍義云：以博溺心，以文滅質。

鈔《莊子·繕性篇》云：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不知質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永，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方會無為之美也。

衍義云：故《易》之益，大。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鈔：《益卦》之辭，必須雷動於前，風

散於後，然後萬物皆益。故曰：風雷，益也。遷謂遷徙慕尚，改謂改更懲止，遷善改過，益莫大焉。

衍義云：損之大。象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鈔：損卦之辭。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註：言夫人之情慾，感物而動，境有逆順，故情有忿慾。懲者，息其既往。窒者，閉其將來。忿慾皆有往來，懲窒玄文而相足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衍義云：秦兼并六國。

鈔：秦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始皇立之二十六年，滅六國，併天下，自稱始皇帝。并滅六國燕、齊、楚、魏并韓、趙，戰國之時謾曰雄。秦有始皇興伯業，一施衡策便亡蹤是也。衍義云：廢井田，開阡陌，除直道，建阿房，築長城，修五嶺。

鈔：井田者，按《史記》《穀梁傳》註云：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而公田居其一焉。廢井田，開阡陌者，十九年，自秦孝

公任商鞅，變井田為阡陌，於始有兼并之患。今即秦法也。十二年，為田開阡陌。十四年，廢井田，開阡陌，收賦稅也。除直道者，始皇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建阿房，註：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厥工未完，卒為項羽所焚。築長城者，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將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五嶺者，大庾嶺、始安嶺、臨賀嶺、桂陽嶺、揭陽嶺。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

衍義云：項氏之攻破函谷，燒秦宮，收寶貨，殺子嬰，廢義帝。鈔：項氏者，楚項籍，字羽，卞相人。秦二世三年，為天下主，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是歲，攻破函谷關，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羽起兵凡八年，與沛公爭天下，卒敗垓下，以首受。王霸天下，定於漢。廢義帝，二世二年十月，項王密使九江王布英布也等擊義帝，殺之江中。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故殺其主，天下之賊也。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衍義云：莊子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

鈔《莊子·應帝王篇》云：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衍義云：昔秦穆公嘗出而亡其千里馬。

鈔：乃《左傳》之文，義中載之，不復再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衍義云：昔有饋生魚於鄭子產者。

鈔《孟子·萬章上》之文。義中載之已詳，不復再錄。又引恂恂然適其

志氣，此乃《論語·鄉黨篇》之文。大意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衍義云：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鈔《周易》上繫之辭云：故能彌綸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此言以易道仰觀俯察，則知無形之幽，有形之明，義理事故也。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者。言用易理原窮事物之初始，反復事物之終末，始終吉凶皆悉包羅，以此之故知死生之說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衍義云：凡以九竅四支，或以三業十惡。

鈔韓非曰：十有三者，九竅四支是也。謂兩耳、兩目、鼻有二竅，並口

及下二漏，共爲九竅。兩手兩足故曰四支。河上公亦同此說。又以三業十惡爲說者。三業謂身、口、意也。十惡謂一殺生，二偷盜，三邪淫，四犯上逆亂，五毀謗經法，六呪咀瞞昧，七陰謀恨妬，八鬪亂兩舌，九破齋犯戒，十觸汗壇場。孫登解云：天地之物，有生之類，順理者寡，逆理者衆，故安生之徒，十分之中，順理者三爾。夫生不以道，死不以理，順理者少，逆理者多，故得死之中順命者三爾。又唐明皇疏亦同此說。《廣聖義》云：將生不以爲樂，而安其生，此生之徒也。夫當其生不以利欲亂其心，不以厚養傷其性，安其淡默，順其沖和，則神守其形，氣保於神，志和於氣，心寂於志，靜定其心，如此則不求於延生，生自延矣。不求於進道，道自進矣。此杜天師之所論也。竊謂如此保生之人，又豈止十中有三人爾。雖千百人中無一二人也。由是論之，不亦鮮乎。

衍義云：安時處順。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懸解者，無係著之貌。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衍義云：過求養生之物，太厚以致死。

鈔《莊子·達生篇》之文。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衍義云：莊子曰：人能虛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鈔《莊子·山木篇》之文。方舟兩舟相並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狹急也。不怒以舟虛故也。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不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

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衍義云：若仙傳劉崗。

鈔：在《神仙列傳》中所載，義中已備。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衍義云：則裸者不得不裸，鱗介毛羽者不得不鱗介毛羽。

鈔《孔子家語》中五帝第二十四章中之辭。此孔子答子貢之言。孔子曰：然吾昔聞諸，老聃亦如汝之言，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耗也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不氣息也食木者多力而不治，血氣不治。《淮南子》曰：多力而弗戾，亦不治之貌者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明，不食者不死而神。故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

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裸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必順理而不害其所生，謂之仁壽焉。

衍義云：以至少壯老死不得不少壯老死。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衍義云：莊子所謂真君。又引莊子所謂真宰是也。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不知其所

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公、侯、伯、子、男之例。

鈔：周設五等之爵，有公、侯、伯、子、男也。先王制法則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亦有五等，而兼王焉。人之處世，上以君其不有材器也。君舉而用之，然後爵之而尊，寵之而貴。而此尊貴，乃有窮極之時。今道以生物，為物所尊。德以畜萬物，為物所貴。生生而不絕，故生物之功常尊。成成而不窮，故成物之功常貴。豈有窮極之期乎。

衍義云：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云：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今孟

子以仁義忠信為天爵，況道之與德又在仁義忠信之上，故云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衍義云：莊子釣於濮水。

鈔《莊子·秋水篇》之文。濮，水名，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楚王，楚威王也。知莊生賢達，屈為卿輔，發使命先述其意，願以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殷繁，不無憂累之也。義中已備，不必重錄。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衍義云：退藏於密，可謂深遠。

鈔《易繫辭》之文。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原夫孔聖言退藏於密者，謂古

之聰明叡知之聖人，莫不以此易道，並著之神卦之知，洗其心，含養其德，退藏於密，而不顯其跡也。豈非玄德耶。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衍義云：六根各有所悅。

鈔：六根者，太極左仙翁懺法言受身生身煩惱纏縛，皆由三業為有六根：一眼根、二耳根、三鼻根、四舌根、五身根、六意根。所謂諸根皆生諸業，故曰六根猶如草木，生諸花實，展轉相生。

衍義云：黃帝問道於廣成子曰：敢問治身。

鈔《莊子·在宥篇》云。義中載之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是謂有兌，有兌而心出則交物，若塞其兌而不通，則心不出矣。

鈔《易說卦》云：悅言乎兌，兌為澤。

悅萬物者莫悅乎澤。又以兌為目，為門，為口，亦以戒其閉絕禍患爾。夫此禍患之門，用之於國則政亂，行之於身則道虧，閉塞得宜，則身安國理矣。

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衍義云：五欲之門既開，六塵之事得濟，心神內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云：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鼻欲聞香，口欲察味，志氣欲盈。六塵之事者，此玉皇本《行集經》上章之辭云：爾時玉帝出大妙音普告十方諸天聖衆，汝等諦聽。此諸罪輩曠劫以來，縱無明性，造十惡業，六塵徧染，三業縈纏，肆意任心，曾無覺悟，陰罪陽過，日積月深。六塵者何，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塵也。此諸罪輩久墮劫難以來，放縱其塵迷之性，遂為六塵之所徧染，三業之所縈纏，此皆過失之類是也。衍義云：若宋朝有張寶者。鈔：張寶者，成都人也。慕華陽縣

尉之妻。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衍義云：此齧缺之所以問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鈔《莊子·齊物論篇》之文。云：齧缺，王倪之弟子。王倪答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衍義云：若澹臺滅明之行不由徑。鈔《論語·雍也第六篇》之辭。云：子游名偃，字子羽，乃孔子弟子。為武城宰。魯之下邑。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衍義云：紂惟宮室臺榭，楚之章華，秦之阿房，皆是也。

鈔：宮室臺榭者，此《周書·泰誓上》武王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酒沉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又引楚之章華者，春秋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以諸侯落之。落者祭也。此胡曾詠史詩云：茫茫衰草沒章華，因笑靈王昔好奢，臺土未乾簫管絕，可憐身死野人家。秦之阿房者，詠史詩云：新建阿房壁未乾，沛公兵已入長安，帝王苦竭生人力，大業沙崩固不難。此言在上之人，不顧根本，徒事榮華，殆幾傷本，豈是持久之道。衍義云：峻宇雕牆。鈔《尚書·五子之歌》。五子，太康之弟。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為歌以戒之。云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衍義云：田萊多荒，此詩人所以刺幽王也。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衍義云：服文采，若隋煬帝剪采為花，以御龍舟也。

鈔：隋煬帝大業元年五月，築西苑，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綠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有四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官樹彫落，則剪采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采為荷芰菱芡，色渝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官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八月，帝如江都。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

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番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千數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輿，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衍義云：晉王愷作紫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鈔《晉書》：石崇，字季倫。性豪華。時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鬪富。後因綠珠被誅，詣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爾。刑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崇不能答。

衍義云：後漢馬廖上疏以為城中好大袖。

鈔：後漢章帝建初元年，改正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

多瘡癥。焚王好細腰，官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足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

衍義云：帶利劍如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癥。

鈔《春秋》：吳王闔閭使干將造劍。劍有二狀，一曰干將，二曰莫耶。前傳所載同此。

衍義云：趙文王喜劍士，劍士夾門三千餘人。

鈔《莊子·說劍篇》云：昔趙文王趙惠文王也。名何武，趙靈王之子也。喜劍，劍客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數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衍義云：若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

鈔：晉武帝時，宰相何曾，字穎考，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之處。蒸餅非十字裂不食。當時將士秦秀議曰：曾驕奢過度，宜謚謬醜。公名

與實爽曰謬，怙亂肆行曰醜。

衍義云：商紂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鈔：商紂積而不散，盈而不知滿。

《尚書》武成周武王克商，於是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四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五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善建者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衍義云：先固其根本，而營其標枝。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此言上既無為，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衍義云：善以道懷抱民者，則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

鈔：衍義取善以道懷抱民者，若太王者，可謂有道之君也。去邠而從之者如歸市，可謂百姓歸附而不脫離也。故曰善抱者不脫。

衍義云：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

鈔：抱元守一者，《莊子·在宥篇》云：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

又云：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是故衍義引其善以道抱元守一者，則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若廣成子者，可謂善以道抱元守一者也。至於修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者，可謂精神完全而不脫失也。故曰善抱者不脫。

衍義云：若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不得免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云：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吾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蓋周之歷

世，至于文武成康，皆懷道抱德之君，遂至于子孫相繼三十七代，歷年八百六十七載。其享祚綿遠，祭祀不絕也如此。

衍義云：雖繼毀廟之主，后稷、文王，郊祀之祀，不輟止也。

鈔《史記》：孔子在齊，舍於外館。齊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

景公覆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

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皇皇，美也。忒，差也。禍亦如之。

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重峻，輿馬奢侈，而弗可賑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必罰其廟也。孔子曰：蓋為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美哉，聖人之智

過人遠矣。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衍義云：親戚和睦，事業修治。

鈔《尚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

九族。註云：言堯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謂高曾祖父己子孫曾玄共為九族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張氏解曰：

言堯克明俊德，所以修身者也。以親九族，則修之家者也。平章百姓，則修之國者也。協和萬邦，則修之天下者也。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平天下，治之序也。

衍義云：積善之餘慶及來世。

鈔《易坤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言治國治家者可不鑒哉。衍義云：萬寶豐熟。

鈔《莊子·庚桑楚》。子曰：弟子何以異於予，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

衍義云：所謂其緒餘以治人也。所謂土苴以治國家也。

鈔《莊子·讓王篇》之文。云：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衍義云：《易》曰：觀我生，君子無咎。反觀而求諸己也。

鈔《易觀卦九五爻辭》也。云：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鮑先生解云：夫此九五履巽居尊，秉剛得位。體柔順以成德，用中正以省民，為大觀之主者也。然下之隨上，若影之應形，民之從君，猶泥之在鈞，示之以惡則惡著，率之以善則善興，化自一身，儀刑四海，欲監我德，先觀其民，君子風行已則無咎。是故取此觀卦九五爻辭以證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其觀以上五觀之法，并觀天下之民而知之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衍義云：益生日多則其厚者薄矣。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也。惠子謂莊子曰：人固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衍義云：嗒然似喪其偶。

鈔《莊子·齊物論》之文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似喪其偶。此言至人嗒然喪偶，如赤子之無心，故物莫得而傷也。

衍義云：其和大同於物，孰能害之。

鈔《列子·黃帝篇》之辭也。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山中，火畋曰狩，藉芴燔

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

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

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

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

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

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

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

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

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

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

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

而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

剖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

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

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

文侯大悅。

衍義云：若春秋楚鬬伯比淫於邲子

之女，生子文。

鈔：《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義中載

之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詩》云：后稷之生於姜

嫫，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

矣，后稷呱矣。

鈔《毛詩·大雅·生民》。尊祖后稷，

生於姜嫫，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

推以配天焉。誕寘之隘巷，牛羊腓

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

稷呱矣。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

作，精之至。終日號而嗑不噎，和之

至。

衍義云：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

衆人之息以喉。

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云：古

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

不甘，其息深深。內息之貌。真人之息

以踵，足根也。衆人之息以喉，喘哮之息，

以喉爲節。屈服者其嗑。言若蛙。嗑，

喉也。氣息不調，咽喉之中，恒如蛙礙。其嗜

欲深者，其天機淺。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

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

已。

衍義云：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上》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引以直養之，則亦至矣。此亦公孫丑之文也。孟子答公孫丑之辭。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歛然而倏知其小也。

衍義云：《書》曰：作善降之百祥。鈔《尚書·伊訓篇》云：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衍義云：道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鈔《莊子·大宗師篇》云：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太極，五氣也。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六極，六合也。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已於《道經》有物混成章載之，不復重錄。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衍義云：故孔聖欲無言。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篇》云：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孟子豈好辯。

鈔《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衍義云：正容以悟物。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清而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此已《道經》第八章載之已詳。

衍義云：目擊道存。

鈔《莊子·田子方》之文。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衍義云：無為謂三問而三不答。

鈔《莊子·知北遊》之文云：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

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耶。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也。

衍義云：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鈔《莊子·應帝王篇》之文。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今乃知之乎。

衍義云：且識音者，口不能傳。

鈔《孟子·離婁章句上》之文。云：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者，晉之樂師，知音者也。此言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而五音之內微妙清暢之音，非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者，孰得而傳之哉。

衍義云：斲輪者，口不能言。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桓公齊桓公，名小曰。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衍義云：若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

鈔《列子·天瑞篇》之文。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

衍義云：若齊宣王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之文。

云：齊宣王他日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六斛四斗為一鍾也。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謂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衍義云：若孟子言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鈔《孟子·告子章句上》之文。云：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註：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衍義云：漢文帝聞河上公結草為菴于河之濱。

鈔《左傳》本紀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衍義云：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鈔《孟子·離婁上章》文也。孟子

曰：人不足與適音謫也，政不足間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

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國定矣。

衍義云：三略九奇，靜難息寇，武之

功也。

鈔：三略者，漢留侯張子房於下邳

圯橋遇黃石公，授以三略，曰：子得

之，必為帝王之師，亦機鈐用兵之術

也。子牙用之，佐武王克商伐紂而

成王業。子房用之，佐漢祖滅項籍

而有帝國。故人主深曉上略則能任

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御將統衆，深

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

紀。人臣深曉三略，則能全功保身。

九奇者，黃帝因井田以制兵，開方九

焉。五為陣法，四為間地，虛其中，

大將居焉。諸葛孔明推演其法，陣

間容陣，隊間容隊，以前為後，以後

為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擊頭則

尾應，擊尾則頭應，擊中央則兩頭俱

應，此桓溫為常山蛇勢也。大凡兵

法，多尚奇變，自一至九，如循環無

端，不可終窮。

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天下多

忌諱，而民彌貧。

衍義云：若秦法偶語者棄市。

鈔《通鑑》云：始皇三十四年，丞相

李斯上書云：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

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

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衍義云：唐武后開告密之門，人皆

重足屏息，莫敢交言，道路以目。

鈔：唐武后光宅元年三月，太安置

銅匱受密奏。鑄銅為匱，其器一室四隅，可

入不可出。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

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

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

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

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

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

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

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衍義云：則必有機心。

鈔《莊子·天地篇》之文。云：子貢

南遊於楚，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搯

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

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

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

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蕩，其名

為槩。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

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

不知，羞而不為也。

衍義云：謂刻鏤彫琢。

鈔《莊子·天道篇》之文。云：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衍義云：若紂王之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之類。

鈔《尚書·泰誓下》云：武王曰：今商王受，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衍義云：小則盜鈎而大至於竊國矣，若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

鈔《莊子·胠篋篇》云：何以知其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然而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衍義云：李斯說二世行督責之術以弭盜。

鈔《通鑑》：秦二世二年冬，二世數

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聖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車犖趨絕，左氏犖有力焉。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多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衍義云：漢武帝以張湯、趙禹定律令。

鈔《通鑑》：漢武帝建元五年，上以

太中大夫張湯、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出張湯傳。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出趙禹傳。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衍義云：若堯舜淵默乎法，官之中垂拱示，天民之阜。

鈔《楊子·問道篇》之辭云：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阜，富也。垂拱拱手於巖廊之上，而視天民之自阜也。

衍義云：文武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垂拱拱手，而天下治。

鈔《毛詩·大雅·皇矣篇》之辭。云：帝謂文王，予懷民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衍義云：若曹參為漢相，惠帝怪其不治事。

鈔《漢書》傳中之言，義中引之已備，

不復重錄。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衍義云：福隱於禍中者，若《列子》載宋人有好行仁義。

鈔《列子·說符篇》中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禍藏於福中者，若《列子》載虞氏梁之富人也。

鈔《列子·說符篇》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衍義云：《書》曰：直而溫。

鈔《尚書·皋陶謨》之辭。云：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載采采。禹曰：何。皋陶

曰：寬而慄，寬柔莊慄。柔而立，柔順植

立。愿而恭，謹愿恭恪。亂而敬，亂者治也。有治才必敬畏也。擾而毅，馴擾果毅。

直而溫，徑直溫和。簡而廉，簡易廉隅。

剛而塞，剛健篤實。彊而義。彊勇好義。彰厥有常吉哉。彰者著也。成德著明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也。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衍義云：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鈔《孟子·盡心章句上》之辭。註：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事而不違也。

衍義云：至德者，火不能熱，水不能溺。

鈔《列子·黃帝篇》之辭。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

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痛養，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霞不礙其

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

衍義云：昔庚桑子居羽山之顏。鈔《莊子·庚桑楚》之文。昔庚桑子姓

庚，名楚，老君之弟子。居羽山之顏。山名，在魯地。義中引之已全，不復重錄。

治大國章第六十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衍義云：鳥獸魚鱉至於咸若，則鬼神亦莫不寧。

鈔《尚書·伊訓》戒太甲嗣王之辭也。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

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不率

循先王之道。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

宅也。朕哉自亳。此言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衍義云：《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

鈔《春秋》魯莊公三十二年，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鈔《春秋》襄公三十年，鄭人殺伯有。

至昭公七年，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以撫之，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之子。立二人爲大夫，以安子孔、伯有之鬼。乃止。子大叔名游吉，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始，變化也。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若居高官備物之享，則體魄強。取物之精多，則魂氣強。是以有精，至於神明。所以養此精至於神，養此爽至於明也。精是神之未昏，爽是神之未昭。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依憑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伯有之名。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從政三世矣。而三世執其政柄，能爲鬼，不亦宜乎。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

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

衍義云：若民皆襁抱其子而至者也。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辭。云：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皆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衍義云：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之辭。云：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故湯事葛。《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云：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

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仇餉，與餉者爲仇讎。文王事昆夷。《毛詩·大雅·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昆夷駟矣，維其喙矣。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周祖大王去邠。事獯鬻。北狄之強，匈奴是也。此《梁惠王章句下》云：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又引勾踐事吳。勾踐，越王之名。事見《國語》《史記》云：子貢說越王勾

踐曰：王誠能發卒佐之，以重寶而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此聖人所謂屈節求其達者也。越使大夫文種頓首言於吳王曰：越悉境內之士三千人以事吳。吳王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可乎。子貢曰：悉人之衆，又從其君，非義也。吳王乃受越王卒，謝留勾踐。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國者宜爲下。

衍義云：小國贊貢賦。

鈔：執贄也。《周禮》云：以禽作六執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乃鳧之屬工商執鷄。

衍義云：《春秋》魯文公三年，公如晉。

鈔：魯文公三年，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詩·小雅》云：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謝其以公此君子也。曰：

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

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也。登，成拜。俱還上成拜禮。公賦嘉樂。嘉樂，《詩·大雅》云：義取其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衍義云：襄公元年，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氏以禮也。

鈔《春秋》。襄公元年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也。大國聘焉，大事小也。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人民爲大。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六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衍義云：萬物資始。

鈔《易經乾卦彖辭》云：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彖者，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總釋乾與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釋之。大哉乾元者，陽氣浩大乾體廣遠，又以元大始生萬物，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衍義云：立天子，置三公。

鈔：四海之大，萬有之殷，厥初生人，不可無主，故立君以牧之。天子者，尊事上帝，父事於天，母事於地，

曰天子之子也。一人不可以廣理，置百官以臨之，故天子乃有三公焉。《尚書·周官》云：其惟三公，論道經邦。太師者，智足以為泉源，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謂之太師。亦曰尚父。太言大也。為王之師，安車青蓋，金印紫綬。太傅者，訓也，保也。《大戴禮》云：傅天子以德義，若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失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皆太傅之失職也。太保者，保，倚也，任也。《大戴禮》曰：天子處位不端，受書不敬，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即席，無升降揖讓之禮，皆太保之失職也。

衍義云：兩君相見，皆有贄幣之禮。鈔《周禮》之文。以六禽為贄幣，作兩君相見之禮，已具於六十一章，今不重錄。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伐鄭，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

以乘韋韋熟革也先牛十二，乘四，韋先，韋牛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師於弊邑，敢犒從者。不腆腆，厚也。不厚也。弊賦，為從者之淹，止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因有備焉。

衍義云：孟子曰：齊人莫有以仁義與王言者。

鈔《孟子·公孫丑章句下》。孟子答公孫丑之辭云：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衍義云：若《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敗師於殽。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眚，過也。掩大德。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衍義云：《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鈔《尚書·五子之歌》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上人者，奈何不敬。予者，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特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未發之時而圖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衍義云：晉解揚無二命，魯仲由無宿諾，古今美之。

鈔：晉解楊無二命者，《春秋》魯宣公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乃止。使解楊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用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魯仲由無宿諾者，此《論語·顏淵第十二》云：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此以見子路字仲由之所以取信於人

也。由其養之有素，故古今稱美之也。

衍義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

鈔《劉子·履信篇》云：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而請盟。齊侯不信。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春秋》僖公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義中已備，不復重錄。註：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顯與之在魯，謂之社稷之臣。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衍義云：昔齊景公有疾，求醫於秦。

鈔：《左傳》所載，義中全備，不復重錄。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衍義云：九層之高臺，起乎一蕢之土。

鈔《論語·子罕第九》云：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註：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也。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衍義云：《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鈔《尚書·旅獒篇》云：西旅獻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云：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矜持之矜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衍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詩人所以刺周厲王。

鈔《毛詩·大雅·蕩之什》之文。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此言厲王居人之上，爲天下君，無可則家之甚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僻。疾，病人也，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命令又多邪僻，不由舊章。天生蒸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蒸，衆也。諶，誠也。此言天生衆民，其命令當以誠信教導之，使之忠厚。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故云靡不有初。今衍義取此，以證解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之義也。

衍義云：唐魏徵上疏太宗，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之類是也。

鈔：唐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樸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淨之化，遠被遐方。考之於今，其風漸墜。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遺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

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讎也。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奈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初，視人如傷，愛之猶子，頃年已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已來，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策。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人。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此直意在杜諫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小人也，狎而近之。昵近小人，非致治之道。疏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唐虞，損金抵璧，反

樸還淳。頃年已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好滋興，而求豐實之，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陛下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近歲以來，思好惡惑衆善所毀之人，未必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毀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幾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使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欲言則顏色不接，欲

請則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欵，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治，屈己從人。云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諫，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放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欵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離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顧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間。遞送之步，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為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

也。

行義云：外謂金玉珠寶之類。鈔《千字文》註云：金生麗水。麗水者，在益州永昌郡。中有金，往往浮出也，皆為上金。玉出崑崗南。楚荆山崑崗谷中出美玉。珠者或稱夜光，大或徑寸，光照十二乘。寶者，金玉珍異草木毛羽，衆所奇重者。古今之所貴皆曰寶焉。此世俗之所寶，越分而求，傷生害性，不若得道之君，以賢為寶，修真之士，惟道是寶，不營為分外。故常全其自然，是不貴難得之貨爾。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行義云：莊子曰：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鈔《莊子·胠篋篇》之辭云：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

多，則鳥亂於其上矣。網小而細，形似畢星，故名為畢。以繩繫箭而射謂之弋。弩牙名曰機。鈎餌、網罟、罾筍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罟罾皆網，筍亦筌也。鈎，鈎鈎也。餌，魚餌也。削格、削格所以施羅網也，羅落、罾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爾雅》云：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罾罟，亦皆免網也。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詭曲之辭。同異之智多，則俗惑於辯矣。西華法師疏云：智數詐偽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稽也。解垢，詐偽也。夫骨稽堅白之智，謫詭同異之談，諒有虧於正理。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智。蓋聖智者，國家之利器也。

行義云：若漢明帝性褊察。

鈔：《漢書》所載漢明帝性褊察。行義載之已詳，不復重錄。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行義云：《易》曰：地道變盈而流謙。

鈔《易謙卦彖辭》云：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衍義云：但聖人知滿必招損。

鈔《尚書·大禹謨篇》之辭云：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又引撝謙退讓，此六四無不利撝謙，言指撝皆謙者，以不違法，則動合於理，故無所不利也。

衍義云：若《莊子》載魯哀公問於仲尼曰。

鈔《莊子·德充符篇》之辭。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衍義云：《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

鈔《尚書·大禹謨》之辭云：帝曰：舜帝。來，禹。洚水洪水也。傲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七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衍義云：大禹修身，以克儉為賢。文王為治，以節儉為化。

鈔《尚書·大禹謨》云：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又引文王以節儉為化。云：此《毛詩·國風·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書》曰恭儉惟德。此乃《尚書·周官篇》之辭。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衍義云：孟子曰：仁者無敵。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答梁

惠王之辭。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衍義云：帝舜性仁，刑為四罪之誅。

鈔：帝舜性仁者，此《孟子·盡心上》云。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四罪者，此《尚書·舜典篇》云：流共工于幽州，流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驩兜于崇山，放置之于此，不令他適也。竄三苗于三危，竄則驅逐禁固之也。殛鯀于羽山。殛，則拘囚困苦之也。四罪而天下咸服。

衍義云：成湯克仁，能勝夏桀之虐。

鈔《尚書·仲虺之誥》：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湯誥》云：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衍義云：文王視民如傷。

鈔《孟子·離婁章句下》云：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衍義云：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勇也。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答齊宣王曰：是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註：《詩·大雅·皇矣篇》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按止也。徂，往也。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大勇也。

衍義云：《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鈔《尚書·太甲上》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

儉德，惟懷永圖。衍義云：若文帝罷露臺，身衣弋絺，以敦樸為天下先。

鈔：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絺，厚繒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樸為天下先。衍義云：太宗欲營殿，鑿秦而止。衣無錦繡，而公私富給。

鈔：唐太宗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之乾元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強。臣聞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陛下合鑿之。所以作役宜即停之。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衍義云：則致過涉滅頂之凶矣。鈔《周易大過》巽下，兑上。巽而悅行。以此濟難，難乃濟也。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註：處大過之極，過之甚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志在救時，故不

可咎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衍義云：若《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伐晉於輔氏。

鈔：宣公十五年事，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衍義云：戒用兵者五章。第三十章云不以兵強天下。第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第五十七章云以奇用兵。第六十九章云用兵有言。第七十六章云兵強則不勝。戒

殺者一章。第七十二章云勇於敢則殺。戒奢崇儉者三章。第二十九章云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第六十七章云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第五十九章云治人事天莫若嗇。戒柔弱不爭者十五章。第三章云弱其志強其骨。第四十章云弱者道之用。第五十五章云骨弱筋柔而

握固。第三十六章云柔弱勝剛強。第七十六章云人之生也柔弱。第七

十八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第三

十九章云自謂孤寡不穀。第五十二章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第六十六章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七十三章云天之道，不爭而善勝。第四十三章云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第六十八章云善勝敵者不爭。第八章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第二十二章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八十一章云為而不爭。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衍義云：若市南宜僚，弄丸兩家之難解。

鈔《莊子·徐無鬼篇》云：仲尼之楚，

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

之嘗言。市南宜僚弄丸，宜僚，楚之勇士。白公勝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市南宜僚者，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

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叔敖高枕逍遙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侵，明二子有此功能也。

衍義云：若湯放桀，武王伐紂，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鈔《尚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地名，廬江有巢城。《武成篇》云：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孟子·

梁惠王下》云：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衍義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鈔《孟子·離婁上》云：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

肉，罪不容於死。

衍義云：《史記》載魏使客將軍新桓衍入邯鄲。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又云：若周穆王之命君牙作股肱心膂。

鈔《尚書·君牙篇》云：惟予小子嗣

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

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

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

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衍義云：《漢書》載高祖王漢中。

鈔《漢書》所載，義中已備，不復重

錄。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

天，古之極也。

衍義云：若魏吳起為將。

鈔《史記》所載，義中已詳，不復重

錄。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衍義云：斑師整旅。

鈔《尚書·大禹謨》云：至誠感神，矧

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斑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七旬有苗格。斑，還也。振，整也。謂整旅

以歸也，乃斑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

衍義云：兵者五兵戈矛之屬。

鈔：五兵者，一弓、二矢、詩云：伯也執

殳。三矛、四戈、五戟。有枝曰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衍義云：輕敵者，若《春秋》僖公三

十三年。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師過北

門，義中已備，不錄。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

能行。

衍義云：孟子曰：道若大路，然人

豈難知哉。

鈔《孟子·告子章句下》云：孟子答

曹交之辭。曹交，曹君弟也。曰：夫道

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言道不難知。若歸

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

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衍義云：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

魯多儒。

鈔《莊子·田子方篇》中之文。義中

已全，不復錄。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衍義云：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

知。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知北遊於

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為

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

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

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

為謂不答。非不答，不知答也。

衍義云：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

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

一以貫之。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云云孔子說不

是我多學而識之也，只是一以貫之。一以貫之謂

舉天下萬善，只用一箇道理而通貫之也。

衍義云：莊子曰：不知深矣，知之

淺矣。

鈔《莊子·知北遊篇》云：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乖道故粗淺而疏外。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夫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也。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衍義云：若《莊子》載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徐無鬼篇》云。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衍義云：有威可畏之謂威。

鈔：《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

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公曰：子何以知之。

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謂之威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

衍義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

鈔《論語·季氏第十六》云：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衍義云：心者神之舍。

鈔《莊子·知北遊》之辭。齧缺問道乎披衣。齧缺，王倪之弟子。披衣，王倪之師也。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

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

衍義云：夫惟除垢止念，靜心守一。鈔《西昇經》戒示章之文也。太上為尹真人傳經，既終，將昇太微。於是重語真人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衆垢除，萬事畢。此吾道之要也。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衍義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鈔《莊子·齊物篇》之文。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衍義云：若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

鈔《莊子·列禦寇》之文。義中已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八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衍義云：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註：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又云：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鈔《孟子·離婁上》云：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之世，人皆修德，而位必稱其德之大小。天下無道，人不修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

衍義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鈔《論語·陽貨第十七》之文。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衍義云：顏子為孔門之高弟，仁德之大賢，而夭夭其壽。

鈔《論語·雍也第六》：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云三十二而亡。莊子云：十八而亡。

衍義云：盜跖為東陵之賊，夫侵暴之元惡，而克保天年。

鈔《莊子·盜跖篇》：東陵地名。盜跖。柳下惠之弟也。《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九千餘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萬民苦之。

衍義云：鄧攸永嘉末沒于石勒。又引唐末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此兩節事目，義中載之全備，不復重錄。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衍義云：夫人生而靜，天之性。

鈔《禮記·樂記》之文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此言人之厥初，稟受天真自然之性，本來清淨一無所染，自此以後，性天一動，情竇交攻，心有所欲，性有所染，則天真自然之性鬱閉而不能現矣。

衍義云：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

鈔《論語·子路第十三》之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常有司殺者殺。

衍義云：若舜之四凶，周公之管、蔡

是也。

鈔《尚書·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引周公之於管、蔡者，《尚書·金縢篇》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

衍義云：南宮丹錄賞善而司生，北宮黑簿紀過而主死。

鈔《三元經》中所載：南宮丹錄賞善司生，北宮黑簿紀過主死。有此四星鑒人之善惡，察其重輕，以懲勸之，使世人修善戒惡。其不善者，天之司殺，當自殺之。言天鑒之甚明，無有不察。天網寬大，疏而不漏，違天反道，何逃其辜。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衍義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鈔《尚書·皋陶謨》第四註：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善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加勉而不可怠者也。

衍義云：齊人伐燕，或問孟子曰：勸齊伐燕有諸。

鈔《孟子·公孫丑下》。沈同問燕可伐與。義中已載，不復重錄。

衍義云：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

鈔《春秋》昭公十三年。楚公子比等因四族之徒入楚，殺公子祿及公子罷敵。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豈非天報我耶。

衍義云：秦毒痛天下，固不足道。

鈔《通鑑》司馬光云：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守死不二，斯亦足稱也。

衍義云：以疑似而殺李君羨。

鈔《通鑑》貞觀二十二年。初，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

武臣宴官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殺之。

衍義云：以猜忌而殺王景文。

鈔：宋明帝泰豫元年，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門族彊盛，或有異圖，遣使賜景文死。手勅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景文奉勅賜死，遂飲藥而卒。以猜忌殺之。

衍義云：漢唐諸賢，謀誅宦豎，宦豎之罪誠大矣。

鈔《東漢書詳節》。漢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董卓謀誅宦官。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即鹿猶從禽也。無虞言不可得。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進不聽。遂召諸屯以誅宦官為言。進意狐疑，後入為張讓、渠穆等斬之。《唐書詳

節》：宦人程元振，京兆三原人。事唐代宗，遷驃騎大將軍。廣德初，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社，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疏聞，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流溱州死。夫漢唐相去五百歲，產亂取亡，猶蹈一轍。宦豎之禍，或秉兵權，或恃寵倖，豎禍之基誅之不可勝誅，然非天所廢人欲謀之。

衍義云：楚漢之戰。鈔《通鑑》。高祖四年，蒯徹曰：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衍義云：五季之亂，其所誅夷屠滅者，十室而九。

鈔《通鑑詳節》胡氏云：五季之亂，所謂江海橫流之勢，以臣弑君，以子弑父，誅殺無辜，流血成川，僵尸蔽野，是皆人欲殺之，不免代大匠斲，未有不傷其手矣。

民之饑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衍義云：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鈔《論語·顏淵第十二》。有若對哀公之辭。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徹，通也。什一之法通行於天下，故曰徹也。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衍義云：幽王賦重，而《楚茨》之詩刺。

鈔《毛詩·小雅·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享，故君子思古焉。

衍義云：魏君重斂而碩鼠之詩作。鈔《毛詩·國風·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衍義云：若唐德宗改於新店。義中已備，不復重錄。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衍義云：上有擊鮮玉食之厭。

鈔《列子·周穆王》事。化人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玉衣玉食特言其珍異而已矣。

衍義云：漢武帝以法制御下。

鈔《漢紀》所載，義中已全，不錄。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衍義云：致有蹈水火而不懼。

鈔《論語·衛靈公第十五》云：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引逆白刃而不驚者，此《中庸》之辭。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衍義云：若莊子論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鈔《莊子·讓王篇》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狄人，獫狁也。事之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

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焉。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生，雖貧賤不以利累形。

衍義云：口欲厚味，形欲美服，目欲好色，耳欲音聲。

鈔《莊子·盜跖》告孔子之辭也。義中詳，不復錄。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衍義云：若王莽遣王邑、王尋定山東。

鈔《前漢列傳》第六十九。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弟之子也。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

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也。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也，非人力之所能致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鬻言喧塵也。中外憤怒，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或曰後漢光武以八千人破王莽百萬之師而誅戮之，復漢舊業。

衍義云：秦王苻堅發戎卒九十七萬。

鈔：按《晉書》云：苻堅字永固，健之孫，雄之子也。既僭帝位，王猛為相，諸國悉平，獨有東南一隅遺晉而已。猛卒，堅頻會羣臣，欲伐晉。羣臣皆以歲星、鎮星在斗牛，晉分未可

圖也。并有長星水影，諸怪不一，沙門道安一同懇諫，堅不從。遂徵兵九十七萬，前後千里，旗幟相望，而慕容暉、慕容垂等悉令權兵，軍至項城。晉謝玄字幼度，帥師迎敵。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謝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不欲速戰邪。諸軍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軍緩轡觀之，不亦樂乎。堅眾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眾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眾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謝琰、桓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謝安石軍距張蚝小退，玄與琰仍進，決戰肥水之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苻融，堅眾奔潰，自相蹈藉投水而死者不可勝計矣。肥水為之不流。餘軍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而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堅遂大敗，退至長安。已而慕容冲起兵，關內大

擾。慕容垂又叛堅歸鄴，稱後燕。姚萇亦叛堅，稱後秦。又呂光於梁州稱後梁。叛亡者如蝟，處處兵起。長安為慕容冲所圍逼，城內危困。堅遂留太子宏守城，與五百騎奔於五將山，為姚萇將尹緯所擒，送于萇。萇遣禪位，堅罵之，為萇所殺。其國太子宏與張大夫等以城降慕容冲，其國因滅矣。

衍義云：若隋煬帝率四萬兵集平壤。

鈔《隋書》云：煬帝名廣。文帝踐祚，封為晉王。性惟矯飾，時稱仁孝，故廢太子而立焉。既即位，幸洛陽，建東都，發河南丁壯百萬餘人開通汴渠以達淮泗，造龍舟鳳船百萬艘，立艘舟之總名。皆飾以金玉，遂幸江都。舳艫相接，千里不絕。八年，親率兵征遼，號二百萬。高麗戰不勝，還師。十三年，幸江都，奉信郎崔成象於建國上表，以盜賊蜂起，不宜巡幸。帝怒，先解其頸，然後斬之。奉信郎王愛仁亦以盜賊日盛諫還西

京，又斬之。既至江都，今之揚州也。古之楚宮於是李密、竇建德等所在稱號，盜賊通行，劫掠州縣，諸道賊帥競起，天下州府無處無賊。加以荒旱，男女相枕而死者不可勝計。由是唐高祖揭義旗於太原，遂入長安，拯天下塗炭，以代王侑或名飼。為主煬帝之子也。遙尊煬帝為上皇，已而為宇文化及所弒。明年，隋禪位與唐。高祖、太宗乘機撥亂，以三萬眾收天下，如拉朽摧枯，遂定海內。若符堅、煬帝者，真所謂分崩也。《魯語》云：邦分崩離析是也。此上諸說，皆以恃強舉兵以求勝，反致大敗而不可救者也。

衍義云：如《春秋》秦穆公欲伐晉。

鈔《春秋》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欲伐晉。義中已詳，不必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十九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五峰清安逸士王守正集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衍義云：弓之為用當合材定體，令弛張調利。

鈔《周禮》。弓人為弓，聚幹角筋膠絲漆六材，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相幹欲赤黑而陽聲。射遠者用勢，射深者用直。相角欲青白而豐末。凡角秋殺者厚，春殺者薄。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彌而磳。三色既具為良，則可冬折幹，夏理筋，春液角，秋合絲膠漆，寒定體則張之不流，材美工巧，為之以時，謂之三均。

衍義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鈔《周易說卦》之文也。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衍義云：日月寒暑，一往一來，則損其有餘。往者與其不足，則歲功成。

鈔《易繫》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此之謂歟。

衍義云：故舉虧盈益謙，欲令稱物平施爾。

鈔：上之文，《易謙卦》彖云：天道虧盈而益謙。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今取此數節之文，以證解天道抑高舉下之戒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衍義云：《易》之損卦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益卦曰：損上益下，

民悅無疆。

鈔《易》損卦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又益卦彖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且據本卦消釋，在泰卦損九三而益於上九成損。在否卦損九四而益初九成益。蓋取損上之有餘，以益下之不足，故為益也。

義曰：天道均平，有餘必損不足，必與人道反。此減不足以奉有餘，減取多者益於寡也。乃合舉下抑高虧盈益謙之義，理國和民之要，修身合道之規，此其特也。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衍義云：昔天師翟乾祐在世時，以考召法著名。

鈔《天師家傳》所載。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衍義云：水之為性，善下不爭，動靜因時，方圓隨器。

鈔《廣聖義》云：水之為用，其體至柔，其性善下，萬川委輸，百谷朝宗，霏霧露以凌雲，貫昭回而上漢。言其大也，古今注海而不盈。言其細也，毫末稟生而有潤。故老君配之於道焉。三能不讓，七德備周，包裹造化，貫穿形兆，處濁受汙，隨方受圓，此其至柔也。故物莫能傷焉。及其泛十洲浮八極，淪藏日月，涵貯乾坤，陵谷由之而革遷，鯤鵬託之而變化，摧山穴石，無所不能，此其至強也。故物莫能制焉，以其柔弱故也。人能體此，守一柔弱，可應萬殊之變，是為莫之能勝。

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衍義云：若漢光武幸章陵。

鈔《後漢》傳中所載，其文已備，不復重錄。

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衍義云：言人君能含垢受穢，引萬方之罪在己。

鈔《尚書·湯誥》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衍義云：春秋時，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

鈔《鴻烈解》曰：晉伐楚，三舍三十里為之一舍也。不止。大夫曰：請擊之。

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義中全，不復錄。

衍義云：宋景公熒惑守心。

鈔《鴻烈解》中所載。義中全文，不復重錄。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衍義云：莊子曰：復讎者不折鎡干，雖有伎心，不怨飄瓦。

鈔《莊子·達生篇》云：復讎者不折鎡干，春秋吳王使干將造劍，干將鎡鄒並古之

良劍雖有伎心者，不怨飄瓦。飄落之瓦，偶爾傷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衍義云：《禮記》曰：獻粟者執為契之法。義中全，不復錄。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衍義云：若郭巨事母至孝，義中已全，不復重錄。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衍義云：若盤庚三遷，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圯于河，盤庚遷于殷。

鈔：盤庚三遷者，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

姓，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盤庚既遷，莫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大王之徙居岐山之下者，事已

於大國者下流六十一章中詳錄，不復重鈔。

衍義云：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鈔《毛詩·小雅·鴻雁》。美宣王也。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衍義云：剡木為舟，以濟於水者。

鈔《周易》下繫之文。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渙卦彖辭

云：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衍義云：莊子曰：至德之世，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是也。

鈔《莊子·馬蹄篇》云：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填填者，滿足之貌。其視顛顛。

直視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

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當是時也，民各自足而無往來貿音茂遷之事，故云雖有

足而無往來貿音茂遷之事，故云雖有

舟輿，無所乘之。

衍義云：雖有堅甲利兵，無所陳設矣。

鈔《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孟子對梁惠王之辭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衍義云：《易》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五陽共決一陰，蓋取決斷之義也。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衍義云：雖蔬食藜羹之糲音臘，所食常甘。

鈔：蔬食者，《論語·述而篇》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引藜羹者，《莊子·讓王篇》云：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

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此又豈止甘其食而已，意在於樂道也如此。

衍義云：葛衣鹿裘之粗，所服為美。鈔《列子·天瑞篇》云：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之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音保者，吾既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人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故引此而證鹿裘之樂也。

衍義云：茅茨蓬華之陋，所居常安。鈔：茅茨蓬華者，《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以此證茅茨蓬華之安也如此。衍義云：南炎北沍音戶之苦，所寓皆

樂。

鈔：南炎北沍者，夫南方絕域純陽之地極炎，故有火山，其中有鼠取毛以為布，謂之火浣布。北方絕域純陰之地極寒，故有冰山，其中有蠶，號曰冰蠶。彼雖炎涼俱不得其中，然而所居之俗，所生之物，各安其居，各適其性則一也。故舉此以證解安其居如此。

衍義云：自然俗無夭傷，土無扎癘。鈔《列子·黃帝篇》云：列姑射山在河海洲中，出《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愿殼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蹇乏也。陰陽常和，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調，年穀常豐。而土無扎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衍義云：猶魚相往來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者也。鈔《莊子·大宗師篇》之文也。泉涸，

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於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衍義云：一村唯朱、陳兩姓，世為婚姻。

鈔：白樂天作詩以稱贊之。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衍義曰：《詩》云：盜言孔甘，味之美者。巧言如簧，聲之美者。

鈔《毛詩·小雅·巧言》章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荏苒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衍義云：孔子曰：辭達而已，故不求辯。

鈔《論語·衛靈公十五》云：子曰：辭達而已矣。詞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

工。

衍義云：一以貫之。

鈔《論語·里仁第四》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參，曾子之名也。

衍義云：莊子曰：文滅質，博溺心，故曰博者不知。

鈔《莊子·繕性篇》云：然後附之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乎初。大綱言世人耽嗜有為之學，以文章浮華，滅其質素之實。以該博廣覽，溺其純樸之心。所以失其無為自然之道。故經云：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衍義云：范文正公使其子堯夫。

鈔：義中載之甚詳，不復重錄。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卷之二十

(顧志華點校)

004 道德真經集解

經名：道德真經集解。金趙秉文集解。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無求備齋影印清咸豐四年錢培名刊小萬卷樓叢書本（簡稱小萬本）。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趙學士集解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不可道，仁不可以為義，禮不可以為智。可道則不可常^①，不可道則能常。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

智為智。可道不常而道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名可名，非常名。

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方圓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嚴遵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為非道也，無為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為而無所不為。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播而為萬物，萬物道而名不勝用，所以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粗而不神矣；流於其妙而不知其微，精而不神通矣。司馬君實曰：名天地之始曰無，名萬物之母曰有。王雱曰：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王弼以為有欲以觀其微，苟為有欲矣，則

將沉溺轉徙於□□物，又何微之能觀乎。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莊子云：老氏建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②，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曠，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弃有則著空，徇末則忘本，是以大智並觀焉。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玄則極矣，然猶有知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門所從出也。光曰：忘玄之玄，則曰玄玄。趙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

亦非道。莊子云：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常無者，佛氏所謂真空也；常有者，佛氏所謂妙有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政和曰：玄者天之色，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俱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物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

天下以形名而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之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爲長，而

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爲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肇曰：有無相生，其猶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光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唯喪偶者能同之。政和曰：道無異相，熟爲美否；性本一致，熟爲善否。有美也，惡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爲之對，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爲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自出者也。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當事而爲，無爲之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呂惠卿曰：聖人終日爲而未嘗爲，

終日言而未嘗言。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

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爲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功成，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爲不言之教，其爲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聖人居於貧賤，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而去哉，此則居之至也。政和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自化，自生自色，孰有之哉？趙曰：有對待無爲，有真無爲；有對待無言，有真無言。有爲無爲，有言無言，對待也，與有無高下何異。若夫真無爲、無言，喪偶絕待者也。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爲患，爲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則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銜可欲而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無不爭；志與骨皆弱，則事無以立矣。趙曰：虛心實腹，則上不尚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本指。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命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傷性命之情。名曰治之，亂孰甚焉。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不以妄者銜之，則民不知所慕，淡乎其無所欲，雖有知者無所用巧矣。趙曰：知無所慕，不敢爲也。政和曰：辯者不敢騁其善，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爲無爲也。政和曰：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爲出於無爲而已。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哉。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

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爲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

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忿，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開元曰：道無不在，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一光塵耳，而妙本非光塵也。王弼曰：存而不有，沒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政和曰：銳則傷，紛則雜。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也。同其塵，莊子所謂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也。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忘而存。

吾不知誰子，象帝之先。

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趙曰：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之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爲狗，設之於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時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政和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爲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

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為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物之而有橐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形者，亦若是而已矣。政和曰：橐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故應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唯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

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聖人無心，故為治而不至於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孫思邈曰：谷神虛而靈者也。政和曰：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生死分，物之理也。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故云不死。谷神以

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王弼曰：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用不勞，故曰不勤。趙曰：此章言道無為無形，生天地，自古以固存。河公以玄牝為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

天地雖大，未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根者是也。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

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巨濟曰：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外身，如天地之不自生，身先身存，如天地之能長生。後身則人下之，故身先；外身則人保之，故身存。政和曰：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為水。

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規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側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

夫唯不爭故無尤

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知盈之必溢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政和曰：持盈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故勢必傾危。如欲勿溢，則莫如勿盈也。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莫如勿銳也。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政和曰：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自遺其咎。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

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者，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口鼻勞於嗅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抱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亦猶是也。陸曰：載夫也，發語之端也。政和曰：魄，陰也。麗于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遊。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

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雜。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與，形生而不敝，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未嘗離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政和曰：靜而不雜謂之專，和而不暴謂之柔。嬰兒居不知其所為，行不知其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氣專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能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動，動則不可繫。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雜，和而不暴，與嬰兒何擇，故曰

能如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靜穢而無所瑕疵矣。滌除萬行而不有，玄覽妙理而默識。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⑥，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足以害之，治國者適足以亂之也。

天門開闔，能為雌乎？

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者^⑦，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而徵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天者必早，後天者必暮，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乎者，亦不失時而已。政和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

谿。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能知之心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政和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其道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物莫知也，故曰玄德。王雱曰：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

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竭知盡物以爲器，而器之用，常在其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此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於性，而未嘗有物也，至矣。及其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其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聾盲何異。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於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

嘗不用也。然人著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眾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此性之凝於內者也。陸曰：為腹則知止足，不為目則不見可欲。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

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於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於寵，則寵固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非實驚也，若驚而已。光曰：唯凡聖情盡者無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

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於履大患，不難於有身。故聖人因其履患，而教之以難於有身，知有身之為難而大患去矣。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嘗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貴，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於內，寵辱得失之變，纓之於外，未有一物而非患者。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趙曰：肇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驚寵辱、遺身滅智為極則，豈知聖人之旨哉。政和曰：據利勢，擅賞罰，作福威，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譬如人身，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通於大同，則無入而

不自得也。世之人以物易性，故累物而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不能忘形，其患大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己，況得喪福禍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所以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不可得，則吾身非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為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為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人之所以驚於權利，溺於富貴，犯難而不悔者，欲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政和曰：天下，大器也，非道莫運；天下，神器也，非道莫守。聖人體道，故在宥天下，天下樂推而不厭。其次則知

貴其身，而不自賤以役於物者，若可寄而已；知愛其身，而不自賊以困於物者，則可託而已。故曰：道之真以治身，緒餘以治國家，土苴以治天下。世之君子，乃危身棄生以徇物，豈不悲哉。光曰：物為身患，身為道患，忘物則身全，忘身則道備。雖忘外累，貴愛尚存，可寄可託而已。身物俱忘，以道自任，藏天下於天下也。趙曰：以天下之患為身之患，則忘貴愛矣，故可以寄託天下。古之聖人，身處南面之尊，其自視如山林道人，不以聲色富貴動其心，則天下不能為之累矣。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

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不能詰也，要必混而歸於一而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矣，乃其與物構，然□□裂四出，為視為聽為搏，日用而不知反其本，□□□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而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趙曰：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道之強名。道體之妙，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豈可以視聽搏取也哉。世人視不過色，聽不同聲，非真知也。若能無見之見，見不以目而以耳；無聞之聞，聞不以耳而以目，則眼如耳，耳如鼻，六根互用，此莊子所謂氣聽，列子所謂視聽。不以耳目，則混而為一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物之有形者，皆麗於陰陽，故上皦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皦，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之。陸曰：上與日月同光，其光不皦；下

與瓦礫同寂，其明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

繩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於無物也。

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是謂惚恍。陸曰：繩繩然運行而絕，不可得而名之，雖千變萬化復歸於無物。然道體真精，本非無物，但不可以視聽搏執而得之，故謂之無質之狀，無形之象。言其狀則惚然若無，言其象則恍然若有。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陸曰：莫知其始，故迎之不見其首；莫知其終，故隨之不見其後。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其所從生，則進退徐疾在我矣。陸曰：唯能執古

無為之道，御今有為之名者，乃可還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能知太古之淳樸，斯乃大道之紀綱。呂曰：所謂古者，非異於今也，以知古之所自始也。所謂今者，非異於古也，以知今之所從來也。誠知古之所自始，則知今之所從來，始無所自，來無所從，此所謂無端之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粗盡而微，微極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

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

猶若畏四鄰

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若畏四鄰之見之也。

儼若容

無所不敬，未嘗墮也。

渙若冰將釋，

知萬物之出於妄，未嘗有所留也。政和曰：水凝而為冰，冰釋而為水，其實一體。蔽於執一者如水之凝，通於大同者如冰之釋。

敦兮其若樸，

人偽已盡，復其性也。政和曰：敦者，厚之至。性本至厚，如木之樸，未散為器。

曠兮其若谷，

虛而無所不受也。政和曰：曠者，廣之極。心源無際，如谷之虛，受而能應。

渾兮其若濁。

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而徐自生矣。《易》曰：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亦若是矣。

保此道者，不欲盈。

盈生於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謂盈也。

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物未有不弊者也，夫唯不盈，故其弊不得新成而自去。雱曰：知道者，濁以久而徐清，安以久而徐生，又不欲盈而有之，故無新成之弊。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

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寧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於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責虛靜之用，難矣。光曰：虛為有待，致虛極者絕其待，絕其待則即有而虛。靜為動偶，守靜篤者亡其偶，亡其偶則即動而靜，故虛靜不至者，無以明道。政

和曰：虛故足以受群實，靜故足以應群動。致虛而要其實，守靜而至于篤，則萬態雖雜而吾心常徹，萬變雖殊而吾心常寂，此之謂天樂。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極虛篤靜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者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光曰：物先無物，物從無而並作。陸曰：雷在地中，天地之復也；動在靜中，聖人之復也。政和曰：物之生，有所乎萌，終有所乎歸。方其並作，而趨於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則交物而不與物俱化，此之謂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萬物皆作於性，皆復於性，譬如花葉之生於根而歸於根，濤瀾之生於水而歸於水耳。光曰：夫物芸芸，如水作波。各歸其根，如波復水。

歸根曰靜，

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

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為靜。光曰：道為動靜之根。根非動靜，非動靜者，靜之至也。

靜曰復命，

命者，性之妙也。性猶可言，至於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學道，必始於窮理，中於盡性，終於復命。仁義禮樂，聖人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知其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則徇其名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之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於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辯焉，則幾於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

復命曰常，

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而常者惟復於性，而後湛然常存矣。

知常曰明。

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而非明也。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於一時，而失之遠矣。

知常容，

方迷於妄，則自是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之？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讎，猶將哀而憐之，夫何所不容哉？

容乃公，

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而尚誰私乎？

公乃王，

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

王乃天，

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

天乃道，

天猶有形，至於道則極矣。然而雖

道亦不能復進於此矣。

道乃久，沒身不殆。

政和曰：道者，萬世無弊，趙曰：此章談歸根復命以虛靜為本。老氏所謂命，佛氏所謂性也。惟性無死生為常，知性則容且公矣。流俗以益生為命，此莊子所謂心死奚益妄作者也。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惟知有之而已。

其次親之譽之，

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親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

其次畏之侮之。

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

信不足，有不信。

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

不自信，而加之以仁義，重之以刑政，而民始不信矣。

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聖人自信有餘，其於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矣。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隆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道既廢，而後仁義見矣。

智慧出，有大偽；

世不知道之足以贍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於是民始以偽報之矣。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煦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於江

湖。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於其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仁義所以為孝慈，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於是子有違父，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為之也，故云。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賊盜不得則不行，故云耳。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以聖智，或屬之以仁義，或屬之以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三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明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然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

孔子者無大過^①。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若無所從入^②。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趙曰：投石於海，必至於底則已，不至則無以測海之深；談道者不至於未始有物，無以見道之極致。方其掃蕩，則聖智絕棄，及其建立，則事物不棄，況聖智乎？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曾其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圓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而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也，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亦不少，多學亦不亂，廓然無憂，安用絕學耶。光曰：未絕學者，計善惡，期於有用，此有用之小用也。絕學者，知道一生死，齊得喪，無往

而不適，故無憂，此無用之大用也。肇曰：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然則絕學之外，向上猶有事在。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學者溺於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於性，而皆成於妄矣。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泯焉無是非同異之辯，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若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理無足怪矣。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留，然豈以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為，吾亦為之，人之所畏，吾亦畏之，雖列於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纓於物者，其志之已。政和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吉凶與民同患者，事

也。體道者無憂，涉事者有畏。人之所畏，而不知為之戒，能無患者鮮矣，故君子以恐懼修省。

荒兮，其未央哉。

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央也。趙曰：蘇說為名教得矣。然以道言之，人之所畏，喜唯而怒阿，是善而非惡，未能忘善惡，一是非。絕學無憂，荒兮其未央哉，下言獨異於眾人可知。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人各溺於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闔然從之而不知其非。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眾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於一，超然其若遺也。政和曰：功蓋天下，而我不

自己。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純純，若愚而非愚也。政和曰：天機不張而默與道契。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世俗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眾妄之不足辯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

忽焉若晦，寂兮似無所止。

忽焉若晦，不見其津涯也。寂然無昧，不見其所止宿也。

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能焉，故疑似頑鄙。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道者萬物之母。眾人徇物而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於母而已。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一

③ 名曰治之：原本「治」作「始」，據小萬本改。

④ 固：原本作「因」，據小萬本改。

⑤ 反動其心：「心」原作「身」，據小萬本改。

⑥ 又：原本作「人」，據小萬本改。

⑦ 者：原本作「方」，據小萬本改。

⑧ 作福威：原本脫「威」字，據小萬本加。

⑨ 子：原本作「子」，據小萬本改。

⑩ 太古，原本脫「太」字，據小萬本加。

⑪ 也：原本作「地」，據小萬本改。

⑫ 親親之：小萬本作「親譽之」。

⑬ 大過：原本作「夫過」，據小萬本改。

⑭ 若：原本作「者」，據小萬本改。

① 則不可常：原本「則」作「之」，據小萬本改。

② 不廢一物：原本「不」作「也」，據小萬本改。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趙學士集解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而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於物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於恍惚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渺，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物至於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而錯，不可復

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惟未嘗去，故能以閱衆甫之變也。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於變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也。光曰：道本無名無形，既假德以形道，則曰象、曰物、曰精、曰閱衆甫之始，此德之容而道之見也。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故與物不忤，故全也。

枉則直，

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

窪則盈，

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

弊則新，

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弊矣，而日新所自出也。

少則得，

道一而已，得一則無不得矣。

多則惑。

多學而無以一之，則惑矣。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

葉曰：曲則全，窪則盈，少則得，理也；枉則直，弊則新，勢也。枉非以求直，而枉之極必直，弊非以求新，而弊之反必新。理勢之相成，或更為終始，或迭為得失，紛然其不可窮，而聖人獨能抱一，不與之俱變，故以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

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為之

不暇，何暇及物哉。

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循理而行於世，則有不免於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歸復於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言出於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光曰：希言者，言而不得所

言之迹，則言而未嘗言，合自然道喙鳴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而上，陰伏而下，否而不得洩，於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於希，行出於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辭之悅耳，怪行之驚目，不知其不能久也。政和曰：天地之造萬物，風以散之，委衆形之自化，而雨以潤之，任萬物之自滋，故不益生，不勸成，而萬物自遂於天地之間，所以長且久也。飄驟則陰陽有謬戾之患，必或使之而被其害，故不能久。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於仁猶若此，而況志於道者乎？夫苟從事於道矣，其所謂合於道者得道，合於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於其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肇曰：真者同真，偽者同偽，靈照冥諧，一彼實相，無得無失，無淨無穢，明與無明等也。

信不足，有不信。

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於是益以不信。惟知道者，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雋曰：降乎希，則失性命之常，信不足必至於不信。趙曰：此章談道妙當從僧肇，然文意不相連屬，試為之說曰：希言自然，談道本也。道德之失，而後有仁義禮智，苟從事於道矣，孰為得失？但後世至誠不足，有不信者，如飄風驟雨，而豈能終日哉。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

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人未有不能立而且能行者也，苟以行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跨跂者，未有不喪其行立者。彼其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者，亦若是矣。政和曰：跂而欲立，跨而欲行，違性之常而形之適難矣。自見則知不足以周物，故不明；自是則仁不足以同衆，故不彰；有其善，喪厥善，故無功；矜其能，喪厥功，故不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譬如飲食，適飽則已，有餘則病。譬如四體，充完則已，有贅則累。譬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於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於其中耳。光曰：道不可分曰混，亡功曰

成，無始曰先。無物之物，先天地而獨存者也。政和曰：天地亦待是而後生，故云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於無匹而未嘗變，周行於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也。光曰：絕待曰獨立，真常曰不改。政和曰：不涉於動，不交於物，湛然而已。大定持之，不與物化。言道之體，利用出入，往來不窮；言道之用，萬物恃之以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為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光曰：不涉數量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而求之，一心足矣。陸曰：道強名為

大，則實已逝矣遠矣。其去不遠，在知其反，以名反實，以事反理。光曰：孤運無住曰逝，近極絕待曰遠，即近而彌遠，即遠而彌近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由道而言之，雖天地與王皆不足大也。然世之人皆知三者之大，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陸曰：域中云者，明道非六合之外也。光曰：三才法道，未不離本，自然即道也。遣道之強名，表重玄之極則也。趙曰：或問中條隱士袁用之曰，言道則涉中矣，以可道則非道也。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

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於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趙曰：古人謂高明為觀。高明之觀，樓觀是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況靜也，榮如南榮。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乘理而行，故無迹。光曰：乘以尻輪，御以神馬，此無時而發，彼無處而到，安有轍迹。

善言無瑕謫，

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光曰：至人於言，喙鳴鍾應，不存實義，即夢說夢，即言忘言，復何瑕謫。

善計不用籌筭，

萬物之數畢陳於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光曰：即塵了地，即滴竟海，即道窮物，以一知萬，何假籌筭。

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全德之人，其於萬物，如母之於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彼方執筭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於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

是謂襲明。

救人於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襲

而不絕，則可謂善救人矣。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

聖人無心於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於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聖人之妙，智者亦有所不諭。光曰：病在藥存，病瘳藥遣，藥病雙遣，人法兩忘，大悟如迷，方為要妙。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雌雄，先後之及我者也。黑白，明暗之及我者也。榮辱，貴賤之及我者也。夫欲先而惡後，欲明而惡暗，欲貴而惡賤，物之情也。然而先後之

及我，不若明暗之切^①，明暗之及我，不若貴賤之深。古之聖人去妄以求復性，其性愈明，則其守愈下；其守愈下，則其德愈厚；其德愈厚，則其歸愈大。蓋不知而不為，不若知而不為之至也。知其雄，守其雌，知性者也。知性而爭心止，則天下之爭先者皆將歸之，如水之赴谿，莫有去者。雖然，譬如嬰兒，能受而未能用也，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見性者也。居暗而視明，天下之明者，皆不能以形逃也。故衆明則之以為法，雖應萬物，而法未嘗差，用未嘗窮也，故曰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復性者也。諸妄已盡，處辱而無憾，曠兮如谷之虛，物來而應之。德足於此，純性而無雜矣，故曰復歸於樸。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聖人既歸於樸，復散樸以為器，以應萬物。譬如人君分政以立官長，亦因其勢之自然，雖制而未有所割裂

也。政和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全則天與人合而為一^②，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為二。趙曰：上言復歸於樸，樸者道之全，割則分裂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則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蓋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於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

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

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然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而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於敗，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之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於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聖人用兵，皆出於不得已。非不得已，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泯，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脩。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耶。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

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

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壯之必老，無不然也。唯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以之濟難，不以為常，是以不處。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矣。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

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沖氣升降，相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於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如甘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聖人樸散為器，因器制名，豈不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於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如川谷之與江海。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趙曰：諸說皆以萬物賓道，猶川谷之歸江海。秉文獨異之曰：若然則應言萬物賓道，猶如川之歸海。江河與焉，馬誕疑與字，遂改作赴，皆非也。竊意此章言道本無名，及其始制有名，為日月

星辰、山川草木，聖人用之，制為官長，名雖不同，同一道也。譬水之在天下，為川谷，為江海，為水不同，同一水也。欲學者忘名，還於無名之樸也，故夫亦將知止，止於道也。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於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本非力之所及，故可謂強矣。

知足者富，

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則是終身不能富也。

強行者有志，

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

不失其所者久，

物變無常，而心未嘗失，則久矣。

死而不亡者壽。

死生之變亦大矣，而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聖人能生不死者也。什曰：在生而不生日久，在死而不死曰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下，周旋無不至也。光曰：其可，不可也。大道不可以固必求，不可以對待取。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世有生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之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惟道而已。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而有為大之心則小矣。政和曰：覆露乎萬物而示其宰制之功，故不

為主。鼓舞乎羣衆而莫窺歸往之迹，故不知主。夫道非大小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耳。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夫大而能化，則豈有為大之累，所以能成其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之則來，惡之則去，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

往而不害，安平泰。

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於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作樂設餌，以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闋餌盡，彼將捨之而

去。若夫執大象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於用智也，與管仲孫武何異。聖人之與世俗，其迹故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知歛於張，知弱於強，知興於廢，知與於奪，非知幾者孰能與此，故曰微明。

柔弱勝剛強。

聖人知剛強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

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其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於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也，又將以前制其後^③，此不亦天下利器也哉。魚惟脫於淵，然後人得而制之。聖人惟處於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衆人共之者哉。葉曰：事物之變，不可以盡窮。疑若有居無事而推行之者，故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歛，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其於廢興與奪亦然。是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弱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焉，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趙曰：開元注以為聖人用權，非也。聖智在所棄，況權詐乎？陸氏蘇氏以為物理有之，幾矣。葉氏以謂若有造物推行

之，以證成柔弱勝剛強之義，當矣。所謂利器，豈所謂柔弱者歟？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無所不為而無為之之意耳。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

聖人以無為化萬物，萬物化之，始於無為而漸至於作。譬如嬰兒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益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於胸中，則失之遠矣。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趙學士集解

①切：原本作「功」，據小萬本改。

②道全則天與人合而爲一：原本此句「全則」二字錯倒，據小萬本改。

③以前制其後：原本「前」作「全」，據小萬本改。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之者，可謂無爲也。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政和曰：不思而得，未勉而中，不行而至，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下德也。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仁義皆不勉於爲之矣，仁以無以爲

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而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下者，不足復言可也。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其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容以髮，故曰亂之首也。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

而偶有見焉，雖以為明，不知至愚之自是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陸曰：忠信之質衰於中，則制禮以防其亂，故禮居亂之首，非謂禮為亂之首。前識者，道德之華，發於外則崇禮以導其愚，非謂智乃愚之始也。仁義禮智，適時之用，執古御今，則以道德之本處其厚也。化今復古，則以禮為之始，從流反其源也。趙曰：原聖人之意，執古御今，欲漸復無為之治，故先陳道德，次述仁義，未明禮樂，其漸必至刑政之苛，語馴致而然耳。流俗之士遂輕蔑仁義，毀滅禮法，使一日無仁義則亂，一日無禮法則幾何其不胥而為禽獸也。此晉宋之士所以蕩而忘返，以至於國破身亡而不自知也。豈知聖人立言之真指，與老氏論禮之本也哉。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正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所致。

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昔之為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輪輻蓋軫、衡軛轂轄，會而為車，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成者莫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趙曰：諸說皆以輿訓車，義有未安，竊意與衆也。又輿臺皆賤者之稱，上文言其致一也，此言故致數衆也。衆無衆猶言皆與人無與人之稱矣，無與人亦無侯王之稱也。容成氏曰：除日

無歲，亦此意也。不欲如玉之碌碌，石之珞珞，貴賤之名殊，其為一也遠矣。然未敢自以為是，姑俟來哲。王呂改輿作譽，亦近乎鑿。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雩曰：反本則靜，靜乃能動。

弱者道之用，

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

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

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非知先萬物之表，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於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繆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墮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

建言有之：

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

明道若昧，

無所不照而非察也。

進道若退，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夷道若類，

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

上德若谷，

上德不德，若谷之虛也。

大白若辱，

使白而不受污，此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

廣德若不足，

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於此而已，非廣也。

建德若偷，

因物之自然而無所立者，外若偷墮而實建立也。

質真若渝，

體性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政和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大方無隅，

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

大器晚成，

器大不可近用也。

大音希聲，

非耳之所得聞也。

大象無形，

非目之所得見也。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道之所遇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於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

隱於無名，惟其所遇，推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則道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雖有萬不同，莫不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者，蓋物生於三，而三生於一，理之自然也。雱曰：一太極，二陰陽，三冲氣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衆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世以柔弱為損，強梁為益，不知其非

也，故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不得其死乎。強梁，妄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免於死，則知妄之不可為，而後可與言道矣。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衆強，出入衆有，故終之曰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

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名與貨乎？然貴以身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

得與亡孰病？

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有甚於亡者。唯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之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衆，能無亡乎？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弊；以不冲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於大成而不恤其缺，期於大盈而不惡其冲，是以成而不弊，盈而不窮也。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屈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葉曰：寒暑者，天地之氣也。有人於此，躁猶可以勝寒，靜猶可以勝熱，苟知其所勝，孰往而不可為，則清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已矣，而況於缺之勝成，沖之勝盈，屈之勝直，拙之勝巧，訥之勝辯。惟其不察此，故必求其能勝之者，苟求勝之，終非其正也，唯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走馬而糞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政和曰：以道治天下，民各樂其業，而無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知其足者，其禍尤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必戎馬之所自起也。陸曰：無道之君，毒痛天下，其惡有三：心見可欲，非理而求，故罪莫大焉；求而不已，害人必多，故禍莫大焉；欲而不得，其心愈熾，故咎莫大焉。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所遇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性之為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於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以身觀身，以內知外，原小而知大，明近而論遠。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光曰：情封即滯，理契即神。陸曰：聖人當食而思天下之飢，當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不俟出戶而天

下可知矣。己好生，則知天道之生萬物；己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己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安用窺牖而後見天道哉。夫不行而能察知人情，不見而能名天道；不為而成至治，反推身心故也。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學者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為道日損。

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而性復實無幾。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

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性純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於無為矣。損之在漸，初損損迹，又損損心，心迹俱忘，以至無為。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於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於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虛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而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

信之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於善無所喜，於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而惡者不怒，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葉曰：聖人之在天下，在而不治也。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性無生死，出而為生，入而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

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

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於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政和曰：與死生為徒者，固未免夫與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則死之徒也。人之所賴於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至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為德，牧養群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形見，物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為勢，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母，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

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光曰：道若恃宰，則道外有物，非玄德也。陸曰：載營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實生也。故既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聖人體道以用物，譬如以母知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於色，耳悅於聲，開其悅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陷溺而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徇之也。

見小曰明，

悅之為害，始小而浸大。知小而將大，塞而閉之，可謂明矣。

守柔曰強。

趣其所悅而不願，自以為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也。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嗅，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至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於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也。政和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於大道，則所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肇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聖心無

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

大道甚夷，民甚好徑。

大道甚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緩，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誇以誨盜哉。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

惟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損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無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

不輟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明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雖至於治天下可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不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身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陸曰：善建者以道鎮國本，則深根固蒂而不可拔；善抱者以德懷民心，則無繩約而不可解。而子孫享祚長久，祭祀不輟。下文修之身下，其施轉大，以身觀身，以至天下，有常然之理，不出戶而知也。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今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之者至矣，然嬰兒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無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於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與敵者，曷由傷之。夫赤子之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

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

終日號而嗑不嘎，和之至。

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嘎。終日號而不嘎，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

知和曰常，

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其本也。知和曰常，得本而應萬物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

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

心使氣曰強。

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於剛強而老從之，則失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有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忿，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挫銳解忿，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

默然不言而與道同矣。光曰：知者不言，言而不言，實在忘言。言者不知，目擊未當，況言議乎。體道絕待，不得所同之迹曰玄同。司馬曰：鋒角猛露，道所惡也；事為煩亂，道所鄙也；輝華顯赫，道所敗也；污辱卑下，道所貴也。

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為親疏？等視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於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

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足以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矣。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不敦本業而趨末伎，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增於盜賊矣。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正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於禍，禍伏於福，譬如晝夜寒暑之相代。正之為奇，善之為妖，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正，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於萬物之表，而覽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淳淳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之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矣。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於其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於其中。區區以察為明，至於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剷，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知小察之不能盡物，是以雖能方能

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於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政和曰：方者介於辯物，廉者矜於自潔，直而肆則凌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患至。知而不用其能者，其惟聖人乎。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三

① 開：原本作「聞」，據小萬本改。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趙學士集解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凡物方則割，廉則劇，直則肆，光則耀。惟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劇，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以服，斂藏其用，而至於歿身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與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而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

可以有國，則有國之母也。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孟子曰：盡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求，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陸曰：聖人以道蒞天下，天地之和應，寒暑變化，生成而已，當是之時，鬼無靈響，何神之有。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

非神之不傷人，聖人亦未嘗傷人，故鬼無能為耳。葉曰：聖人亦不傷人，以下文德交歸焉考之，人當為神。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人鬼之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耳，故德交歸焉。人歸德於神，亦歸德於聖人。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者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於人。

言大之於下，宜若可以無下而下之者，以取於人也。言小之於大，不得不下而取之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政和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故無不覆；地道卑而上行，故能承天。人法地，地法天，故大者宜為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凡物之見於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之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惟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為市於世；尊行之，則可以加於人矣。朝為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

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立天子，置三公，將以此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以先駟馬之良而進，不如坐進此道之多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罪，人患不知，知則無罪不能污也。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聖人為無為，故無所不為；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於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以德也，則知無所不用其德也。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世之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為，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小大，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於既成也。故為之於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以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為，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耔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却。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為非為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於不救，福至於不成，蓋其理然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聖人知有為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②，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於得喪，萬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③，則未有不以為敗之者。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人皆徇其所欲以害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害於物。非無學也，學而

不學，故雖學而不害於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為，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於小智，以察為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無知無欲，而聽其上之所為，則雖有過亦小矣。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吾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而上下交相賊矣。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矣。葉曰：以

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是足以為楷式，而非道也，故謂之玄德。積玄德而至深且遠，則近乎本，而與物反，夫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是以謂之大順。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

也。若似於物，則亦一物矣，何足大哉。

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俗所謂不肖者也。

夫慈故能勇，

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是
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
其終必至於勇也。

儉故能廣，

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
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
至於廣也。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世以進銳為能，而不敢先為恥，不
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
推於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
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
器，始有屬其長矣。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衆所疾，故嘗近於死。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以慈御物，物之愛之如己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則皆為之衛矣。趙曰：老氏之道大，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者是也，世俗何足以知之。聊舉是三者，以為世教，一經之中十居七八。戒用兵者五章，戒驕者一章，戒奢崇儉者三章，柔弱不爭者十五章。又於其中以慈為首，天將救是人也，付之以慈，所謂天誘其衷是也。天將棄是人也，付之以惡，所謂天奪其魄是也。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

善戰者不怒，

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

善勝敵者不爭，

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出於爭，則未必能勝矣。

善用人者為之下。

人皆有相尚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趙曰：可以配天，古之至極要道。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老氏痛當世用兵，以殺為本，故舉古之軍志以明不得已之徵。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

是謂行無行，

無意於爭，雖用兵與不用均也^①。不與物爭，與無行同，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安有用兵之咎耶。葉曰：大司馬之法曰：伐者，以鍾鼓聲其罪而告之，止於境上，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進以寸則常寡，退以尺則常多。此雖行而若無行也^②，雖攘而若無臂也，不見可敵若無仍也，雖執之若無兵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於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之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之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衆人之所能知，亦不足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耳。趙曰：此章起下章知不知之意。夫惟無知，非如木石之無知也。道不可以知知識識，泯視聽，絕情量而已。夫道固非窈冥昏默之，然自窈冥昏默而入，此豈世俗所能知哉。世雖不知，獨體道者外晦而內貞，不亦可貴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上也，不知而知病也。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計，然知道了反如不知，則終日知而不知，不涉緣，即為保道之真，知故尚矣。未明其道，從無立知，穿鑿涉緣，故病。呂曰：道之為體，不知而能知者也。知其不知，而以不知知之，知之至也。雖知其不知，而以知知之，

其心庸詎寧乎病矣^⑥。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既不可以不知，又不可以知。惟知之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趙曰：《楞嚴》云：知見無見，即知不知，上也。知見立知，即不知知，病也。故知其不可知者而存知，則病矣。夫惟病可知之病，久而病自亡矣。聖人本無妄知之病，以其病衆人之病，權立知以去其知之病，是以雖立知而不為病矣。呂曰：夫惟知知之為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足以病之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若子綦一謂病病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畏至。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

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於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棄之，終身惴慄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怖畏，則大威燁然見於前矣。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

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支九竅為己守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叢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於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而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辯，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陸曰：心者，神之舍。無以嗜欲褻之，則不狹矣。神者，形所以生。無以多事擾之，則不厭矣。人不厭神^⑦，神亦不厭人，樂天矣。詩云：亦莫戀此名，亦莫厭此身。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以示人；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矣。雩曰：自知則明於性而不為妄，自見則矜伐，自愛則保其身而不為非，自貴則賤物。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大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怒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無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於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知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

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而已。

不言而善應，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

不召而自來，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又誰召之哉。

緝然而善謀。

緝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世人其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唯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政乖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

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

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者而殺之，孰有不服哉。開元

曰：為奇詐者，假令吾勢得執而殺，孰敢即殺，以天網不失其殺者也。

常有司殺者殺。

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詭兵亂群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趙曰：善乎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以天道好還，此嗜殺人者之戒也。秦毒痛天下，固不足道，以疑似而殺李君羨，以猜忌而殺王景文，此豈天道也哉。若漢唐諸賢，謀誅宦豎，宦豎之罪誠大矣。天未老

其惡，故有代大匠斲傷手之禍，又況肆行殺戮者哉？鮮不及矣。然惡不可長，幸不可恃。楚漢之戰，五季之亂，其所誅屠夷滅者，十室而九，亦天殺之也，為惡者可無懼乎。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上以有為導民，民亦以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

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貴生之□必至於之□。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趙曰：此章皆言上章□唯無以厚生為者民□□輕死。何以貴生然。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

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

是以兵強則不勝，

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

木強則共。

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張高舉下。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者。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有道者贍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於世。賢見於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於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

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者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驚於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契，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將渙然冰釋，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利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雋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契乃受責者所執，與之而已。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亦猶是也，惟合者則得之矣。葉曰：有來于我，知持吾信以待之而已，彼當償則吾不知也。夫然後能當天下之求而未嘗勞，茲不亦如天之無親而惟善人之與乎？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於其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才者不用於世。什伯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樂生故重死，安之故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事少民樸，雖結繩足矣。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內足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

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學。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

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者，然後知一之貴也。

政和曰：善貸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

與聖人所以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於終篇復言之。趙曰：莊子言老氏以有積為不足，無藏為有餘。言聖人之道如海，酌之而不竭，挹之而愈深，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此莊子所謂天府，佛氏所謂無盡藏也。終篇繼之以天道者，明此道同天也。

道德真經集解卷之四

① 劇：原本作「穢」，據小萬本改。又此下原注有「趙定作劇居衛反」七字，現刪。

② 終：原本作「經」，據小萬本改。

③ 重：原本作「種」，據小萬本改。

④ 雖用兵：「用」字原脫，據小萬本加。

⑤ 若無行也：「若」字原脫，據小萬本加。

⑥ 寧乎病矣：此句後原衍「夫唯知之為病反乎無知而知而不知不足以病之矣」二十一字，據小萬本刪。

⑦ 不：原本作「亦」，據小萬本改。

⑧ 要其終始：「其」原本作「欲」，據小萬本改。

⑨ 責之：原本作「貴之」，據小萬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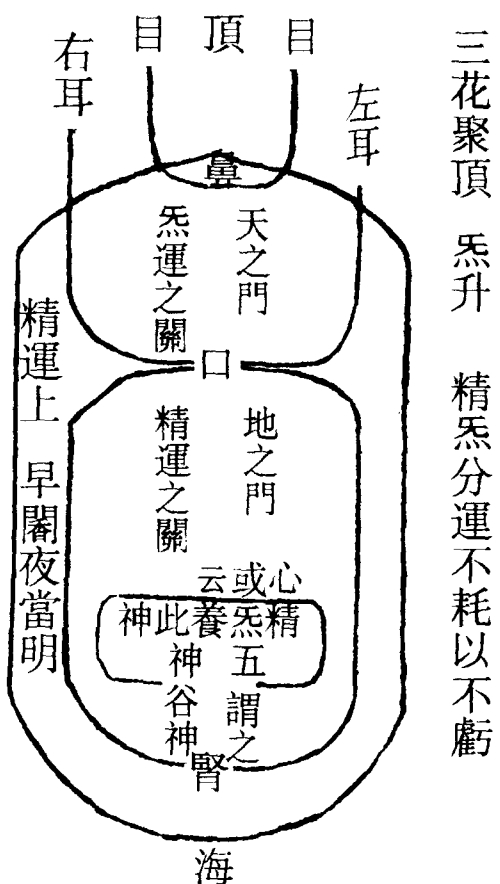
（劉固盛點校）

005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

經名：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元劉惟永編集。三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圖序卷上

谷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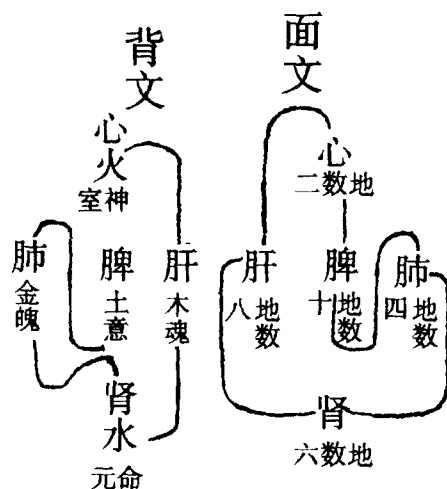
三花聚頂 炁升 精炁分運不耗以不虧

五炁朝元 炁降 谷神在內得養而長生

谷神者，五臟所藏之神也。解此義者甚多，或指玄牝以為心，或指谷神以為心，皆非也。要知神者即五臟之神，精不竭，炁不虧，則神有所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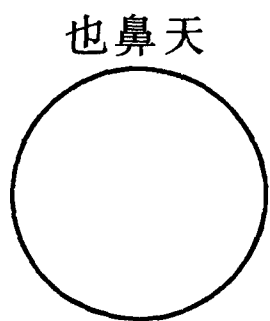
而不死，形之顏貌而有光矣。

三十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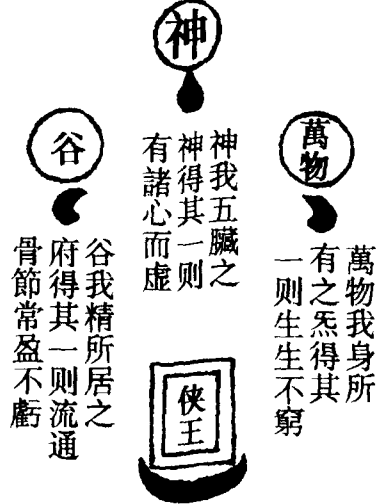


人初生先有命元而生八脉人身抱地純一之精運天純一之炁而居地上以立形日夕所運者三十輻之數也

得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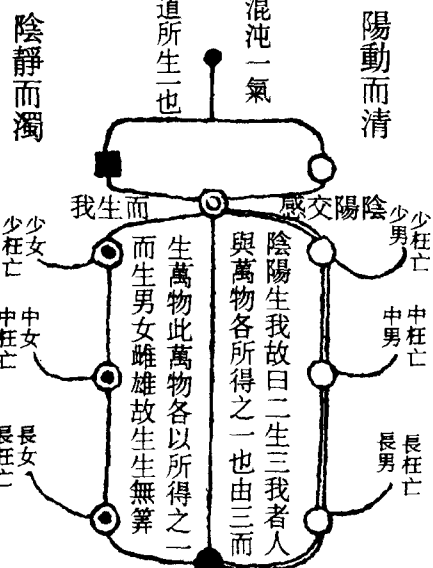


天圓而動得其地口也 地方而靜得其一則寧



侯王者我之心也心得其一則用以正天而天清正地而地寧正此神而神靈正此萬物而萬物生正此谷而谷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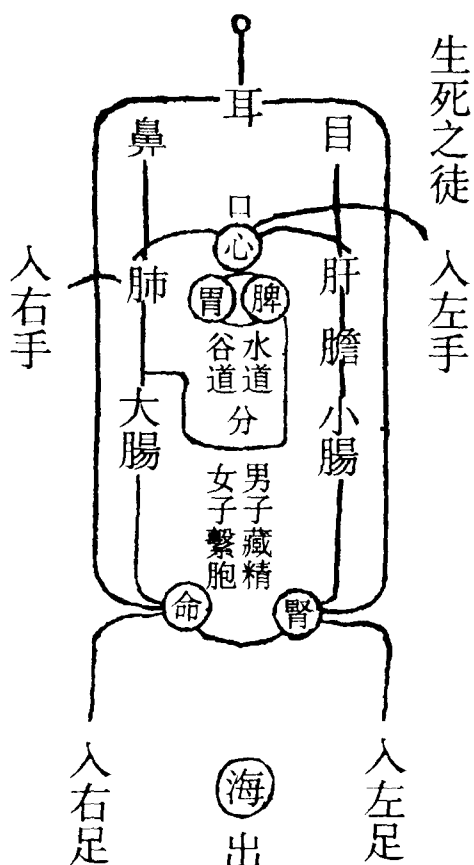
道生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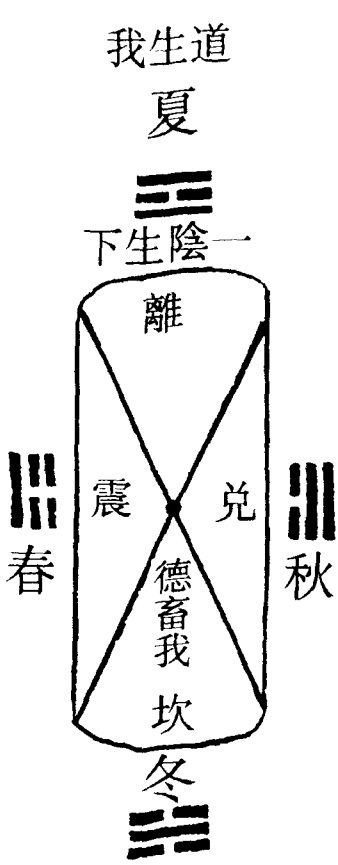
男女體死而我不可復與陰陽混

姑即人言之，其萬物皆同。此少者，男女少年也；中者，男女中年也；長者，男女老年也。死不得其正，則其炁蕩而我不歸於二炁混元之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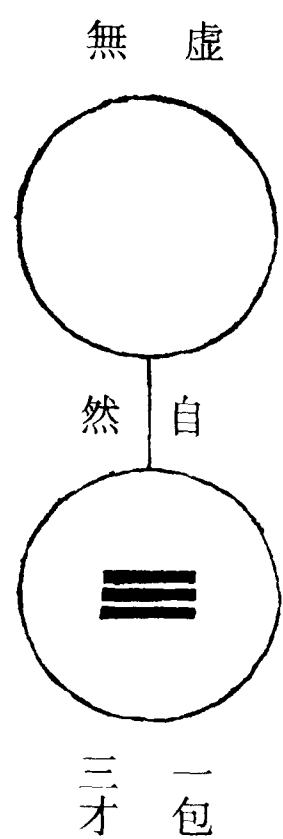
出生入死圖



道生德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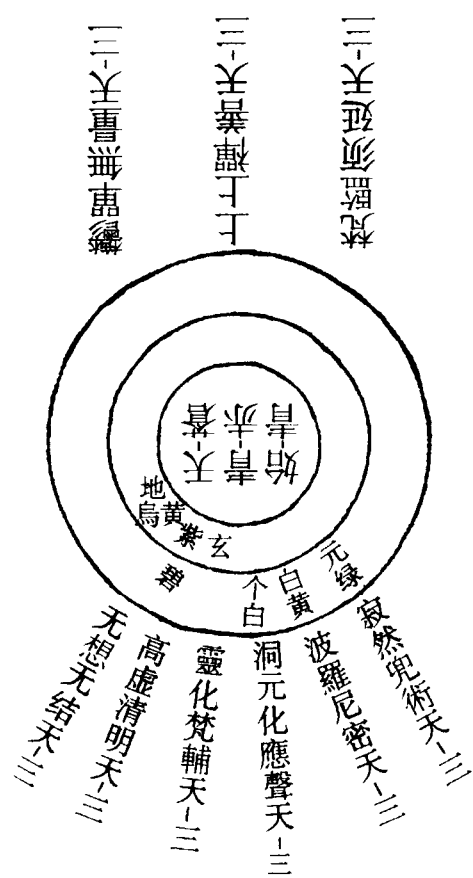
太虛肇一圖



道生我德畜我物形我勢成我之妙也

虛無大道，肇生一氣，凝為混沌，內含三才。三才既分，上下奠位，非因感觸，自然而生。故曰虛無自然。道本於虛，而三生萬物，以應日用，無窮極也。

九天生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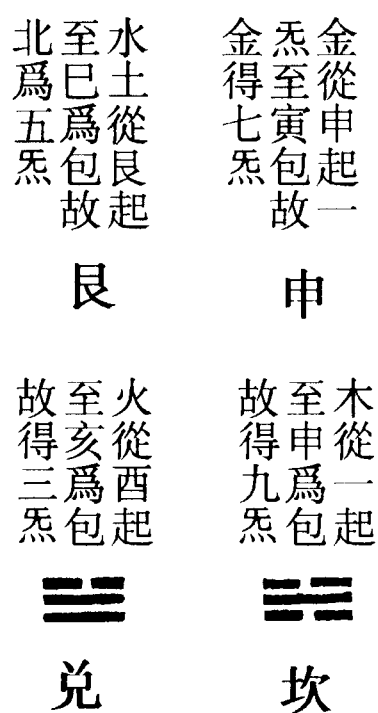
青黃白各生三天，三三成九天。九天各生三天，三九二十七天。合上天金火土三官九天，共三十六天。《開天元置品經》云：玄元始氣遍備身光，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為青光，上生於天元，為白光，中生於人玄，為黃光，下生於地元。始於此三色，合生九光。徧起法身，光明洞煥。今詳三清所生，從三色中便分三寶，皆原一氣所衍，以太虛肇一，一氣分三，建立三清氣色形象。故三清

謂之自然。非父非母，非陰非陽，稟自然之氣，而生三極之後。太上老君歷劫應化，示相於天上人間，或託胞胎，其本從三炁分光為三清也。

九色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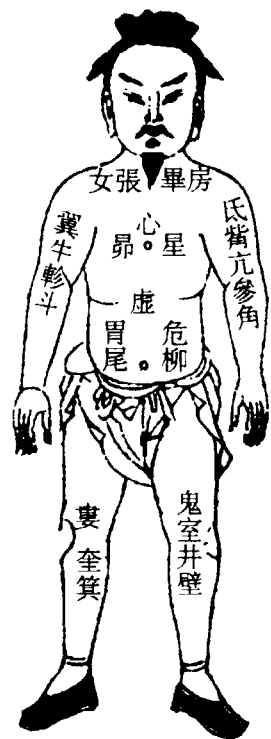
始生混混，為蒼光。混生洞洞，為赤光。洞生浩浩，為青光。元生昊昊，為綠光。昊生景景，為黃光。景生遯遯，為白光。玄生融融，為紫光。融融生炎炎，為碧光。炎生演演，為烏光。又從此分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每天生八天，即太皇、黃曾等天是也。四八三十二天，為三界也。合上四天，共三十六天。大羅中羅合七十二，以應天地之數。七十二候合上九天，成八十一太玄。方州部家取此數也。

四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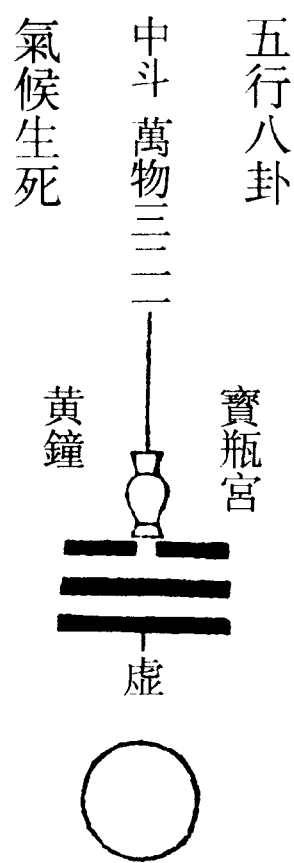
土得五數乃本數也，又土得四數兼水之一，共為五。土應坤爻，分為十二，亦曰一炁。故開光一十二人以包為始。

應心為用圖



王真人訣：想二十八宿周徧形體，以輔七政。依此法數之，宿凡十三度，存想象一年之有閏，計兩度，交互數之，一十二處，皆存兩宿，惟心存四宿，共二十八。此無他，正指道生玄鄉，應心為用，故標四中主始於虛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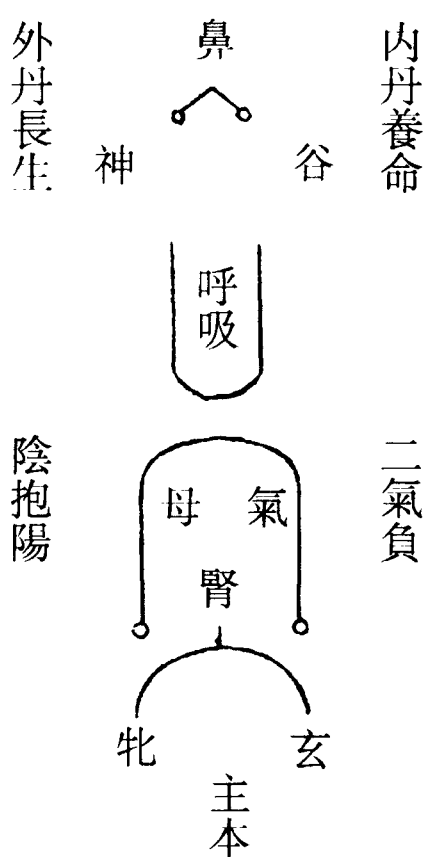
道生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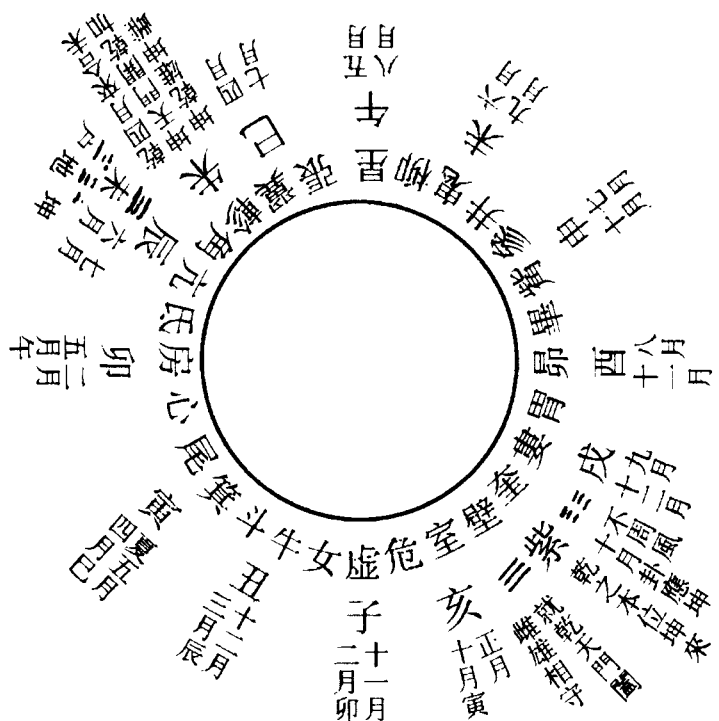
天之所以列三辰，命萬物，皆有道也。道無終始而生於玄鄉，按二十

八宿，子當虛宿，一炁反於黃宮，復而後散，散而後生，萬物皆受命於此也。故虛無是道，道生於虛無。以天論之，虛在玄鄉窈冥之地，道生一也。二十八舍有虛宿焉，十二官分有寶瓶焉，言統元氣也。《素問》以在天為玄，在地為牝，在人為道，以雷復於震故也。

玄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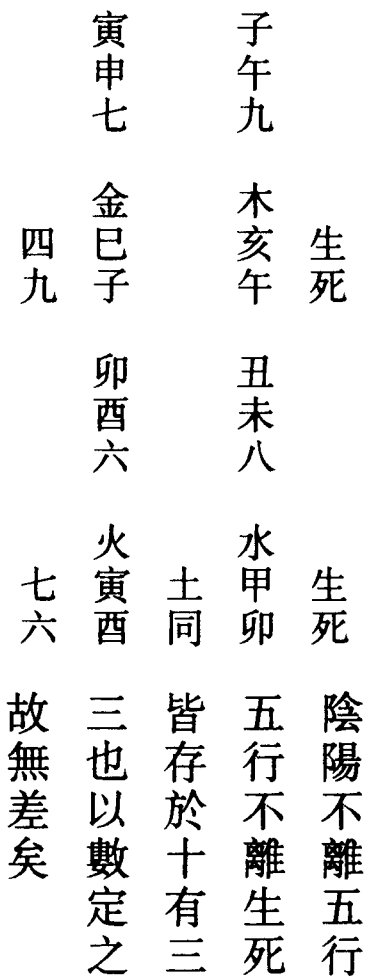


天門開闔守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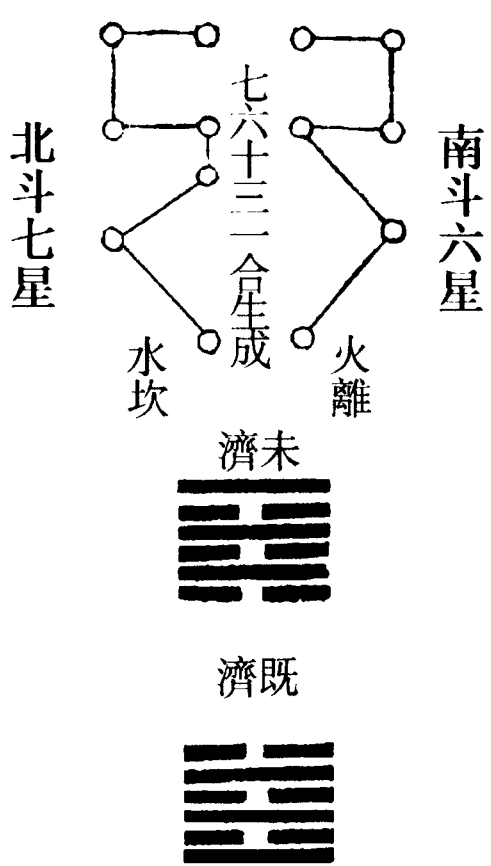


道，一也。一變三而為乾，乾，陽也。乾互體而變坤，陰陽消長變化于茲。已亥相交，乾坤自合，雄不離雌，天之道也。人能體之，與道同用。

十有三生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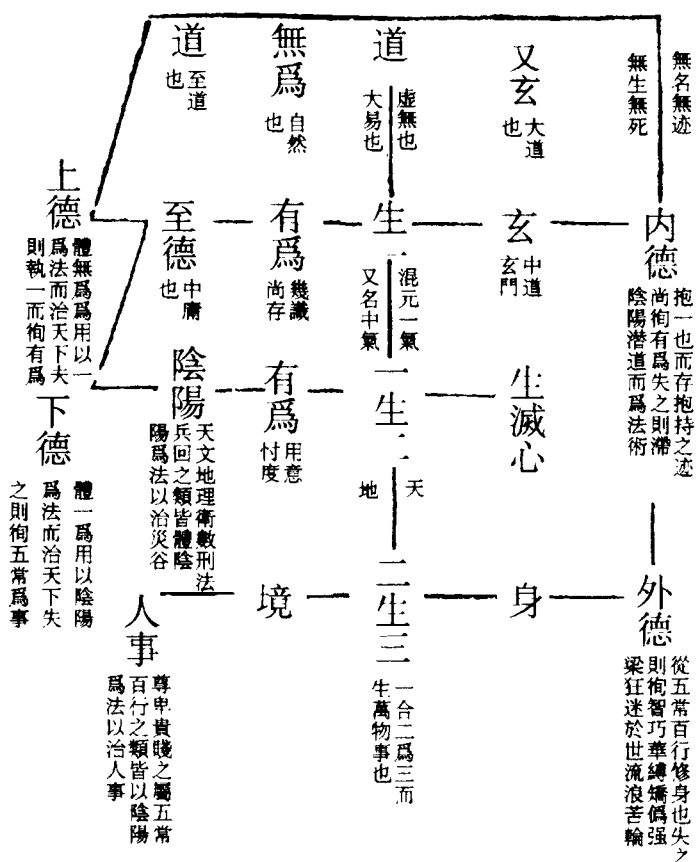


十有三攝生無死圖



太上曰：水火比於道之真體，不可暫離。可離而獲存者，非物非人。此義猶以世間水火比之也。夫真水真火，坎離相配，抽添有則，運用及時。則此十三徒，非同前之十三生死也。故曰以其無死地。

道德階梯之圖



道有二道，德有三德。一者虛無無為之道，二者一氣有為之道。故道有二道，而分淺深，一氣之道又謂之至德。自至德已下，皆屬有為，故為三德。以分內外，此皆正道法門。夫道德陰陽人事四者，融通合為一家，若不能和會，則觸途成滯，學者宜審詳之。

道德真經集義諸家姓氏

河上公。漢人，作註。
王輔嗣。魏人，諱弼，作註。
唐明皇。玄宗，大聖大明孝皇帝，開元癸亥御註。

并疏。

杜光庭。后蜀廣德先生，天復辛酉作廣聖義。

宋道君。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

顯孝皇帝御註。

王介甫。宋太傅荆國文公，諱安石，字介甫，作註。

蘇頌。宋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諱轍，字子由，元

符庚辰作註。

呂吉甫。宋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諱惠卿，作解。

陸農師。宋中大夫知亳州，諱佃，作解。

王元澤。宋龍圖直學士左諫議大夫臨川伯，諱

秀，作解。

劉仲平。宋臣，作解。

劉巨濟。宋職方郎中，諱涇，作解。

丞相新說。見八註中，不載其名。

劉驥。號清源子，紹興丙寅作解。

趙實庵。沖真寶元大師，浮山玉虛觀住持，賜紫

字明舉，諱道昇，紹興壬申作解。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己卯作解。

王志然。號見獨大師，乾道己丑作解。

程泰之。宋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文簡公，諱大

昌，乾道己丑作《易老通言》。

黃茂材。宋知荆門軍事，淳熙甲午作解。

朱紫陽。宋太師徽國文公，諱熹，字元晦。慶元

乙卯有《楚辭辯證》及《語錄》。

詹秋圃。宋儒林，諱節，號漫叟，作解。

白玉蟾。號紫清老人，作解。

廖粹然。號希夷大師，作解。

陳碧虛。諱景元，號碧虛子，乙未造解。

謝圖南。宋朝散大夫，號蓮山天飴子，淳祐丙午

作註。

林虜齋。宋翰林學士，號竹溪，諱希逸，景定辛酉

作口義。

范應元。南嶽壽寧觀主，號果山無隱齋谷神子，

作解。

徐君約。宋鄂州諸軍料院，諱權，景定壬戌解第

一章。

薛庸齋。諱玄，大元河南路提學，作解。

休休庵。號蒙山絕牧叟，名德異，至元戊寅作解。

牛妙傳。通真大師，前成都府萬壽宮知官提舉，

號澄明子，至元庚辰作或問。

褚伯秀。古杭道士，作解。

喻清中。寶慶府教授，元乙酉作解。

楊智仁。號無物子，至元丁亥作解。

胥六虛。諱元，一號六虛散人，至元辛卯作解。

李是從。特賜純粹先生，號谷神子，造解，元貞乙

未刻本。

已上三十六家，係全解，削煩編次。

張冲應。玉清上相，諱明道，寶祐癸丑造解。

張靈應。諱亞，宋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造或問。

已上兩家，係鸞筆。

蘇敬靜。前文林郎渾州糧料院，宋開慶進士，寂

靜蘇起翁。

本一庵居士。

柴元臯。

吳環中。

已上四家，係續補。

什法師。

肇法師。

陸希聲。

司馬溫公。

太平光師。

圓師。

秉文。

葉氏。

已上八家，係集註中所引。

淮南子。

司馬談。

司馬遷。

嚴君平。

韓康伯。

孫登。

阮籍。

阮咸。

郭璞。

梁簡文。

傅奕。

陸德明。

成玄英。

李若愚。

張君相。

楊孚。

應吉父。

張玄靜。

馬誕。

郭雲。

董遇。

陳韶。

李奇。

王尚。

張嗣。

王誦。

已上二十六家，係范應元所引。

關尹子。

列子。

莊子。

文子。

韓非子。

已上五家，係旁證。

贊老子

大哉混元，超乎形氣。先天地生，而生天地。五千玄文，立教垂世。萬劫長存，道尊德貴。

老子序說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

觀事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行太府寺簿兼樞

密院編修官石潭丁易東校正

《史記》世家節文曰：老子者，楚

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

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

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

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

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

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

子盛德，容貌若愚。吾所以告子，若是

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

走。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飛

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

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

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

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

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

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

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下文曰：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

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

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

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

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

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

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官，官玄孫

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

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

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

葛仙翁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倫化為天地，而立根布炁於十方，抱道德之至淳，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為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稟以得生，乾坤運以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是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以前復下為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為玄之德也，故眾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

劫，甚窈窕冥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為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之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携契玄人。靜思期真，則眾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為之文，洿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教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為哉？弘之由人。斯文尊妙，可不極精乎。麤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焉。此段未為純粹，以其行之既久，姑存之。

唐明皇御製序

老子者，太上玄元皇帝之內號也。玄玄道宗，降生伊亳。肅肅皇祖，命氏我唐。垂裕之訓，無疆之祉。長發遠

祥，系本瓜瓞。其出處之迹，方冊備記。道家以為玉晨應號，馬遷謂之隱君子。而仲尼師之，繙經中其大縵，問禮歎乎龍德，是孔丘無間然矣。在周室久之，將開導西極，關令尹喜請著書。於是演二篇焉，明道德生畜之源，罔不盡此。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虚心實腹為務。比其大旨，可得而言也。及乎窮理盡性，閉緣息想，處實行權，坐忘遺照，損之又損，玄之又玄，此殆不可得而言傳者矣。其教圓，其文約，其旨暢，其言通，故遊其廊廡者，皆自以為升堂睹奧。及其研精覃思，然後知其於秋毫之端，萬分未得其一也。《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故知大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語其通生也。《莊子》曰：太初有無。有無者，言有比妙無也。又曰：無有無名。無名者，未立強名也。故《經》曰：無名，天地之始。強名通生曰道。故《經》曰：有名，萬

物之母。又《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德，得也。言天地萬變旁通，品物皆資妙本而以生成，得生爲德。故《經》曰：道生之，德畜之。則知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也。而《經》分上下者，先明道而德次之也。然體用之名可散也，體用之實不可散也。故《經》曰：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語其出則分而爲二，咨其同則混而爲一。故曰可散而不可散也。則《上經》曰是謂玄德，又曰孔德之容，又曰德者同於德，又曰常德不離。《下經》曰失道而後德，又曰反者道之動，又曰道生一，又曰大道甚夷。是知體用互陳，遞明精要，不必定名於上下也。經，徑也，又常也，言通徑常行之道也。每惟聖祖垂訓，貽厥孫謀，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一一詮疏其要妙者，書不盡言，粗舉大綱，以裨助學者爾。

杜光庭序

《珠韜玉札》云：太上老君降跡行

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稟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矣。其二，此劫開皇之始，運道之功，孕育乾坤，胞胎日月，爲造化之本，爲天地之根，播氣分光，生成品彙。自五太之首，逮殷商之前，爲帝王師，代代應見，即鬱華、綠圖、廣成、尹壽，因機表號是也。三皇迭往，五帝不歸，雲紀龍師，時遷數革，鳥官火運，川逝風移，步驟不同，澆淳漸變。雖揖讓斯在，而干戈屢興，阪泉有剪戮之師，丹浦有專征之旅，智詐行而大樸隱，仁愛顯而孝慈生。玄默希夷，日以寢薄，陶唐以耄期厭位，虞舜以歷試登庸。憂軫萬方，服勤庶政。老君號尹壽子，居于河陽，以《道德真經》降授於舜，經之旨也。道以無爲居先，德以有稱居次。亦由三皇之書言大道也，五帝之書言常道也。其下薄裁非義，節兼愛之仁，損俯仰之禮，挫銛巧之智，斥用兵之暴，抑譎詐之謀，使人復朴還淳，以無爲無事爲理。舜須力而行之，竄凶舉相，明目達聰，敦睦九族，平章

百姓，而恬和清淨之道莫能致也。故禹湯之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道既隱，玄化不流，禮樂滋繁，政刑大用矣。其三，老君以殷湯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即今真源縣九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或隱或顯，潛化萬方，當周昭王癸丑之年，以此二經授關令尹喜，傳於天下，世得而聞焉。其四，將化流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丁巳之年也。

此《道德經》自函關所授，累代尊行，哲后明君，鴻儒碩學，詮疏箋註六十餘家，則有：

《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

《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註。

《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註。

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存。

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武帝時蜀人，名遵。

山陽王弼註字輔嗣，魏時爲尚書郎。

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

河南郭象字子玄，向秀弟子，魏晉時人。

穎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

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帝時人。

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爲四卷。

沙門羅什本西胡人，符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

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也，註上下二卷。

沙門僧肇晉時人，注四卷。

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真白先生，注四卷。

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

草萊臣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

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

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年代。

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

秦人京兆杜弼注二卷。

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

梁武帝蕭衍注《道德經》四卷，證以因果爲義。

梁簡文帝蕭綱作《道德述義》十卷。

清河張嗣注四卷，不知年代。

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四卷。

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

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

梁道士竇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

陳道士諸糝作《玄覽》六卷。

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

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

唐太史令傅奕注一卷并作音義。

唐嵩山道士魏徵作《要義》五卷，爲太宗丞相。

法師宋文明作《義泉》五卷。

仙人胡超作《義疏》十卷，西山得道。

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

道士尹文操作《簡要義》五卷。

法師韋錄字處玄，注兼義四卷。

道士王玄辯作《河上公釋義》十卷。

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作《新義》十五卷。

道士徐邈注四卷。

直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

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繩》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鞅注二卷，《玄珠》二卷《口訣》二卷。

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

太子司議郎楊上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註真言》二十卷。

吏部侍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及《金鈕》一卷。

道士車弼作疏七卷。

任真子李榮注上下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

太原少尹通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

道士冲虛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

岷山道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

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

漢州刺史王真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

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繫》二卷。

玄宗皇帝所註道德上下二卷《講疏》六卷。

太原少尹王光庭作《契源註》二卷。

道士張慧超作《志玄疏》四卷。

龔法師作《集解》四卷。

即今所廣疏矣。

所釋之理，諸家不同，或深了重玄，不滯空有；或溺推因果，偏執三生；或引合儒宗；或趣歸虛寂。莫不並探驪室，竟掇珠璣，俱陟鍾山，爭窺圭瓚，連城在握，照我盈懷。敷弘則光粲縑緇，演暢則彩交編簡。語內修，則八瓊玉雪，秀靄於丹田，九轉琅膏，晶熒於絳闕，盡六氣迴環之妙，臻五靈夾輔之功，忘之於心，息之於踵，得無所得，而了達化元矣。語品證也，則擺落細塵，超登上秩，遊八外而放曠，指三境而躋昇，蹈太一之任矣。而總內外之

要，兼人天之能者，未有其倫。我玄宗至道昭肅孝皇帝，降神龍變，接統象先，戡內難以乘乾，啓中興而御極。無爲在宥四十五年，汾水襄城靡勞轍迹，具茨大隗，自得朋遊，廓八溟爲仁壽之庭，普萬寓爲華胥之國，至道至德，超哉明哉。欽若尊經，本朝家教，象繫不足以擬議，風雅不足以指陳，橫亘古今，獨立宇宙。雖諸家染翰未窮衆妙之門，多士研精莫造重玄之境，凝旒多暇，屬想有歸，躬注八十一章，製疏六卷。內則循身之本，囊括無遺。外則理國之方，洪纖畢舉。宸藻遐布，奪五雲之華，天光煥臨，增兩曜之色。固可季仲《十翼》，輝映《二南》，若親稟於玄元，信躬傳於太上，冠九流而首出，垂萬古而不刊，則《大風》、《朱雁》之謠，誠難接武；《典論》、《金樓》之作，詎可同年。但以疏註之中，引經合義，周書魯史，互有發明，四始漆園，或申屬類，後學披卷，多嘗本源，輒探摭衆書，研尋篇軸，隨有所見，咸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三十卷。大明在上，而燭火不

休；巨澤溥天，而灌浸未息。誠不知量，粗備闕文。

天復元年龍集辛酉九月十六日甲子序。

蘇頌序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於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頌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

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世法，然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歎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矣。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於

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予所作《詩》《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閑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歸，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於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盡卷，掩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后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乃於此涕泗而已。

趙實庵序

混成之體，冥於寂寥。日用之功，

宗於氣母。造形而上無，無者，俱隱而無。下法而親有，有者，均而俱有。善守則固無死地，得一則洞化神機。本自無親，肖形者同夫不宰，誰云有作。造化者稟之自然，以其行於萬物，而爲道不即不離。有天下者號曰神器，而不可執，以其得於自己，而爲德或仁或義。輔天下者貴夫清淨，而不可撓。道非難也，簡易求之，得於希夷之妙，神變不測。道非易也，言默究之流於動靜之域，真理全昧，故有無二致，可以同觀。家國殊途，宜乎一貫。且二篇之義，正標道德之宗，九九分章，爰象六陽之體。練純陰於火鼎，乾道以之混，天下以無爲，聖主取則。傳不云乎：得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了乎斯道，莫匪以心。鑿破真胎，失之用巧。夫既如是，果何守耶？恬淡寂寞，不求而自至。果何得耶？征行作爲，不迎而自隨。元古之君，施行乎天下，而不知有道，道乃無爲。衰周之時，善誘乎天下，而道有不知義不能徙。此吾師所

以付授于尹君，而莊列隨以廣明乎當世。雖然仁義可以治世，世之不治者，惜乎仁義之不常；道德可以鳴時，時之浮僞者，患乎道德之不講。高明之道，是故存於聖人。中庸之言，何嘗廢於斯旨？《上經》曰：可道可名，非吾之常道常名。宜乎隱奧而難識。若上仁上義，分無爲有爲之理，亦豈放蕩而不收。蓋三皇善用，終日今不離，五帝能承，奉天而有別，下世澆薄，失之在人。《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惟能行簡易之道，乃合吾清淨之宗。夫如是，則治天下者安有治亂之名哉？善乎蓋公之言曰：治道貴清淨，斯《道德》二篇之旨所以作矣。

宋紹興壬申上元日玉蟾堂書。

黃茂材序

老子之道，將以乘雲氣，上撓無極，俯視乎八荒之外，人間事物不足以嬰累其心。今其書頗說治國愛民，用兵行師，下而至於車輿器用之微，蓋多

寓言焉。老莊一也。知莊子之爲寓言，而不知其出於老子。故讀《老子》者，每失其旨。《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又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曰：而貴求食於母。夫《老子》何取於雌與牝與母哉？皆寓言也。八十一章之中，如此類者不一，乃欲合於孔孟六經之文，宜乎其相悖也。余覃思此經有年矣，專探《老子》之意，爲之註解，意有未盡，則引《列》《莊》及《易》與夫道家之書，庶幾鑿開混沌，剖析鴻濛，以示後學云爾。

謝圖南序

道德有經，其來尚矣。青牛紫炁之未交，玉笈金鑰之未啓也。蓋已有五千言，發先天之祕，闡敷落之微，玄而又玄，神而又神，非有道之士不足以知之。《老子》八十一章，言亦五千，先後脉絡，相與流通，果皆自然之文。推而廣之，則修身以治國，治國以平天下，而治道成矣。引而伸之，則修身以

鍊神，鍊神以飛昇，而仙道成矣。張平叔詩云：《陰符》寶字踰三百，《道德》靈文止五千。自古神仙無限數，盡從此處悟真筌。平叔豈欺我哉？雖然筌者得魚之具，經者入道之徑，魚得則筌可以忘，道悟則經不過寄焉而已。誦古聖人之言，而不達言外之意，猶爲無益也。《黃庭內經》曰：仙人道士非有神，積精累功以爲真。又曰：積功成鍊非自然，是由精誠亦由專。學道君子心精專久而不替，未有不成功。特患尊之不至，而慢易乘之，信之不篤，而怠忽繼之。此所以閱千萬人而得者未一二也。昔黃帝得陰符之旨於廣成真人，至于泣謝。關令尹子聞道德之妙於李老君，爲之泣拜。何泣也，驚喜之深而感激之至也。然則是書豈易見，是理豈易知？吾儕今日當百拜而誦之，終身而守之，如獲至寶，如愛元氣，其毋忽諸，其毋替諸。

淳祐丙午上元蓮山天飴子謝圖南南強再序于瓊臺。

喻清中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能自言，必待能言之人以宣之，而道之體始呈露矣。苟無能言之人，則道終祕也。夫天豈欲終祕斯道哉？能言之人，曠百世而不一見也。若吾老氏，其曠百世而僅一見者乎。天以斯道，而託諸老氏之身。身者，道之寄也。道寄諸身，而形諸言，所以發天地之祕，而洩造化之機。於是乎有書，書以紀言，言以載道，五千言皆道也。實不離乎一，散見於八十一章，皆道也。亦不外乎此一，以其精者治心，以其粗者治身，以其土苴治天下國家，皆自此一推之耳。自專門之學興，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子雲有推排之譏，班固有慘刻之議，遂使吾經終受屈儕之流、異端之列，殊不思三教之名雖殊，三教之理則一。昔蘇黃門註此書，以寄東坡。坡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

則佛老不爲二。是可以異端之學少之哉？欽惟天朝，尊崇聖教，扶植人綱，凡道家傳會之文，秉畀炎火，惟《道德》一經歸然獨存，炳炳行世，如日麗天，豈非天耶？鄭衛黜而韶益尊，瓦礫窮而珠益見。天之意蓋有在也。天既不晦斯道於昔，而復大顯斯道於今，意欲是書家有而人得之。人皆有是書而不能口是書，口是書而不能心是書，書云書云，言語云乎哉？因言乃所以會意，得意斯可以忘言。古今誦說者幾人，前後注釋者幾家，皆未能忘言者也。得於彼或失於此，舉其麤或遺其精，終未足以會一家之全，而祛千古之惑。僕竊嘗因其所已言，發其所未言，援證必據之經傳，議論必根諸儒，先目之曰《道德經集義》，非敢求異於前人，蓋天下之義理無窮，愈求而愈有得，要使老氏復生，可無遺憾。若夫僭躐之罪，所不敢辭。凡我同志，紬而繹之，必有夢寐青牛翁於千載之上者。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圖序卷上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

觀事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行太府寺簿兼樞

密院編修官石潭丁易東校正

杜光庭

將釋此經，大分二段。先明製疏，後解正文。今初述製疏之由者，我大唐玄宗皇帝垂衣之暇，鍾想妙門，以大道爲天地原根。老君乃玄元聖祖，二經敷演，綿歷歲年，說自舜朝，傳於周代，詮註疏解六十餘家。言理國則嚴氏、河公，楊鑣自得；述循身則松靈、想爾，逸軌難追。其間梁武、簡文、僧肇、羅什、臧、陶、顧，蓋霞舉於南朝。任、黎、二張，星羅於西蜀。其餘祖述，互有否臧，未盡發揮，孰窺堂奧。以開元十一年躬爲註解，上來述製疏之由已竟，向下人解正文，於中大分爲二，一者先解疏題，二者入文科判。將釋

下文，約疏大科二段。第一開章釋文，總標門中，又分爲二。第一所詮之法，即指道德二字也。第二能詮之教，即經之一字也。解釋具在，向下經題中當辨。

夫此道德二字者，宣道德生畜之源，理國理身之妙，莫不盡此也。昔葛玄仙公爲吳主孫權曰：《道德經》者，乃天地之至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神道焉，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宜遵之焉。就此門中大略宗意，有三十八別。

第一教天子以無爲理國。《經》云：絕聖棄智，人利百倍。絕仁棄義，人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云：愛人理國，能無爲乎？又云：我無爲而人自化。

第二教天子修道於天下。《經》云：修之天下，其德能普。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又云：執大象，天下往。

第三教天子以道理國。《經》云：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又云：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第四教天子無事法天。《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又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第五教天子不以尊高輕天下。

《經》云：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又云：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又云：聖人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第六教天子不尚賢、不貴貨。

《經》云：不尚賢，使人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人不爲盜。又云：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第七教天子化人以無事無欲。

《經》云：常使人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理矣。又云：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又云：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第八教天子等觀庶物，不滯功名。

《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又云：行

不言之教。又云：爲而不恃，功成不處。

第九教天子無執無滯。《經》云：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云：去甚、去奢、去泰。又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第十教天子以謙下爲基。《經》

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又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又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又云：大國宜爲下。又云：善用人爲下。又云：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第十一教諸侯以正理國。《經》

云：以正理國。又云：以智理國，國之賊。不以智理國，國之福。又云：民之難理，以其智多，是以難理。

第十二教諸侯政無苛暴。《經》

云：理大國若烹小鮮。又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又云：其政察，其民缺缺。

第十三教諸侯以道佐天子，不尚

武功。《經》云：以道佐人主，不以兵

強天下。又云：兵強則不勝。又云：善勝敵不爭。又云：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又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又云：善勝而不美。

第十四教諸侯守道化人。《經》

云：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又云：其政悶悶，其民淳淳。

第十五教諸侯不翫兵黷武。《經》

云：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又云：抗兵相加哀者勝。又云：禍莫大於輕敵。又云：善爲士不武。又云：攘無臂執無兵。又云：不爭之德。

第十六教諸侯不尚淫奢，輕繇薄

賦，以養於人。《經》云：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又云：民多伎巧，奇物滋起。

第十七教諸侯權器不可以示人。

《經》云：魚不可脫於淵，國有利器，不可以示人。又云：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第十八教理國修身，尊行三寶。

《經》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第十九教人修身，曲己則全，守柔則勝。《經》云：曲則全。又云：柔勝剛，弱勝強。又云：柔弱者生之徒。又云：剛強者死之徒。又云：強梁者不得其死。

第二十教人理身，無爲無欲。《經》云：常無欲，觀其妙。又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第二十一教人理身，保道養氣以全其生。《經》云：致虛極，守靜篤。又云：專氣致柔。又云：爲腹不爲目，去彼取此。又云：知其白，守其黑。又云：知其子，守其母。又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第二十二教人理身，崇善去惡。《經》云：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又云：常善救人而無棄人，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又云：善人，不善人之師。又云：挫其銳，解其紛。又云：上善若水。

第二十三教人理身，積德爲本。

《經》云：含德之厚。又云：上德若谷。又云：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又云：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第二十四教人理身，勤志於道。《經》云：上士聞道，勤而行之。又云：勇於不敢則活。

第二十五教人理身，忘棄功名，不耽俗學。《經》云：絕學無憂。又云：功成名遂身退。又云：功成不居。又云：爲道日損。又云：名與身孰親。

第二十六教人理身，不貪世利。《經》云：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又云：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又云：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第二十七教人理身，外絕浮境，不銜己能。《經》云：不自見故明，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云：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又云：廣德若不足。又云：大音希聲。又云：自知者明，自勝者強。

第二十八教人理身，不務榮寵。《經》云：寵辱若驚。又云：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又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第二十九教人理身，寡知慎言。《經》云：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又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又云：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又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第三十教出家之人，道爲俗反。《經》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云：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第三十一教出家，養神則不死。《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又云：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又云：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第三十二教人體命，善壽不亡。《經》云：死而不亡者壽。第三十三教人修身，外身而無爲。《經》云：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第三十四教人理心，虚心而會道。《經》云：虛其心，弱其志。

第三十五教人處世，和光於物。

《經》云：和其光，同其塵。又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又云：被褐懷玉。

第三十六教人理棄絕除嗜欲，畏慎謙光。《經》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又云：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第三十七教人哀多益寡。《經》云：以有餘奉不足。又云：既以與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第三十八教人體道修身，必獲其報。《經》云：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云：以其無死地。

舉此三十八別，以明《經》之大意所詮之法。然則此《經》大則包羅無外，細則入於毫間。豈止三十八門，便盡其要。爲存教義，汎舉大綱，比之秋毫，萬分未得其一也。《禮記》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爲君之無道德，如瞻視之無兩目。若爲臣之無道德，如胸腹之無五臟。理家之無道德，如尸僵而無氣。由是論之，道之於人，不可闕矣。其若離言教

絕，指陳玄之又玄、妙之又妙，斯可以神照，不可以言傳，道之極矣。

王元澤曰：道，一也。而爲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則有無事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微者也。故道之本出乎沖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爲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爲異，何也？蓋沖虛杳眇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其所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者名天地之始，而有名者萬物之母，此爲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爲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爲，以觀乎妙常，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

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而觀乎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豈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爲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爲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之異名也。聖人者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微，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始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能與孔孟並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爲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略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然其說也，又必寓之爻象彖繫，吉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

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以無。所以賢者觀之愈有以自信，而愚者窺之亦不至乎疑而得也。蓋他心嘗慮曰彼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將不言而自諭。苟爲不度其如此，而惟妙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知有無之相爲用，而以爲無者本也，故其言詳於無而略於有。夫無者，無言可也，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既以異乎孔孟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蓋其說以無名也，天地之始，天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豈有無名者乎？又以爲常有欲也以觀其微，大欲者性之害者也。《易》曰：懲忿窒欲，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爲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微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常名以無方爲體，常道以無體爲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

體者無乎不爲。無乎不爲，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爲父，言始則知母之爲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而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者，無而已矣。所謂無有名者，名而已矣。蓋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微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微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妙在中，微在爲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微。蓋天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爲有對也；有對者無之有，而常有非有之有，而不爲無對也。不爲無對者非有也，不爲有對者

非無也。故常有者真無是已而非無，常有者妙有事已而非有，故此兩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爲常無常有。常無也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微。爲其欲以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爲其欲以觀其微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微妙謂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冥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驥

竊以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尹之請，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爲九九章也。後人分爲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令復通而爲一。二論之因名之曰通論，然心困焉而不能知，口闕焉而不能議。浩浩蕩蕩，不可得而形容。其首章始於道可道非常道，以明

道之不可以情求也。末章終於信言不美善者不辯，以明道之不可以言傳也。難終難窮、難測難識，仰之彌高，窮之益遠，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原其大要，不過致虛極，守靜篤，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開其兌而濟其事也。古之善爲道者，塞其亂，安在道中，歸乎虛靜之本，復其性命之原。譬如萬物生於根而歸根也。歸根復命，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復歸於樸，與道同體，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不生亦不滅，無我亦無名，存亡在己，出入無間。故隨迎莫見，隱顯莫測，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所以能遺物離人，而超然出乎天地陰陽度數之外也。大哉至聖神人，非此門而莫至。知者難言，行者目見，力少功多，要矣妙矣。學者當默識而深造之。若非深造自得，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猶坐井以觀天，豈足以窺道德之髣髴耶？

趙實庵曰：妙道沖虛，先天立教，至真垂象，龍漢開圖，師資承化而之三，劫運交纏而迄九。每於太極，方析渾淪，天地開而事簡民淳，三皇作而制器尚象，無機無偽，烏有所謂禮儀？漸劫漸衰，爾乃散乎純樸，豈經不作，寔文未彰。至言初授於有虞，終成治世；金口載傳於姬室，大顯玄章。雖累訓於百王，又躬傳於關令。昔在明皇，御注勸家藏之詔文，載承徽廟，聖言廣吾宗之盛典，當時向慕，如在始青，奕世承休，永光有截。至于百家箋註，壓軸盈車，各極其心，以詮密意，自非明代，莫遂遵行。寔天之未喪斯文，宜世也有興乎道，尚悲元學久闕疏文，故三分以列科，庶聽觀之有總。敢期妙道，幽賜發明，將釋此經，略以十門料簡：初教起因由、二序教離合、三明宗達趣、四天人宗承、五三洞所攝、六明經殊勝、七明道運啓期、八明通別、九明酬因酬請、十依文分判。

初、教起因由

傳曰：法如乎伏羲而成乎堯，歷

舜禹湯至周而大備。幽厲之後，周室浸微，至老子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聖人不作，處士橫議，諸疾恣縱，暴兵螫毒，民以糜爛，老子閔周室凌遲，人失性情，欲使之還淳返樸，歸之太古，故作《經》，惟厚忠信，尚敦樸，薄禮義，絕聖棄智，使後世之人復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老子與孔子同時，孔子過周問禮，諄諄之辭，主信與謙。孔子區區，明言仁義，轍環天下，席不暇暖，而時君世主無能用者。則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世以老子在周衰之日，不尚高明道德，不知孔子當時明言仁義，亦不能振於時哉。蓋道者，仁義之總名。仁義不行，又焉取道。教起因由，其在是矣。

二、序教離合

天下之言道者多矣，殆不過有二說焉。一曰道者虛無恬淡寂寞也，一曰禮義法度政治也。尚虛無恬淡寂寞者爲高明，循禮義法度者爲中庸。夫以高明者爲超脫之流，則隱於嵌巖，宿於枯槁，世無所賴其澤，是自擯而不用

於世也。雖天下之大，棄之如弊屣，未肯以一毫累於其心，超然物外，謂之至人。以中庸者為治世之士，則修禮樂，正人倫，謹權量，制法度，世所以賴其為治，是行道而濟世者也。既涉中庸，視上古鴻荒未肯以一言載乎其書，處於方內，謂之賢人。是二者定分之後，直若冰炭不相該貫。於戲，是豈真知大道者哉？不思之過爾。夫高明與中庸，同乎聖人之一道，出於聖人之一心，聖人全德，一出一處，無非內聖外王之道也。向所謂虛無恬淡寂寞，非徒為去世遺累之學，以此三者養正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隱而未顯，故曰內聖。興事造業，故曰外王。虛無也，無用而為衆用之祖；恬淡也，無用而為天下之味；寂寞也，至靜而為制動之機。德全於此，出而治天下為可也。故物蓄而有禮，刻制以為義，緣情而制法，觀天而為度，然後出治之道大明矣。初豈不由性，盡性則知天，性明即通道。《堯典》稱堯曰欽明文思，則堯之成政謂之無為。無為之功，

皆本於道，是豈道與世特分而為二耶？情生於性，性裂為情，水蕩為波，波止為水，其實一也。若謂高明之道與夫中庸更為背馳，非吾聖人作經之意也，向所謂不思之過爾。老子以周衰道微，人失性情，故說上下一經，語夫大全，以救天下後世之失。後之人不明其旨，分之以為方內方外之學。中庸與高明之殊，一是一非，或去或取，三代以還，學者多方，或居一偏，或由一曲。不該不偏，豈能深明治道哉？殆非圓機之聖人不可得而明矣。漢文以敦樸為天下先，區區僅治；晉室以清談而敗俗，浸久而亡。吾謂道德為難知為難行者，以此。或者取其書而讀之，茫然而不曉，以謂非聖人之說，豈真知道德者哉？然五千言分其用則有三，一曰無為之道，二曰長生之道，三曰治世之道。謂大道為虛無，而虛無之中有治世之法。謂治世為大道，而治世即大道緒餘之功。至於治心養性，金液還丹之方，不可一理而推之。忘言為盡慮，則知上下二經脗合

萬法。漚和方便，無所往而不通者矣。

三、明宗達趣

《經》曰：言有宗。《莊子》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宗本也。序所以順其理，故曰語道必有序，語道而非其序又安取道？先明宗趣，然後原始要終也。老子作經，先道而後德。莊子九變，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莊子之言，事之序也，故先明天。老子之言，道之序也，故首曰道。道以無宗為宗，無祖為祖。聖人作經，以因為主，所因者道，以道為宗，道性至玄。以常極妙，妙極返無，故常道無名，常名無物，有復歸無，有無一致。既升玄也，事理兼忘；既入兼忘，重玄始顯。善惡初分於六對，妙觀速轉於無為，出則縱橫，入而寥闕，道之大本，實自無為。色空存達人之妙觀，無事覺聖人之生定，語非破妄，道必有留，祛除未盡，則不入空空，空空兩無，而切防頑鈍，謂之清淨。須心月以朗明，謂之無為。存性天而煥若此，宗主空虛無物也。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空虛不毀萬物為實。若

乃道分宗派，性命兩殊，性宗則破約歸真，命本則深根固蒂。從無入有，仙人存修練之功；自有入無，性理契沖虛之地。要其極致，道本無爲，欲明宗趣，以道爲宗，虛無爲趣。今分宗趣，別有五對。一教義對教說爲宗，義意爲趣。二雙明對有無爲宗，同玄爲趣。三約己對柔弱爲宗，自勝爲趣。四正因對修真爲宗，長生爲趣。五神化對敦朴爲宗，復古爲趣。

四、天人宗承

道與德同也，天與人一也。知同而同之，則大同。知一而一之，則大一。德知有道，則升德而會。道人知有天，則以人而修。天道杳難知，人與天隔。欲通之者，必本於聖人。聖人已矣，則本之經圖。考經而知道，則自人而之天。得意而忘象，則由德而入道。太上老君極道之聖人，歷劫應化。及乎周衰，明道德以訓世。經之旨，以一代所主，則戰國之時有小國以下大國，大國以下小國之語。至乎屢言用兵爲不祥之器，皆以當世之事以訓時

主。及言常道，則丹青萬世，鼓吹百靈，垂之無窮者也。使道還隆古，則返淳而復朴；治心養性，則返老而還童；滌除萬行，則微妙玄通。天子修之則享太平，諸侯守之則鎮邦國，卿大夫守之則忠孝，士庶人守之則純和，方士修之則升真，兵家守之而善勝。此人道之承流也。

五、三洞所攝

如當部以常道常名，無爲清靜，無有入無間，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用之不既，象帝之先，此皆無上大道，非色象可緣。又言六對不齊，寵辱若驚，後身外身，不爭柔弱則中小之分。又治人事天莫若嗇，治大國若烹小鮮，太上知有之，無爲而民自化，又近平常道分。自修之身及家國天下，曰小以之大，曰慈曰儉不敢爲天下先，從愛以及恭用兵，以喪禮處之，沉機有微明之語，如上皆治身之教。又谷神不死，實腹虚心哉，營魄而抱一，精峻作而會神，恍惚杳冥而有信，與夫易知易行而人莫能知莫能行，此又進乎九丹長生

之訣，修練門中係上乘分由，是則誰能定指其宗乘耶？今詳味此經，言命有事有理，該貫總攝，互相包含，謂之頓而非無頓也，謂之漸則漸亦兼言當，此經性命混融，自爲圓教，酬因酬請，則尹喜爲宗，無論無誦，總契經分，大率道之一字已極虛玄。至於修真養命，鍊氣養神，雖同超證之門，大存制死之術，固常融命理而入道。證極道而無爲，故諸經則制命爲先，窮極五行變化。

六、明經殊勝

語道之大，必師其全。語神之功，必主乎變。苟以道爲虛寂，魂處滅亡，木石同軀，禽蟲類性，豈能通其變邪？諸經出乎道而三乘互差，一性味其筌而多岐競裂。故示無爲以不言，闡長生以關鍵，推五行於隱伏，辯藥石於寒溫，明運度於興衰，禁邪異於符籙。經圖誥訣，別趣殊宗，雖同真一之門，未躡混融之理。較量殊勝，豈類本經，略舉勝因，明十六種：一、以常而盡萬法；二、以玄而同有無；三、以示又玄

爲衆妙之門，四、以無爲爲有爲之體；五、以不勝爲大勝；六、以無樂而言樂；七、以有數而隱數；八、以大寶爲神器；九、以退爲進而用兵；十、以言無事而定天下；十一、以復季世而還隆古；十二、以大似不肖物咸歸之；十三、以抱一爲治身治國之道；十四、以簡略而包羣經；十五、不言性而性理咸著；十六、總包道德性命而一一證實。以茲研究諸經理趣，豈比大同妙用，神工烏能備舉。

七、明道運啓期

天運靡常，得乎時而道斯興矣。大道無數，同乎人而數所係焉。粵自五劫晦明，元尊撫運，三皇已降，歷代宗承，或去取之因時，或興亡之在事。粵若軒轅稟籙，夏禹傳符，堯舜授經，周朝顯迹。秦王漢武探求不死之方，寶后孝文篤奉真元之教。唐尊聖祖，學舉玄綱。逮宋徽宗淵衷湛淨，睿智光輝，受帝心祕密之言，續道祖將殘之命，範傳金籙，宮敞神霄，製飛天法輪道藏之文，訓混元皇帝道德之旨，廣開

元學，詔簪褐以三舍之科，寵示道宮，賜掌教以近臣之秩，至于天文寶籙、詩頌符圖，皆萬世之所未聞。向一時而鋪張遽出，人莫可議。事是非常，只因頽運之交，疑有清談之失，曾不知劫傳有日，教亦待時。漢祚隆而河上談玄，唐室興而老君示現。世將成治，道不虛行，益增藥笈之光，當復太平之序。《度人》曰四萬劫傳。《莊子》曰萬世一遇，欲求玄解，姑用筌蹄。披乘之人，無忘大教。

八、明通別

凡經有通別，通謂通序，別爲別序。通序者，論一經之大旨；別序者，經義逐章開陳。若《度人經》前序後序中序，有前章後章，而隱語不在三章之類。今當部若論通別，當以道德爲通，八十一章爲別。

九、明酬請

酬因酬請者，當部經首無爾時老君在甚處，爲甚人說，如無因請。若考之經傳，老君爲關令尹喜說。又云先爲帝舜說。今直指中周老君爲喜說，

因爲性命之本，大因緣事也。酬則酬喜，臨關遮道，邀駕請求妙訓，是亦因請明者。按《西昇經》關令尹喜見氣齋待遇賓，爲說道德，列以二篇，其事詳矣。

十、依文分判

經分三分，謂序分、正宗分、流通分。當部首無請問之語，是缺序分；末無信受奉行之語，是缺流通分。今特取葛仙翁序語爲序分，八十一章爲正宗分，道德推行於世爲流通分。又按《靈寶經》發題云：凡經以極果爲序，以因爲正，以悟爲流通。

邵若愚曰：道者，以無爲顯實有爲特權，即有明無，悟無却智，此理也。德者體道爲法而施於事，此事也。道德二字，包含而無所不至，所陳階梯次第，緣道有淺深，德分內外，若不明階梯，罔純互謗。夫大道者，寂然至虛，無形無名而不可言。其爲書者，無以記之，故曰大易。大易者，未見氣也。大易動則始見一氣之初，故曰太初。老子指一氣強名曰道。孔子曰：形而

上者謂之道。釋氏陳四諦，亦曰道。故知三者垂教，總備於有也。若不從有，焉可以無明無、以有明無，故道有淺深爾。大易者，虛無也。因動爲有之初，故曰太初。有氣爲形之始，故曰太始。氣形相合，而生剛柔之質，故曰太素。氣形質具，未相離之間，名曰混沌。混沌既分，陰陽相蕩，一氣居中，萬物生焉。故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故聖人仰觀俯察，體天尊地卑，用之則爲官長，而明王道。立五常百行，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制，以治人理。夫大道者，無名無跡，無死無生，萬劫長存而不變易，尊高無上，妙不可言。夫上德者體無爲爲用，以一爲法而治天下，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下知有之而不見寶，萬物將自化，所以無敗無失者，蓋爲無爲則無不治矣。若失之，則執一而徇有爲，而爲內德。夫下德者體一爲用，以陰陽爲法而治天下，故孔子一以貫之。善建者得一爲正，萬物將自賓。若夫一則徇五常

百行，於事而爲外德。夫內德者，抱一也。蓋一者國之母，生之根，抱一不離則根深柢固，乃長生久視之道。孔子謂之至德，而以道爲本也。又名中庸者，喜怒哀樂未發，心在陰陽之中。釋氏謂之中道。玄門失之則殢。陰陽潛運，而爲法術。夫外德者，從五常百行修於身。孔子謂之敏德，而以行爲本也。處柔弱不爭若水，而攻堅強如慈儉，若拙訥之類，皆是也。失之則殢，智巧華薄，騁強梁馳田獵，而貴貨居寵辱矣。夫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好徑，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大道平易，而在不爲而成。以要言之，皆歸無欲。不欲以靜，清靜爲天下正。老子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德而非術也。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中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下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

觀事月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行太府寺簿兼樞

密院編修官石潭丁易東校正

程泰之《意總》

明總上

世之尊老氏者，曰聖智仁義，治之有具者，皆不出乎下形而器者耳。老氏也者，據道本而泣器原，則是五三六經，皆當受其覆冒也。及其有疑於老，則又異矣。曰天下所恃以治者，仁義禮樂刑政，如農人之耒耜、工師之斧斤也，無是器則無是用。使聖智仁義而可去也，則是徒手無操而望天下自治，古今必無之理也。此二議者，皆自主其見，而不能參言道器之本末者也。若使道不藉器，則老氏所主當專於無矣。然而兵刑稅貨、舟車械用，凡道之品器者悉將資以爲治，則是未嘗或能

遺有也。不能遺有，則是聖智仁義故在也，安得而云空不適用也？若曰道之上乎形器者，必待老語與之開明，則夫闡太極以立乾坤，造書契以生禮法，開闢以來未有能先《易》而言者矣。道若器固皆在《易》，而何所待於晚出之老氏也？則夫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六經、疑老氏而謂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爲知老氏者也。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道之奧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迹而不暇究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行也。

明總下

或曰：聖賢談道本以明世也。苟如若言，則是有懷不盡也。曰：是有兩說也。其人未可與言而與之言，則徒言也。吾意欲致而言不能既，則又能姑發其端而已也。且如人心道心之合，固有中矣。而精一之理非堯則不能以授，非舜則不能以受也。是豈容人人得預也？一貫之道，惟曾子能出

一唯，而子貢不能也。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子貢雖得聞之，而亦不能有復也。至其性與天道，隱於文章之中，則雖子貢初年亦遂不得預聞矣。凡此之類，是皆六經《論》、《孟》不嘗究極者也。若夫老氏寫其超絕之見，以期萬世而一遇大聖焉，則所期者遠，故不待親見可受之人，而後始以其語授之也。是故天地所始，造化所起，道德所底，皆窮根極以暢達之，立等級以次比之，故儒之探妙資詳者，非是則無即也。課其功用，豈獨不戾於儒哉？是直儒倫之大助矣。若能平心以觀，識其矯，而要其歸，則三聖易蘊，固已披展言下，自《詩》《書》以往，其襟要益當總是矣。

有無

以形而言有無，則自未爲天地以上，皆可名以無。既爲天地矣，不以人物事爲器具，則皆當名以有也。此以其形而命有無者也。世人聞老氏貴無，而疑其表裏之皆無形體也，則固不適於用矣。豈知老氏之謂有無也者，

道器交相輪載，而不可泛以形求也哉？且夫混成也，玄也，又玄也，其深至於不可見聞，搏執則其爲無也，極矣。而天若地方且由之以生，則此之一無豈不槩函萬有也哉？及其出而爲有也，天地之產，是爲人物，而人物皆蘊元氣也。大道之派是爲德仁義禮，而德仁義禮皆函大道也。則凡云萬有者，又皆分載混成之一無也。於此致察，而後始見有無之本末也。是故《易》之肇言大道也，亦慮夫世人不知本末之相須矣。於是合道器以爲一初，而隨所形見以名其出也，故其形見而上者則名之曰道，形見而下者則名之曰器。上下云者，猶曰一物之內有升而在上、降而在下者，且非可析升降以爲兩體也。火之在薪也，其上騰而虛者爲焰，下著而實者爲炭。焰炭也者，正從一火而分升沉焉。若曰上騰而焰者爲火，其著下而炭者不得爲火，則人人知其謬誤也。此於道器上下之喻，最其切近而易見者也。老子祖《易》以言道，而皆變其稱謂，故道器之

名，轉爲有無；而上下之名，變爲妙微。此特欲自立己，則以示無所師承焉耳。其理則無彼此之異也。妙微云者，亦並上下之語，而借一物之表之裏，以分論器道焉耳也。凡物之已有體質者，與夫事爲之已有迹狀者，無間乎泰山之與秋毫，範圍之與灑掃，上必有下，裏必有表，則是道器未嘗相離也。然則老氏之貴無也，以其在本而該也，非樂其空虛也。及其賤有也，亦惡其處有而拘焉耳矣。不曰一涉有具，而遂不爲道用也。

有中之無上

即形而分有無，則凡在道者爲無，在器者爲有。其別尚易以見也。及夫道已爲器，則有體有質矣。體質具而真無不可復見矣。今謂老氏而能主無運有也，則夫體質之中於何取無也？曰有中固自載無。而此之無也，最其難言也。顧夫事事物物之中，其虛實悉常對立。則夫人而可與知也。實者，即其體質也；虛者，即其不著體質而能御此之實者也。故夫實中之虛，

即有中之無也。老子蓋嘗明表此理以示人矣。其要語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夫車之所以可運者，以其輻轂之備也，則輻轂之在車也，正其有焉而實者也。至於發軔輾地，乃在輻轂，體質皆無之外，則其用不屬乎有而遂屬乎無矣。是理也，即有能載無，而無能運用，最其可證者也。故老氏遂以此理傳之人事，而用以發明其教也。其曰有之以爲利者，猶曰營而致之以足其具也。無之以爲用者，猶曰殺而損之以致其用也。其具已足而無以運之，則其車亦不能以自行，故輻轂者車之得有也。而車所從運，則非車之所由也。非車所有，則宜乎其命以爲無也。此老氏求以無之而始爲已用者也，是爲老氏超有用無之則也。故雖道之形見乎器者，每下愈實如兵如刑者，則亦不屑與明也。是故恬淡慈哀，兵之則也；恤賴民生，待其自重而畏死，然後取不悛者以致戮示戒，是其用刑之則也。夫恬淡慈哀，豈其干戈殺

伐之所有歟？而夫無狹其居、無厭其生者，亦非刀鋸斬刈之具所嘗與謀也。老氏乃取二義以冠兵刑之上，則其主無運用之理，昭乎其可明者也。究其極致，是且出兵言兵、超刑言刑、使兵刑反爲我用，而我常不爲兵刑所束，是然後得爲老氏所貴之無，而非世人指爲無用之無也。

有中之無下

是理也，豈惟老氏言之，孔孟亦嘗言之矣。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曰：仁者無敵。夫兩造交攻，乃始爲訟；兩軍相加，乃始爲敵。有訟有敵，而後兵刑生焉。顧欲即其所從生者，期以虛而無之，則凡世之所尚，謂夫片言可以折獄。而約戰期於必克者，借使曲盡能事，亦非體道者之所尚也。何者，不能超出其表，而局束於其內故也。運甓者，其身必在甓外；而刺舟挽舟，其操縱所施悉不在舳艫之內，是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是亦老氏資有於輻轂，而遽欲損而無之之義也。雖然，此特即孔老之言兵

刑，而參配其有無爲則如此而已耳。孔老又嘗即器物而言，運有之無，其理尤爲曉白也。孔之言禮樂也，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甚言器物之不足以盡禮樂也。禮之有敬也，非玉非帛，而玉帛不得此敬，則不能成其爲禮也。樂之有和也，非鍾非鼓，而鐘鼓不得此和，亦不能成其爲樂也。則皆實必資虛之謂也。以較老語，則鐘鼓玉帛者，車之輻轂也，禮樂之用，故皆資器物以自見。而器物之不能自成禮樂，正與越出輻轂之外，乃能使車之功用效乎運載者，同爲一理也。且夫老氏推無爲之妙，達諸治國，而自詭結繩之可復也。則宜其翻變禮法，而別爲一撫矣。然嘗詳求其以，則凡舟輿兵甲什百之器，儼然五帝三王之具也。而敢自負，以上乎六經者，蓋曰吾道有高乎形器者焉。吾將矯文以樸，鎮天下以無事，待其安俗樂業，重死而不遠徙，則凡此有具之屬，雖可以爲用，而遂可以付諸不用也。比其用無之理，全與儒應。特其

立教不同，故著語互分彼此耳。若使老氏始循《大易》本語，仍用《大易》故名，而正爲之言曰：吾其尊道而卑器也，吾其運道以役物也。則人將不復疑議矣。惟其變道器以爲有無，而人不知夫無中悉嘗蘊有也。故貴無之語，遂幾於徒手坐視，而冀其事之自成焉耳，則安得不相疑議也？大昌既發此理矣，聞者或不以爲然。試於讀老之際，以道易無，以無想道，則無之可貴，其理自明，其疑自釋矣。

用無

老氏之即有用無者，其別有三，而皆不出乎集虛以化實也。挫銳解紛、和光同塵、滌除玄覽、寡少私欲，則求以去夫害虛者也。沖其盈而不極，闕其神而不示，辭其成而不居，則求以體此之虛者也。至其操虛實之柄，以制有無之則，則於剛柔之用最爲該貫而明著也。蓋剛之爲道，欲達而直達，無所回隱，則其象實而塞也。柔之爲道，待唱而應，順而不爭，其中實行斷制而廉稜不露於外，則其象虛而通也。故

通者可以運塞，而柔者常能勝剛也。凡其知雄守雌、欲奪而平，欲先人以其身後之，則皆惡剛之塞，而體柔以行其虛者也。亦其求以反物而終致大順者也。及其通且虛者爲之而成，則行焉而無轍迹，無爲而無不爲者，是其效也。方其運實主虛，人皆不可得見，及其效成於虛，而後始驚其神，則易之不及而速、不行而至者，又其則也。故自言其總則曰：弱者道之用。隨言其所從用弱則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也。

用無成敗

貴無之道，古今固有寶而用之者矣。而或以之成，或以之敗。太王去邠，與徐偃王不忍驅民以戰，是一類也。漢元優柔，與文帝元默亦一類也。而其成敗大相乖戾，故後世執迹以譏其不成者，而曰結繩不足以救亂秦，舞干不足以解平城也，則并與老語而憐諸無用，顧不知罪其施置之失當，則豈其知言也哉？列子設爲向、國二氏致富之說而明夫同意向，而異成敗者，則

曰向氏喻國氏致富之言，而不喻其致富之道，則遂反爲身殃也。其意正以況此也。八十一章固皆本柔爲用矣，而其所從用之，則濟寬者有制，糾弛者有猛，暗行乎其間也。是故迷民之舍正而入奇也，則方廉直光實嘗交出而後行制御也，豈其有柔無剛也歟？民皆賴生而畏死矣，猶有敢於爲奇者，且將執而殺之，則威當克愛者斷斷乎其無貨也。又如自夸其器之利，而主其勝之可必者，歛弱廢奪姑其蓋之以柔耳。非專於柔也。故凡世之慕清虛而隳事功者，皆其守雌而未嘗知雄者也。則凡無古聖人之德以求爲結繩舞干之事者，無往而不及於敗也。

道等

《易》分有無則道器兩語而已，而《老》之有無等級則甚多也。自無以上，有玄有又玄，乃爲衆妙之門，而常無者，特可循以觀妙而已。若夫總衆妙而出之，則必屬乎又玄也。自玄以及又玄，即上乎道而爲自然者是矣。自然云者，莫之爲而爲，其在天下自賓

自化、自正自富，而不知帝力何有者，是其效也。故老氏而敢鄙薄聖智者，主此地以駕其高也，由道將爲德，以後能常其有，而不自入於有者，一也、象也、樸也，之三名者，是其總也。自此而出爲天地，造化爲仁義禮智信，則皆德矣。而五常之中，每一德者又自分以上下也。上德之品既極乎上，而又有深於此之上德者焉，則又加玄以冠其上而曰玄德也。牝之玄牝，同之玄同，覽之玄覽，亦其類也，則名雖在德，而其實已入乎道矣。其詳如此，故言六經《論》《孟》者，率來資焉，信非苟爲虛尊也。試舉孔孟談仁之一端，以與老語對明，則知儒語雖有分際，而其所立等級，未及如老氏之察也。蓋孩童之愛其親，與並井而救赤子，固皆可名以仁矣。而九合一正者，乃反未得確名爲仁也。此在孔孟雖有分際，而亦未暇明立等則也。至於博施濟衆，推之可極於聖，而子貢尚疑其未能充盡仁理也，爲其等級差少而未達者，不能確定其則故也。故六經孔孟必資老氏

者，其槩皆類此也。此非抗老而抑儒也，老語主無，故能於道等加詳也。若易地而觀，則儒語之詳於涉世者，至老氏而又疏略之甚也。蓋所主異向，則所言隨以詳略，其勢使然，非有彼此之異也。若夫老氏之無，其當資藉六經之有者，則又人人知之，不論可也。

道序

下學而上達，踐迹而後可以入室也。有初有終，確乎其序之有定也。世人待老氏太高，曰道之涉器者，老氏不談也。故凡其言之方及學益者，則皆引而致諸損己及無之後，故書指所及遂爲表裏，皆無之無，而不能爲無中函有之無也。儒老言道，皆以道之及化爲聖賢機要，然究其化之所由致，則皆有有可損乃能化有及無也。即此理而推之，灼其可以見道矣。損之始乎學益也，如炊秫傅蘖以爲酒醴也。及其及成，則秫蘖變而甘滋。見是固化有及無之象矣。然而古今嘗有不用秫蘖而徒水可以自變者乎？若淺秫稻之爲窒塞而遽求五齊於徒水，則猶未致

學益而躡從損始，是爲不用秣藥而能憑空出化也。益之未致中不充實，則用何爲地以受此損也。諸如此類，大昌皆隨淺深而別言之。世必有議其淺者矣。而其敢於自信者參會六經孔老，而見其無不契合也。正使老氏復起，此言亦當不易矣。

天人

凡言有無，不過兩塗。大道所居，則杳冥昏默，是爲無矣。自無而有，自有而化，仍復於無，則其有無之一也。道學益損也者，始乎有而終乎無，則又有無之一也。前之有無，則託諸陰陽生殺，既已爲物，物又復歸其根者，是在天之有無也。及其著諸仁義禮而爲德，德之玄者復合乎道，則在人之有無也。二者同出一本而其形見之地，則不容槩同，故老氏之語亦有不分天人而於天人之有無混而言之者，知其本一而不必以彼此爲間也。

明矯

老氏之絕棄聖智仁義，深知其以者曰：此特矯耳，非其本心也。而古

今率多咎之，爲其迹與經戾也，然而聽言之道，以其事觀之，則實理著見，不可誣矣。《易》十三卦之尚象制器，有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也者。是黃帝堯舜皆嘗相爲創承也。然則聖智也者，黃帝亦居其一矣。老氏援黃帝以主其教，而凡古之聖智槩取而譏之，則夫黃帝也者，亦在棄絕之數矣。豈有同是一人，其道可師而其法乃可棄絕也耶？以老氏之事言參而求之，則其矯而非實也，亦昭昭矣。至莊子推大其教，又從而廣之，曰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也。此語尤其累老教，而致譏誚者也。然而其中有理焉，又可以自用其說而自明其矯矣。結繩之制，老莊二子皆相與力主，以爲己教之嘗效乎古者也。然而結繩也者，何自而有也，得非人我不相保信而未免假物以防詐僞也歟？使其淳樸全在而無姦欺，則亦何所事乎結繩也？推此意以求之，是殆欲造書契而智未之及者耳。夫惟淳古無法之世，尚不免資信於結繩，而謂人僞已極，法所不能誰何者，

乃欲盡去其具，而冀其爭心之無也。其勢非使老聃爲君，而尹庚列莊與之爲民，則決無可措之理也。故莊子自傷其矯已甚，而又於篇終自爲之明曰：周之辭荒唐而說謬悠也。所恃以無負於道者，終能反諸宗本而調適上遂，至此乃爲情實之語也。世人槩指老教以爲虛無者，皆循其荒謬致矯之初，而不知求諸調適上遂之後也。孔孟之生，略與老莊相先後，凡其放言無忌憚者，孔若孟必次第見之，而無一語與之對辨，知其異者，無害於同也。不然，則楊墨仁義其差於六經不能以寸，而孟子究推其弊，以爲且將入於異類，而獨於二子棄絕之論若未嘗聞耳者，殆皆究其宿，而不責其初也哉。

孔老

《易》理之散在六十四卦者，至《繫辭》而後會集于總也。今通考老氏一書，凡其說理率不能外乎《繫辭》而別立一撫也。揣切其情，大似資根株於《易》而摭枝葉於上下《繫》也。列莊二子共尊其師，乃曰孔氏嘗即老氏而北

面焉，載詳其意，是殆疑人之有議乎此，而故爲夸高，以行掩蓋耳。至唐而後，韓愈氏出焉，嘗忿其語而著諸《原道》，以咎誚夫儒徒之不能致辨也。是固不失其爲衛道矣。如大昌所見，則不然。使其有合於道，則道無二致，安得而不相襲也？既不嫌於承襲，則亦何間於彼乎我也？故孔之於老，師與不師，不足較也。孔氏嘗曰：晉之乘，楚之檇杙，魯之春秋，其義一也。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苟孔氏而嘗師老，則雖親聞二子之語，亦必無忤也。使老氏反來取法，而能以吾法翼吾道，則其徒偏敬己師，過爲推尊，亦何害其爲吾黨也？故師與不師，其語可以付之不辨，而有不容不辨者也。孔氏受萬世尊信以爲道德本祖者，以其集聖智大成，縱心所之，亦不踰矩也。今其設老語以形孔子，而曰驕矜睚眦，屏除未盡，則是有時乎，而或遂喻矩也，則安足以訓式無窮之來世也？是於事害而

體妨也。大昌爲此之故，遂究其語而窮其已久，久而後有見，乃知二書凡語道序，率皆借孔顏所造以爲淺深之喻，則夫三子之尊孔氏也，其已至矣。而其夸語皆非真確也。蓋列氏設爲顏氏之坐忘也，以較孔子則其所得當在耳順之地，而在老教則爲益己及損者也。莊子設孔顏相語而曰：回，吾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則是能損而未能及無也。又嘗設顏子自道而曰：夫子不言而民趨，無器而民滔乎前。回不可及也。夫子奔逸絕塵，而回不能追也。則損之又損，而及乎無爲無不爲者，惟孔氏而後足以當之。此其等級，蓋可考甚明也。豈有盛德外著，既已不言而信，無益可損乃有睚眦驕夸之可議哉？則其書之於孔氏，或抑之而又揚之。率嘗兩致而示意焉，所期乎聞一者之反三也。故二子交詆孔氏，而能無違於道者，凡皆此類也。

本易

老語皆《易》出也，而獨變其名稱，以示無所師承而求別成一家焉耳。無

名，天地之始，即太極能生天地，而未肯爲物者也。常無常有、可觀妙微，則又道器之形而上下者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即天地之與網緼爲三，而萬物以之化生者也。作復之相更其出於谷神橐籥者，即消息盈虛遞爲屈信者也。不敢爲天下先，即羣龍無首者也。襲明襲常，是顯仁而藏用者也。此其大致然也，其播而散小者，不勝言也。若夫絕棄聖智仁義，而黃帝仍在所師，則聖智何嘗棄絕也？功用莫非剛柔，即剛柔之所疑，安得不爲仁義也？是仁義日常爲用，不須與而離也。用此理而通之，則五經《論》《孟》之在老語者，名變而實不變，觸事皆是也。

道德經

書之分卷以爲上下，而總其名曰道德經者，王弼所傳也。大昌意此之總名所從來者古也。凡今本分標道經德經者，則恐後人爲之，蓋上卷亦自言治、言兵，下卷方且論一論道，論無論柔，自足以見道德之不可分二也。

分章名章

八十一章，每章各摭首語以標次先後，此則或出於後人矣。而其五千言者之嘗爲八十一指，則必出於老氏也。夫其每章著語有曰故者、曰是故者、曰是以者，率皆求以通貫上下脉絡，使語省而意全也。夫其每章之語既有更端，而一章之中指意又相聯屬，理以明也。而釋其義者乃遂句爲一義，使此句不可通之他句，章爲一說，使此章不可致諸他章，則老意法不其然也。若夫標章之名，自王弼已下，凡所名章與今傳本皆同，而河上公遠出漢初，所名獨異。若老氏親嘗定著，則必無如許異同也。

類例

老氏書指，固其至虛而難搏執矣。然大昌嘗熟復前後，則皆有類有例，交相來發也。此章之語啓其端而不竟，則後章必有別語以終之。故大昌之立訓，皆明其彙，會其散而宿之於一，始知老氏雖主於談無，而其部分乃如《周官》六典有凡最，巨細偏全，遞相灌注，

條條可以審覆也。則豈同子虛非有之假設也哉？謂老語爲中空者，試於此而思之。

離隱

老氏以高世之見，能測道奧，固嘗罄其有以言之，而亦小使意盡言下也，於是有離隱之體焉。何謂離？曰本一義也，而散其語於數章，不一章究極也。何謂隱？曰言其然不言其所以然，期夫人之深未而自得，故其話言所著，如連山斷壑，離離乎相絕而相貫也。說者不悟，遂至於章分句裂，而其理散漫不全矣。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正離隱之謂也。故大昌於反隅者，不敢不力，所期不入於破碎而已也。世之訓老者，率多務出傑辭奧說，濟其深而晦之，及其甚也，有如度辭隱語。又如後世釋氏之談禪，讀者至不可曉。大昌亦不能究極其當否也，獨聞古語借繪事以譏世習，而曰畫工喜爲鬼神，憚爲狗馬也。以狗馬之工拙可較，而鬼神冥實難辨也。大昌惟此，故凡有此訓，率皆明白

其辭，而證以人事，達諸成敗，其說誠當則固善矣。若其末也，或能以道釐正，則亦志道者之本願也。若欲借晦爲深，自匿於不可致詰，則曷如勿爲也哉。

列莊

古無訓傳，苟其欲述前作，則別爲一書以明之，故列氏莊氏二書，正爲五千言者立爲義疏也。老氏之語簡嚴而不舒放，離隱而難遽解。此二子者，則皆敷繹而會輯之。蓋有敷繹太過，而言涉於誕者矣。而其合散明斷，則若道若器，悉有歸宿也。以二子之所釋，而槩他人之所釋，則夫喜爲鬼神，而不嘗真識鬼神者多矣。

大旨序跋

《易》言天玄，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蓋玄者天之正色，神者陰陽不測之謂。老子以微妙爲玄，玄之又玄豈非衆妙之所從出乎。蘇子瞻作《衆妙堂記》，始因睹灑水薙草者，手

若風雨，步中規矩，而歎其妙，繼又以

蝸之蛻、鷄之伏，而形容道之真妙。彼

庖郢之技，得於習而非徑造也。孔子

以魯昭公之世適周，老子曰：子亦得

道乎？使道可以獻人，則人莫不獻其

君矣；道可傳人，則人莫不傳其子孫

矣。然而不可者，中無主則道不可得

也。聘為周藏室史，有子曰宗，仕魏為

將。數世之後孫之雲仍曰解，仕漢為

膠西王太傅。老子非不仕也，非無子

孫也，玄妙之教既不獻之於君，又不傳

之於子孫，豈非周衰，大道將隱，著書

垂世，惟關令聞之，中無主者皆不可得

而聞歟？漢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躬修

玄默，專務以德化民，可謂兼眾妙而得

之矣。河上公示其神變，坐躍騰空，止

於玄虛，以是為玄，豈老子之所謂玄

乎？《史記》與《漢書》皆不錄，良有以

也。常德路玄妙觀提點劉月屋，類集

《道德經》解，鈺梓以為教門傳遠之光，

蓋有志於思玄者也。故歷叙所聞以告

之，俾證諸名世之君子。

恪書于辰陽擬盤寓隱。

昔吾老子流傳《道德經》于世，玄

理幽深，非特啓教度人而已。累代明

君鴻儒莫不箋註，研窮其妙，亘古今傳

之無窮，凡道家者流誦其正經，猶恐未

明其旨，非參合諸家之註，豈能深造玄

微哉？惟永抑嘗探其祕蘊，莫盡其要，

每專心致志蒐羅百家之註，究諸妙義，

欲編為《集義》，而與同志者共，今得石

潭丁編修以其家藏名賢之註，與惟永

所藏之書合而為一，乃總八十一章為

三十一卷。第繡梓之費浩大，非獨力

所能為，遂與徒弟趙以莊、劉以鑿持疏

徧往各路，叩諸仕宦君子及知音黃冠

捐金，共成其美。今經一十餘年，凡寢

食之間未嘗忘焉。經之營之，今已告

成，每自披閱玩味，允謂精妙、玄之又

玄者也。若帝王公侯遵之，則國治天

下平；卿大夫守之，則忠君孝親，士庶

人佩之，則復歸於淳樸；吾道體之，則

超凡入聖，曰道曰德，先天地不見其

始，後天地不見其終。其此經之謂

乎？凡我同志受持者，幸毋忽。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上元日晚謁劉惟

永謹跋。

《老子》一書，無非欲法天，正以天

法道、道法自然。其曰萬物作而不辭，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大同

小異，凡四言之。第二第十第三十四第五十一

此老子心聲之發也。蓋天不辭作成萬

物，然而生而不有，盈天地間皆生意，

何嘗自有其功？為而不恃，盈天地間

皆所為，何嘗自恃其能？功無不成，成

而不居，此天道也。曰不爭，曰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曰清靜為天下正。無

非法天，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

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

自樸。此其無為之效驗也。欲釋老子

之書者，舍法天、舍自然、舍清靜無為，

未見有可措辭，故愚欲專以此而釋《老

子》，或謂得其意。一日，玄妙提點劉

月屋將石潭所作《老子解》示余，欲余

復下注脚。余曰：吾穎祖已於是書用

元貞丙申孟冬既望以齋居士巴川陽

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程泰之亦服其善。余安能復出高見卓識，求以過吾穎祖哉？月屋曰：義理無窮，曷於是書探討則將見如水之源源而來？余却之不能，黽勉求之，積日書成，謂其備全秩可也，謂其能繼穎祖之後塵則不可。謹叙于此，庶使觀者得吾意而不罪其僭。

戊戌重陽日前進士敬靜蘇起翁跋。

《道德經》五千言，註釋百餘家，真知太上之心者誰歟？歲在至元壬午，道厄於時，經燼於火，惟五千言歸然。魯靈光之獨存，豈非天耶？黃冠之徒朝吟夕諷，間有未知句讀者，僕私切歎之，不避僭躐，爲正其訛而析其義。時與石潭老師音問往來無虛月，因索及之，遂錄以寄老師，一見稱獎。辛卯，僕忝與歲貢以《易》《老》二書進呈，得闕古邵。丙申之夏，常武寓公趙君貫道來正學綱，袖示老師月屋二書，垂諭新刊《道德經集註》以俚說儕之諸說之後，復以化疏見委，僕爲之驚愕，而繼

之以媿且病也。僕已鉅梓，似難反汗。己亥夏，僕冒暑訪月屋，則所刊板工力尚欠三分之一，而石潭老已爲古人矣。感慨之餘，僭以木鑽石盤、磨磚成鏡之事，課爲古體，勉其硬著脊梁，成此一大公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是經之幸存者，天也。諸說之會于一，以傳不朽者，亦天也。人欲違天，得乎？愚故始終得以歸諸天。臨行，月屋索跋語，因以是說贅于卷末。

是歲之秋七月長沙喻清中跋。

《道德經》大包天地，細入毫芒，辭甚約而理甚博，玉笈金鑰豈造次所能抽啓哉？古今註詠紛如，非不各有所詣，往往得此遺彼，如八音異奏而不能至乎大成。月屋劉惟永取五千文爲三十一卷，集註七十有八氏，奚翅萬億言，若仙若儒若釋，若隱若顯，以至鸞筆恍惚微妙之辭，亦所不棄，一繙閱間，如入寶藏，金貝珊瑚，象犀水銀，丹砂青芝，玉札錯落萬狀，富矣哉。所謂集大成者，非耶？噫，是經非關尹一見

不作，尹之功大矣，劉之功當不在尹之下。雖然太上以無爲爲宗，誦是書者由七十有八家萬億言得五千言，由五千言得一言，由一言得無言焉，猶龍老仙得垂手乎太空，引而上之，曰孺子可教。

大德庚子八月既望，嗣天師大素凝神廣道真人張與材跋。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卷下

（周國林點校）

006 道德真經集義

經名：道德真經集義。元劉惟永編集。十七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德經

考異：河上公本分《道德》為二篇，今從王輔嗣本。

道君曰：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同得。道者亘萬世而無弊，德者充一性而常存。老子當周之末，道降而德衰，故著書九九篇以明

道德之常，而謂之經，其辭簡，其旨遠，學者當識而深造之。

黃茂材曰：道也者，莫不由之以生也；德也者，莫不得之以養也。天地以此生養萬物，故不窮；至人以此生養一身，故不死。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為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為道，下經為德，甚非作書之旨，當總謂之《道德經》可也。

石潭曰：《老子》之解多矣，以學儒者解之，多以儒之所謂道者言之，若程泰之、林竹溪之類是也。以學釋者解之，多以釋之所謂性者言之，如蘇穎濱、本來子之類是也。皆不得其本意，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常行事物中之道，而老氏則以虛無自然者為道。豈可強以合之於儒？釋氏之所謂性者，乃露保保、赤灑灑之性，老氏之所謂道者，乃形神俱妙之道，豈可強而合之於釋？雖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其所指地頭則不可不明辨之也。蓋老子專指虛

無為道，而儒者則謂形而上者之道，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釋氏專指真空為性，而不雜乎形氣，而老子則欲形神俱妙而與道合真。此其所以不同也。若各據本教而言之，不惟失老子之宗指，亦自失其宗指矣。至於道家之解如白玉蟾之類，固是本色，然但一向好高而務簡徑，其辭多不可曉，反成郭象之註《莊子》焉。故今之為解，一以老子本教言之，庶不失老子之本意，又不敢如玉蟾輩好高而辭意不明焉。學者詳之。

道可道章

考異：河上公作《體道章》，趙實庵作《顯理會真義章》，今從明皇本。

唐明皇疏此章：明妙本之由起，萬化之宗源，首標虛極之強名，將明衆妙之歸趣。故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無欲有欲者，明兩觀也；同出異名者，明樸散而為器也；同謂之玄者，明成

器而復樸也；玄之又玄者，辯兼忘也；衆妙之門者，示人行出了也。所謂進修之階，漸體悟之大方也。

杜光庭《廣聖義》釋明皇註疏：明者，皎淨之義，顯出之謂也。妙本者，道也。居經之首，明道之由。由，從也；起，興也。萬者，數之大也。化者，應變之謂也，言萬有變化從道而興也。宗，主也；源，本也。萬化既從道而興，則知道為萬化之宗本也。起自此章，出生諸法，如水之源流，注無竭也。虛極，妙本也，強名道也。此章先標可道為體，可名為用，末篇歸衆妙之門，攝迹歸本趣向也，復歸向於大道之本也。就此門中分為七別，第一可道可名者，明體用也。體用者，相資之義也。體無常體，用無常用，無用則體不彰，無體則用不立。或無或有，或實或權，或色或空，或名或象，互為體用，轉以相明，是知體用是相明之義也。第二無名有名者，明本迹也。本迹者，相生之義也。有本則迹生，

因迹以見本，無本則迹不可顯，無迹則本不可求，迹隨事而立以為本迹。本者，根也。迹者，末也。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迹出於履，以迹為履而復使人履之，愈失道矣。明迹為末也。第三明有欲無欲、兩觀不同也。觀者，所行之行也。以自所見為觀，以神所鑒為觀。息見於外，凝神於內，內照一心，外忘萬象，所謂觀也。為習道之階，修真之漸，先資觀行，萬入妙門。夫道不可以名得，不可以形求，故以觀行為修習之徑，謂有欲歸於死，無欲契於生也。是觀其生死，歸趣不同也。第四同出而異名者，明樸散而為器也。大樸者，道也。道散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生為萬物。器者，有形用也。《易》曰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也。第五同謂之玄者，明成器而復樸也。神明、日月、五行、萬物，有形有器，皆合於道，故云復樸也。第六玄之又玄者，辯兼忘也。為器之時，必在其樸，復樸之

後，此樸亦忘，乃契於道爾。故謂玄之又玄也。兼忘者，器樸俱忘也。第七衆妙之門者，示人行出了也。器樸兩忘，了然契道，復歸生化之始，衆妙之門也。人與萬物同稟於道，有為有欲則失道傷生，除欲守和則歸根復本，是謂之道要之門戶也。了出者，出世也。

張沖應曰：道者，自然之道，天至高而不知所覆，天道之自然。地至厚而不知所載，地道之自然。人參天地而立，有目能視，猶天之日月；有口能聲，猶天之雷霆。吹之有風，呵之有霧，唾咳若雨露，聰覺猶神明，天道之自然，我有之矣。至於四體備具，猶四嶽之盤固。靈骨冠頂，猶中嶽之鎮聳。血流脉運，猶江河之周流。地道之自然，我亦有之矣。誠能體天地自然之道，而進修之，則濁者清，凡者仙，而賢者聖矣。是以體道為《道經》之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考異：明皇本無故字，今從河上公本。

河上公曰：道可道，謂經術政教之道也。非常道，非自然長生之道也。常道常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暉，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可名，謂富貴尊榮，萬世之名也。非常名，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愚頑。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本也。吐氣布化，出於虛無，為天地本始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能無欲，則可以觀道之要。要，謂一也。一出布名道讚，叙明是非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微，歸也。常有

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趣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也。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也。同謂之玄。玄，天也。言有欲之人與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玄之又玄。天中復有天也，稟氣有厚薄，得中和滋液則生賢聖，得錯亂汙辱則生貪淫也。衆妙之門。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去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

王輔嗣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時，則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為其母也。言道以無形無名始成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玄之又玄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者，微之極也。萬物始於微而後成，始於無而後生，故常無欲，空虛其懷，

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微，歸終也。凡有之為利，必以無為用。欲之所本，適道而後濟。故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也。此兩者至衆妙之門。兩者始於母也，同出者，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可同也，在首則謂之始，在終則謂之母。玄者，冥也，默然無有也。始母之所出也，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謂是名則失之遠矣。故曰玄之又玄也。衆妙皆從同而出，故曰衆妙之門也。

唐明皇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者，虛極之妙用；名者，物得之所稱，用可於物，故云可道。名生於用，故云可名。應用且無方，則非常於一道；物殊而名異，則非常於一名。是則強名曰道。而道常無名。疏：道者，虛極妙本之強名也。訓，通訓徑首一字，標宗也。可道者，言此妙本通生萬物，是萬物之由徑，可

稱為道，故云可道。非常道者，妙本生化，用無定方，強為之名，不可偏舉，故或大或逝，或遠或返，是不常於一道也。故云非常道。名者，稱謂即物得道用之名也。首一字亦標宗也。可名者，言名生於用，可與立名也。非常名者，在天則曰清，在地則曰寧，在神則曰靈，在谷則曰盈，得一雖不殊，約用則名異，是不常於一名也。故云非常名。無名至萬物之母。無名者，妙本也。妙本見氣，權輿天地，天地資始，故云無名。有名者，應用也。應用匠成，茂養萬物，物得其養，故有名矣。疏：無名者，萬化未作，無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氣，開闢天地，天地相資以為本始，故云無名，天地之始。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輿，始也。有名者，應用匠成，有強名也。萬化既作，品物生成，妙本旁通，以資人用，由其茂養，故謂之母也。母以茂養為義，然則無名有名者，聖人

約用以明本迹之同異，而道不繫於有名無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若常守清淨，解心釋神，返照正性，則觀乎妙本矣。若不性其情，逐欲而動，性失於欲，迷乎道源，欲觀妙本，則見邊微矣。欲者性之動，謂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無欲，正性清靜，返照道源，則觀見妙本矣。若常有欲，逐境生心，則性為欲亂，以欲觀本，既失沖和，但見邊微矣。微，邊也。又解云：欲者，思存之謂，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無欲者，謂法性清淨，不於言說無所思存，則見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謂從本起用，因言立教，應物遂通，化成天下，則見衆人之所歸趣矣。微，歸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如上兩者，皆本於道，故云同也。動出應用，隨用立名，則名異也。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各自其兩，故云兩者。俱稟妙本，故云同。

自本而降，隨用立名，則名異矣。同謂之玄，出則名異，同則謂玄。玄，深妙也。自出而論則名異，是從本而降迹也。自同而論則深妙，是攝迹以歸本也。歸本則深妙，故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意因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兼忘，故寄又玄，以遣玄耳。明無欲於無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了出，故云衆妙之門也。攝迹歸本謂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復存，與彼異名，等無差別，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滯於玄，本迹兩忘，是名無住。無住則了出矣。注云意因者，《西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為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本離欲心。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所謂都忘。正觀若斯，是謂衆妙。其妙雖衆，皆出此門，故云衆妙之門。杜光庭《廣聖義》：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至虛至極，非形非聲，後劫運

而不為終，先天地而不為始。圓通澄寂，不始不終，聖人以通生之用可彰尋迹，而本可悟，故以通生之德強名為道也。標宗一字，是無為無形，道之體也。可道二字，是有生有化，道之用也。三字之中，自立體用，體則妙不可極，用則廣不可量，故為虛極之妙本也。散為萬物不拘一方，故用無定方也。但宗一道，故明萬物皆資道化，故不在徧舉。高而無上，無不包容，大也。高而無上，不滯於上，大而無外，不滯於外，逝也。逝，往也。窮於無窮，無所不通，遠也。虚心守一道，復歸之返也。返，還也。此引《道經》第二十五有物混成章以證此義。以此推之，不常厥所是為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名者，正言也。標宗一字為名之本，可名二字為名之迹。迹散在物，稱為萬殊，由迹歸本，乃合於道，是知道為名之本，名為道之末。本末相生，以成化也。無用則道凝，有用則名立。天得道垂象清明，地得道確

然安靜，神得道變化不歇，谷得道盈滿無虧。此引下經第二章以明其義。名散無極，是為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虛極妙本，未立強名也。妙本之始，無有無名，從本降迹，生天生地，天地資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大道吐氣布於虛，始為天地之本。始無有無名者，《莊子·天地篇》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泰初者無之始也。無既無名，不可詰之以道，不可詰之以名，混漠寂寥，邈為化主，元氣資之以為始。玄化稟之而得生，故曰無名天地始。無名無氏，然後降迹，漸分兆形，由此而天地生、氣象立矣。太極者，形質已具也。形質既具，遂分兩儀，人生其中，乃為三才也。有名，萬物之母。萬化者，舉其多也。品物者，眾物也。眾物之中，道無不在，秋毫之細，道亦居之，故能生三才，母萬物。萬物，道存則生，道去則死。含養之至，不曰母乎？大道無異無同，無本無迹，強立言教而本

迹彰矣。常無欲至以觀其微。夫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即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存身者不和，此有欲也。若欲害之心忘於中，即虎尾可履，而況於人乎？此無欲也。有欲者任耳目以視聽，勞心慮以為理，視聽愈迷，為理愈亂，可謂見邊微矣。無欲者神合於虛，氣合於無，無所不達，無所不通，與天地同功，乃合乎大道，可謂觀其妙矣。觀者外以目周覽，內以神照微，目覽則辯乎有無，神照則契乎冥寂矣。人生而靜，天之性者，《樂記篇》之語也。言性本清靜，無欲無營，為物所感，因境生欲，感於外而動於內，得不慎其所感哉？故聖人制法以檢其邪，制禮以檢其亂，制刑以檢其過，制樂以檢其淫。以道制欲，所以教民之崇德務善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夫一氣分而萬化生，形兆立而萬有作，三者之變各而兩之，有出於無，斯之謂矣。道顯而名立，名立而欲生，此乃有道可言，有名可謂，有欲之機興於此矣。

是迹從本而生也者。攝迹者，棄欲忘名，復歸妙本於道，忘道於名，忘名是謂還本矣。徇情者，逐欲忘本。以至淪滑，能返乎物初，可與言乎至道矣。同謂之玄。有欲無欲之人，同受氣於天地，稟中和滋液則賢聖而無為，稟濁亂之氣則昏愚而多欲。苟能洗心易慮，澄欲含虛，則攝迹歸本之人也。人皆修鍊，俗變淳和，則返樸之風，可臻太古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夫攝迹忘名，已得其妙，於妙恐滯，故復忘之，是本迹俱忘。又忘此忘，脗合乎道。有欲既遣，無欲亦忘，不滯有無，不執中道，是以都忘之者爾。衆妙門者，天門也。天門者，萬法所生之總名也。無有也，言萬物出乎無有，入乎無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爾。徒有其名，實無其門，故謂之無為之門。則無門也，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是歸於妙道矣。正觀者，因修之漸，證道之階也。前所謂目見者，為觀覽之觀也。神照者，觀行之觀也。道

亦以三乘之法階級化人，從初發心至於極道，捨凡證聖，故有一十四等觀行之門。小乘初開，有三觀法。第一假法觀，謂對待也。第二實法觀，謂心照也。第三遍空觀，入無為也。中乘法門觀行有四。第一無常觀，第二入常觀，第三入非無常觀，第四入非常觀。大乘門中觀行亦四。第一妙有觀，第二妙無觀，第三重玄觀，第四非重玄觀。聖行門中復有三觀。第一真空觀，第二真洞觀，第三真無觀。以此觀行修鍊其心，從有入無，階羸極妙，得妙而忘其妙，乃契於無為之門爾。無為有為，可道常道，體用雙舉，其理甚明。今於體用門中分為五別。第一以無為體，以有為用，可道為體，道本無也，可名為用，名涉有也。第二以有為體，以無為用，室車器以有為體，以無為用，用其無也。第三以無為體，以無為用，自然為體，因緣為用，此皆無也。第四以有為體，以有為用，天地為體，萬物為用，此皆有也。

第五非有非無為體，非有非無為用，道為體，德為用也。又於本迹門中分為二別。以無為本，以有為迹，無名有名也。以有為本，以無為迹，互相明也。萬物自有而終歸於無也。夫以玄源澄寂，妙本杳冥，非言象可求，非有無可質，固亦討論理絕，擬議道窮而設教引凡，示茲階級，然在於冥心感契，漸頓隨機，不可滯教執文，拘於學相，沐心浴德之士，勤乎勉哉。道君曰：道可道至非常名。無始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又曰：道不當名，可道可名，如事物焉，如四時焉，當可而應。代廢代興，非真常也。常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西王母得而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無名至萬物之母。道常無名，天地亦待是後生，莊子所謂生天生地是也。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有名，萬物之母。

常無欲至以觀其微。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常無在理，其上不微，天下之至精也，故觀其妙。常有在世，其下不昧，天下之至變也，故觀其微。有無二境，微妙寓焉。大智並觀，乃無不可。恍惚之中，有象與物。小智自私，蔽於一曲，棄有著空，徇末忘本，道術於是為天下裂。此兩者至同謂之玄。道本無相，孰為微妙，物我同根，是謂一氣，故同謂之玄。世之惑者，捨妄求真，去真益遠，殊不知有物者特名之異耳。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素問》曰：玄生神。《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小而妙之謂玄，玄者，天之色也。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至。玄之又玄，所謂色色者也。玄妙之理，萬物具有，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人之所以靈，百世之所以昌，皆妙也。而皆出於玄，故曰衆妙之門。孔子之作《易》至《說卦》，然後言妙。而老子

以此首篇。聖人之言相為終始。

王介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常者，莊子謂無古無今，無終無始也。道本不可道，若其可道，則是其迹也。有其迹則非吾之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道本無名，道有可名，則非吾之常名。蓋名生於義，故有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無，所以名天地之始。有，所以名其終。故曰萬物之母。《全義》：無者，形之上者也。自太初至於太始，自太始至於太極，太始生天地，此名天地之始。有，形之下者也。有天地然後生萬物，此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謂也。《雜說》：無名者，太始也。故為天地之父。有名者，太極也，故為萬物之母。天地，萬物之合；萬物，天地之離。於父言天地，則萬物可知矣。於母言萬物，則天地亦可知矣。常無欲至觀其微。道之本出於無，故常無所以自觀其妙。道之用常歸於有，故常有得以自觀其微。《字說》：王育曰：天屈西北為無。蓋

制字或以上下言之，或以東西南北言之，或以左右言之，或以先後言之。王育之言無，是也，蓋乾位西北，萬物於是乎資始。方其有始也，則無而已矣。引而伸之，然後為有。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兩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蓋不能常無也，無以觀其妙。不能常有也，無以觀其微。能觀其妙，又觀其微，則知夫有無者，同出之玄矣。《全義》：道，一也。而為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所謂微者也。故道之本出於沖虛杳眇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為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為異。何也？蓋沖虛杳眇者常存於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以並存。此所以蔽而不能自全也。夫無者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萬物之母，此為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為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更出迭入，而未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其妙，常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其妙，所以窮神；觀其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有復加乎？此兩者至同謂之玄。兩者，有無之道，而同出於道也。言有無之體用，皆出於道。世之學者常以無為精，有為粗，不知二者皆出於道，故云同謂之玄。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名異也。聖人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其妙；存乎有，則足以知其微。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上有以知天地之本，下焉足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字說》：么而覆入之者，玄也。

故玄從么，從入。兩者同謂之玄。兩者，謂有無也。玄又為黑，而有赤色。北方黑為陰，玄為陽。故《易》曰：坤於地為黑。又曰：天玄而地黃。舜曰玄德。此聖人之在下者，玄德言乎其幽也。

蘇頌濱曰：道可道，非常道，莫非道也。而可道者，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如此。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在禮為禮，在智為智，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名可名，非常名。道不可道，而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其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無名天地之始至觀其微。自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

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微也。若夫行於其微而不知其妙，則粗而不神矣；留於其妙而不知其微，則精而不通矣。此兩者至同謂之玄。以形而言，有無則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

呂吉甫曰：道可道，非常道。凡天下之道，其可道者莫非道也，而有時乎殆，則非常道也。凡天下之名，其可名者莫非名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為道而至乎常，則心凝形釋，物我皆忘。夫孰知道之可道、而名之可名哉？則常道者，固不可道也。故曰道乃久，沒身不殆。常名者，固不可名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不

殆不去，是之謂常道。無名至萬物之母。常無名，則無名者道也。而天地之所自而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太初有無，無有無名。有無，則一亦不可得以有無名，則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也。既謂之一，則雖未有形且已有名。夫名為一，而名之者為二，二與一為三，萬物紛紛自此生矣。故曰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其微。知常曰明，明則無所不見也。故唯常為可以觀，方其無欲也，則滌除玄覽，而無疵於以觀其妙，故曰常無欲可名於小矣，方其有欲也，則萬物並作，而芸芸於以觀其微，故曰萬物皆往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此兩者至同謂之玄。惟小所以見其妙，惟大所以見其微。此兩者其出則同，故其名異而已。其名異也，其實未嘗異，則有欲之與無欲，求其所出，皆不可得，不可得則其所出也，故同謂之玄。玄之為色，黑與赤同乎一也。天之色玄，陰與陽同乎一也。同乎一固妙矣。然

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我矣，未妙乎物也。玄之至之門。玄之又玄，則同者亦不可得。同者不可得，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也。萬物之所以妙，出於此而已。陸農師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名以無方為體，常道以無體為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為，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無名至萬物之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名者，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為父，言始則知母之為主。故上言天地之始，下言萬物之母。常無欲至觀其微。妙，道本也。微，道末也。聖人之於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於微也，觀之以常有。妙在中，麤在微，言妙則知微之為麤，言微則知妙之為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微。此兩者至之玄。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

為有對也。有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而不為無對也。不為無對者非有也，不為有對者非無也。故常無者，真無是也，而非無。常有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兩者同出，而同謂之玄也。玄之至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其道至玄，人為衆妙之門戶，而出入於其間。莊子曰：開天之天，不開人之天。開天之天，自然也；開人之天，使然也。玄之又玄，莊子所謂精乎精。衆妙之門，莊子所謂神乎神。王元澤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萬物之所道，在體為體，在用為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者是也。故聖人之言，常在其一曲，雖在一曲，而異乎諸子百家者，不失理而當於時而已。可道之道，適時而為，時徙不留，道亦應變。蓋造化密移，未嘗暫止息之所，是今已非矣。而曲士攬英華為道根，指蘧廬為聖宅。老氏方將祛其蔽，而問以至理，故以此首篇明乎此，則方今之言猶非常也。

名可名，非常名。名生於實，實有形數，形數既具，衰敗隨之，其可常乎？唯體此不常，乃真常也。無名至之母。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故曰天地之始、萬物之母。《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此言與《易》之序同。據覆載之間，方生之物，故以天地為先。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推而極之，有無同體，始母之言，亦筌蹄也。且天地雖大，而受命成形，未離有無。而此獨言萬物之母，然則老氏之言姑盡性而已。常無欲至觀其微。《易》之陰陽，老之有無，以至佛之色空，其實一致，說有漸次耳。世之言無者，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安得為無？故方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有無之體常一，而有有以觀者，但見其微，欲觀其妙，當知本無，而本無之無未嘗離有也。既曰常無、又曰常有者，以名有無之不相代，無即真有，有即真無耳。言微則知妙之為奧，言妙則知微之為粗。此法言之體。同謂之

玄。有無本一，未有二名，自學者言之，則有不如無之精。既得其道，則兩皆至理，初無彼此也。衆妙之門。道有二物，自形而下則陽尊而陰卑；自形而上則陰先而陽後。故道之至處曰妙曰玄。妙，德也。玄，色也。言色則至矣。而蓋有非色所及，故曰又玄。萬物皆有妙處，皆出於此，故曰衆妙之門。道，一也，而為說有二。所謂二者何也？則有無是也。無則道之本，而所謂妙者也。有則道之末，而所謂微者也。故道之本，出乎沖虛杳渺之際；而其末也，散於形名度數之間。是二者其為道一也。而世之蔽者常以為異，何也？蓋沖虛杳渺者常存乎無；而言形名度數者，常存乎有。有無不能並存，此其所以蔽而不得其全也。夫無名者，天地之始，而有名者，萬物之母。此為名則異，而未嘗不相為用也。蓋有無者，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故非有則無以見無，而無則無以出有。有無之變，

更出迭入而未嘗離乎道，此則聖人之所謂神者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之謂也。蓋昔之聖人，常以其無思無為以觀乎妙常，以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觀其微。微妙並得而無所偏取也，則非神其孰能與於此哉？然則聖人之道，亦可見矣。觀乎妙所以窮神，而觀乎微所以知化。窮神知化，則天地之道豈有以復加乎？雖然，觀乎妙者，惟以窮神而已，而非所以為神也。若夫神，則未嘗離乎此二者，而此二者亦不足以為名也。故曰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者，同出乎神；而異者，有無之名異也。聖人者，能體是以神明其德，故存乎無，則足以見妙，而存乎有，則足以知微。而卒離乎有無之名也。其下則有以知天地之本，而下焉則有以應萬物之治者，凡以此。嗚呼，老子之言可謂協於《易》矣。然而卒不與孔孟並者，何也？蓋聖人之於道，未嘗欲有所言也。凡所

以言者，皆出於應天下之變，而為中才之不知者言耳。以其道雖有無並載，而及其言也，務詳於有而略於無。蓋《詩》《書》《禮》《樂》《春秋》之文，皆所以明有，而及其所謂無，則獨《易》嘗言之而已矣。然其說也，又必寓之爻象彖繫、吉凶悔吝之間，而使世之學者自上觀之，則見其詳乎事物，而得其所以有；自下而觀之，則見其外乎器用，而得其所以無。所以賢者觀之，愈有以自信；而愚者窺之，亦不至乎疑而得也。蓋其心嘗慮曰彼道妙者，非中才之所能及，彼能及之者，又將不言而自諭。苟為不度其如此，而惟妙之欲言也，則是使學者坐而惑之。老子者知有無之相為，因而以為無有者本也，故其言詳於無而略於有。夫無者無言可也，而可以詳言乎彼。老子者，既以異乎孔孟矣，而王弼又失孔子之旨。蓋其說以無名也，天地之始，夫神者天地之至難名者也，而天下既名之以神矣，然物豈有無

名者乎？又以為常有欲也以觀其微，夫欲者性之害者也。《易》曰懲忿窒慾，而老子亦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苟為有欲矣，則將沉溺轉徙，喪我以逐物，而莫知所守矣，又何微之能觀乎？此之不察，而曰吾知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吁，可笑哉。

劉仲平曰：道可道至之母。太極之所待者，道也。天地之所待者，萬物也。萬物之所待者，天地也。夫有所待者非所謂道，乃道之積也。至無而無名者，道也。離無而無名者，太極也。入有而有名者，天地也。太極冥乎神，而名不可得而識者也，乃道之妙也。天地著乎象，而名可以載者也，乃道之微也。二者皆出乎言也，常無欲者之所觀，見乎妙而已矣。常有欲者之所觀，見乎微而已矣。惟無欲者之所觀，可以通於玄也。或曰：非此之謂也。謂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而有者名萬物之母也，謂常無者，欲以觀其妙，而常有者，欲以觀其微也。曰：非也。

讀之者誤也。謂有者可以名萬物之母，而謂無者豈可名天地之始乎？謂常有者可以觀其微，而謂常無者豈特觀其妙而已乎？夫有始則有終，而不可命之無；常無則至無，而不可命之有。噫，知此則其知玄矣。常無欲以至之門。常無常有，言有無相用，不可偏而不舉也。常無者欲以觀其道之妙，常有者欲以觀其道之微。妙言本，微言末，未與本俱能觀之，然後見其道矣。常名以無方為體，常道以無體為用，無方者無乎不在，無體者無乎不為。無乎不為有所可道，則非所謂無方；有所可名則非所謂無體，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太初有無，無有無名，無有無名者，太始也。太始者，天地之父，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天地者，萬物之母，故曰有名，萬物之母。言母則知始之為父，言始則知母之為生，故上言天地之始，而下言萬物之母。然天下之理，有道有常道，有名有常名。所謂太初有無

者，無而已矣。所謂無有名者，名而已矣。蓋有無則有名之名矣，故無名者，天地之始而已。而其上又有祖也。妙者，道之本；微者，道之末。聖人之妙也，觀之以常無。聖人之微也，觀之以常有。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妙在中，粗在微。言妙則知微之為粗，言微則知妙之為中。故上言欲以觀其妙，下言欲以觀其微。蓋夫無者對有之無，而常無者非無之無，而不為有對也。有者對無之有，而常有者非有之有，而不為無對也。不為無對者非有也，不為有對者非無也。故常有者，真無是已而非無。常有者，妙有是已而非有。故此兩者同出而同歸之玄也。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言之以太一。蓋周讀為常無、常有。常無也欲以觀其妙，常有也欲以觀其微。為其欲以觀其妙也，故建以常無。為其欲以觀其微也，故建以常有。若夫微妙俱忘，而無欲觀之，則所謂建之以常無有者，

冥之而已矣。夫是之謂又玄，而非特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者妙之體，妙者玄之用。妙者同出乎非玄也。

劉巨濟曰：道可道，非常道。道接於言，則其為道也可而已，非常道也。常道無可，所謂常無欲是也。道無不可，所謂常有欲是也。世道交喪，而老子治一救之，則其適物為可，不主故常，以通天下之變而已。名可名，非常名，強名之曰大，則此名者大是也。大，名也，道，字也。常名無可，無可則無名；可名無不可，無不可則有名。名字之玄，其在茲乎？無名至之母。此特言名而不言道也。以名及字，故見無名亦可也。天地之始，廓然冥同，則所謂名字者果安在乎？既有名字，則適物為可，物因可生，而無有不可至於有可，此道所以為萬物之母也。常無欲至觀其微。常無欲即前常道也，常有欲即前可道也。於常無可則謂之常無欲，於常無不可則謂之常有

欲。蓋下文言常無名而不言常無欲，言我無欲而不言欲無欲，有欲莫非常也。以常無欲以觀妙，則天地之始是也；以常有欲以觀微，則萬物之母是也。所謂觀者心有眼焉，非持目力而已。此兩者至謂之玄。無欲有欲，兩者異名，而其實同出於道。蓋無可與常皆道故也。玄者，晦冥深渺，道之色也。黃帝曰：在天為玄，在人為道。道視之不見而有色者，王觀其妙，觀其微，而言故也。既曰同謂之玄，玄則可道，常道迭相待而已。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玄，形色非色，莫得而觀焉；玄之玄，與又玄之玄非色亦迭相待而已，非以前玄為累而遺之也。衆妙者，謂萬物之妙也。萬物皆有妙，而皆出於道，則道妙萬物也。於此不言微者，以妙及微亦非以前微為累而遺之者也。

劉驥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言其體，名言其用。可道可名，猶百家衆技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不該不徧，

非真常也。言道常名，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者是矣。孰知道之可道、名之可名哉？經以謂大道無形，生育天地，方其未有天地，孰得而名之？故無名，天地之始。經所謂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及其既有萬物，則有形之可名，故有名，萬物之母。無名者，道之妙，則無為無形，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有名者，道之微，則有情有信，故常有欲以觀其微。學者當自有以入無，由微以至妙，原始要終，未嘗不同。故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天之色，所謂遠而無所至極者也。玄之又玄，則神之又神，深之又深，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虛無同其功，萬物之妙皆由此出。故曰衆妙之門，乃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知之淺矣，不知深矣；知之外矣，不知內矣，故次之以天下皆知。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趙實庵曰：初顯常二。一、絕相顯真。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形而下者之謂也。非常道，形而上者之謂也。形而下者，道散於形名度數之間；形而上者，道隱於空虛寂寥之地。蓋即物以求道，道固不可得，以其不可得，形器非道也。離物以觀道，道亦無所有，以其無所有，神妙無方也。心為道之體，道與心無殊。性者心之生，心與性不異。心之與性，無狀之狀；道之與心，無物而物。心也、性也、道也，謂之一而分三。有也、無也、同也，裂於三而會一。一即云數，道豈數乎？一妙

而神，道豈離數？妙則無矣。道者豈得而言哉？用即顯明，物物無非於道矣。所以形而下者雖可道，即非常之道存焉。形而上者雖非常之道，而可道之道著矣。若夫形乎真偽，真為常道，而偽為可道，託以虛實，道為實性，而物為虛妄。且以事理形容，庶幾有得。雖云常也，變實在焉。所以言常者，常即性之地，心即道之用，合而言之，總謂之常。常之體取其不變，以其不變，故謂之常。真常之中，流出萬有。又常者大也，由是觀之，常豈不大乎？常者，聖人之照用也。言常不必言道，言道不必言常，所謂常者，道也；道者，常也。必欲言道而不言常，非常豈能定一？必欲言常而不言道，非道豈能顯通？常則常存，常存者不變；通則通物，通物者無窮。本一體而非二用，即一體而具變常。且若天豈不常乎？陽九之極，天有時而變。地豈不常乎？百六之極，地有時而發。日豈不常乎？日有時而

虧。月豈不常乎？月有時而蝕。乾之上九則無首，鵬至六月乃云息，則知麗乎形者、墮乎數者必有窮，惟常則無形，無形則無數，無數則不生，不生則不滅。自天地至於萬物，皆形數者也，豈同吾之真常乎？故曰可道者，非吾之常道。常豈不變也，不變謂之常可乎？變豈不常也，不常謂之變可乎？物之生也，常與之俱生。物之化也，常與之俱化。生而不生，常固無迹也。化化而不化，常固自若也。自生自化，無真常而生化者，其能爾乎？常生常化，本真常而生化不停者也。行流散徙，不主故常，消息盈虛，不常故主，即萬形而不見，在一性以常存，窮則變，變則通，大人之適時者以此。可則因，否則革，聖人之知化者以此。用之為天下者，號曰神器，行之以利萬物者，乃曰明權。思之以至元極者，謂之微妙。運之以因陰陽者，故曰神機。至於堯用之而仁，舜用之而孝，禹用之而決江河，湯用之而躋

聖敬，雖然用之不同，其實一也。惟有道之君子不與聖人同憂者，為能體常。二、絕名顯實。名可名，非常名。以名可命者，必有形也。道既無形，烏得而名焉？經所謂非常名，可名者非吾之常名，則常亦有名也。常惟不生，生即是物，是物皆可名也。常惟不用，用即為事，是事皆可名也。而欲究其生物之本，用事之祖，了不可見。列子曰：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且道有合散，性有交辨，以無合無，無有入無間，神飛電掣，豈可迹哉？此不可名也。故合則同體。此之合者，合於太虛也。散則成始，以無出有，不生者能生生，精含氣育，豈可昧邪？此之散者，散於萬物而成形，此可名也。生陽於子，子美見於東南，斯道之出而交物也。生陰於午，午美盡於西北，此道之復而辨物也。交物其顯乎顯，則萬物之名自著矣。辨物其隱乎隱，則一真之元莫睹矣。以無可睹者為常名，可名者且不得而同

也；以所睹者為可名，則常名者亦不得而遽矣。出冥入冥，至道其神乎。且孰名也哉，孰不名也哉？次分有無二。一、太虛肇一。無名，天地之始，以道在至無玄眇之地，湛若常存，不與一物為累，凡有相者，皆非吾之常道。次言非常名，以名者在乎形質分量之間，隨其美惡，未有一物而無名，凡可名者，皆非吾之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前言非常名，則是常者未離乎名也。今言無名，以無字破常字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即常道也。常道者，即無名也。夫何一理而兩言之？謂道不可言，言之者終莫能至。道本無名，名之者終不及質。當以非常之常言之，固兩言也。常道常名，即言其妙無名，有名即言其用。無名者生天地，有名者子萬物，凡以顯其用也。原夫至道之體，湛如太虛，一物不生，無名可得，至靜之極，靜極生動，所以一氣肇生為物之始，謂之觸而非觸，謂之感而非

感，本乎虛化神生氣。生生之理，於是乎恢張。道生一，一為始，萬象之靈，於是乎均賦。有非有也，是一而未形，無非無也，即太始之形，始如月魄之在艮。類涓流之發源，漸始乾坤，誰尸造化，此乃不為而為者也。今也以無為妙，萬法歸休，以有為非，凡夫自昧。道隱則無用而致用，致用者一氣為先。法生則用法而不窮，元始無極。一雖墮數，通乎數則長生。始則有形，鍊其形而不死。夫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則五行之生數，九木三火七金五水十土，則五行之始初。若得其初，則知金木之承元，合其成則曉水火之生死，木隨子復申宮，而始住其胞，乾天屬金，東方而稱其用事，故六爻皆九，與木得以同原，寄體金方，實一家之妙用。至于金來乘襲居寅位，以氤氳七炁之天，處三陽而受孕，至于火，從兌出亥位，得三水土艮，與巽方，朕兆乃見寅申巳亥，女台曰始，而不凝氣，形質全由此修，

生而不斷，故義殊《洪範》。生數有克，而有合理。出《仙經》。一則循元而不終，故云始也，出自無名。二、太極生三。有名，萬物之母。夫始者，造端也。未見其生也。生者，母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此有名也。經以無名者始之，有名者生之，是無出而為有矣。《爾雅》曰：肇、祖、元、胎，始也。坤卦以地道、妻道、臣道，母道也。乾始之，坤生之，是故配夫婦然後有男女，有男女則母之名始彰矣。故先言始而後言母，凡有四說焉。一以陰陽言，二以天地言，三以父母言，四以有無言。夫陰陽者氣也，氣也者，分陰陽也。一氣初肇，本無陰陽，太極既生一氣，自析輕清者上升而為天，重濁者下降而為地。又《開天經》云：天氣已足，餘氣為地。夫言足者，乃見陰陽有定數，數足而後分。以混元之時雖有陰陽，纏鍊未極，混而未分，則《列子》所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是也。又曰

元始以玄元始三氣上生三十六天，下生三十六地，上下合德以為陰陽。又曰清者濁之源，見乎《清靜經》，陰者陽之澤，見乎《生神章》。由是觀之，陰陽本乎一氣而自分為二，故曰合而分，天地之始生也。本無父母，生於太虛空洞之中，結於混沌一氣之內，狀如雞子，內黃外白，其未分也，天地孕於靈源。及其分也，上下判為天地。三合成德，積九為陽，九陽既升，餘氣為地。故天有九天，地有九地，大羅三十六天，金火土官三合之數成也。中羅三十六天，合三十二天，四始之數生也。《救苦經》曰：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是天之生、地之成，合天地之數，總七十二以為節候，成始而成終也。天地者，道之垂象。道無所寓，寓於天地。天地無所寓，寓於乾坤。故以天為父，地為母，天地以一氣合而生萬物，為父為母。始之者則歸之乾，生之者則歸於坤，始之生之，其道一也。豈天之形為男，地之形為女

邪？凡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苟未得意象，豈盡之？是故以一氣而論天地，猶坎一之分精神，此合而分也。由是觀之，道為天地之母，天地為萬物之母，乃可知也。此分而合，乾為天為父，坤為地為母，自天至地八萬四千里，自地至天亦然也。以卦象論之，自復之泰為三陰三陽，乾下坤上為天地交泰之時也。《易》曰男女合精，萬物化生是也。泰者，中和也。於是中有沖氣焉。窈冥恍惚，會至真於其中，是萬物含生之意也。然天地以八萬四千里准之，以陰中陽半為春分，陽中陰半為秋分，亦男女交合之象也。雖天之遠地，地之遠天，非以氣而交和，奚有父母之名，生生之理也。故未分則謂之混沌，既分則辨為陰陽，異姓則合為男女，婚媾則合為夫妻。《易》曰有男女然後有夫婦也。故取母以言生。夫有而空者，物之反；無而神者，真之原。即無名者，真空之原也；即有名者，妙以應物之用也。然則真

無者，豈待有而欲顯其妙乎？一氣自析，三才自分，萬物自植，孰主張是，孰綱維是，是謂自然。若論使然，有自而然，無自不然，豈免天運地成，陰交陽接。不有母也，寧顯其生；不有生也，孰認為母？經曰道生之，道即萬物之母也。入而無出而有，若有機緘而不能自己。有無二致，非道而誰？立母之名，出虛為實，立始之目，出實背虛。一有一無，道之妙用，無元之一，當識太虛，返還之功，必自於母。天地之數，離五坎十，五五為母，散而生萬物者，謂之妙有。如六戊加坎，六己加離。生生之理，於是可見。三辯體二。一、靜照常體。常無欲以觀其妙。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常道常名為盡妙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使人絕視聽於名言之外，此非有心者可得。惟無心者可了，乃謂之常道者是也。次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道有妙用。前四句言妙，後二句顯用。蓋言妙而

不言用，道無所顯，言用不言妙，事或障理。且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理之必然，而聖人睹之，存乎見見。夫道無色相，真絕名言，究心必徹於無心，詣趣必窮於實趣，既虛無之是道，何有物之相因，不絕見聞，寧歸清淨。夫清淨者，性之本也。色相者，名之因也。性本湛然，非名非相，離性而相為妄為虛，所以名從體相而生，相自念心而起，真偽兩立，道本難原。故作經者必主於虛無，窮理者當觀於色相。緣虛見實，從幻妄以知歸。有自無生，精想塵而成就。物無自性，所以言虛。道乃無名，以其非色。此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二、即常致用。常有欲以觀其微。道本不生無非道，道降在物，物無非真。及乎物來歸之，道未嘗主此，道之真常，脫然無累，奈何虛玄泛景，一氣自生。混沌凝真，三才具體著象於天，則六氣之回薄成形於地。則五行之生成，陰陽總其大數，八卦定乎

四時，准則有常，變化不已，一生一滅，在物理之固然。不死不生，因陰陽而致妙，通乎此道，必屬至人。未達生原，徒歸幻滅，故常為大本，變乃通神，自爾不窮造化，直指休浮，不知死乎數者，物失其神，通乎數者，形豈自累。所以有無同妙，二理俱玄，正陳性命之因，豈得有為為妄，他教則無餘盡物此道，見之者昌。觀微則在理為粗，入妙則即理即事。愚嘗探天機，陽無陰，陰無陽，二者相索而始合。或言龍無虎有，龍見虎而二俱無形。或言汞無鉛有，鉛見汞同而為鬼隱。所以言無言有，性命同歸，一陰一陽，是之謂道。造其至妙，然後有不測之神，此道德之玄玄也。故伏羲畫卦，知無中之有，而其象乃陳。孔子《繫辭》達有中之無，而惟神不測，相因有無，不二微妙。四玄同。一、權實雙顯。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經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顯道降而為物。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微，分有分無，顯出顯入，謂道本一致，妙用玄彰，使人直認本原，先以有無二致標之，後以同出異名一貫其義。此兩者，一有一無也。同出者，同出於道，而二名也。《易大傳》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且智徹為明，悟有無之一體，疑其有二，執有物以非無，未可立談。蓋衆人之情，動輒有礙，礙即不通。說有者不容言無，說無者不容言有，依此疑中乃分順逆。順觀者衆人也。指物為有，有為見存，天高地下，川融嶽固，五色之粲然，音聲之嘈雜，名利之崇榮，富貴之顯大，天倫之結固，萬法之鋪張，舉皆實有。若有人焉，指此云虛，謂此非實，彼方膠固，未以色空，認妄為真。一切衆生，隨境易流，固名為順，指真空為實，幻化為虛，死生為一，富貴為他，聲色為邪根，親戚為偶聚，四大為和合，知空本不空，知色本不色。此逆觀者之所為也。蓋順以易，如水之就下，從之也去而不返。逆則

難，如策蹇以登山，雖苦也而至之則樂。此天人之界畔，見覺之宗由。初分之而恐其異見，終合之而使彼同觀。有無同出於一天，出歿共為之終始。莊子曰：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其異者視之，肝瞻楚越也。又豈可與之論大同哉？二、事理兼融。同謂之玄。前言有無同出於一體，使人不得以有無而殊觀，是圓融至理也。後密嚴其教，故曰同謂之玄。同之字從一，從一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所以不同一口，則是非同矣。故大同者離人焉。離人則入乎天，入乎天則同乎道，同謂之玄，是大同也。且有無二理，同謂之玄，以無為玄，則妙而不可見。故玄也以有為可見，豈得同謂之玄邪？夫萬物於無中出有，有中舍無，本一性也，又何假以不同。而同之性理自破色空為初玄，離有無為重玄，則義漸明矣。悟則頭頭是道，迷則見見皆殊。直以死生為一條，不可為一貫，平等性

智方可造入。御解曰：妙而小之謂玄。玄者，天之色。《書義》曰：小而妙之謂玄，大而敏之謂俊。德藏之則妙而小，顯之則大而敏，故於聖人在下則稱玄，於在上則稱俊。妙而小之謂玄，誠難言也。夫道無形相，孰分小大，道大天大，豈得云小？其在物也，於小奚分？謂之隱，以其不形；謂之奧，以其不測。蓋聖人之心，體道則妙也。出而應物，在理則隱，在事則顯，事小而反為大者，注人之耳目也。道大而反居小者，處心之淵微也。小則右，右則陰，以相之藏妙，而不藏用也。大則左，左則君，以臨之顯事，而不顯理也。故曰妙而小之之謂玄。五讚美。一、諸法體妙。玄經自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復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是結前二句義，合有無歸於一致，又曰玄之又玄。初謂見覺相照，悟此有無，玄同一致，乃深識也。及又玄之義，又非前理可畢，經意次第言之也。有無

生於道，道所以司有無者也。而有者自有，非道之有，無者自無，非道之無。此道主之而不主者也。然無亦出於道，有亦出於道。無體既玄，有體不得不玄也。蓋無出而為象為數，象數入而為滅為無。列子曰：自生自化是也。如是則有無不干於道明矣。而有無皆自道出，二者所以各得玄也。譬如一父二子，父子之姓同一，豈以父之姓予長而不予少乎？此顯道之玄，而有無不得不同玄也。及用之在人，道生乎一。一，數也，始也，抱始一之義，歸之太無，然後見身中用事也。豈直以虛言載之邪？龍虎交而成聖胎，聖胎靈而見真人，真人出而乘神光。莊子曰：上乘神光與形滅亡。二、妙先衆法。又玄，諸法從道而生，粗之與精，一一皆有玄理，曰體玄也。體之玄未脫乎迹，去體之玄，離體之用，造形而上，斯又玄也。《楞嚴》曰：妙常寂，有無二無，無二亦滅。此言性也。前云經以次第言之。次第

者，即分頓漸，頓漸即分大小乘，大小乘分列果位，如《海空智藏》論有無之義，至妙有妙無為究竟也；如性宗論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性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自性空，理猶未極，不可得空方，又玄也。又玄之字，嘆道之深遠，二邊不立，中道不安，言默匪窮，謂之實際，則步不躡虛，始為真一，則存乎有得，所謂微妙者也。今分頓漸二門，三乘階次，以證玄之又玄義。今夫混元之前，無名無象，混元既判，有象與名。自無名已前，直悟其理，則謂之頓。若從有名之後，攝有歸無，則謂之漸。蓋頓則不立一法，漸則始於修為。修為之門自言教得，所謂日益，益而能損，至於又損，乃證又玄者也。在性如是在命亦然，衛生之經，初自於養生，次至於長生，終至於飛仙。頓漸之理，各有攸趣，重玄之義，非中小乘本際

言。太上道君曰：非空不空，亦不空空，非法非非法，非物非非物，非人非非人，非因非非因，非果非非果，非始非非始，非終非非終，非末非非末，而為一切諸法根本，無造無作，名曰自然。自然而然，不可使然，不可不然。又曰：所言玄者，四方無著乃盡玄義。由是行者於空於有無所滯著，名之為玄。又遣此玄都無所得，故名重玄，衆妙之門。今立頓教，名為又玄，其義煥矣。又以大乘及無上乘言之，玉清之教為大乘，泯迹三清為無上乘，且如太清九品上仙，是入玄者也。九品上真，至玄者也。九品上聖，又玄者也。三清俱泯，無量玄玄也。此皆以性明之，以道會之，經之大意存乎此矣。故當部謂之圓教，性命該攝。夫德入而為道，性融而為命。此之命者，盡性至命，與長生之命又不同也。夫養生之命，非特盡性而已，必有深根固蒂者存焉。又依長生宗，分玄之又玄列為二門。玄者，萬物之理

具有也，出器入覺，用中顯妙，妙中通神，此皆謂之玄也。玄常隱矣。以隱為祕，祕而不傳，故華堂內禁之書而測之在入也。能測之者是謂見機。《易》曰：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然物之隱玄，未若人身之隱玄，人身之玄即天機也。老君曰：人身微妙，凡世難言。謂一切人貴遠賤近，不知身中之玄，而徒欲窮物於外。夫身中之玄，聖人察陰陽之微，而法象乾坤，為九丹之訣，長生之宗，謂道要玄微，天機深遠，非至至者不能言焉。此法出於三皇，而傳及黃帝，厥後繼聖頗多，而遺文則略。獨魏伯陽作《參同契》，正取《周易》爻象繫辭，配合乾坤六子，運動天地玄機，發其闡奧，辭曰：夫修金液太丹，先尋天地混元之根，究陰陽造化之本，明水火克復為夫妻，認金水之情相生為子母。故有男兼女體，則鉛內產砂；女混男形，則砂中產汞。日者，陽也。日中有烏，陰含陽也。月者，陰也。月中有兔，陽含陰也。

故有陰陽反復之道，水火相需之理，造化之道明矣。既知其位，復知其根，乃天地混元之根也。既取其根，又取其象，乃陰陽匹配之象也。既得其象，復詢動靜；動靜既明，須知其數；既知其數，乃依刻漏；刻漏既分，須明進退，進退既明，乃分龍虎。則南北之界分焉，金水之形合焉。則大丹可修。復有法象內外，水火有燥濕焉，有鼎室焉，有胞胎焉，有進退焉，有爻象焉，有水火之候焉，有抽添之則焉，有諸卦模樣焉，有離合之形焉，如上所舉，一一皆隱玄妙於其中也。須以智窮，仍須師授。若謂玄關祕密，置而勿言，則長生之宗又安在也。向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言始與母，不言終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至於畢法定三成之理，載金誥玉書之文，傳道述五仙之宗，辨九還七返之要，此搜括玄玄者也。至如小成之人為初玄，中成為至玄，大成為玄玄。此見乎修身養命，服氣鍊丹，終

以超脫飛昇，昇玄究竟，皆有漸也。如彼其性自妄空以至於真空，如此其命自修生以至於登真，玄之又玄，其義如此。夫能無也，未能無也，則未可為衆妙之門。能養氣也，未能鍊神也，未可為又玄之理。性存於空，命存於實，方顯妙門，豈自妙也，曰衆而已。六統象德也。衆妙之門，《字說》以三人為衆，此非三而止也。自天地至於萬物，自有情以至於無情，咸所統焉。故為衆妙之門也。蓋至於玄，是為盡性，盡性則一而已矣，又玄則是為至命。至命則入乎不死不生，然則道者，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今以門而言之，則道者果有所乎，是不然也。以門言者，不在乎所；以道言之，性有返動。以其返動，則以出入而言，凡出入而言，未見成性也。至於成性，則無可成者。孰出孰入，如此然後能會萬有於至虛之地，妙一性為不測之神。《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出生入死，《陰符》所謂天生天殺，

道之理也。出機入機，良象所謂時止即止，時行即行也。有出而不懼者，則體道也；有入而不欣者，通玄也；又有出入而不知所以為出入者，盡妙也。則知門者，通萬物生殺之理，顯衆甫歸焉之宗，且萬物受命於無，是自無而出有也。受命於道者，皆妙也，故曰衆妙。妙如何哉？猶之水也，犯者必濡，凡有道而生者，皆有妙也。次以謂我從衆妙門而出，得乎一也，一在我矣。我將負此妙而返入歸根復命，體乎又玄，亦能妙衆者也。猶之火也，自我而明，向物皆明，自我而化，萬物皆化。始也道之妙我也，終焉我亦妙物也。一至于此，道果妙我乎，我果妙物乎？終進乎不知也。邵若愚：道可道至衆妙之門。大道者，至虛至靜，無形無名，不可以視聽求，不可以思議知，不可以語言及，此無始無終，常存不改之道，自虛無始化一氣，因有一氣之跡，是故可道。既云可道，則非常存之道；

既有氣之名可名，則非常存之名。未現一氣已前無形無名之時，此即天地之始。此不可言之道。緣有一氣之名為生萬物之母，此可言之道。乃知我身從一而有人能以一為法，悟入而見大道。夫大道者，人之真心也。一氣者，心生之欲也。夫真心本來虛靜，元無生滅，因真心動而為有，其名曰欲念也、智也、幾也、識也。緣心起欲，故隨欲受生，既生之後，受納好惡，攀緣不息，著五色殫五音，恃強梁居寵辱，迷妄為心，因執妄心，蓋覆一心，不明一氣之道。若人捨妄去欲，便是一心，此心持之則為正，得之則為靈。為萬物之母，乃生死之根緣，其存欲蓋覆真心，所以有生有死。人能無欲，無欲則虛靜，乃同無名之始，便能出離死生。故老子云：常無欲以觀其天地之始。此乃出離生死之妙。又云：常有欲以觀其一氣之道。故為徼邊也。淺之意不可將心求心，為有欲；不可將心滅心，為無欲。此有

無兩者同攝為一緣，出言為教，而分有無之異名。有無混同，謂之玄。釋氏謂之不二法門，又謂之中道。玄之門以中為法，設喻如筌，然法從心起，既起於心，繫著在中，則非虛靜。老子恐中道法縛，不能捨筌，故將又玄以釋之，學人但不著有無，亦不居玄之中道，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則心虛靜，乃是無為，故不須推照。以無所得故始是無欲，所以纖塵不立，故名清靜；都無作用，故名無為；無修無證，故名自然；都無一物，故名虛靜；自在無礙，故名逍遙；一味平常，故名恬淡。是故心無欲則離諸分別，離分別故無煩惱，心無欲則觸事無我，無我則無爭，故無咎。心無欲則離諸善惡，離善惡故不拘因果。心無欲則不著萬物，故無生，無生故無死。夫心常無欲者，乃衆妙之門。

王志然：道可道至衆妙之門。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道不可名，名而非也。謂之曰道，可得無言乎？可道之道，非常道之自然。可名之名，非常名之自出。常道常名，如環之無端，如四時之行焉，未始有極，未始有始，而乍起乍滅，代廢代興，非吾所謂真常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者，道之體。常有欲以觀其微者，道之用。而體用每寓之於恍惚。有無精粗微妙之間，固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以至視聽迎隨皆不可得。云何得之，有學而知之者，未有不學而知之者也。《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楊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孟子曰：自得之。自得之則左右逢其原，為學至於左右逢原之後，則何所往而不將。而所謂得之者，得此者也。於戲，道之妙足以盡萬物之性，道之微足以窮萬物之理。理性玄同，而所謂有無者，槩可並觀而雙泯之。或謂有有無有、無無有無者何也，此言有無相代之如此，無即真有，有即真無，有無相因，未始有異。經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

謂之玄者，玄之為色幽而眇、赤而黑，陰陽混蒸，同乎一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而陰與陽、有與無同乎一也。同乎一矣，未妙乎一也；妙乎一矣，未妙乎多也；妙乎多矣，未妙乎我與物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以為言者是也。玄之又玄，則一之與多，我之與物，莫不皆妙者也。此其所謂衆妙之門。故老子以此首篇，重玄之義，至至之理深矣遠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所宜盡心者焉。

程泰之：道可道至非常名。無彼此今昔之間，以莫不然，則其能常者也。能乎此不能乎彼，昔嘗如是今不如是，則不得謂之常矣。道之未為德也，混然茫然，函萬有而一之，其中所蘊能剛能柔，能實能虛，能短能長，隨所感以出，有萬不同之應而非因所應，以附麗於一事一物也，則亦何所感而不能，何所施而不遂也？故無彼此今昔之異也。知道者得其以而明言之，故遂指其無或不

然者，而命以為常也。及夫道出而為德，德著而為名，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固皆道之所寓，而迹傳於事，事立之名，於是有所麗而有所局矣。此之德既不可以通諸他德，而此之名又不可命為他名也。故凡道之可道者，已不得謂之常道，則名之可名者，自應不得謂為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也者，總司造化，開闔作復，在域中既極其大矣，而老氏又即天地之上，別立一目，而名之曰無。且曰此之無者，可以名為天地之始也。諸如此類，皆儒流疑以為虛誇無實者也。然而《易》之兩儀即天地也，而生兩儀者實為太極。太極也者，非天非地，而能該天地以立於總。於是時也，無儀可放，無數可數，故老氏易其名而命以為無也。凡老之謂無約其等級，則與太極正相應也。極之言至也。太極者，能極天地之所不至者也。無之立名，則以未兆為義也，未有天地故也。名雖異而理正同也。其徒亦知後世

必疑乎此矣，故列子自作之問而自為之答。其言曰：有形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然則謂無之能始天地也。雖列子亦知夫人之必疑矣。而自釋其以則曰：天地未生之前，其於無中有象凡四也：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是其序也。是皆氣形質具而未離者，第可目為渾淪而已也。又動又變而後輕清者乃始為天，重濁者乃始為地，則夫太極也者，正其居虛而包清濁、以自立於無為無匹之地，夫非渾淪而無者耶？則老氏立名為無，而先乎天地者，正應易理也。有名，萬物之母。後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當其無也，則直空然窅然而已。而凡有由之以生，則謂無之能始天地者，尚其可明也。及其既入於有，則與物何異，而反能生物也？曰：此蓋無之已動而未成其為物者也。揆其分際，正渾淪者，欲動而未及於出者也。方欲名以為無，則既異於無矣。方欲謂之為物，則又未著形質也。故參研

其衷，而名以為有也。至號物之盈而名為萬物者，則皆形象已凝，體質已具者也。天地、日月、雨露、山川、草木、人禽、器物，皆其明有形質，不止僅可名有而已也。老氏之形容此有，則凡三易其名，而實同一理也。借數言之，則為一。一者，謂其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也。倣形而言，則為象；對器而言，則為樸。曰象曰樸，又皆可以為形為器，而其形器未及凝結者也。是故上之已不為無，而下之未至為物，則此之謂有者，無古今彼此之間，而常為物生之祖也。故後章又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也。莊子物初之論，蓋亦由此而立矣。老子亦自知此理之難遽解也，又嘗由總及散，而槩申之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夫混成也者，渾淪不分之謂也。即有無兩者，方同而未出之初也。先天地生，則天地固嘗於此受始矣。

獨立周行而槩為天下之母，則信乎無物，而不為其子也。此三者極天下之事物物所從生起，皆總是也。凡老氏之書，於六經之所以言者，則略之而不竟；至六經之所未究者，則必曲致其詳也。六經言治至於道則極矣，而老氏自道母天地之上更有數級，則無也、玄也、又玄也，皆其地也。而分際在此三者已上，則皆不可得而道，亦不可得而名者也。夫既無名可稱，而欲從此地立言，以啓未悟，則將何所寄語也哉？於是超乎可道可名者，而創立有無二目，以寓其指也。此其立教之總也。此二者既立名義，而其話言所及，人人悉可循想矣。言及乎無，則知其所指必在天地之先也。言及乎有，則又知其所指必在萬物之表也。故其書之縱橫曲折，條目不勝其多，而皆不出乎有無二義也。然而有也無也，六經實已言之，而其與老語不同者，六經未嘗單言有無也。《易》之無思無為、無方無體之類，固嘗言無

矣，而思為方體僅相綴屬，未嘗捐棄所附，而單立一無也。老氏之創此模也，正從造化未有形著之時言之，則並與夫思為方體者皆未著兆朕也。此其意指，殆將自居於無，而處六經於既已為物之地也。要求其歸則誠高矣遠矣，疑世無其事而寓其言矣。然其分際甚明，前後具有義例，悉可稽覆。而儒流語脉亦相灌注，非如世之訓釋其書者，不分道器，取甚淺之理駕而入之高妙，其實荒忽無見也。則其尊而抗之，乃所以汨而亂之也。且彼何不淺而驗之以事也，張良之恬澹、曹參之清靜、文帝之元默，是老教之不行乎周而肇效乎漢者也。其於用老，則萬世之稱首矣。然此一君二臣者，豈其於世事而嘗少少去心也哉？特不肯以人欲自累，故其貴無之力，雖未盡道，亦足以集虛鎮擾，而不入於名事也矣。至於西晉之世，遺棄禮樂刑政，專為無有，而紀綱法度蕩然不存，晉室因以大亂，故讀老者，必知

夫無為之中有無不為者在焉，而後可以知漢晉之治同所出而異所效也。若夫妄言無行之徒，以道流自名，而依並虛無以文荒誕，偽為飛昇禍福之說，則皆老語之所無也。推原其所始，則神仙之說起於戰國，禱祠報應盛於兩漢，而八十一章未始有此也。世之學老者，其當以八十一章本語為是乎，抑以末世增飾誕語為是也？凡君若臣，其常以張良曹參文帝為準乎，抑以西晉之放蕩與夫末流之怪傳為可準也？此其當鑒當戒，昭著而易見者也。常無欲至觀其微。無之能生有，而不自為有者，乃能常其無也。有之能生物，而不自為物者，乃能常其有也。何者？未著形體，中無間斷，故可常也。若夫因造化而得形質，出大道而為德仁義禮，則皆物也。此之為物，常凝不散，則可名。以有散之，則無矣。故自有已為物之後，則凡其嘗著形體者，則皆不能自主其有也。萬物之並作而芸芸也，其歸根

而枯禿者，可立待也。此其已有者，既不可留，則復命，而靜者一旦土膏春溢，凡其芸芸而出，亦不能自遏，而藏處於無也。凡道學之失得，與夫輻輳戶牖之具否，皆一理也。則合世間之有無，皆不足以循求大道之表裏也。若夫常無也者，道之蘊而未出者也。常有也者，道之已動而向乎出者也。是皆物物而不物於物，故能總生化而不入於生化也。以其居總而體該，故大道之本末可以即是而求也。其曰妙者，居造化之奧，而萬有之所自出也。是常無所總之地也。其曰微者，邊際也，如邊境處中國之四隅也，蓋無之已出為有，而有又將出而為物者也。故不得為奧而遂常為際也。二義立而道之表裏有稽矣。得常無而即之，則可以究萬有所出而見其裏；得常有而即之，則又可以窮萬物之所生而見其表。故老子所以貴夫常無常有者，道之表裏於此乎可想也。莊子曰：睹有者，昔之君子；睹無者，

天地之友。即是理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即器也，器即道也。特所形有上下，而非判然二物也。此之妙微，即《易》之上下矣。其捨上下而名妙微者，正欲自成一家，而其指歸未嘗少有不同也。天下之物，安有下無載承而能空立其上者耶，亦安有裏而無其表者也？此道器有無之相須，而明白易曉者也。故借之以喻，使人知其談妙之中，未嘗遺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常有於常無為微，而常無於常有為妙。當其已出也，則有之與無，固可分矣。而其未出則混合無間也，故曰此兩者同也。同即一也，一即未為一，三可以生萬，而未至為萬者也。《易》暨五經《論》、《孟》皆嘗言一，而未嘗言其何以為一也。老氏之師弟子，則於此特詳矣。曰混成，曰渾淪，曰渾沌，皆言其未分為二也。從其未出而命之以同，從其無與匹對而命之以獨，自其無或不然者而命以為常，則皆

主其總而明其以也。及其無已出而未至為物，則又立為名稱，以明示人曰一、曰樸、曰象，又皆取其函萬為一者，隨所寓而名之故也。故老氏言道，於此特為詳委，是以枝葉雖甚戾儒，而儒者不能不資其妙也。故夫知道者尚能即異以資其同；而淺於道者，至謂孔者不為一家，則是過其門，而不知其中有堂有室者也。同謂之玄。五色以黑為玄，天之色以無所致極為玄，太玄指罔之直，冬物皆歸根復命，而不見畦畛者，名之以玄。則玄云者，窈然深遠之謂也。列子之謂易無形埒，正訓此也。同謂之玄，則有與無合，渾淪未相判別，是可謂窈然深遠也矣。若其朕兆微見，則無者真隱於無，有者實形於有。分際既萌，不得復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萬有之冥於無，則既極矣。今也進而上之，更有玄焉，無進而玄，則益深矣。而玄之上更有又玄焉，其理何也？曰：列莊固嘗有所發明矣。其在列子，則

曰有太易者、有太初者、有太始者、有太素者，皆氣形質之所資始也。凡四降其序，而始及夫輕清之天、重濁之地，則循其序而觀之，有之進也為無，無之又進也為玄，玄之又進而加玄也，其次第可想也。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是老氏之常無常有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有無也者，是老氏之玄也。又曰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是玄之又玄者也。皆心見其理而世無其名，出意想而強言之也。老之言曰寂寥窈冥，則實形容夫玄及又玄之狀者也，而莊子益復廣之以為昏默溟滓也。夫惟常無，既可以總會萬有之妙，則玄之又玄固其當為衆妙之所出也。後章之衆甫也，莊子之百昌也，衆美也，又皆倣此之妙，而與之為明也。論自有書契以來，聖智仁義之機，發於《易》而孚乎五三《六經》之治。自始及今，天下賴以為命，如五穀布帛，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決無可以易而他之之理。老氏則設一教，必欲絕

棄聖智仁義，而復諸結繩之始。世之以六經為業者，相與協合排擯，至指其書以為異教，然而五千言者常與六經並行，終不可廢，是獨何也？六經明禮法，故其所書皆器也。而於道則略，老氏窮道未故常^①，遺器不言。二者詳略雖異，而器實載道，道實生器，不可折而二之也。世之求道者，必皆自下學以求上達，而上達六經不肯究言也。老氏則嘗罄底蘊而暢達之矣。故凡學道而微有所見，其在六經無語可為質驗，則皆並老語以摠發其理。故其立教，若甚相悖而道常並行，蓋有以也。嗚呼，此理微矣，難猝以一語會而通之也。大昌今取古今日用最淺而最切者明之，則人人可解矣。農者天下大本，而其業至麤也。六經之教則與之言耕耘收斂之候，耒耜鑄鉦之具，其可謂形而愈下者矣。然而四時之化於此器乎託體焉，百穀之種於此器乎成實焉，則雖天地元氣其妙入於不可名者，亦皆託此以著其用，豈容以

其具在器而云道不在是也。若夫老氏之於道也，窮極要妙，則有之矣。東作西成之政，老氏固已絕口不道矣。及其著諸書也，雖萬物作復芸芸歸根者，不勝其變也，種穫養伐悉有其具，而老氏曾無一語以及也。至於談微闡妙，則天地生化之樞，道德蘊藏之始，尚猶指以為淺，直欲究天地之何以得為天地，玄無之何以能為玄無，乃為稱愜其意，則此一教似不與六經相麗矣。然大昌嘗由其言以探其所不言，由其不肯明言以求其所不容不言，則德仁義禮未嘗不存，賦稅兵刑雞犬舟車未嘗不具，則其言雖嘗貴無，而未嘗遺有也。此之首章極於玄之又玄，則又超衆妙而司其出矣。而有之觀微也，亟與妙且無者對出而偶立，則是有也，器也，何嘗相二也。聖智仁義亦何嘗可棄也。用此而讀老語，則至無之中，實常該有造妙之初必由踐迹，不可誣也。黃茂材曰：道可道至非常名。常之

為言，長也，久也。道與天地相終始，其為長久，豈人所能言哉？若使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則是世人之見，何足以為常。經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惟有一而已，何以與名對？老子之意，欲詳以長久之道示人者耶？無名至萬物之母。天地之始，其果無乎？若其果無，孰從而始。無名非名，無非無也，不可得而名，故爾。及其既有，其果有乎，示強為之名爾。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又曰有物混成。皆強名也。母者，謂其能生物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先天地後及萬物，其言次序如是。常無欲至同謂之玄。經言不欲、寡欲、可欲多矣，今若曰無欲有欲，則與經之言相符。然無欲謂之常可也，有欲謂之常可乎？曰：自有物以來，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皆因為欲，生復生生，寧有盡時，故有欲亦謂之常。人知無之出於道，而不知有之亦出於道。夫豈知有無同出於玄者

哉？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南伯子葵謂女偶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夫道愈微而愈有，愈窮而不可盡。女偶聞而至疑始，玄之又玄，可見於此。所以為衆妙之門也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①老氏窮道未故常：「未」疑當作「末」。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可道章

詹秋圃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可得而名言其道，此非常久自然之道。名可得而定名，此非常久可貴之名。道不可以抑揚立論，於是上言無能名者，天地混沌之始，有可名者，萬物生育之母。故常無欲而動心於內，自足以觀其要妙；常有欲而動情於外，但足以觀其趣微。此兩者同出於道，而微顯異名，故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而無不通，是可以造其衆妙之門戶矣。道妙難名，故此章內則以有名而為生物之母，以常有欲而為觀妙之微，以同出謂玄，玄之又玄而為造妙之門。夫曰母曰微

曰門，豈非由精達粗，由體道而達妙用也歟。

張沖應曰：道可道至之門。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人不能體此自然之道。而尚經術政教之道，以希榮顯利達之名。所謂道者，世所得而道，非長久不可磨滅之道也。所謂名者，世所得而名，非遠久不可形容之名也。體其不可名之道，則為無名；體其可名之道，則為有名。無名則其道大，猶天覆地載，混然其初而人不知其覆載之原。有名則道小，猶萬物萌拆，善善惡惡而各有所名。其善惡之根，是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人生天地間，以血肉為軀，心統五官，運乎此體，體道之際，有能即我無欲而靜之中，以觀不可道、不可名之妙，即有人欲而動之外，以觀可道可名之微，則我得其要而知夫人之所趣微者矣。此人我有無之欲，同出於此心而異其名，同謂之玄也。我視無欲貴之為玄，人視

有欲亦貴之為玄。觀人有欲之玄，反觀我無欲之玄，是為進修大道之要地，斯曰衆妙之門。

張靈應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本無名，以炁化而得名。炁出於無則無所可名，天清地寧，道從此始。炁結為有，則有所可名。枝葉種類，各宗其母。炁以化物，物以寓道，人也只是一物，原其始，守其母，這便是入道處。

白玉蟾曰：道。如此而已。可道，非常道。可說，即不如此。名，強名曰道。可名，非常名。謂之道，已非也。無。此即道。已名天地之始，道生一，即是天地之初，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一無生萬有，萬有歸一無，故常無虛心無念，欲以觀其妙，見物知道，知道見心，常有守中抱一，欲以觀其微。身有生死，心無生死，此兩者，萬有一無。一無亦無，無中不無，同出而異名，萬法歸一，一心本空，同謂之玄。道非欲虛，虛自歸

一，人能虛心，道自歸一。玄之又玄，虛裏藏真，無中生有，衆妙之門。悟由此入，用之無窮。

廖粹然曰：道。元始可道，字之曰道，非常道，不是尋常所言道者。名，太上可名，強名曰道，非常名，不是汎汎所稱名者。無。無極名天地之始，太初肇生，有太極名萬物之母。動靜互根，常無這拄杖子時時提挈，欲以觀其妙。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肢，常有只這些子多守成，欲以觀其微。隳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兩者同一氣所生，出而異名，前三三後三三，同謂之玄，其歸一揆。玄之又玄。如是如是，衆妙之門。散一成萬、聚萬歸一，生生不窮之妙。陳碧虛曰：道可道，非常道。夫道者杳然難言，非神口所能辨，故心困焉不能知，口辟焉不能議，在人靈府之自悟爾。謂之無為，自然也。今標道者，已是強名，便屬可道。既云可道，有變有遷，有言有說，是曰教

典何異糟粕。嘗試舉揚不可沈默，且從訓釋曰：道，通也，言萬物得之無所不通，無所不達。亦曰道，蹈也。取道路以為稱也。《說文》曰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先賢今人體而行之，故曰道也。至于仁義禮智信五常，皆道之用也。用則謂之可道，可道既彰，即非常道。常道者，自然而然，隨感應變，擬物不窮者也。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智索，但體冥造化，含光藏暉，無為而無不為，默通其極。其嚴君平曰：可道之道，道德彰而非自然也。又曰：今之持者畫不操燭者，為日明也。夫日明者，不道之道，常道也。操燭，可道之道彰也。夫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可道之道也。若乃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鬼神帝生天生地者，常道之道也。五千文之蘊發揮自此數言，實謂淵之又淵，神之又神也。名可名，非常名。夫道者體也，名者用也。用因

體生，名自道出。既標其名，即可稱用。稱用既立，故曰可名。可名既著，即非常名。常名者，謂其應用無方，支離其德也。嚴君平曰：可名之名，功名顯而非素真也。夫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此真守常名者也。故道常無名，此之謂也。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指其道而言之也。夫萬化未作，無其強名，但妙本之始既降，渾淪之朴將離，則易之太極生兩儀也。嚴君平曰：無名無朕，與神合體，天下恃之，莫知所以變於虛無，為天地始，此體道者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者，指天地而言之也。天施地化，茂養萬物，亭之毒之，如母養子，故曰有名，萬物之母也。夫大道杳冥，豈繫於有名無名哉？且聖人約用立教，以明本迹之同異爾，凡日新之道，皆曰無名，是故始萬物者為無名，成萬物者為有名也。嚴君平曰：有名者之為化也，尊道德，貴神明，師太和，則天

地，故為萬物母。此用道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欲者，逐境生心也。妙者，要也，又微之極也。微者，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又歸也。夫虛無之道寂然不動，則曰無欲；感孕萬物，則曰有欲。無欲觀妙，守虛無也；有欲觀微，謂存思也。常謂真常，即大道也。無欲、有欲，即道之應用也。夫道本無物，物感道生，且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上士知微知彰，睹其未然已盡其妙，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中士因循任物，見其群材乃得其用，故有萬不同，真理難測，但覘其邊微耳。又解曰：夫人常體大道之微，守清靜之要，復性命之極，不為外物所誘，則志意虛愴，可以觀道之要妙，造微之至極。嚴君平曰：心如金石形如枯木，默默隅隅志如駒犢者，謂無欲之人，復其性命之本也。且有欲之人貪逐境物，亡其坦夷之道，但見邊小之微，迷而不反，喪失真元。先賢或以謂

無欲者，體道內觀，化及群品，無所思存，忘其本迹也；謂有欲者從本起用，施于可道，立教應物，成濟衆務，見物所終，了知歸趣。斯乃前以約身為說，後以化民為言，修身治國，理無不備也。此兩者同，此者指上事也，兩者謂可道可名、無名有名、無欲有欲也。俱蘊于寂然不動，湛爾之源，體用未彰，善惡都泯，故云同也。出而異者，出謂從本降迹，可道漸分，雖起自一人之心，而五常之用殊別，賢愚有隔，遷變萬端，壽夭存亡，其名各異，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淵者，深妙也，冥也，天也。所謂天者，自然也。言此無名有名、無欲有欲，皆受氣於天，稟性於自然，中和濁辱，形類萬狀，蓋由淵之又淵、神之又神，所謂自然而然也。若乃通悟深妙、洞達冥默者，是謂有淵德者也。故嚴君平曰：玄之又玄，此之謂歟。衆妙之門，謂道域也。夫大道曠蕩，無所制圍，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也。約

身而論，出則同衆人，入則為妙本。舉教言則衆真講妙而出，群聖蘊妙而歸，化導無方，湛然惟一，獨立不改，是曰知常。既有出入之由，故曰門耳。莊子曰：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斯亦謂衆妙之門也。謝圖南曰：道可道至常名。何謂道？經曰道法自然，則道者，自然而然，非可以使然者也。道本無名，名之曰道者，以其四通八闢，可以共行，如道路然。孟子曰：道若大路。正謂此爾。可道者，猶曰可行也。可名者，猶曰可稱也。天下何莫由斯道，而百姓日用而不知，則可道可名之中，又有非常之妙存焉。《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與行，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此曰非常者，其亦不可知、不可能者歟。無名至之母。未有天地，先有此道，而道之名未立，太極既分，天

地萬物自道而生，有母之義，而道之名始顯。夫物之生，雖有萬不同，而為母一也。蓋嘗論之，有形者，有形者，有化者，有化化者。形者，形矣；而形形者，未嘗形。化者，化矣；而化化者，未嘗化。道之名乎後天，即先天之未名者也。古往今來，形生氣化，無有紀極，是孰使之然哉？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寂兮寥兮，獨立不改，無為而無不為，無在而無不在，豈非所謂無名者乎，豈非所謂非常者乎？吾故曰形形者未嘗形，化化者未嘗化。故常無至之門。道母萬物，而人亦天地之一物也。人本道以生，則道在吾身矣。故以有欲無欲，反觀乎吾身之道，老子此言修身之本也。妙者在內也、本也。徼者在外也、末也。人之一身所恃以立者，惟精與神。經曰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方其無欲，則寂然不動，精神混合，故可觀其妙。及其有欲，則感而遂通，精神相離，故可觀其徼。精生於玄，

玄者天也，天一生水，水性潤下，自乾為首，而至於坎為腎，此玄實相流通也。故曰同出異名，由微入妙，則玄之下者復返乎上，可與入衆妙之門矣。桓凱曰：道妙之門，實崑崙之上。然則當於乾為首者求之。蓋嘗論之，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而然者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有欲無欲，亦其自然者也。精神同出，本乎一天，自妙而微，天者人矣。譬之於水，天一所生，其源本同，自源徂流，同者始異，故微者其流也，妙者其源也。玄之又玄，則沿流以遡源，而與吾之天者一矣。昔黃帝西遊，歸而失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知黃帝之玄珠，則知老氏之玄玄矣。

林慮齋曰：道可道至之門。此章居一書之首，一書之大旨，皆具於此。其意蓋以為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有仁義

禮智之名，則仁者不可以為義，禮者不可以為智。有春夏秋冬之名，則春者不可以為夏，秋者不可以為冬。是則非常道非常名矣。天地之始，太極未分之時也。其在人心，則寂然不動之地。太極未分，則安有春夏秋冬之名；寂然不動，則安有仁義禮智之名？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其謂之天地者，非專言天地也。所以為此心之喻也。既有陰陽之名，則千變萬化皆由此而出。既有仁義之名，則千條萬端皆自此而始。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言自此而生也。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處人世之間，件件是有，誰知此有自無而始。若以為無則又有，所謂莽莽蕩蕩，招殃禍之事。故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則見其所以生有者之妙；常於有時就有上究竟，則見其自無而來之微。微即《禮記》所謂窳於山川之窳也，言所自出也。此兩欲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

兩者，雖有異名，其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觀，則老子之學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可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玄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即莊子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但贊言其妙而已，初無別義。若曰一層上又有一層，則非其本旨。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就心上理會，如此兼看，方得此書之全意。

范應元曰：道可道，非常道。道者，自然之理，萬物之所由也。可道者，謂可言也。常者，久也。道一而已，有體用焉，未有不得其體而知其用者也。先體立，然後用有以行。老氏說經，先明其體，常者言其體也，可道者言其用也。體用一源，非有二道也。今夫仁義禮智，可言者也，皆道之用也。人徒知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而不知其體之一則是道也。分裂四出，末流不勝其弊也。惟先知其體之一，則日用常行隨事著見，無有不當，皆自然之理也。如是則久而無弊矣。故凡道之可以言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夫常久自然之道，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其大無外，故大無不包；其小無內，故細無不入，無不通。求之於吾心之初，則得之矣。人物莫不由此而生，聖賢莫不體此而立。然此道雖周行乎事物之際，相傳乎典籍之中，而其妙處，事物莫能雜，言辯莫能及，故人鮮造詣於是。老子應運垂教，不得已而發明之，豈容離乎言哉？故首曰道可道非常道，意欲使人知常久自然之道，不在言辭，當反求諸己，而自得之於吾心之初也。名可名，非常名。名者，猶人之有名也。凡名之可以名字者，皆其可道者，非常久自然之道也。且如萬物生來未常有

名，亦只是昔人與之名以分別之爾。萬物有形，固可以道、可以名，惟常久自然之道，為萬物之母，而無形，故不可道，不可名也。無名，天地之始。天地之先，元有此道，渾淪未判，孰得而名？有名，萬物之母。渾淪既判，天地人物從此而生，聖人見是萬物之母而無形，故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因其無名強為之名，俾一切人假此有名，探其無名，以復其初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絕句，觀去聲，諦視也。妙，微妙也，常久自然之道。自古固存，然而無形無聲，微妙難窮，故謂之常無，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微妙也。惟人也由此道而生，為萬物之最靈，誠能回光反視於吾身之中，悟一真體，雖至虛而物無不備，則道之微妙可得而觀矣。如是乃知一理包乎萬殊，凡物凡事不可違，自然之理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常有絕句，觀平聲，微，循也，境也，歸也。大道自然，化生萬物，在天則成日月星漢等

之象，在地則成山川草木等之形，在人則成身體髮膚等之質，故謂之常有，則欲要使人以觀其境也。惟人也中天地而立為三才之一，果能仰觀俯察於兩儀之內，悟萬物形雖不同，而理無不在，則道之境致可得而觀矣。夫如是乃知萬殊歸於一理，凡物凡事，固當循自然之理也。此兩者至謂之玄，兩者，常無與常有也。玄者，深遠而不可分別之義，蓋非無不能顯有，非有不能顯無，無與有同出而異名也。以道為無，則萬化由之而出；以道為有，則無形無聲，常常不變。故曰常無常有也。無有之上，俱著一常字，乃指其本，則無有不二，深遠難窮，故同謂之玄也。竊嘗謂有無固不足以論道，然自其微妙而言，不可不謂之常無；自其著見而言，不可不謂之常有。分而言之，妙是微、微是顯；合而言之，無與有同出而異名，妙微皆一道也。此老氏所以兼有無、貫顯微、合同異而為言也。人能如是觀之，則

妙與微相通、物與我渾融，表裏洞然，本無留礙，亦無差別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常久自然之道，亦不可以名言。今既強字之曰道矣，且自其微妙，而謂之常無。又自其著見，而謂之常有。復自其本之有無不二，深遠難窮，而同謂之玄，是皆不免乎言焉。玄之又玄，則猶云深之又深、遠之又遠。非無非有，非異非同，不知所以然而然，終不可得而名言，分別之也。然萬化由斯而出，各各具妙，故曰衆妙之門。老氏憫夫世人逐末忘本，寢失真源，不得已而應機垂訓，又恐人溺於言辭，弗能內觀，故復示人以深意，必使反求諸己，欲其自得之，而入衆妙之門，以復其初，又能體是而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同歸于一也。唯人為萬物之最靈，誠能反觀，則是道也，湛然常存，夫何遠之有。此章直指此心之初，自然之理，使不惑於有無同異，得意忘言，昇玄及妙，乃入道之門。立德之基，實一經之總也，宜深

味之。

徐君約曰：道可道至之門。首四句言道不可以言語道說，不可以名字題號。但古之知道者，欲因言語以示人，則不得不立為名字，非其本來固有也。故次四句承上而言，曰無者所以名天地之始，曰有者所以名萬物之母。始者，謂未有天地之先，專言形而上之道。道不可謂之無，然無聲臭無形狀借此而強名之耳。夫既名之曰道矣，又曰無名可乎萬物之母。謂既有天地之後，兼言形而下之器，道非至此而後有。但既麗於器，則有實迹，有定位，對無而為言耳。若指此為有名，何者為無名乎？以名字絕句，義理不通。又次四句，則言體道之人反求諸己，先以故字發之，常無欲則純是道理，生而靜者也，於此而觀其妙。妙者，微妙而不可見，然謂之觀，則必有昭然而不昧人所不知而已。獨知者常有欲，則是人心感物而動者也。人自稟生賦形，而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

皆有所當，然而不能無，於此而觀其微。微者循也，亦謂邊境盡處，循其心之所欲而極其所至之境，有以觀之而不至於淪陷也。是道與器不相離，人所以異於物處。在天地間則謂之無、謂之有，在人之身則謂之無欲、謂之有欲。若併以無有字絕句，却亦未當。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其名雖異，其出則同也。玄者，深遠之義，而又結之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者，若曰是道也，沖漠無朕，至深至遠，而動靜陰陽之機，萬事萬物之變所從出也。老子言道，先於此章，亦莫要於此章。但吾聖賢語道，曰無聲無臭無體，而不直謂之無耳。若以下章有物混成者推之，彼豈直以道為無哉？言無言有，意不相害。知道者默而識之，然後知無極而太極之言，至為精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薛庸齋曰：道可道，非常道。寂然不動，常道也。感而遂通，可道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常道也。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可道也。常道體也，可道用也，自誠而明，體之於用也，自明而誠，用之於體也。文玄先生曰：讀《老子》不知體用，難與入矣。名可名，非常名。無名之名，常名也。有名之名，可名也。無名至萬物之母。道本無名，失天地，故云始。道既有名，生萬物，故云母。常無欲至觀其微。無名有名，言其道；無欲有欲，言乎人。無欲觀其妙，靜而觀其體也。有欲觀其微，動而觀其用也。不知體用，則微妙皆一偏也。此兩者至同謂之玄。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若使異同一致，微妙兩忘，可以謂之玄矣。玄也者，道之本理之極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固難知，知則猶有所待，故以又玄捐去之。若夫玄而不玄，物我融然，大同萬化，皆由此而出矣。休休庵曰：道可道至非常名。虛明湛寂，無相無名，空而有靈，是謂真空；有而無相，是謂妙有。真空妙

有，靈妙無窮，大達者尊而稱之曰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可以說也，非尋常之道，妙道也，大道也。妙也者，大包無外，細入無內，無為而普應，無私無始，而靈妙無竭，無相而現一切相，無名而立一切名。大也者，無極無上，至尊至貴，為一氣之母，是三才之祖。名可名者，虛明無相，故無名也。一氣動而清濁判，二儀位而陰陽顯，三才立焉，萬物生焉，可得而名矣。非常名者，妙道也，大道也，三才之大本也。何謂大本？靈妙氣清者剛，在上成象曰天；靈妙氣濁者柔，居下成形曰地；得靈明至真中和之氣，其剛柔者人也。虛明靈妙，在人曰心，為一身之主，為萬法之王，亦曰性，即命也。天命之謂性者，久也。無名至之母。無相而極虛明，有靈而無聲色，一氣於其中發現，是謂天地之元始，三才由是而立，三生萬物，故有名，萬物之母，世界成矣。萬物雖殊，承恩一也。大道無為，至德顯

矣。道體也，德用也，用無體不生，體無用不妙，無為而有妙用者，道也。常無至之門。老子以自利之，皆普利世人，曰常捨諸緣，一念不生，絕無所欲以觀其妙。自妙至玄，廓達大道。儒以大道曰大本，指其要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字是寄宣此道也。不可以字義倫如標月指也。向一念未萌時，著眼乃可悟達。釋以大道曰實相、曰真如、曰如來地、曰無生法忍，指其要曰不思善不思惡，回光自看，忽然悟明。三教之旨，見道一也。常有欲以觀其微者，舉念之際，機將發時，見聞覺知中動靜施為處，返觀靈變亦可悟達。所謂常無欲，是無念，從理入；常有欲，是有念，從事入。有念無念，同出於心，而名異矣。同謂之玄。真心無相，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玄之又玄者，極虛明而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絕思議無譬喻，真空妙有，陰陽妙此發現，三才自此而立，萬物自此而生，三綱五常、法度刑政、治

世語言、工巧伎藝、資生之業、種種德行、出世經書、力量神通、光明壽量、智慧辯才、玄機妙用、清淨世界、濁惡世界，總由是而出現。故曰衆妙之門。

褚伯秀曰：道可道至之門。道本至無，不容稱道。所可道者，御世之迹。道本至寂，無以命之，所可名者，強為之辭。人非生知，理籍言教，因迹明心，從權顯實，使之進道復常，而階乎玄妙也。夫道寓於物，混成無間，此常道也。道散為物，辯物制名，非常道也。常道如日昱乎？晝光出自然而無限量。可道如燭炳乎？夜光出人為而有盡也。可名常名，其義亦然。世以不變曰常，不知能變亦其常。無有常而不變，無有變而不常。究極而言之，謂大常無名，即常道常名，不涉形氣，虛極神生，是為天地始。有名即可道可名，兆萌理具，氣見象陳，是為萬物母。天地始即道，萬物母即天地也。人能反觀身中天地之始，而得

其生生化化之主，諸幻既滅，真常猶存，則無欲、有欲皆不離道。有欲謂最初一念善之始萌、萬事萬理所從出也。無欲則真性湛然，天理沖徹，一塵不立、鬼神莫窺者也。道之精妙，舍此何觀。微猶邊際，指成心之初，將與物接，便當反照以遏其源，善念亦不欲，況非善乎？無欲則寂然不動，有欲則感而遂通，體用一源，機在動靜。動靜多寡，凡聖分焉。夫妙為道本，微為物初，生化所資不離日用，妙非絕無而曠蕩也，從虛化氣，有一未形者是已。微非實有而充塞，由靜而動幾微可測者是已。細論此理，有如空虛而忽見鳶飛，水靜而忽聞魚躍，頓發深省，開天之天，飛往躍餘，見聞何有。聲迹雖泯，而見見聞聞者未嘗泯。此吾之先天太極混元祖師密傳心印也。人存常心，初於此觀照世念無間，可入離微而純歸乎妙，則所謂欲者，龜毛兔角耳。微妙同出乎道，而理有精粗，譬夫源泉出山，潤滌灌溉，善

利非一，清泠澄湛，其本性也。風日有捐，恃源無窮，常觀二途，源可復矣。玄者，道之至理，幽眇精微。若存此見，猶被法縛，法尚應捨，始契又玄衆妙之理。悉從此出，故謂之門。此門無關無槌，惟知道者能入焉。妙雖衆，而皆出於玄，則衆妙一妙也，一妙衆妙也。造玄者知之。牛妙傳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虛無自然者也。出於五大之先，鴻濛未始，惟溟滓大梵，遼廓無光，莫可測也，當此始云太易。太易者，謂未有氣也。漸而云太初。太初者，謂氣之兆生也。漸而云太始。太始者，謂有氣而未成質也。漸而云太素。太素者，謂有質而未成形也。漸而云太極。太極者，謂形質已具。既極則判，輕清之氣上昇為天，重濁之氣下凝為地，中和之氣為人，緒餘土苴，散而為萬物。其神功妙用，廣大恢洪，莫可紀極。太上說經，無言而言，故強為之名曰道也。夫道者，雖

有情而有性，然無思而無為，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然其用也，大得之而成大，小得之而成小，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而靜，圓者得而動，無適而不通，無可無不可，故云可道也。非者，無也。常者，定也。蓋道之為用，應化多端，無有常定，在天為天，在地為地，在四序為四序，在五行為五行，太空不可言其無，品彙不可稱為有，方而不規，圓而不矩，來者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千變萬化，無適而不有也。老君曰：道非在我，萬物皆有之。昔東郭子問於莊子曰：道惡在乎？莊子曰：無往而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曰：在螻蟻。曰：何其下耶？曰：在稊

稊。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蓋道之為用，無乎不在，初無常定。故非常道也。名者道也。或曰：道本無形，何名之有？然以此而言之，則固有是說也。以愚之所見，豈得無名乎？蓋太上說經，以明夫道，著書立言，以啓迪後人，不假其名，將何以言之？蓋名不正則言不順，是以名之耳。《清靜經》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此庸之所以云名者道也，蓋本此耳。可名者，亦道也。蓋道之用覆天載地，高不可際，深不可測，植之則塞乎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卷之而不盈一握，舒之而悞於六合，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弱而能強，大包無外，細入毫芒，可久可大，隨圓隨方，萬物以之各得其宜，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此大道之用也。蓋道之為物，無往而不在，無適而不可，以道名之，不亦可乎？故云可名者亦

道也，非常名者亦道也。蓋道之在天地間，萬於事物無有定名，在四序則名春夏秋冬，在四大則名火風地水，於五行則名金木水火土，在五常則名仁義禮智信，在天文則名日月星辰，在地理則名山川河海，在日則名為晝夜晦明，在人則名為視聽言動，在萬物則名榮枯消長，在一氣則名動靜剛柔，名有不可勝數，多皆道之發施，初無定名，故曰非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道之體也。蓋道之為體，出於太空之先，隱乎空洞之中，無光無象，無色無名，無形無緒，無音無聲，玄黃未朕，太樸未渾，但寂兮寥兮，惟恍惟惚耳。所以經稱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既云不可見聞於視聽，顧非無而何耶？老君曰：道象無形端，恍惚亡若存。譬如種木，未生時不見枝葉根，此皆無之為說也。始者亦道也。當其太易太始之時，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無祖無宗，三色混沌，乍存乍亡，迨至運推數極，三氣開光，

氣清高澄，積陽成天，氣結凝瀆，積滯成地，九氣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此庸之所以謂天地之始乃道也，本此說耳。有名，萬物之母。有者，道之用也。蓋道之為用，從不有中。夫不有者，無也，無則必有有者，太極是也。太極判而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悉自無而方有。自無而有也，非道而何耶？故云有者道之用也。母者道也，何以言之？《易繫》曰：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且如根莖而植，柯葉而茂，芽而萌，穗而實，翼而飛，足而走，鱗而躍，喙而鳴且啄，息而食且齧，千態萬狀，皆自道而生。夫諺稱生我者父母。今既云萬物之母，非道而何。《內觀經》云：有以無為母，無以虛為母，虛以道為母。道者，萬物之母也。是非之謂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無者，道之體也。蓋大道之體，故常

於無，當其混沌太無之時，在上則無高天，無日月，無星辰，無雲霞，無霧露，無雷霆，無風雨，無霜雪，不過杳杳而冥冥，在下則無厚地，無山川，無河海，無溪谷，無草木，無獸無禽，無人無邦國，不過默默而昏昏。乃大道之體，故云常無也。妙者，道之體也。前所謂常無之說是也。常無者，謂其寂然不動也。然其寂然不動之體，淵微莫測，蘊奧難見，此其所以云常無耳。然夫此理人皆有之，但於妄念頓除之頃，默然靜坐之時，心若太虛，一毫無翳，當此之際，道即我矣，我即道也。豈不妙歟。欲觀者，謂探索其蘊奧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常有者，道之用也。謂混茫分判，天地裁形，三光棋布於上穹，五緯經躔於分度，陰陽升降，寒暑往來，雨露霑濡，風雷號令，五行生剋，四序推遷，至如九州八紘，五湖四海，國王侯伯，鄉社人民，草木山川，群類萬物，常盈於天地之間，皆道氣周流不息，方能常有，故云常

有者，道之用也。微者，道之用也。前所謂常有之說是也。然則何謂常有哉？如天長地久，四時行，百物生，未嘗有一息愆期，故云常有也。且人身者，號小天地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目號日月，髮為星辰，四時五行、陰陽升降、卉木叢林，萬物皆備，人能觀夫道之體、道之用而行之，則此身即道也，道即此身矣。此兩者至之玄。兩者，謂微妙二字，本同一箇道字上流出，故立異名以彰其體用，故云同謂之玄也。然道之為體，雖杳冥無形，然有體則必有用也，如無極者乃其體也，太極乃其用也。體者靜也，用者動也。何以言之？濂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合而言之，乃道也。故曰同謂之玄也。玄之至之門。此太上讚道之辭也。玄者，謂道之為物，微妙難思，心困焉不能知，口闕焉莫能辯，竭西江之水不足以書其善，窮宇宙

之口不足以稱其玄。難議難思，至玄至妙，一言以蔽，故云玄之又玄也。衆妙者，萬物也；門者，理也；理者，道也。且夫天地之間，凡一物各有一理，凡一理各有一門，門者出入之戶也。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世稱八萬四千門，門各有其理，獨此一門，萬理兼該，無物不備，稱衆妙之門也。

楊智仁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本無名字，始先天而不為始，終後天而不為終。可道則非也。常道者，日用常行皆道也，飲食衣服、卧具醫藥皆道也。名者，天地未始無名可稱。古云喚作一物即不中，若可名即非謂道也。名者，曰天地、曰日月、曰陰陽、曰萬物、曰人、曰鬼，皆謂之常名也。無名天地之始者，乃無極也。無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謂之無極，謂之始也。有者，太極也。形象備見，是太極判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也。天無欲而四炁朗清，人無欲而湛然常寂，此乃返觀之妙

也。人若有欲者，於應機接物之間，無忘回光返照，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也。乃曰用發生動靜之間，玄妙備於斯矣。莊子曰：夫道者，有情有性，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厚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君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道可道章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喻清中曰：道可道至之門。道者，太極之全體，萬理之總名。鴻濛肇判，鼇極既奠，強而名之曰道。其所謂道，未嘗不可道也，而道之精微、道之玄妙，則非常人之所能道。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有一物必具一名。輕清而上浮者則謂之天，重濁而下載者則謂之地，昭乎可睹者為日月，燦然有象者為星辰，人皆得而名之，而其所以輕清、所以重濁、所以久照而不息，其理安在，常人孰得而名之？夫子言性與天道，以子貢之聞一知二，且不可得而聞，況不如子貢者乎？聞且不可，況得而擬議之

①今之持者畫不操燭者：「畫」疑當作「晝」。

乎？嗚呼，夫子聖人也，子貢其常常者耳，程伊川嘗指食卓問邵康節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康節之子伯溫記之，但云極論而不言所論云何，使後之學者竟莫得聞其梗槩，此豈常人之所能道、常人之所能名耶？太極未分，沖漠未朕，其名未立，故曰無名，天地之始。始者，指其初而言也。名既立矣，陰陽有陰陽之名，萬物有萬物之名，則千變萬化皆自此而出，千條萬端皆自此而生，故曰有名，萬物之母。母者，生之所自出也。猶坤稱母，萬物資生之謂也。常無常有，是句讀。道之為物靜無而動有，不於無處，不足以見其妙，不於有處，不足以見其微。妙，玄也，要也，又微之極也。微，邊隅也，大道邊有小路曰微。微，歸也。欲者，要如此也。善學道者，常於無時就無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極致之妙；常於有

時就有上究竟者，蓋欲觀其旁出之微。有無對待，同出異名，皆謂之玄。玄者，妙之極，不可以言語形容也，不特謂之玄，而曰玄之又玄。亘古今，窮天地，妙有萬不同，出而有出，此門也，入而無入，此門也。庸齋林氏釋此章，謂道本不容言，纔涉有言，皆是第二義。常者，不變不易之謂也。可道可名，則有變有易；不可道不可名，則無變無易。其說高矣。子細玩味，謂可道者非常久之道，則可謂可名者非常久之名，則未可盡於下文有名萬物之母一句，微有窒礙故也。大槩道字靜而重，可道常道二道字動而輕，名字亦然。此章居一經之首，老子示人之大旨，學者造道之極功，皆基於此，談經者宜紬繹之。

胥六虛曰：道可道，非常道。道開口觸諱了也，如未解且聽為蛇畫足矣。原夫混混沌沌，無形無名，開闢以來，自古固存，大智不能測，神口莫能言，聖人默而知之，不忍後世無

聞，強以道字為無形無名者之寓，使得有可稱，而通達於後學也，故曰道。取其通達之義。雖然，此既其文，而未既其實耳。實之一字，須要各人自誠自悟自證其於道也，方有實用。若然者，可與天地並久，可與日月並明。否則，惟事文理言論為至，猶寒者說衣綾錦，飢者言飽珍羞，是則美人聽聞，全無實濟其於道也，豈能常存乎？故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可道既非常道，則道之一字分曉，要人自得之耳。名可名，非常名。夫道之一字，亦是無形無名者之名也，如不造其實，惟徇其名可名之名飄風然驟雨然，焉能久而不已哉？無名，天地之始。言天地之始，始於無名者也。有名，萬物之母。言自有天地之名，事事物物皆由斯道而生。母，生也。此兩則語，乃聖人勉人窮理盡性之大旨。吁，人生與天地一也。如母之理奚殊焉，胡為不究哉？故常無欲至觀其微。此二句，聖人為後世開示悟入之門，俾

學者於此探索，必有所造。何哉？常乃常道也。無欲有欲，常道之動靜也。觀，察也。妙，微妙也。微，歸也。晏子曰：微也者，德之歸也。夫寂然閒居，無思無慮，常道之靜也。於此可以察見常道微妙之本體，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有感即通，應事接物，常道之動也。於此可以察見常道應變功用之所歸，故曰常有欲以觀其微。明其體，達其用，知其歸，聖人之學備矣。苟不知其歸，流而忘返，衆人也。知體而不知其用，一偏之士也。未悟其體而能飾其用者，理學也。體用兩明，千轉萬變，道無不在者，至學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此兩者，乃指前有無，妙微也。同者，同於常道也。異名，則兩者之名也。常道未發，無有無妙微之分，是所同也。發出則有無妙微之名列矣，是所異也。故曰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人能知是兩者未發之同，可謂學造深遠矣。玄，深遠也，故曰同謂之玄。夫行遠者必

有所至，今所造雖遠，然未有至處，則所造未至乎極。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又玄則所造之至極矣，至極則謂之衆妙之門也。衆妙之門，五千至言無量妙義，悉由是出。聖人開是門者，意其後學有進入之望，過門而不入者，固不在言。倚門而議者，常有之也。言至于此，呵呵踴躍，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

李是從曰：道可道至之門。道存心中，日用平常，隨機應變，無處不在，安靜無為，是真常之道也。可以別外妄求有為，動亂其心，執著他事者，非其平常之道也。道本無名，從此一氣生出天地萬物。有名，為萬物之母也。人心未兆，無知巧拙，造出萬般器物立名，是心生為萬物之母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者，常無愛欲，回光返照，以觀其本性，真妙也；常有欲以觀其求生行徑，循微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者，無欲入於靜，有欲出於動，動靜機同其本原，故有異名也。同

謂之玄者，同其本心，未發彰時，難料也。玄之又玄者，常人之心難測，況聖人之心乎？機懷深奧，探蹟不得也。衆妙之門者，應變萬事從此出，妙用則無窮也。

蘇敬靜曰：道可道至非常名。道，天之道也；名，道之名也。天之道，如可指為世入之道，則非吾常行之道也；道之名如可指為世入之名，則非吾常用之名也。天道一自然，而世入之道則有帝道、王道、霸道之殊；道之名一清靜，而世入之名則有仁義禮智信之異。老氏道為自然，名為清靜，固與世入之所謂道，所謂名不同也。老氏生於衰周，蓋見當時王道已衰，霸道將起，思以天道自然為治，見當時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若仁若義，若智若信，壹是紛紛，思以清靜無為為化，故有非常道、非常名之言。其學至漢文、曹參用之，能致安靜之效、寧一之歌。西晉不善用之，而稔成清談之禍，亦各隨其所用之何如耳。無名至萬物

之母。太極、渾淪、天地且無名，非天地之始乎？雖未有天地，而天地已具於太極之內，故曰天地之始。天地肇判，萬物方有名，非萬物之母乎？既有天地，而萬物即生於天地之間，故曰萬物之母。常無欲至以觀其妙。太極亘古今，有理無形，無則為妙矣。故欲以無而觀其妙。天地生萬物，亘古今常有，有則為微矣。故欲以有而觀其微。微，邊微也。萬物之生，當窮其四邊，而觀言其生周遍也。有生於無，無能生有，老子為書，以有無二字立言，蓋見《易》、《書》、《詩》、《春秋》皆說有，吾今說有生於無，無能生有，固是高矣遠矣，却不知墮於虛無。然以老氏之書觀之，亦未盡為虛無。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如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如佳兵者不祥之器，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如為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如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言皆中理。蓋老氏言無而不道於有，《易》、《詩》、《書》、《春秋》言有而或遺於無，豈可槩以清靜無為言之哉？此兩者至謂之玄。兩者，有與無也。同出於道，而有無之名各異，同謂之玄。玄者，玄妙也。二者名雖不同，皆極其妙，無能生有，無之妙也。有生於無，有之妙也。其理玄妙，同謂之玄，則不可以有無論矣。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泯有無而謂之玄，則又不可謂之玄矣，謂之玄之又玄可也。無能生有，有生於無，天下萬善，衆妙集焉，皆從此而出，非玄之又玄乎？

吳環中曰：道可道章。道果有物乎？吾不得而知之也。道果無物乎？吾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則道果何物乎？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即道也。天地間惟道為大，實在人物未生之前，及其生也，於是道之名生焉。吁，道易言乎哉。周至昭王時，

老子著道德五千文，傷周之衰，人物滋偽，世道險巇，欲一挽回為粹古之風，故於第一章首論道樞，有常道常名，有無微妙，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等語，其旨隱而不露，其言近而弘深。自漢迄今，解者不止百家，各出己見，均不敢妄為異說，亦不敢以經子史為證，祇就老子書中尋究，庶不差誤。仁義禮樂、政刑兵法、財貨求賢、治國安民之理，諸家解已詳悉。大槩《老子》一書，教人於無形無影處，加存養體察之功，於念頭動處，乃生死之機纔著念，却又不是欲毋意毋我，兩至其極，此其所以異於吾儒之所謂道也。善乎文公朱紫陽之語曰：《老子》一書中涵仙意，祇是自家占便宜，清靜無為而已。斯言盡老氏之旨矣。老子之所謂道，非世上尋常之道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此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尋常之道也。老子之所謂名，非世上尋常之名也，故其言曰吾

不知其名，強為之名；又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此老子所謂名也可名尋常之名也。故繼之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既非常道，又非常名，若有若無，有無互用，有者不滯於有，無者不泥於無，無不在先，有不在後，生而不有，為道之母。故於無上觀道之妙，於有上觀道之微。妙與微，有與無，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者，幽深之義，非取乎色。玄之又玄，幽深而不可究詰，衆妙之所由出。門者有無出入之門，得其門者寡矣。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道為萬物之奧，無有入乎無間，豈不為衆妙之門乎？《老子》首章首論道樞，以有無二字貫常道常名，為一書之旨，獨於道字上不十分說破，一書間見迭出。均反覆沉潛，至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喟然嘆曰：一乎一乎，其為道之根柢乎。是一也，斂

之則無，散之則有。莊周曰：人得一，萬事畢。信斯言也，道果生於一矣，果能此道矣。致虛極，守靜篤，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出入生死，入水火，貫金石，乘虛御風。此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此下士聞之大笑也。吳筠稱深於道者，無如五千文。豈欺我哉？柴元臯曰：道無極而太極，體虛用實，內約外博。可道非常道，萬古不變，一真悠久，曰常道。常道，無可言者也，非無可言也，不言之言也。不言是體四時，行百物，生是用，這生底行底，便是不言之言。要知此理，須向靜中默會，個活潑潑地底是誰，方會得不言之主宰。脩道以性為體，以命為用，養神則性靈，養氣則命固。神是默言于中，而不能言于外者，必假氣以發言也。氣是聲言于外，而亦密言于中者，必忘言以養神也。此是虛處做實用，口說不成，故曰可道非常道。若工夫成了時，道出來底真是常道。名體虛難，

名可名，非常名。只喚做道已是強名，纔有可名，便非妙道。無名，天地之始。混沌以前。有名，萬物之母。用從體出，母乃用名，其用無窮。故常無欲以觀其妙。至神難名曰妙，反觀乎內而無可欲者，潛其神也。常有欲以觀其微。循小道曰微，動觀乎外而欲有為者，施諸用也。此兩者至玄之又玄。同出體也，異名用也，體既玄妙，用又玄妙。衆妙之門。此門乾坤闔闢處，體用出入處，惟無欲而靜觀者，方會此門。本一庵居士曰：道可道至衆妙之門。道無在而無不在，以為無耶，天地萬物出焉；以為有耶，無方無體之可言。所可見者，常而已常者，無始終，無今古，非有非無而該乎有無，非闔闢往來而行乎闔闢往來者也。以可道為道，以可名為名，何足以盡此常哉？既曰道，又曰名者，道其隱而名其著也。又名者，所以形此道也。謂之無，非無其實也，無其

名而已。謂之有，非有其實也，有其名而已。故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人之生也，資始於父而成形於母，故天地萬物，亦父於無而母於有。妙猶妙有之妙，微，歸也。《列子》死者德之微。張湛注謂微者歸也，是也。蓋方其未有一物之先，森羅萬象之理已具，及萬物散殊之異，未有不歸於一本者。故體道者常無欲以觀其妙，所以存其神而感通天下之故，已會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有欲以觀其微，所以觀其復，而歸根復命之常，已見於芸芸並作之際。是以知微知顯，反約於博，執要以御物，而道在我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玄者，深遠之義，同謂之玄，言聖人與道為一貫精粗，兼動靜超於兩，而有無不足以名之，故寄之玄，若曰深矣遠矣而無能名耳。此大而化之之事，玄之又玄，則聖不可知之神矣，出入往來，奚適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常在釋氏為真常，妙在

釋氏為妙有，常無常有即空色，色空之意。同謂之玄，則所謂不屬有無者也。

《拾遺》：嚴君平曰：有名，非道也。無名，非道也。有為，非道也。無為，非道也。無名而無所不名，無為而無所不為。太平光師曰：有對則名異，絕待則玄同，忘玄之玄則曰玄玄。秉文曰：此章明重玄之極致，非但可道非道，不可道亦非道。《莊子》語默皆不足以盡道。非但道常無名，有名無名亦不足以盡道。無名者，道之似也。有無皆不足以盡道，故又寄之重玄。

《諸子旁證》、《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鬪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

合曰道。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循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陳抱一解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愈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為二。惟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為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誤認為有道可言，若有道可道，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可言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日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翻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翻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翻出不可道即道，則翻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

為口道之道，愚又翻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真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真空乎？知空可空，非真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如心心如性，性皆可用功。以人為而道，獨不可以人為，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翻言外之言，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被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殊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爾。猶強名曰道者，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纔開口言則去道遠矣，故曰二也。纔指此強名之名為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強名之，猶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如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疇，能復以不言之言

發明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既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噫，可言可思皆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果何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戛而鬪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鬪，或介而不交於物，或覘而呵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勞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強名曰道。老子言道，繼之以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異名，析同實，而並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

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微，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大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文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主於時，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者不

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空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人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可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常異道而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立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師曠之調五音也，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鈎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別不宜即廢，末世之事善者即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害，除積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

抱道推誠，施無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之竹帛，鏤之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羸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

石潭曰：道可道，非常道。此一段有兩說不同。有以首句道可道之道為可得而言之道，而常道為不可言之道者；有以首句道可道之道為老子之所謂道，而常道為常人之所謂道者。然首一道字以為可得而言之道，則是老子反以世之所謂道者居一篇之首，而此道字乃非老子之所謂道也。豈老氏以道名篇，而首一字却言世所謂道乎？若以首一道字為老子之所謂道，若曰吾所謂道非常人之所謂道，亦似矣。然如此，則常道兩字乃指世人之所謂道，若孔安國《書序》中所言之常道也。但下

章有知常曰明之語，而本章又有常無欲以觀妙，常有欲以觀微之言。豈以常字為常人之常也哉？兩說皆似有病。今再三紬繹而思之，蓋首一道字與下常道字，皆是言道之體，特可道之道字，則指世人所謂道而言之。若曰吾所謂道者非世人可以指言之道也。若可指言之道則非吾所謂自然之常道矣。所謂常者言其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亘古亘今常存之道也。世俗之所謂道者，若夫子所謂小道，孟子之所謂道二之道也。蓋儒者之所謂道，乃日用通行之道，而老子之所謂道，乃專指虛無自然者為道故也。名可名，非常名。此一段亦有兩說。或以上名字為世俗之名，或以為道之名，其意之別亦與前段同。今但以前段例之，則此上一名字，與下常名字亦如前二句，皆言道之名也。蓋道本不可得而名，今所以名之曰道者，乃強名之。若其可得而名，則其名各有對待，如下章所謂美惡、難易、長短、高下，不得

以為常，非吾所謂常名矣。故知此二句只是解上二句，便是後章強名曰道之意爾。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無名有名斷句者，有以無與有斷句者，以無與有斷句似乎高矣。然下章有道常無名始制有名之說，不知亦可以如此斷句乎？是知古人以無名有名斷句者為是。蓋大道之體，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以其沖漠無朕，不可得而名，故曰無名。雖曰無名，實為天地之始也。以其萬象森然已具，其理有可得而名，故曰有名。既曰有名，則為萬物之母矣。始者，言其所自出，有生於無，故曰始母者，言其已有兆朕，如胚胎之已具者也，故曰母。此始即如《易》之所謂太始，母者如《易》之所謂成物也。但《易》主乾坤而言，此則專主道而言耳。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一段亦有兩說。有以有無字絕句者，有以欲字絕句者。以有字無字絕句者，

本於莊子。蓋《莊子·天下篇》言建之以常無有者，正指此段常無常有之說也。然《老子》後章又自有常無欲三字連說者，則豈容以無字斷句哉？以欲字斷句則於《莊子》有礙，以無字斷句則於後章有礙。然《莊子》最得《老子》之真者也，豈後章無欲字特偶然同於此章，不可為例耶？然既兩說皆有所本，則不容棄一說而取一說也。蓋以無字有字斷句者，言道體也；言無欲有欲者，言人之體道也。常道隱於無，故於無處可以觀其妙；常道顯於有，故於有處可以觀其微。妙者，言其不可名者也。微者，言其有可名者也。若欲字斷句，則人常能無欲可以見其常無之妙，此猶《大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常於有欲處則可以見其常有之微，此猶《大易》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於無欲而見其寂然不動之妙，於有欲而見其感而遂通之微，則道之體用得矣。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此即儒者所謂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之說也。兩者，有與無也。道以無為體，以有為用。兩者皆出於道，所謂一源也。而有無異名，無即微也，有即顯也，惟一源故無間也。同謂之玄者，謂之有不可謂之無，亦不可以為有耶？則其體似無；以為無耶？則其用似有。故謂之玄。玄者，有無不可分之謂也。玄之又玄，衆妙之門。莊子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有名者即莊子所謂有有者也，無名者即莊子所謂有無者也，玄者有則不可謂之有，無亦不可謂之無。既不可謂之無，則未始有無者也。既玄矣，又玄焉，則莊子所謂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也。玄者不可以有無言，玄之又玄則又不可以玄言焉，雖玄之又玄矣，然一理之中萬理寓焉，衆理之妙無不由茲而出，故謂之門。夫以一理而出萬理，此似與儒者之道同矣。而與儒者之道卒不同者，蓋儒者以事物為主，而道寓於器，此

則以虛無為主，專以道為精，而超乎事物之粗故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考異：河上公作《養身章》，趙實庵作《真常融攝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妙本生化，入兩觀之不同。此章明樸散異名，因萬殊而逐境，逐境則流浪，善化則歸根。故首標美善妄情，次示有無傾奪，結以聖人之理，冀速還淳之由。

杜光庭曰：夫悠悠衆趣，蠢蠢群生，涉境起情，去道逾遠，聖人憫其忘返，啓此妙門。前明兩觀之殊，自無而入有。此標六者之惑，因事以相傾，能知逐境之非，不隨流浪之變，則可以言虚心實腹之漸矣。

張沖應曰：道先乎身而包乎天地

也。人體此自然之道而行之，則神存精固，勿與物逐，不逞其才，不貪其名，畏益就損，因近懼遠，則萬禍潛消而身得其養矣。故養身所以次于體道之章。此河上公之釋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考異：故有無至相隨。一作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萬物作焉而不辭，一無焉字，一作萬物作焉而不為始。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弗一作不，一無而字。是以不去，一作不處。

河上公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自揚己美便顯彰也。斯惡已，有危亡也。皆知善之為善，有功名也。斯不善已，人所爭也。故有無相生，見有而為無也。難易相成，見難而為易也。長短相形，見短而為長也。高下相傾，見高而為下也。音聲相

和，上唱下必和也。前後相隨，上行下必傾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師導之也。萬物作焉，各自動也。而不辭，不辭謝而逆止。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夫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福德常在，不去其身也。此言不行不可隨，不言不可知矣。上六句有高下長短，君開一源，下生百端。百端之變，無不動亂。

王輔嗣曰：天下皆知至前後相隨。美者，人心之所進樂也。惡者，人心之所惡疾也。美惡猶喜怒也，善不善猶是非也，喜怒同根，是非同門，故不可得偏廢也。此六者皆陳自然不可偏舉之明數也。是以至之事。自然已足，為則敗也。行不言之教至為而不恃。智慧自備，為則偽也。功成而弗居。因物而用，功自彼成，故不居也。夫惟至不去。使功在

已，則功不可久也。

唐明皇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善者生於欲心，心苟所欲，雖惡而美善矣。故云皆知己之所美為美，所善為善，美善無主，但是忘情，皆由對執有無，分別難易，神奇臭腐，以相傾奪，大聖較量，深知虛妄，故云惡已。疏：天下者，舉大凡，言凡在天覆之下也。美者，心所甘美也。善者，身所履行也。言天下之人皆知己心所甘美者為美，己身所履行者為善，故論甘則忌辛，好丹則非素，共相傾奪，竟起是非，皆由興動於欲心，所以遞成乎美惡，聖人知美惡無主，但是妄情，妄則不常，故云惡已。已，語助也。注云神奇臭腐，莊子云所美為神奇所惡為臭腐是也。故有無相生。疏：此明有無性空也。夫有不自有，因無而有。凡俗則以無生有。無不自無，自有而無，凡俗則以有生無。故云相生，而有無對法，本不相生，相生之名由妄執起，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皆空。

故聖人將欲究其迷滯，是以歷言六者之惑。難易相成。疏：此明難易法空也。此以難故彼成易，此以易故彼成難。亦如工者易於本而難於陶，甄匠易於埴而難於木，故云難易相成。若同其所難，則無易；同其所易，則無難。難易無實，妄生名稱，是法空。故能了之者巧拙兩忘，則難易名息。亦如美惡無定故也。長短相形。疏：此明長短相空也。以長故形短，以短故形長，故云長短相形。亦如鳧脛非短，以鶴之長，故續之則憂。鶴脛非長，因鳧之短，故斷之則悲。見長短相形，猶如美惡，既無定體，是皆妄生。形相既空名亦空，故特未定也。高下相傾。疏：此名高下名空也。高下兩名，互相傾奪，故稱高必因於下。又有高之者稱下，必因於高，又有下之者，又高則所高非高，又下則所下非下，如彼代間凡諸名位，遞為臣妾，亦復無常，是皆空故，故無定位。音聲相和。疏：此名和合空也。五音

相和成曲者，誰總衆聲，則能度曲，如代間法皆和合成，即體非真是皆空，故將欲定其美惡，豈云達觀之談。前後相隨。疏：此明三時空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如彼投足，孰為前後，則前後之稱由相隨立名。名由妄立，詐識其神，過去，未來及以見在三時空，故旋旋遷改，亦美惡無定名也。六者相違，遞為名稱，亦如美惡，非自性生，是由妄情，有此多故。是以聖人至之教。無為之事，無事也。寄以事名。故云處不言之教，忘言也。寄以教名，故云行也。疏：是以者，說下明上也。夫飾智詐者，雖拱默非無為也，任真素者雖終日指揮，而未始不晏然矣。故聖人知諸法性空，自無矜執，則理天下者當絕浮偽，任用純德，百姓化之，各安其分，安分則不擾，豈非無為之事乎？言出於己，皆因天下之心，則終日言未嘗言，豈非不言之教耶？萬物作焉而不辭。令萬物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疏：

作猶動作也，辭謂辭謝也。言聖人善化，無事無為，百姓不知，爰遊爰豫，各自得其動作，而不辭謝於聖人。故擊壤鼓腹而忘帝力，人忘聖功也。生而不有至不居。令物各遂其性，不為己有，各得所為而不負慎。如此，太平之功成矣。猶當日慎一日，不敢寧居。疏：今物各得成全其生理，聖人不以為己有。令物各得其營為，聖人不恃為己功。如此，太平之功弘濟日遠，猶宜慎終如始，不敢寧居，此聖人自忘其功也。云日慎一日，《尚書》文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惟不敢寧居，而增修其德者，則忘功而功存，故勿居而不去。疏：彼聖人者，稠直如髮，慎終如始，本末不衰，未嘗寧居而逸豫，是以日新其盛德，忘功而功不去，光宅而天下安。故云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杜光庭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至斯不善已。天下之人知道者稀，常俗者衆。知修身者寡，徇物者多。皆

知美善為是而莫能為，皆知不善與惡為非而莫能革。故聖人歎之，故云惡已、不善已。夫戴仁仗義、抱道守謙、忠孝君親、友悌骨肉，非美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為。反於此者乃不善之行也，皆知之矣而不能革，況於修無為之道乎？故可歎也。妄者，非真實之義也，因境起念，隨物生情，不守道循常即為妄矣。神奇臭腐者，《莊子·知北遊篇》黃帝謂知曰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地一氣耳。聖人貴一也。此明神奇臭腐，物之偏性，百氏殊學，九流異門，遞執是非，互生臧否，理身理國，能無為任物，一以貫之，臭腐神奇自然無二矣。故有無相生，老君歎彼常，徒迷正道，妄生對執，滯此幻情，故明此義以祛其執。執者，著也。執有即斥無，執無則斥有，執難則斥易，執易則斥難，執短即斥長，執長即斥短，執高即斥下，執下即斥高，

執後即斥前，執前即斥後，有此執故皆非究竟。故經云執者失之，但無偏執，自契中道，便入玄妙正觀之門。難易相成。夫難因於易，非易無以知其難。夫易因於難，非難無以彰其易。循環倚伏，遞為之用，審而明之，於難無滯，於易無執，即可以語其齊物，通乎中道矣。工者巧技之稱也，陶者和土為器也。各擅其伎則為易，更而使之則為難也。長短相形。夫物之形也，有短長之相；夫事之興也，有難易之法；化之起也，有有無之變；俱自然也。若拘常俗之見，則長者不得不長，短者不得不短。有無難易在茲乎，滯之則為執，通之則為道。惟有道者能無滯爾。鳧鶴之喻亦《莊子·駢拇篇》之辭也。謂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也。此斥世人任自然之旨也。高下相傾。夫高下之設，名形勢位，性智才業，萬殊之中皆有高下，則不獨拘於名位也。但高忘其高，下忘其下，各安其分，守

以天常，則無傾奪之事矣。臣者，男子之卑稱。妾者，女子之卑稱。卑伏於人，故稱臣妾。疏：指名位之說。蓋以廣戒群情也。言尊卑之道各安其分，不相傾奪，則保其始終。若棄卑而慕其尊名。厭下而圖其高位，不安素分，禍敗隨之。故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可不戒哉？音聲相和。夫天地噫氣而衆籟作焉，律呂和合而衆樂生焉。聲之作也，美惡隨之。故有安樂怨怒、哀思恹懣之別也。然此別者，人事強而隨之，政化因而應之，於達觀之士忘其善惡矣。隨變責實，謂之妄情。美惡都忘，方為達道。達道之士，雖天地之大，萬物之殷，猶無有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心感於物而形於聲，聲相應故成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

感者其聲和以柔。是以先王慎其所以感，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心，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音聲之道與政通矣。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懣之音也。理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官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遞相凌謂之慢。鄭衛者，亂世之音，比於慢。桑間濮上者，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夫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也；知音不知樂者，衆庶也。唯君子能知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知聲者不可以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幾於禮矣。子夏對魏文侯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無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害於德，非正聲也。《春秋》晏子對齊景公曰：先王之濟

五味以和五聲，以平其心，以成其政，聲亦如味矣。一曰氣，須氣以動也，二曰體，舞象文武也，三曰類，風雅頌也，四曰物，以四方之物成器也。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六律者，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六呂者，夾鍾、林鍾、仲呂、應鍾、南呂、大呂也。律主於陽，呂主於陰也。七音，武王伐紂所製也。自午及子，製七日為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曰明庶，東南曰清明，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閭闔，北方曰廣莫，西北曰不周，東北曰融風也。九歌者，六府三事，九功之歌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流，以相成也，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而後幾於道矣。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製樂，以賜諸侯。理國之道，以音而知理亂，故吳公子季札歷聽三代古今之樂，而知其興廢也。修身之士閉視返聽，以聽無聲，然後可與言道矣。

前後相隨。前後之別，生於變動也。不變不動，誰後誰先？既有相隨，乃分前後。達觀之士，泯爾都忘，世間之法彰其別耳。投足者，舉步之謂也。步之舉也，孰後孰初？明於此者乃絕前後之竟矣。老君傷憫世俗流蕩不還，爭起妄情，忘其中道，歷指六事以化愚迷耳。夫中道者，非陰非陽，無偏名也。處天地之間，傲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而反乎道本，雖堯桀之殊，生死之變，是非之別，壽夭之異，榮賤之隔，哀樂之感動，古今之遞代，皆忘之也。不知堯桀之殊，忘美惡也。不知死生之變，忘有無也。不知是非之別，忘難易也。不知壽夭之異，忘長短也。不知榮賤之隔，忘高下也。不知哀樂之感動，忘音聲也。不知古今之遞代，忘前後也。處乎無是之鄉，立乎不疾之途，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以德，偶而應之以道也。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此了乎中道之士，忘前後之別，忘變

動之機矣。是以聖人至之教。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謂之聖人也。略而言之，凡有五種。第一得道之聖，太上老君、諸天大聖是也。第二有天下之位，兼得神仙之聖，伏羲、黃帝、顓頊、少昊、堯舜是也。第三有天下之位，而無得仙之聖。殷湯文武是也。皆廓清六合，不言昇天矣。第四博瞻之聖無天下之位者，周公孔子制作禮樂，垂範百王，而無九五之位，而皆具天地合德之美也。第五有獨長之聖，而無博瞻之名，亦不具上衆美者，謂伯牙師文為鼓琴之聖，子卿綏明能棋之聖，鍾期延州知音之聖，韓娥秦清謳歌之聖，龔叔文摯智洞之聖，離朱師曠視聽之聖，張芝鍾繇草書之聖。今經中明者，指言理天下之聖也。理天下之聖，垂衣裳恭己南面而已矣。何為哉？所謂處無為之事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順四時之行，君無為於上，物自化於下，可謂行不

言之教也。理國如此，則人安其居，樂其俗，與道合矣。萬物作焉而不辭。聖人之於萬物也，萬物自古而固存，豈待為之而後存哉？物自得其生，盲動作也。爰遊爰豫，《太玄經》之詞。言上既無為，其下自遂，故閒暇也。擊壤者，壤，土也。《莊子·馬蹄篇》云：赫胥氏之時，民含哺而嬉，鼓腹而遊也。不知帝力者，王充《論衡》曰：堯之為君蕩蕩乎，人無得而名，有年五十者，擊壤於路，鼓腹而歌曰：擊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此衆庶之忘聖功也。生而至不居。夫聖人處物不傷於物，物遂其生；物遂其生，聖人不有之而恃其功，任自然也，處至順也。夫功者，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也；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施法於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夏禹也；理功曰績，制法成理若咎繇也；戰功曰多，尅敵出奇若韓信也。生成萬物者玄功

也，其功深遠曰玄也。功成而不居，所以全無為之功也。日慎一日，已具疏解，言聖人有及物之功，不自伐自恃，惟恐失其所，以隳其功，故曰加慎，不敢寧息爾。寧，安也，慎謹也。聖人無為，其功廣大，物遂其性，不失其宜，天清於上，地寧於下，四海平一，泰然而寧，是太平之謂也。夫惟至不去。夫惟者，發句之語也。謂上不有不居之事也，夫聖人威加四海而不為有，澤被萬物而不為惠，功格天下而不為己，德冠四時而不為主，忘懷於至道，合志於虛無，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天下樂推而人不厭，故其志不去矣。王者不妄於喜怒，則刑賞不濫，金革不起矣。不妄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億不繁矣。不妄於愛惡，則用捨必當，賢不肖別矣。不妄於近侍，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矣。不妄於土地，則兵革不出，士卒不勞矣。不妄於萬姓，則天下安矣。物得其分，不恃其功，無為，不恃之利，信哉博矣。

稠直如髮，《詩·小雅·都人士篇》之詞也。言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道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道無異相，孰為美惡。性本一致，孰為善否。有美也，惡為之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有善也，不善為之對。故曰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奚辨？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則善與不善奚擇？聖人體真無而常有，即妙用而常無，美惡善否，蓋將簡之而不得，尚何惡與不善之能累哉？故有無相生至前後相隨。太易未判，萬象同體，兩儀既生，物物為對。此六對者，群變所交，百慮所生，殊塗所起，世之人所以陷溺而不能出者也。無動而生有，有復歸無，故曰有無之相生，有涉險之難，則知行地之易，故曰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若尺寸是也。高下之相

形傾，若山澤是也。聲舉而響應，故曰聲音之相和。形動而影從，故曰前後之相隨。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其難也，若有為以經世。其易也，若無為以適己。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天之自高，地之自下，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應，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對待之境雖皆道所寓，而去道也遠矣。是以聖人至之教。處無為之事，《莊子》所謂無為而用天下也。行不言之教，《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也。為則有成虧，言則有當愆，曾未免乎累，豈聖人所以獨立乎萬物之上，化萬物而物之所不能累歟？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去。萬物並作，隨感而應，若鑑對形，妍醜畢現；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物作而不辭，自生自化，自形自色，各極其高，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故曰生而不有。整萬物而不為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

為巧，故曰為而不恃。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天之道也。聖人體之，故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認而有之亦已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能遷，適來時也，適去順也，何加損焉？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王介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夫美者惡之對，善者不善之反。此物理之常，惟聖人乃無對於萬物，自非聖人之所為，皆有對矣。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有之與無，難之與易，高之與下，音之與聲，前之與後，是皆不免有所對，唯能兼忘此六者，則可以入神，入神則無對於天地之間矣。《字說》：無從大，謀從亡，蓋大謀者有之極也，有極則復此於無者矣。老子曰：有無之相生。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觀有之有對，於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未嘗不為也，蓋為出於不為；聖人未嘗不言也，蓋言出於不言。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生之而不有其生，為之

而不恃其為，功成而不居其功，此三者皆出於無我。惟其無我，然後不失己。非惟不失己，而又不失人。不知無我而常至於有我，則不惟失己。非惟不失己，而又不失人。功成則居，居則與去為對。聖人不居上之三者，然後道之常在於我，而去也。

蘇頌濱曰：天下皆知至前後相隨。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是以聖人至之教。當事而為無為之之心者，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者，夫是以出於長短之度，離於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而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作焉至不居。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於成功

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之教，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夫惟至不去。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呂吉甫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道言之，則雖美與善皆離乎道矣。自出於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之謂有無之相生。難事作於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之謂難易之相成。有鶴脰之長，而後知有鳧脰之短；有鳧脰之短，而後知有鶴脰之長。是之謂長短之相形。以高為是，則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有以傾乎下；以下為是，則川瀆為百谷之歸，則下有以傾乎高。是之謂高下之相傾。

黃鍾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之謂音聲之相和。自秋冬而望春夏，則春夏前而秋冬後；自春夏而望秋冬，則秋冬前而春夏後。是之謂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處無為之事，無為也，無事則無心，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行不言之教，無言也。無言則言出於不言，雖事不涉為之迹，雖教不發言之之意，故事濟而教行。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居。功名雖高，豈有無滿之累乎？將使人反常復朴，與天地為徒，與造化為友也。夫惟至不去。不居則去為對，此道之常在我，豈有遷去哉？陸農師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美至於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至於無善者，天下之真善也。真美斯離，天下皆知美之為美。真善斯散，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有無者以言乎其道，難易者以言乎其德，長短者以言乎其體，高下者以言乎其位，聲音者以言乎其

交感，前後者以言乎其始終，此勢之然也。是以聖人至之教。夫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將以使人冥於真善，混於真美，復歸于樸，而與天地，與造化為友者矣。萬物作焉而不辭至不去。萬物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辭。

王元澤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道本無物，物有妄情，自相分別，此溺於轉徙之流而不能自出故耳。然溺而不出者，不由厭離而樂著，所以惡不善也。故惡與不善，美善之隨也。當其美善之時，蓋已惡且不善矣。俟其隨而後悟，則亦悟之晚也。雖然，至人所謂美善未離乎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未嘗離乎美善也。天下之愚不足與此。故所謂美善，常惡與不善也。《新說》：此言美惡善不善相逐而妄者，溺於美善，不如有所惡與不善也。唯聖人超然遠覽，知美之有惡，善之有不善，未嘗有所溺也。故有無相生至相隨。離道而

我，我則有彼。彼我既分，觸類為二矣。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而喜怒哀樂、生死之變、更出迭入而不能自止者也。凡此皆不冥夫陰陽之本，而隨其末流自性分別，執一廢百，以妄為常故耳。此篇第二與《莊子·齊物論》相似，篇有叙篇，可以理推。是以聖人至之教。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雖事而未嘗涉為之迹，雖教而未嘗發言之意，故事以之濟，教以之行。而吾寂然，未始有言為之累，而天下亦因得以反常而復朴也。夫惟無累，故雖寄形陰陽之間，而造化不能移。彼六對者，惡能擾之哉？萬物作而不辭。萬物並作，聖人各盡其性而無所辭，以吾心寂然，無去取故也。苟懷去取之慮，則物之萬態美惡多矣。烏能不辭哉？生而至不居。有我則居，居則遷矣。夫惟至不去。形名已降，莫不代謝，惟道無體，物莫能遷，聖人體道，故充塞無外，而未嘗有物，應接萬變，而未嘗有心。如是，則豈

以適然之事攬以為功，而固有之哉？夫然後離六對之境，絕美惡之名，越生死流處常住法也，持此心以涉世，則功名雖高，豈有亢滿之累乎？

劉仲平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天下皆知吾美之為美，則美不足其終也，反謂惡而已矣。天下皆知吾善之為善，則善不足其終也，反謂不善而已矣。是以聖人至之教。惟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使天下不知吾有善與美，之所以然者，此其道教人而不去也。夫惟至不去。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者，言與為成，故此舉斷以不居也。不去謂處六對之間，為獨立也哉。民冥無知，既以流於六對，而於六者又絕而去之，不以事教為應，則民何賴乎？唯不居功，則雖不去之，其善救大矣。莊子曰：因萬物而不去。

劉巨濟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妙名立則美善生矣，微名立則惡不善生矣，美名立則惡生矣，善名立則不

善生矣，皆道之失也。善惡之性雖立而名名字字，未始有極也，俗學不能知然，而知所好，方以為美也，而惡因之；以為善也，而不善因之。聖人雖不能絕於善惡，亦不能離善惡而獨立，然能以美為惡，以善為不善，亦能以惡為美，以不善為善。莊子曰：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為神奇，神奇復為臭腐。故有無相生至相隨。得鹿者俄失之，失馬者俄得之，得失無端，相生之類也。水者不車，陸者不舟，巧拙無端，相成之端，相成之類也。冥靈朝菌，壽夭無端，相形之類也。王公乞人，貴賤無端，相傾之類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哀樂無端，相和之類也。嬰孩、少壯、老耄，死亡無端，相隨之類也。此六對者，皆因於善惡為名字，言未知有極者也。惟見曉於冥冥之中，則能知之，知之則齊之。是以聖人至之教。善惡既分，則有六對。為民宜無知，則其為貴大矣。同民患者，於是有事。又有

教焉，遠為之而事成者，無為之事也。近言之而教行者，不善之教也。有事有教，特以救俗而已，反與之同流，將為六對者之所浮沉，尚何以為貴乎？莊子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萬物作而不辭。此申不言之義，委萬物於自造，而不能說，故曰作而不辭。既作則生，既生則教行焉，為舉之以無我，故曰生而不有。以辭屬言者，蓋令萬物則口不能無費者也。夫惟至不去。為而不恃，功成不居者，此申不為之有為則事成，有事則功成，侍為於前，則功居於後矣。

劉驥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至是以不去。混沌未判，萬象同體。二氣既分，物物為對。既謂之美，則純樸已殘，必有惡為之對。既謂之善，則性情已離，必有不善為之對。美或為惡，善或為不善。是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此六對者可否相因，終始反覆，非天

下之至正也。昔之所是，今或非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是猶美之為美，善之為善，特未定也。經所謂正或為奇，善或為妖是矣。且天下之理，有為則有成虧，有言則有當愆，皆未免乎累。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以能遺物離人，而獨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為對，而物無能偶之者，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獨有者是矣。無為之事，則至為去為，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不言之教，則至言去言，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故萬物並作，隨感而應，則與之作而不辭，任萬物之自生而不有其生，任萬物之自為而不恃其為，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故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功成而不居其功，其不欲見賢耶。故次之以不尚賢。

趙實庵曰：初序六對之緣。一、謂

非正性。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老子之言道德，妙在首篇。自常無以至於常有，則恍惚之中有象，與物一以貫之，又自玄之又玄，分頓漸之義，要妙盡乎此矣。然八十一篇義理相貫，其義皆有攸緒。自物離妙門則常道常名者，交融於美惡之地，故繼以天下皆知章。夫道降而為物，常即道之體，體者所以備衆用，用之豈能一於常，故逐物之性則有遷，在物之情必有變，常者不可以自常，美者不可以常美，情變不一，而善惡相反矣。《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言天地之情不能常和，萬物之性不能常善。美惡者，非道也，亦非性也，是情立知見也。凡立知見，無非是欲，欲之心只知美之為美，不知美者返而為惡矣，知善之為善，不知善者返而為不善矣。此見乎常道常名者流而為事物，故曰事以繼道。是章自善惡相返，至于六對不齊，先引事而顯理，次去累而返真。所謂以

事顯理者，謂美惡善否六對不齊無非事者，至於聖人處無為之事，則因事而見理，由塵而入覺，是理者非聖人其能乎？聖人以獨智照明，超然於萬形之上，去彼流動之域，自處無為之地，凡天下之有是者，豈能累我哉？此去累而返真。夫無則無為，無為而已，有則興事，事從有興，聖人豈恐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隨變所適治之而已。經義至此，漸云治道。凡言治道，必該方內之教，然後明治之之理。故平有納無，雖儒者之譏議室斯通矣，屬聖人之獨，知經所以先言善惡顯之事相，次舉六對以明因緣。二、對待之境。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故之字牒前文，美善相返，嘆其美惡善否如此後，正標六者對待有無理也。難易事也，長短才也，高下勢也，聲音律呂也，前後新故也。夫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百昌生於土返於土。出機入機者，自至無之中受命而來，及其返也，返入於無。此以性言也。百昌

生於土，自有形而逮夫無形，既生於物，又化為土，未離有有也。此以形言也。蓋有無同出於道之一性，出則為有，入則為無。若春夏之居先，秋冬之躡後，成始成終，互隱互顯，對待境中第一義也。故曰有無之相生，此理也。難易之相成，事無易也，積難成易；事無難也，積易成難。夫創業難也，守成易也，以創業比守成，創業雖難，因而返易，何以明之？以有道伐無道，所謂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如湯武弔民伐罪是也。以守成比創業，守成則易，因而返難，何以明之？守成之君如執滿器，使心定志平，不可以不靜而鎮之，動即傾覆，謂不知定心平志，返為難矣。故守成之君無如成王也。若夫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特言易而不言難，而能易者，難在其中矣。天下之勢，其孰不然。蓋易其難則致難，難其易則有易。故曰難易之相成。茲事也。長短之相形。物生於天地之間，同稟乎一氣，得其

氣之全者，形之長，得其氣之弱者，形之短。故古之人多長七尺，今之人不過五尺。古之人長而魁偉者，一氣之降也；今之人短小而削弱者，一氣之浸微也。豈徒事之變耶？人亦然爾。雖間復不齊，蓋不能純如此也。故天人之形有定數也，相形者用之有宜也。材用適於大匠之手，各當其宜；人才置諸聖人之選，各稱其德。性長非所斷，鶴脰是也；性短非所續，鳧膝是也。故長者不可短，短之則悲；短者不可續，續之則憂。自然之理也。獨性之在人，無長無短，平等而已。若物之在人，固不一矣。《傳》曰龜長於蛇，不以形言而以理言。陰虧於陽，不以氣言而以德言。有若防風之骨以專車，噍僂之民長尺五，何其不齊也？夫寸短而尺長，非寸不能致尺；棟脩而拱短，非拱不能以安棟。相形之謂也，此固以材言。高下之相傾。天高而地下，陽上而陰下，山高而澤下，上下者，勢也，位

也。位之高，其勢不得不高；位之下，其勢不得不下。然天覆下，地仰上，二者無相傾；陽在上，陰在下，二者無相傾。惟山高澤下有相傾也，山高而澤下，有從水而言者，曰百谷為川瀆之源，則高以傾乎下。以下為是，則川瀆為百谷之歸。又以相傾之勢言之，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亦相傾之理也。何以言之？岸，高也。岸穴而為谷，谷，窪也。窪者陷而復平，平者崇而為陵，千年之後安知陵不為岸乎？岸不為窪乎？相傾者，凡以勢而言。聲音之相和，言樂也。禮以導中，樂以導和，樸散之後，民失性情。非禮以節之則亂，非樂以和之則傷，故樂之興，音聲之作也。《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

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憂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政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滯濼之音矣。律呂者，配於十二月矣。夫五音起於五行，五行配於五臟。肝主怒，肺主悲，脾主思，心主喜，腎主恐。五臟所主不同，五聲相感亦異。以喜召喜，其聲亦喜。以悲召悲，其聲亦悲。內有所感，外有所應，情志之所感也，故有聲音相和焉。故音聲以律呂言也。前後之相隨。日之徂也，不復

有一日，月之所繫焉。年之徂也，不復有一年，歲之所統焉。幻之遷也，不復有諸幻，身之所紀焉。今之往也，不復有于今，時之所遞焉。回首視之，立致今古。春夏先而秋冬後，四時之運未嘗暫止，新者復故，故者復新，循環無端，前後相逐，禍福相倚而不忒，形影相弔而不離，茲前後之理，以新故而言之。觀夫有無之相生，事物之變也。若同乃虛，虛乃大，復何出沒焉。難易相成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復何憂患焉。長短之相形。形之不齊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窮，孰齊孰不齊焉。高下之相傾。上為皇，下為王，得吾道之所，一也，物莫能遷，孰傾孰不傾焉。為聲音之相和，寧如大音希聲者聽之所不能入乎？前後之相隨，寧如處陰休影者迹之所不能辨乎？茲非體道而立乎萬物之上者，孰能與於斯。則知聖人者，有物安足以繫之。次離患守真。一、以常反照。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是以字牒前起

後。前言六對不齊，於此義中略分二門。一者謂物之不齊，六對相仍。二者物之相待有和合，相以不齊而齊之，是有為也。以對待而和合之，是膠固也。於對待不齊之中獨超然自得，即聖人也。聖人則盡其性者也。盡其性，則才與道并。不能盡其性，則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有其才而無其道則巧，巧則人為。有其道而無其才則質，質則不化。惟才與道并，是謂全德。適時應變，變而不窮，然後能明無為之道。能明無為之道，善處無為之事；善處無為之事，能行不言之教。凡寓形於宇內者，不能逃乎事，處位乎至貴者，不可勞乎心。蓋心與事并，則失無為之理。身與事遠，則失善處之能。聖人者處乎一堂之上，而供萬事之求，豈可以身遠乎事哉，必曰虛心應變而已。彼六對者雖自外來，以理觀之，寔自心至。且以心起情，事與情合；事與情合，則對待之境紛紛錯錯，無時而已。是未知因其

固焉，付之自爾。彼物有自然之性，吾則因而治之。彼物有不說之理，吾則默而相之，乃所謂不行而知，不見而明者也。若夫天無為以之清，而福善禍淫之理明矣。地無為以之寧，而承天效法之情著矣。由是觀之，天地豈無事耶？處之無為而已。二、以誠化物。行不言之教。夫不言之教者，聖人以誠化天下也。以誠化物，則觀而化也。上之化下，如風行地上，豈俟言哉？莊子謂兩無為相合是也。《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化至於神，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若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又正者一而止之也，凡我之正物莫不正，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皆不言之教也。雖然以誠化物，以身率人，皆治天下者之事也。若夫不言而謂之教者，尚有諄諄之意，殆夫若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得其自然也。非聖人孰可語於斯乎？故觀不及豫，終南戒襄公之詩曰：錦衣狐裘，顏如渥丹。

其君也哉。三、運量不匱。萬物作焉而不辭。前言六對不齊，聖人以獨智見覺，破幻歸真，自處無為之地，坐制紛拏。次云萬物作而不辭，顯道之用。何謂顯用？無為即不動也。今也萬物有作，物自何來，還從無出，雖云生者自生，化者自化，道未嘗主之，又何以言不辭？既言不辭，則來者不拒矣。如是，則萬物實道生之，聖人主之，豈不曰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在權實二相所論，萬物為權，聖人為實，實故不移，權以相顯，是則天下為聖人所有。聖人未嘗有天下，使其容心適足自累，虛以照之，常應常靜，又何辭焉。四、化出自然。生而不有。前言作而不辭，是順物之理，任之生化自若也。次言生而不有，聖人虛心以應物，豈以生者為我有耶？《易》曰：乾其靜也專，天地含陰陽，陰陽生萬物，道既不主，聖人其尸之乎？則知聖人者主道而不主物，主物則雜其心也。莊子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其是

之謂乎。此皆明無為之理也。五、不任智力。為而不恃。前二句言無為，此言有為，無為即有為之本也。經曰為無為則無不治，今此明為而不恃者，言不矜伐也。向所謂作而不辭者，物在範圍之內，故作者不可辭。次言生而不有者，致物於空虛之地，故生而不有。此顯聖人處無為之中，而未嘗不為也。自有為而至無為，則天下既以治矣，百官既以職矣，君臣父子既以序矣，朋友既以信矣，禮義既以明矣，刑罰既以清矣，百工既以具矣，四夷既以服矣，百姓既以定矣。聖人於此不歸其功，然則歸之誰耶？聖人作之初無心，成之亦無心。蓋一切塵緣本無自性，聖人之心亦虛而已。此言大聖之道也。若夫為一事曰仁，行一事曰義，從以矜，伐於人，不過霸者之事而已。又豈與隆古比治哉？六、神化不留。功成不居，道無定體，因物以為體；常無一心，因心而為心。響之發也，其在聲物之生也，

其在色，至于手執足行，夢思覺想，前念未滅，後念復興，是心本無緣塵而作，聖人覺此，其誰居乎？然則功成者居其位也，居其位而不去者，是泥迹於有為也。泥迹於有為，宜其膠固而不解，若是則豈有道者之心哉？語曰：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又況出治之聖人乎？聖人則不然。體天而行也，比夫四時之運，功成者去，去則無繫矣。《易》曰：乘木舟虛。不特去者而然，其在位之心亦若是而已。苟為不然，則道有去留矣。今所謂功成不居者，進退有道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夫乾之亢陽用九之義是也。居天下之廣居，孟子之言是也。大名之下難可久居，鴟夷子之言是也。二邊俱不立，中道不須安。釋氏之言是也。內觀起火，十月脫胎。真人之言是也。知此者，非聖人而疇克焉哉？三牒前顯常。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所言去者，名與位也。

所不可去者，獨立而不改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下皆知章

邵若愚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天下皆知美之者，已亦倣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者，已亦倣為善，斯不善已。夫何故？觀有無互換之相生，難易事之相成，長短理之相形，高下勢之相傾，聲音是非之相和，前後颺颺之相隨，世人因著美善事障，本心逐境，以為遂生八萬四千煩惱，是以處之無心，為之無事，所以能齊萬物，行之治世，可不言而教天下，且萬物並作，而聖人不以言辭分別者，恐民生好惡之情，於已無所與，於民無事取，緣以無事安民，故生民不知有君之化，雖為君父而不恃，功

業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於跡，是以德存而不去。

王志然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夫美惡善否，古今對治之術，通天下皆知之矣。而美者有惡為之對，而善者有不善為之對。知美惡善否之所在，則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況善否云乎哉？善善惡惡，非肆情縱欲之妄有而何？且善之不善，安有美之不善者焉？美之為美，安有善之不善者焉？鑑明則塵垢不止，心明則善惡自彰，而愚者反是。莊子曰是非吾謂情者是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夫何世人每陷於對待之境，不能自出其所囿，不偏諸有則偏諸無，不滯諸形則滯諸數，故曰有無也，難易也，長短也，高下也，音聲也，前後也。原其所起，不謂之無端由也已，其必有旨焉。不立一物，茲謂常無；不廢一物，茲謂常有。故曰有無之相生。嚴君平曰：無難無

以知其易，無易無以知其難。古謂先難而後獲，經謂多易必多難。故曰難易之相成。無長無以知其短，無短無以知其長。御解曰若尺寸是其高。御解曰若山澤是已。無聲無以知其音，無音無以知其聲，六律既協，八音既諧，所謂音聲之相和者必矣。無前無以知其後，無後無以知其前，春先而夏從，長先而少從，所謂前後之相隨者必矣。之六者固不出其所位，以跡觀之，未始不異；以道觀之，未始不同。曾不若聖人治天下，槩以無為之道而處之，則無不治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用不言之教教之天下，使民不欲，以靜默而成之。天下口耳之教，學饒饒之說將無所開其喙。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聖人無作，作則萬物睹有所作則有所治焉。生而或有則未能忘我者也，為而或恃則有所託焉者也，功成或居則有所繫焉者也。惟其不自作、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居，所以

與道翱翔於萬物之上，而常自若未始或去者矣。

黃茂材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目美於色，耳美於聲，口美於味，天下之謂美也。以此為美，豈不至於惡乎？行一善行亦可謂之善矣，言一善言亦可謂之善矣，雖不足以進為道，然未至於為惡。故曰斯不善已。天下之所謂美者不足以為美，天下之所謂善者不足以為善。然則何以為美且善乎？曰：淡乎無味，斯吾所謂美也。處人所惡，斯吾所謂善也。知乎此者，然後可與入道。故有無相生至行不言之教。有與無對，故能相生；難與易對，故能相成；長與短對，故能相形；高與下對，故能相傾；聲與音對，故能相和；前與後對，故能相隨。天下事物莫不皆然，聖人與人混處其中，亦豈能捨是哉？然觀此理，其處事也無為，而為其行教也。不言而言，故能不累於物。萬物作而不辭至是以不去。夫盈於天地之間者，無非無

也。其作之者誰乎、其生之者誰乎、其為之者誰乎？是必有主宰默運於其間。道雖無名不可得而辭其名，道雖無跡不可得而辭其跡。故曰作而不辭，若夫生而有其生之功，為而恃其為之力，其為道也淺矣。聖有體此不有不恃，何功之不可成？功成不居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之謂。夫如是則與道合而為一，無適不可，何用遠去於人哉。

程泰之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衆所嘉尚則命以為美，事為曲當則名以為善，美之與善固可貴矣，而不可使人得而明知也。我之示彼之見也，我固尚之，彼必效之。羊質虎皮，反以亂真。故天下知此之為善為美，則遂入於不善不美也。世或貴遜，則必有陰請而陽辭者，反假之以濟其貪也；世方尚儉，則又有羸服弊車、自挈壺殮者，是又故自菲陋以中上欲非其中心實然也。若夫體道之人，藏其用而不示，使人由而不知，則夫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

仁，端正而不知以為義者，是其效也。正如嬰兒之慕駒犢之從，不知慕從之為孝，而自與孝合者，乃其孝之真者歟。老氏上乎道而言自然者，皆此類也。故有無至相成。誠有是美，誠有是善，是之謂有。詐焉而為，則直無耳。積思累行以及美善，是之謂難。摸其似而放為之，則易也。夫真美不生美而生惡，真善不生善而生不善。何也？積思累善者難，而售偽假真者易也。故表示美善以觀，欲天下人從其易者，為之以益其己之所無，而銜世人之所不知，其理固相因仍也。長短至相傾。好勝自銜之心，人皆有之。上之人昭昭乎揭美善以詔天下，彼愧其無有，知其難，及是從其易者，為之以求益其所無，於是恥其短之見形於長也，則扶跛其卑以傾人之高，此皆善否美惡，轉易之本也。聲音之相隨。聲，人聲也，音樂之成文者也。登歌在上，而匏竹受之以為樂，均是其所以為相和也。謂其相和之先

後，則又常相追逐也。莊子曰：我固賣之，彼固鬻之。以此理達諸治道，則不止音之和聲而已也。一以傳十，十以傳百，前後之相隨者未已也。故上之所向，不可使人人知之也。是以至之事。凡老氏之言無為，所包甚廣，而隨事指者不一其地也。此之無為，主動化以言也。胸中實分當否，而外貌全泯。形迹美者心固美之，而不露其美之意，善者心亦善之，而不示其善善之迹，此其於作為之地，默行其意而不著其狀，是謂無為之事也。夫其為此者何也？正慮夫意向外著，而人得習其好以讎其偽也。其曰處者，立撫於此，安而居之，不復雜以他事也。行不言之教。通彼我必以言，既曰教矣，而無言以喻，則人將何所循以為趨耶？此章之指正惡夫好尚外形，而人得放而為偽也。名此事之為美，表此人之為善，形諸褒借，播諸號令，人從其所美所善，而摹擬其似，則向之真美真善，皆將轉為假託

矣。老子於是究其偽之所起，而反之矣。其中未嘗不存動化之機，而外焉不示抑揚之則，使夫游泳其間者，莫知夫何者之可以中上欲也，則謂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此正教焉而不言者也。若夫立師資之等列，分親生之先後，則夫不言之教雖其默如淵，而其聲如雷矣。萬物作焉至功成不居。作者，興起而承其教也。生如動而徐，生之生也，教孚於人，而善心有萌者，是其所以生之也。為者，其作為之地也，功者以天下之自化自賓者，而歸其傲於己也。夫無為之事，不言之教，其事其言，非家至戶到各立一則也，放天地不仁之大槩，四海而用一撫焉。凡能興起而應其所教者歸，斯受之未嘗有所却謝也。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是之謂不辭也。善心有萌，其教已效，而猶不肯自以為當也，是不有且不恃也。及其作也生也為也，三者皆底于成，則功且遂矣，乃又棄而不居，則若己未嘗有預

也。嗚呼，其已大矣。事之未濟也，以為己任；及其已濟也，不為己功。此大道之所以不肯為德也。夫惟至不去。有形必終於壞，有數必終於盡，是凡有必趨於無也，則其去安可得留也。若夫功成而不居，則直付之無有，是在我者無盈可虧，無成可壞，則安得而去也。春之華物，是明以發生之德自居也，故其華可代。秋而成實，是明以擎斂之事自任也，故其實可落。若元氣行乎四時之表，生生而不自生，化化而不自化，則亘萬古而常然。此既無所於留彼，亦無所於往也，是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也。論儒者恨民之難覺，而老氏恨其不愚，故其言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又曰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至其自言待之之道，則曰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又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於人。推此言也，則夫力詆聖智仁義，而欲棄絕其具者，意不專在乎聖智仁義也。其曰智慧出有大偽者，

是其所從立矯之本也。蓋禮法之立，自羲堯始。其立也，以補結繩之簡也。既病其簡，故從而祖習者，其勢不容不趨於繁。及其繁也，制度機括布滿暴白，民之巧者既有所見，亦有所放。是上能出智以防民，而民亦能放智以亂法也。此老氏所為追咎智慧之多事，而欲矯之以無為也。懲明民之啓偽，而欲矯之以無迹也。夫川實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一彼一此，既已對立，則勢不兩大。故聖智仁義，不容不在棄絕之域也。然而聖智仁義，老氏終不免取之以寓此道，則其所欲棄絕者，豈其實理也哉？究終觀敝，而咎其播宣利器以明示民焉耳。即此兩章而詳味之，豈不灼其可見也哉。其曰不尚賢也者，非賢不肖一律也，特不肯表而出之，始季徹之謂危其樓觀以招致投迹者耳。曰天下皆知美善之為美善，斯入於不美不善，正亦默運其迹，而不使至於奔趨假託焉耳。至其師資兼用，而高下有分，動靜兩

立，而情生有機，則雖外示兼容，而中實有別也。既以兼容之公來天下，又以甄別之機動人心。此其法出於《易》之藏用，而非老氏之意創也。特其施置有淺深焉耳。《易》之言曰：顯諸仁，藏諸用。顯者，有具可示之謂也；藏者，致用之本深密難測之謂也。禮樂刑政既已裁為治具，而猶病夫可使之由，而不能使之知也，則夫據總體道，以制為此具者，雖欲示之亦無由可示也。故《易》之藏用，其極致遂至於入神也。神云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老氏模之以謂無為而無不為者是也。特變其語，度以自立己則焉耳。學者不敢以此議《易》，而皆用此為老氏譏病，則是否何其無定也。然其施置不免小異於《易》者，則亦不可掩蓋矣。《易》求顯於用而不可，故常恨百姓之愚，而不能自同乎仁智之有見也者。老氏則直欲從而愚之，必待其無知無欲，然後與取歛張一出於我也。此其異也。

詹秋圃曰：天下皆知至不去。養身一章始欲相忘於不識不知之表，終欲相反相成，而不自大其大，以居天下之大也。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適恐好慕乖張，至於為惡為不善已。善事為字偶對待，自相生而極於相隨，其反復各以類從為消長，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付萬物於此作彼應，而不辭讓，生而不自有，為而不自恃，雖及功成而弗居，必且推之而不去矣。蓋善養吾身者，能以功成身退自處，則居安資深，又寧失其肩背乎？張沖應曰：天下皆知至不去。大道惡盈而持謙也。才美矣，而衆美之終為起妬。名善矣，而衆善之，終為起爭。妬固害身，爭亦害身。故龐涓逞其才而中樹下之失，韓信貪其名而遭雲夢之誅。是皆不足以語玄道者也。聖人者出，不恃其才之所獨有，而常懷見有為無之心，不惜其功之所難成，而常有見難為易之念。彼短我兮我推之以長，而短為長所

覆，故曰相形。彼高我兮我居之以下，而高為下所抑，故曰相傾。彼感此應，而聲音相和，前行後效，上下自順，處之以無為之事，行之以不言之教，以道律身，以身闡道，真心固矣。萬物作而心不亂，貪心絕矣。萬物生而心不有，志可為而不逞所為，功已成而不居其位，子房所以赤松之遊速，鍾離權所以玉洞之去忙，皆此養也。夫有此養則精長固，氣長存，神長清，而身長生，福德在我而不去。

白玉蟾曰：天下皆知美之為，求為美名，美斯惡已，不得美名。皆知善之為，求為善人，善斯不善已，反為惡人。故有無相生，無必生有，有必生無。難易相成。先難後易，先易後難。長短相形。道本無形，自相長短，高下相傾。天旋地轉，本無高卑。音聲相和。一風所鳴，萬籟皆應。前後相隨。往古即今，來今即古。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貴乎自然。行不言之教。道寓於物。萬物

作焉而不辭。無必生有，安得不生？儻若不生，安見長存？生而不有。無非妄幻。為而不恃。今日今日而已。功成而弗居。豈可與夢為實。夫惟弗居。忘外而不忘其內也。是以不去。一我自存也。

廖粹然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人皆以色聲香味觸法，喜怒愛惡哀樂欲為強美，吾知則不然。夫何故哉？斯惡已。故好事多魔，七情內攻，六賊外寇，一切貪欲必為身害，吾恒恬憺無為，以學道得道為強，豈不美歟。皆知善之為善，亦以為善最樂，或作善功，濟人利物，皆是善事。吾見未然。何故？斯不善已。人非堯舜，或未做好事，先欲望報，賄上留心，或生悔吝，恐未盡善。吾嘗清靜定慧，安心養神，以守道而成功為上善，豈不樂哉？故有無相生，此言道德妙用。難易相成，造化始端。長短相形，器質法度。高下相傾，天地變通。音聲相和，風氣吹噓。前後相隨，古今生化。此皆道

妙，無有窮盡，是以聖人太上老子得道之名，或曰大上，曰聖人，曰有道之士，曰人主，曰道者，曰心君，曰大丈夫，隨事稱也。處無為之事。此是根本。行不言之教。太上曰：默默，無限神仙從此得。萬物作而不辭。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吾道。生而不有，生化無窮。為而不恃。施恩而不望報。功成弗居。生成萬物而不為主。夫惟弗居。自愛而不自貴。是以不去。亘古亘今，無來無去。

陳碧虛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已。天下者，舉大凡而言，凡在天覆之下也。夫美善生於妄情，凡人以情之所好為美，而情之所惡為惡，縱已妄情，非惡而何。以己之所是為善，而己之所非為不善，縱己是非，安有美乎？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此謂止於實當也。夫聖人豈無美善？蓋有而不矜，同於無也。不矜則德全，

同無則害遠。德全害遠，美善盡矣。若乃王者以美善化天下，使天下知其美之為美，蓋未盡善也。故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經》曰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也。且天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若矯其治迹，竊而侮之，斯為惡已。豈曰善乎？嚴君平曰：昭昭不常存，冥冥不常然，榮華扶疏始於仲春，薺麥陽物生於秋分，冬至之日萬物滋滋，夏至之日萬物愁悲。謂其盛必有衰，美必有惡。陰陽尚爾，況於人乎？斯戒其矜誇美善者也。故有無之相生至前後之相隨。此六事者，因矜美善動入有為，有為既彰，偏執斯起。偏執則殘賊互生，物失其性，故結以聖人無為而淵德不去。故有無之相生者，謂有無之性本不相生，今言有必出於無，論無必生於有，故曰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者也，謂難易之法本不相成，譬如陶者易於治埴，必難於治木，匠人易於治木，必難於治埴，彼此易則難就，各守其工則易

成，故曰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刑者，謂長短之相形本不相形，故見鶴則知鳧脰之短，觀鳧則識鶴脰之長。以此相因，物皆如是，故曰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傾者，謂高下之名本不相傾，夫名位不足，故有傾奪之心，若處高而不驕貴，故無下之者；在下而不卑辱，故無高之者。若企羨交馳，則遞相傾覆，故曰高下之相傾也。音聲之相和者，謂音聲之鳴本不相和，是猶天籟，吹物不同，使其自己也。而世謂音律聲氣，合成歌曲，以相和鳴，故曰音聲之相和也。前後之相隨者，謂前後之時本不相隨，有如日夜相代，昨夜是今日之前，今日乃昨夜之後，又如前後行步之迹，舉足下足何先何後，遷易相隨，無有窮盡，故曰前後之相隨也。嚴君平曰：無以有亡，有以無形；難以易顯，易以難彰；寸以尺短，尺以寸長；山以谷摧，谷以山傾；音以聲別，聲以音停；先以後見，後以先明。故無无則無以見有，

無有則無以知无；無難則無以知易，無易則無以知難；無長則無以知短，無短則無以知長；無山則無以知谷，無谷則以無知山；無音則無以知聲，無聲則無以知音；無先則無以知後，無後則無以知先。凡此數者，天地之驗，自然之符，陳列暴慢，然否相隨，終始反覆，不可別離，神明不能遁，陰陽不能違。由此觀之，帝王之事不可以有為為也。是以聖人至行不言之教。此言上古無為之君，不以美善治天下，而天下自治也。是以者，說下以明上也。無為者，非拱默閑堂也，謂聖人美善都忘，滅情復性，自然民任其能，物安其分，上下無擾。故云處無為之事也。行不言之教者，謂以身帥導，正容悟物，隨時舉事，因資立功，理契言忘，故曰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作，動也。聖人在宥天下，無事無為，故百姓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樂其性分，而動皆善，無為之化也。故聖人任之

而不辭。夫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此乃上德不德之風也。生而不有，至功成不居。萬物自生，卓然獨化，不為己有，群品營為，各適其性，不恃己德，功成事遂，道治於物，心遊姑射之山，不居萬民之上，此聖人之全德也。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夫聖人功同造化，使萬物咸得其極，而忘名忘己也。不居者，不以寶位據為己有，故民莫覺莫知，是以其道不喪，其德不去也。《鴻烈解》曰：

楚將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謝圖南曰：天下皆知至善已。聖人之治天下，善政美化深入人心，而人不知其為善美之迹，後世行一政施一令而人善之，興一利除一害而人

美之，非不可也，而昭昭在人耳目，未必能得人心。故不知者其感深，知之者其迹淺，深者難窮，淺者易露。夫苟易露，則美之於惡、善之於不善，特一反掌間爾，下文所以有無難易之戒，其旨深矣。故有無至相隨。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其能必美之不為惡，善之不為不善乎。無生有，有復生無，難成易，易復成難，長短高下，相形相傾反覆變易，初無一定也。如聲動而音和之，先行而後隨之，理之必然，勢之必至也。是以聖人至不去。聖人知天下之情若是其不常也，故任物理之自然，事處以無為，教行以不言，則曰善曰美，孰得而知之。物當作起不辭其責，物當生育不有其利，為無不為而不恃其能，為成無不成而不居其成功，天下各適其適，而聖人若無預焉。然雖不居其功，而天下捨聖人而何往。聖人無心於天下，而天下自不能無心於聖人。此所以為上古之世歟。蓋嘗論之，古今世變之

盛衰，人情物理之消長，至不齊也。泰之有否，益之有損，剝之有復，蹇之有解，既濟之有未濟，《易》固言之矣。而聖人通其變，神其化，常使民出入於不倦之中，由行於不知之際，此黃帝堯舜所以垂衣裳而天下治也，所以不事詔而萬物成也。後世緣飾以為功，矯揉以為能，矜善耀美，非不動盪人之耳目，而譬之剪綵以為麗，汲水以為深，生育流行之意不蓄於中，其敗也可立而俟。豈足以為盡善盡美者哉。

林慮齋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蓋天下之事有有則有無，有難則有易，有長則有短，有高則有下，有音則有聲，有前則有後。相生相成以下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何嘗以空寂為事，何嘗以多事為畏，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

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曰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自古聖人皆然，何特老子？夫惟不居，是以不去。言有其有者不能有，而無其有者能有之。此八字最有味。《書》曰有其善喪厥善，便是此意。聲成文謂之音，故曰音聲相和。

范應元曰：天下皆知至不善已。已音以，語助。自古聖人體此道而行乎事物之間，其所以全美盡善，而人不知為美善者，蓋事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故聖人循其自然之理，行而中節，不自矜伐以為美善也。儻矜之以為美，伐之以為善，使天下皆知者，則必有惡與不善繼之也。故有無相生至相隨。此以證上文美與惡為對，善與不善為對。是

以聖人至之教。是以者，承上接下之義。聖人者，純於道者也，亦大而化之之稱，後皆倣此。處無為之事者，體道也，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則虚心而應物也。行不言之教者，配天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則循理而利物，無有不當，斯不言之教也。萬物作焉而不為始，古本，王弼楊孚同古本。作者動也，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道也。聖人體道而立物，感而後應，故不為始也。生而不有至是以不去。傅奕云：古本皆是處字。萬物之生育運為，皆由於道。而道未嘗以為己有，亦未嘗自恃，至於功成而未嘗以自處。夫惟不以功自處，是以物不違也。聖人體道而立，故亦如是，豈有惡與不善繼之哉？

薛庸齋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天下之事無非對待，此六者舉一隅耳。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其有對待乎。是以聖人至之教。為而不為

者，無為之事也。言而不言者，無言之教也。聖人以此出其對待耳。萬物作而不辭至不居。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則而象之。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其無所居，而亦無所去也。

休休庵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三才立，萬物生，光華盛，名相顯。世間人皆知萬物之美，可以濟用，以斯為美者不知生育之恩，斯謂惡矣。直饒皆知造化運行生成為善，以此為善者，但見三才之德，不明大道，斯為不善矣。嗚呼，味道而迷德，逐末而忘本，日見澆漓矣。惟人最靈，不能返觀虛明靈妙之性，具大神通，能為萬象主，有無為妙用，却乃逐妄而競作有為，情識持權，被五欲八風，貪嗔癡愛作亂。無而生有，有而生無，有無相生不已。所為之事，有難有易，難者生苦，易者生樂，苦樂難易互相成就。事有善惡，理有長短，長短相形，而力有高下，互相傾動，美惡聲音相和相雜，是是

非非，前者未滅，後者隨生，孰肯猛省，還其淳，返其朴。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至是以不去。聖人者，達大道弘至德之人也。釋云：斷欲去愛，識心達本，悟無為法，內無所得，外無所求，心不繫道，亦不結業，無念無作，非修非證，不歷諸位，而自崇最，名之曰道。無為之道，統衆德燦群昏，應機濟事，扶顛持危，有自然之妙。如春行萬國，風行太虛。大達者不尚有作之功，任無為之道，以自然之德，等及世間，不言而人自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可須臾離乎道。以道為體者，德合天地，高明博厚，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育萬物而無我，為萬象主而不恃其尊，大功成而不居其位。夫惟不居大功，不宰者無失也。無榮辱，絕是非也。去者，失也。

褚伯秀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外而在物，有可美可善，人共知而樂趨之；內而在己，有真美真善，人罕知而弗究也。可美可善出於人欲，

有時而不美善矣。真美真善根於天理，亘古今而至美善也。世所謂美惡善否，皆屬妄情，彼是此非，孰得其正。生於後之六對，滋蔓無窮，有無陰陽消長之類，難易事為成敗之類，鶴長然後見鳧短，山高然後見澤下，聲出而音有，屬春先而夏繼之，相生相成者，猶不能終保美善，況相形相傾乎？聖人推原救弊，以身率之，無為而事自成，不言而教自立，民樂其俗，物遂其性。耕鑿播種，物之作也，我不拒之，育養滋息。物之生也，我不有之，任物自為，有不得不為者，何恃於我哉？惟其有功不居，是以功不可去。莊子云：我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信哉。或議此章繼道名無有之後，何遽及美惡六對之繁雜。蓋有道斯有物，有物斯有名，所謂無者隱矣，美惡則物名，事為之迹著而六對不免焉。聖人不違物性，聽其流行起伏，於理或背，從而整治之，因病施藥，各使之瘳。病去藥除，聖人之心亦虛而

已。何善惡六對之能免哉？牛妙傳曰：天下皆知至斯不善矣。美者好也，善者亦好也。惡與不善皆言不好也。且如世間一件好事，定是變做不好，此吉中藏凶，安中有危，禍福倚伏之機也。夫美莫美於事君，事君數則辱矣。善莫善於朋友，朋友數則疏矣。《抱朴子》曰：組帳霧合，羅幃雲離，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於積珠之池，入冥八門之焜耀，出驅朱輪之華儀。然樂極則哀集，至盈必有虧。此美惡相緣之事，天下之人皆知此理也。故有無之相生，從不有中有，是無中生有；不無中無，是有生於無。有無相生，互為其用，此理之然也。人常迷惑有無，故不知道。且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生而復於無生，有形而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不得不生，此皆有無相生之說

也。難易之相成。夫難者易之門，易者難之因。且天下之事難難易易，相倚為用，如有難的一件事，若孜孜為之，雖難必成，豈非易耶？若以易心臨之，則其為難矣。古語有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又曰：有心射山山須透，無心射紙紙難穿。洞賓曰：難難十石芝麻樹上攤，易易渾似和衣一覺睡。老君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此難易相成之說也。長短之相形。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是故無長不別短，無短不顯長，長短之勢，相形方別。且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鳧脰雖短，續之則憂。古人有言曰：青松高百尺，綠穗低數寸。同生大塊間，長短各有分。如人之才性，亦各有長短。然各長其長，各短其短，則鳶飛魚躍，各得其所，自無長短之非也。若稍有片善，寸長自以為能，則長短必相形而隨之也。非斯之謂歟。高下之相傾。夫高者

尊也，下者卑也，雖尊卑之禮固有定在，然高而不謙，尊卑而不安分，則相傾之勢由是而生也。蓋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若好高而不為高，則不高矣。古語有云：牆高耶，雨剝而頽之；淵卑耶，水就而歸之。諺曰：岸上沙，今人擔土舊人家；陌上路，今人來往昔人墓。由是觀之，海水桑田之變，固有之矣。此高下相傾之勢也。若以勢而言之，則如王公之子歸庶人，庶人之子為王公。揚子雲曰：朝得權為卿相，夕失勢為匹夫。此皆高下相傾之說也。聲音之相和。聲者鳴也，鳴則有音，音必有響，響則必應，故云音聲相和也。且雷霆有聲，不動不聞，鍾鼓有音，不擊不鳴。《詩》云：嚶其鳴矣，猶求友聲。《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此聲響之相隨，猶形之於影，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也。夫音者，本無待於聲也，聲發而響隨之耳。如人言凶則氣麤，聲和則氣悅，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

常敬之，未嘗不由己出，其猶音響之於鳴聲，此固然之理也。前後之相隨。夫身行於前，影必隨之後，陽唱於前，陰必和於後。此影形相逐，陰陽相和，前後相隨，此則必然之理也。《孔叢子》曰：前譬之古也，後譬之今也。古今相繼，猶前後之相隨，初無間然也。澄明子曰：前者始條理也，後者終條理也。未聞有前而無後也，亦未見有始而無終也。前後一理也，始終一貫也。不由於前而至於後者，天下無之。此大修行人初以無為居其前，無不為必繼之於後，此自然之道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聖人者，天下之至人也。而曰處無為之事者，何哉？夫無為者，簡易也。蓋聖人者德並二儀，故參乾坤之理，而從於簡易也。何以知之？《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矣。此聖人之所以處無為之事也。行不言之教。夫不言者，忘言也。蓋忘言之中，至理存焉。謂天下之理盡在不言之中，故聖人得其奧理，默而行之，故云行不言之教也。然夫不言之教，謂天道也，蓋天道不言而善應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云行不言之教也。《易》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神物變化，吉凶圖書，亦未嘗有言也，而聖人則效法象，斯非行不言之教之謂歟？萬物作而不辭。夫作者，言萬物生成之稱也。不辭者，謙不自矜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峻極于天。《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然未嘗聞聖人自以稱能也。如昔者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是以門人弟子有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此謙稱，不辭之謂也。生而不有。夫生者，仁之稱也。何以言之？《易》不云：生生不息之謂仁。不有者，不自有其仁也。先儒曰：可使天下被聖人之仁，不可使天下知聖人之仁，被聖人之仁而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小者也。有方而可議也，被聖人之仁而不知聖人之仁，則仁之大者也。無迹而名也，此聖人生而不有之說也。為而不恃。夫聖人者，多才多藝者也。而未嘗自以為能，故云為而不恃也。昔陽子居問聖人之治，老子曰：聖人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此為而不恃之說也。非斯之義歟。功成不居至是以不去。不居者，不自伐其功也。不去者，謂其名不去也。又云不居

者，身退也。蓋功成身退，則其德乃長，其名乃彰。故云不去也。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是也。如昔者禹平水土有功，舜以天下禪禹，禹讓舜之子商均，避於陽城，是功成不居也。而天下之民從。是其名不去也。非斯之謂乎。喻清中曰：天下皆知至是以不去。美在己不在人，善在己不在人。今夫積一美而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美已；行一善而欲使天下之人皆知之，則非善已。天下之事，有者無之對，難者易之對，長者短之對，高者下之對，其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聖人一普之以無心而已。其事也無為，其教也不言，猶之天焉作成萬物而不辭其勞，有生之用，無生之迹，有為之實，忘為之力。吾夫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聖人之所以法天者，功成而不居其功。極其至也，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我不求名而名自隨。雖

欲去之，如之何去之。庸齋所謂有其有者不能有，無其有者能有之。可謂說著痛快處。去字讀如君子去仁之去。先儒謂為善而避名，則天下無可為之事，聖人有心於為善，無心於得名，而名之終不可得而去者，猶音聲之相和，形影之相隨耳。合首尾而並觀，則一章大旨，脈絡聯屬，未復提起兩語曰：夫惟弗居，是以不去。非特作文之妙處，而教人之意，可謂深切著明也矣。

胥六虛曰：天下皆知至前後之相隨。夫福為禍本，吉乃凶源，自然之理也。人莫之能知，故聖人慈憫世之不悟，告之曰：天下皆知其美善而趨之樂之，而不知其惡與不善由此而生也。是理也，猶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自古迄今，事事物物皆有反對，如環無端。若夫超然獨立而無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至是以不去。是以聖人獨立而無與之反

對者，蓋其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無為之事非不為也，謂順物自然，因而不作，感而遂通耳。行不言之教，非緘默而已，謂至誠內修，忠信外施，天下從之，無事辭費。□若然者，雖日應萬機，和而不倡，所以不辭勞，故曰作而不辭也。天下之民生者由其養而已，無所與，故曰生而不有也。立事建功，循其分內，為其當然，不恃為己能，故曰為而不恃也。至於功成事遂，即退身避位，故曰功成不居也。夫惟如此，法以天道，其身全，其功存，是以千萬世稱譽而不絕矣。故曰是以不去。

《拾遺》肇曰：有無相生，其猶有高必有下，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以形，故借出有無之表者以祛之。光曰：此六對者，物之所以不齊，惟喪耦者能同之。

《諸子旁證》：《文子》曰：老子云道可以弱，可以彊，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

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石潭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皆對待言其無常名也。有美則與惡對，有善則有不善對，故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至於有有則有無對，有難則有易對，有長則有短對，有高則有下對，所以相生相成，相形相傾也。然此皆相反者，至於聲音前後，非甚相反，而併及之何哉？蓋言彼之相生相成、相形相傾者，亦如聲音之相

和、前後之相隨，必然之理也。此又以其不相反者形容其必相反也。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無為不言，皆所以體夫道之無名者也。有名則有為有言。道既無名，何待於言且為乎？是以出於美惡善不善之外。夫惟無為不言也，美尚不得而名，況惡乎？善尚不得而名，況不善乎？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萬物作而吾亦不辭，聽其作也。生而不有。我雖生之，而未嘗以為我有以生之也。為而不恃。我以無為而為，而未嘗恃其有所為也。功成弗居。雖生之為之，不可謂無功，而不居其功也。如此，則吾雖美而人不知其為美，吾雖善而人不知其為善矣。夫惟弗居，是以不去。有居則有去，我自居以美，美名去則為惡矣。我自居以善，善名去則為不善矣。惟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是以其名不去也。其名不

去，則吾之名矣。此段乃申上無名之義。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不尚賢章

考異：河上公作《安民章》，趙實庵作《至神獨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萬殊逐境，善化則歸根。此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首標不尚，絕矜徇之跡。次云聖理，示立教之方，結以無為，明化成而復樸也。

杜光庭曰：大聖人為理，賢人輔之，魚水相資，安得不用？上自二五之主，至于霸王之君，開國建功，仗賢為本。不尚者，矜徇誇衒之行也。賢人用則人自理，矜徇用則怨爭興。不尚矜誇自無怨爭，不貴乎麗容珍貨則人無貪求，乃合乎聖，合虛資

腹，無知無欲之尚矣。

張沖應曰：安者治也，民即人也。此章蓋謂王侯大人反身入道，有以養其身，則表正影從，而人皆以無為為本，斯無不治安者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考異：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不亂。無不治，傅奕、孫登作無不為，古本同。

河上公曰：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辯口明文，離道行權，去質為文也。不尚者，不貴之以祿，不貴之以官。使民不爭。不爭功，明返自然也。不貴難得之貨。言人君不御好珍寶，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使民不為盜。上化清淨，下無貪人。不見可欲。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治。說聖人治國與治身同也。虛其心。除嗜欲，去煩亂。實其腹。

懷道抱一，守五神也。弱其志。和柔謙謙，不處權也。強其骨。愛精重施，髓滿骨堅。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朴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思慮深，不輕言。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矣。德化厚，百姓安。

王輔嗣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賢猶能也，尚者嘉之名也，貴者隆之稱也。惟能是任尚也，曷為唯用是施，貴之何為？尚賢顯名，榮過其任，下奔而競，效能相射，貴貨過用，貪者競趣，穿窬探篋，沒命而盜。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是以聖人至實其腹。心懷智而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弱其志强其骨。骨無知以幹，志生事以亂。常使民無知無欲，守其真也。使夫知者至無不治矣。智者，謂知為也。

唐明皇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賢有迹，循迹則爭興，使賢不肖各當其分，則不爭矣。疏：尚，崇貴也。賢，才能也。言君崇貴才能則有迹，

徇迹而失真，失真必尚賢之由。循迹起交爭之弊，不若陶之玄化，任以無為，使雲自從龍，風常隨虎，則唐堯在位，不乏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各當其分，人無覬覦，則不爭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難得之貨，謂性分所無者，求不可得，故云難得。夫不安本分，希效所無，既失性分，寧非盜竊。欲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則難得之貨不貴，性命之情不盜矣。疏：人之受生，所稟有分，則所稟材器是身貨寶，分外妄求，求不可得，故云難得。人不安性分，希慕聰明，且失天真，盡成私盜。今使賢愚襲性，能否因情，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皆得性已，誰為盜乎？故莊子曰：不仁之人竊性命之情，而饜富貴。又解云：以人君不貴珠犀寶貝，則其政清靜，故百姓化之，自絕貪取。人各知足，故不為盜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既無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是無可見之欲，而心不惑亂。

也。疏：希慕聰明，是見可欲，欲心興動，非亂而何？今既不崇貴能，亦不妄求越分，則不見可欲之事，而心不惑亂也。是以聖人之理。疏：說聖人理國理身，以為教本。夫理國者復何為乎？但理身爾。故虚心實腹，絕欲忘知於為無為，則無不理矣。虛其心。心不為可欲所亂，則虛矣。疏：夫役心逐境則塵事汨昏，靜慮全真則情欲不作，情欲不作則心虛矣。莊子云虛室生白。謂心虛則純白自生也。故曰虛其心，實其腹，道德內充，則無矜徇，亦如屬厭而止，不生貪求矣。疏：腹者受足則不貪欲，使道德內充，不生貪愛，故云實其腹。屬厭而止者，《春秋》閻沒、汝寬諫魏武子詞也。欲以小人之心，為君子之心，屬厭則足而不貪也。弱其志。心虛則志弱。疏：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欲令心有所行，皆守柔弱，故知心虛則志弱矣。強其骨。腹實則骨強。疏：骨者，體之幹。既其道德內充，常無

貪取，不貪則腹實，腹實則骨堅強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常使人無爭尚之知，無貪求之欲。疏：聖人以虚心實腹之教者，常欲使百姓無爭尚之知、貪求之欲，令其自化爾。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清靜化人，盡無知欲，適有知者，令不敢為也。疏：無知無欲者，已清靜矣，則使夫有知者漸陶淳化，不敢為徇迹貪求而無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夫於為無為，而人得其性，則淳化有孚矣。疏：夫得其性而為之，雖為而無為也。且絕尚賢之迹，不求難得之貨，人因本分，物必全真，於為無為，復何矜徇？既無聲而無臭，人固不識，而不知淳風大行，誰云不理？杜光庭曰：不尚賢使人不爭。徇迹者？矯妄之謂也。尚賢之旨既興，矯妄之人必至，何者？賢難知也。詐而疑信，佞而疑忠，豈易辨哉？《經》云智慧出有大偽，是則上好智，下應之以偽，上好賢，下應之以妄，不若正身率下，無為御人，陶以太

和，化以清靜，則佐理之賢自為其用矣。乃雲龍風虎之謂也。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九五，飛龍在天。能廣感衆物，故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從虎。各隨其類，自相應感，以況帝王升九五之位，萬國來庭。云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言水是陰，若流於地必就濕處。火是陽，若焚於薪必就燥處，言此二物無識無情，為氣相感，尚猶如此。又龍是水畜，雲是水氣，龍吟則景雲起；虎是威猛之獸，風是振動之物，虎嘯則谷風生。此二物是有識有情，與無識無情者因氣類同，亦相感如此。況聖人降世，飛龍在天，聖賢相須，萬物交感，故廣其事爾。唐堯在位者，帝堯號陶唐氏，姓伊祁名放勳。帝舜有虞氏，顓頊之後，喬牛之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生舜於姚丘，因為姚氏，名重華。元凱之臣者，即八元八凱也。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鼓、禱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此十六族齊其美，不隕其名，堯不信用，舉舜為堯臣，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舉八凱使主后土。台衡之望者，天子置三公之官以象三台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人之生也，稟天地之靈，得清明沖朗之氣為聖為賢，得濁滯煩昧之氣為愚為賤。聖賢則神智廣博，愚昧則性識昏濛。由是有性分之不同也。老君謂孔子曰：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謂氣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唯達道德者能原其本焉。《文子》云：清氣為天，濁氣為地，和氣為人。於和氣之間有明有暗，故有賢有愚。愚欲希賢即越分矣，暗欲代明即妄求矣。此為竊性命之情而饗貴富。《莊子·駢拇篇》之詞也。夫貴富所以可饗，猶有

蒿之者，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直決已效彼，以饗竊非望哉？人君不貴珠犀寶貝之貨，不息貪人，人各自足，斯可謂不為盜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希慕，羨望也。性識有限而羨望聰明，是為越分，名之為欲。又修道之士初階之時，願行未周，澄鍊未熟，畏見可欲，為境所牽，乃栖隱山林，以避囂雜，及心泰志定，境不能誘，終日指揮，未始不晏如也。所謂小隱於山，大隱於鄴。未能絕欲，恐境所牽，乃栖遁山林以避所見，及其澄心息慮，想念正真，外無撓惑之緣，內保恬和之志，雖營營朝市，名利不關其心，碌碌世途，是非不介其意。混迹城市，何損於修真乎？是以聖人之理。天真皇人謂黃帝曰：未聞身理而國不理者。夫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支之別，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理身則知理國矣。愛其民所

以安國也，希其氣所以全身也。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銷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氣難養而易濁，民難聚而易散，理之於無事之前，勿追之於既逝之後。子昂之焉。虛其心。惟道集虛，虛心則道集於懷也。道集於懷，則神與化遊，心與天通，萬物自化於下，聖人自安於上。可謂至理之代矣。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詞也。室者，心也。視有若無即虛心也。心之虛也，純白自生。純白者，大通明白之貌也。《內觀經》云：夫心者，非青非赤、非白非黃、非長非短、非圓非方，大包天地，細入毫芒。制之則止，放之則狂。清靜則生，濁躁則亡。明照八表，暗迷一方。人之難伏，惟在於心。所以教人修道，即修心也。教人修心，即修道也。心不可息，念道以息之；心不可見，因道以明之。善惡二趣，一切世法因心而滅，因心而生，習道之士滅心則契道，世俗之

士縱心則危身。心生則亂，心滅則理，所以天子制官僚，明法度，置刑賞，懸吉凶，以勸人者，皆為心之難理也。無心者令不有也，定心者令不惑也，息心者令不為也，制心者令不亂也，正心者令不邪也，淨心者令不染也，虚心者令不著也。明此七者，可與言道，可與言修心矣。實其腹。夫心者嗜好無窮，腹者含受有足。心無窮，故虛之。腹有足，故實之。心虛則衆欲不生，腹實則貪求自止。懷忠信，抱質朴，可謂德充於內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註閻沒、汝寬諫者，《春秋》昭公二十八年，晉魏獻子舒為政，以其子戊為梗陽大夫，今晉陽也。冬，梗陽有獄，戊不能斷，以其獄上於獻子。訟人之大宗以女樂為賂魏子，將受之，戊謂魏子二大夫閻沒、汝寬曰：主以不賄聞千諸侯者，受梗陽之賄，貪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饋入，魏子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

曰：吾聞諸伯叔，諺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他人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一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以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屬厭止，是以三歎。魏子辭梗陽之賄。獻，謚也。疏云：武子，則武子名穎，謚曰武。閻沒汝寬二大夫諫武子之音，願以小人腹為君子之心，腹則易足，心則難滿，欲其息貪，不受梗陽之賄。小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矣。《春秋》美之。魏氏納諫，所以興也。弱其志。《詩序》曰：在心為志。夫心之所起為志，所行為事。心既柔弱，則無險躁紛競之事，皆處和平矣。事和平則為理之本。強其骨。弱其志，則廉柔不犯於外。強其骨，則堅固有備於內。為道之者筋骨堅強，百疾不能侵矣。腹實則骨強，和氣充也。理國者政清則民靜，費省則力豐。民靜者，志弱之謂

也。力豐者，骨強之謂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貪求則爭起，有知則事興。爭欲既無，清靜自化矣。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下化於上，猶風之偃草，淳和普洽則皆返無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無為之理，其大矣哉。無為者，非謂引而不來，推而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渥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船，砂用肆，泥用橈，山用樑，夏瀆冬陂，因高而田，因下而池，故非吾所謂為也，乃無為矣。聖人之無為也，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遺事，言為文章，行為表則，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順天之時，隨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則群臣輻湊，賢與不肖各盡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國無為之道也。無聲無臭

者，《詩·大雅·文王篇》也。言天道難知，耳不聞聲音，鼻不聞臭芳，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自信而順也。不識不知者，《詩·大雅·皇矣篇》，言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道尚誠實，貴性於自然，不尚賢貴貨即合於此矣。

宋道君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為盜。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正晝為盜，日中穴坯。不尚賢則民各定其性命之分，而無所夸跂，故曰不爭。不貴貨則民各安性命之情，而無所覬覦，故不為盜。莊子曰：削魯史之行，鉗楊墨之口。而天下之德始元同矣。《旅獒》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伯夷見名之可欲，餓於首陽之下；盜跖見利之可欲，暴於東陵之上。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其心則潰亂僨驕而不可繫。至於聖人不就利，不違害，不樂壽，不哀

夭，不榮通，不醜窮，則孰為可欲？欲慮不萌，吾心湛然。有感斯通，止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也。物孰能亂之？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蓋得於此。是以聖人之治至常使民無知無欲。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橐籥以虛故能受，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以虛故能嗅。有實其中，則有礙於此。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因其固然，付之自爾，何容心焉。堯之舉舜，而殛鯀，幾是矣。心虛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腹實則心足平泰，而無貪求之念。豈賢之可尚而貨之足貴。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無擇而容故也。志者心之所知，骨者體之所立，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或矜其能，或伐其功，其玄道益遠。骨弱則行流散徙，與物相刃相靡，胥淪溺而不反。聖人之志，每自下也，而人高之。每自後也，而人先之。知其雄，守其雌，知其榮，守其辱，是之謂

弱其志，正以止之，萬物莫能遷；固以執之，萬變莫能傾。不壞之相，若廣成子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是之謂強其骨。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聖人之治，務使民得其性而已。多知以殘性命之分，多欲以汨性命之情，名曰治之，而亂孰甚焉。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辨者不敢騁其辭，勇者不敢奮其伎，能者不敢矜其材，智者不敢施其察，作聰明，矜機巧，滋法令以盡其衆，聖人皆禁而止之，此所謂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豈以知為鑿也。行君之命，致之民而已。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豈棄人絕物，而忽然自立於無事之地哉？為出乎無為而已。萬物之變，在形而下。聖人體道，立乎萬物之上，總一其成，理而治之。物有作也，順之以觀其復，物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豈有不治者乎？故上治則日月

星辰順其序，下治則鳥獸草木各遂其性。

王介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論所謂不尚賢者。聖人之心，未嘗欲以賢服天下，而所以天下服者，未嘗不以賢也。群天下之民，役天下之物，而賢之不尚，則何恃而治哉？夫民於襁褓之中而有善之性，不得賢而與之教，則不足以明天下之善。善既明於己，則豈有賢而不服哉？故賢之法度存，猶足以維後世之亂，使之尚於天下，則民其有爭乎？求彼之意，是欲天下之人盡明於善，而不知賢之可尚。雖然，天之於民不如是之齊也，而況尚賢之法廢，則人未必能明天下之善也。噫，彼賢不能養不賢之敝，孰知夫能使天下中心悅而誠服之賢哉？齊桓公問於管仲曰：仲不幸而至於不可諱，則惡乎屬國？桓公賢易牙，而仲以為易牙於己不若者不比數之，無若隰朋者，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夫使其得上忘下畔之人而尊之於

上，則孰有尚賢之弊哉？或曰：彼豈不謂是耶，特以弊而論之爾。不貴難得之貨至使心不亂。尚賢則爭興，貨難得則民為盜。此二者皆起於心之所欲也。故聖人在上不使人，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此二者，則能使心不亂而已矣。尚賢則善也，不貴難得之貨，為盜，惡也。二者皆不欲何也？蓋善者惡之對也。有善則必有其惡，皆使善惡俱忘也。世之言欲者有二焉。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若孟子謂可欲之謂善，若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是不可欲之欲也。《字說》：谷能受也，欠者不足也。能受而能當，患不足者，欲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老子不該不偏一曲之言也。蓋先王不尚賢，亦非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亦非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亦非不見可欲。雖然，老子之所言形而上者也，不尚賢則不累於為

善，不貴難得之貨則不累於為利。惟其如此，故能不見可欲。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夫善積而充之至於神，及其至於神則不見可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夫虛其心，所以明不尚賢；實其腹，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強其骨，所以明不見可欲。夫人之心皆有賢不肖之別，尚賢不肖則有所爭矣。故虛其心則無賢不肖之辨，而所以不尚賢也。腹者能納物者也，能納物則貴難得之貨矣。貴難得之貨，則民為盜矣。腹既實，則雖有難得之貨，亦財聲色而已。凡所可欲者皆為欲。弱其志所以無求，強其骨所以有立。惟其無求也故不見可欲，而有立矣。無所求而有所立，君子之所貴也。惟其能貴於此，則無不治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虛其心，弱其志，使民無知也。寔其腹，強其骨，使民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民貪其莫皆無知無欲，雖有知者亦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有為無所為，

無為無不為，聖人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蘇穎濱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強其骨。尚賢則民恥於不若，而至於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於無有，而至於盜；見可欲則民患於不得，而至於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於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善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銜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不敢為也。不以三者銜之，則民不知所慕，澹乎其無所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即用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

貴、不見，所謂為無為也。

呂吉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聖人知夫美斯惡、善斯不善，而我無容私焉，故雖靡天下之爵，因任而已，而賢非所尚也。民之爭常出於相賢，知賢非上之所尚，則不爭矣。故曰舉賢則民相軋。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聚天下之財者養人而已，而難得之貨非所貴也。民之盜常出於欲利，知貨非上之所貴，則不為盜矣。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君子之所欲者，賢也。小人之所欲者，貨也。我皆不見其可欲，則心不亂矣。然則不尚賢者，非遺於野而不用也；不貴難得之貨，非委之地而不收也。內不存諸心，而外不遺其迹而已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骨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則無不治矣。智者知賢非上之所尚，而貨

非上之所貴，而為之非所利，故不敢為也。夫唯如此，則無為無不治矣。

陸農師曰：不尚賢，使民不爭。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此所謂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民不見善之可欲，則無爭之亂矣。不見利之可欲，則無盜之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心者有知而擇，腹者無知而容，志者有欲而動，骨者無欲而立。是故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虛其有知，實其無知，故能常使民無知。弱其有欲，強其無欲，故能常使無欲。

王元澤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賢者，出眾之稱，尚之則民夸企外慕，爭之端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民衣食足，而性定矣。妄貴難得之貨，則其求無已，必至為盜。蓋民之失性，由妄生分別。此篇務

在齊物，使民復性。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昧者妄見可欲，所以為心之潰亂。惟聖人能知諸物皆非真實，故萬態一視而無取舍之心。是以心鏡常夷，物豈能亂之？是以能不尚賢，不貴貨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心虛則無所分別，此申不尚賢之義。腹實則無所貪求，此申不貴貨之義。志強則夸企而爭勝，志弱則無營於外，此又申不尚賢之義。骨強所以自立，自立則外物不能遷，此又申不貴貨之義。常使民無知無欲。知則妄見，欲則外求，二者既除，性情定矣。自不尚賢而化之，可使至於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智足以亂衆者，禁而止之。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為無為，非無為也，為在於不為而已，期於復性故也。切

嘗論之，三代之後，民無不失其性者，故君子則志強而好善，求賢無已；小人則骨弱而慕利，逐貨不厭。志強則多知，骨弱則多欲，或有知或有欲，雖所趣不同，而其徇外傷本一也。惟聖人不然，弱其志則非所見者，卑而求近，以為無所求，而道自足也，強其骨非以自立而為賢，將以勝利欲，而尊德性也。夫然後名不能移，利不能溺，而性常定矣。劉仲平曰：不尚賢至使民不為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古之道也。後世聖人亦可以復諸此乎？曰難得之貨不貴之，易也；於其所謂賢而無以上之，難也。時也。然而尚賢有道。惟賢，然後尚之，而莫之貴也。由是天下信之，而亦至於勿爭。《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不貴貨也。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尚賢也。遠人格，民不為盜也。邇人安，使民不爭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聖人之道人者以可欲得之，則無欲矣。可欲者，窮理也。無欲者，盡性也。可欲者可語人以始，而不可求人以終。終以可欲，亦歸於不善而已。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可欲者

善也，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知善之所以為善者，不可不深知此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則無不治矣。虛其心則愛惡息，愛惡息則志平一而同乎道。虛其心，弱其志，所以養神。實其腹，強其骨，所以蓄精。而常使民無知無欲也。

劉巨濟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古者聖人作其道，足以哀民之瘼，方斯之時，賢未尚也。世衰聖人不作，知尚賢為世所尚，又未必賢，則徒厲民以食之，而使民窮以不肖，亦安得無爭者乎？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古者賤貨定衣食而已，世衰，上貴貨專利，而使民窮於不足，亦安得而無盜乎？然非尚賢，則亦不能致貨。蓋為君辟土地，充府庫。古之民賊，而今之良臣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目前諸欲以適情為可，則不能不見也。以不見之，則其心定矣。尚賢不貴貨者，皆可飲之事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虛其心者，以尚

賢。貴貨出於世衰，非聖人之治故也。虛其心則畢萬物，已足治矣，何俟於賢乎？實其腹者，經曰身與貨孰多，蓋養精以實腹，則所有非所有也。何事於貨乎？弱其志者，志者心之使也。養神則心虛，心虛則神定，神定則無所用而弱矣。強其骨者，骨者體之幹也。養精則腹實，腹實則精盛，精盛則骨強而立。常使民無知無欲。凡民知欲，不能自無，能使之無而已。虚心弱志，使無知故也。實腹強骨，使無欲故也。又使民常則善矣。蓋有知則恥，不尚賢而爭，有欲則思貨而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使民常則固善矣，不能使民常則亦必有知者焉，使夫知者不敢為可也，使不敢為則固亦道矣。不言欲者，欲生於知而已。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為無為，謂使敢為者不敢為也。敢為者不敢為，則無知無欲之得安其性。此其所以治也。前章言聖人以事教為應為，尚賢貴貨皆事教之緒餘，故次以不尚

賢。此章言聖人治身以化民，使至於無知欲，則賢與貨固外物也。後世尚賢貴貨既不可廢，而為上者苟能虚心弱志，則雖徇利實徒厲民以食之事矣。實腹強骨則難貴貨，必無損下益上，寶珠玉以殃身之事矣。夫如是，則治於人者食人，人孰使之爭？有餘不足，分定而止，孰使之盜？崇寧八註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蓋聖人在上不尚賢，不貴貨，使民不累於為善，不累於為利也。心不虛則亂，腹不實則有欲，志不弱則有剛，骨不強則不立，實其腹則無嗜欲矣。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無是餒也。又云：人無饑渴之患，心為患也。莊子曰：嗜欲深則天機淺，淺則困矣。弱其志，無暴其氣。又云：士尚志。而此謂弱志者何也？孟子方以士人言之，故進之。老子以反本言之，故退之。

劉驥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則忘名，忘名則民無所夸跂，故不爭。不貴貨則忘利，忘利則民無所覬覦，故不為盜。不見可欲則使人息其愛欲之心，故不亂。三者既除，性情定矣。然後可以虛其心，實其腹。虛其心者，物我兼忘也。實其腹者，精神內守也。物我兼忘則欲慮不萌，而志自弱矣。精神內守則形體充實，而骨自強矣。弱其志則貴乎無知，強其骨則貴乎無欲。故常使民無知無欲也。無知無欲則見素抱朴而造於道矣。聖人之道虛無自然，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其為出於不為，自然之妙用，無不治矣。此莊子所謂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以其得大道沖虛之用也。故次之以道中。趙實庵曰：初舉不設智巧。一、去文辨。不尚賢使民不爭。前章以聖人無為之功而治天下，至於功成不

居，是得真常之用也。豈假外鑠於我哉？所以聖不必絕，不知有所謂聖也。智不必棄，不知有所謂智也。蕩然無心而已矣。觀夫三代已還，不知有所謂無為者也。故千里裹糧，親賢以圖治矣。老氏傷其不探本也，故繼之不尚賢。夫任大也不必任小，有聖也，不必有賢。大則體道之無為，聖人之事是爾。小則任智而矜誇，賢者之事是爾。故大聖有作，治本無為，使天下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而絕企慕誇爭之心。《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是也。性命既正則純純當常，機心不作，賢與不肖孰能辨哉？我欲無為，愚其耳目；我欲成治，一其良心。智端起而機偽生，巧意作而爭心起。及其變也，豈勝治哉？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以道化之則歸乎純，以賢誘之則進乎爭。爭心相仍，民性遷矣。雖欲任賢，而禁民之多知，曾不知正容悟道，冶容誨淫。故不尚賢者，至神獨運也。上古之君不聞有

佐，羲農之代亦所未聞。至於黃帝，有坂泉之戰，而始有風后、力牧之臣，問治生之道，則有更區、歧伯之師，厥後聖道尚存，而求賢已切，《詩》云南有嘉魚，則樂與賢。南山有臺，則樂得賢。至于《簡兮》刺不用賢。《丘中有麻》刺賢人放逐。《狡童》刺不與賢人圖事。則知大樸既散之後，賢者不可不尚也。老子欲還純返樸於衰周之世，故以不尚賢為言。無他，使民純樸則不用爭，使民賤物則不好貪。凡以救當時之弊而已。然則尚賢使能先王正禮義法度也，不尚賢，不使能，老子則欲清靜無為也。迹雖不同，其於為治則一也。所以抱甕灌園，發子貢之所問；耕田不仕，為伯成之所逃。又《馬蹄》《胠篋》，宜蒙人之所指。二、除愛利。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節謂之三法通玄義，前二句言治法，後一句言治己。先

得治己之道，然後可以治民。治民者以正也，正則不邪，不邪則無欲，無欲則心虛，心虛則不亂，不亂則萬物服，萬物服則智謀不用矣。奚以賢為？貨者交利而俱贖，人我之養畢足而止，金玉雖貴，不能濟飢，以道化之，其分各足，無使賤者僭於貴，貧者強於富。苟有奔競，則越性命之情，而矜誇奇物。此必在乎人主敦尚素樸，不務榮觀。天下之民不約而化，如漢文還千里馬，晉武焚雉頭裘，則天下貴貨之心在矣。是知至治不在三器。韓子有言，要道存於四維。賈生極論，至於治己以無欲，則心間無事，無事則生定矣。至于巧者不敢矜其智，能者不敢矜其才，孰能投其所好哉。昔之人主不體至道，務以欲利勝己，而奸臣得以投其所好，未有不由是而亡也。太甲曰欲敗度役耳目者，欲所為也。荀卿亦曰：由欲謂之道。盡嗛也。從人所欲，不為節限，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聖人之治，苟能去欲而虛

心，則夫神天明照，知四方未足為遠也。三、正性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謂不以一物為累其心者，則其心自無矣。凡稱見者，非獨眼見。六根皆見，因見即欲，多欲亂心，心固不淨。且眼為六根之首，以眼為見根，眼本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耳雖曰聽，聽實耳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鼻雖曰臭，臭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舌雖曰味，味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身雖曰觸，觸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意雖曰識，識實為見，見所為塵審物為境。此名六根，六根生六塵，六塵對六境，謂之三六十八界輪轉，生死之因緣也。所覺不同，同謂之覺。所見不同，同謂之見。六欲所取，本同一心，從心所分，三界唯識。六根取境，藏之於意，意亦是心，心為藏識。六根謂之六識，上有六七，兼之為八。七識者，為六識般運業境而歸八識，七識亦名意。八識執三藏，謂能藏所、藏執、藏能，與染淨所知

諸法為依止，是故名為種子。七識八識，同名曰意，亦名曰心。故此六欲染亂一性，性者心之生，心實性也。自無始已來，使我不得歸入正道，由汝六識取受無厭，使此心終日營營，流轉愛風，未嘗暫止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如風中燈焰不停，故如風中亂絲不整。故夫既一心不理，是心隨境轉，轉轉不休，心神耗動，日趨妄境，化為異類，無由返本。欲之害性，可不慎歟。蓋欲非一日而積也，性非一日而染也，中有無明為己主宰。自無始已來至今日也，且如初入胞胎，緣不淨境，業報曰因，愛即生。初入胞胎從愛中來，愛中有欲，逐生此心，至於嬰孩之時，雖情未開，喜怒已生於心矣。速至能別人事，六欲所起，分裂六處，受用一境，欲生一心，所起境既無量，心亦無邊。惟彼一心，不知所住，是欲勝而心亂故也。是故三界初上六天，名曰欲界。第一太皇黃曾天人，六色根俱染。太明玉完

天人，一欲根麤淨，五欲根麤染。清明何童天人，二欲根麤淨，四欲根麤染。玄胎平育天人，三欲根麤淨，三欲根麤染。元明文舉天人，四欲根麤淨，二欲根麤染。上明七曜天人，五欲根麤淨，一欲根麤染。以上六天，謂之欲界。太真科曰初下二天，果報尚麤，猶以身交為欲，次二天以執手為欲，第五天以口說為欲，第六天以眼視為欲。今緣六欲，感此六天，凡一根麤淨，上進一天，六欲總超，上登色界。自此以性一切銷盡，方登無色界天。凡稱無色，是無欲也。蓋修行之始，去欲為難。自六趣以至於為人，自人道以至於為聖，超證之門以漸消也。經曰少私寡欲，《易》曰懲忿窒欲，經言其漸，《易》言其損。雖然學者之所修，固如是也。而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者，又非起心而絕之，無根也，孰塵也，無塵也，孰境也，通乎此，則真人哉。次為治之要。一、牒前證治本一。是以聖人之治。前三句為三法通玄

義，後四句為四事成治義。是以字牒前起後，謂聖人能知此三者，又在虚心實腹，弱志强骨，是使聖人行道也，皆言之有緒矣。不尚賢，絕巧智也；不貴貨，絕珍異也；不見可欲，寧心也。此三者為治世之基。基不立則何以求安乎。學之為王者，事其以久矣。此三者，聖人亦常聞之矣。聞之則志於行之也，又行之在乎四事矣。故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所謂光大者，行此四事也。一曰虛其心，二曰實其腹，三曰弱其志，四曰強其骨。二、湛然無物。虛其心。虛其心者，虛有四說焉，三說非，一說是。一曰如太空之虛，二曰如空谷之虛，三曰如虎在丘之虛，四曰以一為虛。夫太空之虛，空谷之虛，丘虛之虛，皆非也。此非空非谷非丘之可比也，乃一之虛也。若夫以其心如太空之虛，則獨覺之人厭離煩惱，使一毫不累於心，坐觀虛空，空極渺漫，無能作為，豈出治之聖人守此為虛

哉？此其一也。又以空谷之空為虛，此特山之有之穴空而已，空谷傳應以虛感聲，聲出亦虛，兩虛相合，能應而已。雖然，以谷況心，一無所作，響則應之，豈不善喻。經亦曰谷神不死，凡言谷神，谷中有神也，非特空谷而已。谷而無神，則所謂神靈者果何物乎？我呼彼應是和也，豈有人君之治，和而不唱者哉？不唱而和則失常矣。此谷虛不可以比出治聖人之心。此其二也。《字說》曰：虛，在丘則虛丘。虛則人不敢進。夫王者之事，以天下為一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皆欲愛利之，至於四海，咸使歸向，豈特如虎之在丘，絕物為虛邪？此三也。今之所言治者以一為虛是也。夫一在坎則實，在離則虛，水火相生，精神之運用，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精神之運，心術之動，法諸水火有不測之神，一本也。道生一，一為虛，不生而為有生之宗，無用而為衆用之祖，一況君也。其在象則三畫而成

乾，三三兩兩之則三才變通也。自一自三而六，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一無不在矣。一即神也。以虛泛應虛固無用，其果不用乎？聖人之道，役人也不為人所役，役物也不為物所使，一而不一，制命也。漢策曰命，非聖人不行。一而不紊，靜之至也。靜而不變，道之常也。不變而變，道之用也。物變我靜，守乎一也。我靜物動，觀其復也。則知一者，無為也，無為而無不為也。帝王之心通乎三玄，以行四事，孰謂虛無為不治哉？此一為虛是也。三、道備純乾。實其腹，八卦以坤為腹，化為五材者，在地成形而坤，則藏之，故為腹。又背為陽，腹為陰，以其主藏，則藏往者是也。土主意出而為新也，歸而為往也。皆主藏之。以其多藏，故曰實腹。又以坎離二象觀之，坎實其中，有實腹之象，離虛其心，有虚心之象。坎剛離柔，則心腹為剛柔也。經曰人法地，《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然實者非虛以通之，

則不神，故曰黃中通理。若夫虛者不履實際，則不至清淨覺地。御注曰：虛心則公聽並觀，而無好惡之情。公生明是也。離為火，火文明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實腹則贍足平泰而无貪求之念，容乃公也。坤為腹，腹主容，聖人中正以觀天下是也。向之所論，虛心實腹，顯聖人出治之用也。夫虛實之用，在人為事也，在卦為坎離也，在氣為陰陽也。用之為人事如彼其言也，用之為坎離法故不同也。且陽實而陰虛，鍊丹之法，使二八陰消，九三陽長，陽純則仙，陰純則死，坎以內外為陰，離以內外為陽，火上水下則未濟，降火就水則既濟。從天地之道，自子至午變純陽，自午至亥變純陰，自然之運也。故曰天地以順動，此乃循常施化也。及在人身，豈不隨天地之為陰陽邪。凡隨天地之為陰陽，是未得制之之法也。不免與造化為流人而已，不知制命在我者也。凡陰陽之道，順之則死，逆之則生。太

白山人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此逆也，逆則生。太率論之，本非逆也，乃和會也。致之似逆，歸之曰和。太上曰：水火比於道之真體。水火之用，是以術而制之。使夫坎中之一補離之虛心，變離為乾，其道成矣。若虛心未實，離坎徒迷。真人曰陰坎徒迷，一陽離五見形是也。平叔曰：點化離宮腹裏陰。極而論之在得一也。既得一，在火候也，非火候數足，豈能補之？或曰：經不及是，止論聖人之治。此何以及之。不知五千言，長生之宗也。出可以治世，入可以登仙。安期生，策士也，張子房，王佐也。期不用於楚，良成功於漢，二人皆登仙，是出處有道也。昧者豈及於斯乎？四、柔順自守。弱其志。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御注曰：志強則或徇名而不息，或逐貨而無厭。今夫蹙者趨者是氣也，氣可使之和，和則內以安神、外不逆物。苟不和也，豈免攫拏

而傷物，暴扞以戾人。非氣之自使，志實使之也。故曰志者氣之帥。老子以懦弱謙下為表，言夫志不得不弱。然則以治道論之，志意不大，識量不遠，豈足以當大事乎？必須剛也，剛則決柔，豈特剛而不柔邪？柔以返剛，聖人體天一剛一柔，迭相因也，不決則不決，決則乾道成也。又剛過而不中，過則有悔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夫能用九者，弱志之謂也。楊雄曰：見善明用心，剛夫見善則明道也。明道於我，則志氣自大矣。在君子則謹守其志，深藏若虛。故以弱而守之也。苟不能以弱而守之，則氣暴而不純。凡養氣之道，柔順為本。經曰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使內不犯外，猶之處子，不然則喜怒交攻，而傷其和矣。長生之宗，莫慎於此。胡不觀乾之九五，飛龍在天，剛得位也，進不可極，極則有悔矣。大有之上九，宜其剛而不中也。然且履信思乎順，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雖然，時

也，而性在其中矣。若夫弱志以守一，自非聽之以氣者，必反是矣。五、立德明道。強其骨。向所謂不尚賢也，下為能知也。虚心已下，四者為能行也。至於強其骨，尤見其能者也。何以言之？骨強則有立，《易》曰信以發志也，主信則有立。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體乾之道，則行而無所礙，動而無所逐，信以主之也。無信則不立，此又至剛至大者之所能行之也。蓋自虚心實腹弱志以養之，至於此則所謂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確乎其不可拔也，孰能禦之。經曰強行者有志，此自養之以柔，然後能至剛也。《易》以先剛而後柔，老子以先柔而後剛，用之各有其道也。夫腎為一水一石，水柔也喻志，石強也喻骨。凡自柔至於剛，而酌然可見者，一陽生於至陰之中，柔極而剛也。一陰生於至陽之中，剛極而柔也。若是乃知剛柔之迭用也。若守之而不行，則曰自晦，自晦者豈能利

天下後世哉？聖人觀天之道，豫以順動，風雷雲雨施於天，禮樂刑政施於人，內且不剛焉自立矣。是以骨強則有立，弱以守之，正以行之者也。如有所立卓爾，則異乎根也欲矣。觀夫天下學道之士多矣，有知之者，知之而不能守，守之而不能行。無他焉，是欲利之心勝而清虛之道難反。強其志而弱其骨也，譬如多積貨財，闔戶守之，不能買遷，何由富矣。御注曰：骨強則行流散徙，言無中下矣。惟自強不息者，為能體此。三政化所及。常使民無知無欲。此一句總結前義，下一句示以法也。常使民無知無欲，則是重明向上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以至虚心實腹、弱志强骨，言聖人出治天下有此七者，誠無他焉，使民無知無欲是也。尚賢則多知，至於天下大駭，儒墨畢起。貴貨則多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攘奪誕謾，無所不至。見名之可欲，見利之可尚，皆失道者也。惟聖人為能去此三

者，民自無知也，亦無欲也。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蓋以上之人作聰明，務機巧而為之誨也，及其已甚，刑法不足以齊之。董子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此昔之在位者教之不善，風俗漸染之深，未可一日而化也。今雖欲以法而禁之，令而申之，彼其奸惡之心尚在，當以道化之則可也。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大備乎成周，而智巧盡矣。故曰周衰而道微可知也。老子作經，意在乎此。雖然，豈止為當時而作，將以為萬世之著龜。及其亂也，何異乎戰國，是尚賢貴貨多欲之過。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堯聞童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苟在上之人多知多欲，而欲其無知無欲，是不可也。猶之惡醉而強酒，誠不若以至誠而化之，純朴以守之，在上者如愚，在下者無知，即莊子謂上如標枝民如野鹿，何威福之用哉？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民始疑矣。二、牒前智巧無施。使夫知者

不敢為也。經曰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莊子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多知多欲，燭亂天下，至於民失常性又欲以刑威而禁之，茲又大亂之本也。秦之毒天下，智巧勝矣，不能用仁義而以刑威，欲治天下，恩不及民，故其忘速矣。然民豈無知也，可使藏之而不用，惟上之人不啓其端，則下之人有知而不敢為也。《陰符經》曰：絕利一原，用師十倍。其此之謂也。若使夫知之者敢為，則紛拏不足而禁矣。一至于此，雖欲誅之，有不勝誅者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四顯無為之功。一、化行無彰二。為無為，此一句總結一篇之義，以明聖人出治，雖無為而未嘗不為。無為則絕物，有為則近事，所謂事非道也，而事實出於道矣。使為之而不見為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功，斯善矣。且如之何使為而不見為之之迹、治之而不顯治之功乎？《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夫不動者性也，感而遂通者情也。性本無為，道之體也。道之為性，其實無形，有極而作，則天地至於萬物，無不由茲而出焉。《傳》曰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是道也。出於聖人之心，而應次二之神，潛天而天，潛地而地，無非精神之運動者也。夫見於精神之運動者，則有為也。運而不見其迹者，本無為也。且不為也，天下一日二日，而萬機其可置而勿論乎。勿論則不治。若事而治之，物物而察之，則又勞矣。勞則墮，墮則不治矣。凡為之之道，豈免仁以仁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信以質之，恩以愛之，刑以威之哉？若出治而略此數者，且欲求治，又不可得也。上古不用禮法，羲皇已用結繩，大率上古之時，民純事簡，無為之功易可見也。若謂後世只可有為，不可無為，則是道不可行也。惟體道之聖人能通乎此。《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惟不廢一物也，道實有為之。及乎求道也，道

本無為矣。茲所謂為無為者是也。嘗試論之，無為者內聖也，有為者外王也。內聖則淵乎其虛，外王則興事造業。以淵虛之心而為事業，則事出於道，道本於虛，有為無為混而無迹，豈俟他哉？是篇歸之不尚賢，欲聖人之獨化也。獨化則神矣。有能不親賢道，而致無為自然者，大聖之治也。若需賢佐者則迹也，請以神觀大聖之教人也。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其朴徐徐，其覺于于，無事而萬物化，無為而百姓定，此神也。請以迹觀堯禪舜，舜命九官，皋陶曰：知在知人，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又曰：百工惟時，庶績其凝。則朝廷既治，可以率天下矣。至於《仲虺》之稱湯用人惟己，皆須賢以為輔佐也。又曰：旁求俊乂而共成天下之治，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君逸臣勞。此見乎迹，是君能任人，以成無為之治也。彼無所待，聖之無為也。此有所待，因賢而致無為也。蓋得賢則治，失賢則亡，

不尚者存於大聖人也。世嘗謂老子之道，語類鴻荒，非用中之道，其何以云有為？為則是不廢中庸也。二、道契自然。則無不治矣。如上則見無為之功矣。至於無為，則與道為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①主以不賄聞千諸侯者：「千」據《左傳》當作「于」。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不尚賢章

邵若愚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夫不尚賢能者，恐人矜智。王所好者謂之風，民樂隨之謂之俗，上矜賢智，下心競趣。不尚賢，使民不爭其名故也。食之為貨，務資贍養，豈貴珍其難得。貴乎難得，民必深藏。凡人之情，與之則不受，藏之必竊奪。治世非不用貨，不貴珍奇難得之貨者，使民不為盜故也。下民不見名利，可使欲心不亂，其民自治。是以聖人之治，不尚賢，使民無知，無知則自虛其心，心虛則能容萬物。故云實其腹。不貴貨，使民無欲，無欲則自弱其志，志

弱則不隨境轉。故云強其骨。常使民無知則虛心，無欲則忘境，心境兩忘，無所攀緣，萬事俱息，使夫有智者而不敢為，聖人為無心之為，則天下無不治矣。

王志然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夫語道而非其序，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安取道。莊子九變之序五變，刑名可舉捨，是若倒道而行，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者，由未知所以為學為治之本意歟。且名者實之賓，名實既定乎內外之分，天下之人爵因任而已，豈有賢者棄之野而不用者哉？而老子謂不可尚之之意，其有深旨焉。故莊子曰舉賢則名相軋。尚賢則起爭之一端，以至天下大駭，智詐是非，頡滑解垢，儒墨畢起，其不可尚者如此。聚天下之貨財，養天下之民人，而民熙熙然，擊壤而歌，鼓腹而遊，物物而不物於物，烏可竊竊然而貴之哉？老子謂不可貴之之意，其亦有謂。以天下之萬物

職職芸芸，各有所繫焉。既有時而成，必有時而毀，既有時而貴，必有時而賤，付之自爾，詎可容心哉？人欲貴之者，唯必得是求，求之不得，將決性命之情以爭之。以至攘奪覬覦，靡所不至，豈祇為盜而已？此蓋上有所好，下有必甚者焉。經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云：富貴是人之所以欲。至如目擊耳聞，鼻嗅舌嘗，侈情動心，皆謂之可欲。苟欲之無饜者，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不足以供其求。君子之所欲者名也，小人之所欲者利也，舉天下賢不肖皆不見可欲之欲，則心常寂然，何亂之有？所以聖人常虛其心，不為一物之所囿，常實其腹，不為一物之所殫。內觀其心，廓然無有，外觀其形，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故志弱而有用，骨強而有立，志之所之有所操，則有所守焉。腎主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心主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

腹實矣。由是萬化生乎身，精神生乎道，以此治人事天。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唯其如此，則無不治矣。莊子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則民性得矣。若然者，天下焉知賢之可尚不可尚，貨之可貴不可貴者。

黃茂材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方且和其光，惟恐人之知，何賢之可尚，故民不爭。不爭者，各安其性之自然。方且窒其欲，惟恐物之擾，何貨之可貴，故民不為盜。不為盜者，取足於身而有餘。不見可欲，非閉其目，而不之見也。物之交於吾前，而動於吾心者甚多，將不知見其可得乎，惟能見其無有可欲之處，然後不足以亂吾心。何者？毛嬙麗姬，天下之美也，人莫不欲之，而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推此以言，誠無見其有可欲者，則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實其腹。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然

自喪其偶，能養其心至此，則可謂之虛矣。一飽之外，雖有珍羞百味列於其前，惟恐其不亟徹而去，此腹所以欲其實也。經曰：聖人為腹不為目。弱其志。自強者有志。今乃弱其志，何也？自強則可以進乎道，弱則可以到於日損之地矣。強其骨，老子之道深乎強強，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今強其骨何也？戒乎強者，惡其與物爭也；強其骨者，自強也。夫道獨立不改，非自強者安能致乎。常使民無知無欲。老子以治國治民況於其身，所謂使民即是其身，無知無欲，非頑然如木石之無所欲也。其始也，不能無知，去其知至於無知；其始也，不能無欲，去其欲至於無欲。則自非有道君子，其積所至，其孰能之？使夫知者至則無不治矣。夫道自然，豈可以智為之？惟能為無於無所為，斯可矣。程泰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其人賢矣，表而出之，以暴耀天下，則必有恥其不若而強與之爭，

故莊子曰舉賢則民相軋也。貴難得之貨，則必有棄業趨利，而不惜為盜者。故曰貨財聚然後睹所爭也。爭且盜皆其睹可欲，而生心者也。若上之人藏好惡而不示，下之人無所趨以為利，則凡其可欲者不復見前，心自不亂而爭盜自息。此老氏正本澄源之道也。蔣閻勉之言治曰：必拔公忠之屬，而無可私，民孰敢不輯？勉之此言，蓋堯舜以來舉善而教不能，凡致治者之所共也。而季轍譏之曰：若子之言，則其自為處也。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蓋譏其表而出之，則昭昭乎如觀臺之招物也，則見可欲而往焉，以爭者多也。然則見賢而不尚，豈其無別哉？泯迹以息爭忌焉耳矣。凡老氏之教所欲藏用自晦者，其意皆類此也。見之讀如現，上之人出而示之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常時存想者，為心臨事欲為者為志，腹所以飲食也，骨所以負任也。老氏書有寓言，有實言，此之腹也，骨

也，誠即其實而命之也。後章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其當實而虛之者也。又曰：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此惡其強，而求以弱之者也。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不使其心得有仁知焉，是求以虛也。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擁腫鞅掌非骨強而耐負荷者，不在數也，此其立庚桑之則，而譏堯舜之舉賢任知者然也。常使民無知無欲。民之有知則智多，而難治者是也。其有欲則睹可欲，而爭且盜者是也。老氏之貴無為也，欲以無事處天下，而使天下亦安於無事也。莊子之言治效，曰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天下之性得矣。使夫知者不敢為也。使民無知無欲，將以愚之也。而其中有桀黠不受愚者，是所謂智也。智則不復可愚矣。於是舉天下皆順吾教，則皆無知無欲矣。無知無欲則安土樂業，不可誘之為亂矣。雖有智者，

知其無與附和，則亦意消而不敢復為。故曰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正其自謂可復結繩之上古，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正明此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既曰無為矣，而又有夫為無為者焉，則豈委事功而不作也哉？以無為為居，而以無事行之，是之謂為無為也。我以無為鎮之，而下以無知無欲應之，所謂無為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者也，則安有不入於治也？詹秋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安民章所言，不欲尊尚賢人，使民不狂僭而爭名。不貴珍貨奇寶，使民不為盜竊，不見可欲紛華盛麗，使心不生妄亂。是以聖人治民，久欲與之相安，在我必虛其心，而去嗜欲，常使斯民無知無欲。雖知亦不敢為，則為無為而無不治安矣。

張沖應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老子出乎上古，其風淳俗厚，人皆質樸，日以無為，名利俱忘，聲色不作，五神不亂。蓋自上古降民改而皇，皇改而帝，帝改而王，官以鳥名，繼以龍名，又繼以王侯卿大夫，以美名之，則虛名日盛。而世所尚者行權之賢，是以比干爭而死，夷齊不能爭而隱。以激紛紜征戰之苦，又自鑿山耕海，鑽石淘沙，良金美玉，惑之未已，奇珍怪寶，惑世愈甚。世所貴者罕獲難得之貨，是以虞氏懷玉而喪國，石氏藏寶而喪家，以成滅身傾德之禍。又自笙簧之淫聲逆耳，子女之淫色迷目，異味逆口，異香逆鼻，異服逆身，神昏精亂，而以所欲之形狀畢露。是以商亡以長夜之飲，陳破以後庭之曲，以起弑逆暴亂之階，皆此三者之故也。故上古聖人所以治乎人者無他，不尚行權之賢，不貴難得之貨，不縱可欲之惑，則上行之而下效之，斯無以動人心之爭、之盜、之亂者矣。故虛心

下而不為，三者之所拘。實腹運道而不為，三者之所耗。弱其志而不尚，不貴、不欲，強其骨而常健常康常寧，人有以觀我之無為，則自然無知無欲矣。或有知者欲尚其賢、欲貴其貨、欲華其五鬼心鼻口耳身欲，亦不敢為也。故人皆為其所無為，而人無不治者矣。

張靈應曰：心不虛明，如何得其炁沖和以實其臟腹；志不卑弱，如何得其精膠固以強其筋骨。心常虛而炁不虧，志常弱而精不耗，這腹便充實，骨便堅強，更有何趨蹶夢遺之患。大凡人一時趨蹶，皆炁不沖和中來；寢夢遺失，皆精不膠固中出。要皆炁不沖和，只是心不虛，精不膠固，只是志不弱。

白玉蟾曰：不尚賢，為子當孝，為臣當忠，使民不爭，飽不思食。不貴難得之貨，黃金與土同價，使民不為盜，如意無他。不見可欲，耳目之間，心實在焉，使心不亂，去即喚回。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

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廖粹然曰：不尚賢，有道之士不務榮華。使民不爭，默識如愚，無爭三昧。不貴難得之貨，觀世財如灰塵，不貪而不欲，以內丹為至寶，自愛而不自貴，使民不為盜。知是不欲不見可欲，外不著物，內不自見，使心不亂，同太虛空如如不動。是以聖人之治，主上以道治國，吾亦以此修身。虛其心，以虛為身，以無為心。實其腹，神炁沖然，清淨自守，要將坎位中央畫，點化離宮腹裏陰。弱其志，專炁至柔，頑然不動，強兵戰勝，功成後霹靂，俄然出地雷。強其骨，潛形於身而不出，藏神於心而不見，水火抽添丹就日，金筋玉骨自堅強。常使民無知無欲，國安民富更無他，吾之子孫亦無事。使夫知者省得此理，不敢為也。何嘗妄作為無為？道常自然，則無不治矣。子能知一，萬事畢也。則豈不快哉？

陳碧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
人君之謙下雌靜，不矜尚己之賢能，
則民之從化如風靡草，柔遜是守，何
有爭乎？經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好靜而民自正。又解曰：人君
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賢
不肖各當其分，則士無爭矣。若人
君依違，大臣回佞，雖尚賢求士，則
外忠內僻，情毒言和之才至，至則姦
偽生而交爭起。嚴君平曰：盛德者
為主，微劣者為臣。賢者不萬一，聖
人不世出，夫天生之賢，匪由尚出
也。又曰：譬如使駑馬驂騮並馳於
夷道，鴻鵠鶉鴉雙翼於青雲，則賢不
肖可知矣。此乃自然，非由尚也。
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
之貨，使民不為盜。難得之貨，謂金
玉珠犀也。言上化清靜，民務耕織，
藏金於山，捐珠於淵，不利貨財，不
近貴富，則民無貪盜之心矣。又解
曰：驪龍夜光之珠，金玉錦繡之玩，
君王不貴，臣民無貪，盜賊於何而
有？語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也。《鴻烈解》引神農之法曰：丈
夫力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
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
故身自耕妻自織，以為天下先。其
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矣，不見可欲
使心不亂，可欲者，謂外物或情令人
生可尚愛欲之心也。而曰不見者，
非遠絕不見也，謂不以見為見，而為
無為也。若乃人君見外物而無可尚
愛欲之心者，是不為色塵所染亂，則
性原清靜恬澹而復其真一矣。人君
能守乎真一，則使民心不亂，而淳樸
之風可致矣。嚴君平曰：世不尚賢
則民不趨，不趨則不爭，不爭則不為
亂。世不貴貨則民不欲，不欲則不
求，不求則不為盜。世絕三五則民
無喜，無喜則無樂，無樂則不淫亂。
此自然之數也。《鴻烈解》曰：令君
子佩請飲楚莊王，莊王許之，子佩疏
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者君王許
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
曰：吾聞子具於疆臺。疆臺者，南
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

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
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曰不見可
欲，使心不亂。傅奕《音義》曰：古
本作使民心不亂。河上公、開元御
本作使心不亂，亦通。是以聖人之
治虛其心。大聖人之治，先治其身，
然後及于家國也。虛其心者，謂無
邪思也，不役心逐境，泊然內寂，嗜
欲頓消，神物自定，則其心虛矣。莊
子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謂心
虛則純白自生，福慶留止也。實其
腹。夫聖人道德內充，五神安靜，憺
泊自足，貪愛不生，故曰實其腹。弱
其志。志者心之事，事在心曰志。
欲令舉心行事，當守謙靜柔弱，則道
全矣。強其骨。骨者體之幹。夫淳
和足則體潤，精神壯則骨強，亦自然
之理也。常使民無知無欲。聖人所
以常修身虚心者，欲令百姓反樸守
淳，恍然自化也。語曰：苟正其身
矣，於從政乎何有？使夫知者不敢
為也。民雖有貴尚之知、飾偽之迹
者，然已被其清靜之風、淳樸之化，

而自灰心槁體，不敢與動有為之欲心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為無為，猶言行無為之道也。無為者，謂不越其性分也。性分不越則天理自全，全則所為皆無為也。物物無為，則貴尚貪求之心泯然都忘，故淳風大行，誰云不治？

謝圖南曰：不尚賢至使心不亂。任賢使能，人君當然之事，但不當有好尚之名。好尚之名立，則小人將假託賢者之名以爭之矣。難得之貨物之無益，而反貴之重之，無好下甚，則有盜思奪之者矣。可欲之境事之無補，而耳目與接，反動其心，則將有變亂其所為者矣。在上意向，豈可不謹。是以聖人至其骨。虛其心則不使人欲入於內，實其腹則不使天理餒於中，弱其志則意向不流於驕伏，強其骨則躬行不憚於勤勞。此所以為聖人之治。常使民至不治矣。欲生於知，無知則無欲矣。故上以無知無欲化，則下以無知無欲應。或未能使之無知，而其間有矜

知逞能者，亦必陰消潛化，而俾之退聽於不敢為之地。此所謂知者，乃私心血氣之知，非良知也。若使敢為，必至害治。故在上者為之以無為，則在下者無不治矣。蓋嘗論之，民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意向之不謹，則視儀聽唱必有甚者。古之聖人誠意以正心，正心以修身，修身以治國，平天下，精神念慮密運於一堂之上，而風聲氣習奔走於四方萬里之遠，應感一機不疾而速。後世人主窮情極慾，靡所不為，而反歸咎於天下之難化，人情之難馴。吁，亦惑矣。

林慮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尚，矜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為貴，則人必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為盜。此二句發下面可欲之意也。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八字最好。虛其心，無思慕也。實其腹，

飽思食也。弱其志，不趨競也。強其骨，養其力也。言太古聖人但使民飽於食寸，無他思慕，力皆壯而無所趨競，故其民純朴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機巧之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有作為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而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為治也，皆以無為為之，所以無不治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言聖人之教其民如此。使者，使其民也。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皆恐有以動其欲心也。動其欲亦不止此二事，但以二者言之耳。老子憤末世之紛紛，故思太古之無事。其言未免太過，所以不及吾聖人也。范應元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尚，好也。賢，能也。又《說文》多才也。爭，競也，謂偏尚才能之人，則民必競習才能以爭功名，而不反求自然之道也。且小才小能可用於人而不可用人，務才而不務德，非君子也。人君不偏尚小才小能之人，而民自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難得之貨謂金玉之類，儻貴之則民愛其物，而患其無，以至為盜。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治理也，理身以理天下也，上無貴尚則民不妄想，人欲去也，茲不亦虛其心乎？上懷道德則民抱質樸，天理存也。茲不亦實其腹乎？上守柔和則民化，而相讓氣不暴也，茲不亦弱其志乎？上無嗜欲則民化，而自壯體常健也，茲不亦強其骨乎？能如是則可使民無知無欲也。此四句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前後文皆有正己化民之意。常使民無知至不敢為也。蓋民知貴尚、見可欲，則有爭有貪而為亂，故常宜使之無妄知無妄欲，而使夫智巧之人不敢妄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聖人無貴尚之迹，而不見可欲，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為出於無為也。為出於無為，則事無不成，物無不和，乃無不為矣。

薛庸齋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使心不亂。不尚世俗之賢，則民不致爭矣。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為盜矣。不見可欲之事，則使心不亂矣。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聖人治國猶治身，虛其心則德大有容矣，實其腹則境土不貪矣，弱其志則治道尚柔矣，強其骨則股肱不惰矣。常使民無知無欲至則無不治矣。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能使民若此，雖有智者不敢為也。夫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安，非無為之治乎？

休休庵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抱道行不言之教者，中虛外順，無所好惡，是以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有所好尚者，情識使然也，未免使人生能所生、貪求或爭功、或為盜。進道育德者又當一念不生，致于虛極，微妙玄通，然後自己。靈明不亦貴重，若有可愛可欲之念，則忘情作，惑亂真心矣。是以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虛其心，無我而量寬，其無為而物自化。以道為懷，實其腹也。弘無諍之德，弱其志也。力行此道，強其骨也。能如是者，使其識滅而無所知情亡。褚伯秀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古人所寶性賢，見賢思齊。此云不尚何耶？為時人多尚己賢以啓爭，嫉亂所由生，惟其不尚己賢，斯能識天下真賢。非謂棄賢於野，而不用也。世道交喪，所謂賢者未必真，尚者未必誠。君銜求賢之名，士負自賢之志，以詐逆詐淪胥于惡，而賢為虛器矣，於家國乎何濟？訓以不尚己賢，是澄清源流，而開四海來賢之路也。貨之於天下買遷有無，以給民用。此云不貴者，特謂難得之珍奇，寸珠尺璧，南金大貝，聲色禽獸，玩好之物，無益於家國，無補於饑寒，上好下承，殘暴以取，鼓動天下之貪心，上下相交盜矣。若夫流行泉布、絲麻粟帛，民資以生養者，未嘗一日廢，是謂不貴異物賤用物，適宜利用，家給戶足，亦何盜之有？後世貪奢敗度，利欲蝕心，天下滔滔，如出一律，惟學而知道，界限

分明，必不至越分，苟求玩物喪志。食取充饑，衣務適體，室廬蔽風，兩吉凶稱有無，所享有限，所求易足，心無企羨，何所動亂哉？上不尚賢，則下不爭名。上不貴貨，則下不爭利。上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皆原於心虛不受物，故可欲無自入焉。心虛則元神居，腹實則元氣聚。志好強而使之弱，所以召和。骨任勞而使之強，所以有立。虛心弱志，使民無知。實腹強骨，使民無欲。則雖有知者，亦不敢以有為干上之無為。在上能主無為之道，行其所無事，則天下事無不可為者。末句古本作無不為矣。義長於治。牛妙傳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賢者明敏聰慧，才能也。不尚者，不自矜尚，謙辭也。既謙則光矣，天下何爭之有哉？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讓於賢，卑己以尊人。蓋自卑則民敬尊之。先儒有言曰：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我崇高矣，崇高於我何有哉？我尊

於人矣，而我寧自尊哉？苟於此振而矜之，則我之不賢矣。若我之不賢，則人將拒我，非爭而何耶？此不尚賢使民不爭之說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如夜光之珠、明月之璧，斯可謂難得之貨也。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天下何盜之有耶？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者。昔宋人以玉遺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以與我皆喪寶也。却而不受。此可謂不貴難得之貨之說也。莊子曰：絕聖棄智，大盜巧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此非使民不為盜之謂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心者一身之主也，欲者意之所遷也。大凡目有所見則必心有所思，心有所思則必意有所為，意有所為則是之謂欲也。夫欲之所蔽心而得而清矣，豈不亂耶？《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大修行人常謹外視，使不見可欲之事，則自然身心清靜，煩惱不侵，毋致於

亂也。孟子亦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之謂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聖人者，淵懿聰明者也。其能繼天體道，故常虛其心也。所謂虛心者，遣其實也。蓋天下無心外之理，而聖人有窮理之心。凡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所有也。惟虛以養之，使無一毫私意撓乎其間，則天地之奧皆可以察之也。老君曰：身之虛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此聖人治身虚心之義也。實其腹。夫實腹者，非飽膏粱，充實其五臟也，謂積精累氣以成其真也。是以聖人故常尊其氣，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使真境長守，生氣有精，九戶不塞，體得生神，此聖人之治也。老君曰：我命在我，不屬天地。我不視不聽，使神不出身，與道同久。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夫根本者，即神氣精之說，實其腹之謂也。弱其志。弱者，謂持也。志者，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善存養者，常於平

且未與物接之時，其氣清明之際，常持其志，無暴其氣，使浩然充塞，不致枯亡。則庶幾三百六十骨節之間，無諸滯礙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此弱其志之說也。強其骨。夫強其骨者，謂握固趺足，升腰凸胸，此修行之道也。蓋聖人之治，先虚心以造其理，又實腹以固其精，復弱志以存其氣，令強其骨以行其道。然夫強其骨之道可無說耶？蓋大修行人行功既畢，乃退火抽鉛，使元氣自尾間夾脊上關透入泥丸，氣化為津，從上腭出，滿口含津，凡三叩齒，分為三嚥，以意送之，丹田復以周天火候養之，是名玉液還丹。此則強其骨之說也。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者淳也，無欲者朴也，淳朴者無為也。常使民者，謂聖人先能服行，然後使民無知無欲，淳樸無為也。蓋以其昭昭，方可使民昭昭也。如玄古之君，

天下無為也，蓋上無為，則下亦無為也。君猶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不偃，天下無之然。夫無知之俗，淳樸之風，玄古至德之世是也。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直而不知以為仁，相愛而不知以為義，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此可謂淳樸之俗也。然則先自上以風化下，故云常使民無知無欲也。使夫知者不敢為也。謂上古之世風淳，無君臣、父子、夫婦三綱之可知，無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可見，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知其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而民得性矣。設使濃淳散朴之人，特達聰明之士，雖有其知，無所用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矣。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

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也，明此而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而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而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而處下，玄素聖王之道也。以此而退居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而進為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故云為無為，則無不治矣。楊智仁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者，富貴非所欲，爵祿非我有，上不朝天子，下不謁公卿，如是有不爭之德。不貴難得之貨者，奇珍異寶，良金美玉皆外物耳。我心坦然，民心怡怡，外不見欲，內心不亂。蓋明了之人見亦非見，縱橫自在。古云：我若無心於萬物，不妨萬物常圍遶。聖人之行，虛其心而不挂一物，實其腹而養乎至精，弱其志而常處謙和，強其骨而養吾浩然。我心淳淳，民心朴朴，無欲無知，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無為

而無不為，則無不治矣。《書》曰：顏子罷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不尚賢也。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不貴難得之貨，不為盜，不見欲心不亂是矣。頤以養正，謙卑而尊，此聖人虚心實腹，弱志强骨，無知無欲，無為而無不治矣。

喻清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矣。不尚賢使民不爭，即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即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之意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一語乃太上教人最喫緊處。子貢出見紛華盛麗而悅，見可欲而心亂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達磨少林而面壁九年，亦是此意。賢訓如我獨賢勞之賢，大抵事事有求勝之心，皆謂之賢，如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每每欲加於前人，非特矜尚智力而已。漢文慕黃老之清靜，卑辭厚禮，和親遠人，而曰朕高皇帝側室

之子，不尚賢也。齊高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不貴難得之貨也。大抵好色，人之所欲也。富貴，亦人之所欲也。犬馬聲色，子女玉帛，峻宇雕牆，皆足以啓人之欲心，惟目無所睹于外，則心自不搖于中。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道哉？納之於無思無慮之域，虛其心也。而八口之家必使之無饑，蓋慮盜賊起於貧乏也。化之以寬，柔以教之，政弱其志也。而必使之勞其筋骨以趨事，又慮其飽食逸居而無教也。虛實弱強四字，是子母字。實其腹，強其筋骨，乃聖人詳致曲慮處。以此而治，但見斯民游於不識不知，少思寡欲之天，雖有智巧，亦無所施。是皆聖人之治以無為為之，天下其有不治者乎？

胥六虛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夫有國須得其賢輔共治之，不得則無以致其治。夫不尚賢，非不任賢也，不尚之而已。若上啓尚賢之門，則下有爭進之心，故曰不尚賢，使民不

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夫貨財，天下人皆欲得，在上者貴之愛之，在下者雖欲而難於得也，難於得則窺竊之私明於中耳。如在上者視貨財若土苴，不貴不愛，使民無難得之求，彼焉有盜賊之心乎？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有二說。一作見字論，謂國君不見其可欲示民，民心自定。上見可欲，下民效之，焉得其心不亂歟？作見字論，謂以修身，言聲色玩好充滿眼前，不見有所欲者心之定也。如見有所欲，惡得不亂歟？是以聖人之治至強其骨。是以古聖人治國必先治身，欲治身必先虛其心者，不以人欲擾之，心自虛矣。虛，靜也。心靜則氣定矣，氣定則腹自充實矣。故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者，謂與物無競也。無競則神氣和悅，而血液盈盈，髓滿骨強，此養生之正，必信之徵，以之治國，則國富民安，又奚事焉？常使民無知無欲至無不治矣。民之欲其有不可免者，欲使無知無欲何如？然謂

人君不尚賢，不貴貨，不見可欲，上行下效，如草從風，民性反淳，各安其分，衣足食飽，逍遙而遊，又何知何欲歟？然上行之篤，民有未化，雖有知欲亦不敢施其為者，化者衆也。為無為則無不治者，謂人君尚賢貴貨見可欲三者之為，而誠能無為者，天下自治矣。故曰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蘇敬靜曰：不尚賢使民不爭至則無不治。此章老子本心只在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一語上著意。賢者，人之勝於人者也。人之勝於人而我崇尚之，則不勝者必起而爭較。難得之貨，至寶也。我貴寶物則民起竊盜之心。此季康子患盜，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即此意也。大凡民心不見可欲，中心自不擾亂。《易》之艮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釋者曰：艮，止也。人之欲心每止於目所不見，背無所見之處，有見則欲心生，欲心生則不可止。艮其背，不獲其

身，不得見其身也。目且不得見其身，則欲心自然不生。雖庭除之近而不見所行之人，以艮其背也。出見紛華而悅，則中心擾亂。外物不接，心無所亂，自無過咎。此即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老子託言古聖人之為治，務使民心虛腹實、志弱骨強。心虛者，不使外物亂其心也。腹實者，但欲民飽食而已。志弱者，使民不見可欲，而無爭競也。骨強者，但欲民有力以負荷也。民無知無欲則淳朴務實，自成風俗，其間雖有智巧桀黠者，百中無一，淳樸多而桀黠少，尚何敢出而為亂？至今山林之民與市廛之民便敦朴智巧不同，無他，市廛之民多見可欲，山林之民不見可欲故也。此聖人所為皆安靜無為，自無不治。不尚賢，不貴寶，皆使民不見可欲，心自不亂。豈若後世賞功勸能，而激天下之爭，重貨殖財而起天下之盜，皆非無為安靜之治也。

《拾遺》：秉文曰：虛心實腹，即上

不尚、不貴、不見，使民無知無欲是也。知無所慕，不敢為也。或云虛心養道，雖於義無害，非此章本指。《諸子旁證》：《莊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韓非子》：宋之鄙一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為君子器，不宜於細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貴難得之貨。《文子》：大丈夫恬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車，以四時為馬，以陰陽為御。行乎無路，遊乎無迹，出乎無門。以天為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為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芳，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昭明天下者，執道

之要，觀無窮之地，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自然也。

石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上章既申無名之義，此章又申無欲之義。尚賢則名為可欲，而民為之爭矣。貴難得之貨，則利為可欲，而民將盜之矣。惟不見名之可欲，則名不亂其心；不見利之可欲，則利不亂其心。欲之可亂其心者，固不止此。姑以二者例其凡耳。林慮齋以不尚賢為不自矜，黃茂材解以不見可欲為不見世間有可欲者，二解尤勝。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欲不亂其心，則心虛矣；心不為欲所奪，則中有主而實矣。故曰實其

腹。志不外慕則其志弱矣，其志雖弱一氣不為志所動，而骨益強，故曰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無知無欲，則雖有知無所用其知。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聖人之治，為無為而已。而能使民不為可欲之所亂，所謂無不治也。前章自無名中來，此章自無欲中來，而皆歸於無為。蓋無為所以體道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道沖章

考異：河上公作《無源章》，趙實庵作《宣和布化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貴尚不行，無為則至理。此章明妙本之用在用而無為，首標道沖，示至虛之宗物。次云挫解，明沖用之釋紛，結以象帝之先，欲令盡知其趣爾。

杜光庭曰：大道之用，其用不窮，廣包天地，細入毫髮，澹然自得，無虧無盈。行之於身，則光塵混一；運之於內，則紛銳和平。綿乎億劫之前，乃居象帝之首，萬法之內，惟道可宗。故為萬有所歸趣矣。趣，向也。

張沖應曰：此章謂天子至於庶人，惟能運行，此自然之道，則當知無窮無極，混元而不可知可已。故曰無源。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考異：或不盈之，作或似不盈，一作似不盈。似或存，一作似若存。誰之子，一作其誰之子。

河上公曰：道沖而用之。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用在中，或不盈。或，常也。道常謙虛不盈滿。淵乎似萬物之宗。道淵深不可知也，似為萬物之宗祖。挫其銳。銳，進也。人欲銳精進取功名，當挫止之，法道不自也。解其紛。紛，結根也。當念道無為以解釋。和其光。言雖有獨見之明，當知闇昧，不當以擢亂人也。同其塵。當與衆庶同垢塵，不當自別殊。湛兮似若存。言當湛然安靜，故能長存不亡。吾不知誰之子。老子言我不知道所從生。象帝之先。道自在天帝之前，此言道乃

先天地生也。至今在者，以能安靜湛然不勞煩，欲使人修身法道。

王輔嗣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執一家之量者，不能全家；執一國之量者，不能成國。窮力舉重，不能為用。故人雖知萬物治也，治而不以二儀之道，則不能贍也。地雖形魄，不法于天則不能全其寧；天雖精象，不法于道則不能保其精。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溢，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捨此而求其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銳挫而無損，紛解而不勞，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似或存乎？地守其形，德不能過其載，天慊其象，德不能過其覆。天地莫能及之，不亦似帝之先乎？帝，天帝也。唐明皇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言道動出沖和之氣，而用生成，有生成之功，曾不盈滿。云或似者，於道

不敢正言也。淵乎似萬物之宗。淵，深靜也。道常生萬物而不盈滿，妙本淵兮深靜，故似萬物之宗主也。疏：沖，虛也。謂道以沖虛為用也。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用生萬物，物被其功，論功則物疑其光大，語沖則道常不盈滿。或妙本深靜，常為萬物之宗。云或似者，道非有法，故不正言爾。他皆倣此。挫其銳，解其紛。道以沖和，故能抑止銛利，釋散紛擾。若俗學求復，則彌結矣。疏：挫，抑止也。銳，銛利也。解，釋散也。沖虛之用，物莫之違，故銛利之心，多擾之事，念道沖和自抑止釋散矣。此則約人以明道用。注云俗學求復者，《莊子·繕性篇》云滑欲於欲，俗學以復其初，言銛利紛擾因欲而生，故念道則挫解，俗學則彌結矣。和其光，同其塵。道無不在，所在常無，在光在塵，皆與為一。一光塵爾，而非光塵。湛兮似或存。和光同塵，而妙本不雜，故湛兮似有所存也。疏：道之沖用於物不匱，在

光則與光為一，在塵則與塵為一，無乎不在，所在常無，沖用則可混光塵，妙本則湛然不雜。故云似或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所從生，明道非生，法故無父。道者似存乎帝先爾，帝者，生物之主。象，似也。疏：吾者，老君自稱也。象，似也。老君云吾見至道沖用，生成俱物，尋責所以，不測由來，既無父道之，人莫知道為誰子，生物必資道，故似在乎帝先。注云帝者生物之主，《易》云帝出乎震。輔嗣云：帝者生物之主，興益之宗。又解云：兆見曰象，言此生物之帝能兆見物象，故謂之象帝爾。

杜光庭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常謙虛而不盈滿，沖和澄澹，處乎其中，深玄寂靜，為物之主。故物失沖和之道必至敗亡，人失沖和之道則至死滅，君失沖和之道則政擾民離，臣失沖和之道則名亡身辱。是以知沖和之道，萬物恃之以安，為萬物之宗矣。語其及物之功則光明

遠大，求其妙本則深靜常虛。道非有法者不可正言其有，而物皆有道也。倣，准效於此，不敢正言也。挫其銳，解其紛。理國用沖和之道，則無銛銳之情以傷於物，無勞擾之事以傷於人。不傷於物，則萬國來庭，四夷嚮化，兵革不起，怨爭不興，不尚於拓土開疆，凌弱暴寡矣。不傷於人，則使之以時，賦役輕省，家給人足矣。理身者解紛挫銳，外無侵競，內抱清虛，神泰身安，恬然自適矣。約人以明道者，明人必資於道也。《莊子·繕性篇》云俗學以求復其初者，言人既理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俗學則彌結者，銛銳之心、紛擾之事不以道挫而解之，則拘於俗學，彌加結固不可解也。俗學者，徇俗之學，非日損之道也。和其光至湛兮似或存。沖和之道散被群生，汎然坦然，物無不在，可謂和光同塵矣。光者，明淨也。塵者，混亂也。有道之士不介然標異，與眾同也。

匱，乏也。道雖散被群生，至妙之本凝寂沖虛，常不乏絕，故云常存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萬化厥初，即有主宰，形象肇立，牧之以君，故言象帝。大道沖用，能生萬化，故在象帝之先也。老君大聖，豈不知至道之宗本耶？設此疑似之詞，用曉迷方之俗爾。亦如上大道不可正言義也。帝出乎震，《易·繫辭》也。震，東方卦也。少陽之氣，生化之源。今以太子居東宮少陽之位，御極為出震之期，蓋取象天地生育萬物之始也。兆見曰象者，無形曰氣，兆形曰象，生物之首也。萬物之首，象帝居先，大道復在象帝之先，言其高遠也。然夫至道不終不始，孰知其先哉？亦強為之容爾。《易》曰帝出乎震，萬物生也。齊乎巽，萬物潔齊也。相見乎離，聖人以南面向明而理也。致役乎坤，萬物致養也。說言乎兌，萬物所悅也。戰乎乾，陰陽相薄也。勞乎坎，萬物所歸也。成言乎艮，萬物終始也。

夫萬物出乎震而終乎艮，終而復始，循化無窮，而象帝者在此，出震之先，道復先於象帝，故能為生化之王，天地之元也。人君體道用心，志無滿溢，淵然澄淨，以御萬方，外無銛銳之爭，下絕紛擾之事，和天光而燭物，含塵垢以居尊，其無為之化可齊乎象帝矣。

宋道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情有信，故有用。無為無形，故不盈。經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萬物之理偏乎陽則強，或失之過。偏乎陰則弱，或失之不及。無過不及，是謂沖氣。沖者，中也。是謂太和。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補之，道之用無適而不得其中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道之體猶如太虛，包裹六合，何盈之有？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曰：鯤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道之體也。惟虛也故群實

之所歸，惟靜也故群動之所屬，茲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也。故曰似萬物之宗。然道本無係，物自宗道，故似之而已。挫其銳至同其塵。銳則傷，紛則離，挫其銳則不爭，解其紛則不亂。和其光，莊子所謂光矣而不耀是也。同其塵，莊子所謂無物委蛇而同其波是也。內誠不解，形謀成光，而舍者與之避席，豈和其光之謂歟？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豈同其塵之謂歟？聖人挫其銳則處物不傷物，物亦莫之能傷也。解其紛則不謀為用智，不斲焉用膠。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若是則無秦色、無驕氣，和而不流大同於物，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湛兮似或存。心若死灰，身若槁木之枝，泰定之中天光自照，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此其道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物之始見。帝者，神之應物。物生而後有象，帝出而後妙物。象帝者，群物之始，而道實

先之。莊子所謂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孰知之者，故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王介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有體有用。體者，元氣之不動。用者，沖氣運行於天地之間，其沖氣至虛而一，在天則為天五，在地則為地六。蓋沖氣為無，氣之所生，既至虛而一，則或如不盈。《字說》沖氣以天一為主，故從水；天地之中也，故從中。又水平而中，不盈而平者，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也。道之為物，淵深而能萬物，不應於物而物自恃以生，又能供萬物之求，故曰似萬物之宗。似者，不敢正名其道也。挫其銳至同其塵。銳者，火之形。紛者，絲之形。挫其銳，圓成也。解其紛，靜一也。和其光，不矜於上。同其塵，不昧於下。湛兮似或存。湛，靜也，言其道湛靜，雖不見其迹，然又似或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不知道是誰所

生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也。帝者，生物之祖也。故《繫辭》曰：見乃謂之象，帝出乎震，其道乃在天地之先也。

蘇穎濱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夫道沖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渺，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於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於妄，不構於物，外患已去，而光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棄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則湛然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之，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先耶？帝先矣，而又先於帝，則莫或先之者矣。呂吉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

者生於沖，而用之而已矣。沖則和合矣，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似者，皆疑而不斥之辭也。以其沖虛而能資物也，故曰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故虛心弱志，而常使民無知無欲而已。惟其如此，故淵兮似萬物之宗，而求其為宗者，固不得也，似之而已。挫其銳至同其塵。然則何以保得道哉？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而已。心出而入物為銳，挫其銳而勿行；物至而交心為紛，解其紛而勿擾。銳挫而紛解，則知常之明發乎天光。光者，塵之外，在光不曠，故和之而不別。塵者，光之內，在塵不昧，故曰同之而不異。湛兮似或存。夫惟如此，則所謂宗者，湛兮似或存矣。淵兮者，言乎其深也。湛兮者，言乎其清也。或不盈，非可以為定虛也。似或存者，非可以為定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虛盈存亡，吾無所容心，則安能知其所自生者哉？見其生，天神帝而已，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

先。蓋有吾有知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生天以先，象神帝以始，則其為形祇之先可知矣。陸農師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者用之以沖，則雖遍法界，而不見其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深不可識，而為萬物之宗師。言或似者，言之不敢正也。列子所謂疑獨、莊子所謂疑始是也。挫其銳至同其塵。不與物競，故曰挫其銳。不與法縛，故曰解其紛。不曠其昧，故曰和其光。不遁不離，故曰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有似乎有而非有，有似乎無而非無，無所從生，而又象乎帝之先也，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湛者淵之容，形乃謂之體，見乃謂之容，故始言淵兮，而終之以湛兮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終不可得而名之，故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帝者，生物之主也。王元澤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

充塞無外，瞻足萬物，而未嘗有，故曰或不盈。若虛若實，謂之沖。沖者，陰陽之中而以虛為德者也。道之用於物者，中道之應於事者，虛此方言其用，故曰沖。《雜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則沖者陰陽之和也。陰為虛，陽為盈，道之體則沖，而其用之則或不盈，其體沖也。故有欲無欲同謂之玄，其用之不盈也。淵兮似萬物之宗。道生萬物，而體未嘗離物，自物之散殊而觀之，則似為之宗耳。淵者，深而不測也。人本足於此道，欲體之者不可以他求，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當自存矣。《雜說》以其淵深，而常生於物也，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同其塵。挫其銳者，銳挫則渾然矣。銳，火之形是也。解其紛者，不與物構，而坐觀其復，則性命定而紛亂解矣。和其光者，挫銳解紛則性情定，而自然充實光輝矣。既有光，則要不異於物，而與之和同。《易》曰蒙雜而著。同其塵者，道乃性之常，奚

足珍尚？故至人有道，而不自異於塵。《雜說》彼銳則挫之，紛則解之，光則和之，塵則同之，非有也，非無也。湛兮似或存。人能如上四事，則道湛然存矣。存而定有之則非道也。似或者，不可定有之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即今所稱道之中體。蓋有所出矣，雖有所出而廓然無象，故曰不知誰之子也。象，有形之兆。帝，有物之尊。象帝至矣，而道更在其先。

劉仲平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所謂沖者，不高不下，不深不淺，不左不右，不先不後，不遠不近，不出不入，沖而已。沖者，道之體也。其應物則常由於虛，虛則無所於盈，此道之用也。故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以夫沖者，其體也，故無乎不在，而萬物莫不宗我而後存。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以夫用之或不盈者，其用也，故亦無乎不為，而在於銳則挫其銳，在於紛則解其紛，在於

光則和其光，在於塵則同其塵。而似或存於萬物之間也，故曰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蓋其體也在有無之先。有無者，所謂象也。其先則亦無有無者也，其用也在有之先，有為者所謂帝也，其先則無為之為也。故曰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雖然無有無者，才得之子，則生無者，其父也。生無者其父，則生乎所謂生無者，則祖矣。自此已往，則不可致詰矣。無為之為於用也，才謂之子，則使為者，亦其父也。使為者其父，則使乎所謂使為者，則祖矣。自此已往，亦不可致詰矣。

劉巨濟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道也者，以沖氣為用，虛而和，和則能應物以生，故曰不盈。或者，不正言其有之謂。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也，道也。道之體也虛，則能應能受能深，萬物之生成一出於道，則非俄而可測也。於用言或，故於體言似。挫其銳至同其塵。銳言道之利

也，紛言事之多也，事曰以紛，而非道以解之，使散事何以勝乎？然非挫銳則亦不能解。蓋太銳則有所不入，猶今解結者不利錐。光言其道之昭也，塵言俗之昏也。俗曰以昏而非道以同之，使自昭焉，則異俗為高，何所賴於道乎？然非和光，則不能同塵也。蓋太昭則無以容其塵，故也。莊子所謂與人並涉，意亦是也。湛兮似或存。虛則深，深則止，止則合，體用為有在焉。湛，止貌也。世之亂以事俗多者，無窮而已。唯道能解而同，以救事俗之冥冥，則可謂無所不在矣，而實非有去也。似或者，兼上二者為辭。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出於無，則道者無之子也。而曰吾不知者，道之極，雖老氏不敢正言其有也。象者，形之兆。帝者，生之主。雖萬物之母不尸其生，而尸之以象帝，則道出於無，象帝又出於道矣。無猶父也，道猶子也。象帝猶孫也。莊子曰太極之先。前章言治，故次之以道沖也。

劉驥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道無乎不在，亦無乎不為，沖而用之，其用不窮。雖充塞天地，彌滿六虛，而不見其盈也。衣被萬物而不為主，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故其為萬物之宗也，天下莫能知，莫能見。淵兮，似之而已。淵者，微妙元通，深不可識之謂也。然則坐進此道者，當如何哉，挫銳解紛而已。挫銳者，挫其鋒銳，而以柔弱自處，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也。解紛者，解其紛亂，而以虛靜自居，謂除垢止念，靜心守一也。夫如是，則泰定之中天光自照，和其光使不耀於己，同其塵使不異於人，煉虛無之體，成自然之真，湛然常寂，若亡而存，故湛兮似或存，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莫之其始，莫之其終，不可得而名。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故以為喻，以其先天地生而覆載天地也。故次之以天地。

趙實庵曰：初疑獨二。一、以和為用，道沖而用之，自為無為，則無不治矣。而繼之以道沖而用之者，道非不為，寔有為也。雖有為而見無為之功者，用中也。天下之事貴於平和，苟能用中，則上不至於太過，下不至於甚卑，此帝王用大中之道也。故顯有為以為治，治至中和則所謂太平也。太平豈有象乎？歸之無為也。然此章先言用而後言妙，妙者不敢正示也。故經有一或二似，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亦擬之之辭也。謂道本無形，實無定體。今且用之以中者，是道亦從制從法也。道若從制從法，則一定而不易。既有所定，則不能泛應，烏從而妙哉？道則神動而天隨，故或似之而已。御註曰：沖者，中也。中者，中和之氣也。其本自一至二，自二至三，一為天，二為地，三為人。氣從一而分三，清升為陽，陰降為地，陰陽交感，中氣生焉。經不云中而曰沖者何也？天一在下，天數一也，一從坎起，坎為水也，凶門在頂，凶字

圍五，五即土也。在五氣則水土同包，在凶門則泥丸所屬。蓋五五為十，十為物母，一即五焉。其中有信，則包於元首。天五曰中，而從水有和理焉。故沖者中也，是謂太和。經曰其中有精，精即一也，其中有信，信則五也。今言用中者，道以氣為用，氣之在物則信也。氣所以包裹六極。今天地內外皆以一氣而包之，既包內外則盈也。盈則太過，故有制命者存焉。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以沖為用也。蓋可知矣。夫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二、其道守中。或似不盈，謂道無常體，以體為體，不可正名。夫盈不可久也。用九者所以知變焉。祇既平無咎，在坎者，則或未盈焉。或不盈者，其在也孰窮其在？其深也孰測其淵？天一性也，其果在中乎？天五命也，其果遠一乎？故淵兮似萬物之宗。擬議者，且不得而當也。三、不主故常。淵兮似萬物之宗。虛無者，道之體。

晦冥者，道之色。淵虛者，道之原。恍惚者，道之用。無體而體，洪纖皆其體。無色而色，玄黃皆其色。藏於淵虛，而用之不窮，故曰淵乎其居。且孰為正位邪？凡以無體為體，無色為色而已。而欲窮其所自來，孰測其奧？凡以似之而已，故曰道不當名。次正申妙用。一、損靜晦隨。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四者皆人事也，以人事未離乎道，用道以中而應之也。御註曰：以通天下之志，無入而不自得也。今夫四者，應在外而用在內，皆性分之事也。挫其銳。一氣生人，充足四體，氣之在我，莫不充焉。苟不養之以平，和之以性，則爭有時而作，作則盈於外而為太剛，太剛則傷物，知此者，凡遇剛為敵則自抑也。故曰挫其銳，自挫其銳也。解其紛。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事者，萬機之務事來于我，我必知之，盛之以一，則靜而止焉。隨之以動，則和而流焉。靜而止之則明矣，隨而流蕩則溺矣。

故解紛者，一而止之也。和其光。光者，明之散，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光之在我，如揭日月而行，欲以我之明而勝人之明，曾未知人之光亦照我之光矣。不若相忘乎道術，奚彼此之異邪？同其塵。人之生，未嘗無上下之分，有之則幾乎辨，無以自有，則幾乎同。故不同者，上下之分也。同之者，德性之事也。大凡君子之所同，同乎性分而已矣。語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二、體虛而應。湛兮似或存。物之盈也，在事為過。水之盈也，在器則溢。非過非溢，湛然而已。湛，明也。喻道之體。道非事也，亦非水也，謂之明而非明，謂之幽而非幽，及感而遂通，似或存耳。後明無始二。一、顯無宗。吾不知其誰之子，出自太虛也。太虛無名，父其誰邪。二、獨立窈冥。象帝之先。此章先言用，後言妙，是因用而顯妙也。及顯妙，又在夫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御註曰：象者物之始見，帝

者神之應物。有象與物，豈道也哉？其上文但初言用，次言治心，至於不盈或存，皆正言道之大體也。不盈者，非極數而盈也。似萬物之宗者，非自以為事任也。湛兮似或存者，有無不能以盡之也。然後象帝不得而先焉，是誰之子，不可識也。

邵若愚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虛無大道化生一氣，一氣分而為陰陽。陰陽生化，稟一炁為主，乃知一炁處陰陽之中，故曰沖氣。夫大道以沖氣而用之也，如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冬寒夏暑，春生秋斂，皆沖氣之用。沖氣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天地之間或不盈不虧。淵兮似萬物之宗。學人欲見沖氣者，當挫其心之銳，銳息則志休，故能解其事之紛。志閑少欲，則善和其光；與物無爭，則能同其塵。內外無染，湛兮其惟一心也。雖不見其跡，又似或存。釋氏喻為慧燈朗月，術家以為大藥金丹，孟子以謂

浩然之氣。言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老子指湛兮似或存者，乃大道所化之一氣。曰吾不知誰之子，此象萬物之帝在陰陽之先。

王志然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至象帝之先。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多，通天下之一氣，何所適而非道。人處域中，得陰陽之正，沖和委順，中以為人，與天地並生，與萬物同體，且用之得其中，則謂之中道，得其常則謂之常道。沖者中也，無過不及，時適其中，沖融恢廓，周流無極，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挺乎仁義之分，通乎性命之情。昧者不知，故老子諄諄于是，而學者常恐失其所。性養之正，靜則與陰同德，動則與陽同波，或散或殊，或斂或止，以至言默，事必有君，言必有宗。宗者，宗此者也。用者，用此者也。況道生萬物，而道未嘗離物，物亦未嘗離道。譬之百川不同，同歸于海；衆說不同，同歸于道。道之為物，惟恍

惟惚，常寓之於有無之間，固不可指其物象於一定之辭，故曰淵兮似萬物之宗。或曰湛兮似或存，用之或不盈之類是也。挫其銳，解其紛者，莊子曰：聖人處物而不傷物，而物亦莫能傷。銳者，有此不待挫而自挫，何銳之有？聖人虛己以遊世，淡然無極，衆美從之，不與物交，渙若冰釋。紛者，有此不待解而自解，何紛之有？嗚呼，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故有間言。古之至人不就利，不遺害，不榮通，不醜窮，不藏是非美惡，內直則與天為徒，外曲則與人為徒，充實光輝，光矣而不耀，初無間斷崖異之說。所謂光者未嘗不和，塵者未嘗不同，豈汲汲而欲和同之哉？亦猶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老子謂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可謂安時處順，得其宜矣。若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老子自謂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無狀之狀，無

物之象者，則知生天以先象，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者，則知神帝以始帝，吾不知吾，則吾而謂誰也，此非大道之所自出，其能若是者哉？學者所宜知所先後，力探而孰索之焉。

黃茂材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一陰一陽之謂道。沖者，陰陽和氣也。而用之或不盈者，虛故能應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靜可以宗群有也。挫其銳者，不與物競也。解其紛者，各有條理而不亂也。和其光者，藏諸身也。同其塵者，混於俗也。湛兮似或存者，常存而不壞也。吾不知其誰氏之子，象帝之先耶，道是已。道本無名，或謂化工，或謂造物，或謂象帝之先，皆強名也。程泰之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者盈之對，謙沖、幼沖、大盈若沖、沖氣為和，皆以不極乎盈為義。莊子之喻道曰充滿天地。夫且充且滿，則其盈也。盈也者，道之無乎不在者也。既貴盈矣，而又貴乎

沖，益用道者固當如此也。如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是兼有其雄而能居其雌，兼有其白而能處其黑，是皆不於盈乎為居，而於減乎其處。夫是以謂之沖用也。莊子曰彫琢復朴，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夫一性之天能盡有之，而若未嘗有得焉，是沖其盈以求及乎虛者也。故謀府也，事任也，知主也，凡涉迹而實者，固皆無所不能而常不肯究為也。是非惡其盈而求以虛之者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無者萬物之宗也。既已用道，則是道且將出而為德，而德亦且分者乎仁義禮矣。則安可正以命之為無也。於其不容無者而求其近焉，則惟沖以殺之而已。或之者，疑之也。似之者，不敢主言也。或不盈者，非誠有所缺少也。疑之而已。萬物之宗，則無之未出為有者是矣。不盈者，未能遽及乎無也，則似之而已。此皆推其在人者，而配乎道以

言之也。挫其銳，解其紛。銳，才智之外形，而有芒角者也。紛，事之節目，繁會而盤錯者也。莊子之謂膠膠擾擾者是也。挫其銳則渾厚而不暴露，解其紛則易簡而不支離。和其光。善信充實，而至於光輝。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其為光固有淺深，而彌中彪外，理則一也。若體道之盈而見之於用，則其光昭若日月，人將莫之能親固。光矣而不曜者，求以同乎物也。莊子推原舍者避席，起於形謀成光，其竝和光設戒也乎。同其塵。塵者，在地非土，在空非氣，以配世事，則其浮游汙雜者是也。於此而能與之同，則白可入涅，而袒裼裸裎者，所不能浼也。若夫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則反乎此矣。湛兮似或存。銳挫紛解，則應物而不見其功。光和塵同，則混俗而無以自表。乍而觀之，道若不屬斯人矣。徐而察其湛然無雜者，則道未嘗不在也。大盈若沖，正其地也。後章於守雌守黑，皆言常德不

失者，又與此語相發明也。既曰似、又曰或者，亦從人所不能盡見者言之也。若望而驚其辨捷敏給，則直才且智耳，非道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之無者，實母天地，而莊子廣之曰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則是道也者，固嘗先乎天帝矣。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則凡萬有之出於道者，皆其子也。此章言道之用，共舉前章之元且無者，而被之於人也。人之於道苟能沖之使不盈，晦之如或有，則其所蘊或幾於無矣。若人也，吾不知誰能子之歟？擬其等倫，殆且為天帝之先矣。甚言深乎德而偕乎道，世自無能上之者也。揣切其至尚，或先乎天帝也。論世之有為者，患其智力銳遲不能及事耳，而老教則掩抑蓋藏，恐其或露，故其自處者為柔為弱、為雌為黑、為辱為卑賤、為孤寡為受垢、為下流為不敢先，此非獨遇事之際，期其物我不忤而已也。蓋有深於此者焉。道本於無，而任

道者皆涉於有，苟其居有而行有，是為以膏濯膏，祇益其垢，無由及潔，故必本無以運有，而求殺有以近無也。行之以柔而宿之於虛，雖未遽無，而其於無也亦幾矣。其謂得母可以知子，知子而復當守母，良有以也。蓋從無可以觀有，而由有可以通無，表裏實常相符也。又曰：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其以弱代強者，知夫有之當復於無也。首章立有無二名，以總大道之要。而此章對出沖盈，以總用道之情。人之體道而能及此，則天地且不能子，而由無入元，由元出妙，無所不可矣。

詹秋圃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無源章言道以沖淡用之，使不至於盈溢，而淵深潛涵，毓以為萬物宗主，猶必挫其鋒銳而質樸，解其紛亂而條理，然後可與和合光照，混同塵俗，則此道淵浩澄湛，不見涯涘為無源。我不知其所從生，豈在主宰象帝之先，而迎之不見其首歟。

張沖應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蓋自然之道流行無間，無形無迹，其道沖虛，運用不息。時春則和，時夏則熱，時秋則清，時冬則凍，而陽施陰布，不見其偏盈也。人囿此血肉之軀，稟此陰陽之氣，上頂其天，下履其地，中有自然。有能沖虛此道而運行之，或致於不盈滿偏失者，則其道淵微，而身與天地為一矣。萬物烏得而不相宗哉？故志銳矣，則退以挫之，毋使介推勇於火死，鉏麈勇於樹亡。事紛矣，則務簡以解之，毋使激六國以攻秦，兼多務以死亮。和其光。不恃己之明，以滅人之明，當如日月並明而無闇昧之失。同其塵。不恃己之潔，以黜人之潔，當如珠玉墜泥而無窺害之危，則此心湛然，澄清無滓，不致紛擾，而道以之常存也。故同天地以享年。而吾不知誰之子，先天地以立道，而所以象帝之先。

張靈應曰：勇銳害氣之本，紛冗喪

精之原。自明則易傷其神，自傲易損其身。欲學道者使當謹此，見銳便挫，見紛便解，與衆光相和，與衆塵相同，則氣不害，精不喪，神不傷，身不損，以遂長生之望。《德經》玄德章復舉此四者，蓋欲至藏道有德之地，亦當謹此也。

白玉蟾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虛中。淵兮似萬物之宗，心也。挫其銳，斂神。解其紛，止念。和其光，藏心於心而不見。同其塵，混心於物。湛兮似若存，存神於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廖焯然曰：道沖而用之。道氣本浩然，無之以為用。或似不盈。淵兮如水之澄深，無滿而無溢，似萬物之宗。靜則如海納百川，動則百川來赴海。挫其銳。念頭欲起，與之一刀，慧刀無利刃，能斷絕群魔。解其紛。萬慮頓除，一絲不掛，滌除玄覽，浴養金丹。和其光。返照內觀，欲歸其明。要知產藥根源處，蟾光日照西川。同其塵。心身一如形

神合德，坎離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湛兮似或存。純朴靜定，性天朗徹。吾不知誰之子。攘故不識自家面目，這箇畢竟喚做什麼。象帝之先。太上自然根深，元不動，何處不稱尊。

陳碧虛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虛也，又中也。或，不定之辭也，又常也，言道以沖虛為用。夫和氣沖虛，故為道用。王者得沖虛之用，故萬乘遺其富。匹夫得沖虛之用，故環堵忘其貧。雖身在廟堂之上，心同巖穴之下，躬服芻牧之陋，不異軒冕之華。此深得沖虛之用，而常不盈滿也。嚴君平曰：為沖者不沖，為和者不和，不為沖和，乃得沖和。沖以虛為宅，和者無為家。能虛能無，至沖有餘。能無能虛，常與和俱。斯真得大道沖和之用，而不盈滿者也。中者，所用在於和，道也，或者，不敢建言其道也。淵兮似萬物之宗。淵，深靜也。兮者，深歎詠道之辭也。明此沖虛之道不虧不

盈，體性凝湛深不可測，故謂之淵也。夫不測之理，非有非無，難以定名，故寄言似也。群生日用，注酌湛然，體含萬象，害惡斯保，動植咸歸，故為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挫，抑止也，又折其鋒曰挫。銳，銛利也，又進也。解，釋散也。紛，多擾也。言銛利進趣功名之人，當念道沖虛，抑止貪妄，而不自見也。或憤懣奔馳，內外紛擾，能體道淵靜，釋縛解紛，湛爾澄清，以復其性。紛，河上公作忿，田結恨也。謂陰賊瞋恚，忿恨牢結，若存道沖和，乃渙然冰釋也。和其光至湛兮似或存。夫虛極之道，以沖和為用，其所施用，無乎不可，在光則能和其光，與光而不別；在塵則能同其塵，與塵而不異。應物則且混於光塵，歸根則湛然不染。尋其妙本，杳然而虛，約其施為，昭然而實。故曰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氏自稱也。象，似也。我觀至道杳冥，沖用不測，匠成萬物，今

古常存。道既無祖無宗，誰敢言孫言子。彷彿深思，似出乎天帝之先矣。

謝圖南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道以沖虛為用，愈足若不足，故未嘗見其有滿盈之處。道以淵深為度，物無不容，洪纖高下，納之於中。故曰萬物之宗。萬物莫不尊道也。挫其銳至湛兮似若存。挫其銳者，外無圭角也。解其紛者，內無膠擾也。和其光者，洞徹表裏也。同其塵者，混合流俗也。湛兮漢兮，道其在茲矣。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故曰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在天地，天地法斯道者也。道在萬物，萬物母斯道者也。越穹壤，窮古初，不知道之所從出者誰乎，是不可得而知也。放像而言，則在天帝之先矣。蓋嘗論之，有始者，未始有始者，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昔者混沌之初，昏昏默默，聖人強而號之曰太易，則曠蕩彌冥，周流無竟者也。曰太初，則胞胎混沌，有

無合并者也。曰太始，則或感而彰，若存若亡者也。曰太素，則非濁非清，非陰非陽者也。蓋至乎太極，而後函三為一，萬物之樸，無一不具。自斯以往，生生有不窮者矣。然皆為道所生，非能生道。可以父吾道，而不可得而子也；可以君吾道，而不可得而臣也。然則，道果無所從出乎？曰道法自然，則生是道者，非自然而誰？吾故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者也。

林慮齋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沖，虛也，道體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時而不定也。不曰盈不盈，而曰或不盈，纔有或字，則其意自見。此文法也。淵者，美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也。言此道若有若無，苟非知道者，不知之故曰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言其磨礪而無圭角也。解其紛。言其處紛擾之中而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

其塵。湛然微茫而不可見也，若存若亡，似有而似無，故曰湛兮似若存。即恍兮惚，其中有物是也。吾不知誰之子者，亦設疑辭以美之也。象，似也。帝，天也。言其在於造物之始，故曰象帝之先。曰象曰似，皆以其可見而不可見，可知而不可知，設此語以形容其妙也。

范應元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虛也，和也。淵者，深也。似者，道不可以指言也。謂此道虛通而用之，又不盈，以其無形也。然而淵深莫測，似萬物之尊祖也。挫其銳至湛兮似或存。人能用道以挫情欲之銳，解事物之紛，瑩心鑑而不炫其明，混濁世而不汙其真，則道常湛兮似乎或在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言我不知道道所從生，似在天帝之先也。薛庸齋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道之為用，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淵兮似萬物之宗。道體淵靜，雖為萬物之宗，萬物不知其所以為

宗，故曰似之。挫其銳至同其塵。體道者挫其鋒銳，解其紛亂，和其光而不耀，同其塵而不昧。湛兮似或存。湛兮存乎萬物之表而不流，莊子曰物物而不物於物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五太之先，誰其子之。

休休庵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深廣虛明謂之沖。造道者致虛極，盡玄妙，然後發用則不為物礙，亦無盈滿之相，淵深無所不容，為萬物之宗也。不可太剛，剛則鋒銳傷物；不可太柔，柔則昏弱多事，無能決當。剋其銳，解其紛。用中和之妙，混聖而無影，同凡而絕迹，妙體湛寂，虛明無比，衆目不能睹，如無隨緣，應感而有準，故云似或存。老子讚曰吾不知誰之子者，特言此道自然而然，虛明靈妙，在萬象主之先有矣。帝者主也。

褚伯秀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至象帝之先。夫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言議索，

以虛而運，無乎不在，故可以御天下之實，應天下之感，似盈天地間而未嘗盈也。蓋道包元氣而未見，然朕兆已存其中，有生天生地之理，本至虛也。而用之由人，彌綸萬化，惟人造至虛之地，然後能用此道，以無契無，何盈之有？淵兮深靜而神明出焉，萬化生焉，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其所宗即無也。既出而為物，則與無其間似之而已。世人執有泥跡，觸途成礙，教以挫銳則無傷於物，解紛則自全其我，和光而不與之異，同塵而不與之流，則湛兮似或存者可見。雖見之明，信之篤，不知此物從何而生，是誰之子也。天之主宰謂之帝，此物又似居帝之先，尊而又尊，無復可尊矣。此章凡十句，而疑辭者五，或議聖人見道的而燭理明，何談道多疑若此。蓋有定形則有定名，言之有在究之可極，既強名曰道，字之曰大，是不可得而名，又惡可指定而言？若事物之拘滯一隅而無所變通，即莊子云惛然若亡而存，

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聖賢談道例若此，非靳而不言，至此不容聲矣。使學者深造豁解，如醉得醒，聖訓諄諄，無隱乎爾。牛妙傳曰：道沖而用之或似不盈。沖者，中也。且道之為體，包含造化，孕毓乾坤，起四大以居先，籠萬法而獨冠。道之為用，可謂大矣。然其只云沖者，是不自滿也。由是而觀不盈之義，豈不宜乎。太上說此以勸人謙沖，則亦自無滿而必溢之理也。如三皇五帝之時，有勸戒之器名曰宥卮，孔子見之，使弟子取水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此古先明哲以為至誠，嘗置之座側。蓋體道之用於沖也，非斯之謂歟？淵兮似萬物之宗。夫萬物之宗者，道也。蓋道生天，天生地，地生萬物，所以稱為宗也。夫道為萬物之祖宗，可謂尊之至矣。然其只云似者，是不自尊，謙辭也。此舉喻世人，使

之常用謙沖，則自無高而必危之理也。《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是也。是故君子多聞，約而守之，多志，質而晦之，精知，略而行之，是以處上而人莫不重，處前而人莫敢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夫何故哉？以其謙沖故也。挫其銳。挫者，抑也。銳者，鋒鏗也。如人之氣銳者，或有激於中，則形之於口，世謂之唇鎗舌劍，有時傷人甚於鋒鏗。故善人君子則於人何所不容，常反求諸己，乃挫折其鋒鏗，抑其銳氣，使不致於傷人。此則挫銳之說也。解其紛。紛者，紛競。解者，自懲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語。蓋不平之氣忿然於其中，則溢惡之語勃然見乎外，兩相抗拒，故謂之紛競也。故大人君子常懲忿窒慾，自不致於爭競也。和其光。光者，謂聰明才性也。和者，謂韜晦之也。夫韜之者使聰明不彰也，晦之者使才性不露也。如孔子大聖也，於鄉黨則似不能言者；顏子大賢也，於

終日則不言如愚。此皆和光之說也。嘗聞諸先哲曰：我聰明矣，聰明於我何有哉。我賢能矣，賢能於我何有哉。苟於此矜而恃之，則我已小矣。吾惟降吾氣於謙和，合吾心於端莊，順吾神於肅穆，葛堯可咨，庶人可謀，而左右卿大夫皆吾所禮也。而不知我之為尊，彼之為卑耳。《易》曰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此之謂也。同其塵。塵者，謂暗昧愚魯也。同者，謂同仁一視也。夫同仁者，謂無他暗我明之分；一視者，謂無伊魯此賢之別。大率為入之道，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故大人君子，常韜光徇俗，晦迹混塵，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能自卑耳。《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斯非和光同塵之謂歟。湛兮似或存。湛兮，謂無，或存，言有，蓋道

之為體，似無似有，若存若亡，故云湛兮似或存也。所以古先明哲體道有無，故常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也。然則體道為義云如何耶？道之為說，其體無方，其用無窮，性之所有，不虧不缺，得之於人生而靜之初，形之於感而遂通之際，養於喜怒哀樂之未發，得於意必固我之俱無，凝然而正，湛然而明，惚然而太虛之無塵，恍然而若四時之有約，無為而無不為。此湛兮似或存之說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吾者，老子自稱。誰者，無名可擬。子者，謂道。象者，如也。帝，人也。且如天地萬物之形，其生也有自來，其可以言母子，獨道之一字，虛無自然，生無所自，固宜太上稱吾不知其誰之子也。且道之為義，極乎不聞不見之境，則道之妙者為難名，藏於無聲無臭之天，則道之至者為難知。推之於前，則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則不見其終之離，孰知其誰之子哉？象帝之先者，蓋老子歷為帝師，

古帝曾問老子道為誰之子。太上所以云象帝之先者，言象如帝之未主已先，是何面目，是何光景也。

楊智仁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沖而用之者，剛健純粹，虛而不盈也。故道為萬法之深淵，人可行之，挫其剛銳，解其紛紜，和於中而順於外，同其波而隨其流，專心內持，使元炁上下沖和，降心猿無令走失，體性湛然，真常不動，有若無，實若虛，明徹表裏，獨露堂堂。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古云還識這箇麼。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

喻清中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譬則海也，道惟虛故受，海惟大故容。道體本虛，用之者不越沖虛而已。或不盈一語，就下文說方見得明。天地間之至大者莫如海，道實似之，淵乎深哉，美其能容也。江漢朝宗，百川赴焉，不舍晝夜，而不見其少盈。或不盈者，人常疑其不盈也。然則其用安在藏鋒斂鐔於不露之天，非挫其銳乎？釋紛離俗

於是非之外，非解其紛乎？和其光者，不察察以自耀也；同其塵者，不皎皎以自潔也。湛然二字，虜齋林氏以為微茫而不可見之謂，道本無形，於恍兮惚兮之間，指真空為實有，故曰似若存。道超乎器形之表。吾不知誰氏之子，而能克肖之。清源劉驥曰：象者有形之始，帝者生物之祖。有子字，方下得象字。象，肖也。猶繼世象賢之謂也。

胥六虛曰：道沖而用之至萬物之宗。沖，虛也。宗，本也。夫至道沖虛，人皆具有，用之則彌滿天地，乃至飲食起居，莫不顯見。而曰或不盈者，謂其無形狀可見而言之也，用言其動也。淵兮，言其靜也，若水之停流，謂其靜也。淵深明靜，鑑照無窮，為萬物之宗本，人乃萬物之一也。經曰似而不曰為，似即為也，且不欲直言之矣。挫其銳至似或存。此一段語蓋以丁祝知道者，便不可止乎知而已。必須摧挫其銳利，追圖之志，解釋其紛亂之情，和融炫耀

之光，混同塵世之俗，四者皆為知道者之病，須力去之，方除得淨，始可言沖虛至道，湛然常存矣。似或，即常也。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象，似也。老君謂沖虛至道，吾不知其所由生，然究其極，似未天帝以先，卓然獨立矣。

李是從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夫道者沖深潛行，而為用之或不盈者，無出其外也。淵兮似萬物之宗者，心清若淵，觀照萬物，往來形影映現，業識所生，由此宗有也。挫其銳解其紛者，挫折其萌動之尖銳，解開其怨結之紛亂也。和其光同其塵者，和順時俗所見之光，同其時俗所欲之塵也。湛兮似若存者，返心內照，澄湛清平，見其真性，似若不離，常存定也。

柴元臯曰：道太極沖中，虛而用之或不盈。體虛則用不竭，比如井虛不曾滿，終日取用不竭，況道乎？淵兮似萬物之宗。如萬水朝東，量不可測。挫其銳，解其紛。道體道用

如此沖妙，則自己底剛銳紛爭，外來底剛銳紛爭，皆能挫解矣。和其光，同其塵。身中既沖虛，則外貌必和同順境矣。湛兮似若存。體虛則用處常不昧。吾不知誰之子。不昧底是誰應用。象帝之先。太極以前那箇。

蘇敬靜曰：道沖而用之至象帝之先。道在天地間，無一不有，無一不在，本為盈滿，然道有理而無形，人以沖虛而用之，則有時疑其不盈。或云者，疑之也。沖虛用之，即後章知雄守雌之意。莊子曰雕琢復朴，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此道盈而用之以沖虛也。萬物之宗。宗，祖也。萬物自無而生。淵，深也，其淵深不可測，為萬物之祖。不盈則未能遽及乎，亦似之而已。既曰或，又曰似，正以道非不盈，用之以虛，則虛非真虛，故曰或曰似。銳，才之露圭角者，挫之使無。紛，爭之處繆擾者，解之使散。和其光。明之彌中彪外也，和之而

不使露。同其塵，土之浮游汗雜也，同之而不欲異。湛，清也。若存若士^①，而似乎清不清也，此皆沖虛用道。吾不知此為誰之子。象，肖也。帝，天也。其肖象實居天帝之先，乃太極也。太極，虛無也。道本大極，生天地然後生萬物，萬物自無而生，即用之以沖虛，亦當然而然也。首章以有無二名，總道之要。此章沖盈對立，總道之用。則由無而玄，由玄而又玄，妙不可及矣。

《拾遺》圓師曰：在光同光，在塵同塵。秉文此章首尾，言道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下知者不言章，言人體道者絕待玄同，亦非與俗雷同也。

《諸子旁證》曰：《莊子》：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愛^②，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石潭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

似萬物之宗。沖，虛也。虛則不盈，虛而不盈則不露，不露則深矣。故以淵乎言。淵者，深也。雖云不露，而實為萬物之宗焉。似者，不敢指定之意，言道不可名也。宗乃祖宗之宗，實萬物之所自出也，言物自道出也。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此皆虛而不盈，深而不露之意。挫其銳，無圭角也。解其紛，無外物之擾擾也。和其光，光藏而不見於外也。同其塵，人不知其為皎皎也。此皆淵深而不露之意。湛兮似若存。湛，澄徹也。似若，雖存而似未嘗存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道為物之所出，為物之祖宗也。不知此道又為誰之子乎，蓋就宗字上又生此說，謂道亦有所宗也。而繼之曰象帝之先者，帝，天帝也；象，似也。似乎在帝之先也。蓋有名雖為萬物之母，而無名實為天地之始。天地自我出，則道為帝之先矣。此言不但為萬物之祖宗，又為天地之祖宗也。此章皆

指道體而言，非指體道者而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①若存若土：「土」疑當作「亡」。

②可傳而不可愛：「愛」疑當作「受」。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地不仁章

考異：河上公作《虛用章》，趙實庵作《大化公行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妙本沖用，在用而無為。此章明偏愛成私，偏私則難普。首標芻狗萬物，示天地之兼忘。次喻橐籥罔窮，明用虛而不撓。結以多言數屈，欲令必守中和。

杜光庭曰：夫以仁為仁則有執，不以仁為仁則無私。帝王之視群生，猶天地之視萬物。萬物自生自化，天地不以為功；群生爰居爰處，帝王不以為惠。任妙氣以鼓鑄，任玄化以生成，乃為至化矣。若言其仁惠，理或自窮，何者？天地之仁大

矣，草木有冬榮夏枯。帝王之仁大矣，刑法有投荒用鉞。未若不以仁為仁之大也，運彼沖和，守其清靜，為理身之要妙矣。

張沖應曰：虛者，空也。太虛無象，運行兩間，無聲無臭，而所用則成，此萬物所以生而無窮也。人能達此虛而用之，則道無不成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考異：虛而愈出，一作俞出。

河上公曰：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物，人最為貴。天地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也。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自然。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視百姓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天地之間。天地之間空虛，和氣流行，故萬物自生，人能除情欲，節滋味，清五藏，則神明居之

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空，人能有聲氣。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言空無有屈竭，時動搖之，益出聲氣也。多言數窮。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開舌舉，必有禍患。不如守中。不如守德於中，育養精神，愛氣希言。

王輔嗣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在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思有為。造立施化則物失其真，有思有為則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則不足以備載矣。地不為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為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為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惠由己樹，未足任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以百姓比芻狗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為，故虛而不得窮屈，動而不可竭盡也。天地之中蕩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窮，猶若橐籥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愈為之，

則愈失之矣。物樹其惡，事錯其言，不濟不言不理，必窮之數也。橐籥而守數中，則無窮盡，棄己任物，則莫不理。若橐籥有意於為聲也，則不足以供吹者之求也。

唐明皇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不仁者，不為仁惠也。芻狗者，結草為狗也。犬以守禦，則有弊蓋之恩。今芻狗徒有狗形，而無警吠之用，故無情於仁愛也。言天地視人，亦如人於芻狗，無責望爾。嘗試論之曰：夫至仁無親，孰為兼愛？愛則不至，適是偏私。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矣。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矣。是則至仁皆為親，乃至親也，豈兼愛之乎？疏：仁者，兼愛之自也。芻狗者，謂結草為狗以用祭祀也。今天地至仁，生成群物，亦如人結草為狗，不責其吠守之用，不以生成為仁恩，故云不仁也。則聖人在宥，視彼天下百姓亦當如此爾。注云弊蓋之恩者，《禮記》孔子云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不獨親其親，

《禮運》文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者，韜也。籥者，笛也。橐之鼓風，笛之運吹，皆以虛而無心，故能動而有應。則天地之間至物無私者，亦以虛無無心故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籥虛而不屈，撓動之而愈出聲氣，以況聖人心無偏愛，則無屈撓之時，應用不窮，可謂動而愈出也。疏：橐，韜也，謂以皮囊鼓風以吹火也。籥，笛也。言天地能芻狗萬物者，為其間空虛，故生成無私而不責望，亦由橐之鼓風，笛之運吹。常應求者，於我無情。故能虛之而不屈撓，動之愈出聲氣，以況人君虚心玄默，淳化均一，則無屈撓，日用不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則不酬，故數窮屈，兼愛則難遍，便致怨憎，故不如抱守中和，自然皆足矣。疏：多言者，多有兼愛之言也。多有兼愛之言，而行則難遍，故數窮屈不遂，是知不如忘懷虛應，抱守中和，則自然皆是也。不酬者，酬，答也，謂空有其言，

而行不酬答也。

杜光庭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古之祭法有為人用者，皆象其形，以列籩豆之間，故有芻狗之設矣。夫犬以吠守，今芻狗無吠守之用，天地之視萬物，聖人之視百姓，亦如芻狗，不責其吠守之能，不以仁恩之為仁，不責其報。不彰其仁，是以不仁矣。人於狗也，有弊蓋瘞埋之恩，今於芻狗亦無此恩矣，明聖人不以兼愛為仁也。弊蓋者，《禮記·檀弓篇》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子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君之路馬死，埋之，以帷，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其首陷焉。恐其首直委於土也。不獨親其親者，《禮運篇》云：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汎愛於物，推公而行，不為偏愛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乃皮囊以鼓風，籥乃竹管以運氣。橐鼓風無籥不能運，籥運氣無橐不能鼓。兩

者相須而行，以明天地為橐，五氣為籥，含虛運動以生萬殊，而無屈竭矣。人君虚心用道，臣佐體君行化，如天地運五氣以不竭，則政無屈撓，四海和平也。動之愈出聲氣，言無窮也。淳化均一者，淳和之德用被萬品。日用不知者，《易·繫辭》云：萬方百姓日用，賴用此道以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冥昧，不以功為功，百姓用之而不知也。屈，竭也。撓，亂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多敗，多事多害，言之多也，謂或不應，故有窮屈矣。理國多言，謂政令多出，朝令夕改，則謂數窮也。理身多言，其失可知也。故一言之失，駟馬不追，況多言之失，寧無辱乎？夫言者離堅合異，反白為黑，防人之口甚於防川，不可不慎也。不如默守中和，於國不煩其政令，於身不召其恥辱。愛氣希言，守德於中，行不言之教，斯為美善矣。

宋道君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輔其自然，無愛利之心焉，仁無得而名之。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過則棄之，彼萬物之自然，而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哉？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虛而能受，而能應，故應之而不窮。有實其中，則觸處皆礙。凡道為一偏，在物為一曲。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虛已以遊世，則泛應而曲當，故曰虛而不屈。迫而後動，則運量而不憤，故曰動而愈出。聖人出應帝王，而無言為之累者此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籥虛以待氣，氣至則鳴，不至則止。聖人之言似之。辨者之囿多言，而未免乎累，不如守中之愈也。慎汝內，閉汝外，收視反聽，復以見天地之心焉。此之謂守中。

王介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有愛也，有所不愛也。愛者，仁也；不愛者，亦非不仁也。惟其愛，則不留於愛，有如芻狗當祭祀之用也。

盛之以篋衍，巾之以文綉，尸祝齋戒，然後用之，及其既祭之後，行者踐其首脊，樵者焚其支體。其天地之於萬物，當春生夏長之時，如其有仁愛，以及之至秋冬，萬物彫落，非天地之不愛也，物理之常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且聖人之於百姓，以仁義及天下，如其仁愛，及乎人事，有終始之序，有死生之變，此物理之常也。此亦物理之常，非聖人之所固為也。此非前愛而後忍，蓋理之適然耳。故曰不仁，乃仁之至。莊子曰：至人無親，大人不仁。與此合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道無體也，無方也，以沖和之氣鼓動於天地之間，而生養萬物，如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出言則有方有體，大言所以明道也。有言則有指，指則不能無過，故多言則數窮，故不如守中以應萬變。

蘇穎濱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害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為狗，設之於祭祀，盡節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棄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於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嘗仁之，而仁亦大矣。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彫刻衆刑者，亦若是而已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呂吉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道冥於象帝之先，而不知誰之所自出，則體此道者仁足以名之哉。夫仁，人心而已矣，天地體此道者也，無所事仁，以萬物為芻狗。全義芻狗者，祭祀之用也。受之則無所用，不可闕矣。猶之天地之於物也，無心於物，而似乎無所愛，若夫春生夏長，則似乎有所愛。聖人之於民，亦若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體此道者也，無所爭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之為物，無所爭仁而畜之者也。萬物與天地同體者也，百姓與聖人同體者也。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則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何所事仁哉？夫惟不仁，是之謂大仁。然則天地之間，其由橐籥，固可見矣。蓋橐籥之為物，惟其虛而不屈，所以動而愈出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人也體此道者，言出於不言而已，言無言，知言之所以言矣。則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為務也。

陸農師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泊然無係，而不滯於仁，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故云芻狗之為物，其未陳也，盛之以篋衍，覆之以文

繡；其既陳也，行者踐其首，樵者爨其軀。所謂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與世推移，與時運徙，而不拘於已陳之迹，不膠於既踐之緒矣。故能入則鳴，不入則止，而知橐籥焉。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虛而無屈，無所屈也。動而愈出，有所示也。無所屈而有所示者，神也。虛而無所屈，動而有所示，故能赴物之感，言出如此，而未始有窮也。若夫述古人之土梗，語先王之芻狗，屈於已陳之迹，膠於既踐之緒，欲以有為於日徂之世，此其所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愈也。此一篇與莊子芻狗之意大略同焉。王元澤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芻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禮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則棄而捐之，等於糞壤，其隆禮致敬之時，非不以至誠也。然而束芻為狗耳，

實何足禮敬乎？雖不足禮敬而加禮敬者，又非以偽也。夫萬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壞，理有適然。而天地獨為之父母，故不得無愛。而原天地之心，亦何係累哉？故方其愛時，雖以至誠，而萬物自遂，實無足愛者。及要其終，則糞壤同歸而已，豈留情乎？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仁者，人也。以人道愛物之謂仁，彼人貌而天者，何足以名之。故聖人親親而仁民，故獨言百姓，若其道則與天地一矣。而有人之形，故任各異。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虛以應物，感則應，應而不藏。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應其適然，而不係累於當時，不留情於既往，故此橐籥之無窮也。虛而不屈者，虛其體也。動而愈出者，動其用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非言則窮矣，舉言則為可知。且聖人之事，言而不為者也。守中所以應萬變。劉仲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者惻隱，以致其愛也。夫芻

狗之為物，惻隱以致其愛可也，不惻隱以致其愛亦可也。蓋方其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然後將之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身脊見踐於行者，又見爨於樵者，而無復有用，散亂埃滅，則漠然無惻隱以致其愛也。天地於萬物亦然。方其雷風鼓舞，雨露滋濡，覆載包函，嫗照字育，欲生者使之生，欲成者使之成，而有形者必立，有性者必遂，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霜霰冰雪，酷烈慘毒，折屈摧敗，而陽不敢進，日不敢烜，大者毀，小者絕，剛者缺，柔者滅，又無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矣。非特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特天地之於萬物也，聖人之於百姓亦然。方其感之以恩，擾之以教，恩涵惠霑，愷悌勞來，噢噢啍啍，若保赤子者，若有惻隱以致其愛也。及其罪大則殺，罪小則刑，支解屠裂，牽磔焚棄，偃仆於市朝，狼籍於原野，而崇城有馘耳之痛，紂都有流血之多，

又無有惻隱以致其愛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以其無心於愛與不愛也，此天地之所以能神也。蓋神者有所示，而無所屈也，以其無所屈也，故如橐籥之虛而不屈，以其有所見，為無為可知也。發於身而為言，見於事而為故，或云或為，其實一也。何則？言為之體，如是而已。不知此，則言不出於不言。言不出於不言，則異乎橐籥之虛動矣。其多而數窮，不亦宜乎？孔子曰：夫今之歌者其誰乎？知此則知言出於不言矣。言出於不言，人莫不然也。然而不能者，以其心不麗乎有，則麗乎無，不麗乎取，則麗乎舍，不能適與道相當也。不有不無，不取不舍，而適與道相當者，是之謂守中。守中而巳，則如橐籥之動而愈出，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聖人法天地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言者，所以應物也。蓋法天地而出為聖人矣，固

不免乎以言應物也。然言而多，則非所謂當於理而止也，非當於理而止，則不可以推而行之也。惟守乎中，則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常當於理而止也。於是乎可以推而行之，而不數遭其窮矣。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夫守乎中者，其言不多也，亦不少也。然而老氏專惡夫多言何也？曰：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言者，道不得已也。故可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易也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尤遠。故專惡夫多言也。

劉巨濟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莫慘於兵刑，而雖盛德不能去之，則因其理而已。或言萬物，或言百姓，其言各有序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此申言天地也。天地之兩間能虛，故入則止。虛者，橐籥之體也，不屈則以虛故也。橐籥之用也，橐以風動，籥以氣動，動而後應，此其所以愈鳴也。多言數窮，不如

守中。天地以虛應萬物而無所言，聖人亦以虛應百姓，而風波之來非言不笏持，不以多勝而已。《易》曰：尚口乃窮。中之體一，可以守者也。中之為用，虛可以應者也，猶天地之謂間乎。

《丞相新說》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靜而不汙，潔而不垢，其祭祀足以隆禮。而致恭者芻狗之為物也，始之將用，則被之以文繡，盛之以篋衍。及其已用，則行者踐其首，樵者爨其軀，不膠其所愛，不泥其所，通則用之，與時宜之，過則棄之，與物從之。而天地聖人之仁，豈離乎此哉？蓋天之體不能生生，而生生者真君也，而真君未嘗生。地之體不能化化，而化化者真宰也，而真宰未嘗化，則出顯諸仁。故凡在天地之間，形物聲色也，皆制於我，而物不得以疏。及夫已生已化，則入而藏諸用，故物有分之類有群各以附離，而忘有於我，而物不得以親。雖然，天能生而不能成，地能成而不

能治，聖人者出而治之也，是故體顯以為仁。而其出也，同吉凶之患，故凡萬物之生，皆輔相而不失其宜，體藏以為用。而其入也，雖聖人不與之同憂，故泯迹冥心，而視物以異。嗚呼，聖人之於天地，又豈以仁憂累其心者歟？故物之出，與之出而不辭，物之入，與之入而不拒，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萬物有以稱，亦有以憾。而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其言豈離乎此哉？後學者專子子之仁，而忘古人之大體，故為人則失於兼愛，為己則失於無我，又豈知聖人不失己，亦不失人歟？與時推移，與物運轉，而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故動而愈出，則正己而無我者，所以應物，而非以敵物。虛而不屈，則無己而喪我者，所以絕物，而非所以成物。噫，天地聖人之道，其仁以百姓萬物為芻狗者，可以一言而盡矣。

劉驥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

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因其自然，付之自爾，無愛利之心，故言不仁。是猶束芻為狗，祭祀所用，適則用之，過則棄之，無容心焉。虛而待物者也。太虛運一氣，使天地如橐籥。橐，韜也，鼓之以生火。籥，笛也，吹之以成音。其體則虛而不屈，其用則動而愈出。是何異於天動以陽，地靜以陰，陰陽鼓擊不息，而造化在其間者乎？人之形體法象天地，化契陰陽，亦如橐籥之為器也。此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天地得一氣之妙，而運行不息。聖人得一氣之妙，而升降無窮。其道杳然，難言哉。若求之於多言，則泥古人之糟粕，弊精神於蹇淺，非徒無益也。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者，內保之而外不蕩也。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而守之於中，如天地橐籥之無心，自然運用，以其有真君存焉。真君者，天谷元神也。故次之以谷神。趙實庵曰：前引二。一、天之至公。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混一性

於大同，孰仁孰不仁，以私愛而在物，有義有不義。仁之生而義之殺，本乎天運之自然。仁為恩而害隨至，見乎人事之返復。經言不仁，大仁而已。大仁無私，至公而已。當生即生，陽和之始物，當殺即殺，金氣之肅如。謂時運即殺之不可留，謂生死之有定數。震動則萬物昭蘇，兌交則衆用彫落，雖生之而衰相以啓，雖殺之則生意又明。此天不公者，如斯而已。若乃當生即殺，當殺即留，此非天道之公行，是亦人為之私愛。以公平私，天地之正，以私害公，邪侈之行。道者為之公，所以言及天地不仁，而喻以芻狗，天地之心於此可見。是以聖人之治，體天法道，絕仁愛之私，正賞罰之令，立仁與義，何容心焉？御注曰：恩生於害，害生於恩，以仁為恩，害則隨至。凡所以絕私愛也。是故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俾後世聖人與道同流同，應變不滯。莊子曰仁常而不成，又曰不多仁恩是也。老子

以天地之仁配於道也，道大故不私，即非五常之仁為可及也。此意指世之仁義為小也。不然，何以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乎？故喻之以芻狗，即聖人用不仁之為仁也。能體不仁之仁，即體天而同乎道也。二、聖人體天。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之治百姓也，無私之用，與天地同。次喻二。一、就體舉喻。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御注曰：橐籥以虛而能受，受而能應。蓋道以無為體，以虛為用。以道體之，無則能泛應也；以理觀之，虛則能運量也。道以至虛而泛應，不知其自來；人以無心而運量，誰測其所以。天地之間，不上不下，用氣於中，猶橐籥之動也。二、橐籥之用。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二子列子曰：子奚貴虛。虛者無貴也，以虛為貴則有礙於中，以其本虛而已，非虛可貴。然虛之可貴者，在動而愈出，以橐籥觀之，虛故貴矣。雖橐籥觀之，虛非貴矣。聖人無心，物來則應，應而不

窮。凡所以當而不失也，謂之規矩，則與之為規矩。謂之權衡，則與之為權衡。彼其自得之以為用也，吾誰名之哉？雖然，應帝王者體道為心，在事則曰無心，在物則曰無有，其如禮義法度何？而有義禮法度者，吾亦豈與之為名？彼因之以為用者，且自名矣。吾不自名焉，豈得屈。即其愈出而愈有，愈應而愈多者，謂此後至理存焉。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二此篇自道沖為用，至橐籥虛應，終又結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較之前章，猶是以言為中也。老子以橐籥喻聖人不言，言則迫而後動，感而後應，以其無心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亦取其適當而已。守中者，無過也，非徒無過而有法。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故言不可不慎。君平曰：言出則患入，言失則亡身。韓子曰：亦慎於水火。夫道本無言，不得已而言，則應之有常是也。夫欲有言，豈得已哉？故三緘

其口。聖人所以示象焉，學者求聖人之意。邵若愚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任自然之道，謂之至仁。苟非至仁，而有親疏焉，春生非仁也，秋殺非不仁也。棄用因時，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以一心為德，故以百姓心為心，賞善非仁也，罰惡非不仁也。隨民任事，賞罰因時，故以百姓為芻狗之喻。莊子云：至仁無親，大仁不仁。夫惟不仁，是謂大仁。天地之間。謂四方上下也。其猶橐籥乎。橐籥，中虛，其用在無，而故不屈。橐以鼓風，籥以運吹，動而愈出若乾坤之開闔。老子欲多言數窮，其理不如守中。中者，虛也。以心處虛，其用無盡。王志然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大道無心於天地，而天地待是而後生。天地無心於萬物，而萬物亦待是而後起。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且人處萬物之最靈者，莫不皆稟賦自然，初無愛利之心，以仁為恩，不亦

小乎？天地無情焉，視萬物亦猶芻狗爾。而天地且未嘗責萬物之報，而萬物亦未嘗知天地所以生生之恩，而大恩自生焉。聖人無情焉，而聖人未嘗責百姓之報，而百姓未知帝力於我何有哉，則大仁自成焉。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百姓，而自成其上下之序，曾何容心也。推之無厭，日用不知，安所事仁哉？且芻狗之為物，潔而不汙，祭祀之用，方其用時，亦猶太廟之犧牲，衣以文繡，致敬如神，初無責愛之私。及其用已，等於糞壤，亦非厭棄之故。汲汲於用舍之間，是聖人有心也邪？故天地聖人自視猶芻狗，則其視萬物百姓亦若是而已矣。吹噓元氣，鼓動群有，如橐焉，如籥焉，迫而後動，應而不藏。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喻如道之應物，萬變未始有窮。化聲之相待，亦如人之有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聖人之言不囿於辯，言之足則終日而盡道，言之不足終日言而盡物，言辯貫穿，默該至

理，其或燭理不深，言不明道，益辭固多，去道彌遠。須有惠施之舌，懸河之口，考之大義，一何有焉？曾不若默識而深造之為愈。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黃茂材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之於萬物，無傷而已，任之自遂。聖人之於百姓，無擾而已，任之自生。任之自生，故民無不生；任之自遂，故物無不遂。此其為仁甚大。方其任之自也，若無顧愛之心，故謂天地聖人不仁。譬之芻狗，以芻為狗，供於祭祀，已陳而去之，何顧愛之有？申韓之學遂竊以為刑名，其慘刻甚矣。問之，則曰聖人之治天下，無所顧愛。其說蓋起於此。豈不失老子之意哉？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所能知也。陰陽密運，造化潛移，人所能知也。今以橐籥喻之，天地之道幾無為蘊矣。虛無體也，故不屈；動不已也，故愈出。老子之道，

初無內外，悟芻狗之說，則可以忘形體；知橐籥之理，則可以煉精炁。此宜不言而喻，言則必窮，唯守中為得之。

程泰之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結芻為狗，當祭則用，已事而棄，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天地之生化萬物，而遞相代謝，實其似之。稻秀而麥枯，瓜生而薺死，麋鹿之解角也，春冬相反。鴻燕之賓去也，南北相避。物之種性有萬不同者，於此而皆可類推也。此之性非彼之性，則此之宜非彼之宜也。居其總者，苟有心於為仁，其將孰為乎？為此則妨彼，利一而遺百，其為仁亦勞而小矣。槩運一氣與物，為時使根性與之相直者，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消自息，而天地若無預焉。此不仁之仁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無心，而用大正以取法於天地也。是故未嘗曲愛一人，而無一人不受其德也。莊子用此推之，而曰至仁無親，當使我忘天

下，而天下亦自忘我，此正不仁之仁。既加被冒，而世人不知其德者也，非真相忘也。又曰：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是亦澤及萬世，而不自知其為仁者也。是謂不仁之仁也。若夫擇物施愛，惠不出乎意鄉之外，是直虎狼而不啗其子者耳。不仁之仁，非其得預也。孟子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為之者，則其施置之方也。謂耕鑿嬉游皆非帝力，則其效之成者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治輔也。籥，其管也。管之在樂則為羽籥，在關鍵則為管籥，在冶器則為橐籥，至其為管，則一而已也。橐也者，吸氣滿之而播諸冶鑪者也。管也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一噓一吸之象，即陰陽迭運而為四時者矣。故天地之間，寒暑相推，而為四時，生死遞代，而成今古，正猶橐籥之噓吸也。賈誼以天地陰陽萬物之造化而配之冶鑄，義正出此也。一噓一吸

之迭起，是一作一復之相催者也。神奇之必為臭腐，臭腐之復為神奇，是芻狗之時貴時賤者也。其曰天地之間猶橐籥者，言凡受形於兩間，莫非由此之噓之吸，以為張歛也。莊子之論物，初曰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消息滿盈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死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夫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是物初也。作復者，即生化之有迹者也。消息滿虛者，陰陽之動而司橐籥之噓吸者也。改化生死者，物之迭為芻狗者也。老子借橐籥芻狗以言其理，莊子則直傳諸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諸家皆謂此中為中庸之中，蘇黃門獨不然，曰此其籥之虛而處中者，其說是也。老氏務成一家言，凡六經紀道之名悉已易而他之。六經之謂中者，即老氏命以為善者也。通一書，固未嘗言中也。然則此之謂中，如域中、弓中、環中，皆命物而名其地也，非如中庸之中，造極而命

其理也。則此之守中，正指橐籥之中，以為之守，如曰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也。言者先事而有所稱說，如曰某事其德皆吾之所能為也。然此特其自言之耳，而措之於世，或當或否，或順或逆，未可必也。不待其當然而先形諸言，則億之而中者，固或可屢；而億之不中者，亦不勝其多也，其勢自至於數窮也。若其守中，待感者初若遲鈍，而要諸其終決不至窮也。故曰不如守中。論天地之間猶橐籥，則居於天地之兩間者，其作其復皆仰冶工之鼓輔也。冶工者，即主執造化者也。其能虛之以聽化工之操縱，則陰陽消長之源是其地也。凡有形之物虛則通，通則可以致變；實則窒，窒則塊然而已耳。橐之能吸也，籥之能噓也，皆以虛也。非橐之虛則無以納其吸，非籥之虛則無以效其噓也。橐籥常虛，則能受生生者之生以為作，而受化化者之化以為復也。是蓋借橐籥中空之地，以明不窒之可以有

受也。夫惟不窒，故播氣者得以入之也。動者發橐籥之機，而鼓之使作，即其能操縱生化者也。惟其虛而不屈也，故能受其有，而出之於世也。陰陽之氣隱乎太虛，而形於有感，感之而應，則能出其無，以為有矣。橐籥非太虛也，以其虛而有受，受而不留者，有萬物出機入機之象，故此機不息，則作復無已也。是故寂然不動者，乃能感而遂通也。論橐籥之妙，即幾於谷神矣。而不能與之齊同者，谷神能自制有無，而橐籥之虛吸，則有待於化工也。動之而出，則與自受而自應者有間也。故此章既出橐籥，而後章則言谷神也。

詹秋圃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虛用章謂天地不以偏私惠愛為仁，而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以偏私惠愛為仁，而以百姓為芻狗。蓋芻足以牧馬牛，狗足以護家宅，是皆有用之物，人所資以為用。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中虛而可扇動生風乎，故

雖中虛而不屈折。此為虛用之妙，迨扇風而愈動愈出，其妙有難名言，未若確守中虛，則為用不可窮也。

張沖應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之為道，廣大而不可得以形容也。故孔子所以罕言，老子所以不居。罕言者，謂其不可得而形容而罕言也。不居者，謂其不可得形容而不居也。天地不以仁自居，故能覆能蓋，而萬物生長於其中，不知其所以生長。聖人不以仁自居，能包能容，而百姓安養於其中，不知其所以安養。皆視之如芻槩狗畜，愛之植之，惟恐損朽而無所介其心，以蒂報也。天地之所以不仁，聖人之所以不仁者，即此一元之炁運乎上下，猶橐籥之能包，管籥之能吹，周流無窮，包藏無極，雖虛焉，吹之而不致於屈乏；廣焉，動之而愈見其有為。仁之為道，廣大也如此，是以孔子有曰：天何有言哉？四時行焉。則天地萬物之心，又何有聲音於其間。人欲學道，充此天地之仁，而乃尚乎

其言，則舌勞神亂，精廢炁虧，數者皆窮矣。斯曰不如守中，當守此方寸，布仁於物，而不發見其迹也。白玉蟾曰：天地不仁，無心以萬物為芻狗，任其自然。聖人不仁，以天地之心為心也，以百姓為芻狗，尚自忘我，豈有他哉？天地之間，心也。其猶橐籥乎？運而不息。虛而不屈，用之無窮。動而愈出，純一不已。多言數窮，如何說得？不如守中，盡其在我。

廖粹然曰：天地不仁。天地本於人，若其自返本。以萬物為芻狗。則視萬物象為無知之物，在人亦當克己如此也。聖人不仁。人主亦根於仁，自返本而歸根。以百姓為芻狗。則棄萬姓於無用之物，如在吾人，亦當復禮也。天地之間。範圍之內。其猶橐籥乎。其於天地，則虛空焉。此我身，則臭皮袋也。虛而不屈。放之則滿六虛，斂之不盈一握。動而愈出。元炁沖然，源源不竭。多言數窮。與之一默，守口

如瓶。不如守中。抱元守一，無窮無盡。人若如此，道炁存也。

陳碧虛曰：天地不仁至以百姓為芻狗。芻，草也。謂束芻為狗，古人以用祭祀，除祓不祥，用已而棄之，言常之時不甚愛，及乎棄之亦不為憎也。故芻狗因神明而成，且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不仁者，謂無情於仁愛，非薄惡之謂也。故天地無情，視萬物如芻狗，不責萬物之報也。聖人無情，視百姓如芻狗，不責百姓之報也。蓋天地之自然也。嚴君平曰：天高而清明，地厚而順寧。陰陽交通，和氣流行，泊然無為，萬物自生焉。天地非傾心移意，勞精神，務有事，悽悽惻惻，流愛加利，布施厚，成遂萬物，而有以為也，此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也。明王聖主秉道統和，清靜不改，一以變化，神明默達，與道同儀，天下應之，萬物自化，聖人非竭智盡能，擾心揉

志，損精費神，不釋思慮，徨徨顯顯，人生事利，領理萬民，而有以為也，此所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者，韜也，謂以橐鼓風而吹火者也。籥者，笛也，言天地之間虛空無為，生物無私，以喻聖人之心虛廓淵靜，應世不逆。若橐之懷風鼓之，以成器物，籥之舍聲吹之，而調音律，應用不絕，而終不可屈也。以況聖人無私無心，而不事愛利也。嚴君平曰：天地釋虛無而事愛利，則變化不通，物不盡生；聖人釋虛無而事愛利，則德澤不普，海內不井，恩不下究，事不盡成。何則？仁愛之為術也有分，而物類之，仰化也無窮，操有分之利，以授無窮之勢，其不相贍由川竭，而益之以泣也。又曰：蟣蟲動於毛髮，則寐為之不安；蚊蟲著於皮膚，則精神騷動，思慮不通。外傷蜂蠆之毒，則中心為之慘痛；未害於耳目，則百節為之不用。此言愛利之存于胸中，豈得無屈撓純和，耗

蠹血氣乎？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多有兼愛之言也。多則施行難徧，故數窮屈而不遂。若法天地之虛靜，同橐籥之無心，抱守中和，其自然皆足矣。亦在乎不言之教也。《鴻烈解》曰：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其書，而舞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謝圖南曰：天地不仁至於芻狗。萬物受天地之氣以生，百姓受聖人之恩以成，謂之非仁，不可也。而榮枯成敗，付物自然，死生禍福，惟人所召。天地聖人於此一無心焉，謂之不仁，非不仁也。蓋不得以用其仁矣。芻狗者，祭餘之物，聽其自成自壞，而不復屑意焉爾。天地之間至不如守中。天地人物之理，自然而然，故陰陽二氣，往來於虛空之中，初無間隔，如橐籥然。無底曰橐，有孔曰籥。橐之中虛，氣所流通，不可

屈折，籥之有孔，聲所振動，愈出不窮。此皆自然而然。人物之在天地間，始終變化，亦自然而然，故多言則屢窮，不可致詰也，不如守一中之理。理至中而止，天地、聖人、百姓，萬物皆不外此中。蓋嘗論之，萬物萬民，同此一氣，天地間人，同此一心。天地何心？以生物為心也。聖人何心？以愛民為心也。然生之於始，而不容不變於終，愛之於初，而不得不異於後。何則？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發生，陽也，而不能無肅殺之陰。愛養，仁也，而不能無割制之義。理勢然也。芻狗微物，然方其養祭，則惟恐一體之不全。及其既祭，則委之無用，摧毀決裂，有不能免。人物之在天地間，均賦同稟，其生皆可愛，而成形之後，散殊不一，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善者祥之，惡者禍之，各隨其分而異焉。于斯時也，天地生育之恩，聖人愛養之德，有不可得而全之者。謂之不仁，不得以盡其仁也矣。天

地以中虛橐籥萬物，聖人以中道酬酢萬民。故蔽之一言，而曰不如守中。中也者，其至公無私之謂乎？其無過不及之謂乎？

林慮齋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以為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已用而棄之，相忘之喻也。三十八章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齊物》曰：大仁不仁。《天地》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亦是此意。芻狗之為物，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意而相忘爾。以精言之，則有所過者化之意。而說者以為視民如草芥，則誤矣。大抵老莊之學，喜為驚世駭俗之言，故其語多有病。此章大旨，不過曰天地無容心於生物，聖人無容心於養民。却如此下語，涉於奇怪，而讀者不精，遂有深弊。故曰申韓之慘刻，原於芻狗百姓之意，雖老子

亦不容辭其責矣。籥者，橐之管也，橐籥用而風生焉，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故以此喻之，況用之則有風，不用則無，亦有過化之意。數，猶曰每每也。守中，默然閉其喙也。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則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亦此意也。但聖人之語粹而易明，此書則鼓舞出入，使人難曉。或者以為戒人之多言，則與上意不貫矣。如此看得破，非惟一章之中首末貫串，語意明白，而其文簡妙高古，亦豈易到哉？

范應元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仁者，愛之理。謂天地生育，其仁大矣。而不言仁，其於萬物，譬如結芻為狗以祭祀，其未陳也，盛以篋衍，中以文綉，非愛也，乃時也。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

爨之，非不愛也，亦時也。夫春夏生長，亦如芻狗之未陳，秋冬凋落，亦如芻狗之已陳，皆時也。豈春夏愛之，而秋冬不愛哉？氣至，則萬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體此道以博愛，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於百姓亦如天地之於萬物，輔其自然而不害之，使養生送死無憾，不知帝力何有於我哉。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囊底曰橐，竹管曰籥，冶煉之處用籥以接囊橐之風，吹籥中之火。屈者，曲也。《音辯》云：俞，羊朱切。傅奕引《廣雅》云：益也。漢史有民俞病困。天地之間，虛通而已，亦如竹管之接炁，虛而不曲也，氣來則通，氣往則不積。譬彼橐風之愈動，則此籥炁之愈出，鑪中之物既各成器，而橐籥未嘗言仁愛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萬物之多，百姓之衆，聖人不過推此一道而博愛之，豈區區言仁也。倘多言仁愛而不能體道，則空有其言而無實效。故多言

則數窮也。不如同天地守中虛之道，而無偏曲，則萬物自然各得其所也。豈有窮哉？

薛庸齋曰：天地不仁至百姓為芻狗。天地生萬物，而無心於萬物。聖人養百姓，而無心於百姓。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不為物撓而虛其中，則愈動而聲愈出矣。天地所以能生化萬物而不窮者，亦以其虛而能運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惠施之口談，不若顏子之心齋也。

休休庵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芻狗者，祭祀用草結龍，以朱匣盛之，綉巾覆之，祭畢棄之。天地聖人任無為之妙，生育萬物，不望報恩，亦不為主，任萬物自化，如芻狗焉，是以似不仁。天地之間，空虛如鞴囊，一氣運行，生育萬物，人心虛明，亦如是也。靈機一動，妙用不竭，是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橐者，鞴橐也，籥者，管也，鼓風吹運之器。雖以是而喻造化之妙，然言多去道遠矣。縱大辯才數數舉其喻，然譬喻

之數有窮，此道實無可喻，不如無言。守中虛之妙，可以見徹造化。

褚伯秀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仁，神道之具體，立天地心，續生民命，猶元之於乾，總衆德而大備，陶萬類以無遺，在人則成己成人，博愛善救，皆其用也。天地具自然之仁，超言象之表。聖人體天推仁，所以恢帝道而成治功。經乃下二不仁字，何耶？蓋謂不顯其仁，猶云上德不德，正言若反也。借喻束芻為狗，以供祭祀，未祭則彩飾愛敬，祭已則棄置踐踏，適成適毀，非關愛惡，以真燭幻，物理可知。凡天地間動植飛泳，生成消息，不出乎一氣，流行無異束芻成狗，踐狗還芻，何容心之有。聖人於百姓，聽其營為，而生道自遂。莊子所謂大仁不仁是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亦言其無心。自運橐鼓風籥通氣，喻仁之流行，猶陰陽呼吸而不暫停。為人為物者，咸受其鼓鑄焉。唯其中虛無屈塞，所以運動氣愈出。此理妙合造化，

何在多言，自取窮屈，不如守身中橐籥，究自己天地，豈無生萬物之理哉？或以躁人辭多釋之，與上下文義不貫。此章大義，在守中二字。至理幽玄，惟學者力行，以求驗一身中有一乾坤，在人體之而已矣。

牛妙傳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夫天地大德曰生，生生不息之謂仁。仁者，天地生成之德也。而云不仁者，是天地不自有其德也。萬物者，盈天地之間品類也。芻狗者，如古先明王郊祀必束芻為狗，以為祭具，所謂芻者茅也。夫茅之為物薄，其用可重也，狗者畜也，其位乎戊而應乎乾，故古人束茅為狗，以為祭具，意其重也。天地以萬物為芻狗，是亦不輕於萬物也。或者以天地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責望其報也。此說不通。蓋萬物與天地分一氣而生，但得夫形之小者。若天地果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之比，則是天地其自專大，果不仁耶？庸所見如此。明者鑑之。聖人不仁，

以百姓為芻狗。夫聖人者，備物致用，百世師也。故百姓戴之如同日月，仰之如同父母。然其稱云不仁者，不自居其仁，謙尊也，亦猶夫聖孔子不居之義也。百姓者，民也。民與聖人均稟一氣，同生於天地之間，但貴賤窮達不同耳。聖人以百姓為芻狗者，是亦不輕於民也。他說以為聖人視夫百姓如芻草狗畜之無知，不望其報也。此說恐誤。夫人者，與天地並位，三才鼎立，豈可視如芻草狗畜之類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若聖人果以百姓如芻草狗畜之比，則是聖人果不仁哉？與我同志者，切希鑒之。天地之間至動而愈出。橐籥者鼓屬。籥者管籥，笛之屬。猶如也。動，用也。夫天地之間虛空，以四時五行為用，其橐籥為物，亦其中空虛，以五音六律為用。故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也。老君曰：夫

橐籥之器，在其用也，虛實有無，方圓大小，長短廣狹，聽人所為，不與人爭善。人在於天下也，譬如橐籥乎？非與萬物交爭，其德常歸焉。以其謙虛無為故也。此蓋言天地以虛受為生成之德，任物自然，從民所欲，不與物爭，猶橐籥之任人所為音律也。多言數窮。夫言者，心之聲也。在心為志，發泄為言。數者，頻數。窮者，悔吝也。蓋多言則多過，故云數窮也。古人有言曰：一言而喪邦。此上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凶，此中多言之人也。一言而致辱，此下多言之人也。故天有卷舌之星，人有緘口之銘，言不可不慎也。語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良為是也。昔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右階有一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則多敗。無多事，多事則多患。《詩》云：敬爾威儀，慎爾出話。此之謂也。不如守中。中者，樞機也。守者，謹也。且夫日月者，

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然言語在口，譬含鋒刃不可動也，如弦機未發，則猶可止，矢一離弦，雖欲反之不可得也。《繫辭》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出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此即不如守中之義也。《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蓋言謹也，非斯之謂歟？

楊智仁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不仁，視萬物如芻狗者，天地施化不以仁恩，任自然也，不責望其報。聖人亦如之。謂學道之士不著一毫物欲所累體。若太虛湛然常寂，著天地之間，坎離運用乎其中，橐籥發揮乎宇宙，元炁升降於黃庭，塞兌垂簾，含光默默，虛而不屈，守以沖和，不可輕動，動而愈出。古云：全身放下，一念不生。若多言數窮，則有損而無益，不如守中久矣。純熟自然，打成一片矣。儒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蓋

天地聖人視萬物如芻狗者，不著於一切也。廓然人以配天地，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至簡至易，豈難知哉？故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君子黃中通理，不失其正矣。

喻清中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生物而不自以為仁，忘乎物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何有於我哉？聖人養民而不自以為仁，忘乎民也。芻，草也，謂束芻以象狗。《莊子·天運篇》曰：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樵者取而爨之。言貴之於未祭之先，賤之於既禱之後。即是而喻，蓋存神過化之意云爾。蓋嘗讀柳子《郭橐籥傳》而於養樹得養人之術矣。橐籥之種樹也，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父之於子，曷嘗自以為恩哉？其時也若子，生之養之，不自以為仁也，有其所有者也。過而執忘其所有者，過而化其置也，若棄既祭

之芻狗也。天地之間，鼓之動之，一橐籥耳。橐者，韞也，鼓風之具。籥者，管也，風之所自出。虛其中而不屈其用，愈動而愈出，愈出而愈有，其來無端，其出無窮。天地聖人之仁，亦猶是也。天地之道不可以言盡，而聲色之化民末也。故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守中，默然而自存也。

胥六虛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以萬物為芻狗者，覆之載之，聽其生者自生，而枯者自枯，天地無所與，此天地不有其仁，而以萬物為芻狗者，仁之大矣。芻狗之設，未祭則貴敬之，既祭則委棄之，非容心也，時適然也。故聖人引之為喻。聖人體天地，容養百姓，寬之宥之，由其生者自生，長者自長，耕食織衣，家富國安，而聖人無所與，此亦聖人不有其仁，而以百姓為芻狗也。天地之間，一氣蒸陶，萬物生化，古今不息。其猶橐籥之器，中間空虛，鼓動之，聲氣愈出也。此

贊美聖人之德蕩蕩乎，仁養百姓不為己有。夫何然哉，亦虛而已矣。是以應感天下之動，無有窮極也。若不體天地不仁之實，察然自好，懸法作刑，飾以文言，示民從化，違天悖理，鬼怒人怨，乃疾取窮極之道，故勉之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者，謂飾以文言，辭多理寡，不如及吾之中，默識窮行，謹守不失，天下觀風而化。不言之教，寧有窮乎？修身亦法此矣。

柴元皋曰：天地不仁。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以萬物為芻狗。芻，茅也，縛如狗狀，以祭享。初縛時誠潔甚嚴，祭已則棄之而不顧。造物之心亦如芻狗之始終，從其自然。聖人不仁。聖人體天地，亦不言所利。以百姓為芻狗。惟恐一夫失養，亦如初束茅之謹，一毫不敢忽。天地之間至橐籥乎。橐，無底囊。籥，三孔笛。皆虛其中，兩間之氣一闔一闢。即此二物，人身呼吸亦然。養民底一呼吸間，不似天地，

使民失所。脩身體用亦然。虛而不屈。其體無礙。動而愈出。其用不窮。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若自矜其仁尚口乃窮矣，孰若虛中存神，體天地乎。

蘇敬靜曰：天地不仁至不如守中。結芻為狗，祭則用之，祭已則棄。是芻狗之用所過者化，天地雖生萬物，而不自以為仁。聖人雖養萬民，而亦不自以為仁。亦猶芻狗當祭則用，祭畢則棄，過化相忘，何嘗自以為仁。橐，冶鞴也。籥，其管也。管在樂為羽籥，在關鍵為管籥，在冶器為橐籥，其為管一而已。橐吸氣滿之，播諸冶爐者也。管者受此吸而噓之，所以播也。一噓一吸之間，即陰陽迭運而為四時也，即生生不窮之機也。陰陽交而物皆資生，消息盈虛，是陰陽之動，而司橐籥之噓吸者也。以虛受噓吸之氣，而未嘗屈。屈，折也。噓吸之氣，動而愈出，未嘗見其損折而息也。橐能吸，籥能噓，皆以虛也。若窒則實矣。夫唯

不窒，故播氣者得以入之。天地一大爐鞴也，造化一大冶工也，萬物陰陽噓吸之氣，自生自遂，自消自長，何嘗以為仁？或者見天地生萬物之功，盡言以論天地之功，不知天地不容以言而盡，多言每每自至於窮極，則不如默默忘言，但守橐籥虛中而思之，則其生生之不窮，皆陰陽之氣自然然而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地之於物，聖人之於人，未嘗煦煦然仁之也，亦惟使之自生自化，無以害之而已。猶以芻為狗，祭則奉之，已則棄之，非有好惡之私也，時適然耳。況乎消息盈虛，乃理之常。雖天地聖人，如之何哉？惟使之遂其生，若其性，無橫風暴雨以摧折之，無舛政逆令以迂遏之。則其仁也亦至矣。橐籥之為物，一張一翕，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消息盈虛，相為終始，亦若是而已。先儒謂乾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即此意也。又以此理推之，語默之間，多言所以數窮，

有張而無翕也。守中則能虛而不屈，所以不窮也。

《拾遺》陸曰：萬物資天地而生。天地無取於萬物也。百姓仰聖人而治，聖人無假於百姓也。猶芻狗因神明而成，神明無用於芻狗也。夫惟無用則無私，無私則無恩，是以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而大仁成。故百姓不辭德於聖人，萬物不謝生於天地。何以知其然哉？吾觀天地之間，猶橐籥之無心也。橐籥無心，故其聲不屈，其氣愈出。天地無心，故生成而不息。故為治不在多言，多言而無實，則動數窮矣。未若無為無言，乃守中之術也。

《諸子旁證》：《莊子》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行者踐之，樵者爨之而已。將復收於篋衍，必反為怪。今夫子取先王已陳之芻狗，是不將鄰乎行者之踐、樵者之爨也。惜哉。《文子》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王，道為之命，物以自正。

至微其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

石潭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以生物為心，而謂不仁，何哉？天地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也。聖人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而亦曰不仁，何哉？聖人以其情揆萬事，而無情者也。芻狗。祭祀之物，說見《莊子》。

以萬物為芻狗，其成其壞，時焉而已。物各付物，生者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也。聖人之於百姓，亦使之自生自養，自作自息而已。以其皆無容心，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地之間，所以生生而不窮者，蓋猶橐籥之能出風也。虛而不屈。天地生萬物，而不屈於萬物也，言不為萬物所役使也。動而愈出。風未嘗窮也，天地之生萬物，亦未嘗窮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多言數窮，謂若以多言形容天地聖人，天地聖人不可得而形容也。數窮謂雖多言之，終有所窮也。既形容之不可，則不如虛中自守，而有以得天地生生之本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谷神章

考異：河上公作《成象章》，趙實庵作《靈根善養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兼愛成私，偏私則難普。此章明至虛而應，其應則不窮。首標谷神，寄神用以明道。次云玄牝，辯玄功之母物。結以綿綿微妙，示虛應則不勤勞也。杜光庭曰：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虛而能應，感而遂通。或以谷養為言，養神則契乎不死。或以響應為說，應物則如神不窮，玄牝則吐納元和。鍊神鍊氣，形氣長久，天地齊靈，綿綿永存，長生之道也。張沖應曰：人生天地間，一吸一呼，

皆此精炁所由往復也。鼻受陽而成象，口受陰而成象，人無口鼻，則陰陽精炁不能升降上下，而象不能成矣。此章開悟陰陽升降之旨。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河上公曰：谷神不死。谷，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也。神謂五藏之神也。肝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五藏盡傷，則五神去矣。是謂玄牝。言不死之有，在於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為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性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於口，與天地同。故曰為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根，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綿綿若存。鼻口呼噏喘息，當綿綿

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用之不勤。用氣常寬舒，不當急疾勤勞也。王輔嗣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谷中央無谷也，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門，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極同體，故謂之天地之根也。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綿綿若存也。無物不成，用而不勞也，故曰用之不勤。

唐明皇曰：谷神不死。谷者，虛而能應者也。神者，妙而不測者也。死者，休息也。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如神之應，曾不休息。欲明至道虛而生物，妙用難明，故舉谷神以為喻說也。是謂玄牝。玄，深也。牝，母也。谷神應物，沖用無方，深妙不窮，能母萬物，故寄谷神玄牝之號，將明大道生畜之功也。疏：谷神者，明神之

應聲，如道之應物，有感即應，其應如神。神者，不測為名，死以休息為義。不測之應，未嘗休息。故云谷神不死。玄，深也。牝，母也。谷神之應深妙難明，萬物由其茂養，故云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深妙虛牝，能母萬物，萬物由出，是謂之門。天地有形，故資稟為根本矣。疏：玄牝之用，有感必應，應物由出，故謂之門。天地有形之大者爾，不得玄牝之用，則將分裂發洩，故資稟得一以為根本，故云是謂天地之根。根，本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虛牝之用，綿綿微妙，應用若存，其用無心，故不勤勞也。

杜光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之義，響應養神，分為三別。第一謂谷之含虛，有聲則應。道之體無，修之則得。第二謂神無形，有祈則赴，感道無象，修之則長存。第三謂響在谷，無聲則不應，道在身，不修則不成。不死者，非謂死生之死，是休息之死。若謂養身解之，則為

死生之死。一謂養神則長生不死，二謂響應無休歇，為休歇之死。夫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元和之氣，慧照之神，在人身中出入鼻口，呼吸相應，以養於身，故云谷神也。又天之五氣從鼻而入，其神曰魂，上與天通。地之五味從口而入，其神曰魄，下與地通。言人養氣則與天為徒，久而不已，可以長生，陽鍊陰也。食味則與地為徒，久而不已，生疾致死，陰鍊陽也。老君令人養神寶形，絕穀食氣，為不死之道，故云玄牝門，天地根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非獨人資玄牝運氣，乃得長生。天地之大，亦須資道氣運養，乃能清寧無改矣。下經云：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天地失道，尚有傾淪發洩之變，況於人身而不守中存一乎？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天地任氣自然，故長存也。人鼻口呼吸，當綿綿微妙，若可存復若無有，不當煩急勞倦也。理國之道，政令所行，亦當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所以政寬則民怠，令猛則民殘。能以清寧之道以理天下，人無動用勤勞之事，則下民親附，祚曆延長，綿綿常存，若瓜瓞葛藟之長永也。故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也。宋道君曰：谷神不死。有形則有盛衰，有數則有成壞。形數具而死生，萬物之理也。谷應群實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真常之中，與道為一，不麗於形，不墮於數，生生而不窮，如日月焉，終古不息，如維斗焉，終古不忒。故云不死。是謂玄牝。萬物受命於無，而成形於有，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成形也。谷神以況至道之常，玄牝以明造物之妙。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已。故於此言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

之序，則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彼先天地生，孰得而見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夫是之謂綿綿若存。茫然天造，一氣之自運，倏爾自化，委衆形之自殖，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非力致也，何勤之有？

王介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能虛也，能容也，能盈也，能應也。有此四德，不知所以然，故謂之神。有其神，則不死，死則不生，不生故能生，生而不見其迹。牝取生物之意，生物而不見其迹，故謂之玄。《易》曰太極生兩儀，是亦玄牝之謂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其門則天地所由生之本也。謂之有則若存而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遠而不絕之辭。天道之體，雖綿綿若存，故聖人用其道，未嘗勤於力也，而皆出於自然。蓋聖人以無為用天下之有為，以有餘用天下之不足故也。

蘇頌濱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至虛而猶有形容，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即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也。

呂吉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有形與無形合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道之生天地，由此而已，故曰云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為亡耶？則綿綿而未嘗絕；以為存耶？則惡睹其存哉。若存而已。若亡而非絕，若存而非存，則吾之用之，存亡無所容心，脗合之而已。何勤之有哉？

陸農師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生生者不生，殺生者不死，谷神者，玄而以容以應。玄牝者，妙而以雌以雄。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者，生天地是也。所謂玄牝之門者，其子由之而生，不得見之是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莊子曰：有乎生莫見其門。此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似乎是而又似乎非是也，有似乎存而又似乎非存也，其行未嘗有間，其用未嘗有為，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莊子曰且然無間謂之命，而老子亦曰神無以靈將恐歇。蓋往來不窮，而無間無歇者，神

而已矣，是之謂綿綿。谷神者言其用，玄牝者言其體。

王元澤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應而不窮，神化而不測，萬物受命於我，而未嘗生、未嘗死者，谷神也。言神則極矣，而加谷者，且言能虛能盈，而又能容以應也，以其活而不敝，故但稱不死。谷神受命而玄牝賦形，自為陰陽以成天地，然本一物也，始由其受命，故曰谷神。由其賦形，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體陰而一，體之中又自有陰陽稱門，異於戶也。萬物由此門以出而不得見，故曰玄牝之門。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谷引而不絕之謂神，牝生生不盡而若有若無，不可定有。用之不勤者，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劉仲平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者，虛而能容能應。玄者，妙之門。牝者，柔靜幽深，有和而無竭，有納而無出。谷與神未嘗生，未嘗死，而獨曰谷神不死者，蓋言不死則

不生，可知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之用若存而已，用之不勤者，無用之用也。

劉巨濟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神之為神，其虛不屈，其應不窮，而莫見其迹，故以谷為象，而曰谷神，谷虛而應故也。蓋有生則無不死者，唯不死以生，生生不死，則能生矣。常無欲是也。不死則謂之神。生生則謂之牝，其貫一也。故曰是謂玄牝。牝，母也。加玄焉，則道是也。如玄覽，玄同、玄德之類。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以生出為鄉，猶之門也。天地流形，本於玄牝，猶之根也。唯常無欲，能不生不死，故謂無為神。既有生則有母，故謂神為玄牝。既出則有形，故謂玄牝為天地根。無即道是也，道即天地是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生出不絕貌。不絕，則其生之緒若有存焉，而實非有存也。若者，亦不正言其有之謂也，如蠶為繭，如蛛為網，別之不窮，求之不得

也。用之不勤者，謂神用之，非人用之也，所以不勞者，虛而應。前特言以為應，則安能不勞乎？前章言橐籥之喻，故次以谷神。此章雖至道為諭，而養身之神亦無以異此。蓋精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不死不生矣。

劉驥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靈樞經》曰：天谷元神，守之自真。言人身中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天谷者，元宮也，乃元神之室，靈性之所存，是神之要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變化之源，神守於元宮，氣騰於牝府，神氣交感，自然成真。真合自然，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牝，地也。人之形體法象天地，所以《靈樞》以天谷泥丸元神之室為元宮，以絳宮、關元精氣之府為牝府。玄牝者，神氣之所要會也。《靈樞》以鼻為元門，亦謂之天門。口為牝

門，亦謂之地戶。元門引氣上通於天，牝門納食下達於地，故是謂天地根。天地謂玄牝也。聖人運用於玄牝之內，造化於恍惚之中。綿綿者，不絕之貌。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性，入自然無為妙用，何勤之有？故用之不勤，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故次之以天長地久。

趙實庵曰：初舉道要二。一、虛中宅靈。谷神不死，道降而為氣，氣住而為胎，胎結而為神，神升而曰仙，故道為修生之法。從無入有，有即氣母是也。形為神之舍，養形可以存神。氣為神之母，有氣可以住子。則氣母二字，真長生之本也。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者，即谷神也。谷神引氣，下歸玄牝，論其本則先玄牝而後谷神。人之生，自壬至癸，而兩腎為之始終故也。原其用，則先谷神而後玄牝，人之呼吸自兩鼻而丹田，為之受納故也。氣自谷神綿綿而不徹，用之於至微也。

其久則氣止玄牝，不復引於谷神，是為胎息。氣在玄牝，如子在胎，不假呼吸，呼吸自內。故其法始於綿綿若存，而終以呼吸不外，為胎仙也。諸說以鼻為玄，口為牝，鼻入清，口吐濁。又曰：閉地戶即知在鼻，而不在于口也。又曰：口鼻非玄牝，而玄牝在下田。蓋不從其出入之門而言也，強分之爾。谷神亦曰神廬，玄牝亦曰丹田。《黃庭》曰：呼吸廬間入丹田。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度人經》曰：開明三景，是謂天根。三景即玄元始氣是也。此云氣母，其後生天生地，列為三辰，亦曰三景，有內外故也。玄牝是內谷神。御注曰：谷應群動而常虛，神妙萬物而常寂。亦猶前云橐籥虛以待氣，凡以明大道之體如此。其本謂谷中有神，即虛中有神也，是養靜而致之也，非若空谷之空。《黃庭》曰：虛中恬淡自致神。夫性以心為用，心以性為神。動在機，守在氣。希夷之象者，道

也。道之體者，虛無之一氣也。一氣之為用者，性也。性也者，谷神也。一氣靜者，性也。性靜則萬化安。一氣動者，情也。性動則萬化生。聖人守元神於天谷。天谷者，空洞之間也，空洞者，虛無之界也。氣清性淨，變化萬物之根也。正元君以宮室言，以谷為天谷。天谷者，泥丸宮也。泥丸宮者，虛無之室也。人能守神，五氣自來朝見，下行玄牝。玄牝者，天地升降之道路也。由是觀之，則知一氣上下通流，在天谷則為金精，在玄牝則為玉液。又曰：玄牝既定百息，其氣過靈關，上動天門，下沉地戶，可謂妙道。《靈樞》曰：玄牝上通天谷，下達地戶。然自養氣至於住氣，多入少出，則見於震時，多出少入，見於離卦，日沒收之，乾卦鍊之。此學者日用採取之法也。住而不出不入，故云胎息。一升一降，而為龍虎。此又煉丹之法也。氣一而已，法有不同，故神仙之事不可一塗而取也。胎息論以氣

住，神在則為神仙，可得而考焉。二、牒前正指。是謂玄牝。鼻有兩竅，下通於腎，腎有二門，玄為陽，牝為陰，兩腎亦然。日用之功，在一左一右。次指流歸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御注引《莊子》曰：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此善言也。夫道之於天地，萬物之於乾坤，生者自生，化者自化，性者自性，命者自命，孰為根邪，孰為門邪，以自然言，故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以真宰言，豈無門無根邪？而見之者必聖人而已。無見者不得其門而入，無門者不識生生之根，此事在天機，非聖人孰能與於此？故曰知之修鍊謂之聖人。夫玄者，一也。牝者，母也。一自虛生，牝以動合。求陰者陽，承陽者母。一不期生，而生自者矣。母不期合，而情自感矣。《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此必然之理也。故自乾坤交合於亥，一陽始壬於西北。壬為

陽水，合丁之陰火而生丙。丙為陽火，合辛之陰金而生庚。庚為陽金，合乙之陰木而生甲。甲為陽木，合己之陰土而生戊。戊為陽土，合癸之陰水而生壬。此為夫婦之義也。人有兩腎，左陽右陰，左為腎，右為命門。方壬之肇懷，命門初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法丁生丙，心生肺，肺生皮毛，法辛生庚，有肺然後生肝，肝主筋，法乙之生甲，有肝然後生脾，脾生肉，法己生戊，脾生腎，腎生骨髓，法癸生壬，有腎則與命門合而為一。由是觀之，自天元一氣為根，既以為一矣。且得無名乎？有名，萬物之母也。在乾則始而亨者也。始者，元始也，乃統天，則知乾統元氣也。出則為陽，入則為陰，谷神之所以呼吸，玄牝之以收藏，萬物受命於此也。豈無根而植，無門而出邪？欲見之者，即此而見矣。是故自一氣而分陰陽，天地得此以大也。始於壬而生五臟，人身得此以成也。其在天地有所可

得而知，即以人身，二氣升降呼吸喘息有所合也。惟深機者能之。三、明調御之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受命於陰陽者，不離陰陽之數，委形於生殺者，不能逃生殺之權。蓋人之生也，稟於常數，天地之理也。用數制人，凡用數而不知數之有窮，則中道夭闕者有之。得數而超數於事物之外，則長生不死者有之。孰為數邪，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是也。數從何來，起於黃宮天元一氣是也。故人身法一，天地上下八萬四千里，二至之所交，坎離之運用，一呼脉行三寸，一吸脉行三寸，呼吸之間脉行六寸，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其半陰其半陽，自亥至巳營氣，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合十二時漏水百刻之數。消息盈虛。以成歲功，以和五氣，無先之以太過，無後之以不及，則陰陽適平也。苟失其平，則五氣乖沴，在天則為勝復，在人則亂五藏，由是而諸疾生焉。凡所以用之，在能與不能爾。

經曰綿綿若存者，綿綿者一氣也。引一氣於谷神之間，極使微弱耳，不聞其聲，毫不覺其動，似無而有，似有而微，故若存也。如是，則營衛常調，六脉不過，清濁升降，不失其時，喘息呼吸，不致其暴。《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亢倉子》曰：體合於氣，氣合於心，心合於神，神合於無。御注曰：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不知其盡也。凡氣合於神，則陰陽不得以制命。《易》曰陰陽不測者是也。生殺不得以用權。《莊子》曰彼為生殺非生殺者是也。皆在用之不勤。若夫居天地之內，有乖陰陽之數者，是不能專氣也。外物所誘，反為氣奪也，又安知所謂盜機者乎？故天地長久者，由是而致焉。

邵若愚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以喻虛。虛者，道也。神者，道化之一氣，乃無中之有也。虛神無形，本自無生，而亦無死。故云谷神不死。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為化

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謂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是謂生天地根。以觀谷神綿綿若存，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勤勞措意、功力能為也。

王志然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夫玄牝以天地為根，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夫易以乾坤為門，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其見之者，必曰聖人歟。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谷者，有形者也，中含虛，故能應。神者，無方者也，中體性，故不虧。玄者天之象，牝者地之象。通乎晝夜之辨，極乎陰陽之原，冥乎性命之機，達乎死生之變，隨一氣造化，升降綿綿而不絕，谷常虛而受命於天，神常寂而賦形於地，一出焉而生，一入焉而化，莫不皆本之於自然。其本未始有生，原其所以生者，來無所從；其本未始有化，驗其所以化者，去無所至。《莊子》所謂未嘗死而未嘗生者是也。《列子》曰：有生者，有形者，有聲者，有

色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無知也，無能也，無不知也，無不能也。而吾之所欲學者，必欲學夫未嘗終、未嘗有、未嘗發、未嘗顯、未嘗呈之妙，體陰陽，乘變化，旁日月，挾宇宙，上與造物者游，下與外死生、無終始為友。趣是而得生者必曰玄牝，嚮是而得死者必曰谷神。夫是而欲不死不生者，未之有也。《莊子》曰：性脩反德，德至同為初真人。息之以踵，其息深深，謂之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嗚呼，此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何也？以學者未明深根寧極、出生入死之妙。妙通乎此，可以官天地，府萬物，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也，入於杳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得夫天地陰陽之至蹟，則知玄

牝谷神之所歸矣。

黃茂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體虛，虛能養神，神常存，故不死。谷神之道，妙不可傳。乃從而為之說曰：是謂玄牝。玄者，妙道之門。牝者，生物之祖。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為妙道之門，牝為生物之祖。求之吾身，果何物乎？求之不可得，則求之生吾身者，果何物乎？天地與吾同生於玄牝，知其生吾身者，則知天地之根矣。經曰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即此是已。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相繼之謂也。綿綿若存，亦所以形容不死之道。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今乃用之不勤，何也？勤者，有時而不勤。用之不勤者，無適而不勤，與道合矣。其為勤莫大焉。

程泰之曰：谷神不死。老氏有取於谷者多矣。曰曠兮其若谷，以其廣也。曰谷得一以盈，言其有所受之也。曰為天下谷，曰江海能為百谷王，皆以其善下也。惟此章特出深

況曰神，曰不死，曰若存，此其至理，所寓深妙而有功用，不與他語之喻谷者同也。諸家無他發明，獨以虛言夫谷之虛也，固可以為神，而虛非也。從其不死也、若存也、而想其所至，則一虛不足以盡其形容也。唐明皇釋之曰有感而應，其應如神，則正以應聲出響為義也。諸家因明皇之既發此指也，而後始能踵之，以附出其見。前此未白也。夫聲之生響，與形之生影，其理一也。然影之寫形也不一，其他日也、月也、水也、火也，凡有光則有影，故欲推影之起者，求諸日月而莫之得，則移而求之水火，亦可明也。若夫聲之出也，則與影異。放乎野則散，觸乎山則窒，惟谷也外曲而中空，聲其入之，回復掩冉，始能和附以為之響，故舉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能出響於無者，則惟此谷而能有此神也。洪纖疾徐，長短多少，隨感出應，一一肖似，苟不於此乎取神，而安所得神哉？惟知夫神之屬此而後不死，且若存

者，皆可得而推矣。始大昌之得此理，自以為當而未敢深主，及得列子引黃帝所言，以發揮老語，而後確乎其無疑也。列子之言生化也，全引黃帝谷神本語，以證夫生生化化之相續，即谷之所以能神也，不死也，若存也，皆命此也已。又申言萬物生死皆出機入機，且援黃帝遺語以明之，而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其理之所配，與前語正合。故大昌意黃帝此之二義本是一章，特列子話言偶有更端，遂亦析而二之也。讀者當合其話言之異，以求其脈絡所貫，乃有明也。若夫谷之能神，則可得而推矣。當其空也，在道則無也。及其聲之觸也，則夫應感而能有者也。有者動而能觸無者，空而能受，故谷之應聲而生響也，生生而不自生之象也。聲寂觸止，空者，仍空人意，神者，不能常神矣，重有觸焉，其應如初，然後知化化者之不自化也。此其所以得為不死而常存

也。《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其無思無為，而又寂然未動，則谷虛無感之象也。或以感來即以通應，是其出響應聲。而不測以神者也。《易》言卜筮之神，則又曰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夫卜筮之受命如響，即《易》之感通而應者也。故又借響應以為之喻也。老子之書期自立撫，務為不肯述《易》，故雖甚神此谷，而不肯正做《易》之應響也。若求其理，則無二也。列子於此實能有見，故合黃老二語而通之，然後其理始昭昭也。大昌於是參萬理以觀，而自主其見。曰谷外無響，則響外亦復無神也。彼其專主一虛以為之義者，推而致之，老語則其謂不死也，若存也，皆無歸宿也。是故不敢苟隨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凡謂之元，皆取窈深暗晦之義。元德，元同、元覽，與此之玄牝，皆為夫德同覽牝四則者，已涉乎有而可見，

故從四則之上，又益深晦焉，乃遂加元以究命，其宿也，推而高之，常無之上其妙已甚矣。而遂去無之目，單命為玄，則其象可想矣。牝也者，應而不唱，谷之蘊響待聲者是矣。聲苟不感，則響終不出，其可謂不為物先也矣。夫惟天下之雄且強者，已皆知之，而能自屈於牝，則其虛已甚矣。於虛之上，更加元焉，則其變化所出，是為生天生地之所也。故前章曰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也。是皆探端命初，而知夫無之受感而應者，其於凡有，皆得命其宗而司其出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有形有質，目可睹，手可捉，則謂之存可也，若谷之能應也，以為序耶，則漠乎其無有，以為不存耶，則前響已絕，後聲再觸，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也。綿綿者，僅得相屬而不絕也。莊子之謂際者，此其地也。際者，兩異之交也。姑即四序之易見者明之，春之已季，即夏之欲孟也。季孟之間則際也。有

季則必有孟，而元氣未嘗自為季孟也，則列子之命往復而曰其際不可終者是也。從其際而觀之，則今之為孟者，即昔名為季者之代也。孟者起而季者去，則夏應春往也。惟夫制往復以出生化者，則無際而無終，是其所以常存也。此之存者，雖常不亡而不可得見，故綿綿相屬，若存而不見其序也。故以若存言之也。夫其生生化化，無時或息，無時或留，若甚勞矣，而先後有序，雖有作用而不費運動也。自生自化，自消自息，元無勞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愔兮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蓄而不知。此之謂本根。此非夫能神而不亡、若勞而寔不勤者耶？論列子之生化本於老氏之作復，老氏之作復本於《易》之消息，而其所以生化作復，則皆不出乎陰陽之進退也。陰退而陽進，則為生為作；陰升而陽降，則為化為復。自進退之漸而言之，則為消為息也。此《易》《老》之所同言，

而老氏則常探夫《易》之所不肯盡者，而既言之，故越消息而言有無也。有無也者，又其制消息之機，而不自囿於消息之數者也。故作復之證，則為芻狗，消息之機，則為橐籥；而生化之原，則為谷神。此其淺深之辨也。

詹秋圃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成象章言凡物谷養神氣，則生生不滅，是謂天主陽為玄，地主陰為牝。玄牝為品物生育之門，是謂根於天地，而生物成象無窮已也。

張沖應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我有此身稟天之氣，含地之精，即此五臟之神也。鼻者氣之升降所係，口者精之運行所關。氣五十一動息，從鼻而為之升降。精一刻凡七十四運，從口而為之運行。則谷神得此精氣所養，而不死也，是謂玄牝故也。玄牝之門者，乃鼻為天氣之門，口為地精之門。運動有常，則腎不虛海不塞，而天地之所以根也。誠能息其精氣，綿綿如常，用之無

窮，享年為無已矣。此乃男女通行之法，切宜詳味而養之，則成真入聖，皆以之也。不然精耗氣虧，谷神無所養，則顏無光采，而氣化雄，精化雌，神化鬼，即謂三尸者也。人生于世，身有此妙，而不能保養之。惜哉。

張靈應曰：玄為天屬陽，而為元氣。牝為地屬陰，而為元精。元氣以子時而升，此一陽生也。由腎宮從左道流入五臟，卯時與精會於腹，入肝，是謂春陽分也。巳時至天門，鼻為出入之門，而升於頂，至午時降居右道，入骨絡，復還腎宮。元精以午時而升降，此一陰生也。由命元從右道流入骨絡，酉時與氣會於背，入肺，是謂秋陰分也。亥時至地戶，口為出入之門，而升於頂，至子時降居左道，入五臟，復還命元。精與氣一升一降，玄牝交合，不虧不盈，則神居天谷，守衛此形，而後可以見調理不死之方。

白玉蟾曰：谷神不死，此心本無老

死。是謂玄牝，同此一天。玄牝之門，念頭動處。是謂天地根，惟心。綿綿若存，只是如此。用之不勤，無為而已。

廖粹然曰：谷神不死。空氣在身為神之母，子母相養，形神長生。是謂玄牝。萬物之母。玄牝之門。生生化化，衆妙之門。是謂天地根。萬象之本。綿綿若存。左右逢原，這是本來面目之為。用之不勤。周行不殆，綿亘古今，不消用力。

陳碧虛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夫大人以太虛為空谷，以造化為至神。空谷至神，乃道之體用，豈有死乎不死之理？既而深冥，又能母養，故曰是謂玄牝。或谷喻天地，神喻大道。今說者以山谷響應為喻，不其小哉？且人能懷豁無方，法太虛之廣，存任神真，資造化之靈，自然形與道合，何死之謂乎？如是則冥然茂養，物受其賜也。故曰玄牝。河上公《章句》谷音育，訓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謂五藏之神，肝

藏魂，肺藏魄，心藏神，腎藏精，脾藏志。夫人能清靜虛空，以養其神，不為諸欲所染，使形完神全，故不死也。若觸情耽滯，為諸境所亂，使形殘神去，則何道之可存哉？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太虛造化，萬類之以出入。既有出入之名，故謂之門。且根者，本也，天地雖大，不能逃其有形，有形之類，咸以虛空太和為其根本。故曰是謂天地根。河上公曰：不死之道在玄牝。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天食人以五氣，從鼻入，藏於心，五氣清微，為精神聰明，音聲五性，其鬼曰魂。魂者，雄也，主出入人鼻，與天通，故鼻於玄也。地食人以五味，從口入，藏於胃，五味濁辱，為形骸骨肉、血脉六情，其鬼曰魄。魄者，雌也，主出入人口，與地通，故口為牝也。根者，元也，言鼻口之門，乃是通天地之元氣所從往來也。且上言谷神不死者，勸人養神之理，此曰玄牝之門者，示人鍊形之術也。故

形神俱妙者，方與道同也。夫人有身有神，則有生有死。有生有死，不可言道也。流動無常，豈得言靜也。若乃空其形神，忘其物我，是以出無根，故氣聚不以為生；入無竅，故氣散不以為死。不死不生，其谷之神也。生死無常，其浮動之物也。幽深雌靜，湛然不動，其玄牝之謂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不絕之貌，此結上養神鍊形之義也。夫養神則深妙冥極，清靜虛空，綿綿若存，感物而起，無有絕時也。鍊形則呼吸太和，導接血氣，飲難終之泉，咀延年之草，使其支節通暢，而不勤勞也。此方可與天地同根，衆妙共門也。

謝圖南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經曰谷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天地有之，人亦有之。陳希夷曰：山自天之上而墜，故觀艮畫則知山自天來。人之首象天頂，曰崑崙。鼻口山根，神藏其間，是曰谷神，一身之主宰也。實未嘗死。玄牝者，指乾坤二元。而言乾為首，坤為腹，二元之氣升降往來，在乾曰玄，在坤曰牝。玄牝即二元之氣，二元即谷神之主也。邵康節詩云：一物元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正謂此爾。門則指兩鼻也。天地清寧之氣，自人之鼻而入，流布身中，乾首坤腹，胥此養之，故謂之根。是氣之入，綿綿不絕若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不必勞力也。故曰用之不勤。或者過於閉其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嘗論之，太極肇分，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此三才之道也。首為天，腹為地，心居其中，吾身之三才也。康節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心居首腹之中，以彌綸上下，使玄牝升降，精神往來，吾身可以常存矣。存養既深，體認既熟，則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三者可識矣。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搏之不得名之曰微，三者可想矣。知其雄，守其雌，知其

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三者可存矣。反觀內察，天地與我相似。其曰谷神不死，老氏豈欺我哉？

林慮齋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乃修養一項功夫之所自出。老子之初意，却不專為修養也。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初意實不專主是也。范應元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猶言虛靈也。不死，猶言無極也。玄牝，言其生物而不見其所以生也。謂虛靈無極，此乃生物之牝，而不見其所以生，故曰玄。谷神二

字，傅奕云幽而通也。司馬溫公曰：中虛故曰谷，不測故曰神。蘇曰：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邪？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其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門者，指陰陽也。以其一闢一闔，往來不窮而言也。陰陽者，以道之動靜而言也。動而曰陽，動極而靜曰陰，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開闔不忒，生育無窮。根者，謂天地本於此也。人能於此心之初得之，則知天地之根，無根之根也；玄牝之門，無門之門也；谷神，不神之神也。豈有窮盡哉？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謂谷神之在天地，綿綿密密而無極也。然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得聞，用之不可既，故曰若存，天地用之而四時行、百物生，未嘗勞也。谷神在人亦然。綿綿密密，生生無窮，以為本無孰主此身，以為本有竟居何所？故曰若存。

善用之者未嘗勞也，何有終窮哉？此章宜深體之，或有專就修養上解者，然必須認得谷神方可。薛庸齋曰：谷神不死至是謂天地根。谷者，神所居。神者，形所載。以形養氣，以氣含神，不死之道也。神本無死，賦于形而有死，雖死而未嘗死也。谷神因玄牝不死，天地以玄牝為根。玄牝者內焉，而藏精外焉，而調息一開一闔，一呼一吸，呼則至於深根，吸則至於固蒂。於是有神入焉，離斗輦歷天廷，騎日月披雲霧，騰騰乎會歸于大有之室，亦猶姑射山有神人居焉。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調息似有若無，用之要不至勤勞爾。休休庵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虛明謂之谷，靈妙謂之神。虛明靈妙無窮謂之不死，即玄牝也。玄者，大道也。牝者，母也。一氣生於虛明之中，然後分清濁立天地，故云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妙道無為，一氣運行不絕，是謂綿綿若存。應時

應機，利生濟物，不勞而辦，故云不勤。虛明靈妙，在人曰心。心為萬法王，能生育天地，運行日月，玄機妙用，任運無窮，隨緣應感，不勞而辦，悟明者不言而知已。

褚伯秀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虛而善應，神靈而無方，人能以至靈之物藏至虛之所，則隨感而應。應已無迹，生尚不知，死乎何有？玄謂道妙難測，牝乃化育之地。其為用也，妙萬物而能生生，是之謂不死。此發明虚心養神之道，借天地造化為言，始於虚心而任化，終於無心而化自己出。凡物之生，本莫不由斯，故稱門焉。莊子云：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於無有。以《易》言即太極，以人言即性。初乃一化之所待，萬理衆甫之都會也。人人具足而放不知求，則谷非其谷，神不自神，如天地萬物何？夫形者生之，含氣者生之，元神者生之。制三者住而生道昌，身中玄牝見矣。綿綿守而無失，若存恍惚之間，則亦何勤之

有？此章語簡意深，猶孟子論浩然之氣，在人充養而後見，通身是道，悟者自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前輩議方外，談道多詳其精，而略其麤，有上達而無下學。混元置此章於美惡賢貨橐籥之後，亦該貫而無間，但語極玄奧，學者憚其高遠，而不敢即。今不揆淺陋，僭於影外描影，云谷神猶無極，玄牝猶太極，綿綿法太極之氤氳布化，而生道不息也。谷神言其體，玄牝言其化，綿綿言其用。人能反求諸身則自己。天地之根，不言而喻。今世之養生家，其論亦以谷神玄牝為主，但泥於形質，取諸心腎上下口鼻呼吸之間。此皆後天之土苴耳。至於天地根、萬物宗者，皆遺而弗究，何足以明谷神之妙哉？按《列子》稱《黃帝書》云，乃全載此章。蓋古有此語，混元亦述而不作之意。

牛妙傳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者，養也。神者，上藥三品中之一也。玄牝者，鼻之左右孔也。故大

修行人有胎息法，從外玄牝通內玄牝，導引太和真氣，注想丹田，久而行之，則其身長存，故云不死也。《玉清胎元內養經》云：胎元妙道，以外玄牝合內玄牝，以外真神補內真氣，聚集天之萬寶我胎之元精，使神生於胎，氣戀於神，心君潛御，氣息調勻，綿綿若存而不息，用之不窮而見功。谷神不死，合我真宗。此之謂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玄牝之說，有內有外。外則前已釋過，內則乃口口相傳之機，不記文字。所以張平叔《悟真篇》有曰：玄牝者，非心非腎、非肝非肺、非脾非三焦、非膀胱非丹田。然則審何所耶？又曰：玄真玄牝，真牝玄牝，都來共一竅。然此奧理，不遇明師終是難知。愚嘗讀《道藏修行論》，有曰玄牝者居二腎之間，號稱神室，乃神明所會之府，精氣交感之區，人之命門，故稱天地根。蓋人身號小天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言胎息導引之法，不緊不緩，若存若亡

之間，任其鼻息綿綿來往，不待驅而使之。故云用之不勤也。《玉帝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恍惚惚，杳杳冥冥，存無守有，頃刻而成。回風混合，百日通靈。出入玄牝，若亡若存。綿綿不絕，固蒂深根，人各有精，精極成神。神合有氣，氣合體真。神依氣生，精依氣盈。其聚則有，其散則零。三品一理，妙不可聽。一得永得，自然身輕。太和充溢，骨化寒瓊。此之謂也。

楊智仁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者，天谷元神也。鴻濛始判，先有此神。與太虛同體，與天地同生。神之來則生，神之去則死。然生亦未嘗生也，死亦未嘗死也。為陰陽之主，為萬靈之尊。淵淵浩浩，日月不得此則不能耀明，五行不得此則不能發生，萬物不得此則不能長育。其不死者，玄牝也。玄為真陽，牝為真陰。上通於天，下蟠於地，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在丹為真鉛汞，在

《易》為坎離，在象為龍虎。人能修之，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炁薰蒸而無寒暑，純陽流注而無死生，是謂玄牝之功也。且門者，乃日月之門戶也。非心腎，非口鼻，非泥丸，非臍下，非臍中一寸二分圓如環者，非夾脊雙關，非心上一穴，非閉烝而行之，若執此則謬之甚矣。何不返觀天地之根乎？《易》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玄牝之門也。動而未形之間者，幾也，天地之根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幾曰聖。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喻清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老氏一書，治國愛民，修心養性，服氣鍊神，精粗畢舉，本末兼該。此章大槩主於修養，當合儒道之書而互相發明之。自儒家之說言之，谷者，虛也；神者，虛中之神也。自道家之說言之，谷，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泥丸宮是

也。神存則生，神去則死，谷神之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陽神為玄，陰息為牝，神氣交感，自然成真。與道為一，而入於不死不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黃帝陰符經》曰：口通五臟，出者重濁之氣屬陰，謂之地根。鼻通六腑，出者輕清之氣屬陽，謂之天根。口鼻二者，陽神陰息，往來之門，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聖人運用此氣於升降之頃，存鍊此氣於呼吸之間，綿綿續續，勿令間斷，存者順其自然而存之，神久自寧，息久自定。未嘗至於勤勞迫促。故曰用之不勤。儒道之書，共歸一揆，列子全引此章，指為黃帝曰，則老氏之言似有所自。或人謂人身中自有一竅，非口鼻也，非心腎也，非穀道也，其要未易言，俟與談玄者商之。

胥六虛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取其虛，神言不測，不死謂常存也。言虛谷之中，其中有神，陰陽不測，古今常存，故曰谷神不死。以其

不死，是以謂之玄牝。玄，遠也。牝，生也。謂自古以來不知其幾億萬年，深遠難測，其生生之理無有窮盡，故曰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門，通出也，根本也。謂玄牝之門，天地由茲而出，萬物由茲而生，乃天地萬物之根本。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微而不絕，言玄牝之體也。不勤者，玄牝之功用也。謂玄牝之門，自古迄今，微而不絕，雖視之不見，其生生之妙用，顯若存焉耳，曷嘗見其有辭勞乎？此章從首至末只是一谷神，聖人鋪舒如此，奇哉。噫，此一谷神，人自生至老須臾不可離者，其容狀功能，與此更無毫分差忒。信之者不勞餘力，領解將去。若生擬議，鷄子已過新羅。李是從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者，谷乃空虚也，天地大谷也，山澤小谷也。神乃靈性，神在空虚，藉氣而響，山澤無情，呼之應鳴。我神非形，賴氣而聲不死者，常存不亡也。玄，靈心也。

牝，意氣也。心用未發而人不知曰玄，氣化未成而事不見曰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者，用捨出入放去收來之門，道從此一氣而生，天地、萬物、人從此一心而生出，用在萬事機發所由之根本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者，繼續不斷，常存不亡也。施用徐緩，勿可動勞，傷損神氣也。柴元皋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虛也，不死，常惺惺也。萬念動底根本，物欲昏了時便見，虛時便活。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乾闥坤闔出入處。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真人息，以踵不勤也。常人息，以喉勤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不勤之用也。非乾坤易之門邪？蘇敬靜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此章以養氣為言者。河上公、張沖應皆以玄牝為鼻口。鼻口為呼吸出納之門。根，元也。言鼻口乃通天地元氣所從往來。綿綿不絕，其微妙若無又若存，氣得其養，則用之不

勞餘力，自然長生久視。至唐明皇方以谷之應聲，莫知所以，有感則應，其應如神。老子書中取谷為喻不一也，曰曠兮其若谷，曰谷得一以盈，曰為天下谷，曰江海能為百谷王，皆以其能下也，惟此特曰谷神不死，曰綿綿若存，從其不死若存而求之，則能下不足以盡之。必如明皇應聲出響為義，方可盡不死若存之意。夫影響一也，影之寫形，日月水火也，若夫聲之出響，發於野則散，觸乎山則窒。惟聲出於空谷，則能出響於無而若有神，然後知其不死若存者，真為不妄。黃帝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則谷之能神，信可推矣。當其空也則無也，及其聲之觸也，則應感而能有者也。有觸斯應，此其不死而若存之神也。玄者，妙也。牝者，應而不倡。谷之蘊響待聲是不倡也。苟聲不感，則響之應終不出，聲出，則響應。神妙如此，是謂天地根。天地生於太

極，太極本於無，無能生有，有生於無。響能應聲，即無能生有，不謂之天地根而何故？前章言無名，天地之始。而此言天地之根，根與始一也。綿綿者，前響已絕，後聲再觸，其應如故。故以若存言之，谷神不亡。若用而愈有，似勞如實不勤，動以其虛，以其無，虛能生實，無能生有，非神而何？若夫養氣之說，又是人推廣以為言也。

吳環中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環中吳竣曰：老子一書中寓僊意，魂常養魄不耗散，而水火交。其說甚異。愚聞之師曰：谷神先天一氣，神氣歸虛玄牝，念頭動處假神托用，非口鼻也。玄，陽也，牝，陰也，真陰真陽也。莊子云：萬物莫不有生而莫知其根，有乎出而莫知其門。然天地之所從出者，玄牝是已。金丹大藥，其要不出乎精神魂魄意。神，火也；精，水也；乃真一之精。魂，木也；魄，金也；意，土也。五行非土不成潔，意以養氣。養氣以

凝精，凝精以姤神，四象和合，打成一片，工夫純熟，專氣致柔，久則凝結。綿綿若存，不可間斷。用之不勤，晝夜一致，自然之理。古僊隱顯，其言體之為陰陽，擬之為鉛汞，喻之為日月，效之為男女，比之為龍虎，曰震兌，曰坎離，曰金砂，甲庚，丙壬，戊己，水火，君臣，子母，嬰兒姘女，刀圭金木，溫養主賓，浮沉沐浴，生殺刑德戰鬪，圓缺抽添，文武炎涼，進退斤兩等語，皆玄牝上事。故立象以寓言，欲人之自得也，只可身上討，不可身外求。豈不聞虛靜先生神御氣，氣留形不須雜術自長生之旨乎？今學道者雖識藥材，無下手處。既知下手，不識法度，於玄牝上茫然莫知。神者，生之本。形者，神之舍。神全則氣全，氣全則精全，精全則形全，形全則神旺，神旺則氣靈，氣靈則神徹。始與道為一，神虧則精不復，精弊則魄不寧。公讀書豈不曉物交物之際，每膠擾於旦晝夜寐之時，視聽言動之間，又復

來往於耳目心思之所不及。此古昔上仙屏棄利欲，超出物表，雖是剛毅壁立萬仞，然後能之。苟神不能御氣，氣不能固形，既不能安其居，又自毀壞其宅，欲求一得永得之妙，難矣。子聞師語，心悟神會，笑而不言。師索酒滿泛，歌《楚詞》一章：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豈氣孔神兮於中夜，若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一揖而去，予因暇日吟三頌以自警：未必邪魔果若重，來向伸前說癡夢。謝仙舉火本同心，楊子江頭看一閔。獨運之時正好看，罪罪罪罪不為難。自有青銅三二百，時時澆善語喉乾。雨不雨風不風，無疑無慮笑烘烘。團樂看取丹砂地，獨自開來獨自封。又一詩云：下手莫教遲，金丹有甚疑。一團和氣定，火候謹差池。四象纔和合，靈機自可窺。欲知真妙處，孤月照潭時。月屋刊石潭所註《道德經》，竣僭易附此章于谷神章後，悟真先生詩

曰：莫怪天機都漏泄，為緣學者太迷蒙。呵呵。

本一庵居士曰：谷神不死至用之不勤。谷，虛而有形，谷而神則有而無也。玄，深而無體，玄而牝則無而有也。有而無，所以不死，無而有，所以能生。此亦形道之體也。推其出之自曰門，厚其生之本曰根。首章言天地萬物。而此不言萬物者，有天地則有萬物。根者，所以生生不窮，則物在其中矣。人能體道於身，綿綿若存，則谷神玄牝亦將在我，而道不可勝用矣。綿綿，無而非無。若存，有而非有。不勤，不勞也。若曰取之左右，逢其原為耳。老子之意，大抵推本道妙於天，天地萬物之初，反之於身，體而存之。孟子之過化存神，谷神近之。釋氏之真空妙有，玄牝近之。綿綿若存，則釋氏之無作止任滅，孟子之勿正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焉者也。

《拾遺》秉文曰：此章言道無為無形，生天生地，自古以固存。河上公

曰玄牝為口鼻，養生者尚之。何其小哉。

《諸子旁證》：《列子》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石潭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此段有兩說。有以谷神為谷虛之生響若有神者，此以理言也。有以谷神為天谷之神，謂吾身之神居於天谷中者，此以氣言也。雖若兩說，其實一也。何則？虛中之神，此道也。天谷中之神，亦此道也。虛谷之神與吾身之神同出於道，安有異哉？

玄牝二字，有以牝為物之所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之者，故以玄言。蓋因《列子》之引《黃帝書》謂此為天地之能生生者言之也。有以玄牝為吾身之玄牝者，即修養家所指者。是知以理言之，則空谷之有響，斯答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聲之出者常在是。蓋能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若以吾身之神居天谷者言之，則天谷之神所以不死者，以玄牝有以生之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二說不同。以理言之，則程泰之之說是也。若以吾身之玄牝言之，則有以人之二腎為玄牝者，有以二腎之間為玄牝者，有以口鼻為玄牝者，有以鼻二竅為玄牝者。要之二腎之間之說近之。口鼻乃玄牝出入之門，通乎天地之氣者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理言之，則綿綿若存者，天地之氣生生不已，未嘗間斷，綿綿不絕，以其不絕，故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以不見其迹，

故曰若存。用之不勤者，用之不勞也。若以人身之玄牝言之，則玄牝之門，天地之氣，往來乎鼻息之間，使之綿綿不絕，存若不存，息微氣定則上通天谷，下通玄牝，而谷神常不死矣。用之不勤者，常寬舒而不當急迫勤勞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天長地久章

考異：河上公作《韜光章》，趙實庵作《生生不生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谷神虛應，虛應即不窮。此章明天地無私，無私故長久。首則標天地以為喻。次則舉聖人以轉明。結以無私成私義，將欲勸勤此行。

杜光庭曰：前章明玄牝運氣天地，任之以自然。此標天長地久，以契任自然之用，聖人以理亦當體天地之用，則人安國寧。天地不以其私故能長久，聖人無私用道萬物所歸矣。

張沖應曰：韜，藏也，亦養也。謂韜

養其晦。然運其道不發見其光，明於外則其道有成。此章引天地及聖人不自生以成身，其說深有奧旨。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考異：河上公、嚴君平本以其無私，王弼古本作不以其無私邪。開元御本作非以其無私邪。

河上公曰：天長地久。說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也。天地所以能長至不自生。天地所以獨長且久者，以其安靜，施不望報，不如人居處，汲汲求自饒之利，奪人以自與。故能長生。以其不求生，故能長生不終也。是以聖人後其身。先人而後己者也。而身先。天下敬之先以為長。外其身。薄己而後人也。而身存。百姓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常存。非以其無私邪。聖人為人所愛，神明所祐，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能成其私。人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

己自厚，故能成其私也。

王輔嗣曰：天長地久至不自生。自生則與物爭，不自生則物歸也。故能長生至成其私。無私者無為於身也，身先身存，故曰能成其私也。

唐明皇曰：天長地久。標天地長久者，欲明無私無心則能長能久。結喻成義，在乎聖人後身外身，無私成私爾。疏：此標章問也。天以氣象故稱長，地以形質故稱久。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天地生物，德用甚多，而能長且久者，以其資稟於道，不自矜其生成之功故爾。疏：前句標問，此假答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覆載萬物，長養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不自矜其生成之功用，以是之故，長能生物。又解云：不自生者，言天地但生養萬物，不自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身則人樂推，故身先。外身則心忘澹，故身存。疏：是以聖人傲天地，覆載必均，養而無私，故推先與人，百姓欣賴，為下所

仰，故身先也。不自矜貴，而外薄其身，天下歸仁，則無畏害，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天地忘生養之功，是無私而能長且久，是成私。聖人後外其身是無私，而能先能存，是成其私也。疏：天地所以長久，聖人所以先存者，非以其無自私之心，故能成此長久先存之私乎？

杜光庭曰：天長地久。老君將明天地長久之義，以教理世之君，故於章首自舉其問，天以氣象者，列子云：天積氣也，無氣無氣^①。地積塊也，無處無塊。積氣為象，象，虛也。積塊為形，形，實也。《易·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象下形，故能變化，孳生萬物也。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生。老君將明此長久之義，自設其問，亦如文章家亡是公子、烏有先生、東都主人之例也。立題發問，自答之以顯其事爾。為前句既問天長地久，此句方答云以天地運元和沖用之氣，生育

群品，群品得生，天地不恃其德，不有其功，故能長久。若恃其功則功細矣，若恃其德其德薄矣。不恃故德廣功大，萬物歸宗，而天地長久也。人君理國當法天行化，任物無為，衆庶熙熙，自臻平泰。理身無勞心役慮之事，無矜名徇欲之功，神安於中，氣和於內，如此則國祚長遠，身壽遐延，亦如天地無私，乃能長久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理國不矜貴以有為，不勞人以自奉，所謂後身外身也。太古之君志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其生無爵，不有其位也；其死無謚，不名其功也。其實不聚，其名不立，天下樂推，萬物欣戴。可謂後身而身先，外身而身存也。世之衰也。其君則不然。恣身之欲而役於人，殫人之力以奉其己，人勞政弊，天下去之。此所謂失外身後身之道也。豈若碎琥珀之枕、焚雉頭之裘、罷一臺之費、却千里之馬，德垂當代，名光竹帛乎？修身之士不嗜榮爵，外其身也；不為

躁進，後其身也。如此，則身存而德充，德充則人服，可謂身先身存矣。反於此者，道遠乎哉。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之理也，任自然之化，無獨見之專，不厚其生，不伐其善，不為天下之先，故能處人之上，不為天下之貴，故能享祚久長。所以億兆宅心，夷蠻稽顙，干戈止息，宗廟安寧。此之為私也大矣。由其不以私為私，故成此光大。理身則德充人服，道契神明，身壽長生，其私大矣。亦由其不以徇私逐欲，成就此大私也。《靈寶經》云：居世之人貪歡逐欲，前樂後苦。何哉？極其逸樂而墜於三塗也。學道之士絕利忘名，寒栖鍊行，終得仙道。先苦後樂，何者？積其功行，升乎九天也。

宋道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穹隆而位乎上，經為日月，緯為星辰，而萬物覆焉。地磅礴而位乎下，結為山嶽，融為川澤，而萬物載焉。萬物覆載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萬物，

故天確然而常運，地隕然而常處，所以能長且久也。天地有心於萬物，則天俄而可度，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其載物也薄矣。若是則有待也，而生烏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者位乎天地之中，達而為三才者，有相通之用；辨而為三極者，有各立之體；交而為三靈者，有元妙之神。然天地之與聖人，咸得乎道。而聖人所以治其身者，亦天地而已。故此章先言天地之不自生，而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是謂後其身，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枉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外生死，遺禍福，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是謂外其身而身存。夫聖人之所以治其身者如此，況身外之事物乎？遭之而不運，過之而不守，體性抱神，以遊古俗之間，人將自正，物我為一，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

不為老。此其效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道者為之公，天地體道，故無私，無私故長久。聖人體道，故無私，無私故常存。自營為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王介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者，言其遠也。久者，言其恒也。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任萬物之所生。既任萬物之所生，乃能長生萬物，而無生之累也。又曰：於天言長，於地言久，則重於久可知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無我也，有我則與物構，而物我相引矣。萬物敵我也。吾不與之敵，故後之。外其身而身存。萬物莫不累我也，吾不與之累，故外之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字說》韓非曰：自營為私，背公為私。夫自營者，未有能成其私者也。故其字為自營而不周之形。故老子曰：夫非以無私也，故能成

其私。私從禾從亼，亼，自營也。亼不能不自營，然自營而不害於利物，則無怨於私矣。

蘇穎濱曰：天長地久。天地雖大，而不離於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於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矣。天地所以能長至成其私。天地生萬物而不自生，立於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於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以求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呂吉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長短形也，久近時也。天以時行者也，嫌不足於形，故以長言之。地以形運者也，嫌不足於時，故以久言之。天地之根出於玄牝，玄牝之體立於谷神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

以其不自生，不自生故能長生。猶谷神而已矣。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豈以有其身為累哉，緣於不得已，而物莫之上。外其身而身存。立於無何有，而物莫之能害，故曰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身者，吾之私也。後其身，外其身，則公而無私矣。無私也，故能成其私。

陸農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貪生者不生，遺生者不死。故曰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者，天地之合也，屈己而已，以之先忘我而我之以存。故曰聖人至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非以其無私也，故能成其私。然而屈己而易忘。

王元澤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自生則有其生，有其生則生既喪矣。惟無以生為則生未嘗生。生未嘗生，則所寓之形雖生而無生之累，宜其長且久也。天地之不自生，非利

乎長久而然，道固如此而已。所謂長久者，亦瞬息之間耳。唯蓋載傾陷而未嘗壞者，乃其真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聖人雖聖而形與物齊，唯體天道而不爭，乃能獨異於衆。使其立己而與衆敵，則匹夫匹婦皆足以勝之。外其身而身存。有我而存之，則物皆吾敵。夫惟超然自喪，不有吾身者，物莫能傾之。非以其無私即^②，故能成其私。聖人無私，未嘗有我故也。使計而為之，則私孰甚焉？

劉巨濟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地變之和也，物物我生也矣，不能不衰以敝。惟不我其生為以成理造物，則能長生矣。天積氣也，以遠為幸，故言長。地積塊也，以固為幸，故言久。不言久生者，以長久之故也。積氣積塊，雖理無不壞有存，焉知天地之有壞？遂以長久者為妄者，觀有而已。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與天地同則後身，則身猶之不自生也。身生身存，猶之長生也。

後身謂屈己也，外身謂忘我也。屈己則人下之，故先。忘我，故以外其身為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與聖人之後外其身，皆無私也。然天地以此長生，而聖人以此存，則皆成其私者也。然不私之為私大矣。莊子曰：無私焉，乃私也。前章言天地根，故次以長久。

劉驥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無為以之清，故能確然而常運。地無為以之寧，故能隤然而常處。皆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若有心於自生，則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及，烏能長且久也？人處天地之中，與天地分一氣而治，所以不能與天地同其長久者，以其有為有欲，而貪生太厚故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不敢有為，外其身而不敢有欲。人皆求福，已獨曲全；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是謂後其身也。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外死生，遺禍福，是謂外其身也。後其身而不先，外其身而不

有，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與道同久，則身不期先而先，不期存而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聖人之後其身、外其身，以濡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故次之以上善若水。

趙實庵曰：初示因有三：一、舉天地長生之理。天長地久。道因象顯而不知其終，火以薪傳而不知其盡。物生而有象，道與之俱。生而生生者未嘗生。火傳而為明，薪化而火隱焉，昭昭者未嘗昧。故前章示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其致不死之理，在不勤故也。繼之天地長久，取其徵也。二、明本無心生於物。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一炁既分兩儀，奠位雖有高卑之間，同乎得一之靈。以天得一，固自長也。以地得一，固自久也。長之與久，義同一體。天何以長言，地何以久言？蓋天以氣言，故言長也。地以形言，故言久也。清

氣升而上有形，而同乎無形也。蒼蒼者，其正色邪。濁氣降而下有氣，而不能逃形也。廣大者，其自任邪。然天地者道之所生，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天地以無形者為之父母。無形則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原天地之本，以虛受性，以性化虛，此從有入無也。以虛化氣，以氣生形，此從無入有也。所謂得一者，真元也。真元者，一氣也。以其能長且久者，二氣交合，不失於常也，故能生生而不窮。苟以交合變化為無動無靜，則天有時而裂，地有時而發。當其一闔一闢、一動一靜，運日月以分晝夜，變溫涼而定寒暑，凡以綿綿若存。故列子曰：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是其有節也。非虛極而運神，靜篤而專氣，其能與道同流乎？天以氣運，故穹窿而在上。地以形處，故磅礴而在下。此天地自然之位也。乾其靜也專，坤其動也闢。此天地自然之德也。以萬物為芻狗，此天地自然之公也。以應物為橐

籥，此天地自然之理也。然天以運言，則運居乎中，而六氣為之用，動者未嘗不靜焉。地以處言，則隕然不動，而含洪為之德，靜者未嘗不動焉。然天地之所專者，專乎氣而未嘗專乎物。氣專則物自遂矣，夫何容心哉？道法自然，天地亦爾。故生者自生，化者自化。萬物植植，吾且生而不有之；萬事總總，吾且為而不恃之。茲所以為長時生化之道也。故曰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能者，指人而對天地也。何以知其然邪？天地無為而無不為，無能與不能、有能與不能者指人也。謂天地能者不自有其生故長生，謂人有不能者認物為己有故喪生。所以天地能長且久也，又何以言且乎？夫形之大者莫大於天地，壽之永者孰過於乾坤。且者，且而已。然天地雖大，以道觀之，未離乎形。有形者不能以長存，有數者不能以固久，大劫之交必歸變壞，然而未壞者，特曰且而已。夫不壞

者，天地之性。形虧者，天地之數。觀乎杞國之憂，答者未及于此。三、故無終窮。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仙經》曰：形以道立，神以空生。蓋人之生與天地同得一氣，而人能與天地長存者，守之不得其道也。天地自然還丹，以鉛龍汞虎，卯酉隱藏，上升下降，天陽地陰，兩至之所歸，坤艮之所會，行之有度，運之有時，坤巽行乎天，乾艮歷乎地，乃自然還返也。故天長而地久。夫人者一體之中，五藏之內，上法天地，中合六氣，無不合乎此道也。所失之由，在乎不能專氣以自御，守氣以自持，行氣以合道，終日馳逐妄境，蹙趨之不正，則氣亡矣，焉能與天地同為長生邪？《黃庭》曰：氣亡液漏非己形。是使人內不失其氣，外不失其形，形以化神，神以化道，則形不失道，氣不失神。二明忘己而顯德：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前二句先以天地得長生之道，在乎不自生。不自生者專氣而不專物，專氣則靜

定，靜定則能應神不勞，而用有餘也。天地生化之道如斯而已。太上欲顯聖人後身之義，先明天地而繼之聖人，是以字牒前故也。夫智徹為明，天下不見其智而見其明；位極而尊，天下不知其尊而見其位。聖人於此，每每藏其明而隱其智，賤其位而卑其身，則明者不為物所蔽，尊者不為卑所逾。如是則智愈遠而明愈博，位愈固而身愈安。此持後處先之道也。列子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曰柔。若夫處物之先，以謂天下莫我及，尊我之身，以謂天下莫我逾，則爭者起而為敵矣，賤者僭而逾尊矣。位且不固，身亦危然。此太上欲聖人明謙下之義，使天下莫先焉。此存身之道也。孔子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謙下者，禮也。又曰：君使臣以禮。亦足以鋤驕人之色也。然則此義初以天地長存，往不生後，以聖人久於其道在謙遜，先言後其身，是不敢為天下先，後言外其身不私於己也。聖人處己臨物，

舍此而不可。非徒治己，道由此而寧，亦可以致長生，符天地之妙用矣。後結成其志也，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御注曰：自營為私，非以其無私邪？即聖人之成能爾。以後其身而先其身，外其身而存其身是也。私者機也，機者微也，事謀於心則微，微顯於用則機。機微者，心之私也。私出於事始，事成而為公，私之為用，在心謀之以成在身，身顯而後公名立焉。言聖人我欲成聖道，不以身而先人，此私也，動容周旋不失謙遜之禮，人反推之以為先也。是用後而取先，豈不私邪？至於外身而身存，夫不外其身則置身於可欲之地，欲勝則害生，害生則傷身。今外其身者，是欲其身而不欲於物，然後能存其身。存其身者，是以身為私也。至於身無所害而得長存，乃為公也。夫聖人之所行，不當言私，而以私者，原其初不敢正言之，故曰邪。邪者，疑似之也。經所以指聖人之私，謂非以其

無私邪，勿謂聖人無私，以私故能成公。故之字謂以後身外身而成私。許由不受無為之名，後其身也，許由得其私。鮑叔有分財之義，外其身也，鮑叔成其公。然天地之私者又在乎不自有其生，而孰知道者為之公歟？

邵若愚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長地久而不知虹蜺雲霧，風雨四時，積氣成乎天。山嶽江海，金石草木，積形成乎地。夫有形者，豈得不壞？天地所以能長而且久者，四時之運，稟道為生化之主，天地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效之，處謙下不敢自尊。後其身而身反在人先，以世利皆為身外之物，緣外其身不為物累，而能身存得久。夫聖人後其身、外其身，非以其無私耶，傲天地為而無為，故能成其私。王志然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道貫四大者也，四大中得道而大者，莫大乎天地聖人焉。而夫得一以清，穹窿而位乎上，以乾為體，

剛健中正，萬物資始，確然而常運。莊子曰：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以易矣。地得一以寧，磅礴而位乎下，以坤為貞，承天厚載，萬物資生，隤然而常處。《莊子》曰：地道運而無所積也。《易》曰：示人以簡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乾則天之象，坤則地之象。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故天得之所以長清，地得之所以久寧。天地既得夫至簡至易之道，故歷浩劫以長存，亘萬世而無壞。而老子所謂天長地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欲以聖人況天地，然天地能長且久，蓋本之於真一自然之妙氣，與道同體，故能覆載萬物，長養萬物，成就萬物，斡化四時，運量無窮，以至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初不容心，功成自去，未嘗自有其功。及其生也，亦未嘗知其所以生之者。而聖人體天地造化，而位乎中，達而為三才，辨

而為三極，交而為三靈，俯視天下而無兩心，常以百姓心為心，而百姓仰視聖人而無二道，常以聖人道為道。天下無為而自治。聖人果不得已而臨泣天下，是以後其身未嘗先人，而身自先，外其身未嘗先物，而天下樂推而不厭。《詩》所謂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也。於戲，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然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是亦天地之功未全也。以人觀之，天地能長且久，固不可得而擬議。以道觀之，天地之長久如此，亦猶瞬息之間耳。是以聖人亦不世出之才，藏大有為之用，至公無私，謙以自牧，遊心於世俗吉凶，與民同患，繼之以聖人不自有其身。是果有私也耶？果無私也耶？莊子曰：無為無形如無私焉，有情有信如有私焉。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學者其謂如何哉。

黃茂材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

私。萬物莫不資天地以生，而天地實未嘗生之。人自生人，獸禽魚草木自生禽魚草木，天地何與焉？生者不生，萬物所以代謝相仍。不生者不死，天地所以長久不已。人能同於天地，豈不長生乎？是以聖人至而身存。後其身者所以處世也，外其身者所以體道也。今有人焉，卑遜廉退，鄉里推之，朝廷高之，則夫離形去智，遺世獨立，必能長存，亦可知矣。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與天地合德，人皆亡己獨存，物皆天己獨壽，豈非能成其私乎？程泰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後章謂人之能長生久視者，以其得年而永也。若天地之長生，則豈長年之謂哉？《易》曰：生生之謂易。本有是生而易又生之，是謂生生也。以類推之，生爻生者生大業，凡曰生者皆謂能增益其所無也。天地不自生而能長出此生者，即《列子》謂生者不生，不生者其道不可窮也。

正以數暢此語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天地之能生萬物者，本常有而出之耳，而未嘗自入於生也。蒼然隤然，能使萬不同之種類，受其氣以為形。而天地也者，萬古無所增加，是故所有者無損而已，得者不壞也。夫是以能生天下之生，而無有窮已也。《列子》又曰：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則又推此理而竟之者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後章固嘗明言此理，而曰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則後其身而身先者，皆其自損而致益者也，亦其不爭而人莫能與爭者也。此理所出，即天地之不自生，而能久長其生者也。外其身而身存。人之自愛其身，無貴賤賢愚一也。然愛之而無其道，則欲益反損。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之厚。謂其重之營養，而不惜犯

死也。又曰：益生曰祥。謂其役有涯之智，而務生之所無以為也。若夫生生而失於厚有生，而求以益生，二者之於愛身，可謂不遺餘力矣。然從榮養而推之，可以犯死；從益生而推之，可以致禍。正惟不知致曲之理，而求以直遂焉耳。若夫聖人之存身則有道矣。知生之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故棄世事而使之無累，從無累而得正平。正平之道不偏倚，不健羨，而莊子達生之論明矣。夫下之不至於傷生，上之不至於益生，則向所謂來不可却者，不於我乎？舍而將安往？則其能外此身者，乃其所以致存也。老子深明道奧，凡其話莫非形而上者，既不容一見遽曉，而又不肯直辭徑達。故常寫其真於言內，而藏其意於言外，有類後世之設隱也。非驚世也。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雖提耳諄諄，愈無益也。他皆倣此。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下之理，槩乎衆則為公，偏於己則為私，不必侵人以自

利，乃始為私也。處其身於人後，外其身如無有，不自私其身者也。自後而人先之，若無意焉，而生理自存，則不自私者，乃所以遂其私歟。詹秋圃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韜光章》言韜晦所以養明，而延其光也。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私，於大德曰生，乃能長生。是以聖人體法天地，自後其身而身居先，自外其身而身固存。此非以其不自私乃能私於吾身乎？皆韜光不自矜眩而然也。張沖應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清能蓋而長存，地厚能載而久固。何也？蓋天長存而不自生其天，則天忘其為天之象而能蓋之，道常默運而不盈，天自然而長存矣。地久而不自生其地，則地忘其為地之形而能載之，道常默運而不息，地自然而久固矣。所謂不自生者，謂道自生於我，默運無窮，而我不求其所自生，故天以無象而成象，地以無形而成形，則天地之所以長久也。

聖人者，世之成道者也。知夫天地之所以長久，故以身運道，不以道為身，尊乎人而不尊乎己，則人尊而已自尊，厚諸人而不厚諸己，則人厚而已自厚。自卑自薄而乃先乎其人，存乎其身，韜晦不自生之功也。晦而行之，若出乎無私，反而觀之成就乎我，則日之所以者，實私乎我矣。學道者要當反推其韜晦之妙。白玉蟾曰：天長地久。湛然無為。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心亦如是。以其不自生。此心長存。故能長生。本無生滅。是以聖人。我也。後其身而身先。無乎不在。外其身而身存。今古如此。非以其無私耶？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故能成其私。我即天地，天地即我。廖粹然曰：天長地久。神生於形，形能成神，形神合同，綿延不絕。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形神同仙。以其不自生。形不得神不生，神不得形不成。故能長生。故能更相生，更相成。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是

以聖人。主人會事，吾亦如然。後其身而身先。謙尊而光。外其身而身存。退藏於密，如雞抱卵。非以其無私耶？本自無心，侶百情得。故能成其私。公事辦，則私事辦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

陳碧虛曰：天長地久。標也。天以氣象廣覆，今古不傾，故稱長也。地以形質厚載，終始永固，故言久也。結喻成義，在乎下文。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問也。以其不自生，釋也。故能長生，結義也。夫天所以長清，地所以久寧者，以其覆載萬物，長育群材，而皆資稟於妙本，反其沖虛，復其杳冥，不自矜其生成之功，而守其常德，故能長生也。又解曰：天地萬物卓然獨化，咸稟自然而不求饒益其生，故能長生。此垂誠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無為，身在廟堂而心游姑射，法天地之覆載而均養無私，大有處謙而不敢為天下先，其百姓欣戴而不重，樂推而不厭，故身先也。又能忘功忘名，

外身寡欲，其天下愛之如父母，神明祐之若赤子，故身存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生育萬物，而聖人外己全民，皆不以仁恩自博，豈有自私之心乎？實無私也。無私故能長能久，以其長久，故知能成其私者也。李約曰：夫能不私於己而私於人，人之私未必成，而已之私已成矣。《鴻烈解》曰：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休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無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謝圖南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之高也，地之厚也，生乎太極，至乎無極，可謂長且久矣。所以然者，天地以生物為心，未嘗自生，此所以能長生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法天地，以生養萬民為心。後其身，不自為也，而身常先。外其身，

不自有也，而身常存。此所以可與天地並立也。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天地不自生，是無私也。而日月星辰繫焉，華嶽河海載焉，非能成其私乎？聖人不為己，是無私也，而國家天下安焉，宗廟社稷享焉，非能成其私乎？至公一理，不可磨滅，是乃長久之道。天地聖人，皆不外此。蓋嘗論之，天下之理，惟公而已。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王者奉無私以勞天下。經曰：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然則天地聖人皆以至公一理並立域中，所以長久而不窮也。後世剥下以奉上，瘠人而肥己，暴秦鞭笞六合而混一宇內，孤隋并吞群盜而奄有中原，可謂得志矣。然不再傳而亡，宗廟不保，社稷丘墟。則公之與私，其得失亦可見矣。

林虜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聖人之

修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其無私，而能成其私也。此一私字，是就身上說來，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私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又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無此等語矣，故謂之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但說得來，文高似一層。

范應元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有形之長久者，莫如天地。天地均由道而生，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安於無私，而不自益其生，故能長生也。河上公曰：謂天地長生久壽，以喻教人。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謙下，不與人爭先，而人自然尊之。聖人無爭，不與物為敵，而物莫能害之。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謂聖人謙下無爭，非以其無私邪，此言其實無私也。而人自然尊之，物莫能害之。蓋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聖人成其私者，非私曲

也。非私邪也，謂衆人之自益其生，所以不能得先且存，而聖人之謙下無爭，所以獨能得先且存也。

薛庸齋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形數既具，成壞便分。天地豈長久者耶？所以能長久者，以其生而不自生，故能長生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後其身而身先也。不以死生富貴累其心，則神全，外其身而身存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於善卷，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

休休庵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有相之物難逃成住壞空四劫，惟天地所以能長久者，非自生也。一氣發而現二儀，真氣運行無始無終，故能長生。聖人者，天地位後始現有相之身，三才顯而世界成矣。身先者，靈明真性在太極前而有已。外其身而身存者，人能建立世界而不滯著，謂之物外身，世界有壞，真性無壞。非以其無私邪？真性異於物，故善能成其私。

褚伯秀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粵自渾沌肇分，輕清上浮，重濁下墜，有無道器相依而立，亘古今而生化不息，所以長久。孰使之然，以其不自生故也。自生則私己而不能生物，惡能長生？聖人所以後身外身者，不過去私徇公，效天法地，以養民育物而已。凡謙卑處下，不敢為先，辭功讓能，退身曲全，皆後身之謂。而天下樂推之，不得不先焉。凡萍食蓬居，守真志我，覺夢生死，土木形骸，皆外身之謂，而賢於貴生，不得不存焉。夫君子為善，分所當盡，豈有求而然？天之佑善，亦無一毫私意，以類而從，如谷答響。聖人體天無私，法道生育，唯恐一物失所，是以天相神佑，諸福畢集。以人事觀似成其私，而實出天之至公，其得福慶亦無愧矣。君子得慶，豈己榮哉？移以福斯民，廣天地之大德而已。苟為善而懷一毫私利之心，則非真善，其末流趨乎惡者有之，可不謹其始？

牛妙傳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夫天者積陽而成，其能職覆，亘古不磨，故云長也。地者積陰而成，其能職載，歷劫不壞，故云久也。然其既長且久者，夫何故哉？蓋天地不自以為能長久，所以長久；不自以為能長生，所以長生也。列子曰：有生不生，不生者能生生。生者不能不生，故常生。常生者無時不生，不生者疑獨。疑獨，其道不可窮也。非是謂歟？是以聖人至而身先。聖人者，謙謙君子也。夫何故哉？孔子不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之說邪？不敢居先而後其身者，非謙謙君子之謂歟？老君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孔子亦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昔壺丘子林謂列子曰：子知持後，則可以知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矣。古人以你稱若。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

謂持後而處先也。非是之說耶？外其身而身存。夫身者，乃天地之委形也，故道包四大，而德備五常，稱物中之最靈。善貴其身者，置功名於度外，存天理於胸中，則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也。若逞其才能，邀其功名，則不免為身之患。古人有言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象以牙喪身，熏以芳自焚。莊子曰：功成者隳，名遂者虧。孰能去地者有天地，外其身者壽命長，此之謂也。今世俗君子多危身棄生，豈不悲哉？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此蓋言聖人後外其身之事，非所謂出於無心也。迨至身先身存，以成夫聖人之政者，實由心私操履而然也，所以稱故能成其私也。夫無私者，謂無為也。成其私者，有為也。且天下之事未有不行而至，不為而成也。無為者，聖人之體也。有為者，聖人之用也。體用兩全，方成聖人之道，豈可偏執無私，而礙成

其私邪？若人而無私，則土木偶人奚以異也？老子曰：若說無心，即是道無心。猶隔一重山。此蓋言知體而不知用也。楊智仁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之虛極，故長；地之厚載，故久。以其不自生者，因日月旋轉而生，故能長生。天不運轉，日月不明；地若枯竭，萬物不生。夫人之身，本性曰天，元命曰地。若性命兩全，依法修之，可以與天地同其長久也。是以君子謙讓卑退，而後其身，人皆敬之而身先也。能修身外之身，能知神中之神、性中之性、道中之道者，乃能外其身而得長存者也。聖人非以其公正無私所致乎？故無私而自厚，成其私也。《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心悠久^③，悠久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

道，可一言而盡也。

喻清中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天以一元之氣，運於亭毒之表，無間斷，無止息，故曰長。地以隕然之形，厚載萬物而常存，無虧欠，無傾倚，故曰久。而其所以長久者何哉？以其生物而不自為功也。萬物不能自生，必資天地以生之，天地不以生物為功，而與萬物俱生。是生萬物者天地也，與萬物俱生者，天地之所以生生也。生曰長生，言長則久在其中矣。天地之心，公溥之心也。聖人體天地公溥之心，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後其身而身先也。不自有其有，所以全其有，外其身而身存也。豈非無私而後能若是邪？無私，公溥也，天下惟無私者為能成其私。天命之人歸之，不期然而自然，雖私也，實公也。

胥六虛曰：天長地久至故能長生。天長地久，此一章之大旨。以下乃注釋之義，然以其不自生推之，謂天地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謀生，自然

得其長久。使天地有心謀其生，焉能得其長久歟？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聖人後其身而身先者，法天地不自生，執謙持後，故天下推尊為先也。外其身者，聖人知身非我有，不以生生之厚淡漠虛靜，物莫之傷，身自外之，其非用意外之也。是故得其身存矣。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得其身先身存者，由其法天地不自生而致之，非以私意為而得之也。是故能成其身先身存之私耳。

柴元皋曰：天長地久。不變。天地所以能長至故能長久。惟盡覆載之職而已，賦形肖貌，縱其自然。是以聖人至而身存。薄己厚人，人自尊之。舍己利物，不為物盜。非以其無私至其私。忘我之私心，遂物之私望。此聖人所以合天地長久之道也。

蘇敬靜曰：天長地久至成其私。亘古今言長久者，莫知天地。然豈知天長地久者？太極之道實生之，而

天地不自生，若使其與萬物同生，則亦一物耳，安能長生？天地惟立於萬物之表，而不與物競，故能長生。聖人知其然，每先天下後其身，每內天下而外其身。先天下如民之飢，則我不敢厭飫求先飽，如民之寒，則我不敢重襲求先暖。內天下則親之若父子，而不敢疏待之，若兄弟而不敢外。聖人雖後其身而天下必先之，雖外其身而天下必存之。即天地之不自生而能長久其生也。聖人後其身外其身，不敢私於為己也。而民之待聖人必欲先其身，必欲存其身，聖人固欲後而民固先之，聖人固欲外而民固存之，非成其私耶？以此知不自私者，乃所以能成其私也。

本一庵居士曰：天長地久至故能成其私。成物者，即所以成己。世之人，物我異見，故汲汲然欲成其私。然自私者卒未見其益，而無私者適所以自成。理固然也。今夫天地之於物，風散雨潤，鼓之以雷霆，烜之

以日月，凡以生物而已。而運行往來，其機不息。乃所以為長久也。聖人之治，損上益下，舍己從人。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利孰大焉？人知乎此，亦可擴無我之見，弘大公之心矣。

石潭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此段解者不同。古以為天地之所以長生者，謂天地之長且久，如人之長生久視也。近世解者則以為生物之生，謂天地但生物而不自生，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也。然以後段推之，則二說各有所長。所謂後其身外其身，則是生物之生。所謂身先身存，則長生久視之生。以其無私言，則是生物之生。以成其私言，則是長生久視之生。今一以貫之，則所謂不自生者乃生物之生，長生二字則是長生久視之生，雖造化不可以生

死之生言，然其長存即長生也。以是評之，則老子之意，正謂天地生物而無己私所以長存。人能無私己以求生，則亦能常存耳。雖然老子之教正欲長生，今乃為是言何哉？大抵此言與後卷出生入死章相貫。蓋人之求生，每每揠苗助長，反致傷生，所謂動之死地也。惟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如上谷神章之所指，則雖不孜孜以求生為事，而自能長生耳。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①無氣無氣：檢《列子·天瑞篇》作「無處無氣」。

②非以其無私即：「即」疑當作「耶」。

③微則心悠久：檢今本《中庸》，無「心」字。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二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上善若水章

考異：河上公作《易性章》，趙實庵作《柔順利正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天地無私，生成則長久。此章明至人若行柔弱故無尤。首標若水，示三能之近道。次云居地，盡七善之利物。結以不爭，勸守柔以全勝也。

杜光庭曰：夫水之為德也，柔弱平和，居順處下，隨時壅決，任器方圓，流作泉源，散為霧露。凡物失之則死，得之則生，擊之無傷，執之無有。所以不及於道者，水有形而道無形也。雖有形為礙，其於利物之德，謙沖之用，近於道矣。老君舉水為喻，

以勸修道之人，欲令體七善三能，修身理國，兼以不銷之德，故無尤過之事。

張沖應曰：此性，乃人既長所為之性也。人稟天地炁生，本來未有不善，自生而長為情所亂，則五欲動，而性多不善矣。故人所以遺道陷身而不知反。此章蓋勉夫人改易其長而所為之性，不致於縱，則進於其道矣。

其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考異：而不爭，一作又不爭。處衆人，一作居衆人。故幾於道，一道下有矣字。政善治，一作正，又作政善理。

河上公曰：上善若水。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在天為霧露，在地為泉源也。處衆人之所惡。衆人惡卑濕垢濁，水獨靜流居之也。故幾於道。水性幾與道同。居善地。水性善，喜於地草

木之上，即流而下，有似於牝動而下人也。心善淵。水深空虛，淵深清明。與善仁。萬物得水以生，與虛不與盈也。言善信。水內影照，形不失其情也。政善治。無有不洗清且平也。事善能。能方能圓，曲直隨形。動善時。夏散冬凝，應期而動，不失天時。夫唯不爭。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人也。故無尤。水性如是，故天下無有怨尤水者也。

王輔嗣曰：上善若水至衆人之所惡。人惡卑也，故幾於道。道無水有，故曰幾也。居善地至故無尤。言水皆應於此道也。

唐明皇曰：上善若水。將明至人上善之功。故舉水性幾道之喻也。疏：上善標人也。若水者，喻也。

至人虛懷於法，無住忘善而善之上。上善若水行，如水之能，具在下文，皆合法喻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疏：水性甘深，散灑一切，被其潤澤，蒙利則長，故云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平可取法，

清能鑒人，乘流侑坎，與之安順，在人所引，嘗不競爭。此二能也。惡居下流，衆人恒趣，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辭。此三能也。故幾於道。幾，近也。疏：利物明其弘益，不爭表其柔弱，處惡示其含垢，此水之三能。唯聖人之一貫其行，如此去道不遐。故云近爾。居善地。上善之人處身柔弱，亦如水之居下，潤益一切。地以卑用，水好流下。疏：至人所居善能弘益，如水在地，利物則多。又地道用卑，水好流下，同至人之謙順，幾道性之柔弱，故云居善地。心善淵。用心深靜，亦如水之泉渟也。疏：至人之心善於安靜，如水之性湛爾泉渟。水靜則清明，心閑則了悟。泉，深靜也。故云心善淵。與善仁。施與合乎至仁，亦如水之潤澤品物也。疏：至仁弘濟，常以與人，善施之功合乎仁行，如水潤澤，無心愛憎。故云與善仁。

言善信。發言信實，亦如水之行險，不失其信矣。疏：上善之人言必真

實，引化凡庶，善信不欺，如彼泉流，豈殊坎險。故云言善信。政善理。從政善理，亦如水之洗滌群物，令其清淨也。疏：政，正也。至人於事，動合無心，正容悟物，物因從正，正則自理，非善而何。如彼水性洗滌群物，令其清淨。故云善理。事善能。於事善能因任，亦如水之性方圓隨器，不滯於物。疏：至人圓明，於物無礙，凡有運動，在事皆通，通則善能，是明照了。如彼水性決之為川，壅之為地，浮舟涵虛，無所不為。是善能也。動善時。物感而應，不失其時。亦如水之春泮冬凝矣。疏：至人之心，喻彼虛谷，方之鏡像，物感斯應。如彼水性春泮冬凝，與時消息。故云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上善之人虚心順物，如彼水性壅止決流，既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疏：尤，過也。至人善行，與物無傷，虚心曲全，未曾爭競，波流頽靡，委順若斯，曾不違逆於物，故無尤過之地矣。

杜光庭曰：上善若水。上善之士體道修心，應變隨時，縱橫利物。老君欲顯上善之德，以勸後學之人，以水與道相鄰，故舉水為喻。上善有善而忘其善，如水之不矜其功，水不矜功其功益大，善不伐善其善益彰。既大且彰，為善之上矣。上惟南面之主，下泊棲巖之人，能如水焉，必得道矣。法喻者，以水為喻，以道為法，以上士為能行之人也。水善利至衆人之所惡。甘者，水之味也。深者，水之體也。水為氣母，王於北方，以潤下為德，其色黑，其性智，其味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為一，即無一之一，水亦為一，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則明水者，道之用也。一切物類，皆資潤澤而得生成，以能潤，故而生萬物，故處三能之首也。柔弱者，水之德也。《德經》第四十一章云：天下柔弱莫過於水。重舉水德以勸守柔矣。夫

其水也，居平則不流，法以平恕為本，故可取法也。水之不流，靜能鑒物。故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以其清且靜也。水性平也，故值不平則逝，值坎澤則止。東西南北，隨引所行，不與人爭，無所不可，校量衆德，又云不及生物之功，故次二能也。人之性也，徇常者衆，謙順者寡，好居上位，惡處下流。唯夫水也，處下不爭，居汙不辱。比前之德，前德為勝，故為三能也。故幾於道。以前三能，故近於道。人君能宣弘益之德，秉謙沖之心，體含垢之行，則天下太平矣。理身者功務及物，柔以制性，處濁順俗，委跡謙光，則神仙可冀矣。居善地。此明處下樂卑，為安國存身之道也。天之清浮故用其高，地以濁厚故安其下。《易》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又云：地道卑而上行。則水順下而處卑，同至人之謙德矣。心善淵。此明澄靜清虛，為潔己洗心之術也。臣心如水，臣門如市，斯之謂歟。與

善仁。此明潤澤品物，為博施濟衆之行也。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亦斯義矣。言善信。此明信實無欺，為真常審諦之教也。行險不失其信者，《周易》坎卦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也。夫理國長民，率身從道，言必信實，可以動天地，感神明，所以善惡之詞興於一室之中，應乎千里之外，此信之至也。孔子云：去食去兵而存乎信。至哉言乎。政善理。此明真正化物，為革凡成聖之法也。正容悟物者，《莊子·田子方篇》：子方名無擇，侍坐於魏文侯，文侯師子夏而友子方。子方數稱溪工之道，文侯以為溪工子方之師也。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耳。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銷。無擇何足以稱之。此所謂物之失道，東郭順子正其容儀，心冥于道，物睹

自悟，邪志盡銷。亦可謂不言而化，不化而行，真道也哉。事善能。此明因機任物，為變應圓通之用也。水以方圓任器，壅決隨時，故能習海浮天，且廣且大。人君垂裳理物，委任賢良，用之不疑，各得其職，可以無為而理，臻乎泰寧矣。動善時。此明出處從時，為守道保生之戒。泮，散也，春布陽和，層冰釋散，冬有寒沍，流水堅凝，水之順時也。理國之道，理身之方，舒卷任時，因物之性，則至理矣，則保生矣。夫唯不爭，故無尤。不爭之德，德之先也。凡人之性不能無爭，為爭之者其事衆也，亂逆必爭，暴慢必爭，忿恚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違擾必爭，進取必爭，勇怯必爭，愛惡必爭，專恣必爭，寵嬖必爭。王者有一於此，則興師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其國。卿大夫有一於此，賊亂其家。士庶人有一於此，則害成於身。皆起於無思慮，愆禮法，不畏懼，不容忍，爭乃興焉。故爭城

者殺人盈城，爭地者殺人滿野，必當察起爭之本，塞為爭之源，無不理矣。語曰：君子無所爭。又曰：在醜不爭。下經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不爭之德，何過之有哉？虛心者，虚心無欲也。曲全者，曲己全人也。波流者，任性自適也。頽靡者，放曠無滯也。波流者，《莊子·應帝王篇》云變化頽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同矣。委順者，委心順道也。體茲上善，遵彼三能，國泰長生之要也。宋道君曰：上善若水。《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既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淵而虛，靜而明，是謂天下之至精。故上善若水。水善利至故幾於道。融為雨露，萬彙以滋；凝為霜雪，萬寶以成；流為江河，聚為沼沚。泉深海大，以汲以藏，以裕生殖，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以利物，萬物孰善於此。善利萬物，萬物蒙其澤，受其

施，而常處於柔弱不爭之地。納汙受垢，不以自好累乎其心，故於道為近。幾，近也。居善地。行於地中，流而不盈。心善淵。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與善仁。兼愛無私，施而無擇。言善信。避礙而通諸海，行險而不失其信。政善治。汙者潔之，險者夷之，順物自然，無容心焉，故無不治。事善能。因地而為曲直，因器而為方圓，趨變無常而常可以為平，無能者若是乎。動善時。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動而不括，宜在隨時而已。夫惟不爭，故無尤。聖人體道，則治身為長久之存，兼善則利物處不爭之地。莊子曰：有而為之者其易邪？易之者嗥天不宜。夫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既利物而有為，則其於無尤也難矣。上善利物若水之性，雖利物而不擇所利，不與物爭，而物莫能之爭，故無尤矣。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

能先。

王介甫曰：上善若水。善者可以繼道，而未足以盡道，故上善之人若水矣。水善利至故幾於道。水之性善利萬物，萬物因水而生，然水之性至柔而弱，故曰不爭。衆人好高而惡卑，而水處衆人之所惡也。居善地。居善地，下也。心善淵。淵，靜也。與善仁。施而不求報也。言善信。萬折必東也。政善治。至柔勝天下之至剛。事善能。適方則方，適圓則圓。動善時。春則泮也，冬則凝也。蘇穎濱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矣。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動善時。避高趨

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群穢，平准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於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有善而不免於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呂吉甫曰：上善若水。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謂之繼則已離道，而非道之體矣。上善者，道之所謂善者也。非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故若水焉。水善利至故幾於道。蓋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上善亦然，則未足以為道，幾於道矣。居善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也，故以居則善地。心善淵。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故以心則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注然而不滿，酌然而不竭，故以與則善仁。行險

而不失其信，故以言則善信。政善治。其派為川谷，其委為瀆海，足以政則善治。事善能。善治，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故以事則善能。動善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夫唯不爭，故無尤。要之，出不爭而以居地為本。故曰夫惟不爭，則天下莫與之爭先。

王元澤曰：上善若水。水者，五行之首。方出空無而入實有者也。離道未遠，故其性最近道。蓋離道則善名立，上善若水，物理自然。水善利至故幾於道。人有心，心為火，火騰上而明，故好爭。惟志心體道，能離物而無心勝物也。居善地。趨下而流。心善淵。深靜而平，內明而晦。政善治。任理而不任情，積柔而蒙重大。事善能。惟變所適，故無不能。動善時。決之則流，壅之則止，不先物動，亦不失時。夫惟不爭，故無尤。水體一而物莫能遏，故能兼此諸善。蓋有德於物而常下

物，是以有德。使有心於為德，則不能成其德矣。故篇終又言之。

劉仲平曰：上善若水。離無入有，處惡不爭，而與物為利，水之用於此為近上善者。有心體此而名已立，故於水為若而已矣。與善仁至政善治。然水之為物，未嘗有政也，而曰言善信，政善治何也？方此因論善人若水，故以言政及於善人也。動善時。德性體乎水，而盡乎在我之善者。善者，善也，是以居善安其地，心善存乎淵，與善均其仁，言善行其信，事善施其能，動善隨其時。《雜說》：動善時，蓋因時而動，動之善也。而《書》亦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詩》美南仲薄伐西戎，而言嘒嘒草蟲，趨趨阜螽者，以其動而則應也。自非因時而動，孰能至於此乎？

劉巨濟曰：上善若水。《易》曰繼道者善。《莊子》曰離道以善。皆謂自道而降，莫近於善故也。善不有其善，為上善，如上德之善。水善利至

故幾於道。道生一，一生水，則亦以水近道故也。水以潤為德之謂利，善時之謂不爭，就下之謂處惡。善加於人而不伐，猶之利物而不爭也。自處以下，猶之處衆人之所惡也。道亦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而水如之。水如道，則上善如水矣。此所以近道也。居善地。善以處下為居，水以就下為地，在善得之水地，故曰居善地。心善淵。善以安靜為心，水以深靜為淵，在善則得水之淵，故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善以教人為與，水以利物為仁，在善則得水之仁，故曰與善仁。善以不欺為言，水以行險不失於信，在水則得水之信，故曰言善信。政善治。善以正己物正為政，水以激揚清濁為治，在善則得水之治，故曰政善治。事善能。善以和同為事，水以圓方而不滯為能，在善得水之能，故曰事善能也。動善時。水以冬凝春泮為時，在善得水之時，故曰動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言上善

當如水，以不爭為善也。以不爭為利，乃能兼此七者而為天所祐，人所助也。何過之有乎？前章言聖人後身外身之事，而六善不爭，故次之以六善。

劉驥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曰：繼道者善也。《莊子》亦曰：離道以善。皆言自道以降，莫近於善。天一生水，亦去道未遠，故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至柔弱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者，自處以下也。心善淵者，以靜則明也。與善仁者，利物而不求報也。言善信者，行險而不失信也。決之則流，雍之則止，政善治也。盈科而進，萬折必東，事善能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動善時也。兼此七善而不與物爭，故無尤。此其所以幾於道。唯道集虛而水就下，自然無盈滿之累，故次之以持而盈之。趙實庵曰：初舉喻二：一、柔順繼道。上善若水，前章言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明天地與聖人以

私而成公也。夫能以私而成公，則善探天人之機，無所往而不適焉。茲上善也。故次之曰上善若水。夫仁善為元，義善為臧，禮善為嘉，信善為穀，智善為淑。各有其善，而未盡善也。惟水之德通具七善，所謂智周萬物，故稱為上善者歟。善，事也。事事則有備，此其所以為盡善也。故上善若水。御注引《莊子》曰：離道以善。善名立則道之體虧，然天一生水，離道未遠。茲又見上善之義也。二、正指水德。水善利至故幾於道。前以善而譬水，此正言水之善。五行以金生水，金所生處，水繼體而前包，是不離其母也。然水生於坎，坎位居子，黃宮育氣，乃正位也。所包之地，乃應神在己也。《洪範》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火自水生精一也。神在於精，神應次二，三陽生於水，水下而風上。三陰生於風，風上而水下。陰陽合德，交神應用，雖曰一陰一陽，一風一水，而其所自天一為元，故水者上

蒸而為雲，雲化而為雨，百物滋水而生。水之利，利天下也，故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又者，一言不能盡其善，故再言之也。不爭者，水之性柔也。柔則順，順則不逆於物，則無所不通。《孟子》曰：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引之則達，皆柔之所致也。然水之性就下，人情好上，好上者惡下，惡下者衆人之情，就下者處卑處。卑者，上善之德。夫不能處卑則好爭，好爭則先人，先人則不能外身。外身則能謙處，是義猶牒前也。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幾，近也。御注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則知繼道者莫如善。然道大故似不肖，天下不敢臣，微乎不可搏，萬物無足擬。惟水之卑下，乃能幾之。次舉七德七：一、申合德。居善地。二水與土同包，及其分也，土靜而水動，土性克水，水泛濫則土為之隄防。土爰稼穡，水灌溉，則土以之成功。初同一氣，則兄弟也。

既分其胎，則夫妻也。蓋不克則不生一六，合則水乃生成也。故水於地而行，則水之利在地也。地，卑也。水，下也。水土同德，不可以須臾離，二者所以合德。合德則反其本矣。異夫道，不同不相為謀者矣。故地平者，平水土，則知水之居善其地也。御注曰：居於地，中流而不盈。二、澄明為體。心善淵。夫有性者有心，無情者無心，水無情也，焉得有心？經所以言心者，以人心而況之水也。夫心者，道也。道生於心，心寂法滅，故淵乎其虛，不可得而見。及乎心動神生，道散為物，烏能盡其用邪？淵，深也，亦曰淵，虛也。心之虛故有善淵之理焉，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莊子曰淵而虛靜。而明其水之心乎？夫不動則清，莫撓則平，眉鬚於是乎燭焉。重濁在下，清明在上，衆止於是乎止焉。此皆善淵之義也。三、滋生為德。與善仁。有心者與之不偏，無心者施之則平，水之不仁也，

而仁之至矣。水無擇也，而德之流行。《易》曰：坎有孚惟心亨。以一陽居二陰之中，苟不能進德修業，以離乎險，且何以見其至誠而不已。方其在坎也，一陽來復，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本於生物，復則止矣。方復而止，以向於生。夫兼愛者，聖人之心也。不體乎道，未免蹙蹙而為仁，量乎澤若焦，豈若時雨降天之謂乎？所以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若夫水之仁，與道同德，兼愛無私，施而無擇也，庸有不被乎？故曰與善仁。四、中有所主。言善信。根荇者，物之本也。性命者，道所生也。本其所自來，因其所常性，其於理也有所不違矣。夫五行以水主智，土主信。水何以信言邪？觀乎《復》以七日來復，氣傳《中孚》，中孚，信也。坎居復卦得自中孚，言主信也。《太玄》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中，水准中孚，中陽氣潛明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蓋先天之靈者，妙乎一氣，肇萬緒之端者，始乎智，

源信得智，以不二於言智行信，而不失於物，智不主信，在事也，遲豫而悔生，信非智行，在性也，則鬱勃而留滯。所以蘊中為性，形外為事，至言去言，大信不約，故首尾可信，非虛無，因而大受者也。則知言者非信而行之，則失其本矣。《易》曰：行險而不失其信，謂是故也。五、循理而行。政善治。大道以理性為主，政事在文學之先。自有天地以來，君臨萬方者，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化民者也。三皇以神化道，五帝以仁同天，而天下言治。又孰知其本柔如水，與物無迕，而成其化。彼有自立其德以亂大常者，蓋不知治本，豈免困吝歟？夫水之性，趨乎卑濕，行乎地中，萬折而注東，避礙而通海，此水之理也。而政之本人情者，如之以灌以溉，動植待之以生；以雨以露，枯槁資之以潤。此水之功也。政之原民生者，如之滌除穢汙而易之以潔，受納衆汙而易之以清者，水之德也。政之善格

民俗者，如之隄可以緒而江河不可犯，防可以止而湍急不可禦者，水之勢也。政以柔道勝天下，如之源泉混混，其流浩浩，愈汲而愈清，彌出而彌新者，水之本也。政以日新化天下者，如之水有是數者，政皆兼而有之，茲其為善治明矣。嗚呼，莫非水也。波波而非惡，湛湛而非美，雖浪而不失其為良；淨之而非止，作之而非起，濤而不失其為壽。太上以謂上善若水，取諸此矣。而聖人體以為治，豈私智哉？六、隨器方圓。事善能。無為而寡過者易，有為而無患者難。天下之事，未有靜而不動者也。方其動也，而應之使適當，莫匪聰明睿智者為能斷焉。水之性，自天一發源，涓流不息，及乎盈科而後進，放于四海，觀其在二陰之中，則能處險，一陽居中，則心亨。雖陽而處陰，雖陷而出險，未離乎險，流而不盈，習而出之，其用大矣。然未嘗與物爭，因地而為曲直，曲不為枉，而直不為肆；因器而為

方圓，方不剗裁，而圓無定體。應萬物之變而不失其為常，適時之用而不失乎信，實無能也而無不能也。上善之功，尤見乎此。七、流結有常。動善時。天下之事，君子觀之以為進退，在乎一出處也。出以其時，則聖人作而萬物睹；處以其道，潛龍巽而憂悶違。當出而處，卷而懷之者失乎不仁；當處而出，勉而行之，則失乎不智。知進退之道，不失其時，動斯得也。《書》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若夫水之動也，陽釋之而泮，陰凝之而冰，在一體則內陽而外陰，於春冬則有動而有靜，故順以動者，應乎豫之時則善也；明以動者，應乎豐之時則善也；險以動者，應乎解之時則善也；剛以動者，應乎大壯之時則善也。昔之人藏器於身，則欲待時；進德修業，則欲及時；修身慎行，則欲俟時；明於適來，則欲安時；晦入冥息，則欲隨時。以時之所運，天且弗違，至於善養生者，則迫而後應，能交合

者，則進退有時。苟若在世而不知出處，修真而不識浮沉，且何以達善時之義哉？後結成二：一、總結柔順。夫唯不爭，水之性；稟乎柔弱，水之德。善乎不爭，不爭之利見乎七事。其治身也，則不以剛勝人。其處身也，適足以柔自守，若可犯也，狎而侮之則溺，若可汙也，濁而辱之，則忍侮者自溺，濁而徐清，終莫能勝其柔也。豈可以水之勢就下而為衆人之所惡，曾不知居於下而用於上？豈可以水之性柔弱而為強者之所勝，曾不知積於柔而用之則剛？方其養也，而涓涓及夫汹涌也，而莫制不爭之，道鮮能用之。二、無人道之患，故無尤。剛強凌弱衆暴寡，皆以強自取也。至於柔道以順動，人亦無疵焉。邵若愚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衆人好爭，老子以不爭為上善，喻若水，謂水無心欲，善利萬物而不爭，是處衆人之所惡也。以水之德，故幾於道。夫爭從心起，無心則善為

不爭，以無心為法，而能利於萬物，是故居無心則善其地，心無心則善其淵，與無心則善其仁，言無心則善其信，政無心則善其治，事無心則善其能，動無心則善其時。夫唯無心善於不爭，故無尤矣。

王志然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五行，而五行之變化大矣。在天為五星，在地為五嶽，在人謂之五常，在身謂之五臟。施諸色謂之五彩，施諸樂謂之五音，舌嗜之謂五味，鼻嗅之謂五香，各極其用，謂之五材。相生相殺，更旺更廢，而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而不辭，功用難名，故幾於道者，唯水能然。何也？以其水之性能柔能剛，能圓能方，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融為川流，凝為冰霜，聚為江河，散為雲霧。萬彙資之以生，萬寶得之以成，源泉混混，資焉不匱，天一始生，離道未遠。既標上善之名，萬物芸芸孰善於此？故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先。其不爭善勝如此，若夫行流散徙，不擇地而安，平中准而用，納汙受垢，滿而不溢，此所謂居善地者也。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止則靜，靜則明，反本歸源，太沖莫勝，此其所謂心善淵也。兼愛無私，智周莫及，以仁為恩，不亦自小，此其所謂與善仁者也。正言若反，淡乎無味，不期而會，不約而至，此其所謂言善信者也。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此其所謂政善治者也。絕聖棄智，大盜乃止，絕巧棄利，民利百倍。隨時舉事，事無不濟，此其所謂事善能者也。春泮冬凝，時之使然；因地為利，勢之使然。壅之則止，決之則流，使民以時，動合其宜。此所謂動善時者也。居善必能安而處，心善必能淵而靜，與善必能仁而施，言善必能信而立，政善必能治而定，事善必欲盡其能，動善必欲隨其時。此聖人所以體之行也。以

治天下國家，憂則與民同其憂，樂則與民同其樂。無為而寡欲者易，有為而無尤者難。苟能兼善若水之利，上善水之性，澤及萬世而不知所以利之，為利與物無爭，而物亦莫能與之爭，故無尤矣。

黃茂材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有上善、下善七。利物不爭，處衆人之所惡者，上善也。人能體此，可幾於道。其小善七：居善地者，滯而為澤；心善淵者，靜可以鑒；與善仁者，濟物之功博也；言善信者，其流聲不息也；政善治者，可以濯垢汙也；事善能者，因器而為方圓也；動善時者，冬凝春則泮也。比七者能其上亦可以為善人，而未若不爭之為上，不爭故無尤。

程泰之曰：上善若水至而不爭。凡天下可以利人之事，我得擅而為之，則與我配對者必有所奪，我之奪彼之失也，彼我立而爭始於此矣。水之德，不求利人而亦不辭於為利者也，能烹能溉，能濯能載，時其可而

始為之，故利出於此而害不移於彼，無所爭也。上善者，善之又善者也。處衆人至幾於道。道之未動也為無，其既出而行乎萬有之上也為虛，虛之遇事而發見也為不肯自滿，而濡弱卑下也。濡弱卑下也者，固未為道，然能沖而用之，不入於盈，則是能致其虛而善向於無者也。此其趨道為差近也。夫天下亦有知謙弱之益者矣，而私心未克驕夸好勝，綦以上人，則安肯屈折耐辱，以行謙弱之道也？惟水也善下而不爭，納汙而不辭，以方人事則凡渫辱可耻者，皆能忍而容之。故雖未得為道，而中虛無我，正求道者之要路也。居善地。居者，其所止聚之處也，窪下之為居，則大國下流是也，故曰善地。心善淵。未嘗不動而深靜停平者，乃其心也。與善仁。施予所及，莫非潤澤。言善信。人之於事，有當言而不言者，有當大而少貶者，有當淺而張之者，皆非其當然而然者也。水之停積者無聲，而世以淵嘿

命之，則夫遇激而有聲者，其言也大激則大鳴，小激則小鳴，每遇皆然，是之謂信。政善治。政者，正彼之不正者也。一經滌濯，外垢去，本質見，是其治也。事善能。中準之平，內景之明，其能之遇事而見者也。動善時。遇坎固止，而盈科則不辭於進，值寒則凝而凍，解則亦遂順下而逝，善當其可者也。夫唯不爭，故無尤。應而不倡，行其所無，事利雖及物而非奪之於人，故所為而莫或害之，則上之七善不獨水之才力也。己既不爭，而人莫之尤，則其上善亦易以遂也。論八十一章，其申言不爭之益者凡六。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其一也。欲上人而天下之，欲先人而後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其二也。天道不爭而善勝。三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四也。戰而不武，勝而不與，是謂不爭之德。五也。與此之不爭無尤者，凡六也。夫其謂爭者，非必

至於鬥且戰也，彼己四對兩不相下，斯為爭矣。天之陰陽，至神而無著也，然常以冬夏二至而爭，蓋已居其地者未退，而方來待代者欲前，此之謂爭。故爭者，對起而不退聽之謂也。有得乎道者則不然矣。知雄守雌是能為而能不為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為天下先，則安得有爭也哉？蓋列子嘗言常勝常不勝之道矣，曰：古之言強，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而殆矣。夫若己而殆，是好勝而必遇其敵者也，會必至於不勝也。又曰：言柔，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是不與之爭，而彼自無所與爭也。此其勝所以可必也。用此理也推而極之，則雖兩陳相加，已戰而勝，猶得謂之不爭也。主柔以待須其可斃，而後從而乘之，則皆名為不爭。此所以為常勝之道也。雖然，此之謂常勝者，主我而言也。利則進，不利則姑自保己，是重於獨善而輕於為人者也。

其在老語雖其深妙者，亦常先存此身不殆之理，乃肯出身而任事。不然則否。蓋古之為是學者，必已多矣。故晨門之譏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歟。荷蕢者亦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此二子者非無憂世之意，而度天下莫與己合則舍之，而聽其自然爾。凡此類疑皆治道家語，而不肯任事者也。乃若孔子之規模，則不然矣。既聞荷蕢之語，則自歎曰果哉，末之難矣。夫愛一身而忘天下，此豈孔子不能哉？蓋重於救世，寧有不可即而即之，未有可即而不即者也。此五就五去與夫七十二聘者，皆能任天下於其身者也。故夫老氏之見雖不失為道，而孔子之所忍也，若揆之其身，則重於為己者，禍辱決不能及也。故削迹伐木，老氏之所不遭也。

詹秋圃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易性章欲以吾性而易利物之水性，故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然水利萬物，而水溢水涸，亦害物，惟善處衆人之所惡，則幾近於道。何則？人善處身於平土而居。心善淵。深而靜，與博施以仁立。言善主以信，善治本乎正，善能辦乎事，善動順乎時。無非兼利物我而安，便所以天下自無怨尤。且人性本善，上善何取於水，此又不易之易，而持以類求之耳。

張沖應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之為性，卑下而柔順也。探之而虛，視之而明，運之於天則為雨為露，運之於地則為江為河。動者以之而浮，植者以之而生，汙者以之而潔，剛者以之而柔，萬物藉之以有成也。是以萬物歸之，咸被其澤，而無此可入彼不可入之爭辯也。衆人者，謂世之衆人，孰不歸尊，而視卑恃，持剛而侮柔，殊不知夫水之所以卑下而柔順，其中有妙用存焉。此無物不為水之所制也。人生而長，所為之性有如水之性，則為上善之人矣。故其妙幾微而日進於道，凡見之所

居則潤澤滂流，而居善地矣；運之於心則虛明沉深，而心善淵矣；交之於物則物因以成，而與善仁矣；發之於言則真實不妄，而言善信矣；用以正人則彼非此是，自然明白，而正善治矣；用以處事則方圓曲直泛應而當，而事善能矣。晨昏晝夜，升降消息，不耗不為，動有其時矣。七善既備，默運於中，惡性易而善性生，斯不校於人，亦無所尤於人。則進於其道深矣。斯曰夫唯不爭，故無尤。

白玉蟾曰：上善若水。性猶水也。水善。不為物所忤而已。利萬物而不爭。初何心哉？處衆人之所惡。於我何有？故幾於道。心亦如此。居善地。無所擇也。心善淵。有所養也。與善仁。無分彼此。言善信。真實。正善治。無往不正。事善能。無為無所不為。動善時。與時偕行。夫唯不爭。方寸不競。故無尤。亦不以為福也。

廖粹然曰：上善若水。大道妙用，

如水之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柔弱，故任人所為。處衆人之所惡。百姓日用而不知，是道體。故幾於道。可謂真常。居善地。故能處平。心善淵。方寸澄澈，常能清淨。與善仁。利濟一切。言善信。謂能中正。正善治。常主公平。事善能。清淨道炁。動善時。行止有節。夫唯不爭。任人所使，何嘗逆人？故無尤。終無怨憾。人若如之，故能成道也。

陳碧虛曰：上善若水。上善者標人也。若水者，舉喻也。夫至人虛懷無欲，應變隨時，不逆諸緣，處善忘善。故曰上善。夫水能方圓疑釋，深淺浮沉，順道涵虛，咸有其理，唯聖人兼而通之。故曰若水。且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謂下文也。水善利萬物至故幾於道。此三能之近道也。夫水性平靜，散潤一切，故天無水則陽旱，地無水則塵飛，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去實歸虛，

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從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人之情惡處下流，好居上位，而水則就卑受濁，處惡不亂，令物潔白，獨納汙辱，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夫水利物則其仁廣大，不爭則其德謙光，處惡則其量忍垢。舉水性之三能。唯至人之一貫德行如斯，去道不遐。故曰近爾。又解曰：水為氣母，王於北方，其數六。北方者，陽德之始，陰氣之終也。生數一，與道同也。道亦謂之一，道一者即無一之一也，水一者即有一之一也。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明水者道之用也，故曰幾於道也。居善地至動善時。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善保虛靜，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波流九變，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若與善行仁慈，惠及天下，不懷親

愛，如水膏潤，善能升降，無不露濟。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善守誠信，不與物期，自然符契，如水影物。妍醜無差，流滿輒移，行險不失。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善治於民，正容悟物，物自順從，如水清平，善定高下，滌蕩群物，使無塵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不失其材。如水柔性，善事方圓，能隨形器，無用不成。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聖人動靜善觀其時，出處應機，能全其道，如水之動，善隨時變，冬凝夏液，不差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唯，獨也。此結上三能七善之辭也。夫至人之所用心行事，出處語默，皆全于妙道，合乎物宜，而常守雌靜，不與物爭。物既不爭，安有尤過之地？又尤，怨也。言天下獨有不爭之人，無所怨尤之者。謝圖南曰：上善若水至幾於道。《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曰上

善，其至者夫。孟子曰性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經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則以水喻善，皆取其能下者。人惟能下，所以衆善歸之。水惟能下，所以衆流歸之。其趨一也。水能滋利萬物而不爭，其利利物而不自利者也。衆人之所惡者，卑汙窪下之地，而水樂處之，行乎自然，無所決擇。故可幾及於道。此雖言水，其實為善人言之也。居善地至故無尤。高下不擇地，故居善於地；澄清不可撓，故心善於淵；隨取隨足，故與善於仁；不平則鳴，故言善於信；可鑒妍醜，故正善於治；載沉載浮，故事善於能；流行不息，故動善於時。利若是其廣，功若是其大，而未嘗與物有爭焉，又何尤怨之有？此雖言水之善，而實言人之善也。善也水也，無非道之所存也。蓋嘗論之：天一生水，水為五行之宗，尊莫尊於水矣。水行地中，水為萬物之利，大莫大於水矣。尊而不居其尊，大而不可

大，此所以為善而不爭也。所以不爭而無尤也。善人之為善也，友一鄉之善以為未足，友一國之善猶以為未足，友天下之善則可以為上善矣。而方宜善與人同，若決江河善世不伐，同流合汙，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則人之善，則水之善也。水之善，即道之善也。道在吾身，反而求之，育德於蒙泉，通氣於咸澤，而收功於既濟未濟之水火，終焉則善在吾身，水在吾身。吾善用之，可與斯道同其久矣。不然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林慮齋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於道矣。幾者，近也。居善地。言居之而安也。心善淵。言其定而靜也。與善仁。言其仁以及物也。言善信。言出口皆實理

也。政善治。以之正國，則必治也。事善能。以之處事，則無不能也。動善時。隨所動而皆得其時也。此七句皆言有道之士，其言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而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為水之小善七，故其多說牽強，非老子之本旨。

范應元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幾，近也。水之為物得天一之氣，無定形而靡不通，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乃善利也。遇方則方，遇圓則圓，何爭之有？上善之人則微妙玄通，常善利於人物而不爭，故善亦如水。衆人好高而惡下，水獨處之，上善之人常謙下也，有此之德，故近於道。《易》六十四卦，惟謙卦有吉而無凶悔吝。河上公曰：上善之人如水之性。故曰上善若水。水者，自然而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

也，故曰上善。居善地至故無尤。居善地者，可止則止；心善淵者，中常湛靜；與善仁者，稱物平施；言善信者，聲不妄發；政善治者，德惟無私；事善能者，無所不通；動善時者，可行則行。有是德而有是善。夫惟不爭，是以無過，而全德盡善也。

薛庸齋曰：上善若水至動善時。上善之士性明而德清，故若水也。雨露滋養，源泉灌溉，利萬物也。流濕潤下，停汙止坎，處衆人之所惡也。水生天一，道自無一，故言其近也。界而為國之寶，決而為國之利，善地也。鑑於止水，測之益深，善淵也。滋榮萬物，為而不恃，善仁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善信也。穢汙以滌之，高下以平之，善治也。在盤則方，在盂則圓，善能也。冬則凝然，春則融然，善時也。夫惟不爭，故無尤。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故不爭。既不爭，復何尤之有？

休休庵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道

之至德，謂之上善。喻之若水，水能利益萬物而不與物爭功，無我也。水能就下，是謂處衆人之所惡，水無心而有德。故幾於道。幾者，近也。抱道有至德者，動靜一如居善地也。量包無外，心善淵也。博施濟衆，而不矜，與善仁也。出語可法，言善信也。道德之化，風行草偃，政善治也。無為妙用，不勞而辦，事善能也。非理不言，非道不行，動善時也。種種任道，物我無爭，夫唯不爭，故無過尤矣。

褚伯秀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人能利物不爭，謙卑處下，皆行之善者，上善則善中之最積久而成，猶云上德上仁之類。夫天一生水，五行之首，離無入有之始，從氣化形之初，有形若無，不可持捉，儲積既久，勢莫禦焉。人之積小善而成上善，理亦若此。水之善利不爭，納汙藏垢，世間何物得以及之？衆人所惡者，穢汙下濕，水則逶迤曲就而不辭，又於其中洗滌淘澄，化為清淨，

此所以為善之上，而近於道也。居善地，所處而安。心善淵，志存深靜。與善仁，施恩不吝。言善信，不與行違。政善治，庶務畢理。事善能，通乎適宜。動善時，應機而發。槩叙上善利物。條目或指為水之七善，牽強求合。若然，則經之宜云水若上善矣。言有宗，事有君，觀者當求立言本意。以衆善論之，不爭為善之上，所以成衆善也。外而物無怨尤，內而已無過咎。入道之要，莫先乎此。

牛妙傳曰：上善若水至萬物而不爭。夫善而又善，故謂之上善。云若水者，謂天下之至善，莫若水也。且萬物之生，皆從陰濕而生，故云水善利萬物也。夫水之性，去留隨機，不擇好惡，器之大小方圓，盛之俱得其旨，任天下取與，未嘗相拒。故云不爭也。然則人之性善者，亦猶水焉。其能隨方逐圓，辭高就下，海涵川納，不與世爭，亦猶水之性，在天

惡，故幾於道。夫衆人之所惡者，惡居下流，且天下萬物之生，皆沖而上之，水之德不好居高，惟能處下。昔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其水之為德也。然則何謂幾於道耶？夫幾者，近也。道者，淵也。蓋水之用，在世間猶道之在天下，無物而不被霑濡，無往而不被潤澤，故云幾於道也。雖云水之性無有不下，然人之性亦無有不善。孟子曰：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惡得而不幾於道哉？居善地。謂水之為德，其有七善。居五行之首，為百谷之王，不決之不行，不盈科不進。地稍峻則無回瀾既倒之說，地稍高則有川流不息之義。惟平穩處方停注，故云居善地也。心善淵。心者，謂水之中也。如江海之中淵源浩渺，攪之不濁，澄之愈清，其能容納百川，靡所不載，隨形見影，鑑物無私，故云心善淵也。與善仁。仁者，

生生不息之謂也。蓋水之德周流不息，運化無窮，泛地載形，浮天浴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其德可並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故云與善仁也。言善信。言其水之為德不約而信，古人稱大信不約是也。觀其為用，則有東海中去，西海中來，往來循環，未嘗愆忒，如尾閭泄水之運，上流銀漢，下至海隅，一年一周，靡有失於信也，故云言善信也。政善治。夫水之為德，其能泛十洲於物外，浮六合於寰中，幾更變於桑田，屢遷移於島嶼，洪纖兼納，淨穢靡遺，稱天下之至柔，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故云政善治也。事善能。謂水之為用，柔而能剛，弱而能強，霑澤群生，霑濡九有，周流天地，貫穿堅剛，轉陸為沉，鑽崖透石，移高作下，汰濁留清，乾坤資運載之功，動植荷潤渥之賜。故云事善能也。動善時。蓋水之為用，無時不流，無時不動。古人稱流水不腐，豈不善耶？經稱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

堅強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如海水之潮必待時而至，如人水火之濟亦待時而動也。故云動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夫唯，語助。尤，悔吝也。此言水之德不與物爭，故無悔吝也。昔子貢問：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大水似乎德似道，似勇似怯，似正似察，似志似善化。水之德有若此者，是故君子必觀焉。由是之言，何悔尤之有哉？楊智仁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謂抱道君子，其性若水。善濟人民，善利萬物，撓之而不濁，澄之而不清，性能就下而傲上，盛之斗則方，盛之孟則圓。江河因斯而長，五行因斯而立。《化書》云：水寶可以下溺者，故幾於道。能長養萬物，居善地。深而空明，心善淵。萬物得水而生，與善仁。影照其形，不失其情，言善信。清且平順，政善治。能方能圓，能曲能直，事善能。夏散冬凝，動善時。夫唯不爭。其道淵深。

故無尤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也。

喻清中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水曰潤下，處至卑至濕之地，衆人之所惡也。水無情之物也，天下之至平者莫如水，上善之人實似之。上善者，上德至善之人也。按舊說，水蘊三能之近道，七善之利物。何謂三能？水性平靜，散潤一切，天無水則亢旱，地無水則枯竭，利澤萬物，故曰善利。此一能也。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舍實歸虛，背高趨下，壅之則止，決之則流，聽命於人，故曰不爭。此二能也。凡人之情而惡居下流，水則處卑就濕，令物潔鮮，自納汙穢，故曰處衆人之所惡。此三能也。幾，近也。天一生水，一者道也。道一者即無一之一，水一者為有一之一。無一之一為道之體，有一之一為道之用。故曰幾於道。何謂七善？至人所居，善執謙下，順物自然，化及鄉黨，如水在地，善就卑下，

滋潤群物。故曰居善地。此一善也。至人之心洞鑒幽微，湛然通徹，如水淵澄，不失明靜，故曰心善淵。此二善也。至人施與，慈惠及衆，不間邇遐，如水膏潤，普霑群物，無有限止。故曰與善仁。此三善也。至人之言，誠慤不移，與物符契，如潮應候，晝夜盈虛，不差時刻。故曰言善信。此四善也。至人從政，平心待物，自然順從，無有不治，如水平清，善定高下，妍醜自別，物無遁形。故曰政善治。此五善也。至人臨事，善能任物，隨器授職，各當其材，如水柔性，方圓長短，惟器是適，無施不可。故曰事善能。此六善也。至人動靜，與世推移，出處應機，不滯於物，如水之動，隨時變遷，冬凝夏液，不爽其節。故曰動善時。此七善也。凡物之不平者，取決於水而爭心息，又何尤焉，觀水有術，可謂善於形容矣。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所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以其不息，夫水

似乎德。其流也則卑下，据邑必修其理，此似義。浩浩乎無屈止之期，此似道。流行赴百仞溪而不懼，此似勇。至量必平，此似其盛。而不求溉，此似正。綽約微達，此似察。發源必東，此似志。以出以入，萬物就以化，此似善化也。水之德若此，故君子必觀焉。古人有取於水，良有以也夫。

胥六虛曰：上善若水至故幾於道。言夫有道者，謂之上善。上善者，謂其善無以加，唯水可喻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利潤萬物而不爭，舍高趨下而自若不爭者，謂無大小高下之二。天下之人出幽谷遷喬木，乃其所喜；舍其高趨於下，乃其所惡。水獨居之，是故近於道。故曰幾於道。居善地至動善時。水固幾於道，聖人則之，又推而擴之，以明夫有道者之善，略言有七。居善地謂有道之士，平險方圓，所遇皆適，若水之居善地也。鑒照萬象，湛然不擾，若水之心善淵也。懷抱慈

愛，親疏平施，若水之與善仁也。至誠內修，號令外發，若水之言善信也。操守公平，賞罰善惡，若水之政善治也。利濟日用，為而不辭，若水之事善能也。否泰有數，行藏無必，若水之動善時也。夫唯不爭，故無尤。尤，罪過也。夫唯有道之士，若水之善也，而不與物爭，故天下亦無可責其過矣。

柴元皋曰：上善若水。水德無以加。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澤潤而就下。處衆人之所惡。凡有穢惡，皆從而潔之。故幾於道。去道幾微之間。居善地。止坎就下。心善淵。澄湛鑒照。與善仁。濟物利用。言善信。潮候及時。政善治。平則無聲。事善能。灌溉有功。動善時。春生秋涸。夫惟不爭，故無尤。以善為體，以不爭為用，故每用無過。蘇敬靜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矣。此章老子之意，只在不爭。上善者，世間第一最善之理也。譬之物莫如水，萬物皆以得水而生，是善利萬

物。而水何嘗爭言利邪？人惡居下流，惟水流濕，處衆人所惡之地，而不嫌，人能如水有濟世潤澤之利，而無好高慕遠之心，則為上善，亦幾近於有道矣。有道之士如之何，能與水同為善哉？所居必就下，如水濟物；存心必淵靜，如水渟涵；所與必博施，濟衆如水灌溉枯槁；立信必務信實，如水衝激必作聲；為治必有修理，如水順流下處；處事必任才能，如水湍流迅快；動必善識時，如水夏漲秋涸。此七者皆如水之善矣，而未如水之善也。水之上善，其在不爭言利乎？夫惟不爭，故亦無愆尤。此即禹惟不矜，天下莫與禹爭能；禹惟不伐，天下莫與禹爭功。非天下之上善而何？老氏之學莫切於不爭，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曰是謂不爭之德；曰天道不爭而善勝；曰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與此不爭無尤者凡六。心聲之發，自不能掩。凡喋辱可恥，皆能忍而容

之，是能為而能不為者也。功能可以加人，而付之無有；智力足以蓋世，而韜藏不用。其所操蘊常不肯為天下先，則安得有爭哉？宜其為上善也。

本一庵居士曰：上善若水至故無尤。無善之可名，至矣。有善之可名，而若水之安行乎自然，則善之上也。夫能利萬物則有功，有功則必爭。有功而不爭難矣。然且居衆人之所惡不以為浼，豈不又難乎？曰幾於道者，次於至道無名也。居也，心也，與也，言也，政也，事也，動也，七者，人事也。善地者，水之高下因地也；善淵者，水之靜深、不撓也；善仁者，水之利澤無窮也；善信者，水之行止不欺也；善治者，水之洗滌無滯也；善能者，水之能流能勝也；善時者，水之時盈時涸也。人之七事兼水之七善，而又持之以水之不爭，然後為善。若有七善而不能去一爭，能無尤乎？

石潭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

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

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上善若水，以水之善喻人之善也。水善利萬物，物得水而無不生也。不爭者，水雖有利於萬物，而未嘗與物為競也。處衆人之所惡者，水性潤下，人則惡居下也。惟其不爭而居人所惡之下，故近於道。人能居善地，如水之能濟物；心善淵，如水之止而不波；言善信，如潮之應候不失其期；政善治，如水之鑿物，高下妍醜，無有遺形；事善能，如水之於器，方圓曲直，隨其所適；動善時，如水之春盈秋涸，不爽其節。是皆各任其自然，而與物無競者，所以未嘗有一毫之愆尤也。此章自居善地以下，本謂人之上善與水相似，若但於水求之，則於所謂言，所謂政不通矣。上文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故幾於道，是言水之善也。居善地等七善，是以人之善如水之善者言也。其大意則在於不爭

而已。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持而盈之章

考異：河上公作《運夷章》，趙實庵作《觀退爲進義章》。

唐明皇疏：前章明至人善行柔弱，故無尤。此章明凡俗溺情僞盈故有咎。首標持盈揣銳，示其難保。次云金玉富貴，戒在貪求。結以名遂身退，令忘功而不處也。

杜光庭曰：前章舉水為喻，顯明修學之行。此以持盈為首，更彰貪滯之非，欲使忘功退身，以符至人之美爾。

張沖應曰：夷者，謂太空虛明而無采色，人不可得而窺之也。人之運通雖如太空虛明，益使夫人不得而

窺之，則藏其神而不害其身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考異：嚴遵、楊孚、王弼並同古本。

河上公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棄捐。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夫富當賑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然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也。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生。王輔嗣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勢必傾危。故不如其已者，謂乃更不如無德無功者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既揣末令尖又銳之，令

利勢必摧衄，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不若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可長保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更運，功成則移。

唐明皇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執持盈滿，使不傾失，積則為累，悔吝必生，故不如其已。已，止也。疏：持，執也。盈，滿也。已，止也。言人心貪愛，求取無厭，執守保持，更令盈滿，積財為累，悔吝必生。故聖人戒云，不如休止。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也。銳，銛利也。揣摩銳利，進取榮名，富貴必僞，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疏：揣，量度也。銳，銛利也。凡情滯溺，貪求榮利，故揣摩前事，銛銳欲心，以撤人怨，坐招殃咎，故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久持也。疏：假使貪求不已，適令金玉滿堂。象既有齒而焚身，雞亦為儀而斷尾。且失不貪之寶，坐貽致寇之憂，以其賈害，豈云能守？此覆釋持盈也。

富貴而僞，自遺其咎。此明銳不可揣，僞由心生，故咎非他與也。疏：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也，故好凌人。僞奢至而不期，殃咎來而誰與？因僞獲咎，僞自心生。故云自遺爾。此覆釋揣銳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名遂者，當退身以辭盛，亦如天道盈虛有時，則無憂患矣。疏：此舉戒也。夫滿則招損，謙便受益。惟彼天道尚不常盈，故功成者隳，名遂者虧，欲求長保，未聞斯語。當須忘功與名，退身辭盛，如彼之天道。不失盈虛，則無憂責矣。杜光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盈之喻，凡有四義。一者堅持欲心，至於盈滿。二者保持世財，至於滿盈。三者執持惡行，至於盈滿。四者持權恃祿，至於盈滿。大凡知進忘退，不念善道，執滯不迴，以至盈滿者，皆當有報。欲心盈滿者，得羸疾傷生報。世財盈滿者，得攻劫侵奪報。惡行盈滿者，得刑厄殘害

報。權祿盈滿者，得傾覆淪滅報。所以老君戒之，不如休止。不休不止，斯報必驗。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王者銳於開疆拓土，則人怨國亡；人臣銳於貪利圖名，即身危禍及。縱或苟得，安能長久？況進無所補，退有憂患。故云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假令明能揣度，銳解貪求，金玉珍奇，滿堂潤屋，必致攻奪之害，豈能保而守之乎？況人生有限，情欲無厭，既不救其死亡，豈得保乎金玉。象有齒而焚身者，《春秋》襄公二十四年，晉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弊重^①，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弊，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患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名，德之輿也。德，國之基也。有基無壞，

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而有令德也夫。恕思以明德，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無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弊。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弊故也。雞斷尾者，春秋周景王子子朝之傳篇^②，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歎曰：犧牲之用，存乎全而肥碩。今自斷其尾，使己不全，冀免為犧之用，雞之保其身也如此，況於人乎？貪利而忘其身，志不及雞矣。不貪之寶者，鄭人有得玉，獻於子罕曰：此寶也，將以獻之。子罕曰：汝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我若取玉，俱喪寶矣。不如兩全之。遂不受玉。致寇者。《易》解卦九三詞^③曰：負且乘，致寇至。負者，小人之事也，負擔於物，合是小人乘者，君子之器也。今小人捨負擔而乘車，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矣。故竊盜之人，思奪之矣。富貴而僑，自

遺其咎。財多曰富，故人求之。位高曰貴，故人下之。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諺曰：富貴不與僑奢期，僑奢自至。僑奢不戒，凌侮於人，人以報之，禍將及矣。遺，與也。咎非外來，由自己僑慢致之爾。故云僑，自心之生也。若能貴而不危，富而不溢，人無咨怨，災害不興，安國修身，斯為至矣。僑，矜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禦災除患曰功，富貴尊榮曰名。功既成矣，名既遂矣，而不知退者，鮮不及禍。夫何故哉？寵則有辱，盛則有衰，亢極則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免死而獵犬烹，勢使然也。范蠡扁舟而脫禍，大夫種固位而喪身，此之謂矣。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暑往即寒來，春榮則秋落，天道然也。人能體盈虛於天道，忘成遂之功名，子房絕粒以優游，疏廣解印而高尚，固無上蔡華亭之追痛矣。況乃居九五之位而臨億兆之人，光宅萬方，廊廡四海，而不守持

盈滿堂之戒乎？

宋道君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盈則溢矣，銳則挫矣。萬物之理，盈必有虧，不知持後以處先，執虛以馭滿，而湛溺滿盈之欲，是增傾覆之禍，有不如其已。物之變無窮，吾之智有盡。前識者道之華，愚之始也。揣物之情，而銳於近取，則智有時而困，可長保乎？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富貴，非性命之理也。外物不可恃而有者也，寶金玉者累於物，累於物者能勿失乎？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則害於德。害於德者，能免於患乎？故曰遺其咎。聖人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以為己處顯。夫豈金玉以為寶、富貴之足累乎？故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其貴無敵，其富無倫，而道不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者隳，名成者虧，日中則昃，月盈則食，物之理也。聖人睹成壞之相，因識盈虧之有數，超然自得，不累於物，無復驕盈之患，非知

天者孰能與此？故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是天之道。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勿悔乎？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王介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抱持其器之盈者，必易覆。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摩其物之銳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堂者，虛而受物者也。金玉滿之，則是盈矣，故不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大富貴不期於驕而驕自至，所以遺咎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夫聖人功既成，名既遂，則身退之者矣。此乃天之道也。夫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又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書》又曰謙受益滿招損之謂也。蘇頌濱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不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如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

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而無銳則無所用揣矣。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之，天地尚然，而況於人乎哉？

呂吉甫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所以防溢而盈之，則重溢也。如欲勿溢，則如勿滿。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所以慮失而銳之，則重失也。如欲勿失，則如勿銳。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持而盈之，則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揣而銳之，則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然則何以免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蓋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所以無私而成其私也。封人之告堯曰退已，其法天之道之謂也。王元澤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而盈之，有意於有，所以失之。唯忘有有之為有，而有之以無有，則無失

無溢矣。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且事物無盡，而吾持一身以遇其變，則持銳之工有時困矣。豈可長保乎？故聖人因時乘理而接之以無我，則其出無方，而可應不窮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寶外物而守之，所守非所有也。豈能外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生於恃外，恃外之人何足算乎？四者皆以有物，與為驕者何異？然自持盈而下，每失彌甚。功名遂身退，天之道。寒暑相推，物極則反，陰陽代運，天道固然。而世之愚者一遭其變，一犯其名，則終身有之，詔以為己，曾不知造化之密移，吉凶之倚伏，故終至於坐蒙憂患，無以自存。惟聖人不然。藏金玉而不寶，居富貴而不榮。凡物之來寄者，如陰影集身，窅然不知其在彼耶，在我耶。然則豈持盈以為慎，揣銳為工乎？苟非無我之妙，其何以與於此？天之道大矣，而莫尚乎是。

劉巨濟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言力持而滿之，求必富者也。滿而能虛，則何所事？持有不勝，持則覆矣。故曰不如其已。已，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言情度而入之，求必貴者也。銳而能銳，則何所事？度有不勝，度則數矣。不可長保，非謂可以幸保，謂雖得之必失之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申不如其已之義。堂奧足以藏金玉而守者也，其害在滿，苟非天殃，必有人禍。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此申不可長保之義。富貴則慢生，慢生則過生，以驕與人則以名自與矣。功名遂身退，天之道。利人曰功，聞譽施身曰名，功譬則富貴之實也，名譽則富貴之華也。功欲就，名欲達，夫富貴功名，聖賢之不免。然而不傾敗。其苟滿，非以其時得也，其利入，非以揣得也，而又能虛守之，不驕保之，則身退是已。蓋據功成名遂之基，衆人以此進而聖賢以此退，則非體天道者能若斯乎？日月代

明，四時代叙，天之道也。前章言上善若水，則可以處富貴。故次以此篇章也。劉驥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大道甚爽而民好徑，以其貪生之厚，惑於有為以要近功，不知自然之妙用，執持以致其盈，盈則虧矣，故不如其已。揣度以成其銳，銳則挫矣，故不可長保金玉滿堂，累於物也。累於物則欲之者多，故莫之能守。富貴而驕，害於德也。害於德則攻之者衆，故自遺其咎。聖人處富貴之極，而無盈滿之累者，以其功成名遂而身退也。豈持其盈而揣其銳乎？日月代明，四時代叙，功成者退，天之道也。聖人法天之道，所以難進而易退，捨諸人而求諸己，故次之以載營魄。趙實庵曰：初四不居。四一、非至虛之道。持而盈之，不如其已。一身不難治，大道不難窮。不難者在乎識心而已。心者，本無也。始也因愛而生身，四大之所聚，五蘊之所

集，血氣依倚，百體互成，皆因妄念而有也。今既識心，百骸九竅六臟骸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詔而有之，皆惑也。以心執妄，惑則生焉。以心識虛，妄自破矣。聖人知其然，則曰我既有身，身已是妄，外物儻來，我忘外物。身與外物二者兼忘，誠忘之中，天光內發，不知物之忘我，我之忘物，虛室生白，道自來矣。烏睹所謂持盈者耶？持盈則有物也，有物則去道遠矣，經持而盈之，盈則器之滿也。持則手之用也，無中取有以實充虛，傾之則不忍，執之則不忘。其行也，步不能揚塵，其坐也，身不敢側視。勞神苦心，在於一器，物未有損，身已焦勞。妄計偏執，有如此者，蓋不以身觀之，身本無身，物焉所寄？我自忘我，物奚為焉？舉其親者，疏者可知。能已之者，是名解脫。二、銛利自傷。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性欲靜，不靜則吉凶悔吝生；氣欲平，不平則憤怒愛欲起。敵物之心必務求勝，不動則不獲，欲

其獲則靜者起而為爭矣；不利則不入，欲其利則平者銳而致銛矣。傷廉而得，豈能保乎？蓋知靜者則息爭，不爭則與物無傷。和平則自寧，自寧則與神為守，不以利累形，不以養傷身，批大却導大竅與一世，而得淡漠之中，此古人存生之德也，豈可覬覦小利，狎狼狼貪，見利而忘身，貪權而取竭，坐取危亡之道哉？不知此者，如彼晁錯削諸侯之地，國未富而身亡；鄧艾起東吳之征，議未及而先死。皆銳之傷也，可不戒哉。三、非性固有。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善求道者求諸己，善守德者得所得。不求道則無以為德，不立德則無以明道。顛沛於是，造次於是，則外物不可得而入也。道德既亡，所保在外，山節藻梲，峻宇雕墻，非金玉以實之，則不稱其善矣。金玉者，純陽之精也，世所寶焉。凡得此以為富者，非可久之道也。徒能潤屋而不能潤身，能致盜而不足致福，故好利為膏肓之疾，致富為豪縱之

由。儻來之寄何所必哉。四、君子戒輕。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而終不言貴。蓋富則貴可致矣。莊子曰：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能致富，貴亦隨之。彼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雖欲不驕，其可得邪？勢使之焉爾。若能於富貴而先之以禮，施之以仁，行之以義，雖富貴亦何足以累德邪？有良貴者勝之矣，驕所以害德。害德者，能免於患乎？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彼范氏之儻見辱於丘開，而終以自沮，虞氏因腐鼠而中俠客，誤以致傷，斯皆素有驕人之色者也。後番其退：一、大名無久居。功成名遂。聖人之於事，每每思之至也。當其有大物而持盈之，持終日戒不如無物而不戒。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無為者易，有為者難。有為不免智慮先焉，智慮所出，焉能與物無敵焉？敵則求勝，我勝則彼敗矣。

揣而銳之，是豈長保之策邪？於金玉而不累心，處富貴而不驕物，皆人之難能者也。是有之不若無之，為之不若已之。二、體天而行。身退，天之道。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與天為徒者，功成名遂耶退矣，彼曰烏得而累邪。

邵若愚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居高名厚利，如持而盈滿之器，常懷傾仄之憂，不如其已，則無太過之累。由不滿則易持也。揣而銳利之，勢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生，驕慢則過起，此非天殃，自遺其咎。然何以免此患？是以聖人觀四時之運，如春生化，功成名遂，至夏則身退不居，此天之道也。王志然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制之形器之內，有盈必有虧，有盛必有衰，持而守之，常恐其自盈，自盈必有傾覆之禍。所以古人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睢盱戰

兢，唯懼失所以修省之方，禮義廉恥四維之常，居其實不居其華，每處其厚不處其薄。《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之為美，至矣哉。其本在此，其末在彼。執古之道，未嘗不貴其謙。要其極致，戒之在溢，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持盈不如保盈，揣銳不如挫銳。揣者，度物之情。銳者，入物之利。銳不可利，利不傷物。孟子所謂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此其所宜揣而挫之，不宜揣而銳之者也。其進銳，其退必速，其可長保乎？亦其義也。外物不可必，人或認為己有，故聖人引而闢之。且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金與玉是人之所貴，苟知積而不知散，知取而不知與，是亦與大盜積者也。至有橫一己之私，卒世無厭，忘性命本源之養，反害乎身，死而弗覺者多矣。何愚之甚。老子特言之曰：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所以達人知富貴

果不足以全吾生，不拘一世之利為己私分，不王天下為處顯，至富國財并焉，至貴國爵并焉，霄壤異分，小大由之，而身貴富之地，而心泊然，未嘗以一物芥管胸次，雖金玉滿堂未嘗驕吝，動與吉會，何咎之有？有身之患，固亦大矣。視履考詳，所貴無咎。既無咎，則凶悔吝何自有焉？夫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能無悔乎？功名苟遂，而或自驕自恃，自矜自伐，天下孰不與之爭功者矣？《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皇天無私，唯德是輔。天地陰陽，造化萬物，四時行焉，歲功成焉，功成者去，天何言哉。人能體此，則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且弗違，而況人乎？故經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學者其敢不勉之哉。黃茂材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道無執也而欲其虛。持而盈之，其

可乎？道無體也而欲其圓，揣而銳之，其可乎？此皆在於非道。非道早已，又安能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如所謂被褐懷玉，非世間金玉也。富貴如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非世間富貴也。古之人有所得於中，天下事物不足以動其心，重內而輕外也，貴己而賤物故已。至於驕，晉嵇康之徒相與清談，崇尚玄妙，非無得於道，而以陵人傲物，卒致於禍。宜乎老氏以為戒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者，無功之功，非世所謂功也。名曰無名之名，非世所謂名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觀諸四時之序，亦可以見天道。老莊、列子、范蠡、四皓、安期生、東方朔，古之有道者也，史皆不載其所終，豈非道成而退，人莫得而知耶？程泰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名富貴，極其分量，是之謂盈。盈之上不可復加，則有覆溢而已耳。與其兢兢執持，引而上之，求致其極，何如泯滅此念，留餘地以舒盈溢

也。故曰不如其已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以祿位不盈為念，則進取惟恐其或鈍，故先事揣度，有見焉則銳於有為，人之趨操及此者，豈不或遂？然揣在我，中在彼，億而屢中，其中者幸也。中雖屢而有不可屢者存焉，是不可必而強必之者也。奈之何欲以其每揣而幸中者之為常也，故曰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身退天之道。貨財已聚不能保，而有之者以滿而驕，驕而敗也。察盈虛之相襲，棄功名而不有，是與天為徒者也，不驕不足以言之。論四時之運，成功者退。此即老子之謂天道也。然世人聞之如不聞者，利成功之可居，而不見虛盈之實理也。齊景公顧戀國邑之富，以死為悲。晏子笑之曰：使古而無死，則太公威公常守之，君將被簞笠於壠畝，何暇念死乎？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而至於君也。而獨流涕，是不仁也。夫其為此言也，是推四時之運，遞相盈虛者，而致之生死得喪者也。故列

子極論生化之相催也，曰生者不得生，化者不得不化。又言損盈成虧之相對也。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夫化者不得不化，為方生者之無以生也。此之盈成若無取於彼，而彼必虧損者，不彼之損，此將何所資藉以致其盈成也。由此言之，迭去迭處，正老氏之論。謂功成名遂而身當必退者也。且夫功名者，職業之有成者也。富貴者，爵祿之所聚焉者也。合天下論之，一世之爵祿固有定數，則職業之託乎人，亦不出乎此世之人也。若使有才有智者，常得而專之，則師師藹藹者將無地以受其來也。故方來者至，而已成者退，正四時之不容不相代謝者也，是以道家之於天下，其初固不肯輕任人責，而其終亦不肯久居成功也。如張良園綺之徒，至能下視蕭韓之禍辱而竊笑焉，則皆有見於此者也。若夫上之而為聖人，則又大矣。曰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進退存亡，自不失正。

則又非畏盛滿而求安全者可得而匹矣。

詹秋圃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運夷章。運，用也。夷，平也。持而極於盈溢，揣而極於尖銳。金玉廣積而滿堂，富貴奢靡而自驕，皆非平夷之道，皆取禍敗之由。安平亦在運之而已，是必功已成名已遂，而身即勇退。揆之天道，本如是。不可知進而不知退也。

張沖應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日盈則昃，月盈則闕，暴雨則不可以終日也。天道猶此，而況人乎？人知夫天道惡盈而持謙，挫銳而勿長，故所持諸己者盈矣，則疾為自止之思。而每進貪財位，以取傷神害身之禍。所揣諸人者銳矣，則速為挫銳之思，而勿長惡害人以招報怨陷身之危。忘盈而不知止，則金玉滿堂，適為召害，莫能守矣。富貴驕縱，揣而銳之，適遺咎矣。此石崇所以不能守金玉以受刑，張華所以不能保富貴以王法。形分神散，

精炁何劫復聚？人身難得，因此不還，皆盈銳之失耳。故佐天下而有功，立此身而有名，世皆奇之矣，又當反其奇易生怪，信易生疑，樂易生悲，退其身以避之，此陰陽升降之道也。故曰天之道。

白玉蟾曰：持而盈之，無欠無餘。不如其已，放下身心。揣而銳之，貴欲無為。不可長保，謹而勿失。金玉滿堂。儉視儉聽，裕然有餘。莫之能守，終日如愚。富貴而驕，潛心勿用。自遺其咎。寂然不動，何咎之有？功成名遂。月到天心處，風涼水面時。身退天之道，退有餘地。廖粹然曰：持而盈之。為道之人，不能自滿。莫如其已。莫若守己，自有長策。揣而銳之。不得妄起念頭，須要一刀兩段。不可長保。免致後患。金玉滿堂。不貴外財，惟愛自寶。莫之能守。若能保守，豈不妙哉？富貴而驕。不貪奢華，榮華自至。自遺其咎。我若無為，何咎之有？功成名遂。以道守己，水

到渠成，不得執著。身退。退藏於密。天之道。乃合天道。自然而然後從前到，家人不曾檯一步。

陳碧虛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夫執持滿盈之物，而不知謙損者，必見其傾覆矣。慎其傾覆之禍，不如早圖其休止也。此垂誠也。嚴君平本作殖而盈之。謂積其財寶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度也，又治也。銳，銛利也。言人但知銛利欲心，而貪趣富貴，殊不揣度妄情，思治憍恣，禍患之來，不可長保。嚴君平曰：富貴之於我，猶登山而長望也；名勢之於我，猶奔電之忽過也。言不可長保也。《鴻烈解》曰：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乞入曰：不義之得，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與人，不若焚之，無令人害。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以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

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故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此明盈難反，持理之必然也。夫金玉滿堂，徒為潤屋，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雖有智者莫之能守。故象有齒而焚身，雞畏犧而斷尾。禽獸尚如此，人何不思之？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遺，與也。富則人求之，故便欺物。貴則人下之，故好陵人。欺陵日恣，殃咎必來，非自與而何？嚴君平曰：金玉之與身，而名勢之與神，若冰若炭，勢不俱存。故名者神之穢也，利者身之害也。養神之穢，積身之害，損我之所成，而益我之所敗，得之以為利，失之以為害，則彼思慮迷而趣舍悖也。又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生於我不由於人，福生於我不由於天。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

早退。揣勢利而銳意，雖得之不可永保；貪金玉而滿堂，雖有之不能長守。貴而驕則得其禍，富而驕則益其過。驕生乎心，咎自於己。豈可怨天尤人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此結義也。夫大功既成，顯名已遂，而不知休退者，何人哉？且高鳥盡而良弓藏，狡兔死而獵狗烹，勢使然也。惟體天道之盈虛，知進退存亡者，至人哉。謝圖南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甚哉滿盈之念，一毫不可萌也。《易》一盈而四損，一謙而四益。天地人鬼之心，亦可見矣。持者，持守其在內者也。揣者，揣摩其在外者也。在內有盈溢之志，則易以驕人，盈者必虧，故不如其止。在外者有芒銳之未去，則易以傷物，銳者必折，故不可長存。此聖人之所以不為大、不為高也。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金玉至寶，人誰不愛？然積不能散，所喪必多。富之與貴，人誰不欲？然驕泰輕人，讎者必衆。咎

誰執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人生斯世，用功不能及物，君子恥之。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恥之。功既成矣，名既遂矣，則能事畢矣。奉身以退，知止不殆，天道代謝，自然而然者也。蓋嘗論之，天有四時，功成者退。名亦造物之靳予，既成且遂，不能全身遠害，退處暇佚，貪榮冒寵，禍將尋之。是蓋未知有消息盈虛之理，進退存亡之道，陽亢則悔，陰窮則戰，乾坤不免。而況於人乎？黃帝所以屈廣成之問，子房所以從赤松之遊，是或一道也。林慮齋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不如不盈之易持。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而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若不銳者可以長保。富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

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

范應元曰：持而盈之至不可長保。滿則溢矣，欲持而固之，不如其止。銳則挫矣，欲揣而利之，豈可長保？金玉滿堂至自遺其咎。貪財而輕命，則物在而身亡矣。富貴而驕奢，則喪身而殃後矣。河上公曰：富當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即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陰陽運行，功成者退，天之道也。人當效天，故自古及今，功成名遂而身不退者，禍每及之。老子之言，萬世龜鑑，如子房者，乃合天之道也。薛庸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宥坐之器滿則覆，雖持之無益也，不若已其所持，而使中且正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人之圭角，不假磨礱，則動必有傷，雖揣之不可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石崇臨市曰：奴輩利吾財耳，莫之能守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韓信有多多

亦辨之對，而復示王於齊，是自遺雲夢之禍耳。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復何咎之有？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范蠡子房固知其道矣。大夫種李斯豈知其道乎？

休休庵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盈揣銳，達士不為也。持守待滿足者當知盈必有虧，徒費心力，不如且止。揣摩待銳者，銳必有折，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光陰有限，無常迅速，人間富貴皆夢幻爾。或處富貴當深思猛省，乘時進道修德，入聖超凡。若或無知恣情驕奢者，自昧其道，自取其咎。功成名遂者早宜保身退步，結果收因，乃可合天之道。從赤松子遊者，張良也。

褚伯秀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物而盈滿，喻貪進不止，故戒以不如其已。而勿為揣摩其銛銳，爭利冒患，故告以不可長保。無傷奔競之徒，忘生殉利，至于金玉滿堂，

寧不蹈為富不仁之轍？凡久處富貴，無禮以防之，則驕奢盡其心，淫縱敗其性，人非鬼責將無所逃，是皆始於盈、不知止。長惡稔禍，終於滅身。郟鳩金谷之事可鑑，然則持者勿使盈盈者，不必持可也。愚夫知而弗戒，甘蹈禍機。君子於此則權其重輕，為之進退，亦未嘗舍功名而弗為，但當明天理之倚伏，察人事之可否，知其功成名遂有物忌之，退身藏密以畜其德。斯有以見天爵之尊。回視世間利祿，不足浼矣。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儻違是理，錯亂天經，況人事乎？竊觀古今英豪不少，而保晚節難，可為太息。惟見幾知足之士，乃能免患生前，流芳身後。先哲有云：若無舉鼎拔山力，爭得回頭冷處看。信哉。

牛妙傳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謂誠也，如所持之物盈滿，則必溢也。由是觀之，與其滿而盈溢，曷若誠而已之。處夫中庸，則自不至於盈溢也。故云不如其已。昔者孔子

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問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守廟者曰：此名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古先明君以為至誠，斯非不如其已之謂乎？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者試也，銳者剛強也。試之而見其剛強者，必不仁也。孔子稱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是也。古人有言曰：與善人交如霧露中行，雖不濕立，雖不傷人時時有害。且衣冠不正，人尚若將浼焉，望望然去之，況剛強之人，而可與之長保哉？孟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蓋不仁者，知不可與其長保守。故云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者，天下之重寶也。雖滿堂屋，彼自貴耳，於我何益於事功哉？此即莫之能守之義也。天尊曰：世人以富貴外物為真寶事，一旦五天使者

無常殺鬼，執其魂去，華堂邃宇不復居處，高車大馬豈得相隨？金玉珍寶，乃為他玩。此即莫之能守之說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富貴者，尊榮也。驕者，傲慢也。遺，自取也。咎，悔吝也。古人有言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諺言：富貴不驕人，其驕自來傲。孔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且不安泰處，即是悔吝也。《書》曰：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斯非自遺其咎之說歟？如昔者周家仁厚，故成八百年之治，隋煬肆行驕奢，海內怨叛，盜賊蜂起，天下大亂，旋至滅亡，非自取而何耶？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之謂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如身在廟堂，名書竹帛，其可謂功成名遂者矣。其知求退，掛冠不仕，斯名身退也。夫身退不盈者，乃天之道也。如張良事漢高，位列侯，不敢當三萬戶，但云封留足矣。既而不仕，從赤松子遊，

非身退而何耶？范蠡事越王勾踐以霸，乃曰大名之下不可久居。乃解相印，泛海而行。此二子者，其可謂功成不居，名遂身退，得天道不盈之說，可不賢哉？楊智仁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持而盈之者，日盈則昃，月盈則虧。修真學道亦然。九三陽長，二八陰消，鉛汞產成至寶，火候炁足，退而不行，若不知止，必有大辱。故不如其已。蓋持滿則盈，不如其已。其或未然，必有貪心。揣而銳之，何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退藏，乃合天道也。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而驕嗜慾必傷神氣，是自遺其咎也。功成而不恃，名遂而不彰，道備。喻清中曰：持而盈之至身退天之道。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政此章之意也。器之滿者必覆，善持者莫若知止。器之銛者必折，又從

而揣摩之，終不可以長保。借物為喻，所以欲人之知進知退也。金玉滿堂，可以已矣，又從而貪多務得焉。雖有此金玉，莫之能守。熏天富貴，宜知止矣。又從而驕矜自肆焉，是自遺其咎也。日中則昃，月盈必虧，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功成名遂，此身知退，豈非順天道之自然乎？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此功成而不居其功者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數子有焉。

胥六虛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天下之事，執持而極其滿，亦必有傾覆之患，故勉之曰不如其已。已，止也。謂不如及早止之則善矣。權勢尤甚。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夫道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今用心揣度，銳志進圖，縱獲所欲，非道德仁義之所

致，去古人有益於得遠矣。不可長保，不亦宜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天地至寶，天下共愛之，雖堆滿華堂，其貪心未足者，誠莫之能守也。夫豈知為大盜積者乎？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侯王天下之至富至貴者，能以謙卑自牧，天祿長享。若以驕矜天下，自與其身為禍害也。又誰咎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名，古今聖賢之重大者，唯成遂而知退，乃能保之，此有大德之務，豈區區小知之所能乎？故曰身退天之道。如春生夏茂，秋實冬落，而復退歸于根矣。

柴元皋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持久必厭倦。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進銳必退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有聚必有散。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驕傲必招禍。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盈虛消息，天道之常。知足者，斯合天道。蘇敬靜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四時之運，成功者退，此天道也。正以

四時不容不代謝也。此章老子本意，在功成名遂早退，著意滿盈必溢，銛銳必折。器盈而持，不如已之而勿執，雖銳而揣，不可保其久不折。揣者，銛之使愈銳也。金玉滿堂，盜賊之招，不能保守。富貴驕傲，禍咎乃至，理之必然。老子為此言，蓋欲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人在世間，不過欲圖功名而已。功既成名既遂，身便可退。此天道惡盈而好謙也。不然，持盈揣銳，富貴而驕，不知知足，殆辱必隨之。

本一庵居士曰：持而盈之至天之道。盈則必溢，銳則必折。慮其溢而以力持之，不如不盈之，不必持也。慮其折而以手揣之，不如不銳之，不必揣也。盈以勢位言，銳以才智言。金玉滿堂，以才智言。富貴而驕，以勢位言。功成以勢位言，名遂以才智言。夫金玉可喜可慕之物，藏之室猶懼難保，而況於堂？真之堂且不可，而況於滿？如是，雖視以離朱，衛以賁育，亦將為盜所奪

矣。喻人之才智矜滿銜露，必將為物所敗。此盛名之所以難居也。富貴易危難安之也，謙退自處猶懼不免，沉重之以驕縱？是孽非天作，禍不外來，一一皆己自遺耳。此大功之所以難保也。惟智者於功成名遂之時，則身退，所合於天之道也。退兼二義，自勢位言則為閉退，自才智言則為謙退。天道即《易》所謂虛盈益謙之類，傳所謂四時之運，功成者退也。晉人謂林公可謂金玉滿堂，亦指才智而言。世以守財釋之，淺矣。後章聖人被褐懷玉，豈亦真玉耶？

《諸子旁證》：《文子》：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石潭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

名遂身退，天之道。矜持自滿，不若止也。揣摩而有圭角，不可以長保也。金玉滿堂，有時而去，不可以為長守之物也。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位高則謗生，家富則盜窺也。故功成名遂，身必先退，則可以無咎。蓋盈者必虧，息者必消，天之道也。《易》之《謙》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即此章之意。先儒曰：老子得《易》之謙，信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四

① 諸侯之弊重：據《左傳》「弊」當作「幣」。下文同。

② 春秋周景王子朝之傳篇：「傳」疑當作「傳」。

③ 九三詞曰：檢《易經》「九」當作「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載營魄章

考異：河上公作《能為章》，趙實庵作《消息至真義章》全。

唐明皇疏：前章明縱欲溺情、憍盈故有咎。此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營魄以下至滌除，戒修身所以全德；愛人以下至明白，示德全可以為君。結以生之畜之，表玄功之被物也。

杜光庭曰：此章明抱一之利，以表前揣銳之非。抱一則神全魄安，揣銳則盈而必覆。至於致柔玄覽之妙，愛人理國之規，同大道生畜之功，顯注益玄深之德。

張冲應曰：第五章既關示精氣出入

之門，而此章又分示精化為氣之說。故曰能為者謂精，能化為氣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專氣致柔，能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為玄德。

考異：一本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載營魄，一作哉，見褚本，已辨之於下。能無雌乎，一本或作無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能無為乎，一作無以為乎？又一本作愛民理國，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

河上公曰：載營魄。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卒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美酒甘肴，腐人肝肺。故魂靜志道不亂，魄安得壽延年也。抱一能無離。言人能抱一，使不離於身，則長存。一者，道始所生太和之精氣也。故曰一布名於天下，天得一

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正。平入為心，出為行，布施為德，總名為一。一之為言，志一無二也。專氣致柔。專守精氣，使不亂，則形體能應之而柔順。能嬰兒。能如嬰兒，內無思慮，外無政事，則精不去也。滌除玄覽。當洗其心，使潔淨也，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事，故謂之玄覽也。能無疵。不淫邪也，淨能無疵病乎？愛民治國。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能無為。治身者呼吸精氣，無令耳聞也；治國者布施惠德，無令下知也。天門開闔。天門，謂北極紫微宮。開闔，謂終始五際也。治身，天門謂鼻孔，開謂喘息，闔謂呼吸也。能無雌。治身當如雌牝，安靜柔弱；治國應變，和而不唱。明白四達。言達明白如日月，四通滿於天下八極之外。故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彰布之於十方，煥煥煌煌也。能無知。無有能知道滿於天下者。生之畜之。道生萬物，而畜養之。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無所取有。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割以為器用。是謂玄德。言道行德，玄冥不可得見，欲使人知道也。王輔嗣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言人能處常居之宅，抱一清神，能常無離乎，則萬物自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之無所欲乎，則物全而性得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物之極也。言能滌除邪飾，至於極覽，能不以物介其明，疵其神乎，則終與玄同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任術以求成，運數以求匿者，智也。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能無以智乎，則民不辟而國治之也。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天門，謂天下之所由從也。開闔，治亂之際也。或開或闔，經通於天下，故曰天門開闔

也。雌應而不唱，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言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所謂道常無為，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賓也。生之不塞其原也，畜之不禁其性也。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唐明皇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則陰虛，魂則陽滿。言人載虛魄，常須營護復陽，陽氣充滿則為魂，魂能運動則生全矣。一者，不雜也。復陽全生，不可染雜。故令抱守淳一，則無離身乎。疏：載，初也。營，護也。言人受生始化，但有虛象，魄既生則陽氣充滿虛魄，魄能運動，則謂之魂，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矣。故《春秋》子產曰：人始化曰

魄，既生魄，陽曰魂。言人初載虛魄，當營護陽氣，常使充滿，人則生全。若動用不恒，則散陽氣復成虛魄，而死滅也。《莊子》曰：近死之心，莫使復陽。故令營護虛魄，使復陽生全也。抱守純一，不令染雜，無離乎身，則生全矣。此教養神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沖氣，使致和柔，能如嬰兒無所分別。疏：專，專一也。氣，沖和妙氣也。人之受生，沖和為本，若染雜塵境，則沖氣離散，神不固身，故戒令專一沖和，使致柔弱，能如嬰兒，無所就著乎此。教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覽，心照也。疵，瑕病也。滌除心照，使令清淨，能無疵病乎。疏：滌者，洗也。除，理也。玄覽，心照也。疵，病也。人之就染，為起欲心，當須洗滌除理，使心照清淨，愛欲不起，能令無疵病乎。此教人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為乎？愛養萬民，臨理國政，能無為乎，當自化矣。自上營魄皆教修身，身修

則德全，故可為君也。疏：愛民者使之不暴卒，役之不傷性，理國者務農而重穀，事簡而不煩，則人安其生，不言而化矣。此無為也。能為之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曆數所從出。開闔，謂理亂，言人君應期受命，能雌柔守靜，則可以永終天祿矣。又解云：《易》曰一闔一闔謂之變。言聖人撫運，應變無常，不可以雄成，而守雌牝。亦如天門開闔，虧盈而益謙矣。疏：修德可以為君，為君雖承曆數即天門者，帝王歷數所從出也。開謂受命，闔謂廢黜，天降寶命以祚有道，能守雌柔，可享元吉。故云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能為雌靜，則萬姓樂推其德，明白如日四照，猶雖忘功不宰，故云能無知乎。疏：帝王既受曆數，臨御萬方，若能守雌靜，則其德明白如日之照，四達天下，功被於物，不以為功，所謂忘功若無知者。故云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疏：下經云道生之，德畜之。此云

生之畜之者，謂人君法道清淨，令物得遂其生成，效德弘濟，令物各盡其畜養。故云生之畜之。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令物各遂其生，而畜養之遂生而不以為有修，為而不恃其功，居長而不為主宰。人君能如此，是謂深玄之德矣。疏：物得遂生，聖忘功用。遂生則生理自足，忘功則功用常全。斯乃無私而成私，不宰而為宰也。故生而不有者，令物各遂其生，君不以為己有也。為而不恃者，令物各得動，為而不自負，恃為己功也。長而不宰者，居萬民之上，故云長。不恃其功，故云不宰也。如是，是謂深玄之德矣。

杜光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營載也。言人之身，神氣所居，魂魄所舍，以身運載，如車載物。《西昇經》云：身者，神之車也。既以喻車，固當運載矣。虛魄者，陰氣有象，人之形也。陽氣無形，人之神也。形之具矣而陽氣未附，則塊然無知，如頑石枯木。陽氣既降，即能

運動。故以形為魄，魄屬陰也；以神為魂，魂屬陽也。凡人有纖毫之陽氣未盡，不至於死。有纖毫之陰氣未盡，不至於仙。所以鍊陰氣盡，即超九天而為仙。仙與陽為徒也。鍊陽氣盡，則淪九泉而為鬼。鬼與陰為徒也。故當保守陽魂，營護陰魄，以全其生。抱一者，守道也。拘制魂制魄，守道為基。令人守道，拘制能無離乎？虛象者，形質始具，謂之為象。象，似也。如月之魄照日則光生者，《天元經》云：月本陰氣，有象而無光。日者太陽之精，常循黃道而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有奇，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月者太陰之精，其狀也圓，其質也清。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所不照則謂之魄。常循黃道東行，或出黃道表，或入黃道裏。行有遲疾，其極遲日行十二度十九分之二，平行一十三度三十七分，極疾日行十四度九分度之十三，遲則涉疾，疾則復遲，二十七日五十二分，日則四百一十七分，則遲

疾之終也。終而復始，每月朔與日同度，謂之合朔。月疾而日遲，故三日哉生魄，三日之外其光漸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月。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以觀其明，故形圓而光滿。月望而晨見東方，謂之側，行遲也。月晦而夕見西方，謂之曉，行疾也。《天對》曰：衝其光如日，日光不極謂之暗虛。暗虛值月則月蝕，值星則星亡。日月朔望行於中道，則值暗虛而蝕。日月各周圍三千里，徑一千里也。人始化曰魄者，《春秋》昭公七年，初，鄭伯有為政，駟帶殺之。鄭人相驚曰：伯有至矣。或夢伯有介曰：壬子，余將殺帶。明年，殺段。於是，壬子，駟帶卒。明年，公孫段卒。鄭人益懼。或問子產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人生陰曰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匹夫匹婦強死，而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伯

有三世執其政柄，而強為鬼神，不亦宜乎。伯有乃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故曰三世。子產立其子良止以撫之，乃止。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莊子·齊物篇》之詞也。以其利患生禍，陽結遂志有如此者也。蓋南郭子綦答子游天籟之旨爾。淳一者，淳和也。不離者，除垢止亂，無令雜也。老君明此營魄守一之旨，以教人養神也。《上清隱書》有鬱儀奔日、結璘奔月之道，存日月中各有五帝，呼日月內諱，想五帝形服，來降於己，乃吞日月之華，得其道者與日月同壽。又有拘魂制魄之道，常以月三日、十三日、二十三日，存心中赤氣變化，而呼三魂之名，胎光、爽靈、幽精，乃密呪拘魂。又以月朔月望月晦之日，存鼻端白氣變化，而呼七魄之名，尸狗、伏矢、雀陰、吞賊、除穢、臭肺、非毒，乃密呪制魄，各有存念呪術，具上清品中，久久行之，可以輕舉。此太上營護虛魄，度世長生之道也。專氣致柔，

能如嬰兒乎？嬰兒未知，孩偶答對，專任沖和之氣，外無染雜，內無思慮，隨氣柔弱，故沖和不散。守道之士，當如嬰兒無染雜思慮，使神不離身。《西昇經》曰：哀人不如哀身，哀身不如愛神，愛神不如含神，含神不如守真。守真長久長存也。又曰：神愛人，人不愛神。是以老君教人養神養氣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之照也，通貫有無，周遍天地，因機即運，隨境即馳，不以澄淨制之，則動淪染欲。即滯染欲，則萬惡生焉。萬惡生則疵病作焉。老君戒令洗滌除理，翦去欲心，心照清淨，則無疵病。《西昇經》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故使制志意還思慮者，是謂教人修心也。愛民理國，能無為乎？生民者，國之本也。無為者，道之化也。以無為之化愛育於人，國本固矣。政虐而苛，則為暴矣。賦重役繁，則傷性也。使之不以時，則妨農也。不務儉約，則賤穀也。此教以理國也。為君之體以道

為基，以德為本。失道喪德，何以君臨？此老君教以理國之要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修愛民理國之事，為垂衣南面之君，猶須恭己奉天，以順曆數。曆數者，謂受命之曆，五運之數也。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天祿永終，謂曆數在躬，以承天命，故可大寶愛之。謂之寶命。自天而授，故謂受命於天。《易·繫》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天門開則降非常之瑞，或黃星動彩，赤伏表符，紫氣充庭，五星聚井，流虹貫月，大電繞樞，然後稟嶽降賢，誕星命輔，以佐佑之。故應天順人，拯物除害，而承曆數以有天下也。及乎臨御失所，刑政乖宜，衆叛親離，兵交禍起，逆亂生於下，氣象見於上，曰霄天開，山崩川竭，災凶蜂起，而國亡矣。是天門闔也。一闔一闔之謂變者，《易·繫》云：謂開閉相循、陰陽遞至、倚伏之義也。虧盈而益謙者，《易》謙卦虧謂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其盈也，盈既

虧減，謙則受益，倚伏之勢矣。老君戒人君既受命臨人，當以雌靜柔和，無為清簡之政，順膺天數，以牧萬方矣。又《易·繫》云闔戶謂之坤。坤，陰也。闔，閉藏也。凡物先藏而後出，若室之開闔其戶，故云闔戶也。闔戶謂之乾，乾，陽也。闔，吐生也。在陽則舒，陽能吐生萬物，若室之開其戶也。亦解闔為暗昧，闔為昭明也。不可以雄成者。《莊子·大宗師》曰：不逆寡，不雄成。謂不恃其成而處物，先當守雌靜以化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慧照也。慧照之心，照無遠近，煥然四達，無所隔礙。其照如此當思念，念心不滯於見，猶若無知。或務其有知，則有所執而失道也。人君負獨見之明，以御四海，其政察察，民凋弊矣。老君戒之令忘功息照，亦猶註纒塞耳，以閉其聽，冕旒垂目，以杜其明也。生之畜之。道以通生萬物，故云生之。德以畜養萬物，故云畜之。帝王法道體天，任物生畜，各遂其

分，各達其情，咸得所宜，物無失所矣。法，則也。效，學也。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人君抱守淳一，洗心內照，愛人理國，動法天時，雌靜平和，收視反聽，體道生物，順德養人，生物而不有其功，為政而不恃其力，視聽四達，功成不居。此理身理國，兼愛之道，順天之德也。玄，天也。

道君曰：載營魄。魄，陰也。麗於體而有所止。故老氏於魄言營。魂，陽也。託於氣而無不之，故《易》於魂言道。聖人以神御形，以魂制魄，故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如車之運，百物載焉，如歲之行，寒暑往焉。心與天遊，六鑿相因，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豈復滯於魄哉？抱一能無離乎。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則精與神合而不離。以精集神，以神使形。以形存神，神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形生而不弊，如日月之麗乎天，如草木之麗乎土，

未嘗離也。切嘗申之，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象斯具。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而世之愚者，役己於物，失性於俗，無一息之頃內存其神，馳無窮之欲，外喪其精，魂反從魄，形反累神，而下與萬物俱化，豈不惑哉？聖人則不然，載魄以遊，抱一以守，體神以靜，形將自正，其神經乎太山而不變，處乎淵泉而不深，孰知其所始，孰知其所終？故曰聖人貴精。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易》曰乾其靜也專。揚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靜而不雜之謂專，和而不暴之謂柔。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惡，故專氣而致柔。孟子曰：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心不足以專氣，則氣有蹶趨之不正，而心至於僨驕，而不可係。聖人虛己以遊世，心無使氣之強，則其靜而不離，和而不暴，與嬰兒也奚擇？故曰能如嬰兒乎。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

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老氏之專氣則曰致柔，何也？至剛以行義，至柔以復性，古之道術於是乎在。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聖人以此洗心則滌除萬行而不有，以此退藏於密則玄覽妙理而黜之。若是則體純素而不累，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何疵之有？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以仁愛民，以智治國，施教修法則，以善一世，其於無為也難矣。聖人利澤施乎萬世，而不為愛人，功蓋天下似不自己，故無為也，用天下而有餘。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聖人體天道之變化，卷舒啓閉不違乎時，剛柔幾彰，惟其所用。然未嘗先人而嘗隨人，未嘗勝物而嘗下物。故天下樂推而不厭，能為雌乎，於是乎在。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聰明聖智，守之以愚。與此同意。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聖人存神知化，與道同體，則配神明，育萬物，無不可者。生之以遂其性，畜之

以極其養，無愛利之心焉。故曰生而不有。無矜伐之行焉，故曰為而不恃。無刻制之巧焉，故曰長而不宰。若是者，其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曰是謂玄德。天道升於北，則與物辯。而玄者，天之色也。聖人之於天道，降而為德，非玄不足以名之。

王介甫曰：載管魄。管，止也。載，乘也。如《易》之下乘剛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魂，陽也，故常動。魄，陰也，故常靜。陰者，陽之配，亦陽之賊。魂者，魄之輔，亦魄之寇。惟其魂動而魄常至於止，故使魂常載於魄，而陽常勝於陰，則全其天守矣。蓋魂能管魄，魄能載魂而不載於魂者，有為嗜欲之蔽魂，雖在而有生始死矣。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精也。魂魄既具則精生，精生則神從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志者，氣之帥。氣者，適善惡之馬。氣之所作，志使之然。今專守其氣於內，而致極其柔。能如嬰兒乎，言如

嬰兒之柔弱也。夫嬰兒者，終日號而乃嗑不噉，終日視而不瞬目。孟子言其氣，則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老子乃謂專氣致柔，何也？孟子立本者也，老子反本者也。故言之所以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洗心也。玄覽，觀妙也。如月之明，如珠之瑩，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愛民者以不愛，愛之乃長；治國者以不治，治之乃長。惟其不愛而愛，不治而治，故曰無為。夫無為者，用天下之有為；有餘者，用天下之不足。然老子方言其反本，而曰愛民治國者何也？蓋老子為言其反本，遂自道而起教，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是也。不惟老子之言若是，凡古之聖人皆如此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夫萬物由是而出，由是而入，故謂之天門。有開闔則有動靜，有動靜則有雌雄。惟其守雌以勝雄，守靜以勝動，故曰天門開闔，能為雌

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德也。是謂玄德。道之在我者，德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三者歸於無我，故謂之玄德。

蘇穎濱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魄之所以異於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於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聚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於魄。耳目困於聲色，鼻口勞以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此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於古之真人，深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由

是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柔，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能如嬰兒極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於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於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既以治身，又推其餘以及人，雖至於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所以害之，治國者適所以亂之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治亂興廢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德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

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於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於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呂吉甫曰：載營魄。夫人之有其身久矣，而欲退之，以體天之道，而不為功名之累者，豈不難哉？然亦有道矣。人生始化曰魄，魄與精為一，則寂然而已。既生魄，陽曰魂。魂與神往來，而魄旁精出入，則魄隙而不營，離而不抱矣。載者，終而復始之意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也。

抱一能無離乎。雖已為人矣，而載營魄抱一，湛然無為，如其生之始化，則能離矣。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無離則專氣而不分，致柔而無忤，而能如嬰兒矣。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能如嬰兒滌除悔吝，玄覽觀妙，凡動我之微，我必知之，而能無疵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內之滌除玄覽而無疵，外之愛民治國而無為，則天門當在我，而能雌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者，則明白四達，而能無知矣。道至於無知，則真知也。所以人貌而天，夫何功名之累哉？是謂玄德。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乃其所以為矣。玄德無他，天德之謂也。

陸農師曰：載營魄。魂為陽，陽為動。魄為陰，陰為止。魄者神之佐，其動有變而無化。魄者精之輔，其止有化而無變。故魂言遊，魄言營。遊魂以言其變，營魄以言其止。能無離乎。載營魄，所以外運；抱一，

所以內守也。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魄所以致運，抱一所以致守，而內外常合而無離矣，然後可以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蓋內守者氣之所以致專，外運者氣之所以致柔。其守致專，其運致柔，而其德比於赤子，則然後其心可以疏淪其神，可以澡雪而照之於天。萬法俱空，而無一法之累也。故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而繼之以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者，言其洗淨，剝之而無不虛。超然坐視，萬法俱空，然後可以因空而立法，而與民同吉凶之患，故言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其於民也以不愛愛之，其治國也以不治治之。道無不為矣，然後可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常不得已而後起，求而後應也。故言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而繼之以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天門者，無有也。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皆出於此，皆入於此，而其變無窮也。天門開闔與衆雌而無雄矣，然後可以圓覺普照，大通四闔，其徹至於無障黜縱，其冥至於無知覺，故言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而繼之以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此聖人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洞達，能無知乎？此神人也。

王元澤曰：載營魄。魄，陰物，形之主也。神之為物，廣大通達而不自了者，神常載於魄，故神反拘於形體。此廣者所以狹，通者所以滯也。欲學此道者，常先廓其志氣，勿累於形體，使神常載魂而不載於魄，則可以抱一而體神矣。竊嘗論曰：人之既死，有升沉之異，良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於淪乎幽陰，化為異物也。若夫神完之人，雖魄之陰滯，精與神為一，而無所不之矣。聖人之死曰神不從魄也，其始也亦載魄

而已。抱一。一者精之數，不言精而言一者，守一則精不搖矣。能無離乎。學道歸乎復性，復性歸乎體神，所以不能神者，由逐末忘本，以物易己。故喪精失靈，沉為下愚也。陰陽之靈曰魂魄，魂陽故遊，而止我身者，以魄為之配也。魄陰故營，營，止也。故學者必先寧其志氣，使精魄靜一，魄止則魂定，精一則神全矣。一生水，水為精，人之初生，因精集神。本自渾全而不能了者，常至於離析墮散，其名曰罔兩。罔者神不明，兩者精不一。莊子曰無搖汝精，抱一之謂也。蓋精神水火之象，火無常形，因膏顯照神，則廓然無體，不可致王，但當存精而已。如增膏而火明，培根而葉茂也。魂魄精神既不虧耗，然後心強氣順，不為物使。靜則體道，作則契理，妙而極之，則神為一，更絕四名矣。此學者之至妙，萬世聖賢皆由此義。求不在外，當由心得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人生有三，曰精曰神曰氣。

精全則神王，神王則能帥氣矣。神衰而不足以帥氣，則神作不常，使人陷於非道。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揚雄曰：氣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師懦而衆悖，則師必亡；馬怒而御疲，則車必敗。神不能專氣，則喜怒哀樂惟氣所為，流陷越佚，理固然也。古之士無不曉此。苟未及此，則當清心以防之。孔子所謂三戒，皆防氣也。門人獨顏回能專氣，故曰不遷怒。氣之暴在陽，而陽之發者莫暴於怒，於怒可以無遷，則非專氣而何？人生本具聖質，氣佚而不能專，故曰壯以往，離道彌遠。能抱一則神王，神王則氣柔，氣柔則真全。所以與嬰兒同專者，有而擅其權之謂。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此專氣則性定，性定則智明，智明則以蕩滌除去而玄覽至妙矣。既燭其理，則世間萬態同為至妙，倘觀一疵，則非識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如上所說，為己之道盡矣。然則可以其餘及人也。老子之言，專

於復性。有為則非所以使民安性，故雖愛治而不尚有為，此道之至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聖人無心於作，精神出入皆應而不唱。莊子所謂有物采之者，老子於四時當秋，其德生金，靜一復性者也。故其尚如此。至於《易》則先天後天，無非道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理無足知，知以應物，既知至理，則自常無知。惟能無知，故無所不知也。如昭然有知，則是不知。無知之妙，何足謂知也？切嘗論之，聖智下愚，本無殊品，因愚顯智，乃有聖名。聖人本心，何嘗自聖。故明白四達而初無所知，乃聖人之知也。生之畜之。道備如上，則造化在我，可以生畜萬物矣。生而不有。道生萬物，物之與道常為一體，誰有之者。為而不恃。不得已而為之於已然之時，雖有為為之功，而超然自喪，豈復矜恃哉？長而不宰。道如上文，則可長天下以無為矣。雖在物上如標枝，豈有分割之功乎？是謂玄德。玄為

妙體，德之至也。昔舜在側微，《書》稱玄德。蓋至德常在於無思無為，此篇之義主於無為。故雖為長，而德尤稱玄。此篇自為士以至於體神入聖，修身之序盡矣。

劉仲平曰：抱一。致一所以精義，抱一所以應變，反一所以入神。故君子之道始於致一，用於抱一，藏於反一。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人之生，在嬰兒則氣專致一，真之至也。及其長，則情生，偽之至也。惟其知道者，營名則失其真，為利則流於偽，是謂能復者也。天門開闔，能為雌乎？開闔者，變化之用也。《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謂乾道以大為用也。夫然以乾道而變化者，亦用乎大而已矣。守其雌者，蓋言吾所自守云耳。夫能守其雌，則其用也必大。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夫欲明白四達，而汲汲乎以事平和者，不亦小乎？故有知小而無知之知矣。

劉巨濟曰：載營魄。人之生，諸陽

為魂，諸陰為魄。各有名象，而藏於肝肺之間。下士知之，上士見之，精與神相依以生，而並精出入者，魄也。與神往來者魂也。此篇言載營魄，營即魂是也。黃帝曰：動以營身，謂之魂。《易》曰游魂為變，莊子曰其魂不疲，皆為魂，主經營動作，為一身之運。為魄則並精出入，生化成變而已。今百骸九竅具吾形者，魄之屬也。使非魄以營之，則與行尸何以異乎？魄不可以無魂，猶月不可以無日，魄待魂而成營，月待日而生光。此言魂之用而曰營，言魄之體而曰魄也。載謂以形載也。形，車也。魄與魂，車之積也。世固有載魂不載魄，載魄不載魂，有魂魄兩載之者。載魂不載魄，上士也；載魄不載魂，下士也；兩載之，中士也。上士全陽清以浮仙，下士浮仙濁以沉鬼，中士則修其形者也。抱一能無離乎。載營魄者，其事在乎抱一而已。道生一，一生水，水生精，精者一之物也。抱一則與精合，

脫一則與精離矣。精至而氣全，氣全而神全，神全可以制魂焉，魄為上士矣。夫精者，天地萬物所由以生成也。然精常畜人，而人常費之，竅瀉無度，至於中乾以死，則其離也。非精離之人，自離之耳。莊子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故曰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氣謂氣不柔，致柔謂極和，此嬰兒之天也。學道者能如此，則氣全矣。黃帝曰：所謂生氣之原，謂十二經之根本。謂腎間動氣也。蓋人鼻口所出入，手足所動作，皆五穀所養，五畜所益，五果以助，五菜以充，醪醴以滋，芳草石藥以補瀉。和調灑練，入脉以為榮慄，疾滑利循，皮膚以衛，皆生氣之別使而已，其母則守於腎間，萬三千五百之息，襲此母故也。流於知欲則此氣不專而柔，喜怒哀樂形其中，少壯死老形其外，七尺之軀，猶糞壤也。嬰兒未知牝牡之合，則氣可謂專矣。終日號而嗑不噉，則和可謂極矣。蓋人委沖和

以生，而所由以乖戾者，不能專氣而反暴之故也。全氣之妙理故如此，所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是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藏神，心譬則鑑也，神譬則谷也，窮天下之理於一照者，心而已。然能以神照者，其晦冥深眇，宜有道焉。故曰玄覽。人心本自玄覽，孰垢使之不明，孰礙使之不曠哉？惟不能勝物，則精離氣衰而神去之，神去之則昏厥中，物之皆垢也，物之皆礙也。如人夜行一無睹若，此其明也，亦自洗之，此其曠也，亦自去之耳。然則玄覽之病，非由外至也。蓋惟聖人，能不假滌除而神照。自然非學道之事也。莊子所謂達之入於疵也。此章以全精全氣全神為學道之根。故無離以言養精，如嬰兒此言養氣，無疵以言其養神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愛民，仁也。治國，政也。王侯之事，不能無為，視以芻狗，則得之。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成人事者必

因天道，故此言天門。莊子曰：天門，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蓋天道主變，愛民治國，因諸天而已。何事於雄成乎，不得已則亦應焉而已。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知也。四達，無不知也。知自為與為人，則可謂知無不知也。不退於密，能無知以含其聰明，則魂魄將恐無以載，而精神氣將恐無以全，庶幾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可得乎。生之畜之。生之道也，畜之德也。謂如上言，則非體道德者不能故也。生而不有。我生之，不我有之；不我有之，則我生非我有也。為而不恃。生而不為則生理絕，雖為矣從而恃之，則復喪所為焉。長而不宰。我生我為，足以長物矣。無我，有長之至也。是謂玄德。以玄為德，安能不有之、恃之、宰之哉？能不有不恃不宰，故謂之道也。即為既長，則道降為德，故謂之玄德也。玄德者，上足以該道者也。前章言身退之事，而冀親乎身，

故次以載營魄。劉驥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陽物也。魄，陰物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陰者陽之配，亦陽之賊，故以魂載魄而營之，使其陰陽調和，兩不相傷，而德交歸焉。然豈他求哉？一以致之而已。一之為物不二，其生物不測，非陰非陽，不離陰陽，可以調和陰陽。故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聖人抱一不離，心無一物，渺渺冥冥之內，其間守神，杳杳凝凝之內，其神自真。專氣而不雜，致柔而不暴，所以如嬰兒也。嬰兒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終日視而目不瞬，終日號而嗑不噎，和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則滌除萬念，而玄覽妙理，何疵之有？此老氏方言其反本，而繼之以愛民治國，何也？蓋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心為君，以身為國，以氣為民，無為而尊君之道也。心無為而尊於上，萬氣自行，百體自治，保氣所以愛民，全形所以治國。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無為則無不為。天門自開，地戶自閉，天門者，精神往來之所。天門開闔，則神能出入，可坐於一席之間，神遊於無方之境。然神遊不已，則神有所不及，所以欲其靜，而與陰同德也。故能為雌乎？元神既靜，真性自明，可以鑑天地，可以照萬物。然用智不已，則智有時而困。故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聰明聖智，守之以愚也。慧而不用，實智若愚，定慧相資，知恬交養，與天地同其體，與造化同其功，其道可以生萬物，其德可以畜天下。故曰生之畜之。生之而不有其功，為之而不恃其為，長之而不為之宰。此經所謂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也。

趙實庵曰：初起根宗：金火奪形。載營魄。識天時之有限，知外物之無常，去彼取此，有長生之道焉。故繼之以載營魄。《易》曰：立天之道

曰陰與陽。陰陽者，相求之物也。一身之神曰魂與魄，魂魄者相交之道也。魂為陽，魄為陰，魄資陽而生，魂因魄而立。魂滿而魄生，魄消而魄入。乃日月往來之數，陰陽消息之期，茲天之常也。《書》曰哉生魄，謂月也。生明於東，哉魄於西，謂一月三十日，五六之數也。後晦三日，前朔三日，除六日也。上下二弦，四六二十四也。前後六日，合三十日也。自初生至上弦有滿之漸，則曰魂。自十六轉巽位有缺之漸，則曰魄。漸缺幾晦，魄乃亡也。是時太陰在艮，與日合氣，震來受符，以鍊生魄，至于三日，哉生庚地，此乃載營魄也。雖謂之魄，其實魂也。謂其有質，質自陽來。今謂之魄者，月屬金也，金主肺，肺主魄，從其體言，止云魄也。方其生明於西而望東，是金奪火也。東方木，木主震，木生火，火為陽。木為肝，肝者陽中之陰，肝主魂，為陽。陽屬火，是金得火而成形。自初三至望，魄中魂

滿，乃具乾體。乾之六位皆言九，九陽也。陽，火也。月之圓也，乃具乾體。金奪火形，即四九生金。九居離位，虛以象月，故離為中女，女乃象陰。又震受庚符，西方之坤一變成震，三日當初九也。八日出辛，再變成兌，乃九二也。至十日乾體既成，滿甲東方。乾主六甲，飛龍在天。九三之位，蓋陰陽消長見於月也。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時，應一年之數也。煉丹必先火候，火有從天而得，故卦為天符。《火記》取《易》為準，六十四卦，乾坤坎離不預焉，止六十卦。朝屯暮蒙為首，前十五日進至大壯終焉。退十五日自晉至未濟終焉。火候之進退，氣候之推遷，以日為準，見乎太陰之圓缺也。上弦則進，下弦則退。經載營魄，為虎龍交合，嬰姤奪神，鍊成玉液。藥苗初新，初九進火。慎護之時，不可差失。故抱一也，脫之則亡，失之則死。使確乎不可拔，至于陽胎下投，其息自任，道乃成也。故

經不言數而言數，不言藥而言藥。鉛汞之理，盡在此矣。次甲亟養：六。一、馴致金虎。抱一能無離乎？六易者，道也。易之字，日月合體。未合則無陰陽，既合則配水火。此天地自然還丹也。自然還丹天地固有，不抱亦不脫。此言抱者，謂人不得同天地之自然。以水火金三物託於易象，以奪自然之氣，運變爐鼎，修成至藥。故法天地自然。以人言之，故抱一能無離乎，是未許之詞也。凡人言抱一，孰為一邪？以一為有數，或者曰麗乎數也；一為有迹，或者曰泥乎迹也。當滅其一，以證湛靜。此皆滅法，而非生生變化之道也。故太上曰：能知一，萬事畢。不能知一，無一之可知。此妙言也。以數言之，因一有二，因二有三。以氣言之，一為始氣，始即先天，與道為體。與人為命。欲立命本，非一而何？一虛無形，散乎萬物。今之抱一，乃抱陽也。性命由此而生焉。列子曰：易無形乎？謂

之抱虛而非虛，象不可欺；謂之抱實而非實，道本無情。此有無不能以自存，乃道之妙也。由是則知一即道也。道即易也，易即陰陽也。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生生之謂易。言陰陽相生，變易不窮，如彼日月離合有度，消息自然。於是月之初生奪火為養，一變而九，九即九陽，故抱一而不可離也。《火記》曰：天有象，日月星；地有象，水火金。月雖為金，金豈有形？乃西方之氣也。神和子曰：西方無金元借之氣，北方之氣為水，水亦無形，南方之氣為火，火亦無象。此真水真火也。故《仙經》曰：黑鉛水虎者，天地妙化之根，無質有氣。紅鉛火龍者，是天地之妙用發生之氣，有氣而無質。蓋人以有形之軀，虛一心而奪天地自然之氣，取金於月，互用水火，水火鍊金，乃成丹也。則知易為陰陽之體，一為水火之原。乾體是金，資火為養，欲奪其氣，非一不全。謂太陰初生即魄也，非魂不致其明，

魂為火，非抱一不足以取太陽之氣。又以金水兩半而圓滿。今不言水而言火，以運言，太陽，水也。《火記》曰：星因日月而生，金因水火而成。故藉三光以明。至道之用，非徒得象，就亦忘形，茲其妙乎？二、喜怒為戒。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一者，陽之始生也。如子在母胎，以柔守之，故謂之專氣。所謂聽之以氣也。經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專氣之道也。蓋陽之初生，以有剛性，當慎其初。方復之時，專以柔御，浸而剛長，過則失中，乃所以致之也。致，取也。取柔以御剛，不欲以失其和也。月之既望，金水兩半。上弦如繩平而直也，不可差勝。和理出於性，性與情合，陰陽之道焉。金之得火，體變為乾，乾轉巽，方變體歸坤，五能養一，母立牝基。經所謂而貴求食於母，不可不致柔，是故如嬰兒無蹶暴之理也。三、深明色空。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心化而為性，利欲之情泯迹而不見，性隱而

心生妄想之緣，觸塗而擁底。欲窮道要，深察天機。外境未忘，邪心愈勝。蓋大道在虚心而得天機，斯瑩淨而明。原夫一自無生，匪凝然而無由索隱。乾從坤變須智徹，而可以觀微句嗜欲之昏理，乃天機之淺。滌除二字，務在剗心。玄覽之功，必先忘己，所以水漸流動，海瑩天空，澡雪精神，疏明究竟，非玄不覽，惟道是從。此榮越問衛生之經，顏回契心齋之妙。四、字言治道。愛民治國，能無為乎？經之大旨，在治身治家、治國治天下。疏之所歸，在性宗命宗，常道輪貫，玄顯單修齊修。不能會之，則分流。以理達之，則一致。此篇初言載營魄，其理在日月往來，交合火候，藥物進退。次以專氣致柔，滌除玄覽，皆原性命之本。至此忽言愛民治國，言涉世法，何支離邪？不然，以一身之言，心為君也，血氣猶民也。心淨神和，神合則榮衛周流，而血氣條達，陰陽四時，自得其序。不馳不驟，是猶愛神

貴氣，一心融和而致無為之道也。《靈樞》曰：天地潛冥，六元自經。此天之自然，無為以至。治世之道，以民為本，愛之則子來，利之則麋至，誠而服之，悅而使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陶陶焉居仁壽之域，豈有為哉？所以與陰陽合，用天地同功，其於治道，又何間焉？五、調御剛氣。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柔者不能剛，雄者不能雌，性也。能柔能剛，知雄守雌，道也。一於性而不合於道，非聖人也。聖人動與道合，用與道同。莊子曰：天門者無有也。以無有為開闔，則不見為雌之義。夫天門者乾也。乾以六氣言之，至巽己為天門。以八卦定位言之，戌亥為天門，巽為地戶，即坤也。乾至己為純陽，可謂雄也。而居坤位，是不離於雌也。當剛之時，與柔合德，豈不曰能為雌乎？戌亥乾之位，自午分六氣，亥為純坤，乾居坤位，得非為雌乎？此乾坤自然之理。故東南巽，陽氣所出，天門開也。西北

乾，陰氣所入，天門闔也。又自東辟至巳，巳乃未也，未為人門，所以巽為地戶。非特正未是也。至於人用之亦然。凡言能與不能，化性而入道也。蓋營魄為月，坤主月也，非鍊四象而入中宮歟？蓋道能生物，雄則獨陽不生，託乎陰陽，以生為義。故取其母。經曰有名萬物之母，是為法則。陰陽以月為準，一月之內自朔既晦，乾坤互體而成其道。月之初三日，再生震，震受庚符，坤一變為震。八日變丁，坤再變成兌。十五日變乾，十六日轉巽，乾之一變，十六日出辛。二十三日乾再變艮。平明出丙，三十日甲地喪明，三變坤沒乙，至于晦。陽德以虧，會陽於艮，資陰以養，日月煉形。陰陽相奪，月得魄而生。庚日得魂而告朔。俱自艮始，艮為門闕。莊子曰：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夫乾坤者，畫卦則顯象，不畫卦則象安在焉。六陽為乾氣之變也，六陰為坤時之行也。乾復變坤，

乾何有也？坤復變乾，坤何存也？不一其形，且何定位？一出一入，物自乘之。故萬物出乎無有，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六、脫落知見。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知者，自知也。見者，自見也。自知者有所悟，因知而發天光。自見者有所明，因心而探妙本。見無所見，洞然通照。非徒無法也，而法法無遺焉。陰陽之變化，日月之交合，乾坤之互用，出入之有無，了乎一心，曲盡其妙，則可謂明白矣。夫智以自知，在內而不在外也。見以自見，在己而不在人也。若以智為謀，所謀在物，非盜機也。以明為見，所見在事，非了知也。當用其光，而復歸其明，豈可昭昭然如揭日月？雖自知自見，亦不可以知見自知也。《楞嚴》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解脫知見，即為真如。聰明其可不訕乎，言辯其可不忘乎。則知至人之心，知之而不言，而言者不知矣。後總言妙用：用一、功用在物。生之畜之。道者，

天地待是而後生，日月者，萬物待是而後作。陽唱於始，《易》曰首出庶物是也，陰成於終，無成有終是也。萬物由之以生以化，故道為物之母，生之也。德有成之理，畜之也。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畜。畜，養也。物在天地之中，道乃涵養之也。又曰：畜以聚之。然一性之大道以具矣。非德成之，性或虧矣。此篇自載營魄以至抱一、專氣、滌除、愛民，皆自有為而至無為也。何哉？天地有自然還丹之道，人法金火，修成自然之道，故以無為終之。又天門開闔，獨守其母，不浮不動，若無知者，則道盡於此矣。魄營則生之，成魄則畜之，為而至於不為，知而自為不知，則還全之道。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有無為功焉。夫無為則道之妙也。二、不居其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此三句義重明無知字也。夫學道者初貴乎忘物，次貴乎無心。所謂金丹之道，與天同功。雖存師法，而畢竟執天

之行，不可拂其自然之理也。然不可不知，不可不為。知其至要則反乎無知，始於有為終合無為。金奪火也，豈有取之之心？取猶不取也。故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者，存乎陰陽之妙用也。豈以其功有所恃邪？此道雖用之以陰陽，而其運機也，陰陽不可測。長而不宰，言月之初及其圓成也，何加手焉？楊雄曰：聖人以不手焉，聖人宜與於斯乎。三、牒前言。不有其德，是謂玄德。是謂者，牒前也。總結一章之義，讚嘆其微也。謂前文露天門還丹之旨，乾坤愛鍊之機，不測其淵，徒為世法，豈知藥物備具，火候無差，造化不能隱其微，體用無以出乎此。《陰符》曰：知之修練，謂之聖人。乃玄德也。邵若愚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心無定名，隨處而立。心動則著物，著物便見心。心動則屬陽，其名曰神，又名曰心。心不動則屬陰，其名曰精，又名曰性。心向外也，為視為

聽，其名曰魂，又名曰情。心向內也，收視反聽，其名曰魄，又名曰意，皆隨處立名。總名曰心。乃知心者，載身之主，無不經營。本言魄者，為魄屬陰，陰以靜為法制。心為內，靜則精魄住。精魄住，則神魂住。精神魂魄，混融相合為一，謂之抱一。抱一雖能治二炁於黃道，會二性於元宮。攢簇五行，合和四象。此長生之術，未極於道者，緣心著一故也。老子嘆曰：能無離乎？離有入無，令心廓徹清靜。始曰無為，此名真心，乃大道也。如專氣致柔者，既言專氣，使是用心。有心則不得致柔，能比如嬰兒無心乎？若滌除萬境，一心覽玄，如玉有疵，能有心執玄，能無瑕疵乎？夫愛民治國之心，經營天下之政，事彰於跡，有跡則有憂，而能顯諸仁，藏諸用，而無為乎？天然機解之門，心也。開闔應務之際，能隨順物情，而為雌乎？心本淨明潔白，四方通達，緣染知見，情解至礙，不能虛靜，能無知見乎？

夫一者，攀緣之本，生滅之根，既有一繫著，即非無為之道。能離抱一之跡，方合於玄德。玄德者，生育之，畜養之，夫生之者，道而不見其有為之者，德而不見其恃，至於長成而不為主宰，是謂玄德。故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若無心得一，而鬼神報。此之謂也。

王志然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至人以體性抱神為入道之序，以寂然至無為體道之用。夫載營魄者，以雌靜為體，柔伏為用。控適制御，必待陽魂為之配。魄則依形而能靜，不能動者也。魂則載形而能動，不能靜者也。離合自然，唯神是主，亦猶車之有輪，轂輻雖具，何因自行？當其無車之用，方其用也，是須與不可得而離之。故曰抱一能無離乎？嘗試論之，神不一之謂罔，精不一之謂兩。由物而之於罔兩，何靈之有？蓋以人之有生不明此道，自喪己靈，殆其將啓手足之際，精華耗散，魂魄悠揚。魂必隨識而散於空，

魄則隨屍而沉於地。舉皆不得其歸真之趣，與夫靜曰復命之說不可同日而語。施肩吾曰：精住則氣住，氣住則神往。莊子：精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三者既全，所謂形精復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心志久，寧天光自發學者所患乎？有學道之心，無學道之質，有學道之質，無學道之心爾。畏所失者，失其所以治心養性之本。故老子設問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喜怒不形乎色，好惡不入乎心，諸境對忘，不立一塵，何疵之有？身猶國也，國猶身也。未聞身治而國不治也，國治而身不治者也。始於有為，終於無為。外雖從於有為之末，內必保乎無為之本。故曰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大易》以乾坤為門戶，谷神以玄牝為門戶。天地陰陽，卷舒啓閉，出入開闔，不失其時。人之有身，不失其為天地陰陽之用。每順乎天，未嘗違天；每下於物，未嘗先物。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聰明智慧，大丈夫之能事，達則兼濟天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遷怒，不二過。盛德賢貌，終日如愚。孔門弟子，顏淵一人而已。黜聰明，墮肢體，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大白若辱，明道若昧。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若然，則衆德妙行，大備於我，是將為造物者同功。道生萬物，其在我也。生之畜之，何難之有？生之以遂其性，畜之以極其養，無私愛私利之心，故生不有，無自矜自伐之心。故為不恃，無小智小巧之心。故長而不宰，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孰得而稱之？偉哉。道足以利物，德足以利人，行足以利己，而又能不自有，不自恃，不自宰，所謂人貌而天，天德深矣遠矣，廣矣大矣。人侔於天，而不謂之玄德而何？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載營魄章

黃茂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動也。魄，陰也。陰屬形，形本不能動，氣載之而動。人能習使氣不離其形，是謂抱一。不言氣者，唯此為可以生，無有二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能抱一矣，久而自能忘形而專養乎炁，故不言形，凡人所以與物爭者，累於形也。能忘其形，歸於嬰兒，則無爭之之患，故曰致柔。柔者，生之徒。滌除玄覽，能無疵乎？夫至此，併與形氣而忘之矣。洗滌其心，慮盡垢除，等於太空，豈復有疵？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夫學道而至於無為，豈一日之

積哉？抱一矣，致柔矣，玄覽無疵矣，然後可以至於無為。儻未能是，而強欲至於無為之地，夫是之謂坐馳，去道益遠。國譬則其身也，民譬則其神也，愛民治國，與其身同。天門開闔，能無離乎？天門，顛門也。今嬰兒腦顛中開闔不住，修真至此，可以上通天道，故謂之天門。雌與牝同。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無知者，無所不知，猶人開眼而視，無所不見。何嘗曰吾有見焉，有見有不見，謂之眼病。有知有不知，謂之心病。自抱一，凡六進而後至於無知，是以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良有以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經凡兩言此矣。前者所言道也，今之所言德也。道降而為德，德之妙者復與道合，故謂之玄德。

程泰之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者，總萬之名也。方言喜怒哀樂，欲發而未發，聰明知慮，欲形而未形，管萬為一，精粹無離，即由

道出一之初也，道一而已。本道而著諸事，其可名以德者，則固異於道矣。由所得之德，而分仁義禮智信以名之，則原遠而未益分。向之著迹而全者，今遂列敵為五，而五之支裔又有不可勝數者焉。故老子薄之，而為之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義禮也。夫其謂失者，非亡逸之謂也。去本轉遠，則命數愈多，益與一戾也。是以老子之所最貴，有存乎妙微混同之初。而伊尹自言其得，則亦屬乎德善克協之地也。稽合初終，率皆準一以為之則也。列子之論，多岐亡羊也。曰惟反同歸一為無得喪。莊子曰德總乎道之所，一曰總曰歸。則皆從夫命復也，故此之體道必以抱一為首也。人之神氣為魂，形體為魄，月之質不受日光者，亦命之為魄。此之營魄，即《易》之遊魂而對出者也。遊者能輕揚入出。而營魂之營，則如營舍屯聚，然有所拘制而不能自主其運動矣。故形神之或升或降，最為一身

機要也。神能載形，則趨向施為惟我所運，若神之不王，反為形體之所屈伸，則衰矣。今也以神為車，以形體為物，車行而物乘其上，是其神已能載形矣。人而能此，則意之使形，如車運物，欲東而東，欲西而西，惟所欲之，有聽無拒。以之抱一，殆不難矣。特不知其於載形而抱一也，能終不舍去以否焉耳。故乎之乎之者，疑之也。以疑辭審論末者，使之循以自省也。故莊子論衛生之經曰：能抱一乎，能無失乎？正此意也。凡此章皆為望道已見，而守之未堅者言之也。若抱一而能不離，致柔而能如嬰兒，直與道一矣。若使老子從此地真言，則疑辭當為決辭矣。凡此章下文設乎以示疑者，其義皆類此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列子之形容嬰孩也，曰氣專致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言其生厚而未遷於物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言其雖已交物而不忘其初也。合二

者而言，故惟常德不離者，為能復歸於嬰兒也。人之將有為也，氣實奉志而行焉，其於致志如風之暢達寒暑也。苟惟氣不他用，專以致柔，及其致之，而至則和不傷物者復矣。特不知其能及此否耳。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玄者，窈深不測之謂也。玄牝、玄德、玄同、玄覽，皆從窈深而形容其地也。覽者，以瞻視言之也，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是其見之窈深者也。是見也，人皆有之，惟其心源不清，隨物而往，則耳目之官且復蔽翳，而何曉之能見也哉？南榮趺之問老子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老子略舉性情之本以警之，趺遂有寤，於是退而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而復見老子。老子嘉其能自灑濯也。趺之問者目力也，而老子所告則性情也。趺能灑濯其性情，則蔽翳自去，得其本矣。故夫滌除玄覽者，非致力於目也。究其何以致翳，從而灑濯之，則凡其可以見曉者，還復其

初矣。復初而其覽玄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愛民治國必有具以行，其意乃能有成，則凡立政立事皆其具也，既以有具而又戒其作為者，莊子固嘗明之矣。曰：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其在宥之說，則黜聰明，屏賞罰，順性命之情而安，安之從容無為，而萬物不累焉。有超乎紀綱法度之上者矣。此其所謂無為者也。故夫務因循者則不能，以有為而求治甚力，則常失諸多事。故此之致戒，猶曰孰能愛民治國，而不至於出意作為也乎？夫任理無作，則後章之治大如烹鮮者是也。是其所以得云無為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莊子嘗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為天門，則是天之天門也。又嘗論道之不可言傳者而曰：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則又以人心為天門也。天之天門既為生化出入之地，故人之天門亦其天機出入之所也。造物者之翕張陰陽、迭運生化也，是為能制天門之出

入者也。人之涉世能謹存亡於操舍，審當否而迎拒，則一身之天門，亦能制其開闔矣。存養至此，固已蓋天下而出其表，尚能當可而動，不為物先，豈不益善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則無所蔽障，白則不至黯闇。四達者，無門無旁，四皆通徹也。所謂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介然之有唯然之音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是明白而能四達者也。人之能及乎此也，患在銳於用智。無事則太察，遇事則太鑿也。若有得乎道，則不然矣。未嘗有見也，而見因物生。著龜之智，水鏡之明，皆其則也。苟其持養未及乎此，則聰明睿智而愚以守之，或能不暴其有也乎？生之畜之。本無而創有，故得云生。如道生一，一生二者是也。因其已生而堅凝之，則為畜。如以畜其德者是也。凡此章所指，自抱一致柔已下，皆其執德而求復乎道者也。一柔元達之求，以德言也，無離無疵之是冀，則求復乎道也。載

專滌除之類，所以致其德也。能致則能生矣，一柔元達於我乎，居則其能畜者也。孝悌之生仁，可欲之生信也，皆其所謂生也。仁既生矣，而有以樂之，使不去善。既信矣，有以充之，而至實則生，而又畜之謂也。生而不有，本無也，而我為生之，顧不肯攬為己有，此體道者之高致也。前之生畜以成德也，此之不有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不居其成者也。為而不恃。莊子所謂當而不自得，故不恃也。長而不宰。高出其上而默運之，不明施其宰制之方也。若真付之不宰，則孰幹其柄？是謂玄德。前之八乎而八疑者，慮其未能有及也。苟皆確乎能之，則其德備矣。備此八德，而又將之以不有不恃不宰，則其為德窈然幽深矣，故揆諸眾德，而此獨為玄也。德者道之著乎事者也，非與道異也。謂失道而後德者，惡其迹之著耳，若上德不德，則其迹藏而深矣。故凡言玄德者，其名固不離德，而其深與道等

矣。莊子設為孫扁問答曰：至人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俗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何暇乎天之怨哉。於是從其揭日月者，對觀而反求之，則玄德之地可想矣。論後章之言道生德畜也，又極諸不有不恃不宰者，正此章之復出而詳盡者也。而有異焉，此章道德之在人者也，後章則夫人交其也。於是老氏之言有及乎天地聖人者，或時不加別異，槩而言之，以示天人無二致也。此又其一書之通例也。不可謂言天則專於天，言人則專於人也。

朱紫陽曰：屈子載營魄之言，本於老氏。而楊雄又因其語以明月之盈缺，其所指之事雖殊，而其立文之意則一。顧為三書之解者，皆不能通其說。故今合而論之，庶乎其足以相明也。蓋以車承人謂之載，古今世俗之通言也。以人登車亦謂之

載，則古文史類多有之。如《漢紀》云劉章從謁者與載，《韓集》云婦人以孺子載。蓋皆此意。而今三子之言，其字義亦如此也。但老子，屈子以人之精神言之，則其所謂營者，字與熒同，而為晶明光炯之意。其所謂魄則亦若余之所論於《九歌》者耳。楊子以日月之光明論之，則固以月之體質為魄，而日之光耀為魂也。以人之精神言者，其意蓋以魂陽動而魄陰靜，魂火二而魄水一。故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言以魂加魄，以動守靜，以火迫水，以二守一，而不相離。如人登車而載，載於其上則魂安靜而魄精明，火不燥而水不溢，固長生久視之要訣也。屈子之言雖不致詳，然以其所謂無滑而魂，虛以待之之語推之，則其意當亦出此無疑矣。其以日月言者，則謂日以其光加於月魄，而為之明，如人登車而載於其上。故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魂于東。其遡於日乎，言月之方生，則以

日之光加被於魄之西，而漸滿其東，以至於望而後圓。及既望矣，則以日之光終守其魄之東，而漸虧其西，以至於晦而後盡。蓋月遡日以為明，未望則日在其右，既望則日在其左。故各向其所在而受光，如民向君之化而成俗也。三子之言雖為兩事，而所言載魄，則其文義同為一說。故丹經歷術皆有納甲之法。互相資取，以相發明，蓋其理初不異也。但為之說者，不能深考。如河上公之言老子以營為魂，則固非字義，而又并言人載魂魄之上以得生，當愛養之，則又失其文意。獨其載字之義粗為得之。然不足以補其所失之多也。若王輔嗣以載為處，以營魄為人所常居之處，則亦河上之意。至於近世，而蘇子由、王元澤之說出焉。則此二人者平生之論，如水火之不同，而於此義皆以魂為神，以魄為物，而欲使神常載魄以行，不欲使神為魄之所載。洪慶善之於此書，亦謂陽氣充魄為魂魄，能運動則

其生全矣。則其意亦若蘇、王之云，而皆以載為以車承人之義矣。是不唯非其文意，且若如此，則是將使神常勞動，而魄亦不得以少息。雖幸免於物欲沉溺之累，而窈冥之中精一之妙，反為強陽所挾，以馳騫於紛拏膠擾之塗，卒以陷於衆人傷生損壽之域，不自知也。其於二子之意何如哉？若其說楊子者，則皆以載為哉，固失其指，而李軌解魂為光尤為乖謬，至宋貫之、司馬公始覺其非，然遂欲改魄為肱，則亦未深考此載字之義，而失之愈遠矣。唯近歲王伯照以為未望則魂，為明所載，似得其理。既而又曰既望則明，為魄所終，則是下句當曰終明，而不當為終魄矣。以此推之，恐其於上句文義之鄉背，亦未免如蘇氏王氏之云，為自下而載上也。大抵後人讀前人之書，不能沈潛，反覆求其本義，而輒以己意輕為之說，故其鹵莽有如此者。况讀《楚辭》者徒玩意於浮華，宜其於此尤不暇深究其底蘊。

故余因為辯之，以為覽者能因是而考焉。則或沂流求源之一助也。

詹秋圃曰：載管魄至是謂玄德。《能為章》謂人能取於無知無雌，乃能終始相忘於無事也。廣推愛惠以安民治國者，吾能使之不知其所自來。天，玄也。雌，牝也。天門開闔，而能使之不為雌牝隨聲以相應和。此心已各明白四達，而能使之泯其知識，終始相安。是能無為而無不能為矣。

張冲應曰：載管魄抱一至是謂玄德。魂屬於肝，魄屬於肺，魂以天之炁而為魂，魄以地之精而為魄。人有此身包載其魂以管守其魄也，有能抱天地純一之精炁，交感相生，不相乖離，則專氣致柔而精化為炁，陰消陽長而魄寧魂清，寂然其中，神如嬰孩，塵垢除滌，無所揉雜，耳聰目明，所覽玄矣。安有疵病其身哉？推而用之，以之治國，則屬我之精，生民之炁，而愛民治國自有不可知之妙。反而行之，天門開闔則百竅

不塞，而雌魄化為雄炁，雌魄不可得而亂。地戶潛通則不言而化行，明白四達而道滿天下，人有不可得而知。故曰生之畜之，謂之真炁既生，則加畜養之。又曰生而不有，謂炁生矣，不可有虧耗之失。又曰為而不恃，謂精化為炁，不可恃其已化而起彫害之心。又曰長而不宰，謂之生而必養之，養之而又加愛護之，毋容宰割其炁，以害其生。則其玄，我得之矣，是謂玄德。

張靈應曰：人有此身，得天之一而有此元炁，得地之一而有此元精。子時而一陽初動，午時而一陰初生，把握得此，精不失炁不損，這我神如何得而不寧也？藏精養炁，工夫只在子午一升一降時，抱負得穩，却從漸而入，自然日積成功。白玉蟾曰：載管魄。安心抱一。能無離乎。甚處去來。專氣致柔。純清絕點。能如嬰兒乎。混然一片。滌除玄覽。無心於事，無事於心。能無疵乎。身心如一。愛民治國。

怡神養氣。能無知乎。無念無為，無思無慮。天門開闔。心地開明。能無疵乎。一而不二。明白四達。一理燭物，冰融月皎。能無知乎。終日如愚。生之畜之。一心所存，包含萬象，生而不有。心同太虛，為而不恃。智周萬物。長而不宰。泰然無我。是謂玄德。

廖粹然曰：載營魄。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抱一。靜心。能無離乎。道不可須臾離。專氣致柔。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能如嬰兒乎。返歸童蒙，無欲無為。滌除玄覽。不見不聞，內外清虛。能無疵乎。故無病患。愛民治國。人主以道愛天下，吾亦愛神而守神。能無為乎。故不妄作。天門開闔。頂門擘破，陽神出入。能無雌乎。陰鬼自消，決無魔障。明白四達。神光烜赫，流盼八方。能無知乎。自然而然，不得而知。生之畜之。道自生我，德亦成我。生而不有。返本歸根，忘形忘我。為而不恃。施恩於我，

不望我報。長而不宰。長我成我，故無害我。是謂玄德。所謂有道德自成矣。

陳碧虛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道家以陽神曰魂，魂樂其生。陰鬼曰魄，魄好其殺。魂則遊，魄則靜。《白虎通》曰：魂者，云云也。營者，營營不定貌。故謂魂為營也。舊說曰：載，乘也。營，魂也。又謂營護陽氣也。夫魂為陽精，魄為陰靈，陽精喜動逝，故仙書有拘留之術。陰靈喜浮惑，故仙書有制伏之法。使其形體常乘載陽精陰靈，抱守太和純一之氣，令無散離，永保長年矣。夫道之抱一，如鑑之含明，明豈離鑑乎？此教人養神也。今解曰：能無離乎者，老氏審問之辭也。猶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夫人欲要抱一之術，當能心無散離乎。若無散離者，即是乘載魂魄，抱守純一之道也。能如嬰兒乎？下皆以此義釋之。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舊說曰：專，一也，任也；氣者，沖

和妙氣也，又自然之氣也。夫人卓然獨化，稟自然沖和妙氣，氣降形生，自無染雜。若乃專任沖妙，知見都忘，使氣自純和，形自柔弱，不為衆惡所害，是得嬰兒之全和也。此教人養氣也。今解曰：能如嬰兒乎者，言人欲專氣致柔之術，當能如嬰兒純和乎，若能如嬰兒之純和，即是得專氣致柔之術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舊說曰：滌，洗也。除，遣也，理也。淵覽，心照也。疵，瑕病也。夫人當洗滌塵垢，除遣五情，內外清虛，心照萬事，瑕疵之病瑩然不生。此教人修心也。自此上三事，約人修身。自此下三事，勸人治國也。經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天下，其德乃溥也。今解曰：能無疵乎者，言人欲要洗心除垢，冥察內外之事，當能自省己躬，無有疵瑕之病乎。若能無疵瑕之病，即是滌除玄覽之法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舊說曰：愛民者當愛民如赤子，臨政不可苛虐，賦役不可傷性，

治國者當務農簡事，使民各遂其業而安其生，斯無為之化也。今解曰：能無為乎者，言人君欲愛養萬民，令不傷天性，治國務農，使無繁細，當能清靜無為乎。若能清靜無為，即是愛民治國之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自然之門也。自然生太極，太極生天地，天地生陰陽，陰陽生萬物、死萬物，生死由之而往來，故謂之天門。開謂散施，闔謂歛歛。開則生成，闔則衰滅。雖生萬物，而未見其生生者；雖死萬物，而未見其死死者。生生死死而莫見其形，得不謂之自然乎？能體自然者，其唯大人乎。夫大人量包宇宙，氣含陰陽，所為雌靜，則生死王衰不入于胸中。雌靜者，自然之妙用也。此戒治身治國者，當以雌靜是守。舊說曰：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也。開則為泰，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門皆闔。

四時之例如此，且五運終始，曆數之變興廢不常，唯聖人知天知命，常守雌靜，則不為變動所傾。故永亨元吉也。或以治身論者，天門謂鼻孔也。開闔謂喘息呼吸也，言人雌靜柔和則氣息深遠，綿綿微妙，致其精神恬然，自在無為也。今解曰：能為雌乎者，言天門開闔休王者，乃曆數之常，唯能雌靜謙下，故陰陽不能移，寒暑不能變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舊說曰：明謂慧照也，治身者雖有慧照之心，聰明通達若無見聞，治國者其德明白，如日月之照，四達海內，當塞聰蔽明，能如無知，使天下百姓日用不知，是謂有道。今解曰：能無知乎者，欲得智慧明白、四達天下者，先須收視反聽，當能常守無知乎。若能無知者，即是智慧明白，四達之原也。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言修身治國，能行上六事，即如道之生物，不塞其原，任其自成而已；德之養物，不禁其性，全其素分而已。夫萬物卓爾獨生，

聖人豈有乎哉？羣類各自營為，聖人何恃乎哉？且物自長養，聖人安所主宰乎哉？斯乃忘功忘物，洞入冥極，是謂淵德也。王弼曰：淵德者，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也。謝圖南曰：載營魄至無離乎。《書》曰：哉生魄，指月十六日也。月自既望之後，魄生則明死，陰初長也。人之一身，魂為陽，而魄為陰。當陰生之時，魄方營營求進，而能守一不離，則不為陰所勝矣。一者，天之玄也，陽也。施之國家，則小人不得以勝君子，同一道也。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黃石公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養身之道，以柔為本。其氣不專，則強暴之陽得以間之。當如嬰兒之未孩，柔之至也。人之多慾，必為強陽所使，不可不戒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經曰：聖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則玄覽之謂也。垂旒蔽目，不欲目與物交。蓋外交乎物，則內心從之，修身之道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滌除其外則接乎吾

前，皆玄微矣。無疵者，人欲不得以間天理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修身所以為治國乎。天下之本，內心清明，不為嗜慾所奪，則以之愛民，以之治國，可以為無為，事無事矣。堯之非心，舜之恭己，皆此道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經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天門指在上乾宮也，雌，陰也。天門開闔，貴有常度，而陰邪之氣不得以間之，則吾身理矣。施之國家，則闢四門而小人勿用者是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視非以目而以道，則明可四達。疏通無蔽，而物來能名也。私欲間之，近在目睫且不及見，而況於遠乎？能無知者，不求知也。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此豈可以有知知之乎？《關尹子》曰：一情冥為聖人。生之畜之至玄德。人偽既銷，天理自長。施之吾身，則積善在身，日加益而不自知者也。施之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在生育長養之內，而未嘗以功自居。此所以

為玄德。玄，天也。宰，主也。蓋嘗論之，陽之有陰，陰之有陽，不能免也。而聖人常欲進陽而退陰，豈非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乎？陰在吾身，則足為吾身之累，小人在國家，則足以為國家之害。治身治國，無二道也。是故無思無為，而不失赤子之心，不識不知，而盡屏外邪之氣，則一身可以優游矣。推之天下國家，復何為哉？茫然天運，窈爾神化，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豈非玄德乎。舜之天德，出寧文王之順天理物，其謂是乎？

林慮齋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為衆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為一。離而言之，則魂魄為二。抱者，合也。其意蓋曰能合而一之，使無離乎。將離而二之乎，故曰抱一能無離乎。此六字，意亦甚穩，正

要人自參自悟也。嬰兒未有聞見，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能如嬰兒乎。此老子設問之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蕩滌瑕垢而觀覽玄冥，則必有分別之心。無疵者，無分別也。雖蕩滌瑕垢，而有不垢不淨之心，則能抱一矣。有愛民治國之功，而有無為而為之心，則能抱一矣。陰陽闔闢，有雌雄交感之理，而無雌雄交感之心，則能抱一矣。天門，即天地間自然之理也。此亦借造物以為喻。緣此等語遂流入修養家，或有因是而為邪說者，誤世多矣。明白四達，無所不通也。而以無知為知，則抱一矣。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化何嘗視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而然，無為自然，則其心常虛。故以神載魄，而不以

魄載神。此聖人之事。以魄載神，則着迹矣。《老子》一書，大抵只是能實而虛，能有而無，則為至道。從說橫說，不過此理。

范應元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管魄，魂魄也。《內觀經》曰：動以管身之謂魂，靜以鎮形之謂魄。河上公曰：管魄，魂魄也。魂屬陽，魄屬陰。一者，道之一也。謂身載魂魄，抱道之一，頃刻無離，人能之乎？專氣致柔至能無疵乎。專者，靜定不撓之義。疵，黑病也。夫嬰兒氣專而和柔，謂不撓其炁，以致和柔。俾常如嬰兒之時，人能之乎？心不虛則不明，不明則不通，謂滌除私欲，使本心精明，如玉之無瑕疵，鑑之無塵垢，則冥觀事物，皆不外乎自然之理。人能之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謂抱一、專氣、滌除等事，既以修身明心，可推充此道以及人物，即愛民治國之本也。循自然之理，以應事物，莫不有當行之路。則何以智為愛民者，非區區愛之，但

不害之，即愛之至也；治國者非區區治之，但不亂之，即治之至也。人能之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以吾之心神出入而言也。心神本不可以出入言，然而應物為出，應己為入。出則開，而入則闔。不可不如是而言也。《莊子·天運篇》載：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玄英註亦云：天門者，心也。雌者，言其主靜而和柔也。亦感而後應之義。河上公并蘇註皆作為雌。一本或作無雌，恐非經義。蓋當經中有知其雄，守其雌也。理亦當作為雌，謂吾之心即天之心，當於一動一靜之際常為雌柔，使神氣和順，則陰陽之炁一開一闔，亦和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白，虛也。四達，通也。謂此心虛明坦白，四達皇皇，感而後應，而常虛無，以私意為之，人能之乎？蓋此心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是本，無不為是末。然本末一貫，得其本則以一行萬，而逐處皆是；通乎末則會

萬歸一，而無時不中。但人當守其本，則末自歸一爾。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畜，養本也。蓋謂萬物皆根於道而生，本於德而養，然生之而不以為己有，為之而不恃其功，至於長成而不為之主，故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聖人體道而無迹，大而化之，是以百姓不知帝力，玄之德也。薛庸齋曰：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文玄先生曰：運載魂魄，抱守真一，能不相離乎？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之交通也。然後運載日月之精華，呼吸天地之根蒂，子母相守，猶魚在水，此長生久視之道也。王褒謂：聚精會神，得非有所知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一養氣，而致骨弱筋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能玄覽萬物之化，而不能無瑕疵者，猶有玄覽在焉耳。若能滌除玄覽，則無瑕疵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心，君也。身，國

也。精氣，民也。君能無為而治，則國以富而民以安。其或有為，非徒無益，而返害也。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開闔，元神所以出入也。若靜而有其靜，則神其室也。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神室廓然無一物，則明白四達矣。或有所知，其能明白乎？生之畜之至是謂玄德。生畜萬物，不恃賴其功；成長萬物，不宰割而用。使萬物莫知所謝，豈非玄遠之德邪？老子之道，長於治身，除清靜無為之餘，清深隱奧莫之能測者，其惟名神載營魄乎？古今解義各不相師，論理性者譏其小工，修鍊者失之粗疎，不知此聖人之機要也。文人不能騁其辭，談士不能利其辯，會當耳授心聽，志勵力行，然後可與釋其義爾。

休休庵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人之靈明，字之曰心曰神。神俗謂之魂。神氣曰魄。前因妄為，勞神而氣衰。今知其非，息念寢機，營養神氣，契合情冥大道，是謂抱一。能永

無失乎？專一真氣而致柔順，能無念無欲，如出胎之嬰兒。又當洗滌玄妙，見解瑩淨，無一點瑕疵，乃見了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能任無為之道、無作之德者，內則心情氣順，外則民安國治也。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天者，心也。門者，萬法由是而出。開闔者，放收也。雌者柔也，玄機妙用，或收善柔和而無剛利之害，履踐相應，微妙玄通，廓達無礙，而不自矜自伐，兀兀然如無所知者，三才任道而生，萬物以德畜養。雖然生之畜之，而不言有其功；為造化之主，而不恃其尊；萬物承恩，皆得生長，而不作主。任其自然生長成化，是謂大道之得也。

褚伯秀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篇首載字，諸解難通。蓋以前三字為句，抱一屬下文，與後語下類所以費辭牽合。嘗深考其義，得之郭忠恕《佩解集》引開元詔語云：朕欽承聖訓，覃思玄宗，頃改正《道德經》十章載字為哉，仍屬上句。及乎議定，衆

以為然。遂錯綜真詮，因成注解。此說明當可去千載之惑。蓋古本不分章，後人誤以失之道哉句末字^①，加次章之首，傳錄又訛為載耳。五十三章末非道也哉，句法可證。今按玄宗《道德經》亦是作載，以載初解。杜光庭又以運載解。《不曾離章》作哉。不知郭忠恕集中所出。合以褚氏引用，姑存其說。《定觀經》云：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魂。魂陽清而升，魄陰濁而墜。陽動陰靜，互成造化。二氣寄形推運，不能反歸其根，日消月殺，葉去樹枯矣。聖人教使魂魄皆抱于一。一者，道之所生，為數之始，為物之元。在人則性初是也。魂魄抱一，不離則動靜兩忘，去道不達。專守其氣使無間斷。故能致極乎柔，不為喜怒所動。守氣不專，則強陽得以間之，遇觸而發暴，逸散蕩氣，非形有神，亦不能自存矣。可不慎諸。如嬰兒，言其無知識，喜怒純然，一團和氣而已。此是玄門秘密工夫，世傳鍊氣調息法，出於此。多流入

旁門，罕得其正。道本乎夷，恬淡不離日用，虚心無為，道自居之。而學者多存玄妙之見，求諸寥廓之表，愈求愈疏。滌除去盡，歸其本初，道體自全，何雌之有？國以喻身，民喻神氣。能無以知乎？古本如此，後文以知治國國之賊可證。天門者，萬物萬化出入於斯，陽開陰闔以神其用。聖人密弘此道，必以雌靜為主，故燭理明而應物不勞，以至明白四達。能無以為乎？古本如此，俗行河上本愛民下作無為，明白下作無知二字，正相反。無以為猶云無所為。恐聰明妨道，故教令無為。已上皆治身事。到此當以生物為心。生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其力，端居物長，不以宰制自尊，是謂深玄至妙之德。非世人所能測識也。

牛妙傳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載者，再也。營者，生也。魄者，月也。抱一者，月之始生也。夫魄消謂之月盡，魄載營謂之月一。蓋月之初生，始有一點之明月，能抱

之漸而增長，以至於圓滿著明也。由是觀之，月尚不能離乎一點之明，而常抱之，而況於他乎？此善言從微方成著，從一方到萬。夫一者，道也。凡天下事物，何莫由斯道也。孔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人有道則生，無道則死。曰生曰死，在夫能抱一與不能抱一之間耳。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專者，一也。氣者，體之充也。蓋人生天地間，呼吸往來而為命者，不過氣而已矣。夫所謂嬰兒者，天理純全，人欲未萌。及其既長，感物而動，人欲漸起，以失其固有之良心，遂致好惡無節於內，聲色知誘於外，由是衰相自見也。人能一其志，無暴其氣，則其體和而柔，輕而健，其猶嬰而處子也。列子曰：嬰孩也，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此之謂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者，洗滌。除者，蠲除。玄者，道也。覽者，觀也。疵者，瑕疵，謂過失也。言為入之道，常洗滌身心，蠲除外

慮，覽觀道妙，使為窮理盡性之人，於天地之間，可以無大過矣，安有瑕疵之稱哉？庸常論天心其猶鏡也，不滌除不明，道猶影也，不觀覽不見。是以道學君子常加存養省察之功，使無少有間斷，則明德常明，不復為嗜欲所昏。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污，則鑑明塵淨，心照道明。此則滌除玄覽之說矣。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夫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故治國者必先於愛民，愛民之道在乎無為也，無為者不撓也。如昔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於中出。於是輕徭薄賦，選用良吏。自是之後，海內昇平，人民衣食有餘，外戶不閉，行旅野宿。此非愛民治國，無為不撓之說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口也。蓋口為

一身之門戶。人頭圓象天，故以口為天門也。開闔者謂呼吸也，雌者雌雄也。夫開闔、呼吸、雌雄謂陰陽也。陰陽者，動靜也。《易》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一陰一陽，是之謂道。能繼之者善也。此蓋言人孰能有呼而無吸耶，有靜而無動耶？故曰天門開闔，能無雌乎也。《真定經》云：夫動二以為陰，靜一以為陽。陽一則有變，陰一則守常。知常悟明，抱一契靈，坎離交固，變化自然。此論陰陽不偏枯、動靜等對。故云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明者，聰察也。白者，明敏也。達，謂通也。夫聰察明敏之人，其能四通而八達，不出戶，可以知天下，不窺牖，可以見天道。其孰謂之無知乎？夫知者，謂能察四方，咨四岳，知四民也。非明白四達之君，不能知之矣。如堯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也。夫君天下者，以四方之耳為耳，而不私其耳，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以

四方之目為目，而不私其目，則天下之明，皆我之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其孰謂之無知乎？此明白四達之義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謂生成也。畜者，謂長養也。不有者，謂不自有其功也。且如天地也，天地生成萬物，而萬物未嘗以為天下之功；如聖人也，聖人仁育天下，而天下未嘗以為聖人之惠。非天地無功，聖人無惠也。蓋功深而形不露，惠博而體不顯。是以蒙其功而不知其功，受其惠而不感其惠。於此見天地聖人之大矣。向使天地聖人自矜以為功，則非所謂生而不有也。經曰天地不仁，又曰聖人不仁。此皆生而不有之說也。為而不恃至是謂玄德。夫聖人者為人之尊，然其未嘗矜以自恃。蓋聖人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也。然聖人未嘗自尊，而未嘗不遵聖人之德。愈大愈小，愈高愈下，愈明愈晦，此

其所以為聖人也。故云玄德。《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非斯之謂乎？楊智仁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營魄者，魂魄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驚悸傷魄，安靖則壽命延長。人身如船筏屋宇，能包載其魂，以營守其魄，使之歸一，不可須臾離也。出為行，布為德，專而無二之謂也。使一炁柔和，抱純素而守之，其性如赤子之慕慈母，若嬰兒之未孩。滌除心垢，不染一塵，善惡俱泯，心意雙亡。藏其器而待其時。愛民治國，喻一身也。治身者愛炁即身全，治國者愛民則國安。其人之自性輝輝朗朗，純清絕點，內則明徹，外則如愚。天者，本性也。門者，收放之謂也。明白四達者，天之明無非日月輝光，人之明一性湛然。雖然恁麼亦有無知暗昧者。《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生畜之說生陰陽而畜至精，向無中生有。為而

不自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之妙也。《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歟。

喻清中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虞齋林氏曰：營，魂也，神也。魄，精也，氣也。此三字老子之深意。載猶車載物也，安一載字在上，而置營魄二字於下，如謎語然。魄以載營則為衆人，營以載魄則為聖人。合而言之則營魄為一，離而言之則營魄為二。抱者合也，人能常合而一之，則真精不散。不然，則一者離矣。故老子痛下鉗椎而曰：能無離乎？如說戒曰能持否之例是也。惟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知良能，其氣靜而專，又能柔順以致之，謂無暴其氣也。是能合而一之矣。滌除邪妄，觀覽玄冥，豈無瑕疵

之可指？治國愛民必如文帝，躬修玄默，是蓋傳黃老之清靜。外此則皆有作為之勞。天門開闔，乃精氣出入之關。純陽用事，雌陰也。能無雌乎者，慮陰氣以乘之耳。明白四達，固無所不通矣，不在乎察察以為知也。毓之養之，生機流動，而不有其功，事卒能應，而不恃其長。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無宰制羣動之勞，是謂之玄妙之德。此章是修心養性工夫，中有治國愛民之方。老子勉時君以無為自然之治，故發為能無乎之語，皆警省之言也。三代而下，惟文帝知之。說天門者，北極紫宮之門也。天有北極星在紫宮之內，宮內又有五帝迭相休王。故門有開闔，開則為泰，闔則為否，故春時青帝門開，餘皆闔。四時之例如此，或是一說。今並存之。

胥六虛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人之形備載魂魄，猶車之載物。經曰營魄不曰魂魄者，蓋魂主動，動者能營運一切。故曰營魄也。《內

觀經》曰：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形謂之魄。抱一能無離乎者，非別有箇一可抱，使之不離也。言其魂魄二義不一者，魂則變遊無定，魄則固凝不化，故教之抱持為一，則魂魄無偏間之失。若然者，其動也一，其靜也一，無所往而非一，何離之有哉？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夫精專氣浩，極致柔和，如嬰兒乎者，嬰兒終日不知不識，淳全樸全，氣專志一，骨弱筋柔，而握固也。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滌謂洗滌其嗜慾之心，除謂去其好惡之情。玄，天也。照覽，照也。嗜好既亡，天光自發。照覽真源，能使無一點之疵，則善矣。疵，病也。如或去之有一點不淨，乃世世生生沉迷之病根矣。已上三節，語進志於道者之要。已次論國君愛民，治國之道也。愛民治國，能無為乎？愛民治國，事分二義。一以無為言者，蓋愛民以無為則民安，治國以無為則國寧。夫無為者，非拱默端坐也，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其愛博，因國之當治而治之，其治大。此能無為也。《通玄經》曰：夫無為者，不先物為也。又曰：因即大，作即細。如欲以小惠為愛民，以嚴峻刑法為治國，其細也。夫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天門者，天下之大本，吉凶治亂之所從出，造化自然之門戶也。夫道有通塞，時有否泰，此造化自然之理。猶門戶之闔闔，不可得而度也。知者居雌靜以俟之，則無不善；否則作雄作倡，多見其殆矣。明白四達，能無知乎？人君聰明博識，無所不通，明白四達也。能韜晦其知，而委賢受能，端拱垂裳，國治而心不勞，壽長而天下泰。生之畜之至長而不宰。人君牧民任其自生自養，安於無事，故曰生之畜之也。雖寬之宥之，由其生養，亦不以為有其恩，上下相忘，民受其賜，故曰生而不有。凡所施為，無非澤利天下，及其功成事遂，不以為己有，故曰為而不恃。君者，兆民之長也。居民之長，而宰制之令不施，民

知有其君而已矣。優哉游哉，故曰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玄，天也。君脩若此，是之謂與天同德也。

柴元皋曰：載營魄。身載魄即車載物也。魄識好營擾，謹載之常防覆身。抱一能無離。心不二用，則谷神活。專氣致柔，能嬰兒。氣不從鼻散，則胎息全。滌除玄覽，能無疵。神不從眼漏，則慧志圓。愛民治國，能無為。主宰不為形體役，則筋骨強。天門開闔，能無雌。闔闔無間斷，則不離母。明白四達，能無知。精氣不為聰漏，則心識淵。生之畜之。善於保養。生而不有至是謂玄德。常存其體以制其用，則不矜而魄安矣，故養成聖德。

蘇敬靜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此章老子本意只在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着意却以載營魄抱一為題。營，舍也。魄，氣也。魂，神也。載猶車之載物，營猶舍之。居人魄雖為魂之營舍，然魂所欲行，則魄無不從，猶載之以車而行也。此

為魂魄合一。魂魄二者當合而為一，不當離而為二。離而為二則有魂無魄，有魄無魂，人非其人而死矣。老子遂設譬，言魂魄抱一五事。嬰兒純一柔善，其氣專，其柔致。致，極也。故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純固也。滌瑕除垢，覽觀玄冥，則多索疵求。若滌除玄覽，而不索疵求，則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心也。愛民治國而能以無為而為，則清靜自然，自能使魂魄合而不離。此清淨也。天門開闔，天理所從出也。雌雄交感，陰陽相配，有其理而無其心，則魂魄合一而不離。此無欲也。明白四達而能若無知無識，則藏明於晦，自能使魂魄合一而不離。此藏明也。大抵純固、無心、清淨、無欲、藏明，則魂魄二者自能抱一。魂魄抱一，為生生之源。天道以生養萬物為心，而尤以人為心。生之畜之者，天道也，而魂魄相離則不能生。老氏以五事教人，而天地生物之仁為無窮。然天道生而不

有，何嘗自有其生之之功？為而不恃，何嘗自恃其為之之功？雖為萬物之長，而無主宰之心，是謂玄妙之德。以魂魄抱一為生生之本，而有不有不恃不宰為無容心。生養之恩，天與聖人一而已矣。

本一庵居士曰：載營魄至是謂玄德。魂魄之義，先儒辯之詳矣。愚按記禮祭義，孔子曰：魄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耳目之精明為魄。此語最為簡功。朱氏謂營與熒同，為精明光炯之意，是營魄者形體之神靈也。夫人形生神，發耳目鼻口之精明，皆本於一性。釋氏所謂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者是也。惟其為物所引，流蕩忘返，是以形弊於外，識亂於內，忽焉而死。魂升魄降，不可復合。欲其死而不忘，難矣。故知道者收視返聽，迴光返照，以復一性之源。載者，安住而不馳之謂。抱者，保合而不失之謂。一則性也。釋氏所謂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明不循根，寄根明發者是也。

寄根明發，載營魄也。返流全一，抱一不離也。此復性踐形之要道，非真修鍊形神長生久視而已。專，不雜也。致，至也。嬰兒無知思之誘以動其氣，故其氣也專。無物我之競以傷其柔，故其柔也至。人之持氣尚柔者，能勉於暫而不能常，必如嬰兒然後為至也。此二者皆反之於有生之初，惟滌除玄覽乃神聖之極功。蓋滌除塵垢，固真見所自出，外物有一塵之不盡則明睿，有一毫之未了惟滌除之，至使吾心目朗然，則洞視萬物，淨者固淨，穢者亦淨，無所揀擇，不見瑕疵，是為至也。治身既至於是，推而治世應物，愛民治國，其常也。天門開闔，其變也。《易》所謂一闔一闢謂之變是也。為雌者和而不倡，後而不先之義。其處常也，無有為之迹。其臨變也，無先物之心。蓋無將無迎，安乎自然而已。明白四達而能無知，則所謂聰明睿智，守之以愚也。生之畜之者，德也。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

而不宰，是德之而無德之之心，乃德之玄也。老子此章，身治國之道備矣。

《拾遺》陸曰：載由天也。發語之端也。石潭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古註以為魂。蓋魂即月之明也，魄即月之魄也。月受日光以為明，魄必載魂則生而不死。抱一者，魄與魂合為一，未嘗離也。專氣致柔，能嬰兒。人賦形氣以生，陽氣既盛不能自制，未免流蕩，而失其真。惟能專守其氣，而使之柔如嬰兒之雖峻而未嘗知牝牡之合，則善矣。即下文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之意。滌除玄覽，能無疵。古說謂心覽於萬事，易於感物而動，故必滌除外欲，而無一毫疵病可也。愛民治國，能無為。古注謂治身者愛氣則身全，治民者愛民則國安。含此兩意。能無為者以治身言，則上章用之不勤也；以治民言，則所謂無為而治也。但河上公本作無知，却與下段同意。當

以無為為是。天門開闔，能無雌。程泰之謂：莊子指宇宙萬物生死有無出入之地以為天門，雌者安靜柔弱，能為雌者，言陰陽闔闢雖有生物之功，而未嘗自以為能生物也。即生而不有之意。明白四達，能無知。明白四達而能無知，蓋此心雖無所不知，而未嘗求其知，所謂不思而得，不慮而知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上文載營魄、專氣致柔、滌除玄覽，專以治身言。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則兼以及物言。此乃總下三句，而言生之畜之萬物各得其所，而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玄德也。即百姓不知帝力之意。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六

①失之道哉：疑作「天之道哉」。

②老子此章：本句下脫一字，疑為「修」或「養」之類文字。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
提點觀事劉惟永編集
前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
樞密院編修丁易東校正

三十輻章

考異：河上公作《無用章》，趙實庵作《隱顯玄彰義章》也。

唐明皇疏：前章明養神愛氣，不雜故無疵。此章明利有用無，相資而功立。故乾坤為大易之輻，轅廂成用無之質，標器室以為喻，存利用之結成爾。

杜光庭曰：愛氣養神，則尚乎清靜。用無利有，則在彼相資資取也。車器室三者，皆假其有而取其無以為用也。車以運載，器以盛受，室以居止，心資外有而用中無，故能成有用之功爾。乾坤為大易之蘊者，《易·繫辭》也。明易之所立，本乎乾坤。

乾坤不存，則易道無由起。故云乾坤是易道蘊積之根源，與易為川府奧藏也。故下文云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亦猶輪轂轅廂為車之質，轅廂毀則無以見車。將明利用之因，故舉三物之喻。理國者民存則有國，民散則國危。理身者神存則有生，神逝則身滅。利用之道，實相資也。

張沖應曰：無者虛也，罔非虛則不能運用，而化為神，故曰無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河上公曰：三十輻共一轂，古者車三十輻，法月數也。共一轂者，轂中有孔故眾輻共湊之。治身者當除情去欲，使五臟空虛，神乃歸之也。治國者寡能總眾弱，共使強。當其無，有車之用。無謂空虛，轂中空虛，車得去行。輦中空虛，人能載其上也。埴埴以為器。埴，和也。埴，土也。

和土以為飲食之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中空虛，故得有所盛受。鑿戶牖以為室。謂作屋室。當其無，有室之用。言戶牖空虛，人得以出入觀視。室中空虛，人得以居處，是其用。故有之以為利。利物也，利於形用，器中有物，室中有人，恐其屋破壞，腹中有神，畏形之消亡也。無之以為用。言虛空者乃可用盛受萬物，故曰虛無能制有形。道者，空也。

王輔嗣曰：三十輻至車之用。轂所以能統三十輻者，無也。以其無能受物之故，故能以實統衆也。埏埴以為器至無之以為用。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無為用也。言無者有之所以為利，皆賴無以為用也。

唐明皇曰：三十輻至車之用。此有無功用相資而立。三十輻者，明造車共一轂，因言少總衆。夫輻廂之有共則成車，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廂之有，亦無所用之車。車中若不空無，則輻廂之有，皆為棄物

矣。疏：輻三十貫於一轂，明少者，多之所宗也。當其空無，方有車之運用，明無者有之所利也。夫道者何？至無至一者也。故能動植衆類，磅礴羣材，適使萬殊區分成之者，一象也。衆竅互作，鼓之者一響。則原天下之動用，本天下之生成，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且就車而論，則輻廂有質，車中空無也。車中空無，乃可運用。若無輻廂之有，則空無之運用息矣。車中若不空無，則輻廂之數皆為棄物矣。故乾坤成而易功著，萬化流通而道用彰。是以借麤喻之用無，明至無之利有。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土也。陶匠和土為瓦之器也。疏：埏，和也。埴，黏土也。注云陶匠者，《尚書》云：範土曰陶。此云陶匠範和黏土，燒成瓦器，亦取其中空虛，以用盛受物也。鑿戶牖至有室之用。古者陶穴以為室宇，亦開戶牖。故云鑿爾。疏：鑿，穿也。門傍窗謂之牖。古

者穴居，故《詩》云陶復陶穴，謂穿鑿穴中之土，以復覆其上，故云鑿爾。後代聖人易之以官室，取其室中空虛，所以人得居處。莊子曰：室無空則婦姑勃蹊，謂爭路也。《爾雅》官之之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體利無，以無為利，無體用有，以有為用。且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將明至道之用，約形質以彰。故借麤有之利無，以明妙無之用有爾。疏：有之所利利於用，用必資無，故有以無為利也。無之所用用於體，體必資有，故無以有為用也。形而上者曰道，形而下者曰器者，《易·繫辭》文也。疏：自無則稱道，涉有則稱器，欲明道用，必約形器以彰，雖借喻於三翻，終用無於一致爾。

杜光庭曰：三十輻至車之用。轂總衆輻以成輪，車總衆材以成用。其所用者，用車之中，空無之所爾。向無輪轂，不得成車。今得成車，又虛中而運載，以喻人君內資輔相之謀，

外委諸侯之助，乃能有國。如三十輻之湊一轂也。既有國矣，能虚心體道，則天下化成，如車中之空也。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如輻之湊而成於人。既為身矣，能虚心體道，則元和潛運，而致長生矣。此明有無利用，互得相資也。道之真一無色無聲，衆類羣材資之以立。動者五靈、毛羽、鱗甲、羽蟲之屬也，植者草木之屬也。類者，狀也。材者，質也。動植材類億萬不同，是萬殊也。物雖萬殊而長養生成者，道也。道唯一象爾。經曰恍惚中有象，即此真精淳一，生化萬殊之物，可謂少者，多之所宗也。衆竅者，《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然則衆竅之聲大小萬殊，所鼓之者一風而已矣。觀天下動用者，《易·繫》曰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者，言聖人有其微妙，以見天下萬物動用，明天下萬物生成皆稟於淳一微妙之道。故云未始離於至無至一者也。此覆釋乾坤成而易立乎其中，喻轅廂之有成車中之空無也。萬化流通，皆稟道用。若無萬化，道用不彰，亦猶轅廂為車之用，乾坤為易之蘊也。車者常器，人所見焉。假此為喻，以喻妙道，故云麤喻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和土為器，亦彰因有而用無。凡曰器用，其形萬殊，大小不同，方圓各異，或巧或拙，或賤或珍，而其所用皆用器中空無之處爾。範土曰陶者，《尚書》之詞也。舜側微之時，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是也。《列仙傳》云：陶公與弟子師門，皆古之陶者。善化五色之火而昇天矣。鑿戶牖至有室之用。未有居室，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父子夫婦居謂之家。未有寢廟亦未有家室也。復者，復於地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焉。陶者，今之瓦

窰也。《易·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以制造宮室大壯於穴居野處之時，故云大壯。《易》言上古者，言未造宮宇之前，止是夏巢冬穴，故制室宇以代之，非是後物以替前物。故云上古。乃在伏羲黃帝之間也。《莊子·盜跖》謂夫子上古之人，夏栖木上，冬拾橡栗是也。巢穴之中取其空而可居。今宮室所制，亦取其中空而居之，故云當其無有室之用。婦姑勃蹊者，蹊，路徑也。勃，戾怒也。《莊子·外物篇》所云，言室中不空，蹊路湫隘，則婦姑爭路而行。婦合順於姑，以為孝敬。今乃爭路忿怒，是室中隘狹無所往來，以容其私，則反戾而鬪爭也。此謂室隘狹不空，則婦姑爭路。心壅蔽不虛，則嗜欲交侵。《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大小異制也。今則禮有降殺，聖人所居為宮，通衆所居為家宅屋宇堂室等也。《論語》皇侃疏云：堂之內隔為內外，分為房室。

故孔子弟子有升堂者，有入室者。則堂為通稱，室在堂內，復為分別矣。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道之無也，資有以彰其功，無此有則道功不彰矣。物之有也，資道以稟其質，無此道則物不生矣。物非道不能生成，道非物不顯功用，亦猶車器室三者，皆取其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形而上者道之本，清虛無為處乎上也。形而下者道之用，稟質流形處乎下也。顯道之用以形於物，物稟有質故謂之器。器者，有形之類也。聖人法道之用，制以為器，畫卦觀象，制以文字，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制為宮室，結為網罟，服牛乘馬，負重致遠，鑄金為兵，揭竿為旗，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一事以上以利天下，此皆分道之用以為器物爾。皆《易·繫》所稱，此乃道是無體之名，形是有質之用，凡萬物從無而生，衆形由道而立，先道而後形，道在形之上，形在

道之下。故自形而上謂之道，自形而下謂之器。形雖處道器兩畔之際，形在器上，不在道也。既有形質可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謂之器。夫道者，無也。形者，有也。有故有極，無故長存。世人修道，當外固其形，以寶其有，內存其神，以宗其無。漸契妙無，然合於道。可以長生爾。約至一至無道也，有象有形器也。約器明道，復借喻於車器室等，謂三翻也。其用於無，皆一揆耳。聖人之理天下也，懸賞罰制法度，垂教令明上下，此皆有也。若其端默為政，沖靜率人，不言茲化，萬物自理，雖有賞罰之利，制度之設，教令之行，上下之別，而不用之，亦可謂假其有而用其無也。斯至理也。修身之道，因經而悟理，因悟而忘言，了達妙門，不執言教，亦此義歟。宋道君曰：三十輻至有室之用。有無一致，利用出入，是謂至神。有無異相，在有為體，在無為用。陰陽之運，萬物之理也。車之用在運，器之

用在盛，室之用在虛。妙用出於至無，變化藏於不累。如鑑無象，因物顯照。至人用心，每解乎此。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則實，無則虛。實故能具貌象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間，道以器顯，故無不廢有；器以道妙，故有必歸無。木撓而水潤，火燁而金堅，土均而布稼穡出焉。此有也，而人賴之以為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處，四時之所以行，百物之所以昌，孰尸之者？此無也。而世莫觀其迹，故有用不匱，有無之相生。老氏於此三者，推而明之。王介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之所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人可以不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乎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

也。故昔之聖人之在上而萬物為己任者，必四術焉，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惟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尸之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為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為也。故大抵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也。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惟其涉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為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故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斲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人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亦必為用矣。如其知無之為用，而不治轂輻，固已疏矣。今知無之為車用，無之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為用也。故無之所以為車用者，以其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為天下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

於天下，而坐求無之為用也，則近於愚矣。

蘇穎濱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竭智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有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呂吉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車，吾所乘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器，吾所用也。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室，吾所居也。乘則觀乎車，用則觀乎器，居則觀乎室，其用未嘗不在於無。其則不遠矣。至於身，則不知吾之所以用者何邪？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有之以為用，無無之以為利，則所謂利者，亦廢而不用矣。有無之為用，而無有之以為利，則所謂用者亦害而不利矣。是故聖人入，而未嘗有物也，所以為無之之用，出而未嘗無物也，所以為有

之之利。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陸農師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有無相用，不可以一偏。故無無則不足以用有，無有則不足以見無，以有為利則或至於止，以無為用則用常至於無窮。

王元澤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凡此三物，或運轉，或貯盛，或居處，而皆以無有為用。無非有對，因有有無，於無之中，復有妙有不窮之用，妙有之功若大有，物之有具存形質，非能應於不窮者也。故因為利，利陰屬也。雖然，此有無之論耳。極而言之，則無不離有。有亦真無，非有非無，乃真妙有也。劉仲平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聖人之於天下也亦然。觀其所有之利，然後可以知其所無之用。劉巨濟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轂利轉，輻直指，相與為輪者也。三十輻以象月。埏，和也。埴，

搏也。陶人和土搏器，而後火之，車器室皆以有為利者也。而車之利有無，室之利有大，惟器之利有雖寡且少，然而非假有則不成。蓋凡利有者無多寡，無小大，無不出於有故也。三十輻共一轂，特為輪而已。其利多如此，而蓋軫轉尚不在焉。故《周官》曰：一器而二聚者，車為多。古者穴土為居，鑿戶以出入，鑿牖以通。為君臣、父子、宗廟、朝廷、寢處之制，皆以隱於成，則利有亦大矣。故《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棟宇，蓋取諸大壯，器則瓦甒甑之類是也。而又其間寡有所尚，數有所滋，圓有規，方有矩，曲有鉤，直有繩，莫非利有也，而其用則主空無而已。老氏歷陳是言者，以明無雖假有以彰其用，不可去無以獨利。故有之體壞，而無之性存。利用之為言，合則一，離則二。蓋用有利有不利，而以利用為善，此合則一也。車之利在輪，器之利在埏埴，室之用在戶牖，而其用皆在於空無。此離則二

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為本，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而已。無之為用，於斯見矣。前章言玄德，而玄德相於無，故次之以三十輻共一轂。劉驥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真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官為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世之昧者，唯聞捨身之道，未達即身之妙。此老氏所以引車器室而詳喻之也。是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形體毀則無以保神，所以貴乎形神俱妙也。聖人假有為之體，鍊無為之神，自有入無，以假就真爾。豈直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哉？故次之以五色也。

趙實庵曰：初示無用為用祖：一、申乾坤往復。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道以虛而為用，未見用之功，因實而方顯。物以實而為體，未見虛之利，取虛以為容。一體一用互相發明，一有一無方能顯著。大率無用之用，道理昭然，無功之功，道妙莫測。乃知實不為用，虛則理通，假三物以露機，試二端而窺測一者，丹准月法進退，三十日而剝復自然矣。一為轂，一雖有而不用，三十為輻，一月之數，咸周此則。以虛運有，非轂則輻無所安，猶之以道御時，非日則月不生，體陰虛待實借晦朔以成，明陽實函虛，養蟾蜍而孕魄。此修丹者取乾坤往復，明有無之利然爾。故道本無象，而丹生自然，引轂輻彰五六之宗，陳有無為利用之本，是知道者虛而應萬物之用，實則礙而不通。故明無之以為利，有之以為用。輻與轂，車之成體也。輻之用在轂，虛以運物，若使轂實輻，孰安焉？又云：車上屋也。當

其無者，謂穀之虛處也。以輻實空車，斯用矣。至于運載不已，則車之利始存焉。是以有者為利，無者為用。二、指以埏埴。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埴者，埏和土埴黏土為器也。今瓶盎之類是也。取其虛中以為用，可用則器之利也。天地以虛無而生萬物，大道以虛無而函天地人，以虚心而應萬有。埏埴以虛中而受諸物，則知埏埴為有之利，虛中為無之用。前舉穀輻之義已明，再申埏埴而曉。蓋有無體用全道之功，其義淵微，未易通矣。此實性與天道者也。故又舉之以次戶牖。三、指以戶牖。鑿戶牖以為室，堂其無，有室之用。障所以礙明，虛故能容物。凡以取其虛中為用也。半門為戶，交木為牖。戶以開閉為功，牖以竇明為用。戶牖不鑿，堂室奚存？去礙者以為虛，室取虛處以為起居，故戶牖為利，室為用。蓋戶牖有可室之用，因之然後能成。然非止此三者，取虛為用，物

物亦然。谷以虛故應，管籥以虛故聲，器皿以虛故容，舟船以空故載。太上指此三者，餘可例之。後明有無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以器顯道，道即明於器中。以無為用，用即非於實處。然器不可毀，毀器則用不可明。託物顯言，非物則言無所寄，是以車虛成運載之功，取乾健能生萬物者如之。埏埴有虛中之用，取坤虛而受萬物者如之。戶牖有堂室之用，比心虛而供萬事之求者如之。則知無自有成，道因器顯，孰謂虛無無用？不知終日之用，用在無。止謂形迹為真，不知形迹之用為蔽。莊子曰：「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利用雙明。」《繫辭》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虛實通照，然後知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也。」邵若愚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老子以車器室明物理有無利用，藉有之以為利，便於無之中乃見妙有不窮之用。且如車，今之十八，

古之三十輻共湊一轂為輪，藉輪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運轉，故知無者為車之用也。埏埴搏以為器，藉器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用，在於盛貯。乃知無者為器之用也。古之穴土為居，鑿戶而出入，為牖以視外，然後君臣父子宗廟寢筵之制以為室，藉室為有形之利，當其無中妙有，在於居處，乃知無者為室之用也。故見有之以為利，便無之以為妙用，是以藉幻身為利，以無心之心為用。使學人體無理有無而道之利用。」王志然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夫人之有生，寓形宇內。日用之急務，有身之所欲，斷不可無者有三。曰車馬，曰器具，曰室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利用稍不得其所安，反為有身之大患也決矣。人不能知之者，必先揣己之合宜，然後從事之可否。且車之為用，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蓋各有分。天子之車必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卿大夫曰

百乘，而庶人不過足馬單車而已。少則不為不多，多則必出乎僭，更加飾之，雕鞍綉勒，而不謂之詭譎亂常而何？所以古人尚其質樸，乘騎步趨，亦必有禮。故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者是也。或秣馬脂車，似亦嫌其過分馳騁，失吾聖人執古御今純素之道。至有出為畋獵，携輪折軸，終焉不及之繆，豈其宜哉？若夫埏埴者，則範坯黏土陶器之屬是已。古人適得則用，用已弃之，初無愛吝，終無厭弃之私。民用飲食，亦足自樂。豈知器具所以美惡如何哉？近古以降，所尚特異，貴富逸豫，世無與匹，猶晞不貴難得之貨，以資口體之適，曾莫之知。至有自盈傾覆之禍，無他焉，所失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戒之失漸矣。經曰：鑿戶牖以為室。以此則上古巢居穴處之謂，初避寒暑，庇風雨而已。而帝堯土階三尺，茅茨不剪，民則安其居，樂其俗，天下大治焉。五霸與古相去幾何，則其

雕梁峻宇，棟宇橈雲，猶狹其所居，耻其未盛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之虛恬不自覺，良由不能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不鞭其後之過歟。於戲，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有之與無，虛實相假，虛則莫睹其跡，跡則因有而有之。以無為論，豈知夫跡之所以跡哉？故老子推此三者，以明有無利之極致。車則善載，器則善盛，室則善藏，設為形器無非有也。失之於無，則不能為用。失之於有，則不能為利。所以無之與有，利之與用，雖古大聖人亦取法焉。學者不可自蔽者也。

程泰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運藏者，車之功用也。輻轂皆具，然後可以運載。則車無輻轂，其功用遂無託以自見也。然而審求其理，則夫碾地發軔者，常在體質皆無之外，則是車之功用常屬乎無，而不屬乎有矣。器之可盛也，室之可

居也，用不著乎有，而皆出於無，其理一也。故老氏借而言之，以見無之可貴。蓋如此也。是故造車者必先營致輻轂，以為之資，而期其功用，在輻轂，皆無之地也。其曰有之者，求以致之也。其曰無之者，則求以去之也。此意蓋喻道學益損，而寄其理於體質虛實之間而已也。論世之疑老者，為其徒乎無具，決不可以治也，不知老氏之無，蓋欲超乎有以用有，而非表裏初終，一皆空空也。詳在意總。臨川王氏之語曰：治車者知治其輻轂而未嘗及無也，然輻轂具而無必為用矣。如其廢輻轂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求其無之為用，則亦近乎愚矣。此誤認老意也。老氏之論，欲致禮法以為利，而超禮法以致用。其謂有之無之，猶曰益之損之也。益之者，求以致其所未有也；損之者，求以化其所已有也。此其推車理而致之人事者也。方其求有，此有即是積信善以充諸己，而使之實且大者是也。及

其求無，此有即是取其充實者而損之，期其迹泯而用存也。有之無之云者，夫人致力之地也。而王氏之論遂即有無而命其成，則是老子不知無輪之車不可推挽也。蓋老語離隱難曉，雖王氏最嗜其書，而猶不免徇言失意也。西晉之禍正出此耳。彼信老氏矯語而蕩蔑禮法，以自附於絕仁棄義之域。聞老氏之貴無為也，遂欲不設輻轂而冀車之自行也。抑不知矯語之中常存正道，無為之中更有無不為者在焉。特將出輻轂以用其無，而未嘗舍輻轂而不資其有也。老教之效於治也，自漢始也，曹參之相孝思，文帝之紹高帝，以清靜而致寧一，以元默而致醇厚，則雖未能化有為無，而亦可謂能超形器以集虛者矣。而其清靜元默，又非付天下於不為也。高帝之創垂在焉，蕭何之制作在焉。則輻轂之所從具者固已有素。故曹參文帝得資其利，以為己用，欲靜則可靜，欲默則可默也。若元無高帝之法、蕭何

之規，而一切付之不屑，則西晉已。黃茂材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有有中中之有，有無中之有。無中之有，其用無窮。有中中之有，其利甚博。輻轂以為車，埏埴以為器，戶牖以為室，此則有中之有，民之賴其利也博矣。雖無車而有車之用，雖無器而有器之用，雖無室而有室之用，此則無中之有。至人達士資其用也無窮。今《參同契》、《黃庭經》多載是說，蓋有所由來矣。

詹秋圃曰：古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無用章無用中有實用存也。凡造車以三十輻而循環共湊於一轂，雖當古初無車之始，固已有車載之用，為不可廢。凡埏埴坯陶以為器，雖當無器之始，亦固已有器皿之用，為不可闕。又鑿門戶窗牖以為室，亦當無室之初已有室處之用，尤不可無庇覆以安居。此三者利用土木之工，各有實用存焉。自無而有，無非因利而利，無之以為用也。

張沖應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

為用。天有六氣，地有五行。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五行，水木火土金也。天地始分，水為之先，人始成形，水為之本。水主腎為命元。其地數六而生木，木主肝為魂，其地數八而生火，火主心為神室。其地數二而生土，土主脾為意。其地數十而生金，金主肺為魄。其地數四而復生水。五行在地相生之數，凡三十。此身之炁因之以運行，而不悖也。故曰三十輻共一轂，謂人生而囿形於地，五行法地數之三十而運行，則六炁流通。猶輪輻三十之數，以為一轂之運也。或者又謂五行相生，六炁相和，五六為三十之數。其炁自為之運，皆一說也。然轂貴運，非虛其中，則不可運矣。五行三十之數，非虛以相生，則六炁何從而流轉？轂以虛運，則車以轂運能載而為用；炁以虛運，則身以炁運能養而為用。故無中生有，而有得以為用也。若夫土之為器，非埏和其水木火金以虛成之，則不能以盛其

物。鑿戶牖以為器，非空虛其門庭，則不能容其人。故曰當其無，有車之用；當其無，有器之用；當其無，有室之用。當也者，各當其自然者也。車能載物，器能盛物，室能容人，此有之以為利也。有之以為利，又自夫虛無運用之所致也。車器之與室，其無中之用如是，而況人稟五行，運此六炁，化為神者乎？此章乃老子指墜地之象，以發明之也。

張靈應曰：人身上精為輻，炁為轂。炁出於無，推動精輻，精結為有，相隨運轉。炁一升精便降，精一升炁便流轉。相養不曾停住，這炁却不可自虧分毫，精亦不可自耗分毫。只要有無相用，悟此輻轂之用，這長生又何難之有？蓋精屬陰，法地數三十為三十輻。炁屬陽，法天數二十五為一轂。輻不得轂如何轉？精不得炁如何運？其用如此。

白玉蟾曰：三十輻。如三十日也。共一轂。一月是爾。當其無。月大月小。有車之用。雖有月小，亦成

一月。埏埴以為器。陰陽往來，而成造化。當其無。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有器之用。間有不及，亦見天工。鑿戶牖以為室。萬象森羅，同乎一天。當其無。神不守舍，五官失衛。有室之用。聖愚同性，志內逐外。故有之以為利。得其父母之身為用。無之以為用。存我厥初同然之性，無內無外。

廖粹然曰：三十輻。此如日月合璧，一月一周天。共一轂。比身中元炁，亦月一周天。當其無。以一貫之。有車之用。可為吾之乘輿。埏埴以為器。以黃庭陶魂鑄魄，以水火煉而成質。當其無。以道御之。有器之用。可為我之大器。鑿戶牖以為室。闢路為後門，便於水火。開窗於尺宅，以通神明。當其無。以比之用。有室之用。可為我之神舍。故有之以為利。太上言之其詳。無之以為用。毋勞重下注脚，八字打開，兩手分付。陳碧虛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此

明有無功用，相資而立。《周禮·考工記》說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法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夫月之懸天，流行不息。車之輾地，運轉無窮。是故古車以象月也。既而三十日共一月，亦猶三十輻共一轂耳。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行，車中空虛，人所以載其上，故其空無之處，是有轉行容載之用也。嚴君平以謂太古聖人之牧民也，因天地之所為，不事乎智巧，飲則用瓢，食則用手，萬物齊均，無有高下。及至王者有為，賦重役煩，百姓罷極。上求不厭，貢獻遼遠，男女負載，不勝其任。故智者作為推轂，駕馬服牛，負重致遠，解緩民勞。後世相承，巧作滋生，雕琢斑轂朱輪，飾以金銀，加以翠璣。一車之費，足以貧民。是以老氏傷創作之害道德，明為善之生禍亂也。故舉車器室三事，說有無利用之相資，因以垂戒云。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和也。埴，黏土也。謂工人範和黏土，陶成

形器，取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也。嚴君平以謂道德衰廢之時，憂患攻其內，陰陽賊其外，民人薄弱，羸瘦多疾。是故水火齊起，五味將形，生熟不別，乾瀆不分，故智者埏土為器，以熟酸鹹，而遂至田獵奢淫，殘賊羣生，刳胎殺穀，以順君心，雕琢珠玉，以為孟盤，於乎樸散為器，一至於斯。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窗謂之牖。門戶窗牖，亦通稱也。古者穴處，謂穿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為戶牖，居室也，取其室中空無之處，故人有安存出入之用也。嚴君平以謂人心既變，萬物怨恨，蟲蛇起，毒蠱作，禽獸害人。於是巖穴之中不足以禦患難，全性命，終天年。故智者為作居室，上棟下宇，穿窗候望，堅關固閉，開闔疾利，蜂蟲不得入，禽獸不得至。而後遂至華臺危閣，阿房之殿，大關守險，築城為固。士卒疲倦，死者無數。然而上世以為治，後世以為亂

者，此乃有無利用相因之弊。蓋在乎人耳。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解上三事，明有無相資，俱不可廢。故有之以為利者，而利在乎器也。無之以為用者，而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其外，外資窗用而成。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無以為用也。無則同乎道，有則成乎器。夫形而上者曰道，謂道之無形也。道雖無形，必資有以彰其功。若無其有，則道之功何由而彰矣。形而下者曰器。謂器之有體也。器雖有體，必資無以成其用，若亡其無則器之用何由而成矣。故器非道不能應用，道非器不能顯功，亦如轂中有輻，器中有物，室中有人。咸因無以利有，因有以用無也。且夫治身則神為存生之利，虛為致神之用。故無能致用，而有能利物也。利物在乎有，而致用在乎無。夫無者，虛靜之謂也。有者，神明之謂也。神明則妙有也，虛靜則至無

也。妙有之為利，而利在乎存生也。至無之為用，而用在乎致神也。且存生致神之利用，不出乎妙有至無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謝圖南曰：三十輻至之用。車之轉也以轂，三十輻共一轂，以象三十日為月之數也。物之實者以虛而運，輻轉於轂，轂轉於虛。故當其有者，不足以見車之用，而無乃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至之用。埏，陶也。埴，土也。陶土以為器，有用之物也。而器之受物在於中虛。故當其有者，未足以見器之用，而無乃有器之用也。鑿戶牖至之用。室，人之所居也。戶牖，人之出入也。室以中虛故可居，戶以中虛故可由。當其有未足以見室之用，而無乃所以為室之用也。故有之至為用。非輻不可以為車，非埴不可以為器，非戶牖不可以為室，故有之者所以為天下之利，而無之者所以為天下之用。實以虛而容，有以無而運故也。蓋嘗論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器形於有，道隱於無，故有不能以運有，而無者所以為有之用。惟人亦然。四肢之運，車之義也。胸臆之設，室之象也。有物有則非器之謂乎？而靈臺中虛，所以包容於內，運動於外，而應不窮之用者，此也。否則塊然一物，何益哉？

林慮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以為用。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輪之股也。轂惟虛中故可以行車。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圓，故可以成器。戶牖，室中之通明處也。此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室為器，皆虛中之用。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

范應元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輻，車輞也。《說文》：輪，轆也。轂，輻所輳也。無字絕句，此假物以明大道虛通之用也。古者制器尚象，車之輻有三十者，以象一月也。車轂虛通，然後運行。故三十輻共

一轂，當其無處，乃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至有室之用。埏，和也。埴，《說文》：黏土也。謂埏和黏土，以為器也。半門曰戶，交木曰牖。器中虛通，則能容受；室中虛通，則能居處。是當其無處，乃有器與室之用也。莊子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亦假物以明吾心虛通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故凡有形之以為利者，皆無形之以為用也。不特車器室然爾。何以驗之？吾之身有形也，其中有無形者之以為用也。豈特吾身，凡天地萬物皆然也。薛庸齋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為用。此三者，有無相資以為用也。褚伯秀曰：三十輻共一轂至無之為用。轂輻為車，虛中以載物。埏埴為器，虛中以貯物。鑿牖為室，虛中以處人。其有無利用可見。有者器也，出於人為，故有成毀。無者道也，本乎自然，故無終窮。譬諸人身，頭目手足皆形之有，必藉其中無

形者運之，目視、耳聽、手執、足履、言動營為，皆有使之者，則無之為用大矣。及其終也，偃然寢於巨室，頭目手足未嘗不具，而無復運掉，與木偶無殊者，神奇逝而土苴存故也。然而有無相因，不可偏廢。假凡軀以修聖果，由窒礙而造空無，亦何嫌之有？大抵有則有盡，無則無窮，此所以分優劣。是章只發明一無字。唯無也，故能用。天下之有以成車器室之功，結以有之以為利，無之為用，則不止乎車器室而已。莊子云：得其環中以應無窮。皆精於立喻。或以三十輻准一月之數，於後文殊覺牽強。又有以無有作未有解，引《易·繫辭》舟楫之利，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以為證，言未有此器之時，已有此用之理，亦是一說。牛妙傳曰：三十輻至有車之用。夫一車有三十輻，一月有三十日。其云車轂者，謂日月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大朴未分已前。天地未根，

日月未光，元無日月之用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淳樸，民皆無知，元無車轂轉輸之用。始自黃帝觀轉蓬之象，以作車，以負重致遠。後世奢侈，飾以金玉，丹朱其轂。太上見風俗漸侈，淳樸散矣，乃作而嘆曰：當其無，有車之用也。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埏者，和也。埴者，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夫器者，鼎器也。古人以乾坤為鼎器也。以道言之，則當其混茫獨立之時，元無乾坤，安有鼎器之說也？以器用而言之，則上古之世，人在道中，性皆質朴，飲用瓢食用手。後世聖人範金合土以為器用。三代以來，朴散淳漓，爭尚奢侈，飲食器皿琢以犀玉，製以金銀，刻鏤雕璣，崇尚稀詫。太上憫其世降，乃歎之曰：當其無，有器之用也。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鑿者，開鑿；戶牖，謂窗櫺；室乃居室也。古人以天地為神室，以日月為戶牖也。若以道言之，則當其太極未判之前，元無天

地日月也，乃道也。以居室而言之，則上古之時未有宮室，夏則居櫓巢，冬則居營窟。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中古以來，世漸澆漓，俗好侈靡，宮殿盤鬱，樓觀飛驚，縱情任意，極侈窮奢。太上憫其世衰，故太息曰：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有者，謂有日月運轉以來往寒暑，有乾坤鼎器以陶鎔萬物，有天下神室以覆載羣倫，有車轂荷負，以便其轉輸，有器皿什物以便夫飲食，有居室戶牖以易其巢居。此皆聖人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云有之以為利也。無之以為用者，謂當其天地萬物皆無，惟道虛無而已。蓋以虛無為用，故云無之以為用也。休休庵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悟達大道，謂之得體。又須得用。得體不得用，謂之死物。得用不得體，謂之弄業。識道德，體用全，謂之達士。老子特以造車器，鑿戶牖為室譬喻，顯無為而有妙用，利濟世

間。故有道之士所為皆利益也。世間無者得之以為應用，捨道與德，何以成人世界。楊智仁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喻車輪也。三十輻，法一月數也。機輪也，運轉也，天以斗為機，人心為機，使元神輻湊於中宮，真炁流運於一身，斡旋造化，攢簇五行，和合四象，皆車之所用也。埏埴者，作瓦器之轉輸，同喻之機輪也。若無此輪，焉得成器？人若機變於中關，楔子轉處無所不通。戶牖者，孔竅也。喻如混沌之生也，塊然而已。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矣。人有七竅，收視於內則生，縱之於外則死。故有無之說，人能為之。若用於無而無所不為，無中生有，得其用也。有裏生無，妙合先天。然謂有，則謂無弊。能於有無之中具一隻眼，方是到家底人。無之以為用也，莊子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絨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喻清中曰：三十輻至無之以為用。天下之事，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當其無，作一句讀。當三十輻之時，未有車之利也。車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車之用。當埴埴之時，未有器之利也。而器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器之用。當鑿戶牖之時，未有室之利也。而室之用，已存於中矣。故曰有室之用。按《周禮·考工記》：車蓋圓以象天，輿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一月之數。轂，車中之容軸者也，輻湊而成輪者。埴，和也。埴，黏土也。陶人，運轉以成器者也。鑿，穿也。半門曰戶，門傍窗曰牖。一說無，空也，虛也。當其轂中空虛，輪得以轉，車中空虛，得以容人，是空無之處，有轉行容載之用也。陶成形器，外實內虛，當其器中空無之處，是有盛受諸物之用。古者穴居，鑿穴中之土以覆其上，倣為戶牖之制。當其室中空無之處，故

人有安居出入之用。故有之以為利者，利在乎器形也。無之以為用者，用在乎空也。夫器之為利也，必存乎外，外資空用，而戔空之為用也。必虛其內，內藉器利而就，故無藉有以為利，而有藉無以為用也。無以言形而上之道，有以言形而下之器。道非器不彰，器非道不成。道器之相資，不可舉一而廢一也。又一說，扁鵲言人身中有五臟，真氣之所會。五臟各有六氣，故有五六三十之會原，猶車之三十輻也。流轉不息，通於一樞，猶三十輻之共一轂也。聖人知變化之樞機，假有為之形體，以身為爐，三官為鼎，造化於虛無恍惚之中。如所乘之車、所用之器、所居之室，在有為體，在無為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按魏伯陽《參同契》曰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政是此意。諸說皆有理，存之以俟明理之君子云。

胥六虛曰：三十輻至以為用。此章聖人言三十輻共一轂，至于器室，意

觀者體物知身之道，匪徒事其文也。夫車室器之理，先賢論之極詳。此不復贅。若夫體物知身之道，言之鮮耳。且知身之說，頭目耳鼻口體手足共成吾身，各有攸司，雖然塊然一物耳，其運動言笑，皆在於吾。而求吾之一字，竟無所指的處，得非無位之吾，為有數之身用哉？此經所謂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者也。讀是經者，試詳味之。

柴元皋曰：三十輻共一轂。輻，輪板也。轂，貫諸輻者也。轂為體，輻為用。如心總萬法。當其無，有車之用。當無車時，誰建輻轂之妙用乎？埴埴以為器至有室之用。造泥穴壁之妙用，皆誰為之乎？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有之時顯其利益，無之時顯其妙用。以心為體，利為用也。

蘇敬靜曰：三十輻共一轂至以為用。此章老子之意，只在於無。轂，車中容軸者。輻，車之輪股。轂惟虛其中，故可容軸以推輪，而有車之

用。埏埴，陶者之器，所謂鈞盤也。鈞惟虛圓旋轉，故可成器，而有器之用。鑿戶為牖，而後室明。牖惟其虛，則有室之用。穀之虛，鈞之虛，牖之虛，皆無也。是三者無以為體，而有用遂有。故有車、有器、有室，皆自無而生。此亦有生於無之意也。

本一庵居士曰：三十輻至以為用。物，有也。所以用是物者，無也。持有以用有，是以物而相物耳。故無有則無無所寄，無無則有無所宰。非特車室器皿為然。自天下言，物其微而道其妙。自一人言，身其實而心其虛也。然無以有為利，有以無為用，兩者未嘗不一也。則天下無道外之物，亦無心外之身矣。此用乃利用之用，非體用之用。若以體用言，則無為體而有為用。

石潭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三十輻共一轂，所以為車也。然其

安軸之處必虛中，乃可以運。此車苟實而不虛，則轂何所用？埏埴所以為器，然埏埴以陶，必有虛以為之橐籥，而後可以成器，若非埏埴以虛為用，則器何以成？鑿戶牖以為室，然必因其通明，然後可以起居，苟不虛通，則室亦何所用哉？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也。有之以為利者，車與器與室也。無之以為用者，皆資於虛無也。以喻人，必虚心乃可以受道，所謂道集虛者也。或以為器虛然後容受，室虛然後可居者，却於埏埴戶牖，即所謂虛也。又或以為未有此車此器此室之前，已有此車此器此室之用者，亦恐非老子之意。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七

① 堂其無：「堂」疑應作「當」。

（周國林點校）

007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

經名：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元張嗣成撰。上、下兩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序

太上老君，道大而德宏，守約而施博，藏大用於無用之地，寓無不爲於無爲之中，超乎太極之先而不爲古，行乎三極之後而不爲今。得其高明者曰天，得其博厚者曰地，日月得之以代明，四時得之以錯行，山川得之以流峙。洪者纖者、高者下者、飛者潛者、動者植者各得其一而爲萬物，靈於物者爲人。舉不能出乎範圍，曲成之外，吾求其故而不得，強名曰道。非聖人無以有此道，非經無以載此道，是故道難聞，因經而後聞，道難見，因經而後

見。誦是經者，倘有得於無爲之緒，則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安民，可以措天下於太平。雖然，此特其粗耳。《南華經》云：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非耶？若夫性根命蒂，交攝互融，妙有真空，微言顯說。險語稜層，則孤峰絕岸；至味澹泊，則元酒大羹；其澄涵，則鏡裏之花；其窈沈，則水中之月。可以默契而不可以言悟，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跡求。自非別具隻眼，與老君相見於寥廓惚恍間者，未易影響其萬一也。吾祖正一真君，兩承神馭，下降西蜀，親授至道，發五千文言外之旨，無餘蘊矣。家世守之，蓋千數百載，嗣成貌焉傳嗣，累奉德音，以遵行太上老君經教，爲祝釐第一義。是以每於三元開壇傳籙告祝之餘，必即此經敷暢之，使在壇弟子及慕道而來者如魚飲水，各滿其量。然四方萬里人人提耳而誨之，日亦不足矣。爲老君弟子而不知老君之道，猶終日飽食而不識五穀，終夜秉燭而不識火也。不惟自負其身，豈不深負聖朝崇尚經

教之意哉。以是不自揆，輒繹其義，以爲章句。非敢自謂得老君之旨，然使吾門弟子與夫尊德樂道之士得而玩之，倘有悟入，則金丹不在他求，而至道吾所固有，功成行滿，法身不壞，亦券內事耳。所謂千載而下知其解者，猶旦暮遇之也。凡我同志，可不勉旃。至治壬戌夏五月，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張嗣成再拜稽首謹序。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上

嗣漢三十九代天師

太玄子張嗣成訓頌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道何形象強名之，說得分明說又非。無有有無相造化，只於理氣究真機。咦，未悟非無非有，若為常道常名，從渠自感自胎，成這箇了無形影。道者何？理與氣耳。因於無者理，著於有者氣，有此理，道所以名；有此氣，道所以形。理常於無而神，故自然而性。氣常於有而空，故自然而命。天地萬物無能違者。譬諸路焉，造於此必由於此，故有理必有氣，有氣必有形。形則為天地萬物，所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也。理之所以為理，氣之所以為氣，又可得而道，可得而名哉。是則非無非有，有不可得而易，所謂常道常名者也。天地之始，以理言，萬物之母，以氣言。常無欲則寂然不動，所以觀未發之理。常有欲則感而遂

通，所以觀方發之氣。同出、異名、又玄、衆妙皆理氣二者相為，無有有無耳。曰妙、曰徼、曰門，又所以示學者進脩之地。於是究之，則萬有芸芸，亦孰離理氣性命也。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小異從來害大同，更無對待是虛空。當春物物皆生意，那去尋他造化功。咦，到此全無可說，教吾何處安名。偶逢堯舜話昇平，祇是夢中光景。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聖人之治何如？使無生其心耳。人皆遊乎其天，我則何有乎己？咦，饑

時喫飯困時眠，天下本來無一事。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一無何所窒，凡有悉歸藏。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無處逃明月，世界大茫茫。悠然認得我，我即是虛皇。咦，可笑幾年看影子，只今水鏡一齊忘。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萬有自用舍，芻狗祭則用，祭已則舍。所以用舍者，時適然耳，非人有好惡之心容其中。吾奚容吾心。譬如一呼吸，自與風相尋。妙當空洞際，氣感何其神。毋勞嚼碎舌，吾斯體吾真。咦，相與者忘，惟其仁之至，故能不以為仁。能不以為仁，故能相忘。所過者化。萬語千言，何者

非假？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怪怪奇奇理氣形，自虛而實互相生。元來天地一物耳，妙應無窮是我靈。咦，此是生身處，此是朝元路。伏雌化作木雞，土釜何勞封固。谷言虛空，虛空則神理也。玄牝有生生之理，炁所因也。謂之門，有開闔之義，陰陽具焉。有陰陽所以有天地，萬物是則形矣。夫其未形，本乎虛空，故其用以能無窮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天地如何逃始終，獨能長久奪元工。能知性命人人壽，莫道神仙非至公。咦，知性存神，知命順炁，無心之私，乃為至理。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

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處柔能勝至剛，自然之用妙無方。碧潭照見元來面，不待滄溟看渺茫。咦，到得滄溟，更妙清寧，萬象虛涵。天下同沾雨露，華池一點長甘。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滿傾剛折少前知，代禪元來有四時。明月清風真受用，乃知堯舜得其遺。咦，天心戒盈溢，人道貴謙虛。妙得天人一，無慚圯上書。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四大假合，托乎靈明。順以保之，冲

然無營。內視何有，天下自寧。出入之機，審動與靜。衆眩其聰，我則若瞑。不有其功，不聖其聖。體用自然，斯真性命。咦，真性命只在斯，不可窺不可違。魂魄合而爲人，抱一者，守此性也。所謂致柔，玄覽，無爲、無雌、無知、不有、不恃、不宰，皆所以言抱一之道本乎自然者也。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青天何蕩蕩，萬象無不容。頑然一塊土，有井便泉通。咦，莫言二物大，乃在虛空內。更於何處著虛空，元來不出吾身外。無，空也，車空能載，器空能盛，室空能居。此言天地之空之用，推而大之也。又言不出吾身外者，心也，歛而小之也。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有形為我累，而況目耳口。虚心與實腹，所以明去取。咦，此是人人入道途，斂華就實著工夫。何時飽飯渾無事，內外俱忘彼此殊。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

寵為辱之先，貴乃患之大。視之何用驚，此身亦為外。可與知者道，所以自貴愛。天下一蘧廬，寄託或有在。咦，此言有身患之的，天下於吾又何益？若為身在已忘吾，許子風瓢從浙瀝。近而求之，吾身貴矣，身外者不足係焉。即身求之，吾與身固為一，而身乃吾病矣。許子能忘天下，於風瓢動心焉，是猶未能忘身也，是猶未能忘身也。其視吾喪我之，南郭子綦又何如哉？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

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不聞乃真聞，不見乃真見，不用執柴頭，不吹火自現。無始便無終，今古歸一串，從渠千萬變，只是本來面。咦，識本來面，提正法綱，分明便是虛皇，稽首十方皈嚮。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若客，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惟其有諸內，所以形諸外。外內何容心，所以無不解。惟其靜以待，所以動與對。優哉有不在，所以常常在。咦，常在不在，不在不壞，不色不空，不奇不怪。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曰無障礙不通風，葉落林空歲歲同。虛靜當年曾說破，氣歸元海壽無窮。咦，惟氣性微，吾惟靜知。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風日和，霜雪多，人心喜懼時節過。懷哉誰家老擊壤，去之千載猶聞歌。咦，惟堯舜禹氣象少異，盛衰相因，天地如此。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無三皇，無五帝，三王不興，五伯不

起也。無瞽叟與商辛，此時好觀天地始。噫，更於天地始，妙觀未始前。但得酒中趣，勿為醒者傳。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渾沌本來無七竅，倏忽殷勤為渠鑿。誰知愛裏毒還生，毒殺元氣天不覺。噫，二有析一，小有妨大。惟其有心，斯為心害。氣則專運，元則無對。收視返聽，惟吾所在。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

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大道相忘，一之勿二。譬如嬰兒，惟事乎乳，偃然泛兮，曷有於彼。柔其長也，萬擾迭起，外內得喪，斯學累矣。夫惟絕學，吾復何累。妙哉妙哉，復天地始。噫，為學喪真真已喪，返真須向學中求。人前說夢休全信，莫枉癡人白了頭。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惟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

惟無有空，惟空有神，惟神有炁，惟炁有精。空炁相入，實有不物，靜以攬之，妙變汨汨。噫，上藥三品神炁精，從無而有自然成。世間萬物皆如此，不信神仙浪得名。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能有誠誠則全，誠之所至無不然。儒家者流誰說異，向來問禮已千年。噫，無極太極，無名有名，惟誠與一，無有之真。曲全枉直，窪盈弊新，少得多惑，自然相因。闇然日章，的然日亡，損之斯益，謙尊而光。此乎歸哉，議則粃糠。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言至自然皆有實，譬諸天地得其常。非常非實非長久，萬得同歸一理藏。噫，非言不言，其索窮已。非假不變，飄風驟雨。斯同其同，孰異於

異？化哉誠乎，無往不至。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言本非道，言不時則不信，不信則不誠，不誠則不常矣。飄風驟雨，天地之變，變固不能久，理勢然也。

跛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務高者不知足之揚，躁進者不知步之闊。有其有者不化，跡其跡者長物。嗚，夫道損又損，無我將何求。唐虞等餘食，天地一贅疣。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有不物，妙哉混成。內外天地，化化生生。求之不得，強名而名。孰能反之，人物之靈。靈其自然，毋執

以形。嗚，欲望崑崙頂上頭，層層樓上架高樓。眼前自有崑崙在，指向傍人得見不？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至哉坤元，重靜而已。非重行馳，非靜觀。行以非行，處以不處，以御天下，不過法地。嗚，春來柳絮擅飛揚，只道東風作主張。去去更無歸著處，枉教天地大茫茫。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無所容其力，則無以窺其隙；有所施其德，則有以同其得。兼取乎人

者無所偏，自矜於己者有所惑。嗚，元造非著相，聖人亦何心。春和花藹藹，海納水深深。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吾身妙於嬰兒，天地妙於無極，道體妙於大樸。觀其妙，知其微。剛而能柔，明而不耀，貴而自卑，斯執其要。嗚，大樸散，天地器。執其要，用天地。道本無體，強謂之大樸。大樸又果何如哉，散而求之，天地萬物之始，因有見其未始之妙，是謂無極。斂而求之，吾身之生，猶有存乎未生之妙，是謂嬰兒。嬰兒，有形之妙。無極，無形之妙。然則大樸之妙在於有無之間，有而無，無而有，所以爲道乎？人爲物靈，體道知道，行道係焉。曰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知而行之方也。不離不忒乃足，皆曰常德者，道體而德用也。知此則造化吾握中物耳。

將欲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無為而為，所以收無得之得；無心而心，所以御無跡之跡。天地尚不知吾之裁成，則又孰知其為帝力？嗚，執天之行，玩物之化，自然而然，智力皆假。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大德曰生，止戈為武。一念之非，傷天地炁。嗚，作善降之百祥，上帝臨汝。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備而不用者全師，征而無戰者上勝，易其位者非吾所崇，悲其功者示之深警。嗚，金籙九真三示戒，慈悲不殺是真符。憑君莫說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微而能尊者理，感而必應者炁，散而有名者形，執而不復者器。嗚，出乎器，復乎虛，廓乎萬有之一初。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守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自知自勝有深功，篤實剛純守此中。九竅百骸皆幻妄，無今無古是真空。嗚，明乎靜，安乎定，以有其性，不聽於命。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惟其無所係，故無以窺其為。無以窺其為，故物不可違，乃知己大而物小，惟不自大者能之。嗚，天地萬物，惟形是礙，大不可小，小不可大。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妙象無象，妙樂無聲，妙餌無味，妙用無能，自歸自止，自生自成。唳，吹龍笛，擊鼉鼓。紫駝之峰出翠釜，萬蟻千蠅暫時聚。若何淨洗三生塵，贈汝長流一杯水。

將欲歛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對待相因，理之必至。全吾之用，柔之而已。魚忘於淵，民忘於利。忘而不忘，所以為治。唳，人居理氣間，譬如魚在水，不自知其然，出入有生死。因之以順理，柔之以守氣，至寶存諸中，天地一終始。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自然而然者天之行，齊而不齊者物

之情。執其行，得其情，而返之於無形之形。寂兮冥兮，無臭無聲，亦孰使夫天清而地寧？唳，觀水還知道用微，微波已靜又風吹。不妨小立待其定，自有人人照見時。曰常為而無為，曰功成不居、不為主、不為先，曰柔曰靜，曰復曰自然，曰損又損，是皆一經本旨，所以為求道之方也。五千言文意本相連貫，河上公分為八十一章，其旨固自有所在。然於中出乎強勉分析不斷者亦可見，讀者因其析以求其全，則自悟入矣。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上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下

嗣漢三十九代天師
太玄子張嗣成訓頌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皇道詘，帝德失，王霸雜，仁義禮智相繼出，萬語千言文勝質。陽致長生陰致物，瓦石成金丹似橘。五行顛倒元炁漓，方士紘紘皆技術。唳，自從開闢以來，盡閱棚前傀儡，饒他愈出愈奇，一解不如一解。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碌碌如石。

天之運以能強，地之載以能息，神以變而無方，谷以虛而受益，萬物之雜，遷以自然，侯王之勢，御以自抑。純然以順，二之則逆，石不可玉，玉不可石，可石可玉，是謂全德。咦，空烝相搏怪怪奇，千形萬象出無涯。自然之用各自用，妙處誰知一貫之。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靜此有動，有體此有用。有無相循環，譬如覺後夢。咦，無則神，神

則性，空則烝，烝則命。互相體用相動靜，孰脫死生離感應。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明者見之從而明，昧者見之從而昧，人之習識自有殊，道之體用無不在。不自賢其賢，不爲天下專；不自有其有，不爲天下首。惟其推有以及無，故能生天地之大，邁天地之久。咦，道本虛無合自然，信疑俱未得其全。莫隨識習分人品，且可相忘未笑前。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烝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

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太極名，兩儀形，三才成。品物行，卑其稱，虛其盈，所以全其生。咦，靈者以神，生者以烝，虛而順之，可侔天地。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矣。

天地內外烝盤礴，金石以凝以銷爍。了無形跡與縫罅，物自生成不知覺。咦，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默而識之，妙合自然。

名與身孰親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失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高毀至，貨殖盜謀，一得一失，循環無休。惟氣血肉，壞不可復。悲哉營營，胡不內燭。咦，有身俱是患，身外復何求。識得無形寶，無身更自由。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天道、地道、人道妙用，一以謙虛，寒暑自然來往，湛兮萬有歸無。咦，生天成地，內外此炁。大哉用乎，能空而已。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戰馬賤於糞壤，耕牛到處農歌，衣食家家自給，慎毋好大貪多。咦，人欲之萌，由不知止，不幸而得，禍有可畏。宛西一馬，白骨萬里，輪臺之詔，何嗟及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爲而成。

環足跡，窮目力，事物茫茫轉無極。

一時靜定自然靈，洞見毫毛了胸臆。咦，治亂興衰，陰陽變化，斂之一身，無有違者。順氣養神，潛神養真，真成道合，萬古長春。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真學自然，不問不辯。非損無益，惟益能損。損之不已，人欲盡矣。天下之善，皆吾樂取。咦，學道勞心已是魔，學仙學法更如何？誰知真學元無事，學得真時事轉多。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不執於此者，道之從；無分於彼者，德之容。民吾同胞物吾與，盡使其心歸赤子。咦，人物無拘，含容一致。萬物生生，誠哉天地。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生死常理，不離乎數，十有三分，自生自死。過於求生，反入死地，又有其三，死數六矣。生三死六，合而九具，不死不生，惟一而已。一為坤元，一為乾始，以全吾神，以斂吾炁。神炁空無，一而不一，物我俱亡，何傷何累。咦，一二相依不少離，隨之生死數難違。不於炁外觀天地，夢裏誰知說夢非。天地人物，內外皆不離乎氣。氣聚則成形，氣順斯能生，所謂養生，亦順其氣而已。養生之道，以其厚自奉養，乃有以傷其氣而致死矣。吉凶晦吝生乎動，動之效四吉僅一焉，故知道者慎乎動，明乎靜。靜則定，定則久，久則復，復則知，所謂一而爲不死不生之徒矣。是蓋神氣空無之妙，生死兩忘，出入無間，外物於我奚有加焉。明乎靜，知其所以靜而靜之也，非若數息呆坐，頑然以爲空者。使其頑然以空，則又安能外氣以觀天地哉。然陽氣虛，陰氣塞，陰

常盛，陽常抑，事之成常難，事之敗常易，晴明之日常少，冥晦之日常多，於三生六死槩可見矣。是非其本，然皆人事有以致之。天地萬物之氣，於吾身未始一息不相通，養生者可不慎動。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無形而尊，以出萬有者，道。無名而貴，以育衆生者，德。千形萬狀，巨細雜遷者，物。往古來今，屈伸消長者，勢。尊其尊，貴其貴，無所不施，無所不被，而不自知其所以，是謂之至理。咦，道生德畜亦何心，妙處元無跡可尋。更好兩忘尊與貴，任他瓦礫與黃金。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

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天地之先，父母之前，有始未始，是謂一元。爲父而母，造化出焉，知出而復，斯神之全。神全不雜，明光相一，外想不入，內言不出，皎然見之，青天白日，不造不化，奚有乎物？知微知彰，知柔知剛，知用知藏，知變知常。仙則鼎湖，治則陶唐，噫其粃糠，死而不亡。咦，此是朝元第一方，頂心直上見虛皇。鬪旗祭竈皆成技，捉虎擒龍枉發狂。此修鍊頓悟直造者，與第五十九章積功累行者雖然入門爲異，雖然及其成功一也。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也哉。

執夫事而必於用，舍夫正而趨於邪，治其末而失其本，厚其身而肥其家，是皆自盜其所有，乃不知惜而仍夸。咦，渡海駕橋終費力，好花無實謾逢

春。莫將捷出矜才智，盜取吾家無價珍。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創業惟艱，守成不易。宗廟饗之，一世萬世。身修家齊，德效之始。鄉國天下，推之而已。修真存神，修仙養氣。小而蛇魚，大而天地，一視同然，孰外乎此？咦，兔殺鳥烹死不還，寶珠深蟄海無瀾。若何識得靈通破，好向魚龍化處觀。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

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五畫純陽未六時，乾元獨用一嬰兒。無形可見何傷害，有祖深潛要執持。和在精中寧待姤，常而明處本非離。自然妙得長生理，火候抽添莫強為。咦，陽德為乾，五生皆天，陰存二四，自然而然。赤子之用，精氣之全，自無死地，物何傷焉？陰存不感，陽健彌堅，性不聽命，何千萬年。此修鍊存陽神之方也。自天一生水至五生土，乾五畫純陽之用六，則地成一陰形矣，存而不用外之也。然合而言之，六數為陰，析而言之，則又為一數陽，復於是終而始也。二四為陽中之陰，用而不用者也。姤則一陰在下，離則二陰居中，故深絕之。精和之至，常而明者，皆純乾獨用之效，所謂神光一點，自照終始，細入毫毛，大超天地，炯然長存，洞知洞視者也。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子綦隱几，回也如愚，迦葉微笑，異

途同歸。無人我想，親疏何殊？無貪懼想，利害何施？無榮辱想，貴賤何拘？默識直悟，希夷而微，是謂良貴，斯天之徒。咦，收斂神光寂似無，衆人皆醉啜其醪。箇中識得無同妙，活捉神龍任汝騎。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垂衣裳而民自化者，治之正；舞干羽而苗自格者，兵之奇；取天下於無事者，存乎揖讓；致天下於多事者，惟其自私。咦，萬古萬萬古，君民同一機。欲存皆是事，靜後便無為。正失為刑罰，奇流入詐欺。何人天地外，觀月夜中時。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

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剷，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民風有渾漓，政化有寬急，禍福非無端，人心自難必。汨汨千萬變，如夢不可執，至人攬元炁，保抱蟲始蟄。以有藏於無，妙用常不失，洞然幻化外，見此未始一。咦，禍福無非自己為，見乎四體有先知。細將人事參天理，認取純誠欲動時。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推吾身以外及者，治人之方。斂吾心以內守者，事天之則。因其實而為虛，不盡用之謂嗇。由是而復本，由是而積德，以能無能而能，以極無極之極。故有國者治人之施，而有

母者事天而得。既得其母，子不待索，性根命蒂，灌溉凝植。環二炁以爲絲，化萬有而莫測，固將觀天地之終窮，而逍遙乎無方之域。噫，此是朝元第二方，蓬萊不在海中央。伏雌莫爲寅風動，胎蚌還分夜月光。修真學道，則一而入門，有不同此，則審動靜之機，明感應之理，守之以待，自然而然，所謂積功累行而滿三千者是也。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若烹小鮮者，求水火之宜，以調陰陽也。其鬼不神者，用以陰柔而隱夫陽也。其神不傷人者，陽亦未嘗不用，而能不顯其剛也。聖人亦不傷者，參贊裁成，以保合太和也。噫，獨陽不成，獨陰不生，生成萬物，陰陽合凝。用剛則折，柔久是能，剛內以守，柔外以行。事天法地，人所以靈。裁成妙合，天地清寧。返之一己，萬有包并。示以槁死，存吾剛

明，綿綿不亡，朝乎太清。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爲下。

以大事小者，仁也。以小事大者，智焉。仁者樂天而能普，智者畏天而能全。普則天下效其地，全則一國安其天。合大小以同得，斯謙下之自然。噫，川河汨汨幾時休，海大如天凝不流。看得靜中元自動，陰陽交處互相柔。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故爲天下貴。

以無形而藏萬物者謂之奧，知其所

貴而有之者謂之寶，藉之以生而不知者謂之保。故有不善而後見其善，有不美而後見其美，有不尊而後見其尊，是皆相因以爲用，又奚去取之足論？崇之以位，聘之以禮，夫惟賢者之是資，曷若反求於自己？復衆妙而取之，在一念之更耳。噫，道何可說亦何爲，執使三公坐論之。九萬里天同看月，妙哉善惡未分時。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由難之，故終無難。

有心非心，著相非相，自然而然，無怨德想。圖難於易，爲大於細，惟幾惟損，執其要矣。駟馬莫追，一言之許，慎之慎之，克有終始。噫，日出事即生，舌存味相覓。大小與難易，汨汨交出入。天地有不定，孰是無事日？嗒然吾喪我，何者真得失。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見天下之幾而後有，以成天下之務；知天下之微而後有，以消天下之變。得失有可決於幾之先，智力有不能於微之顯，是故慎終而如始，彼舍而此取者，所以輔相時行物生之造而順夫自然之理耳。咦，索裘莫待雪霜寒，木鑽猶能透石磐。事向無心還自得，畫蛇添足便多端。

古之善爲道者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

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順。

智流則假，愚近乎真。假其自賊，推以賊人。真則返樸，民化以淳。于是取則，天下歸仁。咦，秦以智愚黔首，不知黔首愚秦。識得真愚髣髴，君其問諸漢文。

江海為百谷王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卑莫如海，天下之水趨之；自損莫如聖人，天下之民歸之。水趨之則有以盡地利，民歸之則有以得天時，故卑者尊之資，而損者益之基，是皆藏有於其無，亦孰知其所以爲哉？咦，謙尊損益道之餘，觀海當知造化機。試看銀河在天上，尾閭元有逆流時。

天下皆謂我道大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

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大無象，有則小矣。夫惟三寶，天下以治。慈以民生，儉以民富，不敢爲先，守常安事。惟守惟安，所以長器。廣則相資，勇則趨義，捨此取彼，戒哉以死，推而復之，長生久視。天道無親，惟善是與。咦，三寶人共有，有之在乎人。非慈曷守氣，非儉曷畜精。擾擾爲之先，曷以存吾神。神存精氣合，繹繹勿或情。勿戰亦勿守，自然成吾真。

善爲士章第六十八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士不武者，以保其身；戰不怒者，以平其氣；勝不爭者，其功能全；下

於人者，其善樂取。合天德以同歸，蓋古人之極致。咦，保身平氣兩惟艱，更信全功取善難。水火相和龍虎伏，人天合處即金丹。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仍無敵，攘無臂，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不主而為客者，妙在乎應；以退為進者，惟守諸己；行無行者，不動其心；仍無敵者，因之於彼。卑一割以要功，賤匹夫之疾視。悻然者自喪其慈，惻然者有勝之理。咦，八十一章三論兵，知兵妙處有長生。乾坤萬物皆同體，勝敗元來只兩平。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易知易行者，吾之言。莫知莫行者，所謂道。夫惟道，故有宗而有君，譬

諸玉，則可貴而可寶。咦，萬有芸芸皆是道，道行何者不由之。人人自有懷中玉，妙在無言與不知。

知不知上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知之為不知者，自謙；不知為知者，自昧。能病自昧之為病，是則知害而不害。夫惟生知之謂聖，復何病乎？不知而乃病衆人之病者，此其所以為聖聖而愚愚乎？咦，有若無，實若虛，儒之格言，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釋之戒示，合二者以歸之，亦奚分乎其同異？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君慈民愛，愛則不畏，不畏之愛，大威斯寄。容之如天，安其居矣；養之如地，樂其生矣。上下不厭，感應

一理，知不自見，愛不自貴。以晦為能，以謙為美，去彼非道，惟此道取，治人修真，無往不至。咦，內養剛陽外順之，自然心廣體安舒。於中認得真知愛，信有長年住世書。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暴其氣者，死之機；持其志者，生之理。夫何二者之必然，而有或害而或利。蓋不求天之變者如彼，又孰知天之常者如此？故涓滴以之石穿，淵默以之雷厲，寒暑以之自然，智慮以之不滯。蕩蕩乎奄萬有而無拘，雖一毫之微，不能外矣。咦，惡盈惡殺無非道，入死入生皆是機。提取大綱歸掌握，任他常變總無違。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將執而殺之，孰

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人未知愛生，常若不畏死。使其生以樂，安有死不畏。司殺無非天，有罪斯殺矣。所謂代司殺，殺之以私意。譬如代匠斲，傷手乃必至。傷人即自傷，天道有還理。咦，起心傷處已傷心，及至傷人并及身。身外子孫猶不免，一回念後便歸仁。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賦斂重，萬腹空；智術用，萬息動。嗜欲無窮厚吾奉，入死求生不知痛。何如清靜兩相忘，飽飯機無民自重。咦，嗜欲之生，如晝忽暝。萬累雜遝，日與心競。去之何方，以省以定。清靜之道，斯其要領。

人之生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

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者，氣之溫和；堅強者，氣之肅殺。溫和則陽之虛，肅殺則陰之塞。虛則所以存魂神，塞則所以復體魄。孰知夫死生之非徒，而邁乎造化之不測。咦，陰體柔弱用剛強，陽體剛強用柔弱。五行顛倒小技耳，萬物死生歸掌握。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不居，其不欲見賢。

天道何如？以弓爲喻。取其既張，不久必弛，高者必抑，下者必舉，有餘必損，不足必補。以弓推之，事物一理，人胡不天，而乃反此。孰知其然，是則是取。惟聖不聖，所以聖

矣。咦，天道如弓有弛張，循環二炁爲誰忙。若爲認得中間鵠，萬有和弓一併忘。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處專言德貴常，常能柔弱勝剛強。納污自下方成海，成海工夫在久長。咦，水以柔勝，人孰不知，莫能行者，不能常之。積善納廣，不已而持，德成道合，天地皆歸。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怨不可生，亦不可和，和和無窮，兩仍其禍。生怨在彼，責報在此，執契之譬，有責報理。可責不責，惟德是取。有德執德，是謂司契。徹者轍也，循環之義，喻以司徹，怨怨不已。

天道無親，惟善是與，善不責報，天斯報矣。咦，萬有俱無萬慮澄，怨何所在德何名。人人皆善從何與，太古青山只麼青。徹亦作轍。《漢書》：結徹于道。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因夫無用之用，而以自適其適。道並行而不悖，物並育而各得。常相忘者其心，不相往者其跡。邈哉聖人之懷，已矣百里之國。咦，道本無為俗本淳，山川民物古猶今。青牛一去無消息，誰識當年用世心。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無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

而不爭。

言美則華，言信則樸。辯者有爭，善者無惡。貫一則知，務多則博。聖人無積，虛以主之，為人愈有，造物之機，與人愈多，淵泉之時。不害之利，不爭之為，惟天惟人，一而不一。萬事以宜，萬物以備，大哉道乎，于以終始。咦，非言非道道非言，辯博誰知妙不傳。人法者天天法道，道何所法自然然。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卷下

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雖然」疑衍。

（劉固盛點校）

008 道德會元

經名：道德會元。元李道純撰。
上、下兩卷。底本出處：《正統
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會元序

竊謂伏羲畫易，剖露先天。老子著書，全彰道德。此二者，其諸經之祖乎。今之學者未造其理，何哉？蓋由不得其傳耳。予素不通書，因廣參遍訪，獲遇至人，點開心易，得造義經之妙。於是罄其所得，撰成《三天易髓》，授諸門人，惟老子《道德經》未能究竟。一日有傳濟庵者携紫清真人《道德寶章》示予，觀其注脚，頗合符節，其中略有未盡處，予欲饒舌，熟思之未敢。後有二三子，各出數家解注請益於予，先以正經參對，多有異同。或多一字，或

少一字，或全句差殊，或字訛舛，互有得失，往往不同。予嘆曰：正經尚爾，況注解乎？或問其故，曰：始者，抄寫人差誤爾。或開板有失點對，或前人解不通處妄有增加，以訛傳訛，支離錯雜故也。曰：孰爲是？曰：《河上公章句》、紫清《道德寶章》頗通。曰：何故？曰：與上下文理血脉貫通者爲正。曰：諸家解義如何？曰：所見不同，各執一端耳。曰：請問其詳。曰：蓋由私意揣度，非自己胸中流出，故不能廣而推之也。得之於治道者執於治道，得之於丹道者執於丹道，得之於兵機者執於兵機，得之於禪機者執於禪機。或言理而不言事者，或言事而不言理者，至於權變智謀，旁蹊曲徑，遂墮於偏枯，皆失聖人之本意也。殊不知聖人作經之意，立極於天地之先，運化於陰陽之表，至於覆載之間，一事一理，無有不備，安可執一端而言之哉？予遂饒舌，將彼解不通處及與聖人經義相反處，逐一拈出，舉似諸子，衆皆曰然。自後請益者屢至，不容

緘默，遂將正經逐句下添箇注脚，釋經之義，以證頤神養氣之要。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以明究本窮源之序。又於各章後作頌，以盡明心見性之機。至於修齊治平、紀綱法度、百姓日用之間，平常履踐之道，洪纖巨細，廣大精微，靡所不備於中。又作正辭究理二說，冠之經首，明正言辭，究竟義理，以破經中異同之惑，目之曰《道德會元》。俾諸後學密探熟味，隨其所解而入，庶不墮於偏枯，會至道以歸元也。惟是言辭鄙俚，無非直解，經義未敢自以爲是。然較之諸本，其庶幾焉與我同志，其鑒諸時。

至元庚寅孟夏日，都梁參學清庵
瑩蟾子李道純元素序。

道德會元序例

正辭

予參諸家經本，惟河上丈人本為正。河上丈人本亦有三樣，有河上公解注，有二家全解，有章句白本。其三中，惟河上丈人章句白本理長，今從之。遂將諸本差說表而出之，以正辭理外，有大同小異二百餘言，不欲枚舉。此略言大概，以釋學者之疑。

第二章有無相生已下六句各加一之字者，非也。

第三章是以聖人虛其心，或云聖人治，或云之治，或云之治也，非。

第十一章抱一能無離已下六句加一乎字，非。

十三章寵為上辱為下，或云寵為下，不合經義。

十六章豫兮若冬涉川，或云與兮，或以下六句三句無兮者，非也。

十七章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或云畏之侮之者，非。

二十章忽兮若晦，或云淡乎其若海，非。而貴食母，或云兒貴求食於母，非。

三十章或多三字，或少一二字。

三十一章勝而不美，或云故不美也，非。

三十四章或以愛養為衣被者，非。

三十六章柔弱勝剛強分作二句，非。

三十九章數車無車，或云數譽譽者，非。

四十九章德善德信下或加矣字者，非。

五十二章既待其母以知其子，或云既知其母復知其子，二句皆非。

五十五章益生不祥，或云日生，或云曰生，皆非也。

六十六章差數句。

七十一章知不知上，或云知不知尚矣，非。

七十七章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其中加不足二字者，非。

七十八章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或云莫柔弱於水，非也。

八十章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或云令器，或云不用也，皆非也。

究理

參究諸本解義，與聖人義理不相合者，表而出之。其中異同訛謬頗多，不欲盡舉，學者致思焉。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或以常無點作一句，或云無欲者常存，有欲者亡身。若有欲者果亡身，何必曰同謂之玄乎？亡身為玄可乎？予謂無欲者，無心作為自然也。有欲者，有心運用工夫也。無為則能見無名之妙，全其性也。有為則能見有名之微，全其命也。有與無，性與命，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有無交入，性命雙全也。《記》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無欲觀妙之義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有欲觀其微之義也。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即玄之又玄之義也。所謂欲者，欲人之不欲之謂。

不尚賢

或云不求賢士者，或云不用賢者，皆非。果不用賢，則此經不足徵也，決無是理。

玄牝之門

或指口鼻為玄牝之門者，非也。或云念頭起處者，稍通，亦不合經義。

載營魄

或云魂魄者，或云陰陽者，又有數說，皆不通。殊不知魄好運動，載之者，御之也。

三十輻

或云一月三十日之數者，或云火候者，皆非也。殊不知聖人本意不在三十上。

絕聖棄智

或謂聖智不足，道當棄之，非也。予謂聖人不以

聖智見用於民。

絕學無憂

或云絕學為不學，非也。絕常人之學，而學人之不學也。絕學者，絕世之學。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諸家解不通。或云尚權者，非也。太上尚不尚賢，安得尚權。

禮者亂之首

或便謂禮不足道，吾獨不然。誠能自禮而進於仁義，亦幾於道。

數車無車

諸家解不通。予謂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喻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也。

生之徒十有三

或云十分中有三分生者，十分中有三分死者，或云七情六欲者，似是而非。或云四關九竅，更非也。或以一月之盈虧比之火候，猶非也。解見正經本文下。

無狹其所居

前人解不通。又有反解者，或云神無方者，或廣大者，皆非也。或云無厭其所生，無厭於道者，正是妄說。豈不聞結句云：去彼取此。予謂無狹其所居，尚廣大貪婪也。無厭其所生，不畏大威，貪生無厭也。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云去彼取此。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或謂徹者，通也。上古聖人一徹萬融，無所不通，民無德而稱焉。此言只好隔壁聽，與經義了無干涉。予謂契者，信約也，叶韻作挈。徹通徹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無德者司其明徹，詳見正經本文下，達者致思之。

此經文辭多叶韻

朴叶扑。闕音軋，叶察察。拔音跋，叶脫字。作音做，入聲，叶復。似此之類極多，各音本文下，讀是經者，切不可執泥字義。

道德會元序例

道德會元卷上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

道

道之可以道者，非真常之道也。夫真常之道，始於無始，名於無名，擬議即乖，開口即錯，設若可道，道是甚麼。既不可道，何以見道。可道又不是，不可道又不是，如何即是。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參學事畢，其或未然。須索向二六時中，興居服食處，回頭轉腦處，校勘這令巍巍地、活撥撥地不與諸緣作對底是箇甚麼。校勘來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處，忽然摸著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這箇元是自家有的，自歷劫以來，不曾變易。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道行住坐卧，不離這箇，况覆載之間，頭頭物物都是這箇，亘古亘今只是這箇，生天生地只是這箇，至於日用平常，動靜作息，只是這箇。一切有形皆有敗壞，性有這箇常在。天地虛空亦有敗壞，只有這箇不壞。只這箇鐵眼銅睛覷不破。為甚覷不破，只傷他不曾覷面相逢。縱饒覷面相逢，也是蹉過。且道蹉向甚麼處去，不得亂走，畢竟作麼會清庵，向這裏分明舉似只是欠人承當。倘遇知音，剔起眉毛薦取。咄，昨夜江頭新雨過，今朝依舊遠山青。頌曰：至道之極，虛無空寂，無象無形，無名無質。視之不見，搏之不得，聽之不聞，覓無蹤跡，大無不包，細無不入。生育天地，長養萬物，運化無

窮，隱顯莫測。不可知知，不可識識。太上老子，舌頭無骨。向此經中，分明露出。多言數窮，不如一默。這便是休更疑惑。

德

德之一字，亦是強名，不可得而形容，不可得而執持。凡有施設積功累行，便是不德也。只恁麼不修習，不用功，死灰槁木，待德之自來，終身無德也。這箇德字愈求愈遠，愈執愈失。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又云：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只這兩句多少分明，只是欠人承當。若是箇信得及的，便把從前學解見知、聲聞緣覺一切掀倒，向平常履踐處，把箇損字來受用，損之又損，損來損去，損到損不得處，自然玄德昭著，方信無爲之有益。經云：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又云：玄德深矣，遠矣。會麼？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頌曰：河沙妙德，總在心則。不可施爲，何勞脩積。愈探愈深，愈執愈失。放下頭頭，掀翻物物。後已先人，守雌抱一。純一不雜，其德乃實。修齊治平，皆從此出。妙用難量，是謂玄德。

經

經之一字，亦是強名。始者聖人爲見世人隨情逐幻，嗜慾迷真，中心業識之擾攘，靈地無明之熾盛，是以天真喪失，橫夭傷殘，不能復其本元。於是用方便力，開善誘門，接引羣迷，使歸正道，故著書設教，強名曰經。經者，徑也，衆所通行之大路也。雖然讀是經者，却不可泥在語言三昧上，

亦不可離了此經向外尋求。須是向自己分上，著意把這五千餘言細細咀嚼，點點畫畫，不要放過。忽然嚼得一句半句透，這一部經都在自己，方信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到這裏打開自己寶藏，把自己已經來，橫拈倒用，不惟這一部經，至於三十六部尊經，一大藏教典，從頭徹尾轉一遍，只消一喝，都竟還委悉麼。平地起風波，清天轟霹靂，諦聽諦聽。頌曰：此一卷經，妙用難評。人人本具，物物圓成。堂堂驀直，坦坦寬平。歷劫不變，亘古無更。頭頭應用，處處通津。未曾舉起，已自分明。不是我家真的子，誰人敢向裏頭行。

道可道，非常道，開口即錯。名喚做甚麼。可名，非常名。喚作一物即不中。無名，道也。天地之始；先乎覆載。有名，強名曰道，萬物之母。生生不息。故常無欲，以觀其妙；無心運化。常有欲，以觀其微。微音叫。有意操持。此兩者，於不見中親見，於親見中不見。同出而異名。一體一用。同謂之玄，體用一源。玄之又玄，形神俱妙。衆妙之門。百千法門，皆從此出。

右一章 虛無自然真常之道，本無可道。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元始祖炁，化生諸天，隨時應變之道也。道本無名，可名之名，非真常之名。天地運化，長養萬物，著於形迹之名也。虛心無爲則能見無名之妙，有心運用則能見有名之微。

妙即神也，微即形也。知微而不知妙，則不精，知妙而不知微，則不備。微妙兩全，形神俱妙，是謂玄之又玄。三十六部尊經，皆從此出，是謂衆妙之門。且道此經，從甚麼處出。咄。頌曰：崑崙山頂上，元始黍珠中。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君通。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惡，烏路切。美是惡之因。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是不善之由。故有無相生，有生無，無生有。難易相成，易，以豉切。難事易，易事難。長短相形，長則短，短則長。高下相傾，纔有高，便有下。聲音相和，有聲音，便有和。前後相隨。前隨後，後隨前。是以聖人忘其美惡處無爲之事，忘其有無。行不言之教，忘其難易。萬物作而不辭，忘物。生而不有，忘形。爲而不恃，忘情。功成不居。忘我。夫惟不居，忠其所自。是以不去。去，上聲。一切忘盡，真一常存。

右二章 美之與惡，善與不善，如影隨形，自然相待。至於有無難易，互相倚伏。有美便有惡，有善便有不善，是以聖人不辭不有，不恃不居，彼此兩忘，有無不立，是以常存而不去也。此一章發明首章體道之義，使學者知同出異名之理。離此用而即此用，不墮於偏枯也。頌曰：人有美惡，我無彼此。一切掀翻，衆泡歸水。目前

指出千般有，我道其中一也無。

不尚賢，絕聖棄智。使民不爭；忘我。不貴難得之貨，絕巧棄利。使民不為盜；忘物。不見可欲，轉物應機。使心不亂。忘情。是以聖人虛其心，全性。實其腹，全命。弱其志，全神。強其骨，全形。常使民無知無欲，空諸所有。使夫知者不敢為。夫，音扶，後同。知，音智。識法者恐。為無為，寂然不動。則無不治。治音持。感而遂通。

右三章 不尚賢接上章處無為之事也。謂不矜自己之賢能則民淳，不貴奇貨則民富，不見可欲則心定。聖人治平天下，必以修身為本。虛心實腹一節皆修之要，虛心而後志弱，志弱而後無知，無知故能忘我，此不尚賢也。實腹而後骨強，骨強而後無欲，無欲故能忘物，此不貴難得之貨也。二理相須，足以了全性命矣。頌曰：實腹真常在，虛心道自存。不勞施寸刃，談笑定乾坤。

道冲而用之，太虛同體。或不盈。不自滿。淵乎似萬物之宗。不自見。挫其銳不露鋒銛。解其紛，不隨世變。和其光，不自明。同其塵，不自是。湛兮似若存。常應常靜。吾不知誰之子，上無復祖。象帝之先。唯道為身。

右四章 上云為無為，故次之以道冲而用之或不盈，謂不自滿也。不自滿者，必受益。挫銳解紛，虛中忘我之謂也。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超虛無之外也。頌曰：不識誰之子，焉知象帝先，為君明說破，太極未分前。

天地不仁，無為。以萬物為芻狗芻，窗愈切。愛養萬物不為主。聖人不仁，傲天。以百姓為芻狗。萬民歸之不為主。天地之間，虛中。其猶橐籥乎？虛用。虛而不屈，無心。動而愈出。應變無窮。多言數窮，數，所各切。說不得。不如守中。虛中而已。

右五章 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聖人愛民治國亦復如是，修身養命亦復如是，結上章道冲而用之之義也。頌曰：無底謂之橐，三孔謂之籥，中間一竅子，無人摸得著。摸得著為君，吹出無聲樂。

谷神不死，虛靈下味。是謂玄牝。牝，婢忍切。一陰一陽。玄牝之門，一闔一闢。是謂天地根。生天生地。綿綿若存，無休無息。用之不勤。應用不窮。

右六章 谷神不死，虛靈不昧也。接上章守中之義也。虛靈不昧，神變無方，陰陽不測，一闔

一闢，往來不息，莫知其極。動靜不忒，不勞功力，生生化化而無窮。頌曰：闔闢應乾坤，斯為玄牝門。自從無出入，三界獨稱尊。

天地長久無休無息。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無為。以其不自生，無心。故能長久。不遷不變。是以聖人傲天。後其身而身先，忘我。外其身而身存。忘形。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其無我，故能成我。

右七章 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生不息。聖人不自聖，故與天地合德。接上章用之不勤之義也。頌曰：道本至虛，至虛無始，透得此虛，太虛同體。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上善若水，以柔處卑。水善利萬物而不爭，隨方逐圓。處眾人之所惡，能容納穢惡。故幾於道。幾，平聲。合道。居善地，利物。心善淵，容物。與善仁，生物。言善信，應物。政善治，治，平聲。化物。事善能，成物。動善時。順物。夫惟不爭，故無尤。物我如一。

右八章 接上章後己先人。所謂水者，取柔和謙卑處下之義，利物無爭，故無尤。頌曰：無爭神寂靜，自足氣和平。放下這點子，黃河幾度

清。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音以。天道虧盈而益謙。揣而銳之，不可常保。揣，楚委切。地道變盈而流謙。金玉滿堂，莫知能守。鬼神害盈而福謙。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遺，去聲。咎，上聲。人道惡盈而好謙。功成，名遂，身退，收拾歸來。天之道。天地合德。

右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接上章上善若水之義。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勸謙之義。頌曰：急走不離影，回來墮壘坑。只今當脚住，陸地變平沉。若解轉身些子力，潛藏飛躍總由心。

載營魄，不得亂走。抱一能無離。離，平聲。二物混成，如母携嬰。專氣致柔，能嬰兒。純一不雜，反樸還淳。滌除玄覽，能無疵。不見不聞，塵淨鑑明。愛民治國，能無為。治，音持。不動不搖，道泰時清。天門開闔，能為雌。出有入無，不伐不矜。明白四達，能無知。黜聰屏智，和光同塵。生之畜之，畜，凶入聲。斡旋四德，長養群情。生而不有，功成行滿，隱迹潛形。為而不恃，忘其所自，默默昏昏。長而不宰，長，上聲。退有餘地，一任天更。是謂玄德。道隆德備，脫體全真。

右十章

載營魄，猶車載物之喻魄好運動，好馳騁，好剛銳，故曰營魄。魄屬陰，陰盛則害陽，情盛則役性。能制伏者，抱一無離。致柔、無疵、無為、為雌、無知，使陰魄不能肆其情。至於魄伏陰消，則神靈性寂也。生之畜之，生而不有，忘其所自，不用拘束，自然不動，如獲寶滿載而歸，故曰載營魄。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營魄之義，接上章功成身退，而續下章三十輻共一轂有車之用也。頌曰：事向無心得，無心也太難。悟來彈指頃，迷後隔千山。

三十輻共一轂，猶萬法同一心。當其無，數車無車。有車之用輻來轉轂，成車之用。埏埴以為器，埏，扇，平聲。和土作器。當其無，數器無器。有器之用水土假合，成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開戶鑿牖。當其無，數室無室。有室之用。戶牖通達，成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以有利無。無之以為用。以無用有。

右十一章 以輻轉轂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轉轂，何以名車；法不歸心，無以通神。轂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虛其中，神所以通變。故虛為實利，實為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即上章載營魄之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轂輻兩忘，車復無也，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室並同此義。頌曰：鐵壁千重，銀山萬座。撥轉機輪，驀直透過。要知山下路，但問去

來人。

五色令人目盲眼被色眩。五音令人耳聾，耳被聲惑。五味令人口爽，口被味瞞。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心為情使。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行，去聲。意為物轉。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為，去聲。內境不出，外境不入。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切。收視返聽。

右十二章 上章發明虛用，虛其用則不為聲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色聲味物皆是根塵。一切世人皆受盜，惟有道者不受他瞞，視聽言動，非禮勿為，則六賊化為六神通也，故去彼取此。頌曰：見色神無定，聞聲喪太和。掀翻無一事，赤手造彌羅。

寵辱若驚，寵是辱先。貴大患若身。貴為患始。何謂寵辱若驚？諦聽下文。寵為上，辱為下，寵得也。故居上。得之若驚，無失。失之若驚，有得。是謂寵辱若驚。如是。何謂貴大患若身？設問。吾所以大患者，何哉。為吾有身，為，去聲，下同。有身便有患。及吾無身，忘形無累。吾有何患。忘貴無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外其身者，貴其身者也。若可寄天下；以此為天下，則可寄天

下。愛以身爲天下，後其身者，愛其身者也。若可托天下。以此爲天下，則可托天下。

右十三章 接上章爲腹不爲目，忘我之義。

故次之以寵辱若驚。寵辱貴患，互相倚伏。苟能思患而預防之，則終身無患。推此道而治平天下，則天下永無危殆。有國者憂天下，如憂一身，則天下樂推而不厭。頌曰：有辱何嘗辱，居榮未必榮。預防無過失，猶更涉途程。爭似全身都放下，也無得失也無驚。

視之不見名曰夷，大象無形。聽之不聞名曰希，大音希聲。搏之不得名曰微。道隱無名。此三者，不可致詰，如何說得。故混而爲一。殊途同歸。在上不皦，莫見乎隱。在下不昧，莫顯乎微。繩繩不可名，雖有條目，實無名喚。復歸於無物。藏身處沒踪跡。是謂無狀之狀，不見中親見。無象之象，象，上聲。親見中不見。是謂忽恍。渾渾淪淪。迎之不見其首，無始。隨之不見其後。後，上聲。無終。執古之道，無爲。以御今之有，統攝萬有。以知古始，無爲。是謂道紀。因無彰有。

右十四章 希、夷、微，道之極也。混而爲一，返本也。不皦不昧，和其光也。無象無狀，藏其

用也。末後一句，總證前三章，而發下章之秘也。頌曰：這箇話靶，難摸難畫。八面玲瓏，全無縫罅。恍忽窈冥中有象，這些消息共誰論。

古之善爲士者，存其無象。微妙玄通，清淨光明。深不可識。視之不見。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強，上聲。以有會無。豫兮若冬涉川，寒徹骨。猶兮若畏四鄰，慎獨。儼兮若冰將釋，無疑。敦兮其若樸，樸，音撲，如愚。曠兮其若谷，虛中。渾兮其若濁。渾，平聲。同塵。孰能濁以動之，徐清？清者濁之源。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靜者動之機。保此道者，不欲盈。虛者實之本。夫惟不盈，沖虛。故能弊不新成。埋光鏝彩。

右十五章 接上章道紀之義。發明後學，存誠致敬，常慎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潛虛爲日用。至於頓息諸緣，銷鎔萬幻，撓之則不濁，澄之則不清，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頌曰：微妙玄通，隨人脚轉。瞎却眼睛，一物不見。不如歸去來，識取虛皇面。

致虛極，守靜篤。寂然不動。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觀復知化。夫物芸芸，各復

歸其根。動極復靜。歸根曰靜，返本。是謂復命，生意存焉。復命曰常，歷劫寂爾。知常曰明。古今洞然。不知常，昧了也。妄作，凶。錯了也。知常容，大無不包。容乃公，細無不入。公乃王，物無不化。王乃天，理無不通。天乃道，曷有終窮。道乃久。無盡。沒身不殆。天地雖變，這箇不變。

右十六章 接上章善爲士者。致虛靜篤，復命歸根，純是神妙，共向這裏具眼。參學事畢，其或未然，更參末後。頌曰：致虛知妙本，靜極見天心。會得箇中意，河沙總是金。

太上，無上可上。下知有之。衆所共知。其次，親之譽之。可親可譽，便不自然。其次，畏之。知其畏敬。其次，侮之。全無忌憚。信不足，道難信。有不信。疑心重。猶其貴言。輕諾寡信。功成名遂，默而成之。百姓皆爲我自然。不知所自。

右十七章 太上謂無上可上。雖下愚皆知有此理纔可親近。有美譽便不自然，畏之者猶其次也，侮之者失道遠矣。天真喪失，不能反本，雖教之奚益。言愈多而愈不信，不若默而待之，無爲而化之，使其自悟，自然返樸，不言而信也。以治道言之，太上以下不能無爲。親之譽之，有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者，上失信也。上

失信於民則民不信。猶其貴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無爲而成，刑不試而民自服也。至於功業成遂，還淳返樸，則親譽畏侮俱忘矣。百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故曰謂我自然。頌曰：太上元無上，常存日用間。可憐無眼漢，剛道出函關。

大道廢，有仁義。太樸既散，仁義乃興。智慧出，有大僞。出，去聲。智慧聰明，根塵業識。六親不和，有孝子。莫若常和。國家昏亂，有忠臣。莫若常治。

右十八章 接上章親譽畏侮之義。與其國亂顯忠臣，何若無爲民自化。頌曰：聰明迷大本，智慧喪天真。無事常清靜，逍遙快活人。

絕聖棄智，無爲。民利百倍，安靜。絕仁棄義，無心。民復孝慈，和順。絕巧棄利，無欲。盜賊無有。常足。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惟恐信不及。故令有所屬。令，去聲。屬音燭。老婆心切。見素抱樸，無知無識。少私寡欲。忘物忘我。

右十九章 發上章之蘊。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樸也。聖人惟恐後世學者擔負不起，屬之以易簡，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易取於人也。頌曰：莫縱三心亂，無令一念狂。見聞知覺法，無復可思量。

絕學無憂。心頭無事。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唯，上聲。不遠。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大遠。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善惡可畏。荒兮其未央哉。俗人恐學力未至，聖人恐損之未盡。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嗜欲無厭。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怕，音泊。愴然無欲。乘乘兮若無所歸。任運自然。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貪務者，常憂。忘機者，常樂。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昏昏默默。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見藏於外，聖人藏明於內。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悶音門。俗人有分別，聖人無彼此。忽兮若晦，晦，上聲。不識不知。漂兮若無所止。無物無執。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衆人皆有能，聖人獨無能。我獨異於人，不與萬法爲侶。而貴食母。貴在味道。

右二十章 絕學者，絕其所有也。故次之絕聖人後。俗人務學於事，益其所聞，惟恐進學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絕所有，惟務於味道，如求食於母，守雌抱一而已，故無憂也。是謂絕學無憂。頌曰：才言絕學，開口便錯。廣識多知，轉轉不覺。人間萬事都忘却，猶落他家第二機。

孔德之容，無所不容。惟道是從。於法自在。道之爲物，惟恍惟忽。本然之天。忽兮恍，其中有象；此天混然。恍兮忽，其中有物。此天洞然。窈兮冥，其中有精；此天常存。其精甚真，純一無僞。其中有信。活潑潑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去，差呂切。歷劫常存。以閱衆甫。萬物資始。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右二十一章 上章云我獨異於人，德之大也。故次之以孔德之容，言其廣納包容。所謂道之爲物，果何物乎？有象有物有精，果有乎？若謂有，未具參學眼，若謂無，亦未具參學眼，畢竟作麼會咄。頌曰：亘古一物，了無人識。剔起眉毛，虛空露骨。設若擬議，躊躇照管，當空霹靂。

曲則全，不材者壽。枉則直，屈己者伸。窪則盈，窪，烏瓜切。謙則受益。弊則新，晦則自明。少則得，知止常足。多則惑事繁則亂。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一能統衆。不自見，故明；弊則新。不自是，故彰；窪則盈。不自伐，故有功；枉則直。不自矜，故長。曲則全。夫惟不爭，守柔。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混而爲一。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是真實語。誠全而歸。

之。全其本然。

右二十二章 曲全枉直，窪盈弊新，接上章孔德之義也。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勸謙之義也。謙下故無爭，無爭則全其本然，抱元守一，復歸無極也。故曰誠全而歸之。頌曰：莫管他人短，休矜自己長。短長無二見，遍界不能藏。

希言自然。開口不在舌頭上。飄風不終朝，狂則不久。驟雨不終日。躁則不長。孰為此者？是誰主宰。天地。衆所共知。天地尚不能久，天地尚爾。而況人乎？不可躁暴。故從事於道者，順理合轍。道者同於道，一體同觀。德者同于德，不生一見。失者同於失。無有分別。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我同於道，道亦同我。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樂，音烙，上下並用。我同於德，德亦同我。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我同於失，失亦同我。信不足，有不信。我疑於物，物亦疑我。

右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接上章不爭之義。謂不自見，是不言而善應。飄風驟雨，言妄動躁進不久遠之喻。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苟或言不合道，妄有作為，不能取信於人，反為人輕忽也。《易繫》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

可不慎乎。頌曰：道不異於人，人自以為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

跂者不立，跂，音伎。躁進無功。跨者不行，欲速不達。自見者不明，不能晦德。自是者不彰，不能謙下。自伐者無功，不能克己。自矜者不長。不能含容。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贅，朱芮切。行，去聲。殘飯贅疣。物或惡之，惡，烏路切。衆所不美。故有道者不處。達者反是。

右二十四章 此章總證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即飄風驟雨之謂也。自見自是，自矜自伐，渾是私意。私意確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不美也。頌曰：跂立元為妄，跨行本是狂。假饒成得事，到底不如常。

有物混成，此天混然。先天而生，此天洞然。寂兮寥兮，湛然常寂。獨立不改，超然獨存。周行而不殆，運化無窮。可以為天下母。生育長養。吾不知其名，本無名喚。字之曰道，因物立名。強為之名曰大。強，上聲。無有量。大曰逝，無有疆界。逝曰遠，無有邊際。遠曰反。收拾歸來。故道大，太虛無體。天大，法道。地大，法天。王亦大。法地。域中有四大，更有大麼。王居其一焉。三

界獨稱尊。人法地，無不載。地法天，無不容。天法道，無不周。道法自然。

右二十五章 接上章有道不處，於此發明處道之工夫也。有物混成以下一節，全首章體道之要。四大以下，純是神妙。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人。頌曰：天地雖大，亦有敗壞。唯有這箇，歷劫常在。聖而不可知之者，盡在如如不動中。

重為輕根，輕生於重。靜為躁君。靜主於動。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不敢輕為。雖有榮觀，宴處超然。常應常靜。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擔荷不起。輕則失臣，輕進失身。躁則失君。貪榮取辱。

右二十六章 重者，不可輕忽也。輕則失臣，躁則失君，猶跂者不立，跨者不行之謂，亦飄風驟雨之喻。不離輜重，克負擔荷也。宴處超然，轉物也。明上章法道之義，總結二章體道之說，而續下章善行之要也。頌曰：躁進那能久，輕為了不成。脚跟不點地，猶更涉途程。

善行無轍迹，轍，直列切。舉步不在脚跟。善言無瑕謫，開口不在舌端。善計不用籌策，一徹萬融。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全無縫

縛。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解，上聲。全無繫累。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修己安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隨機利物。是謂襲明。明了相續。故善人，不善人之師；教人爲善。不善人，善人之資。警人反善。不貴其師，無善可爲。不愛其資，無過可改。雖智大迷，屏智如愚。是謂要妙。任運自然。

右二十七章 盡前章之蘊。謹於言行則無迹無謫，心之計其可算，心之閉其可開，心之結其可解，道心堅固如此，則無善不善之分。師與資兩忘，黜聰屏智，終日如愚。頌曰：舉步不在脚，善結非千手。摸著鼻孔尖，通身都是口。若能於此善參詳，七元來四十九。

知其雄，守其雌，不自大。爲天下谿。萬派歸源。爲天下谿，常德不離，打成一片。復歸於嬰兒。炁全。知其白，守其黑，不自見。爲天下式。萬法歸一。爲天下式，常德不忒，準的不差。復歸於無極。神全。知其榮，守其辱，不自貴。爲天下谷。萬有歸空。爲天下谷，常德乃足，湛然圓滿。復歸於朴。朴，音撲。性全。朴散則爲器，施之於物。聖人用之，以爲官長設教化人。

故大制不割。不言之教。

右二十八章 守雌守黑守辱，不見自己之明，接上章雖智大遠之義。嬰兒太極太朴，天下之大本，惟守雌抱一，則能返本。治國以此，不假裁判，民自淳而物自樸也。頌曰：白裏存乎黑，雄中抱一雌。綿綿功不間，男解養嬰兒。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者，錯。吾見其不得已。已音以。利禦寇，不利爲寇。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動著禍生。爲者敗之，貪他底，著他底。執者失之。討便宜，落便宜。凡物一切有相。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有此便有彼，切忌隨他去。是以聖人去甚，去，上聲。無爲。去奢，無欲。去泰。無執。

右二十九章 無爲則無事，有爲便有事。執者失，爲者敗，有爲之戒也。強羸載隳，互相倚伏，如影隨形，才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貪甚，去奢侈，去驕泰，深戒後世。頌曰：行隨煦吹，強羸載隳，中間主宰，不知是誰。著衣喫飯尋常事，何須特地却生疑。

以道佐人主者，無爲。不以兵強天下，以慈衛之。其事好還。還，音旋。善惡皆報。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心兵起處，靈地荒蕪。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魔軍馳騁，精氣耗散。故善者果而已，已音以。有斷則生。不敢以取強。以柔待之。果而勿矜，去甚。果而勿伐，去奢。果而勿驕，去泰。果而不得已，顛沛必於是。是果而勿強。放倒刹竿。物壯則老，兵強則不勝。是謂不道，錯。不道早已。永失真道。

右三十章 接上章去奢泰之義。以道佐人主者，不尚兵武。善惡皆有報，戒後世有國有家者，守雌抱一，勇於不敢。至於不得已，亦不敢取強，故曰善者果而已。頌曰：莫縱三心亂，常教志帥安。忽然違野戰，一箭定天山。

夫佳兵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物或惡之，惡，烏路切。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有道者不處。處，上聲。心兵不起。君子居則貴左，主柔。用兵則貴右。主剛。兵者不祥之器，武以討叛。非君子之器，君子常治。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以慈衛之。勝而不美，不得已。而美之者，要功也。是樂殺人。樂，五教切。肆其剛勇。夫樂殺人者，爲之種禍。不可得志於天下。造物不容。吉事尚左，主生。凶事尚右。主殺。偏將軍居左，尚柔。上將軍居右，尚剛。

言以喪禮處之。不祥之器。殺人衆多，不得已。悲哀泣之。一日慈。戰勝，以喪禮處之。如喪考妣。

右三十一章 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爲清靜，治化自然，家國咸寧。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永無爭奪之患也。頌曰：默默清玄境，澄澄養太和。倒携三昧劍，順化五陰魔。

道常無名，虛無自然。樸雖小至微。天下不敢臣。至尊。侯王若能守，抱一。萬物將自賓。無不服。天地相合，惟德是輔。以降甘露，和氣所致。民莫之令而自均。令，去聲。自然和平。始制有名，立法制度。名亦既有，示之好惡。夫亦將知止。使之知禁。知止，所以不殆。知足故常樂。譬道之在天下，止於至善。猶川谷之於江海。止於卑下。

右三十二章 上章云有道者不處，此云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發明有道者所處之要也。有道之士外處卑下，內抱一真，萬物自然，化天理自然，合神變無窮。頌曰：會得無名樸，方能縱復收。便將大千界，撮在一毫頭。

知人者智，見於外。自知者明。見於內。

勝人者有力，勇於敢。自勝者強。勇於不敢。知足者富貧亦樂。強行者有志。始終不殆。不失其所守者久，志力愈堅，命基愈固。死而不亡者壽。壽，上聲。真一常存。

右三十三章 知人勝人，明於外也。自知自勝，存於內也。證前三章用武之戒也。知足者貧亦樂，力行者無不見，固守者無危殆，內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真一常存。頌曰：見物不見性，知人不自知。箇般無學輩，猶道得便宜。

大道汎兮，廣大悉備。其可左右。無限量。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所過者化。功成不名有，所存者神。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忘其所自。常無欲，寂然不動。可名於小。芥子納須彌。萬物歸之而不爲主，任運自然。可名於大。須彌納芥子。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芥子裏藏身。故能成其大。不可稱量。

右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謂極廣大，盡精微，靡所不備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以下，接上章不失其所守者久之義也。以之治國則不失其所守，以之修己則死而不亡，故曰其可左右。頌曰：大道誠難測，虛空不可量。寥寥成一片，何處是封疆。

執大象，象，上聲。視之不見。天下往。萬民

服。往而不害，萬物遂。安平泰。萬化安。樂與餌，樂，音藥。聲味俱美。過客止。客過則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出，去聲。無聲無臭。視之不足見，大象無形。聽之不足聞，大音希聲。用之不可既。道隱無名，用之無盡。

右三十五章 上章末後句云故能成其大，故次之以執大象天下往，謂全其無象，民物移心歸往也。樂與餌，聲味俱美，喪其無象，安能久乎。道之出口，無味無象，無聲無色，以其無體，故應用無盡。頌曰：泥牛喘月，木馬嘶風。觀之似有，覓又無踪。清庵拄杖子，畫斷妙高峰。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固張必歛。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固強必弱。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固興必廢。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固與必奪。是謂微明。幾微先兆。柔弱勝剛強。柔弱常和，用剛必敗。魚不可脫於淵，人安可離於道。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有利則有害。

右三十六章 執大象則能見事之幾微。纔見固張，便知將歛，未萌先兆，未舉先知，非天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學道之士，存其無象，守其至柔，與物無競，則自然知幾。苟用剛暴，尚權謀智術，求其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本水中物，求

異羣魚欲脫於淵，可乎？既不可，則人亦不可尚權。尚權者，反常也，如魚離淵必死。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聖人用權，反常合道，尚不可輕爲，而況常人乎？可不戒哉。頌曰：眼若流星，機如掣電。瞻之在前，忽然不見。十方通塞中，光明無不遍。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寂然不動，感通天下之故。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上以風化下。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作，做，入聲。我無欲而民自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使夫知者不敢爲。天下將自正。爲無爲。則無不治。

右三十七章 真常之道本無爲，有爲即非常道，接上章微明之義。天地無爲，萬物生成，聖人無爲，萬民安泰。以修煉言之，都無作爲，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毫髮之動便要先覺，既覺便以無名樸鎮之。朴本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道無爲，朴無名，心無欲，則自然復靜也。靜之又靜，天下將自正。頌曰：有作皆爲幻，無爲又落空。兩途俱不涉，當處闡宗風。

道德會元卷上

①此處疑有誤。

道德會元卷下

都梁清庵瑩蟾子李道純元素述

上德不德，不尚己德。是以有德其德愈大。下德不失德，執著己德。是以無德。其德愈失。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德求感，有所作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施仁及物，本無作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以義接物，有所作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以禮齊物，終不能齊。攘臂而仍之。攘，如羊切。力挽之，愈不齊。故失道而後德，近道。失德而後仁，近德。失仁而後義，近仁。失義而後禮，近義。夫禮者，不淳。忠信之薄不厚。亂之首也。不齊。前識者，道之華，求奇不實。愚之始也。失道。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尚質實，不求識。居其實不居其華。尚誠實，不尚禮。故去彼取此。去，羌呂切。捨妄從真。

右三十八章 上章云道常無爲，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爲，故合道。下德有爲，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爲進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爲多不實，以禮齊物，物轉不齊。蓋有爲終有失也。

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義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無爲也。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不處。頌曰：未得超三界，如何出五常。五常歸罔象，獨步謁虛皇。

昔之得一者，得一萬事畢。天得一以清，湛然常寂。地得一以寧，寂然不動。神得一以靈，混然成真。谷得一以盈，綽然有餘。萬物一以生，自然發育。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泰然安固。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星辰失度。地無以寧將恐發，山嶽崩頽。神無以靈將恐歇，陰陽失節。谷無以盈將恐竭，閉塞不通。萬物無以生將恐滅，和氣耗散。侯王無以貞貴高將恐蹙，家國危殆。故貴以賤爲本，一也。高以下爲基。一也。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常抱其一。此其以賤爲本也。一爲萬象主。非乎？豈不然哉。故致數車無車，數，音所。數我無我。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貴賤兩忘。

右三十九章 上章云去彼取此，謂去其末而取其本也。本者何？一也。一者，天地之始，萬物之母，大道之用。侯王若能守，萬物自然歸往也。自謂孤寡不穀，自卑升高不忘本也。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貴賤兩忘，惟抱一也。數車之

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轂轆合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也。頌曰：得一非為妙，還虛未是玄。夢中知是夢，天外莫尋天。

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收來。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天下萬物生於有，有名，萬物之母。有生於無。無名，天地之始。

右四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接上章貴以賤為本也。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即數車無車之說。只這有無相生之理，多少學人不知端的。且道如何是有無端的意？看頌曰：有象非為有，無形未是無。有無俱不立，猶是墮偏枯。無有有無中得趣，方知鬚子沒髭鬚。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多聞多不信。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因何信不及，只為太分明。不笑，不足以為道。大迷之下，必有大悟。故建言有之：纔聞兩片，露出肝腸。明道若昧，含華隱曜。進道若退，瞻前顧後。夷道若類，和光同塵。上德若谷，虛以受人。大白若辱，卑以自牧。廣德若不足，滿而不溢。建德若偷，偷，音俞，叶渝。密而不露。質真若渝，應變無方。大方無隅，不露圭角。大

器晚成，不有其功。大音希聲，叩之即應。大象無形。莫見乎隱。道隱無名，莫顯乎微。夫唯道，善貸且成。忠恕而已。

右四十一章 上章云有無相生，非高上之士不容無疑，故次之以上士聞道。夫道若昧、若退、若類、若偷、若渝，不可得而見，聞可笑之由。惟高上之士稟性冲虛，故能超然直入，不言而信，無為而成之也。中人以下未免半疑半信，下愚不肖者不惟不信，又且笑而侮之也。善貸且成者，貸下士笑侮之過，而成上士勤行之功也。雖下愚不肖，一覺其初，便可反善，人之不善，何棄之有。頌曰：至道元容易，人心自謂難。中人猶擬議，下士轉顛預。莫顛預星在，秤兮物在盤。

道生一，虛無生一氣。一生二，一氣判陰陽。二生三，陰陽成三才。三生萬物。三才生萬類。萬物負陰而抱陽，成象於天，成形於地。冲氣以為和。稟氣於中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一無隅，衆人之所忌。而王公以為稱。自謂孤寡。故物一切有象。或損之而益，謙者受益。或益之而損。滿者必覆。人之所教，無非為善。亦我義教之。我亦如是。強梁者不得其死。強大者，死之徒。吾將以為教父。不善人，善人之資。右四十二章 一者，萬物之母。人之所惡謂

一無偶，孤寡不穀也。王公大人不忘其本，以是自稱，卑下謙損也。謙損者，必受益，強大者，必招禍。聖人設此，戒人克己行謙，見不善而內自省也。頌曰：好勝常逢敵，行謙久處安。柔和為日用，處處王京山。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軟能蝕堅。無有入無間。貫金透石。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謙損受益。不言之教，默而信之。無為之益，無為而成之。天下希及之。知音者鮮。

右四十三章 上章孤寡不穀，至謙也，故次之以至柔。謂柔弱勝剛強，損中有益，損之又損，以至無為。不言而可信，無為之益，世鮮及之。頌曰：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只這清涼境，乾坤不覆藏。

名與身，孰親？名高辱身。身與貨，孰多？財多害己。得與失，孰病？得寵思辱。是故甚愛必大費，貪他底，著他底。多藏必厚亡。討便宜，落便宜。知足不辱，足止貪。知止不殆，畏止禍。可以長久。知足常足。右四十四章 上章無為之益，謂有為則有損也。故次之以名與身孰親。名貨得失皆有為也，終不長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長久。頌曰：世間

一切有，到底不長久。攝伏獼猴心，聽取獅子吼。若能運出家中寶，啼鳥山花一樣春。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弊，叶韻作贅。不自顯，故無壞。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不自滿，故無盡。大直若屈，直而不肆。大巧若拙，為而不恃。大辨若訥。光而不曜。躁勝寒，躁暴者焚。靜勝熱，安靜者涼。清靜為天下正。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右四十五章 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為不足者壽，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沖，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有餘而為不足，用之無盡也，故為天下正。頌曰：人情多聚散，世道有興衰。惟有真常在，古今無改移。

天下有道，情逐性。却走馬以糞，意馬閑，靈苗秀。天下無道，性逐情。戎馬生於郊。意馬狂，心地荒。罪莫大於可欲，取辱之由。禍莫大於不知足，陷身之端。咎莫大於欲得。殺身之本。故知足之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右四十六章 上章清靜為天下正，故次之以天下有道。有道則清靜，清靜則天下正，天下正則罷兵事、務農事，故曰却走馬以糞。無道則不

清靜，不清靜則天下不正，則用威武征伐，故曰戎馬生於郊。曰罪曰禍曰咎，皆欲心所致，故結句云知足常足，以修身言之。清靜則欲心止，欲心止則意大定，故曰却走馬以糞。不清靜欲心不止，欲心不止則意馬狂，故曰戎馬生於郊。頌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急走回來，救得一半。天下本無事，人心自著忙。

不出戶，知天下；反窮諸己。不窺牖，見天道。回光返照。其出彌遠，其知彌少。外事有限。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移一步到長安。不見而名，不見一物即如來。不為而成。不動一毫成正覺。

右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接上章之義。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頌曰：朝遊南嶽，暮宿蒼梧。倏忽千里，不曾離渠。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為學日益，精進。為道日損，減損。損之又損，一切損盡。以至無為，無損可損。無為而無不為。無不克。取天下常以無事，事向無心得。及其有事，有心便不得。不足以取天下。有為終有盡。

右四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也。其出

彌遠，外事也。故次之為學日益。言無學者求其增益，為道者事事減損。《易》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于無忿可懲，無慾可損，以至無為，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也。苟或妄有作為，則民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頌曰：有學頭頭昧，無為事事差。學為俱絕斷，損益任從他。莫笑我儂窮相態，從來賊不打貧家。

聖人無常心，任用無方。以百姓心為心。隨機應感。善者吾善之，從而為善。不善者吾亦善之，使之反善。德善。全其至善。信者吾信之，從而為信。不信者吾亦信之，使之反信。德信。全其至信。聖人在天下慄慄，慄音牒，兢兢業業。為天下渾其心。渾，平聲。殊途同歸。百姓皆注其耳目，容止可觀，作事可法。聖人皆孩之。天下一家。

右四十九章 上章云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所謂無常心者，隨機應感，不逆民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從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頌曰：信者從他信，善者從他善。若能如是知，却成顛倒見。顛倒見三界，十方成一片。

出生入死，忿慾生死之門。生之徒絕忿慾，

十有三，水火濟。死之徒縱忿慾。十有三，水火不濟。人之生，皆賴水火。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亦十有三。水成數六，火成數七。夫何故？忿慾使然。以其生生之厚。忿慾不止，貪生無厭。蓋聞善攝生者，無忿慾。陸行不遇虎兇，兇序姊切。內省不疚，何憂何懼。入軍不被甲兵，心無罣礙，故無恐怖。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厚其生，焉能有死。夫何故？身非我有，死奈我何。以其無死地。忘其生死。

右五十章 柔弱生之徒，强大死之徒。柔弱者則能懲忿慾，强大者為忿慾所使。能懲忿則火降，室慾則水升。水火既濟則生，故曰生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縱慾則若海波翻，水火相違則死，故曰死之徒。强大者貪生無厭，柔弱者視死如歸，既不以死為死，虎兇甲兵於我何害。以丹道言之，水火既濟，聖胎凝矣。頌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既無差別智，安有死和生。

道生之，元始祖氣。德畜之，畜凶入聲。化生諸天。物形之。在天成象。勢成之。在地成形。是以萬物一切有象。莫不尊道而貴德。皆從道生。道之尊，德之貴，越古超今。夫莫知爵而常自然。不言善應。故道生

之畜之，神全。長之育之，氣全。成之熟之，精全。養之覆之。形全。生而不有，忘機。為而不恃，忘情。長而不宰，忘物。是謂玄德。合道。

右五十一章 善攝生者，以其無死地，故次之以道生之言。道本無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道本無名，因長養萬物而名可立。一切有相，受命于天，成形於地，稟氣於中和，皆道之應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頌曰：可道非常道，無為却有為。為君明說破，眾水總朝西。夜來混沌擲落地，萬象森羅總不知。

天下有始，無名，天地之始。以為天下母。有名，萬物之母。既知其母，知本。以知其子便知末。既知其子，知末。復歸其母。及本。沒身不殆。常在。塞其兌，內境不出。閉其門，外境不入。終身不勤。不勞而治。開其兌，內境出。濟其事，外境入。終身不救。永失真道。見小曰明，知幾知微。守柔曰強。軟能蝕堅。用其光，物來斯照。復歸其明，放去收來。無遺身殃，遺，音謂。切忌隨他去。是謂襲常。直下承當。

右五十二章 道生之言道之始也，故次之天下有始。末後一句最極切，修真至士當向這裏真

眼，莫教蹉過。頌曰：不收不放，無上可上，清淨自然，本來模樣。更問第一義如何，向道有言皆是謗。

使我介然有所知，未舉先覺。行於大道。無為。惟施是畏。識法者恐。大道甚夷，坦平驀直。而民好徑。好，去聲。行險以僥倖。朝甚除，朝，音潮。事繁即亂。田甚蕪，靈地荒蕪。倉甚虛。靈地空竭。服文彩，貪。帶利劍，嗔。厭飲食，痴。財貨有餘，欲心不止。是謂盜夸。三毒擾攘。非道也哉。錯。

右五十三章 上章云襲常，謂密用常道也，故次之以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則能直下承當而密用，若無所知則不能密用，妄有作為。內為根塵所蔽，外被業識所眩，兼無明，三毒為撓，非道也哉。頌曰：弄巧成拙，多煩早老。金玉滿堂，焉能常保。若於日用顛倒行，大地塵沙盡成寶。

善建者不拔，拔，音跋。根深。善抱者不脫，帶固。子孫祭祀不輟。綿遠。修之於身，身修。其德乃真；全真。脩之於家，家齊。其德有餘；寬裕。修之於鄉，鄉修。其德乃長；久遠。修之於國，國治。其德乃豐；淳厚。修之於天下，天下平。其德

乃普。道泰。故以身觀身，內有一塵，其德不真。以家觀家，有一不順，其德無餘。以鄉觀鄉，有一不化，其德不長。以國觀國，有一不善，其德不豐。以天下觀天下。有一小人，其德不普。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反求諸己。

右五十四章 上章云使我介然有所知，有所知則道心堅固，不失其守，故次之以善建者不拔也。以之修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修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己，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是自己政化不善也。《書》云：百姓有過，在于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己，心有一塵染著，則是我之性天未明也。頌曰：觀國非容易，觀身意更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含德之厚，退藏於密。比於赤子。純一不雜。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攫鳥不搏。螫，音釋。攫，攬，並厥縛切。我忘於物，物亦忘我。骨弱筋柔而握固。筋，音斤。神全。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峻，最平聲。精全。精之至也。自然。終日號而不嗶號，平聲。氣全。和之至也。柔和。知和曰常，此天混然。知常曰明，此天洞然。益生不祥，益則有損。心使氣曰強。氣動則剛。物壯則老，剛則易折。是謂不道。錯。不道早已。喪失天

真。

右五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德之厚也。故次之以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赤子之心純一不雜，無害於物，物亦不能害。不知有男女之別，其峻亦作，精氣所至也，雖作而無心，故能全其至精。終日號啼，其聲不變，沖和所致也。修身以此，則能全其本然，是謂含德之厚。苟失其赤子之心，峻作而心動，天真喪也。赤子之心既發，便不自然，發而不遠，而知覺亦可反常，故曰明。苟不知覺而縱其所欲，日增日盛，精氣耗散，故曰不祥。血氣既盛，又縱心而使之，愈盛也。氣血盛則形衰矣，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也。頌曰：欲識混元面，先存赤子心。此心常不昧，法體證黃金。

知者不言，默而成之。言者不知。口頭三昧。塞其兌，無言。閉其門，無見。挫其銳，無爭。解其紛，無事。和其光，無我。同其塵，無人。是謂玄同。一以貫之。故不可得而親，忘情。不可得而疏；忘形。不可得而利，忘物，不可得而害；忘機。不可得而貴，忘有。不可得而賤。忘無。故為天下貴。一切忘盡，真常獨存。

右五十六章 含德之厚則能緘默，故次之以知者不言。非不言也，無可得而說也。尹真人云：非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正謂此也。予謂

多言獲利，不若默而無害也。噫。頌曰：絕利終無害，無親便不疏。多言應有失，爭似背虛都。

以正治國不偏不倚。以奇用兵，無計無謀。以無事取天下。無為無執。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性徹理融。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利欲所惑。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奇貨所眩。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未伎所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出奸上。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不尚權謀。我好靜而民自正，不用利器。我無事而民自富，不貴奇貨。我無欲而民自朴。樸，蒲卜切。以正治國。

右五十七章 上章云知者不言，得其正也。故次之以正治國也。多忌諱，多利器，多伎巧，多法令，皆不正也。上無忌諱則民裕，絕權謀則民化，薄稅斂則民富，道之以德則民樸。無為無事，無欲好靜，皆正也。以此治國，則海晏河清；以此行道，道泰時亨；以此修身，氣固神凝。一人正，萬民皆正；一心正，萬化皆正；一身正，萬事皆正。正之義大矣哉。頌曰：著意頭頭錯，無為又落空。自從心路絕，無日不春風。

其政悶悶，悶音門。無為寬裕。其民淳淳；質樸有餘。其政察察，有為嚴謹。其民缺

缺。缺，音軋。貪婪無足。禍兮福所倚，畏禍則福必至。福兮禍所伏。忽福則禍必至。孰知其極，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其無正耶？惟正可守。正復為奇，恃正則為奇。善復為妖。矜善則為妖。民之迷，與道相反。其固日久。迷遠不復。是以聖人方而不割，方正其身，使心自化。廉而不穢，清廉其德，使民自化。直而不肆，梗直其行，使物自化。光而不曜。含蓄其光，天下化成。

右五十八章 上章無為無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是謂上寬裕則民淳實，上多事則民昏暴。悶悶，寬也。察察，謹也。寬則得衆，盡法無民。禍福相倚，正奇相待，善妖相反，理之然也，可不戒諸。修福不如遠禍，用正不若閑邪。正雖為善，苟自矜為奇德，則反為妖。正之為正，斯不正已。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是以聖人方正其身，刑罰清而萬民服；清廉其德，不惡而嚴；梗直其行，和而不流。清明在躬，慮其太察，自昭明德，故結句云光而不曜。學者洞此，長生久視之道得矣。頌曰：倚善功難遂，矜奇事轉迷。世間無限事，伶利不如痴。

治人事天，存心養性。莫若嗇。嗇，音色。凡事從儉。夫惟嗇，夫謂早服。妙在機先。早服謂之重積德。含德之厚。重積德則無

不克，無所不至。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廣大悉備。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天理在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生生不窮。是謂深根固蒂，性海彌深，命基永固。長生久視之道。曷有終窮。

右五十九章 接上章其政悶悶之義。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斂；以身言之，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絕視聽。盡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頌曰：生事事生，省事事省。不省不生，斷踪絕影。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

治大國，若烹小鮮。撓之則糜。以道莅天下，莅，音利。清靜無為。其鬼不神。陰魔俛首。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邪不干正。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大制不割。夫兩不相傷，形神俱妙。故德交歸焉。道德感通。

右六十章 以正治國，其政悶悶，治人事天，皆治大國之義。小鮮者，細小之魚也。譬如烹鮮，撓之則糜，言治平天下，撓之則亂也。以無為正其心，以清靜養其性，卑以自牧，則民心悅服，天下歸往也。往而不害，天下和平，使剛暴無以施其能，鬼不神也。至於化暴從善，雖有強能，而無害物之心，聖人亦不加刑於小人，上下以德相

交，故兩不相傷。以之修身，清淨無為為本，則情欲絕而陰魔消散，形存壽永，精復神全，此長生久視之道也。頌曰：本自見成，何須扭捏。纒著一毫，眼中著屑。一句合頭機，萬載繫驢橛。

大國者下流，上善若水。天下之交，衆高附下。天下之牝。衆剛附柔。牝常以靜勝牡，靜為躁君。以靜為下。衆動附靜。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以大就小。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以小事大。或下以取，小必歸大。或下而取。大必納小。大國不過欲兼畜人，畜，凶入聲。謙卑接下。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卑順承上。夫兩者上遜下順。各得其所欲，各當其分。故大者宜為下。高以下為基。

右六十一章 接上章德交之義。下流者如水之卑下，則衆水歸之。柔勝剛，靜勝動。聖人卑謙自牧，安靜應物，則天下化成。上以下下，下以下順上，上遜下順，德交歸焉。修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愈進，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故曰大者宜為下。頌曰：大不做大，小不做小。好笑好笑，當面諱了。等閑伸出無為手，不動干戈定太平。

道者，萬物之奧，無所不容。善人之寶，至

尊至貴。不善人之所保。皆賴道廢。美言可以市，足以悅衆。尊行可以加人。行，去聲。足以出衆。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棄之有？亦可使之反善。故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雖有拱璧以先駟馬，非寶非貴。不如坐進此道。道尊德貴。古之所以貴此道者，善人之寶。不日求以得，見成有底。有罪以免耶？不貴於人。故爲天下貴。善貸且成。

右六十二章 接上章之義。奧者，大也。寶者，貴也。保者，萬物恃之以生也。雖下愚不肖者未嘗離也。舉動應酬，無非此道。百姓日用而不知者，爲塵識所昧。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教師，教化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拱璧駟馬見不足爲貴，不如坐進此道。修己以安百姓，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求則與之，有罪宥之，不責於人，有罪以免，故天下尊之也。頌曰：終日忙忙走，回頭便到家。悟來無一事，不會亂如麻。

爲無爲，藏神於神。事無事，藏心於心。味無味。藏形於形。大小多少，倒行逆施。報怨以德。不貞於人。圖難於其易。易，去聲。下同。其脆易破。爲大於其細。其微易

散。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從微至著。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積小成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聖人不自聖。故能成其大。成聖在民。夫輕諾必寡信，得之易，失之易。多易必多難。輕易難成。是以聖人猶難之，不可輕示。故終無難。得之難，失之難。

右六十三章 爲無爲，發上章萬物之奧。爲無爲，無所不爲；事無事，事事有成；味無味，其味幽長。此三者，道之奧也。大者小之，多者少之，怨以德報之。圖難於易，爲大於細，積小成大，從微至著，聖人功業大成，不自爲大。天不自天，成天者物；聖不自聖，成聖者民。以其不自聖，故能成聖。爲大必自細，升高必自卑，難事易成，易事難成。易事不可輕示，輕則人忽之，故聖人猶難之。得之難，失之難，凡事不輕易則終無難。頌曰：說易非容易，言難却不難。箇中奇特處，北斗面南看。

其安易持，易，去聲。下同。居安慮危。其未兆易謀，作事謀始。其脆易破，圖難於易。其微易散。圖大於細。爲之於未有，防患於未然。治之於未亂。治之於未有。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從微至著。九層之臺，起於壘土；積小成大。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自近至遠。爲者敗之，貴在謹始。執者

失之。謹則不失。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不克。無執故無失。善抱不脫。故民之從事，有所施設。常於幾成而敗之，不謹其始，焉得有終。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初心不昧，焉得有敗。是以聖人欲不欲，欲人之不欲。不貴難得之貨；轉物。學不學，學人之不學。復衆人之所過。遷善。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識法者恐。

右六十四章 接上章之義。其安易持，言作事謀始，脩真志士正心於思慮之先，抑情於感物之前，則心易正，情易絕。苟治事於已亂，遠禍於已萌，不亦難乎？積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履霜堅冰之戒。《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繫》云：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云：惡積而不可解。可不戒之哉。苟有覺於已差之後，篤力而反，猶可復元，終不如未見形迹而解，不勞而復。故曰其微易散，其未兆易謀也。又云：爲者敗，執者失。戒之猶切。聖人學人之不學，欲人之不欲，無執無爲，終始如一，永無危殆。若向這裏會得，凡事謹始，焉有敗失。事之未萌，悉皆先兆，知則不爲，爲則不失。復初九以之盡此道者，其惟顏子乎。頌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急走回來，猶落第二。臨厓馬失收韁晚，船到江心補漏遲。

古之善爲士者，非以明民，不識不知。將以愚之。其政悶悶。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其政察察。以智治國，國之賊；道之以智，其民不足。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道之以德，其民有餘。此兩者亦楷式。楷，口駭切。寬則得衆，盡法無民。常知楷式，捨短從長。是謂玄德。合道。玄德深矣遠矣，愈探愈深，愈求愈遠。與物反矣，不與萬法爲侶。然後乃至大順。逆行順化。

右六十五章 其安易持，反善之速也。故次之善爲士者，非以明民也。言無爲寬大，治平天下，民之福也。有爲嚴謹，宰制下民，國之賊也。民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爲清靜治國，使夫知者不敢爲。雖與物反，久慣自然，民遂其生獲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順之化。盡此道者，是謂玄德。頌曰：一切有爲法，三千六百門。從頭都勘過，皆是弄精魂。惟吾獨抱無名樸，無限群魔倒赤旛。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由其卑下。以其善下之，大國下流。故能爲百谷王。異派同歸。是以聖人欲上民，以言下之，謙退。欲先民，以身後之。克己。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民忘其勞。處前而民不害，

民忘其死。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樂，音洛。以德服人中心服。以其不爭，謙讓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天下和平。

右六十六章 善爲士者卑以自牧，故次之以江海爲百谷王，即上善若水之義。以言下民，民忘其勞；以身後民，民忘其死，皆道德感通也。脩真志士以卑自牧則身脩。頌曰：上善若水，利物無窮。貫金透石，隔礙潛通。有意留人千里月，無心送客一帆風。

天下皆謂我道大，萬物推尊。似不肖。當面諱了。夫惟大，無可比擬。故似不肖。似簡其麼。若肖久矣，其細也夫。纔可比，便不大。我有三寶，分文不直。保而持之：珍重珍重。一曰慈，仁惠。二曰儉，節約。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謙退。夫慈，故能勇；無不克。儉，故能廣；無不備。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長。無不服。今捨其慈且勇，剛暴也。捨其儉且廣，貪欲也。捨其後且先，強梁也。死矣。死之徒。夫慈，仁。以戰則勝，仁人之兵不可敵。以守則固。仁則能守。天將救之，惟德是輔。以慈衛之。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守位曰仁。

右六十七章 身愈下而德愈高，江海所以能

爲百谷王。聖人則之，故天下皆推尊爲大。不肖言無可比也，又謙下之辭，慈忍謙退，儉約卑下，故似不肖。流俗皆尚廣大強梁血氣之勇也，殊不知慈忍謙退極廣大。慈之一字，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真勇也。頌曰：莫飲無明水，休生差別相。浮雲散碧空，萬里天一樣。

善爲士者不武，慈忍。善戰者不怒，怒，音弩，叶武。柔和。善勝者不爭，謙讓。善用人者爲下，卑遜。是謂不爭之德，至謙。是謂用人之力，至柔。是謂配天，至慈。古之極合道。

右六十八章 不武不怒不爭，發上章不肖之義。不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配天。以此脩身，則形存壽永也。頌曰：不文不武，無得無失。摸著鼻孔，通身汗出。分明只在眼睛下，擬議之間隔萬山。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慈忍。不敢進寸而退尺，謙退。是謂行無行，行，下音杭。不武。攘無臂，攘，如羊切。不怒。仍無敵，不爭。執無兵。爲下。禍莫大於輕敵，勇於敢則殺。輕敵幾喪吾寶。喪，去聲。強梁者死之徒。故抗兵相加，哀者勝。仁人之兵，天下無敵。

右六十九章 接上章不武之義。行無行以下至於哀者勝，皆不怒無爭之謂。頌曰：好勝終須敗，唯慈善守成。不勞施寸刃，天下賀昇平。

吾言甚易知，慈忍而已。甚易行。儉約而已。天下莫能知，信不及也。莫能行。力不及也。言有宗，開口顯道。事有君。舉動見道。夫惟無知，自昧了。是以不我知。見不明。知我者希，孰是知音。則我者貴。孰肯承當。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內蘊道德，外行卑下。

右七十章 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甚易知，甚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信不及也。間有信之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含華隱耀也。頌曰：至道不難知，人心自執迷。疑團百雜碎，驀直到曹溪。秋月春花無限意，箇中只許自家知。

知不知，上；真知。不知知，病。妄知。夫惟病病，惟恐有知。是以不病，終無妄知。聖人不病，知如不知。以其病病，忘其所知。是以不病。無所不知。

右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無所不知，不自以為知，真知也。世人無所知，自以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為

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瘥矣。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頌曰：賣弄鬚鬚赤，矜誇口鼓禪。若能如是會，見性待驢年。

民不畏威，無忌憚。則大威至。自作自受。無狹其所居，肆情縱意。無厭其所生。厭，平聲。貪生無足。夫惟不厭，錯。是以不厭。更錯。是以聖人反是。自知不自見，不肆其情。自愛不自貴，不厚其生。故去彼取此。去，羌吕切。

右七十二 上章云不知知病，不知為知，所以無忌憚也。故次之以民不畏威。世俗之人不畏大威，無狹其居，無厭其生，尚廣大而厚其生也。不知厭足，取禍之由，故曰大威至矣。有道者反是。頌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可憐貪欲者，知味不知厭。

勇於敢則殺，強梁者死之徒。勇於不敢則活。柔弱生之徒。知此兩者，或利或害。有殺有活。天之所惡，惡，烏路切。造物不容。孰知其故？知則不敢。是以聖人猶難之。不敢輕示。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與物競。物莫能勝。不言而善應，大音希聲，和之則應。不召而自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緝然而善謀。緝，音闡。任運自然，無所不克。天網恢

恢，包羅無外。疏而不失。雖然疏闊，物莫能逃。

右七十三章 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敢於好勇，殺身之本也。勇於不敢，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勇也，勇於不敢，義理之勇也。頌曰：敢勇常輕死，頑牛不畏鞭。試看狂劣者，鼻孔幾番穿。

民不畏死，肆情逐幻。奈何以死懼之。抱薪救火。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以情攝情。吾得執而殺之，不得放過。孰敢？誰肯。常有司殺者，天不容奸。夫代司殺者殺，不是當行家。是謂代大匠斲。事不干己。夫代大匠斲，般門弄斧。希有不傷其手矣。自取其害。

右七十四章 接上章勇於敢之義。民不畏死，是上之政化不善，民失其業也。民失其業，欲遂其生，故不畏死。又加之刑禁，使民畏死，則是致民於死地也。盡法無民，天之所惡，故聖人亦不容也。常有司殺，謂天不可欺也。代司殺者，謂掌刑罰之官也。代大匠斲謂不當也。希有不傷其手，言用刑之極，有傷和氣也。聖人於此戒省刑罰之切也。頌曰：虛空無聲，墻壁有耳。更問如何，劈胸便捶。大地掀翻行正令，倚天長劍逼人寒。

民之饑，荒歉。以其上食稅之多，厚斂則民饑，多欲則心荒。是以饑。常不足。民之難治，紛亂。以其上之有為，事煩則亂。是以難治。常不定。民之輕死，忘命。以其求生之厚，貪欲無厭。是以輕死。不顧危亡。夫惟無以生為者，不厚其生。是賢於貴生。不自生，故長生。

右七十五章 接上章民不畏死之義。民之饑，民之難治，蓋由政教不正，民不遂其生，是以貪生而不顧危亡也。道之以刑則民暴，道之以德則民格，上好靜則民樂而從其化也。頌曰：智慧皆為垢，聰明總是塵。絲毫不掛念，性海自澄澄。

民之生也柔弱，一團和氣。其死也堅強。和氣散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和氣全。其死也枯槁和氣絕。故堅強者死之徒，剛暴殺身之本。柔弱者生之徒。柔和養生之要。是以兵強則不勝，恃強則敗。木強則拱。拱，音拱。木剛則折。強大處下，沈淪之本。柔弱處上。處，上聲。上同。昇騰之象。

右七十六章 接上章之義。上之政化不善，有傷和氣，故天下多剛暴。以無為清淨修己，足以挽回和氣，民遂其生，樂其業，刑不試而萬民悅服，何剛暴之有。是以修齊治平，皆以柔和為本。

以丹道言之，和氣存則水火交濟，和氣散則水火相違，故柔弱處上。頌曰：柔弱未是善，剛強未是惡。爭如養太和，逍遙常快樂。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稱物平施。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損上益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哀多益寡。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益謙。人之道則不然，反是。損不足以奉有餘。損人益己。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損己益人。唯有道者。儆天。是以聖人為而不恃，損。功成不居，損。其不欲見賢。見，音現。損之又損。

右七十七章 接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大道也。強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惟有道者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己益人，損有餘益不足，損之又損，以至無為。頌曰：益之常不足，損則却寬剩。只這克己心，便是平等秤。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上善若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棒打不開。其無以易之。無物可比。柔勝剛，屈己者勝。弱勝強，軟能蝕堅。天下莫不知，眾所共知。莫能行。擔負不起。是以聖人言：諦聽。受國之垢，能為社稷主；海納百川。受國之不祥，能為

天下王。處眾人之所惡。正言若反。與物相反。

右七十八章 接上章損益之義。至卑至弱，莫過於水，破堤決岸，莫之能禦。以此可見，柔勝剛弱勝強也。天下人皆知而不能行，何哉？不肯卑下故也。眾人所惡，垢與不祥，惟有道者則能受之。頌曰：弱者從他弱，強者任他強。休生分別相，識取法中王。但觀浩淼無窮水，幾處隨圓幾處方。

和大怨，必有餘怨，施恩成怨。安可以為善。錯。是以聖人執左契，契，音挈。下同。叶徹。誠信及物。不責於人。克己。故有德司契，性靜情逸。無德司徹。心動神疲。天道無私，至公。常與聖人。惟道是從。

右七十九章 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安可為善。不如責己，恩怨兩忘，則民心自然感德而契之也。大德之人則司契，下德之人司徹。明徹者通也，只知通為明斷，殊不知盡法無民矣，安可為善。司契者存誠信，與民心契也。頌曰：明斷傷和氣，施恩惹禍殃。不如司左契，恩怨兩相忘。

小國寡民，不食。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不尚賢。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安分。雖

有舟車，無所乘之；不動。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不爭。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反樸。甘其食，忘味。美其服，忘形。安其居，忘動。樂其俗。樂，音洛。忘憂。鄰國相望，望，平聲。對境無心。鷄犬之聲相聞，外境不入，內境不出。民至老死，終身在道。不相往來。忘其彼此。

右八十章 上章云執左契，謂以道感民，則自然契合，無爭奪也。故次之以小國寡民，言知足而不貪也。國雖小，民雖寡，自以爲足，使有才能者不得見用，則民自然，無知無欲，不遷不變，無爭無競，安守常分，服食與居，常樂於道。鄰國彼此無犯，永無爭奪也。頌曰：無爲境界，能小能大。放去收來，廓然無礙。本來面目現堂堂，世界壞時渠不壞。

信言不美，良藥苦口。美言不信。口頭三昧。善者不辯。無分別相。辯者不善。妄生差別。知者不博，頭頭總是。博得不知物，物有礙。聖人不積，不增不減。既以爲人己愈有用之不盡。既以與人已愈多。普濟無窮。天之道，生生不已。利而無害；無所不利。聖人之道，則天而行。爲而不爭。慈忍儉約。

右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

不信，巧言令色也。真實之言淡薄，虛妄之言華飾，善爲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故曰不善。真知者光而不耀，故曰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曰不知。聖人損其所有，愛養萬物，不爲主，故曰不積。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故曰爲人愈有與人愈多。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無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只這末後一章，總發前八十章之蘊也。經云：可道非常道，可名非常名，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希言自然，淡乎無味，進道若退，明道若昧，廣德若不足，大白若辱，曰希曰夷，惟恍惟惚，大音希聲，大器晚成，正言若反，已上等語，雖不美聽，其中有信，故曰信言不美。可道可名，可見可聞，持而盈之，揣而銳之，金玉滿堂，善之爲善，美之爲美，樂之與餌，聲味俱美，已上等語，雖美於聽，終不實也，故曰美言不信。若訥若拙，若愚若樸，若屈若昏，不尚己賢，不貴奇貨，儼兮若客，敦兮若樸，曠兮若谷，渾兮若濁，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不自伐，已上皆不辯之善也。尚奇務貨，自高自大，自見自是，自矜自伐，勇於敢，嗜於欲，不畏威，不畏死，不知足，不知止，強知前識，昭昭察察，已上皆不善之辯也。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不言而信，不見而名，無爲而成，已上皆知者不博之謂也。知物知人，知事知外，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開其

兌，濟其事，捨儉且廣，捨後且先，不知爲知，皆是妄知，已上皆博者不知之義也。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不居，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少私寡欲，見素抱樸，損之又損，以至無爲，去甚去奢去泰，無知無事無欲，已上皆不積之義也。至於曲全枉直，窪盈弊新，萬物歸之，萬民化之，天地合之，廣施博濟，不窮不弊，不殆不勤，用之不可既，此爲人愈有與人愈多之義也。天之道生，成運化，稱物平施，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無所不利，至公無私，惟德是輔，不言善應，不召自來，高者抑之，低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一切有情無不覆載，此利而無害也。聖人之道，守雌抱一，處柔行謙，和光同塵，後己先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不責於人，善貸且成，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小國寡民，自以爲足，使民反樸，忘其彼此，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皆不爭之義也。只這不爭二字，八十章之要也。若是信得及底，把這不爭二字爲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明妙本得矣。且道不爭二字作麼會。咦，放倒門前利竿著。頌曰：爭之常不是，讓之則有餘。無爭功不問，萬化悉歸渠。

道德會元卷下

（劉固盛點校）

009 道德真經註

經名：道德真經註。元林志堅注。二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經註序

道尊德貴，天地覆載。無窮古聖先賢，經典註釋良多。出生入死，名為修身之法。無為而化，深乃治世之方。明心見性之人，乃知谷神不死一章最佳。治國安民之士，故解以正治國一篇深妙。人生於世，莫過如此。余因閒暇之時，靜觀聖賢之妙典，豈悟造化之淵源。愚意忘自以假太上老君道德經典始終相因，以正經註于正經之下，以經解經，略知經意，豈能表裏相通，熟讀玩味，自然解悟正經之玄妙。入道之門戶，立德之根基，可謂明矣。司

馬光曰：非常之道，故非常人之所知。朱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余常切思，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愚意不避僭越之愆，互相引證，豈為序註，何能盡善也歟。候來之君子見之勿吝，必須刪削，以求斧正，深為良矣。

元至正歲次甲午孟夏吉日，廣陵仁齋林志堅序。

道之尊德之貴，而常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名可名非常名，道隱無名。無名，天地之始。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知和曰常。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法自然。天之道，利而不害，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者與之，有餘者損之。人之道則不然，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抱一為天

下式。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兒無投其角，虎無所措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專氣致柔，能嬰兒。塞其兌，閉其門，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治大國若烹小鮮，大者宜為下，不敢以取強，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夫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夫何故？舍後且先者，死矣。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我好靜而民自正。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夫正經何以為序乎？曰：道者，生萬物之宗祖，判天地之根元。道在

天地之先，生天生地，自古長存之道，故道之尊為序之首。道生一，一生二，陰陽既判，輕清為天，重濁為地，故天之道次之。二生三，陰陽升降，中間成人，故聖人之道次之。三才備矣。是以修身為本，故蓋聞善攝生者次之。修身以至於治國平天下，故治大國若烹小鮮次之。用之則充乎天地之間，卷之則藏乎六合之內，事有終始，物有本末，以正經故為序之而已矣。

①兒無投其角：「兒」疑當作「兕」。

道德真經註卷上

玄門開真弘教大真人
廣陵仁齋林志堅註

體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

道法自然。

名可名，非常名。

道隱無名。

無名，天地之始。

道生一。

有名，萬物之母。

三生萬物

常無欲以觀其妙，

至虛極。

常有欲以觀其微。

守靜篤。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常有欲，常無欲。

同謂之玄，

是謂玄同。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養身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道者，同於道。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德者，同於德。

故有無相生，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難易相成，

多易必多難。

長短相形，

是謂無狀之狀。

高下相傾，

高必以下為基。

音聲相和，

道沖而用之。

前後相隨，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為無為。

行不言之教，

希言自然。

萬物作而不辭，

夫物芸芸。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道之為物。

功成不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安民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

自愛不自貴。

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是以聖人治，

故立天子。

虛其心，

大德若谷。

實其腹，

抱一能無離。

弱其志，

專氣致柔。

強其骨，

守柔曰強。

常使民無知無欲。

政善治。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愛民治國能無為。

為無為，則無不治。

我無為而民自化。

無源章第四

道沖而用之，

和之至也。

或不盈。

大盈若沖。

淵乎似萬物之宗，

道者萬物之奧。

挫其銳，解其紛，

執古之道。

和其光，同其塵。

渾兮其如濁。

湛兮似若存，

綿綿若存。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虛用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生而不有。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為而不恃。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

曠兮其若谷。

虛而不屈，

上德若谷。

動而愈出，

動善時。

多言數窮，

言者不知。

不如守中。

知者不言。

成象章第六

谷神不死，

長生久視之道。

是謂玄牝。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道者萬物之奧。

綿綿若存，

勤而行之。

用之不勤。

道沖而用之。

韜光章第七

天長地久。

昔之得一者。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抱一能無離。

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生而不有。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

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外其身而身存。

無之以為用。

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易性章第八

上善若水。

專氣致柔。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

曲則全。

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居善地，

猶兮若畏四鄰。

心善淵，

上德若谷。

與善仁，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言善信，

不言而善應。

政善治，

以正治國。

事善能。

為無為。

動善時。

執古之道。

夫唯不爭，故無尤。

是謂不爭之德。

運夷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知止不殆。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甚愛必大費。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知足不辱。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功成不名有。

能為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善抱者不脫。

專氣致柔，能嬰兒。

和之至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

常無欲以觀其妙。

愛民治國，能無為。

我無為而民自化。

天門開闔，能無雌。

萬物負陰而抱陽。

明白四達，能無知。

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生之畜之，

萬物並作。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無用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當其無，有車之用。

曠兮其若谷。

埏埴以為器，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當其無，有器之用。

虛其心。

鑿戶牖以為室，

道者萬物之奧。

當其無，有室之用。

其猶橐籥乎。

故有之以為利，

萬物得一以生。

無之以為用。

為無為則無不治。

檢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

俗人昭昭。

五音令人耳聾，

俗人察察。

五味令人口爽，

厭飲食。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罪莫大於可欲。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處其實不居其華。

厭恥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

渙兮若冰之將釋。

貴大患若身。

豫兮若冬涉川。

何謂寵辱？

知其榮守其辱。

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

何謂貴大患若身？

名與身孰親？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

外其身而身存。

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得與亡孰病？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

自矜者不長。

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自愛不自貴。

贊玄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

視之不足見。

聽之不聞，名曰希。

聽之不足聞。

搏之不得，名曰微。

大象無形。

此三者，不可以致詰。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混而為一。

其致之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和其光。

繩繩不可名，

道常無名。

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無物之象，是謂恍惚。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顯德章第十五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含德之厚。

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道之爲物，唯恍唯惚。

豫兮若冬涉川，

唯施是畏。

猶兮若畏四鄰，

知其白守其黑。

儼兮其若客，

見素抱朴。

渙兮若冰之將釋。

豫兮若冬涉川。

敦兮其若朴，

被褐懷玉。

曠兮其若谷。

譬道之在天下。

渾兮其如濁，

和其光。

孰能濁以久，靜之徐清。

守靜篤。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含德之厚。

保此道者不欲盈，

大盈若沖。

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進道若退。

歸根章第十六

致虛極，

曠兮其若谷。

守靜篤，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反者道之動。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用其光復歸其明。

復命曰常，

周行而不殆。

知常曰明，

大道甚夷。

不知常，妄作凶。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

久。

知常容，

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

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者萬物之奧。

道乃久，沒身不殆。

非道早已。

淳風章第十七

太上，下知有之。

以知古始。

其次親之譽之，

自知者明。

其次畏之侮之。

不知常，妄作凶。

故信不足焉，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有不信焉。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猶兮其貴言，

知者不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道法自然。

俗薄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

失道而後德。

智慧出，有大偽。

以智治國，國之賊。

六親不和，有孝慈。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還淳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我無事而民自富。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我無欲而民自樸。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不貴難得之貨。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

明道若昧。

故令有所屬。

吾將以為教父。

見素抱樸，

被褐懷玉。

少私寡欲。

常無欲以觀其妙。

異俗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

微妙玄通。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荒兮其未央哉。

忽兮若海。

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

富貴而驕。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乘乘兮，若無所歸。

譬道之在天下。

衆人皆有餘，

俗人昭昭。

而我獨若遺。

建德若偷。

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

光而不耀。

俗人昭昭，

自見不明。

我獨若昏。

明道若昧。

俗人察察，

博者不知。

我獨悶悶。

進道若退。

忽兮若海，漂兮若無所止。

大方無隅。

衆人皆有以，

不知知病。

而我獨頑似鄙。

夷道若類。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虛心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上德若谷。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大象無形。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是謂無狀之狀。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

此。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並謙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

弱其志。

枉則直，

虛其心。

漙則盈，

廣德若不足。

弊則新，

大白若辱。

少則得，

知者不言。

多則惑，

言者不知。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不自見故明，

自見者不明。

不自是故彰。

自是者不彰。

不自伐故有功，

自伐者無功。

不自矜故長。

自矜者不長。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夫唯不爭，故無尤。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

而歸之。

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虛無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

不見而名，無為而成。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無執故無失。

孰為此者？天地。

道之尊。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天亦將知之。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

信者吾信之。

德者同於德。

善者吾善之。

失者同於失。

有不信焉。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

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美言不信。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自見者不明也。

貴謙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自見者不明，

俗人昭昭。

自是者不彰，

俗人察察。

自伐者無功，

衆人皆有以。

自矜者不長。

下德不失德。

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善行無轍迹。

象元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道生之，德畜之。

寂兮寥兮。

大象無形。

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

不失其所者久。

可以爲天下母。

是謂天地根。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道隱無名。

強爲之名曰大。

道法自然。

大曰逝，

大方無隅。

逝曰遠，

忽兮若海。

遠曰反。

反者道之動。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道之尊。

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故立天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故混而爲一焉。

重德章第二十六

重爲輕根，

高必以下爲基。

靜爲躁君。

靜勝熱。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獨立而不改。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守靜篤。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愛以身爲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清淨爲天下。

巧用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

行無行。

善言無瑕謫，

行不言之教。

善計不用籌策，

用之不可既。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抱一能無離。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獨立而不改。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

美言可以市。

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尊行可以加人。

是謂襲明。

用其光，復歸其明。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道之尊。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德畜之。

不貴其師，

自愛不自貴。

不愛其資，

道常無為。

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夷道若類。

反樸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

牝常以靜勝牡。

為天下谿。

譬道之在天下。

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抱一能無離。

復歸於嬰兒。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知其白，守其黑，

光而不耀。

為天下式。

抱一為天下式。

為天下式，常德不忒，

知常曰明。

復歸於無極。

其用不窮。

知其榮，守其辱，

知足不辱。

為天下谷。

忽兮若海。

為天下谷，常德乃足，

知止不殆。

復歸於樸。

被褐懷玉。

樸散則為器，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上德無為。

無為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常以無事。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無為故無敗。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無執故無失。

故物或行或隨，

前後相隨。

或响或吹，

音聲相和。

或強或贏，

物壯則老。

或載或隳，

高下相傾。

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居其實不居其華。

儉武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其事好還。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善行無轍迹。

故善者果而已，

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不敢以取強。

強梁者不得其死。

果而勿矜，

去甚。

果而勿伐，

去泰。

果而勿驕，

去奢。

果而不得已，

不得已而用之。

果而勿強。

不敢以取強。

物壯則老，是謂非道。非道早已。

堅強者死之徒。

偃武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是以君子居則貴左，

吉事尚左。

用兵則貴右。

凶事尚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

恬惓為上，勝而不美，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

不知常，妄作凶。

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其事好還。

吉事尚右^①，凶事尚右。

善之與惡。

偏將軍居左，

自勝者強。

上將軍居右。

勝人者有力。

言以喪禮處之，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

恬惓為上，勝而不美。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哀者勝矣。

聖德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使我介然有知，唯施是畏。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故德交歸焉。

天地相合，

萬物負陰而抱陽。

以降甘露，

道生之。

人莫之命而自均。

而常自然。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

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天亦將知之。

道可道。

知之所以不殆。

知常曰明。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辨德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

辨者不善。

自知者明。

昔之得一者。

勝人者有力，

今捨慈且勇。

自勝者強。

強其骨。

知足者富，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強行者有志。

周行而不殆。
不失其所者久，
獨立而不改。
死而不亡者壽。

外其身而身存。

任成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大方無隅。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功成不名有。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生而不有。

故常無欲，可名於小。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仁德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往而不害，安平泰。

萬物歸焉而不為主。

樂與餌，過客止。

皆知善之為善。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孰知其極。

視之不足見，

大象無形。

聽之不足聞，

大音希聲。

用之不可既。

其用不窮。

微明章第三十六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

執者失之。

將使弱之，必固強之。

柔之勝剛。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損之而益。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益之而損。

是謂微明，

玄德深矣。

柔弱勝剛強。

弱者道之用。

魚不可脫於淵，

善抱者不脫。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

為政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執大象，天下往。

化而欲作，

民不畏威。

吾將鎮之，

以道蒞天下。

以無名之樸。

不見而名。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我無欲而民自化。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我好靜而民自正。

論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明道若昧。

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自矜者不長。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

虛其心。

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為學日益。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為道日損。

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俗人察察。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非道也哉。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

大道廢，有仁義。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正復為奇。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善復為妖。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

被褐懷玉。

處其實，不居其華，

復居於樸。

故去彼取此。

我獨異於人。

道德真經註卷上

① 吉事尚右：「右」字疑當作「左」。

② 侯王：原誤「侯正」。

道德真經註卷下

玄門開真弘教大真人
廣陵仁齋林志堅註

法本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

道可道。

天得一以清，

道生一。

地得一以寧，

以知古始。

神得一以靈，

太上下知有之。

谷得一以盈，

道生之。

萬物得一以生，

德畜之。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抱一為天下式。

其致之一也。

道者萬物之奧。

天無以清，將恐裂，

大道廢。

地無以寧，將恐發，

不知常。

神無以靈，將恐歇，

非道早已。

谷無以盈，將恐竭，

自遺其咎。

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是謂非道。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

富貴而驕。

故貴以賤為本，

大者宜為下。

高必以下為基。

善用人者為下。

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

上德不德。

此其以賤為本邪？

故貴以賤為本。

非乎？故致數車無車。

光而不耀。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

去用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

各復歸其根。

弱者道之用。

專氣致柔。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同異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古之善為道者。

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孰知其極。

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民之迷。

故建言有之，

故令有所屬。

明道若昧，

光而不耀。

夷道若類，

知其白，守其黑。

進道若退，

大成若缺。

上德若谷，

虛其心。

大白若辱，

大直若屈。

廣德若不足，

大盈若沖。

建德若偷，

大辯若訥。

質真若渝，

大巧若拙。

大方無隅，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大器晚成，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太音希聲，

希言自然。

大象無形。

視之不見名曰夷。

道隱無名，

不見而名。

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者萬物之奧。

道化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一生二，

以知古始。

二生三，

道生之。

三生萬物，

萬物得一以生。

萬物負陰而抱陽，

天門開闔。

沖氣以為和。

專氣致柔。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大成若缺。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前後相隨。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道者同於道。

強梁者不得其死，

堅強者死之徒。

吾將以為教父。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偏用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

知能勝。

無有入無間。

有無相生。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立戒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

不可得而親。

身與貨孰多？

不可得而利。

得與亡孰病？

以身觀身。

是故甚愛必大費，

為者敗之。

多藏必厚亡。

執者失之。

知足不辱，

禍莫大於不知足。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之所以不殆。

洪德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道沖而用之。

大直若屈，

曲則全。

大巧若拙，

大白若辱。

大辯若訥，

知者不言。

躁勝寒，靜勝熱，

為無為則無不治。

清淨為天下正。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儉欲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罪莫大於可欲，

甚愛必大費。
禍莫大於不知足，

知止不殆。

咎莫大於欲得。

得與亡孰病。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者富。

鑒遠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

不行而知。

不窺牖，見天道。

微妙玄通。

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多則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明白四達。

不見而名，無爲而成。

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忘知章第四十八

爲學日益，

博者不知。

爲道日損。

知者不博。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致虛極。

無爲而無不爲。

爲無爲。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

以正治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國家昏亂有忠臣。

任德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

有德司契。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皆知善之爲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皆知美之爲美。

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

大道汎兮。

百姓注其耳目，

俗人昭昭。

聖人皆孩之。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貴生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

善之與惡。

生之徒十有三，

柔弱者生之徒。

死之徒十有三，

堅強者死之徒。

民之生，動入死地亦十有三。

夫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

死。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含德之厚。

入軍不被甲兵，

兵無所容其刃。

兕無所投其角，

攫鳥不搏。

虎無所措爪，

猛獸不據。

兵無所容其刃。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養德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

萬物得一以生。

物形之，勢成之。

有物混成。

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者萬物之奧。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道法自然。

故道生之，德畜之，

執古之道。

長之育之，

生之畜之。

成之熟之，

道生之。

養之覆之，

以輔萬物之自然。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

玄德。

天之道利而不害。

歸元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

有名萬物之母。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以知古始。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

各復歸其根。

沒身不殆。

天長地久。

塞其兌，閉其門，

不見可欲。

終身不勤。

若亡若存。

開其兌，濟其事，

俗人察察。

終身不救。

非道早已。

見小曰明，

微妙玄通。

守柔曰強。

和之至也。

用其光，復歸其明，

其用不弊。

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可以有國。

益證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唯施是畏。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信言不美。

朝甚除，

甚愛必大費。

田甚蕪，倉甚虛，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服文采，

道之華而愚之始。

帶利劍，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厭飲食，

五味令人口爽。

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故有道者不處。

修觀章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

獨立而不改。

善抱者不脫，

抱一能無離。

子孫祭祀不輟。

長生久視之道。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道生之。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含德之厚。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德畜之。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大道汎兮。

故以身觀身，

名與身孰親。

以家觀家，

六親不和有孝慈。

以鄉觀鄉，

善之與惡。

以國觀國，

國家昏亂有忠臣。

以天下觀天下，

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

下，愛以身為天下者，乃可以託於天下。

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玄符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專氣致柔能嬰兒。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故有道者不處。

骨弱筋柔而握固。

虛其心，實其腹。

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

故混而為一。

終日號而不嗑，和之至也。

道沖而用之。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是謂配天古之極。

益生曰祥，

無為之益。

心使氣曰強。

強其骨。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故堅強者死之徒。

玄德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希言自然。

塞其兌，閉其門，

不見可欲。

挫其銳，解其紛，

夫唯不爭，故無尤。

和其光，同其塵，

光而不耀。

是謂玄同。

執古之道。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

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

自愛不自貴。

故為天下貴。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淳化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以奇用兵，

以智治國，國之賊。

以無事取天下。

取天下常以無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以國觀國。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

民多利器，國家滋昏。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

智慧出，有大偽。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執大象，天下往。

我無事而民自富，

愛民治國能無爲。

我好靜而民自正，

為無爲則無不治。

我無欲而民自樸。

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順化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諄諄。

以正治國。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禍兮福之所倚，

或損之而益。

福兮禍之所伏。

益之而損。

孰知其極？

莫知其極。

其無正邪，

非以其無私邪。

正復爲奇，善復爲妖。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民之迷，其日固久。

衆人熙熙，如享大牢。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

長而不宰。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含德之厚。

守道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

保此道者。

夫唯嗇，是謂早復。

各復歸其根。

早復謂之重積德，

玄德深矣。

重積德則無不克。

其用不窮。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用之不可既。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故能長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道乃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天長地久。

居位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

其致悶悶，其民諄諄。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上德不德。

非其鬼不神，

和其光。

其神不傷人。

愛民治國。

非其神不傷人，

不敢以取強。

聖人亦不傷人。

我無為而民自化。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執大象，天下往。

謙德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

大者宜為下。

天下之交。

窪則盈。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

知其雄，守其雌。

以靜為下。

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不自矜故長。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曲則全。

或下以取，

勝人者有也。

或下而取。

道法自然。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愛養萬物而不為主。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事善能。

此兩者各得其所欲。

其致之一也。

大者宜為下。

善用人者宜下。

為道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善人之寶，

天得一以清。

不善人之所保。

道生之，德畜之。

美言可以市，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

尊行可以加人。

常善救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故立天子，置三公，

是以聖人。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道可道，非常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

玄之又玄。

何必日以求得，有罪以免邪？

知之所以不殆。

故為天下貴。

道之尊。

恩始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

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事無事，

我無事而民自富。

味無味。

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德畜之。

圖難於其易，

多易必多難。

為大於其細，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難易相成。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

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不自矜故長。

夫輕諾必寡信，

不知知病。

多易必多難，

善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

莫能行。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守微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

恬惓為上。

其未兆易謀，

為之於未有。

其脆易破，

堅強者死之徒。

其微易散。

為道日損。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是以聖人下行而知。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高必以下為基。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為大於其細。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為無為。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

為者敗之。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以守則固。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不欲碌碌如玉。

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

居其實不居其華。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道常無為。

淳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含德之厚。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其政悶悶，其民諄諄。

知此兩者亦楷式。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知常曰明。

玄德深矣遠矣，

玄之又玄。

與物反矣，

我獨異於人。

然後乃至於大順。

故取天下常以無事。

後己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

上德若谷。

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大國者下流。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

不自矜故長。

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後其身而身先。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

不尚賢使民不爭。

處前而民不害。

自愛不自貴。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皆知美之為美。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夫唯不爭，故無尤。

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

明道若昧。

夫唯大，故似不肖。

光而不耀。

若肖，久矣其細也。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夫我有三寶。

慈故能勇，

守柔曰強。

儉故能廣，

去奢。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不敢進寸而退尺。

今捨慈且勇，

勇於敢則殺。

捨儉且廣，

富貴而驕。

捨後且先者，死矣。

強梁者不得其死。

夫慈以戰則勝，

柔之勝剛。

以守則固。

保此道者。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配天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

善戰者不怒，

弱之勝強。

善勝敵者不爭，

曲則全。

善用人者為下。

大者宜為下。

是謂不爭之德，

弱其志。

是謂用人之力，

知人者智。

是謂配天，古之極。

執古之道。

玄用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故建言有之。

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知其榮守其辱。

不敢進寸而退尺。

捨後且先者死矣。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故善者果而已。

禍莫大於輕敵，

名與身孰親。

輕敵幾喪吾寶。

咎莫大於欲得。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是以兵強則不勝。

知難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大道甚夷。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民之迷。

言有宗，事有君。

太上下知有之。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自知不自見。

知我者希，

多則惑。

則我者貴。

道之尊。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明道若昧。

知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

不自見故明。

不知知病。

自見者不明。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進道若退。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廣德若不足。

愛己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不知常，妄作凶。

無狹其所居，

虛其心。

無厭其所生。

周行而不殆。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善抱者不脫。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夷道若類。

自愛不自貴。

上德不德。

故去彼取此。

與物反矣。

任為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

堅強者死之徒。

勇於不敢則活。

柔弱者生之徒。

此兩者，或利或害。

善之與惡。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常有司殺者殺。

是以聖人猶難之。

唯施是畏。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道法自然。

不言而善應，

希言自然。

不召而自來，

動善時。

縝然而善謀。

事善能。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制惑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若使民常畏死，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而為奇者，

自遺其咎。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勇於敢則殺。

常有司殺者殺。

以道蒞天下。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

不知知病。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乎手矣。

其事好還。

貪損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

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民之生動入死地。

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道常無爲。

戒強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

知和曰常。

其死也堅強。

物壯則老。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和之至也。

其死也枯槁。

非道早已。

故堅強者死之徒，

強梁者不得其死。

柔弱者生之徒。

不敢以取強。

是以兵強則不勝，

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木強則共。

知止不殆。

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柔弱勝剛強。

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古之善爲道者，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道沖而用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是以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虛其心，實其腹。

人之道則不然。

與物反矣。

損不足以奉有餘，

失者同於失。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大成若缺。

任信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上善若水。

而攻堅強者，莫知能勝。

柔之勝剛。

其無以易之。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

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

柔弱勝剛強。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能無知乎。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知常容，容乃公。

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

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正言若反。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任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故有德司契，

道者同於道。

無德司徹，

道常無爲。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善者吾善之。

獨立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

不尚賢使民不爭。

民之器而不用，

不貴難得之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政善治。

雖有舟車無所乘之，

居善地。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執無兵。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復歸於樸。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我無事而民自富。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相往來。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顯質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善者不辨，辨者不善。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少則得，多則惑。

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

常善救人。

既以與人已愈多。

常善救物。

天之道，利而不害。

道之尊。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德之貴。

道德真經註卷下

(周國林點校)

010 道德真經註

經名：道德真經註。元吳澄註。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參校本：清咸豐伍崇曜校刊粵雅堂叢書本（簡稱粵雅本）。此註本將《老子》原文分為六十八章，無章名。

老子

臨川吳澄述

老子，李氏，名耳，字聃。《史記·列傳》曰：字伯陽，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周守藏室之史也。脩道德，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迺著上下篇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終。莊子曰：以本爲精，以末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

明居。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人皆求福，己獨曲全。以深爲根，以約爲紀，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古之博大真人哉。

苦音怙。藏去聲。強爲上其兩切。下云偽切。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臨川吳澄述

道經上

上篇之首句曰道可道，故以道字名篇，尊之而曰經。他本或作《道德經》上，則是以《道德經》爲一書之總名，而分上下篇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猶路也。可道，可踐行也。常，常久不變也。名謂德也。可名，可指定也。道本無名，字之曰道而已。若謂如道路之可踐行而道，則非此常而不變之道也。德雖有名，強爲之名而已。若謂如名物之可指定而名，則非此常而不變之德也。○可道去聲而道同。強其兩切。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無名者，道也，天地亦由此道而生，故謂之始。有名者，德也，萬物皆由此德而生，故謂之母。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常即常道、常名之常。常無欲，謂聖人之性寂然而靜者，此道之全體所在也，而於此可以觀德之妙。其指德言，妙以道言。妙者，猶言至極之善。常有欲，謂聖人之情感物而動者，此德之大用所行也，而於此可以觀道之微。其指道言，微以德言。微者，猶言邊際之處，孟子所謂端是也。○微古吊切。

此兩者同，

此兩者謂道與德。同者，道即德，德即道也。

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玄者，幽昧不可測知之意。德自道中出而異其名，故不謂之道而謂之德。雖異其名，然德與道同謂之玄，則不異也。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衆妙謂德。門謂由此而出。德與道雖同謂之玄，道則玄之又玄者，故道迺德之所由以出也。其妙之妙，道也，妙之合而為一本者。衆妙之妙，德也，妙之分而為萬殊者。

右第一章

此首章總言道德二字之旨。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老子則以太虛為天地之所由以為天地者而謂之道，以氣化為萬物之所得以為萬物者而謂之德。道指形而上之理，不雜乎氣者而言，莊子所謂常無有也。德指形而下之氣中有此理者而言，莊子所謂太一也。故其道其德以虛無自然為體，以柔弱不盈為用。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美謂美於他物，以質而言也。善謂善於其事，以能而言也。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惡故有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為美則彼為惡矣，皆知此之為善則彼為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必不知美者之為美，善者之為善，則亦無惡無不善也。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物之有無，事之難易，形之長短，勢之高下，音之闢翕，聲之清濁，位之前後，兩相對待，一有則俱有，一無

則俱無，美惡善不善之相因亦猶是也。相形謂二形相比並，相傾謂一俯臨一仰視，相和謂一倡一和，隨猶隨風巽之隨相連屬也。五者皆言其偶，獨音聲不言者，蓋止曰闢翕清濁，則人不知其為言音聲也。言音聲則其有關翕清濁之相偶自可知，故但指言其實而不言其偶也。○易以鼓切。和胡卧切。屬之欲切。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事而為則有不為者矣。惟無為則無不為也。教而言則有不言者矣，惟無言則無不言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天地亦然。作謂物將生春時也，辭謂言辭，生謂物既生夏時也，有謂有言。不辭不有，此天地不言之教也。夫子謂天何言哉，百物生焉是也。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為謂物將成秋時也，恃謂恃其能而有為，功成謂物既成冬時也，居謂處其功而自伐。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為之事也。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長久而不去。○夫音扶。

右第二章 聖人以不事而事，故其事無所爲；以不教而教，故其教無所言。無爲不言，則雖有美有善而人不知，是以其美其善獨尊獨貴而無可與對。若有爲之事，有言之教，則人皆知其爲美爲惡，而美與惡對，善與不善對，非獨尊獨貴不可名之美善矣。老子一書之中凡諸章所言，皆不出乎此章之意。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尚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人之賢者，其名可尚上之，人苟尚之，則民皆欲趨其名而至於爭矣。貨之難得者，其利可貴上之，人苟貴之，則民皆欲求其利而至於爲盜矣。蓋名利可欲者也，不尚之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爲盜，是不亂也。○見賢遍切。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四其字皆指民而言。虛其心謂使民

不知利之可貴而無盜心也。實其腹謂民雖不貪於利，然聖人陰使之足食而充實，未嘗不資夫貨也。弱其志謂使民不知名之可尚而無爭心也。強其骨謂民雖不貪於名，然聖人陰使之勉力而自強，未嘗不希夫賢也。○夫音扶。

常使民無知無欲，

謂使民皆無所知，不知名利之可欲而無欲之之心。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謂民縱有知名利可欲者，亦不敢爲爭盜之事。然不敢爲則猶有欲爲之心，特不敢爾。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爲無爲謂爲爭爲盜者皆無爲之之心，如此則天下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 此章言聖人治天下之道。而

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後世養生家借以爲說，其說雖精，非老子本旨也。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沖字本作盥器之虛也，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體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盈，盈則非道矣。淵，深不可測也。宗猶宗子之宗，宗者族之統，道者萬物之統，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不敢必之辭也。○沖直中切。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摧也。銳，銛也。紛，糾結也。解，糾結者以觸取其銳也。凡銳者終必鈍，故先自摧其銳，以解彼之紛，不欲其銳也，則亦終無鈍之時矣。和猶平也，掩抑之意。同謂齊等與之不異也。鏡受塵者不光，凡光者終必暗，故先自掩其光以同乎彼之塵，不欲其光也，則亦終無暗之時矣。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暗，猶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摧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其光也。其銳其光二其字屬己，其紛其塵二其字屬物，舊解作一句一義者非，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湛，澄寂之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此也，似或

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夫音扶。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子，父母所生者。象帝，天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謂道果誰之子乎？天先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則天亦由道而生，無有在道之先者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爲狗之形，禱雨所用也，既禱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芻狗爲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復符后切。著直略切。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橐籥，冶鑄所用，噓風熾火之器也。爲函以周罩于外者，橐也。爲轄以鼓扇于內者，籥也。天地間猶橐籥者，橐象太虛，包含周徧之體，籥象元氣，細縕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者。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故氣動有恒，而虛中之生出益多。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猶速也，窮謂氣乏。人而多言則其氣耗損，是速其匱竭也。不如虚心固守其所，使外物不入，內神不出，則其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中謂橐之內，籥所湊之處也。○數音朔。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谷以喻虛，虛則神存於中，故曰谷神。谷即中之處而守之者神也，不死謂元氣常生而不死也。牝以喻元氣之濡弱和柔，上加玄字者，贊美之

辭。玄牝者，萬物之母也，莊子所謂太一者，此或號之爲靈寶後天之宗。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門謂所由以出，根謂所由以生。虛無自然者，天地之所由以生，故曰天地根。天地根者，天地之始也，莊子所謂常無有者，此或號之爲元始先天之祖。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綿綿謂長久不絕，若猶云而也，存謂神之存，勤猶云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常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以其氣生萬物，而不自生其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後謂卑賤在下不求先人，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爲不求益生，存謂長久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

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之效，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為能成其私也。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上善謂第一等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也。其若水者，何也？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迺處衆人所惡卑汙之地，故幾於有道者之善。幾，近也。○惡烏路切。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彼衆人所善，則居之善必得地，心之善必如淵，淵謂靜深。與之善必親仁，與謂伴侶，仁謂仁人。言之善必有信，政之善貴其治，事之善貴其能，動之善貴其時，時謂當其可。七者之善皆擇取衆人之所好者為善，可謂之善而非上善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於處下，有似於水，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衆人惡處下而好處上，欲上人者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持，奉之也。已，止也。揣，捶之也。此章謂道不欲盈，而又以銳為比，言槃水者不可以盈，盈之則易至於溢，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遂言捶錘鋒者不可以銳，銳之則易至於挫，而不可長保其銳矣。盈之則不長保其盈，亦猶是也。○易以豉切。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有金玉滿堂莫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而身退，乃合於天之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謂富。驕謂盈。自遺謂由己所致，非由乎人。咎謂

不能守之咎，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前言富後言貴，而富貴二字在中間一句，通貫前後。惟貴適富，則富之中有貴，既貴必富，則貴之中有富。富貴二者相須而有，故驕盈而不保其富，是即不保其貴也；身退不盈而長保其貴，是亦長保其富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猶加也。陰魄為營，猶軍營之營。陽魂為衛，猶兵衛之衛。營者所以居士卒也，神加陰魄，魄抱陽神，交媾不離，則如日月之終古常存矣。此出世之人能存形者也。專氣於內，薰蒸肌骨，極其軟脆，如母腹之嬰兒，此出世之人能存氣者也。神棲於目，目有所見則神馳于外，閉目藏視，黑暗為玄，雖玄之中猶有所覽，是猶有疵也，玄中所覽亦併滌

除，妄見盡滅，然後無疵，此出世之人能存神者也。○離去聲。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愛民治國謂君國子民用仁用智，神用於外未能交媾於內，然身雖有事而清靜自然，形不疲勞，所謂無爲也，此住世之人能養形者也。天門開闔謂鼻息呼吸有出有入，氣分於外未能專一於內，然鼻雖有息而調帖純熟，氣不粗猛，所謂爲雌也，此住世之人能養氣者也。明白四達謂目見光明周視四向，目接於外未能無覽於內，然目雖有見而心境兩忘，無所辨識，所謂無知也，此住世之人能養神者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之謂氣之未生者，生之而有恒。畜之謂氣之已生者，聚之而無損。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於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爲，而實無心於爲之，故曰不恃。如爲官長

者，雖宰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爲玄妙不可測之德也。○畜敕六切。長知兩切。夫音扶。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輻，輪之輻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埴，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爲器謂以水和粘膩之土爲陶器也。凡室之前，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故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館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

之以爲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爲利也，虚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爲用也，故取三物爲喻。○和胡卧切。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行下孟切。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聖人但爲實腹而養氣，不爲悅目而徇物也。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上言目盲、耳聾、口爽、心狂、行妨五者，下但言不爲目，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所實。然目必視，耳必聽，口必味，形必役，心必感，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則雖動而不著於物，乃湛然無欲矣。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

子四勿，必先曰視。六根六塵，眼色亦居其首也。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寵猶愛也，名位之尊，人以為榮，反觀之則辱也，故知道者不愛，而愛之者於此而驚焉，謂不能忘之而以之動心也。貴猶重也，貨財之富，人為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謂之辱者，以其為卑下而不足為尊高也。或者貪慕於未得之先，一旦得之而驚焉，迷戀於既得之後，一旦失之而驚焉。是寵此辱而驚之者也，故曰寵辱若驚。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人有此生，憂慮百端，戰兢保持，死而後免。身為大患，無可奈何，貨財

之為大患則身外物也，棄而不有，何能為累。或者不知外物之輕，視之一如吾身之重，惟恐喪亡其所有，是貴此大患而身之者也，故曰貴大患若身。○喪息浪切。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其身為天下者也。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為天下，寧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以天下也。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可受唐虞之禪。彼寵其辱以為榮，貴其大患以為大利者，鄙夫爾，何可付之以天下哉。貴以身為天下，富以身為天下，老子之意善矣，而楊朱為我之學原於此。○為雲僞切。夫音扶。與音豫。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

混而為一。

此章專言德迹之呈露者，目視之而易見，夷謂平夷，夷則泯沒無迹，故視之不見。聲之繁密者，耳聽之而易聞，希謂希疏，希則間闊無聲，故聽之不聞。形之章大者，手搏之而易得，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搏之不得。夷希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別，而名之為一。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指常德而言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亦謂德也，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往過來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德之上，道也，道無名，故不皦。德之下，物也，物有形，故不昧。德在有無之間，雖若有名而不可名，反還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德，有名也，故可狀可象。

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惚恍。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惟其惚恍不可名，故迎之於前，隨之於後，而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德者其源出於道，其流溥於萬物，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謂古先天地之所始也。道紀者，德也，謂道散為德，如理絲之縷有條而不紊也。能知此道則知此德，為道之紀也。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辨，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已。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為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冰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篤厚貌。樸，才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黃濁貌。若濁，美惡玄同不自潔也。○渾胡衮切。解音蟹。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以靜則徐徐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安謂定靜，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

曠者不盈而盈，敦者不器而器，渙者不凝而凝，儼者不為主而主，猶豫者不為先而先，從可知矣。老子之意大率如此，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此意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敝缺不為新成。章內七容，皆敝缺而不新成。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固內禦外，如守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反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反還其初之靜為復。植物之

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內寂也。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于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于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為物者曰命，復于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廼公，公廼王，王廼天，天廼道，道廼久，沒身不殆。

常者久而不變之謂，能知此者謂之明。昧者不知此，則不能守靜而妄動，以害其生，故曰凶。容謂形著而見于外，內有養者，其外貌自與人不見同也。公者，一國之主，言能保其一身之所有也。王者，天下之主，言能兼有天地之所有也。天謂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則道在我矣，道在我則與道同其久。沒猶終也，殆謂損壽而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歹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歹者，多是死之義，殆者蓋危而將近於死也。死者氣盡

而終，蓋有窮匱竟盡之意，沒身不殆，終此身而生長可保也。

右第十五章

大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大上猶言最上，最上謂大道之世相忘於無為，民不知有其上也。其次謂仁義之君，民親之如父母，及仁義益著，則不但親之而又譽之矣。又其次謂智慧之主，民畏之如神明，及智慧漸窮，則不但畏之而又侮之矣。信者，大道之實也。自大道之實有所不足，不能如上古之時，則君之於民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日趨於華，於是一降則用仁義，再降則用智慧也。

○大音泰。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言大上不知有之之事。猶兮見前章。貴，寶重也。然，如此也。寶重其言，不肯輕易出口，如犬行之遲疑退却。蓋聖人不言無為，俾民陰受

其賜，得以各安其生，及其功既成，事既遂，而百姓皆謂我自如此，不知其為君上之賜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上文不知有之者，大道也。親譽之者，仁義也。畏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一降再降，已是三等，智慧又變為大偽，則共有四等也。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智慧出而適有大偽，則其變為甚亟。四者之分，與邵子所言皇帝王伯聖賢才術之等略相似。

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言大道廢有仁義之事，然與上文之意微不同，蓋推廣言之爾。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尊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之孝者廼其常分，不知其為孝也。瞽叟不父，囂傲參會，而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家謂臣，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之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為忠也。商紂不君，姦回羣聚，而

後知有三代之忠臣。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絕謂絕而不為。棄謂棄而不用。聖智，智慧也。巧利，大偽也。導民以巧，誘民以利，以工商之術率其民，如管仲治齊，衛鞅治秦是也。上文言世變之降以見趨末之由，此言治化之復以示反本之漸。絕棄帝者仁義以反于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于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霸者巧利以反于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脩明，亦無有為盜賊者矣。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三者，仁義聖智巧利也。屬與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同，猶云附著也。皇之大道實有餘，文不足自皇而降漸漸趨文。帝者以皇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大道一等而附著於仁義。

王者以帝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仁義一等而附著於聖智。伯者以王之治為文不足，於是降聖智一等而附著於巧利。三者之治各令有所附著者，以文不足故爾，而豈知大道之民，外之相示以素，內之自守以樸。素者，未染色之絲也。樸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已矣，奚以文為？惟其質而不文，是以民雖有身而似無身，其有私焉者少矣；民雖有心而似無心，其有欲焉者寡矣。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為學日益，必事事而為之，有一不能不知，則以為憂矣。惟絕之而不為，則無憂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以下言為學則有憂之事。唯阿皆應聲，唯正順，阿邪諂。幾何言甚不相遠也。何若言何如其相遠也。學應對者，唯與阿其初相去本不遠，而唯

則為善，阿則為惡，其究相去迺甚遠，故學唯者惟恐其或流於阿，此舉可憂之一事而言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荒猶廣也。央猶盡也。畏阿之為惡則不敢阿矣，然此特一事爾，凡人之所以畏而不敢為者，皆不可以不畏，其事甚多，而未易窮盡，此為學者之所以多憂也。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微拆。眾人之為學者，徇外以為悅，如享太牢而食，可悅口者甚美，如登春臺而觀，可悅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欲未開，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為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

眾人皆有餘，我獨若遺。遺，失也。眾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

一無所得而慊然若有失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沌如渾沌之沌，冥昧無所分別也，作平聲，讀亦與莊子愚菴之菴同，謂無知也。○沌杜本切。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昭昭，已明。察察，尤明。昏昏，已不明。悶悶，尤不明。俗人皆以有知為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

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其所定向；如颺颺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其所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所定所止也。頑謂面頑如麻痺不知痛痒者。鄙謂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民也。凡民居於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一句總結上文八節。自人之所畏

至我獨若遺四節，言人之為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無所能。自我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四節，言人之為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之玄德也。玄德者，萬物資之以養，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元和。○食音嗣。

右第十七章

道德真經註卷之一

① 守之咎：「咎」疑衍。

② 無狀之狀：原本脫「之狀」，據粵雅本補。

③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粵雅本及通行本此句在「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後。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臨川吳澄述

道經下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也。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德自道中出，而道則無也。德者，道所為物而似無似有，不可得而見，故曰恍惚。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其字指德而言。物者，物生以後之形。象者，物生以前之氣。德雖恍惚惚恍不可見，然形之可見者成物，氣之可見者成象，皆德中之所有。先儒謂沖漠無朕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恍惚雖不可見，而似無似有，猶似可見。窈冥則昏昏昧昧，全不見矣，此道之無也。其字指道而言，精謂德也。有物有象者，德之容，皆其粗也。德者，有物有象之本，迺其精也。莊子曰：以德為本，以本為精。上文言物象本乎德，此言德出乎道。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二其字又指德言。真謂道也。信，實也，與真字同義。物象為粗而德為精，其為精者，迺甚真之道也。德之中有至實之道在焉。上文言道之中有德，此言德之中有道，蓋道即德也，德即道也，首章曰：此兩者同。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

不去謂常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有之美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變滅而常存，故以不去二字名之，以其有常而遍歷古今無常之萬有也。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然，如此也。吾何以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以此孔德之有常者知之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為曲，曲者，不全也。然能專攻其所偏，致精乎此，旁達乎彼，舉一反三，通一畢萬，久必會其全也。自初即欲求全，則志大心勞，分而不專，終不能全矣。枉者，不直也，尺蠖之屈而枉，所以能伸而直。窪者，不盈也，科坎之陷而窪，所以能受水而盈。敝者，不新也，秋冬之凋而敝，所以能逢春而新。少者，不多也，少則多，一句變文析為二句，少則易於有得，所以能積累而多。貪多則雜而生惑，於一旦無所得，豈能多乎？不欲直，不欲盈，不欲新，不欲多，而以曲則全一句始之四者，皆不求全之推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此一句為一章宗旨，通貫上文下文之意。一者，沖虛之德也。式以在車為喻，高在憑較，卑則憑式。聖人抱此沖虛之德，濡弱謙下為天下式，如上下文五者，皆沖虛之德，自處於卑也。○較音角。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名之彰，不自是者，闇然而日彰也。誇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矜，長謂能之過人。人不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餘也。○見賢遍切。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曲則全三字，古有是語，老子述之以為此章首句。章內抱一為綱，曲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

十事為目，皆曲則全一語所可詠也。故重述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虛為此言而無其實哉。蓋之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效歸之也。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

聽之不聞曰希，希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飄，狂疾也。驟，急暴也。自旦至食時為終朝，自旦至暮時為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譬如天地之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為怪變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其為怪變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況人而不因自然可乎？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從事於道，謂以道為事也。道者，有

道之人。德者，有德之人。失者，庸下之人，所為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不相非異也。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視之一同而非異。蓋道者德者與我為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為失，彼則自以為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迺妄言以非之哉？莊子曰：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齊與言與音余。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道德之人以我同之，印證參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是而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人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也，必有不以道之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強加分別矣，豈能

如此玄同也哉。如此玄同也哉。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又以人之行立譬前事。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之外而求益跂立，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暫時如此而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以行而遂廢。彼自見者之終不能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其功，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此焉爾。食之不盡者曰餘，肉之附生者曰贅，物兼人與鬼神而言。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人，若律之於自然之道，譬若食之已餘者不當食，行之如贅者不當行也。加多於常分而不可用，幽顯之間有物亦當惡之，而有道之人不肯以此自處也。或曰行讀如形，古字通用。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蘇氏曰：飲食有餘則病，四體有贅

則累。

右第二十章 此章自然二字為宗旨。希言而玄同，自然者也。風之飄，雨之驟，立之歧，行之跨，食之餘，行之贅，非自然者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前章道之為物，物謂德也。此章有物混成，物謂道也。混渾通，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寂，闐靜也。寥，虛廓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乎萬物之中，無不徧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天下母者，德也，而德者道所為，故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

此物無可得而名者，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於是假借道路之道以為

之字。字者，名之副而非名也。字不足以盡之，不得已而強名之，曰大。至大莫如天，而天亦在道之內，則天未為大也。此道其大無外而莫能載焉，故大之一言，庶乎可以名之爾。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逝謂流行不息。遠謂悠久無疆。反謂無有無名。蓋萬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故曰反。大之一言未足以盡道，故推言之謂其大而不息。不息而久，久而無有，所以為道，若有則非道矣。下篇曰：反者道之動，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蓋謂此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大，無可與比，此以天地聖人與道，並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地得此道以為天地，聖人得此道以為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也。王

之下特加亦字，又特言王居其一，蓋氣之至大者天，形之至大者地，聖人之身眇然而立乎兩間，以其道同乎天地，故其大亦同乎天地，而不以氣形與身之大小論也。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者，聖人也。法者，水平之準，與之平等如一也。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根，本也。躁，動也。君，主也。輕以重為本，動以靜為主也。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君子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輕車後有輜車，載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乘輕車而終

日不與重車相離，故吉行日止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不敢以輕車疾行徑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此言輕之本乎重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燕，閑也，靜也。處，居也，坐也。雖有榮華之境可以遊觀，或暫時動而出外，然常在內閑居靜處，超然無一物累其心，此言動之主乎靜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

以身輕天下謂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也。萬乘之主當靜重，奈何以其身而輕動乎？周王之乘八駿，漢帝之為微行，以身輕天下者也。但言輕不言動者，蓋動與靜對，動則有輕有重，輕與重對，輕重皆在動時，言輕而動在其中矣。

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有輕而無重，則失其輕之根；有動而無靜，則失其躁之君。

右第二十二章 此章以輜車喻重，燕處

喻靜，姑指一端而言爾。國勢之居重馭輕，兵法之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心治身，皆當本之以重，主之以靜也。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謂善於其事。轍，車轍。迹，足迹。瑕，玼玷。謫，過責。計，計數多寡也。籌策，計筭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關鍵，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鍵。繩約，索也，合之而成體曰繩，用之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謫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用關鍵，結繫者必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為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善行者以不行為行，故無轍迹；善言者以不言為言，故無瑕謫；善計者以不計為計，故不用籌策；善閉者以不閉為閉，故無關鍵而其閉自不可開；善結者以不結為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為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為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為其事為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者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無所救則亦無所棄矣，不見其為救此而棄彼也，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襲者如以外衣掩蔽其內衣。儻救人救物之功彰彰而明，天下皆見其救之，不謂之善救矣。必使無救之之迹，掩蔽其所可見而衆莫能知，故曰襲明。善救人善救物與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凡七善字，有道者謂之善，世俗不知其善也。蓋世俗以能為其事為善，有迹可見，有名可稱，而與不善為對。有道者以不為其事為善，泯然無迹，渾然無名，而無與為對者也。若世俗所謂善不善，如下文所云。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不善人謂不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所尊事以為法者。資者，如以財貨給人，俾人籍之賴之而得以有所成者。彼善而此不善，以彼之善與此之不善者相

遼，而人灼見此之不及彼，則彼人之善可為此不善人之師矣。彼不善而此善，以彼之不善，與此之善者相

形，而人遂見此之過於彼，則彼人之不善迺為此善人之資也。謂因彼之不善以成此之善名，故曰資。然善

不善之名對立，豈有道之世哉。下文言有道者欲使世之人不以善名，亦不以不善名也。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

要妙。愛猶云喜好也。要猶云至極也。妙者，玄不可測。使不善者之遇善人，雖可以為己之師，而不貴重之也，蓋

不欲名斯人之為善也。使善者之遇不善人，雖得以為己之資，而不喜好之也，蓋不欲名斯人之為不善也。善不善之名俱泯，一概玄同，無可分

別，雖有智者，亦大迷而不知其孰為善孰為不善，斯迺妙不可測之至極，曰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前二節言聖人不可名之善，後二節言常人兩可名之善不善。其不彰不可名之名者，謂之襲明。其不分兩可名之名者，謂之要妙。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謂光明，黑謂塵暗，無極謂無所窮盡。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所識知。

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迺足，復歸於樸。

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樸謂木質未斲為器。此章之意，欲自常德而反本復始，以歸于太初之道。常德者，冲虛不盈之德，故寧黑毋白，寧雌毋雄，寧辱毋榮。知其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尚，然寧守此而自處於下。乘

車之式，流水之谿谷，皆謂自處於下也。如是則於常德不差忒，不相離而德足乎已矣。既全此冲虛之德，迺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樸，皆以喻太初之道。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木樸之未散也，抱其天質之全，及破碎其全，則散之而為所斲之器。聖人之未用也，蘊其內德之體，及發露其體，則用之而為各官之長。官天下之長者，天子也。官一國之長者，諸侯也。上三節皆欲自末而本，此二句則言自本而未者。然樸雖已散而猶欲復歸其全，則已散如未散。聖人雖已用而猶欲復歸其全，則已用如未用。蓋以不散為散，不用為用也。凡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為制，故不割裂也。大散不散，大用不用，亦如大制者不割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

取天下謂使天下悅而歸己也。為謂作為。取天下者德盛，而人自歸之爾。苟若有所作為，則是欲用智力以強服天下，豈能得天下之歸己哉。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天下者至大之器，有神司之，不可以智力有為而得。敗謂不成也，彼以智力為之者，欲成其事而其事反不成，謂不能得天下之歸服也，故曰為者敗之。未得天下而取天下者固不可以有為而得，既得天下而守天下者亦不可以有心而留。譬如寶器，若常執之在手，不須與舍，惟恐其或失者，反不能保其不隕隊而失也，故曰執者失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隕。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為我有而不亡也哉。蓋得失存亡之

相禪，如行隨响吹強羸載隕八者之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必衰，衰則亡之漸也，惟不使之過盛，則可以不衰，而又何有於亡。甚也，奢也，泰也，極盛之時也。去甚者，欲其常如微之時。去奢者，欲其常如儉之時。去泰者，欲其常如約之時。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之不亡矣。邵子謂飲酒但令其微醉而不可成酩酊，看花但及其半開而不可至離披，蓋此意也。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隕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免者也。愚人私己而務得，迺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惟聖人知其不可逆則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於過，而天下無患矣。董思靖曰：聖人知事勢之相因亦理之常，故任之自然而不使之盈且過也。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不可以兵強天下，況人主躬於道者乎？蘇氏曰：聖人用兵皆出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皇、漢武，或以殺其身，或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政和註曰：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蘇氏曰：兵之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年穀傷。凡兵皆然，況以兵強天下邪？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

兵之善者，果決於一時以定亂而已，不敢阻兵弗戰以取勝而為強也。蘇氏曰：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者常如嬰兒孺子，故能不老。而長年若壯則必老，此不道者也。不道者早已，言其不能久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佳猶云嘉之也。不祥謂無吉慶而有凶灾也。不處謂不肯以此處身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指言不處之實，不處平日所貴之位而處所不貴之位，不肯於用兵之位處身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

謂其殺人廼凶灾之器，非吉慶人所用之器也。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謂非其心之所喜好也。爲上謂不好用兵，廼爲可尚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爲美事。

美之者是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此推言不美。若以戰勝爲美事，是以殺人爲樂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

此又申言上文不處之意。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此又申言上文不美之意。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

此言道也。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樸指道，言道彌滿六合，而斂之不盈一握，故曰小。至尊者道，故人之體此道者，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不敢臣之。侯謂一國之君。王謂天下之君。若能守此道，則萬物尊之爲主而將自賓矣。自者，非我欲其如此，

而彼自如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道之功普遍於天下，譬如天地之氣相合而降爲甘露，雖無人使令之，而自能均及於萬物。萬物生畜於此道之中，故有道者可以爲萬物之主，而萬物咸賓焉。蘇氏曰：甘露被於萬物，無不均徧。聖人體道以應諸有，亦如露之無不及者，故能賓萬物也。

始制有名，

此言德也。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爲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爲德，則有名也。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道之無名而爲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將猶晉人將無同之將，辭之不迫者也。老子以道爲上德，言在德之上，以仁爲下德，言在德之下也。又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專

言道德而提仁義，蓋以仁義下於德也。此章言德而曰夫亦將知止，其意若曰自無適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已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猶未遠於道也。不殆，不窮匱也，謂可長久不敝壞也。蘇氏曰：聖人豈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上文言自無而有，當止於德。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蓋道之在天下，猶江海為衆流之所歸。德者猶谿谷之衆流，德而復歸於道，則猶谿谷之會同于江海。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智能知人，徇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也，故謂之強。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能盡性而又能達於命，則無所歆羨而常有餘，惟明者能之。能克己而又能勇於善，則有所秉持而常無怠，惟強者能之。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惟明惟強，則見真守固，逮至查滓消融，功用純熟，思為俱泯，神化脗合。住世之時，各隨所在而此心不失，始終如一，故謂之久。厭世之後，雖去其宅而此心常存，古今不二，故謂之壽。

右第二十八章

或曰：老子之道以昧

為明，以弱為強，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爾。內非不強，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廣也，謂如水之汎濫洋溢。道之廣無所不在，或左或右，隨處而有，取之左右，無所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恃，賴也。生謂春生之始，萬物賴道

以生，而道則無言，前章云萬物作而不辭是也。功成謂冬藏之時，宰物之功既成，而道不居其功也。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此申言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春生之時，道普徧萬物，如以衣衣之，以被被之，所謂元亨播羣品，元亨誠之通，而道不自為之主。常無欲謂其無心也。此一本之散為萬殊，迺道之分而至小者，其可名之於小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辭，不為主，常無欲之道矣。○衣去聲。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此申言功成而不居。冬藏之時，萬物反本復命，會歸于一，所謂利貞固靈根，利貞誠之復，而物亦不知其孰主之。此萬殊之合為一本，迺道之總而至大者，其可名之於大矣乎？蓋不可也。若其可名，則非不居功，不知主之道矣。或疑不知主之下脫常無名三字，可名於小矣、可名於大

矣二句，蓋設為疑問之辭而不質言也，句末雖無乎字而有乎字之意，如前章能無離乎？能嬰兒乎？能無疵乎？能無為乎？能為雌乎？能無知乎？一本無六乎字，而解者必以有乎字之意釋之，此其例也。又如《大雅詩》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而詩文但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亦其類也。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天地之道，結語乃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道之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為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亦以其道大而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焉爾。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謂體之而不違。大象喻道也，下篇云：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往，歸

往也。不害謂利。言體道之聖人為天下之人所歸往，民既歸往，而聖人以不利利之。蓋利之以利，則有利亦有害。利之以不利，則常利而不害，則民得以常安，常平，常泰也。政和註曰：安則無危，平則無訛，泰者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言外物之可利者皆不能久，惟道之利人，以不利為利，故能久也。樂者，歌吹舞蹈之聲容。餌者，飲食之味，饗燕之禮。設樂設餌以悅樂賓客，然客既過去，則其聲容與味亦止而無復有可為，暫焉之悅樂而不能以終日也。道則非如餌之可飲食，非如樂之有聲容可視聽也，然用之則能常安，常平，常泰而無可盡之時，非如樂餌暫焉悅樂而已，故曰用之不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歛，闔也。張，開也。老子謂反者道之動，又謂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故其所為大槩欲與人之所見相反，而使人不可測知，故借此八者相及之四事設譬，而歸宿在下文柔勝剛、弱勝強六字，亦猶前章言善救人善救物，而章首先借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為譬也。孫吳申韓之徒，用其權術陷人於死，而人不知，論者以為皆原於老氏之意，固其立言之不能無弊，有以啓之而遂謂天下誰敢受老氏之與者哉，則因其言而并疑其心，亦過矣。註者又欲諱護而為遁辭，蓋胥失之。視不可見曰微，微明者，微其明也，謂匿其可見者而使之不可見，猶前章言襲明也，人但見其張之、強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歛之、弱之、廢之、奪之也，故曰微明。○歛音翕。

柔勝剛，弱勝強。

彼剛而我欲以剛勝之，彼強而我欲以強勝之，不亦難乎？我以柔弱自處，則剛強者不我忌也，而終於能勝之，何哉？蓋與之相反，而使之不可測知故也。蘇氏曰：天下之剛強方相傾軋，而吾獨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以勝也。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待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其自然爾。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魚脫於淵，見其易制而為人所取。國之利器以示人，人見其為利且將效之，或求過之，而我之利者不足以為利矣。不脫於淵，不以示人，則不可測知，所謂微明也。

右第三十一章 此章主意在第二節柔勝剛弱勝強六字。其第一節謂欲與人相反也，第三節謂欲使人不可測知也。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之無為，久而不變，非特暫焉而

已，故曰常無為。雖一無所為，而於所當為之事，無一不為也。若無為而事有廢缺，則亦何取其無為也哉？此之無為，蓋性焉安焉者也。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雖無心於化物，而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遽有心於欲其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為之道矣。吾欲作者之自吾也。鎮謂壓定使之不起。無名之樸謂此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壓，其有心之欲以道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此之不欲復焉執焉者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

其與萬物將自化者亦無以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右第三十二章 此章前二節言無為而民自化，後二節言好靜而民自正。

道德真經註卷之二

① 曰矜：原作「曰能矜」，「能」衍，據粵雅本刪。

② 冬藏之時：「時」原脫，據粵雅本加。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臨川吳澄述

德經上

下篇之首句曰上德不德，故以德字名篇。篇名非有意義，釋者迺謂上篇專言道，下篇專言德，其失甚矣。他本或作《道德經》下，今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其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此以道與仁對言。上德者，在德之上，道也。下德者，在德之下，仁也。道無為，不以德為事，故曰不德。有德者，德在道之中也。煦煦為仁，惟恐失其德，故曰不失德。無德者，不能有其德也。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又以道與仁對言。以猶用也，言道之無為無用於為也，仁則為之而有

用於為矣。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此以德與仁對言。上仁者，在仁之上，德也。上義者，在義之上，仁也。德雖為之而亦無用於為，固不能及道之無為而無以為，然過於仁之為之而有以為者矣。

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此專言義。上禮者，在禮之上，義也。攘，卻也，猶言捋也。仍，就也。義不足感人，故為之而莫之應，人不來就我，則我將往就人矣，故捋卻其袂於臂，以行而就之也，甚言其勞拙之狀。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結上文，起下文。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此兼言禮智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為仁，再降為義，三降為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

其理而不亂也，而適以基亂，故曰亂首。前識猶先知智也。道猶木之實。未生之初，生理在中，胚臍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幹也，義其枝也，禮其葉也，智其華也，根幹枝葉華自道中生。智者欲其哲而不愚，而適以肇愚，故曰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薄華，此謂厚實。

右第三十三章 按老子上篇首章分說

道德，下篇首章分說道德仁義禮智。吾之所謂道德仁義禮智，以其天地人物之所共由者曰道，以其人物之所得於天地者曰德。德其統名，分言則四。得天地生物之元以為德，而溫然慈愛者曰仁；得天地收物之利以為德，而截然裁制者曰義；得天地長物之亨以為德，而粲然文明者曰禮；得天地藏物之貞以為德，而渾然周知者曰智。老子則以道為無名，德為有名，自德而為仁義禮智，每降愈下。故此章之等以道為一，在德之上，故曰上德；以德為二，在仁之上，故曰上仁；以仁為三，在德之下，義之上，故曰下德上義；以義為四，在

禮之上，故曰上禮。而總名之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又繼之曰失義而後禮，以禮為五也。又先言夫禮，而後言前識，以智為六也。擬諸易卦之六位，則道初、德二、仁三、義四、禮五、智六。道實智華，實實虛華，初上為始終也；德根禮葉，根厚葉薄，二五為世應也；仁幹義枝，幹單枝坼，三四為比鄰也。道猶天也，包含徧覆萬有之原。德猶地也，忠信為土，四端所資。仁猶春也，德土禪木。義猶秋也，仁木禪金。禮猶夏也，義金禪火。智猶冬也，禮火禪水，各傳所勝也。

道一 德二 仁三 義四 禮五 智六

上德不德 上仁 下德不失 上義 上禮

是以有德 德是以無

無為而無 為之而 德為之而 為之而 忠信之薄 道之華

以為 無以為 有以為 莫之應 亂之首 愚之始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一者，冲虛之德，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為一，後章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一，又但謂之一，此廼自然之道所為，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弱而不強。前

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為德，以此故能若是。天地神谷四者，名異實同。其運轉而清明者曰天，凝聚而寧靜者曰地。神者兩間二氣之妙，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者，其用感應無方，故靈。谷則兩間空虛之處，張子所謂空虛即氣者，其氣充塞無間，故盈。貞猶木之楨榦，為天下貞猶曰為民極也。言天清地寧神靈谷盈，萬物之生生不窮，侯王立乎天下之上而為民極，其所以致之者，皆由得此一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

無以謂若無此德而以之。裂，分判。發，震動。歇，不能感應而靈。竭，不能充塞而盈，滅，息滅而不生。蹶，傾跌而失其位。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此章以六者並言，而此以承上文貴高二字，專為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冲虛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如無父，寡如無夫，不穀，不善也，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自謂，是以下賤自處也。先云賤為本，下為基，而後但云賤為本，舉一以包二者，省文也。故至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碌碌，玉貌。珞珞，石貌。人之名譽彰彰有聞，特淺小之譽，必泯沒其譽。人無得而稱，廼譽之至也，亦處賤下之意，不欲分別美惡使人見碌碌粹美者之為玉，珞珞麓惡者之為石也。蓋人見其美惡，則美者必有譽，不能使之無譽矣。兩節皆言冲虛不盈之德，如此廼為侯王之能得一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之靜則無，動則必與有相反，反者

無而不有也。道之體則虛，用則必以弱為事，弱者虛而不盈也。此二句一章之綱。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自此至善貸且成，皆詳言反者道之動。萬物以氣聚而有形，形生於氣，氣生於道，氣形有而道則無，無與有異，故曰反，言道以反而動之由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此言人之能知，以反而動者。道與物反，故惟上士有識者能勤而行之，中士之識已不及而若存若亡，下士無識，以其不合世緣而大笑之矣。識之者鮮，此道之所以可貴也，若皆能識之，則不足以為道矣。

故建言有之：

此句起下二節，謂昔之立言者。道之相反，如下文所云十二事是也。

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此言動而相反之事。葆光用晦而若昧，迺所以為明。寧後毋前而若退，

迺所以為進。若絲之有類而不勻，迺所以為平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得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又承上文相反之義而廣之。若谷之注下，迺所以為高上。若色之污辱，迺所以為大白。若狹小不足，迺所以為弘廣。若偷惰不立，迺所以為建立。質真皆實也，猶云實之實也。渝，不守信也。必守信而後為實，實之實者反若渝而不信。有隅角而後為方，方之大者反無隅而不方。成而後為器，器之大者，其成反難而遲。聲雜比而後為音，音之大者，其聲反疏而希。可見而後為象，象之大者，反無形之可見。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終上文二節之意。道隱於無名，迺能徧付與於萬物而無虧缺。以上所言，皆動而相反者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自此至天下希及之，皆詳言弱者道之用。道自無中生，出沖虛之一氣，沖虛一氣生陽生陰，分而為二，陰陽二氣合沖虛一氣為三，故曰生三，非二與一之外別有三也。萬物皆以三者而生，故其生也，後負陰，前抱陽，而沖氣在中以為和。和謂陰陽適均而不偏勝。萬物之生以此沖氣，既生之後，亦必以此沖氣為用，迺為不失其本。以生之本沖氣虛而不盈，故曰弱。此言道以弱而動之因由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此言人之能知，以弱為用者。曰孤寡不穀，皆非強於人之名，迺人所惡而不好者，而王公以此為稱，是以弱而用也。

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

此句起下二節。弱者損之也而迺所以為益，強者益之也迺所以為損，如下文所云三事是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

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強也，以木絕水，以木負棟皆曰梁，取其力之強也。不得其死謂不能善終，如子路之行行，夫子以爲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難。教父猶曰教之本，父謂尊而無出其上者也。人之所教，教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強梁而不能弱，必不能保其身，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損者，此最爲教人之第一義，故曰教父。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又承上文所言教弱之義而廣之。至柔與無有，皆弱也。馳騁猶云躡躑。無有謂無有查滓之質。無間，無中間罅隙可入之處。水至柔能攻穿至堅之石，氣無有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牆壁，以至柔無有之損，而有馳騁至堅入於無間之益，所謂損之而益者。柔能勝剛，無能入有，皆非有所爲而自然，故曰無爲之有益。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終上文二節之意。不言之教，謂宜弱不宜強之爲教父不待言而知。無爲之益，謂至柔無有之馳騁能入也，其教人益人之義過於人。天下之以有言爲教，有爲爲益，遠不能及此，故曰希及之。以上所言，皆用而以弱者也。

右第三十五章

按上章得一已專言用

弱矣，此章又以反與弱對言，何也？曰：二字一意也，反者邇所以弱之原，弱者指所以反之實，凡言反者即欲用弱，言弱者即是與羣動諸有相反，非弱之外又有所謂反也。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親猶云所愛，名與身孰爲可愛者乎？多猶云所重，身與貨孰爲可重者乎？名在身字上，貨在身字下者，便文以協韻爾。司馬氏曰：得名貨而亡身，與得身而亡名貨，二者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愛，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

身大於名，慕名者甚其愛，而愛身反不如之，必至耗費精神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曰大費。藏，藏貨。厚謂身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不如之，必至喪亡軀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知內分有定，則足而不貪，故不致失譽虧行之辱。知外物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致損壽隕生之殆，而可長久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以成爲成，盈爲盈，直爲直，巧爲巧，辯爲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迺爲成盈直巧辯之大者也。老子一書皆是此意，大抵相反而相爲用，前章屢見，不待詳釋。

躁勝寒，靜勝熱。

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相為用也。

清靜為天下正。

清靜，無為也，心者無一塵之滓，寂然不動也。正猶正長之正，猶言為天下君也。夫為天下之君者亦多事矣，然弊弊焉有為者，豈能為之哉？惟清靜無為者，無為而無不為，故能為天下正，所謂相反而相為用也。或謂勝熱之靜與勝寒之躁為對，各偏於一，惟清靜之靜無與為對，靜中有動，動靜一致而無所偏，故能為天下正。其論雖高^①，蓋非本旨。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糞車，糞載之車。古者每甸六十四井，皆出戎馬充賦，有道之世各守分地，不相侵戰，故民間善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戎

馬，齊其力以備戰者。郊者，二國相交之境。無道之世寇敵日侵，郊外數戰，戎馬不得歸育于國廐，而生育于郊外也。糞下諸家並無車字，惟《朱子語錄》所說有之，而人莫知其所本。今按：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則後漢之末車字未闕，魏王弼註去衡未遠而已闕矣。蓋其初偶脫一字，後人承舛遂不知補車。郊，叶韻，闕車字則無韻。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罪愆惡咎禍皆災殃，而禍重於咎，兵端之起，其罪由於知土地之為可欲，知其可欲，務求得之則貪奪矣，此災殃之始也。得之不知厭足，得隴望蜀，則戰爭無已時，此災殃之極也。儻以各有分地，不求廣闢，為心知自足之為足，則不貪奪戰爭而常自足矣。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徧知。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內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而後見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不知其備於我，必出至一處而後知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烏能不出戶知天下哉？不覆說見天道者，未有不知目之萬而知本之一也，故不復言。

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不待行出而已如徧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名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效，惟其不行而徧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事無不完成也。

右第三十九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

為學者患寡而務博，故日日有所增益。為道者自有而反無，故日日有

所減損。

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

為道者減損其有為之事，損之又損，及損之既盡而無復有可損，則至於無為也。彼有為者為一事不過一事，為十事不過十事而已，其未為之事何啻千萬，不可勝窮，豈能事事而為之哉？惟無為者一事不為，故能事事無不為也。

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事無所事即無為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為，蓋德盛而自歸之，必用智力而有作為之事，何足以取天下哉。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政和註曰：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鏡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何常之有？董思靖曰：聖人無我，其心不滯於物而物

來順應。王氏曰：凡思為應物而有。《書》云：自我民聰明。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

民之善不善信不信，聖人不分其是非，皆以為善，以為信，不惟善者得善，信者得信，而不善者亦得善，不信者亦得信矣。得謂民得此善信而不失，蓋不善不信亦化而為善信，是人人得此善信也。

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歛歛，縮意。王氏曰：心無所主也。渾，意無適莫也。諸本歛歛作慄慄，或作怵怵，皆恐懼意，惟王弼作歛，以心無所主釋之，與上下文意協。董思靖曰：渾、混同，蓋融化其異，混合其同。皆孩之謂不生分別。蘇氏曰：天下之善惡信偽各自是以相非，聖人則待之如一，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嫉，是以善信者不矜，惡偽者

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定矣。○歛音翕。慄達叶切。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

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曰：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十者，總計上中下三等之人，大率分為十類。有三者，十類之中有三類也。凡不以憂思嗜欲損壽，不以風寒暑濕致疾，能遠刑誅兵爭壓溺之禍者，生之徒也。其反是者，逸貴之人內傷，勞賤之人外傷，麤悍之人不終其正命，死之徒也。各於十類之中有其三焉。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之，適也，趨也。動，作為也。生生，求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

仙術以延生而失宜，醫藥以衛生而過劑，居處奉養謹節太過而驕脆，十類之中亦有三類如此，其意正欲趨生而其作為反以趨於死地者，為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十類之中生之徒有其三，死之徒有其三，之生動之死地者亦有其三，則共為九矣。九之外有其一，太上真人也。攝猶攝政攝官之攝，謂不認生為己有，若暫焉管攝之，以虛靜為裏，柔弱為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侗然如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此不逃避而彼自馴狎不加害也。蓋其查滓消融，神氣澹漠，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從而傷害之哉？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

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生之者，萌動而生之於春，萬物資始之元也。畜之者，止聚而收之於秋，保合大和之利也。形之者，因春生之物長之於夏，以盛大其形，品物流形之亨也。成之者，乘秋收之勢藏之於冬，以成完其實，各正性命之貞也。萬物生長收藏皆由乎道德，故萬物之於道也，尊之如父，於德也，貴之如母。道德二而一者也，春生者方自一本而散，故曰道生之，然道即德也；秋收者將自萬殊而斂，故曰德畜之，然德即道也。

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

人之尊貴必或命之，天子之尊，上帝命之而後尊，諸侯之貴，天子命之而後貴，道尊德貴則非有命之者，而萬物常自如此尊貴之也。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上章言道生之德畜之，此但曰道而不言德，德亦道也。長育申言物形之也，成熟申言勢成之也，養申言長

育，覆申言成熟，覆謂反本復命也。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生，生之而形之也。為，畜之而成之也。不有，無生之之心。不恃，無為之之事。如無思無為之君長，雖長之而非有心有事於宰制也。此兼生長收藏四者，皆曰玄德而不言道，道亦德也。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

始，道也。母，德也。有此天地之始，以為此萬物之母也。

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人之生既得其母，而以此知母中之有子；既知中之有子，而又能守其母，母住而子不離矣。董思靖曰：人受氣以生，氣為母，神寓於氣，故為子。守母則氣專神安。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此守母之法。《說文》：兑從八，𠂔聲。今按：𠂔非聲，當為從人從口，八象口上氣出，故《易》卦名兑者，亦取口象。塞其兑謂杜口不言，使氣不自口出。門者，氣所出入之門謂鼻也。先塞兑而後可閉門，由不言而漸調息減息以至無息也，如此則氣專於內，終身不因勞而致耗矣。凡人有事必須有言，每日開口而言，以成濟其應接之事，則氣耗而至於匱，終身不可救也。

見小日明，守柔日強。

小猶前章微字，所知見者微茫而不欲其明，則不過用其神以傷明，而日進於明矣。所執守者爽脆而不欲其強，則不暴使其氣以害強，而日進於強矣。見小者，育子也。守柔者，守母也。日或作曰，傳寫之誤。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育子之法，水鏡能照物謂之光，光之體謂之明，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返而歸藏於其內，體之明

也。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祥，此用其光於外以遺身殃者，含光以混世則無殃矣。是謂能掩藏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 上章言道德之在萬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人一身者。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

我者，汎言衆人，非老子自謂。介然音義與《孟子》介然用之成路同，倏然之頃也。知字句絕。施猶《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矜夸張大也。聖門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學蓋亦若此，夸張最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夸張，若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於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介音戛。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徑者，小路，與大道相反。卑卑斂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夸張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之。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

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此言夸張之事。有廷內而弗洒弗掃者，唐風之儉嗇，朝甚除治則宮室奢靡可知矣。田蕪倉虛謂奪民時而不得耕耨，竭民力而無所蓄積。華佩服以為飾，豐酒肉以為養，私府庫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多而以夸張於外，夏癸商辛是也，豈知道者所肯為哉。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植一木於平地之上，必有拔而偃仆之時；持一物於兩手之中，必有脫而離去之日。善建者以不建為建，則永不拔；善抱者以不抱為抱，則永不脫。善於保國延祚者亦然，無心於留天命而天命自留，故子孫世世祭祀不輟，有如善建善抱者也。修之於身，其德迺真。

承上文而言，能使子孫祭祀不輟者，

惟修德於身而已。修德於身，迺全吾常道之真也，身外皆長物，夫豈有所為而為哉。德修於身，則報應之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而能保國延祚，如此非我欲之也。

修之於家，其德迺餘；修之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邦，其德迺豐；修之於天下，其德迺普。

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遂之內。邦者，鄉遂之外，邦畿之內。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內。修之於家於鄉於邦於天下者，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人人而教之？我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爾。餘者，身之緒餘所及。長者，視一家又加長也。豐者，視一鄉又加大也。普者，視一邦又周徧也。邦，諸本作國，按諸《詩》：序用之邦，國焉之下。孔穎達疏引《老子》云：修之邦，德迺豐。蓋漢避高祖諱，改作國也，唐初聚書最盛，猶有未避諱以前舊本也。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

德修於身，以及於天下，無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吾無與焉。物各付物，不相繫著，隨其所在，觀其所止，人人皆自得其分願，此大道無為之治，心迹兩忘，超然無累，如善建者無所建，善抱者無所抱也。邵子曰：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邵子所言，蓋亦老子之意。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上文五者並言，獨舉最後之一以總結于後。此者，天下也。以天下知天下，邦鄉家身亦若是矣，豈不至簡至易哉。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蘇氏曰：老子言道德以嬰兒況之者，言其體未及其用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董思靖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曷由傷之？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嗶，和之至也。

峻，赤子陰。號，啼也。嗑，咽也。嗶，聲嘶也。形未完而氣自專，情未感而氣自應，由其精氣純一之極也。聲久費而氣不傷，由其和氣調適之甚也。○峻子雖子何二切。嗶所訝切。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人能知赤子冲氣之和即常德也。知常德者，天真之明也。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祥，妖也，非天地正氣曰妖。不能如

赤子純氣之精，則恃形而助氣，是以外養之幻身益其生，非氣之正也；因情而動氣，是以外感之欲心使其氣，特人偽之強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恃形而助者，形之壯。因情而動者，情之壯。凡物壯必老，是不得常道者也，不得道者早終而不能久。常如赤子則不壯，惡乎老？既不老，惡乎已？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

此愛身存我也。以言耗氣，不知道也。知道者不言，必先塞其言所從出之兌，而後能閉其氣所從出之門。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此處世應物也。先自鈍其銳，以不銳解人之紛結；先自暗其光，以不光明人之塵昏。在己在人之銳鈍光暗兩無分別，與世齊同，妙不可測，

故曰玄同。

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我既玄同，則人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恩雖如骨肉，而人與之相忘，不可得而親也。邈然如塗人，而人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不忍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雖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眇然如匹夫，而人不敢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己獨能之，故為天下之最可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管商以正治國，帝王以修身齊家為本，不恃法制禁令以為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孫吳以奇用兵，帝王以弔民伐罪為心，不尚權謀詭詐以為

奇。奇者僅可施於用兵，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於治國，不可以取天下。無事者，三皇無為之治，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唯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

吾何以知其然哉？

設問辭以起下文之答，正可以治國，無事可以取天下者，何以知其如此哉？而下文答之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答上文言正僅可以治國。忌諱謂畏避，防禁嚴密，本欲正民德也，然民一舉手搖足，輒陷罪戾，有所畏避，不得安生樂業而趨於貧矣。利器，利便於民之器，如網罟耒耜杵臼舟車之屬，本欲利民用也，然利器民得自為，雖度量權衡之公，亦將不出於上，無所統一，則國家黯無精采而疑為昏矣。技巧，造作利器之工，末業衆多，爭能競利，則有售奇偽之物者

矣。法令者，民所畏憚，彰明易犯，民不聊生，則多為盜賊之歸者矣。八句所言二事，法令彰所以多忌諱，技巧多所以多利器，盜賊之有由於民貧，奇物之起由國家之昏。明庶政使民知畏避，來百工使民足財用，所謂正也。正以正，蓋期其國之治，然民貧於下而或為盜賊，政昏於上而售奇物，其效如此，是以之治國而猶不足也。

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又答上文無事可以取天下。無為好靜無欲皆無事也，既無所事，何心致天下之嚮附，而民自然而化，自然而正，自然而富，自然而樸，其效如此，是以之取天下而有餘也。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承上兩節總言之。悶悶，不快人意。淳淳，不澆漓。察察，精明。缺缺，

不滿足。極終之所至無事者之政，若悶悶無可喜，然自化自正自富自樸，其民迺淳淳然，正者之政，若察察有可觀，然下貧上昏，物偽人亂，其民迺缺缺然。故借禍福為譬，人以為禍者，不知福倚於禍之旁，譬悶悶之政而有淳淳之民也。人以為福者，不知禍伏於福之中，譬察察之政而有缺缺之民也。禍不終於禍而終於福，福不終於福而終於禍，孰能知其終之所至何如哉？

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就正之一字設問。復，反也。詖，不善也。以正治國，可謂善矣，而其民缺缺，則治國者將無所用於正邪？蓋正與不正對，正一反則為不正之奇，正善而奇不善；善不善對，善一反則為不善之詖。惟無所謂正，無所謂善，而不至反為奇之詖也。能知此者，其惟聖人乎？常人迷昧不知此理，其日固已久矣，非自今日然也，故但知以正治國之為善，而不知

無所謂正之為正也。以無正為正，則與無事取天下者何以異哉？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又就無事二字設譬。方如物之方，四隅有稜，廉如堂之廉，一面有稜，其稜皆如刀刃之能傷害人，故曰割曰劓。割之害差重於劓，人之方者無轉旋，廉者無分辨，其遇事觸物必有所傷害。直者不能容隱縱肆其言，以訐人之短。光者不能韜晦炫耀其行，以暴己之長。聖人之無事者，以不事為事，方者必割，以不方為方則不割；廉者必劓，以不廉為廉則不劓；直者必肆，以不直為直則不肆；光者必耀，以不光為光則不耀。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皆無事之譬也。○劓古衛切。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

人所成之形，天所受之氣，治事修之

養之也。嗇，所入不輕出，所用不多耗也，留形惜氣要術也。

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復，反還其初。重，多也。積，畜聚於內也。德，所得於天之冲氣。克，勝也。極，終窮也。有，保有之。國以喻人之身。嗇於用氣，則虧者全，衰者盛，而早得以反還其初，所得之冲氣畜聚於內者，有增無減。氣充滿則能勝外物，無有能損傷害害者。氣之生息不絕，莫知其終窮之時，非如凡人之氣老則衰耗竭盡至於終窮也。氣無終窮，則能保有其身，而形長留於世矣。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上文言保守身形由於積德。德者，萬物身形之母。保有身形者，以能保有身形之母也，故可長久。氣為身形之母，氣能留形，形亦能留氣。氣之生於下，如木有根，養形以培根

則根深不拔；氣之榮於上，如果有蒂，養形以滋蒂，則蒂固不脫。根不拔則木永不枯瘁，蒂不脫則果永不隕落，此身所以長生，目所以久視，而能度世不死也。深根固蒂，形之留氣；長生久視，形之留氣也。

右第五十章

道德真經註卷之三

- ① 上仁者：原脫「上」，據粵雅本補。
- ② 二者：原作「一者」，據粵雅本改。
- ③ 失譽：原作「失舉」，據粵雅本改。
- ④ 雖高：「高」字原脫，據粵雅本補。
- ⑤ 中之有子：「中」前疑脫「母」。
- ⑥ 吾何以知其然哉：通行本此句後有「以此」二字。
- ⑦ 舉手搖足：「手」原作「乎」，據粵雅本改。
- ⑧ 正者之政：「政」原作「三」，據粵雅本改。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臨川吳澄述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

小鮮，小魚也。國大則民衆，治大國當以簡靜，不可擾動其民，如烹小魚，唯恐其壞爛而不敢擾動之也。

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莅，臨也。鬼，天地之氣。神，靈怪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有道之主以道臨莅天下，簡靜而不擾其民，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鬼不為靈怪與妖災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

鬼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雖能靈怪而不為妖災傷害人也。所以不傷害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不傷害天地之氣，天地之

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也。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交，皆也。天地之氣不傷害人者，以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也。聖人不傷害天地之氣者，以其簡靜而民氣和平也。兩者不相傷，皆由於聖人之德，故皆歸德於聖人也。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交，會也。大國者，諸小國之交會，如水之下流，為天下衆水之交會也。

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牝不先動以求牡，牡常先動以求牝，動求者招損，靜俟者受益，故曰以靜勝牡。動求者居上，靜俟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牝字其一疑衍。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國不恃其尊，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甘處於卑，俯

伏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容也。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大者宜為下。

大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素在人下而能下者。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萬物之奧，萬物之最貴者。奧，室之西南隅。寢廟之制，有堂有室，室在內，故室為貴。室中之制，東南隅曰突，東北隅曰窟，西北隅曰屋漏。奧，尊者所居，故奧為貴。道之尊貴

猶寢廟堂室之奧。寶，人所重，善人向道而進脩，可以取重於人。不善人向道而改悔，亦可以自保其身。○突音杏。窟音頤。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申言善人之寶。善人以道取重於人，嘉言可愛，如美物之可以鬻賣；卓行可宗，高出衆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申言不善人所保。不善人以道保身者，畏威寡罪，身獲全安，是不善之人，道亦何嘗棄之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申言道者萬物之奧。有道之人，天命之以君師之位，則立之為天子；君命之以師傅之職，則置之為三公，皆以有道而貴也。拱璧，合拱之璧。駟馬，一乘之馬。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言乘韋先十二牛也。坐，跪也。朝聘之享，駟馬陳於外，執拱璧以將命曰先朝聘。以拱璧駟馬為至貴而未足貴也，不如跪而進此道之

尤貴，天子三公之貴以此道，拱璧駟馬不如此道，故萬物貴之而以為奧也。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又總上三節而言。貴此道言萬物之奧，求以得言善人之寶，罪以免言不善人所保。自古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善人以此道為人所寶，得遂所求邪？不善人以此道保其身，免陷於罪邪？道所以為天下貴也。天下釋萬物，貴字釋奧。

右第五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凡以無為而為者，老氏宗旨也。身行之事，以無事為事，口食之味，以無味為味，皆演為無為一句之旨。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作，起也。所以得遂其無為者，能圖其難於易之時，為其大於細之時也。天下之事始易而終難，始細而終大，

終之難起於始之易，終之大起於始之細，故圖之為之於其易細之始，則其終可不至於難，可馴至於大，而不勞心勞力，所以能無為也。若不早圖之，急為之於其始，則其終也易者漸難，細者不大，心力俱困，無為其可得乎？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此言圖之於其易。

命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此言為之於其細。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上言事之難易，此言心之難易。始焉輕易諾人者，其終難於踐言，則寡信矣。始之多易者，終必多難，故不待至終難之時，而心以為難。雖始易之時，而心猶難之，始終皆不敢易，所以終無難。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上言事之大小，此言心之大小。雖已大而心常自小，已多而心常自少。雖有怨當報，然不自恃其大且多，而急求伸直欲報其怨，亦惟自處於小與少，而甘受屈辱姑報以德也。蓋始小而少之時，心固不敢自以為大，終大而多之時，則心亦不敢自以為大，始終皆能自小，所以能成其大也。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又承上文終無難與終不為大二終字而言。始雖以為難，至終而不以為難，始雖不敢以為大，至終而自以為大，則事幾成而敗於終者有矣。故必慎終如始，始以為難而終亦以為難，始不為大，而終亦不為大，則終無敗事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又承上幾成而敗與無敗事二敗字而言。有心於為其事者，意欲遂其成而或反敗之；有心於執其物者，意

欲保其得而或反失之。無所為則無成與敗矣，無所執則無得與失矣。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上言為者不若無為，執者不若無執。

此言聖人之欲，以不欲為欲，聖人之學，以不學為學。難得之貨，人所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人之所欲也，故曰欲不欲。衆人所趨者，我則不趨，衆人掉臂過而不顧，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凡此不欲學者，蓋以萬物之理無為而自然，故吾亦無為而與萬物同一自然，如輔之於輪輻相依附而為一也。章首言為無為，章末言自然而不敢為，此一章之意相始終。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有所知為明，無所知為愚。古者聖人明己之德以明民德，亦欲民之愚者進於明而有所知也。惟其愚而不

能使之知，非不欲其明而固欲其愚也。老子生於衰世，見上古無為而治，其民淳樸而無知，後世有為而治，其民澆偽而有知。善為道者化民為淳樸，非欲使之明，但欲使之愚而已。此憤世矯枉之論，其流之弊則為秦之燔經書，以愚黔首。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明智之多，是以法出姦生，令下詐起。以智治國，謂聰明睿知以有臨，使其民亦化而明智，則機巧慧黠而難治，以智治國者，國之賊害也。不以智治國，謂自晦其明以莅衆，使其民亦化而愚昧，則倥侗顛蒙而易治，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利也。

知此兩者亦楷式。

兩者，以智與不以智也。楷者，以為模楷效法之也。式，自處於卑也。乘車者，直躬憑較則為自處於高上，俯首憑式則為自處於卑下。不自處以智而自處以愚者，不高上而自卑

下也。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於大順。

能知效法自處卑下之聖人，則為玄妙之德。玄妙之德深遠而不淺近，故人不可測知。人皆欲智，我獨欲愚，是與物相反也。相反，相逆也。不相反，相順也。與物相順而不足以為順，相逆雖不順，迺所以為順之大，故為玄妙深遠不可測之德也。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

百谷之水同歸江海，如天下之人同歸一王也。江海之委在水下流，能下衆水，故能兼受百谷之水為之王也。王之所以能兼有天下之人者，亦若是。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

言下之，卑屈其言而不尊高。身後之，退却其身而不前進。此聖人謙

讓盛德，非有心於上人先人為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重，難也。害，患也。聖人能下之後之，處人之上，人不以為難，處人之前，人不以為患。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樂於推戴，使之處上處前而不厭惡。蓋以其卑抑退遜，不爭處上處前，故天下之人莫能與之爭上爭先者，而聖人得位得時，竟得以上人先人也。董氏曰：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揚雄云：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①。

不肖，無所肖似，疑若一無所能。道大似不肖，猶達巷黨人言孔子大而無一善之成名也。蓋惟大而不可名，故無可稱而似不肖。董氏曰：

有所肖似，則同於一物，何足以為大。

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持，守而不失。慈，柔弱哀閔而不剛強。儉，寡小節約而不侈肆。不敢先，謙讓退却而不銳進。持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

慈者似怯而不勇，廼所以為勇；儉者似狹而不廣，廼所以能廣；器有形之物，長為之上也，不敢先者，居人後而不為長，然自後者人先之，廼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為器之長也。舍而不用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強以為勇，侈肆以為廣，銳進以求為先，則將不能保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為三寶之首，此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寶在其中

矣。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豈有子而敵其父母，攻其父母者哉？故以慈而戰守，則人不忍敵攻，是能勝能固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人助其父母者多，亦必能勝能固，或人力不逮，天亦將救助之，不令其敗且潰。天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衛護之也。曹操苻堅吞噬無厭，不慈之甚，吳晉雖非能如聖人之慈，其禦寇也不得已而應之，比之曹苻，則此善於彼亦近於慈者。赤壁風火勢順而北船燬，青岡風鶴聲聞而氏衆奔，吳晉雖弱，挫曹苻百萬之兵，是亦天救之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申言慈之寶。四句四善字，三句言用兵，一句言用人也。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將戰，必激發其衆，欲其奮怒，然後能與敵爭雄而取

勝。慈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為善也，士不欲其強武，戰不欲其奮怒，勝敵不待與之對陣較力，兵刃不施，彼將自屈。吾之智能雖在人上，歉然若不自智，己雖有能，退然若不能。自處於其下，用他人之智為智，用他人之能為能，不武不怒不與為敵而自勝者，以不爭為德，如天之不爭而勝也。為之下者，不恃智能而用人之力成己之事，如天之無為而成，故曰配天。惟上古聖神之至極者能如此，故曰古之極。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

又申言慈之寶。不敢字言用兵，用兵有言者，用兵者嘗有是言。為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仍，就也。不為首兵但為應兵，雖為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於遠退。進戰者，整其行陣而行，攘臂以執兵而前進以仍敵。不行則雖

有行如無行，不攘則雖有臂如無臂，不執則雖有兵如無兵，不仍之則雖有敵在前如無敵也。○無行音杭。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行三軍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輕敵則輕戰，以至殺人而喪吾慈寶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已有殺人喪寶之漸，故曰幾喪吾寶。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蘇氏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閔殺傷之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勝矣。蓋慈者之勝不慈，非戰而敗之，不戰而屈之即勝也。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老子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降俗末，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莫能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宗貴於族而統一族，君貴於國而主一國。柔弱謙下可以為眾言之統，如族之有宗；可以為諸事之主，如國之有君。老子嘆時人愚而無知，是以不知我言之可貴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既已嘆之又若幸之，非幸之也，深嘆之爾。謂知我言之可貴者少，此我之言所以為貴。若使人人能知我之言，則我與眾同，不足貴矣。褐，毛布，賤者所服。人不知聖人，但見其外之所被如褐而不之貴，不知其中之所懷如玉而可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而若不知，上智之人聰明睿知，守之以愚，故曰上。不知而以為知，下愚之人耳目聾瞽，自謂有所聞見，故曰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病病猶患其所患，以不知為知病也。

以為病而病之，則不復有此病矣。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生而知之，雖知猶若不知，豈有不知為知之病乎。其不病也自然而然，非由病病而然也。聖人不恃其生知，已雖無病可病，然見不賢而內自省，於衆人有病之可病者，亦惕然以為病而病之，以其病人之病若己之病，是以自己始終不病也。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可畏者，損壽戕身之事。大威，大可畏者，死也。人不畏其所可畏，必戕身損壽，以速其死，有大可畏者至矣。莊子曰：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無毋通，禁止辭。狎，玩習。所居，身之所處。厭猶惡而棄之也。平日

所處，凡損壽戕身之事，無所畏憚，狎習為常，安然為之，言不畏威也。厭所生謂傷生速死，是厭惡其所生而棄其命，大威至矣。

夫惟不狎，是以不厭。

不狎，舊本作不厭。廬陵劉氏云：上句不厭當作不狎。今從之。夫惟不狎其所居而畏所畏，是以不厭其所生，而大可畏者不至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自知，自知愛身之道。自見，自顯著所知以示人。自貴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於自愛之道，雖自知於中，然含德襲明，知若不知，亦不表表示人自見於外。雖自愛之篤，然體道自然，若無以生為，亦不切切貪生自貴之過。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上文言不畏則有大威之禍，不狎則有不厭之福，皆為衆人言爾。若聖人，則不待畏而自無可畏，不待毋狎而自無所狎，內有自知自愛之實，內無自見自

貴之迹。所無者，所去也。所有者，所取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此言用刑力之過人者勇也。敢，敢為惡。不敢，不敢為惡。設言二人皆麗于法，其一勇於敢者，敢為惡之心過於人，蓋怙終故犯之人也，則當殺之。《虞典》以為賊刑，《周誥》以為非眚，惟終廼不可不殺是也。其一勇於不敢者，不敢為惡之心過於人，蓋眚灾誤犯之人也，則當活之。《虞典》謂眚灾肆赦，《周誥》謂非終，惟眚時乃不可殺是也。刑故宥過，兩者帝王之刑。老子之意則又不然，言此兩者一利一害，利謂勇於不敢而活之者為宜，害謂勇於敢而殺之者恐或誤殺也，然則不敢者固宜活之，敢者亦不宜殺之也。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敢為惡之人乃天所惡，然天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於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奇，不正也。使愚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邪為惡者，吾得執而殺之，則人

人知畏，孰敢為惡？然雖殺惡人，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為惡者必遭刑殺，彼亦無所懼上之人，奈何以死懼之而輕易殺人乎？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不以死懼其人，為惡者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司殺者，天也。惟天為能殺人，惟大匠為能斲木，人欲代天殺人，猶代匠斲木也。代斲者手必多傷，以譬代殺者身必多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

右第六十一章 凡五節，一節言用刑正例，不可盡從，蓋哀閔過厚之意。二節言天之不可知而不輕殺。三節言天之能為人殺者以示教。四節言民不可懼而不輕殺。五節言人欲代天殺者，以示戒大哉。老子之慈乎。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飢且貧矣。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上有為，以智術御其下，下亦以姦詐欺其上，故難治也。

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輕，易也。生生之厚，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勝也。貴生，貴重其生，即生生之厚。求生之心重，保養太過，將欲不死而適以易死。至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心，若無以生為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於重用其心以貴生而反易死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冷硬而強直不能屈伸。草木生則枝莖軟脆，死則枯槁堅硬，因言人而并及於草木。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上文言人與草木生柔而死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

生，是生之徒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用兵示弱者謀深而工，敵輕而玩之，故勝。恃強者慮淺而驕，敵懼而備之，故不勝。兵法始如處女，敵人開戶示之弱也；後如脫兔，敵不及距則能勝之矣。秦兵過周，超乘三百，竟敗於穀。齊兵入晉，桀石投人，竟敗於鞏。此恃強不勝之驗也。共，兩手所圍也。木之弱而搖動者，為近末之小枝，強而不搖動者，則為近根合拱之大幹也，因言兵而並及於木。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

上文言兵強者為人所勝，是處下也，不能如勝人者之處上。木強者近根之幹，是處下也，不得如小枝之處上。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矜己凌人，必蹶其貴高而反處人下矣，柔弱者眾所尊戴而得處人上矣。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俯其體，則附在上，稍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附向下，稍在上。是抑附之高者使之向下，舉稍之下者使之在上，天道之損有餘如抑其附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稍而使之高。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天道虧盈而益謙，人則并寡以益其多，吞小以益其大，取貧以益其富，此所以逆天道也。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有道之君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自有其貴富，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為天下惜財而不苟費；制田里，教樹藝，薄稅斂，使民家給人足，是以己之有餘而奉天下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有餘者也。不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居其

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皆損己之有餘也。

右第六十四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

金石至堅強，然磨金石皆須用水，是水為攻堅強之第一物，莫有能先之者，雖欲以他物易之，而無可易之者也。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

水為至柔弱之物，而能攻至堅剛之金石，此柔弱能勝剛強。天下之人莫不知之，而莫有能行柔弱之事者，蓋歎之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垢，污穢也。不祥，不吉善也。污穢不吉善，人所恥賤以為卑辱，聖人則不然，雖一國以污穢不吉善之名歸之己，皆受之而不辭，蓋能柔弱，甘以卑辱自處，非如剛強之人欲以尊

榮上人也，然神所歆享而可以主社稷，民所嚮往而可以王天下。剛强者神怒民叛而失國失天下，柔弱者神祐民附有國有天下。此柔弱勝剛強之效也。

右第六十五章

正言若反。

老子以反為道之動，德之玄，故雖正言之每若反於正。正而若反，亦如明而若昧，進而若退，直而若屈，巧而若拙之類，蓋若昧乃所以為明，若退乃所以為進，若屈乃所以為直，若拙乃所以為巧，若反乃所以為正。下文言和怨者正欲救助善人，而反不足以為之，此正言若反也。舊本以此為上章末句，今按：上章聖人云四句作結，語意已完，不應又綴一句于末，他章並無此格，絕學無憂章、希言自然章皆以四字居首為一章之綱，下乃詳言之，此章亦然。又反怨善三字叶韻，故知此一句當為起語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和，平之也。怨，有所憤恨於人。大怨，其怨深至。餘怨，其怨藏宿於中而不盡為，如夫子為衛君乎之為猶言救助之也。善，善人也。怨者兩相仇，必和而後解。兩善人自無怨，而何待於和。兩惡人有怨，則惡貫滿盈而自相殘，或一勝一負，或俱傷兩敗，旁人靜觀之可也。惟善人不幸與惡人有怨，善人平怨，雖無仇惡人之心，惡人忿狠，必有仇善人之事，惡人報怨則善人受害矣。故有心救助善人者，必須和其怨，使之解仇釋憾，意欲為善人也。然阻遏惡人報怨之心，使不得逞，中有藏宿不盡之怨，暫和於今，暴發於後，是今日之和怨不能已其他日之報怨也，而安可以為善人乎？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執左契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

以付來取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證。謂執左契者，己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一井之田分為九區，八家各受私田一區，其中一區為公田，八家同耕公田而各耕私田，私田百畝所收，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或食七人，或食六人，下食五人，由其各家丁力多寡強弱不同故也。周改助為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

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司徹者有心於為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與猶為也。聖人無心待物，不遏惡人之報怨，忍坐視善人之受害乎？曰：天道無所私親，常救助善人。聖人雖無心於為善人，而天常為之，必不令惡人得以肆毒也。前言聖人不用刑而天殺惡人，此言聖人不和怨而天為善人，老子之道無為自然，一付之天而已。然天之殲惡祐善，豈若人之有心哉。惡者必禍，善者必福，理之自然而然爾。

右第六十六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十人為什，百人為伯。什伯之器，重大之器，眾所共也。不用者，不營為，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不遠徙者，生於此，死於此，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太古，國大

則民衆難治，得小國寡民而治之，使其民毋慕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舟輿甲兵，非一人所可獨用，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無所陳，不用也。無所往，則無用乎舟輿；無所爭，則無用乎甲兵。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民淳事簡，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亦可不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此言重死而不遠徙也。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愛養其生，言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言不遠徙也。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

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民皆懷土。雖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鷄犬之聲，耳可以相聞，如

此至近，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但不遠徙而已。

右第六十七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言之實者不飾美，言之美者必虛飾而非實。實有能者口不好辨，好辨以誇者非實能其事也。實有知者學不務博，務博以廣者非實知其理也。此書卒章其言如此，則其書和平簡約，不辨不博，蓋實善實知，故皆真實之言，而不虛飾以為美也。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不積謂虛而無有。為人以所善言，與人以所知言。虛而無有，故所應不窮。以積為有，則所應有限，豈能愈有愈多也哉。莊子曰：以有積為不足，無藏也，故有餘。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利者，害之對，有利則必有害。天之道雖利而不害，以不利而利之，是以

不害。為者爭之端，有為則必有爭。聖人之道雖為而不爭，以不為而為之，是以不爭也。

右第六十八章 總結二篇，以見五千言之意皆不出此。

老氏書字多誤，合數十家校其同異，考正如右。莊君平所傳章七十二，諸家所傳章八十一，然有不當分而分者，定為六十八章，云上篇三十二章，二千三百六十六字，下篇三十六章，二千九百二十六字，總之五千二百九十二字云。臨川吳澄題。

道德真經註卷之四

- ① 其細：粵雅本作「其細也夫」。
- ② 而前進：「而」原作「不」，據粵雅本改。
- ③ 不可不殺：「殺」前原脫「不」，據粵雅本補。
- ④ 言之美者：「者」字原脫，據粵雅本補。

(劉固盛點校)

011 道德真經三解

經名：道德真經三解。元鄧錡撰。四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三解序

玉賓子鄧錡撰

太上老君，四極真人也。太者，大之極。上者，高之極。老者，壽之極。君者，人之極。故曰四極。《周易》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其卦六十四。《道德》上經起於三，下經終於四，其章八十一。《太玄》其方起於三，其家終於九，準《易》八十一首，道同德合矣。河上公其不凡乎？老氏修道德，自隱無名，居周久之，遂去西遊。關令尹喜，大根器者也，先見其氣，知有真人將至，物色候之。遂識老氏於蒙塵之

次，以爲大道將隱，強請著書，近乎聖人也。老氏亦知其奇，爲言上下一經，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圓而無周，方而無隅，是謂無始。劫來天地，大道皆自聖人中出入，兼三才而兩之也。因知五千言者，皆於義皇心地上馳騁，無有轍迹。苟以章句言之，又是周孔腳跡下盤旋，執著象物，何從而見道德乎？所以莊列之學，誇張雄辯；申韓之學，專擅刑名；王謝之學，假借玄談。又非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正謂五伯借虛名以取實利者也，安能見老氏之心乎？今以《周易》《論語》之暇，幸有餘力，謹依《道德》章句，別爲三解，是知天地大，造化一，出於聖人，無爲而爲者矣，其旨不亦遠乎？一解經曰：惟以正經句讀增損一二虛字，使人先見一章正義，混然天成，無有瑕謫。二解道曰：直述天地大道，始終原反，其數與理若合符節。三解德曰：交索乾坤，顛倒水火，東金西木，結汞凝鉛，一動一靜，俱合大道。凡五萬餘言，名曰《三解》。《道德經》

其經與《大易》準中，間有不得容心者矣，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老氏一書，真常爲主，解者悉與道德混而爲一，不知賓主上下，以致諸儒妄生異議，無區以別矣。今也先述真常三百字，以擬陰符之數，列于序次，庶使後之談道德者不遠迷其復矣。四方證道之士，覽而詳之，苟有可取，容聞名於樵青足矣。

大德二年戊戌秋日玉賓子鄧錡序。

真常三百字

真常之常，常謂之常；常真之真，真謂之真。真常在道，無所不抱；真常在德，無所不則；真常在命，無所不定；真常在性，無所不應；真常在理，無所不紀。天地未始，真常真止；天地既終，真常真空。萬物負陰而抱陽，聖人以之而有常；大道能敝而不新，聖人以之而有真。使真有形，無方而虛；使常有名，無體而居。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真虛隨而無以隨。聖人

登極即真，與道合真。上下無常，動靜有常。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其所利；水能以美利利萬物，不言其所德。有爲而爲之失真，勿用之反常。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是以真常無形名。天道無言而告功，地道無成而代終，是以真常不虛空。虛空相襲，天地無實；無虛無實，復歸無極；無極無迹，真常乃寂。真常之寂，窈無所寂；無寂之寂，真常乃息。真常之息，窈無所息，無息之息，了不可得，了不可失，是以真常不虛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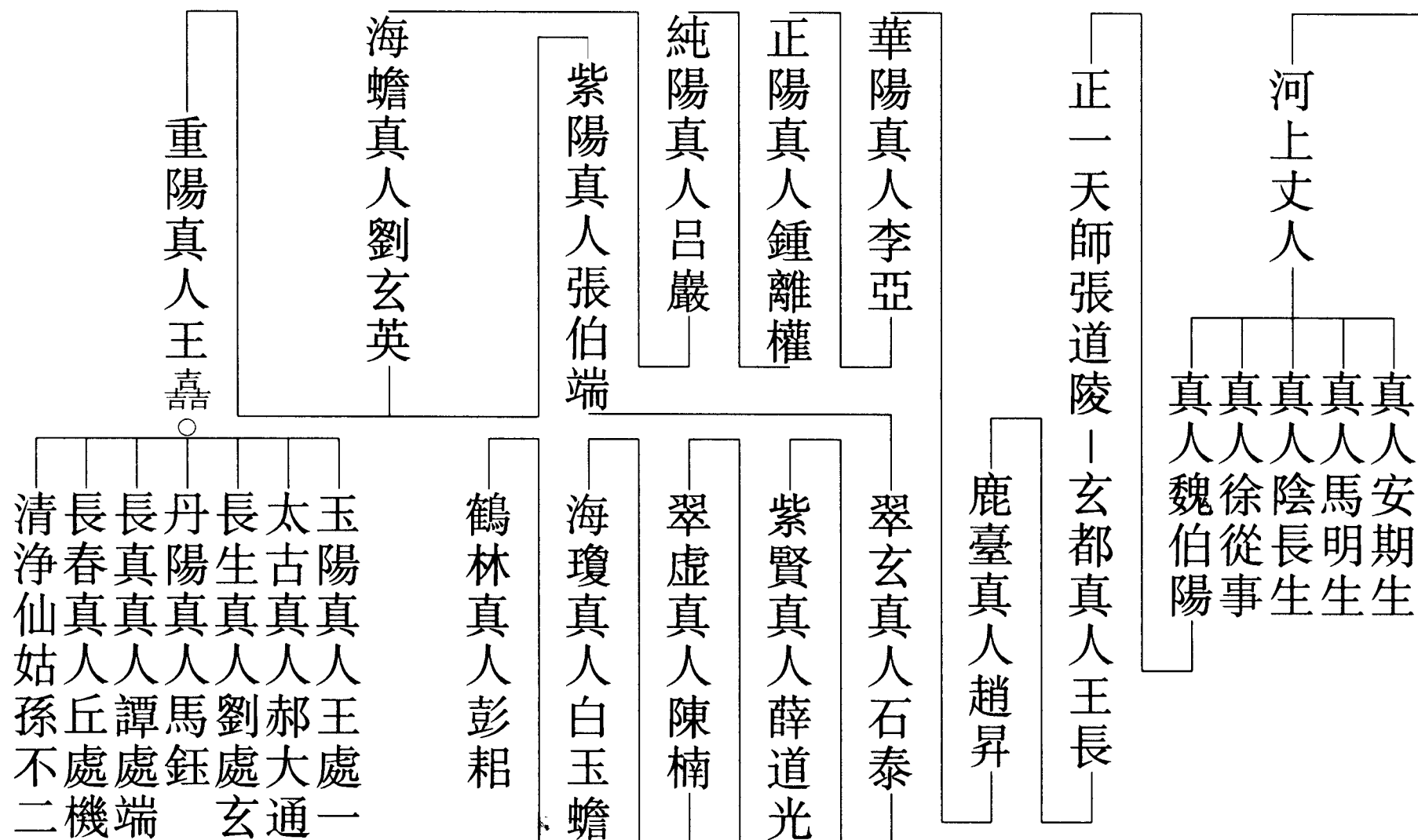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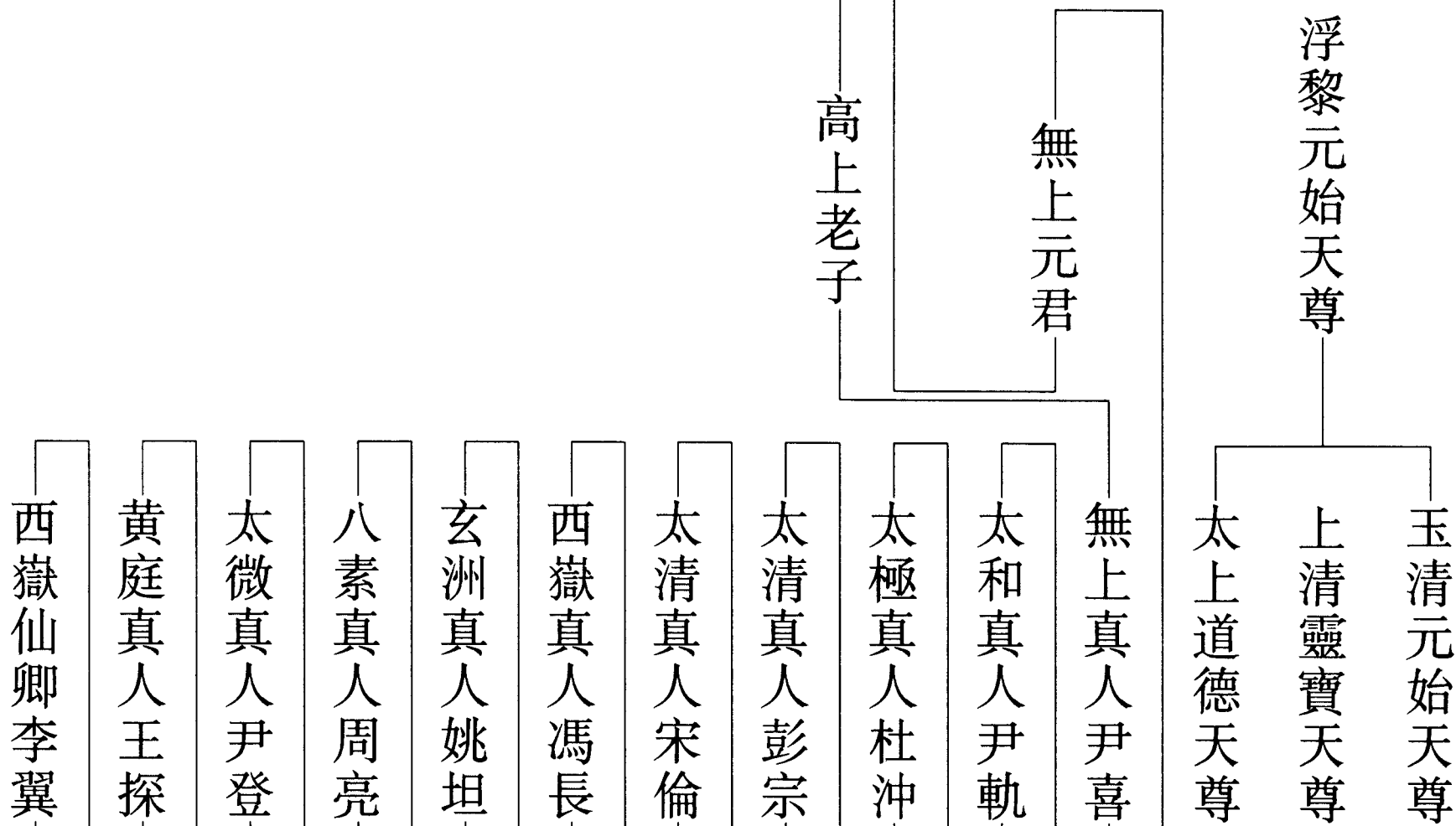
老子大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曰：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

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家語·觀周》又詳。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綱，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官，官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時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大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

老子者，則絀儒，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耳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左仙公葛玄云：老氏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太上。因玄而出在天地之先，無衰老之期，故曰太上，即三清化身也。

大道正統



夫玄宗之為教也，以清虛正一為宗，以長生不死為樂，故浮黎元始天尊，不知其幾千萬劫，方至三清。又自三清，不知其幾千萬年，方且化身下降而為老子，以度真人尹喜，至仙卿李翼，凡十代，蓋自周而漢也。於是河上文人出焉，自安期生凡九傳而至三陽，則又迄乎五代之間矣。一自三陽唱道以來，至於海蟾真人，傳之張紫陽、王重陽。紫陽傳之翠玄，翠玄傳之紫賢，紫賢傳之翠虛，翠虛傳之海瓊，先生凡九傳。又王重陽真人之所傳，凡七真，其間潛通默會，旁出普度，未究其幾千萬人。若夫大道之正傳，迄今海瓊先生方三十五代爾。惟上世先賢，享年度世，壽數極綿，年劫亦遠，奧從中古，天不愛道，流布人間，度人無量，又不知所傳至今凡幾年劫也。海瓊而後，大道一脈歸之鶴林先生，為往聖繼絕學，為後世立法門，暇日因思所傳之難，而究其自出，得其原委，以壽諸梓。廷芝忝出鶴林先生門下一人之數，乃焚香再拜稽首而紀之。

庚申冬至日弟子蕭廷芝書。

大道歷數

浮黎元始天尊，即道生太極也。下至玉清元始天尊，三萬二千四百年，道生一也，故以天皇氏伏羲配之。又一萬八百年，至上清靈寶天尊，一生二也，故以地皇氏神農配之。又一萬八百年，至太清道德天尊，二生三也，故以人皇氏軒轅配之。太清道德天尊與無上元君同時授先天大道，三生萬物也，故以七十二師師廣成子配之。又一千九百年，至高上老子，是時慈尊亦生於世，萬物負陰而抱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故以七十二賢師大聖人孔子配之。沖氣以爲和，兼三才而兩之也。三教鼎足天下，而王公之道備矣，故曰：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大道歷數，若合符節矣，正統原委，自有知者。

青城真人述。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一

玉賓子鄧錡述

道可道章第一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經曰：道既可道，即非常道。名既可名，即非常名。無名者，天地之始。有名者，萬物之母。常無，斯欲以觀其妙。常有，斯欲以觀其微。妙乃無名之常，微乃有名之道。此兩者，同出而異名，謂之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象，何名無之？形於一物一物之名。

一物之名，豈可盡名。不可盡名，立

名強名，立名強名即非常名。天地

未生，無始何名？萬物既成，無母何

形？欲觀其妙，常無之道。欲觀其

微，常有之道。此兩者同出於無思

無為，異名乎神妙致一，是故謂之

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升堂入室

而主乎奧者，其唯聖人乎？

德曰：咸之男女，牝牡未合，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道無可道，存乎常

道；名無可名，存乎常名。無名，天

地之始也。恒之夫婦，男女居室，人

之大倫，抱乎嬰兒。道有可道，非謂

常道；名有可名，非謂常名。有名

萬物之母也。止而說男下女，咸自

否變。常無，欲以觀其妙也。異而

動，剛柔皆應，恒自泰變。常有，欲

以觀其微也。造天地之所以為天

地，常道也。造男女之所以為天地，

常名也。凡此兩者，同歸而殊途，同

出而異名也；一致而百慮，異出而

同名也。故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若入衆妙之門，必也遭乎至人。

天下皆知章第二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音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經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美與惡相對，有與無相生，難與易相成，長與短相形，高與下相傾，音與聲相和，前與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並作而不有辭，以其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功成而不自居。由此不居，是以天下不能去其美。

道曰：無萬物不知有人，無人不知有天地，無天地不知有道，不知有常。常之爲道，孰得而惡？及乎萬物並作，而美惡形乎其中矣。故天

下之事，無惡不知有美，無不善不知有善。既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則惡與不善分乎其中矣，由是相生、相成、相形、相傾之道存焉。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而民自化，行不言之教而民自信，萬物雖作而亦不有辭，以其天地自生而不我有，天地自爲而不我恃，天地功成而不我居。申此不居，是以不能去聖人之美。

德曰：陰陽動靜，互爲其基，剛柔體用，互成其形，皆天下之至美也。知美之爲道，常也。知美之爲美，欲也。以道爲欲，此是惡已。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坎離中交而復天地，天下皆知中交爲道，斯不亦盡善盡美乎？皆以中交爲欲，豈不謂之惡也已。故有無相生，日月並明也；難易相成，水火相息也；長短相形，弦望不齊也；高下相傾，陰陽相薄也；音聲相和，陽唱陰和也；前後相隨，二二六九也。是以聖人雖欲有爲，而何所爲乎？雖欲設教，而何所言乎？萬物並作，而何所辭乎？

故生而不我有，爲而不我恃，功成而不我居。是以聖人能成全乎天下之美，故曰不去。苟有乎我，必失自然之道，而入於術矣，豈不謂之惡也已。

不尚賢章第三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經曰：不尚其賢，民爭何用？不貴其貨，民盜何用？不見可欲，民自不亂。是以聖人之治，常道虛其心，萬物實其腹，無爲弱其志，無不爲強其骨，自然使民無知無欲，縱使知者不敢爲也。爲於無爲，則天下無不治。道曰：晝前之易，無爲而治，起則响，卧則吁吁，茹毛飲血，民物自化。自大畜之尚賢，便有頤之朵頤，自噬嗑之聚貨，便有豫之暴客，故不見可欲，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以天下之心爲心，猶長以虛受人，以天下

之腹為腹，猶長以實新德。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故弱其志。大人有造，自強不息，故強其骨。常使民無由可知，無由可欲，使有一二知者，亦不敢有為也。蓋聖人為於無為，則天下無不治。

德曰：身中賢行，自不知尚，民誰為爭？身中實貨，自不知貴，民誰為盜？不爭不盜，不見可欲，民自不亂。苟使知之，則爭其賢而不尚其賢，盜其貨而不貴其貨，縱心所欲，無所不為，賢滅貨盡，其能久乎？是以聖人之治，以真常極寂虛其心，以天地日月實其腹，以南水北火弱其志，以東金西木強其骨，其民自然無知，自然無欲，使夫知者終身不敢為也。蓋為於有為，則無不亂，為於無為，則無不治。

道冲章第四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經曰：用道之冲，或不至盈。廣乎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氣之銳，解其物之紛，和其容光，同其垢塵，澄兮湛兮，道似若存。得此道者，吾不知誰之子，象帝出乎震之先。

道曰：清氣上為天，濁氣下為地，冲氣中為人。天地為道之用，或不至滿，人為天地之用，或不至盈，盈則或幾乎息矣。是以聖人齊聖廣淵，似萬物之宗，長以正氣，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澄兮湛兮，道常若存。羲皇之上人乎，用道之冲。伏羲以來，用道之極。太極一圈，何嘗有盈？虛明澄徹，萬物之宗。以圓裁方，挫其銳也。分陰分陽，解其紛也。迭用柔剛，和其光也。六位成章，同其塵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道湛然，存乎其中，吾不知誰之子，帝出乎震之象也。

德曰：冲，虛中也。其道用之，或不盈，盈則過望矣。深乎淵乎，萬物之宗也。虛中有物，非宗而何？雖挫其銳，何從而挫之？雖解其紛，何

從而解之？雖和其光，何從而和之？雖同其塵，何從而同之？澄澄湛湛，各有道存，此一冲物，吾不知將為誰之子。得為子者，一時辰內，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章第五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經曰：天地不仁，如何以萬物為芻狗？共戴道也。聖人不仁，如何以百姓為芻狗？共戴天地。蓋萬物百姓其猶芻狗乎？道之冲也，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氣之冲也，雖虛而不屈，愈動而愈出，不如守虛，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道曰：藉用白茅，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其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天地不仁而仁也。聖人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寬猛相濟，政事以和，聖人不仁

也。聖人之於百姓，猶天地之於萬物也，不用則已，用則與祭之重，何重如之？夫芻狗者，天地聖人重要也。萬物雖殊，不得與天同事於道；百姓雖殊，不得與聖人同事於天。得與天地聖人同事者，芻狗一而已矣。天地聖人，豈不仁於萬物百姓哉？蓋萬物百姓日用而不知為天地，聖人之芻狗也，其仁不亦深乎？夫天地之間，以坤為橐囊，以乾為管籥，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故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聖人守中，言不至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出乎聖人之中也，故曰不如守中。

德曰：天地何嘗不仁？物生自生，物死自死。聖人何嘗不仁？民壽自壽，民夭自夭。死生壽夭，民物自取之爾，天地聖人豈有不仁也哉？反害天地，聖人之仁矣。苟知人物為芻狗，天地為橐籥，則爐鞴乎周天，鉗鎚乎太極，抽添乎日月，運用乎星

辰，點鐵成金，超凡入聖，使天地不得造其數，聖人不得為其民，雖曰不仁，安所施乎？是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不必多言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謂天地一我，古今一我，萬物一我也。

谷神不死章第六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經曰：空谷傳聲，其神不死之神是謂玄牝。天玄地牝，乾坤易門，乾坤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成性，存存用用，不在勤勤。

道曰：升九三，升虛邑，天地為谷也。上下空虛，其神不死，生長收藏，萬物並作，是謂玄牝。上六冥，升正應，利于不息之貞，玄牝之門也。復至子坎，地中生木，是謂天地之根也。所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重陽花者，不遠必死。

德曰：谷神之室，居於北海，主乎水府，有名無形，變化不測，上交天玄，下合地牝，玄牝合谷，其神不死。谷

神不死，是謂玄牝。所以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潛龍勿用，綿綿若存，用則若驚百里，故曰用之不勤。紫陽有云：要得谷神長不死，須憑玄牝立根基。真精既反黃金屋，一顆明珠永不離。又云：玄牝之門世罕知，只將口鼻妄施為。饒君吐納經千載，爭得金烏搗兔兒。真知玄牝者也。

天長地久章第七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經曰：天長地久，道常無為也。天之所以能長，地之所以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得先之，外其身而身得存之。長後長外，非以其無私邪？得先得存，故能成其私。

道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天之所以能長且

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先，其道故得以身先之；外其身而存，其道故得以身存之。非以其無私邪？其身先存乎道，故能成其私。

德曰：天地能長且久，以其不自生。聖人能長且久，以其不自身。天地自生，不久則息；聖人自身，不久則廢。是以聖人先養人之身而能有其身，先存人之身而能外其身。此豈無私邪？先人後己，故能成其私。

上善若水章第八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居於下流，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則善地，心則善淵，與則善人，言則善信，政則善治，事則善能，動則善時。由此不爭，故無過矣。道曰：天一地六，乾坎為水，乾知大

始，坎主勞動，故曰上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又何爭乎？坎之為水，萬物歸藏之所，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心善淵，水流而不盈也。與善人，行有尚，往有功也。言善信，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政善治，維心亨乃以剛中也。事善能，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也。動善時，險之時用大矣哉也。夫惟不爭，勞乎坎也，雖勞乎，知誰得而過之，故無尤矣。

德曰：紫陽所謂《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金，始知上善利源深，不比尋常藥品，蓋以此也。雖處衆人之所惡而得幾於道者，何也？坎中有復，歸根復命也。居善地，先要得地。心善淵，先要無為。與善人，先要擇交。言善信，不敢失時。政善治，富國安民。事善能，強兵戰勝。動善時，朝屯暮蒙。不敢爭利，以取強焉。爭則有過，夫惟不爭，故無尤矣。

持而盈之章第九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經曰：持而盈之，金玉滿堂，不如其已，莫之能守。揣而銳之，富貴而驕，不可長保，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故坎不盈，祇既平，無咎。盈則坎道失矣，是以不如其已。事有圭角，不為混成，揣而銳之，必挫其銳，是以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持而盈之，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揣而銳之也。是以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德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載營魄持盈之道也。十四、十五、十六，月盈於甲，日月相望，持守之時也，過則消矣，故日盈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奪造化者不然，月既望矣，金玉滿堂，何必持盈守成？退藏於密足矣。天之道也，更進一步，亢龍有悔，揣其銳也，故居上位而不驕。居上而驕則亡，是誰之過與？

載營魄章第十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經曰：日營月魄，抱一能無離乎？陽氣致柔，其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其使能無疵乎？愛民治國，其使能無爲乎？天門開闔，其使能無雌乎？明白四達，其使能無知乎？道生之，德畜之，故生而不自有，爲而不自恃，長而不自宰，是謂玄德。道曰：日月合度，會于天地乾坤，雖曰抱一，能無離乎？日月合度，離坎之離；抱元守一，附麗之離；五十九日而再會，別離之離。離，至文

也。坎中一陽，乾之專氣也，故月載營魄。離中一陰，坤之柔氣也，故日有食。既乾坤天地而生坎離，坎離者，日月之道也。故晦以旁死，朔以哉生，其能如嬰兒乎？覽之以玄，本無所疵，滌之除之，能無疵乎？曰民與國，本無所爲，愛之治之，能無爲乎？乾為天門，本無所雌，開之闔之，能無雌乎？四通八達，本無所知，明之白之，能無知乎？天道生之，地德畜之，故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德曰：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坎離中交而復乾坤，故曰載營魄。坤中交乾而為坎中一陽，抱其一也。乾中交坤而為離中一陰，故曰抱一能無離乎。坎外陰而內陽，其體本坤，因得乾中而為中男。離外陽而內陰，其體本乾，因得坤中而為中女。以中男之專，致中女之柔而生嬰兒以爲復，姤以父母而生萬物之道也，故曰能如嬰兒乎。紫陽所謂能將坎內中心實，點化離官腹裏陰者是矣。

至如滌除玄覽，開闔天門，皆嬰兒之神也，以我恃之，有累玄德。

三十輻章第十一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經曰：輪輻三十，共轆一轂，當其虛轉，車之用也。埏埴為器，陶者模範，當其虛中，器之用也。戶牖為室，雖曰穿鑿，當其虛明，室之用也。故實而有者以爲之利，虛而無者以爲之用。

道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凡二十八舍，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輻轂之象也。北極天樞，運轉於一度之間，當其無有之象也。幹旋二十八舍，以齊七政，用車之象也。是知物之用者，車也；車之用者，虛也。天如倚蓋，地下東南，埏埴為器之象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當其無有之象也。能使大氣盈虛消息，用器之象也。是

知物之用者，器也；器之用者，寄也。天地定位，日月並明，戶牖為室之象也。虛室生白，當其無有之象也。萬物並作，用室之象也。是知物之用者，室也；室之用者，息也。故實而有之者，利也；虛而無之者，用也。故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德曰：朔旦屯直事，日暮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內除乾坤坎離四正，一月三十日而用六十卦，故曰三十輻共一轂。中間虛實相依，體用相扶，進退相乘，水火相逮，當其無有車之用也。至如抱元守一，十月胎圓，埏埴以為器也。虛脫出入，不有難色，當其無有器之用也。巡乘六甲，與天地並，鑿戶牖以為室也。性命兩全，神形俱妙，變變化化，與道合真，當其無有室之用也。故曰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五色章第十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

故去彼取此。

經曰：五色悅目，令人目盲；五音悅耳，令人耳聾；五味悅口，令人口爽；田獵悅心，令人心發狂；貨貴難得，令人行妨。是以聖人不為乎目而為乎腹，故去彼之幻，取此之真。

道曰：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其或不宜采色視於目，令人目盲；聲音聽於耳，令人耳聾；芻豢悅我口，令人口爽；從獸無厭，令人心發狂；玩物喪志，令人行妨。是以聖人不為乎目而為乎腹，故去彼目之幻妄，取此腹之真用也。

德曰：五色唯黃可觀，黑赤不真，令人目盲。五音唯宮可聞，商角不真，令人耳聾。五味唯甜可食，酸辛不真，令人口爽。馳騁田獵於烏兔之間，不知節者，徒令人心發狂。直求驪龍之珠，而為難得之貨，苟不一獲則為齏粉矣，豈止行妨而已哉。所

謂薄薄酒勝茶湯，麤麤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此真不為目而為乎腹也，故曰去彼取此。

寵辱章第十三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

經曰：寵與辱若驚，貴與大患若身。謂寵辱，寵為下也，得寵若驚，失辱亦驚，是謂寵辱若驚。大貴在身，大患在身，若不有患，不如無身。若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於天下，是謂無身也。

道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承天寵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得之若驚也。上九亢龍有悔，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

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動則下生一陰而為姤，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故曰失之若驚。若九五不有其身而為天下之貴，則長居九五，必不至有上九之大患矣，是謂寵辱若驚也。故夫以身貴為天下者，則可以寄於天下，以身愛為天下者，則可以託於天下。如此不有其身則無患也，斷可識矣。

德曰：知雄守雌，得之若驚，臨陣輕敵，辱莫大焉。得之不失，大貴在身；失之不得，大患在身。有為有身，必至大患；無為無身，必至大貴。知天下之民既富既庶，則一人之身可貴可愛，因民之所以利而利之，可謂貴其身，因民之所以用而用之，可謂愛其身。是以聖人不敢以身有天下，則可以寄於天下；不敢以身為天下，則可以託於天下。是謂無身之貴愛也。

視之不見章第十四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

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纒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經曰：視之不見，不為不明。聽之不聞，不為不聰。搏之不得，不為不捷。蓋夷希微之三者，混而為一，無中之有也，故不可以言語致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通虛圓明，內外瑩徹，繩纒兮不可名，而復歸於無物，此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殆不可以形而容之。知執古之虛無，以御今之實有。能知古之道始，是謂今之道紀。

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立戒則積精，積精則窮理。由戒則入定，入定則全氣，全氣則盡性。由定則入慧，入慧則全神，全神則以至於命。三者混而為一，故不可以致詰。夷希微者，視聽搏之惚恍也，其上不皦，本無所明，其下不昧，本無所暗，

故繩纒兮不可名，而復歸於無物。此本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故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成性存存也。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太始，是謂道紀。

德曰：紫陽所謂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逢，杳冥中有變者也。三者混而為一，固不可以致詰，直待功夫至此而自知之矣。故恍惚惚恍，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迎之不可見其首，隨之不可見其後，故曰不可致詰。若執此道，以御今有，先知大始，然後能行，故曰是謂道紀。

古之善為士章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經曰：古之有道之士，微妙玄通，深

不可識。惟此不識，故強為之容：初猶豫兮若冬涉川，次夷猶兮若畏四鄰，其次儼然若客，其次渙若冰將釋，至於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其容有七變，容之強也。至如濁以靜之徐清，安以久之徐生，其孰能與於此？容之神也。故保此道者，不欲滿盈。惟此不盈，是以能故而不新成其容。

道曰：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五行合，人不言而萬事備，故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具三才之道也。以其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自豫若涉川至於渾兮若濁，易一變而為七也。靜之徐清，久之徐生，七變而為九也。保此道者不欲盈，是以能敝不新成，九復變而為一也。大哉，老子之言。聖人謂其猶龍邪，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斯亦不過矣。

德曰：得道之士真乎四德，搏之不得名曰微，陰陽不測名曰妙，天地變化名曰玄，往來不窮名曰通，故曰微

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臨深履薄也。猶若畏四鄰，不敢進寸而退尺也。儼若客，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渙若冰將釋，識心見性也。敦兮其若樸，甲庚正完也。曠兮其若谷，戊己門開也。渾兮其若濁，鉛採癸生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上善若水也。孰能安以久之徐生，十月胎圓也。保此道者，不欲滿盈，盈則精神露矣。夫惟不盈，是以能敝而不新成其容。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一

①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夫唯不居」四字原脫。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二

玉賓子鄧錡述

致虛極章第十六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經曰：致虛極，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也。不知其常，妄作乃凶。知常能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是以沒身不殆。道曰：太極中空，致虛極也。虛極既致，靜篤乃守。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至於四象八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萬物並作，乾以君之也，吾以觀其復，坤以藏之也，故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萬物之所歸也。靜曰復命，冬至一陽生也。復

命曰常，又行一周天也。知常曰明，四時不忒也。不知常，使民失時也，故妄作凶矣。知常則能容，萬物是知容乃公道，公乃王道，王乃天道，天乃道道。道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是以沒身不殆。

德曰：紫陽言：萬物芸芸各反根，歸根復命即長存，知常妙道人難會，妄作招凶往往聞。致虛至極，守靜至篤，故得萬物並作，吾欲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而人蠢蠢不知復命，悲夫。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苟知其常，不妄作勞，不知其常，以妄為常。以妄為常，則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是以凶也。知常則能容物矣，容乃生公，公乃生王，王乃生天，天乃生道。得道乃久，是以沒身不殆。

太上章第十七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經曰：太上之道，不知有之。其次

親之，始知譽之。其次不親，尚知畏之。其次不畏，從而侮之。故信不足而有不信，夷猶猶其貴言說。逮乎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之自然。

道曰：太上之道，太極一圈也。不知有之，是生兩儀也。其次親之譽之，兩儀生四象也。其次畏之，四象生八卦也。信不足，有不信，八卦定吉凶也。猶其貴言，吉凶生大業也。功成事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故曰百姓皆謂我自然。

德曰：太上之道，西南一陽也。自下而觀，始知有之。其次不知不觀之道，但能親之譽之。其次聞而畏之，其次笑而侮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世人無緣哉，信不足至有不信者。聖人猶其貴言，使人知之也。及其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得自然之道，不知聖人其貴言也。

大道廢章第十八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

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經曰：大道不容仁義，仁義出自大道。智慧不容大偽，大偽出自智慧。六親和則不有孝慈，知有孝慈六親已不和矣。國家治則不有忠臣，知有忠臣，國家已昏亂矣。自然之理也。

道曰：大道廢，有仁義，羲農之於堯舜也。智慧出，有大偽，禹湯之於桀紂也。六親不和，有孝慈，文武之於幽厲也。國家昏亂，有忠臣，桓文之於定哀也。大道廢，聖人相三皇而繫《周易》。有仁義，聖人宗五常而定《書》。智慧出，聖人子三王而刪《詩》。有大偽，聖人孫五伯而作《春秋》，孝慈忠臣在其中矣。

德曰：大道，大藥也。仁義，品藥也。智慧，妙法也。大偽，傍門也。大藥苟廢，不失品藥，故曰大道廢，有仁義。妙法若出，必有傍門，故曰知慧出，有大偽。藥逢氣類方成象，道即希夷合自然，六親不和，有孝慈也。一粒金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

由天，國家昏亂，有忠臣也。

絕聖棄智章第十九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經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獻不足，故令各有所屬。見素抱樸，得少私寡欲。

道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我無事而民自富也。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我無欲而民自樸也。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此三者以爲文物典章不足故也，故令各有所屬。聖智，民利之屬。仁義，孝慈之屬。巧利，盜賊之屬。惟見大素，惟拘大樸，即得少私寡欲，不必文教而足此三者矣。

德曰：大道廢，有仁義，巧利出，有盜賊，此爲文法不足，皆令各有所屬。道在先天，殊無文字語言，亦無作爲巧利，故聖知仁義自然有乎其

中矣。紫陽所謂休施巧偽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蓋以此也。惟遇太白山見素女子，抱乎先天一樸，自然少私寡欲。

絕學無憂章第二十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於母。

經曰：絕學則無憂。若至一唯與阿，其間相去幾何？乃至善之與惡，其間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果無所畏，流連荒亡其未極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澹泊如未形兆，癡若嬰兒，未成提孩，乘乘且止，若無所歸。衆人世味皆謂有餘，而獨我爲人長若有遺，我

豈愚人之心也哉，混混沌沌，一無所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然若晦，寂兮無所止，世人皆有所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者，何哉？而貴食於萬物之母。

道曰：絕此三者之學，始得無憂矣。一唯聖智仁義，阿附巧利盜賊，其間相去幾何？聖智之善，盜賊之惡，相去何若？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荒兮淫兮，無所不至。登春臺，享太牢，世人之極樂也。惟我澹泊如未形兆，若爲嬰兒，未得提孩之養，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有餘，招損之道也。我獨若遺，受益之道也。以此言之，我愚人之心也哉，混兮沌兮，養素抱樸。俗人昭昭察察，亡而爲有，虛而爲盈也。我獨昏昏悶悶，有若無，實若虛也。故忽然嚮晦，若入宴息，寂兮寥兮，又似無所止而不有爲也。衆人有爲，皆有所以，我獨如頑且鄙，皆出無心。我有

獨異於人者，一而已矣，求食母道而衆人不知其貴也。

德曰：絕此聖智之學，不為後天盜賊之利，吾有何憂？吾有何患？故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大事在身，動止畏忌。苟不知畏，左金右木，無所不至，若在衆人熙熙，然如享太牢之滋味，荒荒兮如春登臺之極樂，我獨畏之，何哉？二氣未有形兆，嬰兒未成提孩，乘乘兮若無所歸，如龜養虛，如鷄抱卵，如龍蛻骨，如蛇存身，朝屯暮蒙，午姤子復，衆人皆曰有餘，而豈真知我哉？我獨若遺多矣。我非愚人之心而不知足，混兮沌兮，惟要養成大道。昏昏悶悶，猶畏散失，昭昭察察，可在畏邪？故忽若月晦，生光息明，旁死載營，寂兮寥兮而又似無所止。恍恍惚惚，其中須有一物而乘也，衆人得之皆有所用，我獨愚頑且鄙。堅固精粹，壽千萬劫，然後遣其幻妄，一歸真寂，變變化化，與道合真，此我獨異於人者，以其太始之

時，而貴求食於母也。故曰：天下女兒是我母。

孔德之容章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經曰：盛德形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恍恍惚惚。惚兮恍恍，其中有象。恍兮惚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冥，其中有精。冥兮窈窈，其中有信。其精甚真，其信甚時，象物精去，所以閱其衆甫。吾何以知衆美之然哉，以此精信之道。

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故曰唯道是從。夫道之爲物也，不見惚恍，不知有象，不見恍惚，不知有物，故精信而行之不輟者，自見其道於窈冥之間矣，是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常無欲以觀其妙，玄之又玄，入於衆妙之門者，以此。

德曰：人之學道，無德可容，唯道是從，孔德之容。先天爲物，相逢恍惚；先天爲象，相見惚恍。先天之精，得之窈冥，其精甚真；先天之信，得之冥窈，其信甚時。是以自古及今，鉛汞之名不去，以觀衆人之甫。吾何以知其甫之爲美？以此先天鉛汞。

曲則全章第二十二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損益盛衰之道也。是以聖人唯抱乎一，以爲天下之式。不自見，故能明；不自是，故能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能長。唯此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能全而歸之。

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其先曲而枉之，而後全而直之，其先窪而弊之，而後盈而新之，其先少之，而後得之，其先多之，而後惑之，消息盈虛之道也。是以聖人抱乎一貫之一，而為天下所矜式。一不自見，故能用天下之明；一不自是，故能用天下之彰；一不自伐，故能用天下之功；一不自矜，故能用天下之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有與之爭。豈虛言哉，誠能全而歸之。

德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必然之理也。紫陽有云：但將死戶為生戶，莫把生門作死門。若會殺機明反覆，始知害裏却生恩。曲則全也。是以聖人抱乎太極之一，以為潛龍勿用，確乎其不可拔，而為天下所矜式。故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

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唯一不爭二字，可以縱橫天下，而皆莫能與之爭也，故言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章第二十三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經曰：夷希為言，自然之道也。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事？天地也。天地之為，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至失者亦同於失。故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猶信不足，則有不信。

道曰：飄風驟雨，天地之所為也，尚不能終日，而況於人乎？天地之為風雨，飄驟自有定數，然風雨不能久

者，亦天地自然之道也，故曰希言自然。是故以此從事於道者，即同於道而道亦得之；以此從事於德者，即同於德而德亦得之；乃至從事於失者，即同於失而失亦得之。惟是信不足，至有不信，試推而行之，未有不信者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德曰：天地以雷風為藥，聖人以鉛汞為藥。希言，自然之道也。飄風驟雨，陰陽妄行者也。故無妄九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聖人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黑鉛凡汞，亦水火妄行者也。故上九曰：無妄行，有眚，無攸利。聖人象曰：無妄之行，窮之灾也。夫無妄之往，天地聖人尚不能久，而況於世人乎？故同於道者，道亦同之；同於德者，德亦同之；同於失者，失亦同之。因信不足至有不信者，此所謂當面蹉過，虛生虛死，而與草木同朽腐也，悲夫。

跂者不立章第二十四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

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經曰：足跂者不立，股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殘餘之食，疣贅之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道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而況於跂跨乎？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冕旒

閉目，不明而明也，黈纆塞耳，不彰而彰也。舜亦以命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其在道也，曰有為無為之餘食，刑政道德之贅行，造物或惡之矣，故有道者不處。

德曰：跂者不立，孤清寡靜也。跨者不行，孤陰寡陽也。其何以行之哉？紫陽所謂須知大隱居鄽市，莫只深山守靜孤。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殘餘食，嘽津納氣

也，疣贅之行，枯坐生疾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有物混成章第二十五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先天之至寶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則必逝，逝則必遠，遠則必反，原始反終之道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道之主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之神也。

道曰：太極之虛，中有神物，混然而成，先天地生而立兩儀，寂兮寥兮於無有之鄉，首出庶物之上，獨立而不改其色，周行而不殆，實可以為天下

萬物之母，故聖人字之曰道，強名曰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故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剝反為復之道也。故道大，神無方而易無體也。天大，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大，地順承天，百物生焉。王亦大，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之主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之用也。大哉，聖人之言。

德曰：太極圈中，有一神物，可重一斤十六兩零三百八十四銖，五千四十年又五千四十日而後結成，形如鷄卵，色似丹砂，明如皦日，味勝甘露，先天地而生，後天地而成，天地得之而生萬物，聖人得之而生萬民，雖寂寥獨立而不改其變，雖周圓啓行而不危其化，可以為天下民物之母，神乎神乎，故聖人字之曰道，強名曰大。大則乃逝，逝則乃遠，遠則乃反，不遠復也。天以始生，言之自

上而下，王亦主之；地以既成，言之自下而上，王亦主之。天地生成者，道也。王中主者之心也，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矣。

重為輕根章第二十六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經曰：重者，輕之根也。靜者，躁之君也。是以君子終日行而不附離於輜重。所以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不失其臣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躁則不失其君也。以輕為事，必失其臣；以躁為事，必失其君。

道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重為輕之根也。清靜為天下正，靜為躁之君也。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附離輜重，恐為輕躁所累。雖有榮觀，以重觀輕也。燕處超然，以靜勝躁也。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蓋一身重者，輕之根蒂也。萬乘之靜者，

躁之君主也。夫輕者，枝葉也。重者，根本也。以外物言之，本乎天者親上，枝葉在上，故輕為重之君，本乎地者親下，根本在下，故重為輕之君。若執輕而行之，則必失重臣，故曰輕則失臣。以萬乘言之，靜者無為也，躁者有為也。我無為而民自化，無為在上，故靜為躁之君，我有為而民自亂，有為在下，故躁為靜之君。若執躁而行之，則必失靜君，故曰躁則失君。文乎，老子之言矣。德曰：純陽有云：道本虛無一炁，生天生地生人，都來些子氣精神，造化不離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重為輕根。正陽有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誰知些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故曰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亦猶萬乘之君以身輕天下也。雖有榮觀，一念不動也。燕處超然，心境兩忘也。輕則失臣，基址不固，有傷至藥也。躁則失君，火候太過，有傷元陽也。

善行無轍迹章第二十七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經曰：不見轍迹，可謂善行。不見瑕謫，可謂善言。不用籌策，可謂善計。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以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此謂相襲而明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以善人貴其師，不以不善愛其資，雖曰智慧，謂之大迷，既智返迷，是謂要妙。

道曰：春夏秋冬，天之四府，善行無轍迹也。《易》、《書》、《詩》、《春秋》，聖人四府，善言無瑕謫也。生長收藏，善計不用籌策也。坤以藏之，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也。乾以君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是以聖人以天地常道救人，故無棄人，以天地常道救物，故無棄物。是謂相襲而明也。何謂襲明？故善人乃不善人之師，不善人乃善人之資，非襲明而何？不以不善貴其師，不以善人愛其資，雖有大知，亦曰大迷，反乎樸素，是謂要妙。

德曰：日用踐履，無轍可迹。口傳心受，無瑕可謫。依時採取，不用籌策，可謂善計。殊無關鍵而不可開，可謂善閉。殊無繩約而不可解，可謂善結。此無為清靜之道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人有道，故無棄人；常善救物，物有道，故無棄物。是謂人物相襲而明，天地之大道也。故善人襲不善人以為資，不善人襲善人以為師，遂使善與不善俱有大得，亦不貴其師，亦不愛其資，故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智而復迷，迷而復智，是謂妙道之要也。

知其雄章第二十八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

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經曰：知雄守雌，為天下谿。守雌為谿，常德不離。合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為天下式。守黑為式，常德不忒。合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榮守辱，為天下谷。守辱為谷，常德乃足，合德乃足，復歸於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主官，故大制不割，害其樸也。

道曰：知其雄，守其雌，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也，故為天下谿。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故曰常德不離。冬至一陽，復生坎震，故曰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戰乎乾，勞乎坎，金水相生也，故為天下式。十二辟卦生成萬物也，故曰常德不忒。十月坤藏，復歸於無極也。知其榮，守其辱，否泰相交，損益盛衰之始

也，故為天下谷。離終于寅，坎終于申，故曰常德乃足。成終成始，復歸於樸。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曰樸散則為器。聖人居中履正，以為萬物之主，故大制不割。復歸於樸，而又原始反終矣。

德曰：知雄守雌，以木剋金，以汞制鉛，金木間隔，汞鉛相制，二氣絪縕，聚於一道，故為天下谿。是以常德不離，養成嬰兒。知白守黑，白為他人，黑屬自己，主其他人之白，守其自己之黑，故為天下式。是以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十月，坤道也。知榮守辱，榮金辱木，常德不足，知其金之榮，守其木之辱，故為天下谷。是以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主器者莫若長子，是以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散之斯為萬，合之斯為一也，神乎神乎。

將欲取天下章第二十九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

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也。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必敗之，執者必失之。凡在天下之物，或行或隨，各有一時；或煦或吹，各有一氣；或強或羸，各有一勢；或載或隳，各有一道。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道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古之得天下無為而治者，真為也。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故天下神器，不可妄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凡物行之隨之，各有天時；煦之吹之，各有氣數；強之羸之，各有勢力；載之隳之，各有道理。是以聖人去其甚，不使不得已，去其奢，不使有敗，去其泰，不使有失。德曰：天之有天下，猶人之有身也。人身之事，亦有自然可取之時，將欲取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況天

下人身，乃上天之神器，斷不可以為也。取而為者必敗，執而取者必失之。凡人之為物，行者隨之以時，煦者吹之以氣，強者羸之以勢，載者隳之以理。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取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佐人主者，果於道而已矣，不敢以取強。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者勝，乃是果而勿強也。蓋物壯則老，是謂非道。如知非道，不如早已。

道曰：公卿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人主以道佐天地，不以暴政害

物。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不以兵強也。苟以兵強天下，其事必然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道好還也。臨之二陽，至于八月，有凶是矣。故善戰者果於道而已矣，不敢以兵取強焉，取強必敗。苟得其果而勿矜、勿伐、勿驕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何哉？蓋物壯則老，是謂非道。如知非道，不如早已。

德曰：人主，心也。以道治心者，恬淡為上，不敢以戰勝之兵而取天下。太陽流味，長欲去人，故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其事必然好還。天搖地動，山崩谷裂，樹倒林摧，河枯海竭，豈非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乎？真可畏也，故善戰者果於道而

已矣。果得其道不已，何為復敢以取強為？所以不矜、不伐、不驕，長若不得已，乃是果而不敢強。何則？用壯處謙，壯乃全矣，用壯抵觸藩矣。謂物壯而不已則老，此謂非道。知其非道，早已勿為。

夫佳兵章第三十一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是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故戰勝則亦以喪禮處之。

經曰：夫以兵為佳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主生也。用兵則貴右，主殺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者，須以恬淡為上。故勝而不知為美也，若以為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

夫樂殺人者，人必殺之，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不主殺也。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故戰勝則亦以喪禮處之。

道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至於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民苟不從，何凶無之？故兵之佳者，尚為不祥之器，而況於取強乎？物或惡之矣，故有道者不處也。是以君子居則貴左，帝出于震，春生以仁也，故吉事尚左。是以偏將軍處左，六四師左次，則以吉禮處之。用兵則貴右，王革乎兌，秋殺以義也，故凶事尚右。是以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者，必以恬淡虛無為上，故不為美也。若以兵為美事，必如秦楚而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悉歸于炎漢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

之，故數戰數勝，亦以喪禮處之。德曰：純陽有云：吾有三劍而斬世人之欲。紫陽云：先且觀天明五賊，次須察地以安民，民安國富當求戰，戰罷方能見聖人。此最兵之佳者，亦為不祥之器，有物或惡之者，故有道者不處。是以君子居則貴左，知雄守雌，以養木液也。用兵則居右，知白守黑，以取金液也。取則有道，不以兵強取之。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故不以兵為美，美而樂之，是殺人之利器也。夫樂殺人者，其事必好還，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是以偏將軍處左，故以吉禮處之，上將軍處右，故以喪禮處之。好鬪者必遇其敵，可不慎哉。

道常無名章第三十二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經曰：道常無名，其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矣。故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物自均。始制有名，物既有名，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如道之在天下，亦由川谷之與江海也。

道曰：道常無名，天地之始也。始制有名，萬物之母也。其樸雖小，乃道常之一，天下誰敢臣之？故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故兌者說也，以形普沾於萬物之上，而為發生之利澤，豈人力之為哉，而物自均矣。始制有名也，名既遂矣，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夫道之於天下，天下雖大，皆歸于道。江海之於川谷，川谷雖衆，皆赴於江海。侯王之於萬物，萬物雖殊，皆賓於侯王。有名而不知止者，惡乎何歸？

德曰：其道與常，本無名字，先天一氣也。形質雖小，天下誰敢臣之？侯王，人身之主也，若能守此先天一氣，不以為小，則身中萬事萬物自賓

服矣。故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聚精會神，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復歸於嬰兒。始制有名也，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不敢有為，為則殆矣，故曰知止所以不殆。夫萬物皆歸于人身，譬猶天下皆歸于道，川谷皆歸于江海矣，豈不大哉。

知人者智章第三十三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經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乃強。知足者長富，強行者有志。居不失其所者能久，身死而名不亡者為壽。

道曰：道人胸中自有水鏡，萬象起滅，無逃其形。水主智，知人者智也。聖人之道，克己復禮，知常容乃公，公生明，自知者明也。吉凶者，貞勝者也。至於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勝人者有力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自勝者強也。富莫大

於知足，禍莫大於不知足，貴莫大於知止，殆莫大於不知止。知足者，富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有志也。并居其所而不遷，而不失其所者，恒久之道也。豫六五貞，疾，恒不死，中未亡也。雖亡而壽者，恒不死之道也。

德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凡養生之道，必以陰陽互為其基，輕重不敢偏失，先要知人，後要知己，不知不明，陰陽偏失，如何成事？勝人者不在有力，自有道理。自勝者却在有力，自無道理。既有其名，亦將知止，故知足者長富。如此力行而不倦者，有志之士也。進退消長，抽添運用而不失其所者，可謂恒久而不已也。雖沒而不殆，雖死而不亡，坐在立亡，形神俱妙，可謂恒壽而不已也。

大道汎兮章第三十四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

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經曰：大道汎兮，無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有辭，功成不名有。覆載萬物而亦不爲主，故常無欲，此可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此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道曰：以萬物觀天地，則天地之謂天地，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萬物耳。故大道汎兮，皆是無可左右者。故物恃之以生而亦不有辭，萬物家之以成而亦不爲主，功成亦不有名。故常無欲，卷之不盈握，此皆名於小矣。萬物歸之而不知主，散之彌六合，此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終不以為大，故能成其大。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德曰：太極大道汎兮，周行一百萬八千里，包乎天地六十四萬里，升降於三萬里之中，迎之不見其音，隨之

不見其後，其可以左右乎？天地萬物恃之以生，其道何辭？天地萬物賴之以成，其道何主？以氣言之，其稱名也小，以物言之，其取類也大。是以聖人提挈天地之道，把握陰陽之氣，以一元為一年，以一年為一日，以一日為一時，奪造執於須臾，成大功於頃刻，然後洗心防思，退藏於密，故曰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

執大象章第三十五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經曰：無象之象，是謂大象。執往天下，有何害矣，豈止不害，安且平泰。樂與人餌，過客亦止。道之為言，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及用之亦不可盡既。

道曰：惚兮恍，其中有象，聖人執而行之，雖往天下，不為害矣，以其安平且泰，皇建其有極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故樂與百姓餌之，遂使有過之客無不知其止矣。夫道之出其言，淡乎其無味，又非中邊皆甜，吾千退席也。視之不足見，不可用明焉；聽之不足聞，不可用聰焉。是以聖人取諸十三卦象，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曰用之不可既。

德曰：大象，先天之道也。聖人執之而往天下，不有害矣。是以得道之士，刀鋸不能加，水火不能傷，何害之有哉？以其神形既安，心情既平，性命既泰也。故以此象樂與天下餌之，雖有大過之客，亦反身而知止矣。何則知其大象可執也。夫大象之道，出言無味，餌亦無味，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及其用之，大有神效，不可既盡。

將欲翕之章第三十六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

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經曰：張之必翕，強之必弱，興之必廢，奪之必與。將欲如此得之，必固如此失之，是謂微而明也。柔勝剛，弱勝強。若魚剛強，不可脫於柔弱之淵。故國家利器，亦不可以示人。

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故月不晦則不明，爽不昧則不旦，天不寒則不暑，地不藏則不生，天地造物之權

也。至如東作西成，民利百倍，百姓之權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深器之。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若魚龍不可脫於淵，是謂先微而後著也。

是知柔弱淵源，江海之利器也，固不可以見怪，見怪則殆。張強興與，國家之利器也，固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危。幾事不密，則害成也必矣。

德曰：知雄守雌，為天下谿。知白

守黑，為天下式。道者盜也，三盜既宜。德者得也，一得為度。大抵修鍊者，人為也。雖曰人為，靜為躁君，陰陽須配合，火候要調停。喻弱廢奪而在我者，故靜以待動；張強興與而在人者，故動以隨靜。此謂幽微而著明也。萬物生于水而歸于水，水至柔弱，魚龍不可以脫於淵也。人至剛強，不可以脫于天一之水。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輕易示人，必致凶害。人之至寶，不可以示人，輕易示人，必遭譴謫。此天地聖人之權，非縱橫捭闔之語也明矣。

道常無為章第三十七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不知無為，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惟以靜，靜則天下將自正。

道曰：道本無為，常本無欲，無為無欲，而無不為無不欲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矣。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為而治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故曰我無為，民自化。化之欲作，又恐專於有為，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道常無為也，夫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以治天下欲者，守之以靜，靜則天下將自正矣。

德曰：道常無為，清靜法身也，而無不為矣。侯王若能守之以道，萬物將自化。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先天大藥也，先天大樸亦豈所欲。欲而不欲，惟守以靜，天下性命將自正矣。道常無為而為，真有為也。有為而為，必不至如此之妙。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二

① 不道早已：「不道」二字原脫。

② 用兵則貴右：「兵」字原脫。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三

玉賓子鄧錡述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經曰：上德不患失，是以有德。下德患失，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有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德與之應。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仁與之應。上禮為之而義莫之應矣，豈止不應，則又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以其忠信之薄而為亂之首也。前識先覺者，道之華而反為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道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上經》常道、常名、太極、虛明，先天之道也。《下經》上德、不德、乾坤、德行，後天之道也。亦猶《大易》者，有上下二經。河上公其不凡乎？天地不自有德，是以有德，故為上德。萬物不失天地之德，是以無德，故為下德。上德無為而四時行焉，無可以為，故曰無為。下德為之而萬物成焉，有可以為，故曰有為。是以天地萬物為上下之德。人亦物也，物之最靈最貴者，人也，故配天地而為三才，以主萬物生成之德。人之最靈最貴者，聖人也，故主萬世治亂之迹，是以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天地大德，上下應之，何必有為？恭己南面而已足矣。堯舜之世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商周之世也，上有堯舜之仁應之，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周衰禮廢，五霸尚爭，以力假仁，借名要利，欲以商周之義應之，不其難乎？豈止無義，至有攘臂扼吭而相奪者矣。王狩于河陽，豈上禮之為乎？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至于上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前于識者多智，而為道之華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之華，取此之實。

德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既得先天之道，以成君子之德，被褐懷玉，不自有德，是謂上德。下德之者，守德不失，方之自然，是謂無德。上德無為而無可以為，先天無為之道也。下德為之而有可以為，後天日用之道也。上仁為之而無以為，取先天一氣而為主也。上義為之而有以為，行周天火候而為寶也。上禮為之而莫之應，

則攘臂而仍之，不知常，妄作凶者也。故失天而後地，失地而後人，失人而後物，失物而後妄。夫禮者，妄也，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乎識者道之華，先乎知者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道之厚，不處其華之薄，居其德之實，不居其華之愚也，故曰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經曰：昔之得一道之一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致其道則一也，天

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曰孤寡不穀，以基本言也。此其以賤為本邪？非與？故致數車之用，則無車矣。是以聖人不欲碌碌落落如玉石之為定體也，故大德不官，大道不器。

道曰：一者，太極一圈也。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天、地、神、谷、萬物、侯王，其致一也，天無一則必裂，地無一則必發，神無一則必歇，谷無一則必竭，萬物無一以生必滅，侯王無一為貞而貴高必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曰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與？故致車而數其體者，是無車也。碌碌如玉，落落如石，不欲如此者，形體而言也。是以聖人貴其用，不貴其體，

居其實，不居其華。德曰：一者，無思無為，神妙致一者也。故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變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命者，先天一氣也，無物無之。人有六陽會于一首，故乾為首，天得一以清也。人有五臟共於一腹，故坤為腹，地得一以寧也。心為神主，萬法皆生，神得一以靈也。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得一以盈也。金砂入五內，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顏色悅澤好，萬物得一以生也。然後功成名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也。故天無以裂而長清，地無以發而長寧，神無以歇而長靈，谷無以竭而長盈，萬物無以滅而長生，侯王無以蹶而長貞，其致之一也。始以至賤之物為本而貴稱聖人，始以至下之物為基而高同上天，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與？故致車而數其體者，是

無車也。致道數其體者，是無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藏諸用也。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經曰：反復道之動也，柔弱道之用也。天下之物，無生於有，有生於無，原始反終矣。

道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一陽來復，日合天統，天主動，反者道之動也。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二陽至臨，月合地統，地主靜，弱者道之用也。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三陽交泰，物合人統，人主生，天下之物生於有也。至于十月坤以

藏之，有生於無而又原始反終矣。

德曰：剝之一陽在上，復之一陽在下，夬之一陰在上，姤之一陰在下，乾坤往來，闔闢之門也。坎為月水而反為中男，離為日火而反為中女。紫陽有云：日居離位反為女，坎配蟾宮即是男，不會箇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又云：若將日用顛倒求，大地塵沙盡成寶。故曰反者道之動。畢月為烏，房日為兔，離坎互為其基也。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故曰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皆自無中生有，故曰有生於無；有中生無，故曰無生於有。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而既濟萬物也。

上士聞道章第四十一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自成。

經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建者至也，故至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坦夷同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德若薄，質真若變，大方圓而無隅，大器重而晚成，大音和而希聲，大象混而無形，大道隱而無名。夫惟道者，善為推貸而自成。

道曰：上士，善人也。中士，君子人也。下士，世人也。大道始則謗世人也，中則疑君子也，終則信善人也。以其人之資稟品第不同，故有中人上下之分矣。然謗則何害於疑？疑則何害於信？信則自信，疑則自疑，謗則自謗，其如大道，何夫勤而行之？上知信而不疑者也。若存若亡，中人可以上下者也。大笑之，下愚謗而不移者也。故言不笑不足以為道，此真口訣也。故至言有之：明道若昧，天造草昧也。進道若退，震巽消長也。夷道若類，方以類聚也。上德若谷，習坎不盈也。

大白若辱，用晦而明也。廣德若不足，地道變盈而流謙也。建德若偷，天道虧盈而益謙也。質真若渝，天大器晚成，震兌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大音希聲，雷風水火不相悖而相薄，不相射而相逮也。大象無形，日月星辰在天而無真形也。道隱無名，恍惚窈冥，在物而無定名也。惟此道者，能與天地人物善相推貸，而自成一天地矣，故曰善貸自成。

德曰：古仙有云：人不至九世不得聞道。上士，九世人也，故聞道勤而行之。聖人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士，世人也，故聞道若存若亡。聖人言：可以上，可以下。下士，一二世人也，故聞道大笑之。聖人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不笑不足以爲道，此語直述其事。夫道者，天地陰陽至真之氣也。至於蠢動含靈，皆有是性，而況於人乎？天地至真之氣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純陽

有云：回思父母生身處，拍手教人

笑一場，正謂此爾。故言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然陰陽二氣感應之際，順則成人，逆為丹用，故曰易逆數也。順則成人，十月胎圓養就兒，逆為丹用，十月胎圓入聖機，下士聞此大笑之也。是不知大笑之者，先笑父母，後笑自身，復遺笑於子孫矣，而又何笑乎？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藏諸用也。夷道若類，顯諸仁也。進道若退，柔勝剛也。上德若谷，弱勝強也。大白若辱，知榮守辱也。廣德若不足，抱元守一也。建德若偷，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質真若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也。大方無隅，有物混成也。大器晚成，後得主利也。大音希聲，龍吟虎嘯也。大象無形，與道合真也。道隱無名，神妙至一也。夫惟道，善貸自成。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大

哉言乎。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經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下也。是故萬物或損之而益，謙受益也。益之而損，滿招損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是以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而以柔弱為主焉。

道曰：道者，太極一圈，出入動靜也。道生一，天地兩儀各得一奇一耦也。一生二，四象也。二生三，八卦也。先天三畫之卦，《易》之真數也。三生萬物，剛柔相摩，八卦相盪，變化而為六十四也。故萬物負陰而抱陽，天地沖氣以爲人，而和萬

物以成三才之道，而為萬物之主矣。世人之所惡者，孤寡不穀而已，以其卑賤而輕下之也。而王公以為美稱，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是故萬物有損之而益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也。有益之而損者，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但不能使損之而益，長使益之而損矣。所以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故柔弱者，長得其生，損之而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益之而損也。故曰吾將以為教父，不踰矩也。

德曰：道本虛無，無中生有，故曰一。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前，人在何處？道本虛無也。一感一應，中間便有形象，道生一也。先師有云：捉住虛空一點真，萬古千年終不朽，了得一，萬事畢，故一生二。二，氣也，二生三。三，性也，三復合而為一，然後能生萬物，負陰抱陽，無往而不可矣。沖氣以為和者，人身中火候也。人身火候如孤寡不穀，最為人惡，故下士聞道大笑之，

而王公自以為稱者，何哉？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也。世間之物有損之而益者，將欲喻之，必固張之也；益之而損者，未曾奪之，先自與之也。夫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俱不能如我以倒為正，以逆為順也，嗚呼。強梁者不得其死，皆以正為倒，以順為逆也，悲夫。故曰吾將以為教父，斯亦不妄矣。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經曰：天下之至柔，馳騁於天下之至堅，以其無有得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而有益也。夫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及之者亦希矣。

道曰：水，天下之至柔也，無往而不潤。以氣言之，水，天下之至堅也，氣得馳騁於水，故水中之氣必澄。草，天下之至柔也，無往而不藉。以風言之，草，天下之至堅也，風得馳騁於草，故草上之風必偃。風者，有

聲之氣也。氣者，無聲之風也。水者，有形之氣也。草者，有形之風也。故曰無有入於無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則各從其類也，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聖人恭己南面而已矣，不言之教也。地順承天，百物生焉，聖人垂衣裳而天下治，無為之益也。是則天下希及之矣。

德曰：以柔勝剛，以弱勝強，豈止柔弱為勝，又得馳騁於天下之至堅矣。知雄守雌，知白守黑，防馳騁也。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勝馳騁也。進火功夫猶鬥危，競馳騁也。故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示人則必凶，似有如無自然入於無間矣。有之謂有強梁者不得其死也，無之謂無下愚者不移其性也。有之而無，無之而有，其知道乎？無道而有為必損，有道而無為必益，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動靜不衰，肌肉若一，精粹堅固，神氣不變，不言之教也。朝屯暮蒙，午姤子復，天然水火，周

流六虛，無為之益也。得至於此，天下希及之，誠哉是言也。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經曰：其名與身，孰為親？其身與貨，孰為多？其得與亡，孰為病？是故愛之甚則必大費，藏之多則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道曰：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不己有之也。若己有己無，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其唯五帝乎？故堯舜禹湯皆以天之曆數相禪，而以身輕天下，若棄敝屣，是以身親於名也。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不為不多，一旦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俱為他人所有，故曰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

故愛之甚則必大其費，藏之多則必厚其亡，其事好還矣。知足者，常足也，故不辱。知止者，常止也，故不殆。禍莫大於不知止足，知足知止，可以能長且久矣。

德曰：名者，位也。身者，守也。得位而不失其守，上知也。失守而不得其位，下愚也。不移之論矣。世之男女夫婦之道，名者位也。人之男女天地之道，身者守也。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失守而不得其位者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得位而不失其守者也。夫婦順則生人，假人也。天地逆則生丹，真人也。假人終死於夫婦，真人長生於天地矣，名與身，孰親也。身中之藥，三百八十四銖，一銖可點，凡汞一斤，或黃或白，銖無所損，黃白愈多。然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其道凶矣，身與貨，孰多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或金石草木以補之，或嚙納握固以助之，恨其死之速，得與亡，孰病也。是故甚於愛名

者，其身費之必大，多於藏貨者，其病亡之必厚。知足不辱，功成身退也。知止不殆，時止則止也。如是則可以長久而不已。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所以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謂躁則勝寒，靜則勝熱，清靜為天下之正矣。

道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不至於六，健而不息；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不至於十，生而不窮，大成若缺，其用不敝也。天之圓一百萬八千里，地之四方六十四萬里，日月常道五十萬四千里，地上之天八萬四千里，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萬物升于虛邑，藏于括囊，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大盈若沖，其用不窮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乾不直則不隅。坤

不隅，則不方，大直若屈也，故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坎水主乎智而生木於震，根苗花實，無不潔齊，水利萬物而不爭，大巧若拙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大辯若訥，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也。躁則勝寒，靜則勝熱，必然之理也。故聖人常存清靜之道，以為天下之正矣。

德曰：身集大成，不敢滿盈，巡乘六甲，與斗相逢，上弦缺金，其用不敝也，下弦缺銀，其用不新也。大沖大盈，日月望於天地，乾也。不敝不窮，日月會於天地，坤也。大直若屈，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大巧若拙，造化萬物，止守一也。大辯若訥，超越古今，不敢言也。躁勝寒，火水未濟也。靜勝熱，水火既濟也。清靜為天下正，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

經曰：天下有道，却退走馬以糞于田；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矣。見可即欲，罪莫大焉；見足不知，禍莫大焉；可欲欲得，咎莫大焉。故知足之足，是謂常足。

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時天下大定，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却走馬以糞也。春秋之時，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四夷交侵中國，戎馬生于郊也。五霸以力假仁，罪莫大於可欲也。舟中之指可掬，禍莫大於不知足也。假道于虞以伐虢，咎莫大於欲得也。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矣。

德曰：天下有道，人身了事也。乾陽為馬，健而不息者也。真鉛真汞，練就純陽，抱元守一，厚下安宅，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也。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也。若見可欲，其心即亂，罪莫大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知止足，禍莫大焉。紫陽

云：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見藥真欲得之，咎莫大焉，故曰知足之足，乃常足矣。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矣。是以聖人知之不必行，名之不必見，成之不必為。

道曰：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天下耳目之所不及，以理推之，盡可見矣，故千歲之曆，可坐而致也。其心出之彌遠，其知知之愈少。了得一，萬事畢。是以聖人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天下之知為知而不自行，以天下之名為名而不自見，以天下之成為成而不自為也。

德曰：坐在立亡，不知有天下，何在出戶？出入無礙，不知有天道，何在窺牖？故著之德圓而神，神無方也，其出彌遠矣。卦之德方以知，物無

體也，其知彌少矣。蓋神之出也，愈遠而愈近，知之知也，愈少而愈多，是以聖人仰觀俯察，不行而知也，耒耜舟楫，取諸十三卦象，不見而名也。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不為而成。康節先生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未全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又云：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又云：投吳走越覓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堯夫之知，尚不必出戶窺牖，而況於聖人乎？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經曰：為學日益其損，為道日損其益，損之而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者，無不為也。故能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曰：日知其所不足，月無忘其所能，為學日益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道日損也。學之與道，雖不相離，相去甚遠。為道必須為學而後可入，不學則不知其道也，故曰為學日益。及至於道，本皆無學，若又以學為主，反害道也必矣，必須損其所學而後可以入道，故曰為道日損。豈止日損而已哉？損之而又損之，物我既盡，然後以至於無為。夫無為者，無不為也。天下之理得矣，又何為乎？故聖人取天下之能事，常以身心無事而自得之，及其有事，旋為取之，而不足以取天下矣。德曰：日用踐履，為學日益也。神妙無為，為道日損也。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為根，為學日益也。誰知些子神仙法，不在三千六百門，為道日損也。損之而又損之，然後以至於無為。無為者，非不為也，無為而為，大有為也。故取天下常以無事。能治未病，病莫治也。夫疾已成而後藥之，夫病已成而後

攻之，譬如臨渴穿井，不亦晚乎？故曰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無常心章第四十九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也。

經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矣。故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吾德善矣。信者吾亦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吾德信矣。聖人在天下，長以慄慄，為天下渾然同其心，百姓注其耳目，聖人亦皆孩之矣。

道曰：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禹曰：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是以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矣。善者吾亦善之，固為善矣，不善者吾亦善之，何謂也？苟被教化，焉知不為善人？故曰吾德善矣。信者吾亦信之，固為信矣，不信者吾亦信之，何

謂也？苟被教化，焉知不為信人？故曰吾德信矣。是以聖人之在天下也，長慄慄然敬其事，而為天下渾心。堯之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故百姓仰之如日月，望之若父母，皆注其耳目，以聽天下之治。聖人亦若保其赤子，視之如傷焉，故曰皆孩之。

德曰：聖人，神之主也。常心，神也。百姓，五臟六腑之屬也。如五臟皆有神，心臟之。五臟皆有精，腎臟之。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故得主其神矣，故曰：無思無為，神妙致一，真氣沖和，神亦主之，真氣間隔，神亦主之。故神平則心和，心平則氣和，氣和則四象五行，九竅三要相生相剋，無不得其所矣，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此其謂歟？氣之善者，吾亦善待之，氣不善者，吾亦善待之，吾德善之。氣之不善，復何為乎？亦必從而善矣。信亦如是。聖人之在天下，人神之在心也，不安而安，無為而為，

故得安安而無為矣。真氣善而至者，吾德從而善之，真氣不善而至者，吾德和而善之，斯亦為之善矣。信與不信亦復如是。聖人與天下渾其心，人神與五臟渾其氣，百姓注其耳目，五臟一其性情，聖人皆孩之，人身養嬰兒也，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不仁既遠，斯不為之安平泰乎？

出生入死章第五十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經曰：出則生，入則死，自生之徒十之有三，自死之徒十之有三，人生動而之於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於攝生之道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道無死地也。

道曰：天者，生之徒十有三。地者，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出則生，入則死，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原始反終之道也。天地一元，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有十干，自甲至庚，凡七位，得九萬七百二十年，天之生數也。辛壬癸三位，得三萬八千八百年，天之死數也。生之徒十有三也。地有十二支，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凡九位，得九萬七千二百年，地之生數也。亥子丑三位，得三萬二千四百年，地之死數也。死之徒十有三也。十二用九，亦十之用七也。天地一年三百六十日，自開物寅中至閉物戌中，凡二百七十日，地之生數也。亥子丑三月，凡九十日，地之死數也。乾坤二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也，自甲至庚，得二百五十二日，天之生數也。辛壬癸三位，得一

百八日，天之死數也。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康節言：天地之交十之三，正謂此爾。坤之數一百八，今釋氏用之，晝夜之學也。人之晝夜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內除滅沒四刻，止得一萬二千九百六十息。自寅至戌，凡九千七百二十息，人之生數也。亥子丑三時，凡三千二百四十息，人之死數也。故曰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矣。康節言：天不息於冬春，不能生物，人不息於夜晝，不能辦事。故夜不敢動，動則之於死地矣。何故敢動？以其生生之厚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其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以此之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無所者，非不能也，謂彼此無心於其所用也，故不知其用。何故如此？以其善人無心於死地矣，故得不死。燕入室而人喜，雀高飛而遇害，至如無私蹈水火，至誠

貫金石者，皆以此。

德曰：出三則生，入十則死。夫生之徒十有三，前三三上弦金半斤也，故鉛遇癸生須急採。死之徒十有三，後三三下弦銀半斤也，故金逢望遠不堪嘗。人之生，前三三得其鉛金者也。動之死地，後三三不得汞銀者也。三三之中各有一十，故出三則生，入十則死，亦十有三也。以世人言之，民之生動而之於死地者，以十為率，三之七也。何故如此之多？以其貪生生民之厚也，不容不爾。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天下無敵也。紫陽云：牽將白虎歸家養，產箇明珠似月圓。不遇則已，遇則反為所用，庸何傷乎？入軍不被甲兵，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不居其右，何害之有？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兕者又雄於虎，而有頭角者也。兕雖有角，使之無所投；虎雖有爪，使之無所措；兵雖有刃，使之無所容。何故如此？以其無死地也。無死地者，謂

之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寧有死地之間乎？

道生之章第五十一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經曰：天道生之，地德畜之，造物形之，時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然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有命而常自然。故道德生之畜之，造物長之育之，時勢成之熟之，日月養之覆之。生而不我有，為而不我恃，長而不我宰，是謂玄德。

道曰：道者，生物之謂也。德者，畜物之謂也。物者，形物之謂也。勢者，成物之謂也。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者生物之謂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

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德者，畜物之謂也。雷雨作，解百果草木皆甲拆。物者，形物之謂也。兌，正秋也，萬物說乎兌。勢者，成物之謂也。夫道之尊，德之貴，莫之有命而常自然。尊之貴之，何謂也？以其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也。是以聖人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何哉？天玄之德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是謂玄德。

德曰：乾為天，故稱乎父，而生巽離兌三女。坤為地，故稱乎母，而畜震坎艮三男。乾坤縱而六子橫，雷風水火山澤之物形乎其中矣，春夏秋冬四時之勢成乎其中矣。是以萬物並作，莫不尊道而貴德。紫陽云：先把乾坤為鼎器，次將烏兔藥來烹，既驅二物歸黃道，爭得金丹不解生。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有命而常得自然矣。故乾道生之，坤德畜之，震巽長之育之，坎離成之熟之，艮兌養之覆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是以聖

人生而不自有，後以財成天地之道也；為而不自恃，我無為而民自化也；長而不自宰，自有社稷之主也。故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章第五十二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經曰：天下有始，始者以為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子者物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矣。塞其兌，兌者說也。閉其門，門者戶也。是以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知著也。守柔曰強，勝剛也。用其光，子也。復歸其明，母也。復明用光，無遺身殃。光明無殃，是謂襲常。道曰：無名，天地之始，形而上者謂之道也。有名，萬物之母，形而下者謂之器也。天下有始，以為天下之

母，是以聖人既知其母，以為萬物之主。物者，子也。母者，道也。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是以沒身不殆。塞其兌，兌者說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萬物說乎兌，兌，正秋也。震為長男，雷也。兌為少女，澤也。震兄生之，兌妹成之，故曰歸妹。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復之至乾，闢其戶也，姤之至坤，闔其戶也。故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坤以藏之，乾知大始之道也。金水相生，反動順行，子復一陽，又為闢戶之始。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午姤一陰，又為闔戶之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乾以君之，坤作成物之道也。見小曰明，陰始履霜，便知堅冰至矣，剛浸而長，便知八月凶矣。守柔曰強，天下之至柔可以馳騁天下之至堅也。用其光，既知其子也。復歸其明，復守其母也。無遺身殃，沒身不殆也。

守此道者，是謂襲其常矣。

德曰：天下有始，先天一氣也，太極一團也，元陽一點也，太一一畫也。有則以為天下之母，不亦宜乎？既知其母，以知其子，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復命曰常也，是以沒身不殆。不守其母，不知常，妄作凶。塞其兌，虎之口閉，其玄牝之門不必綿綿若存，是以終身不勤。開其兌，以妄為常，濟其事，以陰滅陽，不遇至人，終身不可救也。見小曰明，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守柔曰強，以柔勝剛，以弱勝強也。用其光，復歸其明，子母相生，鉛汞相制也。竊弄神器，身必夭殃，故曰無遺身殃。此道久熟，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章第五十三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經曰：使我耿介有知，行於大道，唯

施天下，是可畏也。大道甚夷，而民甚好徑。朝甚除治，田甚荒蕪，倉廩甚虛，皆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誇於盜也，非道也哉。

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也。唯施布於天下，甚可畏焉。大道至甚坦夷，而民唯好捷徑。朝廷至甚除治，田野至甚荒蕪，倉廩至甚虛花，百官皆服文采而又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之誇也，非道也哉。《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德曰：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之中，唯施布傳度於人，是可畏也。大道至甚平坦，不肯腳踏實地，步踐履俱好捷徑，而欲速成。故紫陽有

云：不識真鉛正祖宗，萬般作用枉施功。休妻謾遣陰陽隔，辟穀徒教腸胃空。草木金銀皆滓質，雲霞日月屬朦朧。更饒吐納並存想，總與金丹事不同。故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廷，人身也。田野，人事也。倉廩，內充也。文采，外飾也。人身甚整，人事甚荒，內甚空虛，外甚文采，而又帶利劍以助之，厭飲食以藥之，餘貨財以資之，日誇於淫盜之所，不久而廢矣，此豈大道也哉。紫陽又云：不識陰陽及主賓，知他那箇是疏親。房中空閉尾間穴，誤殺閻浮多少人。正謂此爾。

善建不拔章第五十四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善。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經曰：建善乎道者不可拔，善抱乎

德者不可脫，子孫以此祭祀不輟。修之一身，其德乃真；修之一家，其德乃餘；修之一鄉，其德乃長；修之一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不異乎真；以家觀家，不異乎餘；以鄉觀鄉，不異乎長；以國觀國，不異乎豐；以天下觀天下，不異乎普。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故也。

道曰：善建乎道者，一陽來復，潛龍勿用，確乎其不可拔。善抱乎德者，洗心齊戒，退藏於密，介乎其不可脫。是以建抱乎道德之善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所以初六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故曰子孫以祭祀不輟。以此道德修之一身，一身乃真；修之一家，一家乃餘；修之一鄉，一鄉乃長；修之一國，一國乃豐；修之天下，天下乃普。故一身觀萬身，其德愈真；一家觀萬家，其德愈餘；一鄉觀萬鄉，其德愈長；一國觀萬國，其德愈豐；一天下觀億萬之天下，其德愈普。吾何以知

其億萬天下之然哉？以此道德不拔不脫之故也。

德曰：紫賢有云：一月一還為一轉，一年九轉九還同，唯憑二八推刑德，五六回歸戊己中。故烏兔沐浴，介乎其不可脫；潛龍勿用，確乎其不可拔。故曰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此道伏羲為始，口口相傳，直至於今，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豈止商之子孫其麗不億，世世相傳皆子孫也，何患於祭祀乎？以此修之一身一鄉，乃至國家天下，無往而不可。是以聖人以天下之身為身，則觀其真；以天下之家為家，則觀其餘；以天下之鄉為鄉，則觀其長；以天下之國為國，則觀其豐；以天下之天下，則觀其普。即此觀之，何啻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而已哉？吾以此知之矣。

含德之厚章第五十五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

號而不嗶，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無死地也。骨弱筋柔，手握甚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陰時作，精之至也。終日號呼，其聲不嗶，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常明生益，其名曰祥。心之使氣，其名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既曰不道，不如早已。

道曰：善攝生者，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故曰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夫赤子不具者，五目三月而微煦，齒八月而始生，至於三年腮合，而能言能食，皆無知於天下也。以其無知，故無死地。是以骨至弱，筋至柔，而手自握固，至於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其氣精之至也。終日

號呼而聲不嘎，其氣和之至也。知和曰常曰明，常明生益，視履考祥，其旋元吉，不得於心，勿求其氣。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心者，氣之主也。氣者，體之帥也。氣隨心曰和，心使氣曰強。心強則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既曰不道，不如早已。

德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專氣致柔，能如嬰兒。陰生進水，陽生進火，水火既木，鉛汞浮沉，十月胎圓，三年脫殼。螻蟲，尸蟲也。據獸，龍虎也。搏鳥，鳥兔也。故三彭無所投其毒，金木無所措其猛，日月無所容其攬。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骨弱筋柔，金鉛木汞相為浮沉而未定也。指掌握固，天文地理不敢輕示人也。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男女三月成形，先生二腎，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丹田固密，氣海混圓，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無始無名之道也。知常曰明，無得著之道也。常明之益，大而通乎神，祥之屬也。此皆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

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心使氣曰強也。故心強則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既曰不道，不如早已。

知者不言章第五十六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經曰：知之者不言，言之者不知。故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天玄之同。所以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道曰：古之學者為己，知者不言也。今之學者為人，言者不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百物生焉，知者不言也。敬授人時，歷象日月，東作西成，析因夷隲，言者不知也。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莫若塞其兌說，說之不

以道，不說也。莫若閉其乾門，闢之不以道，不闢也。挫其萬物之鋒銳，使之碩果。解其百姓之絲紛，使之順事。和其日月之光，同其世界之塵。雖曰天玄，是謂玄同。是以抱此道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豈不為天下貴。

德曰：識心見性以至於命者，退藏于密，唯恐人知，肯形言邪？管中窺豹，僅見一斑者，務誇于人，唯恐不知，肯不言邪？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紫陽有云：不會箇中顛倒意，休將管見事高談。故了此道者，塞其陰兌，閉其陽門，挫其虛銳，解其譁紛，和其容光，同其世塵，是謂玄同。玄謂之同，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可得而親，無所近也。不可得而疏，無所遠也。不可得而利，無所益也。不可得而害，無所損也。不可得而貴，無所尊也。

不可得而賤，無所卑也。是以為天下貴。

以正治國章第五十七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經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也。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皆有為之所致也。故聖人云，指三皇而言也。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

道曰：國不正則不治，兵不奇則不勝，天下不以無事則不可取。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也。天下之民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舉動忌諱，民彌貧矣。上古之時，汗樽抔飲以為禮，黃桴土鼓以為樂，猶足以降鬼神，先進於禮樂，野人資稟至誠也。後世以來，粢醍在堂，醴盞在戶，金石絲竹，籩豆簠簋，而鬼神或不享者，後進於禮樂，君子或失其誠也，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也。懋遷有無為始，以無益害有益，以異物賤用物，至於飛輪枉矢，木牛流馬作，民多技巧，奇物滋起也。至如一法極，衆姦生，一令下，百詐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以道化道也。我無事而民自富，以德教德也。我好靜而民自正，以功勸功也。我無欲而民自樸，以力率力也。皇帝王霸之道，存乎其中矣。

德曰：以正治國，以正道守身也。以奇用兵，以奇兵採藥也。以無事取天下，以無病養生也。及其衰老有事，則不足以取天下矣。故曰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道也。大道不

難，小道甚難，大道無忌諱，小道多忌諱。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小道多忌諱，而身益損。人多利器，國家滋昏；身多傍門，心性益亂。民多技巧，奇物滋起；身防堅甲，利劍殺人。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戒律益嚴，竊弄愈甚。皆小道之所致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見素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抱樸也。我好靜而民自正，少私也。我無欲而民自樸，寡欲也。皆大道之所致也。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三

① 其用不蔽：「不」原誤作「若」。

② 解：疑作「而」。

③ 號而不嘔：「嘔」原誤作「愛」。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四

玉賓子鄧錡述

其政悶悶章第五十八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經曰：其政悶悶，其民惟淳；其政察烈，其民破缺。故禍兮福所倚伏，至極其無正邪？正得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此，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雖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道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其政悶悶，其民醇醇也。有老人擊壤於路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故曰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也。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故曰比屋可誅。堯以丹朱而禪舜，舜以商均而禪禹，禍兮福所倚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福兮禍所伏也。是以倚伏至極，其無正道邪？然舜有四凶，流竄放殛，正復為奇也。殷有三仁，去奴剖腹，善為妖也。民之迷於此道，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之而不割其隅，廉之而不削其角，直之而不肆其正，光之而不耀其明。得其無為自然，則禍福無所容其倚伏矣，孰又知其極哉？

德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日有合，月有合，窮戊己，定庚甲也。益之而損，禍兮福所倚也。損之而益，福兮禍所伏也。孰知其極？反無正道邪？正復為奇，道極而從權也。善復為妖，理窮而入術也。嗚呼，天下之民無道可守，禍福迷之日已久矣。是以聖人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恍惚裏相

逢，窈冥中有變，故開兌方而不必割，摘坎廉而不必剝，取震直而不必肆，採離光而不必耀，使天下之人自然無為而至于命矣，不亦大哉。

治人事天章第五十九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經曰：治人事天，莫如吝嗇。夫唯吝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其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國之無母，不知國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道曰：坤為吝嗇，厚德載物者也。上之事天，下之養人，莫若吝嗇，吝嗇者，坤以藏之，萬物生生而不窮也。夫唯吝嗇者，是以早復。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早復

謂之重積德，復自坤而生也，坤重積德，無往不克。無往不克，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故坤為國邑。有國之子，復震長男也。有國之母，坤地稱母也。可以長久，天長地久也。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德合無疆也。

德曰：治人事天，窮理盡性也。莫若嗇者，以至於命也。是以早復其道。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早復謂之重積德，一陽來復，坤之重積德也。重積德則無不克，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也。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復歸於無極也。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地順承天，萬國咸寧也。坤為國母，復為國子，有國之母也。可以長久，天長地久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故曰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

相傷，故德交歸焉。

經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不可有為。以道蒞於天下，其鬼不能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以其聖人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道曰：道德，三才之主也。鬼神，天地之主也。聖人，鬼神之主也。中孚信及豚魚，物之繁息者也。鼎之以木，巽火烹飪也。治大國，若烹小鮮。其道無為，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道有為，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故以道臨於天下，其鬼不能神矣。凡間氣時疫亢沴妖孽之所作，皆鬼神之能也。灾妖不勝善德，禍亂不勝善政，故曰以道蒞天不，其鬼不神。非其鬼不能神，其神不能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蓋聖人善德善政而不傷人也。夫兩不相傷，故鬼神聖人之德而交歸於道焉。

德曰：人身兼乎天地大國也。五臟

六腑、十二經十五絡、三百六十骨節穴俞、八萬四千毛竅腠理，血長八百一十丈，氣畜一萬三千五百息，小鮮也。若治人身，以心賢水火烹之，其氣交歸於體，而不至於散亂。若治大國，以陰陽水火烹之，其德交歸於道，而不至於苛細。故天下以聖人為主，人身以心君為主。聖人以大道蒞天下，其鬼不神。使鬼得神，何害不生？大道廢矣。心君以真氣平百脉，其邪不神。使邪得神，何病不生？全真廢矣。以此言之，非其鬼不神，其不能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蓋聖人之政不傷人也。聖人之政不傷人，使鬼有神，復何為乎？夫鬼之有神，亦豈好傷人哉？皆非其道以擾之耳，不得已也。聖政既善，鬼神亦善，此兩不相傷也，故曰其德交歸焉。

大國者下流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

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經曰：大國者，下流也。天下之交於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也。或下而取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也。夫兩者若各得所欲，故大國宜為下。道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地中有山曰謙，山附于地曰剝。謙之六爻三吉三利，致恭以存其位者也。迷其道而不復者，必剝而附於地，不謙之故也。大國者，衆流之所皆歸焉，故曰下流，以其靜而無為也。若天下之牡交於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本以靜為下也，下則勝之矣。此為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至德也已矣。此皆以正治國，無為而靜下者也。故或下以取者，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太王去邠是也。或下而取者，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句踐事吳是也。此皆以奇用兵，亦以靜為下也。夫兩者各得所欲，小者固宜下之，故大者宜為下矣。

德曰：大國，大根器者也。歸根曰靜，故靜為躁君。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故咸之男女，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天下之牡交於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蓋以靜為下也。大國，君長也。小國，臣妾也。君長，男之屬也。臣妾，女之屬也。故坤為國邑，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男下女，以大下小也，則得天地感而萬物化生。以女下男，以小下大也，則得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此謂以正治國也。女或守靜，男欲下以取之，不過兼而畜之。男或守靜，女欲下而取之，不過入近

事之。此謂以奇用兵也。夫兩者各欲得其所欲，女固宜在下矣，故男者宜為下之。

道者萬物之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經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師保。美言可以市價，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於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謂求以有得罪以可免邪？不曰如此，故為天下貴。

道曰：道者，萬物之奧，歸根復命也。善人之寶，被褐懷玉也。不善人之所保，人皆可以為善也。美言可以市，善價而沽諸也。尊行可以加人，天下皆有所矜式也。人之不

善，何棄之有？既有師保尊行，何棄之有哉？是故天下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至寶，以先於駟馬之名者，不如坐進此道。蓋此道又寶於拱璧，尤先於駟馬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勿謂以道為求得之資，免罪之狀者，故為天下之貴。

德曰：萬物之奧，天下之至蹟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生於太極虛明，先天之氣結成一粒，大如黍米，名曰金晶，又曰真鉛，又曰陽丹，又曰天一，善人之寶也。既為善人之寶，亦不善人之所保也。苟遇至人，何所不至？美言可以市，口傳心受，一語無價。尊行可以加人，父遺形體，師全性也。人皆可以學仙，人皆可以成道，人之不善，苟美其師言，尊其師行，何棄之有哉？是故立天子於萬物之奧，以為善人之寶，置三公於美言尊行，以為不善之所保，雖有拱璧之貴，以稱駟馬之先，不如坐進此道，無所不至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善人之

寶，不曰免不善人之罪，不在如此，故為天下之貴。

為無為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經曰：為於無為，事於無事，味於無味。至於成大於小，積多於少，皆自報怨以德也。故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蓋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其難，故終無難。

道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為無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事無事也。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味無味也。至於積小以成高大，以多問於寡，皆自以德報怨。怨至小也，德至大也，以德報

怨，以怨歸德，以大下小，小成大也，故曰報怨以德。圖於難者，不於其難，先於其易而難自得矣。為於大者，不於其大，先於其細而大自成矣。故圖天下之難事者必作於易，為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以細成大，終不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以其得難，終猶以為難，故能終無難。何謂也？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也。

德曰：為本無為，以靜勝躁也。事本無事，以無勝有也。味本無味，以淡勝爽也。人之修身養命，先要基址固密。基址固密，必自品藥為始。諺云：富因可惜許，貧為不爭多。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涓涓不止，遂成江河。高以下為基，貴以賤為本，是以報怨以德也。故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蓋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患乎不能至大，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患乎不能至難，猶常難之，故能終無難。未至大而言大，

輕諾必寡信也。未得難而言難，多易必多難也。

其安易持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以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經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以散，所以事爲於未有，治先於未亂。蓋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爲事於有者必敗之，執亂而治者必失之。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心，故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衆人之所不欲，所以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

所以不學，復衆人之所過，常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爲。

道曰：安者易持，未兆易謀，脆者易破，微者易散，皆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也。未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知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必然之道也。不可躐等而爲之，不可架空而執之，以此爲者必敗之，以此執者必失之。聖人無爲，實實實進，故無敗。聖人無執，步步實行，故無失。民之從事也，則異於是，不務實進，常有幾心，不務實行，常有幾事，雖成而敗之。蓋成於幾而敗於實也，實則無敗矣。故慎終如始，腳踏實地，則無敗事。世人皆欲難得之貨，聖人不欲其所欲，故不貴其貨。世人皆學衆人之所過，聖人不學其所學，故能復其過。以此

輔相天地之道，以左右民，使萬物之自然而不敢有爲於事。

德曰：人之元氣，各有一斤。人之始生，一氣一銖。一年二十四氣，適生一兩，人至十六，一斤全矣。過此三年，復耗一兩，六十四年，一斤盡絕。所以男子八八六十四卦，元氣盡矣。故元氣安泰，甚易持其危；元氣萌昧，甚易謀其兆；元氣柔脆，甚易破其堅；元氣精微，甚易散其著。蓋爲之於未有，則不必有爲；治之於未亂，則不必有治。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二氣之於陽神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品藥之於金液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谷神之於玄牝也。步步踐履，不容捷徑。由徑而爲者必敗之，入術而執者必失之。聖人無爲而無不爲，故無敗；無執而無不執，故無失。民之從此事也，不知大道無爲，吐故納新，孤清寡靜，長於用幾，短於用實，或通或塞，半安半危，偶有小成，隨手敗之，安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直

得先天無為大道，始終如一，則無敗事爾。聖人不欲人之所欲，是以不貴難得之貨；不學人之所學，是以能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妄為。

古之善為道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是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經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使民明之，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也。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者，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民之楷式爾。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至於大順。

道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治人者，有治於人者，故民可與於樂成，不可與慮始。使民有知，所謂當道架屋，三年不成，故古之善為道

者，非以使民用道之明，將以使民用道之愚。用道之明，聖人也，無君子莫治野人。用道之愚，細民也，無野人莫養君子。民用道之明，則爭巧作偽，心勞日拙。民用道之愚，則還醇反朴，心逸日休。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君子之道尚鮮，而況於聖人乎？此無為而無不為也。夫愚者，道之愚也。明者，道之明也。非故使民明之愚之，將以使民用明用愚，聖人之權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用道之明也，乃以智治國，國之賊也。民之易治，不以其知，用道之愚也，乃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亦民之所矜式爾。常以楷式，是謂玄德。天玄之德也，故深矣遠矣，與物反矣。是故易逆數也，天體西轉，日月五星東行。天高東南，地高西北，地下東南，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皆與物相反也。及其成功，則一而已矣，故天地聖人之道，不與萬物相反，則不能成功於天下矣，故曰然後乃至大順。

德曰：道者，先天大道也。道為人心君，真氣之神主也。民者，五臟六腑十二官也。古之善為攝生養命者，非以十二官為明，又將以愚之，以心神為主也。向使其官各自主事，則身先病矣，何以養命乎？故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多則必以智治之，非無為大道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也。知此兩者之治人身之模楷，性命所矜式爾。常知楷式之道，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天地人與萬物造化之道也，皆與物相反矣，乃至於大順而不迷。

江海為百谷王者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經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

人欲上於人，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於人，必以其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以為重，處前而人不以為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也，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道曰：大國者，下流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地勢坤之象也。海雖有四，東南最大，地勢下也。是故潮水之信，西去洛陽千有餘里，幾至地中矣。所以東南島夷最多水侵之也，是知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必以地勢下之。聖人所以能為兆民上者，必以善言下之；其身所以能為兆民先者，必以自身後之。故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是以聖人位處乎兆民之上，民皆戴之不以為重；身處乎兆民之前，民皆瞻之不以為害。是以天下樂推之而不厭者，以其不與民爭也。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德曰：丹田氣海，谷神真氣之所歸也。以其善下之，故得朝宗于海，能為百谷王，滋養天地之根也。是以心神欲居五行之上，必以真氣下之；欲超五行之先，必以血氣後之。是以心君名居五行之上，五行欣然戴之而不為重；神居五行之前，五行欣然隨之而不為害。是以四肢六脉，萬化百骸，樂推之而不厭，以其心神無為，而不與五行爭先也。苟有所爭，則鹹苦不相息，酸辛不相逮，恬淡不相通，虛無不相入，真氣不相從，精神不相守，百病生矣，何以為道？夫唯心君不爭，故五行莫能與之爭矣，大哉言哉。

天下皆謂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經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以為肖久矣，其細民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者，故能勇；儉者，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者，故能成器長。今也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如是則死矣。夫慈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若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道曰：道者，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象於道也。道者，寧有大小之別乎？夫唯稱大，故似不肖。若以大為肖道，我久矣其為細民之行也。我有三寶，人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仁者必有勇也。儉，故能廣，儉德懷永圖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後其身而身先，故能成其私也。夫勇者，以慈為主。廣者，以儉為主。先者，以後為主。今捨其慈而且勇，勇而無

禮必亂；捨其儉而且廣，廣而不約必禍；捨其後而且先，先而不弱必橫。禍亂且橫，死期至矣。夫慈者，用之於戰則戰勝，用之於守則守固，故天將降大道救此人也，必先以慈衛之，以儉約之，以不敢為天下先弱之，然後能成神器之長矣。

德曰：天下皆謂我得大道，似不肖於道者也。以道為大，故似不肖。若大似道久矣，其細民之語也，非達者之言與。道滿天下，無物無之，豈有大小之肖乎？紫陽云：人人自有長生藥，奈是愚迷枉擺拋。又云：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豈直以大者為道邪？故曰我有三寶，人當寶而持之。一曰慈，不暴也，慈而不暴，故能勇。二曰儉，不貪也，儉而不貪，故能廣。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武也，先而不武，故能器。不敢為天下勇，故能成慈之長；不敢為天下廣，故能成儉之長；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之長。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恬淡為上。戰勝而美，是樂殺人。樂殺人者，必殺之，故不可得志於天下。今也捨慈且勇，又從而暴之；捨儉且廣，又從而貪之；捨後且先，又從而武之，其速死也必矣。是不知慈者，戰守之本也。以慈用兵，天下順之，以暴用兵，親戚畔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以慈守國，天下助之，以貪守國，天下惡之。以天下之所助，備天下之所惡，故君子有不守，守必固矣。是故天將降大道救此人也，必使以慈而為衛身之堅甲利兵矣。

善為士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經曰：善為士者不武，善為戰者不怒，善為勝者不與交兵，善用人者先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能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道曰：武王師渡孟津，天下諸侯不

期而會者八百，武王曰：未可也。居二年而滅紂，可謂善為士者不武。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可謂善戰者不怒。受率其旅若林，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背，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可謂善勝者不與。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虎賁三千人，同心同德，至於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可謂善用人者為之下。夫武王者，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振古以為極也。

德曰：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也。故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是知善為火候者，不獨用於武也，故善為大道之士，不武而武，不文而文，故曰善為士者不武。強兵戰勝猶為不祥，而況於怒戰乎？故善戰者不怒，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聖人目擊道存，以神遇神，至於龜龜相視，鶴鶴相啖，猶且以神遇神，而況於善勝者乎？

故不與之交兵也，善用人者為之下。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也，是謂不爭之德。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謂用人之力。民之所欲，因而與之，民之所惡，因而去之也，行此道者，是謂配天振古以來無此其極也。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經曰：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為主而常為客，不敢進寸而常退尺。是謂行若無行，攘若無臂，仍若無敵，執若無兵。其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先哀者勝矣。

道曰：兵家有言：不敢為主，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而常為客，是謂用人之力，所以不敢為主而常為客也。三分殷之天下，文王有其二矣，然猶以服事殷，九載大勳未集，直至武王

周公繼之，所以不敢進寸而常退尺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東征西怨。後我後，後來其蘇，所徂之民，室家相慶。是謂行之而無行，攘之而無臂，引之而無敵，執之而無兵也。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楚大破之，是以滅隨。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矣。吳越加兵相抗，越不得已勾踐請臣之，吳遂釋越，後竟為勾踐所滅。故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德曰：紫陽有云：藥重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養藥必須火候，火候要在調停。火候有文有武，有寶有主，用兵之法也。又云：用將須分左右軍，饒他為主我為賓，勸君臨陣休輕敵，恐喪吾家無價珍。正謂此說爾。大抵用兵之法，以怯為主，怯則不敢輕敵，故常以逸待勞，以鈍挫銳，以靜待動，以文御武，故折衝樽俎，不戰而可以屈人之兵矣。用兵者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矣，又不敢進寸而退尺矣，是謂

行之於無行，攘之於無臂，仍之於無敵，執之於無兵也。是故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紫陽又云：前弦之後後弦前，藥味平平氣象全。採得歸來爐裏煨，煨成溫養自烹煎。大抵至藥，朱砂水銀而已，直下別無一物。合和入爐，制伏養煨，全憑火候，抽添運用，太文則不熟，太武則飛去，所以不敢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矣。必須文武相濟，剛柔迭用，調停而後可以得所，故加兵相抗，哀者勝矣。彼我相持，勢均力敵，苟有為者，必敗之。如不得已，卑辭以哀之，柔顏以驕之，使敵大逞其志，而後可以自勝。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經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以其至易，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其言有宗，其事有主。夫惟人之無知，是以

不我知。所以知我者希，我則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而人莫之知也。道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天下萬物皆道無可揀擇者，甚易知，甚易行，道在邇，事在易也。天下皆莫能知，皆莫能行，求諸遠，求諸難也。天下皆謂我大久矣，其細也。若言天地，必自太極，若言萬物，必自天地，若言男女，必自父母。所以言有宗，事有君也。唯此之無知，是以不我能知。今不我能知，是以知我者希。人之知者希，自知我之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誰能知之？

德曰：紫陽云：常言俗語合聖道，宜向其中子細討。若將日用顛倒求，大地塵沙盡成寶。吾甚易知，甚易行也。及問其故，天下皆莫能知，皆莫能行，何謂也？其言有宗，其事有君也。其言有宗，不離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其事有君，不離天地、日月、男女、水火。用之於天地，萬物自然生成，甚易知，甚易行。移

之於人身，心腎自然水火，天下皆莫能知，皆莫能行。惟此世人無知，是以不我能知。知我者其天乎？所以知我者希。知我之者既希，則自知我道貴矣。是以聖人惡衣服，美道德，故曰被褐懷玉。世人觀其外而不觀其內也，何以知聖人之道德乎？

知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經曰：知為不知，上也；不知為知，病也。夫唯病其所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然聖人之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珠走盤中，左右逢原，無往而不可。以其大道本無言說，皆是無為自然，以知猶為不知，而況以不知為知者乎？故真知者不以為知，知之者上也；不真知者強以為知，知之者病

也。能知不知之病以為己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者，何也？蓋能病其所病，是以不為聖人之病。

德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知不知，上也。天下皆莫能行，不知知，病也。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使民無知無欲。知不知，上，古之學者為己之道也。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不知知，病，今之學者為人之道也。能病其病，是以不病；不能病其病，是以成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能病其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經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自狹其所居，無自厭其所生。唯此不厭，是以常不厭。是以聖人自知而不自見，自愛而不自貴，故去彼狹

厭，取此知愛。

道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畏。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民不畏威，則天之大威至矣。其為人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善其身足矣，此大丈夫之所為也。愛之欲其生，自狹其所居也。惡之欲其死，自厭其所生也。何淺丈夫也哉？故曰無狹自愛之道也。唯此不厭其所生，是以常不厭矣，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道要自知，明不自見；德要自愛，名不自貴。大道既知，孰不見其明？何必自見？大德自愛，孰不貴其名？何必自貴？明苟自見，是狹其所居也，名苟自貴，是厭其所生也，不亦惑乎？是以聖人去彼之狹，取此之知，去彼之厭，取此之愛。

德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法猶江河，使民易避。民之於水火，吾見

蹈而死者矣，可不畏邪？民苟不畏水火之威，則大有威於水火者至矣。若畏其威，水火日用，飲食養人。若不畏威，憑河涉川，赴湯蹈火，無所不至，吾見其死者矣，故曰大威至矣。民不畏威，狹其所居也。大威至矣，厭其所生也。無狹其所居，使民畏威也。無厭其所生，使大威不至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日用飲食，何厭之有哉？是以聖人常自知其己之不足，不自見其明之有餘，常自愛其己之入道，不自貴其名之過人，故曰去彼取此。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經曰：勇於敢則見殺，勇於不敢則活。知此兩者，利害甚明。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知之。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

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明白，善為謀矣。故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道曰：慈故能勇，敢則殺人。勇敢殺人，人必殺之，故曰勇於敢則殺。守天下之至勇，處天下之至靜，以柔馳堅，以靜勝熱，勇於不敢則活矣。凡此兩者，或利或害，人皆知之。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知其故也。大抵天之所惡，勇敢而見殺者，有為而好爭者，不知而多言者，尚異而無謀者，天之所惡也。是以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也。地有生長收藏，厚德載物，不言而善應也。人有仁義禮知，大業成物，不召而自來也。此謂天之道，坦然而明白，善為謀矣。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故善勝者不爭，善應者不言，自來者不召，善謀者坦然。天之道也，何故如此？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天包大地，恢恢之網也。空虛無有，疏而不失也。

德曰：用兵有言：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勇於果敢，則

為主而進寸，是以見殺。勇於不敢，則為客而退尺，是以致活。兩者利害，或敢於死者殺，或敢於生者活，請各擇其勇矣。天之所惡，世人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此難之，大造化也。故天之道，不爭而善勝，將欲喻之，必固張之道也。不言而善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道也。不召而自來，夫物芸芸，各歸其根也。坦然而善謀，周天三百六十度，五星二十八舍，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生長萬物而成一歲之道，何嘗有欺乎？故曰坦然而善謀。入道無形無名，無狀無象，網羅萬物，俱在乎其中矣，此所謂疏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經曰：民本不畏死，奈何以死道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事者，以

為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當此？常有司殺者殺之。代有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鮮有不傷其手者矣。

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天下皆知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是不知生中有死，死中有生之道也。民常不畏死者，不知其生之道也。使知有生，誰不畏死？故人之常情，勇於敢則殺。奈何以死懼之者，使其知其死之道也。使知其死，誰不樂生？故人之道業，勇於不敢則活。若者以為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當此？自有造物在焉，故常為有司當殺者殺之。天地造物也，不當殺者殺之，代有司也。夫代司殺者，人力有為也，是謂代大匠運斤成風而斲木也。夫代大匠之斲者，果有大匠之技，則盡聖而鼻不傷。苟代而為之，豈止鼻聖不盡，而自不傷其手者亦幾希矣。

德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故設以威道，使民不厭。民不畏死，則大

死至矣，故設以死道，使民知懼。民若常不畏死，奈何設以死道懼之？以此言之，人本畏死也。若使民常畏死，天地造化，不得而殺也必矣。故為奇事正道者，天地造物猶不得而殺之，以為吾得執而殺之者，孰敢當哉？至如常有司殺者殺，亦殺其素不畏死，當死者也。其常畏死，不當死者，安得執而殺之？夫代司殺者，又不若司之有常刑也，是謂代大匠斲木也。夫代大匠斲者，輪扁猶難之，而況於柄鑿乎？鮮有不傷其手者矣。

民之飢章第七十五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經曰：民之有飢，以其上食稅多，是以有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事者，是為賢於貴生。

道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人且惡之，為民上者立而視其飢而死者與？故曰民之飢，以其為民上者食其稅之多也，是以有飢。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法極則姦生，令下則詐起，故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上苟無為，而天下自治矣。甚愛者必大費，多藏者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故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事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以道為主，而不以生為事者，是又賢於貴生也，不亦明乎？

德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靜而欲牽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所以民之飢者，上食其稅之多也，是以民飢。人之真氣衰者，心欲其德之亂也，是以氣衰。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氣之難養，以其心

之無定。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人之輕死，以其養生之薄。夫唯無以求生為事，專一養生為事，求生之道固可貴矣，而養生之道又賢於求生也遠矣，故曰是賢於貴生。

民之生章第七十六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經曰：人之得生也柔弱，其致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始生也柔脆，其致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矣。故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道曰：水至柔而四海不空，山至堅而五嶽終陷，故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天下之至弱，馳騁天下之至強。是以人之得生也柔弱，不得其死也堅強。至如萬物草木之始也，亦以其柔脆為主，故震巽為草木，無有磽腴瘠鹵，皆返生而出升于

虛邑，無所疑也。至於其將死也，亦以其堅強為主，故坎離其於木也，為堅多心，為科上槁矣。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成共，宰木共矣是也。故強大者常處下，柔弱者常處上。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天以始生言之，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故地在上曰泰，天在地上曰否，是以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天地之義也。

德曰：乾坤中交而生坎離。坎本坤體，再索乾之中爻，故謂之中男。離本乾體，再索坤之中爻，故謂之中女。坎外陰而內陽，反為中男。離外陽而內陰，反為中女。男子外陽而內陰，離火之象也。女子外陰而內陽，坎水之象也。此所謂日月並明，水火顛倒。大抵養命者，皆取坎中一陽，而還離中一陰。故紫陽云：取將坎位中心實，點化離宮腹裏陰。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

盡由心。蓋以此也。夫人之生也柔弱，離中之陰也。其死也堅強，坎中一陽也。陰本主死，如何言生，陽本主生，如何言死，不顛不倒，不名曰道。蓋陰不得陽則不生，陽不得陰則不死，此言奪天地之造化也，必須顛倒，萬物草木亦然。故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陰在上，陽下奔之義也，其旨不亦遠乎。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經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必抑之，下者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能之。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其賢德。

道曰：天之道圓而神，包乎大地，生成萬物，張弓之象也。地上之天，常用半周，弛弓之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乃是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有餘者損之，秋收冬藏也。不足者與之，春生夏長也。此所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也。人之道則不然，不足者損之，民之饑也。有餘者奉之，上食其稅之多也。此所謂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剝下增高，絕短補長之謂也。既損不足而奉有餘，誰能以有餘而復奉天下之不足？唯有道者能之爾。是以聖人爲於無爲而不自恃，成於無功而不自處，不欲見其賢德賢行，而使人奉其有餘矣。康節所謂老子知《易》之體者也，斯亦不過矣。

德曰：坎為弓輪，離為兵戈，弧矢之象也。離午為心，坎子為腎，水火之象也。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子後

陽生，下者舉之，午後陰生，高者抑之。心火有餘，腎水息之，有餘者損之也。腎水不足，心火息之，不足者與之也。水火相息，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也。人之道則不然，腎水不足，又從而以欲竭其精，不足者損之也。心火有餘，又從而以酒為漿，有餘者奉之也。水火相射，人之道損不足而奉有餘也。誰能損其有餘，以奉周身之不足？唯有道者能之。是以聖人無為而為而不自恃，無功而成而不自處，實不欲見其賢行，而使大道有偏於奉養，以成其太過不及之患矣。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言：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經曰：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慎無以輕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皆

莫能行。故聖人云：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受垢而主，不祥而王，聖人正言若相反也。

道曰：坎為太柔，其水升降天地。坤為少柔，其土生成萬物。然生成萬物之形者，坤土也。升降萬物之氣者，坎水也。故潤萬物者，莫潤乎水，是以天下柔弱莫過於水，其水與氣往而不入^⑦，無往而不勝，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也。慎無以輕易其水也，水哉水哉，故曰其無以易之。夫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而皆莫能行，豈可以水為輕易邪？水之時義大矣哉。故聖人云：能受國之垢辱，是謂社稷之主；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之王。水柔之象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受垢而主，不祥而王，皆正言若反也。

德曰：真精至柔，真氣至弱，坎水藏之，皆有名而無形，一身之主也。精氣一敗之後，筋骨雖曰堅強，不久而為糞土矣。以此言之，天下之柔弱

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孰敢輕易而卑下之？故曰其無以易之。夫柔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其然，皆莫能行其事，水之為道大矣哉。故聖人云：能受國之垢辱，弱之勝強也，弱之勝強，是謂社稷主。能受國之不祥，柔之勝剛也，柔之勝剛，是謂天下王。皆正言相反也。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經曰：和其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吉事尚左，契代繩約，是以聖人常執吉約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法。徹者，法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道曰：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大釁已成而後解之，必有餘釁，又安可以為信？大怨已彰而後和之，必有餘怨，又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謂善結無

繩約而不可解。而不責於人^⑧，可謂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惟有德者能司其契，無德者但司其法。是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德曰：天地合而甘露降，陰陽和而風雨時，損益盛衰之始也。三陽出地，地天泰也，地天方泰，三上相交，損其盛也。三陰出地，天地否也，天地地方否，初四相交，益其衰也。故曰損益盛衰之始也。故泰能生物，吾能成物，遂使天下萬物常恨天地之不為損益矣。大而天地，小而萬物，皆託陰陽以成其器，而況於人乎？陽唱而陰和，是謂男女居室，陽唱而陰違，是謂夫妻反目，而況於大怨乎？大怨已成，方為和之，以和反怨，必有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大怨已形，方為救之，以救反怨，必有餘怨。既有餘怨，安可以為助？是以聖人常執左契，以弱勝強，不責於人，以柔勝剛。有德司契，執其柔也。無德司徹，執其剛也。故

天道不替，常與左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器之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經曰：小國雖曰寡民，各什伯有長，人但器之而不為國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知事相往來。

道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有天下，皆小國寡民也。是以經界既正，井地既均，匹夫匹婦，受田百畝，使民各有什什伯伯之長，而不相假借矣。然後上中下士穀祿既平，但以人為器使，而不為國之役用，故曰器之而不用，遂使民之重死而不

遠徙。雖有舟輿，無所往而乘之；雖有甲兵，無所向而陳之；使民復為上古結繩之用。以佃以漁，甘其食矣。衣褐捆屨，美其服矣。穴居野處，安其居矣。鼓腹擊壤，樂其俗矣。鄰國相望，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使民直至老死，不知公私之事有相往來。

德曰：富貴安民，人之精滿而氣盛者也。小國寡民，人之精敗而氣衰者也。雖曰氣衰而精敗，亦有接衰補老之道。至於百二十年猶可還，過此修真誠更難，直須九轉八瓊丹，日月之華救老殘，而況小國之寡民乎？夫氣衰而精敗者，六十四卦盡者之人也，必須先使五臟六腑各有所主，《黃庭內經》是也，故曰使有什伯。雖曰安爐立鼎，止是養藥而已，不敢煅煉烹煎，故曰器之而不用。築丹室，置鼎器，綿綿若存，用之不勤，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也。雖有飛舟奔車，無所乘之；雖有堅甲利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是

謂復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不亦重乎？是以天下太平而為羲皇上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十二官爾汝相忘也。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十二經表裏相和也。苟得如此，直至老死，復與世俗不相往來，不亦宜乎？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經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虛明，何所積乎？既以為人已愈有之，既以與人已愈多之。天之道，有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無為而不爭。

道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信言不美也。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

多難，美言不信也。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善者不辯也。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辯者不善也。知者不言，知者不博也。言者不知，博者不知也。聖人之道，存乎太極，虛明一氣，無所不有，是以不積。既以此道為人，自己愈為有矣，既以此道與人，自己愈為多矣。故天之道，有利而不害，天下莫能與之害，聖人之道，無為而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德曰：信言不美，無為大道也。美言不信，傍門小術也。善者不辯，吉人之辭寡也。辯者不善，躁人之辭多也。知者不博，一以貫之也。博者不知，記問之學也。聖人之道，不必多積，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足矣。此道既以為人，人即我也，人既皆我，已愈有之。此道既以與人，人亦我也，人既皆我，已愈多之。故先天之道，以美利利天下而不害於人，人皆衣其道；聖人之道，以無為為天下而不爭於人，人皆被其德。

道德衣被於天下，而先天聖人之功成矣。

道德真經三解卷之四

- ① 其微以散：「以」疑作「易」。
- ② 輕敵則幾喪吾寶：「輕敵」二字原脫。
- ③ 東征西怨：疑作「東征西夷怨」。
- ④ 不敢為主而為客：後「為」字原脫。
- ⑤ 夫惟不厭，是以不厭：「是以不厭」原脫。
- ⑥ 不得其死也堅強：「死」疑作「生」。
- ⑦ 往而不入：疑作「無往而不入」。
- ⑧ 不貴於人：「貴」疑作「責」。

（劉固盛點校）

012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 注道德真經

經名：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作者：明太祖朱元璋，上下兩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 真經序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群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穹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群書，檢間有《道德經》一

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不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悉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令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睹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群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以秀奇峰，使昔有鬼巒，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睹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

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却乃虛而不實，非

着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己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

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慮，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 真經卷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猶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可行焉，可習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即無極而太極是也。且如吾為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焉。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即君子仁心畜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不萬物之母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無欲觀其妙，謂道既行，而不求他譽，以己誠察於真理，故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又常有欲以觀其徼，非他欲也，乃欲善事之周備耳。慮恐不備，而又欲之，非聲色財利之所欲。徼言邊際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為前文奇甚，故特又讚之。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國王及臣庶，有能行道者，篤能行斯大道，勿於道上加道焉，善上更加善焉。凡以巧上此二事者，美則美矣，不過一時而已，又非常道也。故美盡而惡來，善窮而不善至矣。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不過復前之文，故有比假之說。言既有即生無，既難即生易，既有長即生短，既有高而必生下，既有音聲諧和內音，必高低者相挾。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篤其已成之大道，已不再他為，曰無為。以不言之教，云不欲使民暴稱揚耳。故下文萬物作而不辭，是生長萬物，不言其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聖人利濟萬物，不自矜也，長養萬物，而不專自用也。功成而不居，乃成而不自主也，令有所屬。不去，是謂不棄也。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草廬已注盡矣，吾再益之。老子之意深焉，夫尚賢之國病多，貴難得之物，民患盜矣。夫多病者，比國有淳良之臣，天下措安，君尤尚賢，人詐，

賢可習矣。既能做之，若他日親近，則淳良之臣非禍則去之。故老子云：不見可欲，使民不亂。大概使民不知賢貴，不知貨財之難得，天下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

是以聖人常自清薄，不豐其身，使民富乃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民富而國壯，他生事焉。是為實腹弱志彊骨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民無知無欲，即前文不尚賢不貴難得之物，致民不見而不貪是也。

使夫知者不敢為也。

既知國之不尚，雖知可慕，亦不敢為是也。

為無為，則無不治矣。

諸事先有勤勞，而合理儘為之矣。既已措安，乃無為矣。

右第三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

宗。

道之理幽微而深長，用之而無盡，息之則無形。若或驟盡用之，尤為不當，是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且淵兮萬物之宗，言君子若履，則當徐之。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己之英明，若快利而且尖，當去其尖。如己之擾亂於心，當去其擾亂之心，澄之以清靜。己之心若晃耀之明，則斂之，且同時畜英明於衷，朗然而存焉。其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蓋老子戒人，諸事勿過甚，故存德以施仁。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歎問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內有象帝二字，或難着注，依草廬以言天象。天之主宰而帝，但如此而云。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

以百姓為芻狗。

此教人行事務用常道，不欲使暴惜物而暴棄物也。所謂芻狗，乃古祈禱之時，以草為狗，而用之畢則棄矣。若人君治則治矣，治後如芻狗，可乎？若天地交合以成四時，成則成矣，既成之後，再不調四時，可乎？故天能成天地者以四時，常經萬古，不息無怠，未嘗時刻不運用也，所以能長久。人君措天下，若能體天之常造，則治民非芻狗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聖人之心，無不虛而無不實，無不惜而無不棄。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棄者，常常棄之。是不棄而棄，不惜而惜，故民樂自然矣。特以鑄冶風匣比之，視之則虛而無物，動則其風源源，斂而視之，似乎無物也，未嘗不有也。大概言風機，無時不有，聖人治道之心，亦無時不專，故以橐籥云。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

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人之浩氣乃神，神即氣也。人之軀中有心，心中有竅，呼竅為谷，以氣為神，氣若常存，即谷神不死，谷神不死，遂得長生。此以君之身為天下國家萬姓，以君之神氣為國王，王有道不死，萬姓咸安。又以身為天地，其氣不妄為，常存於中，是謂天地根。若有所養，則綿綿不絕，常存理用，則不乏矣。

右第五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天地不自生者，人本不知，天地自生不生，但見風雨霜露益於世人，亘古至今不息，未見天有自生者，故設詞以訓後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其身者，儉素絕奢。身失者，勞心身而用治道也。有志於濟人利物。

外其身者，以其不豐美其身，使不自安而身存，乃先苦而後樂也。非以其無私，所以為此而成其己道也，非私者何？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此老子導人行道，養性修德，行仁利人濟物者如是。蓋水之性無所不潤，無所不益，故善人效之，卑而昂，用而有益，則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人能訪有德之人，相為成全德行，以善人多處則居之，其心善行廣矣。若與善人論信行，則政事無有不治者，故善治。既知治道之明，凡百諸事，皆善能為造。及其動也，必合乎時宜。前心善淵者，以其積善多而行無竭也，若淵泉之狀。

夫惟不爭，故無尤。

謂能其事矣而已之，不可太過也。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此如人將碗水而行，若滿而行則溢，若中而行則得。且不溢而不費，所以盈而行，則費且得少，故亦以揣而銳之以比言。不可保，云物與志皆不可太甚。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之有富貴者，每每不能保者何？蓋為因富貴而放肆，高傲矜夸不已，致生他事，有累身名，是自遺其咎，莫之能保也。故人以功成名遂身退以戒之。功謂功大也，遂謂遂其志意已，身退謂當謙，而勿再尚之，非退去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謂以身為車，以心為寨，以神言

魂。總而云之，身魂二物也，故託以載營魄之說，為文之妙。以老子之理言之，則神魂為魄之主宰。人能以魂不離於魄，則人健矣。若使魂常在身不妄遊，是為專氣，既不妄遊，亦無暗地私欲，即是滌除玄覽。私欲既無，混然矣，此所以嬰兒，其疵焉能有之？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君子之持身行事，國王治國以陳綱紀，豈無知而無為？在動以時而舉必善。以心言之，則世間美惡無不周知，在乎去其惡而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國王可以利濟萬物，即愛民治國者也。則不使神剛而為雄，以此行之，是為雌矣。故老子託鼻息為天門，假氣神主軀之說。人若妄為勞筋骨而致氣粗暴，是為雄。調停氣血以均，是為雌，使身安則神久也。若身不安，則神亡有日矣。如治國者，君為民之主，君乃時或妄為，則民禍矣。民疲則國亡，信哉！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與民休息，使積蓄之，是謂生之畜之。君不輕取，是謂不有。天下措安，君不自逞其能，是謂不恃。生齒之繁，君不專長，百職以理之，是謂長而不宰。奇妙道理，稱為玄德。

右第九章。

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三十幅共一轂，是古時造車之法，每一輪以三十幅攢一轂，方成一輪，所以號曰三十幅共一轂，此是一輪也，係是備用副輪，言有車之家，有此是為便利，當正車頽壞無輪之時，則以此輪為用，即是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埴埴，膠粘之泥，作器係是瓦器。有器之家，恐正器有所損壞，故先置以為備。儻正器敝，則以此器代之，此所以有器之用。鑿戶牖之

說，言有房之家，門扇窗扇，當造房之時，已嘗足備。其有房之家，慮恐久有損壞，故特置餘以備之。所以經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蓋聖人教人，務要諸事必欲表里如法，事不傾覆，人王臣庶，可不體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此專戒好貪欲，絕遊玩，美聲色，貴貨財者。此文非深，即是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是也。腹喻民也，所以實其腹者，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皆欲使民有樂之，君不取而君有之，即捨彼而取此，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道是也，妙哉！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君能以身爲天下，慮天下恐有大患，若身有苦疾，則天下安矣。不能以此者，天下危亡。故所以寵辱若驚。故小人不欲得之職，得之則自驚且喜。然得已既久，富貴盈身，却乃止知榮身其貴，却莫知所保。其身有疾，便能知醫，能防貴之患，若防己之疾則保矣。不能如是，失之又驚。若人君肯以身爲天下，以百姓之身爲身，則帝王之身宇內可獨行而無憂。若以身爲身，天下爲天下，雖萬千之甲士從之，猶恐不禦也。是故帝王愛天下，如愛己身，獲昌。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

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言理道之幽微如是也。所謂視之不見，言道；聽之不聞，言理；搏之不得，言氣。曰夷曰希曰微，言平淡無見也。此三者不可詰，言三物無形而有形，有象而無象，是難說也。混而爲一，乃專其氣，精其神也。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道其理，甚不彰彰，甚不昏昏，若言無則出而井井焉，事行矣，其機無名若斂，寂然莫知所之。或又有象而無象，有形而無形，蓋謂人心與道心，至幽至微，非君子難守，故惚恍也。惚恍，不定而速疾也。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理道之混然，即視不見聽不聞是也。人能執古大理道，行今之時，即今之有也。人之道理，即天性也。所以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一然此謂道紀。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

君子所秉者，得天地至精之氣，乃神慧而不妄爲。使其動，則諸事有理焉。使其靜，則靈神於心，人莫知其所爲如何，故深妙難通。老子設詞假似，傍人強立名色以覘視。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指前君子之人，懷仁堅志，人輕不可得而知彼之機，故設七探之意，使欲知彼之機尤甚難知，蓋欲使後人修道堅如是也。又以猶豫二獸名於其中，又以整然之貌見之，加以怠慢之情合之，添淳淳然混之，亦聲勢以動之，侮以喧嘩窺之，凡如此者有七，終不得其真情。是以賢人君子之誠難動，其小人之心安能如是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言有如此之能人，誰能見彼昏而使醒？君子以動，何人使彼靜之？君子以濁，何人使彼澄之以清？言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動之？君子之意未發，孰能以計使之漸萌？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蓋教人持身保道，止是不欲太過耳，故所敝不新成。所以敝不新成者，不盈不壞是也。不新成者，既不壞，安有新成就者？故保此道者如是，甚不難哉。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言致虛極無他，乃去妄想私欲以盡耳。守靜篤，使堅守其寡欲之心。篤，至誠也，實也。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

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君子之學道也，體天地而行四時之常經，是故處心虛極，以守靜篤。其心以觀循環者，故法天地也。所以云萬物並作，然後觀復。命者，以其有始有終，未常紊也。君子之守道

行仁，猶四時而序之則道矣。所以復命者，物生而長，長而成，成而斂，斂則復命矣。比明年復如之，所以云常。人能知常，則道明矣。若或不知常，不知序，妄為則凶矣。所以知常者，容。知謂知常道也。容謂悅貌也。天下既悅，乃公。若能執此公道而行之，則君天下也。善能君天下者，道也。既守其道，王無不善終者，故不殆。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上等君子，道布天下，人莫知其功，而有功矣。此太上也。中等之人，

道未行時，欲人矜其己能，是謂譽之。下等之人，以力服人，將不服焉，是謂侮之。此事古今明驗，尚有不信者，故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此是也。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言君子之用事也，事成不欲使人揚其己能，故事遂。若揚能者，必巧其事，將不久必累成功矣。但人不言好而又不言否，則事平而且穩，雖不言，久日百姓將必美之，豈不自然？故自然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仁義、智慧、大偽、孝子、忠臣，吾觀老子云妙哉，云何？蓋此等忠臣、孝子、智慧者，始自成湯，及周父子時，以及秦漢，至今疊出，此等猶甚

不多，故老子所言無他，必欲有大道耳。所以大道何？昔三皇五帝堯舜者，當是時，大道行焉，六親和，民無不孝，君天下者，為民而讓位，臣忠安用賢臣在位？王者樸實，奇巧何施？大道廢自禹不讓之後，成湯放，武王伐，所以有無仁義而顯仁義，有愚昧者顯智慧，有不孝者顯孝子。老子戒人，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絕巧棄利，以此三絕示後人，使朝無爭位，即君臣安矣。若以常人言，去此仁義孝慈聖智巧利，却乃天下安，豈不言未之有也？所以老子自云：三者文不足，言人必不識其意也。故再有所屬，令人務尚儉而淳實，少私寡欲，是為之屬也。

右第十六章。

絕學無憂。

罄世務以充吾腹，所以絕學無憂。妙哉！嘗聞孔子無常師，蓋世人之學，未嘗能備其世事者。志士不過知世事之三五而已。惟世間之諸

善，世之賢愚者，雖多少之不同，皆能有之。常人不能備習，惟太上者獨能取諸人之善為己之善，故為非常道非常名。經云太上，非道家之虛言。此云最上之人，言人不可與齊肩是也。又孔子無常師，以其博學也，博之既盡，其世事朗然矣。所以云四十而不惑，乃絕學無憂是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世人愚而不學，故設唯阿之詞以戒之。相去幾何，言此二字即是應聲而已，於此應聲之間，不能分別是非，致人言惡，豈學者之所為？其善之與惡，為文不過表前文之深意。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老子所以非常人者，為此。且世人聞有可畏之事，人皆知有畏者，然猶不甚荒亂。至其極也，乃甚荒，其荒無解也。所以老子聞有此，而事未極先荒極，故能不荒而不畏也。草廬云：央猶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泊

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

此所以老子高出世人者為此，及其習道也如是。至於他人奢華者，老子却乃不如是，為何？蓋謂學道與物樂不同也。所以不同者，道乃無形之理，善用無乏焉，故盈之而弗厭。其遊賞宴樂，乃用物而驕盈也。既盈而有虧，以蕩志而用物過也。是以老子懷素而守常，非如嬰兒之無知未兆，非心不知此之為樂，蓋持道而不妄為，以守天經地式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漂乎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乘乘兮若無所歸，云如乘舟之貌，非無所歸，言樂自然耳。言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言衆皆樂，獨不遇，其中似乎有失於歡，若無物之狀，非也，乃守道也。所以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沌沌乎，昏濁之狀，以其

忘機也。如昭昭察察，其常人之所為，昏昏悶悶，乃守道之如是。豈昏昏而悶悶？云漂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此非海非颺，言其守道如是，人莫知其所之。海，曠也。颺，蕩驅也，長風。又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有以云人皆如是。頑似鄙，俗癡薄也。非示此篤衷如是。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養也，哺也。此二字無他，修道之堅也。

右第十七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德之容者，言大德之貌，若行道者能踵斯以為式，可不非常道也。且道德之為物，聽視皆不見，忽有之，故下惟恍惟惚，恐學者之難窮而忘之。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又惚

兮恍兮其中有象，慮人指為真，虛而不實，特云有象，使知道德之理無不實也。亦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有精者然也。精，英華也。使夫守此而不改，則信同天地，則其中精甚，更有信焉。有信者何？亘古至今，其道未嘗有損，所以言其名不去，是為不朽。以閱衆甫者，言道常存而萬物勝，所言觀物也。甫者，美麗也。又何以觀衆甫之然哉？云：道不失信，常經以四時，源源不絕，生物之繁，以為必然，故所以教人守此道，行以誠者，如影隨身，如響疾應是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此教人持身行事勿過。學道修誠，以分真偽，所以曲、枉、窪、敝、少喻勿太過，惟多則惑正，為學者雖能廣覽，而不分真偽，何如絕學也？真偽不分，則偽有禍焉，偽累善焉，所以

唯阿是也。故云相去幾何。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擇善去惡，而為之道，諸善一而諸惡廢，故為天下式，豈不去多惑也？非常道由此而出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四自字之設文，不過明前曲枉窪敝少多六字之機也。但前通則後亦然矣。縱使盡知，不過泛文耳。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此云小人之做行道者如是，且政事方施於心，早望稱頌，故謂希言。希言者，希望人言好也。又自然者，復以非常道戒之，故董仲舒有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自然。義既正，道既明，他日自然

乎！此自然者，戒也。道者，非非常之人安能如是？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設意以喻。孰為此者？天地，乃曰：誰云天地之勢不能終朝而風雨驟歟？此所以不知道者，故又云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所以言者，比希言若驟風雨之狀，縱有也不能久，故比云。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人能專其志，務於道，大者未嘗不非常道。有志布德，未嘗不有大德。若用邪心奸詭，未嘗不由奸詭而失身。所以下文有三同焉，復明此理者何？譬如人之在世，願作何等，必得何等來應，即是好此而此驗，喜彼而彼來，必然。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既云如此，又有且信且不信者，猶豫，甚有全不信者，即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故下文云跛者不立，跨者不行，亦再此也。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跛跨者，亦比也。且跛短足之人，一足不能立也，跨乃躍也，又跳也，又如跨騎未達鞍也。如此者，皆不行而不立，由人所好者孰焉。其四字之說，有何難見也？不過使人毋得張聲勢耳。我儘作為，惟取自然而已。餘食贅行，亦誇也。爾既自誇，人誰不笑，所以君子不取，為此也。

右第二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彊為之名曰大。

以先天地無極之氣理言之，以比君子仁德之心未施之意，井井於心，寂

兮寥兮，獨立而不改，以其凝而不妄動，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不殆云時時省悟其道，不致有亡，既不亡，安得不利濟萬物？若以此道利濟萬物，豈不為母哉？雖云彊為之名，即太極之道也，故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大曰逝，所以逝者，謂道成而給於物也。物得而道，仍歸於我，豈不反也？遠謂流行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謂天地同造化，王者法天地，執此道居兩間，若比天地王，豈眇然一人而已？何居四大之中一大，蓋其道理之鴻濛，王乃持之，故云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四法字，不過明四大也，是謂相繼而持大道焉。所以人法地者，君天下，當體地之四序交泰，以為常經而施政。地法天者，聽風雨霜露，以生實收斂物焉。天法道者，以無極之氣，自然徐成之也。道法自然者，和

氣冲而物不敝是也，故能自然。

右第二十一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

持身之道如是，凡君子舉事，必先以身為重，然後度所行之事，可全身立名者，方乃施之。所以下重、靜、輕、躁四字，乃云不欲胡為輕發，亦不許猶豫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終日行者，行道心也，不離輜重者，以此輜重比身也。其道理者，人心也。心乃神魂所棲之處，若神魂而妄慮妄為，使不守其心而縱其所欲，是為離輜重也。譬如帥師遠行而入敵境，豈有棄其軍糧而先行焉？先行則失糧，所以君子持身若是。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守身之道甚堅如是，且吾有微寶，賈持行途間，或曰他處有美玩者，欲與吾同往觀之，此所謂榮觀。君子但知守己之微寶耳，持心以靜，不欲他美者，故燕處超然是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言因有發之矣，昔周穆王乘八駿而遊是也。豈不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紂乃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何止乎躁，其不仁甚也。故所以失君。不但天下失君，其紂亡其身矣。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以其無誇己之言。其又不自矜，既不自矜，何有妄言？妄言既無，安有瑕謫？吾心終日守之以理道，小人將欲窺侮之，其來既非理道，安得不為我所制？其為計乎籌乎？吾有天下，而守在四夷，民安物阜，君臣同心，軍民遂其生而同其志，吾雖無關鍵繩約而結者，孰能善可開而善可解？所以善閉善結者，皆譬言道養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為吾閉，而為吾結矣，解

之乎？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心，無善無不善，善者何？蓋謂道常善被於人物者，以其常道而常善也，所以無善者，其非理之人物自不善也。所云無善人物者，聖人未嘗有心棄之，奈何人物自棄焉？所以不棄而常救者，常道也。若能從斯道者，是謂不棄也。襲明者，聖人因此而終古今承其明耳，故曰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教人者，不為人師，乃能使人為善。君子之所在，心善淵，身安乎？蕩蕩然與相處者，其有學乎？故不善人師，而人善也，所以無轍迹是也，汝知資乎？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不教人而習我，是謂不貴其師。不與人之物，而人得我之道，是謂不愛其資。如此者似乎無知，乃有機，是

謂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乃光明也，將甚必有虧，故先守其黑。黑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光而不欲盡也。如此者君子可爲式，但能用此者常，常有德之士，於心不忒，既不忒，當去其私欲，合精神爲一，以存乎其中，如先天地之理氣然，即無極是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此務教人不尚強而尚柔，乃云雄雌也，如此者，當以吾腹爲天下長江大河，所以長江大河能容百川之波濤。故欲君子以心比之，則常有大德。大德既有，不可矜誇，復若小兒無知之貌。又非真無知之貌，不過使心不妄爲耳。故小兒不能妄爲曰嬰兒。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

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既富而恐有所辱，守之以嚴，則不辱矣。如此者可爲天下谷。谷乃大山深遠低處是也。既若大谷，大谷比心胸腹也。又云若能如是，則常。常爲之德，既有如許大德而不誇，當以心爲淳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樸散而爲器，則聖人用之。樸，道未行也，散而爲器，道布也。聖人用之，則爲官長，非官長也，云人主是也。淳於此而畜於中，散而爲道，周行聚則樸而混一，雖云散，未嘗曾散，所以云不割是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老子自歎之辭，朕於斯經乃知老子大道焉。老子云：吾將取天下而將行，又且不行，云何？蓋天下國

家，神器也。神器者何？上天后土，主之者國家也。所以不敢取，乃曰我見謀人之國，未嘗不敗，然此見主者尚有敗者，所以天命也。老子云：若吾爲之，惟天命歸而不得已，吾方爲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行隨，行乃先，隨乃後，先爲不讓，後爲能弟。又或响或吹，响，徐徐出氣也。吹乃急出也。所言急則乏疾，徐則有餘。如強羸二字，強勝羸弱，其強必有衰，其羸必壯。載隳之比，蓋以有載將有不載，有隳必又將興，故所以戒人，甚勿違天命而妄爲，是去甚奢泰之云耳。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朕觀老子之爲聖人也，亘古今而無雙，夫何故？以其陰隲大焉。夫爲人臣者，不務以道佐人主，乃務尚兵

強，喪人主也。當可發兵而猶豫，致君不發，亦亡君也。云其事好還者，乃非理之為，神天不許也。若有此無故損傷物命，非身即子孫報之，理有不可免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此又喻君臣焉，謂凶年者何？蓋為凡國家用兵，或轉輸邊境，轉輸則民疲用乏，是有凶年。或境內相爭，言境內相爭，農廢耕植，田野荒蕪，所以荆棘生焉。皆乏用，是為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強。

此專復喻君臣若遇卒急與可為，當疾便為之。為之而既勝，勿許聲張，即勿矜是也。強謂勿愈尚兵也。其勿伐、勿驕，皆誇大也。果而不得已，是為沒奈何而為之。是謂果而勿強，此云為我不得已而為，豈我強哉？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再喻用兵若過，是謂老。早已，是謂既老必不久也。大概不可每每無故尚兵強也。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謂用兵得勝而歸，常常誇之以為能用兵也。纔言能用，是謂不祥。物或惡之，言兵行處所，非損命則諸物不無被廢。物者何？錢糧兵甲旗仗舍宇津渡舟車及馬，無有不損者，故物或惡之。為此其上善度之，不處是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言兵凶事也，左乃生氣之方，故君子居左，以其生氣也。右乃屬金，金主殺伐，故用兵居右是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

兵本是凶器，沒奈何而用之，是以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縱使大勝，不過處以尋常。所以尋常者，即恬淡也。是謂勝不美。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

以得志於天下矣。

若人誇善用兵者，是謂喜殺人也。如此等不可式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

古所以慎人命者，幽哉！蓋為不欲使凶事尚吉，重人命也。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無名，言仁心大德是也。樸淳然於心似乎微，孰敢以為小？樸，真道理也，不敢臣，即不敢小也。若王主之，萬物將自賓。自賓是人物來臣貢也。侯庶能守，將名同天地，可賢也。子以侯王並稱，侯乃過矣。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言道之功理之妙如是，言甘露降，人莫之令，即不知誰人使令如是均，乃和氣自然而然。

始制有名。

德之造化如許，名乃云甘露，是其名也。即前無名有名之說，所以有名無名，道理未施則無名，既施著物，以物為名，是謂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謂其名因物而有之，乃當止之，何故？蓋謂令君子措事既成，勿再加巧，加巧則復敝，不加巧，是謂知止。既能知了足，可以不危，即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在君子之胸中，能堅持不忘，則如長江大河之水一般。世間之雲雨興作，百川泛溢，本海為源，何以見之？海太陰所集，陰昇騰而雲雨作。如道之行，既行則溢江河，既溢江河，復朝宗於海，乃道之體用也。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能知人者，有智。能知自己何如，是

為小善。能善勝人者，雖不用力，是謂有力。自勝者是為強。強然如此，此數事皆能知足為當。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吾有己物，守之而不貪，於我物甚堅，故得當富。又強行者，言君子終日慮道不息，是為有志，既有志，事將必成焉。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者久，謂此數事能常常守之行之，將名垂萬古而不朽，是謂死而不亡者。壽孰不知？釋氏云不生不滅，即此是也。然猶恐人愚迷，特言虛無，此云實行大道得如是。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

言大道大也，其理鴻濛，安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道之恩世間，萬物憑此而發生，既生萬物，道何言哉？言君子行道，務不誇為上，所以不誇，即不辭。所謂不辭，即事業成而不任己之能是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道如厚績之衣被，被者蓋覆人物也。若言可名，道之德不欲使人名之，故止小也，即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大道既施，萬物各得其所，吾不言能，而後萬物歸於我者，可為大，即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聖人善能利濟萬物，又不自誇其功，是謂能成其大。因本身不以為大，所以成大，乃不成而成者矣。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大象者，即道理本體也。又王者大位而大名，政事是也。又王位民之大寶，持之以常而不妄，則天下歸焉。歸者從也，即天下往。既衆庶之服歸，加撫以勞之，則天下安和，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君能撫養有方，雖有叛者，亦復歸也。過言去，止言復住。其謂道，無形無影，口說時無驗，亦無滋味，看又不見，耳聽之又無聲，愚人將謂無有，上善用之，終古不乏，是謂不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柔淺而機秘，智者能之。絕注。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治天下，專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為居衷，無形無影，乃道常存，即是無為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大仁大德，常行而不改，久則天下順從，守常而行之。自化，言民必從是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

王道布宇內，民從而國風淳。久之民富，人將奢侈，是以鎮之。謂為王者，身先儉之，以使上行下效，不致縱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王者身行之，餘者不待化而自化，必然。

右第三十二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卷上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卷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德周給萬物不自矜，聽其自然，所以有德，即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謂德小而量薄，張其自己之能，反為無德，即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因其措事已定，別無可為，亦不尚巧，即是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以其尚巧也，即有以為，將為德壞也。其上仁上義上禮與夫四失，及處厚薄而居實華，此

皆老子言世道盛衰，大道不立故也。何謂之大道？昔三皇五帝大道焉，如帝堯與舜，舜與禹，官制不更，禮樂有序，明君賢臣，天下安和，大道歟？盛歟？何謂衰？桀紂非君，以天下美身，政務消而邪事長，正聲去而淫聲生，是謂大道德行，仁義禮樂廢，此數事當三皇五帝在位，天下淳樸無顯也。此所以呼為大道。自桀紂靡其道，致成湯放，武王伐，此臣乎義乎？桀紂失唐虞之德，而有如是，此盛耶衰耶？然盛衰由此而見，仁義忠信自此而顯，安得不謂之衰焉？非世之善美也，乃不美也，故本經前云絕仁棄義之說，不欲見此而已。但欲三皇五帝之仁義耳，豈老子之過歟？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昔之得一者，即無極之初氣也。初氣者，大道理是也。以此氣而成天地，故天地得一以清寧。神乃乾坤之主宰，至精之氣，聚則為神，變則無形而有形，是謂得一以靈。谷者，兩間人世也，天地虛其中而為谷，和氣盈於兩間，萬物生以其多之故，是謂盈也。萬物各得合應之氣，至精者方萌，謂之得一以生。王臣乘此天地之精英而不偽，大道行焉，是謂天下貞。此云蓋謂教人務守大道不妄，乃君乃臣，乃士乃民，可為暢然。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

若天失此之氣理，將有裂壞。地失此，將有震動墜陷。神失此，將有不靈。谷失此，人世將無物。世間萬物失此，將不生而有滅。王臣失此，將無道而國亡。士君子失此，將傾覆尊貴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

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至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為仁人君子者，務尚謙卑為吉，所以又云王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俗呼，皆微小無德之名，王臣乃稱之，言其不自高也。小人誇己，可乎？所以俗云言吾惡者是吾師，言吾善者是吾賊。故下至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此二說皆諂諛之稱。君子當守道而不改，尤有稱之何？小人好之甚，入惡地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道行則被萬物，物足用而道歸我。

反也其動字，既歸又將動也。王臣君子持身守道，未嘗時刻有忘。寧者，所以能成王臣君子者，為此道之用如是。世間萬物既有生，即有滅，理道自然，天地之綱紀也。所謂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所以古聖人終世而行道，日夕而持之，不敢有慢。中等之人或行或不行，或行者聞人稱之則又行之。或不行，謂道隱功遲之故，是云若存若亡。下等之人，不但不行，相與言道，早發笑焉。又有不審而不答焉。或有言不可行道者，君子與小人論道，小人若迷途者，與行道難甚。若退與之平道，由梭行類緯不抽。又云谷、辱、不足、偷、渝、無隅、晚成、希聲、無形數事，即前云善行無轍迹是也。守謙亦然。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

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嗚呼！老子聖哉！何明道之極也。且云道隱無名，誠然。道本先天地之氣，人何見而不見，如善貸且成，當哉！失道之理，無所不益，萬物賴此而生，豈不借資與人物焉？復云理道之幽微，又如是說。道乃先天地之一氣，以清升而為天，濁沉墜而為地，是為一生二。天地乃曰二儀，與先天地一氣並作是三。二儀既立，四象昭昭，曰日月星辰是也。因有風雨霜露，四時成序，萬物生焉。又負陰而抱陽，物盛而歸源，屬陰，歸源而復出，是為抱陽。陽本剛，以陰貫之，則陰陽和。此謂自一以生二，自二以生三，自三乃生萬物。以陰趨陽之道，皆以卑以就能成也。君子之習道如是乎。更逾以上古國王所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人人以為不貞之字，王者乃取名之，是謂謙

也。又以盛衰以比損益，云常道也。以三教字言，前二教字言可教者，後一教字云不得其死者，此是謂不教之徒有此。老子云吾教父何？父，道理之本源，度之耳，非父親之父。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無有者何？言道體至柔。至堅無間者何？金石之類，惟陰陽能透，知無為之有益，為此是也。謂其柔軟不着形迹耳。道也，子教不言之教，尤其精。不言者，道理不言而物化，教歟言歟？故所以無為之益。無為之益，是不作為而有益。非不作為，大理無時而不運，言君子欲措安，無時不務道，雖不言，意已成矣。發則中節，如四序之交，時至而應物也。此道非大人君子，雖多言不可教，故希及之。

右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噫！深哉意奧，愚人將以為老子不貴天爵乎？非也。其戒禁貪婪之徒，特以甚多二字，承其上文，又以二知字收之，再以長久示之，吾故比云。且國之大職，王之下冢宰之官極位，若非天命，棄其此而愛王位，可乎？六卿非君命而讒居相位，可乎？以次序校之，諸職事皆然。言孰親孰多孰病？君子之親，日親於道，多多於道。小人之病，病不務學道，貪非理之名，多藏貨物。其非理之名易奪，貨藏多而必恃，故厚亡。君子守有命之名，藏合得之物，是謂知足不辱，知止不危，可以長久，云永不壞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此云守道如守大器，謂吾有大瓊盃，常恐有失有壞，是故不壞即不敝。

大盈言吾有諸物盛多，守之似乎少，必不過用，是謂其用不窮。其有直屈巧拙辯訥，皆謙憂是也。此謙本有三，吾止以一直比之，餘皆同焉。謂吾心地本平生直實，又常常檢點日行事務，及所躁用處，莫不又有非仁人君子乎，本經如此而已。謂君子持身守道堅如是。躁本奮動之貌，內帶蒸熱之勢，因此可以強寒，即躁勝寒。靜不動之貌，靜中含涼之勢，因此可以勝熱。此云無他，大概喻君子守道行道，當審而果決勿躁，而勿豫也。清靜為天下正，此言理道之守甚嚴，謂君天下者既措安之後，當堅守其定規，勿妄為。妄為，或改前人之理道是也。改則亂，不改則天下平，是謂正。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明君賢臣在位立綱陳紀，夷來蠻貴貊賓，天下無爭，是謂有道。慣戰之馬駕車以載糞，壯士化兵為農器，即却走馬以糞車。若君不守道而行邪道，雖牧放孳生之馬，不得生於孳生處所，必生於戰場敵國郊境。即是戎馬生於郊。此有之乎？有之，何以見？君好非仁之勇而尚強，及非理慕他人之寶，則戎馬生焉。於斯之時，罪之大禍之深，安能釋也哉？皆失守道不本仁也。因不足而致是，人君若能知足，則天下國家不乏用矣，何他求焉。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以其運慮備，安不忘危。不窺戶牖見天道，以其以心行天心之事，不待倚窗而看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其神不定而視聽亂也。又云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

名，不為而成者，謂道慮備，恩及萬物，即至不見其物，能知其名，所以哲。所以能成者，恩既施而物自化也。《書》不云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聖人之心，其為道也，異乎？

右第三十九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有志學道，道乃日積。日積日益也，久日道備，將欲作為其道，聖人慮恐道行未穩，以此宵衣旰食，苦心焦思，致使神疲心倦，即是損之又損。然後道布天下，被及萬物，民安物阜，天下貞。是以聖人無為，又無為而無不為矣，豈不先苦而後樂乎？昔聖人君天下，務繼前王之法以為式，不改而行之，不恃富而不恃勇，聖人不言暴取他人天下，言人君能安己平天下，即是善取天下是也。謂常以無事故也。如不能安天下者，諸事擅興，民疲乏用，盜賊烽起，

豪傑生焉，時乃整兵欲平之，可乎？未必也。此所以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是也。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歛歛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書》云：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當哉！孰不謂老子於斯道合？此云人能常善常德，天神常常加祐之。其不善之心方萌，則天神否矣。聖人之君天下，體此而教民，豈不法天者乎？即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是也。又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於斯人可取。奈何老子反之，兩善皆善，兩信皆信，果孰是非耶？噫！老子之文奇且甚！善者吾善之，此美之矣。不善者吾亦善之，此懲之矣。信不信亦然。故得善而得信矣。人不知其

文，謂老子果類之而反之。又謂君天下者心志不定，慮生妄為，則民人效之。人皆亦然。又注其耳目，注謂着其意耳。謂聽其美污之聲，目乃觀其善惡所以，聖人觀其所以，不欲身民如是，務秉之以道，常以心似乎小兒之無知，特守無為之道，故天下安。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天地大道生人，本以十分為率，因譬云或過三分，故號十有三生者。既言生，忽便云十有三死者，此死者即是前生之徒十有三。所以言者何？蓋為人生於世，謂貪取養生之物多，是致取非其道，用非其理，反為所傷是也。何以見之？曰酒色財氣，無

病醫藥過劑，及有病不醫，飲食衣服不節，思欲過度，妄造妖言，奸邪犯憲，冒險失身，不畏鬼神，不孝不悌，於此數事，人未嘗有能免者。或云除奸邪冒險、不畏鬼神及不孝不悌外，餘皆善終，何以見非理也？曰：以爾所云，此其所以往往多死非命者為此也。因不知大理何如，故被物欲之善殺也。即動之死地十有三，非此者何？又云善攝生者，有不避，人莫不以為真，如是乎？非也。言君子之為人，務多持道，動合天理，於心不作邪謀，陷身之罪，安有致身於兇虎兵刃中，以其無死地也。此云比君子之行藏，若此豈果然乎？又云天道好還，如小人務尚奸邪，動輒致人於死地，所以好還者，彼雖避兇虎而入兇虎中，彼雖遠兵甲，而由兵甲而死。其還也如是，其得也必然，此皆動之死地耳。

右第四十二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

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生、畜、形、成四字，謂能君天下者多能保此四字，是謂善撫乾元之運。前四字所該者何？無他，生之者，萬物也。畜者，既能生萬物，又能養萬物，是謂畜。既畜之，分品類之，使各遂其生，乃形其貌，或不全者，因其勢而就體以成之。萬物既蒙恩之後，莫不欣哉。物既樂乎天命，則乾元之運為我所乘，則乃國祚永昌，若如此者，豈不貴德邪？若以道德言之，無形而有形，君天下者，能垂衣裳而坐命之，使此二物周旋而不息，則天下貞安，是謂常自然。其又云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言天經地式，即四時交泰之理道焉。以其細名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也。君當使臣庶樂其樂而有其有，長其長而不自主，設官以理

之，此玄德焉。

右第四十三章。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始乃本根也，初也。母乃生物之祖。經云天下始、天下母，夫何故？大哉，道理之機，其始其母，本虛又實，是以此萬物由此而出焉。云始母，人能知大道，能如是生生不絕，則常守其大道。大道果何？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此五者，道之化而行之也。君天下者，行此守此，則安天下。臣守此，而名賢天下，家乃昌。庶民守此，而鄰里睦，六親和，興家不犯刑憲，日貞郡里稱良。若天子臣庶，堅守其道，則終身不危。人人守之不妄為，存心靜慮，不言待用，是塞兌閉門，使應用中節，則終身不

乏。不乏不勤也，言開其兌濟其事，即是開口發放其事。終身不救，言守道既堅，發放中節，萬物遂其生，則終世無禍及身，亦無可救者，即終身不救是也。又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蓋謂自己本有所見，猶恐不廣，却乃所見甚大，我所守持者甚軟，將久勝強。言至謙下當得上上，是謂見小曰明，守柔曰強是也。如此者，所守者暗，所用者有，大光其明，復為我有。於此謙下，其用甚貞，所以無失身之殃。因此能乘大道之常，是謂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謂大道之幽微，以為比云。老子曰，如我者，使知大道真實處，但得一毫髮大，吾行道焉。然猶有畏之，所以畏之者何？慮恐不精故也。又如有

路甚平且大，傍無荆棘，而人不由此而行，却乃直趨微徑。其微徑也，傍多荆棘，虎狼伏焉，而人不畏而往遊。凡過者或得身安，乃僥倖耳。愚哉！此即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是也。有等非君子者，不知務本，朝掃堂上塵甚勤，其禾苗郊間盡荒。又一等非君子，倉庫甚無糧物，却乃遍身衣錦繡。又等非良民者，持刃以食羊羔，多積貨財。以上比云無他，皆言人不務大道，而務非理，惜哉！即徑、除、蕪、虛、采、劍、食、餘、夸非道哉是也。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章不文，直述也。善建者，挺然立

物之狀，雖有力之士不可拔，此云以德治天下。言吾有物，日夕堅持，終世而不脫，比云懷抱大道也。如是若能持此二事甚堅，天地歆享之事，雖子孫百世亦未絕焉。若修身、修家、修鄉、修邦、修天下，此五修備而天下安，則王乃吉，乘乾元之無休。復云五觀者，老子之教甚明，奈何意淺而機深，所以五觀者以取其驗，使治天下之君，務行其道焉。更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蓋謂必然道可行，天下可治故也。老子云：噫！爾見否知否？前五修者未嘗不應乎道，修此而得此，修彼而得彼是也。五觀者，大概不欲君天下者以身為身，而國為國是也。當以身為國，以國為身，終子孫不壞也，所以云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嘗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

號而嗑不嘔，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之厚，即養德也。比於赤子者，言初生小兒無知，天性未曾開之，故老子以此為首，發章之端。為何？不過教人持身行道如是而已。恐時人不信，故又以禽獸蜂蠆至猛擊毒者復驗之，故云蜂者能以尾梢刺人甚毒，虎狼能咬食物者，雕鷹善擊搏者，此四物使蜂子未出房，虎子方脫胎，雕鷹裸而未翎，其有知乎？不知也，以其天性未散不覺也。老子之意，欲人守道，心當以為比，方成大君子，莫不又有不信者，又再比云此數物，當骨嫩筋軟之時，其持物也不能拏緊，固即緊也。道言握訣，先儒符道者，非仲尼之學也。因其不能握緊，即無知，是以不雌雄之交，乃言未知牝牡之合峻作是也。以其精淳，故又朝夕啼泣，咽喉不啞為何？亦是初生不知用力，所泣不過自然耳。此乃和氣也。喻君子能守

自然之常道，則用事不乏無非，豈不若小兒之泣不啞然？特云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此云守道知此將久，大理恍然而必通無疑。又益生曰祥，祥云非祥，益乃非自然而添力為之者，是為強為將不祥妖也。又比云以心使氣乃有力也，力出於氣，氣盡而力亡，驗乎？言諸事勿強為乃貞，若強為，即是壯，壯即是盡，又老，既老必衰，既衰必亡，言如此者非道也。云早已，早已，盡也。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知者不言，謂君子能行道也，何哉？以其事物未至無可應者，雖知也不妄言。其不知大道之徒，平昔略不曾涉歷諸事，與人相處終日，喃喃云知，自以為辯，及其臨事，不能也。

此小人學道未達是也。又塞、閉、挫、解、和、同，此六字，前三字言不張聲勢，後三字言謙下也。所以謂之玄同，言此幾事皆屬玄也。又六不字，蓋言前數事皆是大人君子幽微之大道，人欲親，不可見着。若欲疏，其形無。若欲得，其象不實。若欲害，則無體。若欲尊之，則無從。若欲賤之，則不得。微分之影可蹂，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詭。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剷，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以正治國，老子着迹言之，下文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文奇矣。正謂端正，治國文實，奇非譎詐用兵，謂施仁德於外，及盈布於敵，使慕而效順來歸，則彼此不傷物命。善平禍亂，善安天下，即以奇用兵。奇，奇於布德也。以無事取天下，無事，無事於戰也。又不得已而以奇用兵者，奇於師出以律，彼屈而我直，王者之師，奇於不殺物命。經云：吾何以知其然哉？此言若依大道，事乃必興，故云其然哉。又云天下人民貧者多，民間鋒刃器械廣，盜賊多，此皆始亂之源。王昏多尚技巧，務虛不務國之正實，則獻奇物朝朝，刑政不明，法令彰彰，則冤屈有變。是以聖人絕奇用，務樸直，伸冤枉，誅讒佞，數事既行，黔黎咸寧，區宇清而風淳。故復云悶悶，言淳樸守無事，民俗實，君福也。亦言察察，謂苛政也。民多不足，此君之禍也。老子教君天下者，勿甚前奇，人將謂

真用奇也。若言奇者，天下不巧者，安能常久？雖云奇，實正之妙也。謂世人不知久，謂妄說為奇，於斯之道，果奇耶正耶？此奇字，古今人名之錯矣。故聖人守正而不改，強不恃能。道行焉，道成焉，民安物阜。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苛以法，事天祈乃福，苛則人變，祈疊禍生。若能治人省苛，事天祀以理，廣德以安民，則其德厚矣。雖不祈於天福，乃天福也。既感天如此，其福莫知其垠，則國穩矣。即有國早復。又云有國之母，其母即是君心大道，日夕勤練於丹衷，措國既固，可以久視，視者何？即社稷常存是也。所以常存者，即道之見用也。

右第五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善治天下者，務不奢侈，以廢民財，而勞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官室臺榭諸等徭役並興擅動，生民農業廢，而乏用國危，故設以烹小鮮之喻，為王者馭天下之式。內有四其字設喻，蓋謂鬼本不神，因時君無道，故依草附木，共興為怪，以兆將來，亦有戒焉。時君若知怪非常，能革非心，以正道心，則天意可招回焉。不然則天雖不叙，必假手於可命者，則社稷移而民有他從，不可留也。故云神不傷人，非神不傷人，為此也。若使神不降禍，君安民阜，則君之德達天，必天之恩下施，永無患矣。是有兩不相傷是也，故二德互歸焉。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

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大者宜爲下。

凡治國家，其德宜厚，其用宜儉，其法宜平，其勢常下，使天下民心若水，務要流來，此謂民順從，賢者趨之，則京師交集，豈不天下壯觀？故所以用雌雄比焉。凡世間諸物，皆雄動雌靜，是以靜得動，言治國體此道行之，則民富，非此則民貧國危。所以更言大國治小國，十分以撫懷之，則小國永臣而悅進焉。若大國失此道而他求，或欲取其國，則大國亦將不保焉，此謂大國生事於小國，欲兼併其地是也。若小國能守臣分，朝貢以時，務其理則永保分茅胙土於一方，則常親大國矣。不然忽起貪心，欲有大國，則小國亡焉。經云我見謀人之國必敗，執者失之，而况加兵者乎？吾見其不得已而爲之，老子之云不過，豈非天命可乎？朕知老子之教人，務使大者

小之，小者微之，則永無疵矣。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奧者幽深巨室，囊括萬物之所，大道利濟萬物，君子以爲至寶，惡人雖可暫得，不可常保。以其心不善也，即不善人之所保是也。譬如良言可鬻於市村，有之乎？有之。昔孔孟之書真美言也，至今儒士開學市村以訓蒙，爲肇家之業，賣乎加乎？其不善之家，有子不爲儒者所教，何棄書之有？即人之不善是也。古者立天子，爵三公，位已正矣，官已職矣，又以駟馬拱璧以招賢，比若是不如垂衣裳而坐行斯道，彼君臣不務大道，却乃要名以招賢，及其賢至，賢何所爲？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以

其不待求尋眼前，可得於心，疾守行之，則往日之非釋矣，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五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爲無爲，事無事，謂當可爲之事，先利時而爲之已盡，免致後多繁爲而不安也。又無事之時，常恐有非理

之事及於身，故先若有事而備之，乃得安於無事也。凡食物不過食五味，用平常淡薄之味，則終世可為有味矣。若飲食盡其味，則他日家資不及，五味不全，則中平之味，是為無味也。若十分難事，以急輕圖，果難也。知其難措，所圖之德，務要萬全，一圖便得，即易也。凡作大事，若急成功，必多不固，務要精建於初，勿使急而不堅，方乃精細。其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繳上文耳。又云其安易持，謂人欲久安者，必做久安之事，方乃易守。凡人無事之時，能先知備禦何事，恐及於身者，是謂易知未來者，此數事非大人君子持大道之誠，不能如是。此道於有志易學，無志小人似乎難親。故又比云其脆微二物，人皆以為小可，將以為不然。老子又比云：若如此者，雖脆雖微，其物事早有形矣，莫若治之於未有之先。恐人不信，復云滿抱之木，當初生之時，亦從苗芽毫髮之中，以至於

斯。其寺中之塔甚高，由一磚自地而砌起。一千里之路，由當日脚下行將到彼。老子戒人不可欺小，不可恃大。又言人有求我者，我擅輕許之，及其將應，違之，謂吾有物，不絕儉而易用棄，將不久而又自難，所以戒人，務先子細艱難，然後獲吉。經云大小多少報怨，此六字皆道理之未當，故有此，若能無此六過不足之愆，惟德是應，方成君子，超乎世人之上。凡世人之為事，多有中途而罷其事而不為者，往往有之。又戒慎終如始，則無敗矣。甚不文。又老子居周將末，見諸侯互吞，不有王命，數有為者數敗之。又見執大位者又失之，故設此以喻世之不道者，使君子堅守其志，勿非天命而妄自為高也。又先有學而後無學，反過常人之志，因此若達，施及萬物，物得自然，無有不化者。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迺至於大順。

上古聖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豈有將貨財聲色奇巧以示天下，使民明知？若民明知貨財聲色奇巧，君好甚篤，則爭浮利，尚奇巧之徒盈市朝朝，皆棄本以逐末矣。所以有德之君，絕奇巧，却異財，而遠聲色，則民不爭浮華之利，奇巧無所施其工，皆罷虛務而敦實業，不數年淳風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實癡民。老子言大道之理，務欲使人君君臣臣父子子，彝倫攸叙。實教民愚，罔知上下，果聖人歟？又言民難治，當哉？若小民知有可取者，彼有千方百計，雖法嚴冰霜，莫知可治。老子設喻，故以智治，又不以智治，文何奧哉？非也，蓋謂民多智巧，王若以巧以計治民，則為民禍，臣若以智匡君理政，則君之賊。是以樸民絕奇貴為式，呼為玄德，特以

遠深二字艱之，惟務儉為主。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河湖海至處低，所以能納天下諸山川之小水，戒為君子為國家者，能容而且納，大事成矣。若不處卑而處高，物極則反，高者低，低者高，理勢之必然。是以昔聖人勞身心而安天下，所以民親之愛之不怨，無有謀者。若失此道而他為，將有咎焉，人或爭之不解。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

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大道若愚，似乎真愚，若言我真大道，吾道久矣。又云其細，務要守道堅，造化精。三寶之說，因慈勇於行道，利濟萬物，因儉倉庫實，不敢為天下先，言諸事物不肯先得先樂，乃成王基。器，神器也。若舍慈而勇，必貪必奢必狠。舍儉且廣，言廣用無時，舍後且先，志盡矣。復云慈者何？蓋謂與前慈異用，再喻之。若首將能以慈戰敵，野戰則必勝。夫慈戰，非慈而不戰，於心慈於衆士之命，不得已而戰，故守城必堅，縱被

困圍，天必加護，何知加護？以其心有所不忍戰傷人命。故天鑒之外有四善，吾不審何？智者能之非凶善，盡此四善，鷲同天地，此章皆言有道之兵，奉天討偽，將不妄為，存仁厚德，君將無憂，而禍平矣。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甚易知，云文與字意，甚易行，此大道大德。善能知者，不過文內之意，莫能行，言文奧而愚不解者。言有宗，文有首也。事有君，借物為主也。經云夫惟無知，言人不知我。知我者希，老子方貴，戲云聖人，被布袍，懷抱美玉，以其外賤內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

不病。

君子所為惟務無轍迹，果然，使人不知，乃上。本不可教人知，使彼知道，是謂之病。如此者，人本不知我，將謂人知，把做知道備，乃無病矣。故聖人行道，終世而無病，為守道之堅，持身以律。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惟不狎，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謂王臣及士庶修身謹行，止務大道焉。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言君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則民若畏，既久不畏，既不畏方生，則國之大禍至矣，莫可釋。在士庶平日不可恣意慢法，眇人侮下，一日干犯刑憲，則身不可保。若言王，大禍即大威，士庶則刑憲乃大威矣。又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王勿多花園，勿多離宮，慎勿微行，勿近優伶，勿

費民用，非理勿勞，動必以時，臣庶平日勿近愚頑凶暴，勿毀人技藝是也。又甚戒人云，古聖人凡事要先料其備者，備之則為自知其可備之凶，將不自見也。又云自愛不自貴，無他人之自身，豈不愛？以其愛身則先勞身，而後身安，是去彼而取此是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治天下務專常道，以利群生，勿尚苛暴。若苛暴，民為所殺者多矣。若果而行此，是謂勇。當法天地，施大道，如四時之常經，居動以時，順其

事而賞罰焉。則民被恩，活者多矣。設問於治天下者，此二事果從何耶？從勇則害，從不敢勇則利。又戒曰，天道幽微，惡盈而好謙，惟上帝好生，善與不善，禍福之降，有不可測者。雖上古聖人，嚴恭寅畏，乃不敢自安，難之又難。天不與萬物爭，天常健而不息，萬物順時而自安，四序之交，若赴召者，不期而然。若有謀乎？此天道之昭昭。為君者，敢侮天下而賤萬物，天憲不昏，雖不速而必報，其有畏乎？民不怕死，乃以極刑以禁之，是為不可。若使民果然怕死，國以此為奇。老子云：吾豈不執而殺之？噫！畏天道而孰敢。王者陳綱紀，各有所司，司之以道，民有可罪者，乃有司責之，官守法以治之，然如是猶有過誤者，故違者君有所不赦。天地以司君，君乃代天而理物，若或妄為，其有救乎？即人主不赦過誤，故違者是也。

右第六十一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治國務欲民實，無得重斂而厚科，若重斂而厚科，則民乏用矣。民既乏用，則盜賊之心萌，盜賊之心既萌，將必持戈矛而互相戕，是謂難治。為天下君，勿過為。過為者何？五荒是也。若有為此者，民多失養，既多失養，無所不為，尤其難治。人皆輕死，所以輕死者，違法冒險以取食用，何故？舍死之甚，以其別無生路也。愚民無知，將以違法冒險，可以養生，孰不知亦喪身矣。即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堅強處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

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柔弱、堅強、柔脆、枯槁，設喻也，所謂言生死者以其修救是也。能知柔弱柔脆而皆生，堅強枯槁而皆死，其知修救乎？若知修救，則柔弱柔脆之源何？此天地大道之氣，萬物無不稟受之，在乎養與不養，行與不行耳。若君及臣庶，君用此道天下治，臣用此道忠孝兩全，匡君不怠，庶人用此，家興焉。反此道者，豈不堅強枯槁？然人欲久調氣血以生之，木若久迎春和而植，以水灌之，此人木久矣。又云治家者以道律身，以禮役奴僕，則奴僕驅勞而治家者安。木枯根而深固，枝葉榮矣，則幹全而永年。豈不知諸事先理道而後成？故奴僕驅而主逸，枝葉繁而幹盛，皆撫綏乘氣之至也。故奴僕營而資給於家，枝葉繁而招雨露於幹，其理勢之必然！道哉，堅強下而柔弱上是

也。譬水最柔弱，金石至堅，言攻堅者復云莫之能先，乃言無可易水者非也。石堅而不堅，水不能入，由氣先而水後，如此者雖堅無不透，雖剛無不柔，雖強無不弱，此即大化流行，不言而治矣。君天下者體，為臣下者效，士庶以此而律身，則世無惡矣。聖人量同天地，大德不吝，惠及生民，則天下衛社稷矣。君能寅畏上下，臣若時懼神明，士庶畏法奉祖，則君君臣臣，海內康寧，樂哉乎士庶，天下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君天下者及臣庶，能行大道者，其大道之理，若張新弓乎？或勁弱而不均，則減勁而起弱，此譬云爾。亦天

道惡盈而好謙，所以大化如常，無昂而中不下，其功安在？乃損有餘而補不足是也。凡治天下，國足用而無餘，若乃有餘，民窮矣。誠能以有餘給民之不足者，則天下平，王道昭明焉。其臣民無有稱頌者，天相邦家，國永而且昌，何在乎譽美耶？如此者，君身乎上，臣足乎下，長健朝朝，豈不恒乎？士庶行此道者則家和鄰里睦，朋友終身而不惡，貧者給之而不利，乃貞。

右第六十四章。

正言若反。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仇讎不分，雖善與之解，亦不能釋屈者之冤，心尚不謂之善。君能釋天下之大怨，則坐朝堂而布大道，修明政刑，釋無辜，刑有罪，賑貧乏，而中稅斂，欲使民餘而不盡其所有，則冤解而怨平，上帝可親矣。君臣誠能

體此而昌乎？不然，若居朝堂而握乾符，虐民以豐其身，斂衆繁科，盡民之所有，豈不司徹乎？天道昭昭，將有咎焉！士庶能爲善者，雖解人之奮爭，終不能解人之餘怨，所以不謂之善。能貸物以濟人，匿約而不利，君子乎？善人乎？若貸人以物利，及本而倍之，盡貧者之所有，淨約而期，來比馮驩，而孟嘗君乎？君子乎？小人乎？於斯之道，於貧者何苦甚？富者何毒堅？皇天無親，常佑善人，君當畏而臣民當善，福乃殷。

右第六十五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居周將末，諸侯奮爭，以當時之勢，譬喻後人，言間有能治國者，絕

奢去玩，務道恤民，天乃佑，四時序，風雨調，民遂耕營，倉廩實而衣被充，樂其樂而人善終，封疆雖無守而自堅，關鍵不閉而難入，雖有巨舟革乘，力士千鈞，皆無所施，而無所陳。彼此之民密邇，終是無棄此而往彼者，彼亦不來，非不來也，乃君之不貪爾。若果有貪，即納逋逃，致鄰邦有問，安得如是耶？如民人豪富者，彼此各有佃田之人，納粟以奉其主家，若富者能綏之以德，所取者微，所與者厚，則人人皆蒙恩而按堵，能安其生業。若富民取不以道，役不以時，則其人將挈家而逃於他鄰矣。雖大小不同，理勢皆然。噫！君道敷民，特聽上天，誠有驗乎！

右第六十六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忠信君子之於世，道行天下，不謂人所驟誇美者，是為上。若使人稱美者，即是自張聲勢。故美我者，我道不堅，即不美不信是也。識我者，道將巧矣，必欲實行，不致人浮誇，嘗云明四目，達四聰，此非察察而求之者，纔若廣訪多求，不但不知，將有禍焉。聖人之明四目，達四聰，觀其自然，聽於不察，在國君則人無橫禍，國無邪殃，即君不苛苛察察，身國自安。君子家身安矣，莫不因此而篤乎？不知是為諸事杜，勿博於小人，勿察於奸，知必知於君子，聽必聽於賢人，則家國安矣。所以古聖人德不自張，功不自任，以此上天下若己之所有為。無者濟之，因濟他人，自己有多矣。是故愈與彼則己甚多，所以上帝好生惡殺，聖人君子體而行之，遂得。雖終世而人不忘，以其德同天地。

右第六十七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卷下

（劉詔軍點校）

013 道德真經集義

經名：道德真經集義。明危大有集，十卷。底本出處：《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道德真經序

太上道德上下篇，凡五千餘言，內而葆鍊存養之道，外而修齊治平之事，無不備焉。此所謂內聖外王之學也。史氏列之申韓間，世因稱之黃老刑名，則與道家者流之所謂大殊，不能無病焉。蓋周衰，王道浸微，其垂世拯俗之意寓焉，而非一本諸自修也。而曹參蓋公以清靜無爲有驗於治，其用之去經世之理不遠矣，矧出世之教由是而大者焉。或不求其端緒之奧，一概訾以爲虛無怪誕之說，是豈真知道者哉。古今注疏凡百餘家，各持其見，而必以

辭理該貫者爲善，苟理塞義晦，辭雖工無取焉。盱江道紀危大有，端謹有志，行間探索諸家，擇其尤善者，類編成集，將募工鋟梓以傳，其志亦勤矣。使善味之者求之言外，踐之身心，則葆鍊存養之道內充，而修齊治平之事亦外著矣。道豈二哉，因其請，遂冒書於篇首。

歲昭陽作噩仲冬晦日，嗣四十三代天師三洞弟子張宇初謹序。

太上道德經，乃吾道經之祖也，以無爲自然爲體，以謙退慈儉爲用，以致修齊治平之道，靡不具焉。葛玄真人曰：五千文實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之經。倪文節公曰：老子五千文，誠修身治國之要道，濟時救世之良劑也。由此而觀，非特道經之祖也，三教諸經，亦豈外此而別有其理哉。當今聖明在位，特加崇尚，復設道司以掌其教，後之學者，必諳通經義，然後授以度牒。奈何世俗凋弊，讀亦未知，況其義乎。大有嘗於祝釐

之暇，將諸家注釋校之，或異或同，有得有失，學者於此不能無惑，於是將河上公及何心山等十餘家注解，取其訓釋詳明，理長意同而不牽強者，集成一部，上下二卷，名曰《道德經集義》，欲俾後之學者，知一定之論，而無異同之惑也。若夫因義以明經，因經以造道，而樂乎無爲之業者，豈無其人焉。

時洪武丁卯，盱江道紀危大有焚香謹書。

集義姓氏

- 河上公，河上丈人也。
- 呂氏，名知常。
- 何氏，名心山，字處尹。
- 李氏，名道純，號清庵。
- 劉氏，名師立，號真靜子。
- 倪氏，名思，號齊齋。
- 林氏，名希逸，號虞齋。
- 蘇氏，名轍，字子由。
- 董氏，名思靜。
- 晁氏，迴。
- 柴氏，元皋，字知白。
- 吳氏，名澄，號草廬。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何氏曰：夫道者，元炁虛無，混沌自然，一儀從之而生，萬有資之而形，

不可得而名，強為之名曰道，故首章之首，宜以道一字句絕，如經中道沖

而用之之章，亦是首揭一道字，尊而稱之以示人。於以見其高無上，其

大無對，名以道立，故併標云。下句可道可名者，所謂道術為天下裂，以

名為表者也。常道常名者，所謂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繩繩不可名者

也。夫道乃常道，則名乃常名，而可道可名，皆其暫也。曰可則有可有

不可，云胡而常，所謂強然即不然也。曰常則無可無不可，云胡而變，

所謂自然即常然也。道其體而名其

用也，有固為名，而無亦名也，道原於無，窅然空然，以名天地之始，物生於有，油然勃然，以名萬物之母。

○李氏曰：虛無自然，真常之道，本無可道，可道之道，非真常之道。元

始祖炁，化生諸天，隨時應變之道也。道本無形，可名之名，非真常之

名。天地運化，長養萬物，著於形迹之名也。○林氏曰：道不容言，纔

涉有言，皆落第二義。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何氏曰：無非暫無，自古固然，故曰

常無。《列子》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炁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

素，質之始也。循之不得，故曰渾淪，於無而觀，豈不微妙。有非暫

有，無時不然，故曰常有。《列子》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

九，九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又曰：有形則復於無形，於有而觀，

豈無歸微。此微字老、列二注皆云歸也，乃歸宿之義，《莊子》至無而供

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也一有一

無，欲於兩者，並觀而得之，他有所不欲觀者，非其道也。觀此兩者本

同也，因出而異名，經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本同而名異。

妙無非無，妙有非有，故曰有常可使無，無常可使有，有無同名為常，故

得同稱為玄也。有無一也，無固玄也，有亦玄也，故曰同玄。經曰萬物

並作，吾以觀其復，復命曰常，經中三觀，曰妙曰微曰復，然後知觀復之

觀，微妙一也。○林氏曰：常無常有兩句，此老子教人究竟處，此兩欲

字有深意。欲者要也，要如此究竟也，有與無雖為兩者，雖有異名，其

實同出。能常無常有以觀之，則皆謂之玄。玄者造化之妙也，以此而

觀，老子何嘗專尚虛無。若專主於無，則不曰兩者同出矣，不曰同謂之

玄矣。○倪氏曰：無與有，皆道之常，常無，道之未形者也，常有，道之

已著者也。道常無亦常有，有無相生，不可缺一。道之常無者，欲人觀

道之妙也，妙者精而在其中者也。道之常有者，欲人觀道之微也，微者粗而在邊者也。世謂老子專言無不言有，以此首章，有無並舉，未嘗偏有所取舍也。於首章言之，可見其作書之意也。諸家說多以無欲有欲為句，夫欲者道之蔽也，無欲可爾，豈可有哉。○呂氏曰：觀妙者觀於內也，妙者神也，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故內觀者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炁，凝胎真也。太上有內觀定觀之經，仙真有收視返聽之訣，《真誥》曰：內觀者為靈仙之根也，微，邊隅也，又歸也。○董氏曰：凡遠而無所至極則其色必玄，其在人心乃淵默無象之義，關尹子所謂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是也。○或曰：諸家皆以常無欲常有欲句解之，今獨取常無常有句解者何也，曰諸家皆以常無欲常有欲句解者，理非不通也，但與下文同謂之玄意不相屬，若常有欲，豈可謂玄，又曰有欲者亡身，亡身為

玄，可乎？又有以常有欲為運用工夫，此說非不妙，亦未免牽強耳。不若常無常有句絕者，平易而理長也，今故取之。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何氏曰：妙固妙也，微亦妙也，故曰衆妙。○林氏曰：玄之又玄者，贊言其妙也。衆妙即《易》所謂妙萬物者也。門言其所自出也，此章人多只就天地上說，不知老子之意正要從心上理會。○呂氏曰：玄者微妙之極也。又曰玄，天也，玄之又玄，則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在人乃天谷神宮也。為腦血之瓊房，津液之山源，百靈之命宅，自己長生大君居之，人能以神內觀於天中之天，則胎仙自成，天門自開，萬神從茲而出入，故曰衆妙之門。○柴氏曰：乾坤闔闢，體用出入之所，何莫由斯門也。○劉氏曰：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也，此乃衆妙之門戶。此章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

之。○董氏曰：理事皆從此出，故云衆妙之門。

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

何氏曰：夫道者無狀之狀，無物之象，陶冶變化，天地之美具焉。一陰一陽之道，繼善成性，知之者不如忘所知，況天下皆知乎哉。故知美為美，不如不知之美為至美。人皆知為美，則美中有惡，以知之淺也。知善之為善，不如不知之善為至善，人皆知為善，則善有不善，以知之外也。○呂氏曰：夫體道全德之士，與物混成，等其自然，天下皆知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善者自善，吾不知其善。大齊物我，超乎對偶之外，豈有美惡善不善之為對哉。世人不悟乎未始有物，溺於私見，或以對象聲色為美，功名富貴為善，妄心一起，雖惡而美之，雖不善而善之，

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昔之所是，今或非之，則美與惡、善與不善，奚擇焉。○吳氏曰：美惡善不善之名，相因而有，以有惡故有美，以有不善故有善，皆知此之為美，則彼為惡矣，皆知此之為善，則彼為不善矣。欲二者皆泯於無，則無美惡善不善矣。○林氏曰：此章即有而不居之意，有美則有惡，有善則有不善，美而不知其美，善而不知其善，則無惡無不善矣。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何氏曰：夫言無必有，言有必無，相生也。難作於易，易圖於難，相成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相形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相傾也。鶴鳴子和，如聲音形動影隨，如前後善否美惡，常對立於天下，凡小知小識，有美有善，不如不識不知，盡善盡美也。○李氏曰：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難事易，易事難，長則短，短則長，纔有高，便有下，有聲音，便相

和，前隨後，後隨前，故有無難易，互相倚伏，有美便有惡，有善便有不善也。○呂氏曰：兩儀既立，物物為對，故相生之以有無，相成之以難易，相形之以長短，相傾之以高下，相和之以音聲，相隨之以前後，動涉有為也。○林氏曰：此六句皆喻上面美惡善不善之意。○歐陽修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老子之為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何氏曰：聖人能知無，知道之樞機，故人皆事事，我處無事之事，於物與之為娛，吾何心於事。人皆言言，我行不言之言，言未嘗言，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吾何心於言。○呂氏曰：且有無難易長短高下音聲前後，既有對偶，未免乎累，是以聖人遺物離人，獨立乎萬物之上，不與物為對，經所謂獨立而不改，物無能偶之者，故能為無為，事無事，忘言忘象，默符自然，豈假容聲哉。南華言

至為去為，至言去言，故曰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何氏曰：聖人作而萬物睹，萬物作聖人烏得而辭，雖不辭生之為之責，而亦不有不恃，不居其成，而功在聖人，自不可却而去者，勢也，非聖人意也。○林氏曰：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生，盈於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春生秋殺，而造化何嘗恃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於功成而不居，故以萬物作焉而不辭三句發明之。作猶《易》坤作成物也，此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意，有其有者不能有，無其有者能有之，《書》曰：有其善，喪厥善，故曰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李氏曰：不辭不有，不恃不居，彼此兩忘，有無不立，是以真一常存，而不去也。○呂氏曰：聖人體道在己，其用心也不勞，其應物也無方，故萬

物並作，隨感而應，若谷應聲，美惡皆赴，無所辭也，故曰萬物並作而不辭。自形自色，自生自化，各極其小大，而遂其性，孰有之哉。關尹子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故應物而未嘗有物，養我而未嘗有我，故曰生而不有。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而不為大，故曰為而不恃。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出，認之則惑矣，故曰功成不居。有居則有去，古今是也，在己無居，物莫遷也。惟其不自居、不自有、不自恃，所以與物翱翔於萬物之上而自若，未始或去也。○吳氏曰：作謂物將生，不辭不有，不恃不居，此天地無為之事也。不去常存也，天地不居，成物之功，故其功常久而不去。○董氏曰：此章進學者於名迹兩忘之地也。

第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

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李氏曰：不矜自己之賢能則民淳，不貴奇貨則民富，不見可欲則心定。○吳氏曰：尚謂尊崇之，貴謂寶重之，見猶示也，不尚之，不貴之，是不示之以可欲，使民之心不爭。不為盜，是不亂也。○林氏曰：尚，矜也，我以賢為矜尚，則必起天下之爭，禹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便是此意。我以寶貨為貴，則民皆有欲得之心，其弊將至於為盜，人惟不見其所可欲，則其心自定。是以聖人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李氏曰：虛其心，全性也。實其腹，全命也。弱其志，全神也。強其骨，全形也。○呂氏曰：前言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即是虛其心也。不尚賢，即是弱其志，若曰止是虛其心，則恐泥於頑空。若曰止是弱其志，則恐不能自立。故復言聖人之治身也，須虛其心，更須實其腹，既弱其志，更須強其骨，虛者實之對，

弱者強之敵，靈臺朗徹，虛室生白，不受一塵，是虛其心也。既虛矣，不能吐納太和，咀嚼沆瀣，飲玄英之炁，母，食大梵之天梁，以實其腹，徒守性空，安能脫胎神化，白日上昇也哉。由是觀之，虛心實腹，不可偏廢也，明矣。以謙自下，以卑自牧，是弱其志也，志既弱矣，然聞道不能銳於力行，則無所卓立，安得如《易》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內鍊之士，或斡旋沂流，上通三關而補於腦，腦滿則骨強矣。弱志强骨，不可偏廢也，亦明矣。○何氏曰：虛心者清本超原也，實腹者積精累炁也，離虛坎實之道，其神全矣。弱志者專炁致柔也，強骨者聞道勤行也，坤順乾健之道，其德全矣。○柴氏曰：無自賢，無貴貨，無所欲，則心中自虛靈，腹中氣自實，心虛無物，志自柔和，腹中有養，骨自強健矣。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何氏曰：神與德俱全，自有不言之

化，使民由之而不自知也。昔有知

而今無知，昔有欲而今無欲，《莊

子》：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

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豈

敢自私用智而他為哉。下之人則不

敢為，上之人則為無為，薰然至治之

感，無迹可尋。○林氏曰：古者其

民淳樸而無所知，無所欲，雖其間有

機巧心者，所知雖萌於心而亦不敢

有作為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如此，

聖人於世亦無所容心，其為治也，皆

以無為為之，所以無不治也。○呂

氏曰：無為即道也，聖人以道唱於

上，百姓以道和於下，朝斯夕斯，顛

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非道不行，

非道不言，凡所作為，則無為之道。

若為於有所為，則心勞形役，而終於

憊矣。為之於無所為者，雖服餌英

華，嘻吸天炁，漱咽雲液，運鍊玄珠，

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妙用縱橫，神

凝迹移，百體俱理矣，故曰為無為，

則無不治。○董氏曰：此章言忘貴

尚，泯思慮，則復於無為而合至理

也。

第四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

宗。

吳氏曰：或，疑辭，不敢必也。道之

體虛，人之用此道者，亦當虛而不

盈，盈則非道矣。淵，深不可測也，

宗者，宗祖之宗，族之統也。道者萬

物之統也，故曰萬物之宗。似者，亦

不敢必之辭也。○何氏曰：沖，虛

也。道貴以沖虛為至用也。莊子知

無用而始可言用，如盈則中不虛，其

用小矣。似者，杳乎難正言之也，虛

之至也。○林氏曰：沖，虛也，道體

雖虛，而用之不窮，或盈或不盈，隨

時而不定也。似者，以疑辭贊美之

也。萬物之宗，即莊子所謂大宗師

也。○李氏曰：道沖而用之，或不

盈，謂不自滿也。不自滿者必受益，

挫銳解紛，虛中忘我之謂也。○呂

氏曰：天一生水，其用在中，故曰

沖。沖字從水從中，言炁中有真一

之水，是名為沖。沖者炁也，和也。

金華真人曰：沖和入體以活，谷神

能知沖用飛升崑崙，正言道以沖炁

為用也。嚴君平曰：沖以虛為宅，

和以無為家，以虛無為之用，自然不

至於盈溢也。惟其不盈，故能淵兮

似萬物之宗。夫淵者至深而不可

測，至靜而莫能動之謂也。萬物之

宗，即至道爾。宗者祖也，生一生二

生三生萬物，則道者豈不為萬物之

宗祖乎。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吳氏曰：夫銳者必鈍，光者必暗，猶

盈者之必溢。道不欲盈，故銳者挫

之，而不欲其銳，光者和之，而不欲

其光，此四句言道之用不盈也。○

林氏曰：挫其銳，言其磨礱而無圭

角也。解其紛，言處其紛擾之中而

秩然有條也。光而不露，故曰和其

光。無塵而不自潔，故曰同其塵。

○李氏曰：挫銳解紛，和光同塵者，

虛中忘我之謂也。○呂氏曰：挫其

銳者，摧挫其剛銳名利之氣，澹泊自居，不露圭角之謂也。解其紛者，解釋其紛譁擾亂之心，沉默自處，不與物交之謂也。光者，光華也，塵者塵俗也。《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

天光。儒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今也以沖為用，則雲腴天光，日精月華，流入四肢，內既充實，光輝自然發越，莫不粹然見面而盎背，其與常人亦異矣。沖和既實於內，神光又發於外，直須溫柔平易，混世同塵，並處雜居，而不決擇，不然則人將指傲世怪誕不經之人也。○何氏曰：其虛云何，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也。此四者泯然無迹，則心如太虛，谷以虛應，道以沖用，此章兩言似或者，所謂活句，宜詳味。

湛兮似或存。

吳氏曰：湛，澄寂之意，道之體虛，故其存於此也。似或存而非實有一物存於此也。此一句言道之體虛也。○呂氏曰：湛，澄清瑩徹，似或

存者，如在而非在，非有非無之象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也。○林氏曰：若存若亡，似有似無，故曰湛兮似或存也。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吳氏曰：吾不知誰之子，問辭也。象帝之先，答辭也。象言天有象，帝言天之主宰也。天亦由道而生，故曰象帝之先。○李氏曰：象帝之先者，太極未分前也。○呂氏曰：《黃庭經》問誰家子在我身，即所謂吾不知誰之子也，即自己性真，自古以固存，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故曰象帝之先。○董氏曰：此章言妙本沖虛，而其用不測也。

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

吳氏曰：仁謂有心於愛之也，芻狗縛草為狗之形，禱雨所用也。既禱

則棄之，無復有顧惜之意。天地無心於愛物，而任其自生自成，聖人無心於愛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芻狗為喻，蓋聖人之心虛而無所倚著，若有心於愛民，則心不虛矣。○林氏曰：生物，仁也，天地雖生物而不為功，與物相忘也。養民，仁也，聖人雖養民而不以為恩，與民相忘也。不仁，不有其仁也。芻狗祭則用之，已祭則棄之，喻其不著於意而相忘爾。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不仁猶不德也。《莊子》大仁不仁，又曰：至德之世，相愛而不知以為仁也，亦是此意。○呂氏曰：天地無恩而大恩生，聖人不仁則大仁成，以其無私也，故謂之不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化，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惟元炁之所運，天地聖人未嘗容心於其間，譬猶芻狗耳。芻者草也，束芻為狗，以供祭祀，當其用也，盛以中篋，被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敬之至也。及其已事，行者踐之，爨者焚之，抑無用之棄物

耳。天地於春生夏長之時，疑若仁愛之厚，及其凋落之際，天地所不能生。聖人於矜憐撫養之時，疑若仁愛之厚，及其死亡之際，聖人所不能救。亦猶尊芻狗於未祭之前，而棄之於已祭之後，未祭之前所當敬也，已祭之後，所當棄也。故以芻狗為萬物百姓生殺之喻，不如是則不足以見天地聖人之無私，因其不仁，乃所以見天地之大也。○李氏曰：天覆地載，化民育物，可謂至仁。言不仁者忘其所自也。聖人愛民治國，亦復如是，修身養命，亦復如是。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吳氏曰：橐籥，噓風熾火之器也。天地間猶橐籥者，橐象太虛，包含周遍，籥象元炁，氤氳流行之用。不屈謂其動也直，愈出謂其生不窮。惟其橐之虛，而籥之化，化者常伸，故其籥之動而橐之生，生者日富。在天地之間如此，其在人也，則惟心虛無物，而氣之道路不壅，故炁動有

常，而虛中之生出益多。數猶速也，窮謂氣乏，人而多言則氣耗損，是速其匱竭也。不如虚心固守其神，使外不入，內不出，則其中虛也無涯，而所生之氣亦無涯矣。○林氏曰：橐籥用而風生，其體雖虛而用之不屈，動則風生，愈出愈有，天地之間，其生萬物也亦然，橐籥之於風，何嘗容心焉。天地之於生物，亦何嘗容心焉。故以此喻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者，意謂天地之道不容以言盡，多言每每至於自窮，不如默然而忘言，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此意也。○李氏曰：此章乃結上章道沖而用之之義。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者，虛中也，虛而不屈者，無心也。動而愈出者，應變無窮也。不如守中者，亦虛中而已。○陸氏釋屈作竭，文始妙道真人問老子曰：道德修身至要，在於何章？老子曰：在於守中抱一，深根固蒂。曰：何謂守中？老子曰：中者中宮也。原夫赤子在

母腹中，臍蒂與母臍蒂相連，暗注母炁，母呼亦呼，母吸亦吸，綿綿十月，氣足神備，脫蒂而生，亦猶果之受氣既足，脫蒂而下也。臍間深入三寸謂之中宮，亦曰黃庭，男子謂之氣海，女人謂之子宮，吾昔受太上道君訣曰：勤守中，莫放逸，外不入，內不出，還本元，萬事畢。勤守中者，一意以守元海也。不出入者，令往來之息兀然注於中宮氣海，勿使息之出入也。還本元者，臍間乃一萬二千五百息之源，五臟六腑生氣之本，以息還歸本源，以神御之，使息定息住也，右此乃呂氏本所載。

第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呂氏曰：谷者天谷也，神者一身之元神也。天之谷，含造化，容虛空，地之谷，容萬物，載山川，人與天地同所稟，亦有谷焉。其谷藏真一，宅元神，是以人之頭有九宮，上應九

天，中間一宮謂之泥丸，又名紫府。九宮之外，別有一宮，亦有數名，一名寥天，又名天關，又名玉京山，崑崙頂，太淵池，又名天谷，乃元神所住之宮，其空如谷而神居之，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神去則死，且日之接於物，夜則交於夢者，神不安其居也，使其去而不還，游而不返，則死生之途隔矣。由是觀之，人不能生而神生之，人不能死而神死之。然谷神所以不死者，由玄牝也。玄，陽也，天也，牝，陰也，地也。玄者天之色，純陽虛無之炁，輕清而浮於天。其字從無從火，自無而生，居於玄元之宮，故為玄也。牝者地之性也，純陰穀實之氣，重濁而沉於地，其字從氣從米，自有而生，居於牝元之府，故為牝也。二炁升降於呼吸之間，有法以制之，逆其所順，使陰不得而長，還其所生，使陽不得而微，以無為有。易有為無，以坤元穀實之氣，升而出之，以天元虛無之炁，降而歸之。天炁既歸於身，則陰滓自然蕩

盡，復為純陽之人矣。故曰還將上天炁，以制九天魂，然則玄牝二炁，各有深旨，非遇至人，授以口訣，不可得而知也。苟知二氣之所由，則知玄牝之妙。食其太和，襲其炁母，以養其神，神依其炁，得以歸其谷而不死，豈非玄牝之功乎。故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靈樞神景內經》：天谷元神，守之自真，上下玄牝，子母相親。又曰：玄牝乃天地之器，奪之以神，得之以真，昇降之道也。○何氏曰：谷，虛也，神所舍也，人自壯趨老，自老趨死，以精神耗散，不知安靜頤神，雖日宴坐而馳心於外，則谷不虛而神不存，何以不死。惟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可以長生。玄，天也，虛也，牝，地也，靜也，人能積虛以通神，致靜以養真，則玄牝不死之道得矣。○李氏曰：谷神不死，虛靈不昧也。玄牝者，一陰一陽也。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呂氏曰：既以昇降為玄牝，則門者

乃玄牝二炁出入之門戶也。泥丸宮之前有明堂，明堂下通於鼻，故鼻為玄門。鼻通六府出入者，輕清之炁以接於天，故謂之天根。牝元宮之上有黃庭，黃庭通重樓而至口，故口為牝門，口通五臟出入者，重濁之炁以接於地，故謂之地根。世人不窮其本，不究其源，便以鼻為玄，口為牝，則玄牝之門又將何以名之，此由不造其妙也。○何氏曰：致虛極，守靜篤，入得此門，天地之根盡在是矣。蓋天付以炁，地付以精，聚而為神，此其根也。根不拔則命可久也，故曰我命在我不在天地，又曰：我與天地分一炁而治，自守根本是也。○倪氏曰：玄者陽也，乾也，天玄是也。牝者陰也，坤也，牝馬是也。門者所由出入，乾坤一闔一闢也。根者猶木之根，生之本也。《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曰：乾坤易之門是也。○李氏曰：一闔一闢，生天生地。○劉氏曰：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炁橐籥之門，如

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未有天地，先有元炁，是謂天地之根也。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呂氏曰：綿綿者，不絕如綫之謂也，當其玄牝二炁入乎其根，閉極則失之於急，任之則失之於蕩，皆非正也，欲其綿綿續續，勿令間斷，若存而非存，若無而非無，真息來臻於泰定之中，如龜之藏，如蛇之蟄，未嘗至於勤勞迫切也。《莊子》云：古之真人，其息深深，息之以踵，《靈樞內經》：混沌靈感，昇雲煉根，綿綿不息，用之胡勤。○何氏曰：綿綿永存，繩繩不窮，湛兮似或存也。用之雖不可既，終身有不勤者，勤則勞且竭矣。太史公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形神離則死。○吳氏曰：綿綿謂長久不絕，存謂神之存，勤，勞也。凡氣用之逸則有養而日增，用之勤則有損而日耗，言神長存於中，則氣不消耗也。○李氏曰：一

闔一闔往來不息，莫知其極，動靜不惑，不勞功力，生生化化而無窮也。《列子》全載此章，乃曰黃帝書曰云云，按葛仙公《內傳》，黃帝時老君為廣成子為帝說此經，故帝著書乃引此章云。

天地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

何氏曰：天地一於生物，而不自生，經曰生而不有，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皆言天地不自生，乃能長生，故曰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悠久所以成物，記三言物皆主於生物，而不言天地之自生。○李氏曰：天不自天，地不自地，故生不息。○林氏曰：此章以天地喻聖人無容心之意，天地之生萬物，自然而然，無所容心，故千萬歲猶一日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何氏曰：聖人配天地而無疆，奉覆載以無私，以勞天下，豈不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人皆取先己

獨取後，自後而人先之，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形外而道存之。又曰：聖人以道為身而無身，何私之有，此其所以參天地而無窮歟。○吳氏曰：後謂卑賤在下，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為，存謂長生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之效，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為能成其私也。○李氏曰：聖人不自聖，故與天地合德。○林氏曰：聖人之修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無私而能成其私，此一私字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曰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之意。○河上公曰：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盱江危大有集

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林氏曰：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卑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道矣。幾，近也。○吳氏曰：上善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其若水者何也，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浣濯，有利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乃處衆人所惡卑污之地，故幾於有道之善。幾，近也。○呂氏曰：得天一之妙，體道一之端，全上善之功者莫過於水。水者方圓凝釋，俱協其宜，是以聖人研其道，法其善，應變隨時，如水之性，或剛或柔，或

方或圓，無可無不可，故曰上善若水，至人由一以貫道，即道以會一，故以水喻心，以心造道，且《參同契》言：一者道樞，知白守黑，彭真人所解皆為一也。蓋金液玉液為金丹之道樞，灌溉五臟，滋溢三田，漱咽則順下，斡旋則沝流，《黃庭經》言：漱咽靈液灾不干，夫炁中有真一之水，水中有真一之炁，是以華池為上善之利源也。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何氏曰：首句上善若水，非徒以水為善，甚欲人皆似之，與水相似，俱備此善之上也。若水者，若道也。故人之善居，若水之於地，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豈有挾其所居乎。人之善心，若水之於淵，人無鑒於流水，鑒於止水，豈有失其本心乎。人之善與，若水之於仁，則酌彼注茲，豈肯以人從欲乎。人之善言，若水之善信，則如潮之有時，豈得自食其言乎。人之善政，若水之於治，則如

手中準，豈復高下其手乎。人之善事，若水之於能，則能方能圓，豈不達權盡變乎。人之於動，若水之於時，則時止時行，豈不應機任運乎。○李氏曰：居善地，利物也。心善淵，容物也。與善仁，生物也。言善信，應物也。政善治，化物也。事善能，成物也。動善時，順物也。夫惟不爭，故無尤。

林氏曰：上七句之善，皆言有道之士其善如此，而不自以為能，故於天下無所爭，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為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本旨。○何氏曰：兼其數善，又始此不爭，終此不爭，善之善者也。誰能似之，故無尤。夫不善，故有尤，既善矣，而不免於爭，則亦有尤。有善且無爭，又何尤為。此若水之為善而與道相似者歟。○李氏曰：水取柔和之義，處下之義也，利物無爭，故無尤。○吳氏曰：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處下，

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咎，故欲上人者，不免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林氏曰：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為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也，不如不盈之易持耳。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銛也，治器至於極銛極銳，無有不折，不如不銳者可以長保。○吳氏曰：持，捧之也。已，止也。此章謂道不欲盈，盈則易至於溢也，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鋒者不可以銳，銳者則易至於剡，而不可長保其銳矣。盈之則不可長保其盈，亦由是也。○劉氏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林氏曰：富貴而至於金玉滿堂，必

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咎。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為天道。功成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為成耶，何時為遂耶。此四字須仔細看。○

吳氏曰：世有金玉滿堂而不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耳。是以功成名遂身退，乃合天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滿堂謂富，驕謂盈之者，自遺由己所致，非由乎人，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李氏曰：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勸謙之義。○呂氏曰：《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至於從赤松之遊，泛扁舟而去，亦明於持盈之義也。○劉氏曰：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成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

之言深欲救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以入道，雖居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第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炁致柔，能嬰兒乎？

何氏曰：抱一無離，子能守一，一亦守子也。專炁致柔，能嬰兒，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專炁者純氣之守也。致柔，至和不遷也。此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林氏曰：載猶車載物也，嬰兒未有見聞，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此老子設問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呂氏曰：魂强者生之徒，魄壯者死之徒，蓋魂者屬於陽而喜於清虛，魄者屬於陰而好營擾，蓋魄者陽之賊也，且魄之為物，喜人耽於聲色，尚於浮

華，迷於昏寐，馳騁遊走，耗人精氣，使人趨於死地，形謝之後，得以享其祭祀也。是以聖人以神御炁，以形制魄，法地之用，安靜厚載，鎮以不動，陰魄雖欲營營，動我念慮，其可得乎。故曰載營魄。原其載之之法，則抱一無離之耳。抱一者如鑒之含明，明豈離於鑒乎，猶恐載之不至，故雖純一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是謂不二，乃能神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未嘗須臾離也。故曰抱一能無離乎，且神不治則氣亂，神治則氣不妄作矣。至人善於調御，專於精誠，乳之以虛，息之以踵，純粹柔弱，其養炁如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李

氏曰：載營魄，猶車載物之喻。魄好運動，好馳騁，好剛銳，故曰營魄。魄屬陰，陰盛則害陽，情盛則役性，能制伏者，抱一無離，致柔無疵，無為為雌，無知使陰魄不能肆其情，至於魄伏陰消，則神靈性寂矣。不用

拘束，自然不動，如獲寶滿載而歸，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營魄之義。

滌除玄鑒，能無疵乎？

何氏曰：關尹子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敬玄妙之言，心思玄妙者神愈傷，此言濯去玄覽，除心之瑕，乃無疵也。

○呂氏曰：外不為魄所蕩，內不為氣所使，涓滌思慮，絕棄情慾，是謂玄覽。夫玄覽者，觀其妙而非目之所見，除至真之外，一切屏去，表裏虛徹，空洞自然，靈府湛寂，始能玄覽，既能玄覽，為玄覽礙，玄覽亦除，則無疵矣。○李氏曰：不見不聞，塵淨鑒明。○董氏曰：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為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為覺礙，無疵則法愛忘而能雙泯矣。

愛國治民，能無為乎？

何氏曰：黃帝書富國安民者，鍊氣之法也。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精氣為民，民安國泰，民散國虛，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呂氏

曰：至人治身，亦猶治國，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保其身。善愛身者，以心為君，以血為臣，以氣為民，一其性，養其氣，使充塞百關，珍之調之，使其自然，又何為之有。治國治身，義均一體。○李氏曰：不動不搖，道泰時清。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何氏曰：《莊子》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又曰：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此言天門即玄門也。一闔一闢之變，守靜守柔，乃守雌也。○林氏曰：天門者天地間自然之理也。○倪氏曰：天門者，乾也，《易》謂之戶，有開必有闔，開闔相為用者也。能無雌，諸家皆作能為雌，然以上文例之曰能無雌乎，是不欲其有疵也。曰能無為乎，是不欲其有為也。今日能無雌，是不欲其有雌也。老子以柔為上，宜欲雌者而曰無雌，蓋一於雌而無雄，是能闔而不能開也，非天門也，故發無雌之義，欲以陽濟陰

也。○諸本皆曰：能為雌，獨倪氏曰能無雌，然以上下文觀之，不若無雌文意為順。或云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又曰：無雌乃無陰邪以間之也，亦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何氏曰：明白四達，覺也，照也，能若無知，則覺而不照，見而常寂，所謂無知乃真知也。○呂氏曰：性天朗徹，光被四表，洞燭八荒，實而若虛，有而若無，智周萬物，而返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於昧，使人日用而不知，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林氏曰：明白四達，無所不通，而以無知為知，則能抱一矣。○李氏曰：出聰屏智，和光同塵。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何氏曰：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聖人身擬天地，愛養萬物，生者道，畜者德，雖生與不生同，雖為與不為同，雖為器長與不長同。虛之至，靜之極也，玄天德也，寧復有之恃之宰

之，以累其通玄之妙德乎。○李氏曰：生之畜之，不有不恃不宰者，忘其所自也。○吳氏曰：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以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為而實無心於為之，故曰不恃。如為官長者，雖宰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為玄妙不可測之德也。○林氏曰：生之畜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化何嘗恃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為，自然而然。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李氏曰：以輻輳轂，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輳轂，

何以名車。法不歸心，無以通神，轂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虛其中，神所以通變。故虛為實利，實為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即上章載營魄之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輻輳兩忘，車復無也。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室並同此義。○吳氏曰：輻，輪之輳也，轂，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埴，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有此車此器此室，皆所以為天下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車器室，皆以中虛為用，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虚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此二物為喻也。○林氏曰：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器為室，皆虛中之用也。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呂氏曰：車以虛而運行，器以虛而容物，室以虛而四達，引此三者詳言之，貴乎以物喻己。存無守有焉，故有則存乎器，無則存乎道。至人假有為

之體，鍊無為之神，非有則無以施其利，非無則無以致其用，以形為存生之利，以虛為致神之用，有為則利於物，無為則利於用。○何氏曰：有不能用有者，形也，以無而用有者，神也。轂以一孔之虛，而運三十輻之衆，豈以車為車，蓋以車之無處而用車也。陶為坏，如未冶則敗速，器固以埏成，苟不虛其中，物於何受。豈以器為器，蓋以器之無處而用器也。宮室雖美，塞以墻壁，將焉用此。升堂必自戶牖，豈以室為室，蓋以室之無處而用室也。身也物也，猶車器室，皆形質之具也。道也心也，猶轂牖等，有神明之妙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但先道而後器，無形而有形，而一器之中，自具一道，所以運斯器者，人見其器之實有，吾見其道之妙無，則沖用虛通之中，有不器於器者矣。

第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李氏曰：發上章虛用，虛其用則不為聲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令人目盲，色聲味物皆是根塵，一切世人皆受其盜，惟有道者不受他瞞，視聽言動，非禮勿為，則六賊化為六通矣。○林氏曰：目盲謂惑視也，耳聾惑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也。○呂氏曰：視色聽音嘗味，皆為性真之累，方嬰兒之未孩，孰為聲色，孰為滋味，及其情竇一開，方知有青黑之色，錦繡之麗，隨物奔競，不能徹視無色之色，與盲何殊。徹視者非謂外視於物，見獨而已，惟至人審其目者，乃太乙之日月，能於空寂之中，收視返矚，神光瑩徹，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又豈為

五色之盲乎。五音者何，宮商角徵羽耳。鄭衛鏗鏘，使人耽樂，蕩其真性，損其靈聰，不能返聽無聲之聲，與聾何殊。返聽者非謂外聆於彼，獨聞和焉而已，惟聖人察其耳者，乃帝君之聽門，能於大定之中，徐以氣聽，則天籟自鳴，天樂自響，或如金玉之聲，或如琴瑟之韻，一聞是音，故外雖大風振海，疾雷破山，皆不聞也，又豈為五音之所聾乎。五味者何，辛鹹甘苦酸耳。烹麟庖鳳，食前方丈，窮奢極侈，使人舌端耽嗜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與爽何殊也。爽者亡也，內嘗者非謂嗜彼外味，自嘗而已矣。惟至人知其口者，乃絳宮之朱淵，是以餐沆漈，茹玉英，飲金液，吸瓊醴，以灌溉其靈根也。故曰淡然無味天人糧，子丹進饌饋正黃，乃曰琅膏及玉霜，豈膏粱異味所能奪乎。夫畋獵，國之常經，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不失其時矣。若夫極流連之樂，成荒亡之行，晝夕不息，烏得不汨偽其真

乎。至人內心恬淡不動，絕其聲利之弊，不恣其性，不伐其仁，太乙澄靜，狂蕩奚自而發乎。噫，照乘之珠，連城之璧，世之所珍，人之所重，苟貪求之不厭，過逾其分，一念之失，則一己之行悉泯然而默虧矣。至人視萬物為蟬翼，睹嵩嶽為贅疣，不汨於嗜慾，以道自沖，雖有難得之貨，又安能妨其行乎。○何氏曰：《莊子》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癢爽，趨舍滑心，使性飛揚，意與此章同。昔有好畋獵者，自謂此樂令人忘死，豈非狂心之發。有清旦適市攫金者，捕者問之，則曰：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此非妨行之貨？此章言令字與《莊子》言使字，皆物重而志反輕，誘深而得反淺，不知不覺，被他役去，莫知主宰，人不知道，以至於此。爽字訓差，乃失也，非爽快之爽。○晁氏曰：人能不耽耳目之娛，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

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李氏曰：爲腹不爲目者，內境不出，外境不入，收視返聽。○林氏曰：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而不務外，故曰去彼取此。彼，上五者，此，道也。○呂氏曰：坤為腹以載物，離為目以外視，腹者有容，於內受物，以養其實。道炁沖滿，故內全其精神也。目者有見於外，著於諸色，亂其真宅也。故聖人治其內，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收視返聽，復命還原，去彼為目之神，取此為腹之精，故曰去彼取此。○何氏曰：快其情者疲其神，飾其外者傷其內，故為腹則惟內而精神專一，為目則外而目見心動。物能引而去之者衆矣，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實其腹則中有所主，取此者道也，去彼者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呂氏曰：寵辱者，得失之常理，幼身者，性真之大患，寵則繼以辱，辱則生於寵。夫美爵厚祿，錦衣玉食，固足以為寵，然其來則喜，其去則悲，而辱亦多矣，豈不驚乎。故曰寵辱若驚。身本無貴，所可貴者，性與命爾，人本無患，所可患者，得與失爾。故人之生也，愆於寒暑，涉於是非，拘於怵迫，難於進退，苟惟患得失於外物，亦猶一身遺患於性真，故曰貴大患若身。○吳氏曰：貴猶重也，貨財之富，人以為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身謂不能外之，而以之自累也。

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呂氏曰：且寵辱奚也，豈非親權操柄，折節汗顏，善其言辭，承暇俟便，覲其提撕揄揚，神交氣合，哺糟啜醪，言聽計從，謂之寵乎。既受其寵，是處其執事之列，唯恐其不寵也，安得不為之下，故曰寵辱若驚，

寵為下。然寵者辱之本，福者禍之因，其寵之臨也，高車駟馬，峻宇雕墻，佩玉鳴珂，位躋極品，澤及後昆，無施不可，既得之矣，悅然若驚。其辱之至也，一旦恩弛幸衰，浸潤之譖行焉，朝吹噓而暮沙汰，深責厚罰，禍不旋踵，遽失矣，凜然若驚，是以一寵一辱，如影隨形，俱可驚也。惟聖人則不為形役，視寵為辱，逃名棄世，全身遠害，齊毀譽，一死生，不營營於外，不擾擾於內，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回視寵辱得失，豈能驚乎。○何氏曰：何謂寵辱，寵為下，言名起謗隨，是名為下。官高身危，是官為下。寵即為下，得乃為失，言不待辱而知其為下也。林氏曰：此即患得患失之意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呂氏曰：世之所貴乎大患若身者，以謂人之生也，天地同根，萬物資其養，小人則殉利，士則殉名，權勢雖殊，為有身則一爾。世謂無其身則

無患，是失老子之旨矣。烏知至人所謂有身之大患者，非謂忘形喪軀，入於頑空也。謂其逐物認己，不體於道故也。是以心如死灰，形如枯木，雖貴不辱，雖辱無患，外身以身為無身，忘心以心為無心，脫幻妄證真常，遺照坐忘，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不為有身之所病，豈能為大患也哉。○何氏曰：何謂貴大患若身，貴者重也，身為大患，宜重而不可輕也。身小而患大，身忘而禍息，有由矣，故曰耳目聲色為子留愆，鼻口是喜香味是怨，身為惱本，痛癢寒溫，吾拘於身知有大患，然一受其成形，未能使遽無徒患之何益，聖人一言以蔽之，曰外身而身存，盍思夫形非我有，名非我留，我所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結炁而成體也。故我受形，形亦非我，形也寄之以為形，示之以為相，故得道之士，外形骸以理自勝，變化氣質，勤習清虛超入無形之道，則人之所患，吾有所不患矣。抑

此身固為患之本，而有身必有物，所以為患之招也。列子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其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者，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為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此言能不以身物為我有，而天下公其身物，則身可忘而患亦可忘矣。

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託於天下。

吳氏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身為天下者也。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為天下，寧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於天下。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唐虞之禪也，彼寵其辱以為榮，貴其大患以為大利者，鄙夫耳，何可付之以天下。○何氏曰：有貴愛此身過於天下之大

者，此人必不以天下動其心，乃可受天下之寄託。《莊子》：道之真以治身，其土苴以治天下。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殉物，豈不悲夫。此固有隋珠彈雀之喻。○林氏曰：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董氏曰：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為累，況於他物乎。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

林氏曰：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不可聞，不可見，不可得爾。搏，執也，三者，夷希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為一者，言皆道也。○吳氏曰：夷謂平夷，夷則泯滅無迹，故視之不見。希謂希疏，希則間闊

無聲，故聽之不聞。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搏之不得。希夷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別，而名之為一。○呂氏曰：夫無色之色，使離朱子羽方晝拭目揚眉而望之弗見也，無聲之聲，使聾俞師曠方夜俛首側耳而聽之弗聞也。無形之形，使賁育五丁持勇鼓臂竭力而搏之不得也。目既無所施其明，耳既無所施其聰，形既無所竭其力，則曰夷曰希曰微，三者其名雖殊，於道之體則一而已，亦猶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用殊，此三者皆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然合而言之，則混然脗合為一，雖有視聽搏摸，皆不可得而分矣。

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林氏曰：不皦，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之，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

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為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恍惚耳。○吳氏曰：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復還返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恍惚。○呂氏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際，唯道也先天先地，亘古亘今，散為沖氣，布為太虛，與兩儀並著，而其明不耀，忽焉處乎九地之下，與瓦礫同隱，而其幽不晦。循環斡旋，混成不間，繩繩不絕，不可以名稱，不可以迹見，德備不顯，雖欲以物喻，不可得也，故曰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蕩然巍然，淵兮深兮，不可擬議測度。於無形中，則有無狀之狀，於無物中，則有無象之象。謂其有狀，則狀孰云有，謂其無象，則象孰云無。故曰妙有不有，真無

不無，恍恍惚惚，縹渺氤氳，有無莫定，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氏曰：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矣。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吳氏曰：惟其惚恍，故迎之隨之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之源，皆出於道，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何氏曰：此章自執古之道以上，極虛本無末，乃言一有字，於以見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道御而王，大制不割，皆以至無為宗也。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蓋有不能御有，而御有者無也，言執者，持此以往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盱江危大有集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吳氏曰：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辯，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也。○林氏曰：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識不知，故其容之見於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豫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何氏曰：士之為道也，微妙而難窺，玄通而不滯，誰得而測識之，既非情識所到，雖名狀亦強耳，故取譬，如下文所云。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吳氏曰：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為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冰將釋，融液而不凝浸也。敦，篤厚貌。樸，材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黃濁貌。若濁，美惡玄同不自潔也。○何氏曰：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此冬涉之難，士之持重，而豫兮者似之。無易由言，耳屬於垣，此四鄰可畏也。士之慎密，而猶兮者似之。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士之不為物先，而儼兮者似之。水結成冰，冰消反水，士之於物無滯，而渙兮者似之。敦兮若樸之未斲，曠兮若谷之不盈，渾兮若濁之受垢，歷歷形容善

士之道相似，未易殫於言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吳氏曰：此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而靜，則徐徐然而清矣。又因靜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靜繼以動，則徐徐而生矣。安謂靜定，生謂活動，蓋惟濁故清，惟靜故動，以是推之，則曠者不盈而盈，敦者不器而器，渙者不凝而凝，儼者不為主而主，猶豫者不為先而先，從可知矣。○何氏曰：是道未嘗不包體用，貫動靜，而非直空言也。和其光，同其塵，與世混濁，而有淡乎泊乎者，清寓於濁也。閉兌塞門，雖安汝止，而有油然勃然者，動生乎靜也。兩云徐者，言徐徐自然而非數數然也。此言靜則可使濁者，徐徐而清，動則可使安者，徐徐而生，動靜互用也。○林氏曰：此兩句只是濁中有清，動中有靜耳。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

不新成。

吳氏曰：成謂完備，凡物敝則缺，新則成，敝而缺者不盈也，新而成者盈也，保守此道之人，不欲其盈，故能為敝缺不為新成也。章內七容，皆敝缺而不新成也。○何氏曰：保此道者不欲盈，虛其中也。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惟不盈，故與物相反，人皆趨新趨成，而我甘其敝，不急於新成。○林氏曰：不欲盈者，虛也，敝，故也，敝而不新，則千載猶一日也，能如此而後為道之大成，是以能敝不新。新是一句，成是一句。○李氏曰：接上章道紀之義，發明後學存誠致敬，常慎其獨，不住於相，而抱一潛虛為日用，至於頓息諸緣，消融萬幻，撓之不濁，澄之不清，是謂微妙玄通深隱也。

第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

吳氏曰：致，至之而至其極處也。

虛謂無物，外物不入乎內也。極，窮盡其處也，守，固內禦外，如守城之守。靜謂不動，內心不出乎外也。篤，力不倦也。○呂氏曰：虛之又虛，神得其居，靜之又靜，神得其正，列子：靜也虛也，得其居也。《西昇經》：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而道自歸之。○何氏曰：列子或謂子奚貴虛，曰：虛者無貴也，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也。故曰虛者道之常。今至虛且極，則性太空矣。故曰靜者萬物之始，今守靜且篤，則心永寂矣。性空心寂，自然道生，虛極生神，靜極生覺矣。於此可以坐觀物化，而不化於物者矣。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吳氏曰：作，動也，植物之生長，動物之知覺，皆動也。復，返還也。物生由靜而動，故返還其初之靜為復。植物之生氣下藏，動物之定心內寂也。○呂氏曰：且萬物之並作，兆於和氣，發於無形，觀其復也，反於

杳冥，歸於自然，至人體自自然之妙用，猶天地之於萬物，作者動，復者靜，斡旋樞機，運鍊元和，含養胎息，則真炁來復，返本還元矣。○何氏曰：列子有生者，有生生者，又曰：有生則復於不生，聖人妙見作復之理，觀物之出於機者，必入於機，故吾不與之俱盈，觀物始於艮，必終於艮，故吾靜而不與之俱往。復也者，謂歸於道而常存也。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吳氏曰：芸芸，生長而動之貌，凡植物春夏則生氣自根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而返還，下藏於根，是曰靜。天以此氣生而為物者，曰命，復於其初生之處，故曰復命。○呂氏曰：萬物皆作於性，類草木之根也，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終歸於其根也。夫草木枝在上，根在下，人則不然，四肢在下，根在上，即泥丸宮是其根也。《黃庭經》腦神經根字泥丸，乃帝真

之靈域，精神所聚處也。人能內觀於此，則萬神自集，萬氣咸臻，胎仙成矣。故曰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夫至士造道，必始於窮理，次之以盡性，終之於復命，未有不窮理盡性而能至於復命者也。今夫明白四達，窮其理也。至虛極，守靜篤，盡其性也。廣成子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必靜必清，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長生則命乃復矣。○李氏曰：致虛靜篤，復命歸根，純是神妙，若向這裏具隻眼，一生參學事畢。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林氏曰：得至復命處，乃是常久而不易者。能知常久不易之道，方謂之明。人惟不知此常久不變之道，故有妄想妄動，皆失道之凶也。知常則其心與天地同大，何物不容，既能容矣，則何事不公。王天下者，即此公道是也。以公道而王，則與天同矣。天即道也，故曰王乃天，天乃

道。久，常也，人能得此常道，則終其身無非道也，又何殆之有。何氏曰：夫惟知時物代謝之為常，則盈虛消息之理得，而不察察於細，故曰常乃容。知美惡是非可容，則蕩蕩無偏，故曰容乃公。至公無私，則公道即王道也。至大無外，則王之道即天道也。悠久不息，則天之道即常道也。道歷千萬世而無弊，何殆之有。此虛靜之極功也。○吳氏曰：殆謂危其身也，按殆字從歹，訓危訓將訓近，凡字從歹者，多是死之義也。殆者危而將近於死也。沒猶終也。

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呂氏曰：太上者其教無為，其治無迹，與道同體，無上可加，故曰太上。雖有其位而不自尊，不尚貴，任物自然，各安其所，若華胥之國，則天下

不聞治而自治，人雖知其有君，而謂帝力於我何有。《周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太上下知有之。且上古之世，民結繩而用，巢居穴處，不知四時歲月推遷，可謂至治矣。伏羲神農氏作，民始耕而食，織而衣，趨於仁義禮樂，毀譽之說著焉。為君者澤加於民，被其仁者則視之如父母，懷其義者譽之如日月，親譽之理愈彰，則於上古之道日愈遠矣。《南華經》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是也。故曰其次親之譽之。後世治出變詐，仁義失，禮樂廢，愚智相欺，天下衰矣，未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示其威令，使民僂而從之，故民不畏威而化為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心生矣，故曰其次畏之侮之。五常者以信為主，魯語云：民無信不立，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儻焉文質相勝，得喪相隨，權詐聿興，欺罔並起，此信之不足也。信既不足，則民有不信之心生焉，所謂周人作誓而民始叛是也。故曰信

不足有不信。○林氏曰：太上，言上古之世也。下，天下也。上古之世，天下之人，但見有君而已，而皆相忘於道化之中，及其後也，民之於君始有親譽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畏懼之意，又其後也，始有玩侮之意。此言世道愈降而愈下也。上德既衰，誠信之道有所不足，故天下之人始有不信之心，此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之意。○何氏曰：聖人在上，懷道不言，而澤及萬物，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當是時知有君而不知其它，如魚相忘於江湖時也。此太上之道也。其次，大道廢有仁義，則與天下相親相譽於禮樂之中，如魚相吻濡時也。又其次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而天下始畏於法令之下。又其次則法立而奸生，令行而詐起，而民始罔上行私，疾視其上，而玩侮於後矣。此如魚相吞噬時也。莊子古之明大道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賞罰最居

其後，正有見乎此。世道愈降如江河，固難復望帝力何有於我之世，而伯王道雜，人心隨之，遂有愛畏敬慢之變，皆起於上之人，誠信不足以感人以至此極也。又曰：必我不足於信，而後人有不吾信。○李氏曰：太上以下不能無為，親之譽之，不言之教也，畏之者刑禁也，侮之者上失信也，上失信於民，則民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李氏曰：猶兮其貴言，不言之教也。不言之教，無為而成，刑不試而民自服也。至於功業成遂，還淳返樸，則親譽畏侮皆忘矣。百姓安居樂俗，忘其所自，故曰謂我自然。○何氏曰：聖人所以豫兮猶兮以言為重，而不敢事聲色之化民也，必得不言之教無為之為，功成事遂，自然之化，使民贊美而不自己者，乃所以救世變於無窮也。○呂氏曰：太古之化，無為之理，不言之教而已，其貴言也如此，《易》曰：不言而信，存乎

德行，則知聖人一言而為天下之法，自知其言之可貴，是以損之又損，默之又默，猶貴其言未嘗輕發，今之人徒貴其言，亦虛文也，故曰猶兮其貴言。有道之君，使民日改月化，遷善遠罪，安居樂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淳化之風可復，功既成，事既遂，百姓咸謂得其自然之道也。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

林氏曰：大道行，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立，則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日出，而後天下之詐偽生。○吳氏曰：前章下知有之者，大道也。親之譽之者，仁義也。畏之侮之者，智慧也。自大道而一降再降，已是三等，智慧又變為大偽，則共有四等。然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智慧出適有大偽，則其變為甚亟。○呂氏曰：大道者，太古無為之道也。大道之

隆，仁義行於中，民用之而不知，其為道耳，聖人之學，先道德而後仁義，世俗之學，先仁義而後道德，殊不知陰陽者天之道，剛柔者地之道，仁義者人之道，其仁義初未嘗離於道，而道亦何嘗棄於仁義，奈何後人執於仁義為定名，遂使樸素之道微，而蒙蔽之害生焉，曾未若絕仁棄義，返本還元，造乎自然，則道不廢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起於仁義，盜賊起於貧窮，仁義隱則智慧生，智慧生則大偽出，智不足則繼之以偽，故曰智慧出，有大偽。○何氏曰：《莊子》至德之世，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是以行而無迹，事而無傳，由是而觀之，仁義忠信之名不立，而有其實，所以為至德之世，大道之行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林氏曰：六親不和，而後有孝子之名，國家昏亂，而後知有忠臣之名，

此二句皆是譬喻。○吳氏曰：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苟尊卑長幼各由其道，而無有不和，則子孝者乃其常分，不知其為孝也。瞽叟不父，瞽傲，參會然後知有大舜之孝子。國謂君之國，家謂臣之家，君臣上下，各由其道，而無有昏亂，則臣忠者亦其常分，不知其為忠也。商受不君，奸回群聚，而後知有三仁之忠臣。○李氏曰：接上章親譽畏侮之義，與其國亂顯忠臣，不若無為民自化。○呂氏曰：夏桀立而龍逢彰，商紂亡而比干顯。

第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吳氏曰：絕謂絕之而不為，棄謂棄之而不用。聖智即智慧也。巧利即大偽也。○呂氏曰：形度法象，功用陳迹，皆為聖也。權變謀慮，揣摩縱橫，皆為智也。苟有心於為智，豈

知至智者乎。至人恐天下之人惑於聖智，失真愈甚，貴乎務本，絕其聖，棄其智，使民如童蒙，專事農桑，其利於民也，豈止百倍，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夫孝慈者天之性，仁義者人之情也，天性出於自然，不可易也。仁者愛物，則民親之，義者宜物，則民譽之。親譽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至人絕之於未有，棄之於未然，使人返於本，復於初，則孝慈之道全矣。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夫雕琢刻削，機械肩鏞，事之巧也，珠玉斛斗，權衡符契，物之利也。競事之巧，則不顧其耻，趨物之利，則不顧其義，起盜賊一端也，苟能返其性宅，歸於樸鄙，則盜賊何自而起乎。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林氏曰：聖智之名出，而後天下之害生，不若絕之棄之而天下自利，仁義之名出，而後有孝不孝慈不慈分別之論，不若絕而去之，與道相忘，則人皆歸於孝慈之中而無所分別也。巧利作而後盜賊起，不若絕而棄之，即所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李氏曰：發上章之蘊，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棄絕，不復見用，則民從其化而返樸也。○林氏曰：或謂老氏絕仁棄義，得非與孔子背馳，蓋推尊道源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為治，不如以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為上也。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

呂氏曰：絕聖棄智，一也，絕仁棄義，二也，絕巧棄利，三也，皆入道之序，未睹其實也。道不可言，言之皆其似者也。達者聞似而失真，未免紀之以文，垂之以教，猶恐人之疑似焉，是明而不著，知而不用，去文而尚質，別有所循，使其渙然冰釋，故曰此三者以為文不足。何謂令有所屬，純粹而不雜，見素也，靜一而不變，抱樸也。守己至公，不好外美，少私也，節儉制情，恬然安密，寡欲也。如是而治國則躋民於仁壽之鄉，義皇之世，不難及矣。如是而治身，則其神虛白，物不能染，豈非見素。其神不虧，存於混沌，豈非抱樸。食息起居，無非公正，豈非少私。棲神希夷，諸緣迴絕，豈非寡欲。以彼易此，有何不可。○何氏曰：非聖智巧利之不可用於天下也，謂此三者之名，皆其文而非其實也。使天下安其性命之情，則三者可無以名為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而人徒尊三者之名而惜之，惑之甚也。文則有所不足者，若屬之道德之鄉，始為實也，故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故曰整萬物而不以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故曰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也，此言利之假之，無以誠之，則皆文之以義而已，於仁義何有，去道遠矣。但世俗未達其旨，笑絕聖棄智為荒唐，鄙絕仁棄義為徑庭，曷不思玄聖之意，欲使天下修混成之道，捨文返

質以遊其天，故曰守其一不雜其二，治其內不飾其外，明白入素，無為返樸，體性抱神，夫如是何以文為。由少私寡欲，而入於無私無欲，淳厚既返，澆競自祛，則昭灼之聖無所用，機鏘之志無所行，兼愛之仁無所措，裁制之義無所施，利器技巧無所用，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則聖人立言之大旨也。世俗未足以識此，奈何輕議。○吳氏曰：大道之民，外之相示以素，內之自守以樸。素者未染色之絲也，樸者未斲器之木也。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第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李氏曰：絕學者，絕常人之學而學人之不學，絕世之學也。俗人惟務學於事，益其所聞，惟恐進道不精，故常憂。聖人棄絕所有，惟務於味

道，故無憂也。相去幾何，言相去不遠也。相去何若，言太遠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言善惡可畏也。○何氏曰：此絕學即大道也，自然無為乃至離色離名，此絕學也。宜其憂思頓忘也。既曰無憂，夫又何畏。雖無思無慮，然必敬必戒，蓋以唯阿一聲也，幾何其遠，而唯敬阿慢，善惡一念也，幾何其闊而善美惡醜，《莊子》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此又於無憂之中有可畏者，聖人雖忘世而不敢玩世，由絕學無憂而言，則無色之色為之見，無聲之聲為之聞，無味之味為之甘，不言之教為之教，目中無全牛，又何憂焉。由唯阿善惡而言，則目不敢妄視，耳不敢妄聽，口不敢妄言，形不敢妄動，視雖有大如車輪，奈何不畏。《莊子》曰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此人畏亦畏之說也。曰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此絕學無憂之說也。蓋道至無為而極弘，道則自善而始，無巨無細，無起無止，欲求其渠央，荒乎

其不可尋也，吾復何所用其心。○董氏曰：荒大而莫知其畔岸。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

吳氏曰：熙熙，和樂貌。泊，靜也。兆，如龜兆之微坼。衆人之為學者，循外為悅，如享太牢而食，可悅口者甚美，如登春臺而觀，可悅目者甚備，我則泊然而靜，情慾未開，無端倪可見，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不知外物之為樂也。○林氏曰：衆人之樂於世味也，如享太牢，如登春臺，而我獨甘守淡泊，百念不形，如未孩之時。兆，形也，萌也，此心不萌不動，故曰未兆。嬰兒方生，孩稍長也，嬰兒之心，全無知識。○何氏曰：衆人方如享太牢之適口體也，如登春臺而恣遊觀也，熙熙然其足樂也，吾則兆昧未形如嬰兒初生，未至於孩，迎之不見其首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吳氏曰：乘乘謂寄寓於物，若無所歸，謂不住著於物。○何氏曰：乘

乘兮無所歸，乘物遊心，如乘風履虛，無所湊泊，隨之不見其後也。又曰：乘乘如乘風乘雲，皆乘風駕浮之象。○呂氏曰：隨世混迹，與物同波，心融形釋，與神為一，若虛舟汎汎而東西，木葉飄飄而高下，不知風之乘我，我之乘風，莫知所往，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林氏曰：衆人皆有求盈餘之心，而我獨若遺棄之，此意謂我之為道，而無有餘之心也。○呂氏曰：世人循其所知，汨於富貴，自謂樂有餘矣。至人則不然，糝糠名利，針芥軒冕，知身世皆妄，心如虛空，無乎不忘，故曰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吳氏曰：遺，失也。衆人喜其所得之多，我則一無所得，而慊然若有失也。○董氏曰：遺，忘也，蓋有若無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

呂氏曰：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極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

愚，終日如愚者，以其不虧其神也。○吳氏曰：沌如渾沌之沌，冥昧無所分別也，與《莊子》愚菀之菀同，謂無知也。○林氏曰：沌沌，混沌無知之貌。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呂氏曰：世人用神於外，光而且耀，惟求多聞，增益其見，學以衒人，若揭日月而行，至人則智週萬慮，靈光內燭，被褐懷玉，外無文彩，故曰衆人昭昭，我獨昏昏。世人嚴明苛刻，矜誇有為，執持其偏急，從事於細微，見察淵魚，智窮毫末而不知止也，至人則體天法道，逍遙任物，冥然寬大，無乎不容，昏默難知，晦冥罔測，故曰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林氏曰：昏昏悶悶，即混沌是也。俗人昭昭察察，而我獨昏昏悶悶，此其所以異於人也。○吳氏曰：昭昭已明，察察尤明，昏昏已不明，悶悶尤不明也。俗人皆以有知為智，我獨無知而愚也。

漂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

林氏曰：如乘舟大海之中，風颺颺然而無所止宿，此若乘乘兮無所歸之意。○吳氏曰：如漂浮於海中，任其所適，而不知所定向，如颺颺之長風，隨其所起，而不知所止息。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

吳氏曰：衆人皆有以者，有以知其止所定也。頑謂面頑如麻痺，不知癢痛者，鄙謂鄙人。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遠鄙之愚人也。凡人居國邑繁庶之地者多知，居於遠鄙僻陋之地者無知也。○林氏曰：有以，有為也，衆人皆有為，而我甘於不求，故若頑若鄙。○董氏曰：以，用也。頑然，無知也。鄙，野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

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吳氏曰：此一句總結上文，自人之所畏至我獨若遺，言人為學者務多能，而我獨一無所能，自愚人之心至我獨頑似鄙，言人之為學者務多知，而我獨一無所知，此我之所以獨異

於人。而我之所貴者，則大道玄德也，大道者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食母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元和。○林氏曰：我之所以異於人者，味於道而已，有名萬物之母，母即道也，食，味也，貴求食於母，言以求味於道為貴也。○李氏曰：聖人棄絕所有，惟務於道，而求食於母，守雌抱一而已，故曰無憂。○呂氏曰：道者萬物之宗，如魚之有水，魚失其水則死，人失其道當何如哉。要當知其神為炁之子，炁為神之母，非母乳之，無以自活，非炁飼之，無以自生，故曰虛。而乳之綿綿上下，則形可以不化，神可以不虧，故曰而貴食母。○或曰：有以而貴求食於母，而解者有以兒貴食於母，而解者其辭不同何也，曰其辭雖不同，而其理則皆歸於味道也。

第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

呂氏曰：常道無名，惟德以顯，至德無本，順道而成，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未嘗須臾離道，故曰惟道是從。○吳氏曰：孔德猶言盛德，容謂有而可見者，從，由也。萬有皆本乎德，凡形氣之可見者，德之容也。然德之所以有此容者，由道中出。○林氏曰：孔，盛也，知道之士，惟道是從，而有見外者，自有盛德之容，德之為言得也，得之於己曰德，道不可見而德可見，故以德為道之容也。

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呂氏曰：夫道杳然難言，何物之可擬也。言物者強名以究妙理也。道既無形，當何所從乎。今也即物求道不可得，捨物求道，道亦無涯，扣其恍惚之端，則恍似有也，無中之有，惚似無也。有中之無，居無非無，即空是色，居有非有，即色是空，恍惚之理可想像矣。故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吳氏曰：似有似無，不可得見，故曰恍惚。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呂氏曰：恍中之象，方其有象也，其來無所從，故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視聽既不可得，所謂杳冥之物，又安得涯涘也。謂之無則能妙萬物，謂之有則莫見其形，太虛之象，似有而無，造化生焉，萬物兆焉，太虛之物，似無而有，風雷生焉，霜露降焉，有象則物之名立矣，有物則因至精而生焉。杳而深窈，冥而寂默，無中妙有，包乎萬化之根，藏乎太虛之精，畜乎自然之信，是以萬類生焉，三才備焉，《廣成子》言：至道之精，杳杳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原其身也。心為恍惚之官，腎為杳冥之府，心藏神，腎藏精，一身之精神，寓於恍惚之中矣。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若精者，經緯萬方，妙乎一身，在丹謂之大藥，在易謂之中孚，萬變不能遷，自然不可移，妙

中之妙，真中之真，感之立應，故能春生秋殺，未嘗差忒。注之於身，飛騰祖炁，斡旋沂流，回黃轉赤，其道應時，故曰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何氏曰：昔有通玄者論此章曰，物非常物，精非常精也。天得以清，地得以寧，人得以靈，夫能抱玄守一，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矣。夫曰象曰物曰精，皆在恍惚杳冥，無中有也，而曰其精甚真，且言有信，則無無而有有也。○吳氏曰：先儒謂沖寞無眛而萬有森然已具者此也。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呂氏曰：爰自上古，下及來今，湛然常存，隨時顯用，未始有名，強名真精，亘千古而不動，儼一性之長存，坐觀天地之衆，美死生之終始，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然衆甫之變日逝不停，何以知萬物資稟乎，亦由其道之所至也。蓋道者杳冥恍惚，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為治

也如此。○何氏曰：是道也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雖常無名而名不去，即首章常名之名，是謂常道之道。坐閱衆甫之自出，甫，美也。衆甫，全美也，以備道也，故曰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以此道也。閱衆甫如閱天下義理之閱，皆更歷意。○林氏曰：道之名在於古今，一日不可去，而萬善皆由此出，衆甫，衆美也，閱，歷閱也，萬善往來皆出此道也。以此者，道也。○吳氏曰：不去謂長存也，閱猶歷也，甫，美也，衆甫，萬有也。萬有之美，皆有時變滅，惟孔德由道中出者，自古及今，不滅變而常存。然如此也，吾何能知萬物之變滅無常如此哉，以此孔德有常之道而知。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盱江危大有集
第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多，多則惑。

呂氏曰：聖人鈎深致遠，動必循理，理之所在，天下莫能與之較也。以謂治性者，莫若明心，全身者，莫若遠害，是以屈曲才能，出處語默，隨順其宜，與物無競，不虧大全，故能成其無爭之德，故曰曲則全。聰達明察，曉辯諸物，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其直如矢，其端若弦，常且委蛇同波，類尺蠖之未伸，屈伏而不有其直，斯可謂大直矣，故曰枉則直。川谷窪下，則水就之，雖欲不盈，不可得也。於己謙虛，則衆德歸之，故曰窪則盈。至人支離其德，弊薄其身，大白若辱，質真若渝，則天下樂推而不厭，其道日新矣。《楊

子》：或問新弊何如？新則襲之，弊則益之，然可謂日新其德，不為外物之弊者矣，故曰弊則新。夫道不貴繁，聞見之多不如其守之約也，易則易行，簡則易從，易簡得則天下之理得矣。攝生之士，少思少慮，少欲少念，持而勿失，則得之矣，故曰少則得。人情好勝，以多為貴，蓋道不欲多，多則雜而擾，路多歧則亡羊，學多方則喪道，治身之道多思則神散，多機則智沉，非所以抱一也，故曰多則惑。○何氏曰：此章首言曲則全，末言全而歸，於以見天然混全之道，如川谷之於海，不以萬折而妨其東也。道初非曲所能強全，特以其本全之天外，以曲成其物者耳。要知天地大全，皆備於我，與物委蛇，以同其波，為斯世不得直行其道也，何嘗違道干譽，如後世見惡之曲者哉。如是則四方均齊，道本直也，外以枉全之，六虛周流，道本盈也，外以窪全之，謙受益也。長古不老，道本新也，外以弊全之，晦而明也。少

則得，一也。多則惑，雜也。《列子》：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道。○林氏曰：能曲而後能全，能枉而後能直，能窪而後能盈，能弊而後能新，能少而後能多，此皆能不足而後能有餘，能真空而後能實有之意，少則得，多則惑，只是少則多三字，又紬繹作兩句也。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呂氏曰：一者人之真性也，道之所言一者，亦有數種，不可不知也。有道之一，無一之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炁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此言抱一者，乃真一之一也。知一者無一之不知，昔黃帝往峨眉山見天真皇人曰：請問真一之道，天真皇人曰：此道家之至重，其經上帝秘在五城之內，吾聞之經曰：一在北極太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窿，此真一之大略也。夫言北極太淵之中者，言真一所居之神室也，乃在兩耳交通之穴

前，明堂後，玉枕上，華蓋下，絳宮即泥丸，天帝，上一赤子之所居也，謂耳屬腎，故曰北極太淵之中也。《西昇經》：子得一，萬事畢，知而行之，乃可為修真之法式，故曰抱一為天下式。○何氏曰：聖人抱一為世法式，一者道所自生，乃混然天全者。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吳氏曰：自見猶云自炫，明謂智之明。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也。自是猶云自賢，彰謂明之，彰不自是者，闡然而日彰也。夸其功曰伐，功謂事之成績，負其長曰矜，長謂能之過人。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而以夫惟不爭終之，四者皆不爭之喻也。○林氏曰：不自見，不自是，不自矜，皆是不有其有之意，我既無所爭於天下，又何爭之有。○李氏曰：不自見以下，皆戒盈勸謙之義也。謙下故無爭，無爭則全其本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吳氏曰：曲則全三字，蓋古有是語，而老子述之以此章首句。章內抱一為綱，曲則全以下五者，夫惟不爭以上五者，凡十事為目。皆曲則全一句所可該也，故重述之於章末，而曰古人所謂曲則全者，豈是虛為此言而無實哉，蓋以其誠實能全，而遂以全之效歸之。○董氏曰：蓋老子述而不作，以謂曲則全等語，皆古文也。此申其言之不妄者，勸之深也。使學者果能明曲枉之道，則道大其實，皆歸諸己矣。道乃人之固有，故云歸，言復其初也。

第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何氏曰：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夫希者何，言自然也，言大道之言也。

此句當以希字句絕，不可以希言與多言對解，淺矣。學道者遊心於淡，合炁於漠，廓然無形，寂然無聲，故首言以希之一字。大音希聲之希，自然也。曰希曰自然，此玄門也。飄風暴雨不終日，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久而滅此也。夫飄暴之氣不自然，則不能以常然。天地者尚不能以此為久，而況人乎。○吳氏曰：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言無言也。得道者忘言，因其自然而已。飄風，強疾之風。自旦至食時為終朝。驟雨，急暴之雨。自旦至暮時為終日。不因其自然而輕躁發言，譬如天地飄風驟雨，皆反自然之常，而為變怪者也。天地反自然之常，尚不能久，不及終朝終日而止矣，況人而不能因其自然，可乎。○李氏曰：飄風驟雨，言妄動躁進，不久遠之喻。○呂氏曰：飄風驟雨，不久之喻者，此太上戒人之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動止失常也。希者視之不見之道也。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吳氏曰：從事於道，謂以道為事也。道者謂有道之人，德者謂有德之人，失者謂庸下之人。所為不能無失者也。同與《莊子》齊物論之齊相近，謂與之合一而不相非異也。惟因其自然而希言，故凡上等次等下等之人，皆視之一同而無相非異也。蓋道者德者，與我為一，無所容言矣。至若失者，他人雖以為失，彼則自以為是，固亦有自然之是也。豈可不因其所是以是之，而乃妄言以非之哉。《莊子》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無言，亦老子希言自然而玄同之意。○李氏曰：從事於道者，和順於道德，混同於事物，自然感通於物，物亦自然相應也。又曰道者同於道，一體同觀也。德者同於德，謂不生二見。失者同於失，無分別也。○呂氏曰：至人同於道同於德同於失，不與物親，不知其有道，不知其有德，不知其有失，

超然出於形器之外，而無得失之憂也。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

吳氏曰：道德之人，以我同之，與我印證參同，夫何間然。失者之人，以我同之，亦或緣彼之獨是，以悟我之公是，則三者之人皆以我同之而有得也。然此惟有道之實者能之，苟道之實有所不足於己，則其待人必有不以其實者焉，而是是非非，強加分別矣，豈能如此玄同也哉。○李氏曰：我同於我，道亦同於我，我同於德，德亦同於我，我同於失，失亦同於我，我疑於物，物亦疑於我。

第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李氏曰：此章總證前三章，跂者不立，跨者不行，如飄風驟雨之謂也。○吳氏曰：此章又以人之行立譬喻前章，立與行亦因其自然，或於自然

之外而求益，跂起其踵而立，以增高其身，跨開其足而行，以增闊其步，暫時如此，不能久也，終必不可以立，不可以行。○呂氏曰：跂者似立而非立，人貴其有立，非道則不立，跨者似行而非行，人貴其有行，非道則不行。苟以立為未足，而加之以跂，以行而未足，加之以跨，未見其可也。類夫冒進之士，跂望非分，欲求榮寵，有若延頸舉踵，何能久立哉。而又材力卑劣，欲超軼於人，跨步挾物，心覬速達，何由得行乎。是以違其常性，而強其所不能，若夫以道獨立乎萬法之表，超然不移者，曷可同日而語。○何氏曰：跂，翹足也，則離於立，言人企望之心重，不可與有立也。跨，大步也，則促其行，言人進取之心重，則不足與有行也。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李氏曰：自見自是自矜自伐，渾是

私意，私意確則害公，何可久也。故有道者不處。餘食贅行，殘飯贅疣，衆所不美。○呂氏曰：至人遊心太虛，睨物玩世，以生死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回視自見自彰自矜自伐之人，譬諸棄餘之食，贅餘之行，天之所虧，地之所變，人之所惡，而況至人窮理盡性，造道之極，曷嘗顧之，終身當勿處也。○林氏曰：自見自彰自是自伐自矜，皆是有其有而不化也。○吳氏曰：自見者之終不能明，自是者之終不能彰，自伐者之終無功，自矜者之終無所長，亦若跂者之不可以立，跨者之終不可以行也。食之不盡曰餘，肉之附生曰贅，或曰：行讀作形，古字通用。司馬氏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惡，附贅之形，適使人醜。

第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呂氏曰：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

炁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始相離，故曰渾淪。非清非濁，湛然常存，非高非下，萬派莫分。天地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化，至人體之，是以歸根復命，返性於初。恍惚之中，千和萬合，極物之真，原其本來，先乎覆載，混沌成體，道之源也。在人為妙覺之性，亘萬劫而不間，故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林氏曰：有物混成，道也。無極而太極，其生在天地之先，言天地自是而生也。○吳氏曰：有物混成，物謂道也，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先天地生，猶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

呂氏曰：寂兮無聲，寥兮無象，空洞杳冥，無今無古，獨立無配，未嘗遷革，何物可偶，故能周游八紘，應用無盡，斡旋不忒，物有盛衰，道無窮極，萬物莫見其行而行，莫見其止而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如環無端，

物無大小，咸向於道，得之則全，離之則損，生之成之，咸有所賴。○林氏曰：寂兮寥兮，不可見也。獨立而不改，常久而不易也。周行而不殆，行健而不息也。可以為天下母，天下萬物之所由生也。寂，閔靜也。寥，虛廓也。言其無聲無形也。獨立乎萬物之表，無可與對，而未嘗變易，故曰不改。周行於萬物之中，無不遍及，而未嘗窮匱，故曰不殆。生育萬物，故曰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林氏曰：吾不知其名，不可得而名也。名不可得，字之曰道，字者代名之謂也。曰道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大。大又不足以盡之，又名之曰逝，逝者往也，不可追逐也。逝又不足以盡之，又強名之曰遠。遠者不可近也，不可得而親附也。遠又不足以盡之，又強而名之曰反，反者復歸於根之意也。○李氏曰：大者無有限量，逝者無有疆界，遠者無

有邊際，反者收拾來歸。○何氏曰：反者則復歸於無物也。○柴氏曰：反者用復歸體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吳氏曰：王謂聖人之有位者，古今惟道最大，無可與並，此以天地聖人與道而言，而曰四大何也？蓋天得此道以為天，地得此道以為地，聖人得此道以為聖人，其所以能大者，以其有此道故也。○李氏曰：人只知域中有四大，殊不知自己一物更大。○呂氏曰：至人喻之於己，道者虛無神妙，天者天谷神宮，地者黃庭真土，王者真性元神。元神乃心也，不離方寸，潛天潛地，經緯萬方，亦可謂大者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呂氏曰：王者淵默沉靜，與陰同德，所宰無私，是法乎地也。地者守一不動，剛健中正，與陽同波，是法乎天也。天者高明至公，出真兆聖，酬酢萬變，惟德是輔，與道同體，是法

道也。惟道則任物遂性，無為自然，守而勿失，與神為一，道體圓通，出入無礙，所謂自然也。其誰曰不可，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吳氏曰：人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地一，故曰法地。地之所以大，以其得此道而與天一，故曰法天。天之所以大，以其與道一，故曰法道。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外別有自然也，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林氏曰：其意但謂道至於自然而極，如此發揮，可謂奇論。○何氏曰：人法地之人，即王也。

第二十六章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吳氏曰：根猶本也，躁，動也。君猶主也，言輕以重為本，動以靜為主也。君子之行，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輕車也，輕之後有輜重，載

寢處服食所用之物，謂之重車。雖乘輕車以行，而終日不與重車相離，不敢以輕車疾行竟往，而不顧在後之輜重也。此言輕本乎重也。○呂氏曰：重者任物者也，輕者為物所任者也。將制於輕，不可失之於重。靜者役物者也，躁者為物役者也。將制於躁，不可失之於靜，蓋靜則有制輕之功，靜則有持躁之方，是以治國之君，當以厚重安靜為基，則百姓安康而無擾亂之憂矣。有若終日行邁，未嘗敢離輜重之重載者，以其衣食之所在也。苟遠而棄之，則有中途委頓之患，其於立身行道，豈可須臾忘於靜與重邪。至人處己亦然，貴乎重靜，謹乎輕躁，重者首，輕者肢，靜者神，躁者情，取此靜重之德，去其輕躁之情，則聖胎安逸，終日如乘安車。大道雖夷，不敢輕易其行。○林氏曰：根言輕自重生也，君言躁以靜為主也。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吳氏曰：燕，閑也。處，居也。雖有

榮華之境，可以遊觀，亦超然無一物之繫累其心，此言動主乎靜也。○林氏曰：其胸中之所見，極天下之至美，故曰榮觀。而居之以安，故超然於輕重躁靜之外。燕，安也，處，居也。猶吾書所謂安行廣居也。○何氏曰：雖有崇高榮華之觀，而超然清閑之燕，萬物毋足以撓其心，於治天下乎何有。列子至觀不知所視，靜重之至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吳氏曰：國勢之居重馭輕，兵法以靜制動，與夫人之治身治心，皆當本之於重，主之以靜。○林氏曰：萬乘之主，若不知身之重，則不能超然於事物之外，必至有輕躁之失。失臣者不足以臣伏天下，失君者言自失所主，以身輕天下者，以天下為重，以身為輕也。不輕其身則知道矣，知道則知自然矣。○呂氏曰：至人取之於己，則心者君也，炁者臣也，輕則心動而損其氣，躁則炁耗而

蕩其心，內而修身，外而役物，靜重之體，性理之分哉，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吳氏曰：善謂善於其事。轍謂車轍。迹，足迹也。瑕，疵玷。謫，過責。計，計數之多寡。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關楗，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繩約，索也。合而成體曰繩，用而束物曰約。行者必有轍迹在地，言者必有瑕謫可指，計數者必用籌策，閉門者必須用關楗，結繫者必須用繩約。然皆常人所為爾，有道者觀之，則豈謂之善哉。蓋善於行者，以不行為行，故無轍迹。善於言者，以不言為言，故無瑕謫。善於計者，以不計為計，故不用籌策。善於閉者，以不閉為閉，故

無關楗，而其閉自不可開。善於結者，以不結為結，故無繩約，而其結自不可解。舉五事以為譬，以起下文聖人善救之意。○呂氏曰：神無方，道無體，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至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為乎無為，行所不行，不出戶庭，其德流傳，如風披拂萬物，何轍迹之可尋乎。且不善言，多為言之所累，未能忘言也明矣。夫瑕者玉之病，謫者言之咎，夫豈知言之所以言哉。至人以日新之德發而為言，垂訓於世，舉合自然，又曷有瑕疵謫之可玷乎，故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道不可求於度數也，今以籌策而知者，豈自得之妙邪，惟善計者不然，守一無為，能任萬物，縱橫運用，不墮諸數，使大小多少，各盡其分，不損其材，何假於籌策哉，故曰善計不用籌策。且善閉者六通四闢，雖天地密移，鬼神靈響，不得其門，無自而入，以其形全精復，塞兌閉門，諸境莫入，雖無關楗終莫能開也，故曰善閉無關

楗而自不可開。噫，物之膠固，水之凝結，事之和合，雖無繩約不可解也。至人簡易沖虛，神凝氣定，恬然清靜，雖天地不能犯也。故曰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李氏曰：謹於言行則無迹無謫，心之計，其可筭，心之閉，其可開，心之結，其可解乎。○林氏曰：五者皆譬喻也，其意但謂以自然為道，則無所容力，亦無所著迹。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吳氏曰：聖人之救人救物，以不救為救，亦若上文所譬，以不為其事為善也。蓋有所救者必有所棄，假使所救者百千萬人，百千萬物，然此百千萬之外，皆棄而不及救也。聖人之善於救者不然，一皆無所救也，無所救則無所棄矣。不見其為救此而棄彼也，故無一人是棄而不救之人，無一物是棄而不救之物。○何氏曰：道在天下，周普萬有，人人皆欲化之，物物皆欲成之，而不見其迹，

神應故妙也。《關尹子》：蔚然鬱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故人物皆得遂其性而無遺棄者，聖人無為之道也，是謂襲明。夫靈明之性，人所同稟，特不全明爾。聖人委曲導人，使還其靈明之天於不壞不滅之地，繼之者善也，故曰襲明。○呂氏曰：至人收視返聽，虛室生白，宇定光發，如燈之明，傳襲而不絕，故曰襲明。○董氏曰：夫救人於危難，特救其形爾，而且未必能博，豈足為善哉。惟彼方執著有為，迷其性於暗蔽之中，而我有兼容之量，容之以先覺之明，覺之使彼之天光自發，如明燈之傳襲無盡，而在者既以與人已愈多，則其明亦何限量哉。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吳氏曰：善人謂善於其事之人，師者人之所尊事而為法者也，資者如以貨財給人，俾人藉之賴之而得有所成也。因彼之不善而成此之善

名，故曰資。○何氏曰：夫不善之人師善者而受其教，善者資不善者以行其化，此道之所以生生不息者，是謂襲明。○林氏曰：天下若無不善之人，則誰知善人之為善，是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也。資者言其賴之以自別也。○呂氏曰：師資者能資人而亦資於人，相成之義也。○倪氏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固也，不善人乃為善人之資者，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猶以不善者為師，況賢乎。資之為言助也，因彼不善，吾鑒之而知改過以從善，是之謂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呂氏曰：人雖因其師而指南，及其頓悟至理，物我兩忘，不貴不愛。如列子師老商，友伯高，既而曰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盡矣。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故能見性之性，開天之天，深造乎道，使

有智者亦皆迷其津，雖有巧計無所施之，雖有至言無所喻之，可謂真要妙矣，故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李氏曰：師資兩忘，黜聰屏智，終日如愚。

第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呂氏曰：雄者剛而動，雌者柔而靜，聖人知己之尊榮，若縱乎剛勝則患生，未若守其柔弱，卑退善下，而天下之德皆歸之，如水之就下焉。為天下谿，沛若細流，決之四方，何所不納，復能守其常德，溫粹不雜，類嬰兒之未孩，是謂全德，於己亦然。雄者陰中之陽也，在人為精，雌者陽中之陰也，在人為神。知雄者保其精，守雌者存其神，神之靈而萬物至，心之無而和氣歸，若水之注于溪，任物污濁，比於赤子。○吳氏曰：雄謂剛強，雌謂柔弱，嬰兒謂無

所知識。○林氏曰：知字能有為而不為之意，知雄守雌，不求勝也。常德即常道也，不離，無間斷也。嬰兒，無知焉。○李氏曰：知雄守雌，不自大也。○何氏曰：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吾寧靜為下，弱勝強也。○倪氏曰：先之以知其雄，而後言守其雌者，於雄之剛強，非不知也，乃能守雌之柔弱，故可貴也。若本不知雄，唯守雌而已，則凡世之愚弱者，亦可謂知道，可乎？故必先知之而能不用，此所以為有道也。嬰兒者，譬道之始也。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呂氏曰：白以喻道之著也，黑者喻道之復也，聖人知我心澄潔純素，無有一疵，慧而不用，乃能收其淵奧，實智若愚，持以自晦，光而不耀，行之於己，施之於人，可為天下模式，既楷模法則於世矣。正而不妄，公而不私，動而有常，絕無差忒之愆，其於人之身也，白者金之鄉，黑者水

之府，知金之與水相生相成，為命之基，當鍊金液，守元精，斡旋運動，成真金之體，可為舉世修真之依式也。且真常之德獨覺無為，一了百當，毫毛匪差，神契無冥，豈有窮極哉。○河上公曰：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以默默。如暗昧無所見，如是則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林氏曰：不忒，無差失也。無極，無物也。○何氏曰：毋履太白可令永存，吾寧以玄為德，明若昧也。○吳氏曰：白謂光明，黑謂暗昧，無極，無所窮盡也。○李氏曰：知白守黑者，不自見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

呂氏曰：榮辱之來，人莫得而先知，倘來適去，初無交涉，聖人知其位之崇高，榮觀燕處，守其卑辱，納污藏垢，如谷之虛。谷既虛矣，靡所不容，無彼此之間，內德充足，一性純常，復歸于朴。○李氏曰：知榮守辱，不自貴也。守雌守黑，不見自己

之明也。○何氏曰：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吾寧受垢受不祥，損而益也。曰嬰兒曰無極曰朴，皆混然返始之道也。○林氏曰：乃足，備至之也，朴，太朴也，天地之始也。○吳氏曰：榮謂尊貴，辱謂卑賤，朴謂木質未斲為器。此章之意，欲常德而返本復始，以歸於太初之道。常德者沖虛不盈之德也，故寧黑無白，寧雌無雄，寧辱無榮。知其守其者，雖知彼之可尚，然寧守而自處於下，既全此沖虛之德，乃可復歸於太初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也，曰無極曰嬰兒曰樸，皆以喻太初之道也。

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林氏曰：大朴既散而後有器，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以形而上者用形而下者，則天地之間各有其職。聖人兼三才以御萬物，雖職履職載，亦聽命於我，是為天地之間官萬物者之長也。《莊子》

官天地之職，亦造化之一官守耳。割，離也，以道制物謂之大制，制則道器不相離矣，此即無為而為，自然而然之意。○何氏曰：朴者大道無為之始，器者事物有為之名，聖人不能使朴之不器而善用之，以官天地，長民物，雖大制御，方而不割，生而不傷，大道之力也。○吳氏曰：有所裁制者，必須以刀割裂其全，而大制則以不制為制，故不割裂也。大散者不散，大用者不用，亦如大制之不割。

第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何氏曰：經中言天下之戒者三，欲革千萬世亂臣賊子之心，所謂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自取喪滅者，示其禍戒也。故曰以無事取天下，不可萌一毫有為之

心，天下大物曰神器，非人力可覬覦也，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何嘗有為之之心。堯之黃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何嘗有執之之心。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事事物物，莫不皆然，一以無心處之，況天下之大，神明之祚，其可以智力求哉。○呂氏曰：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夫何故，以其未嘗有心於為也，所以能合天道之常理，輔萬物之自然，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苟有心取而為之，無乃用智尚力，拂逆天理，而失其自然之道乎。神器者大寶之位，天地神明之所主，宰制萬有，役使群動，果不可為也。若一己之私，從事天下，為物所拘，認而有之，動而不知其止，涉乎憂患之域，非惟喪其至理，亦將失其真矣，奚暇治天下哉。人之一心，天下衆妙皆歸焉，所貴乎自然而已，既為之，則不能無為，以人滅天，以敬滅命，道愈不可得也。原其形體，法天象地，妙契陰陽，乃

神聖之器也。黃帝南望而玄珠遺，七竅鑿而混沌死，是不可為也，為之者欲其成，故敗之，執之者欲其得，故失之，倘若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其於道也至矣哉。○李氏曰：無為則無事，有為則有事，執者失，為者敗，有為之戒也。○林氏曰：天下神器，豈人力所得。道盛德至，天下歸之。若萌取天下之心而強為善，以求有得，決不可得矣。蓋言凡天下之事，不可以有心求。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是皆有心之累也。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何氏曰：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往來相接，《列子》所謂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亦是此意。故物或行而前，已有隨其後者，或响而暖，已有吹之寒者，或強而勝，已有贏而弱之者，或載而成，已有隳而壞之者，如相守

然，故曰影之守人也，物之守物也，况天下大於物，而可以有心有為有執哉。甚者過當，道以弱為表，以虛為實，不為己甚，故去甚奢者浮靡也。道以本為精，以物為粗，奢則不遜，故去奢泰者驕肆也。道以深為根，以約為紀，而不以天下為泰，故去泰。此三者皆有作為之侈心，去此三者，聖人之心虛矣，不以天下動其心矣。

○李氏曰：強羸載隳，互相倚伏，如影隨形，纔有成便有敗，是以聖人去貪甚，去奢侈，去驕泰，深戒後世。○蘇氏曰：或行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暖，或吹而寒，或強而益，或羸而損，或載而成，或隳而毀，皆物之自然，勢之不可免者也。○吳氏曰：此承上文執者失之，一句而言，守天下之道，有天下者，豈能保天下之長為我有而不亡也哉，蓋得失存亡之相禪，如行隨响吹，強羸載隳，八者相反而相因，聖人知其勢之必至於此也，而處之有其道焉。凡過盛則必衰，惟不使過盛，則

可以不衰也，甚奢泰三者，盛之極也，能不過盛，則可以保天下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四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呂氏曰：有道之士輔佐其君，莫不務以德為本，三軍五兵，德之末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為而民自化，庶俗熙熙，知帝力之何有，以從事於甲兵，豈道也哉。兵者凶象，戰者危事，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有勝則有敗，有利則有害，豈可以強侵弱，暴凌善，獸窮則搏，物極則反，此必然也。○倪氏曰：不曰人主，而曰以道佐人主者，蓋言人主雖有用兵之意，苟大臣不從，更之未必用也。○林氏曰：佐人主而以強兵為心，則非知道矣。兵，凶器也，我以害人，則人將以害我，故曰其事好還。○王氏曰：以道佐人主，尚

不以兵強天下，况人主躬於道者乎。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呂氏曰：師旅所過之地，古今爭戰之場，鮮有所濟，田荒室露，荆棘森然，可不畏乎。大軍一過，上違天時，下奪民力，和氣不應於上，殺氣橫流於下，民之與物，悉被戕賊，六氣不均，雨暘失時，疵癘災害，兵興荒歉，必至凶年，理之常也。○蘇氏曰：兵興所在，民事廢，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騰，年穀傷。○政和注：下奪民力，故荆棘生，上違天時，故有凶年。○林氏曰：用師之地，農不得耕，荆棘生焉，用兵之後，傷天地之和氣，則必有凶年之蓄。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

呂氏曰：強兵戰勝，禁暴禦亂之術，亦不可廢，猶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善用兵者，果決而已，不敢以取強也。德所不能

化，政所不能及，不得已而後起，迫而後動，動罔不利，非恃強而有取也。此善勝之道也明矣。果而不矜，其能，自矜則不長，果而勿伐其善，自伐則無功。果而勿驕其勢，自驕則不足。侵伐之事，救而可也，非用果以為強也。○何氏曰：善不在用兵而善用，其所謂果者，蓋見善明，用心剛之謂果。凡果者決於為善，而不果決以為兵也，傳所謂心競力爭之辨，故曰果而不敢以取強。又曰：果而勿強也。夫勿矜能，勿伐功，勿驕氣，不得已而後應者，皆善心之所發，則果斷以行之，是不以心競也。惟至強兵一事，則果斷以去之，是不以力爭也。○董氏曰：兵固有道者不取，然天生五材亦不可去，譬水火焉，在乎善用，惟以止暴濟難，則果決於理而已。凡理義之在我，則所守者不屈矣。《春秋傳》曰：殺敵為果，言殺敵者令不相侵而已，何敢取強於天下哉。果以理勝，強以力勝，惟果則隱然有必克之

勢，初非恃力好戰，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得已而後應之，勿強而已。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林氏曰：強者不能終強，矜者不能終矜，譬猶萬物之既壯，則老必至矣，不知此理，而欲以取強於天下，皆不道者也。既知此為不道，則當急去之，故曰早已。已者已而勿為也。○蘇氏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沖，未嘗壯，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而能無老乎。○何氏曰：聖人何以自視退怯，不忍求勝於天下哉，則有見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物壯則老將至，豈道之常哉，如知其非常道，則早復於道，早去其非道，亡國之事故不一，而佳兵者必亡。以道相人國家，可不以佳兵為戒，而善用其果哉。○董氏曰：物壯極則老，兵強極則敗，故兵之恃強，則不可全其善勝，物之用壯，適所以速其衰老，皆非合道，宜早知

止。

第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林氏曰：佳兵，喜用兵也，以用兵為佳，此不祥之人也，以不祥之人行不祥之事，故曰不祥之器，此天下之所惡，故有道者不為也。○李氏曰：不以兵強天下，故次之以兵者不祥之器，聖人於此深戒萬世之下有國之君，以無為清淨治化，自然家國安寧，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永無爭奪之患也。○呂氏曰：兵非太平致治之具，伐暴可也，既不得已而用之，豈免多陰謀乎，夫好戈甲以為服玩者，是尚不善之用也，所謂佳其凶器以幸天下，非特人惡，物亦憚之。○《續資治通鑑》宋太宗謂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林氏曰：君子居每以左為貴，而兵則尚右，便是古人亦以兵為不祥之事，非君子之所樂用，必不得已而後為之，不幸而用兵，必以恬淡為上。恬淡無味也，即是不得已之意也。雖勝亦不為喜。不美者，言用兵不是好事也。若以用兵為喜，則是以殺人為樂，豈能得志於天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亦是此意。○呂氏曰：天地之道左陽而右陰，陽主德主生主柔弱，平居則貴之，陰主刑主殺主剛強，用兵則尚之。○吳氏曰：恬者不歡愉，淡者不濃厚，為上不喜好用兵，乃為上也。勝而不美，謂兵雖得勝，亦不肯以為美事。若以戰勝為美事，則是以殺人為樂也。不可得志於天下，要終而言之，以示戒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

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林氏曰：偏將軍之職位，本在上將軍之下，今上將軍居右而偏將軍居左，是古人以兵為凶事，故以喪禮處之。左陽右陰也，喪禮則尚陰，幸而戰勝，亦當以居喪之禮，泣死者而悲哀之可也。此章之意，蓋言人之處世，有心求勝者，皆為凶而不為吉也。○何氏曰：戰勝如不勝，以喪禮處之，慈之至也。秦師敗於崤而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此戰敗則宜之，未有戰勝反為之哀者，自非深體天地好生而兼愛民物者，疇能動心及此。慈故能勇，哀故能勝，有道存焉，若乃以兵為佳，以殺為樂，以勝為美，是不知道，是不知天。

第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呂氏曰：夫道之難言，包羅萬有，貫

穿毫芒，豈得而名喻之以朴。且樸者真精純素，一而不雜，洋洋乎大哉，無乎不在。小者非小大之謂，以其無方無體，無為無形，微妙之極也，搏摸擬議，莫得髣髴，故名之以小。夫世之材器，既有名則為無名所役矣，惟道之樸也，萬物之所係，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而天下豈能臣之乎。為侯為王，能守其樸，則天下罔不治矣。喻之於己，侯王者本來赤子，無相天君謂之元神，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泰定，萬氣朝之，故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何氏曰：道常二字句絕，如天常真常等字，即常道也。大道無形無名，強名曰道。無名乃道之常也，樸也。凡可名可道者非真常也，器也。故曰天地與人物，本皆道之原，俱出於太素，虛無之始端。樸，太素也，無名之始也。未判為萬有之衆體，惟包於大混之一。樸微乎芒乎，難知難見，故曰小也。聖人決本常根，見

素抱樸，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中心無為，以守至正，道虛而實，無而有，以之居重御輕，可以君天下，而天下何敢臣之。以之處靜制動，可以為萬物主，而萬物將自賓之。○李氏曰：道常無名者，虛無自然也，樸雖小，至微也，天下不敢臣，至尊也，萬物將自賓，無不服也。○林氏曰：道常無名，即可名非常名，無名之樸，道也，雖若至小，而天下莫不尊之，孰敢卑之，故曰不敢臣。為王侯者，若能守此道，則萬物自賓服之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呂氏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功勳成，況聖人作而萬物睹，和氣默應，上際于天，下蟠於地，甘露降，嘉禾生，品彙根莖，咸被其澤，道參天地，德合神明，民不待命令而自然胥悅，此皆皇國符瑞之兆，非使然而然。扣之已焉，坎離交而二炁合，上及太清，下及太寧，化為甘露，潤澤

一切，初莫知令，升降均平，出入玄牝，會于黃庭，洞達斯旨，立反嬰兒。○何氏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則時雨降，醴泉出，甘露可致也，與億兆同心，則教化美，風俗移，天下不待令而自均也。甘露者，王者之瑞應也，靈液如脂，美味如飴，松竹可受之。以聖人之樸，靜漠恬澹，故自然之應如此。○李氏曰：天地相合者，惟德是輔也，以降甘露者，和氣所致也。自均者，自然和平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呂氏曰：時逐歲行，物因事顯，散樸為器，因器制名，名分既立，尊卑是陳，不可越于上下，若不知止，徇名忘樸，棄本逐末，則失其根本矣。其知止者，既明且哲，自足於內，無求於外，豈有危殆乎。○林氏曰：道之始本無名，萬物既作而後有道之名，制作也是樸散而為器也。此名既有則一生二，二生三，何所窮已。知道之士，當於此而知止，知止則不

危殆矣。○何氏曰：自無名而有名，自有始而為母，每於樸散為器之中，自有大制不割之妙，沿流溯源，傍本探末，復始相中，泯於無形，不使失道，遠而忘返，則於止，知止何殆何辱，故曰有名則復於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此也，故曰不可得而名。道之初可得而名，道之餘知初者，合元始之道也，知餘者契陰陽之樞，混之而為一，可與天地符。○吳氏曰：始者道也，制，制作也，猶言為也，有名者，德也。道無名，自道而為德，則有名也，道之無名而為德，則名亦既有矣，故人之用此德者，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也。此章之意，若曰自無而適有，當知至於德而止，不可再適也。德之有名以下，於道復下於德，可乎，知止於德，則猶未遠於道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呂氏曰：道者萬物之所宗，川谷者水之所分，江海者水之所鍾，而道之在天下，上則鬱乎清都紫微，下則溷

乎瓦甃稊稗，順之則昌，逆之則亡，譬于海焉，善之則浸潤萬物，逆之則滂湃為沚，殊不知道愈下而愈高，海愈傾而愈有，聖人德兼天地，澤被邇遐，則民罔不歸之。○吳氏曰：上文言自無而有，此又言自有而無，當復於道也，蓋道之在天下猶江海，德者猶溪谷之會歸于江海。○何氏曰：道之在天下，如江海之納百谷，江海非欲於水，而水自歸之，人能返樸無為，非欲於道，道自歸之，自然而非強然也。聖人冥心無為之始，而脫累有名之後，其道歷萬世而不變，則謂之真常者宜哉。○林氏曰：川谷之水必歸之江海而後止，天下萬物必歸之道而後止，故曰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呂氏曰：知人則求備於物，制命於

外，未若自知無所知，自明無所明，可謂真自知，真自明。務於外者，以力勝人，務於內者，以道自勝，若夫建國立號，攬權作威，以號令天下，臣服諸侯，此非以力而勝於人乎。自勝者尊道德，行仁義，克己復禮，謙而自下，而人歸之，故天下莫能勝，非強而何。○何氏曰：人之常情，明於知人，暗於知己，強於勝人，怯於勝己，故知人不過是非利害之間，而一念知非，靈光常現，自明之大也。勝人不過剛柔勇怯之際，而一念勝邪，天下大勇，自強之大也。比之務外不務內者遠矣。○吳氏曰：智能知人，循外之智爾。能自知則內能盡性也，故謂之明。有力能勝人，恃外之力爾，能自勝則內能克己，故謂之強。

知足者富，強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呂氏曰：成人之業，繼人之後，施之萬民，不失其所，不忘其本，著於久遠，使後世不能企及。其於身也，守

真抱一，不為物遷，未嘗須臾離也，然後入乎真常之域，亘古不變，與道同體，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聖人之道，傳諸萬世，布在方策，後世尊之師之，其人雖亡，其政若存。有道之士，以生為寄，以死為歸，其生也識趣圓明，與道合真，其死也脫胎神化，如蟬蛻焉。身雖死而真身不亡，壽與二儀齊其綿邈，故曰死而不亡者壽。○何氏曰：自知而明可矣，必也為知足之知，則富不在天下，其足為道足，為神足也，是謂知之。至自強而勝可矣，必也為強行之強，則志可挫萬物，其行者為勤行，為獨行也，是謂強之。至此二句知足強行，粘上句一知字，一強字，義可見矣。久在不失其所，夫所者歸宿之地，《易》曰：艮其止，止其所，謂止之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萬物庶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故久，失其所則悖，焉能久。壽在死不在亡，死者一終之義，《列子》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

也，《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是也。如傳云立德功言三不朽，亦其不亡者。○李氏曰：知足者貧亦樂，強行者終始不怠，固守者無危殆，內明者出生死，死而不亡者，真一長存也。○吳氏曰：老子之道，以昧為明，以弱為強，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爾，內非不强，外示弱爾。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相悖也。○董氏曰：所猶艮卦止其所之所，惟知道而能行，則自得其所而居安矣，故雖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乃無入而不自得，所以久也。惟能自知自強，而不失其所，乃壽之實也，此即不隨生死所變者，卓然而獨存，是烏可以數量論哉。

第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呂氏曰：至高無上，至深無下，莫測

其涯涘，莫尋其根源，其唯道乎。包藏宇宙而無表裏，充塞太虛，動靜不失，往來無窮，汎然無所繫礙，遊於萬物，左之右之而無不可，其用大矣，至於一身，大道元氣，彌漫百骸，在節滿節，在關滿關，汎然無乎不在。○柴氏曰：道者萬物之奧，無往不在。經中句法多是兮字聯其字，如荒兮其未央哉，怕兮其未兆之句。又十五章皆是兮字聯其字，蓋老子文法如此。○林氏曰：汎兮其可左右，無所繫著也。○何氏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言汎者，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復始也。左之左之，宜於左。右之右之，宜於右。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言無往而不可也。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

呂氏曰：生化之力，本於自然而已，而道何嘗施其巧，矜其能乎。天地至大，猶恃賴焉，其於萬物，往者資之，求者與之，六合雖大，未離其內，秋毫雖小，待之成形，豈辭勞哉。卓

然獨立，生之而不違，成之而不有，弗居其功，是法道之體也。○何氏曰：物物倚之孕育，在在隨之呈露，而聖人處之裕如也。○林氏曰：物皆道之所生，何嘗辭之，既生矣，何嘗居之以為功。

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於大。

呂氏曰：夫道復於至幽，顯於至變，生之畜之，若無端紀，覆之育之，各遂其性，若赤子之晝賴其乳食，宵藉其襁褓，廣其愛育之德，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任其自然而常無所欲。內觀其妙而無物不入，群動莫窺其歸往之迹，可名於小矣，故曰萬物歸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道隱無名，無名也者，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未始有物，惟其無物，則萬物歸之而無不同，同之而不為主，可以大名之矣。○何氏曰：衣被者，覆露之義，《莊子》：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則不辭不有不

主之意可見矣。常無欲者，靜也，聖人一於無為無欲者，則心本無心，斂之不盈一握，樸雖似小而萬物歸焉，不為主則物各付，物散之則彌六合，何其大也，固曰天地固有恒矣，日月固有明矣，禽獸固有群矣，林木固有立矣。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由是而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何心於主宰哉，故曰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於無有此也。○李氏曰：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忘其所自也，萬物歸之而不為主，任運自然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林氏曰：惟其能小，所以能大，聖人之所以不為大者，故能成其功也。此即守其雌為天下谿之意。○何氏曰：聖人終不為大，而大以之成，始雖不明有，而終不可掩其名之大，其以是道歟。○吳氏曰：此章首言天地之道，結句乃言聖人，蓋聖人與天地一也。歲功成而萬物歸焉，道之

至大也，而天地不居其功，而萬物不知所主，是天地之道雖大，而不自以為大，聖人亦若此矣，是以能成其大也。○呂氏曰：域中有四大，而帝王居其一焉，聖人執謙以為柄，處損以自居，下於人而人高之，卑於人而人尊之，忘其穹窿之勢，去其矜伐之容，則可以成其道之大全矣。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何氏曰：大道無象，故無象之象，其為象也大矣，夫道也大包天地，細入毫芒，不可得而名狀，故曰大象，言執云者，謂持此以往，人能體無名無形之道，循自然常然之化，則理身理國，貫古貫今，何往而不通。雖天下吾往矣，不惟往而不害，且安其性命之情，平中之福，泰然無復事，極其所往，天人和同之際也。《莊子》：苟得其道，無自而不可。○林氏曰：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

者，執道而往行，之天下也，以道而行，則天下孰得而害之，天下無所害則安矣乎矣泰矣。○政和注：安則無危，平則無陂，泰則通治。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何氏曰：五音六律足於耳，八珍九鼎足於口，此舉其聲味之切於人者言之，僅可為過客口耳一時之娛，而非所以怡神養壽之源也。席罷客散，於我何有，凡物欲之足以攫人心者，皆此類也。大道則不然，靜以修身，聲色有所不樂，儉以養生，滋味有所不嗜，遊心於淡，合炁於漠，養其無象，象固長存，守其無體，體固全真，味無味而甘，視無視而明，聞無聞而聰，用無用而大。用之不可既，夫既者盡也，非用之無盡，乃道之本不可盡也。○李氏曰：樂與餌，聲味俱美，喪其無象，安能久乎。道之出口，無味無象，無聲無色，以其無體，故應用無盡。○林氏曰：

樂，鐘鼓之樂也，餌，飲食也，張樂設饌，以待嘉客，樂終食盡，客過則止矣。過者去也，道之可味，雖若至淡，視之雖不可見，聽之雖不可聞，言其不足悅耳目也，而用之於今古而不盡，此即物有盡而道無窮之意。道之出口，言道形於言也，猶曰道之為言也。

第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李氏曰：執大象，則能見事之機微，纔見固張，便知將歛，未萌先兆，未舉先知，非天下之微明，其孰能及此。○林氏曰：此八句皆是譬喻，只是得便宜處失便宜之意。歛，斂也，弛也，張者必弛，強者必弱，興者必廢，得必有失。與，得也，奪，失也。人惟不知，自以為喜，而不知此理，雖晦而實明，故曰微明。微猶晦

也，言雖微而甚易見也。○何氏曰：天不可信，理無常是，誰能一之，日之將暝也大明，天之奪鑑者益疾，氣有歛張，勢有強弱，數有廢興，物有與奪，是事之不可常者，此理之自然，非有欲不欲也。經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人乎，是故以氣言，陽極陰生，非欲歛而先張乎，以勢言，物壯則老，非欲弱而先強乎，以數言，盛者必衰，非欲廢而先興乎，以物言，所貴能賤，非欲奪而先與乎。將欲如此，必先如彼，借人事以明天理，不過盈虛消息之自然耳，天何容心哉，聖人何容心哉，後世不知此道，遂認為權謀操縱之用，此乃有機事，必有機心，去聖遠矣。此章大義，豈可以有心有為觀之哉。《莊子》：目將眇者，先觀秋毫，耳將聵者，先聞蚋飛，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及。注者以為窮上及下，自然之數，聖人居中履和，終身全具。是道也微乎

深哉，難乎其明哉。○劉氏曰：張則必歛，強則必弱，興則必廢，與則必奪，物理之自然也，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而不害，若是乎。○董氏曰：消息盈虛，相因之理，其機雖甚微隱，而理明著，惟清靜柔弱自處者，不入其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李氏曰：學道之士，存其無象，守其至柔，與物無競，則自然知幾。苟用剛暴，尚權謀智術，求之勝物，非道也哉。比如魚乃水中物，求異群魚，欲脫於淵，可乎？既不可，則人亦不可尚權，尚權者反常也，如魚離淵必死。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即孔子所謂可與立，不可與權同一義。聖人用權，反常合道，尚不可輕為，而況常人乎，可不戒哉。○何氏曰：天下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此言柔弱之勝剛強也，故曰人在道中，道在人中，

魚在水中，水在魚中，道去人死，水乾魚終，此言魚以潛淵，人以道養，輕脫則必敗矣。利器者，開闔變通之權，如庖丁解牛，神行肯綮，善刀而藏，十九年刃若新發於硎，夫豈可以示人。老氏曰：權者，聖人所以獨見，《莊子》曾舉此章魚不脫於淵二句，而繼之曰：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神而用之，所以救世變於無窮，其不以示人，夫豈愚其民，慮患之意深矣。○呂氏曰：魚在水，藏於深淵以自存，則孰能苦之，倘失於淵，則人得而取之，盪而失水，則蟻得而困之。利器，權也，民或得而窺之，是猶持太阿而授以柄，輕用其國，國必危矣。內取諸身，則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氣中，氣在人中，魚去水則死，人失氣則亡，魚能韜鱗掩藻，吐納其水，則本不死，人能退栖福地，吐納其氣，則本不亡。國之利器，道之天機也，若以輕泄於人，則天譴立至，《大洞天憲經》曰：非人傳之謂之泄，天寶

至哉，天機豈妄宣泄。《南華經》云：夫有干越之劍，匣而藏之，不敢用也，保之至也，意蓋以此。○河上公曰：利器，權道也，治國權者，不可以示執事之臣也。治身道者，不可以示非其人。○林氏曰：淵喻道，魚喻人也，人之不能外於道，猶魚之不可脫於淵也。

第三十七章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何氏曰：《莊子》：萬物雖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前章無名之上冠以道常二字，此章亦然，經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惟常無故無為，常有固無不為，其道一也。此無為而無不為，所以為道之大常也。道常句絕，是總標也，無為無不為，乃並言之，《莊子》：虛則實，實則倫，靜則動，動則得，此所謂無為者，

虛靜自然之常道也。聖人曷常沉空滯寂，而一無所為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其何故也。無為而無不為，天地也，聖人以天地為本，故得性者，此真常也，應物者，亦此真常也。動靜無端，體用一源，蓋無為者道之常也，而無不為者亦道之常也。道無在而無不在，侯王能守此道，則道行於萬物，不期化而自化也。○林氏曰：此章與道常無名章句皆同，無為而無不為，自然而然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為之道，則不求化萬物，而萬物自化矣。○呂氏曰：身之所擬，應接無心，凝神太定，斯無為也。侯王者泥丸帝一，守而勿失，津化為液，液化為髓，髓化為精，精化為元珠，元珠化為金丹，此非萬化之化而何。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何氏曰：化雖上作下應，而欲作將

作之機，聖人尤謹之。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先時而躁，不後時而縮，其機如此，聖人亦不認為己功，吾將由無為之化，還無名之樸。鎮之云者，雕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之意，雖感而遂通之中，有寂然不動者，在夫所謂無名之樸。道之始也，不可得而名也，聖人亦將不欲，而况樸散之器，非常之名乎。言道尚無心，而况非道乎，如是則聖人之心靜矣，一心定而萬物服，天下其不正乎。○吳氏曰：欲謂有心為之，作猶起也，言未能純乎無為之道者，方將待物之化，而遽有心於欲其化，欲之之心一起，則非無為之道矣。鎮謂壓定，使之不起也。無名之樸，謂無為之道也。欲作之時，必將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有心之欲，謂以道而自治也。既以此無名之樸鎮其欲，則其欲亦將不欲矣。靜者作之，反其始也，欲作既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靜矣，故雖無心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呂氏曰：其於已

也，一念纔動，則謂之情，情動則萬化作矣，念既已漏，急須反照，滅其動心，還其純素，鎮之以樸，庶可一其性，故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且夫道本無形，假樸以為言，聖人又恐滯迹之流，執其樸而為用，憂其弊之不救，以謂使天下之群實，心莫若虛，應天下之群動，心莫若靜，惟窒慾以空其性，絕學以虛其心，以之修身，無自而不得，以之治性，無往而不可，如此則天下泰然將正而定矣。○李氏曰：天地無為，萬物發生，聖人無為，萬民安泰。以修煉言之，都無作為，於安靜之時，存其無象，毫髮之動，便要先覺，既覺便以無名樸鎮之，樸本無形，又曰無名，謂空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五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何氏曰：《莊子》：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人雖有智，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莫知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之流，濃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章大旨，盡在是矣。夫上德不德，則混茫澹漠也，不失德而無德，則為者敗，執者失矣。上德無為

而無以為，則至一自然也。下德為之而有以為，則所謂始為天下矣。上仁為之而無以為，至仁無親，去德猶未遠。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以義制事，則下仁已一等。以仁義視道德，則所謂離道以善，險德以行也。曰不德，曰無以為，皆無心，無所為而為之謂天。曰不失德，曰有以為，皆有心，有所為而為之謂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又下義一等，附之以文禮也，於忠信為薄，益之以博智也，於道為華，其去性初轉遠矣。上禮者，盛禮也，施厚報宜厚，報不敵施，爭由是起。攘臂，引去貌，敗禮之人也。扔，引也，字從亻者非。○

林氏曰：為之而莫之應者，強民而民不從之也。扔，引也，民不從而強以手引，強掣拽之也。只是形容強民之意，故曰攘臂而扔之。○李氏曰：上章云常無為，故次之以上德不德。上德無為，故合道，下德有為不合道。仁義猶近德，可為進道之階。禮者純是作為，以禮齊物，轉不

齊，蓋有為終有失也，執之不失，亦可漸入佳境。自仁而反德，自德而反道，直造無為也。○淮海秦氏曰：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以道為本，以仁義為用。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何氏曰：首亂始愚，極言禮智流弊所至耳，《莊子》歷歷舉此失道而後德以下五句，而曰今也以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則云然，抑且曰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雖此數者有上下先後之序，而以聖人並用之，則何莫非道也。昔有通玄者云：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總兩儀而稱德，得之上者為道，得之中者為仁義，得之涼

者為禮智，涼而失之者非人也，此言最簡而明也。○呂氏曰：夫道者德之體，德者道之用，仁義由出於中，為可尚也，至於禮則去性益遠，華盛而實虧，從事乎繁文末節而不求其本，忠信日以衰薄，雖施於日用之間，外則燦然，而其中則無有也，順之則治，違之則亂，間不容髮，豈非亂之首乎。故曰三皇之有道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之有德，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之有仁義，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此之謂也。且世人以智為鑿，從事浮華，雖自以為見，而不知至愚自此而始也，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吳氏曰：忠信者德之厚也，漸變而薄，一降而為仁，再降而為義，三降而為禮，而忠信之厚德薄矣。禮者欲其理而不亂也，而適以基亂，故曰亂之首。前識猶言先知，謂智也。道猶木之實也，未生之初，生理在中，胚胎未露，既生之後，則德其根也，仁其幹也，義其枝也，禮

其葉也，智其華也，根幹枝葉華，皆自道中生也。智者欲其哲而不愚，而適以肇愚，故曰愚之始也。○李氏曰：前識者智識也，智識者失道之始，故曰道之華，有道者不處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何氏曰：夫處厚不處薄，言其及禮於忠信，所以息禮之爭也，居實不居華，言真智於道也，所以救智之弊也，故曰見其文者弊其真，飭其外者傷其內。去彼取此，捨澆返樸之道也。○吳氏曰：結上文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體道而不用智，彼謂其薄其華，此謂其厚其實。又曰：此篇乃分說道德仁義禮智六字，以道為無名，以德為有名，自德而為仁義禮智，每降而愈下也，故此章之等以道為一，德為二，仁為三，義為四，禮為五，智為六也。○呂氏曰：聖人目擊道存，尚其淳厚，捨其澆薄，安其誠實，摘其華綺，去彼禮之華末，取此道之大

體，天下治矣。譬如己之攝生，反其質素，敦兮若樸，處其厚也，行乎無路，遊乎無迹，遠其薄也。出乎無門，入乎大方，居其實也。屬其精神，偃其聞見，去其華也，去彼華薄，取此厚實，何不可之有。

第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何氏曰：《莊子》太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夫以昔之得一者，冠於章首，言一之為道，自古以固存也。一者道之所生，不曰得道，而曰得一者，見道之尊，其獨無對，為物不二。列子不生者疑獨，此言獨者，即一之旨也。故曰疑獨，其道不可窮。○林氏曰：一者道也，天之所以清明而垂象，地之所以安靜而載物，神之所以虛而靈，谷

之所以虛而盈，皆此道也。萬物之所以生，亦此道也。侯王之所以保正萬邦，亦此道也。其致之者，言其清寧靈盈生貞，皆因此道而得之。

○呂氏曰：昔之得一者，謂往古太極既判，而天地谷神萬物侯王所以能清能寧能靈能生能盈能貞者，無他，蓋得一氣之妙用也。夫一氣者無匹，合於天下也，為大道之子，神明之母，混元之先，萬化之祖，上下匪常，古今不二，是以聖人近取諸身。天者首之圓象也，得之則髮紺髭黑，目碧耳聰，百靈清爽矣。地者黃庭真土也，得此則覆載萬物，滋生百昌，安寧不動。神得之咀嚼六氣，凝結胎仙，然後變化通靈矣。谷得之則腦滿髓實，天谷虛盈，中生紫真。萬物者六腑五臟，九竅百骸是也。得之則七液洞流，五內堅固，沖和滋潤，故能久視而長生矣。侯王乃元神心君也，得之則頓躋聖位，形將自正矣，此無他，皆一炁之所致也。○吳氏曰：一者沖虛之德也，

上篇所謂抱一，所謂為一，後章所謂道生一，皆指此而言。《莊子》謂之太乙，又但謂之一，此乃自然之道所為，其用則虛而不盈，後而不先，柔而不剛，前章固屢言之，而此章盡發其蘊。得者謂得此一以為德，以者謂以此故能若是也，言天之清，地之寧，神之靈，谷之盈，萬物之生生不窮，侯王之立乎天下之上，其所以致之者，皆得此一之故也。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

何氏曰：清明者為天，不知此一此道以之清，無以則晝冥宵光，清者將分裂矣。寧靜者為地，不知此一此道以之寧，無以則山崩川涸，寧者將發泄矣。靈應者為神，不知此一此道以之靈，無以則其神不靈，而將消歇矣。盈滿者谷，不知此一此道以之盈，無以則谷不盈而將枯竭矣。生生化化者萬物，不知此道此一以

之生，無以則其生不植而將衰滅。况侯王以一身處臣民之上，得一旦致一，而後可以為天下貞。苟非此一此道之有以也，則位高者危，德二三凶，蹙敗之來，可不戒哉。貞者正也。○呂氏曰：天者積陽之德，表君之象，倘無以清，則陰陽謬矣，紀綱弛絕，沖一不運，而開裂之兆見矣。地者積陰之德，表臣之象，倘無以寧，則剛柔卷折，山川崩決，沖一不守，而發泄之形著矣。神者陰陽不測，無以靈則禍福生怪，祇祥勃興，沖一不居，而廢歇之時至矣。谷者虛以容物，倘無以盈，則流潤之失，崩夷之憂，沖一不盈，則枯竭之患作矣。萬物有形者也，倘無生則堅強枯槁，沖一散去，則滅亡之期應矣。王者貫三才而有萬物，儻無以貞而貴高，則百官不職，四海不歸，而蹙敗之禍隨之矣。且夫人之一身，至陽赫赫在乎上，自天柱第一椎玉京關之上，皆天也，其不清則腦髓減，齒落目昏，形將壞裂矣。己之地

無以寧，則真土乾枯，黃芽不生，靈津發泄矣。己之神無以靈，則赤子困悴，胎仙蕩散，七液不流，久而逝竭矣。己之萬物不生，則關節無寶，臟腑虛羸，而終於寂滅矣。己之侯王恃其高貴，則丹元不正，性真失常，心影既偏，將恐蹶仆矣。○林氏曰：裂，分裂也，發，言動而不定也，歇，消滅而不靈也，竭，盡也，虛則能受，不虛則盡止而不可受矣。蹶，顛也，處貴高之位而無此，則顛蹶之矣。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林氏曰：貴賤高下兩句，亦只是譬喻，無賤何以為貴，無下何以能高，下與賤，乃貴高之基本也。侯王之稱曰孤曰寡人曰不穀，皆是自卑之辭。又以此為虛而不自有之喻。非乎，言我如此說，豈有不然者乎。此兩字亦是文之奇處。○吳氏曰：此章以六句並言，而此以下承上文貴

高二字，專為侯王言之。蓋侯王之位貴且高，而沖虛之德不欲盈，惟當自處於下賤也，孤如無父之孤，寡如無夫之寡，不穀，不善，此皆不美之名，非人所願有者，而侯王以此自謂，是以下賤自處也。先云下為基賤為本，而後但云賤為本，蓋舉一以包二，省文也。○李氏曰：非乎，豈不然哉。○何氏曰：貴本於賤，高基於下，是以侯王自謂孤寡無助，不穀不德，亦可反其本而不失其道矣。

《易》曰：常以一德，謙以制禮，常德之固，謙德之柄是也。此道家所謂雌一之道，守約而施博也。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林氏曰：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譽字誤也。此兩句本譬喻，若作譽字，下文如玉如石，意不相屬矣。○李氏曰：數車之名件，無一名車者，數我之一身，無一名我者，數輳合一則名車，四大合一則名我，不欲如玉如石者，貴賤兩忘，惟抱一也。

○何氏曰：如數車而裂於名數之異，如玉石而偏於貴賤之質，則非一與本之道。《莊子》萬物一齊，孰短孰長，以道觀物，何貴何賤，此也，故章末取喻以戒之。○柴氏曰：輪輻等物皆車中微賤者，然非此莫成車，盡其名件數之，無一名曰車者，故曰數車無車。石中出玉，不敢貴玉賤石，蓋愈久愈不忘初也。

第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林氏曰：反者復也，靜也，靜者動之所由生，即《易》所謂艮所以成始成終也，能弱而後能強，專於強則折矣，動以靜為用，強以弱為用。○吳氏曰：道之至靜，反於道故動，道本至無，反於道故有，是以虛無恍惚之根，萬物共本之元，囿於出入之機，墮於動靜之域，皆道之體用也。極物之真，必守其本，命物之化，必守其宗，故動而生者，不與之俱化，則

知出者之必入，不與之俱徂，則知動者之必靜，觀物之出，必終於反，觀物之動，必終於靜，而天地之心可見矣。且春夏則萬物芸芸，競作根荄芽甲，並發于外，出而有生，豈非反於動乎。秋冬則萬物去華而就實，各斂于內，歸吾性宅，順而不亂，豈非弱而用乎。譬之身焉，欲修長生，要識所生之本，欲求不死，當明出入之機，謂之反還，謂之動靜。反者返其真元也，動者發其天機也。自一陽來復，於靜定之中運轉樞要，斡旋沂流，得七返之旨，鎮補三田，流通百脉，非動則無以復命也，故曰反者道之動。夫道無形無聲，非柔不能制剛，非弱不能制強，故專守雌靜，若嬰兒之未孩，且天下之柔弱，莫過於水，水莫過於氣，氣莫過於道，道氣神水之所柔弱者，通貫金石，燦銳磨堅，無乎不入，故曰弱者道之用。○李氏曰：反者道之動，神一出便收來，弱者道之用，專氣致柔也。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林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故曰物生於有，然天地孰生之？天地之始，生於太虛，是生於無也。因動靜強弱而推言，言有無之始也。○呂氏曰：天下之物，有無相生，迭出迭入，未始有盡，非有則不能顯無，非無則不能生有，萬物生於天地之內，是因有而生也，天地形於太虛之中，是因無而有也。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有無之相生，若循環然，而反復之義大矣哉。聖人深達厥理，即水以觀之，不觀其流，必觀其反流。即木以觀之，不觀其華，必觀其去華，則物雖有萬之不同，目擊而道存矣。然天地為萬物父母，而人為萬物之最靈，己之有者，形也，己之無者，神也，胞胎成其形，有生於無也。百靈生於身，無生於有也。故真有不有，真無不無，達斯旨者，自契於真有真無也。○何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反求其初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也，天地者，萬物之一初，先天地生，有

物混成，混淪者又天地之一初。無有生有，無形生形，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始自無而散諸有，終自有而反諸無，則道樸豈終散於器乎，彼流蕩而忘反者，宜其失於強盛而去道遠矣。○李氏曰：天下萬物生於有，即有名萬物之母。有生於無，即無名天地之始也。

第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林氏曰：勤而行之者，言聞曰必信也，若存若亡者，且信且疑，又以為有又以為無也。最下鄙俚之人，則直笑之耳，惟最下之人以之爲笑，方見吾道之高。退之論文，且曰人笑之則以爲喜，況道乎。○何氏曰：道者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能行勤行，士之上也，中人求道不宏不篤，焉有焉無，繫念存心，萬中無一，

至於世俗浮薄，雖謙下為懦弱，笑虛無為荒唐，然不足發或者之笑，亦不足見此道之大，以知道者希故也。

○呂氏曰：上士者大資純厚，達於妙理，聞道則洞然曉悟，信而不疑，篤志行之，惟恐不得，故曰勤而行之。中士受性中庸，可上可下，始樂而終厭，初勤而後惰，聞道則猶豫多疑，取捨不決，欲進則不能果於力為，欲退則猶有所顧惜，故曰若存若亡。下士賦性污濁，不達至理，聞道則以為迂闊荒唐，不止於不信，又且大笑而非之，然而不為下士之所笑者，豈足以為清淨之道也。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林氏曰：建言者，立言也。言自古立言之士，有此數語，明道以下數句是也。此亦是設辭，言此數句不出於我，自古有之。明道若昧，惟昧則明，前章曰自見者不明，又曰：不自

見故明，即此也。進道若退者，能退則為進也。夷，平也，夷道，大道也。大道則無分別，類，同也，和光同塵之意。上德若谷，能虛而不自實也。大白若辱，不皎皎以自異也。廣德若不足，若自足則狹矣。偷，竊也，欲為而不敢為也。建立其德，是有為者，為之於不敢為，所以能建立也。質真若渝，真實之質，純一而不變，而自有若渝變之意，此亦足而不自足之意。大方者太虛也，太虛雖有東西南北，孰見其方隅哉。大器晚成，如鑄鼎之類，豈能速成哉。大音希聲，天地之間，音之大者，莫大於風霆，豈常有哉。希者不多見也。大象，天地也。《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天地之形，誰得而盡見之。○何氏曰：建言有之，古之立言之士，如下文所云，皆為世所訕笑而大道存焉。明道若昧，大悟同未悟也。進道若退，大勇同無勇也。夷道若類，平等同無等也。上德若谷，實若虛也。大白若辱，清若濁也。廣德

若不足，有餘不敢盡也。建德若偷，建諸天地而如朝夕偷安者。質真若渝，質如金石，而如長久渝變者。大方無隅，無門無房。大器晚成，匪雕琢。大音希聲，非律非呂。大象無形，離色離名。混沌太無，非可名狀，可謂費而隱矣。此皆極大道之形容，廣乎其無不容，淵乎其不可測也。○呂氏曰：夫過欲陽而功欲陰，過陽則能消，功陰則能全，諺謂之陰德者，不欲人知，因物自然，興著不顯其能，退藏於密，故曰建德若渝。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林氏曰：道隱無名，不可得而名也。貸者與也，推以及人也。有道者能以與人而不自有也。成者道之大成也，成己成物，而後謂之大成也。○何氏曰：無名者不可指定而名也，故有上文摸寫不盡者。然道雖無名而有，實善貸且成。貸，註韻施也，人人咸備，物物周普，如天施地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何莫非道

也。《莊子》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乎無有者此也。

第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何氏曰：虛無生自然，自然生道，道生一，一生天地，天地生萬物，萬物抱一而成，得微妙氣化，凡人物背寒向暖，背暗向明，背惡向善，皆為負陰抱陽之意。抱陽即抱一，道之生氣之化也，人與天地參為三，而於物最靈，故人也者，天付以神，地付以精，沖和付以氣，人貴護氣保精愛神，與天地並立，所以保養沖和，以謙不以盈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林氏曰：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言皆自無而生，道者萬物之始，自然之理。三極既立，而後萬物生焉，萬物之生，皆負抱陰陽之氣以沖虛之理，

行乎其間，所以為和也。○呂氏曰：道生一氣，一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所以道生一者，太極未判，一氣之渾淪也。一生二者，謂清濁既分而天地位焉。《易》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矣。赫赫發乎天，肅肅出乎地，兩者交通而成和，故人倫成焉。一陰一陽之謂道，言負而且抱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鍊養家以月為衆陰之母，日為衆陽之父，所以負抱者常當嘻吸天光，咀嚼沖氣，則天谷虛盈，二景纏絡，萬神安寧，出入元化，飛駢玉清。○董氏曰：凡動物之類，則背止於後，陰靜之屬也。口鼻耳目居前，陽動之屬也。故曰負陰而抱陽，如植物則背寒而向暖，而沖氣則運乎其間，又統而言之，則神陽而質陰，神運於中曰抱，質見於外曰負，氣則動陽而靜陰，乃濟之以中和，而沖乎形質，為神所乘之機也。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

何氏曰：稱孤稱寡不穀者，托於無輔無善之稱。此王公卑以自牧之名。三名者人之所甚惡，而亦人之所以教，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固理之常，而損中有益，益中有損，又物之變，故聖人為三才宗主，執沖含和，寧處人之所惡，寧受物之所損，安知自下者人不高之，自後者人不先之，惡未必非美，損未必非益也，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盈者沖之反也。《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與盈相反也。○林氏曰：人之所惡，莫若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此亦譬喻有道者自卑自賤之意，其意蓋謂天地人皆自無而有，萬物以陰陽為質，而其所以生之者，皆沖虛之和氣，學道者當體此意，則必以能虛能無為貴，天下之物或欲損之而反以為益，或欲益之而反以為損，損益之理，有不可常，如月盈則必缺，此益之而損也。既缺則必盈，此損之而益也。

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

死，吾將以爲教父。

何氏曰：《金背銘》：強梁者不得其死，又繼以好勝者必遇其敵，亦以見古之人皆以此爲教，而我亦不求異，以爲教然，且爲教之父者，蓋指約而易操也。教之父，道之母也，無他，天地物類生，皆從一道，以沖爲宗。○李氏曰：人之所教，無非爲善，我亦如是教之也。○吳氏曰：此言用弱之事，梁，亦強也。以木絕水，以木負棟，皆曰梁也，取其力之強也。不得其死，謂不得善終，如子路之行，夫子以爲不得其死，後果死於孔悝之難。教父猶言教之本，父謂尊而無出於上者。人之所教，教以用弱，我亦以此教之，強梁不能弱者，必不能保其身，以強梁勝人之益，而有不得其死之損，所謂益之而損者，此最爲教人第一義，故曰教父。○倪氏曰：老子言道每譬之母，此特曰父者，母主於養，父主於教，爲人師者，必尊嚴如父可也。

第四十三章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

林氏曰：堅者易折，柔者常存，以至柔行於至堅之間，如水之穿石是也。無間，無縫罅也。無有即無形也。如人身榮衛之間，可謂無間，而氣脉得以行之。無隙之隙，而日月之光亦入之，此皆無有入無間也。○何氏曰：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老子嘗以是語關尹，知道與氣所以柔也。天地之氣，雖至堅如金石，無所不透，其道亦然，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故至柔非弱，至堅非強，如泰山之溜穿石，如單極之綆斷榦，亦此類也。馳騁者，《莊子》所謂乘天地馳萬物之意。可以執道御有者，由至堅而逝至柔，由至柔而逝至元，《列子》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

無，舉此見無介然之間，道其至矣乎。然後知無爲之有益，無爲神歸，無動氣泯，決本常根，入乎無間，默悟之可也。○呂氏曰：天下至柔莫過於水，然猶未免有形者也。或似無形，而入於有形，則氣是矣。氣本柔也，且氣本柔，養之至大至剛，人莫能禦，以堅禦堅，不折則碎，以柔禦堅，柔亦不糜，堅亦不病，夫一已之至柔者，道氣是也。馳騁乎至堅者，謂氣能穿關通節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以有入有，捍而不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惟大梵之氣無有形質，故能包裹天地而無外，密襲秋毫而無內，聖人體之，德性是也。見道朗徹，何往不通，所以致治四海，謂之神化，喻夫至人，臻襲氣母，引鍊太和，神明在躬，出入無間，淵乎不可測度，故曰無有入於無間，無爲者居象帝之先，處太極之中，道之妙用，實寓于此，聖人則之，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無有不可，豈小補哉。

至人無為無事而形不勞，忘我忘人而精不虧，非欲於道，道自歸之，故曰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林氏曰：前兩句皆譬喻也，以此而觀，則知無為無不為者，至理也。不言而教，自行無為而功自成，此皆至道之妙用，而天下之人知不及之，故曰天下希及之。有益，有功用也。

○何氏曰：何謂不言之教，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精誠所感，吾何言哉。何謂無為之益，如水行用舟，山行用橈，因高為田，因下為池，簡易之化，吾何為哉。此皆專氣致柔，極虛本無，以道運化故也。故天下希及之。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保真懷道，而天下自從，又誰得而企及之哉。

第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

病？

林氏曰：名貨皆外物也，無益於吾身，則雖得雖亡，何足為病。而不知道者每以此自病。○何氏曰：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烈士殉名，貪夫殉利，以身殉之，雖死不悔，曾不知身重於天下，況死名死利乎。知道者身尚非我有，況美名美利皆外物耳。不知道者試以名比身世，以名為華，身固有名，高而身危，則名豈不疏於身乎。試以財比身世，以財為資身，固有財多而身害，則財豈不少於身乎。故曰生我名者殺我身，益我貨者損我神。當其無得無失之初，如水未波，及亡於既失之後，無病自灸，孰若本無之無事乎。孰能自遣於既失之餘乎。○呂氏曰：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是猶未能忘我也。夫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貨。蓋名無實，實無名，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富者

苦身疾作，競名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然聖人貴以身為天下，非忘我則不然，使天下之人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故伯夷餓死於首陽之下，是殉名也。盜跖死於東陵之上，是殉利也。其於身貨孰多孰寡焉，以身殉名，世必謂之君子，以身殉利，世必謂之小人，得之則悅，失之則憂，貪得忘失，見利忘義，是猶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雖得雀而珠已亡，蓋所亡者重，所得者輕也，可不哀哉。蓋志在乎得而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於失，則病又甚於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始無疵矣。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林氏曰：愛有所著則必自費心力以求之，愛愈甚則費愈大，此言名也。貪而多藏，一旦而失之，其亡也必厚。無所藏則無所失，藏之少則失亦少，多藏乃所以厚亡也，此二句發明下三句。○何氏曰：多取美名，是謂甚愛，名者為實之賓，名大而費

心亦大矣，居其奇貨，是謂多藏，利者治亂之媒，利厚而亡物亦亡矣。○吳氏曰：愛謂愛名，大謂身也，以名比身，則身大於名，慕名者甚其愛，而愛身反不如愛名，必至耗費心神而損壽，是因名而使身之大者耗費也，故曰大費。藏謂藏貨，厚亦謂身也，以貨比身，則身厚於貨，嗜貨者多其藏，而重身反不如重貨，必至喪亡身命而隕生，是因貨而使身之厚者喪亡也，故曰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林氏曰：惟知足者不至於自辱，惟知止者不至於危殆，如此而後可以長久。此三句却是千古萬古受用不盡者。○何氏曰：知足則於名於利已得之中，知有分量，而此身早退，何辱之有，知止則於不當得之名與利，截然一毫不求，而此身能隱，何殆之有，乃可久也。○呂氏曰：心足則無求於外，故無辱。心止則萬緣俱息，故無殆，可以長，可以久也。○吳氏曰：知內分之有定，則足而

不貪，故不至失舉虧行之辱，知外物之無益，則止而不求，故不至損壽隕生之殆，而可長久也。○李氏曰：名貨得失，皆有為也，終不長久，惟知足知止，可以長久。

第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林氏曰：有成則有缺，大成者常若缺，則其用不敝矣，有盈必有虛，大盈者常若虛，則其用不窮矣。前章窪則盈，敝則新，即此意。大直則常若屈然，枉則直也，曲則全也，大巧者常若拙然，不自矜也。大辯者常若訥然，不容言也。○李氏曰：上章知足不辱，故次之以大成若缺，德有餘而為不足者壽，財有餘而為不足者鄙，大成若缺，大盈若沖，至於若屈若拙若訥，皆德餘而為不足者，用之無盡也。○吳氏曰：以成為

成，以盈為盈，以直為直，以巧為巧，以辯為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乃為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者也。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林氏曰：躁之勝者，其極必寒，靜之勝者，其極必熱，躁靜只是陰陽二字，言陰陽之氣滯於一偏，皆能為病，惟道之清靜，不有不無，不動不靜，所以為天下正。○何氏曰：道以清靜為正，亦惟清靜為大。躁勝寒，陽極生陰，靜勝熱，陰極生陽，皆極於所偏勝，若夫天清地靜，乃天下至正之道，無勝無極，而可以大且久者，經曰：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是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六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盱江危大有集

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呂氏曰：夫時之泰也，庶民昌，四海治，兵戈息，民多務本，戶競田桑，糞治田疇，雖有良馬無所用之，不謂之有道而何。時之否也，百事疲，災異生，強暴相凌，彼疆我界矣，其守而爭奪之端起矣，戎馬交馳，集於戰地，故陰陽自此閉塞，品彙自此夭闕，不謂之無道而何。夫一身者，一天下也，《南華經》野馬也，塵埃也，是以馬而喻氣也。揚子云：氣也者，適善惡之馬也，蓋氣即道也，道即炁也，自一炁以生萬物，氣之所生，萬物柔弱而生，氣之所去，萬物堅強而死。却者反也，走者運也，運其精氣，泝流直上，補其腦血，糞其

根本，以養其身，故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已之天下無道，則忘本逐物，心動意躁，其息自奔，上有重樓，浩浩而出，下有金龜，續續而泄，日以心鬪，六賊生於郊境矣。○何氏曰：天下植有道之君，則不以兵強天下，而以務農重穀為本，故却善走之馬，而惟糞治其田疇，不舍內以事外。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糞除皆修治意。無道之世，戎馬生於郊，駟駟牡馬，在坳坳之野。郊本言畜馬之地，彼以是妨農業者，則可戒也。○按吳氏澄所注本，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下有車字，言有道之世，不相侵伐，故善走之馬不以服戎車，而退却賤用之，以服糞車而糞田也。諸家並無車字，惟晦庵《朱子語錄》有之，張衡《東京賦》云：却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吳氏本自有理，學者不可不知也。

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林氏曰：戰爭之事，皆自欲心之始，

欲心既萌，何時而足，惟得是務，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惟知足者以不足為足，則常足矣。此又發明前章知足不辱之意。○吳氏曰：罪謂愆惡咎禍，皆謂災殃，而禍重於咎，得隴又望蜀，此不知足也。○李氏曰：曰罪曰咎曰禍，皆欲心所致，故結語云知足常足，知足者貧亦樂。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何氏曰：老子語文子曰：精神發於內，神氣動於天，專言精神可以前知也。○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言有道之士知內不知外，知內不知外，則無所不知，見內不見外，則無所不見，若只知外見外，而忘其內者，知見淺狹矣。○吳氏曰：天下萬物萬事之理，皆備於我，故雖不出戶，而遍知之矣。天道者萬理之一原，內觀而得，非如在外之有形者，必窺牖

而後見也。不知其皆備於我者，必出至一處而後知此一事，故出彌遠而知彌少，烏能不出戶而知天下哉。○林氏曰：天下雖大，人情物理一而已矣。雖不出戶，亦可知，雖陰陽變化，千古常然，雖不窺牖亦可見。若必出而求之，則足跡所及所知能幾，自力所及，所見能幾，用力愈勞，其心愈昏，故曰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何氏曰：知人不以忖度，而以道知，見天不以揣摩，而以道見。人即我也，我即天也，使必待出戶窺牖，則是捨心而外馳也。精神不足，知見奚足，於道何有，《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又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不行不見不為，而能知能明能成，自然之道也。○林氏曰：不行而自至，不求見而自明，不為而自

成，聖人之道，其為用如此，《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即此義也。○吳氏曰：不待行處而已，如遍至其處，故能悉知天下之事，不待窺見此物而後能明其理，故不窺牖而見天道也。不為而成，言上二句之效驗，惟其不行而遍知萬事，不窺而洞見一原，故不待有所作為，而事無不成完也。

第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何氏曰：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非學自學，而道自道也。學則開於知見，積而後成，道則忘其知見，本來混成。學所以求道，博所以反約，勤修無為，悟真道成，先益而損，由有入無，既損而損，雖無亦無，乃合道真，此無為妙境也。老子語文子曰：所謂無為，非謂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謂其循理而舉

事，因時而立功，任下責成，舉過無事，此乃無為而無不為之事。○李氏曰：不出戶，知天下，內知也。其出彌遠，外事也。故次之以為學。日益言為學者求其增益，為道者事減損。《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正謂此也。至於無忿可懲，無慾可窒，以至無為，則萬民化而天下歸往矣。○呂氏曰：至人損之又損，是非俱泯，寂然不動，以至於無為，守性之真，體道之原，與天地合德，造化同功，然後煉大梵祖炁，飛肘後金精，胎閉納息，回風混合，灌漱元泉，此皆無為而無不為也。○倪氏曰：為學日益，貴博也。為道日損，貴約也。先博而後約，先益而後損，不益則安所取約，徒益而不損，則博反惑矣，是故學者道之筌蹄，道者學之歸宿也。孔子曰：多學而識之，學之益也。一以貫之，道之損也。既損之，又加之以損，損之至也。損之至則無所為矣。雖無為則實無所不為，此無為之所以貴，若

止於無為，不能無所不為，則涉於虛無，非所謂道也。

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何氏曰：無心於事，無事於心，雖天下之大，吾何容心焉。昔聖人之得天下，此自然之道也。如堯之黃屋非心，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皆行乎其所以無事。若有事於天下，是有心也。經曰：為者敗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無為，而天下治，此也。此古人不以天下易此道，而每言取天下之戒者，深戒不知道者，將以天下為足貴於道也，豈知無為無事，自然之道哉。○林氏曰：取天下必以無心，有心者反失之，三代之得天下，何容心哉。因當時戰爭之俗借以為喻，其言亦足以戒。無事有事，即無心有心也。○吳氏曰：無事者無所事，即無為也。因言取天下者，亦止是無為，蓋德盛而天下自歸之也。若必用志用力，而有作為之事，則何足取天下哉。○李氏曰：苟或

妄有作為，則民亂而難治，故曰不足以取天下。

第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呂氏曰：天本無心於物，因物見天之心，是以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鑑對形，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彼巨細，初無他心，何常心之有。荀卿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是以譬諸己焉。淵默寂淡，能應能定，不將不迎，和其光，同其塵，大齊物我，而未嘗異於物，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李氏曰：上章云無事取天下，故次之以聖人無常心，所謂無常心者，隨機應變，不逆民物之情，故百姓遵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從聖人之化，天下同一心也。○何氏曰：聖人心若太虛，何常之有，其常心者，天下之心而已。○政和注：聖人之心虛而能受，靜而能應，如鏡對影，以彼妍醜，如谷應聲，以

彼巨細，何常之有。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呂氏曰：夫善否相非，誕信相譏，善與不善，信與不信，世俗之情，自為同異耳。故有好善之心者，聖人不違其性，輔之以上善，使必成其善。苟有不善者，亦因以善待之，善不善在彼，而吾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百行無非善，而天下莫不服其化，德之厚矣。故有好信之誠者，聖人不奪其志，輔之以大信，使必成其信。苟有不誠之心者，亦因以信待之，而吾所以信之者，未嘗變也。萬情無非信，而百姓確然無不信，德之至矣。夫至人者是非一致，真偽兩忘，美亦善之，惡亦善之，常善救物而無棄物，可亦信之，否亦信之，常善救人而無棄人是也。○何氏曰：大凡善者吾善之，不善者未必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未必信，此常人之心也，未是德善德信事也。聖人德與天地參，天地無私覆載，日月容光必

照，聖心渾乎以物我為一也，故能善人之不善，信人所不信，彼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吾一以自然之道待之，《書》曰：簡厥脩，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何善何否。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何信何誕。有孚顒若，下觀而化，此也。《莊子》：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此也。○林氏曰：善不善在彼，而我常以善待之，初無分別之心。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與此同。信不信在彼，而我常以信待之，初無疑間之心。子曰：不億不信，亦此意也。其曰吾亦善之，吾亦信之者，非以其不善為善，不信為信也，但應之以無心耳。

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呂氏曰：聖人體道合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旁礴萬物，渾其心而同其塵，順其性而同其化，未始自為取

舍，天下一心，渾渾然無所分別，無善無惡，無信無偽，真一不二，待之以道，故曰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為天下渾其心。○林氏曰：慄慄者，不自安之意，聖人無自矜自足之心，故常有不自安之意。渾其心者，渾然而不露圭角，此心渾然所以無善不善，信不信之分也。注其耳目者，人皆注其視聽於聖人，而聖人皆以嬰兒待之，故曰皆孩之。此無棄人之意也。

第五十章

出生入死。

呂氏曰：道生一炁，炁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生者炁之聚，萬物之出於機者也。生變而有死，死者炁之散，萬物之入於機者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有生則復於無生，物有死生，性無加損，蓋生者造物之所始，死者陰陽之所變，此乃有卒未離乎域中者也。離乎域中者，其出不訢，其入不

詎，出生入死，出死入生，無可無不可，修鍊之士，以清陽而無質者為生炁，以濁陰而凝滓者為死炁。人者稟沖和之炁，非濁非清，而生也入清陽而出陰濁，陽純則為上仙，入陰滓而出清陽，陰純則為下鬼。若乃服六氣，餐元精，吸沆瀣，皆天氣感化，無形無質，故能通神明而壽齊二景，此之謂出死入生。世之人食穀實，嗜五味，有形有質，盜其真炁，散其清陽，入其陰滓，此之謂出生入死。○吳氏曰：出則生，入則死，出謂自無而見於有，入謂自有而歸於無，《莊子》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林氏曰：出生入死，此四字一章之綱領也。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則超然而脫離之也。入則迷而自汨沒也。能入而出者，惟有道者則然。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呂氏曰：陰陽不離於大道，造化不離於五行，和合有無而成天地，出機而生，入機而死，順道者寡，違道者衆，故養生者不妄視，不妄聽，不妄談，不妄履，動靜恬然以自滋育者，生之徒也。趨死者目亂采色，耳聽淫聲，口美非道，足涉邪徑，動靜沒溺，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且生死之道，既分為二，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知進而不知退，以及於盡，則所謂動之死地。生死之道，以十有三言之，三者各居其三，而不生不死之道，在於虛一而已。所以不言者，欲其自悟也。原其十有三之說，前後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其稍可取者，一、二家而已。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六七覓無踪。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水火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寓之，心藏神，腎藏精，凡聖日用應酬之際，無所不用其精神也。《黃庭經》：一

身精神不可失，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蓋水火能活人，能殺人，豈非生死之徒乎。赤蛇纔動，靈龜逐行，應速於谷，發疾於機，豈非動之死地乎。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列子指髑髏而言之曰：此過樂乎，此過養乎。夫煖衣燠室，旨酒膏粱，服食金石，彼以養之之厚，而反傷其生，未若灰心息慮，薄滋味，養谷神，雖若輕生，可以長生也。○李氏曰：水成數六，火成數七，柔弱，生之徒，強大，死之徒，柔弱者則能懲忿窒慾，強大者為忿慾所使，能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升，水火既濟則生，故曰生之徒。起忿則無明，火熾縱慾，則苦海波翻，水火相違則死，故曰死之徒。人之生，皆賴水火，動之死地，水火相違，以丹道言之，水火既濟，則聖胎凝矣。○林氏曰：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久視，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徒者言其類也。動之

死地，動非動靜之動，乃動輟之動也。之，往也，死地，死所也。夫何故，發問之辭也。生者，我所以生也。生生者，我所以養其生也。養其生而過於厚，所以動即趨於死地也。此即外身而身存，無而後能有，虛而後能盈之意也。○何氏曰：生死之徒，各十有三，諸家頗各有見，皆不過牽合十有三之數而已，要知上壽百歲，中壽下壽有差，與富康寧皆福也，此生之徒。凶短折疾憂貧弱，皆極也，此死之徒。未說及德與惡，而前之二者，各受命於天，誰能齊之，未是患處，若愚不肖，貪生失理，自作不靜，以速其死者，不但為死徒，且趨死地，患在人耳。死地謂動於惡而不好德者，泛論世人如前三者，十分中各有其三，不必如前人牽合數目。但死之徒已十有三，而之死地，又十有三，死之分數十居其六，生之徒數，僅有三，可畏哉。若攝生避死，德人十有其一乎。《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而

為生，散而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是則所患者在死地，而不在死徒可見也。○吳氏曰：之猶適也，趨也。生生求以生其生也，厚謂用心太重，或仙術延生而失宜，或煉藥衛生而過劑，其意正欲趨生而返趨於死地者，為其求生之心太重，而不順乎自然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也。

林氏曰：言我蓋聞古之善養生者，雖陸行於深山而不遇兕虎，入於軍旅之中，而不被甲兵，惟其無心，則物不能傷之。兕所以不能觸，虎所以不能害，兵所以不能傷，惟其無心故也。《莊子》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亦是此意。夫何故，又發一問，言物之所以不能傷者，以我能虛能無，而無所謂死地也。○吳氏曰：攝猶攝政攝管之攝，謂不認生為己有，若暫焉管攝之也。以虛靜為裏，以柔弱

為表，塊然如木石之無知，侗然若嬰兒之無欲，雖遇猛獸惡人，亦不能為害也。蓋其查滓消融，神炁澹泊，如風如影，莫可執捉，無可死之質，縱有傷害之者，何從而傷害之哉。○李氏曰：無死地者，忘其死生也。○何氏曰：虎兕者，以獸之猛者言之，兕，野牛也，重千斤，一角。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夫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何氏曰：天覆以道而萬物生，物物受炁於天也，地載以物而萬物畜，物物受質於地也，故萬物生者自形自色，非待物物而雕琢之。陰陽相照，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其勢因成，孰能禦之。夫形有時而弊，勢有時而傾，惟道德在天地，高厚悠久，不壞不滅。《易》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故道為至尊，其獨無對。德為至

貴，其高無上，物雖有萬之不齊，孰能如此。蓋道德超然物勢之上，而行乎形氣之內，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盈天地之間，皆蒙衣被，本本元元，之所共推，非由於諄諄之命，非有假於人為之力，其生之畜之，一自然也。可尊可貴，亦一自然也。然生畜形成次第，雖有道德物勢之分合，而言之一道而已。○林氏曰：道自然也，無也，凡物皆徇無而生，故曰道生之，德則有迹矣，故曰畜之。畜者有也。物則有形矣，故曰物形之。勢則有對矣，故曰勢成之。陰陽之相偶，四時之相因，皆勢也。莫知命者，猶曰莫之為而為也。非有所使然，則為常自然矣。尊貴者，言其超出乎萬物之上也。○李氏曰：道本無形，因生育天地而形可見，道本無名，因長養萬物而名始立，一切有相受命于天，成形于地，稟炁中和，皆道之蔭也，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

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何氏曰：《莊子》：道者萬物所共由，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道生之畜之，有如春道，長之育之，有如夏道，成之熟之，有如秋道，養之覆之，有如冬道。《庚桑子》：春炁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此也，此道何道也，虛無自然之道，能生出萬物於始，又能牧藏萬物於終，乾坤動靜，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庚桑子》即春生秋成而見大道，老子以發生致覆藏為一道。《易》曰：顯諸仁，藏諸用是矣。天地無心也，雖生全不傷，亦不名有，雖施為不辭，亦不恃功，雖長養不窮，亦不為主，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太虛冥冥，誰能強名。玄德，天德也，道也。○林氏曰：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皆言既生既有之後，其在天地之間，生生不窮，皆造化之力也。然造化不有之以為有，不恃之以為功，雖為之長

而無主宰之心，此所以為玄妙之德，玄德即造化也。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

呂氏曰：《列子》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炁也，太初者炁之始也，原夫道者，未始有始也。外包乾坤，內充宇宙，無形無名，萬物之所以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得以資生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故為天下始。生育天地，長養萬物，故為天下母，而萬物所以成也。譬夫一身之天下，始因三元育德，九炁結形，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則為一身之始母焉。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炁，以爲百骸之母，當知其子，子神也，既以子為元神，母為元炁，母在則子存，母去則子泣，以其

炁能生神，而神能服炁也。丹經謂之君臣，亦云母子，古之真人云：子母乍逢情眷戀，君臣相會喜團樂。蓋形中子母，炁以守神，神以守炁，交相戀守，混融為一，結就胎仙，與天相畢。故曰既得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林氏曰：天下有始，以爲母，即有名萬物之母也。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復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蓋言無能生有，有出於無，知有者不可以不知無，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亦是此意。沒身不殆者，言如此則終身無危殆之事也。○董思靖曰：人受炁以生，炁為母，神寓於炁，故為子守母，則炁專神安。○何氏曰：經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即此章始與母之旨，太始有無而已，自無適有者為母，如道生一是也。自有適有者為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也。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不救。

呂氏曰：夫乾坤者易之門戶，開闔有常，衆卦從而出焉，生化之機，準的不差，而兌者悅也，散也，蓋耳目諸根色塵之所由，若塞愛悅之視聽，則禍福之門閉矣，自然而身不勤勞也。倘開其愛悅之門而弗塞，則嗜慾之情長矣，終身危亡不可救也。以己論之，兌者口也，門者目也，常緘其口，則五炁內固，元精不乾，常瞑其目，則內境不出，外境不入，寂然泰定，與道為一矣。《參同契》曰：耳目己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此所謂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若乃開其喜悅之門而勿塞，濟其愛欲之事而弗閉，物誘於外，情動於中，氣亡液漏，精神散去，其神天闕，而莫之能救，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林氏曰：兌者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也。不勤，不勞而成功也。開其兌，

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危殆不可救也。○何氏曰：門，古注指口，亦不拘此，但有出有入者，總謂之門。閉其門者，冥心大道也，外想不入，內想不出，《莊子》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是也。蓋塞兌閉門，入無滅有，於子知母，乃返吾初，終其身而用之不勤矣。若開兌濟事，則一念一動，迷惑本來，毀無失有，如母誕子，托相萬狀，子壯母衰，轉輪無已，終其身而難救。○李氏曰：塞兌閉門，內境不出，外境不入，終身不勤，不勞而治也。開其兌，濟其事，內境出，外境入，終身不救，永失真道。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林氏曰：所見者大，能斂而小，則為至明。所主者剛，能退而守柔，則為至強。即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光者明之用，明者光之體，用其光而歸之於明，則無殃咎矣。知用而不知藏，則遺殃之道也。襲者藏也，常

者不易也，襲常者，言藏其用而不窮也。○何氏曰：凡能大不能小，能強不能弱，能明不能晦，則棄本徇末，子復生子，流落忘返，其如母何，是則自遺其殃矣。蓋始者常無之道，母者常有之道，自無生有，自有返無，此大常不變之道也。又曰：用光歸明，聖人光而不耀也。察見淵魚者不祥。○呂氏曰：水鏡之照物謂之光，其光之體謂之明，用其照外之光，回光照內，復反而歸藏於其內，體之明也。夫神太用則竭，照見淵魚者不祥，此用光於外而遺其身殃者。能含光以混世，則不為身殃矣。是謂能掩藏其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故曰襲常。

第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吳氏曰：我者汎言衆人，非老子自謂也。介音戛，《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同謂倏然之頃也。知字句絕，

施如《論語》無施勞，《孟子》施施從外來之施，矜夸張大也。聖門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無施勞，老子之用，蓋亦若此，誇張取其所忌，此章言不知道之人，惟務誇張，若使其人倏然之頃有所知，而欲行大道，則必專以施為畏而不敢為也。○李氏曰：惟施是畏，識法者恐。○柴氏曰：大道之外，行者皆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吳氏曰：徑，小路也，與大道相反，卑卑欲退者，大道也，其道甚平夷而易行，堂堂誇張者，小徑也。而人多好行之。○呂氏曰：大道，亨衢也。平易坦然，何往不通。雖千萬里之遙，其行必始於足下，聖人患其太直，躊躇興事，豈貴其速達而要其近功哉。世人利於速達，故由捷徑。然崎嶇迷惑，不知所趣，倒行逆施，去道愈遠，無由上達也。煉養之道，夷然如砥，甚易知易行，一曲之士，滯於方隅，欲其速得，遊於傍門，陷於邪徑，而不知也。故曰大道甚夷，

而民好徑。○何氏曰：大道平夷，本若大路，然而捨之入邪徑，則迷之甚矣。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哉！

吳氏曰：此言誇張之事，有廷內而弗灑弗掃者，唐風之儉嗇，朝甚除治，則其官室之奢靡可知矣。田甚蕪，倉甚虛，謂奪其民時而民不得耕耨，竭其民力而民無所蓄積也。華其佩服以為飾，豐其酒肉以為養，私其府庫以為富，是猶為盜之人，得物之多，以誇張於外者爾，夏季商辛是也，豈知道者所肯為哉。○林氏曰：大道甚平，人之求道，不知適正，好行邪徑之路，譬如有國家者，治其朝廷則甚整，為官室臺榭之類也。朝廷雖美，而田畝皆蕪，倉廩皆虛，而且以文彩為服，佩帶利劍，厭足飲食，積其資財，務為富強，此如盜賊之人，自誇其能，是豈可久。此譬喻之語也。言人不知大道而自矜

聰明，自誇聞見，此好徑之徒也。豈知至道，故曰非道哉。○何氏曰：朝甚除，此除者修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弊廬，又云除道，皆修治意。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呂氏曰：善以道建國者，獨立萬物之上，終古不易，翱翔萬物之表，終古不極，以是道而立身，以是道而建天下，守之以中，體之以常，鎮之以無名之樸，而不為物之遷變，福及後世，其德彌廣，其用彌大，不可動搖也。若夫根拔則氣竭，青去木矣，炁敗則精竭，神明去身矣，是以至人固蒂深根，獨立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綿綿冥冥，屹立不可拔，善以道抱民者，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辯，天下之士，定於一心，百姓歸附矣。修一己則抱元守一，神全精反，迴風混合於丹田，永無脫離矣。故曰善

抱者不脫，夫善建善抱者，豈惟不拔不脫乎，亦將德澤流于上下，孝慈被于子孫，世祚綿遠，傳之無窮，豈不美哉。○何氏曰：《莊子》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樸，故善言建者，無加於德，則人亦與立而不拔去之矣。經曰：抱一為天下式，故善於言抱者，無出於一，則人亦不離心而脫去之矣。豈惟在其身，將子孫亦嘉賴之，承祀悠遠。以道觀者，故不私為子孫計，而立教垂世，非專為山谷枯槁者言，所謂大德必得其祿位名壽，而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是也。○林氏曰：建者無不拔，抱者無不脫，建德而抱樸，則不拔不脫矣。有子孫之家，祭祀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生而不窮，亦猶子孫嗣其家者也。此三句皆是比喻，以言道雖有無而實長存也。

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呂氏曰：修身之道，舉措施設，酬酢應變，未嘗不自我而起，煉炁養神，少私寡欲，諸偽咸盡，乃為真人矣。修之於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九族和睦，積善有餘，慶流來世矣。修之於鄉，則尊奉耆老，教誨愚鄙，上下信向，其德久長矣。修之於國，則百官稱職，禍亂不生，萬寶豐熟，物充實矣。修之於天下，則不教而治，不言而化，和於大通，比屋可封，德施周普矣。夫修之家鄉國天下，上言其德，乃餘乃長，乃豐乃普，惟修之身，言其德乃真者，《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治天下。本在身，末在彼，其理備矣。○林氏曰：修諸身則實而無偽，修諸家則積而有餘慶，修之鄉則一鄉之所尊，修諸國則其及人愈盛，修之天下，則及人者愈遍。○吳氏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人。家者一身之外，九族之內，鄉者一家之外，鄉遂之內，國者鄉遂之外，邦畿之內。天下者，邦畿之外，四海之

內。修之於家鄉國天下者，言自近及遠，人人各修其德也。然豈是人教之使然，我無為而民自化爾。○何氏曰：內而身與家，以此道修之則真積力久，且有餘矣。外而鄉國天下，以此道修之，則源深流長，且豐且普矣。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林氏曰：即吾一身，而可以觀他人之身，即吾一家，而可以觀他人之家，即吾一鄉，而可以觀他人之鄉，推之於國於天下皆然，言道之所用皆同也。以此者，道也，以道而觀則天下無不然。○李氏曰：以之修身，觀心察性，心定則身之修也。以之治國，觀民察己，民化則國之治也。天下有一不善，則是自己政化不善也。《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之謂也。反觀諸己心，有一塵染著，則是我之性天不明也。○董氏曰：觀之之道，其則不遠，豈假

他求哉。蓋物分雖殊，一本而已，以此觀之，莫不然者，此意當契於語言之外。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七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盱江危大有集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林氏曰：含德，含蓄而不露也，厚者至也，含德而極其至，則如赤子然。○何氏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則厚德者大人也。護精保氣，執沖合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是也。○李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者，不失赤子之心也。○吳氏曰：含懷至厚之德於內者，有如嬰兒也。上篇曰：專炁至柔，能嬰兒，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蘇氏曰：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比之者，言其體未及於用也。○呂氏曰：聖人抱道懷德，深厚純粹，無為無事，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如赤子焉。赤子者，取其始生之色而喻之

也。又曰：上一赤子乃泥丸，天帝之名也。素抱內蘊，真純不散，若嬰兒之未孩也。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林氏曰：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言物不能傷之也，亦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之意。○吳氏曰：毒蟲，蜂蠆之屬，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屬，以爪足拏按曰據，攫鳥，鷹隼之屬，以翼距擊奪曰搏。○董氏曰：全天之人，物無害者。○何氏曰：含蓄厚德，不露于外，與物兩無傷闕，而物亦無得而傷之。○李氏曰：赤子之心純，無害於物，物亦不能害。○蘇氏曰：無心之人物無與敵，曷由而傷之。○呂氏曰：至人其神全，其道大，透金貫石，坐在立亡，驅龍伏虎，役鬼制魔，毒蟲不敢肆其口尾，猛獸無所施其爪牙，攫鳥不能逞其爪距。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

林氏曰：赤子骨至弱，其筋至柔，而手之所握甚固，未知有雌雄之事而其峻亦作者，精氣盛也。峻，赤子之命元也。終日雖號而其嗑不噉者，心無喜怒，氣本和也。嗑，咽喉也。噉，氣逆也。赤子純一專固，故能如此。而有道者亦然，只是不動心也。○何氏曰：峻，赤子陰也。人之初生，筋骨未勞，柔軟綽約，所握堅固，而陰陽作怒，非知牝牡之欲，以其精氣之盛也。而有德者固精固氣固神，積至易筋易骨易形者似之。噉，聲破也，號雖終日而聲不破，以其和氣之全也。而有德者敬之不喜，侮之不怒，同乎天和者似之。○李氏曰：不知有男女之別，其峻亦作，精氣全也。雖作而無心，故能全其至精，終日號而其聲不變，沖和所至也，修身以此，純全其本，然是謂舍德之厚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林氏曰：和者純氣之守也，知此至

和之理，則可以常久而不易也。知此常久之理，可謂明於道矣。生不可益強，求益之則為殃矣。祥，祿也，故曰益生曰祥。傳曰：是何祥也，即此祥字之意。以心使氣，是志動氣也。強者暴也，暴則非道矣，故曰心使氣曰強。○何氏曰：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何常如之，和也。是非美惡，不藏靈府，何明如之，常也。人生有涯，欲益反損，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身，《莊子》曰：言人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又曰：過度，益也。故曰無以生為者，乃賢於貴生。如餘食贅行，則為妖為孽之祥矣。志，氣之帥，氣，體之充，如心使氣，則氣反動心，為猛為隘之強矣。○呂氏曰：和之為言，以直自養，初無趨蹙謬戾之患，豈為自暴而失其常哉。既知其和，終不失其所守，靜一而不變，與天地為常，既知常道，朝徹見獨，無古無今，明白四達，與日月參光。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然而謂

之神者，寧不為生之所累，若非理益之，必至凶祥，故有喪於執迷。謂之氣者，寧不為心所使，氣血妄作，強暴滋甚，故溺於邪僻。若夫生生之厚，妄念不斷，弗知常道，凶祥至矣。專氣至柔，攝生之理，今反為心所使役，其氣勇暴，豈道哉。惟知道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林氏曰：早已，速已之而弗為也。已者止也。○呂氏曰：物之壯者必至於老，心之強者必至於凶，且道以柔弱含德為用，今以壯強為心，謂之不道，故不道者早亡而已。夫人萬物中最靈者，有生則有少，有少則有壯，有壯則有老，有老則有死，此皆不知道而不能逃於造化之內者也。倘能奪天地之機，達陰陽還返之妙，則形可以不生，神可以不化，我命在我，不屬天地矣。如其未達，非欲壯不得不壯，故曰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吳氏曰：常如赤子，則不壯矣，惡乎老，既不老，惡乎

已。○何氏曰：善養德者，辯之在早，素不以事變滑其和，故德全而神不虧，所以為含德之厚也，不見少壯老之氣有三變者此也。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林氏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謂道不容言也。必塞兌閉門，而藏之於密，必挫其銳而磨礱之，使無圭角，必解其紛而調理之，使不紊亂，必和光同塵而自不眩露，此所謂至玄至妙，同然而然之理也。何氏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人也，古之人天而不知，道本自然，行者能得，聞者能言，知道者以道深妙故不言，味道者以道相煩故不知。塞其兌者悅不以道不悅也，閉其門者由不以道不由也。挫其銳者破險峻之圭角也，解其紛

者離邪見之纏網也，和其光者守智如愚也，同其塵者忘機混迹也。此六者必以其道，則行真歸身，能通其玄德，與天為徒，故曰玄同。○呂氏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蓋道存乎默，貴乎簡，默而辯簡而當，《莊子》曰：知之者終日言而未嘗言，不知者終日言而未嘗知，至人知道以心而不以辯，貴行而不貴言，談道者以辯而不以心，喪道而不喪說，倘然而齧缺之問王倪，四問而四不知，乃真知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至人能塞其兌，收視返聽，沉默守神，胎仙泰定矣。能閉乎門，退藏於密，禍患不能入，邪氣不得襲矣。能挫乎銳則以深為根，剛強息矣，能解其紛則以約為紀，繁亂除矣。能和其光則不眩耀，能同其塵則不與物競，夫如是則復於至幽，歸乎至一，至幽謂之玄，至一謂之同，無可無不可矣。○李氏曰：多言獲利，不如默而無害也。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

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林氏曰：有此玄同之道，則天下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言其超出於親疏利害貴賤之外，此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呂氏曰：造道之微，不與陰陽為用，超於形數之外，上與造化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無外於物，安能親也。無求其惡，安能疏也。無求於用，利莫侵也。無心於物，害莫及也。高爵厚祿，不足動其心，是不以榮為貴也。蒙垢受耻，不足移其志，是不以汙為賤也。可以存生，可以養形，所謂道之至高至極，舉天下不可得而及之。○吳氏曰：我既玄同，則不能親疏利害貴賤我矣。恩雖如父母，而人與之相忘，不可得而親也。邈然如途人，而人不認相遠，不可得而疏也。外名位貨財，而人莫能相益，不可得而利也。外死生禍福，而人莫能相損，不可得而害也。勢雖如君長，而人與之相狎，不可得而貴也。眇然如

匹夫，而人莫能相慢，不可得而賤也。凡此六者，人所不能，而已獨能之，故為天下之最貴也。

第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呂氏曰：正者道之常也，奇者道之變也，無事者道之真也，以正教為治，則足以盡為政之道，以奇謀用兵，則足以應一時之變。古之聖人，立可久可大之基，初非所以用兵為心也，不得已而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為正，以兵為奇也。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惟體道者恬然無事，順物自然，何思何慮，雖不取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矣。以己言之，心平志定，氣血和暢，則外魔不侵，自然神宇泰定，天光秀發，亦猶治國之行其道，則邊境寧謐也。若乃六賊未除，七情未去，

則吾身之患猶在，方其塵念一起，業火自焚，是不得已之時也。強兵不得以不用殺機，不得以不發，亦猶四夷八蠻交侵中國，而六軍之師有不能自己者矣，故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且何以知天人之意哉，蓋以治國用兵取天下之事而見之也。○吳氏曰：正者法制禁令，正其不正之謂，管商之徒以正治國者也。帝王之治國，則以修身齊家為本，而不恃法制禁令以為正，奇者權謀詭詐，譎而不正之謂，孫吳之徒，以奇用兵者也。帝王之用兵則以吊民伐罪為心，而不尚權謀詭詐以為奇，故奇者僅可施之於用兵，而不可以治國，正者僅可施之於治國，而不可以治天下。無事者，三皇無為之治也，如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不期人之服從，而天下無不服從，故惟無事者可以取天下也。○林氏曰：以正治國，言治國必有政事，以奇用兵，用兵則必須詐術，二者皆為有心，無為而為，則可以得天

下之心，故曰以無事取天下，吾何知其有心之不可，而無心之為可，以此道也。

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民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呂氏曰：夫生民之所以貧富壽夭，付之自爾，未嘗容心於其間，苟禁網繁密，民多避忌，不敢云為，舉措失業，日愈貧窮矣。故至人之接物，以無事為真定，以有事為應迹，有事無事，常在定中，若處喧而無惡，涉事而無惱，此為真定，以無事無念為常也。且心猶君也，炁猶民也，多忌則心神不安，元炁雕零矣，故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夫利器者，權也，權勢，人主之斧斤，人臣豈得而用之哉。且一人之器，天下皆得而用之，是倒持太阿而授之以柄也。權既下移，則國家昏亂矣。其於己也，心不能純一，反為七情六慾之所制，神明安得而不昏濁矣。故曰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夫技巧者，工妙也，人君

不能無為，志在淫奢，則民為雕琢服玩金玉奇怪之物，苟容取媚，投其所欲矣。其於己也，不能絕物而溺於異服玩好，日已滋深，則大樸耗散，去道遠矣。故曰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夫法令者刑教也，剋核太至，嚴威酷烈，而舞文弄法奸宄之吏得以滋其惡，民不勝其弊，小則盜財，大則盜國矣。其於己也，拘於小法，執著傍門，外境滋奪，心靈攪亂，盜我之真，賊我之性者，紛如也，故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何氏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言國之多制也，山澤各有守，關市各有征，徵斂無度，民人苦病，如晏子所對齊侯者，觸手犯禁，民不堪命，豈非忌諱多而彌貧乎，忌諱少則安業矣。經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若民多利器，則國家滋昏，慮其竊上之機權也。故曰工無淫巧，其器完而不飾，若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慮其敗俗之樸素也。上無苛令，其事任而不擾，若網密文峻，奸宄不勝，則流為盜賊

之歸者，慮其法令之過也，然後益知我無為而民自化等語，古聖人不我欺也。○李氏曰：多忌諱，多利器，多技巧，多法令，皆不正也，上無忌諱則民裕，絕權謀則民化，薄稅斂則民富，道之以德則民樸。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呂氏曰：老君為萬教之祖，猶舉故聖人云，守之以謙，不敢自陳也，故有國有民，無所制作，未嘗不以無為為治，則民遂其生，庶俗自化矣。夫煉真之士，以我為神，以民為炁，神凝無為，元氣自化為液，液自化為血，血自化為筋，筋自化為骨，骨自化為髓，髓自化為精，精自化為玄珠，玄珠自化為金丹。《陰符經》所謂萬化生乎身是也。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節用愛人，去華務實，未嘗不以儉嗇為先，則民厚其業，家自富已。煉真之士，常無欲則息長，息長則炁滿於三田之內，故曰我無事而

民自富。安靜不言，淡泊自守，未嘗不以厚本為意，則民抱天全，其俗純正矣。夫人神躁動，則炁息麤驟，神寧謐則百關調暢，元氣自正矣，故曰我好靜而民自正。無欲沖虛，崇本棄末，未嘗不以簡要為務，則民誇企，其性自樸矣。煉真之士，元神恬寂，欲念不生，炁煉真凝，成胎結象，故曰我無欲而民自樸。○何氏曰：我無為而民自化，若為者敗之，民反不化矣。我好靜而民自正，若動而失之，民反不正矣。我無事而民自富，若多爭則多患，民反不富矣。我無欲而民自樸，若多欲則多累，民反不樸矣。此至治之要道也。昔蓋公善治黃老，所與曹參言者，惟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曹參得其術，相齊國九年，大治。○李氏曰：無為無欲，無事好靜，皆正也。以此治國，則海晏河清，以此行道，則道泰時康，以此修身，則氣固神凝，一人正，萬人皆正，一心正，萬化皆正，一身正，萬事皆正，正之義大

矣哉。

第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林氏曰：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者，煩碎也。淳淳，自樂也。缺，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無心則自治之意。禍福無常，更相倚伏，孰知其所極止，正者定也，其無正耶，言倚伏無窮，不可得而定也。天下之事，奇或為正，正或為奇，善或為詖，詖或為善，利害是非，莫不皆然，此亦禍福倚伏之意。世人迷而不知，徒分奇正，徒分詖善，其迷蓋非一日矣。○李氏曰：上章無為無事，使民自化，寬大之治也。故次之以其政悶悶，是謂上寬裕則民純實，上多事則民昏暴。悶悶，寬也，察察，謹也，寬則得衆，盡法無民，禍福

自倚，正奇相待，善詖相反，理之然也，可不戒諸？修福不如避禍，用正不若閑邪，正雖為善，苟自矜為奇德，則反為詖，正之為正，斯不正矣。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呂氏曰：古之人體天之行，政教寬大，任物自然，常若悶悶，故其俗淳樸，修真之士，抱神溟滓，漠然寬大，忘乎視聽，無所分別，其息深深淳淳，仙道得成矣。故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後世有為之君，其政峻急，以法繩人，察見淵魚，猶以為未至，民之失性，莫甚於此，由是動觸禁網，彫弊離散，風俗日益衰矣。末學初真之士，未造道妙，真炁不凝，役心運思於事物之中，專務苛察，崇尚機變，以是而治身，則缺缺然喘息粗急，真元離體，非養生之道也。故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且治亂之首，禍福之源，自古有之，亦由人所召。夫禍之藏於福中也，福至于極，若不能謙抑祇畏，而乃妄自驕奢，未有不為禍者矣。福之隱於禍內也，若處患難之

中，頓改前非，內自修省，則必反為福矣。天地之道有休否，日月之運有虧盈，此倚伏之數，禍福相因，莫知紀極也。有天下者，曾未若守之以清靜，任其自然，不利貨財，不樂壽，不榮通，不醜窮，如是則禍福倚伏，何有於我哉。造真之士，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物我兼忘，豈禍福倚伏之可累乎。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陰陽之運，生殺係焉，動靜之間，吉凶倚焉，邪之與正，善之與詖，孰能定之哉。正則正道也，奇則邪徑也，善則善性也，詖則異類也。本乎一心，流而為四，非一炁之正也。其正之者，必聖人有心正之，恢譎詭怪，反害于正，有心為正，詖祥變異，反害乎善。善詖奇正，迭相用事，民性不一，處於邪正之間，迷惑其所由來久矣。譬諸中下之士，有聞道者，方且隙然生善之一念，而無卓然獨立之定力，乃惑於見聞，一彈指間，妄念忽起，而正復化為奇，怪善復化為詖邪，莊聖所

謂神奇復化臭腐是也。聖智難知，鬼神莫識，况常流乎。故人迷妄，其來久矣，豈獨今哉。故曰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詭，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何氏曰：割，害，劓，傷也。方則易割，廉則易劓，吾以方以廉，以身率民，使化而遂，以此為害人傷人之事，有不為也。肆，逞，耀，眩也，直則易肆，光則易耀，吾以直以光，以道示民，使化而遂，以此為自逞自眩之事，有不為也。廉而不劓，古全句，見《聘義》經注甚明，改劓作穢者，非是。《莊子》廉劓雕琢，字義相近。○董氏曰：行方而德圓，故無割截之迷，劓，傷害也，清而容物，故不劓。肆，布列也。大直若屈而不肆，光而不耀者，復歸其明也。此四者皆悶悶政也。蓋聖人惟恬淡無為，而方廉直光之用，整然於其中，而人不知，使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

而不陷於一偏，所以無割劓肆耀之過，而禍福何有哉。

第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

呂氏曰：聖人之治，無為無事，省財節用，則倉廩充實，民康俗阜，然後保精愛神，齊心潔己，以昭祀上帝，則人神皆和矣。且夫聰明睿智，動靜思慮，是其心內受用者，屈伸俯仰，貌像聲色，是吾身外受用者，兩者交通，昭然契合，要在各得其宜，此嗇之為義也。修諸內者以修身為治人，治自己之人也。以養元為事天，事自己之天也。天則腦官是矣，純陽赫赫，在乎上九，天之上無陰也，自玉京關之上皆天也。嗇者保愛也，愛視則養神，愛聽則養虛，愛言則養氣，愛息則養和，愛腦則養血，故曰治人事天，莫若嗇。○何氏曰：有國者處天人之際，凡所以上事天，下治人，多求之外，而不求之

身，太史公以道為六家首，專取其精神專一，謂之大道，其曰動合無形，則與天符合者，此精神也。曰瞻足萬物則使民贍給者，亦此精神也。又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精神離則死，故聖人重之。夫重之即嗇之之說。嗇者，吝惜之至也，聖人守內不守外，夫曰節曰愛曰守，皆嗇之意也。不嗇口則多言損氣，五味厲爽，不嗇耳目則五聲亂耳，五色亂目，如曰快其情者，疲其神，其嗇也哉。嗇精嗇氣嗇神，此道上可賓九清，下可福群生。○吳氏曰：嗇也者，留形惜氣之要術也。○李氏曰：治人事天，莫若從儉，以國言之，省刑罰，薄稅斂，以身言之也，省言語，節飲食，以心言之，省思慮，絕視聽，存其心，養其性，可以事天也。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呂氏曰：且嗇者愛育精神，勤儉有

常，如性無易，如德不遷，省費儲用，自足儉嗇，而智恬交養，情不外蕩，性自內復，若夫愛其形，保其神，貴其氣，固其根，精神腦血，不致耗散，早得復本還元，故曰夫惟嗇，是謂早復。夫節儉理民，愛嗇其神以上心，德之一也。服從于道，積而彌新，人皆和悅，德之二也。有一有二，德之重也。修之內者，早能嗇復，則氣柔和，萬神安暢，復我本來，不隨物轉，深矣遠矣，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然重積者，克己復禮，修道以仁，未嘗眩鬻，天人信順，無一物敢違，是以四方向慕，無不克服矣。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而無不克者，萬物歸化，道德無窮，何往不通，內煉之士，大德有容，以其不爭，奚往不克，至一不逆，真常不變，參萬歲而不老，豈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夫其極之莫知，後其身而身先，天下樂推而不厭，被堯之仁，樂堯之化，其國可保而有餘裕矣。內煉之士，體道之無窮，毓德之無極，國可

以有者，喻乎身可以存也，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何氏曰：重積德，則積水成海，積氣成神也。無不克則應物變化，無所不宜也。莫知其極，乃合大道，混混溟溟也，為國者果能此道，亦可以有其國而久安矣。○林氏曰：早復者言嗇則歸復於根，返本還元也。德至此則愈積，而愈盛矣。重，愈積之意也。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也。

呂氏曰：始也修性以反德，今也積德而入道。為有國之母也，則可以茂養百姓，福祚社稷，亘萬古之長久矣。喻之於身，有國之母者氣也，形為受氣之本，氣是有形之根，氣因神識而生，形乃因氣而立，故伏羲得之以襲氣母，蓋神是氣之子，而氣是神之母也。形不得氣，無因而成，氣不治形，將何為主。氣散則身謝，氣在則身存且久也，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積德之君，治人事天，厚國養民者，植根於無為，固蒂於清靜，社

稷綿遠，故謂之長生。臨御常照，故謂之久視。己之根者腦也，蒂者臍也，深根運元氣以補腦也，仙諺云：欲得不老，還精補腦。然後密樞機，閉欲戶，藏元精，於杳冥之府，結胎息於丹元之宮，上赤下黑，左青右白，中央黃暈之間，乃黃庭結寶之處，正當臍間，是謂固蒂也。今欲修長生，當先固蒂，呼吸太和，返神服氣，胎息綿綿，伏住臍間，長生與天地為常，久視與日月參光矣。仙諺曰：欲得長生，先須久視，久視者，內視也。○林氏曰：此章以治國喻養生也。養生而能嗇，則可以深其根，固其蒂，可以長生，可以久視也。○蘇氏曰：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蒂固，而不可拔，雖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一也。

第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

呂氏曰：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民亂，烹小鮮者，不可擾，擾則魚爛。故善治國者，若烹膚寸之魚，調其水火，使之自熟，則魚可全。若乃擾之則魚傷，魚傷則糜爛於釜矣。善治民者和其政教，使其自得，其民自安，若乃擾之則民傷，民傷則潰於國矣。是以治道貴清靜，國以民為本，身以氣為本，愛民治國，則國昌，愛氣治身則身久，故設此喻。愛民惜氣之法，如烹小鮮不可攪，擾動則耗廢矣。○李氏曰：以正治國，其政悶悶，治人事天，皆治國之義。小鮮者，細小之魚也。譬以烹鮮，撓之則糜，言平治天下，撓之則亂也。○林氏曰：烹小鮮者，攪之則碎，治國者擾之則亂，清靜無為，安靜不擾，此治國之道也。

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

呂氏曰：聖人神明，萬物之主也，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以無為之道治之，故風雨時若，水旱不作，人心沖和，鬼神咸服於明德，鬼既安於幽趣，不敢出其靈響，現其神變矣。以道治一身之天下者，智恬交養，神宇泰定，天光內發，祇氣淪滅，邪鬼豈敢現其神變哉。○吳氏曰：蒞，臨也，鬼謂天地之氣，神靈，怪也。人之氣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有道之主，以道蒞臨天下者，簡靜而治，不擾動以傷害其民，故民氣和平，充塞兩間，相為感應，而天地之氣無或乖戾，故其鬼不為靈怪，以興災也。○何氏曰：夫以道蒞天下，神民安之，《莊子》聖人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無為則人安其性命之情，莫之為而常自然，萬物莫能為之害也。○河上公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現其精神以犯人也。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呂氏曰：非其鬼無神變靈響，蓋聖

人守其常位，宜其幽贊天地之大美，戩助協順，惟福是宜，非特鬼不敢神，神亦不敢妄肆妖禍，傷吾之民矣。且有道之士，非其鬼無神變，以其不能傷犯自然之人也。故曰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神既安於正直，非不傷害於民，以其服聖人之明德，自處幽暗，而不敢示其怪變爾。聖人憫一夫之失所，未嘗不思所以救之之力，父臨子育，雖紬繹帡幪，保惜之不暇，何傷之有。喻於人得道自然，非獨神明不敢犯，聖人亦不傷之也。聖人方且尊道貴德，豈傷於有道之民哉。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吳氏曰：鬼之所以不靈怪者，非不靈怪也，雖能靈怪而不為妖災以傷害人也。又謂鬼之靈怪，所以不傷人者，非自能如此也。以聖人能使民氣和平而不傷天地之氣，故天地之氣亦和平而不傷害人也。曰鬼曰神，皆天地之氣，名二而實一。○河上公曰：其鬼非無精神也，不能傷自然之人也。

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呂氏曰：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性命，鬼得全至神，兩者交悅無所傷焉，遂至天清地寧，陰陽調泰，年穀常豐，物無札傷，國無疵癘，鬼無靈響，其德交歸之矣。○林氏曰：幽則為陰陽，明則為聖治，此兩者自不相傷，則其德皆歸之，言天地得其自然之道，聖人亦得自然之道，各有其德而不相侵越，故曰交歸焉。不相傷，不相侵也。此章先頓一句，以言不擾之意，既提起一句如此，下面却言三才之道，皆是不擾而已。以道蒞天下，此天下字包三才而言之。凡在太虛之下，臨之以道，天則職覆，地則職載，聖人則職教，三者各職其職，而不相侵越，則皆得其道矣。○河上公：鬼與聖人俱兩不相傷也。夫兩不相傷，人得治於陽，鬼得治於陰，人得全其性命，鬼得保其精神，故德交歸焉。○何氏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當是時，陰陽知靜，鬼神不擾，四時

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是之謂至一，莫之為而常自然，此也。

第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林氏曰：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有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為喻爾。下流者自處於卑下也，大國之人，能自卑下，則可以合天地之交，譬如牝者以靜而勝其牡也。自下者以靜為道，故曰以靜為下。○呂氏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百川朝宗，亦猶大國能自下，無不包容，則民交趨而會之矣。傳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此之謂與。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忘其身則百骸理，虛其心則和氣歸，虛無者聖人之所居，可謂大國矣。以

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至於萬物之精華，交而會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故曰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者，初不容心於勝，惟其靜，是以常勝，以勝為下，故天下之交歸焉。牝靜牡動，柔靜剛動也。剛為柔所制，動為靜所伏，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此實用謙下之德，有國有民，故無往而不克也，取之已也。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地二生火，在人為神，神者陽中之陰，故謂之雌，亦天下之牝也。知雄守雌，專氣致柔，以陰煉陽，為神機妙用也，故牝常以靜勝焉。靜則群動趨也，下則衆齊赴之，此修真之要也。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林氏曰：以大取小曰以取，以小取大曰而取，此兩句文字亦奇特。○呂氏曰：以大事小，唯仁者能之。以小事大，唯智者能之。以大事小

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知天命，畏天者保其身。

○吳氏曰：大國本在小國之上者，不恃其尊而謙降以下小國，則能致小國之樂附。小國素在大國之下者，甘處於卑而俯仰以下大國，則能得大國之見容。下以取，謂大國能下以取小國之樂附，下而取，謂小國能下而取大國之見容也。○何氏曰：大國以下小國，如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小國以下大國，如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之類。○李氏曰：上以下下，下以下順上，上遜下順，德交歸焉。修身以此，心愈下而道愈高，身愈退而德逾進。

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林氏曰：大國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小國之意，不過欲鑄刺入求於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各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黃茂林解

云：此一章全是借物以明道，此語最的當。○吳氏曰：大國之下小國者，欲兼畜小國而已，小國之下大國者，欲入事大國而已，兩者皆能下，則大小各得其所，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其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專言大者宜為下。○呂氏曰：大國以下小國者，不過欲兼并畜聚小國之衆，為其君長爾。小國以下大國者，不過盡禮以敬事大國，資為援助爾。然小大各當其分，互有所持，不相侵撓，安其居，樂其俗，而小國柔服，理之常也。大國謙下，故宜曲而下全之，使可小可大，所以致天下之交也。○何氏曰：此章首言大國者下流，末言大者宜為下，中間雖合大國小國並言，而先後惟主於大國而言者，小者易為下，此不待教，大者易以盈，難為下，雖教未必行，故再三言之，與《易》同道也。

第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何氏曰：道者陶冶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道混冥，深闊廣大，不可為外，析毫剖芒，不可為內，此所謂物之奧也。如屋之堂奧，非造次所得見，《莊子》道者萬物所共由，故此章先曰寶，後曰貴也。道不遠人，人自遠道，雖有善不善之判，而不善人之所保，亦隱然藉此道以為安也。

○吳氏曰：萬物之奧，謂萬物之尊貴者，奧，室西南隅也，尊者所居，故奧為貴。道之尊貴，猶奧也。寶謂善人所重，善人向道而進修，則可以取重於人，故曰善人之寶，不善人向道而改悔，亦可自保其身，故曰不善人之所保。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李氏曰：美言可以市，足以悅衆，尊行可以加人，足以出衆也。人之不善，我亦善之，何棄之有。立天子置三公，作之君，作之師，教化下民，使不善者從其化。拱壁駟馬，不足為貴，不如坐進此道，修己以安百姓，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柴氏曰：道味有益，如寶入市，故曰美言可以市，德重無不服，故曰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教以化之，何敢棄之。故立天子置三公，所以輔行此道也。○吳氏曰：善人以道而取重於人者，其嘉言可愛，如美物可鬻於市，其卓行可宗，可以高出衆人之上。不善人以道自保其身者，畏威寡罪，身獲全安，是此不善之人，道亦何嘗棄之也。拱壁，合拱之壁，駟馬，一乘之馬，拱壁駟馬為至貴，然未足為貴也。不如進此道之為尤貴，拱壁駟馬之貴，不如此道也，故萬物貴之而以為奧也。○何

氏曰：不以寶玉車馬為榮，而以坐進此道為貴。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林氏曰：且古之以此道為貴者何也，求則得之，道本在我，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有罪以免者，言一念之善，則可以改過，即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也。不曰，如謂《詩》不云乎，道無賢愚，悟則得之，此所以為可貴，故曰故為天下貴。○何氏曰：無一夫不獲所欲與聚，所求皆得，君子樂得其道，而止於善，小人樂得其欲，而耻為不善，雖有不善者，亦莫不回心向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此有道之士獲大用於世，而亦以見斯道之功用，貴而益貴也，謂之古之貴此道者，匪今斯今，振古如斯。

第六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呂氏曰：聖人為無所為，而任物性之自為，則無為而無不為，心曷常動哉，事無所事，而從物務之自事，物自事而無不事，身曷常勞哉。味無所味，而隨物氣之本味，物本味則無味而無不味，口曷常嗜哉。心不動則衆妙可觀，身不勞則精神不虧，口不嗜則靈液不竭，至人為於鍊養，而不為妄作，事於修真，而不事於塵務，味於道德，而不味於腥羶，故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林氏曰：無為而後無不為，故曰為無為。無所事於事，而後能集其事，故曰事無事。無所著於味，而後能知味，故曰味無味。○李氏曰：為無為，發上章萬物之奧。為無為，無所不為，事無事，事事有成，味無味，其味幽長，此三者道之奧也。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呂氏曰：涉乎有形，則有小大，係乎有形，則有多少，物量無窮，原其有

用，應而不藏，付之素定，可以大則大，可以小則小，可以多則多，可以少則少，萬有不同，俱歸于一。一皆以道御之，報之以德，人無重惡，何怨之有。至人其道甚大，其樸甚小，其用雖多，其要甚少，大小含太虛於方寸，多少總萬有於一真，大同於物而萬物與我為一，奚所怨哉。故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夫是非美惡，怨怒恩德，皆生於微漸，始於易，終成難，初於細而後成大，今使圖度於始易之時，則於終無難矣。嘗為於初細之日，則於後必大矣。故艱難之事，必啓於容易，欲令於容易之時，而圖之重大之事，必興於細微，欲令於細微之時而去之。己之難事者，修仙也，己之大事者，行道也。莫難於修真，苟如易以圖之，其志固心堅，何難之有。莫大於行道，苟如細事以為之，為之不輟，積細而漸至於大矣。○林氏曰：能大者必能小，能多者必能少，能怨者必以德，能圖難者必先易，能為大者必先於

其細，自味無味以下，皆譬喻也，難事必作於易，大事必作於細，只是上意，申言之也。○劉氏曰：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也以德報怨，何也。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為徒，而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若報之以德為善也。

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呂氏曰：聖人不為難大之事，而無為無事，易簡易知，故能成其可久可大之基。聖人懷抱道德，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終不為大，方寸之中，真性之內，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淡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故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李氏曰：聖人功業大成，不自為大，天不自天，成天者物。聖不自聖，成聖者民。以其不自聖，故能成聖。○林氏曰：聖人不自大而能謙能卑，所以成其大。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

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呂氏曰：輕諾者不誠信也，妄應之必為虛誕矣，多易每事忽略也，妄為之必為難矣。夫以聖人之材尚難於細易輕諾，至於每事不敢輕易，其於道則勤而行之，終亦無難矣。輕諾之後，其信必寡，多易之後，其難必多，故謂先難而後獲者，難易相成也。○李氏曰：難事易成，易事難成，易事不可輕，是輕則人忽之，故聖人猶難之。得之難，失之難，凡事不輕易，故終無難。○林氏曰：輕諾者多過當，故必至於失信，以易心處事者，多至於難成，此亦借喻語也。但添一夫字，其意又是一轉，前言易矣，恐人以輕易之心視之，故如此幹轉，曰易非輕易也，聖人猶以難心處之，遂至於無難，况他人乎。此意蓋謂前言易者，無為無事而易行也，非以輕易為易也。○何氏曰：口惠而實不至，災必及其身。輕諾者信亦輕也，言之得無訥。易者多則難亦多也，聖人處無為之事，沖淡

無之味已，深入無形之道，而有無相生，細大難易相成，隨物而形，皆道也。雖物物而不物於物，又能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曰無不忘也，無不有也，乃見聖人之心，非有亦非無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盱江危大有集

第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呂氏曰：古之君天下者，治必有亂對，安必有危對，當其國家安靜，則易為維持，及其傾危，則難於守禦，故《周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蓋芽蘖未堅，則其脆易破，悔吝未著，則幾微易散。取之已也，少壯身安之時，易於行持，見功猶速，蓋疾病未兆，其修煉則易謀而易成，暨乎嗜慾過多，神衰精損，疾病一作，便逐逝波，儻保養得宜，神氣沖和，或染微痾亦易治也。故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且未疾之人，易為醫也。未危之國，易為謀也。若預為之防，則未然之禍，何由而萌。若先為之計，

則未形之患，何緣而起。是以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况禍福本相倚伏，自其胎基之未兆而慮之，禍可轉而為福，任其已然忽之，福可移而為禍，不可救藥矣。故治身調心之道，盍亦預防其情慾，和適其神氣，而使之不亂也。○李氏曰：按上章之義，其安易持，言作事謀始，修真志士，正心於思慮之先，抑情於感物之前，則心易正，情易絕，苟治事於已亂，遠禍於已萌，不亦難乎。○林氏曰：方其安時，持之則易，及至危則難持矣。事之未萌，謀之則易見，其形見則難謀矣。脆而未堅，攻則易破，及其已堅則難攻矣，事必為於未有之先，治必謀於未亂之始。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呂氏曰：患不預防，惡不杜漸，其由植木乎。初生於毫末，可拔而絕之，甚易為力矣。及其合抱，青青百尋，烏可伐哉。又若築臺焉，起土於一畚，可蹴而起之，又何難哉。及其九

層也，聳百尺之勢，烏可毀哉。又若遠行，始於跬步，可旋踵而返，及其千里，長涉渺渺，烏可還哉。故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李氏曰：積小成大，不可救也，故《易》有履霜堅冰之戒，傳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林氏曰：合抱之木，其生也必自毫末而始，九層之臺，其築也必自一簣之土而始，千里之行，必自發足而始，凡此以上，皆言學道者必知幾。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呂氏曰：有爲於分別，則敗其自然，有執於欲利，則失其精神，未若安其所安，守其所守，則治而不知其治，爲而不見其爲矣。聖人察夫事之所敗，起於有爲，不爲則何敗之有，意之所失，失有所執，不執則何失之有。治身有爲，則形勞神役，心靈疲蕩，有執則偏滯方隅，不離衆有，去

道遠矣。曾未嘗無爲無執，天真純粹，故亘萬劫而無敗，無象可執，何失之有。○何氏曰：聖人作事謀始，善始善終，曾不敢輕於有爲，執其所見，蓋懷微妙，抱樸質，不敢起天下之爭心，循理而舉事，吾何為，因時而立功，吾何執，名各自命，事由自然，吾何敗何失。

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呂氏曰：世人雖務於善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皆初勤而後惰，始樂而終厭，幾於成而復敗之，良由抱一不固，則胎真不凝，丹液漏泄，故乃曰罔亡液漏非己形。若夫至人，則用志不分，始終如一，萬神自正，孰能敗之。○何氏曰：凡民好爲者，以因循爲無能，好執者以通變爲無守，所以事敗於垂成，此言不能慎終如始，而爲有初鮮終之戒。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呂氏曰：至人非無欲也，欲人之所不欲，不以物易性，則難得之貨又奚貴之有。非無學也，學人之所不學，不以搏溺爲心，凡衆人之所過，吾得以復之，故曰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至不益生，不助長，順物自然，無容私焉。道可以爲親，德可以爲友，以道德輔佐其體，觸事莫非自然而然，曷敢有所爲也。○吳氏曰：聖人之欲，以不欲爲欲，聖人之學，以不學爲學，難得之貨，人所欲者，不貴重之，是不欲其所可欲也，故曰欲不欲。衆人之所趨者，我則不趨，衆人掉臂過之而不顧者，我則還反其處，是不學衆人之所學也，故曰學不學。凡此不欲不學者，蓋以萬物之理無爲而自然，故吾亦無爲，與萬物同一自然，如輔之以輪輻，相依附而爲一也。○何氏曰：此章先言爲之於未有，中言爲者敗之，末又言不敢爲，然則爲者是乎，不爲者是乎，皆是也，豈不曰爲無爲，則無不治。○

林氏曰：衆人之所不欲者，聖人欲之，衆人之所貴者，聖人不貴之，借喻語也。衆人之所不學，聖人學之，衆人之所過而不視者，聖人反而視之。復，返也，此亦借喻語也。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為之心，而後可以輔萬物之自然。

第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呂氏曰：古之時善爲治化民者，以道集虛，以性開天，正心誠意，欲導斯民於樸質之地，盛德容貌，終日如愚，使民終身由之而莫之所以然。善以道自治者，非顯彰其光耀，以眩惑於世俗，同乎無知，抱樸而已。○吳氏曰：上古無爲而治其民，淳樸而無知，後世有爲而治其民，澆偽而有之，是以難治也。○林氏曰：聰明，道之累也。聖人之教人，常欲使之晦其聰明，不至於自累，故曰非以

明民，將以愚之。智巧多則民愈難治，故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也。○李氏曰：將以愚之者，謂其政悶也。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者，謂其政察察故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於大順。

林氏曰：以智治國者，反爲國之害，蓋上下相尋，皆以智巧，則亂之所由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兩者，智與不智也。能知智之爲賊，不智之爲福，則可爲天下法矣。能知此法，則可以謂之玄妙之德，深矣遠矣者，歎美之辭也。大順即自然也。○呂氏曰：夫弓弩畢弋之智多，則禽亂於上矣，鈎餌網罟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夫上以智御下，則下以智應上，故上下殺亂，奸臣賊子侵權怙勢，何所不有，此不謂之以智治

國而何。且古之有國者，結繩畫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不治而自治，所以開人之天，曾未若開天之天，此不謂不以智治國而何。若治身而以智自役，則神明不安，烏得不盜其真氣乎。生而不以智爲者，謂之以智養恬也。智與恬交相養，則百神平泰，萬氣皆融，非忘形抱道者，孰能此乎。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蓋用智者蠹政害民，不用智者善政養民，兩者楷模而法式之也。既知楷式而不用其智，致斯民於富壽，循天之理，與天同德矣。故曰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夫玄德者，深不可測，遠不可窺，至幽至微，不可察也。然觀其用似與物違反，究其理則與物同歸，入于自然之境而無所逆也。至人者與世俗萬事相反，而復乎素樸，同於大通，大通則無礙矣，故曰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何氏曰：聖人不以智治智，與天下相尋於機巧法術之中，而

以愚治智，挽之歸簡易平直之道，有由也哉，故曰上。誠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也，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網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智多，

則人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智，自三代以下是矣。以智治國，則賊夫民，不以智治國，乃福夫民。知此兩者亦楷式，乃有國者之良法，常守此良法，則德玄且深且遠矣。故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多，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為也，天德而已矣。與物反者，彼以其智，我以其玄，彼以其賊，我以其福，相反而不相入也。正言若反，乃至大順，順之至也，豈在用私用智，與物相靡相刃，而莫之能止也。○李氏曰：無為寬大，治平天下，民之福也。有為謹嚴，宰制下民，國之賊也。民之難治，以其多事，是以聖人以無為清靜

治國，使夫知者不敢為也。雖與物相反，反貫自然，民遂其生，獲百倍之慶，天下治平，成大順之化，盡此道者，是謂玄德。

第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為百谷王。

呂氏曰：江海之王百谷者，謙卑處下，虛以待之，無為為求，而百川自然來也。由此觀之，卑損之為道也大矣，人身以臍間下丹田為氣海，乃五臟六腑生氣之本，一萬三千五百息之源，十二經脈之祖，人能謹守下丹田氣海，守之不間，則百關之氣自然朝之。○何氏曰：江海不讓細流，故能成其大，自有王百谷氣象，然非強為大也。水無分東西而分於上下也，海居下則百谷斯朝宗矣，經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此道何道也，聖王知雄守雌也。○林氏曰：百谷之水皆歸之於江

海，江海為百谷王之尊，而乃居百谷之下，此借物以喻，自卑者人高之意。

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樂推而不厭。

呂氏曰：聖人能體謙下之道，將欲處人之上，故必先以其言下於人者，知滿之必招損也。故言則謙柔，名則孤寡，以下於物，而盛德日崇，大寶彌固，自然為物所推而居於上矣，將欲首出庶物，必先身謙言遜，退在人後者，蓋謹身順道，不以先物，故能為物所推，而處於先矣。故曰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故能處人之上而不以為重，其從之也輕。處物之前而不以為害，其利之也衆。不重故不輕，不利故不害，利害輕重，付之自爾，其何容心哉。故天下共黃老清靜之化而無厭者，以其謙卑之德所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上學之士，天下自然欽敬，上於人，先於人，謙

光而尊，德之所致，何厭之有。○何氏曰：聖人心如太虛，道如天地，以柔靜待天下，又何欲焉。欲上人，欲先人，示人以可則可效，順人情而言之也，聖人何心哉。人皆取福，己獨曲全，故處民之上而彼不以為重，而壓己自下者，人高之也。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故處民之前而彼不以為害，而傷身自後者，人先之也。托小包大，志弱事強，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常情所惡而忌者，變為樂推，無復厭斁。○吳氏曰：以言下之，謂卑屈其言而不尊高，以身後之，謂退却其身而不前進，然此皆聖人謙讓之盛德，非有心於欲上人欲先人，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林氏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而後為此也，其意蓋謂雖聖人欲處人上人先，猶且如此，況他人乎。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呂氏曰：聖人常以虛為身，以無為心，心形既定，物孰可爭。《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之謂也。夫至人者忘其耳目，遺其肝膽，消殞萬緣，泯絕身世，和以天倪，與物委蛇，而天下孰與爭乎。○何氏曰：人心天理，可以道感，不可以力爭也。以其不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所守者約而服從者衆，理也。老子嘗語文子曰：聖人欲貴於人者，先貴人，欲卑人者，先自卑。

第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

呂氏曰：夫道曠然無形無名，充遍萬物，雖有而若無，其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肖似於物，道亦物爾，而何足大哉。○董氏曰：若有所肖似，則同於一物，何足為大也。○何氏曰：聖人以玄德自持，不欲見貴於世，宜其天下亦以為博大，無所肖似。夫惟大則混混冥冥，人不可得而名，如有所肖似，則

細行之人爾。肖，似也。○林氏曰：一本於謂我下添道字，其細下添也夫字，皆誤也。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呂氏曰：人能抱道持身，有如持寶，固當愛護持守而不失也。所履踐者有三，體仁博施，愛育群生，慈也，節用厚人，不耗於物，儉也，不為事始，和而不倡，不敢先也。至人保持三寶者，廣度衆苦，衣被萬物，慈之至也。儉視聽則神不蕩，儉言語則氣不耗，儉嗜欲則心不搖，此養生之至寶也。能後其身，謙光自隆，故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何氏曰：聖人不以珠玉為寶而所寶惟道，何道也，慈儉後三者之道也。匹夫撫劍疾視，是則好勇者，細人自逞之氣，而我以慈為寶，小器塞門反坫，是則好廣者，細人自侈之見，而我以儉為寶也，名利都府，衆人所馳，是則好先者，細人自矜伐以為能，而我以不先

為寶。○吳氏曰：持謂守之而不失，慈謂柔弱哀憫而不剛強，儉謂寡小節約而不侈肆，不敢為天下先，謂謙讓退却而不銳進，持此三寶，故雖大而似不肖也。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

呂氏曰：知謙和柔弱能勝剛強，順化有情曰慈，遂可以言勇，知節儉為可貴，用之不可既曰儉，遂可以言廣，知先人後己可以克己復禮，惟仁是與，遂可為器用之長。夫剛強則易挫，慈柔則不可敵，慈也者，不剛而勇，儉愛精氣，神明不勞，而我道彌廣，未嘗先人，故樂推不厭，遂成法器之主，故曰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世俗則不然，捨棄慈仁，將為勇義，費氣輕生，不能保畜節用，崇奢尚侈，傷財害民，反招匱乏，無謙退之心，有剛強之志，好處物先，耻居人後，皆非長生大道之術，乃喪身之具爾。

故曰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林氏曰：器，形也，成器即成形也，凡在地之成形者，我皆為之長，故曰成器長。今人捨慈而用其勇，捨儉而用其廣，捨後而用其先，此非保身之道也，故曰死矣。○吳氏曰：捨謂不用，不用慈儉退後之寶，而剛強以為勇，侈肆以為廣，銳進以求為先，則將不能保其生，皆死之徒也。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呂氏曰：且慈兵入於敵境也，則人知有所庇矣，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踐積聚，不焚屋室，則人人悅之，何必陳兵以戰，野而後勝，重門擊柝，以為守固哉。故天道福善禍淫，善人自天祐之，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為之衛矣，至人能守慈勇以戰世緣，則萬邪不能入，千魔不敢干，其道日固，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故曰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林氏曰：戰交物而動也，猶《莊子》曰：與接為構，日與心鬪也。守猶《莊子》純氣之守也，人能以慈為主，則外可勝物內可自守，前言三寶，此舉其一，能慈則二者在其中。○吳氏曰：慈者生之道，仁之德，為三寶之首，故此以下專言慈之一寶，而二寶在其中矣。慈者人人親之如父母，豈有子而敵其父母，攻其父母者哉。故以慈而戰則人不忍敵，是能勝也，以慈而守則人不忍攻，是能固也。縱有來敵來攻之寇，人之助其父母者多，亦必能勝能固，或人力不逮，天亦救助之而不令其敗且潰，天之所以救助之者，以其能慈而救護之也。○李氏曰：慈之一字戰則勝，守則固，仁者無敵，真勇也。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何氏曰：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周宣

王備禮以聘之，觀形懦夫也。宣王曰：爾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斷秋蟬之翼。王曰：吾之力能裂犀角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汝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曰：善哉王之問也，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其未嘗用其力故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彰臣之能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為下者不武，槩事見矣。《莊子》：市南儀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不怒者善戰，不爭者善勝也，韓信解廣武君之縛，東向師事之，問燕齊之策，此善用入者為下也。古之善為士者，不怒而威於斧鉞，不戰而屈人兵，則有道存，故有人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吳氏曰：古者車戰，為士謂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執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

二人，在車下，將戰必激發其勇，與所敵爭雄而取勝。慈者之用兵，則不以此為善也。士不欲其強武，戰不欲其奪怒，勝敵不待與之較力，兵刃不施，彼將自屈，古之智能。○林氏曰：四者之善，皆不爭之用也。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何氏曰：不爭之德，仁不以勇也。用人之力，群策屈群力也。配天古之極，天道不爭而善勝，自古以固存，道合其極。○林氏曰：以其不爭之德可以配天，可以屈群力，用天下，自古以來無加於此，故曰古之極。○李氏曰：不爭之德，用人之力，皆仁慈之謂，故曰配天。以此修身，則形存而壽永也。○柴氏曰：惟善則合上古立極之道，故曰配天古之極。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

進寸而退尺。

何氏曰：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者，是所謂應兵也，故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無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兵憤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老子嘗以語文子，今言不敢為主而為客者，主先而客應之，非得已。不敢進寸而退尺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慎之至也，而非怯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呂氏曰：古之有言兵略者，必以先舉為主，後應為客也。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且聖人之兵，沉機密用，雖有敵至，我則坐觀其變，隨變而應，迫而後起，不得已而後動，若輕動者所謂輕敵也。大抵有意於爭，爭之未必勝，無意於爭，爭之未必負，機謀進止，其亦有待焉。至人應世，一視一聽，一語一笑，萬緣交接，

皆謂之魔也。戰勝之決，不敢為主之先倡，儼然若客，常居靜定之中，精神不亂，進寸則有敵，退尺則無爭，故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是以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

何氏曰：兵之常勢，行有行陣，攘有手臂，扔有對敵，執有兵徒，而乃一無有焉，如無手行拳，又如枕席上過師，不戰而屈人兵之意，所以然者，重而不輕也。扔，引也，如攘臂而扔之扔，扔古本並從才，音同，有揮敵意。○河上公曰：彼遂不正，為天下賊，雖欲行誅之，不成行列也，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雖欲扔引之，若無敵可扔也，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可持也。○林氏曰：此皆兵家示怯示弱，以誤敵之計。扔，引也，引敵致師也。如此用兵，方有能勝之道也。輕敵而自矜自眩，則必至於喪敗。○王弼本仍作扔。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何氏曰：勿曰何害，其患甚大，此輕敵之戒，禍之大者。聖人以慈為寶，而天將救之，以慈衛之，今對敵而輕用其鋒，以求勝於天下，則是先自喪其道之寶矣。故兩兵相遇，哀矜者勝，故曰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俱死，以慈戰則勝，一言而三軍，如挾纊吮疽，而士卒父子爭死，夫誰與敵。此章言兵不可輕用，而不用為之大用，有出于兵之外。○吳氏曰：行三軍者，臨事而懼，不敢輕敵也。輕敵則輕戰，以致殺人而喪吾慈寶矣，禍莫大焉。雖未進戰，然一有輕敵之心，則以有殺人喪寶之漸，故曰幾喪吾寶。抗，舉也，哀者慈心之見，而天人助之勝也。○蘇氏曰：兩敵舉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憫殺傷之心，哀心見而有天人助順之勝矣。○林氏曰：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則非哀者矣，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

第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何氏曰：道者何，清靜是也，簡易為上耳。道本清也，人自濁之，道本靜也，人自動之，道本簡也，人自繁之，道本易也，人自難之。玄聖所言，以我觀甚易知易行，以人觀乃不能知不能行，術豈異哉，蓋亦反其本矣。且言剛強則難，言柔弱豈不易。言華飾則難，言樸素豈不易。而惟其易知，反成不知，惟其易行，反成不行，為其太近也。列子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知道之言也。○李氏曰：前章云哀者勝，謂仁慈無敵，故次之以甚易知易行，世人莫能知莫能行者，信不及也。間有信者，又不能行，力不及也。○吳氏曰：老子之言教人柔弱謙下而已，其言甚易知，其事甚易行也，世降俗末，天下之人，莫能知其言之可貴，故莫有能

行柔弱謙下之事者。

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何氏曰：老子兩語文字，以言有宗，事有君，而曰至言去言，至為去為，曰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此也。秉要執本，則得所以知所以行所以易也。無他，泛知則難寡者，衆宗於此而知斯易矣，泛行則難靜，為躁君於此而行斯易矣。然知道之說有三：甚易者近也，莫能知者味也，而惟無知者忘也，故道由易知，而至於無知。聖人事也，吾超然不識不知之境，又誰得而測識之。關尹子能忘道乃能有道，又曰：有人問於我，我尚不知我，將何為我所，此無言無事，內知而抱玄也。吾尚不自知，宜其人之不吾知，人之得以知其道，亦何貴哉。故得道畏人知，又先畏自知，人已兩忘，云為俱泯。至貴者道，大音希聲，豈在求知哉。而難易之知，又不足言矣。○林氏曰：衆言之中，必有至言，故曰言有

宗，舉世之事，道為之主，故曰事有君。世無知至言至道之人，所以莫有知我者，故曰夫惟無知，始不我知。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何氏曰：列子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由是觀之，聖人譬如被者褐，懷者玉，外不自貴而中有至貴者存。褐，毛布，賤者之服，故云褐寬博。○呂氏曰：聖人無名，至人無己，神人無光，雖衣弊履穿，蒙以養正，心如玉石，積蓄至寶，韜藏光耀，未嘗顯露，默養道胎，故曰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林氏曰：聖人之道，足於內而不形於外，猶被褐而懷玉，故人不得見之也。

第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林氏曰：於其至知而若不知，此道之上也。於不可知之中，而自以為知，此學道之病也。人能病其知之為病，則無此病矣。聖人之所以不病者，蓋知此知為病而病之，所以不病，此一章文字最奇。○李氏曰：知不知上，接上章吾言甚易知，聖人無所不知，不自以為知，真知也。世人無所知，自以為知，妄知也，故曰病。若知妄知為病，而病其病，則妄知之病瘥矣。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其多知，是以不病也。○呂氏曰：至哉妙道，沖默淵奧，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不可得而測度，不可得而擬議，知之外矣，不知內矣，知之淺矣，不知深矣。聖人稟氣純粹，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萬事自悟，始能無知，不以自矜，是謂真知真識，乃知不知不識者也。且世之人不知至道之精，而知事物之粗，不知至道之極，而知事物之末，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駭，內多機智，徒事誇大，而實不知道，弊精神，役思慮，以

文滅質，以博溺心，而強辯飾說，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至士達道明真，得之固窮，鉗口結舌，保而秘藏，不敢宣泄，常若不知，而況不知其道，而乃肆高雄之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也。○何氏曰：《莊子》：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故深知而不自以為知，於道為上，始於不可知之中，強自以為能知，於學為病，《莊子》：太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曰：吾不知也。又問無為，曰：吾知道。問無始，曰：弗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太清知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第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大畏至矣。

河上公曰：威，害也，人不可不畏小害，不畏小害，大害至矣。○呂氏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人能體常盡變，以全性命之理，則內真赫然充塞于外，思慮憂愁，無自而入，衆之所畏，不可不畏，世愚不知天命，樂高好大，負威任勢，矜尚賢能。《南華經》：大愚者終身不靈，大惑者終身不解，勿謂小惡無傷，遂闊略而不知悔，苟積累之久，人威將不能加，天威必至。○何氏曰：昔人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是則人心最不可無所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大人者君父之嚴，及大德之人，固可畏，不可狎。聖人所言，犯其告戒，必不免。其有身固可畏，不可侮。而三畏之中，又以畏天命為先，天命者，乃天所付與萬物當然之理，畏之，一念一動一言，天地鬼神臨之，罔敢玩易。道者萬物共由，得之者生，失之者死。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取福，敗者取禍，故君子畏義，

小人畏刑，皆畏天也。不此威之畏，則威有大於此者。《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荷校滅耳，凶，豈非不畏威而來大威哉。○林氏曰：不畏刑者常遭刑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是以不厭。河上公曰：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若忽其道，好其色，是謂伐本厭神。夫惟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滌垢，澹泊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何氏曰：人與道居，則能居天下之廣居，故欲無狹所自居，不則室無空虛，婦姑勃礫矣。人以道生，則能生天地之所生，故欲無厭所自生，否則心無天遊，六鑿相攘矣。夫惟樂道而內不自厭，則上不見厭於天，下不見厭於人，是以皆不厭也。○林氏曰：居，廣居也，生，長生久視之理也。人皆自狹其所居，自厭其所生，不能安於退而務於進，不能觀於無而惑

於有，是自狹也，自厭也。無者戒飭之辭，言不可如此也。夫惟不厭者，而能久安，故曰是以不厭。○董氏曰：狹，隘也，厭，棄也，無當作毋。居者性之地，居天下之廣居，則與太虛同體矣，生者氣之聚，含太乙之至精，則與造化同其用矣。惟曲士不可以語道，苟不溺於小術，而實諸所無，以自狹其居，則必棄有著無，而蔽於斷滅，以厭其所生矣，是以告之以無狹無厭，使學者知夫性者氣之帥，而其大無量，當擴而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而其用不窮，當葆而養之以致其用，則養氣全生，盡性至命，而不生厭棄之心，所以體無非強無，而無非頑也，長生非貪生，而生非下也。夫如是，則生與道居，而道亦未嘗厭棄於人矣。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河上公曰：自知者，自見己之得失，不自見者，不自顯露德美於外，藏之於內也。自愛者，自愛其身，以保精

氣，不自貴者，不自貴高榮名於世也，去彼者，去彼自見自貴也，取此者，取此自知自愛也，○何氏曰：聖人自知則是非美惡不敢昧，而自見則自足之心生矣，自愛則安危去就不敢輕，而自責則自驕之氣動矣，此乃畏不畏之所以分。一彼一此，何去何取，可不知所擇哉。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九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盱江危大有集

第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林氏曰：勇於敢為者，必至於自戕其身，臨事而懼，是勇於不敢也。活者可以自全也，敢者之害，不敢者之利，二者甚曉然，天道惡盈而好謙，則勇於敢者非特人惡之，天亦惡之也。而世人未有知其然者，故曰孰知其故。聖人猶難之者，言聖人於此道為難能也。○何氏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此勇於敢，則殺之戒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勇於不敢，則活之道也。為此說者，言君子則吉，小人則凶也。然此二者或利或害，為善得吉故多，其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未始不及

於凶，其幸免者亦時有焉。由前之說，吉凶之於善惡，猶影響也，由後之說，禍福之來，似不在我。常人之慮，遂以天道好惡有不可知，其故有不可知，其事有不可信者。聖人畏天命，修身以俟，曾不敢以常人之見而輕用其心也。惟知天之不假易，而其難其慎，又豈無其故哉。○李氏曰：接上章民不畏威，言世人不畏公法，敢以好勇，殺身之本也，勇於不敢，終身無害。勇於敢，血氣之所惡，造化不容也，孰知其故，知則不敢，是以聖人猶難知者，不敢輕示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林氏曰：聖人之於道，雖以無為不爭，而是非善否，一毫不可亂，此數句又以天喻道也。○何氏曰：天雖剛德，猶不于時，此不爭也。而人衆勝天，天定勝人，乃勝之善者。天不

言以行，與事示之，而感必有應，應復為感，乃應者不召而自來，如日月寒暑之往來，天高日鑒於陟降，誰其召之。緝然而善謀，古韻緝，緩也，寬也，於義為長，如作默然，則與不言之意重，如作坦然，則與不爭之意復。天道雖似悠緩，而其巧於報應，尤甚於人之機謀，則似有神其筭者。緝然寬緩，如《書》云須暇之意，故天網恢恢乎有容，雖不密，亦不漏也。○河上公曰：緝，寬也，天之網羅恢恢甚大，雖曰疏遠，而察人之善惡，無有所失。○董氏曰：此章告人當勇於道，不當勇於力，繼明天道之自然，而未又戒之天網之不漏，使人信之無疑也。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林氏曰：此章言人之分別善惡，自為好惡，至於泰甚者，皆非知道也，

故以世之用刑者喻之，言用刑者不過以死懼其民，而民何常畏死，使民果有畏死之心，則為奇邪者吾執而刑之，則自此人皆不敢為矣，故曰吾得執而殺之，孰敢。今奇邪者未嘗不殺，而民犯者日衆，則民何嘗畏死哉。○吳氏曰：奇，不正也，使民常有畏死之心，而奇邪為惡之人，吾得以執而殺之，則人人知畏，孰敢為惡，然雖殺惡人，而人之敢為惡者不止，則是民愚不知畏死，雖為惡者必遭刑殺，彼亦無所懼。上之人奈何以死懼之，而輕易殺人乎。○河上公曰：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民，而先刑罰。

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林氏曰：殺者造物也，天地之間為善為惡，常有造物者司生殺之權，其可殺者造物自殺之，故曰常有司殺者。為國而切切於用刑，是代造物者司殺也。以我之拙工而代大匠斲削，則鮮有不傷其手者，此借喻之中

又借喻也。此章亦因當時嗜殺，故有此言，其意亦豈盡廢刑哉。天討有罪，只容無心可也。○吳氏曰：不以殺人懼其民，則為惡之人可不殺乎。曰有司殺者在，司殺者天也，

惟天能殺人，惟大匠能斲木，人而欲代天殺人，猶非匠而欲代匠斲木也。代匠者其手必多有傷，以譬代殺者，其身必有害也。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氏曰：夫刑威雖一人之權，而非一己之所得私，常有司其刑殺者，人主政不欲以己代之，孰為司殺之司？上有司於冥冥之中者，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是也。下有司於昭昭之中者，《書》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是也。人主中持其柄，折民惟刑，有不得已者，則奉天憲，付有司，以示平民之治，曰百姓自有罪爾，自有罪，予一人何心焉，殺人者天也，士也，非我也，人誰得而怨其上者。此而不行，乃拂天之理，倚官之刑，認作威為己事，是猶大匠宜斲，彼袖手旁觀，而吾血指汗顏以代

之，豈不傷哉。人主以天人之心為心，欲善而民善矣，焉用殺。有君如此，則天下遷善遠罪，皆樂其生而重其死，導迎和氣之大者，此聖人言外之意也。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林氏曰：食稅之多，言取於民者太過也。上之有為，言為治者過用智術也。上貪利則民愈饑，上好智則民愈難治。○吳氏曰：食謂君所食於民者，稅則民之所出以供上之食者也。上多取於民，則民貧而饑矣。上有為而以智術御其下，則下以奸詐欺其上，而難治也。○呂氏曰：民者國之本也，八政以食為先，食之為論以鄙，而司農以為大計，其如此用在於民，稍失其宜，為害亦大，聖人授之田，勸督百官，使不違其時，征輸有制，使不傷其力，疏為九一之

法，定為什一之賦，務從其輕耳。倘或違民之時，奪民之力，以非常之求，供無厭之欲，民困其稅斂之重，繭爾疲瘵，民有饑色，野有餓殍，盜賊貧窮，變詐百出，奸生於國，人莫之知矣。身以氣為民，氣足則神全，今言其饑，是氣之不滿也。是其不能忘言塞慾，故曰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古之民安居樂俗，耕而足食，織而足衣，孰云難治乎。若上以有為有欲有事，網密令苛，政煩信弛，故擾其民而民不勝其擾，故難治也。譬之己也，氣之難清而易濁，息之易粗而難柔，況有為而擾之乎。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林氏曰：凡人過於自愛，反以喪其身，飲食太多，亦能生病，此其一也。過於自愛自養，欲其謀生，故曰求生之厚，輕用其身以自取死，故曰輕死。忘其身而後身存，故曰無以生為者，賢於貴生。貴生猶前章曰益

生，求生之厚者也。貴猶勝也。○吳氏曰：輕，易也，生生之厚，謂求生之心太重也。賢猶勝也，貴生謂重其生，即生生之厚者也。求生之心重而保養太過，將欲不死而適以易死。至人非不愛生，順其自然，無所容心，若無以生為者，然外其身而身存，賢重於其心以貴生，而反易死者也。○何氏曰：夫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所謂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則不以物傷生，此乃過於賢厚其生，天下亦賴以全其生，豈不美哉。

第七十六章

民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呂氏曰：夫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身之主，道存則神存，神存則氣存，故人之生也，含元和之氣，

抱真一之精，形全神旺，萬炁朝元，流通不息，故其柔弱可知也。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真一之精竭，形虧神逝，百體堅強矣，故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嘗試論之，萬物草木之生也，天地之炁流行乎其內，陰陽之炁潤澤乎其外，春氣一動，膏雨遍沾，芽蘗敷榮，鮮妍秀發，風霜纔扇，殺氣相仍，枯槁變更，柯條凋謝。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無識者以氣聚散為枯榮，故曰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吳氏曰：人生則肌膚柔軟而活動，可以屈伸，死則肌膚冷硬而強直，而不能屈伸也。草木生則枝莖軟脆，死則枝莖枯槁堅硬也。○林氏曰：柔弱堅強，皆借喻也，老子之學主於尚柔，故以人與草木之生死為喻。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

呂氏曰：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炁之所去，水可凝而冰可析也。故神明陽炁，生之根也。柔弱滋潤，物之芽也。欲剛者必以

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今夫堅強不能養和也，與物為敵，豈免傷乎，柔弱者不失中也，與物同波，故能全其生也。○何氏曰：天下之柔弱者，道也，氣也，所以能貫天地而包萬物，故人物與生為徒者，必其道與氣存焉，與死為徒者，必其道與氣去之。○林氏曰：徒，類也。○吳氏曰：上文言人與草木之形體，生則柔，死則堅，推此物理，則知人之德行凡堅強者不得其死，是死之徒也，柔弱者善保其生，是生之徒也。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呂氏曰：兵，凶險之器，鬪爭之具也，所觸之境，與敵對者也。恃其強而輕其敵，非義也。不義而輕於用事，豈勝乎，故曰兵強則不勝。木之小也柔且弱，及其強則合拱矣，木猶如此，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故曰木強則拱。強大者勇敢之士，柔弱者君子之道，推以力者強大為勝，推以德者柔弱為勝，故天下有常勝之道

曰柔，有常敗之道曰剛，蓋世之人任力不任德，忘本而逐末，達者以道觀之，則柔弱勝剛強，此理之必然者也。○何氏曰：齒剛則折，舌柔而存，理也。共如木墓拱之拱，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兵強則反不勝，何也。以其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國者，故曰驕兵，兵驕者滅也。強大處下，柔弱處上，非但以木為喻，而以柔道理天下，乃君上之道，如妄自尊大，不過井蛙之見耳。為人上者，可不鑒哉，非但道家以卑弱自持也。○林氏曰：兵之恃強者必不勝，木之初生者皆柔，久則堅強，至於拱把，則將枯矣。故知道者以柔弱為上，堅強為下。○吳氏曰：共，兩手所圍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可以保沖和之氣。

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呂氏曰：天法于道，與道同功，無為而成，不言而化，四時資之以行，百物待之以生，未嘗差忒，而不失公平正直之理，故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夫工人之為弓也，無殺無生，無喻無張，制以規矩，督以準繩，弦高急者寬而緩之，弦弛下者攝而上之，其有餘者削而損之，其不足者補而益之，故弓可桴而矢可行也。人君道當法天道，抑強扶弱，損有利無，弛之張之，調之練之，百發百中，以準的為道，虧盈益謙，稱物平施，相為表裏，與夫天道均其用也。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故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李氏曰：接上章強弱之義，損有益無，天道也。強大者必受損，柔弱者必受益。○董氏曰：天道無私，皆當適中。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呂氏曰：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卑者，人道也。主道化者天道，宰

禮法者人道，蓋天地有餘則損，不足則與，非有心者所能得遠，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感而遂通，默而行之者也。人則不然，性失中而情不一，好高惡下，奉有棄無，不能同天道損益，去道遠矣。○林氏曰：天之於物，每每然也。而人之為道，何為而不然，乃欲損人而益己，欲以天下之不足，而為一己之有餘，失天意矣。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

呂氏曰：且夫有餘者不可不損，其不足者不可不補也。故有道者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以天下之子而為子，其待人也如此之重，其待己也不輕矣。非聖賢之心，其孰能為是也。故曰孰能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林氏曰：惟有道之人，乃能損我之有餘，以奉天下。○李氏曰：惟有道者則天而行，損情益性，損多益寡，損己益人，損有餘補不足，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處，其不欲見賢。

呂氏曰：聖人圓通為智，因物為心，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無自伐之心，施為而不矜恃其美，無自滿之志，功成事遂而不居，其不欲人知其賢德也，若昭昭于世，則是自賢，豈有道之士乎。○林氏曰：聖人雖有為於天下而不以自恃，雖功成而不居其功，雖有至賢之行而不欲以此自見，此為道日損，必至損之而又損也。○吳氏曰：聖人之功，能蓋天下，此其有餘者也，不自恃其所為之能，而若無能，不自居其所成之功，而若無功，不欲顯示其功能之賢於人，皆損己之有餘也。

第七十八章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也。

呂氏曰：天下之物不同，而柔弱之極者，莫過乎水而已，平山澤，穿金石，通滯礙，攻堅強，善利萬物，善入萬物，任人壅決，隨器方圓，化而為

氣，為雲雨，為霜雪，故天一生水，源泉混混，浩浩蕩蕩，雖千曲萬折，未始失其為水者，是得夫沖一之妙者。然施之於物，能強能弱，能剛能柔，故能勝物，幾於道，不可以易。一身柔弱莫過於華池靈液，至人斡旋運轉，無乎不至，或漱咽以溉五臟，或搬運而達三關，至於透尾間，過夾脊，泝流直上，而補於腦，非神水其可以易哉。○何氏曰：東西可決而流，天下至柔弱者，莫如水，穿太山之石，決千金之堤，攻堅強者，亦莫如水，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林氏曰：水之至弱而能攻堅強，世未有能勝之者。千金之堤，敗於蟻穴之漏，是弱之勝強者，無以易於水也。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呂氏曰：水之滅火，陰之制陽，舌柔齒剛，舌存齒亡，天下莫不知，而世俗之所共聞也。天之道不與物爭，故勝物，世之人常欲勝物，故鮮有勝者。蓋知而莫能行之者，不可得志

於天下，有知而能行之者，決能得志於天下也。○何氏曰：《列子》：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黃石公授子房，亦惟柔勝剛弱勝強兩言耳，此易知而未知，且雖有知者而莫能行，惟聖人能知能行耳。○林氏曰：弱勝強，柔勝剛，如水之易見，人莫不知之，而至道在於能柔能弱者，莫之能行也。○李氏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人皆知而莫能行，何哉，不肯卑下故也。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呂氏曰：聖人之德，同於天地，天地至大，洪纖巨細，好惡皆在其中，聖人至尊，賢愚貴賤，皆往資之。又能忍垢藏蓄，奈辱包荒，以輔仁義柔弱善勝之道，則民仰其德而不離散，可以常奉社稷而為主矣。聖人謙讓柔順，法天之行，兵戈水火疾厄旱蝗皆劫運之所至，是天之或有警策于人

也，惟其不移罪於人，而移罪於己，則四海歸仁，六合宅心，亦可為天下之王矣。故曰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世俗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惡，聖君以受垢受不祥為可樂，樂其樂也，未必不為福，惡其惡也，未必不為禍。正言若與俗相反，蓋世俗掩己之惡，揚人之惡，聖人認己之惡，而掩人之惡，所以背馳，非至正者，故曰正言若反。○何氏曰：孤寡不穀，王公所稱，是皆柔勝剛之意，此天下之正理，而世人不知不行，聞聖人有柔勝剛之言，似乎相反，而實正論也。○董氏曰：此章言柔弱能容，則為物所歸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林氏曰：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大怨於我，而必欲與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怨，則此心亦未化矣。雖曰能與之和，此心未化，則餘

怨尚在，安得謂之善道，此誠到理之言，亦借喻也。○呂氏曰：怨讎已深，仇隙已甚，卒未易以口舌和也。縱然非其所是，而是其所非，報之以德，直之以義，豈能終無憾乎。不若兩忘，其和而化之以道，則怨者不待和而和矣。碧虛子言知有怨而報之，不若無怨而不和，若以刑政和報怨惡，安可以為善乎。○李氏曰：接上章剛柔之義，以恩和怨，怨雖解而心尚存，安可為善，不如責己恩怨兩忘，恩怨兩忘，則民自然而感德契之。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林氏曰：左契如今人合同文字也，一人得左，一人得右，故曰左契。此契在我則其物必可索，聖人雖執此契，而不以索於人，忘而化之也。○呂氏曰：古者結繩為約，而民不欺，破木為契，而民不違，是以聖人以人道而合天道，以人心而合天心，故執之于左為契，合之于右為信，不責於人，亦應于天，在此無斃，在彼無惡，

上下相親，無責於怨，故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吳氏曰：執左契而不責於人，謂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臨川王氏曰：《史記》云：操左契以責事，《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左契，是知左為受責之所執。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林氏曰：有德者司主此契，而無求索之心，無德者則以明白為主。徹，明也。猶今人言必與之討分曉也。有德司契者，善人也，天道無親，而此等之人，天必祐之，故曰常與善人。○何氏曰：契為要約也，書契，合同之類。有德則得道多助，如契在我，不求而自合，無德則失道寡助，雖強求通徹於人，人誰應之，《莊子》好通物者非聖人此也。夫苟有道德，豈惟人與之，而天固與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行善者我不

知，行惡者我不知，積善善氣至，積惡惡氣至，積善神明輔成，天道猶祐於善人此也。○李氏曰：契者信約也，徹，通也。有德之人，執其信約，無德之人，司其明徹，只知通為明斷，殊不知盡法無民矣，安可為善。司契者存誠信，與民心契也。○呂氏曰：《書》曰：皇天無私，惟德是輔，《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蓋天之道，未嘗分別取與，為善則善氣生，為惡則惡氣生，自然相應也。若乃上善之人，自然符會，惟善是與，何用司契而責於人哉，此太古之風也。

第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林氏曰：小國寡民，猶孟子言得百里之地，皆可以朝諸侯，一天下之意。老子蓋曰有道之人，若得至小之國，不多之民，井而居之，使有什

伯，如今之保伍也，人人皆有可用之器，而不求自用，是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安於自退，重死而不遠徙，小人皆畏不為惡，而各安其居也。○何氏曰：小國寡民，非不可於廣土衆民也。以道用國，即小以明大耳。什伯人之器，按西漢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儲備，顏師古注：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之什伍之具，為什物，猶今從軍作役者，十人為伙，共蓄調度也。十人為什，伯人為伯，可以數計，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無往來，免儲備，省徭役，事無事之意。國於天地無小無大，無為則治，有為則難，民卒流亡，始輕其生，今既樂生，則無復轉道塗者，孰使之與。○吳氏曰：十人為什，伯人為伯，什伯之器，謂重大之器，衆人所共者也。不用者，不營為，不貪求，則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者，視死為重事而愛養其生也。不遠徙者，生於此則死於此，而不他適也。老子欲挽衰周，復還

太古，以國大民衆而難治，故謙退而言，若得小國寡民而治之，則當使民無慕於外，自足於內如此也。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林氏曰：雖有舟車，無所乘之，不致遠以求利也。雖有甲兵，而不陳列，不恃力以求勝也。舍書契而用結繩，復歸於素樸也。甘食美衣，安居樂俗，鄰國相近，雞犬之聲雖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自足而不求也。○何氏曰：舟車以通其欲，今民少欲，又何所乘。甲兵以用於爭，今民無爭，又何所陳。結繩，未有書契以前事，自今復用，反古之淳，又孰使之與。甘食美服，耕而食，織而衣，不饑不寒也。安居樂俗，其卧徐徐，其覺于于，自得自適也。鄰國相望，雞鳴犬吠，相聞而莫往莫來，無求於世，以老以死，以淳風之盛，皆由上古之人有道以使然爾。○吳氏曰：

此言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舟車甲兵，皆非一人所可獨用也，所謂什伯之器也。無所乘之，無所陳之，謂不用也。無所行往，則無用乎舟車，無所爭競，則無用乎甲兵。民淳事簡，則雖上古結繩之治可復，雖有書契以代結繩，而亦不可用。不但不用什伯之器而已，以所食之食為甘，以所服之服為美，充然自足，以愛養其生，所謂重死也。以此身之居為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為樂而樂之，謂不遠徙也。重其死者，惟老死於所生之處，孰肯輕易遠徙哉。民皆懷土，則雖有相鄰之國，目可以相望，其鷄犬之聲，耳可以相聞，雖如此至近，而亦不相從至，不但不徙於遠而已。

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呂氏曰：信實之言，淡乎無味，其猶

水也，水淡而能久，不美者以其質而苦也，美好之言，甘而滋益，能悅於人，其猶醴也，醴甘則易絕，不信者，以華為虛也，故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於心者，貴乎能行，而不求辯，守素樸也。辯於口者，貴其能說，滯於是非，未必能知也，故曰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其道者，明於理而達其根本，得其要而已矣，所謂通於一，萬事畢也，何必博乎。博者通於物，務於事，文滅質，博溺心，求彼是而已矣，不知所謂多則惑也，故曰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林氏曰：真實之言，則無華采，有華采者非真實之言也。《莊子》言隱於榮華，以博物為能，以博物為誇，非知道者。○李氏曰：信言不美，忠言逆耳也。美言不信，巧言令色也。真實之言淡泊，虛妄之言華飾，善為道者無分別，故不辯。善辯者，致爭之由也。故不善真知者，光而不耀，故不博。廣博者，明見於外，故不知。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

呂氏曰：《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聖人之所謂不積者，演道德以為人，人受其益而聖德愈彰，如鑑之明，未嘗少瘳。分浮財以與貧，貧受其賜而浮財愈有，若井之泉清，徹不竭，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子列子以財惠人謂之賢人，以德分人謂之聖人，皆無積之謂也。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故曰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何氏曰：聖人不積，何也。《莊子》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生，聖人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故曰以有積也，故不足，無藏也，故有餘。聖人所以既以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或分人以德，或分人以財，示人以信，與人為善，積而能散，博而能化，莫非天下為公之意。○林氏曰：聖人之道，虛一而已，何所積乎。未嘗不為人也，而在己者愈有，未嘗不與人也，而在己者愈多。其

猶天道然，虛而不屈，動而愈出，為人與人，言以道化物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呂氏曰：天道，陽也，故好生而惡殺，謂之有利而無害，春夏故生之育之，秋冬故成之熟之，以其至公無私，每成人之善而不成人之惡，與人之利而不與人害，故曰天之道，利而不害。天不言而善應，常應之以實而不以文，聖人體之以爲和，法之以爲用，施而爲之，明於天，通於聖，所謂六通四闢，爲萬物之宗，而不爭也。○何氏曰：善利萬物而不害者，天之道，善爲萬事而不爭者，聖人之道。《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體乾聖人，備道全美，博施濟衆，大有爲而靡有爭，一乾元之妙用也。老子末章先去言，中及人後，同天聖人，功用至此，豈不大備哉，知《易》則知老。○林氏曰：天之道，

雖有美利而不言所利，則但見有利而無害，纔有利之名，則害亦見矣。聖人之道，無爲而無不爲，而未嘗自恃其有，故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一書之意，大抵以不爭爲主，故亦以此語結。○李氏曰：天地大德曰生，故曰利而不害。聖人守位曰仁，故曰爲而不爭。只這不爭二字，爲日用久久純熟，則自然造混元之境，真常之道，至是盡矣，象帝之先，明妙之本，得矣。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十

（劉詔軍點校）

014 老子翼

經名：老子翼。明焦竑編撰。
六卷。底本出處：《續道藏》。
參校本：無求備齋影印明萬曆十六年王元貞刊本（簡稱萬曆本）。

老子翼卷之一

上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可道如禮不虛道之道。常者，恒久不變也。母者，言物自此生也。欲如性之欲也之欲，猶意也，情也。徼

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邊際也，歸也。陳景元曰：大道邊有小路曰徼。丁易東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或以無名有名為讀，或以無與有為讀。然老子又曰：道常無名，始制有名。是可以無與有為讀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有常無，常有為讀者，有無欲、有欲為讀者。莊子曰：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則於常無常有斷句似也。然老子又曰：常無欲，可名於小。是又不當以莊子為證。據老子以讀老子可也。

蘇註：莫非道也。而可道不可常，惟不可道，而後可常耳。今夫仁義禮智，此道之可道者也。然而仁不可以為義，而禮不可以為智，可道之不可常也。惟不可道，然後在仁為仁，在義為義，禮智亦然。彼皆不常，而道常不變，不可道之能常如此。夫道不可道，況可得而名之乎？凡名皆不可道者也。名既立，則圓方曲直之不同，不可常矣。自

其無名，形而為天地，天地位而名始矣。自其有名，播而為萬物，萬物育而名不可勝載矣。故無名者道之體，而有名者道之用也。聖人體道以為天下用，入於衆有而常無，將以觀其妙也。體其至無而常有，將以觀其徼也。若夫行於徼而不知其妙，則麤而不神。留於妙而不知其徼，則精而不變矣。以形而言有無，信兩矣。安知無運而為有，有復而為無，未嘗不一哉。其名雖異，其本則一，知本之一也，則玄矣。凡遠而無所至極者，其色必玄，故老子常以玄寄極也。言玄則至矣，然猶有玄之心在焉。玄之又玄則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衆妙之所從出也。筆乘：徼讀如邊徼之徼，言物之盡處也。晏子曰：徼也者，德之歸也。列子曰：死者，德之徼。皆指盡處而言。蓋無之為無，不待言已。方其有欲之時，人皆執以為有，然有欲必有盡，及其盡也，極而無所更往，必復歸於無，斯與妙何以異哉。故

曰此兩者，同謂之玄。雖然老子亦不得已為未悟者言耳，實非舍有以求無也。苟其舍有以求無，則是有外更有，無安得為無？蓋當其有時，實未嘗有，此乃真無也。故不減色以為空，色即空，不捐事以為空，事即空。不然，其所謂無者為對有之無，而所謂有者為對無之有，亦惡得謂之常無常有哉。噫，安得知常者而與之一論此。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傾，不平也。生成形^①傾和隨皆以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處，上聲。夫，音符。

蘇註：天下以形名言美惡，其所謂美且善者，豈信美且善哉。彼不知有無、長短、難易、高下、聲音、前後

之相生相奪，皆非其正也。方且自以為長，而有長於我者臨之，斯則短矣。方且自以為前，而有前於我者先之，斯則後矣。苟從其所美而信之，則失之遠矣。當事而為，無為之心，當教而言，無言之之意。夫是以出于長短之度，離于先後之數，非美非惡，非善非不善，于天下何足以知之。萬物為我作，而我無所辭。我生之為之，而未嘗有，未嘗恃。至于成功，亦未嘗以自居也。此則無為不言之報，聖人且不知其為美且善也，豈復有惡與不善繼之哉。聖人居于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于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且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治，去聲。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

知，去聲。夫，音符。王輔嗣曰：心懷智，腹懷食，虛有智而實無知也。骨無知以幹，故強之。志生事以亂，故弱之。

蘇註：尚賢，則民耻^②于不若而至于爭。貴難得之貨，則民病于無有而至于盜。見可欲，則民患于不得而至于亂。雖然天下知三者之為患，而欲舉而廢之，則惑矣。聖人不然，未嘗不用賢也，獨不尚賢耳。未嘗棄難得之貨也，獨不貴之耳。未嘗去可欲也，獨不見之耳。夫是以賢者用而民不爭，難得之貨、可欲之事畢效于前，而盜賊禍亂不起。是不亦虛其心而不害腹之實，弱其志而不害骨之強也哉。今將舉賢而尚之，寶貨而貴之，銜可欲以示之，則是心與腹皆實也。若舉而廢之，則是志與骨皆弱也。心與腹皆實則民爭，志與骨皆弱則無以立矣。不以三者銜之，則民不知所慕，澹然無欲，雖有智者，無所用巧矣。即因三者之自然而不尚、不貴、不見，所謂

為無為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③。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冲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羣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其先。象，似也。道性謙，故不言定處其先而云似。

蘇註：夫道冲然至無耳，然以之適衆有，雖天地之大，山河之廣，無所不遍，以其無形，故似不盈者。淵兮深眇，吾知其為萬物宗也，而不敢正言之，故曰似萬物之宗。人莫不有道也，而聖人能全之。挫其銳，恐其流于妄也。解其紛，恐其與物構也。不流于妄，不構于物，外患已去而先生焉，又從而和之，恐其與物異也。光至潔也，塵至雜也，雖塵無所不同，恐其弃萬物也。如是而後全，其湛然常存矣。雖存而人莫之識，故曰似或存耳。道雖常存，終莫得而名，然亦不可謂無也，故曰此豈帝之

先。帝矣而又先于帝，則莫或先之者矣。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橐，他各反。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橫，所以受籥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也。屈，鬱也，抑而不申之意。數音朔，屢也。

蘇註：天地無私而聽萬物之自然，故萬物自生自死，死非吾虐之，生非吾仁之也。譬如結芻以為狗，設之于祭祀，盡飾以奉之，夫豈愛之？時適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踐之，夫豈惡之？亦適然也。聖人之于民亦然，特無以害之，則民全其性，死生得喪，吾無與焉。雖未仁之，而仁亦大矣。排之有橐與籥也，方其一動，氣之所及，無不靡也，不知者以為機巧極矣。然橐籥則何為哉？蓋亦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出耳。天地之間，其所以生殺萬物，雕刻衆形

者，亦若是而已矣。見其動而愈出，不知其為虛中之報也，故告之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能受，受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谷神。牝能生物，猶前章所謂母也。謂之玄牝，亦幽深不測之意。南君采曰：老子書其遺詞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于一字之間也。如是謂玄牝，則讀牝如匕，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詞，與下句相叶。或隨語生解，既什玄牝，又指一處為玄牝之門，則失之矣。

蘇註：谷至虛而猶有形，谷神則虛而無形也。虛而無形，尚無有生，安有死耶？謂之谷神，言其德也。謂之玄牝，言功也。牝生萬物而謂之玄焉，言見其生之而不見其所以生也。玄牝之門，言萬物自是出也。天地根，言天地自是生也。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

能如是，雖終日用之而不勞矣。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蘇註：天地雖大而未離于形數，則其長久蓋有量矣。然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以人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始者是也。天地生物而不自生，立于萬物之外，故能長生。聖人後其身而先人，外其身而利人，處于衆人之表，故能先且存。如使天地與物競生，而聖人與人爭得，則天地亦一物耳，聖人亦一人耳，何以大過之哉。雖然彼其無私，非求以成私也，而私以之成道，則固然耳。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處，上聲。惡，去聲。幾，平聲。治，去聲。夫，音符。尤，過也。

蘇註：《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天以一生水。蓋道運而為善，猶氣運而生水也，故曰上善若水。二者皆自無而始成形，故其理同。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于形，則于道有間矣，故曰幾于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也，故曰上善。避高趨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折，塞必止，決必流，善信也。洗滌羣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節，善時也。有善而不免于人非者，以其爭也。水唯不爭，故兼七善而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揣，初委反。遺，唯季反。持而盈

之，謂盈而持之也。揣而銳之，謂銳而揣之也。古文多倒語耳。懼其溢而左右以枝之曰持，懼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

蘇註：知盈之必溢而以持固之，若不盈之安也。知銳之必折而以揣先之，不知揣之不可必恃也。若夫聖人有而不有，尚安有盈？循理而後行，尚安有銳？無盈則無所用持，無銳則無所用揣矣。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乘也。營如經營，怔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不定貌。是也。營魄雖滯，載而乘之，言無住著也。訓營為魂、為衛、為止，皆于義未協。言魂載魄者雖近，但不曰魂載魄，

而曰載營魄，後人亦何從而知其指言魂也，況以此載彼，離而二之，亦非抱一之旨乎。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天門以此心而言，開闔以心之運動變化而言。莊子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本此。畜，許六反，養也。長，上聲，宰制也。

蘇註：魄之所以異于魂者，魄為物，魂為神也。《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蓋道無所不在，其于人為性，而性之妙為神。言其純而未雜則謂之一，言其衆而未散則謂之樸，其歸皆道也，各從其實言之耳。聖人性定而神凝，不為物遷，雖以魄為舍，而神所欲行，魄無不從，則神常載魄矣。衆人以物役性，神昏而不治，則神聽于魄，耳目困以聲色，鼻口勞于臭味，魄所欲行而神從之，則魄常載神矣。故教之以抱神載魄，使兩者不相離身，固聖人所以修身之要。至于古之真人，

培根固蒂，長生久視，其道亦猶是也。神不治則氣亂，強者好鬪，弱者喜畏，不自知也。神治則氣不妄作，喜怒各以其類，是之謂專氣。神虛之至也，氣實之始也。虛之極為弱，實之極為剛，純性而亡氣，是之謂致柔。嬰兒不知好惡，是以性全。性全而氣微，氣微而體柔，專氣致柔，如嬰兒極矣。聖人外不為魄所載，內不為氣所使，則其滌除塵垢盡矣。于是其神廓然，玄覽萬物，知其皆出于性，等觀淨穢，而無所瑕疵矣。既以治身，又惟其餘以及人。雖于愛民治國，一以無心遇之。苟其有心，則愛民者適以害之，治國者適以亂之也。天門者，治亂廢興所從出也。既以身任天下，方其開闔變會之間，衆人貴得而患失，則先事以徼福。聖人循理而知天命，則待唱而後和。《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非先天也；後天而奉天時，非後天也。言其先後常與天命會耳。不然，先者必蚤，後者必莫，皆失之矣。故所謂

能為雌者，亦不失時而已。內以治身，外以治國，至于臨變，莫不有道也，非明白四達而能之乎？明白四達，心也，是心無所不知，然而未嘗有能知之心也。夫心一而已，苟又有知之者，則是二也。自一而二，蔽之所自生而愚之所自始也。今夫鏡之于物，來而應之則已矣，又安得知應物者乎？本則無有，而以意加之，此妄之源也。其道既足以生畜萬物，又能不有、不恃、不宰，雖有大德而物莫之知也，故曰玄德。筆乘：古者魂魄或合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也。大氏清虛則魄即為魂，住著則魂即為魄。如水凝而為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夫魄之營營，日趨于有，而此云載者，知七情無體，四大本空，如人載于車，舟載于水，乘乘然無所歸也。如此則化有為無，滌情歸性，衆人離之而為二，我獨抱之而為一，入道之要，孰切于

此？專氣致柔者，老子曰心使氣曰強，莊子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專于氣而不以心間之則柔。夫專氣致柔，所謂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見也。疵，病也。衆人之疵粗而易除，學者之疵微而難遣。何以故？道之所謂疵，則學者狃之為獨見者也。金屑雖精，內眼成翳，以覺為礙，以解為縛，可勝病乎？是故當滌除之也。老子之示人可謂盡矣，然智者除心不除事，昧者除事不除心，苟其誤認前言，不至以斡斷為學者幾希。故又示之曰我言載管魄者，非拱默之謂也，即愛民治國而能無為也，所謂為無為也。專氣致柔者，非鬱閉之謂也，即天門開闔而能為雌也，所謂雄守雌也。滌除玄覽者，非晦昧之謂也，即明白四達而能無知也，所謂知不知也。夫愛民治國，天門開闔，明白四達，其于生之畜之，為之長之，皆不廢

矣。而無為也，為雌也，無知也，則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者也，非玄德而何？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莊子曰：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說亦甚明矣。紂老子者猶謂其弃人事之實而獨任虛無也，則未考。其文而先有意以誣之者耳，豈不妄哉。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轂，古木反，輪所輳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為利轉也。當，平聲。埴，始然反。埴，帀力反。《考功記》曰：埴，和。埴，黏也。和水土燒以為陶也。半門曰戶。牖，窗也。

蘇註：竭知盡物以為器，而器之用常在無有中。非有則無無以致其用，非無則有無以施其利，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微。知兩者之為一而不可分，則至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令，並平聲。爽，平聲，差也。行，去聲。鳩摩羅什曰：不知即色之空與聲相空，與聾盲何異？為腹猶易良其背之意，不為目猶陰符機在目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目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蘇註：視色聽音嘗味，其本皆出于性，方其為性而未有物也，至矣。及目緣五色，耳緣五音，口緣五味，奪於所緣而忘其本，則雖見而實盲，雖聞而實聾，雖嘗而實爽也。聖人視色、聽音、嘗味皆與人同，至于馳騁田獵未嘗不為，而難得之貨未嘗不用也。然人皆以為病，而聖人獨以為福，何也？聖人為腹而衆人為目，目貪而不能受，腹受而未嘗貪故也。彼物之自外至者也，此性之凝于內者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為吾之為，去聲。貴大患若身，當云貴身若大患。倒而言之，古語類如此。

蘇註：古之達人，驚寵如驚辱，知寵之為辱先也。貴身如貴大患，知身之為患本也。是以遺寵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謂寵辱非兩物也，辱生于寵而世不悟，以寵為上，而以辱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寵，則寵固下矣。故古之達人，得寵若驚，失寵若驚，未嘗安寵而驚辱也。所謂若驚者，非實驚也，若驚而已。貴之為言難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難于履^①大患，不難有其身，故聖人因其難于履患，而教之以難于有身。知有身之為難，則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

能損，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為見，愛身之情篤，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疾病之變攻之于^①內，寵辱得失之交攫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達人知性之無壞，而身之非實，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盡去，然後可以涉世而無累矣。人之所以驚于權利，溺于富貴，犯難而不悔者，將以厚其身耳。今也祿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則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與之，雖天下之大，不能患之也。

筆乘：人情率上寵而下辱，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也，則寵為下矣。寵為下，故得寵失寵皆若驚。然驚者觸于物而無著者也，過則虛矣。貴，重也，謂難之也。人情率有身而難患，不知患不自生，生于身也，無其身則無患矣。由此言之，世之上寵者，是上辱也，驚寵與辱同，則何辱？有身者是有大患也，貴身與貴

患同，則何患？夫不以身視身，而以大患視身，無身者也，而顧可以無患，所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也。譬而言之，如不輕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寄，惜以身為天下者，天下反可託，則知不有其身，而其身反可保也。莊子曰：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之丹穴。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夫王子搜惡為君，而越人愈迫欲得之，則不有其身而身可有也，復奚疑哉？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于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搏，音團，執也。詰，契吉反。皦，吉

曉反，明也。

蘇註：視之而見者，色也，所以見色者，不可見也。聽之而聞者，聲也，所以聞聲者，不可聞也。搏之而得者，觸也，所以得觸者，不可得也。此三者，雖智者莫能詰也，要必混而歸于一，而可爾。所謂一者，性也。三者，性之用也。人始有性而已，既其與物構，然後分裂四出，為視為聽為觸，日用而不知反其本，非復混而為一，則日遠矣。若推廣之，則佛氏所謂六入皆然矣。《首楞嚴》有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此之謂也。物之有形者，皆麗于陰陽，故上瞰下昧，不可逃也。道雖在上而不瞰，雖在下而不昧，不可以形數推也。繩，運而不絕也。人見其運而不絕，則以為有物矣，不知其卒歸于無也。狀，其著也。象，其微也。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皆非無也。有無不可名，故謂之惚恍。道無所不在，故無前後可見。古者，物之所從生也。有者物之今，則無者物之古也。執

其所從生，則進退疾徐在我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強，其文反。豫、猶皆獸名。豫，象屬也。隴右謂犬為猶。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果謂之猶豫。儼，矜莊貌。渙，散也。木未斲曰樸。曠，空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慎自持也。儼若客，不敢僭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也。皆所謂強為之容也。能敝不新成，邵弁曰：能敝能不新，能成也。不盈則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也。紀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者雖舊不壞。新成，再造之也。

蘇註：粗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識矣。戒而後動曰豫，其所欲為，猶迫而後應，豫然若冬涉川逡巡，如不得已也。疑而不行曰猶，其所不欲遲而難之，猶然如畏四鄰之見之也。若客，無所不敬，未嘗惰也。若冰將釋，知萬物之出于妄，未嘗有所留也。若樸，人偽已盡，復其性也。若谷，虛而無所不受也。若濁，和其光，同其塵，不與物異也。世俗之士以物汨性，則濁而不復清，枯槁之士以定滅性，則安而不復生。今知濁之亂性也，則靜之，靜之而徐自清矣。知滅性之非道也，則動之，動之而徐自生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盈生于極，濁而不能清，安而不能生，所以盈也。物未有不敝者也。夫唯不盈，故其敝不待新成而自去。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竝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

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開元疏：致者令必自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為萬象主，故曰王。以其為衆父父，故曰天。

蘇註：致虛不極，則有未亡也。守靜不篤，則動未亡也。丘山雖去，而微塵未盡，未為極與篤也。蓋致虛存虛，猶未離有，守靜存靜，猶陷于動，而況其他乎？不極不篤而貴虛靜之用，難矣。虛極靜篤以觀萬物之變，然後不為變之所亂。知凡作之未有不復也，苟吾方且與萬物皆作，則不足以知之矣。萬物皆作于性，皆復與性，譬如華葉之生于根而歸于根，濤瀾之生于水而歸于水。苟未能自復于性，雖止動息念以求靜，非靜也。故唯歸根，然後為靜。命者，性之妙也。性可言，至于命，則不可言矣。《易》曰：窮理盡性以

至于命。聖人之學道，必始于窮理，中于盡性，終于復命。仁義禮樂，聖人之所以接物也，而仁義禮樂之用，必有所以然者。不知其所以然而為之，世俗之士也。知其所以然而後行之，君子也。此所謂窮理。雖然盡心以窮理而後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事物日構于前，必求而後能應，則其為力也勞，而其為功也少。聖人外不為物所蔽，其性湛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物至而能應，此之謂盡性。雖然此吾性也，猶有物我之辨焉，則幾于妄矣。君之命曰命，天之命曰命，以性接物而不知其為我，是以寄之命也，此之謂復命。方其作也，雖天地山河之大，未有不變壞。不常者惟復于性，而後湛然常存矣。不以復性為明，則皆世俗之智，雖自謂明，非明也。不知復性，則緣物而動，無作而非凶，雖得于一時，而失之遠矣。方迷于妄，則自是非，而非，彼物皆吾敵，吾何以容？苟知其皆妄，則雖仇讐，將哀而憐之，何

所不容哉？無所不容，則彼我之情盡，尚誰私乎？無所不公，則天下將往而歸之矣。無所不懷，雖天何以加之？天猶有形，至于道則極矣，然而雖道亦不能復進于此矣。筆乘：致虛而不知實之即虛，虛未極也。守靜而不知動之即靜，靜未篤也。若此者，觀無于無，而未嘗于有觀無故耳。試觀萬物，方其並作，若動且實，而實無纖毫動與實者。能如是觀，是為觀復。復者，復其始也。夫未能觀復，即止動求靜，欲靜轉動。當物芸芸，復歸其根，則一切諸念，當處寂滅，不求靜而自靜，乃真靜也。靜則復命矣。不曰性而曰命者，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夫理性非不妙矣，而猶有妙在焉。舉此而容之盡之，了不可得，斯為至命，則命又非性之方矣。有作必有變，復命則作而無作，謂真常，此非明者不能知也。知常則靜則吉，不知常則妄作則凶。方其迷于妄也，自是非而

彼，必不能容。知常^①，則善惡兩忘，是非無朕，何所不容哉。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即命也。至此于道乃全，而可以久，可以不殆，特其餘事耳。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今從吳幼清本。

蘇註：太上，以道在宥天下而未嘗治之，民不知所以然，故亦知有之而已。其次以仁義治天下，其德可懷，其功可見，故民得而親譽之。其名雖美，而厚薄自是始矣。又其次以政齊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則侮之矣。吾誠自信，則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而加以仁義，重以刑政，而民始不信。聖人自信有餘^②，其于言也，猶然貴之，不輕出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則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王輔嗣云：父子兄弟夫婦也。孝慈，孝子慈孫也。

蘇註：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③其中而民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足以澹足萬物也，而以智慧加之，于是民始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譬叟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啣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忘于江湖。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令，平聲。屬，之欲反。

蘇註：非聖智不足以知道，使聖智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聖智之本而見其末，以為巧勝物者也，於是馳騁于其

末流，而民始不勝其害矣。故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義所以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竊仁義之名以要利于世，於是子有違父，而父有虐子，此則仁義之跡為之也。故絕仁棄義，則民復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濟物也，二者非以為盜，而盜賊不得則不行。故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世之貴此三者，以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屬之聖智，或屬之仁義，或屬之巧利，蓋將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復其性，雖有二者，無所用之矣。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則聖智之大，仁義之至，巧利之極也。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

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唯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弃禮樂，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達者因似以識真，而昧者執似以陷于偽。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無所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老子翼卷之一

- ① 成形：原作「我妙」，據萬曆本改。
- ② 耻：原作「至」，據萬曆本改。
- ③ 或存：原作「或行」，據萬曆本改。
- ④ 極：原作「極」，據萬曆本改。
- ⑤ 賦形：原作「賦知」，據萬曆本改。
- ⑥ 無離：原作「無雌」，據萬曆本改。
- ⑦ 魂：原作「魄」，據萬曆本改。
- ⑧ 考：原作「放」，據萬曆本改。

- ⑨ 埴：原作「埴」，據萬曆本改。
- ⑩ 履：原作「腹」，據萬曆本改。
- ⑪ 于：原作「手」，據萬曆本改。
- ⑫ 誰：原作「雖」，據萬曆本改。
- ⑬ 知常：原作「知當」，據萬曆本改。
- ⑭ 餘：原作「徐」，據萬曆本改。
- ⑮ 于：原作「臣」，據萬曆本改。

老子翼卷之二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無似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唯，上聲。阿，烏何反。皆應聲，唯恭而阿慢也。荒，廣遠也。怕，古泊字，靜也。兆如龜兆之拆，動之微也。孩，小兒笑也，笑則情動而識生矣。有歸必稅駕而不乘，乘乘兮無所歸，無住著也。馬巨濟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人皆有餘。遺，失也。沌如渾沌之沌，無知也，一作純。小明為昭。察，苛細

也。悶，莫奔反。頑，不知痛痒也。古謂都為美，郊為鄙。食，音嗣，食母，乳母也，見《禮記·內則篇》。

蘇註：為學日益，為道日損，不知性命之正，而以學求益，增所未聞，積之不已而無以一之，則以園害方，以直害曲，其中紛然不勝其憂矣。患夫學者之至此，故曰絕學無憂。若夫聖人未嘗不學，而以道為主，不學而不少，多學而不亂，廓然無憂，而安用絕學邪？學者溺于所聞而無以一之，則唯之為恭，阿之為慢，不可同日言矣，而況夫善惡之相反乎？夫唯聖人知萬物同出于性，而皆成于妄，如畫馬牛，如刻虎彘，皆非其實，濬焉無是非同異之辨，孰知其相去幾何哉？苟知此矣，則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無足怪矣。聖人均彼我，一同異，其心無所復留，然豈以是忽遺世法，犯分亂理而不顧哉？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為，吾亦為之，雖列于君臣父子之間，行于禮樂刑政之域，而天下

不知其異也。其所以不嬰于物者，惟心而已。人皆徇其所知，故介然不出畦畛。聖人兼涉有無，無入而不可，則荒兮其未可央也。人各溺于所好，其美如享太牢，其樂如春登臺，囂然從之而不知其非。唯聖人深究其妄，遇之泊然不動，如嬰兒之未能孩也，乘萬物之理而不自私，故若無所歸。衆人守其所知，各自以為有餘。聖人包舉萬物而不主于一，超然其若遺也。沌沌，若愚而非愚也。世俗以分別為知，聖人知群妄之不足辨也，故其外若昏，其中若悶。忽焉若海，不見其津涯。漂然無定，不見其宿止也。人各有能，故世皆得而用之。聖人才全德備，若無所施，故疑于頑鄙。道者，萬物之母。衆人徇物忘道，而聖人脫遺萬物，以道為宗，譬如嬰兒無所雜食，食于母而已。

筆乘：人之為學，憂不得善也。吾能絕學，則奚憂之有？然非強絕也，知性本無善也，彼為學者雖異于惡，

而離性則一，其少異者如唯與阿之間耳。夫以善惡之同，而聖人亦不廢善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所謂吉凶與民同患也。至其心游于性初，方且荒兮未央，而豈若善之有涯，淚可限量哉？故人之樂善，如享太牢，春登臺，而我獨泊兮如嬰兒之未孩，無朕兆也。乘乘者，無所歸，無棲泊也。人之得善皆有所止，而我獨若遺，若愚人之沌沌，無知識也。人皆昭昭察察皆若有所以，而我獨昏也，悶悶也，忽兮若海，漂兮無所止也，此豈聖人真頑且鄙哉？以衆皆逐其子，我獨貴其母，不能不與衆異耳。蓋性無善惡，而善惡萬法皆從此而生，故謂之食母。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孔，大也。窈，烏了反。恍惚、窈冥

皆不可見之意。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王輔嗣曰：信，驗也。閱，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為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訓經歷，亦同此義。甫，美也，又始也。

蘇註：道無形也，及其運而為德，則有容矣，故德者道之見也。自是推之，則衆有之容，皆道之見于物者也。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然及其運而成象，著而成物，未有不出于恍惚者也。方有無之未定，恍惚而不可見。及夫有無之交，則見其窈冥深眇，雖未成形，而精存乎其中矣。物至于成形，則真偽雜矣。方其有精，不容偽也。真偽既雜，自一而為二，自二而為三，紛然錯出，不可復信矣。方其有精，不吾欺也。

古今雖異，而道則不去，故以不去名之。唯未嘗去，故能以閱衆有之變矣。甫，美也，雖萬物之美不免于變也。聖人所以知萬物之所以然者，以能體道而不去故耳。

筆乘：道無形容，不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則道亦可從而識，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人之學道，喜于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若其芒蕩難於湊泊矣。不知惚恍無象即象也，恍惚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如釋典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也。暫為假，常為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夫孰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真有一物者。夫恍惚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物奚麗乎？況有居必有去，又何以亘古今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閱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為有，而不能玄會于微妙之間者，未嘗閱其始耳。閱衆有之始，則知未始有始，則衆有皆衆妙，而其為恍惚窈

冥也一矣。是所以知衆有即真空者，以能閱而知之故也。釋氏多以觀門示人，悟入老子之言，豈復異此。故閱衆始則前際空，觀其微則後際空，萬物並作，觀其復則當處空，一念歸根，上際永斷，而要以能觀得之。學者誠有意乎知常也，則必自此始矣。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見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窪，烏瓜反。夫，音符。蘇註：聖人動必循理，理之所在，或直或曲，要於通而已。通故與物不迕，不迕故全也。直而非理，則非直也。循理雖枉，天下之至直也。衆之所歸者，下也。雖欲不盈，不可得矣。昭昭察察，非道也。悶悶，若將敝矣，而日新之所自出也。道一而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而無以

一之，則惑矣。抱一者，復性者也。蓋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皆抱一之餘也，故以抱一終之。目不自見，故能見物。鏡不自照，故能照物。如使自見自照，則自為之不暇，而何暇及物哉？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爭之餘也，故以不爭終之。世以直為是，以曲為非，將循理而行于世，則有免于曲者矣，故終篇復言之曰此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夫所謂全者，非獨全身也，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兼全而復于性，則其為直也大矣。

筆乘：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凡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而天下式，則其得多矣。故一國三公不知誰適，十羊九牧詎可得芻。喪生者繇其多方，亡羊者苦于歧路。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于

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樂得之；同于德者，德亦樂得之；同于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為終朝，自早及莫為終日。風雨震蕩飄忽，必不能久，岐伯所謂亢則害承乃制也。樂入聲。

蘇註：言出于自然，則簡而中，非其自然而強言之，則煩而難信矣。故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此所謂希言矣。陰陽不爭，風雨時至，不疾不徐，盡其勢之所至而後止。若夫陽亢于上，陰伏於下，否而不得洩，于是為飄風暴雨，若將不勝，然其勢不能以終日。古之聖人言出于希，行出于夷，皆因其自然，故久而不窮。世或厭之，以為不若詭辯之悅耳，怪行之驚世，不知其不能久也。孔子曰：苟志于仁也，無惡也。故曰仁者之過易辭。志于仁猶若此，而况志于道者乎？夫苟從事于

道矣，則其所為合于道者得道，合于德者得德，不幸而失，雖失于所為，然必有得於道德矣。不知道者，信道不篤，因其失而疑之，于是益以不信。夫唯知道，然後不以得失疑道也。

筆乘：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之不能久焉，亦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所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為德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容心焉，無不同矣。無不同亦無不樂，乃其理也。夫無不同，則求其信且不可得，況不信乎？苟離道而為德，不能同于失矣。離德而為失，不能同于德矣。不能同于德、同于失而欲其同于道者，未之有也。所謂信不足焉，有不信也，皆飄風驟雨之類也。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子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

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囿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跂與企同，薛云：舉踵曰跂，張足曰跨。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贅，疣贅也。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食餘，人必惡之。形贅，人必醜之。左氏人將不食吾餘，莊子附疣懸贅出乎形而侈乎性是也。惡，去聲。處，上聲。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混渾通。先，悉薦反。強，上聲。介甫云：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

蘇註：夫道非清非濁，非高非下，非去非來，非善非惡，混然而成體，其于人為性，故曰有物混成。此未有知其生者，蓋湛然常存，而天地生于其中耳。寂兮無聲，寥兮無形，獨立無匹而未常變，行于群有而未嘗殆，俯以化育萬物，則皆其母矣。道本無名，聖人見萬物之無不由也，故字之曰道。見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爲之名曰大。然其實則無得而稱之也。自大而求之則逝而往矣，自往而求之則遠不及矣，雖逝雖遠，然反

而求之，一心足矣。由道言之，則雖天地與王皆未足大也。然世之人習知三者之大，而不信道之大也。故以實告之，人不若地，地不若天，天不若道，道不若自然。然使人一日復性，則此三者人皆足以盡之矣。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韓非云：制在己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管子曰：動則失位，靜則自得。離，去聲。輜，莊持反。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處，上聲。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而無繫著也。奈，如也。乘，去聲。失根，一作失

本，一作失臣，非。今從王輔嗣本。

蘇註：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故輕以重為根，躁以靜為君。行欲輕而不離輜重，榮觀雖樂而必有燕處，重靜之不可失如此。人主以身任天下而輕其身，則不足以任天下矣。輕與躁無施而可，然君輕則臣知其不足賴，臣躁則君知其志于利，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為要妙。

瑕，玉玷也。謫，直革反，責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楗，其偃反，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楗。結，繫也。繩，索也。約，束也。襲，相傳襲也，一作掩襲之襲，言密用也。傅奕云：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二十字獨見河上本，古本無之。

蘇註：乘理而行，故無迹。時然後言，故言滿天下無口過。萬物之數，畢陳于前，不計而知，安用籌筭。全德之人，其于萬物，如母之于子，雖縱之而不去，故無關而能閉，無繩而能約。彼方挾策以計，設關以閉，持繩以結，其力之所及者少矣。聖人之于人，非特容之，又善救之。我不棄人，而人安得不歸我乎？夫救人于危難之中，非救之大者也。方其流轉生死，為物所蔽，而推吾至明以與之，使暗者皆明，如燈相傳相襲而不絕，則謂善救人矣。聖人無心于教，故不愛其資。天下無心于學，故不貴其師。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之妙，雖智者有所不喻，故曰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

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守，保守也。復，并扶又反。谿，谷，眾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忒，爽也。足，全也。長，上聲。制，裁斷也。割，分裂也。

呂註：雄動而雌靜，雄剛而雌柔，雄倡而雌和。知其雄，守其雌，則篤靜致柔，和而不倡者也，故為天下谿。谿之為物，受于谷而輸于江海，受而不拒，輸而不積，物之能通而無迕者也。能通則常德不離矣。人之生也，常德內全，與物無迕，反為物之所遷，則日益以離。唯能篤靜致柔，和而不倡，則常德不離而復歸于嬰兒矣。白于色為受采，于物為明，于行為金，于數為四。黑于色為不受采，于物為晦，于行為水，于數為一。知其白，守其黑，不受萬物之染，若晦若水，終之于抱一。抱一則能曲能枉，能窪能蔽，故可以為天下式。為天下式，無往而非一，則常德不忒矣。不離者，不離其故處而已，而未

必能不忒也。不忒則不差矣。嬰兒之為物，專氣致柔，不失其一體之和而已。復歸于無極，則嬰兒不足以言之也。草木之蕃也為榮，其謝也辱，人之所以為榮辱，亦若是而已。知其榮，守其辱，去華歸根，雖被以天下之所甚惡而不能累焉，故為天下谷。谷之為物，虛而能盈，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者也。能為天下谷，則反乎其源矣，故常德乃足，則又非特不忒而已，復歸其樸。樸者，真之全而物之混成者也。唯其混成而未為器，故能大能小，能曲能直，能短能長，能圓能方，無施而不可，則無極不足以言之也。然則守其雌，守其黑，守其辱足矣，安用知其雄與白與榮哉？蓋守之以為母，知之以為子，守之以為經，知之以為變也。樸散則為器，器之為物，能大而不能小，能曲而不能直，能短而不能長，能圓而不能方，故聖人用之為官長而已。非容乃公，公乃王之道也。若夫抱樸以制天下，其視

天下之理，猶庖丁之視牛，未嘗見全牛也，行之于所無事而已，恢恢乎其于游刃有餘地矣，何事于割哉？故曰大制不割。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史記》取高帝約束紛更之之取。為，治之也。司馬溫公曰：為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响音許，一音虛。羸，力為反。載，始也，又任載也。隳，許規反。去，上聲。陸農師云：去甚，慈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為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

蘇註：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萬物歸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為之也，因萬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若欲取而為之，則不可得矣。凡物皆不可為也，雖有百人之聚，不

循其自然而妄為之，必有齟齬不服者，而況天下乎？雖然小物寡衆，猶有可以力取而智奪者，至于天下之大，有神主之，不待其自歸則叛，不聽其自治則亂矣。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或行于前，或隨于後，或响而暖之，或吹而寒之，或益而強之，或損而羸之，或載而成之，或隳而毀之，皆物之自然，而勢之不免者也。世之愚人，私己而務得，乃欲拒而違之，其禍不覆則折。唯聖人則知其不可逆，順以待之，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使不至于過而傷物，而天下無患矣，此不為之至也。堯湯之于水旱，雖不能免，而終不至于敗者，由此故也。《易》之泰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三陽在內，三陰在外，物在泰極矣。聖人懼其過而害生，故財成而輔相之，使不至于過，此所謂去甚、去奢、去泰也矣。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

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得早已。

好，去聲。還，旋通。《易》曰：師，衆也。處，上聲。善即有道者也。不得已，為之難也。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又託不得已以養中，皆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註：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非不得已而欲以強勝天下，雖或能勝，其禍必還報之。楚靈、齊湣、秦始皇、漢孝武，或以殺其身，或以禍其子孫。人之所毒，鬼之所疾，未有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凡兵皆然，而況以兵強天下者邪？果，決也。德所不能綏，政所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

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者。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以兵強天下，壯亦甚矣，能無老乎？無死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謂佳之也。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惡，去聲。處，上聲。下並同。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恬澹，安靜也。美即佳也。樂，去聲。純甫云：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義疏渾入于經者，詳其文義可見。蘇註：以之濟難而不以為常，是謂不處。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蘇註：樸，性也。道常無名，則性亦不可名焉。故其為物，舒之無所不在，而斂之不盈毫末，此所以雖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賤，守之則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則萬物不賓矣。冲氣升降而合為一，而降甘露，昭然被于萬物，無不均遍。聖人體至道以應諸有，亦露之無不及者，此所以能賓萬物也。聖人散樸為器，因器制名，豈其狗名而忘樸，逐末而喪本哉？蓋亦知復于性，是以乘萬變而不殆也。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

筆乘：道常，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首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彫未

琢，故謂之樸。以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然能見小而守之者鮮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臣樸者哉？始即無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逐于名而莫止，則一生二，二生三，將巧歷不能筭，而種種名相皆以為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甚焉，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故貴其止。止者，鎮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也，物生于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于道，萬物皆歸于道。我之性宅我自復之，夫何難之有？故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

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不失其所，即《易》之止其所也。羅什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蘇註：分別為智，蔽盡為明。分別之心未除，故止于知人而不能自知。蔽盡則無復分別，故能自知，而又可以及人也。力能及人而不能及我，能克己復性則非力之所及，故可謂之強也。知足者所遇而足，則未嘗不富矣。雖有天下而常挾不足之心以處之，是終身不能富也。不與物爭而自強不息，物莫能奪其志也。物變無窮，而心未嘗失，則久矣。死生之變亦大矣，而其性湛然不亡，此古之至人能生不死者也。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汎，無繫著也。蘇註：汎兮無可無不可，故左右上

下周旋無不至也。世有物而不辭者，必將名之以為己有。世有避物而不有者，必將辭物而不生。生而不辭，成而不有者，唯道而已。大而為大之心，則小矣。筆乘：可名于小爾，言不可名小。可名于大爾，言不可名大。既云可左可右，所以非小非大，非小非大，所以成其大。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林希逸云：大象者，無象之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既，盡也。蘇註：道非有無，故謂之大象。苟其昭然有形，則有同有異。同者好之，異者惡之。好則來之，惡則去之，不足以使天下皆往矣。有好有惡，則有所利有所害。好惡既盡，則其千萬物皆無害矣。故至者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作樂設餌，以

待來者，豈不足以止過客哉。然而樂關餌盡，彼將捨之而去。若夫執大象以待天下，天下不知好之，又況得而惡之乎？雖無臭味形色聲音以悅人，而其用不可盡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歛音吸也，聚也。張，開大也。深淵原作淵，邦原作國，今從韓非本。

蘇註：未嘗與之而遽奪，則勢有所不極，理有所不足。勢不極則取之難，理不足則物不服，然此幾于用智也，與管仲、孫武無異。聖人與世俗，其迹固有相似者也。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樂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于射利。聖人知剛強之不足恃，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以不校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為此以勝物哉，知勢之自然而居

其自然耳。魚之為物，非有爪牙之利足以勝物也，然方託於深淵，雖強有力者，莫能執之。及其脫淵而陸，則蠢然一物耳，何能為哉？聖人居于柔弱，而剛強者莫能傷，非徒莫能傷也，又將以全制其後，此不亦天下之利器也哉？魚惟脫于淵，然後人得制之。聖人唯處于柔弱而不厭，故終能服天下，此豈與眾人共之者哉？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言道之大常也。介甫云：言道之主，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羅什曰：心得一空，資用不失。萬神從化，伏邪歸正。

蘇註：道常者，無所不為而無為之意耳。聖人以無為化物，萬物化之，始于無為而漸至于作，譬如嬰兒

之長，人偽日起。故三代之衰，人情之變，日以滋甚，方其欲作，而上之人與天下皆靡，故其變至有不可勝言者。苟其方作而不為之動，終以無名之樸鎮之，庶幾可得而止也。聖人中無抱樸之念，外無抱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苟欲樸之心尚存于胸中，則失之遠矣。

老子翼卷之二

- ① 此卷重複《德經》第三十八章至第五十七章以及《道經》第二十二章至第二十六章，現據萬曆本刪。
- ② 世法：「法」字原脫，據萬曆本補。
- ③ 其：原作「典」，據萬曆本改。
- ④ 兆：原作「彼」，據萬曆本改。
- ⑤ 乃：原作「非」，據萬曆本改。
- ⑥ 道：原作「若」，據萬曆本改。
- ⑦ 可名：原作「拘泥」，據萬曆本改。

老子翼卷之三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蘇註：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者，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

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強之，強之而又不應，于是刑罰興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中無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惟大人乎？雖然既歸其根，孰爲物？孰爲非物？故又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此數者，雖有上下先後之異，而以聖人用之，皆道也。蓋聖人百慮同歸，二際俱泯，豈復有彼此去取邪。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裂，破毀也。發，發泄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蹶音厥，顛仆也。

數，上聲。

蘇註：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蹶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軛、轂、轄，會而為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為天地邪？侯王將以貴為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賤而非賤。非

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復也。湏溪云：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蘇註：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筆乘：天下之物生于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於無也。有生於無，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

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建，立也。偷，苟且也。渝，羊朱反，變改也。傅奕《音義》云：古本作輪。《廣雅》曰：輪，愚也。或作愉，董遇作搖，今從王弼傅奕作渝。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趙志堅云：貸者，暫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蒙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荷成，速歸於道。

蘇註：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無蔽，卓然有見，未免于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為荒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也。古之立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照，而非察也。

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德，如谷之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污，此則不屑不潔之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復加，則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化而不失其貞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道之所寓，無所不見，凡此二者，皆道之見于事者也。而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惟其有餘，以貸不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中士所眩，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凡動物背止於後，陰靜也；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負陰抱陽。植物則背寒向暖，而沖氣運乎其間。木絕水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蓋古人嘗以此為教，而我亦教之。但老子獨尊之曰教父，如言萬物之母之謂。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則曰母，言教則曰父。蘇註：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為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陽，沖氣以

為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一，理之自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知之矣。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馳騁，役使也。堅猶剛強，不曰剛強而曰堅，變文叶韻也。無間，無內也。至剛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為之有益也。蘇註：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捍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衆強，出入群有。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薛云：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進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蘇註：天下以不缺爲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爲盈，故盈必有窮。聖人要于大成而不卹其缺，期于大盈而不惡其沖，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沖，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沖，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

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却，屏去也。糞，糞田也。吳幼清本糞下有車字，以張衡《東京賦》却走馬以糞車爲證。戎^③馬，戰馬也。郊^①，交也，二國相交之境也。戎馬生于郊，言兵久不還也。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

蘇註：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却是馬而糞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于身，患必及之。侯王而爲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

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蘇註：性之爲體，充遍宇宙，無遠近

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⑤。

取，開元疏云猶攝化也。無事即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蘇註：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爲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

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餘，然後無所不為，而不失于無為矣。人皆有欲取天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之，故終不可得。聖人無為，故無事，其心見于外，而物安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無常心，心無所主也。惻，圖協反。為，去聲。渾，胡本反。

蘇註：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為形，在方為方，在圓為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為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

所以信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偽，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惻惻為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偽，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謂自無而見于有。入謂自有而歸于無。《莊子》：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又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詎。又曰：有乎出，有乎入。皆以出為生，入為死。夫音符。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己有，如暫焉管

攝之也。不期而會曰遇。兕音似，《山海經》：兕出湘水之南，蒼黑色。《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蘇註：性無生死，出則為生，入則為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趣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即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筆乘：生之徒十有三，此練形住世者也。死之徒十有三，此殉欲忘生者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此斷滅種性者也。凡此十分之中，率

居其九，皆生生之厚者也。夫有生必有死，是生固死之地矣，兇虎甲兵將安避之？善攝生則無生矣，故兇之角無所投，虎之爪無所措，兵之刃無所容。何者？彼無地以受之也。厚生者九，無生者一，老子于十者之中，闕一自擬，其旨微矣。然聖人無生，非故薄之也，本無生也。昔人云：愛生者可殺也，愛潔者可污也，愛榮者可辱也，愛完者可破也。本無生，孰殺之？本無潔，孰污之？本無榮，孰辱之？本無完，孰破之？知此者，可以出入造化，遊戲死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畜，許六反。夫音符。長，上聲，下同。

蘇註：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養羣衆而

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德有名故也。恃爵而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喻物所從出者。塞而閉之，藏有於無，守母者也。《參同契》云：耳目己之寶，閉固勿發揚。兌口勿以談，希之順以洪。即此義。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遺，唯季反。襲常，猶前言襲明，密而不露也。

《記》曰：揜而充表曰襲。

蘇註：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開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

介然有知，猶言微有知也。夸張曰施，嗇之反也。夷，平也。路狹而捷為徑。除，治也，傳曰糞除先人之敝廬是也。青赤為文，色絲為采。傳奕云：采是古文繡字。資貨一作財貨，盜竽誤作盜夸，今從韓非本。

蘇註：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為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為事，夸以誨盜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餘；修之于鄉，其德乃長；修之于邦，其德乃豐；修之于天下，其德

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邦一作國，漢人避高帝諱改之，於韻不叶，今從韓非本。

蘇註：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修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既修，推其餘以及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修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

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毒蟲，蜂蠆之類，以尾端肆毒曰螫。猛獸，虎豹之類，以爪按拏曰據。攫鳥，鵬鶚之類，以羽距擊觸曰搏。趙志堅曰：以四指握拇指為握固。峻，子垂反，《說文》云：赤子陰也。號，平聲。嗄，所嫁反，聲嘶也。又啼極無聲曰嗄，一作啞不嗄。黃茂材云：古本無啞字，啞不嗄，莊子之文，後人增入之。祥，吉凶之候也。

蘇註：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況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

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又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蘇註：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

為親疏？等觀逆順，而孰為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為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所以為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蘇註：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為正，以用兵為奇。雖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則日入于盜賊矣。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音門。缺，殘缺也，一作缺缺，失望貌。以其察察，宜無不及，故人望之而卒失望也。極，終也。奇，衰也。廉，稜也。劌，居衛反，割也。皆謂芒利傷物也。

蘇註：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于禍，禍伏于福，譬如老稚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不知也。夫惟聖人出于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于後，方且自以為善，而不知禍之起于中。區區以察為明，至于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

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服一作復。柢一作蒂，花趺也。

蘇註：凡物方則割，廉則斲，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既已服，斂藏其用，至于歛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有國則有

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蒞，力至反。聖人亦不傷之，一作傷人。以下德交歸焉觀之，作之為是，之指神而言也。

蘇註：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為，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為耳。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

德交歸之。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故大者宜為下。

蘇註：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大國下以取人，小國下而取于人。

老子翼卷之三

- ① 賤：原作「賤」，據萬曆本改。
- ② 未聞：原作「夫則」，據萬曆本改。
- ③ 戎：原作「我」，據萬曆本改。
- ④ 郊：原作「郤」，據萬曆本改。
- ⑤ 天下：「下」字原脫，據萬曆本補。
- ⑥ 達：原作「建」，據萬曆本改。

老子翼卷之四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蘇註：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功

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汙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爲，營爲也。純甫云：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耳，獨無所爲乎？但衆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也。作，起也。

蘇註：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一多一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筆乘：夫事涉於形則有大小，係乎數則有多少，此怨所由起也。惟道非形非數，而聖人與之爲一，以無爲爲爲，以無事爲事，以無味爲味，愛惡妄除，聖凡情盡，而泊然棲乎性宅，則大小多少一以視之，而奚怨之可報哉？惟德以容之而已。然此無爲、無事、無味也，不可力得至易也，不可目窺至細也，雖至易而至難者待此以解，雖至細而至大者待此以成，豈可以其易與細而忽之哉。學道者亦或有見於此，而又以爲大之心奪之，故易與細不常爲我有。唯聖人自始至終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而不以世俗所謂大者分其心，故難者、大者當處寂然，了無留礙，而大道自此全矣，此所謂成其大者也。嗟乎，此非特起大丈夫見理明用心剛者不能信，不能守，而可與輕諾多易之流道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成之臺，起於

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脆，此芮反。判，一作破。成，一作層。今從傅奕古本。未有者，心未起時。未亂者，心未染時。幾，平聲。復，反也。恃，一作輔，非。既曰自然矣，而又輔之，非自然也。今從韓非本。

蘇註：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于既成也。故爲之于未有者上也，治之于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

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爭贅，是以禍至于不救，福至于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于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旁周曰遠。反乃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於物，乃順於道。

蘇註：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大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爲明，則智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爲，則雖有過亦小矣。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交相賊耳。吾之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處，上聲，下同。樂，入聲。

蘇註：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

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似也。夫並音符。長、舍並上聲。衛，護也。

蘇註：夫道曠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為大也。若似于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于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誇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至于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于廣也。世以進銳為能，而

以不敢先為耻，不知進銳之多惡于人，而不敢先之樂推于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為衆所疾，故常近于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蓋至爭者惟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空，孰能與無物者爭？

蘇註：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

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用兵有言，古兵家有此言也。行，上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詩》曰：仍執醜虜。兵，五兵，戈、矛、矢、戟、干也。《說文》云：拱手執斤曰兵。幾，平聲。喪，去也。抗，舉也。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蘇註：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于爭者也。退者，無意于爭者也。苟無意于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耶？聖人以慈為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于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

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宗者，族之總也。道者，事之總也。

蘇註：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為，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為衆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玉者，聖人外與人同，而中獨異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

是以不病。

蘇註：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為病者，久而病自去矣。

筆乘：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遣其有，隨以不知遣其知，萬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虛空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山河，捏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狃以為玄覽，寶而持之，病奚從瘳乎？聖人之不能廢知，猶夫人也，而知不為病者，知知之為病故耳。知其為病，則勿藥而病瘳矣。知不知上，所謂生而無生，真性湛然也。不知知病，所謂無生而生，業果宛然也。唯其病病，是以不病，所謂知幻即離，不作方便也。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

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威畏古通用。人不畏其所當畏，則大可畏者至矣。下文皆畏其所當畏之事。狹，胡夾反，一作狎。厭，於豔反。

蘇註：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也。人常患溺于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燁然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九竅為己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蕞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知有厭有慕之方囿于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

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自知之而不自見^③，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恐人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後大威至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善謀。天之道，不爭而善謀^④。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惡，去聲。緝音闡，舒緩也。王作坦，嚴作默，不如作緝為^⑤長。蓋默則重不言，坦則近不爭也。

蘇註：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為正，其于勇敢未嘗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

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要于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之哉？緝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斲，陟角反。

蘇註：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于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群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群之人恣行于其間，則天之所棄也。

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稅，租也。純甫云：無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歸其淨于此耳。

蘇註：上以有為導民，民亦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為，而生自全矣。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脆，輒也。徒，類也。合手曰共。商桑穀生于朝，七日大共。秦伯怒蹇

叔曰：墓木拱矣。皆合拱也。董音如字，言人共代之也。處，上聲。

蘇註：冲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弛弓俯其體，則附在上，稍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附向下，稍在上。是抑附之高者，使之向下，舉稍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如抑其附而使之下；其補不足，如舉其稍而使之高。見，賢遍反。

蘇註：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

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蘇註：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契，苦計反。徹，徹法也，直列反。

蘇註：夫怨生于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騫于爭奪之場，而不

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之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漢書》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顏師古註云：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爲什物。不用者，無往來，免儲待，省徭役也。舟輿甲兵，舉其重者言之。樂，入聲。望，平聲。相望，相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而且久，不相往來者，各足故也。道足則無事咨詢，財

足則不相乞假。

蘇註：老子生于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為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樸，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為美，以其所處為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為人之為，去聲。

蘇註：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

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筆乘：或曰：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辯；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辯，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也，而未嘗分己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己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學者于此而刳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

故曰教而無教，何必杜口於毗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於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老子翼卷之四

- ①先：原作「尤」，據萬曆本改。
- ②真：原作「異」，據萬曆本改。
- ③不自見：疑後脫「以示人」三字。
- ④天之道，不爭而善謀：此句疑衍。
- ⑤繹為：此二字原脫，據萬曆本補。

老子翼卷之五

附錄

《史記·老子列傳》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

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官，官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

隋薛道衡老子廟碑曰：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神習智，鶉居鷄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折疑於俎豆，大樂與天

地同和，豈考擊於鍾鼓。逮乎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醜之變，於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潔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惟大道乎。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爲號。其狀也，三門雙柱，表耳目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名，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屢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樸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塵，得其

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而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遯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縱叡，接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衡月角，天表冠於百王；明鏡衢樽，聖德會於千祀。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川俱斷。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狼顧鴟時。黃延奸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攬槍而掃除，仗旄鉞而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謳謌，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明堂而朝群后。昔軒轅顛頊，建國不同。大昊少昊，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邑，歷選前辟，義存創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規模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

務存卑儉。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于鴛鸞；升降靈臺，豈更營于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草纓知恥，畫服興慙。天無入牢之星，地絕城牛之氣。延閣廣內，考集群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溯志之音，大師成功之頌。承華養德，作貳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兩離炳耀，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祉。重以維城磐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王室之蕃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獯獫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箚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牲牴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勾吳，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夷邸。遐邇提福，文軌大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閏位，漢雜霸道，魏氏則

虐深華夏，有晉則化成夷狄。降斯以後，粹駁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效徵；三足神鳥，感陽精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甘，徧於竹葦。星光若月，云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揚鑾動蹕，肆覲東后。玉檢金繩，登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無忘夕惕。雖蒼壁黃琮，事天事地。南正火正，屬神之提。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極。壽宮靈座，麋鹿徙倚。華蓋屬壇，風霜凋弊。乃詔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古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苦相之兩城，繞渦穀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皋，東連譙國。望水置塾，揆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橫

玉京而建宇。雕楹畫拱，磊砢相扶。方井圓洲，參差交映。尊容肅穆，仙衛儼而無聲；神館虛閑，洎瀝降而成嚮。清心潔行之士，存玄守一之儔，四方輻湊，千里波屬。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禮。顯仁助於王者，冥福資於黎獻。允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夫名言頓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茂實，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不可以已，而在茲乎？歲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馭天下之六載也，乃詔下臣建碑作頌，其詞曰：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紀維地，八柱承天。叢生類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慙皇，王猷謝帝。上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澹泊，俗異沖和。尚賢飾智，懸法張羅。內修尊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挫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隘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

紫氣光浮。玄門洞啓，神化潛流。賴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碑碎石。維皇受命，乃神乃聖。響發地鍾，光垂天鏡。宇宙開朗，妖氛蕩定。曜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水，鳳穴龜林。異類歸款，萬方宅心。鴻盧納賚，王會書琛。青雲千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永言柱下，猶慙太上。乃建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臯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煙霞舒卷，風務淒清。仙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測，理存繫象。大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敬叔師仲尼，仲尼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通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敬叔言於魯君曰：孔丘，聖人之後，將達者也。受先臣之命，屬臣則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車乘賚之，臣請與往。魯君與車一乘、二馬、二豎子。

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廷之度。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戒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負斧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將去周，老子送之，曰：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凡當世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之非者也。博辨閎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臣者無以有己，為人子者無以有己。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歎曰：自南宮敬叔之乘吾車，吾道加行。不然，吾道幾廢矣。今《禮記》所引吾聞諸老聃，皆是孔子問老子而得其禮之要也。

王子季《拾遺記》曰：老君居景室之山，與世人絕迹。唯老叟五人，或乘鳴鶴，或著羽衣，共譚天地之數，所撰經書，垂十萬言。有浮提國，獻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

形。時出金壺器中有黑汁，狀若淳漆，洒木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老君所撰經，皆寫以玉牒，綴以金繩，貯以玉函。及金壺汁盡，二人乃欲剗心瀝血以代墨焉。此乃洛州景山太室少室也，所說九變長生等經，有百萬篇。多藏名山石室，秘而未行，今所出者約六千卷。

關尹子尹喜仕周昭王爲大夫，善天文。豫占東南真氣狀若龍蛇而西，是月融風三扇，天理西行，知有聖人度關。乞出爲函谷關令。昭王癸丑五月壬午，紫氣浮空，有老人駕青牛白舂車，諸子驂乘，徐甲爲御，將度關。喜迎拜下風，則老子也。喜曰：大道將隱，強爲我著書。遂館終南艸樓，師事之。明年甲寅，授道德五千餘言。包絡天地，玄同造化，君臣民物，罔不賅備。尊道德，小仁義，所以尊皇帝，小王伯。大抵以明天道，明人道，正君心，正民心，其日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曰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凡數章，頗類褒貶五伯之風。學者疑昭王時伯

業未著，或指授經爲敬王時。殊不知夏商之衰，昆吾、大彭、豕韋已自稱伯。觀昭王江上不返，固不待齊楚秦晉之出，而伯者之風亦已見矣。此老聖著《道德》所以兼功力而言也。按乾象，河鼓三星，主天子三軍，中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夏官大司馬王五軍，大國三軍，已載之《周禮》。及考《穆王內傳》，言王西還，上終南，修草樓，則知授經爲昭王時明矣。關尹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自時其徒晉公孫辛鉞，字計然，學於老子。敬王二年壬午，南遊楚，平王禮聘問道。既而適越，范蠡師之。授蠡書十二篇，名《文子》，有平王問道章。句踐位以大夫，越伐吳，蠡諫曰：兵，凶器。戰，逆德。陰謀逆德，好用凶器，上帝禁之，行將不利。引《文子》語也。句踐不聽，敗於夫椒，囚石室。賂太宰嚭，得歸，嘗膽圖報。吳既治，計然曰：句踐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蠡用其策，從五湖遊。計然亦佯狂，遯封禺之地，嘗登山籌隱。

今吳興計籌山是也。列御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安王四年，著書八篇，明老子之道。莊周字子休，號南華子。顯王三十年楚聘爲相，不就。隱濠上漆園，著書五十三篇，名《莊子》，今存三十三篇。若夫庚桑楚、南榮越、崔瞿、柏矩、士成綺、尹文子之徒，皆當時師事老子，傳其道，各有著述，載在典籍。然老子遊歷商周，亦已久矣。其親見猶龍如孔子者，可無若人。自司馬遷以老韓同傳，而老氏之門人失紀。遂使孔老通家之學，後世無傳焉，惜哉。

老子之稱經，自漢景帝始也。吳闕澤對大帝曰：許成子、原陽子、老子、莊子皆修身自玩，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焉。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傅氏、徐氏、劉向皆有說。傅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子《道德經》，

或總爲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章，或七十二。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嚴遵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二，上四十四章，下三十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同，蓋莫得而考也。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傅奕考覈衆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並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傳，或以他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老子爲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君實錄》。

杜光庭云：五千餘言，亦不確定

其數。文質相半，義理兼通。局字數而妨文，剪文勢而就數，皆失其旨也。司馬遷云五千餘言，則不定指五千字矣。其有刪文約數，俯就四千九百九十九言，而云析三十幅字爲三十以滿五千字，此又膠柱刻舟，執迷不通也。

杜光庭箋註六十餘家，則有節解上下、老君與尹喜解。內解上下、尹喜以內修之旨解注。想爾二卷、三天法師張道陵所注。

河上公章句、漢文帝時降居陝州河濱，今有廟見存。嚴君平指歸十四卷、漢成帝時蜀人，名遵。山陽王弼注、字輔嗣，魏尚書郎。南陽何晏、字平叔，魏駙馬都尉。河南郭象、字子玄，魏晉間人。潁川鍾會、字士季，魏明帝時人。隱士孫登、字公和，魏文、明二帝時人。晉僕射太山羊祜、字叔子，注四卷。沙門鳩摩羅什、本西胡人，苻堅時自玉門關入中國，注二卷。沙門佛圖澄、後趙時西國胡僧，注上下二卷。沙門僧肇、晉人，注四卷。梁隱居陶弘景、武帝時人，貞白先生，注四卷。范陽盧裕、後魏國子博士，一名白頭翁，注二卷。劉仁會、後魏伊州梁縣人，注二卷。吳郡徵士顧歡、字景怡，南齊博士，注四卷。松靈仙人、隱青溪山，無名氏

年代。晉人河東裴楚恩、注二卷。秦人京

兆杜弼、注二卷。宋人河南張憑、字長宗，

明帝太常博士，注四卷。梁武帝、注道德經四卷。

梁簡文帝、作道德述義十卷。清河張嗣、注

四卷，不知年代。梁道士臧玄靜、字道宗，作疏

四卷。梁道士孟安排、號大孟，作經義二卷。

梁道士孟智周、號小孟，注五卷。梁道士竇

略、注四卷，與武帝羅什所宗無異。陳道士諸

糝、作玄覽六卷。隋道士劉進喜、作疏六卷。

隋道士李播、注上下二卷。唐太史令傅

奕、注二卷併作音義。唐魏徵、作義五卷，太宗

相。法師宗文明、作義五卷。胡超、義疏十

卷。道士安丘、作指歸五卷。道士王玄辨、

作河上公釋義十卷。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

愔、作新義十五卷。道士徐邈、注四卷。直

翰林道士何思遠，作指趣二卷，玄示八卷。

衡嶽道士薛季昌、作金繩十卷，事數一卷。

洪源先生王鞅、注二卷，玄珠三卷，口訣二卷。

法師趙堅、作講疏六卷。太子司議郎楊上

善、高宗時人，作道德集注真言二十卷。吏部侍

郎賈至、作述義十一卷，金鈕一卷。道士車若

弼、作疏七卷。任真子李榮、注上下二卷。

成都道士黎元興、作注義四卷。太原少尹

王光庭、作契源注二卷。道士張惠超、作志玄疏二卷。龔法師、作集解四卷。通義郡道士任太玄、注二卷。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監申甫、作疏五卷。岷山道士張君相、作集解四卷。道士成玄英、作講疏六卷。漢州刺史王真、作論兵述義上下二卷。道士符少明、作道譜策二卷。玄宗皇帝所注道德經上下二卷。講疏六卷。

河上公、嚴君平皆明理國之道，松靈仙人、魏代孫登、梁朝陶隱居、南齊顧歡皆明理身之道，符堅時羅什、後趙圖澄、梁武帝、梁道士寶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靜、陳朝道士諸糅、隋朝道士劉進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黃玄蹟、李榮、車玄弼、張惠超、黎元興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張嗣、羊祜、盧氏、劉仁會皆明虛極無爲理家理國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諸家稟學立宗不同，嚴君平以虛玄爲宗，顧歡以無爲爲宗，孟智周、臧玄靜以道德爲宗，梁武帝以非有非無爲宗，孫登以重玄爲宗。宗旨之中，孫氏爲妙矣。

廣川董道《藏書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爲《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又云：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仁會、顧歡、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寶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考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母丘望之、湘逸其姓、程韶、王尚、蜀才、袁真、釋惠嚴、惠琳、義盈、梁曠樹、鍾山、傅奕、楊上善、李允愿、陳嗣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楊上器、韓杜、梁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閭仁譚、劉仲融、王肅、戴詵、玄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吳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玄靜、寶略、宋文明、褚柔、劉進喜、蔡子晃、車惠弼

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玄宗、河上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顧等奉玄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而爲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蓋八九也。

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見《史記·樂毅傳》。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之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見《揚雄傳》。嚴君平卜筮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

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御覽》。

王輔嗣，山陽高平人。少而察慧，十餘歲便好莊老，通辨能言。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詣王。見王注精奇，迺神伏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魏氏春秋》曰：弼論道，約美不如晏，自然出拔過之。太原王濟好言老莊，嘗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嘗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見《世說》。

庾子嵩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見《晉陽秋》。

阮宣子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名士傳》。

周彥倫善言名理，每賓客會集，周虛席晤語，詞韻如流，聽者忘倦。尤善《老》《易》，與張思也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謂之三語椽。見《晉書本傳》，《世說》作阮修。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疑徵為參軍，答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畫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遊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縣解人也。有請道者，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雁，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皋，著書自號東皋子。

王希夷隱嵩山，師黃蘗，學養生，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不衰。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盧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定文句。見《新唐書·隱逸傳》。《舊唐書本傳》云：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

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真本，以奏上之。

盧鴻一，字顯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人問其故，奏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爲道士，久之，遊天台。玄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耳。見《舊唐書·隱逸傳》。《新書本傳》云：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神仙治煉，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與《舊唐書》少異，故併錄之。

秦系，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客泉州南安，有大松百餘。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硯，註《老子》。彌年不出，人號其所居爲高士峰。

唐憲宗顧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爲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彼代好怪之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二主受

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略云：夫老氏之術，道以爲體，名以爲用，無爲無不爲而格於皇極者也。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人也。乃爲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歸，斯可

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說謂世傳此書爲神仙虛無言，又詆太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之失，此流俗之言也。以我觀之，六經乃黃老之枝葉爾。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真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儒學傳》。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云：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告子，若

是已。故軒皇發謂天之嘆，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見《李文饒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樸，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閣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見《白氏長慶集》。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一行傳》。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十，太祖問以養生。

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鍊氣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爲無欲，凝神泰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太祖說其言。見《東都事略·隱逸傳》及《高道傳》。

宋太宗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

鴻濛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山，與劉海蟾、种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除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受。見《高道傳》。

了齋陳忠肅公瓘，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校三館道經，上因言其書不

如老氏五千言清靜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於此，乃治國無爲之術。見《了齋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爲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見《咸平集》。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爲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可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

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見《了齋集》。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爲書，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見本集。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則清靜爲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彭。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氏與彭錢，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爲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

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乃王。見《語錄》。

滎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爲養生要術。然事事保護，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呂氏雜錄》。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忠儉不事爲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爲齊相，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

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見本集。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遊僧聚焉。有道全者，往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

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又曰：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

予至海康，閒居無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此書于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年之間，於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於此，涕泗而已。十二月十一子由再題。

眉山蘇籀，潁濱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爲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

見遺言。

呂吉甫作《道德經傳》成，以元豐元年表進於朝曰：臣惠卿言，臣聞庖丁奏刀，得養生於文惠；輪扁釋鑿，議讀書於齊桓。志之不分，道或有在。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竊以大制散於智慧之僞，含生失其性情之初，爰有真人，起明至教，獨推原於道德，蓋祖述於典墳。是以鷄犬相聞，莊周指謂神農而上；谷神不死，列子稱爲黃帝之書。究其微言，中有妙物。唯恍唯惚，視聽莫得以見聞；不古不今，迎隨孰知其首尾。失之其出彌遠，至寶秘於荆山而莫知；悟之不召自來，玄珠索之象罔而可得。軒轅華胥之國，唐堯姑射之山，皆極至遊，遂臻泰定。此書之指，其詣不殊。曹參師於蓋公而相齊國，孝文傳之河上而爲漢宗，僅得淺膚，猶幾康阜。夫唯俗學，不識道真，徒見其文有異《詩》、《書》之迹，莫知其指乃是皇王之宗。故聞不尚賢則謂遺之野而不收，不貴貨則謂棄諸地而不用，謂絕學則無憂等於禽犢，謂絕

聖則無法等於鴻荒。不知靈府之間，有若清眸之上，雖留金屑，亦翳神光。故令善惡之兩遺，而極沖虛之一致。茲難情度，宜使智迷，遂以允聖之信言，列於百家之珍說。發茲微學，宜屬至神。伏惟皇帝陛下，以高真之質而出應君師，以妙本之餘而形爲事業，蠱飭而庶政交舉，革當而四方已孚。方將齊心服形而捐治物養己之累，深根固蒂以趣長生久視之門。同天下於華胥，見神人於姑射。深造其極，適丁斯時。臣性維顛蒙，生足憂患，每思朝徹，以解天弢。汎觀以考其散殊，又損而期於脗合。維日不足，歷年於茲，晚於斯文，忽若有得。即動而靜，物芸芸而歸根；由濁以清，中冥冥而見曉。遂以其意，達之於辭。雖云自安，未知其可。竊謂至人之靜鑑，實爲學者之元龜。敢用冒聞，以占中否。龍隨章散，固難知其上天；馬以智專，因可取於辨道。倘有一言之補，敢辭萬死之誅。所著《老子道德經傳》，凡計四冊，謹奉表投進以聞。臣惠卿誠惶誠懼，

頓首頓首，謹言。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知定州軍州事及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車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按李彥平先生遺書云：呂吉甫讀《莊子》，至參萬歲而一成純，遂大悟性命之理。故其老莊二解，獨冠諸家。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不該不徧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古人之大體也，予深悲之。以爲道德者，關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爲作傳，以發其既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故予之解，述列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注。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

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爲老氏。見《眉山集》。

淮海秦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此乎？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楊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爲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爲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

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見《淮海集》。

晁文元公迴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爲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爲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見《耄智餘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見《退居類稿》。

嵩山景遇生晁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凡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賴傳奕能辨之爾。見本集。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濛，嘗著《道德經藏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參以師傳之秘，集而成

書。熙寧中，因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傳》並《纂微篇》序、《道藏》目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爲其人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谿堂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神之所以不死。又

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鄉集》。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見《邵氏聞見錄》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

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于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於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澀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鑿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曩也清，汨之則濁，濁而

徐之復清。曩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遇帝而帝，遇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並見《西塘集》。

葉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於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楊墨，排

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而要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為表裏。並見經注。

葉夢得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惟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蓋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巖下放言》。

董思靖云：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為自然為宗，以虛明應物不滯為用，以慈儉謙下不爭為行，以無欲無事不先

天以開人為治，其於治身治人也至矣。如用之，則太古之治可復也。以其所值之時，俗尚文勝，淳樸之風無復存者，而老子抱純素之道，與時偕極，必待感而後應，故不得位以推是於天下。蓋知夫時數之有所忤也，然終不能翫然道之無傳，是以有教無類，而且睠睠於西方之異俗，則其憫當時慮後世之心何如哉。猶幸斯文不墜，故西關伺駕，東魯見龍，而書與言之尚存也。河上丈人、黃石公、樂臣公、蓋公之徒，益能究其旨而體之，斂厥用於一身，則在我之天下已義皇矣。及其道之有所授，則孝文以之為君，子房以之佐漢，曹參以之相齊，果能通一脈於苛秦之後。吁，亦一驗也。然使又有進於是，如其人義皇之則義皇矣。或者見是書詞意含洪寬大，而不知致察於虛極靜篤之時，存乎體之至嚴至密者，以為庶政庶事之本，乃徒務為悶悶若昏之量，而習弊反墮於優游姑息，遂有清虛不及用之譏，故不經而子視之。嗚呼，惜哉。或謂微言隱訣，多寓其間，以故首

章有無，在二丹神氣水火也。虛心實腹則鍊鉛之旨，用兵善戰則采鉛之方。沖字從水從中，乃喻氣中真一之水。三十輻共一轂，為取五藏各有六氣之象，及準一月火符之數。如斯等義，今皆略之。何則？性由自悟，術假師傳。使其果寓微旨，亦必已成之士口授纖悉，然後無惑。區區紙上，烏足明哉。況是經標道德之宗，暢無為之旨，高超象外，妙入環中，遽容以他說小數雜之乎？白樂天云：元元皇帝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亦確論也。

邵若愚號本來子，紹興中作《老子解》，序其首曰：據《史記》，老子為守藏室之史，周衰，遂去。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緣史有上下篇目之文，後人因之上卷說道，下卷說德。今以理考，道德混說，無分上下，此流俗之言，今除去。又不知何人不審正文前後本意，分為八十一章，惟務其華，圖象陽

數，此皆戲論，無益於人，今亦除去。此書箋注者多，雖能於理則不中，雖辯於事則無法。只如注玄牝爲口鼻，是不中理也。死之徒爲涅槃，是不中事也。如是胸懷臆註，語言散失者，不欲備舉，由其未至於道也。孔子志於道，

緣道無形，故據於德，以德爲基本。本立而道生。以其漸也，豈可殫德而不進道，此所謂過其門而不入其室也。又多以術爲道者，認穢汁爲精，以鈍濁爲樸，遲速爲性，拱手不動爲無爲，不食滋味爲恬淡，儻來適去爲自然，休妻獨寢爲清靜，如此之徒，不可與言至道。如《抱朴子》第八卷云：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汎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何按據者也。蓋其人多言房中黃白之術，執有爲爲事，將好利淫心測度無爲之道，是故不知首尾，又況不及此子者乎？又直以輕舉者爲上士，修道德者其次。夫舉身隱形，變化物象，在禁爲妖。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其無益也。老子所著，長生久視，務在進道而不專取，且神仙之

人，居止三山，不離於地，跨鸞朝帝，亦不離天，居天地之間，兀兀然壽千萬歲。暫時易短爲長，報盡還復於死，若不進道，何異大椿耳？此非論說是非，恐殫神仙之術，不進於道也。

嚴谷山人江表曰：夫道窅然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問道。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爲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小大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

重嘆後之學者爲不幸，子亦欲蹈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試以水爲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坳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爲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坳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爲異也。

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睹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豈無所睹邪？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

之辨？問德。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乎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問命。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為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邪？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藏六腑該而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為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

則四肢、百骸、五藏、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問身。又曰：或問何者為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問息。又曰：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呶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問氣。又曰：孔子曰：毋意，

毋我。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無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袁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丘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於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

老子翼卷之五

- ① 三：原作「王」，據萬曆本改。
- ② 不如：原作「不見」，據萬曆本改。
- ③ 召：原作「名」，據萬曆本改。
- ④ 父：原作「交」，據萬曆本改。
- ⑤ 相隨：「隨」字原脫，據萬曆本補。
- ⑥ 至：原作「反」，據萬曆本改。
- ⑦ 全曰：此二字疑當置於「儒佛之不相通」前。
- ⑧ 蓋知夫：此三字原脫，據萬曆本補。

老子翼卷之六

光廟在潜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爲宮僚，嘗索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樸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鑒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潜藩盛德錄》，內一篇曰：某舊

得侍談，凡及大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爲形容。正如燒火，薪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薪雖麤實，而其英華能炎能上者也。六經論孟說器多，而說道少，是蓄薪以求生焰者也。老莊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薪已多，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秘，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謫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

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並見本集。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釋者安於恬淡。嘗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鄭先生慧語》。

薛蕙君采作《老子集解》成，高叔嗣序之曰：毫，老子所產也。初老子著書，言天道玄虛，自漢以下，莫能遡其本旨，咸窺見一偏，說繇此起，故其書日離。州人薛考功先生始覃思大道之原，究意天人之一，折衷群言，舍於渠度，老子之道則燦然大明。書成嘉靖九年，歲在庚寅之次，序曰：大道之歸，一致而百慮。聖人之旨，同情而異言。昔仲尼之門，罕言天道，是以後世

無得聞焉。然《周易》乾爻，配象六龍，始於勿用，終於窮亢。不以吉凶告人，用九。見群龍無首，則吉。而仲尼贊之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剛而能柔，天之道也。此與老子何異？故稱吾見老子其猶龍乎。夫學者獨患不知天人之一。不知天人之一，則其議聖人者陋矣。自古言仁義禮樂有過於老子者乎？然而非不知天也。言陰陽剛柔有過於孔子者乎？然而非不知人也。顧聖人示人者，其所言者，學者之所信也，所不言者，學者之所疑也，故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夫知人而不知天者近乎愚，知天而不知人者近乎誣，奈何以此議聖人也。或曰《老子》養生之書，夫聖人之道，內之以養其身則壽而康，外之以理乎物則順而治，聖王之事同條共貫，豈有他哉。作者既皆已沒，景嚮仆絕，所謂其人與骨皆已朽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薛氏《老子集解》二卷，藏於家。子錄其副焉，又曰：考功薛先生既屏居毫一

紀，致崇於學，庚寅始注《老子》，號曰《集解》，余爲序。其書刊之甚著，先生意未覃盡，時復損益。丁酉乃成，視予讀之，義加精微。要以至道，協於大中，繇漢以來言老子者，蓋至是決矣。顧世莫有與知老子者，又孰以知先生之注？序曰：始余少讀《老子》，謂猶皇帝王伯之降，所言殆上皇事爾。朴而不華，後世弗能用也，誠竊之亦足寡營而致治。壯益讀之，則見與聖人之道亡牴牾，可施於世。特其辭所出，抑揚已甚，驟不能通，愚者欲信之，助以靈異。繇是遂爲儒家所詘，置爲養生之書，其徒守之，至言湮晦。要之古之聖人所學，咸修己治人之事，或得有淺深，見有純駁爾，奈何絕去，使世諱言之，老子之書殆於息矣。余懷此意，未有以明。其後仕都，質之今祭酒武城王純父先生，孔老所以異，奈何？純父答之，聃與尼父意同而言異。彼生於周末，睹文之盛也，疾欲還之古，故激言之，激則不能無過中已，試言之。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禮與其奢也寧儉。而聃則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激如此，去仲尼之辭遠矣。故尼父之書誦法萬世，而聃卒廢而爲它也。余藏其牘，他日仕山西，復質之今京尹曹德芳先生。其言聖人之言道也，猶人之名天也。中國謂之天矣，彼匈奴則謂之撐犁，豈有二哉，特其辭異耳。天固不自知，而人強名之，又爭辨之，故學者誠求至於道，凡支言可忘也。達哉言乎。蓋二先生皆深於老子者，今以觀考功之注，尤信。《易大傳》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學者習而常聞，如不見其同與一，獨以其異也，遽詆訶之。蓋讀其篇未訖，往往已驚，豈但老子邪，嗚呼，難言矣。百世倘有其人，固自知之，余何暇置譽毀哉。記二先生之語篇首復作序。

李宏甫刻子由解於金陵，題其後曰：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始相棄也。道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

南北也，足乎此者雖無羨於彼，而顧可棄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真饑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其美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徹案而後問曰：豈稻粱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

此黍稷也，與稻粱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更不作稻粱想，亦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於道，若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日夜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衆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自明道以後，遞相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一日去手也。解成示道

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饑而後能得之也。萬曆二年冬十二月二十日宏甫題。

李宏甫先生既刻子由《老子解》，逾年復自著解老二卷，序曰：嘗讀韓非解老，未始不爲非惜也，以非之才，而卒見殺於秦。安在其爲善解老也，是豈無爲之謂哉。夫彼以柔弱，而此以堅強。此勇於敢，而彼勇於不敢。己方圓冰炭若矣，而謂道德申韓宗祖可歟？蘇子瞻求而不得，乃強爲之說，曰老子之學重於無爲而輕於治天下國家，是以仁不足愛而禮不足敬，韓非氏得其所以輕天下之術，遂至殘忍刻薄而無疑。嗚呼，審若是，則不可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老子之學果如是，夫老子者非能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者也。故善愛其身者不治身，善愛天下者不治天下。凡古聖王所謂仁義禮樂者，皆非所以治之也，而況一切刑名法術歟？故其著書專言道德，而不言仁義，以仁雖無爲而不免有爲，義則爲

之而有以爲又甚矣。是故其爲道也，以虛爲常，以因爲綱，以善下不爭爲百谷之王，以好戰爲樂殺人，以用兵爲不得已，以勝爲不美，以退爲進，以敗爲功，以福爲禍，以得爲失，以無知爲知，以無欲爲欲，以無名爲名，孰謂無爲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無爲之有益也，然則韓氏曷爲愛之，曰順而達者，帝王之愛也，逆而能忍者，黃老之術也。順而達，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是故順事恕施，而後四達不禦，其效非可以旦夕責也。逆而能忍者，不見可欲是也，是故無政不達而亦無心可推，無民不安而亦無賢可尚，如是而已矣。此至易至簡之道，而一切急功利者之所尚也。而一切功利者欲效之而不得，是故不忍於無欲而忍於好殺，不忍以己而忍以人，不忍於忍而忍於不忍。學者不察，遂疑其原，從而曰道德之禍，其後爲申韓也如此。夫道德之後爲申韓固矣，獨不曰仁義之後其禍爲篡弑乎。古今學術亦多矣，一再傳而遂失之，其害不可勝言，豈少哉，

獨老子乎。由此觀之，則謂申韓原道德之意，亦奚不可？予性剛使氣，患在堅強而不能自克也，喜讀韓非之書，又不敢再以道德之流生禍也，而非以道德故。故深有味於道德而爲之解，並序其所以語道德者以自省焉。先生名載贄，溫陵人，仕至姚安太守，請老歸。

老子考異

古書傳世，爲人所竄易者多矣，而老子尤甚。開元注明言：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先無求於兩字，予所加也。則後人之妄增而不及自道者，可勝言哉。史遷言著書五千餘言，亦其大率耳。妄者至盡削語助之詞，以就五千之數，是史遷一言爲此書禍也。薛君采氏作《老子集解》，別爲考異一篇附焉。顧其所見，裁十數本耳。余睹卷軸既多，異同滋甚，其爲余所安者已載正經，而悉以其餘系之卷末，仍名曰《考異》，俟世之好古者參焉，弱侯題。

第二章

斯惡已蘇已作矣。皆知善之爲善皆上一有天下字。故有無相生龍興碑無故字。傅奕古本相上並有之字。萬物作焉而不辭碑本作作而不爲始。功成而不居古本作功成不處。夫唯不居古本作不處。

第三章

使心不亂古本作使民心。是以聖人之治古本治下有也。一無之治。使天知者不敢爲也一無敢字。古本無也字。則無不治古本作無不爲矣。彭耜本無不治矣。

第四章

沖古本作盅。或不盈陸本作不滿。開元本、蘇本或下有似。紛碑本作忿。淵兮河上、陸今作乎。湛兮似或存碑本無兮，或作常。一或作若。吾不知其誰之子陳碧虛、司馬本無之。

第五章

不屈河上、陸作不誦。多言碑本作多聞。

第六章

天地根古本、《列子》並作天地之根。

第七章

天長地久碑本作天也長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黃茂材地下有之。碑本無且。故能

長生碑本作長久。非以其無私耶河上、陸作以其無私。古本非作不。

第八章

而不爭碧虛、司馬、曹而作又。處衆人之所惡古本處作居。故幾於道葉本下有矣。善仁古本作善人。故無尤一下有矣。

第九章

持司馬作恃。揣而銳之古本作顛而稅之。王弼亦作稅。長保碑本作長寶。滿堂古本作滿室。驕司馬作僑。功成名遂身退碑本作名成、功遂、身退。王弼作功遂身退。又名作事。

第十章

抱古本作裒。無離乎一無乎，下同。能

嬰兒乎一能下有如。生之畜之一無此四字。

第十一章

埏司馬、碧虛作埏。

第十三章

何謂寵辱若驚一無若驚。寵爲下碧虛作寵爲上，辱爲下。吾以有大患者一無者。及吾無身古本作苟吾無身。吾有何患古本下有乎。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古本作貴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託天下矣，愛以身爲天下者，則可以寄天下矣。開元本則作若，無二矣。一寄託下並有於。

第十四章

此三者一無此。故混而為一。蘇故下有復。古本一下有者。上下古本作上之下之。繩繩兮一無兮。無物之象。蘇作無象之象。是謂惚恍。碑本無四字。古本作芴芒。執古之道。古本道下有可。

第十五章

豫猶一下並有兮。客碑本作容。釋碑本作沟。敦兮其若樸。碑作混若樸。曠兮其若谷。碑無兮其。渾兮其若濁。碑本混若濁。靜古本上有澄。徐清徐生古本二徐上有而。安以久。邵本安作谷。故能敝不新。成古本是以能敝而不成。碑本、李榮本作能敝復成。

第十六章

觀其復。王弼本無其。靜曰復命。王弼本作是謂復命。芸芸莊子作云云。各歸其根。各下一有復。公乃王王乃天。碑本作公能生，生能天。沒身不殆。葉本無此。

第十七章

不知有之一作下知有之。親之譽之王。弼作親而譽之。其次侮之。彭本無其次。陳作其次畏而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王弼有二焉。猶兮其貴言。王弼作悠兮。一無兮。碑本作其猶貴。

言。事遂一作各遂。皆曰司馬無皆。陳、蘇、曹、程、黃曰作謂。

第十八章

廢出古本下並有焉。孝慈一作孝子。忠臣古本作貞臣。

第十九章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程無此。古本以為文而未足也。

第二十章

善古本作美。荒兮其未央哉。碑本作莽其未央。古本無哉。如享古本作若享。如春登臺古如作若。一春在登下。怕兮古本作魄。碑本作我魄未兆。乘乘兮古本作備備。沌沌碑作純純。昭昭察察古作皆昭昭、皆督督。悶悶古作閱閱。忽若晦寂若無所止。晦一作海。一作忽兮其若晦。飄兮似無所止。一作澹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止。一作飄兮其若海。颺兮若無所止。異於人古本上有欲。貴食母。開元本作求食于母。

第二十一章

恍惚古本並作芒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一其字上無兮字。一無其字，句末有兮字，下同。其精甚真。碑本無此。

第二十二章

直古本、碑本並作正。豈虛言哉。古本言下有也。

第二十三章

故飄風不終朝。一無故終。古本作崇，下同。孰為此者。天地古本地下有也。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古本作從事於德者，德者同於德，從事於失者，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古本無同樂二字，下同。信不足古本足下有焉。

第二十四章

跂王弼、陸作企。其在道也。司馬、曹、陳、蘇在並作於。物或惡之。或一作故。不處一處下有也。

第二十五章

寥兮陸、王弼寥作窈。強為之名曰大。司馬、程作強名之曰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一作而王處一焉。陳無此兩句。

第二十六章

奈何古本作如之何。失根古本、碑本作失本。諸本作失臣。

第二十七章

善行古本行下有者，下並同。善計不用籌策。古本作善數者無籌策，又策作筭。是以聖

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棄故作而。傅奕云：古無此，獨河上有之。善人古本人下有者，下同。

第二十八章

故大制不割古本作大制無割。

第二十九章

而爲之古本下有者。天下神器古本上有夫。爲者碑本者故作，下同。故物蘇、葉、黃、

陳故並作凡。响陸、王弼作歔。一作噓。古本作噤。羸古本作剉。王作挫。載古本作培。碑本作墮。隳古本作墮。是以司馬以作故。

第三十章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碑本無此。果而已古本下有矣。取強古本下有焉。果而勿強古本上有是。一作是謂。不道古本、碑本並作非道。

第三十一章

之器一無此二字。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古本作以恬澹爲上，故不失也。若美必樂之，樂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人之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碑本志作意，無矣字。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一作言以喪禮處之。衆多王弼作之。衆古本下有則，下同。

第三十二章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一無樸雖小。古本作莫能臣也。侯王梁武本、陸本、古本並作王侯。

萬物將自賓萬物一作天下。自均古本下有焉。猶川谷古本猶作由。之於一作之與。江海古本下有也。

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古本下有也，下並同。有力葉無有。不失其所邵所下有止。

第三十四章

汎陸、王弼作汜。不居碑本作不名有。愛養一作衣被。可名於小一作可名爲小。一作可名於小矣。下同。歸焉古本作歸之。不爲主爲一作知。以其不自大古本其下有終。

第三十五章

執大象古本下有者。出口古本、碑本口並作言。淡乎古本作淡兮。

第三十六章

歛古本作翕，王弼作儉。柔勝剛弱勝強古本勝上有之。脫古本作悅。邦一作國。

第三十七章

侯王古本作王侯。鎮以一作鎮之以。亦將不欲古本亦有夫。不欲以靜一作無欲。

第三十八章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古本作上德無爲而無不爲，下德爲之而無以爲。仍之王弼作扔。亂之首也愚之始也一無二也。處其厚古本四句並作處。王弼作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其致之一也開元本無一也。萬物得一以生君平本無此並下萬物無以生恐滅十四字。侯王無以爲貞而貴高將恐蹙一作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自稱古本作自謂。此其古本作是其。非乎古本作非歟。數輿無輿輿，古本作譽，一作車。球一作錄。如玉如，古本作若，下同。落落一作珞珞。

第三十九章

侯王古本作王侯，下同。天下貞一作正。

聞道大笑之古本道下有而。故建言一無故。有之古本下有曰。類一作類。進道若退一在夷道若類上。辱古本作辱。偷古本作偷。渝古本作輸。

第四十一章

聞道大笑之古本道下有而。故建言一無故。有之古本下有曰。類一作類。進道若退一在夷道若類上。辱古本作辱。偷古本作偷。渝古本作輸。

第四十二章

王公以爲稱古本作王侯以自稱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古本作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

所以教人。一作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教父古本作學父。

第四十三章

無有入於無間 古本、《淮南子》並作出於無有，入於無間。王弼作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一無吾也二字。希及之政和本下有矣。

第四十四章

是故甚愛必大費 程本無是故。

第四十五章

沖 古本作盅。屈 古本作詘。清靜為天下正 古本為上有以。

第四十六章

却走馬以糞 古本糞作播。吳幼清本作以糞車。罪莫大於可欲 王弼本無此。咎莫大於欲得 韓非本、古本作咎莫僭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司馬無之足，又無矣。

第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古本出戶窺牖下俱有可以二字。韓非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窺於牖，可以見天道。其出彌遠 彌古本作彌，下同。韓非遠下有者。不行而知 一作不行而至。

第四十八章

為學為道 古本下有二者。又損之一無之。無為而無不為矣 古本作無為則無不為。故取天下者 王弼無故者二字。不足以取天下 古本作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第四十九章

德善矣 一作得善，一無矣，下同。惛惛古本作歛歛。一下有焉。渾其心 古本作渾渾焉。孩之陸、王弼作咳。

第五十章

人之生動之死地 韓非本、古本作民之生而動動，皆之死地。生生之厚 古本下有也。夫何故 古本下有也。無死地 古本下有焉。

第五十一章

夫莫之爵 一無夫，一作莫之命。畜之古本作德畜之。亭之毒之一作成之熟之。養之古本作蓋之。

第五十二章

有始 古本始下有可。得其母得一作知。襲常葉作襲裳，非。

第五十三章

而民好徑 碧虛、司馬、蘇、林並作民甚好徑。資貨有餘 古本作貨財。一作資財。盜竽

舊俱作盜竽。非道哉 一道下有也。趙志堅作盜竽非道。

第五十四章

善建者 韓非無者，下同。子孫祭祀不輟 彭耜本孫下有以。韓非作子孫以其世世祭祀不絕。修之於身 一無於，下同。乃真 趙志堅乃作能，下同。乃餘 趙作能有餘。修之於邦 邦舊俱作國，下同。何以 古本作奚以。

第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古本作含德之厚者，比之于赤子也。毒蟲 古本作蜂蠆。峻 古本作賤。陸作全。至也 碧虛、蘇、曹無也，下同。而不噉 一作噬不噉。黃茂材曰：古本無噉，後人以莊子之文增入之。古本噉作歛。歛，於由切，氣逆也。曰強 古本作則強。是謂 古本作謂之。不道 碑本作非道。

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 古本言下有也。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賤 古本上並有亦。

第五十七章

以正 古本正作政。無事 達真本事作為。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 一作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民多技巧奇物 滋起 古本作民多智慧，衰事滋起。滋彰 古本作滋章。我無欲而民

自樸河上本此下有我無情而民自清。

第五十八章

悶悶古本作悶悶。醇醇古本作惇惇。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韓非及古本作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韓非作人之迷也，其故以久矣。一作民之迷，其日固久。劇纂微作穢，非。

第五十九章

莫若嗇若一作如。是謂早服，謂，韓非作以。服，一作復。謂之重積德，韓非作是謂重積德。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黃無下四字。深根固柢，韓非作深其根固其柢。柢一作蒂。

第六十章

治大國，韓非作治大國者。烹烹不當加火。其神不傷人，韓下有也。聖人亦不傷之，韓作不傷民。

第六十一章

天下之交，天下之牝一作天下之交牝。以靜為下，古本作以其靜，故為之下也。司馬作以其靜為之下。一無此句。故大者宜為下一無故，一作為之下。

第六十二章

奧一下有也。善人之寶，司馬、程之下有

所。加人彭本加於人。坐進此道，古本作進此道也。所以貴此道者，何一作何也，一無何。不曰纂微、曹、陳曰作日。有罪以免邪，罪下一有可。

第六十三章

圖難於其易，古本難下有乎，下同。一無其。天下難事，難上亦有之，下同。輕諾多易，古本下各有者。猶難之程，猶作由。故終無難，古本下有矣。

第六十四章

易判，判一作泮，一作破。為之於未有，古本作為之乎其未有，下同。豪一作毫。九成一作九層。千里之行，一作百仞之高。聖人無為，一上有是以，一無聖人。常於幾成，一於下有其。則無敗事，一下有矣。復衆人。古本復上有以。恃舊並作輔，非。不敢為，一下有也。

第六十五章

以其智多，古本作以其多智也。國之賊，國之福，古本各有也。知此兩者，亦楷式，古本作常知此兩者，亦楷式。乃至古本作乃後至。一上有然後。

第六十六章

以其善下之，古本下有也。以其言下之，古本作必以其言下之。一作必以言下之，下句

同。民不害，古本下有也。

第六十七章

夫惟大故，似不肖，清源本無此句。其細也，夫一無也夫。寶而持之，一作持而寶之。寶一作保。慈故能勇，古本上有夫。器長，韓非作事長。舍其慈且勇，一無其，下二句同。死矣，古本作是謂入死門。以戰則勝，一作以陳則正。以慈衛之，葉上有必。

第六十八章

善為士者不武，古本作古之善為士者不武也。善勝敵者不爭，林希逸本作善勝戰者不與。一無敵字。古之極，古本下有也。

第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古本下有曰。仍無敵，執無兵，古本作執無兵，仍無敵。王弼作仍。輕敵，古本作無敵。輕敵幾喪吾寶，古本作無敵則幾亡吾寶。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古本作抗兵相若，則哀者勝矣。

第七十章

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古本作而人莫之能知，莫之能行。不我知也，一無也。則我貴矣，一作則我者貴。被褐，一作披褐，一褐下有而。

第七十一章

上古本作尚矣。病古本作病矣。聖人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韓非作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第七十二章

大威至矣一作則大威至。無狹一作無狎。夫唯不厭吳幼清作夫唯不狎。

第七十三章

此兩者一此上有知字，非。緝一作坦，一作默。

第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一民下有常。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古本作吾得而殺之孰敢也。一得作豈。而代司殺者而，一作夫。是代大匠斲是下一有謂。希不自傷其手矣一作希有不傷手矣，一作希不傷其手矣。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饑古本下有者，下二句同。食稅之多也一無也，下同。以其生生之厚也一作以其上求生之厚。唯無以生為者一上有夫，一為下有貴。貴生政和本下有也。

第七十六章

草木一上有萬物二字。柔脆脆一作弱。

之徒古本下有也，下句同。兵強古本下有者。共一作折。强大處下古本作故堅強處下。

第七十七章

其猶張弓乎古本作其猶張弓者歟？邵猶作由，非。補之一作與之。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古本作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于天下者，其唯有道者乎。功成而不居一作功成不處。見賢耶一無耶。

第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一作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能先先一作勝。以其無以易之也一無以也。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一上有故，無二之。莫不知莫能行古本作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聖人云故一作是以。古本人下有之言。是謂一作是為。若反古本下有也。

第七十九章

和大怨一下有者。必有餘怨一無必。故有德司契一無故。

第八十章

使民有什伯之器一無民，一作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一下有也。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葉本無此句。甘其食古本上有至治極民各六字。安其俗俗一作居。樂其業業一作俗。音

一作聲。使民至一無使。而不相往來一無而，相下有與。

第八十一章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古本作善言不辯，辯言不善。不積不一作無。天之道一無之。

老子翼卷之六

(劉固盛點校)

『十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主 編 張繼禹

本冊主編 熊鐵基

華夏出版社

中華道藏

第一二冊

目 錄

001 道德真經解(無名氏)	一
002 道德真經四子古道集解(寇才質)	四〇
003 道德真經衍義手鈔(王守正)	一一八
004 道德真經集解(趙秉文)	二〇一
005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劉惟永)	二四二
006 道德真經集義(劉惟永)	二七二
007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張嗣成)	五一三
008 道德會元(李道純)	五三〇
009 道德真經註(林志堅)	五五二
010 道德真經註(吳澄)	五七七
011 道德真經三解(鄧錡)	六二一
012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朱元璋)	六七七
013 道德真經集義(危大有)	七〇七
014 老子翼(焦竑)	八〇七